

中華民國建國六十年紀念

中華民國史事紀要

(初稿)

國史館

Academia Historica



中華民國史事紀要

(初稿)

國史館

Academia Historica



凡例

一、「中華民國史事紀要」編纂之目的，要在提供史料，便利研究。並先刊行初稿，廣徵意見，期能逐步增訂，成爲一部完整之中華民國編年史。

二、本書紀事，始自甲午（清光緒二十年，西元一八九四年）國父初創興中會於檀香山，迄於今茲；而以中華民國之建立爲分際，分「前篇」、「正篇」兩部分：自興中會成立至辛亥革命爆發（一九一一年）爲前篇，民國元年以後爲正篇。分年編次，以次發行。舉凡有關政治、法制、經濟、外交、國防、邊事、社會、文化、教育、科學、藝術、體育等各方面之重要建置、活動、成就與變革，無不廣事收羅，審慎考釋，以求其備，而存其真。

三、本書紀年以中華民國正朔爲標準。中華民國建元以前稱「中華民國紀元前」，並註以清代年號及西曆；其月日則先列當時之陰曆，再附註西曆。至中華民國建元後，則於民國紀元以下，繫以西曆。但如外交事件涉及俄、日等國曆法時，當附以該國年曆。

四、本書採綱目體裁，以綱統目。綱文標題宜重精當，目文敘事力求完整。融紀事本末於編年之中，冀能執簡馭繁，綱舉目張。

五、引用原始文件及他人著述時，均加引號，以資識別，並附註釋，志其來源。惟原文過長，須加節略，無法使用直接引號時，採綜合敘述方式，仍附小註。如紀事有作補充說明之必要時，得於正文之後附加編者案語，或附錄有關文字。

六、同一日內紀事順序，除具有特殊重大意義之事件列爲首條外，一般事件採先中央而後地方之次

序。國父孫中山先生爲中華民國之創立者，光被四表，功垂萬世，報本追遠，自應表示尊崇，故首列其生平重大事蹟。次爲國家元首、副元首，次爲中央政府各部會政令，次爲全國性政團、社團及社會文化動態，次爲各省市政令及特殊舉措。

七、所舉人名，以稱其本名爲原則，儘量避免稱號或字。惟引文內之人名，宜悉依其舊。如有雖具本名而後以字行者（如朱大符，字執信，後以字行），則於其初次出現時提及本名，後均記其字。如係外國人名、地名之譯名，宜力求統一，並於譯名下加註原文，以資查證。其見於引文中者，則以保持其原譯爲原則。

八、敘及某人職稱時，依其當時所居之職稱爲準。如辛亥革命爆發黃興督師漢陽時，稱民軍總司令，民元南京臨時政府成立後，則稱陸軍總長。如同爲一人於同一年月內居數種不同職務時，則取其與敘事有直接關係之職稱。如今總統蔣公在抗戰初期同時擔任軍事委員會委員長及行政院長兩職，如紀事與軍事委員會有直接關係者，宜稱蔣委員長；與行政院有直接關係者，宜稱蔣院長。

九、本書所用史料，以國史館及中國國民黨中央黨史史料編纂委員會度藏之原始檔案、文件、公報及其他公文書爲主，間採當時之報章、雜誌及專家著述。凡政治用語及黨派系列之名稱，皆依照原件，不加更改，以存史實。惟偽政權及叛亂組織，於必要時得冠以偽或逆字，以重法統。十、本書內容廣泛，卷帙亦夥，自難於短時間內所能完成。且因大陸淪陷，檔案文獻遺失尚多，亟待增補。倉卒成編，闕誤必多。務請專家學者，各方賢達，惠予指正，提供卓見，俾得據以修正。

中華民國元年（西曆一九一二年）

七月

一日 中國同盟會通電各支部、機關部、分部，宣布政見，絕對主張政黨內閣，會員不得自由加入陸徵祥之超然內閣。

自六月二十七日袁大總統令准國務總理唐紹儀辭職，並內定陸徵祥爲國務總理後，中國同盟會本部特於翌日（六月二十八日）舉行全體職員大會，決議堅決貫徹政黨內閣之主張，凡同盟會會員不得參加新成立之混合內閣，違者即開除其會籍。以堅定之立場，樹立民國政黨政治之宏規。當大會討論內閣問題時，蔡元培提議：唐紹儀內閣時期之同盟會各國務員應全行退職，以示本會主張純粹政黨內閣之意見。劉揆一首先表示反對，以爲本會在北京已屬勢力薄弱，若本會國務員盡行退出，則將來內閣消息亦難聞問，前途殊多障礙。宋教仁當即申言：「此次國務院改組，本人一向主張純粹政黨內閣，若他黨出而組閣，本會各員自應退出，即使他人不欲退出，本人一人亦決辭職。即本會同志必不贊成，則余即出黨亦可，決不使自己之主張宗旨自相矛盾也。」旋經熱烈討論，最後卒依宋之提議，決定同意陸徵祥出任國務總理，惟同盟會會員加入新內閣者即開除其黨籍。（註一）

中國同盟會以袁大總統於六月二十九日，經參議院之同意，正式任命陸徵祥爲國務總理後，特於本日，根據上月二十八日本部全體大會之決議，通電各支分部，嚴正宣佈貫徹政黨內閣之主張，並限制會員不得自由加入陸徵祥之超然內閣。電文曰：

「上海同盟會支部、機關部、轉各分部鈞鑒：本會於唐總理去職後，開第一次全體職員會，鑑於混合內閣之弊，

中華民國元年 七月一日

中華民國元年 七月一日

二

而超然內閣其害亦與之相等，即絕對主張政黨內閣，蓋非是則無以祛政治進行之障礙。此次陸徵祥君爲總理，陸君碩材，中外同仰，惟義取超然，不合於本黨之主張。吾黨國務員蔡元培、宋教仁、王寵惠、陳其美、王正廷諸公已遵本會多數同志之決議悉行引退，然非有慊於陸君也。吾黨在野之士，丁茲危局，須捐除意見，同德一心，以助當道之不逮，使國人共曉然於吾黨樂爲政治之犧牲，無所愛於權利，而表其誠潔專一之精神。又本日職員會決議：此次既係超然內閣，凡本會會員皆不得自由加入，務使本會主張先後一致，是爲至要。同盟會本部。東叩。」（註二）

按：國父孫先生於本年二月十二日清廷宣佈退位，贊成民國後，旋即向臨時參議院推薦袁世凱爲中華民國臨時大總統以自代，其用心一面在爲保存國家元氣，促進南北之統一，避免國民因戰爭而蒙受流血犧牲之慘痛；一面鑑於我國民智未開，產業落後，故特退而在野，以致力於實業之開發與文化教育之發展，爲民國樹立穩固之社會基礎，以期民主憲政之推進，得以順利進行。當時舉袁世凱以自代，對於袁氏之弄權奸險，難期其能效忠民國，並非無所警覺，然當時所持以範圍防制袁氏者，一爲寄希望於制定臨時約法，以奠立民主共和之基礎，一爲主張政黨內閣制，置政治重心於國會，縱袁氏奸詐弄權，亦難以遂其野心。不意由於革命發展過速，而創立民國之革命同盟會會員，自南北統一後，組織渙散，信仰不堅，致使袁氏得以分化運用以遂其奸，演成辛亥革命其成功也易，其失敗也速之後果。

當國務總理唐紹儀因袁世凱漠視臨時約法第四十五條，國務總理之副署權，於六月十五日憤而離京辭職後，同盟會本部特於同月二十一日約集共和黨、統一共和黨、三黨幹部舉行聯合會（見本書六月二十一日條）商談唐紹儀出京後之內閣危機，以謀補救。交談結果：同盟會堅持政黨內閣之一貫政策；共和黨則提出超然內閣之主張，其人選必須爲總統所信任者；統一共和黨雖贊成超然內閣，但認其總理人選必須爲民國所推崇之人，而反對共和黨「國務總理必須總統信任者」之說。就此三黨所發表之意見，共和黨顯已爲袁世凱所利用；統一共和黨主張雖與共和黨不盡相同，然其對同盟會所主張之純粹政黨內閣政策，勢已處於反對與對立之地位矣。在此情形之下，同盟會之地位實已陷於孤立，

爲維持其自身之立場，只得任由他黨組織內閣，或採取所謂超然內閣制，而自處於不介入之監督地位。此種光明正大之立場，本爲近代政黨政治之常軌，亦足爲民國政黨政治史上樹立一良好之始基。

在三黨舉行聯合會之前一日（見本書六月二十一日條綱），同盟會更推派代表李肇甫、張耀曾向袁世凱陳述同盟會對於純粹政黨內閣之主張，並聲明勿論其爲任何政黨組織之內閣，或超然內閣，同盟會均不再參加。袁世凱爲一奸詐弄權之舊式人物，其心目中固不知民主憲政與政黨政治爲何物，觀其當日對同盟會代表之談話，十足以顯示其爲一獨裁專制之典型人物而已。茲錄袁世凱之談話如後，以供參證。袁談話云：

「日前總理出京後，余派梁秘書長、段總長、梁孟亭君前後赴津挽留速來。日前唐遞請假呈，現在假期尙未滿，如唐仍肯回任，自無問題發生，如必要辭職，則總理改派自不容緩，惟諸君所說超然內閣及政黨內閣，余均不能贊成。余意現吾國情形，兩種內閣均不適用：第一、人材缺乏，今如專取共和黨、同盟會或超然無黨之人組織內閣，無論何方面均不能得許多人才，故余之意見非連合數黨及無黨之人共同組織斷不能成一美滿之內閣。諸君以爲組織內閣係從政黨上著眼，余則純從人才上著眼，如宋遜初天姿才識，超越儕輩；蔡鶴卿學問道德，一時敬服；王亮疇法學專家，當世寡儔；劉子英於海軍學有專門，才具亦可佩服。余薦舉此數人爲國務員，並非以其爲某黨之關係，乃以爲當世人材而薦舉之也。我國現今黨派雖多，而於一黨之中，求其人材與國務員地位相當者，一時恐難齊全，故余不注意黨派而專注重人材，其人爲余深服者，無論甲黨乙黨或並無黨，但熱心國事余必引爲輔助。諸君深知吾國今日政黨方始萌芽，純粹政黨內閣尙難完全成立，若再越數年，民國基礎鞏固，政黨亦皆發達，人材輩出，彼時余已退老山林，聽諸君組織政黨內閣可也。今余意實不能贊同諸君之說，余主意在得人才，但問其才與不才，不問其黨與不黨。吾國今日國勢危急，舉國共知，而政黨幼稚，亦吾人所不能諱。余提此主意亦屬不得已之故。余嘗與二三國務員談及，余前此退居林下何等安閑，此次出山冒茲艱險，擔茲重任，實爲國民一分子不能不盡之義務。余宗旨在於建設民國，諸君如熱心建

設者，余皆引爲同志，否則余亦不能強人所難。至此次總理及二三國務員或有辭職之意，余以爲全非黨派關係，不過因個人意見未能十分浹洽，故如唐決計辭職，則第二次內閣，余以爲可一切仍舊，惟總理及一二國務員必不肯留者，略爲更動可耳。此外余尙有一言，今人多謂民國成立矣，南北統一矣，自余觀之，半年以來，外則各國尙未承認，內則各省秩序尙未恢復，再論眼前一切制度毫無頭緒，如此之民國，但能謂有其名耳，何得謂之完全成立？譬之建屋，地址雖定，而圖式未成，以云落成，相去尙遠。不寧惟是，數月以來我國改造共和，一舉一動係人觀聽，如內部自行紛亂，人將謂我何？故余以爲此次內閣在形式上斷不能爲全部之更動也。總之，余奉告諸君當放大眼光，從中國全局著眼，從世界大勢著眼，斷不可沾沾於一黨關係，亦不能硬以平和時代政黨更迭消長成例，適用於今日危急存亡之中國，總須大家破除成見，協力同心，共同建設。爲國務員者，以熱心任事爲主，須有自信力，萬不可輕聽局外褒貶，以爲進退。爲議員爲國民者，當體當局者之苦衷，力與維持，不宜以黨派意見拘束而牽制之，使其無發展之餘地，如是則中華民國庶有完全之日乎。此外尙有爲諸君告者，須知組織內閣大非易事，約法上定明大總統任免國務員須得參議員同意，然一經參議院不同意，則名譽喪失，人亦何苦輕於嘗試？前次余約梁如浩爲交通總長，南京參議院不同意。梁之爲人，輿論如何，余姑不問。自余觀之，則外交極爲熟悉，辦事亦至周密，其後予雖以個人名義請其到京輔助，而梁均不肯，後經予數次電催，始於日前到京，然對余宣言萬不能再任國務。當世賢才，原自不乏，然既恍於危局無措，或又均以梁氏爲戒，不任國務，或並北京亦視爲畏途，故予深願參議院諸君能知此中爲難情形，斷不可使人人短氣也。臨時約法特設總理，大總統不負責任，然以予觀之，不負責任者亦有大小區別：譬之商店，國民如東家，大總統如領東，國務員如掌櫃，商業之計畫布置，銀錢貨物之經理出入，固掌櫃責任，然苟掌櫃不得其人，馴至商業失敗，瀕於破產，則領東不能不負其責，東家亦不能爲領東寬，現在國務員當行政之衝要，一國政務罔不賴其籌畫，政務得失自屬國務員之責成，然苟國務員失職，馴至國隨以亡，或雖不亡，而至於不可救藥，則大總統究能不負責任否？國民能不責

備大總統否？」袁縱談逾半句鐘，聞張、李兩君有所申說後乃言，今日某等爲代表同盟會而來，同盟會之意見謂宜組織超然內閣或政黨內閣，大總統之意見則謂宜組織超然總理混成內閣，其間異同所差至少，同盟會之意見不能不陳述於大總統之前。至大總統之苦心偉論某等無不悅服，當以此意報告於本黨，惟尙有一語不能不聲明者，此次唐總理及同盟會國務員之辭職，實因政治不能進行，深恐貽誤大局，絕非對於他黨別有意見。此次辭職之後，無論大總統任命何人組織內閣，同盟會無不力表同意，竭力維持。袁謂：如是則諸君熱心，余實十分滿意。於是各代表起辭出。」（註三）

據吳相湘氏之分析，袁世凱上項談話之主旨不外下列四點：（一）在位一日，即不容許政黨內閣之出現。（二）所謂「只問才不才，不問黨不黨」即仍採混合內閣。蓋正如時人指陳，此種形式互相牽制維持，最便操縱，爲袁所樂見也。（三）對約法中，國務員須經參議院同意之規定，深致非議。（四）對約法規定總統之權力，尤所不滿。總之，袁反對政黨內閣（責任內閣）之堅決，此一談話已完全顯露無遺。（註四）綜觀當時之政情，約可爲如下之結論：

一、自唐紹儀六月十五日因副署權之不能行使而離京解職，臨時約法第十八條所規定國務總理之副署權便首遭破壞。在正式憲法未制定前，臨時約法具有憲法之效力亦隨之而動搖。民主憲政之實施，顯已不能寄望於弄權奸詐如袁世凱一類之人物。

二、自六月二十九日正式任命陸徵祥組織所謂超然內閣，所有閣員已全落於袁世凱及一般舊日官僚政客之手，政黨內閣一辭，亦僅爲中國同盟會所作努力號召之目標而已。其不能制服袁世凱之毀法專橫及野心，實現辛亥革命建立民主憲政之希望，已屬顯然。

爲便於了解當時錯綜複雜之政情，特附錄有關重要史料及論著於後，以作參證。

附錄：

一、戴天仇撰「共和政治與政黨內閣」

「唐紹儀去矣，同盟會之國務員全辭職矣，政客之逐鹿場開矣，黨報攻擊之風烈矣。當此政海惡潮澎湃之時，

中華民國元年七月一日

人民幾不知所從，夫內閣之更替，在憲法政治之國，本尋常事。而獨於此次內閣之變動，則實有絕大之原因。在天仇素不願爲無味之政談，然吾國民殊多不明於此事之遠因者，且此一髮千鈞之時，臨時期內之內閣，再不容其有第二次之動搖，而陷中華民國於亡也，則此論之作，實又有不得已焉者也。唐內閣爲政黨內閣乎？抑超然內閣乎？則總理及閣員大都列黨籍者，則爲政黨內閣無疑也。然共和黨有之也，同盟會亦有之也，無黨籍而表同情於一黨者亦有之也，則又爲混同內閣無疑。夫一內閣中而政見之混雜至此，且兩黨之衝突又如彼，宜乎唐內閣之倒也。故唐內閣之倒，則倒於黨見混同。假使唐內閣而純爲同盟會之內閣，則必不能有今日之怪劇也，國務員中之財政總長與總理之政策進行，尤有密切關係者，而與唐氏反對最力者，則爲熊希齡，此又一原因也。而況總統之袁世凱，其主張固黨於共和黨，而事實上又抑唐而揚熊者，此唐之所以萬不能一刻立於國務院中也。此種理由，前已述之矣。雖然，共和黨何以與同盟會立於極反對之地位乎，此中有歷史上之原因在，不惟吾國民在今日急宜明此內容，即在將來中國政黨史及中華民國史中，亦一至宜研究之問題，姑破工夫而與熱心時局者一述之。

(一) 同盟會者，中國之革命黨也。在共和未成，同盟會未改爲政黨之前，同盟會所守之主義曰民族主義、民權主義、民生主義三者而已。中國之革命，由於政治不良而生，而最能引起一般人民革命之思潮，即種族問題。是故中國革命之成功也，不曰革命成功，而曰光復，此二字實吾國革命史最特色之一也。又進政治革命，廢君主而爲共和，是亦主義貫通之一事實也。又進則社會革命，此即改爲中華民國同盟會一政黨後，所以執民生主義，即國家社會主義之所以也。

(二) 在同盟革命之時代，與同盟會對峙者，亦有一大團體，此團體惟何？即保皇黨是。亡清之宣布預備立憲也，保皇黨即改其保救大清皇帝會之名而爲帝國憲政會，即所謂憲政黨是也。其後又有所謂政聞社者，皆一系也。革命成功，而此一般主張君主立憲者，已爲大勢所驅逐，立於一失敗之地位。然而其逐鹿之心，固未已也，於是恐政權之全操諸同盟會之手，遂合而組織政團，以爲抵制同盟會之地位，更以同盟會之黨勢甚擴張也，遂聯合其同宗旨之政團而爲一大團體，於是共和黨出現矣。故共和黨之人物，大抵可分三派：一種爲憲政派，即前此之憲政黨政聞社之人物也。一種爲官僚派，則一般舊日之官僚而欲附黨以謀食之流是也。一種爲無識派，此一種不必盡限於共

和黨，即同盟會亦未必無之，歐美各國之政黨中亦多有之也，即慕政黨之名，而不問其主義如何，政綱如何，而附之以爲榮者是也。此一部份，並無一定之手腕，惟視前二派之行動，仰前二派之鼻息而已。

(三) 有此歷史上之原因，則可知共和黨之所以成者，雖爲共和政治之產兒，而成立之初，已含有一抵制同盟會之原因在，故共和黨之自標其主義曰隨世界之大勢爲轉移者，已可表示。其由保皇進爲立憲，由立憲進而爲共和之歷史矣。故共和黨與同盟會之所以反對者，質言之，則向日保皇與革命之二主義，以種其根，再加以失勢官僚之加入，更成爲一兩不相下之勢。蓋同盟會若讓步，則民權、民生二主義之目的不能達，而失其革命之初心；共和黨若退步，更恐進步主義擴張，而奪其攬政奪權之餘地，此又二黨之所以爭也。

(四) 袁世凱未加共和黨者也，而何以亦與同盟會死力相抵制哉？蓋袁氏者，專制政體中之健兒也，其所籠絡之人物，大多數皆憲政黨及政聞社之滑才也，其部下又皆專制無二之武夫也。其所以贊成共和者，亦與憲政黨及官僚派等，同一受大勢之逼迫而至也，故與同盟會死力抵制者，亦恐革命成功者之健兒再握政權，而占領其逐鹿場耳。

以上之論，即同盟會與共和黨之所以成，亦袁世凱之所以附和共和黨之原因也。袁氏欲利用共和黨，而固其位置；共和黨亦欲利用袁氏而開其升官發財之路，如斯而已矣。唐紹儀之與袁世凱，其感情最密者也，唐亦舊日官僚派之一人也，而唐何以獨加入同盟會哉？蓋當南北和議之時，革命之勢尙熾，南方各軍隊大有不入虎穴不休之慨。唐氏又爲粵人，廣東者，中國革命之產地也。唐又爲美國之留學生，美國者，共和之先進國也。有此二因，而唐氏南來，又受革命之感化，此唐之所以深表同情於革命也。觀和議時，唐致清廷及袁氏前後之電文，已可知其大略矣，此唐氏之所以加入同盟會也。夫唐與袁之私感及關係皆甚深者，和議爲絕大事件，而袁氏亦委唐以全權，可知袁之於唐於政治上之信用，亦殊非淺，而以欲保位置之故，遂排同盟會至此，遂排唐紹儀至此，袁氏之道德墮落至此極矣，可知現在共和黨與同盟會二政黨之歷史關係，已立於一極反對之地位，雖然，無論何國，其政黨之成立，皆必有歷史上之原因，至於極有勢力，對峙不相下之兩大黨尤必有最深之歷史關係也。而況吾國素爲專制之國，今一旦以革命之故，變而爲憲法政治，且更爲共和政治，則此一部歷史，當然鑄造極端反對之兩黨，無足怪者。故共和黨雖如何競爭，如何運動，亦爲當然之事。所恨者，既不循政爭之道德，更不顧全亡之大局，而徒利祿薰心，是可

怪耳。今後組織內閣，應如何乎？大概同盟、共和兩黨之政見如下：

(一) 同盟會主張政黨內閣理由，爲欲圖全國之統一，及免再起國務員之衝突，以同一之政策，定唯一之國是，統一共和黨贊成之。

(二) 共和黨主張超然內閣，袁世凱之主張同共和黨之主張，亦所以附袁也。此兩黨主張之大要也。吾先舉示共和黨政略之卑劣，以示國人，然後再論其他。夫政黨既爲黨於主義，而不黨於人，今日關於國家問題之主義，大概已爲黨派所全占，凡稍有智識者，不黨於甲之政見，即黨於乙之政見。若然則不屬於黨派中而有政見者，其良心上亦必有一判斷，以定甲乙黨之是非，苟有不黨於一黨之主義者，是則可謂之騎牆政治家，而絕無政治上活動之能力者也。若曰調合各黨之政見而折中之，以定進行方策，則其政見必無系統，是使全國政治上失敏捷之效，而增紊亂紛擾之度者也。夫今日之情形既如是，而真理亦如是，共和黨亦非竟無一人知所謂超然總理超然內閣，爲不值一笑之政見，竟以全體之精神主張之者何耶？且彼輩官僚派及憲政派，其爭權奪利之風固甚烈者，其所以組織彼黨，蓋已有抵抗同盟會之性質矣。此次之反對唐紹儀，即欲排斥同盟會，而獨占政界之勢力也，而獨主張超然內閣者，蓋欲以此政略愚國民耳。今試列舉之如下：

(一) 共和黨在熊希齡到京後，即力排斥唐紹儀，其時彼黨所定之共和黨候補總理，即爲熊希齡，而熊希齡運動作總理之心亦甚盛。厥後以監督財政問題，熊大受國民攻擊，幾爲輿論所不容。唐紹儀既去，共和黨若公然舉熊爲總理，則一經國民反對，共和黨必大失敗，此共和黨所以不敢繼推熊者，蓋原於此。

(二) 陸徵祥本未加入共和黨，及到京後，共和黨即極力運動之，陸赴共和黨兩次商議一切進行，已允就總理後，即加入共和黨。

(三) 有此二因，故共和黨必不能舉熊爲總理，而屬意於陸，遂一面攻擊同盟會，一面主張超然內閣。蓋表面既可以欺國民，而實際仍可擴張黨勢，故其主張超然內閣者，實欲以此欺國民耳。雖然此種卑劣手段，三尺童子猶且知之，而以爲一黨最高之政略，其無道德，無智識，實達極點矣。

(四) 袁世凱之帝制自爲，其迹已昭昭在人耳目，本報斥之詳矣。此次蹂躪國務總理之副署權，亦其一端也。

唐既去，袁之反對同盟會之目的亦已達，遂欲借此擴張其權力，恐第二次組織國務院，有總理而掣其肘，殊不能達專制之目的也，遂力薦舉徐世昌任總理。徐世昌之爲人，其歷史國民知之詳矣，任滿清軍機大臣之時，國民反對之程度，亦達極點矣。所謂徐死人之名固與王文韶並著者，徐世昌現果爲總理，姑無論其不知共和爲何事，而庸愚之度，固等於庸夫俗子者。辱民病國，至此極矣，而袁世凱固利用之，且曰非徐世昌即自行兼任，蓋欲位置一糊塗昏瞶之徐世昌，而達其拿破崙之目的者。共和黨本爲極守舊之舊官僚，趨炎赴勢之滑政客方以類聚，物以羣分，知徐世昌若爲總理，亦共和黨之好友，則贊成而附和之，故共和黨與袁世凱皆朋比爲奸，而利用糊塗昏妄之徐世昌，以達攬政奪權破壞共和之目的者也。

就以上種種觀之，則所謂超然內閣者，共和黨及袁世凱最卑劣之政略，欲借此以愚民弄權者。嗟乎，其手段既純爲虛偽卑劣絕無絲毫之誠心以待國民，徒爲一人一黨之權利計耳，且彼輩本反對共和之惡魔，專制主義下之餓鬼，其服從共和特爲大勢所迫而然者。若國民竟任若輩之肆行無忌，其不破壞共和而復行其專制政策也，不可得矣。至於混同內閣之弊害，前論固已述之。此次內閣之所以倒者，一由於袁世凱之專制，而一則因國務院中意見之紛雜而然者。痛定應思痛，今痛尚未定也，而遂又欲蹈此次之覆轍。吾中國今日之危險已達極點，內憂外患疊起交侵，宗社黨浸淫乎肘腋，專制魔坐擁其威權，尙能於此曖昧不明之臨時期中，再起政府之紊亂，而陷國家於危亡乎？故主張超然內閣，超然總理，混同內閣者，直是亡民國之逆賊而已。故欲救中國危亡，定政府之內訌，以唯一之政策，收健全之效果者，舍完全之政黨內閣而外無他策。我國民而有救國之熱誠，當此危亡生死關頭，急宜審利害定方針，而勿爲邪說之所惑也。」（註五）

二、中國同盟會本部致上海機關部解釋國務總理唐紹儀離京原因電文

「唐總理自上禮拜六日出京後，禮拜一由津來電，請假五日，不知者輒以爲過，且謠諑紛興，迄未能已。考此次實因唐總理以種種之障礙，莫能實行其所抱之政策，而又不欲悻悻然以去就決絕，故不得已循各國大臣野遊通例，於十五、十六出遊天津，借請假以爲平和之退去，所處得體，無可訾者。今將種種原因揭出，以釋當世之疑。唐總理自身任職和以來，首以南北統一不分畛域爲目的，次以整理現今之財政爲最要策，故其結果南軍著著退讓，而

中華民國元年 七月一日

一〇

孫總統之解職，參議院之北移，黃留守之撤兵銷職，蓋無一不出於開誠布公；而所約以柏文蔚督山東，王芝祥督直隸者，亦爲調和之苦衷。袁總統皆臨時異議，謂南軍曾北伐，不可與相近，乃別思位置，欲強唐總理副署，唐數言之終不之聽，竟將失約法上之副署權。唐爲保持民國計，爲保持約法計，不能不退者，此其原因一。財政總長熊希齡罔識外交，喜弄騙計，驕謾不才，稽核條件八款，幾陷民國危亡之地，獨斷獨行，目無總理，致唐之政策非特不得實行，而反受連帶之累，此其原因二。此次內閣本非政黨，政見既不無猜疑嫌忌，難以和衷共濟，而奸狡者且肆其傾軋排擠，此種弊端實非民國幸福，責任內閣遂致徒托空言，此其原因三。外間不察，助以反對者之巧詆，致令是非顛倒，黑白不詳，且有捏造外人書函以誣譏唐者，喪心病狂莫此爲甚。如此行爲非汚唐氏一人，直辱及民國全體，吾黨愛中華民國，只求不愧對國民，至於無價值者可不必多與較量也。」（註六）

三、宋教仁致孫武書

「接讀手書，勸弟以不宜遽萌退志，並以不可負氣灰心相戒，所以獎勵而督責之者備至，仰見真誠愛國，並推及弟，人非木石，能無感愧？雖然，弟此次所以辭職，固有不得已之苦衷，政治施展之方，不一其途，此途不遂，則轉而之他，或暫退以待，原無所不可，弟雖無似，豈悻悻然爲小丈夫之所爲者耶？公肇造民國，險阻艱難，備嘗之矣，政治方術，定爲解人，故謹述衷曲，以明真實，幸垂聽焉。政治家之生活，以政見爲要素者也，既有一政見，以爲非此不足以達國利民福之祈嚮，則未有不希望其政見之實行者，此天下之通義也。弟此次忝任國務，分治農事，當此急則治標之時，而爲此迂緩之任，已非中心所願，然猶以爲既列閣員之羣，亦參贊大政方針之一人，則主持所信之政見，以期見諸施行，或亦易事，故姑且承乏其間，以圖展布有日。弟嘗潛觀宇內大勢，默籌治國方策，竊以爲廿世紀之中國，非統一國家，集權政府，不足以圖存於世界，而當茲喪亂之後，秩序敗壞，生計凋敝，干戈滿地，庫帑如洗，外則列強未之承認，內則各省儼成封建，尤非速行軍民分治，集中行政權力，整理軍隊，勵行救急財政計劃，不足以治目前之危亡。而欲實行此種政策，更非國務員全體一致志同道合行大決心，施大毅力，負大責任，排大困難，堅忍以持之，忠誠以赴之，不足以見最後之功效。乃弟自入國務院以來，迄今已將三閱月，大政方針茫然未見，日開會議，惟問例事，軍民分治之方法如何，未嘗研究，集中行政權力之手段如何，未嘗提議。言

裁兵，而各省兵權無收回之策，言理財，而六國銀行團墊款用盡後之財政，無善後之方。因循苟且，以延時日，是國務院無全體一致志同道合實行大政方針之精神，已可想像而知。雖唐總理有提綱挈領之志，各部總長各有勵精圖治之心，而人自爲戰，互相掣肘，不復成爲有系統，有秩序之政見，加以黨見紛歧，心意各別，欲圖和衷共濟，更所難得。夫如是而求其成立集權政府，建設統一國家，豈非緣木求魚之類乎？前月十二日，弟以憤懣之餘，目睹借項條件受虧，此心如焚，不能復息，乃於國務會議時，提議決定臨時政府大政方針，痛陳國家危急，與政府不可不大決斷，以速圖救濟之故，各皆感動，命弟試草一大政方針之案，並約明日開特別會決定，再明日送交參議院，弟得此命，以爲自此政府當大有轉機，遂於是夕草政見書（書見後幅），徹夜不寢，次日夕各員皆集院，將討論此書，乃突接熊財政總長辭職信，衆驚，遂中輟討論，而往熊君寓百方勸留，夜半方歸，政見書遂未決定，次日爲出席參議院發表此政見之期，各員皆赴議場，而唐總理以政見書尚未決，不敢提出，僅告以借款情況，議員羣起詰責，總理受窘而歸，則有辭職之議，政府動搖，經數日乃已，於是弟所提議之大政方針案遂無有人論及者，厥後弟又提議一二次，亦無有響應者。弟自是乃確知此政府之不足有爲，辭職之心，不可遏矣。然猶以爲須俟借款事定始可發，故遲遲以迄於今也。今者唐總理業已辭職，則是政府動搖之端已開，弟於是正得告退之一好機會矣。今後任命新總理，其爲何人，雖不可知，然弟敢爲豫下一斷語，其必非能行弟所主張之大政方針之人物，則彰彰也。若猶復遊移不決，他他覘覘，以伴食其間，人縱不議其後，其如自己良心之責備何哉？（有謂弟爲唐總理負連帶責任而退者，更皮相之論），夫合則留，不合則去，原爲政治家之常軌。弟雖不足與於政治家之列，然亦竊嘗聞其義矣。今弟之所抱，既不能合於已往，或將來之當局，則掛冠而行，亦當然之事，又何所容其顧慮耶？至於辭職之後，擬一歸省十年久別之慈幃，然後盡力黨務，苦戰奮鬥，伸張所信之政見，以求間接收效異日。天假之緣，或有實行之一日，其結果與戀戀目下之國務院中，當勝數倍。大隈重信云：政治爲吾人之生命，吾人一日未死，一日不忘政治。弟昔頗私淑其說，負氣灰心之事，固斷斷乎無有也。尚乞公察弟境遇，鑒諒一切，勿事苛責，不勝願望之至。聞公已南旋，在京只一晤談，未克暢意爲歉。不日弟事當訖，當於江漢之間，再圖握手耳。言不逮意，敬候偉安。宋教仁頓首。」（註七）

四、民立報社論「同盟會加入第二次內閣否」

中華民國元年 七月一日

「內閣改組之勢，現已成熟，雖有一二國務員不欲更動，非不更動也，實無異於重行加入也。陸徵祥之任國務總理，既見明文，則新內閣人員發表，當爲旦夕間事。同盟會閣員宋教仁、蔡元培、王寵惠、王正廷呈請辭職，袁總統雖極意慰留，而諸人去志堅決，恐歸無效，其餘閣員，陳其美已免官，劉冠雄軍人自由，趙秉鈞與黨中感情不洽，未連帶辭職，使宋、蔡等果不加入，由大勢觀之，則新內閣中殆無同盟會之分子，同盟會之不願加入第二次內閣，非與新總理之意見有所不合也，以實行其主張之政見，故遂不得不犧牲政權，以養成政黨內閣之習慣，促進政黨內閣之成立也。且夫他黨與同盟會惡感甚深，同盟會果戀祿位，一旦加入，則將來排擠之風必起，與其由一黨之權利，致陷內閣於危險，何如退而在野，以稍盡監督之責乎？同盟會於未見混合內閣之先，卽以不加入混合內閣之意，宣言於大總統之前，可見同盟會對於新內閣之毫無成心矣。論者或以無不贊助之語相疑，然觀今同盟會本部之通電曰：『吾黨在野之士，丁茲危局，須捐除意見同德一心以助當途之不逮，使國人曉然於吾黨樂爲政治之犧牲，無所愛於權利，而表其誠潔專一之精神。』論者觀於此，其亦可以釋然乎？夫患得患失，朝秦而暮楚，可恥之甚也。主張純一，履其政見而實踐之，大政黨之風也。吾于是知同盟會之決不加入第二次內閣，于國于黨兩獲其益矣。」（註八）

袁大總統准安徽都督孫毓筠辭職，任命柏文蔚繼任。

安徽都督孫毓筠前因病請辭，袁大總統曾給假一月休養。惟孫督辭意甚堅，再度上呈請免本職。袁因於本日核准孫毓筠解職，並任命柏文蔚繼任爲安徽都督。（註九）

鄂軍都督黎元洪請袁大總統任樊增祥爲湖北省民政長。

黎元洪主張軍民分治，且以鄂爲天下倡，本日電請任樊增祥爲民政長。嗣以秩序未定，樊不敢就，

改由劉心源代理。（註一〇）

四川臨時省議會開幕，選駱成驤爲議長；鄧孝可、胡駿爲副議長。（註一一）

湘、贛、粵、閩水災。

湖南之長沙、江西之袁州、廣東之惠州、韶州、肇慶、福建之福州、泉州、漳州等處，於六月中下旬先後大雨，山洪暴發，堤防潰決，田禾廬舍，多被沖沒。（註二）

江西景德鎮兵變。

景德鎮審工與軍隊勾結，於是日晚間三時密議起事，經憲兵馳往擊退。嗣復聚合多人，圍攻憲兵營房，奪去槍械子彈，並將民國銀行搶劫一空。贛督聞訊，即派兵前往剿辦。其亂首唐桂卿於初三日赴饒州府，擬招集匪黨圖謀大舉，經該府知事偵悉，派兵捕獲正法。（註三）

註一：民國元年七月五日上海「天鐸報」。

註二：民國元年七月三日上海「民立報」（第六一八號）。

註三：民國元年六月二十三日上海「民立報」（第六〇八號）。

註四：吳相湘：「宋教仁」一七五頁（文星版）。

註五：「天仇文集」一〇九—一一七頁。

註六：民國元年七月一日上海「民立報」（第六一六號）。

註七：民國元年七月四日上海「民立報」（第六一九號）。

註八：民國元年七月三日上海「民立報」（第六一八號）。

註九：民國元年七月份「政府公報」命令第六五號。

註一〇：「東方雜誌」九卷二號。

註一一：民國元年七月三日上海「民立報」（第六一八號）。

註一二：同註一一。

註一三：同註一一。

二 日 上海民權報發表社論，希望新任國務總理陸徵祥應以實行正式選舉，成立正式國會為第一表現，然後民國之國體固，共和之精神乃具。否則，不造成專

制之國家，則釀成第二次之革命，以為警惕。

自袁大總統正式任命陸徵祥為國務總理後，中國同盟會純粹政黨內閣之主張頓受挫折，戴天仇（季陶）本日在上海民權報發表「對於陸徵祥之希望」一文，以表明同盟會之態度。戴氏曰：「吾人不必論陸氏之表同情於何黨，吾人惟靜觀陸氏之政治設施，能合於國利民福與否？如其合也，則陸氏雖即列名共和黨，亦吾人之所崇仰者也；如不合也，則雖列同盟會，亦應反對者也，是何與於陸氏？古人曰：君子不以小人之心度人，陸氏既自表示為無黨籍者，則其胸中必有磊落光明之政見者也，吾人且拭目待之。」茲附錄有關重要史料如後，以資參證。

附錄：

一、民權報社論「對於陸徵祥之希望」

「陸徵祥為內閣總理，參議院已同意矣，則在此臨時期中，陸徵祥對於民國，對於國民即負有絕大之責任，吾人當陸氏登臺第一聲，其注意當如何也，吾人對於陸氏之政治活動，其希望又當如何也。

陸氏之對外交也，外人頗景仰之，信用之，陸氏為中國第一流之外交家。今陸氏任為內閣總理，當此外交失敗，邊亂緊急之時，應如何而後始能外服列強，內安百姓乎，此吾人之所最希望於陸氏者也。抑今日陸氏之責任，不僅於外交也，皮之不存，毛將安附，內治不整，外交亦徒委諸空言已耳，陸氏久居異國，本國之國情，尚未十分明了也，今既當總理之任，更望一換其眼光，而注意於內治也。民苦矣，民食問題，急宜注意者也。外患急矣，國防問題，亦急應注意者也。不特此也，財政紊亂，何以理之？豫算廢弛，何以清之？軍隊龐雜，何以整之？工商凋敝，何以興之？若此者，皆吾人所以希望於陸氏者也。且今日外人之所以不能遽承認我民國也，其最大原因，皆藉口吾國之國會未成立，正式選舉未實施也。吾尤望陸氏登臺第一聲，則以實行正式選舉成立國會為第一表見。然後民國之國體固，共和之精神具矣。非然者，名為共和，而法律也，政治也，無往而不帶專制帝國之臭味，內啓民疑，外貽國恥，其究也，不造成專制之國家，則釀成第二次之革命，法國往事，可為寒心，大智大仁，應為先備，此又吾

之所最望於陸氏者矣。

或有疑於陸氏者曰，陸氏在京與共和黨聯絡甚密切，恐其名雖為無黨，而實則與共和黨有關係者，超然之說，特欺人耳。予曰，是不然，吾人不必論陸氏之表同情於何黨，吾人惟靜觀陸氏之政治設施，能合於國利民福與否，如其合也，則陸氏雖即列籍共和黨，亦吾人之所崇仰者也；如不合也，則雖列同盟會，亦應反對者也，是何與於陸氏。古人曰，君子不以小人之心度人，陸氏既自表示為無黨籍者，則其胸中必有磊落光明之政見者也，吾人且拭目待之。」（註一）

二、劉揆一「黃興傳記」一書之記述

「未幾，唐紹儀見袁專政日橫，內閣漸同虛設，遂於六月中旬，棄職出京。同盟會乃宣言欲組政黨內閣，以裁抑袁。袁為把持政權計，與吾黨反對頗烈。孫總理與公（指黃興）在滬聞之，以為辛亥之役，方告結束，人民困於兵燹，黨義尙待宣揚，若吾黨主持過激，輕啓兵爭，恐授人口實，反失內外之同情，宜先設法開導袁世凱輩，使就政治正軌。揆一奉命至京，與幹部宋教仁等，密商於農事試驗場之幽風堂，欲變更黨略，而組織不純粹之政黨內閣，以為漸進之方。無如黨中四總長已相率辭職，難於轉圜。適袁世凱力挽揆一出任工商總長，宋教仁乃與公電商，勸揆一先自乘機為之，且揚言脫黨，以與袁相周旋。於是聯合教育總長范源濂，與袁之秘書長梁士詒，日以利害勸袁，欲統一南北，宜讓內閣政權於同盟會，袁允以閣揆昇宋教仁矣，忽得孫總理與公北來觀察大局消息，袁謂欲以組閣事留待孫總理與公薦人，以為結好地步。」（註二）

上海民立報發表社論，指斥湖北省議會議決沒收漢冶萍公司事為摧折實業之舉；主張集股商辦始能促進生產發達。

是日，上海民立報社論對於湖北省議會議決沒收漢冶萍公司為公產事，力加駁斥，其要點如下：

一、湖北省議會據以沒收漢冶萍公司之理由，在以盛宣懷為民國之罪人，其私產當作為公有。其實不然，漢冶萍公司雖係商辦，但公司股本却非全出於盛氏，因尚有股東會也。該公司既有股東會，則其

據以沒收之理由即不能成立。

二、湖北省議會對於該公司之有股東會並非不知，其所以明知而明昧之，實出於仇視資本集中之一念，蓋以資本集中則社會將患分配不均，然則證諸近世，生產之發達實為資本凝聚之結果，若資本不散於少數人之手，而散布於人人，則實業將無發展之可言，尤以吾國實業處於萌芽時期，湖北省議會此舉，實不啻不待其成長即予摧折之，殆使今後商辦實業，其投資者相戒裹足不前，謂非發展實業與國家進步上自殺之愚計不可得矣。

附錄：

一、民立報社論(一)、論湖北省議會議決沒收漢冶萍公司事

「本報連日登有漢冶萍公司為鄂議會沒收三廠事呈總統文(見十八頁)，此吾國實業前途之一大波折，國人萬不能不於此注意，請於政海多事之餘，為讀者抽隙一論列之。

鄂議會所據以沒收三廠之理由，在坐實三廠為盛宣懷私產，股東之說，夙為該議會所未聞，今之號為漢冶萍股東會者，乃盛宣懷串捏多人為之，而盛為民國罪人，其私產當作為公有，故公有之案，斷不可搖。鄂議會之主張既如此簡單，則解決此問題之法，豈容詞費？其法維何？即質問鄂議會，如有人能證明漢冶萍公司非屬盛宣懷私產，確係商辦，而股東會亦實有其事，該議會果云何也？今本報所載公司呈文，即本此質問，臚列左證，而以打消該會議案之責，課之總統者也。稍有眼光者，皆能燭照鄂議會所議之無結果，而鄂議會非絕無常識，亦決不願終尸破壞實業之名，故記者之論此題，對於鄂議會頗覺無忠告之必要。惟鄂議會胡乃有此議案，此必為最強之普通心理所中，而此普通心理，今方流行而未已，記者請為推論此點，以告天下焉。

吾國夙患財產分配之不均，邇來不完全之社會主義尤頻聞於國中，民軍起義一反前清政治之組織，而不平者之理想，自推及於社會上之革命。所謂社會革命者，即財產革命也。於是嫉視資本家，前以形格勢禁，不敢昌言者，今則昌言以外，進而實行。軍興以來，國內資本之以此而喪失者不少，鄂人之欲甘心於漢冶萍公司，其一例也。

盛宣懷於此，雖有特別理由，可以沒收其產，而公司股本之不全出於盛，謂鄂會未之前知，亦誰信之。明知而明昧之，敢爲摧破商辦實業之事而無所惜，是必有先入以爲之主者矣，是何也？卽仇視資本之一念也。此念如印入普通人之腦中，驟不可爬梳，則實業家將失其信用，無法號召資本，而資本集中之策必不能行，此策不行而實業乃永無發達之望，而吾徒坐視外貨如洪水懷山襄陵以滅吾國而已，此其關係豈小也哉？

吾人財產不均之苦，果何若歐美，全美百分之七十之富，爲不足百分之二之人口所享，而百分九十之人口，其所享者，僅全富百分之十八。其在英倫，合英愛之人計之，且有人口四分之三至無財產之可言，分配不均如此。以人道言，自應鼓吹社會主義以救正之，而通世界之生計家，未敢放膽爲此言者，則實鑒於近世生產之發達爲資本聚集之結果，苟資本動搖，則生計狀態將立見退步也。蓋國人運用資本有其自由，企業心將因之發展，而生產額因以增加，歐美社會之成爲今形，卽以此也。反之，資本不握於少數人之手，而散布於人人，則無論在何種極富之國，個體之得數必微，得數既微，而國中以資本不集之故，生產復無可望，則其國必終致槁枯以死，此歐美學者所以對於昌言變更分配組織者詆之爲不識時務也。在歐美如此，而吾國尙無生產之可言，且無資本之可言，倘更從實業上僅有之萌芽而摧折之，使以後所有商辦實業，微有資者相戒裹足，不敢投焉。此不謂爲自殺之愚計不可得矣，不謂素負時望之鄂議會而乃出此。」（註三）

二、民立報社論（二）、漢冶萍之波折

「武昌函：萍鄉之煤礦，大冶之鐵礦，漢陽之鐵廠，合之爲中國第一實業製造工廠，係張之洞創辦，其始虧累不貲，嗣由盛宣懷投入資本，改爲官商合辦，旋又添招商股，改爲官督商辦，成效卓著。外人垂涎已久，前迭擬抵押，由贛鄂二省公同維持中止，現歷年已久，多無能悉其內容者。盛氏欲乘機抵押某國，託言完全商辦，曾由黎副總統派葉懋康查辦，並由贛鄂兩省議會抗議挽救，又由硃礦局總辦盧君新蒲（前充鐵廠稽查）覓得鐵廠底冊，並先年日記，凡漢冶萍一切內容載之綦詳，確係官督商辦，故盛前將小爐撤毀，張之洞猶不承認，且出鐵一噸，繳銀一兩，作爲官款彌補之資（每日約出五百噸）。蓋該廠尙有官款一百四十餘萬，又由官借存之款七十餘萬，二共二百萬有奇故也，且此項每噸一兩之款，十餘年末繳，合計爲數甚鉅，何得妄謂完全商辦？現已將此項底冊內容抄送副

總統府，及贛鄂兩省臨時議會，與之根據，辯駁以抵止盛氏抵押某國之謀，而鄂議會遽欲呈請沒收作為鄂省公產，亦屬太過，現已由該公司呈請黎副總統飭令取銷矣。」（註四）

三、漢冶萍有限公司董事會呈大總統及副總統文

「為呈請事：頃閱漢口報載鄂省臨時議會咨軍政府文，內開：據本會議員介紹鄂紳張大昕等陳稱漢冶萍三廠，經前清盛宣懷承辦十數年，武昌起義，宣布盛氏之罪，將漢冶萍沒收作為公產，鄂軍政府派員充漢冶兩廠監督，至元年正月，南京政府與日本人擬訂合同，改作中日合辦，參議院鄂議員張伯烈等據理同爭，鄂軍政府電爭不下十數次，現聞盛宣懷賄通趙鳳昌等組織漢冶萍公司股東會，不勝詫異之至。查前清時代漢冶萍三廠，全係盛氏承辦，不聞有股東之說，武昌起義，即行宣布盛氏之罪，將該廠作為公有，不聞有股東呈明所有股分之文，南京政府擬與日本人合辦，只有孫文、黃興、盛宣懷訂立草（案），不聞有股東從而干涉之，鄂省議員與鄂軍政府據理憤爭，又不聞有股東向參議院陳情向鄂軍政府道謝者。綜觀各項情形，股東會之發生，純係盛宣懷之詭計，乃聞趙鳳昌等電請取銷監督，都督發實業司查復，據實業司呈云，查漢冶廠，確係該公司之業，純粹商辦，該司員等不察取銷合辦之電爭係鄂省都督與議會全體及各部處職員之公議，擅自呈復，認為商辦，欺瞞都督，應請貴議會公決，咨請都督取銷認漢冶為商辦之電文，及取銷漢冶廠監督之諭飭，加派委員馳赴兩廠，切實辦理，等情到會。據此，查該三廠完全為盛氏私人承辦，乃盛氏詭計百出，竟串捏股東多人，偽造股票，倒填年月，朋分夥騙，漢冶既收作公產，為鄂人所有財權，鄂人應共享之。如果三廠誠係公司所有，該公司何德於鄂人？當南京抵借之日，憤爭廢約，何至挾鄂人之全力，作公司之替人？實業司不察原委，為瞞稱為純粹商辦，不知何所據而云？然此咨請收回成命，加派委員切實辦理等語，閱之不勝詫異之至。查漢陽鐵廠，大冶鐵礦，於前清光緒十六年經張之洞奏准開辦，先後由戶部撥五百六十餘萬兩，至光緒廿二年款項告罄，官方不繼，又由張之洞奏准招商承辦。其時盛宣懷集股一百萬兩，代表股東承辦此廠，張之洞訂明官督商辦，奏定章程十六條，聲明以前用款，及各項欠款，均歸官局清理報銷。自改官督商辦後，每出生鐵一噸，提銀一兩，抵還官局，用本還清以後，永遠提捐一兩，以伸報効，地稅均納在內，並無另外捐款，是為漢冶廠礦由官辦而改為官督商辦之大概情形也。盛宣懷承辦以後，創辦萍鄉煤礦，改良漢廠，棄舊

更新，添購機爐，用款更鉅，股款之外，負債纍纍，以致所招商股力又不支。光緒卅四年，舊股東議決合併漢冶萍爲一公司，仍舉盛宣懷爲總理，重訂章程，加招華股，於是年二月廿四日赴前清農工商部繳費註冊，定名曰漢冶萍煤鐵廠礦股份有限公司。其時老股三百萬元，又老商加認三百萬元，共合五百萬元，由農工商部查明紛照，此後又招得新股八百餘萬元，結宣統三年止，前後共招股份一千三百餘萬元，是爲漢冶萍廠礦由官督商辦改爲完全商辦股份有限公司之大概情形也。民國元年三月，中日合辦之議起，股東紛紛反對。查中日合辦草約第十條訂明合辦須經全體股東決議，倘有過半數股東贊成，方能簽定正合同照□等語。當於三月廿二日在□□股東大會，到會股東四百四十人，計二十萬另八千八百三十餘股，臨時政府實業部因前清農工商部附有公司股份一百七十四萬元，即派趙鳳昌及熊希齡代表到會。是日到會股東全體反對合辦，電致日本取銷草合同，並電鄂湘□三省都督，報告取銷合辦在案，又議將總協理名稱一律取銷，重選董事，另委經理，從新組織，所有股東會議詳情，登載各報，並有湖南股東代表演說，一一可稽，是反對中日合辦而取銷之者，係股東。蓋必別東方有決議公司事務之權，非股東以外之人所能干預，此取銷中日合辦並取銷總協理名稱，從新整頓之大概情形也。今閱原□，一則曰盛宣懷賄通股東，偽造股票，再則曰漢冶收作公產，爲鄂人所有財權，鄂人應共享之云云。迹其居心，無非礦廠商辦，欲得將一千三百餘萬之股本，不有問歷理由，一概抹煞，憑空攘奪，野蠻專制時代，未聞有此奇事，公司註冊有年月可查，股款有賬目可稽，自完全商辦以後，開會四次，歷屆報告分送股東刊登各報。股分之大者，如工商部公股、湖南省公股、招商局公股，均以股東資格派有代表到會，選舉董事，至於零星股東各省皆有。想鄂省當亦有購得漢冶萍股分者，請鄂省議會調查是否偽造，如謂盛宣懷得罪民國，應將盛股罰令充公，此係司法範圍以內之事，如司法部判令盛股充公，持盛氏所有股票至公司過戶，公司自應照章辦理，否則非公司所能與聞。蓋公司祇認執有股票者爲股東，向不問股東爲何人，此係公司通例。夫人而知，如謂漢冶廠礦在鄂境，鄂人不應放棄權利，然則武漢三鎮以及各府州縣田房屋業，外省人營業者在在皆有，是否鄂省議會可以不□分文，一一沒收？且張之洞官辦無力，招商承辦之時，未聞鄂人擔任招股，出而承辦，保此地利，做公司竊所未喻，其他議論有類童駭不必贅辯。伏思漢冶萍三大事業，自前清光緒卅一年改良整頓以後，各股東代表不辭艱鉅，務期遠大，股本不敷，加以債項，類皆重息稱貸而來，而

歷次招股唇焦筆禿，僅得一千三百餘萬元，不抵所欠債項之半數。蓋因滿清政府商業不知維持保護，故挾資者視為畏途，欲前且却，今幸民國締造方新，希望正大，乃以堂堂省議會為一二無理取鬧之人所愚，首先破壞商辦，心實痛之。該公司歷年經營困難已達極點，每逢漢埠比期百計張羅，前後堅忍者十餘年，僅免破產，漢埠商界知之最悉，自民軍起義以後，驟然停工，砲火四逼，材料蕩盡。蓋機爐朽壞，已定之貨，不能照交，逾期之債，無可延宕，困難情形，未遑縷述，徒以鋼鐵為國家命脈，實業根本，中國僅有此廠，又關係股東血□，若竟聽其失敗，以後不必再談實業，用是日夜焦勞，勉強支柱，聊效移山之愚。今鄂省議會既願收回利權，如將全體股東所投資本一律給還股東，並將公司所欠內外各債二千三四百萬兩，繼續承認，由鄂省議會籌還債主，敝公司董事等自當召集股東大會，竭力陳請各股東解散公司，收回股本。以後如有商辦事業，需招股分者，惟有相戒裹足，免蹈前車之悔，否則公司法律一日不銷滅，董事責任一日不卸肩。內顧實業之凋殘，外愴客貨之充斥，日暮途遠，力小任重，惟有呈請大副總統秉公維持，咨請鄂省議會查照取銷此案，以昭公理，而維法律。抑敝公司更有進者，敝公司每年所出鋼鐵煤焦售價已達六七百萬兩，股東所得官利不及百萬，其餘除債項利息外，大半用於地方，養活窮民，何可勝計，而抵制洋貨，使外來鋼鐵煤焦不能充斥於長江流域，尤為大局挽回間接之利權，敝公司對於鄂省，對於中國，自問尙有微勞。自去年頓挫以來，外貨固無可抵制。而訂售日本之生鐵，亦因停爐止運，以致日本市面向用漢廠生鐵者，已改向印度購用，若不急起直追，恐敝公司本有之銷路，悉將為他人所佔，倘再閉牆啓釁，自相殘鬥，則如久病之軀，於元氣大傷之後復來外感，必將死亡而後已。鄂省議會諸君，熱心愛國，想必不忍出此。為此瀝情披露於大副總統之前，伏乞主持，敝公司幸甚，民國商業前途幸甚。須至呈者。」（註五）

四、全漢昇撰「清末的漢冶萍公司」

一、漢陽鐵廠大冶鐵礦與萍鄉煤礦的合併

漢陽鐵廠于一八九六年由官辦改為官督商辦，在官辦時期，鐵廠製煉鋼鐵的主要原料（鐵砂）雖然由于大冶鐵礦的開採而不成問題，牠在生產過程中必須大量消耗的燃料（焦煤）却因湖北各煤礦開採的失敗而不能得到充分的供應。到了官督商辦時期，盛宣懷充任鐵廠督辦，即着眼于燃料問題的解決。他派人帶同礦師于長江流域查勘煤

礦資源，經過兩年的努力，終於發現江西萍鄉的煤，儲藏豐富，宜于煉焦。爲着要開採萍鄉煤礦，他號召漢陽鐵廠、鐵路總公司及輪船招商局等分別認股投資。採煤的機器來自德國，由德商禮和洋行 (Carlowitz & Co.) 代爲墊款購買。對於這個煤礦的投資，漢陽鐵廠不過提供一部份的責任，故在鐵廠官督商辦時期，漢陽鐵廠與萍鄉煤礦是兩個分立的企業單位，而不是一個。

經過長期的努力，到了光緒三十三年（一九〇七）左右，萍鄉煤礦裝好了各種新式機器設備，煤礦大槽開通，運煤的鐵路亦自安源（煤礦中心區域）一直修築至涿州（即今湖南株州），然後取道湘江運往漢陽。在漢陽鐵廠方面，除却把兩座每天各能煉成生鐵一百噸的化鐵爐修好以外，又添建二百五十噸化鐵爐一座，于光緒三十四年竣工。鐵廠中的煉鋼設備，原來因大冶鐵砂含磷太多而不能把牠煉成好鋼的酸性貝色麻爐 (Bessemer Converter) 也被折掉，而改建三十噸鹼性馬丁煉鋼爐 (Siemens-Martin Open-hearth Furnace) 四座，于光緒三十三年全部告成。由于這些機器設備的改良與擴充，漢陽鐵廠消耗焦煤的數量越來越多，從而對於萍鄉煤爐的倚賴自然要特別增大。關係這樣密切的兩個企業單位，如果各自獨立，無論是在燃料的供應上，或是在成本的計算上，顯然都不很經濟。因此，爲着要共同促進鋼鐵的工業發展，在技術上，這兩個單位有合併起來的必要。至於大冶鐵礦，本來就是由漢陽鐵廠投資來經營的，故當和鐵廠，煤礦合併以後，便自然而然的成爲漢冶萍公司的一分子。

除却技術方面的考慮以外，我們如果從資本方面來加以考察，也可發見漢陽鐵廠和萍鄉煤礦有合併起來的必要。鐵廠在官辦時期，一共耗費了官本五百餘萬兩銀子。在改歸官督商辦的時候，鐵廠答應以後每出生鐵一噸，抽銀一兩，以便陸續把官本歸還給政府。可是，當這價值五百多萬兩的廠房、礦山及各種機器設備轉移給官督商辦的漢陽鐵廠以後，後者並不能夠馬上大規模的開工生產。如上述，這些機器設備並不完全合用，必須加以改良或擴充。其次，鐵廠在官辦時期所遭遇到的燃料問題非常嚴重。在改歸官督商辦以後必須設法解決，纔能滿足煉鐵製鋼時對於焦煤的大量需要。因爲五百多萬兩的官款在官辦時期已經耗費浮盡，故到了官督商辦時期，如果要解決這些和鋼、鐵生產有密切關係的問題，必須繼續作大量的投資纔成。

漢陽鐵廠在官督商辦時期因擴充工程而增加的投資，當然以向股東籌募，來自股本爲最理想。可是，這種理想

却不容易變成事實，在官辦時期，政府對鐵廠的投資額約共五百數十萬兩。商辦後的鐵廠，在把這些官本全部歸還以前，牠是政府的債務人，故政府有權對他加以監督或督率，這是「官督商辦」的由來。鐵廠商辦而又須官督，投資的股東當然不能全權經營鐵廠，而要受到官方的種種限制，在這種情況下，鐵廠希望要籌集到大量股本，是非常困難的，因為私人投資者多半不願意他們經營的自由企業要接受官方的各種約束。故盛宣懷負責督辦漢陽鐵廠後，籌集到的股本非常有限，鐵廠因擴建工程而耗費的款項多靠募債得來，關於此事，盛宣懷於光緒三十四年二月曾上一奏摺說：「竊維湖北漢陽鐵廠，前因官費難籌，經由督臣張之洞於光緒二十二年五月遵奉諭旨，招商承辦。……臣謬膺艱鉅，募集商股。當時煤礦未成，化鐵甚少，外狀顛危，人情觀望。尙賴輪（船招商局）、電（報局）兩局各華商，及通商銀行、紡織公司各華商，力顧大局，陸續湊入股分銀二百萬兩，以立根本。臣不自量力，一身肩任，初謂籌款數百萬即足辦理，實不知需本之鉅，有如今日之深入重地者。蓋東亞創局，素未經見。而由煤煉焦，由焦煉鐵，由鐵煉鋼，機爐名目繁多，工夫層累曲折，如盲覓鍼，茫無頭緒。及至事已入手，欲罷不能，惟有躬冒奇險，精思銳進，艱危困苦，絕不瞻顧，期于必成。于是重息借貸，百計騰挪，開闢萍鄉煤礦，以濟冶鐵之需；添造新式機爐，以精煉鋼之法。鐵路、輪船、碼頭、棧駁（Barge），處處鈎連，無一可缺。借貸利息，愈久愈增。查自光緒二十二年五月奉飭招商接辦起，截至三十三年八月為止，鐵廠已用商本銀一千二十萬餘兩，煤礦、輪駁已用商本銀七百四十餘萬兩。……外債、商欠，……抵押居多，息重期促，轉輾換票，時有尾大不掉之虞。」在較早的時候，盛氏打一電報給張之洞，其中也說：「漢、萍共用工程款一千三百餘萬兩，已咨報。商股僅集二百五十萬兩，除預支日本礦價，預支京漢軌價兩項，合銀三百萬兩外，已借商款七百餘萬兩，常年賠利至六七十萬之鉅。近併重息亦借不到，艱棘情狀，歌電已陳。」由此可知，鐵廠、煤礦因擴充工程而開支的費用，大部分來自借債，只有小部分來自股本。結果鐵廠每年要負擔很重的利息，非常吃顧。到了後來，由於信用發生問題，甚至連重息也借不到債，經濟困難可說已達極點。可是，在另外一方面，當日「廠礦員董估計擴充工程，尙須續添資本數百萬，方能盡力猛進，廣收外利。」

爲着要減輕利息的負擔，爲着要滿足因擴展工程而起的對於大量資本的需要，在光緒三十三、四年左右，漢陽

鐵廠督辦盛宣懷曾擬有添招股份的計劃。很明顯的，股分添招的能否成功，要看投資的前途是否有利，因為私人的資本是不會向沒有獲利希望的企業投放的。當漢陽鐵廠與萍鄉煤礦分立為兩個企業單位的時候，大家看見他們各自為政，不相連繫，獲利的希望非常渺茫，是不會踴躍認股的，盛宣懷曾經覺察到，漢陽鐵廠如果不和萍鄉煤礦合併，便不會賺錢，從而不會招到太多的股份。他說：「鐵廠漸已改觀，而積虧過鉅，華商狃於開平煤利，非將萍礦歸入鐵廠，竟難招股。數月來，諄勸萍礦股東附入漢廠一起招股，筆舌並瘁，始允合羣。」在另外一方面，盛氏又發見，萍鄉煤礦本身也不容易獲利，而且負債已多，如不和關係密切的鐵廠合併成一大公司，前途也沒有多大的希望。他說：「萍礦資本係五百數十萬，只有股份一百五十萬，餘皆借貸，以禮和、大倉兩款為最鉅，恐難指礦續借。現因鐵廠、煤礦相依為命，若仍前分作兩公司，難免畛域，擬商併作一大公司，添集鉅股，逐步擴充。」由此可見，無論是就鐵廠的利益來打算，或是就煤礦的前途來考慮，如果要添招股本來向前發展，雙方都有合併組成一企業的必要。

上文說過，漢陽鐵廠在官督商辦時期招股的成绩所以不好，其中一個主要的原因因為官方的監督或督率。換句話說，股東們因為受到官方的種種控制，而不能享有全權來管理他們投資的企業，故不願意踴躍認股。到了光緒三十三年、四年，當盛宣懷計劃要把漢陽鐵廠和萍鄉煤礦合併起來的時候，為着要引起私人投資的興趣，他建議取消官督商辦的制度，而改為完全商辦，以便股東們有全權處理他們的企業。他說：「揆度商情，非將廠、礦合併，不能放手擴充。尤非悉照張之洞原奏招商承辦各章程，欽遵商律、合股公司各辦法，赴部（農工商部）註冊，不足以堅通國商民之信。」他又說：「現擬合併擴充辦法，似無疑義。惟茲事繁重，言易行難。——必須奏准註冊後，方能妥籌辦理。自應遵照欽頒商律，即由股分公司創辦人具呈註冊，以期按款循序而進。茲飭創辦總董郎中李維格等九人查明原案，遵律具呈，由臣咨明農工商部照例註冊。仍俟續招股分齊全，股東會成立後，老商、新商另舉董事，再行咨部立案。」漢陽鐵廠、大冶鐵礦及萍鄉煤礦於光緒三十四年（一九〇八）合併組成漢冶萍煤鐵廠有限公司，向農工商部註冊以後，便於次年，即宣統元年（一九〇九），三月二十七日，在上海開第一次股東大會，選舉董事九人，查帳二人。漢冶萍公司既然改為完全商辦性質，隨着官督商辦制度的取消，盛宣懷也就不再充當督辦，而由

中華民國元年 七月三日

二四

衆股商公推爲總理，李維格則充任協理。（註六）

註一：民國元年七月二日上海「民權報」。

註二：「革命先烈先進傳」第六一五頁。

註三：民國元年七月二日上海「民立報」（第六一七號）。

註四：民國元年七月二日上海「民立報」（第六一七號）。

註五：民國元年六月三十日——七月三日上海「民立報」（第六一五—六一八號）。

註六：全漢昇：「漢冶萍公司之史的研究」，見「中國現代史叢刊」第二冊第二七七—二八二頁。

三日 袁大總統令准國務院秘書長魏宸組辭職，改以王廣圻繼任。（註一）

陸軍部改長江水師爲水營，以原任總司令李燮和爲總稽查。

山東德州火藥局爆炸。

火藥局被炸去房屋二十餘間，受傷者三十餘人。（註二）

蕪湖兵變。

駐蕪湖第五十七團第二、三兩營及第五十三團因欠餉兩月，於本日午夜藉故暴動，約集至西門下水門攻城未遂，在長街肆行搶劫。亂兵得贓後，四日晨至江口陶家溝登小輪渡江逃竄。商店因懼再生事端，閉市五天，至九日始復業。（註三）

漢口德商槍傷我國商民。

停泊漢口德國兵艦之水兵，於本日晚在大智門乘醉毆人，巡警恐肇事端，特護送該兵回艦，禮和蛋廠之德商在三層洋樓上見之，誤爲巡警拘留德兵，連放三槍，意在擊退警兵，而瞄準不確，致將附近商



民三人擊傷，於是輿論大譁，幾欲暴動。經兵警彈壓勸阻，嗣由夏口縣知事於次晨商請德領事，帶同巡捕，將兇手捕獲押入捕房，並稟請湖北外交司向德領事交涉。（註四）

註一：民國元年七月份「政府公報」命令第六五號。

註二：「東方雜誌」九卷二號。

註三：民國元年七月七日——十日上海「民立報」（第六二二一六二五號）。

註四：同註二。

四 日 香港總督亨利梅就任抵埠遇刺未中，兇手被捕。

兇手李漢鴻，廣東新寧縣人，年二十四，其父因案押斃，謀狙擊港督復仇，未遂，被拘禁。（註一）
註一：民國元年七月六日——十五日上海「民立報」（第六二二一六三〇號）。

五 日 袁大總統任命倪嗣冲辦理河南邊界善後事宜。（註一）

川省邊軍克復裏塘。

自裏塘失守後，藏人屢欲佔據巴塘，是日由大道進兵攻擊，又暗分兵隊從小路進行，經邊軍統領顧占文偵知，派兵分紮各處山峽，潛伏攻擊，藏兵大敗，在大朔山側生擒數十人，巴塘之圍始解，顧軍遂乘勝收復裏塘。（註二）

江西都督李烈鈞致電國務院改組南潯鐵路公司，向日本東亞興業銀行貸款日幣五百萬元，開工修築。

李烈鈞致國務院電文曰：

「贛省鐵路公司開辦數年，僅成百十餘里，商股百餘萬兩外，已借商款百萬兩。去歲以來，工程停辦，營業所

中華民國元年 七月四、五日

中華民國元年 七月六、七日

二六

入僅敷日用，現正籌展路線，資本絲毫無著，以前借款利息過重，又屆歸還期限，催索甚急，屢次飭司召集鐵路股東會議，僉謂無力續認股本，添招新股，又無確實把握，遂公決改爲江西南萍鐵路有限公司。原有商股仍舊，其餘應行籌備還債修路各款，由公司擔任，公舉鐵路總監彭君程萬、名譽總監陳君三立赴滬借款，前奉電詢，當經轉知。茲據電復，以現向日商興業會社借貸日幣五百萬元，九五扣繳，仍於五分回扣總數內提八萬元歸公司，週年六釐行息，十五年本息還清，暫以鐵路機器材料作押，在滬磋商合約，不日就緒簽押交款等情。查此項借款成立，除撥還息金舊欠，以之購備材料，尅日開工。一年之外，全路通行，商務運輸，營業必旺，三四年之後，積存公司所入之贏餘，備還本息，不致無著，且該公司既歸公家監管，弊端可以剔除，借款歸還，較易爲力。」（註三）

註一：民國元年七月份「政府公報」命令第七一號。

註二：「東方雜誌」九卷三號。

註三：「東方雜誌」九卷二號。

六日 北京國光新聞、民主報、國風日報等各報經理至國民公報社，責問該社總理徐佛蘇譏評同盟會及指南京臨時政府為假政府，並呈請警廳予以取締。

國民公報時評譏諷同盟會，並指南京臨時政府為假政府。國光新聞經理田桐等，以其反叛民國、破壞約法，往該社責問徐佛蘇，並備呈文扭送警察廳法辦。（註一）

註一：民國元年七月十三日上海「民立報」（第六二八號）。

七日 譚人鳳著論主張鐵路國有。

譚人鳳著有粵漢路事說帖，主張鐵路國有。全文載於民立報，茲摘其所舉鐵路國有之七項理由如下：

（一）鐵路發達，首推英美，然公司勢力專橫，左右金融，收買政客，抑遏他業，苦累編氓，我國幸未至此，正宜引爲鑒，況今日講求民生主義，無非欲全國資財分配於一般人民，而不願集中於少數團體之手，倘路歸商民個人私

有，則此主義終難實現，國民必有陷於痛苦之一日，故今日不講民生主義則已，欲講民生主義，當先防異日大鐵道公司之弊，欲免此弊，須使鐵路歸國家公有，以殺其勢，此國有政策合於民生主義者一也。

(二)鐵路吸收資本，而金融利在流通，使多數金錢固定而不可移，則社會經濟机阻而不能安，此經濟學之公例也。我國金融現狀，正苦凝滯不通，收鐵路以爲國家公有，減輕人民負擔。使私有資本，得分配活動於他種實業之中，尤爲酌劑盈虛之要着，此國有政策可以調和社會經濟者二也。

(三)路歸民有，利在箇人，路歸國有，利在國家。在個人爲私利，在國家爲公利，國家由個人集合而成，個人有維持國家之責，故犧牲私利以利公，實爲公理所當然，個人受國家法律之支配，斯國家有限制個人之權，此國有政策合於一般公理者三也。

(四)粵漢路線，約三千里，修路及開車費，約萬萬元，粵省收股僅及兩期，弊竇叢生，股價竟落至二三折矣。股東徘徊觀望，趑趄不前，欲收三期，誰肯應者，現狀如此，無可諱言。降及湘鄂，饑饉連年，貧鮮蓋藏，富無猗頓，招股六七載，僅收數百萬元，鑒往知來，豈能自飾？故今日欲彌補商股之虧損，救濟民之支絀，非由國家完全擔負大任不可，亦舍國家公有，無他良策，此國家政策可紓民力之困者四也。

(五)借貸契約，非至清償，不能中斷效力，且滿清條約，繼續有效，起義之初，業已宣言，則藉外債以修此路，實爲萬不得已之舉，鑄錯已成，補牢未晚，與其蹉跎歲月，坐虧利息，何如利用外債，早興路政，憑借債以從事生產，尤爲各國通例乎，各國國有鐵路資本，或籌自政府，或人民與政府合資，今以從前商股爲人民資本，所借外債爲政府資本，公私並籌通力合作，路工早成一日，即外債早還一日，挽救之道，莫善於此，此國有政策可補借債之失者五也。

(六)世界大勢，由水運而趨陸運，故歐美列邦，路線密若蛛網，近且有橫貫歐亞之大計畫。蓋國勢隨路線而擴張，實業因交通而發展，歷史具有，班班可考。我國幅員廣漠，爲統一計，沿邊各路，方亟待次第興辦。粵漢一線，北連京漢，西接川滇，南通嶺海，物產賴以轉輸，邊陲藉以控馭，腹地幹線，莫重於此。比年商辦公司，雖經成立，然或因貧瘠而股款難籌，或因虛糜而耗財過甚，幾經寒暑，成路無期，外視列強，內覬國勢，勇猛急進，猶悔其

中華民國元年 七月八日

二八

遲，瞻顧因循，實爲非計，此國有政策可以促進實業鞏固國防者六者。

(七)各國國有鐵路，德最完備，法雖國有民有時相遞嬗，然卒行國有主義，那威、瑞典、和蘭、丹麥、南美奧州，相繼仿效，奧大利國有鐵路，占十之九，意大利初借民力經營，終收國有，日俄兩國，近亦決行國有主義，雖其政策有漸進急進之分，要以路權歸國家爲主旨，是國有主義，已爲世界學者所公認，民國發軔伊始，政策宜取大同，豈可自封故步，此國有政策合於世界趨勢者七者。(註一)

註一：民國元年七月八日上海「民立報」(第六二三號)。

八日 洛陽兵變。

陝西民軍統制張鈞，隸籍河南洛陽，擬帶隊回洛保衛桑梓，於是日抵洛。駐洛前清原有之官軍，頗懷疑忌，匪人從中煽惑，遂於夜間突起變亂，肆行焚劫。經周協統督率未叛之兵分頭彈壓，至初九晚始獲安謐。(註一)

日俄簽訂密約，劃分兩國在內蒙古勢力範圍。

辛亥革命發生時，日本有直接操縱干涉之意，但因美國之阻止及各國行動之約束，不能自由行動，乃改而謀與他國聯合行動，遂派前任駐俄大使本野一郎赴俄，與俄國政府交換意見。俄國爲實現侵略蒙古之行動，與日本有同樣之野心，彼此獲得協議，本日在聖比得堡簽訂第三次日俄密約三條，劃分兩國在內蒙古之勢力範圍。密約全文如下：

「爲確定並完全一九〇七年七月三十日及一九一〇年七月四日之兩次密約，並防止關於滿洲特殊利益之可能之誤解起見，俄、日兩國政府決定展長一九〇七年七月三十日密約之分界線，並劃定內蒙古之特殊利益範圍，茲決定下列條款：

第一條 從洮兒河與東經一百二十二度相交之點起，界限應沿 Oulovni chourh 及 Maushai 延至 inashisha 與

Haldaiaii河之分水界，從此沿黑龍江與內蒙古之邊界，直至內外蒙古之邊疆。

第二條 內蒙古分爲兩部：分爲經度一百一十六度二十七分以東之部及以西之部。俄羅斯帝國政府擔任承認及尊重日本在上述經度以東內蒙古之特殊利益，日本帝國政府擔任同樣義務，尊重在上述經度以西之俄國利益。

第三條 兩締約國對本約均須嚴守秘密。」

上項密約於本月二十九日經中國駐日公使得知，乃電告北京政府。

上項密約，以侵略內蒙古爲目的，使中國政府窮於應付，則俄國之侵略外蒙自更易著手。俄國外交大臣門查諾夫於簽訂日俄密約後，又訪問英國，英俄間對於西藏、蒙古之侵略，相互間有一種諒解，作承認民國政府之交換條件。（註二）

附錄：日俄新協約之成立與外交界之大勢

「日俄新協約之成立，日本外交之大成功也。日本者，素抱野心於我國，而利與俄人共同進行以取優勝者也。夫第二次協約成（西曆一九一〇年），而朝鮮併，今第三次新協約又成，滿、蒙其亡乎？嗚呼！開擾亂和平之局，握東亞之霸權，左提右挈，無所不利，豪矣！日本雷霆風雨之大陸政策，今竟逐漸逼人矣。列國之對日本，儼然有共推爲東方盟主之勢，然而受愚而不悟者，則俄人也。俄人自日俄戰役敗挫之後，遠東外交無不在立於被動地位，至其終則狡，而且捷之。日人獨享其優厚之利益，而俄不自察，乃與日本愈趨接近，終有今日新協約之訂者。迫於歐洲縱橫之局，俄人以爲非與日本攜手於滿、蒙爲共同之處分，不足解決遠東之問題，且競爭接近之故，苟非明劃區域一致進行，恐將釀二次戰爭之禍也。而日人遂利用此心理，以播弄俄人，暗侵其利益矣。第二次協約，日人以之合併朝鮮，進掠南滿，俄人於伊犁雖有文牒之恫喝，然絕未收若何利益，如日本之巨者也。今第三次新協約方成，其效果尙未盡知，而日人已公然於俄人勢力範圍內攫內蒙，而去俄人東侵之路，於滿蒙方面接壤，中國者遂盡爲日本所佔據，俄人將終以北滿、外蒙自限，不復可長驅其可薩克之鐵騎以南下，俄人之失計，未有過於此者，故曰俄人之受愚也。然而自新協約成立而後，日俄二國對於中國之根據已確實不移，一舉手間可任意以施宰割，而日本大

中華民國元年 七月九日

三〇

陸政策今愈立其基礎，毋論日、俄外交之得失如何，正中國危亡之秋，滿、蒙宣告死刑之期也。顧日、俄於滿、蒙方面，敢明目張膽爲共同處分之謀者，則列國對於東亞感情已默許爲事所應爾。英國有英俄協約、英日同盟之關係，且有承認英國在西藏自由行動之交換條件，故英國對於日俄之新協約頗表同意，力贊其成。英爲世界列強首，英既同意，則二國協約之障礙已去其半。且德、法二國於銀行團會議許日、俄加入時，已默許日俄在滿蒙有特殊利益。德以最近與俄皇定芬蘭之會，情誼日密，而法則本有英、法、俄協商之雅。則德法二國現於中國雖未明定特殊之利益，然絕不干涉日俄之處分滿蒙，已瞭然可見。於列強中，求一左袒中國之大國，厥惟美。美國者，對於中國素持和平主義，反對日俄在滿蒙之特權者也，宜今可與中國以助力矣。然而美國今亦自處於愛莫能助之地，以多方譏間，美人亦疑吾現狀不支，且美在中國僅有經濟上之關係，對於英、日、俄三國結合而爲政治之侵略，絕難獨力對付。故吾人思想中以爲可得美國牽制之者，今乃無效。吾人對於日俄新協約之成立，外交界所表現之大勢如此，能不爲之神飛心碎乎？嗚呼！邦人君子，曷亟起自圖，共謀所以禦外乎？警惕猛進，或尙有挽救之地步。不然坐待瓜分之至，寧有幸哉？」（註三）

註一：「東方雜誌」九卷二號。

註二：參見傳啓學：「中國外交史」第十一章第二節。

註三：民國元年七月二十七日上海「民立報」（第六四二號）。

九日 袁大總統通令勸告各政黨蠲除成見，同扶大局。

令文曰：

「民國肇造，政黨勃興，我國民政治之思想之發達，已有明徵，載諸從前帝政時代，人民不知參政權之寶貴者，何止一日千里，環球各國，皆恃政黨，與政府相須爲用。但黨派雖多，莫不以愛國爲前提，而非參以各人之意見。我國政黨，方在萌芽，其發起之領袖，亦皆一時人傑，抱高尚之理想，本無絲毫利己之心，政見容有參差，心地類皆純潔。惟徒黨既盛，統系或歧，兩黨相持，言論不無激烈，深恐遷流所極，因個人之利害，忘國事之艱難。方

民國初興，尙未鞏固，倘有動搖，則國之不存，黨將焉附？無論何種政黨，均宜鑷除成見，專趨於國利民福之一途。若乃懷挾陰私，激成意氣。習非勝是，飛短流長，藐法令若弁髦，以國家爲孤注，將使滅亡之禍，於共和時代而發生。揆諸經營締造之初心，其將何以自解？興言及此，憂從中來，凡我國民，務念閱牆禦侮之忠言，懷同室操戈之大戒，折衷眞理，互相提携，忍此小嫌，同扶大局。本大總統有厚望焉。」（註一）

外交部總長陸徵祥、財政部總長熊希齡向英、法、德、美、俄、日六國公使商議大借款，因六國銀行團不允放寬條約，交涉陷於停頓。

熊希齡以改革鹽課，向六國銀行團商訂借款，未能如願。十一日民立報所載路透電曾有記載，其文如下：

財政總長熊希齡昨日下午致書六國銀行團，其大旨如下：

前月十二號余致貴團書，嘗謂討論借款合同之際，急應磋商墊款問題，故貴團代表於是月二十四日會議時，曾允電致倫敦議與中政府商訂借款英金一千萬磅，事逾兩星期，尙未接覆，現在各省急需款項，屢請政府協助，但借款未成，政府力難供應各省要需，此余所以昨日有續付墊款數十萬兩之請，詎意貴團不肯墊付所請之款，故余乃聲明不續付墊款，則不得不通告各省令其自行設法籌款，或待中政府另籌他法，以濟彼等要需，余又說明當於九號或十號以文書證明余說。今特具函奉達，敬希貴團各代表審奪爲盼。再者，中政府與六國銀行團之交際雖因前事而受影響，然俟貴團接得總部覆示後，竊信仍可續行會議，以期貴團仍得供應中國將來所需之款也。

中政府改革鹽課之計畫今探悉如下：

政府擬將鹽場租戶所出之鹽盡行併入每擔加稅洋二元後，再行售與商民，俾得總攬稅務，而免產主與商民通同舞弊，一二年後，擬將內圍鹽場收歸國有，在沿海各省設立新式鹽廠，仿荷蘭之法製造鹽磚，行銷各處。按從前鹽稅每年約收銀四千一萬兩，每擔徵稅銀二兩五錢，熊希齡豫算由政府專賣後，雖將來每擔稅額僅及目下之半數，而收入可增一倍有奇，蓋奸商自此將無從漏稅故也。且謂將來設立鹽廠每所約需銀五萬兩，至是收入稅額更可大增云。

中華民國元年 七月九日

中華民國元年 七月十日

三二

昨日六國公使與國務總理陸徵祥會晤時，熊總長向各公使宣述改革鹽政辦法，此事始爲外人所知。（註二）

註一：民國元年七月份「政府公報」命令第七二號。

註二：民國元年七月十一日上海「民立報」（第六二六號）。

十日 教育部召開臨時教育會議。

教育部爲徵集全國教育家意見，以謀教育事業之發展，特發起臨時教育會議，由教育總長主持，開會於北京。會員員額分四項：一、由教育總長延請者，三十人，實到二十四人。二、由各省及蒙、藏各推舉二人，華僑一人。三、由教育總長於直轄學校職員中選派者。四、由教育部咨請內務、財政、農林、工商、海、陸軍各部派出者。其總額爲八十六人，會期一月。是日午前開會。當舉定王劭廉爲正會長，張壽春（卽張伯苓）爲副會長。由教育部及議員提出之議案共九十二件，計議決者二十三件。一、學校系統案。二、祀孔子問題案。三、教育宗旨案。四、地方教育會議組織法案。五、師範學校令案。六、小學校令案。七、各學校學年學期及休業日期之規定案。八、學校職員分職任務規程案。九、儀式規則案。十、中學校令案。十一、劃分學校管轄案。十二、學生制服案。十三、中央教育會議組織法案。十四、專門學校暫定計劃案。十五、教育會組織綱要案。十六、國歌案。十七、小學教員俸給規程案。十八、採用注音字母案。十九、實業學校令案。二十、專門學校令案。二十一、大學校令案。二十二、學校管理規程案。二十三、劃分大學區案。（註一）

附錄：教育會議之重要議案

教育部此次交出於臨時教育會議議案共二十餘件，內分五種：（一）學校統系。（二）各校規程。（三）教員檢定試驗優待及各項教育行政章程。（四）社會教育事項。中以國語統一爲最要，選錄三四議案之要點如左：

(一) 學校統系草案

據教育部原案說明海內教育家所主意見，共分三說：

(甲) 四級制 定初等小學四年畢業爲義務教育，升入高等小學四年畢業，升入中學三年級，或二年畢業升入中學一年級。中學五年畢業，大學六年畢業（含預科三年），統計修業年限爲十七年。

三年級……………四年
預科……………三年
大學三年……………中等五年……………高等小學四年……………初等小學四年
一年級……………二年

(乙) 五級制 定初等小學四年畢業爲義務教育，升入高等小學。高等四年畢業，升入中學三年級，或兩年畢業，升入中學一年級。俱與上同，惟定中學修業期爲四年，又別設高等學校三年畢業，大學三年畢業，統計修業年限爲十六年。

三年……………四年級
大學六年……………高等學校三年……………中學四年……………高等小學四年……………初等小學四年
一年級……………二年

(丙) 三級制 定小學五年畢業爲義務教育（不分初高等），升入中學三年級，或在小學修業三年升入中學一年級。中學七年畢業，大學六年畢業（含預科三年），統計修業年限爲十六年。

三年……………三年級……………五年
大學六年……………中學七年……………小學五年
預科……………一年級……………三年

右列丙法與德國學制略近，恐中小學年限長，社會經濟有所不逮。乙法則似日本數年前之舊制，而多立高等學校，亦於地方財力有煩費之弊。惟甲法參酌二制，與今日社會程度較適當焉。以故教育部所宜第三次稿如左：

中華民國元年 七月十日

中華民國元年 七月十日

三四

廿三 廿二 廿一 二十 十九 十八 十七 十六 十五 十四 十三 十二 十一 十 九 八 七 齡年

				大			
				學		專	
				校		門	
				(預科)		學	
師				校		校	
範				中			
學				學		甲種	
校				校		實業	
(預科)						學校	
				高		乙種	
				等小學校		實業	
補習科						學校	
				國			
				民			
				學			
				校			

說明：

前列第二次草案，於義務期限之規定，以及廢去高等學校，改為大學預科，俱為救舊制之失，酌時宜之中，大
致盡善，無可置議。然其中尚有二端應商榷者，即人民就學在中等程度以上，志在大成，修業期限不妨稍久，而在
普通學校稍求智識，便即營生，修業期限不妨稍短。今觀前列草案，則其結果適與此反，如定大學預科為二年畢業
，期限過短。在今中等教育未普及時，外國語程度不足，欲於此二年中修畢一二國文字，以與大學課程銜接，則必
勞而無功，其不合者一也。如定高等小學為四年畢業，又嫌期限過長，凡高等小學畢業之人，大半升入專門學校，
以冀修得職業應用於世，故欲定高等小學之期限，但使生徒學力能入專門學校已足（日本制修畢初等小學六年即得
入專門學校）。若徒事延長，在父兄則憂負擔之過重，在子弟亦慮成效之難期，而社會一般職業，又不能早得才智
之士助其營業發達，其不合者二也。欲救斯弊，故特改為今制，於高等小學減少修業期一年，即在大學預科增多修
業期一年。如此規定，總計畢業期限仍不逾十七年。而在人材教育，與國民教育遂覺各得其宜，似賢於前制遠矣。
他如中學修業四年，大學本科三年或四年，以及師範學校專門學校各年限，俱如前制，茲不贅。

(一)學校不應拜孔子提議案

前清學堂管理通則有拜孔子儀式，施行以來，窒礙殊多。孔子並非宗教家，尊之自有其道，今乃以宗教儀式崇奉於學校之中，名為尊孔，實不合理。此學校不應拜孔子之理由一。

教育與宗教各有目的，不宜強合為一，今以似是而非之宗教儀式行於學校，既悖尊孔之義，尤乖教育目的。此學校不應拜孔子之理由二。

憲法公例，信教自由為三大自由之一，今以學校拜孔子之故，致令他教之子弟，因信仰不同，不肯入學，既悖憲法公例，尤於教育普及大生障礙。此學校不應拜孔子之理由三。

有此三理由，故學校之中，宜將此項禮儀刪去，候公決施行。

(二)劃一男女學生冠服案

一、宜崇質樸。

二、宜使簡便易行。

三、劃一宜自高等小學校始。

四、劃一冠服，服但以顏色為區別，不問質料，惟質以採用國貨為主。

準上理由，定全國男女學生冠服之制如左：

高等小學校以上男生制服：

一、男生即以操衣為制服。

二、冬季。

操帽黑色。

操服黑色，袖緣黃帶一條。

操褲黑色，袴脚左右綴黃色直線一條。

三、季暑。

中華民國元年 七月十日

中華民國元年 七月十日

三六

操帽頂加白套。

操服白色袖緣黑帶一條。

操袴白色，袴脚右左綴黑色直線一條。

四、學生弗論在校內校外，一律著操服著長衣。

五、各學校可特製帽章頒給學生，綴於帽端，以爲該校之徽識。學生轉學時，祇換帽章，不換制服。

高等小學校以上女生制服：

一、女生卽以常服爲制服。

二、寒季。

外罩黑色衫袴。

三、暑季。

白色衫袴。

四、女生十五歲以上著裙，裙用黑色。

五、各學校可特製襟章頒給學生，佩於襟前，以爲該校徽識，學生轉學時，祇換襟章不換制服。

四劃分大學區議案

以我國疆域之廣，人口之衆，揆諸歐美制度，分爲百區，猶嫌不足，而就目前財力及國民程度設想，專辦一校，尙難完備，又奚貴有此多設學區哉，故爲實事求是起見，所擬大學區暫以十年爲限，十年後國民程度日高，財力日裕，自不能不從事擴張。至現時區劃之法，當根據三大要素。

一、現有各省高等學校以上學生之總數。

二、現有各省高等學校以上教育經費之總數。

三、地理上交通便利之點。

據最近（前清宣統元年）教育統計表，全國高等學校以上學生（高等專門不計）約六千人，占額最多者，爲直



隸、江蘇、廣東；次多者爲山西、福建；又次者爲四川、湖北、陝西、山東。其關於學生人數之實況如此。又據同表，全國官立大學高等及方言學堂（高等專門不計），每歲支出經費，約一百六十萬兩。是等支出費之多寡，就各省分別考之，皆與學生人數有正比例。其關於教育經費實況，又如此。

又據地理而論，各皆距離廣遠，不能不藉河流鐵路以爲交通。我國本部湖北而南，分爲黃河、揚子江及珠江三大流域，其高等教育最發達者，黃河流域則有直隸，揚子江流域則有江蘇，珠江流域則有廣東。此外握全國鐵路之總匯者，則有湖北之武漢，湖北高等教育雖遜於山西、福建二省，然交通便利則遠勝之。其關於地理上之實況，又如此。

本此三大要素，於是我國大學約可分爲四區。

第一區包括京師、直隸、山東、山西、河南及東三省，而以京師或天津爲大學本部。內外蒙古暫歸第一區，日後教育發達，再行區分。

第二區包括江蘇、安徽、浙江、江西諸省，而以江南之南京爲大學本部。

第三區包括廣東、廣西、福建、雲南、貴州，而以廣東之省城爲大學本部。

第四區包括湖北、湖南、四川、陝西、甘肅，而以湖北之武昌或漢口爲大學本部。新疆西藏暫歸第四區，日後再行區分。

照此區劃，則現時所能收入之學生數，在

第一區 約二千四百人

第二區 約一千一百人

第三區 約一千四百人

第四區 約一千一百人

區劃既定，當從事著手辦法。茲擬：

第一區如能將北京、北洋兩大學合併，固屬大佳，苟不能辦到，不妨分立，但令兩校所辦分科不相雷同。監督機關歸於一處，則與一校無異也。

中華民國元年 七月十日

中華民國元年 七月十一、十二日

三八

第二區大學宜就南京原有之高等學校擴充。

第三區大學宜就廣東原有之高等學校擴充。

第四區大學宜就武昌原有之高等學校擴充，或在漢口創建。

至以經費而論，應將全國歲出高等教育費一百六十萬兩移撥充用。北京及各省向有高等學校，除現在大學區內併入大學校合辦外，其餘一律停辦，再行斟酌地方情形，改辦專門學校。

大學預科應附設大學校內，不必另行分區。（註二）

征藏總司令尹昌衡率兵出征西藏，節節勝利；駐北京英公使照會我外交部阻止我軍入藏。

征藏總司令尹昌衡率領川滇軍二千五百人出征侵擾川邊之藏軍，節節勝利，藏軍潰退入藏。英國見我軍勝利，恐我軍大舉入藏，遂由駐北京英公使照會我外交部阻止我軍入藏。（註三）

註一：「教育雜誌」四卷六期。

註二：黃遠庸：「遠生遺著」卷一，一七七—一八四頁。

註三：「東方雜誌」九卷二號。

十一日 交通部與德華銀行訂立津浦鐵路臨時墊款合同，總額九十萬零四百鎊。

十二日 袁大總統通令崇信義，戒欺詐。

令曰：

「國勢興衰，視民德之純漓爲標準。世界雄駿之國，其民俱有崇信義重然諾之風。若有以誑語相譏者，若撻市

朝，引爲奇辱。蓋無信不立，聖門之法言；巧言如簧，詩人之大戒。自叔季涼薄，習爲欺謾，爾詐我虞，朝三暮四，信誓旦旦，俄頃卽忘，讒口囂囂，更相蒙蔽。今當民國伊始，將欲滌瑕盪穢，必先喚起良知。凡屬詐僞行爲，卽是干犯刑律，自古開國之初，未有譟張爲幻而可以長治久安者。誠以禮義廉恥，國之四維，四維不張，國誰與立。爲此申儆全國，宜崇質直之風，毋蹈詭譎之習，洗心革面，咸與維新。」（註一）

袁大總統通令各省遵守從前與各國所訂條約。

令曰：

「方今萬國並峙，所賴以保持和平者，惟在信守條約，勿相侵越。民國肇造以來，迭經宣布列國，將從前條約繼續遵守。幸賴各國坦懷相與，力贊共和，民國丕基，於焉永奠。大信所在，豈容或渝？現在國內秩序，雖有回復之象，而對於列邦，尤須講信修睦，乃可鞏固邦基。安危存亡，胥視乎此。須知我國此次脫離專制，改建共和，實千載一時之會。當此破壞已終，建設伊始，前途遼遠，險象方多，自今以往，正國家禍福之所由分，亦吾人功罪之所由判。凡我國人，各宜履薄臨深，互相誥誡，著各省都督，各地方長官，各率所屬文武軍民，講究約章，切實遵守，勿得稍有違犯，致失大信於天下，而陷國家於危險之途。特此通告，其各懷遵。」（註二）

袁大總統通令各省行政官暨省議會蠲除意見。

令曰：

「民國建設，甫在萌芽，上下一心，官民協力，滌嫌蠲忿，乃克有成，凡我國民所共當猛省者也。各省議會立於監督官廳之地位，論名義則顯相對待；論事實則隱相維持，若行政官廳日在憂讒畏譏之中，朝不保暮，必至百事廢弛。放棄職權，地方秩序，無以保持，人民將何所託命？卽在議會，若惟抵瑕蹈隙，使賢智之精神才力，銷磨於言論爭執之間；而國家觀念，轉形薄弱；民間疾苦，未遑調查，亦豈代表人民之本意？數月以來，各省行政長

中華民國元年 七月十二日

中華民國元年 七月十二日

四〇

官與該省議會，或因權限而啓紛爭，或因意氣而生衝突，始由誤會，繼走極端，既無曲諒之誠，復鮮交讓之美。本大總統自惟薄德，不能使我邦人士庶化洽太和，內疚於懷，不可終日。要知政府保障民福，議會疏通民情，分雖各殊，道無二致。若彼此抨擊，暗鬭弗休，何異言居而毀其室家？言行而棄其輓輒？特此佈告各省行政長官及各省議會，務宜共體時艱，互相提挈。官有不及，則人民擁護而進爲後援；民之所欲，則官吏盡力而助其發展。勿膠成見，勿挾私圖，庶幾開誠布公，以漸臻於大同之治。」（註三）

袁大總統任命黎元洪等爲湖北等十省都督。

湖北、湖南、福建、浙江、江西、四川、陝西、廣東、廣西、雲南等十省都督均係光復後由各省自行推定，本日由袁大總統正式任命。令文曰：

「各省統一以來，秩序漸就恢復，各該都督綏靖地方已著成績，除業經任命之各都督外，亟應正式任命以專責成。茲任命黎元洪領湖北都督事；譚延闓爲湖南都督；孫道仁爲福建都督；蔣尊簋爲浙江都督；李烈鈞爲江西都督；尹昌衡爲四川都督；張鳳翽爲陝西都督；胡漢民爲廣東都督；陸榮廷爲廣西都督；蔡鍔爲雲南都督，其各整肅軍旅，保衛閭閻，肇造民國之丕基，共扶艱危之大局。」

又令：

「尹昌衡現在出差查辦邊事，四川都督仍著胡景伊護理。」並任命張培爵爲四川民政長。（註四）

宋教仁發表公開信，解釋北京報紙錯誤之記載。

當唐紹儀辭職之初，北京、上海報紙即傳宋教仁將繼起組閣，輿論頗表好評。（註五）共和黨因復發動其有關報紙大肆誣謗，謂唐之辭職乃宋所排擠，蔡、王、王三總長之同時請辭亦宋迫挾，且牽及章炳麟宣言宋有總理之才前事。蓋共和黨以擁熊排唐爲目的，自不容宋出而攫去此席也。是日，宋教仁乃

藉「民立報」發表公開信，說明本身立場：

「亞細亞日報、國民公報、民視報、北京時報、中國報均鑒：連日讀貴報，載關於鄙人之事，諸多失實，敢爲一言。自總理更迭問題發生，蔡王諸君與弟即主張全體辭職，退而在野，即同盟會亦同此意見。乃貴報謂弟自運動爲總理，甚且牽及湯君化龍。請貴記者詳加訪察鄙人所素識在京之人有曾受鄙人此等運動者否？若有之，即請指出其人。即同盟會間有主張政黨內閣者，又何嘗即指鄙人爲總理耶？又謂唐少川之走，爲鄙排斥，尤非實事。此事間之各國務員便知詳細，若不信則問之唐氏，更容易洞曉，無容弟自辨也。又謂鄙人在南京時，截留湘款六萬運動總理，並主張採用法國制，大宴參議員，親往鄂運動黎副總統，此等事若皆真實，則必有其相手方，亦請貴報電詢湘都督副總統，並面詢各參議員，果有此等實事否？至主張採用法國制，雖確有之，然中國究竟應置總理與否，識者當知之。弟之主張豈即自爲謀耶？且當日在南京所擬之總理，實爲黃克強君，豈尙不可以證明耶？又謂鄙人迫挾同盟會之國務員辭職，此事亦容易查明，請貴記者詢之蔡君元培、王君寵惠、王君正廷等三君之辭職果鄙人所迫挾乎，抑三君自由之意志乎？固不必待鄙人之明辨也。總之，當此羣言淆亂黨爭劇烈之時，往往論人論事易走於感情與誤會。明知諸公皆以黨見之故箭在弦上，不得不發，然以攻擊個人爲黨爭之唯一利器則有失言論機關之價值，亦非大新聞之所宜出，方今時事日非，外交上危機日迫，內治上整理無術，吾人乃日日爲處巢之燕雀，爲相持之鵲蚌，何所見之不遠耶？竊謂今日黨爭之法只宜以政見爲標準，即有人欲組織內閣，只問其政見之宜不宜，不當問其人之屬於何黨。鄙人無似，實不敢有此希冀，目下之計，只欲閉戶讀書，以預備將來，何必如是咄咄逼人耶？敢布腹心，諸維鑒察，敬候撰安。宋教仁頓首。」（註六）

註一：民國元年七月份「政府公報」命令第七四號。

註二：同註一。

註三：同註一。

註四：同註一。

中華民國元年 七月十二日

中華民國元年 七月十三、十四、十五日

四二

註五：民國元年七月五日上海「天鐸報」：「中央變局記」，及同年同月三日上海「民立報」之報導。

註六：民國元年七月十二日上海「民立報」（第六二七號）。

十三日 駐美代表電稱美政府改訂待遇華工新律。

美政府改訂之待遇華工新律，其大致：

(一)華工來美，概不禁制。

(二)此後在美工作華人，照別國同一待遇。

(三)合例登岸之華人，倘有被阻情形，准華人上控。

(四)菲列賓、布哇兩處，不准禁止華工入境。

(五)禁工條約既定，准華官會同美官查驗護照。(註一)

註一：「東方雜誌」九卷三號。

十四日 步軍統領烏珍病歿出缺，袁大總統任命江朝宗署理。(註一)

袁大總統准西寧辦事大臣慶恕開缺回旗，任命西寧鎮守使馬福祥兼署，改稱

青海辦事長官。(註二)

註一：民國元年七月份「政府公報」命令第七七號。

註二：民國元年七月份「政府公報」命令第七六號。

十五日 袁大總統令准財政、司法、教育、農林、工商五總長辭職，由趙秉鈞代理財政總長；次日又令教育、農林、工商、司法四部均由次長暫代。

是日，袁大總統對財政總長熊希齡、司法總長王寵惠、教育總長蔡元培、農林總長宋教仁、署工商

國史館

Academia Historica

總長工商部次長王正廷等辭職均予照准，並命內務總長趙秉鈞代理財政總長、工商部參事張新吾代理工商部次長。十六日令准司法次長徐謙辭職，任命王式通代理司法次長；又令教育、農林、工商、司法四部皆以次長暫行代理。（註一）

南京國民捐總會代理幹事長張光曦來滬晉謁黃興，請設國民銀行。

黃興居滬，與國父商談發展實業計劃，本日南京國民捐總會特派代理幹事長張光曦來滬請示，黃興等遂商定籌組國民銀行，以儲滙民力。（註二）

駐京俄使以新疆策勒俄籍回民被害要求賠償及懲辦罪犯。

據俄使照會稱：三星期前，喀什噶爾和闐附近之策勒地方，中國官員要求該處居民領袖至署拜謁，回民不從，集議於其族長家內。時有華人羣聚該族長家，族長開鎗擊斃羣人一名，於是羣人放火焚燒該屋，有回民百人被焚斃命等語。嗣經國務院電致該地詢問情形。據復稱：回民首領山特阿芬地於某日行抵策勒，忽有華人數名遭其毒撻，地方官派人往詢鞭撻之理由。當時羣人攢聚，冀伸公道，該回長遽出短銃轟擊，致斃特派員從者二人，傷二人，羣人不平，乃與搏鬥，毆斃該回長手下之俄民數人。旋由政府照復俄使，允為賠償懲辦。（註三）

俄國共產黨首領列寧發表「中國的民主主義與民粹主義」評論國父之革命主張。

列寧在涅瓦明星報第十七期刊載國父所著「中國革命底社會意義」一文，並撰文「中國的民主主義

中華民國元年 七月十五日

四四

與民粹主義」作為對前文之評論。國父原著尙待查證，惟細繹列寧文中所提引者，似即為三月間國父用英文發表之「中國之第二步」。列寧文中讚國父為「革命的民主主義者」，所提政綱為「帶有共和國要求的完整的民主主義」、「一個真正偉大的人民底真正偉大的思想體系」，但文中又誤解國父之主張，前後矛盾，不能自圓其說。（註四）

附錄：蘇俄的東進政策

辛亥革命成功，清帝遜位，此時布爾塞維克的前身「俄國社會民主工黨」(The Russian Social Democratic Workers' Party) 在巴黎舉行會議，對中國的革命表示歡迎，宣稱「中國革命的深長意義導致亞洲的自由，並予歐洲資產階級的霸權以打擊。本會暨俄國的勞動者，茲表深切的興奮與充分的同情，向共和的中國致敬，並對支持沙皇政策的俄國自由黨加以譴責」。這段文字極富煽惑性，而且對辛亥革命的性質儘量加以曲解。列寧對有關中國革命的問題，尤為注意，在一九一七年以前，屢次為文論述中產階級在中國革命運動中的地位、民族主義的影響、農民的條件以及「跳越資本主義發展的階段，直接自封建制度進入社會主義的可能性」。從他的論調中，足證其居心叵測，早已釐訂了俄國「十月革命」後侵略中國的計劃藍圖。民國元年（一九一二年）七月十五日，列寧在「涅瓦明星」報第十七期，刊載孫中山先生所著「中國革命底社會意義」一文，並撰文加以「註解」。他一方面盛讚中山先生的政綱為真正熱心共和，是「一個偉大民族的偉大理想，不僅不滿傳統的束縛，嚮往自由與平等，而且對中國傳統的壓迫者展開抗爭」，並將辛亥革命與十八世紀末葉的法國革命相比擬；但另一方面却認為清廷雖被推翻，政治與經濟秩序的再建並未達成，中國的中產階級亦未能鞏固其力量，並誣蔑中山先生的觀點純係「空想」。觀列寧的言論，前後矛盾，難以自圓其說，其險毒的用心可知。他又談到中國勞動者的活動，略稱：

「中國愈落後於歐洲、日本各國，則愈加深其衰弱的徵兆與國內的腐敗，惟有藉革命羣衆的豪勇，才有可能使其革新復元。在政治方面，勝任的創建中國的共和政體；在土地方面，經過土地國有的階段，獲得資本主義者加速的發展。不論它是否將會成功，那是另一樁問題。不同的國家在它們中產階級的革命中，所產生的民治主義的水準

，亦各不相同，並且含有最富變化的組合。中國的局面勢將由國際情勢與國內相當的社會力量來決定……最後，因為在中國類似上海的都市的數目將增加，中國勞動階級也將增長起來。那或許會形成某個或另一個中國社會民主工黨 (Chinese Social Democratic Workers' Party)，它在批評孫逸仙博士小資產階級空想和保守的觀點之時，必將細心的辨別、保護和發展它的政治和土地綱領底革命民主的核心 (revolutionary-democratic core)」。○

列寧的這一段話，可說是他將來對華政策綱要的草稿，也就是侵略中國的戰略基本原則。他的要點有四：第一、支持孫中山先生與中產階級的改革者，反對君主的與半封建的集團。第二、發展純粹的中產階級革命，到達一種土地均分的計劃。第三、加速資本主義的轉變。第四、假借中國勞動階級的名義，製造所謂「中國民主工黨」，實際上就是後來的中國共產黨，用以反對並破壞中山先生所領導的革命運動，使之變質。這就是列寧為什麼一面想利用中山先生三民主義的旗幟，一面又誣蔑中山先生的政綱為「空想和保守」的理由。(註五)

註一：民國元年七月份「政府公報」命令第七七、七八號。

註二：民國元年七月十五日上海「民立報」(第六三〇號)。

註三：「東方雜誌」九卷三號。

註四：王聿均：「中蘇外交之序幕」二—四頁。

註五：同註四。

十六日

袁大總統公布法典編纂會官制。

法典編纂會官制凡八條，全文如左：

第一條 法典編纂會掌編纂民法、商法、民事訴訟法、刑事訴訟法，並上列附屬法，及其餘各項法典。

第二條 法典編纂會，會長一人，由法制局局長兼任。

第三條 法典編纂會，設纂修八人，掌編纂事宜。

第四條 法典編纂會酌設調查員，調查中外法例，助理編纂事宜。

中華民國元年 七月十六日

中華民國元年 七月十六日

四六

第五條 法典編纂會設事務員二人，掌理文書、會計及庶務，由會長委任。

第六條 法典編纂會爲繕寫文件及其他庶務，得酌用雇員。

第七條 法典編纂會俟法典完成即行裁撤。

第八條 本制自公布日施行。（註一）

袁大總統任命靳雲鵬爲陸軍第五鎮統制，並會辦山東軍務。（註二）

中國同盟會與共和黨、統一共和黨舉行政治談話會。

同盟會與共和黨、統一共和黨爲內閣事在財政學堂開政治談話會，出席三黨黨員二十餘人。首由吳景濂宣告宗旨謂：本會討論之事應以國家爲前提，勿論何黨，不能單純持本黨意見，衆贊成。各黨均有演說。宋教仁言：此次決議不加入內閣爲同盟會內一種法律，各黨亦應尊重。（註三）

中國同盟會開全體職員會，討論有關會務，並表決胡瑛、沈秉堃、孫毓筠不加入內閣。

同盟會開全體職員會，提議五條：

（一）研究本會進行方法，由代理主任幹事魏宸組提議擬改定名稱，組織完全政黨。多數謂現值各黨競爭劇烈之時，本黨若稍有動搖，恐他人利我改名而分勢力，其危險有不堪設想者，俟開大會時再行表決。

（二）商訂大會日期，決下星期日舉行。

（三）妥議對待國民公報案，決通電各支部。

（四）教育會代表李陳述意見，挽留蔡元培。

(四) 表決胡瑛、沈秉堃、孫毓筠不加入內閣，因日前袁總統以胡、沈、孫加入國務員，惟本黨全體堅執前議，三人亦恪守黨議不願加入，並擬先函告袁大總統預阻委任。(註四)

註一：民國元年七月份「政府公報」法律第七八號。

註二：民國元年七月份「政府公報」命令第七八號。

註三：民國元年七月十七日上海「民立報」(第六三二號)。

註四：同註三。

十七日 袁大總統令改東三省都督為奉天都督，毋庸兼轄吉林、黑龍江；東三省外交事項由吉黑都督會同奉天都督辦理，軍政事項除關涉國防直接中央外，其保衛地方、剿辦盜匪應歸吉、黑都督專辦，毋庸會商奉天都督。

本案前由參議院議員提議奉吉江三省都督仿照內省，一律平權，經院公決咨請總統施行。總統以三省之外交軍政與內省不同，咨院覆議。旋准覆稱，准咨到院，經本院參議員等，將本院議決原案提出修正，先後交特別委員會併案審查。經於七月十一日常會討論，僉以此案除三省民政由三省都督分別自行辦理，不相兼轄，已得大總統同意，毋庸置議外，其外交、軍事兩端，東三省逼處強鄰，外交事項，動關緊要，與他省情形迥殊，應仍照向例，由吉江都督會同奉天都督辦理。至軍政除關涉國防，應令三省直接中央外，其保衛地面、勦辦盜匪，應歸吉江都督專辦，毋庸會商奉天都督，以期敏捷，免誤事機。此係官制未更改時暫行辦法，俟地方官制頒行後，仍遵各省通例辦理。以上各節，均經公衆可決，應即咨請查照公布施行。遂由總統發令公布。(註一)

臨時稽勳局致電各省都督：以原擬在各省設置分局已經參議院在官制中刪除

，為便利計，暫在各省設立調查會。

臨時稽勳局官制原案有酌設分局於各省一條，經參議院議決刪去。局長馮自由以各省缺一調查機關，則中央無所依據，賞卹一事無從著手，特通電各省暫在各省設立調查會，定名為臨時稽勳局某省調查會，以為該局調查機關，暫由各省都督酌辦。其已經設立之分局、分會等名稱一律更換。（註二）

臨時副總統兼鄂軍都督黎元洪藉謀叛罪名捕殺湖北首義軍官祝制六、江光國、滕亞江。

江光國，湖北漢川人，入陸軍第八鎮三十二標二營，任班長。參加羣治學社，潛謀生命，後改組文學社，光國任三十一標，代表武昌首義率同志奪四十一標子彈庫，佔領蛇山，掩護砲隊擊督署，清吏逃，武昌光復。民國成立後，辭去軍職，仍進行文學社社務，都督黎元洪忌之，捕光國、祝制六與滕亞江三人於武昌，同時遇害。（註三）

祝制六，湖北荊門人，入日知會，起義前任四十二標代表。首義時，光復漢陽，據兵工廠，最努

力。滕亞江，湖北漢川人，三十一標，入文學社（註四）。三人於武漢光復，均著功績，未以一年，竟以謀反罪死之。據報刊發表之經過如次：

黎元洪據偵探密報，有軍官祝制六、江光國、滕亞江等人，煽惑軍界，假改革政治為名，希圖推翻軍政、民政二府，破壞各司。即經調集近衛軍並飭軍警將祝、江、滕三人分頭拿獲，搜出檄文、佈告、文書、名冊、徽章、令旗、傳單、請願書等項證件，當將三人正法。次日，復在漢口法租界，續獲亂黨多名，黎都督不欲深究，特出示剴切勸告，並將搜出名冊立時銷燬，以免牽累。（註五）

註一：民國元年七月份「政府公報」命令第七九號；「東方雜誌」九卷三號。

註二：民國元年七月份「政府公報」公電第八一號。

註三：「革命人物誌」第二集八九—九〇頁。

註四：李廉方：「辛亥武昌首義記」第三〇—五一頁。

註五：「東方雜誌」九卷三號。

十八日 袁大總統公布修正各部官制通則。

各部官制通則共二十條規定，各部設總長、次長各一人，置總務廳及各司。（註二）

袁大總統令公布修正國務院秘書廳官制。

國務院秘書廳官制共七條規定，秘書廳設秘書長一人，僉事、主事各六人。（註二）

袁大總統令公布法制局官制。

法制局官制共十條規定，其職務爲一、承國務總理之命擬訂法律命令案。二、對於法律命令，有應制定、廢止或改正者，得具案呈報國務總理。三、審定各部擬訂之法律命令案。（註三）

國務總理陸徵祥出席參議院發表政見，並提出周自齊、章宗祥、孫毓筠、王人文、沈秉堃、胡惟德六人爲國務員徵求同意。議員以陸發言鄙俚，無一語及於政策，全院大爲詫異。是日，未即舉行投同意票。

袁大總統咨請參議院同意國務員，擬任周自齊爲財政總長、章宗祥爲司法總長、孫毓筠爲教育總長、王人文爲農林總長、沈秉堃爲工商總長、胡惟德爲交通總長。本日參議院開會，陸徵祥初次出席院會發表政見。先是，國人以陸徵祥久居外國，嫻於外國語言，與外人周旋有度，甚副時譽，國人因其虛譽



，亦以外交家目之。當其到院時，全院肅然起敬，以陸對於民國大政必有以鑒衆望者。乃陸登壇後，無端提出開菜單、做生日、不吃花酒、不打牌、不送禮種種鄙俚瑣瑣言詞，始終無一語及於大政方針，全院大爲驚異失望。羣以民國正值艱危時代，總理如斯，國務何堪設想？乃決定改期舉行投同意票。茲附錄是日參議院第四十一次會議速記錄有關本案者如後，以資參證。

參議院第四十一次會議速記錄

七月十八日上午九時三十分開議。

議長吳景濂主席，議員出席者九十五人。

議長 今日大總統有咨文到院，擬任命國務員求本院同意。

秘書長宣讀大總統咨文

議長 大總統咨文擬任命國務員，今日可否投票，刻已電請陸總理十一鐘到院。

七號 (李素) 同意不同意可於明日投票，須經審查方爲慎重。吾輩到院非爲維持政黨而來，乃爲國家支撐危局而來，既受國民委託之重，須以國事爲前提。

二十七號 (戰雲霽) 本席以爲今天可以投票，何必更待明日？

四十五號 (劉成禺) 今日萬不能投票，大總統所擬任命之人，其生平事蹟大家還未能詳知，且今日議員未出席者尙甚多。

一號 (苗雨潤) 今日不能投票，大總統所擬任命之人能否勝任俱未可知，組織內閣不得不特別慎重，總以明日投票爲是。

二十七號 (戰雲霽) 既足法定人數即可投票。

五十七號 (宋汝梅) 二十七號之言太無理由，今日大總統有咨文來今日即投票，萬無是理。

八十號 (陳時夏) 對於國務員同意不同意乃參議院一種特權，議長既未預先通告，今日萬不能投票。

九十四號（秦瑞玠）國務員姓名尙未周知，何能投票？

議長 俱詳載於咨文，業經油印分送。

二十八號（張伯烈）大總統擬任命國務員，議長未發通告，議員不知者甚多，何能即刻投票？

議長 本席所以問大眾今日可否投票？

一百十號（丁世嶧）大總統咨文某部某人，其人能否勝任還須調查，今日不能投票。

四十五號（劉成禺）一百十九號（李述膺）互爲爭辯。

三十號（谷芝瑞）議長可以干涉議員之發言，議員不能干涉議員之發言。

議長 諸公發言均應遵守議事細則，否則不能維持秩序，既今日議員未出席者甚多，或可不必投票，俟明日再投亦可。

五十六號（彭允彝）俟陸總理到院說明之後再行投票爲是。

一百十號（丁世嶧）大家均未預備即行投票同意不同意，莫明其妙，豈非無意識之投票？

百二十三號（楊廷棟）陸總理或來或不來今天發一通告，通告之後明天或後天再行投票。

七號（李素）應仿照南京辦法先交審查，審查之後再行投票。

八十一號（金鼎勳）主張今日投票者有許多人，主張今日不投票者亦有許多人，請議長付表決。

七十二號（劉顯治）本員以爲無論何事均應前二日發通知，以便大家研究。如此重大之事，大家都應詳細調查方能投票，今既未先發通告，若當時投票何以對於未到諸君？

一百十三號（覃振）今日既提出於參議院即可投票，不可遲延，茲事並無法律上之關係，亦無討論之必要，

本員以爲事體關係重大愈速愈妙，今日可以投票。

百二十三號（劉彥）國務員事體關係重大，今日既經提出，原可以投票。俟十一鐘陸總理來院說明之後，今日下午投票亦可，明日投票亦可。若贊成者今天贊成，明天仍然贊成；不贊成者今天不贊成，明天仍然不贊成。

議長 頃接陸總理電話據云十一鐘準來，俟陸總理將六人歷史說明之後，或下午或明日再行投票，現在可按照

中華民國元年 七月十八日



中華民國元年 七月十八日

五二

議事日程先行議事。

五十二號 (谷鍾秀) 此事關係重大，須先登載於議事日程。今日臨時提出，下午投票似乎不可。若謂議員有未出席者即不能投票則不成理由，議員本應天天出席，無故不到，過在自己。陸總理來說明之後，明天即可投票。

四十六號 (李國珍) 應按照參議院法三十二條辦理，參議院議事日程由議長編定先二日通知各參議員，並登載公報。

四十八號 (王家襄) 當然登載於議事日程或變更議事日程。

五十六號 (彭允彝) 陸總理亦是國務員，何以當日投票時不變更議事日程？

四十六號 (李國珍) 雖未登載於議事日程，然而先有通知。

九十四號 (秦瑞玠) 應先付審查。

百二十三號 (楊廷棟) 俟十一鐘陸總理來說明之後再表決明天投票或後天投票，現在可先議事。

議長 現在先開議，俟十一鐘陸總理來再將議事停止，陸總理來說明六人歷史後明天再行投票。

二十三號 三十號 百十九號 四十五號 同時發言。

百十九號 (李述膺) 四十五號發言已過四次以上，請議長付禁止。

四十五號 (劉成禺) 本員並未發言四次以上，不可信口誣人，誣人者亦應禁止。

二十八號 (張伯烈) 一百十九號，不得干涉劉君之發言。

百二十一號 (陳同熙) 四十五號何以惡言傷人？

七十九號 (張耀曾) 劉君確已發言四次，須尊重議事細則為要。

議長 投國務員之票係國家之事，非個人之事，不可因此事而起衝突。今日之過全屬本席不能維持秩序，俟陸總理來院說明六人之歷史，明天再行投票，相差不過一日而已，若抱定主義以為同意者仍同意；不同意者仍不同意。

三十三號 四十八號 均請付表決。

三十號 (谷芝瑞) 無須表決，表決則必又起爭執，可先照議事日程開議。

議長 不可因此事彼此生意見，現照議事日程開議，即不表決，諸君以爲何如？

三十四號 (田駿豐) 相差不過一日，無須表決。

三十號 (谷芝瑞) 不能付表決。

二十三號 (盧士模) 何以不能付表決？

議長 陸總理現已到院，可請渠說明各國務員之歷史，並任用各國務員之意。

陸總理 徵祥今日第一次到貴院與諸君子相見，亦第一次與諸君子直接辦事，徵祥非常欣幸。徵祥二十年來一向在外，此次回來又是一番新氣象，當在外洋之時，雖則有二十年，然企望本國之心一日不忘。公使三年一任之制尚未規定，所以二十年中回國難逢機會，然每遇中國人之在外洋者，或是貴客，或是商家，或是學生，或是勞力之苦民，無不與之周旋，因爲徵祥極喜歡本國人。在衙署時不過一小差使而已，並無了不得，厨役一層，亦要煩自己之開單。此次回來本國朋友非常之少，尙望諸君子以徵祥在外洋時周旋本國人來對待徵祥，則徵祥非常厚幸。二十年間第一次回國僅三個月，在京不過兩星期。第二次回國還是在前年，在本國有十一月左右，回來之時與各界之人往來頗少，而各界人目徵祥爲一奇怪之人物，而徵祥不願吃花酒，不願恭維官場，還有親戚亦不接洽，謂徵祥不引用己人，不肯借錢，所以交際場中極爲冷淡。此次以不願吃花酒，不願恭維官場，不引用己人，不肯借錢之人居然叫他來辦極大之事體，徵祥清夜自思，今日實生平最欣樂之一日。在外國時不知有生日，因老母故世頗早，此回實可謂徵祥再生之日。以上所說之話，不在公事之內，今且言政事，今日徵祥到院爲說明提出國務員之理由，當時徵祥得大總統之厚意，蒙貴院諸君子之推愛，不得不勉爲擔任。任職之後，國務員相繼辭職，與大總統商量數四再三挽留，未能轉圜，不得已熊、蔡、宋、王四君准其辭職，還有工商總長陳其美君、交通總長施肇基君已經免其本官。後與大總統商議內務部、陸軍部、海軍部三部總長照舊外，擬任周自齊爲財政總長、章宗祥爲司法總長、孫毓筠爲教育總長、王人文爲農林總長、沈秉堃爲工商總長、胡惟德爲交通總長。外交總長一席此時尙無相當之人，暫由徵祥兼任。今且說明所以擬任數君之理由，周君在美國有十餘年之久，外交上甚有經驗，於財政上亦研究頗精。

當時未往東省之先，在北京度支部對於借款問題甚爲出力，將來民國之財政必然採用外國制度，則周君之任財政總長頗爲相宜。章君是法學專家，前清時代所定之法律皆其所擘畫，現在法制局所擬各種法律頗爲周詳，司法制度要從根本上改良，章君當之誠可大有作爲克展其學。孫君於哲學原理研究頗深，前後爲國家奔走幾十餘年，純粹以覺民爲宗旨，使其任教育部甚爲相宜。王君久在外省，主張民權，不肯沿用前清汚吏，其所持政策，社會上頗爲歡迎，使其任農林部必能融洽輿情，爲農林謀進行。沈君向在廣西、貴州等處，提倡實業不遺餘力，所以任工商部最爲相宜。胡君前在外洋，熟悉外情，於合同條約知之最精，將來交通部有訂立條約等件必能不誤其事。以上數君分任部務皆甚相宜，尙望貴院諸君子贊成通過，使內閣早日成立，因爲有數部總長十四日起已經不到部視事，當此存亡危急之秋，斷不能使內閣一日不成立，今日提出六君子甚望貴院諸君通過。

議長 各國務員之歷史並任用之意均已由陸總理詳細說明，可俟明日用投票方法以決衆意。現時間尙早，可續議事日程之次序討論。（註四）

註一：民國元年八月份「政府公報」法律第八〇號。

註二：同註一。

註三：同註一。

註四：民國元年八月份「政府公報」附錄。

十九日 參議院開會投票否決袁大總統所提六國務員。

袁大總統將所擬定各新國務員咨交參議院後，曾派國務院秘書長王廣圻往訪議長吳景濂，請其設法疏通，吳議長以所提出諸人多數不能同意爲對，王退告袁大總統及陸徵祥，知難通過，復致函參議院請暫勿投票，而參議院已定今日開會表決矣。本日開會時，吳議長景濂請假，湯副議長爾和主席，議員到九十八人，外賓女賓各二人，旁聽及新聞記者約百數十人。首由秘書長報告袁函，湯詢衆意。劉彥、李肇甫、谷鍾秀等議員僉謂：既擬定交院議決，今復函阻，幾同兒戲。該函應無效，仍請投票表決。全體

贊成，並決定陸總理暫兼外交總長，勿庸投票。（註一）投票，經張耀曾、谷鍾秀、殷汝驪、鄭萬瞻、彭占元監視開票。六人均未得過半數之同意票，票數如下：

財政總長周自齊同意三十五票，不同意六十三票。

司法總長章宗祥同意三十八票，不同意六十票。

教育總長孫毓筠同意十一票，不同意八十七票。

農林總長王人文同意四十一票，不同意五十七票。

工商總長沈秉堃同意三十七票，不同意六十一票。

交通總長胡惟德同意三十六票，不同意六十三票。（註二）

附錄：戴天仇撰「嗚呼共和之前途」

「此次否認新國務員事，昨已略論之，雖然以今日之情勢觀之，此次否認新國務員，其關係影響，較前此推翻唐內閣尤為危險，然而往事已矣，若不急究善後之策，恐內外之風潮，不生於唐紹儀之去，而生於新內閣之不能成立也。且現在之內閣，僅臨時期內之內閣矣，為時不過數月矣，欲洋根本解決，則正式之國務會，正式之內閣，為根本問題。若夫臨時期中，能成完全之政黨內閣固善，然而力苟不逮，則維持現在之狀況，以待正式國會成立之日，為解決之會，稍事遷就，亦顧全大局之一也。謹以昨電錄之於右，而閱者恍然大悟矣。」

（一）外交界忽生惡耗，列強謂中國無組織內閣能力，現將提議處分中國案，必欲逞其干涉手段，探聞桂太郎來華，於此事大有關係。

（二）袁世凱擬欲解散參議院，並授意禁衛軍隊干涉參議院，其命意則主張閣員不提出於參議院，合陸徵祥、段祺瑞、趙秉鈞、劉冠雄等兼理。並在總統府設秘書處，分財政、司法等股，即在內辦事，不交國務院。

觀前電，內外之險象，大約可睹矣。夫組織內閣固尋常事，內閣命運短促，亦非有特別可驚者，而外人所以竟謂中國人無組織內閣之能力者，蓋假此語以為干涉地步耳。外人之對中國，此種態度本慣用者，即無可借之辭，如

俄之於北滿、蒙古，日之於南滿亦竟以全力橫加侵略矣，何況有可乘之機乎？此外界之危象一也。袁氏之欲帝制自爲也久矣，然外則迫於大勢，內則制於約法，此其所以不敢公然爲獨斷之舉也。唐紹儀去，袁則利用陸徵祥。此次之組織新內閣也，明知參議院必起第二次之反抗，而固激成之，今則又利用此風潮，爲實行專制之張本矣。觀此行動，則心迹已露，殊難再掩，此內界之危象二也。不特此也，各地秩序，益形紊亂，蓋中國人民之性質，自治能力甚弱，中央一略有變更，則全國惶恐，莫所適從，而一切事業，皆將停滯，故中央政界風潮又激起經大恐慌之根源也。中國民生之苦已甚矣，再種此惡因，其將何以圖存？此又吾人之所深憂者矣。至於補救之法，以今日參議院之情形觀察之，大抵不外二法：

(一) 組織完全政黨內閣 今日參議院中，其勢力最大者爲共和黨。蓋共和黨議員之數，占四十餘人也。同盟會之議員數稍亞於共和黨，然以黨勢及黨史觀之，此二黨實恰立於極反對之地位者，前已論之詳矣。介於中者，則統一共和黨，然統一共和黨成立之原因，固爲共和成立後始發生者，其分子則多數皆同盟會，或與同盟會表同情者也。今統一共和黨之議員，又與同盟會有聯合之勢矣，果能互相提携，以組織完全之政黨內閣，則閣員中之衝突既免，而參議院中得一大多數之政黨以維持之，亦可免紛爭離析之弊，而政治上問題之解決，可以稍見敏捷。然於此有一最大困難問題在，則現在最重要位置之陸軍及財政二位置，袁世凱果能放手？否也。段祺瑞爲袁之私人，此固無須論者，此次擬任周自齊爲財政總長，亦以周可爲自用故耳。周自美歸，其入外務部也，袁世凱、端方力保之也。然周與袁尚無密切之關係者，袁能任段之退去耶？段能自居引退耶？袁之所恃者軍隊耳，段之所恃亦軍隊耳。苟同盟會而與統一共和黨聯合組織內閣，則此實一最大難關也，而況尚有極大政敵之共和黨在前，盡全力以反對者乎？

(二) 舉現在人望咸孚者組織內閣 此次組織之新閣員，實完全爲袁世凱之作用，陸徵祥特作傀儡耳，於是陸氏爲袁世凱政略所偏取，竟失參議院之信用。此次陸內閣竟不能成立者，蓋是故也，袁氏於組織此次內閣，一面則自擴其私圖，一面則敷衍同盟會之誠實而無大能力者一二人，以減同盟會之反抗，其手段之卑劣亦極矣。然事勢既已至此，陸必不能再留，而參議院亦不能再表同情於陸氏也。內閣空懸，國務廢弛，外事日急，內憂迭起，若萬一

陸去，而同盟會與統一共和黨之力亦不能即成內閣，則大局之危遂達極點矣。吾人允而平心靜氣，推於共和有功，而聲望亦著者，出而組織。外以弭外國之借事侵略，內以安各省人士之心，則舍黎元洪外，蓋無第二人也。黎之才識雖未大著於是，然武昌起義，首投民軍，共和之成，實與有力。黎能出而組織完全之共和黨內閣，亦吾人之所望者也。此又顧全大局之要策，而弭全國恐慌之道也。

今之時勢益急矣，袁氏之政略一成而專制之行益露，共和黨且擁護之，一旦假面之共和脫去，全國衝突一時齊發，斯時雖有如何之手腕亦不能救既往之禍矣。頃接北京之電，傳此消息最詳，特並舉之如下：

(一) 袁世凱擬於段祺瑞、徐世昌、趙秉鈞三人內，任一人為第三次國務總理。

(二) 共和黨之意見愈出愈奇，謂陸徵祥辭職後，非組織武夫內閣，不足抵制全國之反抗，議定推段祺瑞為第三次國務總理。

袁氏之意，蓋利用此時機，以段為總理，而制全國之死命，兵權政權悉歸掌握，共和黨亦擁之，以圖達其官僚專制之目的耳。以後苟參議院再反對己之所為，則可仿拿破崙之所為，拘禁議員，解散議院，捕殺政黨也。嗟乎！果如是也，共和之運命竟永逝矣。以昨日之電參觀之，伎倆悉露焉。嗚呼！時局危迫，參議員乎，大任重責悉在於爾，是不可不審慎處之也。」（註三）

註一：民國元年七月二十日上海「民立報」（第六三五號）。

註二：民國元年八月份「政府公報」附錄參議院十九日會議速記錄。

註三：「天仇文集」第一四三—一四七頁。

二十日 袁大總統公布修正銓敘局官制。

銓敘局官制共八條，規定銓敘局直隸於國務總理，其職務為：一、關於薦任官以上任免事項。二、關於薦任官以上履歷事項。三、關於文官高等考試事項。四、關於恩給及撫恤事項。五、關於榮典授與事項。六、關於外國勳章受領及佩用事項。（註一）

中華民國元年 七月二十日

中國同盟會通電辯正參議院否決六總長之事實。

參議院否決六總長後，共和黨於十九日發電指摘同盟會及統一共和黨，同盟會乃發通電辯正。電文

曰：

「有清失政，天下共起，本會勉隨國人後，略効馳驅，無非欲建立民國，掃除專制，惟飄搖之是懼，何權利之可言？故自南北統一以來，持己以讓，待人以誠，往事歷歷，天日可鑑，而宵人未諒，舊怨日尋，醜詆橫誣，無微不至。本會猶堅持黨德，盡付公論，所以唐總理辭職，四總長免官，本會絕無異言，併電各省支部切勿悞會，要以國家爲前提，乃閱共和黨效電，謂統一共和黨暨本會欲陷國家於無政府，故於國務員六人全不同意，並有推翻陸總理之說，抑何居心險詐，不留餘地至於此極？本會如果不愛國家，當時何必毀家捨身，主持革命？本會如果堅持黨見，何以參議院前次提出陸總理，出席者八十四人，同意者有七十四票之多，至此次六總長之不通過，實緣當日陸總理到院演說，詞旨之猥，胸襟之陋，有迴出人意料之外者，全場面覲，心膽俱灰。共和建設討論會即晚發出傳單，謂如此世難，如此政府，真有亡國之懼。並聞提出各員，多未經本人承認貿然相付，國事焉託，是以有此次之結果，否則統一共和黨素抱維持主義，何以有多數不同意之票？共和建設討論會問學相求，不近政權，何亦有多數不同意票？即共和黨自稱蠲除黨見，以國事爲前提，何亦有不同意票？計當日統一共和黨與本會出席者，覆按其中不同意者多至八十七票，少亦五十七票，足見人心所同，絕未難以黨見。夫參議院議決多數，議員投票自由，一經確定，懷若民暑，乃共和黨恐中央黨爭之不烈，而播越全國，知一己主張之大誤，而嫁讟他人，一紙謬傳，全局搖動，本會有深痛焉。當此國基未固，內外交迫，非有同德同心之人，曷克當大艱大難之任？難揉強合，適以速亡。本會主張政黨內閣，確有苦心。不幸吾謀不用，內閣混合，本會會員誠不敢攙入以自欺，而國務重大，亦豈能盲從以逢惡？取捨從違？唯知救國，何得假無政府之調詞，妄相切蔽？」（註二）

安徽省城兵變。

駐皖省北門外集賢關北伐先鋒隊第一營，前因遣散在即，要求優結恩餉，皖督以財政困難，未即允許。近又因欠餉兩月，羣起責言，適柏都督因公赴浦，胡旅長亦以事赴蕪，該營以有機可乘，遂於本日晚間變亂。意圖入城搶劫，經軍政司飭令礮馬兩營分別守城迎擊，叛兵勢孤力竭，紛紛由桐城、潛山兩處逃竄。（註三）

美國以承認民國政府問題徵詢英、法、德、俄、日、義、奧各國意見，日本於八月十四日覆稱為時尚早。

註一：民國元年七月份「政府公報」法律第八二號。

註二：民國元年七月二十四日上海「民立報」（第六三九號）。

註三：「東方雜誌」九卷三號。

二十一日 袁大總統令准辦理河南邊界善後事宜倪嗣冲辭河南布政使本官。（註一）
袁大總統茶會招待參議院議員協商內閣問題。

議員到者七十七人，袁大總統在談話時，以陸徵祥辦理和會及俄國外交，素著能聲，久得外人信仰。今財政困難，中央月需三百萬元，各省索款月需四百萬元，積欠外債已近三千萬元，捨借債實無他法，望各議員與政府同心協力，維持大局。議長吳景濂請假，由副議長湯化龍答詞，表示政府如能確定方針，參議院當可勉予同意。（註二）

副總統黎元洪通電請參議院即日表決國務員人選，共促國基之鞏固。

原電曰：

「六部改組，竟成泡幻，誰爲蜀階，遂使莽莽神州陷於無政府地位？國之不存，黨於何麗？籌思及此，五內如

中華民國元年 七月二十一日

焚。推厥原因，皆由誤解共和，漫無界說，憲綱不振，秩序勢如，內訌不已，外患斯乘，不有法律，其何能國？元洪內察我國之現狀，外審列強之視線，蠡測所及，不能不為大總統暨參議院諸君痛切陳之。按文明國法律原則，命令不能變更法律，然非常緊急之時，得發大權命令，緊急命令，是命令可濟法律之不及，我國政府一日不鞏固，即外人一日不承認，危亡之禍，近在眉睫，此誠危急存亡之時矣。大總統受國民委托之責，責有專歸，應請當機立斷，無徇黨見，無拘常法，但以民福國利為前提，並按約法第十五條、第三十一條、第三十六條得以敏活從事，庶可秩序不紊，而邦本以寧，元洪之期望於大總統者此也。參議院諸君為國民代表，即為國家命源，立法之機關停滯一日，即政府之危險增加一分，爭議不決，延宕時日，如國家何？如大局何？識者謂前清之亡，既由立憲，後來之禍，亦在共和，諸君偉畫蠡籌，諒早見及。人孰無心，何忍出此？惟望知識互換，意見消融，不拘黨爭，但謀福利，共促國基之鞏固，勿滋他族之狡啓，庶共和前途，視此為轉圜；國會基礎，賴此而穩健。觥觥諸公，寧容代慮？元洪之切禱於參議院諸君者此也。尤有進者，財政之磋商，日形困難，隣邦之謀議，正在進行，毫釐偶差，千里貽謬，稍縱即逝，間不容髮，長此遷延，噬臍何及？元洪才疏，補苴無術，覆巢可慮，堂燕何安？惟有訴請各都督共扶綱維，以救危局，自茲以往，大總統主持於上，各都督維持於下，併請參議院速為贊同，俾國務員即日表決，政府早日穩固，勿啓他人以無政府之笑誚而生其覬覦。元洪雖犧牲性命，冒犯斧鑕，誠不忍坐俟滅亡，止沸沃薪之餘，偷樂積薪之下，故於政黨榮譽無不贊成，意見爭執決不阿附，謹策驚駘，為諸君後，前車既覆，來日大難，臨電鳴挹，不盡神馳。」（註三）

北京軍警為否決國務員案，散發傳單威脅參議院。軍警干政，以是肇端。

北京軍警為國務員否決案，召開特別會議，電話參議院；廿四日軍方散發傳單威嚇參議院。二十五日，北京軍警會議公所特別會議，請總統勸告參議院勿持私見，否則解散參議院。

二十五日，總統府軍事處曾函陸軍部、內務部，重申禁軍警干預政潮。

附錄：傳單原文

「此次閣員全體未能通過，實因參議院議員挾持黨見，故作艱難，破壞大局。行政機關一日未能完備，即借款一日無從提議，南北軍隊如林，餉糈無着，一旦譁潰，則大局不堪設想，參議員身為人民代表，而喪心若此，實為人民之公敵，共和之障礙，雖其中不乏明智愛國之士，然亦苦於口衆我寡，而未可如何，加以國基未固，外患已深，各使員之警報，桂太郎之遊西，動魄驚心，禍不旋踵，稍有知覺，當如何共濟時艱？乃不慮此，而謬執黨見，陷國家於無政府險象，我等側身軍警，熟知禍機將發，不得不先為警告，冀為最後之補救，萬一事機危迫，一經破裂，則大勢已去，不可收拾，雖食若輩之肉，悔之已晚，應請各界諸君以真正國民福為前提，激發血誠，共扶危局，否則我同胞擲頭顱流鮮血所博得之共和乃為若輩爭黨見攘私利所斷送，想亦非我四萬萬同胞所能甘心也，言盡於斯，伏維垂察。軍警兩界全體泣告。」（註四）

中國同盟會本部舉行夏季會員大會改選職員。

出席會員五百餘人，由代理總幹事魏宸組報告：本部成立三月，新會員已得八百餘人。次宣佈：目下為預備國會選舉，亟須著意各方面工作以期發展，但同盟會名義於歷史上關係頗為深遠，遽行改名，似亦不必，惟名稱不改則又易召社會上之嫉視，不能擴張，故如何因應以期兩全，應請公決。蔡元培繼起表示不能舍己從人，名稱萬不能改。會衆報以熱烈掌聲。次改選三部主任幹事，宋教仁當選總務部主任幹事；孫毓筠當選財政部主任幹事；張耀曾當選政治部主任幹事。（註五）

註一：民國元年七月份「政府公報」命令第八三號。

註二：民國元年七月二十四日上海「民立報」（第六三九號）。

註三：易國幹等編：「黎副總統政書」卷十二，六頁。

註四：民國元年七月三十日上海「民立報」（第六四五號）。

註五：民國元年七月二十三日上海「民立報」（第六三八號）。

中華民國元年 七月二十一日

中華民國元年 七月二十二日

六二

二十二日 袁大總統令公布修正臨時稽勳局官制。

臨時稽勳局官制共九條，規定臨時稽勳局直隸於國務總理，其職務爲一、稽查開國時爲國盡瘁身亡者。一、稽查開國時關於各地方戰事宣力著功者。一、稽查開國時於軍事上建議畫策或奔走運動成績卓著者。一、稽查開國前後輸贊助公者。（註一）

國父在上海就任中華民國鐵道協會會長，並演講築路與借債。

中華民國鐵道協會於本月十七日舉國父爲會長，黃興爲副會長。是日午後二時，在上海味莼園舉行歡迎正副會長就職大會。由王伯羣致歡迎詞，國父並演講築路與借債，略謂：「各國人民之文野，及生計之裕絀，恆以交通爲比例。中國人民之衆，幅員之大，而文明與生計均不及歐美者，鐵路不興，其一大原因也。今中華民國業已成立，發起此會，督促鐵道進行，余極贊成。凡立國鐵道愈多，其國必強而富。如美國現有鐵道二十餘萬里，合諸中華里數，則有七十萬里，乃成全球最富之國。中華之地五倍於美，苟能造鐵道三百五十萬里，即可成全球第一之強國。否則人民雖多，不能一呼卽集，與少何異？幅員雖廣，自南而北，自西徂東，交通不便，載運不靈，雖大無濟。

惟現欲築路，因國庫款支絀，不得不借外債。然借債立約得當，則永不失敗。倘如前清之借債築路，實亡國之導線。必於訂立合同時，脫離國際關係，俾成個人交涉，方無後患。美國未造路以前，其貧與我國相同，後向外國借債興路，刻已收效。務望諸君勉力進行，於十年內將全國鐵路趕緊造竣，以期早收國利民福之效。」（註二）

註一：民國元年八月份「政府公報」法律第八四號。

註二：「國父全集」捌一二二頁。

二十三日 袁大總統咨行參議院，第二次提請任命周學熙、許世英、范源濂、陳振先、朱啓鈴、蔣作賓為財政、司法、教育、農林、交通、工商總長，徵求同意。

袁大總統咨文曰：

「時局岌岌，朝不保暮，閣員懸曠，百務廢弛，中外共瞻，險狀何可思議？前次提出六員，既經貴院否決，茲重行遴選，擬任周學熙為財政總長、許世英為司法總長、范源濂為教育總長、陳振先為農林總長、蔣作賓為工商總長、朱啓鈴為交通總長，依臨時約法第三十四條咨請貴院同意。」（註一）

附錄：

一、黃遠生撰「陸總理演說後之政界」

「自陸總理十九日出席演說後，於是參議院中顯分維持、推倒二派。推倒者之理由，則謂陸總理之言詞猥瑣，絕無政策，決不足以當總理之任。主持推倒者，並非故意陷國家於無政府，實緣急切得良政府耳。維持派之言，則有種種理由：（一）陸總理是日出席，係說明提出閣員案之理由，並非發表政見，無所謂信任不信任。（二）凡責任問題之發生，必總理政策失敗或違反法律，今總理就職未久，政府空懸，既無政策失敗及違反法律之可言，則推倒問題從何發生。以上二則，係從法律上立論者。（三）時事岌岌，有政府勝於無政府。況現陸內閣未經試驗，並無從判為善為惡。（四）陸總理是日言詞即嫌失當，然其外交上之成績及榮譽，斷未有以二三十分鐘之談話即可消滅，且彼既兼外交部，外交上之期望姑不置論，即每逢各國公使謁見外交卿之時，皆一一依次接見，此為自來外交部所未有，今一時從何得此相當之外交卿？若令陸總理退處外交部而舍去總理一席，亦安有此情理？今日時勢，是否外交為急？以上二則，則係從政治上立論。（五）陸總理當日談話，猝然聽之，似嫌猥瑣，然其自敘生平，絕無矯飾，正見其不欺之處。其甚者至謂其所述不賭、不博、不做生日，實係微諷今日人心風俗之病，足為救國之方藥，較之尋常敷衍時務策論語者有金屎之別。（六）謂陸總理習居外國，此次演說，乃以西洋文紆曲之故調演成中語，故一般聽之猝以為異，要實無損其人格及政見。（七）據大總統之見，謂即演說不長，亦不見不足為總理。俾斯麥克一到議會，便面

紅耳赤，則又將何如？（八）陸總理之同意票七十有四，並非共和黨之所專舉。今日一席談話，便謂其人一錢不值，則當日之七十四票豈非盲舉？以上係從事實上立論者。記者身居中立，不欲下一斷語，錄此以供國民之公判可也。

大總統據以上種種意見，既堅不准陸君去職，故陸君今已願留，此著又殊出人意外。惟此次提出六員，若又否決，則陸未必仍居此位耳。且即通過之後，而現在反對黨居議會多數，政府與議會感情惡劣，以後如何行政，是又將來一大疑問也。

自否決後，各黨之態度，殊無縷述之必要，以混濁吾清潔國民之胸襟。蓋記者雖於政聞涉獵殊少，惟頗覺吾國政黨之所謂黨見者，殊簡單耳。同盟會一意認為超然總理之政策失敗，則政黨內閣之論復活，有主張宋教仁內閣者，此隔宿之腐飯也。有主張黎元洪內閣，而其下由同盟會、統一共和黨人組織之者，此為某日在什利海集賢堂所決議之計畫，魏宸組君提議，宋教仁君亦贊成。蓋既足以杜共和黨之口，又能令黎君離開武昌，以諸葛武侯出之，其妙計亦不過如此。然此議決非時勢所能辦到，又不待言。於是又議以蔡鐸君為總理者，此亦舊年已有之文章也。此中內情，據一政客告我，謂實有莫大妙用在。蓋蔡君係統一共和黨人，而其所主張，又頗與共和黨接近，提出蔡君，既足以聯同盟及統一共和黨為一氣，又令共和黨無從反對。而蔡君之在雲南，種種方面人，多不願意，而不能直言，故莫如用陽推陰倒之術以去之。而統一共和黨暨一般迷信蔡君者，乃有拍掌歡笑以為適如我心焉。蓋今日政客計策之陋劣如此，政客腦筋簡單如此，吾國民何所託乎？然其說之幼稚不能實行，則又無足道矣。

各方面對於此次否決閣員之憤激，因令政界發生一種極新極惡暗潮，此最可注意者也。蓋自十九日後事有天巧地合，而日俄同盟之約，及英國在西藏自由行動之宣言，皆發表各報。於是北京軍警特別聯合會議通電各省公函規勸參議院之舉，有章太炎等聯名電致黎副總統請主張許大總統便宜行事之舉，有武昌健將鄧玉麟君等公函移責參議院之舉，其他各省方面移責規勸之書之絡繹於參議院者，不可勝述。而京中各報中乃有昌言解散參議院者，此皆恒情所能見及。惟同盟會健將現被推選為本部財政部長之孫毓筠君，亦函致總統請解散參議院，謂與其無政府不如無參議院云云。又參議員田駿豐、郭同等公電各省，痛陳參議院破壞政府之罪，中有劉星楠及段宇清二君，則亦同盟會也。劉星楠君，即於參議院否決大眾歡呼拍掌之時，灑涕沾襟，謂此為中華民國最悲極慘之事，諸君不可高興

之，唯一無二之傷心人也。今僅舉章、鄧之電函如下，以見潮流之一斑而已。

一、章太炎等致武昌電云：『武昌黎副總統鑒：借款不決，東使西行，處分支那，已在商議，往返四月，勢即瓜分。原其藉口，在中國政府之無能力，政府之無能力，在參議院之築室道旁。議在錐刀，破文拆字，用一人必求同意，提一案必起紛爭，始以黨見忌人，終以攻人利己。財政部制議二月而不成，陸總長名單以衆妬而反對；裁兵之案，延宕逾時；省制之文，磋磨累月，以致政務停頓，人才淹滯。名曰議員，實爲奸府。時不待人，他族入主。當是時，議員已各鳥獸散矣，尙能爲國民任責任耶？追念前清之亡，既由立憲，俯察後來之禍，亦在共和。邇來南北智士，僉謂改定約法，尙待來年，急在燃眉，豈可坐俟？大總統總攬政務，責任攸歸，此存亡危急之頃，國土之保全爲重，民權之發達爲輕，國之不存，議員焉託？宜請大總統暫以便宜行事，勿容拘牽約法，以待危亡。爲議員者，亦當重國家，暫捨高權，總己以聽。此蓋衆心所同而未敢冒死以爭者也。某等輕材棉力，人微言輕，以公首倡大義，勛業格天，一言之重，逾於九鼎，爲此冒死直陳，不避斧鉞，敢請昌言建議，並與各都督府協商速振紀綱以救滅亡，不勝惶悚迫切之至。章炳麟、張紹曾、孫毓筠、王賡叩。』

二、鄧玉麟等電。前鄂軍第四鎮統制鄧玉麟、軍務部長閻鴻飛、鄂軍政府軍諮官方輿，憤此次國務員之不予通過，聯名致參議院諸君書。其文如下：『參議院諸君惠鑒：諸君非代表全國自負爲憂時愛國者乎？亦曾思廿世紀爲何時代？中國所處地位爲何地位乎？自第一期內閣推翻，新內閣組織月餘尙未完全，列強對於遠東政策爲之大變，外交團借債決裂，日皇親臨議會，西藏風雲日形緊急，庫倫之兵進攻科布多，瓜分慘禍，懸諸眉睫。其所以遲遲未發者，蓋一二野心國欲肆鯨吞獨佔優勝，均勢之局尙未協議妥洽耳。今則桂太郎業已首塗西遊矣，日俄同盟業已騰播世界矣。當此千鈞一髮之時，諸君即協力同心，消融一切，孜孜焉討論大計，力圖補救，尙虞不濟。乃不謂辜民國之望，騁意氣而昧公理，動則爭持黨見，以與政府相水火，竟於日昨政府提出之新國務員六名，概以不同意否決之。但此視國事如兒戲，覲然糜月薪二百元，眞全無心肝，不知人世何者爲恥辱。無論該六員中若沈、王、周之久歷封疆，夙著成效，即胡、孫、章亦爲近今人材，諸君於其中二三人不能滿意，尙屬情理，今概以否決了之，揆之諸君心理，無非以大總統施行超然總理混合閣員之政策，未達諸君政黨內閣

中華民國元年 七月二十三日

中華民國元年 七月二十三日

六六

之目的。故要挾全院，事事與之爲難，非特此六人不能通過，即使政府再提出六人，知諸君對待方法一仍從前，必欲使大總統、陸總理暨國務各員束手不能措一策，逼令自行辭職，以便諸君之攘竊權利而後已。諸君乎，亦曾思前之推舉袁總統、陸總理全院一致者，究爲何人？國民之選舉諸君，責望諸公，又爲何事？當此瓜分間不容髮之時，乃以黨見爲前提，置國事於不顧，一旦民德淪亡，諸君之肉其足食乎？參議院爲立法之機關，諸君爲全國人民代表，今若此，是立法反爲破法，代爲反爲公敵，科其罪，直與賣國之李完用相去不能以寸。玉麟輩嫉惡如仇，不知忌諱，今與諸君約，苟能痛改前非，以國家爲前提，則寬其既往，予以自新，以觀後效。如仍佔過不悛，則玉麟輩一介武夫，爲國家起見，惟知以武力判斷，雖受破壞立法機關之痛罵，亦所不計。稔知諸君對於政府有監督行政之權，玉麟輩身隸軍籍，對於政治有不能干預之律，但諸君既捨其正當之任務，則玉麟輩亦不妨棄其應守之法律以監督諸君。矧在玉麟輩身經千磨百折圖謀革命，武漢血戰之苦，諸君與有何功？今幸大功告成，乃因黨見貽誤前途，玉麟輩斷不能以同志數十年之奔走呼號，拚幾許之頭顱，濺幾許之頭血，方構成如火如荼之民國，一日喪諸君之手，心有所不甘，即義有不容緘默耳。良言止此，聽則國民之福，不聽則努力自愛，各行其是，逆耳之言，惟希亮察。』

以上諸君之崇論宏議，記者實多不敢贊同，然潮流之相激而成，既已至此，吾輩書生，不必多著議論，惟謹告多數之國民，內外大局，如許之危險而已。

大總統以前次所擬閣員未獲通過，至爲焦灼，昨日復選出六人咨行參議院。略謂：『時局岌岌，朝不保暮，閣員懸曠，百務廢弛，中外共瞻，險狀何可思議。前次提出六員，既經貴院否決，茲重行遴選，擬任周學熙爲財政總長、許世英爲司法總長、范源濂爲教育總長、陳振先爲農林總長、蔣作賓爲工商總長、朱啓鈴爲交通總長，依臨時約法第三十四條咨請貴院同意』云云。此次閣員提案，極其迅速秘密，毫未與各黨商議，各黨至今始知之，聞大總統之意，提案乃我固有權限，同意乃參議院自有之權限。此後若不通過，我亦只管多擲幾輩人提案，無容先爲協商稽延時日也。至其通過與否，則以各黨混沌，進退維谷，其態度尙不可預知，惟共和黨則已決議一律同意而已。

丁（註11）

二、戴天仇撰「兵力專制中之政海潮」

「嗚呼！共和政治之運命，至今日而危險極矣。二十二日本報北京專電，言袁屬意於段祺瑞，使爲第三次之內閣總理，而共和黨亦主張武夫內閣，以爲抑制民權之實力。時予卽作痛中痛文，以爲國民告。斯說出後，袁黨之報紙，遂發解散參議院及總統集權之說，以此數者並觀之，則袁氏之欲爲皇帝，及專制黨之欲擁袁世凱爲皇帝，其機蓋已迫矣。此三日前事也。予初不料三日後之現狀，竟愈進愈迫。前此所謂將欲者，今竟發現於事實。國民乎？本報初出，天仇卽料有此舉也，而人猶疑焉，今則竟欲揭破此假面矣。事之成也難，而破壞也實易，共和政治乃經數十年之革命運動而成者也，然而一人之專制手腕，竟足以破壞之於極短時期中。吾國民當此國體存亡之際，宜以如何之團結力而擁護之乎？是蓋在國民之良心問題矣。」

據昨日北京電報參議院第二次投票時，政府委員出席竟以段祺瑞爲之。段到院時，且帶領陸軍多人以示威於參議員。又一電云，若此次再不通過，則以武力解散參議院。是說也，不特昨日有此電也，前三四日之北京電報詳道之，祖袁氏之報紙極力主張之。昨日之電，特以此事將發現於事實，故再重提出之耳。不特此也，此次參議院之反對，袁氏實造成之，何也？有參議院之反抗，而後袁氏乃可乘勢以解散參議院。試觀此兩次提出之人員而可知矣，財政重要位置也，而必以周自齊任之，何也？以周爲袁所提拔之人耳。第一次既經參議院反對矣，其第二次乃更易以周學熙。周學熙，何人也？周馥之子也？馥爲袁氏之父執，齒且長於袁，當亡清之季，袁之由山東巡撫升任北洋大臣也，馥爲直隸布政使，以父執行降格而贊於袁之門，袁喜極特保之，馥遂由布政使而升南洋大臣矣。袁以馥故，並重用其子要差，重事悉以委之，北京之自來水公司學熙主之也，而至今虧累不知若干數。自來水蓋必能獲利之營業，而結果至於如此，此不待詳查而知其故矣。而袁乃任以財政，是並周自齊而不如矣。朱啓鈴者，徐世昌之私人也，徐世昌又袁之朋比也，而以之任交通。若此類者，書不勝書，則此次提出之閣員，質言之，是不啻袁世凱之家奴輩耳。故前次提出名單，陸尙強爲到院解釋，此次提出，則並陸氏而不到，段遂突然而來，其爲以武力要挾可知矣。夫此次所提出之閣員，其人品之卑劣，經驗之淺薄，固盡人所知者。在袁之意，蓋以非此種人組織內閣，不足以擁重權而恐參議院之又不通過也，於是使段祺瑞以武力爲脅制之策，參議院若畏勢而通過也，則袁氏之私人

盡據要津，苟不通過也，則可以兵力實行解散，而行專制之實。謀之周矣，慮之審矣，嗚呼！共和國體之危，遂至此而達極點矣。

以上所論，蓋自今日政治現狀上論之也，若以法理及正義之政治眼光察之，此次之提出閣員，在事實上，蓋絕非正當者，請試舉以論之。

(一) 參議院既通過陸總理，則組織內閣之全權，自應在陸總理，而總統強奪其權，以非法之私意強制組織之，更利用陸氏作傀儡，使之提出於參議院。

(二) 今日吾國制度為內閣責任制，總統乃超然於政治之責任，一切政治上之行爲及其責任皆為總理負之，而閣員又與總理連帶負之。袁氏既以總統而強行侵總理之權，則陸氏當然可以駁其所提出者，以自行組織。如總統再強制之，則在陸氏，可以辭退何必曲從其意，而提出名單於參議院？是陸氏對於議院，為不誠之舉動也。

(三) 第一次提出既經否決，則必為參議院對於閣員之不信任，且因不信任閣員，當然不信任陸氏之組織能力。於是則應另選總理，以組織責任內閣，袁氏乃不置問於總理問題，公然再以私意組織之，而以段祺瑞出席，為武力解決之地步。專制君主之手段，至是而盡露矣。

政治界之大勢，至此已達甚極。此次結果如何，則中華民國之運命如何也，吾人且靜觀而審之。

此稿甫竣，而北京電至，各部閣員，除蔣作賓外，均通過矣。噫！兵力威嚇之效大矣哉，然則吾之所云，段祺瑞之率兵臨院為示威舉動，絕非故作危言也。前此袁世凱之舉動，為對於閣員之逼姦政策，今之舉動，蓋對於參議院之逼姦政策也。專制之虐，愈進而愈甚，吾不解參議院之人亦何竟無膽至是耶？雖然，今後之內閣既為段祺瑞以兵力逼迫成立，又為袁世凱私意組織，質言之，是非中華民國之內閣，而袁世凱之秘書院也。袁之勢力愈伸，段之威燄愈熾，陸徵祥乎，真三歲之小兒，為此二雄玩弄之如掌上物矣。」（註三）

袁大總統令准浙江都督蔣尊簋辭職，任朱瑞繼任。

袁大總統發布命令曰：

「浙江都督蔣尊簋電請辭職，因念該都督任事以來，綏靖地方，維持大局，深資倚重，業經電令慰留。乃該都督功成不居，迭電辭職，情辭懇切，不得不遂其所請，蔣尊簋准免本官，仍著迅速來京，另有委任。」

又令以朱瑞爲浙江都督。（註四）

註一：黃遠庸：「遠生遺著」卷一，第一九三頁。

註二：同註一，一八八—一九三頁。

註三：「天仇文集」一一九—一二二頁。

註四：民國元年七月份「政府公報」命令第八五號。

二十四日 袁大總統公布修正司法部官制。

司法部官制共十二條，規定司法總長管理民事刑事訴訟事件，戶籍、監獄及出獄人保護事務，並其他一切司法行政事宜，監督所轄各官署及司法官。（註一）

袁大總統公布蒙藏事務局官制。

蒙藏事務局官制共十三條，規定蒙藏事務局直隸於國務總理，管理蒙藏事務，置總裁、副總裁各一人。（註二）

袁大總統令各省都督各派代表三人入京，以備諮詢。

國務院奉袁大總統令：

「大局岌岌，非中央與各省同心共濟，無以圖統一而救危亡。數月以來，內外情形，漸趨一致，顧以距離遼遠，脈絡不靈，尙不免時有隔閡之虞，將欲圖一致之進行，收指臂之實助，心所甚願，勢有未能。本大總統深知各都督洞明大局，力顧艱危，特以無疏通意思之機關，故隨在每生扞格。茲定每省各派代表三人，須熟於軍事及內政各門，由各都督切實遴選，以閱歷甚深，素有經驗，而爲各都督所信任者爲合格。選定之後，即由各該都督加給委任

中華民國元年 七月二十四日

中華民國元年 七月二十四日

七〇

狀，迅即來京，以備諮詢，並將該代表姓名及起程日期先行電覆。」（註三）

袁大總統任命段芝貴為鑲紅旗滿洲都統；陸建章為鑲紅旗蒙古副都統。（註四）
章炳麟自北京到漢口晤黎元洪，倡黎、袁合作。

章炳麟在同盟會時代即因誤會與國父孫先生不協，南京臨時政府時代又另組織統一黨，以削弱同盟會之勢。其後統一黨更與對臨時政府不滿之孫武等所組織之民社合併為共和黨，以與同盟會相對抗。其動機所在，據張繼所述有云：

「……南京成立革命政府時候，沒有顧到章太炎先生。章先生並不是要做大總統，說來好笑，他只想做一個國師。國師是什麼？即是明太祖成功以後的劉伯溫。他以劉伯溫自居，本來也應該的。大家沒有留意，以致太炎先生不快，反過來將黎元洪抬得很高，這種因小事而誤大事的例子實在不少。」（註五）

章炳麟此次由北京至武漢，有謂其係受袁世凱之命聯絡黎元洪以對付同盟會者。據章炳麟自訂年譜所記有如下一段可資參證。

「七月之武昌謁黎公，聞武昌人甚重張之洞，以為人材軍實皆張氏所遺以為倡義資也。返自武昌，與袁公道之。袁公憤然曰：『南皮豎儒，今猶為人引重耶。』因數張過咎數端，又言初練陸軍及遣學生出洋，皆已所建明，無與南皮。劇談至三刻頃，余始雖審袁公雄猜，猶謂非太急者，及聞其排抵張之洞，獨念曰：『死者尚忌之，況于生人？褊淺若是，蓋無足觀矣！』後袁公長子克定以書抵余，托佛法為慶辭，曰：『夫人人皆有佛性，則人人可作如來。然人人可作如來，而人人未有佛性。則法施不如財施明矣。』余識其旨，尤不憚，欲辭顧問去。袁公遣王賡來，擬以倉場總督位之。余曰：『有官守，無職事，非僕所能居也。』余以事赴三姓，北抵下魁，還返，乃任東三省籌邊使。命下，被冰雪赴之，冀以避地，然卒不免也。」（註六）

註一：民國元年七月份「政府公報」法律第八六號。

註二：同註一。

註三：「東方雜誌」九卷三號。

註四：民國元年七月份「政府公報」命令第八六號。

註五：張繼：「五十年歷史的回顧」，見「張溥泉先生全集」第三二頁。

註六：「太炎先生自訂年譜」第二十一頁。

二十五日 姜桂題、段芝貴、馬金敘、陸建章與同盟會會員陳策宴請參議員及新聞記者等，希望蠲除黨見，完成內閣。

毅軍統帥姜桂題、直轄提督馬金敘、執法處總辦陸建章、拱衛軍翼長段芝貴約同盟會會員陳策於參議院第二次投票同意內閣閣員前，假北京安慶會館宴請參議院各黨主幹議員及各報新聞記者等，席中公推孫毓筠主席，由陸建章報告招宴之理由。略謂：「當內憂外患相迫而來之秋，正吾人赤心報國之日，務望各黨各報蠲除黨見，勿尚感情，同心戮力，從事建設，完成內閣，以禦外侮。現外間傳吾軍人有發傳單，及函致參議院等事，皆係好事者，或奸人所偽造，吾軍人決無此等越分不穩舉動，嗣後如有假軍人名義，妄肆干涉者，請即按名送來，即懲治不貸。」繼陸演說者有各黨議員、新聞記者，均以蠲除黨見，共圖國事相勵。（註一）

註一：民國元年七月二十七日上海「民立報」（第六四二號）。

二十六日 參議院投票表決同意袁大總統擬令：任周學熙為財政總長、許世英為司法總長、范源濂為教育總長、陳振先為農林總長、朱啓鈴為交通總長。

袁大總統於本月二十三日咨參議院第二次提請任命周學熙為財政總長、許世英為司法總長、范源濂

爲教育總長、陳振先爲農林總長、朱啓鈴爲交通總長、蔣作賓爲工商總長，徵求同意。參議院於二十五日開會，國務總理陸徵祥因病未到，由陸軍總長段祺瑞代述理由。本日開會投票表決，除蔣作賓得同意票四十四票，不同意票四十七票否決外，餘均同意。投票結果：出席議員九十一人，周學熙得同意票五十四票；許世英、范源濂均得同意票七十票；陳振先得同意票五十七票；朱啓鈴得四十七票，均過半數。即由袁大總統公布任命。（註一）

附錄：戴天仇撰「兵力專制之大成功」

「袁世凱之心跡及其手段昨已論之詳矣，周學熙、朱啓鈴二人之歷史亦已大略述之矣，論文既發之後，而北京來電，果然袁世凱竟以兵力威迫通過，此次提出之閣員矣，雖然何以竟通過之哉？昨日之專電云：

『當未開議之先，議員對於財政總長周學熙以有盜賣北京自來水公司及獅子山劣跡，交通總長朱啓鈴任津浦鐵路職務時，聲名平常，故多不表同意。後共和黨之參議員忽謂軍界警界今日已有干涉預備，若不通過，難免不以武力判斷驅逐參議員。』

又一電云：

參議院質問軍警界干涉政治事，袁不答。

吾國民注意唐內閣之倒既爲袁世凱逼之使倒，此次之內閣又爲袁世凱逼之使成，則今日之中國雖名爲共和，有立法機關之參議院，有執政權機關之國務院，有全國國民公共遵行之約法，而實則運用之能力手腕合集之於袁世凱一人，豈特陸徵祥一人，爲袁世凱之掌上物哉？國務員也，參議員也，皆袁世凱之掌物上也。全國國民皆袁氏室中之陳設，園中之花草也。嗟呼！時局至此，而猶曰共和，猶曰有參議院也，吾雖至愚，亦決不忍至出此。雖然參議院者，國民之代表也。所代表者，國民之公意也。如在議員之良心上以爲國民之公意應如是，則軍警之威逼何爲也者，而竟畏之至是，是何爲哉？要之，袁氏之手段，昨日之文既已推論之，曰『參議院若畏勢而通過也，則袁氏之私人盡據要津，苟不通過也，則可以兵力實行解散』。袁氏之心跡，路人皆見者也。參議院爲民意之代表，彼袁

氏手腕心跡既是矣，寧可爲國民宣誓曰不自由毋寧死。袁氏而欲皇帝竟作之可矣，何必更利用此參議院也？苟袁氏而真以兵力壓制解散參議院，殺參議員，則參議員之死爲遵崇約法而死，爲代表民意而死，死亦榮也，更何必瑟縮畏懼？忍以代表民意之機關而曲服袁世凱之私意，使袁世凱雖任用私人，實行專制，而猶可諉曰是參議院所通過者也，是代表民意之機關認可者也，嗟乎！吾民憤極矣，參議院苦極矣，國務員任意極矣，是何必有參議院也？是何必有國務員也？且更何必有約法也？袁世凱將來若更以兵力脅參議院使上皇帝勸進表，然則參議院亦將畏威力而草改元詔耶？嗚呼！共和休矣！軍警之干涉也，誰使之？袁世凱使之也，亦共和黨使之也。何以知其然哉？吾就兩電而揣其實，一則曰『參議院質問軍警干涉政事，袁不答』。再則曰『共和黨議員忽謂軍警界今日已有干涉預備，若不通過難免不以武力判斷驅逐參議員』。由前之說，則袁世凱使之故置不問也；由後之說則共和黨既在院外串通軍警，更在院內以軍警威嚇議員狼狽爲奸，罪何可逭？夫如是也，更何必有參議院，亦更何必有約法也？嗚呼！共和真休矣。」（註二）

袁大總統任命章宗祥為大理院長。（註三）

原任院長許世英已改任國務員與司法總長。

註一：民國元年八月份「政府公報」附錄參議院速記錄。

註二：「天仇文集」一二三—一二五頁。

註三：民國元年七月份「政府公報」命令第八八號。

二十七日 袁大總統令軍警不准干預政治。

令曰：

「軍人不准干預政治，迭經下令禁止在案。凡我軍人，自應確遵明令，以肅軍律。聞近日軍界、警界仍有干涉政治之行爲，殊屬非是。須知軍人爲國干城，整軍經武，日不暇給，豈可曠棄天職，越俎代庖？若挾持武力，率意徑行，萬一激成風潮，國家前途，曷勝危險？至巡警職在維持治安，尤不應隨聲附和，致釀禍端。除令陸軍、內務

中華民國元年 七月二十七日

兩部傳諭禁止外，特再申告誠，其各守法奉公，以完我軍警高尚之人格。」（註一）

參議員谷鍾秀等提案彈劾國務總理陸徵祥，因不足法定人數未能開議。

谷鍾秀、劉彥提出彈劾國務總理失職案，因按臨時約法第十九條第十二項規定「參議院對於國務員認為失職或違法時，得以總員四分之三以上之出席，出席員三分之二以上可決」，而出席議員不足法定人數（九十五人）未能開議。彈劾案原文如次：

「民國告成已逾半載，內治尚未就緒，外患相逼俱來，險象環生，不可終日，此誠危急存亡之秋也。然苟有強健之政府，措施悉當，亦未嘗不可冀幸萬一，轉危為安。乃自南北統一以來，唐內閣以混合不一致之故，中道而躓，而超然總理之陸徵祥遂應時而生。當時國人望治之殷，與本院希望政府成立之切，以為超然總理既可免黨爭，陸徵祥在外二十餘年，採其虛聲，亦或不至大謬，故不憚投同意之票，表示多數之贊同。不料陸徵祥就任二十餘日，碌碌無所表見，組織國務員遲之又久，而雜湊成章，以致提出參議院後，因未曾得本人同意之故，紛紛辭謝不就，視國務殆如兒戲，此其失職一也。國務員提出後，陸徵祥到院陳明，是為國務總理第一次出席參議院，然未聞有何政見，惟歷敘其履歷，能開菜單，不吃花酒，不做生日，種種支離猥屑之詞，使全院面覷，旁聽詫駭，總理如此，實民國之羞。若謂陸徵祥非發表政見而來，不過出以尋常交際之詞，試問參議院為何地？國務總理為何人？國務總理第一次出席參議院為何時？以尋常交際視之，隨意亂談，非叔寶全無心肝，何以致此？若謂政治家不盡能言，俾斯麥克每登演壇即面赤手戰，是其先例，然聞有訥訥不能出諸口之政治家，未聞有出詞鄙俗之政治家也，此其失職二也。前此提出之國務員既得全體不同意之結果，第二次組織國務員，宜如何慎重詳擇以求有補於國務，乃第二次提出之國務員，竟以陸軍學校畢業現充陸軍次長之蔣作賓強移為工商總長，倒行逆施，殆難索解，此其失職三也。尤可異者，本院同意國務員之權載在約法，同意與否，為本院固有之權，無論何人不得干涉，乃本院不同意之案始行議決，而軍警即通電干涉，由此以推，議院對於政府苟有異議，政府即可利用軍警以為後援，甚至蹂躪議院，推翻民國，亦事理所必然，此等現象，無論共和國所無，即君主立憲國亦少見，而國務總理視若無睹，經本院議員函

詰，尚諉爲不知，若非利用有心，卽形同聾聵，此其失職四也。夫同舟遇風，惟期共濟，復巢之下，豈容完卵？當此危急存亡之秋，正立法機關與行政機關宜一致進行之際，故國務員但有可以維持之道，決不願倉猝輕易，致涉紛更。但當此國務苟且遷就，必致貽誤，心所謂危，難安緘默，謹依約法第十九條及參議院法第五十九條之規定提出彈劾案，請付諸公決後，咨請大總統卽免陸徵祥國務總理之職，實於國務大有裨益。」（註二）

附錄：

一、谷鍾秀撰「內閣之更替」

「陸內閣組織未成，而政治上突起莫大之波瀾，卽參議院於提出之六國務員案全體否決，彈劾總理案且繼之，後雖勉強組成，而陸徵祥遂稱病不出。先是，陸任命爲總理後，組織閣員，一一承總統之意旨而已，毫無所容心，其無能已表暴於外。至七月十八日，提出財政總長胡自齊、司法總長章宗祥、教育總長孫毓筠、農林總長王人文、工商總長沈秉堃、交通總長胡惟德，求參議院同意，而內務海陸軍三部仍舊無變動。陸徵祥並到院宣布政見，陸至時，全院肅然起敬，以爲總理對於民國大政必有以鑒吾政者，乃陸登壇後，忽發出開菜單，做生日，種種不可思議之鄙意俚詞，而殆終未及政治一字，全院詫駭。蓋陸徵祥久居國外，官外交官，與國人不相習，以嫻英語進退周旋有度，外人稱之，國人因其虛聲，亦以大外交家相目，不意其至於如斯也。羣相謂曰：民國正值草昧經營時代，總理如斯，國務復何望？翌日投票表決同意六國務員案，遂以不信任陸總理之結果一律否決。尋參議院提出彈劾總理失職案，陸徵祥因而辭職，事爲總統所不許。至七月廿三日，又提出財政總長周自齊（按：係周學熙之誤）、司法總長許世英、教育總長范源濂、農林總長陳振先、工商總長蔣作賓、交通總長朱啓鈴，交參議院同意。除蔣作賓一人外，均多數予以同意。後又提出工商總長劉揆一，亦倖邀通過，陸內閣名義上遂完全成立。參議院否決六國務員後，總統府宴集參議院議員疏通情款，而軍警干涉之印刷物，則布滿都中，是爲軍警干涉立法機關行使職權之始。而第二次五國務員之得同意，亦未嘗不由此，則固知利用之者有成效可觀也。然陸徵祥自是稱病入醫院不理政務，請假連續至再三，遂以內務總長趙秉鈞代理國務總理，直至九日廿四日任命趙秉鈞爲國務總理，由陸內閣遞嬗爲趙內閣，而閣員仍無變動。蓋陸趙兩內閣時代，總理不過國務員之一，所有各國務員皆非由其意組織而成，宜乎不

中華民國元年 七月二十七日

七六

以總理之進退爲進退也。」（註三）

一、黃遠生撰「三日觀天記」

「自陸總理演說不佳問題發生以來，內外風雲騰躍，記者不才，實有坐井觀天之感。因彙錄二十四至二十六日所聞如左，名曰三日觀天記。嗚呼！天之蒼蒼，其正色也耶！其非正色也耶！」

（一）二十四日日記

二十四日，軍警會議之公電既發，大總統之招待議員，已將無政府之危險盡情披露，統一共和黨、同盟會已大生動搖，而是日復有數怪事發生：

（一）有署曰軍界公啓者，聲討吳景濂、谷鍾秀、殷汝驪罪狀，並牽及谷之死力爲王芝祥君督直者，受得賄賂若干云，且謂將與天下共誅之。

（二）又另有一傳單，謂但能取得吳、谷二人頭顱者，賞洋一萬元，下不署名。

（三）有署名曰健公十人團者，封送一百零三封信分配各議員，謂若再不犧牲黨見者，將以炸彈從事云。

（四）參議院守衛長張某於是日忽向議長請假五日。

（五）不知何人以電話告參議院誰某，聲稱軍警異常激烈，請貴院注意。

此等據記者觀察，軍警會議公所係常設機關，其言論舉動自有相當負責任之人，決不慮有意外之舉動，至於匿名揭帖中之手槍炸彈，在吾人今日視之，何啻尋常茶飯？本無可道之價值，亦決無指使之可言。不料參議員中竟紛紛有議搬出財政學堂外者，有議不出席以暫避者，亦何可笑乃爾？而是晚一時，鼎鼎大名統一共和黨之一二等黨魁，打電話與共和黨院內幹事，商量延期投票之事矣。延期投票者，議員諸君之高妙政策也。欲來俟大總統出命令取締軍警之後，乃投同意票，以敷衍面子耳。

（二）二十五日日記

午前，參議院決議延至明日（二十六日）投票，共和黨中之激烈家劉成禺等極力反對，痛數吳議長前此於第一次提出閣員時，意欲即時投票。今則時隔二日，而尙欲以何日投票付之表決，高下在心，上下其手，議長是日之尊

嚴爲之大損，幸有該黨之平和家楊廷棟、李國珍極力調和，卒以多數通過緩期明日。事後劉成禺等出場大罵，記者眼見張耀曾君在休息室中拍桌而笑，謂共和黨人真正奇怪，難道主張今日投票，便能通過麼？記者深佩張君之言，謂通不過者，必將永遠通不過耳。

午前十一時，軍警會議公所復開特別會議，中級之軍警官皆到；並有來賓馬毓寶、余大鴻、鄧玉麟（前湖北第四鎮統制）、王天縱（現充稽查處總稽查）等出席。席中自有主張激烈之議論，如何如何用兵力解決參議院云云。而決議之結果：（一）請大總統規勸參議院。（二）公舉代表往謁陸總理竭力挽留。（三）如參議院此次再不通過，則請大總統解散。並宣言明知軍警不得干預政治，但爲國家起見，故經由法定機關用和平手段之規勸云云。

午後二時，姜桂題、馬金鉞（直隸提督）、陸建章（執法處總辦）、段芝貴（拱衛軍翼長）、陳策（同盟會員）假安慶會館議請參議員、新聞記者及政界各員，到者七十餘人，並有北伐隊長沈佩貞女士一人列席。首由陳策君言：今日主人實爲軍界四公，不過以策素與諸君稔悉，假以介紹之意，當請孫君少侯爲臨時主席。孫君報告聯絡感情，即請主人發表意見。當由陸建章演說，大意謂：各界平日不甚聯絡感情，以致生出種種誤會，久思邀請各界，藉資聯絡，所以有今日之舉。然以軍人而有此舉，於是外面又生出兩種誤解。或謂今日之會，爲調和黨見，諸君之各有其黨，各持其黨之政見，此爲諸公之天能，無調和之必要，更無軍人調和之必要。或又謂出於干涉，然以軍人干涉政治，我等雖愚，何至出此下策？亦不敢有此舉動。既非調和，又非干涉，不過軍人等抱一種國家觀念，以外患之迫，財政之危，勸告諸君舍內而對外，移緩以就急。今之國務員等內事尙緩，外患及財政之危，其最急者也。並言聞近日有一種謠傳，謂軍人將至參議院干涉等語。則我等軍隊雖多寡各有不同，然敢保其必無此事，只要諸公能查出實係軍人之證據，則我等自當懲辦。

又謂此次共和之成立，新聞記者實與有大功。譬如報告南軍如何精強，如何雄猛，如何衆多，鋪張揚厲，皆係爲鼓吹共和起見，決不能謂之造謠。今民國既已告成，諸君何妨用其固有主張，爲國家鼓吹之？有如財政雖勉可支持，然即十分困難，諸君何妨在報上說得並不十分困難？國內本無十分黨見，然即內部稍有異同，諸君何妨說得並無黨見？國內並無何等不統一？然即稍有不十分統一之處，諸君何妨說得統一？則國家之受賜不既多乎？其言語之

巧妙恰妙合分寸。若令充任總理，必不致有陸子欣君之失敗也。隨由彭允彝、李國珍、劉成禺、劉彥、宋教仁、張伯烈諸君相繼演說，不外大家無不愛國，並無黨見等語。惟景耀月君尚極言政黨內閣之足以救亡。洋洋一大演說，幾令人忘身在宴會之場。毆打國民公報之田桐君尚言別人都說不要黨見，我意獨以爲不可不要黨見，又聲言輿論之不正當者，須由執法處干涉。北京時報總理陳紹唐忽起而痛罵參議院，謂：明日再不通過，當宣布議員死刑。於是景、劉、宋、白及平日具有意見之議員、新聞記者，同聲鼓譟，高呼亡國亡國之聲不絕。秩序大亂。張繼君急起演說，謂：我們今日在此作客，不可無客人體統，政治之演說，可以不必多作，不如大家多吃幾杯酒。陳君亦起答謝，謂：今日因爲多吃了幾杯酒，又一天忙碌未曾吃飯，措詞稍有失當，用心實屬無他。大眾和之鼓掌，滿天星月矣。劉成禺君曰：如此，不如請溥泉君唱幾句歌罷。溥泉君應聲而唱法蘭西某某之歌，其聲嗚嗚然，大眾皆大歡喜。事後有人問記者此席何所比似，記者答之曰：大似魯智深請潑皮飲酒，特人數多耳。然是日有一異彩，則沈佩貞女士之演說是也。沈君之說甚長，縱論女子參政權、軍國民教育等等，於各大綱之下，附以簡單說明。其最趣之語，謂男子們皆鬪黨見，我們女人決無黨見云云。座中並有人提議由軍界、政界、新聞界共組織一俱樂部，大眾皆極贊成。於是段芝貴即離席而言，何妨拿本簿子來，就此發起。嗣復商及場所，有人云就是這個會館也罷。後又有人云太小太小。其開辦日期，不知何日，然若此會竟成，則記者必聞風而遁也。

章太炎主張請大總統便宜行事之電，張紹曾、王賡、孫毓筠皆登報聲明並未與聞。是日記者之友之某記者既遇孫君，問以此事原委，孫君答稱此等意思，大致我亦贊成。某日在德昌飯店同席，章君痛斥參議院謂非云云不可。我亦甚佩其說，然發電一舉，實未與聞。事後章君亦不曾以原稿相示，故非聲明不可。記者敬以二語評此文曰：先生之志則大矣，先生之言則不可也。

日來多數之報，幾以組織政府問題事，充滿其篇幅，而爲人所注視，莫如南北都督黨會之公電。參議院所接到討罪之文，可以盈尺，而秘書處概不發表，亦是悶在裏頭臭之一法。然據今日多數政客之推測，以爲明日二十六日投票之結果，必一半同意，一半不同意矣。後事如何，下同分解。

天有不測風雲，人有旦夕禍福，許多政客豫料不能通過或一半通過一半不通過，居然金榜及第，非也，但一人落第耳。

蔣作賓之文章何以名落孫山？及第之五位秀才何以比從前六位做得出色？我輩矮子觀場，無從批判。所可注意者，此日閱卷同考官，共九十一人，以共和黨出身者，特三十五人。其他同盟會、統一共和黨黨員同意之票及始終全體不投同意票者，張耀曾、谷鍾秀等耳。是日全場秩序，甚爲靜肅，不知何故同盟會及統一共和黨員某君某君，不肯將自己所投之票送到議臺，託共和黨某君某君代理，此某君某君者不肯答應，乃祇得親自出馬，而一種扭捏之態，嫵媚生姿。有一議員於大眾投票之時，拈一條子與其鄰席議員，從旁觀席上用千里鏡視之，則議員無骨四字也。同盟會黨員段宇清，此次同意之人也。主張用記名投票，同黨議員大闕，問其將向誰人討好，乃遂作罷。出議場後，遇一常服之軍人某君，前南方某軍總統也，氣象糾糾，大有項莊自鴻門宴上歸來神氣，胸袋間赫然有物，記者笑問：此中得無手槍乎？究竟其中有子否？某君笑曰：他們若不要國家，我們就不要法律。記者唯唯，一笑而散。

午前十一時，軍警界代表四十餘人偕赴國務院謁陸總理，陸總理服燕尾服雅步而出，與四十餘人一一握手，問姓名籍貫，一一就座。首由余大鴻君致詞說明來意，謂：外交危急，非總理維持不可，外間雖有紛紜，總理千萬不可去位，此是我等軍警界全體之意。本來我等軍警並不干預政治，惟以我等亦是國民之一，國家到如此地步，我等本於國家觀念，不能不有此一來。且南北統一，共和大局之成，本係南北軍人以國家爲前提，不忍流血伏尸，致同胞受塗炭之苦。若總理一去，國事瓦解，外患相侵，戰禍必不能免，故我等尤不能不有此一來也。總理答詞甚長，大略謂：自十餘歲作學生以來，即想犧牲一身爲國家盡力，至於今日，此意未嘗改變。所以唐內閣時代屢次辭職，而卒奉命於今者，即抱此種思想而來。今諸君全體之好意，甚爲感謝。我在外國，亦未曾見軍人對於國務員有如此之誠懇者，故我異常感激。我此後無論如何，必將犧牲名譽，犧牲位置，犧牲性命，爲國家盡力云云。絕未談及不吃花酒、不打牌云云，故代表諸君皆大歡悅。有一代表某君告記者曰：陸君演說之短處，一、聲浪太低，二、不脫上海土音，三、有外國人說話紆曲之致。非仔細靜聽，不能得其一貫之意思。然其對人一種親藹誠實之氣，實屬可感。記者曰：有此三種毛病，宜其不爲議員歡迎，寄語諸君，以後說話不可帶上海白或蘇白，尤不可學洋派也。陸

中華民國元年 七月二十九日

八〇

君答謝既畢，又由馬君毓寶致詞謂：凡人辦事，不可顧忌阻力，越有阻力，越應前進云云。陸君答謝而散。及此等代表歸後，得通過五人消息，喜可知也，然而勿喜，二十七晚彈劾案出矣。嗚呼，前之通過是，則今之彈劾非；今之彈劾是，則前之通過非。此等議員之不解議員之神聖，而以國事爲兒戲如此。」（註四）

河南省議會議員被刺，議員受傷者八人。

是日上午，河南省議會正在開議之時，有剪髮著長衫者二人，求見議長，守衛兩次禁阻，當出鎗將守衛擊傷，闖入議廳，向議長擊射，有預伏於議廳左近者七八人，出而相助，同時復有十餘人由大門闖入，分頭搜擊，並有邀擊於東西轅門者，旋即向東城踰垣逃竄，議員被傷者凡八人。（註五）

註一：民國元年七月份「政府公報」命令第九〇號。

註二：民國元年七月二十九日上海「民立報」（第六四四號）。

註三：谷鍾秀：「中華民國開國史」一〇四—一〇六頁。

註四：黃遠庸：「遠生遺著」卷一，一九四——二〇〇頁。

註五：「東方雜誌」九卷三號。

二十九日 袁大總統公布勳章令。

勳章令未經提交參議院議決，即由大總統公布。原令共分八章十七條，規定勳章之等級有（一）大勳章，大總統所佩帶。（二）一等嘉禾章。（三）二等嘉禾章。（四）三等嘉禾章。（五）四等嘉禾章。（六）五等嘉禾章。（七）六等嘉禾章。（八）七等嘉禾章。（九）八等嘉禾章。（十）九等嘉禾章。分給之資格爲一、有勳勞於國家者。二、有功績於學問及事業業者。（註一）

袁大總統公布頒給勳章條例。

頒給勳章條例共十四條，規定頒給勳章，對於一人不得在一年內頒給兩次，但由大總統特令頒給者

，不在此例。(註二)

袁大總統任命趙均騰為貴州宣慰使。(註三)

袁大總統任命常連為寧夏將軍。(註四)

袁大總統任命姚錫光為蒙藏事務局副總裁並暫兼署總裁。(註五)

註一：民國元年七月份「政府公報」命令第九一號。

註二：同註一。

註三：同註一。

註四：同註一。

註五：同註一。

三十日 袁大總統任命施愚為法制局局長；王賡（按即王揖唐）為密雲副都統。(註一)

日本明治天皇睦仁卒，太子嘉仁即位，改元大正。

日本明治天皇睦仁本日逝世，太子嘉仁即位，改元大正。因日本尚未承認我國，除由袁大總統及參議院等電唁外，決定不派專使赴日。(註二)

註一：民國元年七月份「政府公報」命令第九二號。

註二：民國元年八月二日上海「民立報」(第六四八號)。

三十一日 袁大總統任命詹天佑會辦粵漢鐵路事宜。(註一)

該路督辦為譚人鳳，詹本為總理兼總工程師，今改任為會辦。(註二)

袁大總統任命王祖同為河南布政使。(註三)

中華民國元年 七月三十、三十一日



滬軍都督府正式結束，交由蘇督接收。

去年十一月四日（即辛亥九月十四日）革命軍光復上海，舉陳其美任滬軍都督，成立滬軍都督府，聯絡蘇、浙各軍，組蘇、浙、滬聯軍光復南京。國父在其手著「孫文學說」第八章有志竟成篇論曰：

「時響應之最有力，而影響於全國最大者，厥為上海，陳英士在此積極進行。故漢口一失，英士則能取上海以抵之。由上海乃能窺取南京，後漢陽一失，吾黨又得南京以抵之。……革命之大局因以益振。則上海英士一木之支者，較他著尤多也。」

迨南京臨時政府成立，陳其美對滬軍都督一職，再三懇辭。其在二月上孫大總統電文云：

「其美於上海光復之初，被衆推舉為滬軍都督。夫上海隸屬江蘇，地居縣治，都督之稱，何以副實？當時曾力駁固辭，而衆意以為都督之設，非原官制，非關地域，但由革命事實而發生此特設之官。且以戰事方新，亟宜策應，得藉此滬濱一隅為海陸交通要塞地，軍需餉械所自出，以扶大局，以繫人心，責任所在，暫效馳驅。迨江蘇光復後，再辭，不許。臨時政府成立後，三辭，未准。伏思受任滬軍都督，本為一時權宜之計，嗣開府後，各省援鄂，攻徐，援皖，攻魯，以及北伐各師皆取道申江，紛紛供應，大之一師一旅之經營，小之一宿一餐之供給，莫不於滬軍是責。且郵電舟車之煩瑣，幾如職掌交通；華洋交涉之艱難，無異職司外部。查辦案件之叢脞，又如職操司法。推之全國海軍之餉，多出滬軍，每月用款之繁，數逾百萬。以一無所知之其美，幾兼交通、外務、司法、軍政、財政而獨為；以四無屬地之申江，幾綜東南樞紐門戶，統籌兼攬於一身。其美覺十餘年來為革命而出生入死之苦，以今例之，尚不致如斯。」（註四）

其美另有一電說明滬軍都督必須取消之理由：

「南北統一，和議告終，不先正名，無以治國。蘇滬同省，奚庸兩都督？況大局粗定，事已不繁，民政交涉各司，分職就理，且中央各部亦已成立，事有專司，既不必兼籌亟籌，又不必如前冒險，辭職之文，於是發布。乃中央不諒，迭電慰留，諸公多情，復蒙雅愛。其美何人，見重如此。夫滬督去留，應視事實。事實當去，挽我不留；

事實當留，推之不去。始之擔任，及後之告辭，全屬事實問題，或推或挽，均非我知。」（註五）

此電發出後，孫大總統仍予慰留。袁世凱繼位臨時大總統後，陳其美以民國鞏固，滬軍名義亟應取銷，疊電程都督蒞滬接收。同時程都督復奉總統命令，遂於本日由寧至滬，下午詣滬軍都督府接見軍官，兩都督各致訓詞，陳都督即日交卸事務。滬軍名義，即於本日取銷，所有軍隊併歸蘇督統轄。並發通電如次：

「北京袁大總統、國務員、參議院、武昌黎副總統、各省都督、議會公鑒：其美無狀，承乏滬軍已九閱月，溯自去歲廣州失敗，規畫長江，以上海當中外之衝，為交通之紐，設總機關，由其美等擔任主持。秋間武昌響應，勢尚孤立，江浙布置亦未完備，以事勢、地理、外交上種種關係，起義海上，實不容緩。復因事實上之必要，被公推為滬軍都督，責任所在，不敢固辭。迨南北統一，共和告成，初志既遂，疊請取消。徒以滬督一職，為規畫全局策應各方臨時之要職，無直轄之疆土，無收入之正供，餉糈無出，欠款疊疊，既難委置不顧，復無接替之人，加以逼處租界，動關全局，遲遲交卸，豈出本心。而數月以來，軍中無一宿之糧，府內已停薪從事，勉任其難，心力交瘁，所幸中外商家挪借鉅款，以資接濟，將弁士卒均能以真誠相感，欠餉數月，變端未生，而其美夙夜祇懼，病已日增。今幸呈由袁大總統核准取消，復承江蘇程都督顧全大局，全行接收，已於本日率所屬將弁親行交替，所有滬軍都督名義，即日取消。中華民國軍政府滬軍都督印一顆，並交程都督接收，以後各處凡與滬軍交涉事宜，統由江蘇都督直接辦理，其美對於公家，並無未了事宣。今後得以藏拙養病，還我自由，至為忻幸。俟病體稍愈，即擬游歷各國，稍增學識，來日方長，再圖報國。謹布腹心，至希公鑒。陳其美叩。」（註六）

煙臺魯軍都督胡瑛電告實行取消都督名義。

胡瑛前經孫大總統任命為魯軍都督，駐紮煙台。南北統一後，袁大總統令山東巡撫改為都督，胡都督即電請將魯軍取銷，嗣以駐煙軍隊繁夥，既不便併歸省轄，又不便操切議裁，致未果實行。本日胡都

中華民國元年 七月三十一日

八四

督電稱殘局已清理，即日將都督府名義實行取消。（註七）

教育部規定小學科目時間表，其中除廢止讀經外，將清末隨意科體操、唱歌等，一律改為必修科。（註八）

教育部委派賀孝齊籌辦武昌國立高等師範學校，旋委為校長。

註一：民國元年八月份「政府公報」命令第九四號。

註二：「東方雜誌」九卷三號。

註三：民國元年八月份「政府公報」命令第九三號。

註四：許師愼：「國父當選臨時大總統實錄」上冊第三五三頁；「陳英士先生紀念全集」上冊卷二第三頁。

註五：「陳英士先生紀念全集」卷二第七頁。

註六：民國元年八月三日上海「民立報」（第六四九號）。

註七：「東方雜誌」九卷三號。

註八：「中國近七十年來教育記事」第三十九頁。

國史館

Academia Historica



八月

一日 袁大總統聘英人莫理遜 (Morrison) 為政治顧問。

莫理遜博士為倫敦泰晤士報駐北京記者，熟悉中國情勢，袁大總統特聘為顧問，是日由內務總長與莫博士訂立合同，任期五年，歲俸英金三千鎊。(註一) 北京法文報記莫理遜(馬禮遜)之簡歷如下：

馬禮遜英人，於一八六二年二月四號生於澳洲，其先世為澳中望族，馬氏於麥盧布而內大學畢業，得醫學博士。一八八二年至一八八三年察勘加邦大內地，步行百二十三日，經程二千零四十三里，始達麥盧布而內，中途為土人所襲，傷於矢，斷鐵留於身者，二百餘日，馬氏不以為苦。反藉是增進其醫學之經驗，嗣為澳洲麥盧布而內訪員，未幾，至美洲，由美而之西班牙，為黑庭多鑛外科醫務長。旋於一八九〇年，服役於摩洛哥巴里醫院，與著名醫士沙而哥朝夕過從，不啻師生云。一八九三年，馬氏內渡，由上海經揚子江雲南步行至仰光，旋由新西蘭過返澳洲，一八九五年至英倫，以其暇經醫學博士考驗，受當世士大夫之知遇，泰晤士報聘為訪員，專駐安南，考察殖民事項。是時英法界務紛議未已，馬氏遂日與聞其事。後由越至暹羅，遵陸內渡；一八九七年至北京，自是周遊中國，足跡偏於域內。聯軍之役，北京失陷，馬氏傷股，後遂為專駐訪員，本年七月，被聘為中華民國政治顧問。馬氏為人，蘊藉而富思想，於時事幾無所忽，與人居笑容溫語，藹然可親，垂髮作威廉頓式，覆其額，又善騎，平居出入不以車，故常著黃靴，便乘馬也。馬氏居中國凡三十餘年，內地情形知之甚悉，且以僑寓日久，風土人情多所眷戀，其視中國不啻第二祖國。泰晤士報中馬氏於中國事項，多所主張，故能引中國政府之注意。夫中政府當此風潮澎湃，人才缺乏之時，得此才學兼善之馬氏為顧問，而馬氏亦願出其素日之經驗，與其對中國之熱誠以應中國之急需，其能相助為理為中國造福固無俟記者之贅論矣。現馬氏已束裝返梓，將於十月來京供職，以記者期望之切，於其就職之期限，常有迫不及待之情。聞其十月回京，遂不禁恨其歸期之太晚也。(註二)

按：袁之聘用英人莫理遜爲政事顧問，實具有對英國外交運用之意義和作用，蓋莫理遜者，乃英國駐華公使朱爾典之得力助手。朱袁私誼甚深，二人訂交可溯自甲午中日戰爭之前，時袁在朝鮮任總理營務處並會辦防務，朱爲英駐韓領事。朝鮮在東學黨起義前後，日人正橫行無忌，因懼韓人親袁，將謀不利於袁，袁乃乘英艦出險，安返天津，即賴朱之援助也。自李鴻章死後，袁繼而崛起，此時，英則利用袁朱私交關係，超擢朱爲駐華公使，由是袁朱關係更形密切。自清末以迄民初，兩人相結益深，朱藉袁以發展英國在華權益。自武昌首義清廷起用袁氏後，袁氏利用英國在長江流域之勢力，由朱電令駐漢口領事出面斡旋革命軍與清軍間之停戰及其後之南北議和，袁氏之能操縱南北，爭權奪位，朱之爲力實多。而袁之逼使清廷退位，事前也曾與朱密商，得其支持而獲實現。莫氏爲英使朱爾典之得力助手，且爲倫敦時報駐中國記者，於中國情形，極爲熟悉，袁世凱之聘莫氏爲政事顧問，實有深意存焉。

附錄：

一、英報倫敦日日新聞之莫理遜（原譯瑪禮遜）聘用論

袁大總統聘用瑪禮遜博士爲政治顧問，關係非輕，將來或起重大政潮，非吾人今日所能決。夫瑪博士之熟諳支那內情，與支那人感情相洽，稍知博士者莫不知之，而歐洲人之曾流寓支那或與支那有貿易者，亦莫不敬之。今日之聘用，其目的固明眼人一讀而知也。聞袁總統覺民國之多事，擬實行獨裁，謂非如此不能掃除一切障礙，故其聘用博士也，實欲攬收歐洲一方面輿論。有疑博士不欲爲袁總統作傀儡者。今又有一說，博士之聘用係袁總統藉以調停債者，然有日俄兩國之陰謀，博士之運動徒虛擲耳，豈能隻手回天乎？

支那用英人，大非日俄兩國所喜，昔波斯聘用一美人，而俄國竟以強力去之，今之滿蒙從日俄一方面觀之，猶俄之視波斯北境也。袁總統之簡用博士，欲攬收英人輿論，以抗日俄之侵吞主義手段，不爲不健全也。其難者，英國外務大臣耳，夫外務大臣，不冒英人輿論之排擊，不能反對博士之爲中國之顧問，若欲協助博士，則犯一盟國一友國之怒，外務大臣之地位亦可謂難甚矣。

果吾英扶助博士，俄人固不能有所反對者，蓋據條約上之規定，吾英有維持支那主權之責，而吾政府亦有任人民受聘於支那政府之權也。英俄條約，載明俄人不得干預西藏內治，惟人民關於宗教事，得自由與達賴相接近，竟有俄佛教徒，充達賴政府顧問之舉，已從俄京首途，伊何人，非激動英人征藏之多哲夫乎？即此一事，已見俄人之背約。聞吾外務省對之頗有驚恐之象，故有主張併吞西藏之說，然苟吾英出而強俄人以守約，豈非一光明正大之事乎？何併吞之可言？苟雖然今日袁總統之聘用瑪禮遜博士為顧問，不過與俄國佛教徒多哲夫之出發西藏，皆以銷滅英俄兩國在支那，在西藏之共同友誼而已，與波斯事，殆同出一轍也。（註三）

二、葉恭綽（退菴）論清末民初中國外交内幕

自李鴻章死後袁世凱繼起的時候，英國就利用袁世凱與朱爾典（Sir John N. Jordan）的私交關係，打破了常規，超擢朱為英國駐華公使。（朱那時係總領事，依歐洲慣例，總領事並非外交官，不能當公使大使，朱的使華事非尋常。）先是袁於十九世紀末以道員為中國駐韓商務總辦，旋總理營務處，會辦朝鮮防務。在東學黨起義前後，日本正橫行無忌，害怕韓人之親袁，遂密謀殺袁。事為唐紹儀所知，唐時在中國駐韓海關任職，遂與稅務司穆倫德告知英國領事朱爾典請求援助。徵得朱同意後，唐即於夜半手持兩鎗兩刀乘着雙馬，護送袁世凱到江邊，登上朱爾典所準備的英國兵艦，隨後把袁氏送回天津。計袁等到江邊時距日人密謀動手的時間才差十幾分鐘，這就是朱爾典唐紹儀早年營救袁世凱出險的事實，這是唐紹儀告訴我的。由是朱與袁的關係更形密切，事實上就是袁的幕內參謀。所有晚清末造，英人在華秘密外交之成功：例如發展鞏固長江勢力範圍及民初之五國大借款成立，使英繼海關之後，更取得監督中國鹽政的實權等等，均是朱爾典任內之重大成就，這就證明袁世凱外交政策是最為親英的了。等到辛亥武昌起義，第一件大事南北和議，也是袁世凱在北京先和英使朱爾典商量妥當，由朱電令駐漢口英領事出面介紹南北雙方進行談判。（見胡繩「帝國主義與中國政治」一三二頁）這是確鑿可信的事實。還不止此，當武漢首義時，漢口長江上外國兵艦宣告臨時中立，也是由朱爾典在率先指揮的。就是十二月中旬以後到二十日左右，和議將近成熟，袁世凱推翻滿室的密謀，也是事前曾與朱爾典密商議決的。他們決定聯合各省督撫統兵各軍及駐外公使奏請遜位，然後由袁內閣議決入奏的。其後奉旨依議，於一九一一年十二月二十四日才正式宣佈清室遜位。而

中華民國元年 八月二日

八八

在這前幾天還將中英合辦開灤煤礦的合同先行簽字。（本來在光緒年間，中英祇有合辦開平煤礦而灤州煤礦不在內，僅開平一礦的餘利，即很可觀。這次簽約就連灤礦也一併送給英人了。）從這件事看來，可見英人幫助袁氏密謀推翻清室，是大有所獲的。朱爾典的駐華公使從此一直連了四任，直到他告老才許其退休。及至他回國之後，一九二〇年——民國九年——選以前任公使的資格來函介紹中英公司給交通部，要求承辦南潮鐵路。又一九二一年華盛頓九國會議，他還當了英國代表的顧問強迫中國作種種讓步，朱氏潛力之巨，可想而知了。根據事實，當年我國政府要人中，曾為朱効勞奔走服務的，實在不少，至英人中如赫德（總稅務司）莫理遜（英泰晤士報駐京訪員）及滙豐銀行經理熙利爾等等都是朱的得力助手。（註四）

中國銀行開幕。

中國銀行，即前清戶部所屬大清銀行改組者。資本三千萬元，先以七百五十萬元開辦。總辦為吳鼎昌。（註五）

註一：「東方雜誌」九卷三號。

註二：民國元年九月三日上海「民立報」（第六八〇號）。

註三：同註二。

註四：葉恭綽：「太平洋會議前後中國外交內幕及其與梁士詒之關係」。

註五：民國元年八月九日上海「民立報」（第六五五號）。

二 日 袁大總統公布修正教育部官制。

教育部官制共十二條，規定教育總長管理教育、學藝及曆象事務，監督全國學校及所轄各官署。教育部置普通教育司、專門教育司及社會教育司。（註一）

袁大總統任命劉揆一為工商總長。

袁大總統於上月卅一日諮請參議院同意劉揆一為工商總長。是日，參議院開會，袁大總統派海軍總長劉冠雄出席說明擬任劉揆一為工商總長之理由，即行投票。結果：出席議員八十一人，投同意票者四十五人，過半數通過。（註二）

劉揆一本同盟會會員，袁欲藉以羈縻民黨，然同盟會人皆不以劉入閣為然。劉揆一於任命發表後，函致同盟會，以已加入混合內閣，與同盟會之主張不合，請予以除名。（註三）劉揆一於五日就職。（註四）

註一：民國元年八月份「政府公報」命令第九五號。

註二：民國元年八月三日上海「民立報」（第六四九號）。

註三：民國元年八月五日上海「民立報」（第六五一號）。

註四：民國元年八月七日上海「民立報」（第六五三號）。

四日 中國郵政會在北京舉行第一次會議，舉梁士詒為會長。

中國郵政會於是日在北京安徽會館舉行第一次會議，舉定梁士詒為會長。此會宗旨，在收回中國郵政權，由國人自行管理。（註一）

註一：民國元年八月六日上海「民立報」（第六五二號）。

五日 袁大總統任命徐鼎霖為黑龍江民政使。（註一）

中國同盟會與統一共和黨、國民公黨會商合併，定名國民黨。

同盟會與統一共和黨為加強正式國會議員競選力量，建議合併，旋又有國民公黨參加，三方代表會

談多次，統一共和黨曾提出三項條件：(一)變更同盟會名義。(二)廢去民生主義。(三)改良內部組織。經本日會商結果：(一)定名國民黨。(二)黨綱1.保持政治統一。2.發展地方自治。3.勵行種族同化。4.採用民生政策。5.維持國際和平。(三)組織採理事會議制，設理事長一人。

民立報有詳細報導：

「同盟會主張政黨內閣主義不能實行，繼以柔懦無能之陸內閣爲統一共和黨所不容，兩黨感情日漸親密。乃統一共和黨推翻現內閣之計不成，又受共和黨以及軍警界之攻擊，該黨黨員異常憤激，遂欲與同盟會一致進行，爲正式國會競爭選舉地步。同盟會與統一共和黨感情素不惡，近因政見相合，亦欲左提右攜，以達政黨內閣之目的，於是合併之議成。先由統一共和黨提出兩黨合併之條件三項：(一)變更同盟會名義；(二)廢去民生主義；(三)改良內部組織。此三條件在未發布之先，已由同盟會北京總幹事宋教仁通知孫中山、黃克強兩先生，得孫黃許可後，遂由本部幹事張耀曾將黨名、黨綱組織另擬一草案，於五日與統一共和黨開談判。到會者除同盟會、統一共和兩黨外，又有上海新加入之國民公黨代表共計十三人。當時先將黨名協定，原案係用民主黨名義，後因反對者多數，遂改用國民黨。其次議及黨綱，原案係用鞏固共和、保育民生八字。後因國民公黨代表反對民生二字用意太狹，與同盟會所持之民生主義相渾，統一共和黨亦贊成此議，遂改爲鞏固共和，實行平民政策十字。而同盟會代表李肇甫力持民生二字，萬不可去，恐一般激烈分子出而反對，與合併之事有碍，經張溥泉設一調停之法，將政綱列舉之第四條所標採用社會政策六字改爲採用民生政策，各黨諒其苦衷，皆表贊成。於是續議列舉之黨綱，共計五條：

- (一) 保持政治統一。
- (二) 發展地方自治。
- (三) 勵行種族同化。
- (四) 採用民生政策。
- (五) 維持國際和平。

湖北省城兵變。

各黨以所擬各條均甚平妥，遂一律通過。其次議及機關之組織，原案採用理事會議制，設理事七人，各黨大致贊成。惟於會議制內應設理事長一人，究竟係暫設機關，抑臨時機關，此條稍加討論，贊成常設者多數。惟理事長係由七人互推，不由大會公選，以免權力有高下之殊，理事七人，已擬定孫文、黃興、岑春煊、蔡鍔、吳景濂、張鳳翽、宋教仁。議畢，由三黨到會之代表假定簽字，各自通知本黨，以便下次會議取決。此外又有國民共進會、共和實進會兩小團體，因恐該會勢力薄弱，難久自立，亦願加入合併，各舉代表與三黨接洽。」（註二）

鄂省軍餉支絀，擬將軍隊酌量裁汰。第一鎮二協三標兵士，因劉協統、胡標統馭下專橫，夙多惡感，先是該營兵士，有請退伍者，長官不之許。三日劉協統點名放餉，將該標大加裁汰，兵士咸懷不平，僉謂願退者既不允准，而不願退者，乃強迫之，殊失軍人之意，遂於四日秘密會議，謀所以推倒劉、胡之策。適本日該鎮黎統制（按：黎天才）派謝參謀蒞營演說退伍之事，謝參謀語言粗率，多不近情，兵士有駁之者，即以惡聲相向，且聲言如敢抗違，當以軍法治罪，於是兵士大譁，羣至軍械房搶奪子彈，相率潰變，當場擊斃軍官二名，傷數名。楚望臺軍械所守兵，聞聲響應，分兵攔守通湘、起義二城門。黎都督聞報，即飭各軍飛往彈壓，將變兵包圍，一面派唐、黃兩參謀偕同統制黎天才，步行至變兵占領區域內，剴切勸導，並允將劉、謝撤差，變兵遂陸續回營。旋由兵士指出爲首起事陳兆鰲一名，訊實正法。（註三）

註一：民國元年八月份「政府公報」命令第九八號。

註二：民國元年八月十八日上海「民立報」（第六六四號）。

註三：「東方雜誌」九卷三號。

八日 袁大總統公布勳位令。

中華民國元年 八月八日

中華民國元年 八月八日

九二

勳位令共八條，規定凡民國人民，有勳勞於國家或社會者，授與勳位。勳位分爲：一、大勳位，二、勳一位，三、勳二位，四、勳三位，五、勳四位，六、勳五位。凡依優待條件，保有親王以下之世爵者，各以受有勳位論。世爵與勳位比例之等級爲：（甲）親王、郡王、貝勒、貝子視大勳位。（乙）公視勳一位。（丙）侯視勳二位。（丁）伯視勳三位。（戊）子視勳四位。（己）男視勳五位。（註一）

按：本案亦未經提交參議院公決。

袁大總統公布修正內務、工商、農林等部官制。

內務部官制共十三條，規定內務總長管理地方行政、選舉、賑恤、救濟、慈善、感化、人戶、土地、警察、著作、出版、土木工程、禮俗、宗教及衛生事務，監督所轄各官署及地方長官。內務部置民治司、職方司、警政司、土木司、禮俗司、衛生司。

工商部官制共十一條，規定工商總長管理關於工、商、礦事務，監督所轄各官署。工商部置工務司、商務司、礦務司。

農林部官制共十三條，規定農林總長管理農務、水利、山林、畜牧、蠶業、水產、墾殖事務，監督所轄各官署。農林部置農務司、墾牧司、山林司、水產司。（註二）

袁大總統任命盧永祥為陸軍第二十鎮統制官；令陸軍第二十鎮統制官潘矩楹開缺來京，另候任用。（註三）

袁大總統任命呂公望為浙江第六師師長，仍兼充第十一旅旅長；戈克安為九江鎮守使，兼管砲臺及駐潯軍隊。（註四）

註一：民國元年八月份「政府公報」法律第一〇一號。

註二：民國元年八月份「政府公報」法律第一〇一號。

註三：民國元年八月份「政府公報」命令第一〇一號。

註四：同註三。

九日 湖北都督黎元洪查封漢口大江報，通電緝拿何海鳴、凌大同。

大江報因討論於政界有微詞被封禁，並拘去主筆三人。（註一）黎元洪通電以「查有大江報出版以來，專取無政府主義，爲亂黨秘密機關，……差軍警即行查封。該報主筆何海鳴、凌大同等現尚在逃，應該一體嚴緝法辦。」（註二）

註一：民國元年八月十一日上海「民立報」（第六五七號）。

註二：易國幹等編：「黎副總統政書」卷十三，頁五。

十日 袁大總統公布中華民國國會組織法。

中華民國國會採兩院制，參議院議員由各省省議會選出十名，另由蒙古（二十七名）、西藏（十名）、青海（三名）、中央學會（八名）、華僑（六名）選出。衆議院議員由各省及蒙古、西藏、青海省人民選出，每省人口滿八十萬選一名；一省人口不滿八百萬人者，亦得選十人。人口總調查未畢以前，另列每省所選名額。參議院議員任期六年，每二年改選三分之一；衆議院議員任期三年。

中華民國國會組織法全文如次：

第一條 民國議會，以左列兩院構成之。

參議院、衆議院。

中華民國元年 八月九、十日

中華民國元年 八月十日

九四

第二條 參議院以左列各議員組織之：

一、由各省省議會選出者每省十名。二、由蒙古選舉會選出者二十七名。三、由西藏選舉會選出者十名。四、由青海選舉會選出者三名。五、由中央學會選出者八名。六、由華僑選舉會選出者六名。

第三條 衆議院以各地方人民所選舉之議員組織之。

第四條 各省選出衆議院議員之名額，依人口之多寡定之。每人口滿八十萬，選出議員一名，但人口不滿八百萬之省，亦得選出議員十名。

人口總調查未畢以前，各省選出之員額如左：

直隸四十六名；奉天十六名；吉林十名；黑龍江十名；江蘇四十名；安徽二十七名；江西三十五名；浙江三十八名；福建二十四名；湖北二十六名；湖南二十七名；山東三十三名；河南三十二名；山西二十八名；陝西二十一名；甘肅十四名；新疆十名；四川三十五名；廣東三十名；廣西十九名；雲南二十二名；貴州十三名。

第五條 蒙古、西藏、青海選出衆議院議員之名額如左：

蒙古二十七名；西藏十名；青海三名。

第六條 參議院議員任期六年，每二年改選三分之一。

第七條 衆議院議員任期三年。

第八條 兩院議長副議長，各由本院議員互選之。

第九條 無論何人不得同時爲兩院議員。

第十條 民國議會之開會及閉會，兩院同時行之。

第十一條 民國議會之會期爲四個月，但依事情之必要，得延長之。

第十二條 民國議會之議事，兩院各別行之。

同一議案不得同時提出於兩院。

第十三條 民國議會之議定，以兩院之一致成之。

一院否決之議案不得於同會期內，再行提出。

第十四條 民國憲法未定以前，臨時約法所定參議院之職權，爲民國議會之職權。但左列事項，兩院各得專行之：

一、建議。二、質問。三、查辦官吏納賄違法之請求。四、政府諮詢之答覆。五、人民請願之受理。六、議員逮捕之許可。七、院內法規之制定。

預算決算，須先經衆議院之議決。

第十五條 兩院非各有總議員過半數之出席，不得開議。

第十六條 兩院之議事，以出席議員過半數之同意決之。可否同數，取決於議長。

第十七條 臨時約法第十九條第十一款，第十二款及第二十三條，關於出席及議決員數之規定，於兩院各準用之。

臨時約法第二十一條之規定亦同。

第十八條 臨時約法第二十五條、第二十六條，關於參議員之規定，於兩院議員各準用之。

第十九條 兩院議員之歲費，及其他公費，別以法律定之。

第二十條 民國憲法案之起草，由兩院各於議員內選出同數之委員行之。

第二十一條 民國憲法之議定，由兩院會合行之。

前項會合時，以參議院議長爲議長，衆議院議長爲副議長。非兩院各有總議員三分之二以上之出席，不得開議，非出席議員四分之三以上之同意，不得議決。

第二十二條 本法自公佈日施行。（註一）

袁大總統公布參議院議員及衆議院議員選舉法。

附錄：

一、參議院議員選舉法

中華民國元年 八月十日

中華民國元年 八月十日

九六

第一章 總則

第一條 參議院議員，依國會組織法第二條之規定分別選舉之。

第二條 參議院議員選舉人，於本法各章定之。

第三條 凡有衆議院議員被選舉之資格，年滿三十歲以上者，得被選舉爲參議院議員。

華僑選舉會選出之參議院議員，除前項規定外，以通曉漢語者爲限。

第四條 參議院議員之選舉期日，以教令定之。

第五條 選舉用無記名單記投票法。

第六條 選舉非有選舉人總數三分之二以上到會，不得投票。

第七條 選舉以得票滿投票人總數三分之一者爲當選。當選人不足額時，應再行投票，至足額爲止。

第八條 當選人足額後，並依議員定額，選定同數之候補當選人。其當選票額，依前條之規定。

凡得票滿當選票額，因當選人足額不能當選者，即作爲候補當選人。

第九條 當選人及候補當選人名次，以選出之先後爲序。同次選出者，以得票多寡爲序。票數同者，抽籤定之。

第十條 當選人及候補當選人之姓名及所得票數，由選舉監督當場榜示，同時通知各當選人。

第十一條 當選人接到前條通知後，應於二十日以內，答覆願否應選。其逾期不覆者，以不願應選論。但交通不便

地方，得延長十五日以內。

第十二條 當選人不願應選時，依次以候補當選人遞補之。但本法有特別規定者不在此限。

第十三條 凡應選者爲參議院議員，由選舉監督給予議員證書，同時彙造名冊呈報內務部。

第十四條 議員出缺時，依第十二條之規定遞補之。

第十五條 候補當選人之有效期間，至每屆議員改選之日爲止。

第十六條 第一屆選出之參議院議員，於開會後，依左列規定，分爲二十七部，每部以抽籤法均分爲三班。第一班

滿二年改選，第二班滿四年改選，第三班任滿改選，嗣後每二年就任滿之議員改選之。

各省省議會選出者每省爲一部，蒙古選舉會選出者爲一部，西藏選舉會選出者爲一部，青海選舉會選出者爲一部，中央學會選出者爲一部，華僑選舉會選出者爲一部。

議員名額，不能三分時，以較多或較少之數，爲第三班。

第十七條 議員退任，再被選者得連任。

第十八條 關於選舉投票、開票檢票、選舉變更及選舉訴訟，本法所未規定者，準用衆議院議員選舉法之規定。

第二章 各省

第十九條 各省選出參議院議員之名額，依國會組織法第二條第一款之規定。

第二十條 選舉人以各該省省議會議員充之。

第二十一條 各省選舉參議院議員，該省省議會議員被選者，至多不得逾定額之半。

候補當選人之選舉及每屆議員之改選亦同。

第二十二條 候補當選人之遞補，依名次之先後。但應選或現任之參議院議員，由省議會議員被選者，已滿定額之半時，其缺額應以省議會議員外之被選爲候補當選人者遞補之。

第二十三條 選舉監督，以各該省行政長官充之。

選舉場所，以省議會會所充之。

選舉時間，選舉監督定之。

第三章 蒙古及青海

第二十四條 蒙古及青海選出參議院議員之名額，依國會組織法第二條第二款及第四款之規定。

第二十五條 蒙古及青海之選舉區劃及議員名額之分配如左：

哲里木盟二名；卓索圖盟二名；昭烏達盟二名；錫林郭勒盟二名；烏蘭察布盟二名；伊克昭盟二名；土謝圖汗部二名；車臣汗部二名；三音諾顏部二名；札薩克圖汗部二名；烏梁海二名；科布多及舊土爾扈特三名；阿拉善一名；額濟納一名；青海三名。

第二十六條 選舉人以蒙古及青海選舉會會員爲之。

第二十七條 蒙古及青海選舉會，依第二十五條規定之區劃，以各該王公世爵或世職組織之。
前項選舉會，得依便宜聯合二區以上組織之。

第二十八條 選舉監督，以選舉會所在地行政長官充之，但得委託相當之官吏代理。

選舉時間及場所，選舉監督定之。

第四章 西藏

第二十九條 西藏選出參議院議員之名額，依國會組織法第二條第三款之規定。

第三十條 西藏之選舉區劃及議員名額之分配如左：

前藏五名，後藏五名。

第三十一條 選舉人以西藏選舉會會員爲之。

第三十二條 西藏選舉會，依第三十條規定之區劃，由達賴喇嘛及班禪喇嘛會同駐藏辦事長官，遴選相當人員，分別於拉薩及札什倫布組織之。

前項人員名額，各以該區應出議員名額之五倍爲率。

第三十三條 選舉監督，以駐藏辦事長官充之，但得委託相當之官吏代理。

選舉時間及場所，選舉監督定之。

第五章 中央學會

第三十四條 中央學會選出參議院議員之名額，依國會組織法第二條第五款之規定。

第三十五條 選舉人以中央學會會員充之，但被選舉人不以該會會員爲限。

第三十六條 選舉監督，以教育總長充之。

選舉時間及場所，選舉監督定之。

第三十七條 中央學會之組織，別以法律定之。



第六章 華僑

第三十八條 華僑選出參議院議員之名額，依國會組織法第二條第六款之規定。

第三十九條 選舉人以華僑選舉會會員爲之。

第四十條 華僑選舉會，由華僑僑居地所設各商會，各選出選舉人一名組織之。

前項商會以經本國政府認可者爲限。

第四十一條 華僑選舉會設於民國政府所在地。

第四十二條 選舉監督，以工商總長充之。

選舉時間及場所，選舉監督定之。

第四十三條 華僑選舉會會員，因故不能到會時，得具委託證書，委託相當之代理人到會行使其選舉權，但代理人以代理一人爲限。

前項委託證書，須經本人簽名，並鈐該商會圖記。凡選舉會會員，不得爲代理人。

第七章 附則

第四十四條 本法自公布日施行。

二、衆議院議員選舉法

第一編 總則

第一條 衆議院議員依國會組織法第四條及第五條之規定分別選舉之。

第二條 選舉年限，以三年爲一屆。

第三條 每屆選舉年限，其選舉日期，以教令定之，臨時選舉日期亦同。

第四條 凡有中華民國國籍之男子，年滿二十一歲以上，於編製選舉人名冊以前，在選舉區內住居滿二年以上，具左列資格之一者，有選舉衆議院議員之權。

中華民國元年 八月十日

一、年納直接稅二元以上者。二、有值五百元以上之不動產者。但於蒙、藏、青海，得就動產計算之。

第五條

凡有中華民國國籍之男子，年滿二十五歲以上者，得被選舉為衆議院議員。於蒙、藏、青海，具有前項資格，並通曉漢語者，得被選舉為衆議院議員。

第六條

凡有左列情事之一者，不得有選舉權及被選舉權。

一、褫奪公權尚未復權者。二、受破產之宣告，確定後尚未撤銷者。三、有精神病者。四、吸食鴉片煙者。五、不識文字者。

第七條

左列各人，停止其選舉權及被選舉權。

一、現役陸海軍人，及在徵調期間之續備軍人。二、現任行政司法官吏及巡警。三、僧道及其他宗教師。

第八條

前項第二款及第三款之規定，於蒙、藏、青海不適用之。

左列各人，停止其被選舉權。

一、小學校教員。二、各學校肄業生。

第九條

辦理選舉人員，於其選舉區內，停止其被選舉權，但監督員及蒙、藏、青海之辦理選舉人員，不在此限。

第二編 各省議員之選舉

第一章 選舉區劃及辦理選舉人員

第一節 選舉區劃

第十條

初選舉以縣為選舉區，各以所轄地方為境界。

地方行政區劃及名稱未改正以前，左列各區劃均以縣論。

一、府、直隸、廳、州之直轄地方。二、廳及州。

第十一條 覆選區合若干初選區爲選舉區，其區劃別以表定之。

第十二條 行政區劃之境界有變更時，選舉區一併變更。但原選議員，不失其職。

第二節 辦理選舉人員

第十三條 各省設選舉總監督，以該省行政長官充之，監督全省選舉事宜。

第十四條 初選區設初選監督，以各該區之行政長官充之，監督初選舉一切事宜。

初選監督，各以本署爲辦理選舉事務所。

第十五條 覆選區設覆選監督，於初選期三個月以前，由選舉總監督委任，監督覆選舉一切事宜。

覆選監督駐在地，由選舉總監督定之。

第十六條 初選、覆選，均設投票管理員、監察員、開票管理員、監察員各若干名，由初選監督、覆選監督分別委任。但監察員應以本區選舉人爲限。

第十七條 投票管理員職務如左：

一、掌投票所啓閉。二、決定投票之應否收受。三、掌投票匱、投票簿、投票紙及選舉人名冊。四、保持投票所秩序。五、其他本法所定屬於投票管理員職務之事項。

第十八條 開票管理員職務如左：

一、掌開票所啓閉。二、清算投票數目。三、檢查投票紙真僞。四、決定投票之是否合法。五、保存選舉票。六、保持開票所秩序。七、其他本法所定屬於開票管理員職務之事項。

第十九條 投票監察員、開票監察員各監視管理員，辦理投票、開票事宜。

監察員如與管理員意見不同時，得呈明選舉監督決定。

第二十條 凡辦理選舉人員，均爲名譽職，但得酌給公費。

第二章 初選舉

第一節 投票區

中華民國元年 八月十日

中華民國元年 八月十日

一〇二

第二十一條 初選監督應按照地方情形，分劃本管區域爲若干投票區。

第二十二條 投票區應於初選期六十日以前，由初選監督籌定，呈報覆選監督核定後轉報總監督。

第二節 選舉人名冊

第二十三條 初選監督應就本管區域內，分派調查委員，按照選舉資格，調查合格者，造具選舉人名冊。

調查員辦事細則，由初選監督定之。

第二十四條 選舉人名冊，應載選舉人姓名、年歲、籍貫、住址、住居年限及左列第一款或第二款項。

一、年納直接稅之數，或不動產價格之數。二、某種學校畢業，或與某種學校畢業相當之資格。

第二十五條 選舉人名冊，應於初選期六十日以前一律告成，由初選監督分別呈報覆選監督及總監督。

第二十六條 初選監督應按各投票區，分造選舉人名冊，於初選期六十日以前，頒發各投票所，宣示公衆。

第二十七條 宣示選舉人名冊，以五日爲期。如本人以爲錯誤遺漏，得於宣示期內，取具證據，呈請初選監督更正。

。前項呈請更正，初選監督應自收呈之日起，五日以內判定之。

第二十八條 宣示期滿，即爲確定，不得再請更正。其由初選監督判定更正者，應更正選舉人名冊，補報覆選監督

及總監督。

第二十九條 選舉人名冊確定後，應分存各投票所及開票所，並由總監督呈報選舉人總數於內務部。

第三節 當選人名額

第三十條 初選當選人名額，定爲議員名額之五十倍，每屆由覆選監督按照該覆選區議員名額，用五十乘之，爲

該覆選區內初選當選人名額，分配於各初選區。

第三十一條 初選當選人之分配，由覆選監督以該覆選區應出之初選當選人名額，除全區選舉人總數，視得數多寡

，定每選舉人若干名，得選出當選人一名，再以此數分除各初選區選舉人數，視得數多寡，定各該初

選區應出初選當選人若干名。

初選區有選舉人數不敷選出當選人一名，或敷選若干名之外，仍有零數，致當選人不足定額者，比較

各初選區零數多寡，將餘額依次歸零數較多之區選出之。若兩區以上零數相等，其餘額應歸何區，以抽籤定之。

初選當選人名額分配定後，由覆選監督於初選期十日以前，榜示各初選區。

第四節 選舉通告

第三十二條

初選監督應於初選期四十日以前，頒發選舉通告，其應載事項如左：

一、初選日期。二、初選投票所及開票所地址。三、投票方法。

第五節 投票所及開票所

第三十三條

投票所每投票區各設一處，開票所設於初選監督所在地，其地址各由初選監督定之。

第三十四條

投票所及開票所周圍，得臨時增派巡警保持秩序。

第三十五條

投票所及開票所，除本所職員選舉人及巡警外，他人不得闖入。

開票所因參觀之選舉人過多不能容時，管理員得限制人數。

第三十六條

投票所及開票所，自投票及開票完畢之日起，十五日以內，一律裁撤。

第三十七條

投票所啓閉，以午前八時至午後六時爲率，逾限不得入內。

第三十八條

投票所及開票所辦事細則，由初選監督定之。

第六節 投票紙、投票簿及投票匭

第三十九條

投票紙應由覆選監督按照定式製成，於初選期三十日以前，分交初選監督。

初選監督應於初選期七日以前，分交各投票所。

第四十條

初選監督應按照各投票區所屬選舉人，分別造具投票簿，並按照定式製成投票匭，於初選期七日以前

，分交各投票所。

第四十一條

投票簿應載明選舉人姓名、年歲、籍貫及住址。

第四十二條

投票匭除投票時外，應嚴加封鎖。

中華民國元年 八月十日

第七節 投票、開票及檢票

第四十三條 投票人以列名本投票所之投票簿者爲限。

第四十四條 投票人屆選舉期，應親赴投票所自行投票。

第四十五條 投票人於領投票紙時，應先在投票簿所載本人姓名下籤字。

第四十六條 投票人每名祇領投票紙一張。

第四十七條 投票用無記名單記法，每票祇書被選舉人一名，不得自書本人姓名。

第四十八條 投票人於投票所內，除關於投票方法，得與職員問答外，不得與他人接談。

第四十九條 投票完畢後，投票人應即退出。

第五十條 投票人倘有冒替及其他違背法令情事，管理員及監督員得令退出。

第五十一條 管理員及監察員，應將投票始末情形，會同造具報告，連同投票匭，於投票完畢之翌日，移交開票所，並呈報初選監督。

第五十二條 初選監督自各投票匭送齊之翌日，應酌定時刻先行宣示。屆時親臨開票所，督同開票，即日宣示。

第五十三條 檢票時，應將所投選舉票數與投票簿對照。

第五十四條 凡選舉票應作廢者如左：

一、寫不依式者。二、夾寫他事者，但記載被選舉人職業或住址者，不在此限。三、字跡模糊，不能認識者。四、不用投票所所發票紙者。五、選出之人爲選舉人名冊所無者。

第五十五條 開票所管理員及監察員，應將開票始末情形，會同造具報告，於開票完畢之翌日，呈送初選監督。

所有選舉票，應分別有效無效，一併附呈，於本屆選舉年限內，由初選監督保存之。

第八節 當選票額

第五十六條 初選以本區應出當選人名額，除投票人總數，將得數三分之一爲當選票額，非得票滿額者，不得爲初

選當選人。

第五十七條 凡因不滿當選票額，致無人當選，或當選人不足定額時，由初選監督就得票較多者，按照所缺當選人名額，加倍開列姓名，即行榜示。於開票後第三日，在原投票所，就榜示姓名內再行投票，至足額為止。

第五十八條 當選人名次，以選出之先後爲序，同次選出者，以得票多寡爲序。票數同者，抽籤定之。

第五十九條 凡得票滿當選票額，因當選人足額不能當選者，即作爲初選候補當選人，其名次準用前條之規定。

第九節 當選通知及證書

第六十條 當選人確定後，應即榜示，並由初選監督具名，分別通知各當選人。

第六十一條 當選人接到通知後，應於五日以內答覆願否應選。其逾期不覆者，以不願應選論。

第六十二條 凡應選者，由初選監督給與當選證書。

第六十三條 當選證書，由覆選監督按照定式製成，於初選期二十日以前分交初選監督。

第六十四條 當選證書給與後，應將當選人姓名榜示，並呈報覆選監督。

第六十五條 初選當選人，受領證書後，由初選監督按照距覆選投票所路程遠近酌給旅費。

第三章 覆選舉

第六十六條 覆選舉，由初選當選人齊集覆選監督駐在地行之。

第六十七條 覆選人名冊，以初選當選人爲限，依各初選區之順序編列之。其冊內應載事項，除依第二十四條規定外，應載明初選當選票數。

第六十八條 覆選當選人，不以初選當選人爲限。

第六十九條 各覆選區應出議員若干名，每屆由總監督按照各該覆選區選舉人名冊總數，以全省議員名額分配之。

第七十條 覆選當選人之分配，由總監督於各覆選區選舉人名冊報齊後，按照名冊，以該省議員名額，除全省選舉人總數，視得數多寡，定每選舉人若干名，得選出議員一名。再以此數分除各覆選區選舉人數，視得數多寡，定各該覆選區應出覆選當選人若干名。

覆選區有選舉人數不敷選出議員一名，或敷選若干名之外，仍有零數，致議員不足定額者，比較各覆選區零數多寡，將餘額依次歸零數較多之區選出之，若兩區以上零數相等，其餘額應歸何區，以抽籤定之。

覆選當選人名額分配定後，由總監督於初選期三十日以前，通知各覆選監督。

第七十一條 覆選監督，應於覆選期三十日以前，頒發選舉通告。其應載事項如左：

一、覆選日期。二、覆選投票所及開票所地址。三、投票方法。四、覆選當選人名額。

第七十二條 覆選投票所、開票所地址及其辦事細則，由覆選監督定之。

關於投票所、開票所事項，準用第三十四條至第三十七條之規定。

第七十三條 覆選投票紙、投票簿及投票匣定式，與初選同。

第七十四條 覆選投票、開票及檢票，準用第四十三條至第五十四條第一款至第四款及第五十五條之規定。

第七十五條 覆選以本區應出議員名額，除投票總數，將得數之半為當選票額。非得票滿額者，不得為覆選當選人。

第七十六條 凡因不滿當選票額，致無人當選，或當選人不足定額時，由覆選監督在原投票所重行選舉，至足額為止。

第七十七條 覆選當選人足額後，並依該區應出議員名額，選定同數之候補當選人。其當選票額依第七十五條之規定。

凡得票滿當選票額，因覆選當選人足額不能當選者，即作為候補當選人。

第七十八條 覆選當選人及候補當選人之名次，準用第五十八條之規定。

第七十九條 覆選當選人確定後，應即榜示，並由覆選監督具名，分別通知各當選人。當選人接到通知後，應於二十日以內答覆願否應選，其逾期不覆者，以不願應選論。

第八十條 凡應選者，為眾議院議員，由覆選監督給與議員證書。

第八十一條

議員證書給與後，覆選監督應將覆選舉始末情形，造具報告，連同投票簿，並有效無效之選舉票及議員名冊，呈送總監督，於本屆選舉年限內保存之。並由總監督彙造該省議員名冊，呈報內務部。議員名冊，應載明議員姓名、年歲、籍貫及所得票數。

第四章 選舉變更

第一節 選舉無效

第八十二條

凡有左列各款情事，爲選舉無效。

第八十三條

一、選舉人名冊，因舞弊牽涉全數人員，經審判確定者。二、辦理選舉違背法令，經審判確定者。前條之規定，於初選舉及覆選舉均適用之。初選舉無效時，覆選舉雖經確定，一併無效。

第二節 當選無效

第八十四條

凡有左列各款情事，爲當選無效。

一、不願應選。二、死亡。三、被選舉資格不符，經審判確定者。四、當選票數不實，經審判確定者。

第八十五條

當選無效時，當選證書已給發者，應令繳還，並將姓名及其緣由宣示。

第八十六條

當選無效時，應以各該區候補當選人遞補。

第三節 改選及補選

第八十七條

改選於每屆選舉年限行之。

選舉無效時，應於該選舉區一律改選。

第八十八條

補選於議員缺額，該選舉區無候補當選人時行之。

第八十九條

關於改選及補選事項，均依本編之規定行之。

第五章 選舉訴訟

第九十條

選舉人確認辦理選舉人員有舞弊及其他違背法令行爲，得自選舉日起，初選於五日內，向地方審判廳

起訴；覆選於十日內，向高等審判廳起訴。

未設審判廳之處，得向相當受理訴訟之官署起訴。

第九十一條 選舉人確認當選人資格不符，或票數不實者，得依前條之規定起訴。

第九十二條 落選人確認所得票數應當選而未與選，或候補當選人確認名次有錯誤者，得依第九十條之規定起訴。

第九十三條 選舉訴訟事件，應先於各種訴訟事件審判之。

第六章 罰則

第九十四條 關於選舉之犯罪，依刑律處斷。

第九十五條 初選當選人已受選舉旅費，不於選舉日期到覆選區投票者，除追繳旅費外，加倍罰金。

第三編 蒙古、西藏、青海議員之選舉

第九十六條 蒙古、西藏、青海選舉區劃及議員名額之分配如左：

哲里木盟二名、卓索圖盟二名、昭烏達盟二名、錫林郭勒盟二名、烏蘭察布盟二名、伊克昭盟二名、土謝圖汗部二名、車臣汗部二名、三音諾顏部二名、扎薩克圖汗部二名、烏梁海二名、科布多三名、阿拉善一名、額濟納一名、前藏五名、後藏五名、青海三名。

第九十七條 選舉監督，以各該選舉區之行政長官充之，監督區內一切選舉事宜。

選舉監督得酌派辦理選舉人員，並定其職務。

第九十八條 選舉監督，應分派調查委員，按照選舉資格，調查合格者，造具選舉人名冊。

選舉人名冊應載事項，準用第二十四條之規定。

第九十九條 前條之調查，選舉監督若認為不能偏行時，得專就其駐在地行之。

第一百條 選舉監督專就其駐在地為調查時，對於駐在地以外之本管區域，應先期詳列選舉事由選舉資格。並限定日期，令各地之行政長官，宣示公眾，聽選舉人合格者自行呈報。

各地行政長官於呈報期滿時，應即查實，彙報選舉監督。

第一百一條 選舉監督應將前條呈報之選舉人，一併列入選舉人名冊。

第一百二條 關於選舉人名冊之宣示及更正，准用第二十六條至第二十八條之規定。

第一百三條 選舉監督應於選舉期前，頒發選舉通告，令本管各地之行政長官宣示公衆。

選舉通告應載事項如左：

一、選舉日期。二、選舉投票所及開票所地址。三、投票方法。

第一百四條 投票所及開票所，設於選舉監督駐在地。

選舉監督得依便宜分割本選舉區爲若干投票區，每投票區設投票所一處。

第一百五條 關於投票所及開票所事項，准用第三十四條至第三十八條之規定。

第一百六條 投票紙、投票簿及投票甌，准用第三十九條至第四十二條之規定。

投票紙除漢字外，得書各該地通用文字。

第一百七條 投票、開票及檢票，准用第四十三條至第五十四條第一款至第四款及第五十五條之規定。

第一百八條 選舉按照本區應出議員名額，以得票較多者爲當選。當選不足額時，應就原投票所再行投票，至足額爲止。

第一百九條 當選人足額後，以得票次多數者爲候補當選人，其名額與議員名額同。

候補當選人不足額時，准用前條之規定。

第一百十條 當選人及候補當選人名次，准用第五十八條之規定。

第一百十一條 當選人通知及證書之給與，准用第七十九條、第八十條之規定。

第一百十二條 議員證書給與後，選舉監督應將選舉情形詳細記載，連同投票簿並有效無效之投票紙及議員名冊，於本屆選舉年限內保存之，並造具該區議員名冊，呈報內務部。

議員名冊，適用第八十一條第二項之規定。

第一百十三條 關於選舉無效及當選無效，適用第八十二條及第八十四條至第八十六條之規定。

中華民國元年 八月十日

一一〇

第一百十四條 改選及補選，適用第八十七條、第八十八條之規定。

關於改選及補選事項，均依本編之規定行之。

第一百十五條 選舉人確認辦理選舉人員有舞弊及其他違背法令行為，得自選舉日起，於五日內向受理訴訟之官署起訴。

第一百十六條 選舉人確認當選人資格不符或票數不實者，得依前條之規定起訴。

第一百十七條 落選人確認所得票數應當選而未與選，或候補當選人確認名次有錯誤者，得依第一百十五條之規定起訴。

第一百十八條 選舉訴訟之審判，適用第九十三條之規定。

第一百十九條 關於選舉之犯罪處斷，適用第九十四條之規定。

第四編 附則

第一百二十條 本法施行細則以命令定之。

第一百二十一條 本法自公布日施行。（註二）

袁大總統公布籌備國會事務局官制。

籌備國會事務局官制共七條，全文如次：

第一條 籌備國會事務局隸於內務總長，其職務如左：

一、關於國會開會之籌備事項。二、關於議員選舉程序事項。

第二條 籌備國會事務局設委員長一人，綜理局務，監督所屬職員。

第三條 籌備國會事務局設委員若干人，由左列各員內選派兼充之。

一、內務部參事。二、法制局參事。三、蒙藏事務局參事。

第四條 籌備國會事務局設事務員十人，掌文書會計及庶務，由委員長委任。

第五條 籌備國會事務局爲繕寫文件及其他庶務，得酌用雇員。

第六條 籌備國會事務局，俟國會成立時，即行裁撤。

第七條 本制自公布日施行。（註三）

中國同盟會決定與統一共和黨、國民公黨、國民共進會合併，推定委員負責辦理。

同盟會爲與他黨合併事開會，由總務部長宋教仁主持，報告與統一共和黨、國民公黨，及新參加之國民共進會合併事，擬定名爲國民黨。又述與該三黨交涉之經過及兩方合併條件，末又演說合併之必要，後經多數討論結果得大多數贊成合併，不贊成合併者有五人。由會中公推張繼、劉彥、湯漪、仇亮爲合併交涉委員，代表同盟會與三黨於次日開正式會議磋商合併前後一切手續。（註四）

註一：民國元年八月份「政府公報」法律第一〇三號。

註二：同註一。

註三：同註一。

註四：民國元年八月十二日上海「民立報」（第六五八號）。

十一日 中國同盟會聯合統一共和黨、國民公黨、國民共進會、共和實進會舉行合併籌備會。

同盟會與統一共和黨、國民公黨、國民共進會議商合併，又加入共和實進會，共爲五黨會，於本日各派代表舉行籌備會，議決發布宣言書，並決定內部組織分總務、文事、政事、交際、會計五部，各設

中華民國元年 八月十一日

中華民國元年 八月十二日

一一二

部長一人，另設一政務研究會。各省設支部，各州縣設分部。

民立報載：

是日舉宋教仁爲臨時主席，報告同盟會昨開會全體贊成。共和實進會代表許廉報告，對於合併極表同情。統一共和黨谷鍾秀報告，極表同情。國民黨代表虞熙正報告已得本部電覆極表贊成。國民共進會代表徐謙報告，均表同情。惟對於黨綱第四條頗有詰問，繼經詳細解釋，亦無異議。於是臨時主席宣言：（一）議決宣言書，大體表決，所有字句之間，仍由原起草員略加修正，即行發表，舉手表決爲多數。（二）議決通告各支部由各黨自行辦理，但通告書須一致。（三）議決國民黨籌備事務所暫借西草廠胡同東大陸報館。（四）議決各黨會支部合併事宜，由各黨之本部負責任。（五）議決籌備事務，由各黨會各派四人擔任。（六）議決辦理籌備事務，以八月十三日爲始，每日午前九時至十一時，午後五時至七時爲辦事時間。第一次各黨會委員接洽訂於十三日午後五時至七時。（一）舉定張耀曾、李肇甫、馬鄰翼於十二日先至事務所辦理通告事務。嗣又續議草章，原案擬設幹事長一人。各代表以理事之下，設一幹事長，權力太大，遂決議刪去。將幹事分爲五部：（一）總務部。（二）文事部。（三）政事部。（四）交際部。（五）會計部。各設部長一人，各黨均贊成。此時宋教仁起立提議：政黨以選舉爲要務，美國民黨曾將選舉獨列一科，本黨可否仿行？谷鍾秀謂：政黨固以選舉爲重，惟我國社會對於政黨之選舉運動視爲卑陋，不宜另設一科，本定歸入政事部中，分爲執行與選舉二科，至政事部中應行研究事宜，另設一政務研究會，會中分設調查與討論二部，以資考究。既議決，遂討論支部與分部署程。原案於各省設立支部，各州縣設立分部，但於各省之下，州縣之上，不可無一機關以司複選舉事宜，於是公同決定設一分部聯合會，以爲臨時機關。議至此，大致均已就緒，因公推起草員三人，擬定詳章。同盟會推宋教仁、張耀曾，國民黨推楊南生，合擬一宣言書，籌備事務所開始之日，登報宣布。（註一）

註一：民國元年八月十八日上海「民立報」（第六六四號）。

十二日

司法部公布暫行新刑律施行細則。

司法部以法典頒行，新舊每多窒礙。各國頒布新法，必有施行法以濟其窮。就刑法而論，有初犯發現於舊法尚有效力時，而再犯或其罪發現於新法實行時代。有依舊法判決而未執行之犯罪，其應科之刑。新法業已廢止，無從執行者。有新法無專條，舊法以爲罪，非有專法則得難辦理者。此等問題，皆應有以解決之。暫行新刑律，既已頒行，施行程序不可無適當之規定。是以公佈暫行新刑律施行細則十條。第一條爲俱發罪。第二條爲累犯罪。第三條爲俱發罪與累發罪之併合，此皆與單純之犯罪不同。刑法上有應加重或限制加重者，不能以其一罪發覺在舊法時代，遂不用新法之規定，此爲理論上當然之解釋。第四條對於已判決未執行，或新法已經廢止其刑名之案件，比較新舊，易以相當之刑名刑期。第五條至第十條，爲執行所必要之手續，各處報部案件，屬於第四條者最多。人犯羈禁累累，不能執行，各省紛紛請示者，幾於無日不有，必速持本細則辦理，始免積壓之弊。（註一）

雲南都督蔡鈞通電，主張解散政黨，並自行宣告脫黨。

蔡鈞以最近內閣瓦解，改組綦難，實因政黨爲之厲階，首倡解散之議。其電文曰：

「大總統、國務院、參議院、副總統、民立報轉各報館均鑒：臨時政府成立數月，內閣瓦解，改組綦難，政府現兀臬之形，國本有動搖之慮，非必當世賢達置國家於不顧，實因政黨爲之厲階。自改革以來，政黨林立，在誠心愛國者，察世界之趨勢，欲以政黨趣國家之進步，用意非不甚善。無如標幟既揭，淺者不察，輒復剽竊名譽，競相標榜，是丹非素，伐異黨同，如旋風捲地，一入其中，迄顛倒而不能自拔，常士固然，賢者不免無是非之心，則涇渭莫辨；有門戶之見，則冰炭難容，禍機伏於蕭牆，亂象懸於眉睫。馴至強鄰伺隙，狡焉思啓，猶復爭持意見，等國事於弁髦。嗟我邦人，莫肯念亂，誰爲爲之？孰令致之？以鈞之愚，竊謂治化演進，政黨自然發生。然政黨之成，必幾經陶養，始達健全，而不能爲一時之湊合。目前吾國人士，豈惟乏政黨之智能，抑且少政黨之觀念。今以數月之號召，遂紛紛樹政黨之幟，以博名高，霸上棘門，皆兒戲耳。一聞而集，無裨國聞，萬竄齊鳴，徒亂人意，

其弊一。政體新更，人心浮動，如新潮出閘，橫氣四溢，沙礫走盤，屢搏不聚，故須齊一心志，維持統一，雖極力芟蕪枝節，使羣倫視體同歸一鵠猶懼弗克。若復多立門戶，競長爭雄，感情所驅，不可遏制，黨爭之極，斯互相傾軋，傾軋之極，斯敢於破壞，恐法蘭西恐怖時代之慘劇，復演於神州，其弊二。政黨者基於憲法，係國家政治之進行，而非必由政黨之勢力，可以制定良憲法，法國革命後，以政黨制定憲法，因政黨迭相起伏，而政體之變更者九。北美建國後，以人民之公意，制定憲法，雖政黨時有消長，而政黨仍定於一。今吾國憲法未立，黨派已繁，正恐編纂不成，已起盈廷之聚訟，他日奉行不力，取作翻案之文章，機局轉變，輕若奕棋，根本動搖，危於繫卵，其弊三。鑄初不察，亦嘗預聞黨事，今曠觀時局，熟審國情，竊謂此時，以討論為重，而不必強於主張；以培養為先，而無庸急於號召，較為得之。若廣召黨員，堅持黨見，究之，利也而不勝其弊，有也而反不如無。今海內大黨，無出同盟會、共和黨、統一共和黨數者，鑄妄不自揣，願與各黨諸君子，首倡解散之議，以齊民志，而定危局。前鑄為同人敦迫，勉廁黨籍，今謹宣告脫黨，誠不敢隱忽瞻徇，致貽國家之禍，盡此狂聲，惟賜察納。滇都督蔡鍔叩。

文。」（註二）

註一：「東方雜誌」九卷四號。

註二：民國元年八月十六日上海「民立報」（第六六二號）。

十三日 袁大總統公布衆議院議員各省覆選區表。

直隸：八區；奉天：四區；吉林：四區；黑龍江：三區；江蘇：四區；安徽：八區；江西：六區；
浙江：四區；福建：八區；湖北：八區；湖南：五區；山東：八區；河南：四區；山西：七區；陝西：六區；
甘肅：八區；新疆：八區；四川：八區；廣東：七區；廣西：六區；雲南：八區；貴州：八區。

（註一）

中國同盟會發布改組為國民黨宣言。

民國成立後，同盟會由秘密之排滿組織轉變為公開之政治活動，黨員數量大增，言行不免紛歧，舊日黨員有以為革命成功而潔身遠引放棄責任者；有因政見不合另樹旗幟者，如章炳麟領導之「中華民國聯合會」、孫武領導之「民社」等，竟與同盟會相抗衡。及後合數黨而組成之共和黨，在北京臨時參議院中，其勢力與同盟會相等，專以對抗同盟會為職志，凡同盟會在院內之主張，輒為所扼。宋教仁圖以政治手腕制勝，力主聯他黨為合組大黨之計，以爭臨時參議院議席，用政黨內閣主張相號召，幾經波折，終於合併統一共和黨、國民共進會、國民黨、共和實進會。是日，宋教仁召集同盟會全體職員、評議員、聯合會，推選張繼、宋教仁、孫毓筠、仇亮、張耀曾、李肇甫、田桐、劉彥、陳策、恆鈞、湯漪、于德坤、盧士模、漆運鈞、盧信、李義銓等十六人為籌備員，籌備改組為國民黨事宜，並發布組黨宣言。文曰：

「一國之政治，常視其運用政治之中心勢力以為推移。其中心勢力強健而良善，其國之政治必燦然可觀；其中心勢力脆薄而惡劣，其國之政治必闇然無色。此消長倚伏之數，固不必論其國體之為君主共和，政體之為專制立憲，而無往不如是也。天相中國，帝制殄滅，既改國體為共和，變政體為立憲，然而共和立憲之國，其政治之中心勢力，則不可不匯之於政黨。」

今夫國家之所以成立，蓋不外乎國民之合心力。其統治國家之權力，與夫左右此統治權力之人，亦常存乎國民合成心力之主宰而綱維之。其在君主專制國，國民合成心力趨重於一階級、一部份，故左右統治權力者，常為閥族、為官僚。其在共和立憲國，國民合成心力普遍於全部，故左右統治權力者，常為多數之國民。誠以共和立憲國者，法律上國家之主權在國民全體，事實上統治國家之機關，均由國民之意思構成之，國民為國家之主人翁，固不得不起而盡此維持國家之責，間接以維持國民自身之安寧幸福也。

惟是國民合成心力之作用，非必能使國民人人皆直接發動之者。同此圓頂方趾，其思想智識能力不能一一相等，論者衆矣。是故有優秀特出者焉，有尋常一般者焉。而優秀特出者，視尋常一般者常為少數。雖在共和立憲國，

其直接發動其合成心力之作用，而實際左右其統治權力者，亦常在優秀特出之少數國民。在法律上，則由此少數優秀特出者，組織為議會與政府，以代表全部之國民。在事實上，則由此少數優秀特出者集合為政黨，以領導全部之國民。而法律之議會與政府，乃不過藉法律，俾其意思與行為，為正式有效之器械，其真能發縱指示為議會或政府之腦海者，則仍為事實上之政黨也。是故政黨在共和立憲國，實可謂為直接發動其合成心力作用之主體，亦可謂實際左右其統治權力之機關。

且夫政黨之為物，既非可苟焉以成，故與他種國家之他種中心勢力同其趨向，其具有所謂強健而良善之條件，不足以達其目的。強健而良善之條件者非他，即鞏固龐大之結合力，與有系統有條理真確不破之政見是也。苟具有鞏固龐大結合力，與有系統有條理真確不破之政見，壁壘既堅，旗幟亦明，自足以運用其國之政治，而貫徹國民之輦響。進而組織政府，則成志同道合之政黨內閣（責任內閣制之國，大總統立於超然地位，故政黨不必爭大總統，而只在組織內閣），以其所信之政見，舉而措之裕如。退而在野，則使他黨執政而已處於監督之地，相摩相蕩，而政治乃日有向上之機。是故政黨政治，雖非政治之極則，而在國民主權之國，則未有不賴之為唯一之常軌者。其所以成為政治之中心勢力，實國家政治進化自然之理，勢非如他之普通結社，可以若有若無者也。

今中國共和立憲之制肇興久矣，舉國喁喁望治，皆欲求所以建設新國家之術。然為問國中運用政治之中心勢力，果何在乎？有識之士，皇然憂時，擾用徒衆，龐雜糅合，樹幟立壘，號曰政黨者亦衆矣。然為問適於為運用政治之中心勢力者誰乎？縱曰庶幾將有近似者焉；然又為問能合於共和立憲國之原則，不以類似他種國家之他種中心勢力雜乎其間，而無愧為共和立憲國運用政治之中心勢力者誰乎？實而言之，中國雖號為共和立憲，而實無有強健而良善之政黨焉，為運用政治之中心勢力而勝任愉快者。夫共和立憲國之政治，在理未有不以政黨為其中心勢力，而其共和立憲猶可信者，而今乃不然，則中國雖謂為無共和立憲國之實質焉可也。嗟乎！興言及此，我國人其尚不知所以自反乎！我國人之有志從事於政黨者，其尚不知所以自處之道乎！

曩者吾人痛清帝之專制也，共圖摧去之，以有中國同盟會。比及破壞告終，建設之事，不敢放置，爰易其內蘊，進而入於政黨之林。時則志士雲起，天下風動，結社集會，以談國事者比比焉。吾人求治之心，急切莫待，於是

不謀而合，投袂並起，又有統一共和黨、國民公黨、國民共進會、共和實進會之組織。凡此諸黨，蘄嚮所及，無非欲以利國福民，以臻於強健良善之境。然而志願雖宏，力行非易，分道揚鑣，艱於整肅。數月以來，略有發抒而不能一之功，用樹廣大之風聲，所謂不適於運用政治之中心勢力者，吾黨蓋亦不免居其一焉，此吾人深自引責而不能一日安者。若不圖改絃更張之策，爲集中統一之謀，則是吾人放棄共和國民之天職，罪莫大焉。

且一國政黨之興，只宜二大黨對峙，不宜小羣分立。方今羣言紛亂，宇內雲擾，吾人尤不敢不有以正之，示天下以範疇。回顧茫茫，此尤不得不以此遺大圖艱之業，自相互勉者耳。爰集衆議，詢謀僉同。繼自今，吾中國同盟會、統一共和黨、國民公黨、國民共進會、共和實進會，相與合併爲一，舍其舊而新是謀，以從事於民國建設之事，以蘄漸達於爲共和立憲國之政治中心勢力，且以求符於政黨原則，成爲大羣，藉以引起一國二大對峙之觀念，俾其見諸實行。

共和之制，國民爲國主體，吾人於使人不忘其義也，故顏其名曰國民黨。黨有宗旨，所以定衆志，吾黨以求完成共和立憲政治爲志者也，故明其義曰鞏固共和，實行平民政治。衆志既定於內，不可不有所標幟於外，則黨綱尙焉。故斟酌損益，義取適當，概引五事，以爲揭橥：曰保持政治統一，將以建單一之國，行集中之制，使建設之事綱舉而目張也。曰發展地方自治，將以練國民之能力，養共和之基礎，補中央之所未逮也。曰厲行種族同化，將以發達國內平等文明，收道一同風之效也。曰採用民生政策，將以施行國家社會主義，保育國民生計，以國家權力，使一國經濟之發達均衡而迅速也。曰維持國際和平，將以尊重外交之信義，維持均勢之現狀，以專力於內治也。凡此五者，綱領略備；若夫條目，則當與時因應，不克固定。

嗟乎！時艱方殷，前途正遠，繼自今，吾黨循序以進，懸的以赴，不務虛高，不涉旁歧，孜孜以吾黨之信條爲理，其餘所謂鞏固龐大之結合力，與有系統有條理真確不破之政見，庶幾可以計程躋之歟！由是而之極則，將來運用政治之中心勢力，亦庶幾可以歸於政黨之一途，而有以副乎共和立憲國之實質。世之君子，其亦有樂與從事者乎！是尤吾黨之人所樂爲執鞭者耳！」（註二）

中國同盟會本部，在北京舉行會議，推選籌備國民黨成立人員，有女會員唐羣英、沈佩貞、王昌國等進入會場，聲言反對與他黨合併，並因新政綱中刪去男女平權一條，毆打會議主席宋教仁。

京函八月十三號午後一時，同盟會本部開會，選舉籌辦國民黨事務所幹事，尙未入議場，忽有女會員唐羣英、沈佩貞到會宣言，謂此次改組，未經女會員認可，擅由男會員作主與他黨合併，殊屬不合，決不承認。於是大哭大罵，鬧至三句鐘，經多人勸走，始正式開會。正在選舉幹事時，又有王昌國入議場，直至演臺扭主席宋教仁毆打，謂此次改組政綱，何以刪去男女平權一條。太看女人不起，今日爲二萬萬女同胞出氣。宋答以此係全體會員決議，非主席一人所得而私。王又大罵謂：爾等會員孰非女子所生？非用手槍打死爾輩不可。於是衆會員頗爲憤憤，但大呼開票，有話緩說，一時秩序頗亂，後經幹事張繼再三安慰，謂俟孫中山先生到後，再商辦法，遂敷衍散會。（註三）

註一：民國元年八月份「政府公報」法律第一〇六號。

註二：「國父全集」肆——九至十一頁。

註三：民國元年八月十八日上海「民立報」（第六六四號）。

十四日 國父與黃興聯合致電海外同盟會各支部務求同意改組為國民黨。同盟會本部亦電告各支部。

國父與黃興在滬得北京同盟會本部電告與統一共和黨、國民共進會、國民公黨合併改組爲國民黨事已就緒，乃即致電各支部徵求同意。電文曰：

「各支部鑒：接北京本部來電云：『連日與統一共和黨、國民共進會、國民公黨協商合併，另行組織，彼此提

出條件如下：(一)定名：國民黨。(二)宗旨：鞏固共和，實行平民政治。(三)黨綱五條：保持政治統一，發展地方自治，勵行種族同化，採用民生政策，保持國際平和。(四)用理事制，於其中推一人爲理事長。昨日開全體職員、評議員聯合會，合併條件已通過。』云云。文等以上列各條，與本會宗旨毫不相背，又得此多數政團同心協力，將吾黨素所懷抱者見諸實行，此非獨同人之幸，亦民國前途之福也，文等深爲贊成。且同盟會成立之始，其命名本含有革命同盟會意義，共和初建，改爲政黨，同人提議變更名稱者益衆，即此時而易之，可謂一舉而兩得矣。特此通電貴支部，務求同意，以便正式發表。文等屢承袁大總統遣使持函來邀，已定十七日起程北上，賜復即交北京同盟會本部爲盼。孫文、黃興。」(註一)

北京同盟會本部電請各支部對改組事予以贊同。

電文如下：

「各支部鑒：頃者本會見小羣分崩之害烈，兩黨對峙之利溥，予雄自封之非計，因時變通之不可緩，上樹國福，下審黨趨，遠維共和所託，近瞻國會之非遙，皆不得不亟圖改絃更張之策，以收發揚光大之功。目前孫中山、黃克強兩先生由上海屢來函電欲與他黨謀合併之方。嗣又經滬機關部正式決議願改黨名，與統一共和黨併合來請於本部，時本部同志亦多倡改組之議，時機未就，逡巡至今。會陸內閣問題發生，本會與統一共和黨始終扶紮，利害相切，情志益孚，乃各正式提出合併交涉，而國民公黨、國民共進會、共和實進會亦接踵而至。統一共和黨與本黨關係夙在洞鑒之中，其勢力根據，重在東三省、滇、黔等處，正可輔本會之所不及。其他之黨或以反抗保守爲政綱，或促助共和於數年，以前雖歷史各有不同而精神則與本會爲一。爰於前日，由五黨各代表協議，所決各條件如下：(一)黨名爲國民黨。(二)鞏固共和、實行平民政治爲宗旨。(三)黨綱五事：曰保持政治統一，曰發展地方自治，曰勵行種族同化，曰用民生政策，曰維持國際平和。(四)採理事制，由理事中互推一人爲理事長。凡僅四條件，由本部與上海電商屢次，昨復開職員評議員會，均統認可。爲此專電奉達貴支部，乞惠假援助，立予贊同，事機迫切專候電覆。同盟會本部叩。寒。」(註二)

中華民國元年 八月十四日

國父致函宋教仁決專心致志於鐵路之建設，十年之內築鐵路二十萬里。從根本下手，以發展物力，充裕民生，永固國基。

國父辭去臨時大總統後，即致力於籌建全國鐵路之計劃，是時準備北上晤見袁大總統商談，特先函宋教仁告知，函文略曰：「民國大局，此時無論何人執政，皆不能大有設施。蓋內力日竭，外患日逼，斷非一時所能解決。若只從政治方面下藥，必至日弄日紛，每況愈下而已。必先從根本下手，發展物力，使民生充裕，國勢不搖，至政治乃能活動。弟刻欲捨政事，而專心致志於鐵路之建築，於十年之中築二十萬里之線，縱橫於五大洲之間，計劃已將就緒，而資本一途，亦有成說，弟所擬之借資辦法較之往日借資築路條件優勝甚多：一、事權不落外人之手。二、國家不負債務。三、到期收路，不出贖資。今日所待者，只要參議院之贊同，政府之特許，便可從事。然多數同人不免以此舉規模過於宏大而起驚訝者，故現尚未敢發表，擬先來北京一行，以覘人心之趨向。」（註三）

按：據陳其美（英士）於民國三年致黃興書有云：「……其後中山先生退職矣，欲率同志為純粹在野黨，專從事擴張教育，振興實業，以立民國國家百年之大計，而盡讓政權於袁世凱，吾人又以為空涉理想而反對之，且時有干涉用人之態度。卒至朝野冰炭，政黨水火，既惹袁氏之忌，更起天下之疑。」（註四）足證當時國父辭臨時大總統，舉袁世凱以自代，其目的純在退而在野，專致力於文化教育與發展實業，企圖從社會經濟之發展，以樹立民國百年之基。惜當時此一重大決策，未能貫徹執行，致使辛亥革命統一之局方成，而政情迅即趨於混亂與複雜，袁世凱乘之，民國基礎乃以動搖。此一決策之未能貫徹實行，實為民國此後治亂之一重大關鍵。

外交部致電我國駐各國代表及各國駐京公使聲明中國在滿、蒙、藏之主權五項。

外交部聲明五項如次：一、滿、蒙、藏為中國領土，凡關於滿、蒙、藏各地之條約，未經民國承認

者，不得私訂，已訂者亦均無效。二、滿、蒙、藏各地礦產，無論何人，不得私自抵押，向各國借款。各國亦不得輕易允許遽行開採。三、民國對於滿、蒙、藏各地，有自由行動之主權，各國不得干預。四、民國政府對於各國僑民力任保護，各國不得藉保護僑商之名增加軍隊及分派警察等事。五、蒙、藏反抗民國，爲國法所不許，外人不得暗中主使一切。（註五）

註一：「國父全集」玖——一六六頁。

註二：民國元年八月十七日上海「民立報」（第六六三號）。

註三：「國父全集」玖——一六五至一六六頁。

註四：「孫文學說」第八章。

註五：民國元年八月十六日上海「民立報」（第六六二號）。

十五日

袁大總統據副總統黎元洪電，未經合法審判，即下令槍斃武昌首義有功將領張振武、方維，藉以結好黎氏。

辛亥武昌首義黨人，前湖北軍務司副司長張振武、將校團團長方維，於本月十日由鄂至京晉見袁大總統商討調查蒙古邊務事。十五日晚北京步軍統領京畿軍政執法處忽派兵至西河沿旅館拘捕方維暨同來之鄂軍將校十三人，復在前門內途中拘捕張振武，分別解交外城軍政執法南局。午夜一時，即予槍殺。先是本月十一日黎元洪致電袁大總統云：

「張振武以小學教員贊同革命，起義以後，充當軍務司副長，頗爲有功，乃怙權結黨，桀驁自恣，赴滬購槍，吞蝕鉅款。當武昌二次蠢動之時，人心惶惶，振武暗煽將校團乘機思逞，幸該團員深明大義，不爲所惑。元洪念其前勞，屢予優容，終不悛改，因勸以調查邊務，規畫遠謀，於是大總統有蒙古調查員之命。振武抵京後，復要求發鉅款，設專局，一言未遂，潛行歸鄂。飛揚跋扈，可見一斑。近更蠱惑軍士，勾結土匪，破壞共和，圖謀不軌，狼

子野心，愈接愈厲。冒政黨之名義，以遂其影射之謀；藉報館之揄揚，以掩其凶橫之迹。排解之使困於道途，防禦之士疲於晝夜。風聲鶴唳，一夕數驚。賴將士忠誠，偵探敏捷，機關悉破，弭患無形。吾鄂人民，胥拜天賜。然除孽雖殲，元愍未殄，當國家未定之秋，固不堪種瓜再摘，以梟獍習成之性，又豈能遷地爲良？元洪愛既不能，忍又不可，迴腸盪氣，仁智俱窮。伏乞將張振武立予正法，其隨行方維係屬同惡相濟，並乞一併處決，以昭炯戒。此外隨行諸人，有勇知方，素爲元洪所深信，如願歸籍者，請就近酌發川資，俾歸鄉里，用示勸善罰淫之意。至振武雖伏國典，前功固不可沒，所部概屬無辜，元洪當經紀其喪，撫卹其家，安置其徒衆，決不敢株累一人。皇天后土，實聞此言。元洪藐然一身，託於諸將士之上。闔閭尸位，撫馭無才，致起義健兒變爲罪首，言之赧顏，思之雪涕。獨行踽踽，此恨綿綿。更乞予以處分，以謝張振武九泉之靈，尤爲感禱。臨穎悲痛，不盡欲言。」（註一）

袁大總統接黎電，曾復電相商，十三日黎又發一電促即行刑，袁乃下令：

「查張振武既經立功於前，自應始終策勵，以成全人。乃披閱黎副總統電陳各節，竟渝初心，反對建設，破壞共和，以及方維同惡相濟，本大總統一再思維，誠如副總統所謂愛既不能，忍又不可，若事姑容，何以慰烈士之英魂？不得已即著步軍統領、軍政執法處總長遵照辦理。」（註二）

步軍統領奉令後，將張振武、方維二人拘捕，未加審訊，當晚槍決。

附錄：張振武傳

張振武湖北羅田人，原名堯鑫，字春山，更名竹山，寄籍鄖陽之竹山縣。幼岐嶷，性穎慧，過目能成誦。及長，卓犖不羣，不事帖括，好戰術，寢饋孫、吳學者有年。入省師範校，受業於革命鉅子時生象晉。先生講授時，每痛陳滿洲專制、外人欺侮狀，振武軋感憤不已，革命思想實孕育於此。甲午庚子之役，引爲奇恥，仰嘯俯泣，益痛覆亡無日。毅然曰：「大丈夫忍爲奴隸國民耶？」因變羅田產，東渡日本，入早稻田大學，研究法律政治，且入體育會，練習戰陣攻守諸法。時國勢岌岌，而朝野上下猶歌舞太平，滿廷益專橫無忌。總理倡同盟會於日本，振武由湖南人劉彥介紹入聯絡部，擔任湖北方面組織機關。丁未徐錫麟舉義安徽，振武陰爲之助，幾遭縲絏，因走長崎。

繼又返鄂，思以口舌之力，警醒同胞。則開演說會，鼓吹革命，每一登壇，言論丰采，輒傾動一時。贛人朱錫麟慨捐巨金之助，乃撥入學務公所，以謀普通教育之發達，苦心孤詣，歷三年如一日，鄂人革命思想，至今一發而不可遏止者，振武提倡灌輸之力為多也。清督陳夔龍時督鄂，忌之甚，偵騎四出，大索數日不得。振武匿跡養晦，追捕網稍懈，即出倡辦體育會及公立學堂，藉教授生徒之名，以聯絡志士，旋孫武、高尚志約振武組織機關部。並與劉公、譚人鳳、蔣翊武、蔡濟民、鄧玉麟、劉長庚、李作棟、楊玉如諸人，分任事務。振武司理財部，首由劉公輸數千金，備購運軍火之資。不足，振武則旋里賣竹山縣產繼之。當道見振武所為，頗屬意偵察，而里人信振武甚篤，乃學為孝廉方正，以釋其疑，始得陰從事革命計劃。布置既畢，以一子寄崇陽魯家，而囑之曰：「果事敗垂成，幸善教此子，令繼我志也。」蓋破釜沉舟之志，早已決然矣。辛亥八月，振武圖大舉，以黃絲夾炸彈，盛衣箱十餘口進武昌城。戍守環觀之，堅欲查，是時風聲急，鄂垣戒嚴，振武度不可免，以拳碎箱鎗，手血淋漓，令開視，戍兵轄為意解，讓之入，振武臨機應變，成事於垂敗，雖曰天幸，不可謂非機智也。設機關部於武昌小朝街及漢口漢興里，原擬秋後舉義，乃八月十八日，孫武、楊宏勝因演試炸彈失慎，機關相繼破壞，被拘者三十餘人，搬去印信、旗幟、告示、名冊無算，振武僅以身免，彭楚藩、楊宏勝、劉復基同時遇害，振武悲痛幾不欲生。清督瑞澂欲嚴捕同黨，並收各營子彈以防之。時機關部員未捕者，均潛逃他處。振武極力支持，與朱次璋、李華模等磋商，定乘時大舉之計，通知軍學各界代表，約於十九日午後七點鐘起事。首發難者，為工程營熊秉坤、方維、王光國、鄧玉麟、蔡濟民諸人。占領楚望臺槍砲庫，分發子彈。蔡濟民、明安炯、馬明熙、周成勛、謝湧泉、周青林、胡捷三、雷永泰諸人，帶隊出起義門，迎砲隊入。先是瑞澂聞革命消息，密布憲兵、警察、巡防機關隊旗兵於督署周圍，以防不測，兵力極雄厚。我軍連攻五次未下，杜芳、余守本死之，且被瑞兵奪去大砲六尊。我軍抵死力戰，人數漸集，仍未得手。乃聚集大砲數十尊於蛇山頂，歸鄧玉麟、吳兆麟指揮，以為攻擊督署之主力。李忠義佔領鳳凰山砲臺並武勝、大東、小東各門；馬明禧、馬少卿、周青林、雷永泰諸人佔領保安、平湖、望山、文昌各門；方維、王光國、阮寶山率兵由長街直搗督署，無不以一當百，卒破督署。清水師統領陳得龍帶領兵士擁護瑞澂避艦中，清統制張彪亦遁，我軍遂佔有武昌。二十日晨刻，布告安民，城內平靜如故。蔡鵬來、朱次璋、李華模、劉長庚、胡捷三

、王忠烈等，以振武膽識過人，次推爲武漢總代表，振武力辭不受，並謂黎元洪得軍心，可共謀大舉。特與蔡濟民率同志請黎出，舉爲總司令而自副之。以諮議局爲事務所，適清管帶鄒宸領兵二百餘人攻諮議局。黎元洪避，所中僅振武與朱次璋等數人，分爲散隊，力敵郅軍。敵亦趨退不進，恐中伏。振武指揮同志，底死不肯讓，郅軍始退。而陸軍中學耿丹、任重、雷洪、陳修、劉瑞章、榮希盛等，率領學生軍七百餘人來援。力乃厚，則以四十人毀模範及各監獄，出張廷輔、顧慶雲、牟鴻勛、胡瑛等三十餘人，軍心大振。時各營代表齊集，振武乃痛哭誓師，並極力推戴黎元洪，而自任總參謀。調朱次璋至所護元洪，殺漢奸數人以示警戒，軍心大振。派學生軍守藩署及官錢銅幣各居。約劉公、胡瑛、李作棟、蔡濟民、鄧玉麟、吳兆麟等至事務所辦事。編軍隊爲四協，令吳兆麟統領第一協；何錫蕃統領第二協；楊開甲統領第三協；杜錫鈞統領第四協。復招募新軍，以補不足，自是軍隊編制，始稍就緒。二十二日，滿清官吏紛紛投效，振武皆妥爲安置，並勉以同心協力，共造新國。對旗人尤持人道主義，外人生命財產，力爲保護，城內賴以安堵如平時。二十四日，振武令各軍整列，請元洪登壇，舉爲都督。二十五日，內軍務繁冗，非一人能肩任，乃分爲四部，一參謀部，楊開甲任之；二軍令部，杜錫鈞任之；三民政部，湯化龍任之；四軍務部，振武自任之。參議四人，劉度成、聶豫、鄧玉麟、李易東任之。更分軍務部爲七科：李作棟任總務；馮昌言任軍事；胡瑛任外交；李華模任軍需；邢伯謙任經理；陳漢卿任軍法；紀光漢任軍械；蔡鵬來任民事，各司所職，秩序井然。振武又派人赴各省運動響應，而以何錫蕃爲指揮；林翼爲協統；黃楨祥爲敢死隊隊長。派朱鎮漢、方維等領軍隊至漢口禦清軍，諸人殊死戰，頗有斬獲。旋因何錫蕃負重傷，元洪派張景良代其職。而漢賊羅家炎、劉錫祺、宋錫全等，與張景良蓄異志，私運子彈助敵，致我軍失利，漢口遂不能守。九月六日，孫武炸傷愈，出而視事，振武即以軍務部正長讓之，退居次長。是時清軍王汝甲之叔殿菴投降武昌，僉以爲詐，將殺之。振武獨力保，親爲釋縛，察殿菴言論，娓娓動聽，爰官以秘書。殿菴感激涕零，函告汝甲勿爲滿洲用，汝甲爲之動，遂無戰志，清軍之戰鬥力以減。七月八日，黃興至，推爲總指揮，胡培德、孟華臣、蔡濟民等統率奮勇軍，激戰於漢口獲勝。初九日又大勝，孟華臣陣亡，蔡鵬來、黃楨祥受傷。北軍聞黃興至，大驚，乃大增援兵，乘虛占領漢口，虜掠燒殺，無所不至。且進攻漢陽，時宋錫金守漢陽，聞漢口失，即率所屬軍隊遁走湖南。振武聞警，派將校敢死團團長金鴻

鈞領二百人守漢壘，北軍因不得渡漢而南，並急舉黃興爲總司令，鎮漢陽。適湖南軍援軍亦至，黃興督戰，自琴斷口渡河，斷其橋，誓與敵軍死戰，果獲利。由灰麵廠戰至龍王廟，敵軍敗走二十餘里。我軍無砲隊援助，未能持久，仍守漢陽。振武至青山，派胡捷三、蔡鵬來勸降敵營巡防管帶夏占奎所帶兵隊。又遣偵探往北營運動，敵軍派代表來謁，振武招待甚優，與共寢食，敵軍感之，約次日率所部投誠。自是敵軍效順者日多，降兵登舟，猝被敵兵轟擊，淹斃九十餘人。振武厚恤其家，生還者咸犒以酒肉。敵軍聞之，降者如歸市。九月二十六日，敵軍將至新溝，搭浮橋過河，至蔡家甸，攻漢後路，美女、仙娘兩山失守；鍋底、扁擔、磨子諸山亦相繼陷。振武帶軍務部員暨衛隊學生軍千五百餘人渡江，至十里埠，受黃興命令，率同夏道南、胡捷三、李華模；右翼謝劉芳、甘緝熙；左翼鄧玉麟、孫洪炳、明安炯、劉高升，攻破磨子、扁擔二山，聲勢復振，鏖戰約七小時之久。翌日，北軍偵知我無砲隊，乃集三山炮火於一山，攻擊我軍。湖南劉統領陣亡，甘緝熙、孫洪炳等受傷，振武亦被彈傷右膀甚劇，溺水中，幸衛兵救獲得不死。而所率軍隊死傷大半，振此獨負重傷經十里埠，面晤黃興，報告北軍，請速行預防，始由衛生隊昇振武至武昌療養。是夕，北軍轟斃我軍參謀長梁喜章，漢陽所駐軍隊潰散，遂失守。翌年，振武聞漢陽失已至，負傷躍起，舉刀騎馬，沿街呼號曰：「漢陽失守，是我軍疑兵之計，實無是事。」軍心大定。未幾，黃興至都督府，開軍事大會，籌戰之策，有主張退守南京者，振武抗聲曰：「漢口與漢陽僅隔襄河，大敵臨前，尙能支持月餘，武昌爲兵事重地，據此一隅，足制全國，倘不死守，則東南搖動，望風而靡，此不可棄武昌者一。長江天塹，北軍僅四千人，豈能飛渡？武昌餉械充足，能戰之士數萬，背城借一，未必即敗，此不可棄武昌者二。各省援兵，陸續來集，若退守南京，援兵將不戰自潰，則武昌既失，敵據荆、襄上遊，以制湘、桂死命，且分攻九江、安慶，南京雖爲我有，亦不過如洪秀全之苟延時日而已，此不可棄武昌者三。有此三不可棄，敢言棄武昌者斬。」計乃定。復開會議，激勸各協標營軍士，爲死守計，軍士聞振武言，咸感憤，聲如雷動，願效死與城共存亡。由是令協統鄧玉麟、何錫蕃守武昌；敢死隊隊長陳龍守磁基山；協統羅洪升守大軍山；標統劉作龍守小軍山；管帶王錫麟守京口；標統張廷輔、謝流芳、張傑夫等守白沙洲；管帶李忠義、標統劉廷璧守青山，布署既定，遣人往各街演說，以安人心。時敵軍大砲向城中射擊不絕，各部人員有避去者。爰推李作棟任理財部長；徐聲金任編制部長；時功璧任銅

元局長。令吳兆麟、方維守洪山；協統熊秉坤、楊載雄等守武勝門外新河一帶。翌日，敵軍砲如雨集，城內居民震驚，振武請元洪避洪山卓刀泉。元洪泣謂振武曰：「天下大事，盡付君手，好自爲之。」振武亦泣誓死守，復宣令百姓出城暫避。詰旦，敵軍砲擊軍務部，衛隊死傷三十餘人。俄彈落几案，坐中均駭，顏無人色。振武夷然笑謂曰：「可移至樓下照常辦公，勿驚恐。」其沉毅堅定有如此者。是時江西統領馬嗣鴻率兵來援，令同鄂軍進發黃陂，與敵數戰以撓其後。復有楚同兵艦王光國、楚謙兵艦王光熊、黃宗貴等，力持青山防務，作犄角勢，軍事稍振。振武每當日暮，必親帶兵士沿街巡視，徹夜戒嚴，如是者三日，秩序漸定，迎元洪入城。而媾和議起，宣告停戰。振武恐和議無效，赴滬購械備急需。及和議成，則約孫武、孫發緒、張伯烈、劉成禺、時功玖等組織民社本部於滬。還鄂，又與孫武設立民社武漢支部。正月二十七日之變，與四鎮統制蔡漢卿竭力維持，事得速解。袁世凱以其才猷卓著，電促來京，畀以總統府顧問，不就。又委蒙古調查員，亦不就，遂歸。先是振武及蔣翊武、孫武於鄂省起義爲首功，三人互不相能，而振武與孫武爲尤甚。黨孫者毀振武，黨振武者毀孫。黠者互以危詞，媒孽浸潤，積久益水火。振武又忼直無城府，好以氣凌人，賈禍之漸，所由來矣。當振武之自京還鄂也，元洪以不慊於振武，而振武又得鄂軍士心，恐其留鄂鼓亂，召參議員劉成禺、鄭萬瞻旋鄂，爲孫武及振武解釋舊怨，杯酒握談，亦既言歸於好矣。成禺、萬瞻還京，元洪復遣人勸振武就總統府顧問，振武乃於八月某日復來京，而孫武亦於八月十一日相繼至。十五夕，振武譙客於六國飯店，歸經正陽門，爲步軍統領逮赴軍警執法處。此次與振武同來之鄂軍將校團團長方維，亦自金臺旋館逮至。振武不知所爲，詢其故，則以黎元洪電示之，振武斥其妄。復示以世凱命令，振武始慨然曰：「死耳，夫復何言？豎子無良，乃一至此耶！」爲致元洪書一通。繼擬作家書，復嘆曰：「死耳，夫復何言？」促速行刑，遂於一鐘與方維同槍斃。方維長偉軀幹，驍勇善戰，以積功任將校團長，因善振武，遂同及難。

仇亮曰：「振武以諸生崛起行間，號召儕輩，據有武漢。東南數省，雲集響應，不數月滿清以亡，此其智力勇武，有足尙矣。惟豪縱驕恣，陵轢等夷，則不學無術所由致死也。向使元洪諸人，能棄其短而獎其長，使中於繩墨，未始非宏濟才也。而元洪諸人不能容振武，則又豈足專爲振武罪哉？當振武既死之翌晨，步軍統領揭其罪於國門。越四日，元洪有振武十罪之電。又三日，元洪有十四罪之通告。中外震駭，爲振武悼痛。嗚呼！振武已矣！後之

覽者，其興感又當何如？」（註三）

副總統黎元洪自電請槍斃武昌起義有功將領張振武、方維後，輿論譁然，乃電京自請處分，袁大總統特令陸軍部電黎謂所請處分應勿庸議。袁黎結合益固，起義各省勢力因以分化削弱。

電文曰：

「武昌黎副總統領鄂都督鑒：軍密。奉大總統令，真電悉。張振武起義有功，固當曲予優容，寬其小眚，乃復蠱惑軍士，勾結土匪；破壞共和，倡謀不軌，實屬擾亂大局，爲民國之公敵，躊躇再四，未便加以寬典，留此元惡貽害地方，已飭步軍統領軍政執法處將張振武，並同惡共濟之方維查拿，即按軍法懲辦。此外隨從諸人，已飭酌給川資，俾歸鄉里，以免株連。副總統爲保全治安起見，自有萬不得已之苦衷，杜漸防微，爲民除害，足以昭示天下，所請處分應無庸議，等因，相應奉達。陸軍部。」（註四）

附錄：

一、民立報社論

論張振武被殺事：（血兒）張振武之被殺非法也，倉卒拘捕而鎗斃，人命不若是之賤也，民國法律不若是之嚴酷也。以迅雷不及掩耳之手段，竟於數小時中處決起義有功之人物，迫不及待，雖前清之誅鋤黨人，亦不若是之敏且速也。張振武以莫須有之罪名而罹慘禍，不幸或釀成法蘭西大革命後恐怖時代之悲劇，以大貽共和前途之隱憂，是則可爲心傷不已者也。夫張振武之赴京，袁總統所延，請黎氏派爲代表者也。黎氏欲殺之，不殺之於武昌，而殺之於北京，且不殺於未受使命以前，而殺之於已受使命已抵北京之後，殆所謂故驅之往北，假刀於袁氏以分其責耶。不然，其犯罪既在武漢，何必待其赴京後，始電請袁總統殺之？且其電文中所指爲張振武罪狀者，類皆莫須有之詞，並無確據可指，而卽貿然請立與處決，其藐視法律誠百口莫解。而況副總統無殺人之權，是必假都督之名義出

中華民國元年 八月十五日

之。以都督之權，亦無有以一紙空言無據之電文，請中央政府代拘殺人之理。黎都督果以何職權而能請殺張振武與方維乎？任意好惡，操生命於指掌之間，雖威倖自恣之專制惡魔，亦不若是之甚。違逆民意，絕鮮善果，黎氏此舉，斯誠大悖，而猶復假仁厚以爲名焉，真欺世也。

然以黎氏之過舉，袁總統果尊重法律者。則宜暫將張振武等拘管下執法處訊問，彙集各方面證據，研訊其真僞，然後一一判決其罪案，公布天下，始得爲合法。苟證據確實者，則張振武自無所逃其罪，而國法可伸。今袁總統不出此，僅憑黎氏一紙電文，即假爲確定不移之罪狀，而毫不訊詰，遽行槍斃，違法昭然，實無可掩。夫張振武未經訊供，又無確實證據可指，其有罪與否，一時尙不能決，安得即受槍斃之極刑？張振武無可死之罪，而亟欲死之者，以一經研訊，則張振武罪不至是，誣陷且立見也。嗚乎！黎元洪亦不過二十二省中之一都督耳，僅少負虛名，竟違法妄請殺人，而總統亦曲徇其請，都督之跋扈固如是乎？使各省都督羣起效尤，對於所不快意之人，任意捏成其罪案，即電請中央立與處決。而總統亦唯唯應命，則人人自危，天下尙有寧日乎？且夫張振武在京現狀，一無所擾，即使犯罪非執行軍法之時，何袁總統獨斷獨行，爲不顧法律之舉也？是蓋互相利用而鋤滅有功之人，以逞己意耳。嗚乎！專制餘毒，猶禍神州，共和前途，黯黯滋甚，誰爲罪魁禍首，寔使天下及於糜爛者？吾民宜伸公理，爭法律，而謀自保矣。蓋茲案之發現，實令吾民以寒心者也。（註五）

二、黃遠庸撰：「張振武案始末記」

「此次武昌第二次騷動時，張振武在武昌一切情形，記者閱本報始知之。張振武之第二次來京也，在本月上浣。同行武昌將校十三人，係特來會合北方將士，交換意見，另隨帶僕役等三十餘人。張十四日在德昌飯店請客，大宴同盟、共和兩黨名士，演說調和黨見云云，記者亦在座。臨行時，張君尙執手云：『仰仗，仰仗。』不料十五晚十時許，記者路經前門，沿途戒嚴，斷絕交通，已是張君被捕之時，而即夕已爲異世之人也。人生朝露，死生之際，爲之了然。」

（一）被捕前光景 十五晚六時，王天縱宴集北方及鄂來將校五十餘人，張君等赴宴後，於八時復偕湖北諸將校自作

主人，請北方諸將士於六國飯店。姜桂題、段芝貴等皆在座。段時已挾軍令在身，一席未終，而段芝貴先云有點小事告辭，先走。其餘衆客亦多紛紛以事離席，精神已異常離奇。又是日中午執法處總長陸建章宴請宋教仁諸同盟會中之名士，席次忽問張振武在湖北曾爲何官，而人答以曾爲軍務副司長，其必先有所聞可知也。

(二)被捕時之光景 六國飯店在東交民巷，由東交民巷至前門之西，現修馬路不通，暫開大清門之柵欄，以繞棋盤街而通之。(略)

張君歸時，約在十時左右。其中表前江西協統馮協統馬車在前，張君在中，時功玖君（鄂議員）馬車在後。馮、張二人馬車同至柵門之內，兩旁已伏有繩索纏住馬蹄，伏兵四起，首先縛馮，馮問：「爲什麼事？」有一軍服者答曰：「君不是姓張麼？馮答稱：「非是，我乃姓馮。」蓋馮、張二人皆長身中瘦，形頗相似也。比軍官答稱：「錯誤。」即解其縛，而馮君已身受微傷。時張君馬車剛至柵欄門時，柵門已閉，不准通行。時君惟聞前面有以指揮刀斫馬車玻璃門之聲，蓋即張君被縛之時。張及其所帶差官，頗有抗拒，故亦受傷。其車夫與隨從二人，皆被拘拿，此則事後始悉者也。張被捕後，隨用大車解送西單牌樓玉皇閣軍政執法處。大車共三輛，有馬步軍隊數十人，持槍露刃，擁護而行，軍隊先將行人驅散，其後則有民裝數十人，兩人一排，擁簇蟬聯，尾隨其後，過路鋪戶，皆熄燈滅火，悄於門隙窺視動靜，而是時至前門以東及小沙土園一帶，均戒嚴焉。

(三)補記方維被捕光景 方維，湖北將校團長，該團日來方奉鄂都督命退伍。聞頗不安謐，然方則已隨張君來京同寓金臺館。被捕之時，在夜九點鐘。金臺館前後約有百餘之游緝隊圍繞，住客皆熄燈火。張君之隨從人等皆暫時看守，直待十六日午前爲止，不許住客出入，至黎明時，則已將張、方二人罪狀宣布金臺館門首矣。

(四)執法處中之光景 方之被捕在九時，張君之被捕在十時，故二人約皆先後至玉皇閣之執法處。張、方二人既到執法處後，該處總長陸建章出見，解縛對語，其言自不能詳。惟據確實消息云：張、方二人先所說者尙是寒暄語，張君云：「我雖被捕，我的馬夫無罪可放去。」陸即遵命釋放。後張君要索紙筆寫一短柬與鄧君玉麟，書中大意略謂：「弟忽被大總統之軍隊所縛，不知是死是活，請兄爲我分明，身邊未有分文，請兄爲我設法。」並囑鄧君看待其隨從人等及家屬而已。書後即由陸付人送交十二條胡同鄧寓。張君又云：「我帶的家人無罪，

請君釋去。」陸即命將其家人釋放，但均由兵役解交極遠極遠之處而後釋放者也。（其地名未詳）故嗣後張君情形，即不能知。惟據官府中人相傳謂陸此後即將軍令交閱，張君云此電恐是捏造，方則云身死尚晚，乃即一律付刑。張君不肯受縛，陸乃命平服受鎗，共發二鎗，一中肩，一中腹肚，其時方夜中一時，所云黎明者妄也。

（五）此後之張君之友 時君馬車在後，具見前述。張君既被捕而去，馮君仰臥在車，時君問其所苦，馮答無害，至是乃知張君被縛情形，大駭，乃急行歸共和黨本部（石橋別業）通告大眾，大眾均駭。時君乃赴東城邀集孫武、鄧玉麟諸君前往執法處，時已夜中三時，陸建章已睡，大眾促起問話，力請保釋，其言深切。陸君乃中斷其語曰：「君等勿復如此，張君已伏刑矣。」夾帶中出軍令交閱，謂：「此令係段翼長交來，有陸軍部員來監視行刑」云云。時君等哀慘異常，乃偕孫君武、鄧君玉麟、劉君成禺、張君伯烈、張君大昕、哈君漢章等於十六早八時同往總統府質問，總統出見，其言大致謂：「我明知對不住湖北人，天下人必將罵我，我實不能救他。」孫君等乃偕出赴長椿寺張君停棺之處，撫棺大痛。復至金臺館撫慰其家屬，經理其喪事。後往哈漢章家會議，議定之事如左：（一）致電副總統質問。（二）以軍令中有陸軍總長段祺瑞署名，故擬彈劾段君。（三）湖北同鄉提出質問書，公同質問。

（六）張君之如夫人 聞張君共有如夫人者六，此行有一如夫人偕住金臺館。黃禎祥君亦與張君合住。劉君輔周，亦武昌義士之一，聞此信後，悲慨異常，黎明即至金臺館，欲偕黃君同去往質問總統。門口衛兵阻之，黃君大怒，拔刀欲斫之，兵不敢阻，而馬車車夫見此情形，不敢拉繩，乃由黃、劉二君自御之而出，其事未知結果。嗣後即由黃君伴張夫人同往長椿寺，撫棺大慟。黃告堅欲開棺驗視，兵官等不肯，黃君又大怒大哭，拔刀欲斫，乃開棺焉。黃君等乃命拍相，於是雇得騾馬市大街三義泰照相店拍其遺相焉。

（七）湖北之將校及張君隨從三十餘人 前文所稱湖北將校，其姓名具記者所知者：共吳兆麟、黎天才、唐懺支、何錫藩、馮嗣鴻、馬祖全、劉繩五、熊秉坤、張厚德、童序鵬十君。十君者，皆已於十六早快車赴鄂。其張君隨從兵役三十餘人，則由鄧君玉麟、馬君武等妥為安置，一時暫不歸鄂。

(八)黎電哀令之真情 黎副總統係十三來電，袁總統恐係不確，乃於即晚發電詢問是否真電，十五早得回電聲明是真，故十五即下秘密軍令。事後以大將禮葬之，並以三千元贖其喪。

(九)事後之輿論及觀察 此事迅雷不及掩耳，記者但與張君有一二次交涉，殊不能深知其人。惟聞此慘報，悲悼甚深而已。一部之輿論，頗以此次辦法過其秘密，未能公開軍法會議爲憾。而湖北孫武君既有往日交惡事實，今日實被不白之嫌疑。而劉成勳、鄭萬瞻、羅慶諸君，本係此次回鄂調和相率來京之人，尤恐被賣友之名，故諸君對此事實異常悲梗，此彈劾案質問書之所由來也。惟同盟派中則以此爲利用攻擊總統之機會，頗有人謂袁世凱殺張，利用武昌有亂，然後乃以兵力下南方，此則不中事實矣。至觀察此後有何變動，據深知其事者，謂張君深得下校歡心，而不嫌於士大夫，頗有翼德遺概。武昌上級將校，既傾服黎副總統，頗傾誠用命或不至別有意外之變焉。(註六)

外交部分電各駐外使節，為滿、蒙、藏為中國領土，外人不得暗中主使，着令向各駐在國政府聲明。

去年十一月，由俄國操縱之哲布尊丹巴呼圖克圖宣布蒙古獨立，組織「庫倫政府」。本年六月，駐京俄使向政府提出中國不得駐兵外蒙及移民等三款。中國以內部尚未大定，不能以武力收復蒙古，僅設法撫綏內蒙，並令駐俄使節與俄政府交涉，以及派人遊說外蒙取消獨立等消極辦法。俄政府却一方助蒙古進佔科布多，力阻中國以兵力討伐外蒙，一方與日、英等國成立諒解，以鞏固俄人在外蒙之地位。七月八日，俄外相與日使簽訂第三次密約，加強兩國間在滿蒙之特殊利益範圍。復與英國磋商，以俄國承認英國在西藏之自由行動及有利地位爲交換條件，使英國承認東三省北部、蒙古及中國西部爲俄國獨有之勢力範圍。(註七)

中國政府不能坐視，是日，由外交部分電駐外使節，向各駐在國政府聲明數事：

一、滿、蒙、藏爲中國領土，各國私訂條約、已訂者亦均無效。

二、滿、蒙、藏地礦產，無論何人，不得私自抵押各國借款，各國亦不得自由開採。

三、民國政府對待蒙、藏有自由行動之主權，各國不得干預。

四、民國政府對於各國僑民，力任保護，各國不得藉保護僑民爲名，增加軍隊及分派警察等。

五、蒙、藏反抗民國，爲國法所不容，且亦爲國際公法所不許，外人不得暗中主使一切。

以上五條，並由外交部向各國駐京公使聲明。（註八）

安慶二次兵變。

皖省各軍，前以改編軍隊，裁汰兵士，時有譁潰之謠，柏都督乃調浦口軍來皖駐紮，以資鎮懾。詎該軍第一旅第三營左隊，因餉項兩月未發，屢欲暴動。本日晚九時，遂爾譁變。幸該軍第一、二兩營及該營右後兩隊均未附和。而本省軍隊及憲兵衛隊，又相率分頭攔截，變兵知勢不敵，遂即陸續歸營，旋由軍政司勒令繳械遣散。（註九）

袁大總統令准長江水巡總稽查李燮和解職，任命江蘇外海水師統領黃漢湘接充；令准鑲白旗蒙古副都統依凌阿因病開缺；令准新疆布政使潘震辭職；任命賀家棟爲新疆民政司長兼充南疆宣慰使。（註一〇）

註一：易國幹等編：「黎副總統政書」卷十三第八頁。

註二：民國元年八月十六日上海「民立報」（第六六二號）。

註三：仇亮：「張振武傳」，見鄭魯：「中國國民黨史稿」。

註四：民國元年八月份「政府公報」公電第一一〇號。

註五：民國元年八月十八日上海「民立報」（第六六四號）。

註六：黃遠庸：「遠生遺著」卷一，第二一六——二二一頁。

註七：張忠絳：「中華民國外交史」卷上第八〇至八三頁。

註八：民國元年八月十六日上海「民立報」（第六六二號）。

註九：「東方雜誌」九卷四號。

註一〇：民國元年八月份「政府公報」命令第一〇八號。

十六日

黎元洪三次通電宣布張振武罪狀。

自張振武被殺後，全國輿論譁然，羣起責難，黎元洪於本日及十九日、二十日三次通電解釋。本日通電云：

「大總統、國務院、參議院、各省都督轉各團體、各報館鈞鑒：竊民國初奠，共和肇基，我神聖軍人應如何保護治安，顧全名譽。矧武漢首義之區，為全國視線所注，豈可重事破壞，致蹈危亡？乃有張振武等，蠱惑軍士，勾結土匪，破壞共和，昌謀不軌。鄂中幾次風潮，伊等均為主動。元洪念起義有功，曲事保全，曾電大總統薦充顧問，並擬任東省屯墾使，優給薪金，隆以禮遇，所以酬答前勞，無微不至。詎伊等潛返鄂垣，多方煽亂，不時悉索，糜款數十鉅萬，竭萬民之脂膏，供滬上之揮霍。猶復密布黨羽，分設機關，藉京漢鐵軌之交通，假改革政治為煽惑，每一往返，則風鶴頻驚，欲事羈縻，則虎狼成性，神人共憤，婦孺皆知。此次電促赴京，實望革心向善，豈期顯露逆謀，圖翻全局？倘再為隱忍，糜爛何堪？萬不獲已，祇得電請大總統，將張振武並同惡共濟之方維，嚴飭查拿，按軍法懲辦，以維大局，而保治安。元洪夙昧知人之明，復勘維持之法，應得處分，實無可寬。其盲從諸人，概免株連。惟溯自起義以來，相從軍旅，情誼難忘，並將其家屬從優給恤，以示法外施恩之至意。揮淚瀝陳，俾咸聞知。元洪。銑印。」（註一）

中華民國元年 八月十六日

中華民國元年 八月十六日

一三四

十九日電：

「銑電諒達覽。張振武以初等小學副教員，曾充鄂軍務司副長。昔爲功首，今爲罪魁。元洪業於真電請大總統嚴飭查拏，按軍法懲辦在案。惟恐傳聞失實，致起誤會，爰將伊等謀逆原因，再行宣布，以與天下共見之。起義以來，赴滬購槍，糜款六十餘萬兩，槍械腐蝕，無裨實用，任意浮報，鄂財政司有案可稽。誤軍需之要公，恣一己之揮霍，其罪一。自募軍隊六百餘人，私立團名，強索餉需，人月二十元，實爲逾格。又私收退伍兵士六大隊爲護衛隊，坐糜鉅餉，陰遂私圖。該團軍士，大義素明，現願退伍，是知伊之蓄謀，匪伊朝夕，其罪二。兼充軍統，私夜橫行，帶隊放槍，居民惶恐，其罪三。搶奪兵站槍支、軍米，其罪四。強佔鐵路，立中小輪船，自由行動，其罪五。暗煽義勇團團長梅占鰲，增加營數。誘令石星川往聯領事團，許事成任爲外交司長。該員等不爲所動，謀遂無成，其罪六。廣納良女爲姬妾，夥串某報爲鼓吹，其罪七。私立民國公校，當衆演說，革命非數次不成，流血非萬萬人不止，言者稱心，聞者咋舌，其罪八。親率佩槍軍隊，逼迫教育司訛索學款，挾之以兵，其罪九。又令逆黨方維，勾結已開革之管帶李忠義及已正法之祝制冲等，分設機關，密謀起事，伊爲原動，大衆皆知。恐牽一以動百，故吞舟而漏網，其罪十。此外索鉅款萬，皆密濟其黨援，來往京都，實陰行其詭計，種種不法，不勝枚舉。元洪薦充大總統顧問，擬任東省屯墾使，並有蒙古調查員之命，無非追錄前功，冀收將來。猶復請兵配餉，議設專局。又在漢口私立屯墾事務所，月索款千餘元，檔案具在，欲壑未填，野心益熾，揭其始末繁夥，實屬無可再原。鄂中親故多礙情面，雖稔逆謀難予顯戮，一擊不中，大局遂危，倘非請由中央明正國典，何以昭示天下。自聞令下，喧傳武漢，萬衆額手，歡聲若雷，元惡既殄，民心大安。元洪自請大總統量予處分者，實因上負大總統，下負國民，既不能燭照於機先，惟冀補苴於事後。從優撫卹，俾生者得所，死者瞑目，天遠聽邇，吾言不食，臨電攬涕，咽不成聲。元洪。皓印。」（註二）

二十一日電：

「袁大總統、國務院、參議院、國維報、亞細亞報、並轉各政黨、各團體、各報館、各省都督、議會、上海民

聲報、並轉各報館公鑒：銑電諒達。連日函電紛馳，詰難羣起，前電倉卒，尙未詳盡。報告政府書，復未賚到，誠恐遠道不察，眞象愈隱，敢重述梗概，爲諸公報顏陳之。振武初充軍務司副長，漢陽失敗，託詞購槍，留函逕去。當命參議丁復追至上海，配定式樣，只限購銀二十萬，乃橫撥買銅元銀四十萬，僅購廢槍四千枝，子彈四百萬，機關槍三十六枝，子彈二百萬，槍械腐蝕，機件殘缺，有物可查，設有戰事，貽害何堪設想？且除買械二十六萬，餘外另濫用浮報三十二萬，無賬二萬，尙借譚君人鳳五萬。陳督復來電索款，均係不明用途，有賬可據，罪一。南北統一，戰事告終，振武由滬返鄂，私立將校團，遣方維往各營勾串，募集六百餘人，每名廿元，鄂軍屢次改編，該團始終不受編制，兵站總監兵六大隊，已預備退伍，伊復私收爲護衛隊，擁兵自衛，罪二。二月二十七串謀煽亂，軍務部全行推倒，伊復獨遣方維，要挾留任，復謀殺新舉正長曾廣大，經元洪訪查得實，始將三司長悉改顧問，罪三。冒充軍統，私夜橫行，護衛隊常在百人以外，沿途放槍，居民惶恐，每至都督府，槍皆實彈，罪四。護衛隊屢遭解散，抗不遵令，復擅搶兵站槍枝、糧米，藐無法紀，罪五。強佔鐵路，立中小火輪，勾串軍隊，夤夜來往，罪六。暗煽義勇團長梅占鰲，增加營數。誘令石龍川，往聯領事團，許事成任爲外交司長。該員等不爲所動，謀遂無成，罪七。革命後，廣納良女爲姬妾，內嬖如夫人者將及十人，葉某及魯某皆女學生。復夥串某報爲鼓吹，顛倒黑白，破壞共和，罪八。民國公校開校，當衆演說，革命非數次不成，流血非萬人不止，搖動國本，駭人聽聞，罪九。親率佩槍軍隊，逼迫教育司，勒索學款，挾之以兵，罪十。令逆黨方維，勾串已革管帶李忠義及軍界祝制六、滕亞綱、姜國光、謝玉山、劉起沛、朱振鵬、江有貴、黃翊生，暨漢口土匪頭目王金標，分設機關，密謀起事，並另舉標統八人，伊爲原動，大衆皆知，雖名冊已焚，祝滕正法，劉、朱尙寄監可質，罪十一。機關破露，移恨孫武，復密遣四十人，分送（途）暗殺，罪十二。前次所購機關槍彈，除湖北實收外，近證藍都督報告，接濟之賬，尙匿交機關槍二枝，子彈三萬顆，私藏利械，圖謀不軌，罪十三。此次電促赴京，實望革心向善，乃疊據偵探報告，伊以委命未下，復圖歸鄂，密遣黨羽，預歸布置。復查悉函阻將校團，不得退伍。武漢一隅，關係全局，三摘已稀，豈堪四摘？罪十四。此外索款鉅萬，密濟黨援，脔削公家，擾害商庶，種種不法，不勝枚舉。元洪薦充大總統高等軍事顧問，並有蒙古調查員之命，無非追錄前功，冀挽將來，猶復要索鉅款，議設專局。又在漢上私立屯墾事務所

，月索千餘元。凡此諸端，或檔案具在，或實地可查，揭其始末罪狀，實屬無可再原。諸公老成謀國，保衛治安，素爲元洪所趨嚮，倘使元洪留此元愍貽害地方，致碍全局，諸公縱不見責，如蒼生何？顧或有謂殺非其地，殺非其道者，責以法理。夫復何辭？然此中委屈，尙有萬不獲已之衷，爲諸公告者。武昌當革命之餘，丁裁兵之會，地勢衝繁，軍心浮動。振武暗握重兵，潛伏租界，一經逮捕，卽召干戈，既痛生靈，更釀交涉，操切愼事，誰尸其咎？況北京爲民國首都，萬流仰鏡，初非鄰省，更異敵邦，明正典刑，昭示天下，揆諸名義，似尙無妨，此不獲已者一。振武席軍務長之餘餘，憑將校團之淫威，取精用宏，根深蒂固，投鼠忌器，人莫敢攖，捲土重來，擁兵如故，狼子野心，更無紀極。前此以往，殺既不敢，後此以往，殺更不能，千里毫釐，稍縱卽逝，先此不圖，噬臍何及？況謀叛民國之犯，果有確據，隨時皆可掩捕，此不獲已者二。振武分遣黨羽，密布機關，屬奸謀敗露，應命赴京，更懷疑懼。居則佩刀盈室，出則荷槍載途，京鄂之使，不絕於道，心機叵測，消息靈通，一電遙飛，全國立變，聯電請求，舉兵要挾，雖有國典，亦無所施。況振武現參軍政，遙領兵權，繩以軍法，洵爲允當。且北京軍事裁判，尙無完法，南中軍法會議，已非一次，詢謀僉同，始敢出此，此不獲已者三。元洪數月以來，躊躇再四，愛功憂亂，五內交縈，柔腸九迴，憂心百結，寧我負振武，無振武負湖北；寧取負振武罪，無取負天下罪。刳臂療身，決躊躇命，冒刑除患，實所心甘。夫漢高明武，皆以自圖帝業，遭際庸兒。越踐吳差，皆以誤信讒言，戕殘善類。藏弓烹狗，有識同悲，至若懷光就戮，史不論其寡恩，君集被擒，書不原其戰績。矧共和之國，同屬編氓，但當爲全國奠金甌，不當爲個人保鐵券乎？第以念其前勞，既未忍悉行宣暴，安此反側，復未敢稍事牽連，遂致眞、銑兩電，詞多含蓄，迹似虛誣，又何怪諸公義憤之填膺而責言之交耳也？伏念元洪素乏寸功，忝竊高位，愛民心切，馭將才疏，武漢蠢動，全楚騷然，商民流離，市廛凋瘵，損失財產動逾鉅萬，養癰貽患，責在藐躬，亡羊補牢，嗟將何及？洪罪一也。洪與張振武，相從患難，共守孤城，推食解衣，情同骨肉，乃恩深法弛，悖道寒盟，瘡口罔聞，剖心難諒。首義之士，忍爲罪魁，同室鸞弓，幾釀鉅禍，洪實涼德，振武何尤？追念前功，能毋愴涕？洪罪二也。國基甫定，法權未張，凡屬國民應同維護。乃險象環生，禍機密切，因加指失肩之懼，爲枉尋直尺之謀，快一隅黎庶之心，解天下勳庸之體，反經行政，貽人口實，鼠思泣血，不敢告哀，洪罪三也。有此三罪，十死難辭，縱諸公揆諸事

實，鑒此苦衷，曲予優容，不加譴責，猶當跼天蹐地，愧悔難容，況區區寸心，不爲諸公所見容乎？溯自起義以來，戎馬倉皇，軍書旁午，忌餐廢寢，忽忽半載。南北爭議，親歷危機，蒙藏凶頑，頻驗噩耗。重以驕兵四起，伏莽潛滋，內謹防閑，外圖排解，戒嚴之令，至再至三，朽索奔駒，幸逾絕險，積勞成疾，咯血盈升，俯仰世間，了無生趣。秋荼尚甘，凍雀猶樂，顧瞻前路，如陷深淵。自時厥後，定當退避賢路，佇待嚴譴，倘有矜其微勞，保此遲暮，窮山絕海，尚可棲遲，漢水不波，方城無索，雖死之日，猶生之年。世有鬼神，或容依庇，百世之下，庶知此心。至張振武罪名雖得，勞勳未彰，除優加撫卹，瞻其母使終年，養其子使成立外，特派專員迎柩歸籍，乞飭沿途妥爲保護，俟靈柩到鄂，元洪當親往奠祭，開會追悼，以安哀魂。並擬將該員事略，薈集成書，請大總統宣示天下，俾昭然於功罪之不掩，賞罰之有公，斗室之內，稍免疚心，泉臺之中，或當瞑目。臨風悲絕，不暇擇言，瞻望公門，尙垂明教。元洪叩。箇印。」（註三）

附錄：北京民主報「論黎元洪騰弄姦言羅織大獄簧惑社會欺妄天下之罪惡」

黎元洪於假手殺人後，百方張羅搜索組織殺人事件相當之罪案以迴護其妄。殺報仇刑事之科犯。黎元洪連日發電，張振武罪案連日增加，而張則又久矣死去，則明明是張振武連日犯罪於既死以後者矣，彼黎元洪之周章狼狽汗流氣喘；載飛載鳴，鼻涕長一尺，羅織鍛鍊，周內文致，以成死者之罪名於殺之以滅其口之後，其言爲騰姦，其辭爲悖妄，其羅列者爲自己腦筋中之憑虛撰想，其條舉者爲自己心目之暮夜行爲，無一語有辯駁之價值，無一字有斥撥之格段，然華士飾僞，太公必誅，少正流姦，孔子首戮。何哉？護一奸而海內叛，誅一凶而天下順，爲政之首要也，故予今日對黎元洪之造電，津津不置，予豈好辯哉？所謂聲罪放淫，俾邪說者不得翻騰於共和宙合光天化日之下，以企圖民國之安枕蘇息也。黎氏之羣電，已經社會駁而斥之者甚衆，予特舉其悖逆大謬諸端，爲海內陳之。彼袁大總統之爲黎元洪迴護也，曰張方犯罪，不能合盤托現，今已積日累期，黎元洪陸續組織之罪狀，已一電二電三電而四電矣。政府之所謂不能合盤托現者，大約已盡於是而無復更容羅致擴展之餘地矣。雖然是皆舞弊於死後，滅其口而聲其罪，皆不得爲法律上發生效力之口供與信讞也。故我國民苟猶復承認我國家法律之爲有權力者，即不得

承認十五日(黎姓殺張姓之日)以後，黎元洪有繼續提出張、方罪案之告發權也。彼其十五日執行殺人之電報，其所根據之信供與條件，即曰怙權結黨，曰桀驁自恣，曰乘機思逞，曰潛行歸鄂，曰飛揚跋扈，曰倡謀不軌，曰狼子野心，曰冒政黨之名義以遂其影射之謀，曰藉報館之揄揚以遂其凶橫之迹，以此等論理上之抽象的文章為法律上的殺人信供，雖古之幽厲闖獻，何以遠過？其曰冒政黨之名，夫張振武誠共和黨員矣，然民國約法人民集會結社自由明法文上所規定，何得誣為假冒？即以軍人資格之湖北都督黎元洪，既為同盟會協理，又為共和黨理事，又為統一黨名譽理事，則元洪之罪，浮於振武二倍罪當不在鎗斃，而在剝皮凌遲矣。其曰藉報館揄揚，夫揄揚其人者，必其人可有可揄揚之善狀也，以被揄揚而槍斃，則被詆毀者當車裂而夷族矣。張振武以被報館揄揚而鎗斃，則黎元洪以行政官之資格，按日投電稿於全國報館，惺惺流淚以運動報館之揄揚，其罪當浮於振武萬倍；當夷九族而夷十族矣。彼其文致之辭，一則曰吞款，再則曰浮報；一則曰有帳可稽，再則曰檔案俱在；夫果有吞款浮報之實，何以於其造冊報告軍事會議之時，元洪與衆公認其核銷也？曰有帳可稽，曰檔案具在，帳係人能造作乎？抑係先天長成乎？如帳除張振武一人外，無復第二人焉能造作之者？則此帳為絕對真；如黎元洪之能力，亦能造作之者，則此帳為絕對偽，而非然者，其吞款，其浮報，其稽帳，何不於張之生前，一面質而宣布，而於殺以滅口之後，而做弄帳目，以實填其殺人之憑據，此豈法律上發生效力之提案哉？其曰暗煽將校，謀逆無成，則是田粉組織灌夫之罪，所謂天下幸安樂無事，得為肺腑，日夜招聚天下豪傑壯士與議論，腹誹而心謗，不仰視天而俯畫地，睥睨兩宮間，幸天下有變，而欲有大功者也，是絕對憑空架虛，造設危言，眩惑社會，欺愚衆庶之羅織也。彼既得欺死者於其舌不存之後，亦復何辭不可設？彼即曰張振武已祭天加袍而為皇帝，但下一轉語曰謀遂無成，即足定其人之罪讞矣，是豈得為有要領之羅致乎？其曰分設機關，曰名冊已焚，即以之定為罪供，是其捉聲捕影，較亡清官吏之逮捕革命黨，尤為疑似。名冊已焚，是即黎元洪不能向天下說明張振武犯罪之唯一的大理由。然則即曰張振武於起義時，曾勾通滿清，曾洩輸秘密。今也，又隸籍宗社黨，約某月日與滿人起事，予今定其為死罪，但名冊已焚，却不准世人要法律上之照證，於是乎而張振武之犯罪可以定讞矣，是為誣控，是為自白，還致其人之身可也。其曰委命不下，復圖歸鄂，夫既委命不下矣，猶復必欲限制其優游聞葺於京都者，令其何所事事乎？即如政府已許王芝祥為直隸都督，而委命

不下，王復南歸，則亦當判爲罪例，宣告王之死刑矣。其曰廣納姬妾，多有內嬖，不知廣納姬妾，在民國法律明文上爲犯何條之罪？抑此項罪狀實在國家法律之外，而黎元洪獨得使行之者，且黎元洪又嘗將其卅年之愛妾，飾以洋裝，致之都督府中燕客，予在坐實親眼見之，誣致人罪而牽扯至此，吾亦不禁失笑，恕我不文，不能再說矣。其曰逼迫教育司強索學款，夫既曰學款，何得謂之強索，其強請學費，乃設學校者普通照例之事，黎元洪識丁不多，殊不知負學校經費責任者之難，且張並非索款而下腰囊，以恐學堂倒閉而索款，以索學堂款而槍斃，民國何人尙敢與學？何人尙敢振興教育？遂乃破壞興學，抑止教育，黎元洪之罪在萬載矣。其由調查蒙古要索鉅款，夫以今日蒙古之情形，使實地調查，果非鉅款，是否能辦，愚者有以知之。彼要索鉅款設立專局，乃老成謀邊正當切實負責任之辦法，而即因此而鎗斃其人，然則黎氏曠使政府之委任張爲蒙古調查員者，不過只要空文一紙，虛銜一道，爲亡清任事敷衍虛僞之行爲，張振武竟欲認真實做，副總統遂至不得不宣告其死刑，此中亦有所謂苦衷之存在者焉乎？夫以張振武之欲切實調查，籌辦進行，而因獲鎗斃之罪，則此後國家對於籌蒙籌藏防邊固境之大計，誰復敢積極負行責任者？以吾國人之苟且因循委靡敗事，幸此革命健兒奮勇鼓勵，致遠引重，而即以其不以敷衍了事之故，捕而槍斃之，是明明示我國民以割蒙棄藏廢除國防之意旨也。夫殺人行刑，以表示割地棄土之微意，是爲賣國。其曰又在漢上設立屯墾事務所，月索千餘元，夫歐美國家一切事業，率多由民辦，國家爲之保護，此所以爲提倡實業而實業之所由發達者也。即如共和先進之美國，一切鐵道、工場、礦山、煤油、電氣、水道皆由民間私辦，較他國之官辦者尤爲發達，此美利堅之所以致富也。滿清以鐵道國有而亡，黎元洪又當國民實業思想發達之候，鎗斃而摧殘之，至其索款千元，夫中國今日欲設一屯墾公司，國家補助經費，雖萬元尤爲過寡，乃以要求補助實業經費之故而得刑法上之犯罪，其摧殘實業恣睢暴厲，誠非加之以刑人類之法律，即足以蔽其罪者矣。又已私立將校團，夫武漢倉卒起義，天下豪傑聞風並起，各號召士卒，組織部下，此時倉皇事變，豈復有官立將校團足爲己之用？而是爲羅織之罪也。又曰私取退伍爲護衛隊，護衛說之爲誣告，已有根據事實辭而關之者茲勿庸再論。其曰私收退伍，夫以革命起義之健卒，散之林下，爲地方害，胡可勝言？振武收而羈縻之，振武保衛地方治安之崇功也，是足爲罪戾乎？其曰強占鐵路，搭乘火輪，夤夜往來，夫在戰時強佔鐵路乃爲元功，即曰爲罪，乃滿清之罪人非黎元洪之罪人也。戰時而

搭乘火輪以應倉卒事變，其勤猶至。其曰夤夜往來，夫當兩軍相持相伺之交，夤夜出勤，猶爲忠於所事。黎元洪當革黨起義，爲人強迫服從，欲從不甘，欲叛不敢，快快不快，高臥斗室，數日不出視事，而因妬恨他人之勤於所事，含沙暗射，終於殺其人之身而後快，斯真窮凶元惡矣。其曰漢陽失敗，託詞購鎗，留函竟去，夫言託詞卽僞爲藉託而實際不有其事實者也，而下文卽緊接言其至上海購若干槍，買若干砲，反舌矛盾，文致之詞，一致於斯，小人肺肝，毫髮畢現。其云漢陽失敗，留函竟去。試問黎元洪當漢陽失敗，倉皇行遯，奔出武勝門，馳至葛店下三十里，張振武憂急，力守武漢，遣人追躡，攀轡哭泣，繼以威嚇，黎不得已惘惘隨行歸武，則武於事後布置周當而去，較之元洪臨時望風逃竄，並一字而不留其罪不得謂惟均矣。其曰每至都督府，槍皆實彈，夫事當戰時，四郊布疊，敵人壓境，炮烟在眼，飛彈在屋，其槍不能空彈，是軍律也，假使振武鎗不實彈，元洪亦得布其爲懷二應敵，鎗不實彈而加之以死罪矣。黎元洪何人，湖北都督何官，儼然若不准臣僚之帶劍上殿，居然以皇帝自居，昔漢高爲帝，諸將猶在帝前，酒酣耳熱拔劍擊柱，軍事方殷，或天下初定，與太平之世異也，使振武在都督府發槍者，則振武誠爲有罪，如曰佩鎗實子，則黎元洪非肉袒降敵，不能禁同事之必束甲棄兵也。至曰串通某報爲鼓吹顛倒黑白，夫黎元洪以副總統，以湖北都督，以參謀部總長。三差之資格，其爲行政官而非新聞記者，元洪雖愼當，亦自能辯別，乃其按日向各報館打電，茲猶勿論，至其向政府使行之公文，其電報乃從北京之亞細亞報館、國維報、上海之民聲報轉交，是豈非串通報館，罪獨在不當該死之列，卽無張振武之罪例，黎行政官之行爲，亦久矣在糾正宣刑之列。今乃積惡既稔，顛狂自白，今以其人之道，還治其人之身，我國民速請商君入甕，不可放黎也。其他種種悖逆違法，羅織誣妄，非萬言弗能詳盡，鄙人限於寸晷，不能逐條細問元洪，或負疏而不密，猶有漏網之幸，雖然舉一反三反，閱者可以類推矣。雖然予嘗略聞黎張密切關係之事實矣，客秋八月十九日武昌起義，二十三日，革軍欲推都督，擬舉張爲首領，振武以對軍隊資格特淺，不就，乃率衆要求黎元洪身任此職，元洪大恐，號泣求免，衆擬以槍，畏死而從命，逐舉其爲都督至今。然受職而後，了不視事，及事成名就，嘗刺骨當時起義者之深知其底蘊，思有以逐漸誅滅以滅其口，乃漸浸而殺楊而殺黃，而殺祝。凡殺一人，張振武必遺書痛詆之，元洪媿不自容，又久刺骨，振武爲當日擬槍之領袖，恐振武此後稍稍在外間宣布其當日種種之情狀，以搖動其副總統、參謀總長、湖北都督三缺

優差之地位，思有以固其高爵全其福祿，旋復以累受責言，惱羞成怒，中風狂走，急不擇陰，效秦檜莫須有之先型，趙高指鹿爲馬之成例，假手袁氏以逞其毒，躊躇滿志，善刀而藏。又以黎之密事，張、方久親，方當共曉，故欲同時快意一發兩穿爲一勞永逸之計，故其宣布張振武罪狀，狼狽氣喘，遂至處處牽涉，不及方維，又時時忘却方維，其曲折肺腑，毫毛暴露，彼其個電自供，曰真銑兩電，詞多含蓄，迹似虛誣，是明明白白其違法枉殺，故其於張、方罪案之組織，一時不能驟就，鍛鍊一次而復思想，思想之餘又復鍛鍊，而一而再而三而四，是哲理的虛設罪案，而非事實的憑據罪案也。死者蓋棺，百口無辯，覆之盆下，納之甕中，而後乃平心靜氣而周內之，縱成萬狀千辭，敢決其無一字足爲張、方致死之信讞，可謂小人心勞日拙者，夫憑殺人者理想所至，以爲組織構造死者罪案之證據，因構成而發電，既發電又構成連日設想，陸續擴張、陸續發表，儼仍任其設想，所至達年月之後，張、方雖已槍斃，必有餘辜。黎元洪非起而掘其墓，而敲其頭，而毀其尸，不足蔽自己理想所至羅織而成之信狀也。故曰前電倉卒，尙未詳盡，是即自言第一次殺人時所鍛鍊之訊讞爲尙未成熟之案件也。嗟乎！前電倉卒，尙未詳盡，報告政府書，復未實到，黎元洪自供之辭，則大總統殺人實不有絲毫之憑據，而爲黎元洪報仇以逞其淫刑藐視國法者也。彼黎之個電，又言曰狼子野心，更無已時，前者以枉殺既不敢，後者以枉殺更不能，千里毫釐，稍縱即逝，失是不圖噬臍何及？況謀叛民國之犯，果有確據，隨時皆可掩捕。夫所謂狼子野心，更無已時者，是足爲法律上犯罪之條件乎？否乎？曰恐後者之枉殺更不能，是自招供其前事爲枉殺人也。夫枉殺人亦有當得枉殺人之罪，豈得以在民國兼有大官三差，而即得翱翔法外，夫無論何國家何種人之犯罪，苟爲尙有法律之人羣者，必先據其罪件，而後判以適當罪件之刑，而黎、袁之殺張、方，乃先判決以刑，而後求其適當此刑之罪，夫於其行刑殺之之後，而後求其相當之刑，雖張、方爲何等無罪，其不得依法律而免於刑戮也。必矣，幸當時行刑，止鎗斃其人之身，假令當時夷及張、方九族十族，事後亦必然有夷九族十族相當之罪案，決非難事，欲加之罪何患無辭？所惜國法自此凌遲，人權自此蹂躪，革命流血欲求自由，適以購回薰天專制，以爲同胞頭顱之代價，鄙人身歷革命，親建共和，視人權若生命，愛自由若髮妻，幸得國家閒暇，優遊退處，不求有功於個人，只求有功於社會，致此罪言干犯權要，知我罪我，豈暇顧哉？（註四）

中華民國元年 八月十七日

註一：民國元年八月份「政府公報」公電第一一號。

註二：民國元年八月份「政府公報」公電第一一四號。

註三：民國元年八月份「政府公報」第一一八號。

註四：民國元年九月一日—三日上海「民立報」（第六七八—六八〇號）。

十七日 袁大總統令公布禮制

禮制共分二章七條：

第一章 男子禮

第一條 男子禮爲脫帽鞠躬。

第二條 慶典、祀典、婚禮、喪禮、聘問，用脫帽三鞠躬。

第三條 公宴、公禮式，及尋常慶弔、交際、宴會，用脫帽一鞠躬禮。

第四條 尋常相見，用脫帽禮。

第五條 軍人警察有特別規定者，不適用本制。

第二章 女子禮

第六條 女子禮適用第二條、第三條之規定，但不脫帽。

尋常相見，用一鞠躬禮。

第七條 本制自公佈日施行。（註一）

袁大總統任命施愚爲籌備國會事務局委員長。（註二）

國務院致電各省：關於軍民分治問題，決定各省都督、省尹得互相兼任。

自黎元洪首倡軍民分治後，各方反應不一，湘、粵、閩、贛等省都督均表示反對，國務院以一時無法推行，遂採取折中之道，分電各省決定在過渡之始，各省都督、省尹得互相兼任。都督兼省尹，則於其下設民事長，省尹兼都督，則於其下設軍事長。原電曰：

「黎副總統、各省都督鑒：軍民分治，問題重大，揆諸法理，自不可易。前據湘、粵、閩、贛等省都督電請緩議，而他省都督紳民又有電請速行者，大抵對於分治一事，無可否之問題。特時期之討論，意見雖殊，歸宿則一。本院博稽輿論，綜察時機，以爲當此過渡之始，不妨參用活筆，以利推行。現將前案改正，令各省都督、省尹，原案總監得互相兼任，都督兼省尹，則於其下設民事長；省尹兼都督，則於其下設軍事長，庶因材任命，以免用非所習之弊。如各省情形實有不便，遽行分治者，則就現任長官，分別文武，任爲都督或省尹，即令兼任省尹或都督，其下各機關，均令照案設立，俟分治省分，利益昭然，模範既成，然後再廢兼任之制，撤消民事長、軍事長，以期劃一。既與現情相適，又於經制無背，全材得握，轡以遵塗，而國事亦可分轍而就理。已飭法制局修正原案，呈請大總統咨院議決後，即行頒布。特通電奉聞。國務院。條印。」（註三）

英國駐華公使朱爾典向外交部提出對於西藏問題五項要求。

自六月間我征藏總司令尹昌衡率部收復藏軍攻佔之地，正擬直趨拉薩之際，英人乃出面反對，而於是日由駐華公使朱爾典提出照會於我外交部，以一九〇六年中英新訂藏印條約爲藉口，要求五款如左：

- 一、中國不得干涉西藏內政。
- 二、中國官吏不得在西藏行使行政權，中國不得視西藏與內地各省相同。
- 三、中國軍隊不得無限制的留駐藏境。
- 四、中英兩國應訂立協定，規定上述各節，然後英國始能承認中華民國政府。
- 五、中、藏間經由印度之交通，應暫時視爲斷絕。

英政府旋復宣言，若中國不與英國商洽，則英政府不能承認中華民國政府，且英國將與西藏直接訂約。此時民國政府採和平辦法，在九月中旬令征藏軍隊停止前進。遲至十二月二十二日始正式答覆英使之八月十七日節略，首謂中國政府實無意改西藏爲行省；次謂中國有權出兵西藏，但無意以無限制之兵力留駐西藏；中國政府認爲前清與英國所訂關於西藏之條約已甚詳盡，無另訂新約之必要。（註四）

註一：民國元年八月份「政府公報」法律第一一〇號。

註二：民國元年八月份「政府公報」命令第一一〇號。

註三：民國元年八月份「政府公報」公電第一一四號。

註四：張忠絨：「中華民國外交史」卷上一〇一——一〇二頁。

十八日 國父應袁世凱電邀啓程赴京。

初，國父抵廣州時，袁世凱即致電促駕，請即北來，並擬派其長子克定至滬迎迓。（註一）至是袁氏再電滬，邀往北京。詎袁世凱突於十五日槍殺武昌首義有功之張振武、方維於北京，京津黨人以袁殺起義功勳，包藏禍心，均電國父阻止北上。國父以大局混沌，願與袁見面懇談，示以誠意，企袁覺悟效忠民國，庶民國初定之局，得以早日由破壞而進入建設時期，以期民生安定，國基永固。故不顧個人安危，毅然應之，於是日搭安平輪北上。（註二）

附錄：「民立報」消息兩則

一

孫、黃兩先生擬定同乘安平商輪北上一節已詳前報，昨日（即十八日）午後三時，兩先生即僕被登輪，中外人士歡送者至夥，蓋以兩先生北行於民國現狀關係至鉅，故莫不鄭重，將意非尋常送別者也。惟來賓中以張振武案，政府違法殺人，多勸兩先生勿往，而孫先生甚決心，謂無論如何不失信於袁總統，且我極以袁總統爲可靠，故必欲

一試目光。黃先生則連日偶患喉症，迄未痊癒，本力疾起程，因是遂決暫緩北上，重將行李運岸，黃先生並已電北京詰問張振武案（登公電欄）。孫先生遂偕魏宸組，居覺生、王君復等十餘人同行，於四點二十分啓碇，海軍黃總司令特派海琛巡洋艦隨同護送，該艦先日駛赴三夾水洋面恭候，故即隨同前往矣。（註三）

二

孫先生來滬月餘，軍隊解甲者幾何人？奮志實業者幾何人？收戢往，引設方來，緯熙敬止，鎮茲東南頃以今總統之邀，昨晚以安平商輪北上，海月弦，魄浦江頂潮，先生行矣，道在何居。

七政未齊，羣言龐雜，青蠅雞狗將然其死灰，鬼火磷螢，未燔於白日，惟先生以雷霆山岳之威，齊一衆志，固我邦基乎。

北服南疆，嫌疑未釋，高鳥良弓，益現恐怖，秋雨秋風。尋往轍，同根何事苦相煎，惟先生以慈祥愷惻之懷，感茲雄桀而消弭其隱患乎。

國債問題，迴旋未定，民生極凋敝之象，庶政乏振作之方，鷹虎在旁，瓜牙思逞，糧鋤爲德，籌車是求，忍自棄廣場之利，展轉於涸轍之中，想先生人阜民解慍之長才，有以酌盈劑虛，而紓其急難乎。

先生此行，其關係於民國前途者，視此言矣。（註四）

黃興因武昌首義有功同志張振武、方維被槍殺，決暫緩北上，並電袁大總統明白宣布張、方案經過。

黃興於辭卸留守職務時，袁世凱即曾電請北上京師，用資贊助。六月二十二日，蘇督程德全復承袁意來電勸駕。及國父自粵返滬，世凱復電邀國父與黃興即速起程，並派程克、張芳兩氏來滬迎迓，國父與黃興原定八月十七日乘新銘輪北行，嗣以新銘輪不能及時抵滬，乃改定十八日搭安平商輪。詎十五日袁世凱突槍殺武昌首義同志張振武、方維於北京，消息傳來，滬上震驚，黃興夫人徐宗漢、同志吳敬恒

、蔡元培等反對國父及黃興北行，認為袁氏無行，不足見信。京津黨人，亦以袁殘殺同志，包藏禍心，來電勸阻，國父則力持以誠信感化袁氏，無論如何，不能失信於袁，惟亦同意黃興緩行，「孫行黃止」之議遂定。蓋黃興時染喉症，實亦不宜遠行也。（註五）

黃興留滬，於本日及二十日一再致電袁大總統查詢張振武被殺事。原電曰：

「袁大總統鑒：南中聞張振武槍斃，頗深駭怪。今得電傳步軍統領衙門宣告之罪狀，係揭載黎副總統原電所稱怙權結黨，桀驁日恣，飛揚跋扈等，似皆為言行不謹之罪，與破壞共和，圖謀不軌之說，詞意不能針對。全電歸結之語，注重於『愛既不能，忍又不可』八字，但張振武不能受愛與受忍之處，出於黎副總統一二人之意乎？抑於共和國法律上有不能愛之不可忍之之判斷乎？未見司法裁判，頗難釋此疑問，乞更明白宣布以解羣惑。共和幸甚！大局幸甚！興略有事，稍遲當趨承鈞教。黃興。巧。」（註六）

十九日袁大總統復電黃克強先生，對張、方被慘殺事未有詳細解釋。原電曰：

「黃克強先生鑒：巧電悉。張振武一案，黎副總統原電有蠱惑軍士，勾結土匪，破壞共和，昌謀不軌，乞立予正法等語。黎副總統為鄂軍督帥，對其所部，宣布罪狀，請正典刑，自應即予照辦。至原案顛末，已電黎副總統明白宣布矣。中山先生北上，無任歡躍，執事因事稍緩，望眼欲穿，仍祈即日啓行，得罄肝膈。大局幸甚！鄙人幸甚！袁世凱。皓。」（註七）

二十日黃興再致電袁大總統嚴予責問。原電曰：

「北京袁大總統鑒：皓電敬悉。黎副總統原電述張、方罪狀，語極含混。凡有法律之國，無論何級長官，均不能於法外擅為生殺。今不經裁判，竟將創造共和有功之人，立予槍斃，人權國法，破壞俱盡。與前在留守任內，辦理常州軍政分府趙樂羣一案，輿論均謂可殺，與猶送開軍法會審，由王軍長芝祥率同會審各師長暨法官，調齊人證，悉心研訊，業經取俱確供，復彙案呈請大總統飭交陸復部覆核，原期詳慎議定，使成信讞，以示尊重法律，擁護人權，為各省都督開一先例，庶幾共和開幕，國民不至有死於非法之懼。而張、方案乃如此，兩事相距，為期甚邇

藏兵攻佔巴塘。

，張方獨因一面告訐者擅定極刑，未訊供證而死，國民生命財產權恃法律爲保護，即共和國精神所託。且在前清專制時，汪精衛謀炸攝政一案，訊供確鑿，尙能出以詳審，僅予監禁。縱使張、方對於都督個人有不軌之嫌疑，亦豈能不據法律上手續，率請立予正法，以快私心？現在外患日迫，政府信用未固，益以此事致羣情激動，外人輕視，民國基礎，愈形危險，顧瞻前途，良用滋感旁皇終夜不知所措，洒涕陳言，伏維諒察，黃興。卽。」（註八）

前藏人圖佔裏塘、巴塘，經邊軍將裏塘克復，於是巴塘之圍亦解。嗣以川軍出關後，不諳地理，不服水土，而器械亦不敷用，藏人遂復猖獗。是日北京得電，知巴塘又爲藏人佔據。（註九）

註一：居正：「居覺生先生全集」下冊五七一頁。

註二：民國元年八月十九日上海「民立報」（第六六五號）。

註三：民國元年八月十九日上海「民立報」（第六六五號）。

註四：同註三。

註五：同註二；「黃克強先生全集」第二三四頁。

註六：同註二。

註七：民國元年八月二十一日上海「民立報」（第六六七號）。

註八：同註五。

註九：「東方雜誌」九卷四號。

十九日

袁大總統公布蒙古待遇條例。

清帝退位之始，曾訂有關於滿、蒙、回、藏各族待遇之條件。嗣於三月十五日蒙古聯合會那彥圖等

中華民國元年 八月十九日

，復擬定條件十一條呈由大總統咨送參議院。經院議決除原第八條所定蒙古高級行政機關，應以蒙古世爵人民治理一節，應歸官制任用法另議。又原第十一條所訂未盡事宜，俟後再行提議，均予刪除，餘大略仍照原文咨覆公布。

附錄：蒙古待遇條例

- 一、嗣後各蒙古均不以藩屬待遇，應與內地一律；中央對於蒙古行政機關亦不用理藩、殖民、拓殖等字樣。
- 二、各蒙古王公原有之管轄治理權一律照舊。
- 三、內外蒙古汗、王公、臺吉、世爵各位號應予照舊承襲；其在本旗所享之特權亦照舊無異。
- 四、唐努烏梁海五旗、阿爾泰烏梁海七旗係屬副都統及總管治理，應就原來副都統及總管承接職任之人，改爲世爵。
- 五、蒙古各地胡圖克圖喇嘛等原有之封號，概仍其舊。
- 六、各蒙古之對外交涉及邊防事務，自應歸中央政府辦理；但中央政府認爲關係地方重要事件者，得隨時交該地方行政機關參議，然後施行。
- 七、蒙古王公、世爵俸餉應從優支給。
- 八、察哈爾之上都牧羣、牛羊羣地方，除已開墾設治之處仍舊設治外，可爲蒙古王公籌畫生計之用。
- 九、蒙古人通曉漢文並合法定資格者，得任用京外文武各職。（註一）

袁大總統公布陸軍官制表。

軍官仍採用三等九級之制，上等曰將官，中等曰校官，初等曰尉官，每等分上中少三級。
軍佐不設上等第一級，故與將官同等官祇有二級與校官、尉官等官，仍各分三級。
軍士及兵卒以勤務爲標準，各分三級，軍士分爲上士、中士、下士。兵卒分爲上等兵、一等兵、二

等兵。

軍隊名稱爲：軍、師（卽鎮）、旅（卽協）、團（卽標）、營、連（卽隊）、排。（註二）

袁大總統公布交通部官制。

官制共十四條，規定交通總長管理鐵路、郵政、電政、航政，監督所轄各官署及全國關於交通電氣事業。交通部分路政、郵政、電政、航政四司。（註三）

袁大總統任命王廷楨為鑲白旗蒙古副都統；江朝宗為鑲紅旗漢軍副都統。（註四）
參議院開會，議員張伯烈等二十人提出質問政府槍殺張振武案。

張伯烈等二十人，於是日參議院開會時，提出質問案，當經決議咨行大總統請國務員於次日答覆。

原質問案如下：

「張振武者，武昌起義首功之一人也，毅勇堅誠，出謀定難，勛績昭著，海內同聲。乃本月十六日，忽見政府揭有將張振武正法一示，所列罪狀，不一而足。然按之法律，揆諸事實，則有令人駭異者。倘不據實宣布，恐天下聞之，驚疑羣起，影響所及，大局攸關，茲據約法第十九條九項，提出質問如左，請即咨送政府，迅予答覆，以釋羣疑，而彰法紀。」

一、質問張振武赴滬購槍吞蝕巨款之罪。當武漢戰事吃緊之際，軍火缺乏，伊時黎副總統特派張振武赴滬購辦，以振武廉幹可恃也。其中有無吞蝕情弊，固非局外人所能臆斷，但振武自滬回鄂時，已由都督會同軍政各界，開特別會議，將其經手之款，根據清單，逐一核銷，當時並無異言。姑無論民國首功，義當保全，即使罪不容追，亦宜即時懲辦，始足警一戒百，乃事逾數月，忽翻前案，死者含冤聞者酸鼻，此不可解者一也。

二、質問張振武武昌二次蠢動乘機思逞之罪。武昌二次蠢動，原係少數軍人，被京漢保及蘇州兵變之影響，意圖劫

財之所爲。是時振武甫自滬歸，改任都督府高等顧問，聞此警耗，即奔走各處，曉以大義，始未釀成巨禍，此事武漢婦孺，猶能言之，何得謂爲乘機思逞？況據黎副總統此次來電，有振武暗煽將校團，乘機思逞，幸該團員深明大義，不爲所惑云云，是將校團之人員，顯與蠢動無關。而今與張振武同殺之方維，即將校團團長，凡屬團員，莫不感服，既謂團員深明大義，則團長之督率有方可知。振武曾副長軍部，嘉而善之，豈得爲罪？乃獎詡如彼，殺戮如此，行背乎言，何以服人？此不可解者二也。

三、質問張振武近來蠱惑軍士，勾結土匪，破壞共和之罪。湖北自光復以後，秩序帖然，洎後編餘散兵，被裁遊卒，小有滋擾，旋經彈壓，得以無事，初無所謂土匪，更何所謂勾結？且振武軍官一職，解任已久，其於各營兵士既無統帶之權，安有操縱之術？謂爲蠱惑，究何證據？凡天下事必有事實發生而後有罪案可定，腹誹莫須，豈能見於今日？至振武此次在鄂革命，爲滿清政府言之，誠屬狼子野心，昌謀不軌，然剷除專制之淫威者，即係造共和之幸福，謂振武破壞專制則可，破壞共和則不可。不然，當其起義之日，敦請副總統出而視事，果何爲者？改稱中華民國，又果何爲者？況此次入都，曾席請各黨賢傑消除意見，其維持共和之苦心，有耳共聞，有目共覩。乃竟謂其勾結土匪，破壞共和，不知所指土匪者爲何人？所謂破壞者爲何事？此不可解者三也。

四、質問張振武要求發鉅款設專局之罪。張振武前次奉調入都，大總統命其調查蒙古屯墾，固是任材錄功，爲事擇人。但國家設官，原貴審實；請款設局，亦辦法中所應有。然准否之權，固非彼所自操，此而爲罪，致羅刑辟，則盈廷袞袞，誰宜生者？乃竟謂其飛揚跋扈，貫胸以死，此不可解者四也。

五、質問張振武冒政黨藉報館之罪。原電謂張振武冒政黨之名義以遂其影射之謀；藉報館之揄揚以掩其凶橫之迹。試問共和國家，主權全在人民，非約法所明定者乎？不行政黨政治，人民之意力，何從表現？言論自由亦係約法明定，報館之臧否，自有法定之權，此而爲罪，則今之政黨諸人，及姓名之在報紙者，多於繁星。試問政府將任之乎？抑聚而殲之乎？即以副總統言，既爲共和黨之理事長，又爲同盟會之協理，統一黨之名譽理事，其姓字之見諸報紙者，與張振武孰多？試檢全國報紙而統計之，當可得數學上之證明，試問政府亦將執而殺之乎？

？抑舍之乎？又試問黎副總統於人，則入之罪而殺之，於已則居之不疑，果又何說？此不可解者五也。

以上五端，僅就所列罪案，合之事實，條舉疑義。至於辦理此案之法，亦多曖昧難明，更列於下。張振武為起義首功之人，即令有罪，比之普通罪犯，應否可從末減，一也。即云尊重法權，捨功論罪，應與齊民同等，亦當捕送審判廳，供證具完，公開定讞，始得宣告處刑，今何不然？二也。論罪既與齊民同等，張振武雖曾為鄂軍務部副部長，然退職已久，猶是中華民國人民，何以須出軍法？三也。即云此案關係軍事者多，然軍法會議，亦必各官齊集，及一千人證到案，經審問辨（辯）訴判決之程序，始得執行刑罰。何夤夜邀襲，旋捕旋殺？四也。戰時間諜，可以就地正法，現行犯拒捕，可以格殺無論，今觀電開各罪，既非間諜，復非現行，何以遽加刑戮若不及待？五也。副總統真電，不過告發之詞，並非判決之詞，何以指定刑名？六也。約法所載，大總統有特赦之權，並無特殺之權，蓋有罪者大總統可以特權生之，無罪者無論何人，不得以特權死之，所以重視人命也。今據一偏之論，一電之傳，何以遽奪其生，七也。總之，共和國，全賴法治，惟法律乃能生殺人，命令不能生殺人，惟司法官乃能執法，律以生殺人，大總統不能出命令以生殺人。當前清專制之時，汪兆銘謀刺攝政王，事發之後，搜得鐵甕累累，證據如山，審判之結果，猶僅予以監禁。萍鄉之役，胡瑛、朱子龍、劉家運謀響應於武昌，事發被繫，亦係予以監禁十年。今以民國首功之人，大總統、副總統乃口銜刑憲，意為生殺，本院有保護人民生命之天職，心滋疑慮，無可緘默，不能不一探其究竟也。連署者：張伯烈、李國珍、林翰、張華瀾、周翰、劉成禺、田駿豐、戰雲霽、彭占元、俞道喧、鄭萬瞻、陳鴻鈞、王樹聲、喜山、胡璧城、時功久、盧士模、曹玉德、李桀、顧視高。」（註五）

註一：民國年八月份「政府公報」法律第一一三號。

註二：同註一。

註三：同註一。

註四：民國元年八月份「政府公報」命令第一一二號。

註五：民國元年八月二十五——二十六日上海「民立報」（第六七一——六七二號）。

二十日 國務總理陸徵祥稱病不理政事，由袁大總統令趙秉鈞代理。

陸徵祥得任爲總理後，於七月十八日向參議院提出六國務員之同意案，並到院宣布政見。不意竟滿口鄙意俚詞，始終未及政治二字，全院詫駭。翌日，以不信任陸總理而一律投票否決六國務員同意案。尋提出陸總理失職案。後雖經另行提名，獲得同意，惟係出於袁世凱之操縱及軍警之干涉，輿情仍未洽協。陸徵祥自是稱病入醫院，不理政事，袁大總統遂暫准假，並派趙秉鈞代理。

附錄：內閣之更迭

「自同盟會閣員連袂出閣以來，盛倡政黨內閣之說，蓋鑒於混合內閣，雜蹂不一致，不能達責任制度之目的，政治上亦永遠不能即於軌道。共和黨自審己黨尙無組織內閣之機會，若政黨內閣之說實施，恐終爲同盟會所壟斷，因揭櫫超然內閣主義以相抵制，所謂祇論才不才，不論黨不黨，頗爲一時傳誦之名言。蓋當時袁總統之態度，決不令同盟會組織內閣，願屬意陸徵祥，以爲溫順可用。陸於各黨派超然而無所屬，共和黨之主張超然內閣，固有所屬也。未幾擬任命陸徵祥爲國務總理，求同意案提出於參議院。同盟會、共和黨各持極端反對贊成之勢，統一共和黨固表同情於政黨內閣之說，特以各黨現勢，皆無組織內閣相當之人，陸徵祥採其虛聲，亦或不至大謬，因與共和黨一律投同意票，而陸徵祥遂於六月廿九日得任命爲國務總理。陸內閣組織未成，而政治上突起莫大之波瀾，即參議院於提出之六國務員案，全體否決，彈劾總理案且繼之，後雖勉強組成，而陸徵祥遂稱病不出。先是陸任命爲總理後，組織閣員，一一承總統之意旨，而已毫無所容心，其無能已表暴於外。至七月十八日，提出財政總長周自齊；司法總長章宗祥；教育總長孫毓筠；農林總長王人文；工商總長沈秉堃；交通總長胡惟德，求參議院同意。而內務、海、陸軍三部仍舊無變動。陸徵祥並到院宣布政見，陸至時，全院肅然起敬，以爲總理對於民國大政，必有以鑒吾政者。乃陸登壇後，忽發出開菜單、做生日。種種不可思議之鄙意俚詞，而始終未及政治一字，全院詫駭。蓋陸徵祥久居國外，官外交官，與國人不相習，以嫻英語，進退周旋有度，外人稱之，國人因其虛聲，亦以大外交家

相目，不意其至於如斯也。羣相謂曰：民國正值草昧經營時代，總理如斯，國務復何望？翌日投票表決同意六國務員案，遂以不信任陸總理之結果，一律否決。尋參議院提出彈劾陸總理失職案，陸徵祥因而辭職，事爲總統所不許。至七月廿三日，又提出財政總長周自齊；司法總長許世英，教育總長范源濂；農林總長陳振先；工商總長蔣作賓；交通總長朱啓鈴，交參議院同意。除蔣作賓一人外，均多數予以同意。後又提出工商總長劉揆一，亦倖邀通過。陸內閣名義上遂完全成立，參議院否決六國務員後，總統府宴集參議院議員，疏通情款，而軍警干涉之印刷物則布滿都中，是爲軍警干涉立法機關行使職權之始。而第二次五國務員之得同意，亦未嘗不由此，則固知利用之者有成效可觀也。然陸徵祥自是稱病入醫院，不理政務，請假連續至再三，遂以內務總長趙秉鈞代理國務總理。」（註二）

吳敬恆、王芝祥、蔡元培等十七人發起組織法律維持會，開會討論大總統與副總統違法殺張振武案。並致電參議院，應嚴予詰問，以保障共和國之法律。

十九日吳敬恆、王芝祥、蔡元培等十七人，在民立報刊登通告，定次日開會討論。法律維持會通告如左：

「大總統與副總統無直接殺人之權，張君振武等所得罪狀，皆暗昧不明，未經裁判，即行鎗斃。尤可奇者，猶復加卹贈金，掩飾耳目，此種異動，明明故意違犯約法，玩弄國民，若不討論其究竟，無以爲法律生命之保障，尙何共和政體之可言？故敝會發起於陽歷八月二十日下午二點鐘，在張園安壇第特開會研究辦法，凡我國民務請自由降臨，據理發言，共和幸甚！中國國民幸甚！法律維持會發起人王芝祥、蔡元培、李懷霜、戴天仇、鄭隆驥、張人傑、趙鐵橋、徐棠、姚男忱、周佩箴、張升羣、褚民誼、姚雨平、吳敬恆、張虎臣、林與樂、趙祖望等同啓。」（註二）

二十日法律維持會在張園安壇第開會，出席者千餘人。首由吳敬恆報告開會緣起，查究違法殺人，以維法紀。呂天民首先發言，認爲以原告定人罪狀即處死刑是黎都督違法，不付審判即行正法是袁總統

違法，副署不正當之軍令是段陸軍總長違法，今欲保全民國，當先保全法律。卽以緊急命令論，今非用緊急命令之時，如總統可隨時以緊急命令殺人，則全國人生命皆危險，故當詳細研究此事。次李書城謂：張既脫離軍務司副長，不得再以軍官論，卽爲軍官，亦當付軍法裁判，因引黃留守處置趙樂羣之案，特開軍法會議審判，以王軍長芝祥爲審判長，各師長爲審判員，迨趙既供認，仍請命中央，當時何等鄭重，以證此次張案之非法，終又謂參議院質問五款，不得要領，多爲政府留餘地，應以國民之力糾正之。次丁仁傑發言，丁爲武昌起義軍人之一，新自鄂來，故所述多實事。大致謂：張之獲罪有二遠因（一）張爲人直率，禮節多疏略，有時對黎拍案怒罵，爲黎所不悅。（二）漢陽失守時，黎議舍武昌他守，張止之，黎至今不慊於心。至此次所布罪狀，如濫用款項一節，張在上海時誠揮霍公款，然多用之於公益，如某女學捐若干元，某女子參政會捐若干元，又湖北諸代表亦多用此款，孫武付若干元，孫發緒付若干元，張歸鄂一一報銷，吾人當時頗反對之，以爲張不應以公款應酬人情，而黎則以有報銷故置勿問。又如第二次革命一節，當鄂人盛傳推倒孫武時，張方在滬，歸數日，而第二次革命卽起，試問數日間張以何法煽動？況其在滬時鄂人已盛反對孫武乎？至於改良政治團，全屬結社集會自由，更與革命何涉？其罪狀如此，殺張者之違法更可知。次陳啞農謂，本當以鐵血對付，然外禍方亟，投鼠忌器，不得不出以和平，應請參議院據法彈劾。次李懷霜代表王鐵珊謂：法律維持會應作爲永遠機關，俟我國眞能司法獨立而止，今日到會者，卽皆爲會員，切勿虎頭蛇尾。又次孫鐵舟、余鶴、林學衡、王景曾相繼發言，均激昂慷慨暢所欲言，而到會諸人，皆急欲一聞今日最後之解決方法，乃由蔡元培宣布辦法二條：一、臨時辦法：表示今日到會同人之意思，致電參議院，以法律維持會名義行之；二、永久辦法：法律維持會卽日成立，作爲常設機關，專研究此案辦法，俟事務所宣布後，願入會者卽至所簽名，共同討論。因詢衆贊成與否，全體贊成，無反對者，乃由吳敬恒宣讀所擬致參議院電文，衆無異辭。（註三）

當即將電文拍發北京參議院。原電文如次：

「北京參議院鑒：張、方一案，總統與副總統皆有違法之咎，公等所詰五條，尙多未盡，乞更嚴重詰問，使共和國之法律，能保障完全而止。國民以生命委託於公等者至重，勿以尋常視之，全國國民願爲公等後盾也。法律維持會發起人王芝祥、蔡元培、胡瑛、姚雨平、呂天民、吳敬恒、戴天仇、李懷霜、張人傑、張弁羣、趙鐵橋、周佩箴、徐棠、褚民誼、王博謙、章佩乙、梁重長、徐虎臣、林與樂、趙祖望、鄭隆驤、葉文鐘等一千零二十四人。叩。」（註四）

蒙兵侵襲洮南府，攻陷科布多。

蒙人反對共和，前曾進攻呼倫、瀘濱兩府。本日復遣兵侵襲洮南，併佔據鎮東縣大寶廳（均在洮南府北）。經奉、吉、黑三省派兵救援，當將洮南蒙兵擊退，鎮東大寶亦次第解圍。

庫倫遣琨公率蒙兵圍攻科布多，疊經開戰，邊防軍初獲勝利，更擊斃蒙兵多人。嗣以蒙兵日增，而政府所派甘肅、新疆、阿爾泰各援兵未能剋日齊集，遂於本日失陷。（註五）

註一：谷鍾秀：「中華民國開國史」一〇三至一〇五頁。

註二：民國元年八月十九日上海「民立報」（第六六五號）。

註三：民國元年八月二十一日上海「民立報」（第六六七號）。

註四：同註三。

註五：「東方雜誌」九卷四號。

二十一日 袁大總統令慎重執行參眾兩院議員選舉。

令曰：

中華民國元年 八月二十一日

中華民國元年 八月二十二日

一五六

「國會組織法及兩院議員選舉法均經公布，此次正式國會，為民國建設之根本，國會早日成立，即國基早日奠安。現在選舉為時甚迫，尤當力促進行，勉赴程限，勿逾約法所定臨時期間，方足昭信中外。所有選舉事宜，關係綦重，各地方行政長官務各按照法定程敘，遵守應有職權，慎重執行，認真監督。至凡有選舉權之國民，咸宜以公平誠實之心，求灼見真知之選，期得真能代表民意，熟悉地方情形，通達國家政治者，任為議員，庶可契合代議制度之精神，鞏固共和立憲之基礎，民國前途，實嘉賴焉。此令。」（註一）

參議院議員商彈劾政府案，無結果。

二十日參議院開會，袁大總統咨復質問張振武案，須候黎元洪復電後再復。本日上午，參議院開會，袁大總統僅派法制局局長施愚到院，會中未准其發言，由各黨議員自行集會商談彈劾政府案。又因有主張彈劾全體國務員者，亦有以此次袁總統違法殺人，並未開國務院會議，除總理代總統負責任及段陸軍總長連同副署外，餘難連及；主張只彈劾陸、段二人者，議論紛紜，無結果而散。（註二）

註一：民國元年八月份「政府公報」命令第一一五號。

註二：民國元年八月二十三日上海「民立報」（第六六九號）。

二十二日 中國社會黨首領江亢虎在漢口被捕，尋獲釋。

江亢虎以鄂督黎元洪在轄境禁抑社會黨活動，曾於天鐸報發表公開信嘲笑之。時值黎電袁殺張、方案發生，國內輿論囂然，黎對江言行自尤不能堪，故當江自北京南下漢口時即被軍警拘捕，但旋即釋放。（註一）

附錄：

一、社會黨鄂支部致上海本部函

「社會黨上海總部諸公鑒：頃接飛電謹悉，江君亢虎於昨日（二十二日）下午抵漢下車時，竟被都督府參議，即前江漢關軍政分州失漢口脫逃之指揮呂丹書及亡清時代、大小探隊頭目充租界之包探、無惡不作之劉有才（小名狗貴）等，忽將江君行囊搜索殆遍，並將江君拘入警視廳。次早（二十三日）本支部接江君由廳來函駭異無既，常駐幹事魯君，即赴該廳拘留處晤江君，始知此事發生於無聲無臭之中，當即由本支部拍電各地，午時本支部陳君又往晤廳長質問江君被捕理由，該廳長謂由科員彭某接洽，嗣又往訪彭君，彼謂本廳並不知其中細情，只因奉副總統秘密命令，而江君並未約束自由行動也，江君所吐同人極爲欽佩云云。陳君遂約其同往面江君，彭云：『江君已爲漢陽鐵廠總辦劉君邀往該廠午餐去矣。』陳君始歸漢。今早得信，江君日昨實系渡江往謁黎督，該督面變紅色耳輪皆顫，並云萬分抱愧，實未有拘提江君等情事，並特派人歡迎，來漢致抱歉意，江君現在本支部事務所，大約有一星期盤桓，不日開大會也。茲特發快信用釋錦注。餘情後詳。」（註二）

二、社會黨本部致武昌電

「武昌黎副總統鑒：本黨全體及滬上各團體，對公捕江事甚爲憤激，同人特派幹事沙淦君來鄂調查事實，請明白答覆社會黨本部。」（註三）

三、江亢虎致黎元洪書

「宋卿副總統座下：敬啓者，不佞此次旅行，專爲宣布本黨宗旨，調查各部情形，向聞武漢一帶黨員衆多，而流品不皆一律，推行未能盡利，更有不肖宵人假冒名稱，招搖生事，其於民國法律，本黨聲譽關係匪輕，昨日北京部正式成立後，即專車來漢，一面以總代表名義向行政官廳請交電，一面以發起人資格舉內部辦法，糾正改良，乃市虎誤僞風鶴傳警，切懷在匡之畏，橫罹無妄之災，幸賴我公明察如天，立予省釋，重蒙派員招待設宴歡迎，雅意殷拳私衷感愧，現擬勾留數日，特開講演大會，本學理之根據，爲鼓吹的進行，並擬謁見尊顏面陳積愆，緣我公爲民國首義第一人，亟以一識荊州爲幸事也，退食餘暇，伏希示召，當即遵趨。社會主義在今日世界實爲唯一之問題，最有研究之價值，倘屆會期，望駕臨蒞尤爲禱祈，專肅。即請勛安。不盡一一。江亢虎頓首。」（註四）

中華民國元年 八月二十三日

一五八

註一：高拜石：「古春風樓瑣記」第七冊「江亢虎之詭譎言行」。

註二：民國元年八月二十七日上海「民立報」（第六七三號）。

註三：民國元年八月二十九日上海「民立報」（六七五號）。

註四：同註三。

英艦七艘藉口湘鄂不靖駛抵漢口。

二十三日 袁大總統派陸軍總長段祺瑞列席參議院答覆質問張振武案，其理由與黎元

洪復電相同。

參議院開會，袁大總統派陸軍總長段祺瑞列席答覆質問。其答覆之原詞如次：

「今天出席，專為答覆貴院質問張振武一案。此事於十三日，據十一日黎副總統來電請中央正法，中央政府以為此事關係於湖北治安問題非常重要，當時曾集湖北派來軍官討論一番，不得不照如此辦法，所以於十五日大總統發一命令，由執法處立予槍斃。十九日貴院提出質問書，本想即行出席，因為此事關係於湖北一方面治安非常之重大，並且所牽涉之人及所牽涉之事，此時不能和盤托出，蓋於軍機上有秘密之關係也，所以未便即行宣布。於是電達黎副總統，請其審查現在情形，如可以宣布之處，不致滋生枝節，即行回電中央，由中央政府答覆貴院。此事已經聲敍於八月十九日之咨文，二十日又准貴院來咨，仍然要求出席。當時以十九日政府去電黎副總統，未曾答覆可以宣布之範圍，依舊仍未清楚，所以咨覆貴院，俟黎副總統有電來，再行答覆。昨天黎副總統來一長電，今將可以宣布者說明一下，以答覆貴院之所質問各條。第一條：質問答覆購辦槍械一節，並非由黎副總統特派，是自己去購辦者。至於糜費款項，前天已有電說明，有六十餘萬兩。並且所購槍械盡是腐蝕，浮報款項，有案可稽。當時開軍法會議，早想懲辦，念其初犯未曾加罪。質問書謂已經逐一核銷，並無其事，此答覆者一。武昌第二次轟動，純係張振武主謀，因為軍務部都倒，而都督尚未推倒也。並極力排擠司長曾廣大，黎副總統極力中間調停，始以無

事。質問書所謂張武甫自滬歸，解任都督高等顧問，與此中事實，甚不相符。蠢動之後，黎副總統戒嚴非常，一方面開導將校，幸各將校深明大義，方得相安無變，此非方維之督帥有方，實各將校之力顧大局，洞明大義故也，此答覆者二。張振武勾結已開革之管帶李忠義及軍官朱某，前電並稱及正法之祝制冲等，此非煽惑軍人之確據乎？還有勾結王鑫標，此非勾結土匪之確據乎？並暗煽義勇團團長梅占鰲，誘令石龍川往聯領事團，許事成後，任石爲交涉司長。幸該員深明大義，不爲所動，而事遂未成，機關亦以破壞。如此種種事情，張振武實鼓動之人。黎副總統深恐就地懲辦於湖北治安上有妨礙，所以電來請中央治罪。還有私招將校軍隊有六百餘人，強索餉精；又復招收退伍軍人六大隊爲護衛兵，如此行爲，軍士而可以私招，團名而可以私立，尙有何事不可爲耶？當此共和建設之際，首重秩序，如此破壞共和，搖動國本，安能任其逍遙於法外？此答覆者三。大總統任命張振武爲蒙古調查員，要求巨款，是實在之事情。彼張振武既歸武昌，在漢口私立屯墾事務所，月索款千餘元，爲集黨之地，此湖北人所共見共聞者，此答覆者四。據黎副總統來電說，張振武憑藉報館，爲鼓吹機關，該報館名，現可不說。言論自由，雖在約法，然而不能假此言論鼓動擾亂，此答覆者五。於五條之外，貴院質問，尙有數款，今亦一一答覆。第一、之論張振武固係有功民國，即使有罪亦宜末減，此就普通的犯罪而言。至於張振武案情重大，關於民國國本至大且鉅，未便以普通之律例末減其罪狀。第二、質問書謂應當捕送審判廳供證具完，公開定讞，始得宣告處刑。須知張振武是一軍人，不能捕送審判廳，他任湖北都督府軍事顧問，此非軍人乎？第三、質問書謂張振武猶是中華民國人民，何以須用軍法？抑知犯罪的事實均在，其任軍務部時所爲，無一事不關係軍務，所以軍法從事。第四、質問書謂軍法會議，亦必由會議各官齊集，及一千人證到案，假審問辯訴判決之程敘，始得執行刑罰云云。此事在武昌已經開過軍法會議，證據齊集，並不是未開軍法會議。因爲在武昌執行刑罰，恐於湖北治安有礙，所以不得已請中央正法。至於判決手續，已經在武昌經過，不過由中央執行而已。第五、質問書謂既非間諜，又非現行犯，何以即行刑戮？須知張振武一案，事機苟不慎密，必致另生枝節，所以臨時即決。第六、質問書謂副總統真電不過告發之詞，並非判決之詞，何以指定刑名云云。此層已經報告，說明軍法會議在武昌早經開過判決，不在此間執行而已。第七、質問書謂約法所載大總統有特赦之權，並無特殺之權云云。張振武入京，黨羽甚多，總而言之，現在總以國家爲

前提，如有危險國家之前途，動搖民國之國本者，罪在不赦。此案既關係於民國共和前途甚大，所以不得不如此辦法。此次出席貴院，如以為尙不滿意，則黎副總統日後當有電來，一俟得有黎副總統詳電後，再行詳細報告。至於關係秘密的地方，此時未便即行宣布。」（註一）

註一：民國元年九月份「政府公報」附錄。

二十四日 國父抵北京，政府官員，中外人士齊集前門車站，歡聲雷動。沿途羣衆夾道歡呼，環繞車後，爭瞻國父顏色，盛況空前，人心振奮。自武昌首義有功將領張振武，方維在京被殺後，人心惶惶，政局陷於混沌之現象漸趨穩定，民國統一之局一時頓呈曙光。

國父於本月十八日自滬乘輪北上，二十日經烟臺，二十三日抵天津，袁大總統派教育總長范源濂、工商總長劉揆一代表至碼頭歡迎。本日午後五時半搭車抵京，袁大總統代表梁士詒、內閣各總長段祺瑞、趙秉鈞、許世英、劉冠雄、陳振先等；參議院議長吳景濂及議員等均至站歡迎。中外人士齊集車站，歡聲雷動，人民萬人空巷，夾道歡呼，爭瞻國父顏色，人心振奮，民國統一之局，頓呈曙光（註一）

附錄：

一、孫中山先生蒞京記

京函中山先生於二十四日抵京，一時觀者如堵咸表歡迎。茲將調查情形分誌如下：

事前預備 是日，車站紮歡迎坊一架，所經馬路先期修補，歡迎人員由警廳頒發國旗徽章，無者不得入內，從午後一時，由前禁衛軍一隊敬立車站兩廊，毅軍一隊護車站門外，巡警數十驅逐閒人，檢查歡迎人員，規定次序，外賓在前，次議員、政界、學界、會黨、報界、自治、團、工、商界、軍界、慈善會各部總長司員俱到，清后亦派

代表上級軍官數十，共萬餘人。是日原有午前到京之說，故上午十時東站即有許多人倥傯歡迎，後知已改爲午後到京，歡迎者均紛紛四散，及至午後四時許，車站已擁擠不堪。至車站外，即有軍隊佈滿站臺左右，有軍隊及警隊站立，歡迎者雲集道旁，至專車至站臺時，各就本位，齊立並脫帽示敬。

到站盛況 至五時三十五分到，軍樂隊奏軍樂歡迎，舉帽拍手，兩廊兵士向內外作預備放砲，以示戒嚴，孤兒院孤兒隊唱歡迎歌。中山先生與各總長及各團代表接見後，高舉其帽，從人叢中穿行，兩旁人士爭覩先生豐采，擁擠異常，巡警彈壓亦不之顧。西洋人多携寫真機械攝影，先生入客室稍歇，隨員及歡迎者魚貫先行。至六時，先生乘一略梁式雙馬車；此車關係前清攝政王所用者，內襯俱用黃緞，馬佩絡繹，純用黃絲，燈則包金，又係前清特備權迎德國太子者，至今未曾用過，袁總統特借來，備中山先生在京時，到各處時乘用。前導騎兵三十，每人執白旂一面，有歡迎字樣，後擁軍警督查隊數十，由正陽門正面入城，至迎賓館下車入室。袁總統派代表問候，外賓紛紛拜訪，守衛隊二隊，騎兵一隊保護，當中山先生出車站時，正陽門一帶斷絕交通，沿途瞻望者，樓間房上皆滿，無不舉帽歡迎。

各界代表 一同盟會代表及會員，一共和黨代表及會員，一參議院議長吳景濂，及議員王家驥、李國珍、金鼎勳、殷汝驪等數人；國民黨、自由黨、社會黨、政社進行會，一京師議董兩會，一北京商會，一各國務員及各部人員，總統府代表及特別招待員，一京師執法營務處代表，一拱衛軍代表，一禁衛軍代表，一內外城總廳上級醫官，一步軍統領及兩翼總長，一京師孤兒院，一京師貧兒院，一共和演說團，一國民社新劇團兩體，一濟世團，一工黨一民權監督黨，一聯合急進會，一國民捐總會，一正樂育化會，一回教俱進會，一共用實進會，一民權協進會，一女子參議同盟會，一五大民族共和聯合會，一五大民族生計會，一安徽旅京同盟會，一中華民國鐵路協會，一郵政協會，一蒙藏統一政治改良會，一佛教會，一共和國民英文義塾，一花界愛國捐會，一籌辦八旗生計會。

外賓歡迎 法人鐸爾孟，法參贊斐格，英人路透電專派員，倫敦每日電報訪員辛森，東京日日新聞專派員豐島，朝日新聞神田正雄，巴黎簡報專員彌勒斯，德文電報經理格奇爾，此外則有各使館之隨員及外國照像師或商人，到者甚衆，並有外國女子數人，並聞陸總理之夫人及其女公子，是日皆在車站云。

中華民國元年 八月二十四日

一六二

女招待員 此次孫中山先生來京，係携其夫人及其女公子同行，故此間於招待員之外並派出顏惠慶之夫人及沈女士佩貞爲女招待員，專招待孫中山之眷屬。

國務員 現任各國務員除范源濂、劉揆一兩總長到津迎接外，其餘周學熙、趙秉鈞、段祺瑞、許世英、陳振先諸人皆到車站歡迎，並隨孫中山一同入城。大總統特派梁秘書長到站迎接，俟孫中山上馬車後，梁即先回總統府報告一切。

歡迎會 孫中山先生到京，先到總統府。是晚同盟會即在迎賓館開談話會，次日國民黨開歡迎會，並聞共和黨本部現亦定期開會歡迎，其餘各團體亦皆籌議歡迎之預備。參議院擬於念六日，在萬牲園暢觀樓開歡迎會，用議員個人名義，通知孫中山，北京報界現擬聯合同業定期開茶話會歡迎孫先生。

五大政 總統府人云，袁總統前已與國務總理及各顧問官會議一次，預備孫先生到時面商要政，故關於各種重要底卷，已由各衙門開送到府，核議決訂開出節略，其大概五端：（一）對於蒙、藏軍情緊急之辦法。（二）消納軍隊之實行。（三）磋商經濟之政策。（四）調和政黨之意見。（五）中美聯盟入手聯合法。（註二）

二、路透社電訊

孫逸仙君由豐臺乘火車來京時，沿路有重兵嚴密防衛，北京車站月臺歡迎孫君者計達數千人，內有軍樂一班，及廣東會館與各政黨之代表，及袁總統之代表，梁士詒、蔡廷康二人，趙秉鈞則爲招待員，此外尚有海軍總長劉冠雄及梁孟亭，並其他各大員，又有公使館外人，及各報館代表暨平民，人等均佇立月臺守候，車抵車站，供張極盛，孫君既下火車，羣衆均高呼揚帽以表歡迎至意，軍樂齊奏，耳鼓洋洋，旋導孫君乘坐一極燦爛之馬車金漆朱輪，駕以白馬。車內則襯以黃緞馬，車乃由一華麗之綵棚馳過，逕赴外交部公署。其前導則有馬車、汽車絡繹於道，外交部署門所紮之綵焜耀目簾，豫有敬禮之衛隊站立，署內則集有北京之有名人物甚多，北京各街道均有兵士左右站立，兵士之後民人環立如堵，一若本日爲休息日者，衆人之面各帶滿意之容。此次歡迎之禮，是與袁世凱至京復位之日相頡頏。孫君之意態顏形愉悅，道旁觀者謂：孫君奔走四方，以謀成立民國，今目的已達，此爲其功業圓滿之期。

，故有如此之光榮。此次歡迎以此言槩括之誠，非夸語也。聞孫君擬於明日晨間往謁袁總統，繼往萬牲園赴廣東會館之歡迎會，惟或臨時更改亦未可定。一般輿論皆謂：孫君抵京可謂民國歷史之一大紀念，即最守舊之人民以孫君雖經多人力勸其勿作此行，並尙有人加以恫嚇，而孫君竟置之不顧，毅然來京，其度量自超人萬萬，故北人咸相欽忭，誠不負英雄之望也云云。孫君抵此後，人心已大爲感動，並公認其爲中國資格最高之偉人，與袁世凱相伯仲，現信二雄能和衷共濟，以爲國家宣力，開始進行積極之政策，則黨爭自能即行消滅也。（註三）

國父抵北京，與袁世凱談鐵路、外交、實業等問題。

國父留京約一月，與袁世凱會晤共十三次，每次談話時間自下午四時至晚十時或十二時，更有談至次晨二時後者。每次會晤，只國父與袁世凱、梁士詒三人。所談皆國家大事、中外情形，包括鐵路、實業、外交、軍事各問題。表面甚爲暢洽。國父是時雖察袁有野心，然仍予推崇，俾安其心。

某次袁問：「國人對於借款多不滿意。現在借款已決裂，影響所及，究竟如何？」國父答：「目下財政困難，勢不能不出借款之一途。但用途宜加詳審，數目不可太多耳。現大借款已決裂，其影響於國內，必有以下之數端：（一）各省自由借款，恐引起外人無窮之干涉；（二）地方自由借款，中央失其統一能力，財政愈覺紊亂；（三）中央財政困難，則惟恃鹽稅等爲補苴，對內外之信用，不易確立；（四）中央恃地方協濟，則必力撙節行政經費；人才必不願入新政府任事。」袁問：「先生對於軍民分治問題，有何意見？」國父答：「軍民分治，法美意良。惟須規定一妥善之方法，務使分治得宜，兩方俱有完全之責。然軍權亦不可盡歸都督，須由軍長與兵士分掌之，庶免仍蹈專制故智。故消納軍隊，實爲分治之要著。余意莫如俟國會開時，乃行討論，較爲妥善。」袁問：「西藏獨立，近有主張以兵力從事者，先生以爲然否」

？」國父答：「余極端反對以兵力從事，一旦激起外嚮，牽動內地，關係至大。故余主張兩事：（一）速頒待遇西藏條例；（二）加尹昌衡宣慰使銜，隻身入藏，宣布政府德意，令其自行取消獨立。」國父又勸袁練成陸軍一百萬，自任經營鐵路，延長廿萬里。民國富強，可足致也。袁笑曰：「辦路事，君自有把握；若練精兵百萬，恐非易事耳。」袁語意模稜，缺少負責表示，顯無合作誠意。

某夕夜深，梁士詒送國父回行館，國父邀士詒在館敘談。國父問曰：「我與項城談話，所見略同。我之政見，彼亦多能領會。惟有一事，我至今尙疑，君爲我釋之！」士詒問：「何事？」國父曰：「中國以農立國，倘不能於農民自身求澈底解決，則革新匪易。欲求解決農民自身問題，非耕者有其田不可。我說及此項政見時，以爲項城必反對；孰知彼不特不反對，且肯定以爲事所當然。此我所不解也。」士詒曰：「公環遊各國，目睹大地主之剝削；又生長南方，親見佃田者之痛苦，故主張耕者有其田。項城生長北方，足跡未嘗越大江以南，而北方多屬自耕農，佃田少之又少。故項城以爲耕者有其田，係當然之事理也。」國父大笑。士詒爲交通系巨擘，與世凱相結，屢次參加國父與袁之秘談。國父以誠相待，冀其亦以誠心助成鐵路建設之計劃。國父對於北京東交民巷特區事，曾在記者談話中一再表示憤慨：「北京乃民國首都，而東交民巷乃有大砲數尊安置於各要隘，殊與國體大有損辱。」「余不至北京已廿年，此次重來，未改舊觀。惟國都有外兵駐紮，城頭安置各國巨砲爲可慨耳。試思舉一國之首都，委之他國人代爲守護，是可忍孰不可忍，所以余有遷都之建議也。」（註四）

駐直隸通州之姜桂題部毅軍譁變。

毅軍二十餘營藉反對剪髮爲名義起譁變，縱火搶掠。該軍姜統制由京至通州彈壓，並由政府派遣拱衛各軍前往鎮撫。（註五）

袁大總統任命羅文幹為總檢察廳檢察長；江庸為京師高等審判廳長；劉藩為京師高等檢察廳檢察長；並准倉場總督瑞豐辭職。（註六）

註一：民國元年八月三十日上海「民立報」（第六七六號）。

註二：同註一。

註三：民國元年八月二十五日上海「民立報」（第六七一號）。

註四：「國父年譜」頁四三七——四三九。

註五：「東方雜誌」九卷四號。

註六：民國元年八月份「政府公報」命令第一一七號。

二十五日 國父在北京同盟會本部歡迎會演講：「同盟會對會外人應互相親愛以鞏固

中華民國」。

是日上午同盟會在湖廣會館舉行歡迎會，國父在會中致詞。略謂：

「中華民國成立以來，兄弟第一次到京，今日得與同盟會諸君子共話一堂，樂何如之？此次革命成功，如此神速，實夢想不及。去歲武昌起義，全國響應，未及四月，滿清推倒，共和告成。雖同盟會之主動力，然亦實係我中華民國各界同胞之賜助，始得成功。今破壞已終，建設伊始，破壞固難，建設尤難；破壞尚須衆同胞之助力，建設豈獨不需同胞之助力乎？望勿以滿清時代對待會外諸同胞之手段，對待現時會外諸同胞，須同心以謀建設，不可存昔日之心理。」

滿清時代同盟會，多爲人仇視，共和時代，無人仇視，而同盟會之少數人，尙以滿清時代爲人仇視之心理，對待今日會外諸同胞，故外間有今日之同盟會，如昔日貴冑之說。此種謠言，皆由同盟會少數人尙存昔日之心理，有

中華民國元年 八月二十五日

中華民國元年 八月二十五日

一六六

以致之也。今日之政體既變，同盟會諸君子昔日之心理，亦當隨之而變。蓋既無仇視共和之人，同盟會對會外人尤當極力聯絡，毋違背昔日推倒黑暗政體，一視同仁，互相親愛之宗旨，以鞏固中華民國。此我所希望於同志諸君子者也。」（註一）

國民黨在北京開成立大會，選舉孫文、黃興、宋教仁等為理事；張繼、柏文蔚、唐紹儀等為參議。

同盟會聯合統一共和黨、國民共進會、國民公黨、共和實進會而改稱國民黨。是日下午二時在北京湖廣會館開成立大會。張繼擔任大會主席，首先通過國民黨名稱，及規約，男女平權提案未獲通過，次投票選舉理事及參議。三時國父孫中山先生蒞會致詞。

選舉開票結果如下：孫中山先生一千一百三十票；黃興一千零七十九票；宋教仁九百十九票；王寵惠九百十五票；王人文九百零九票；王芝祥七百九十七票；吳景濂、張鳳翽均五百七十八票；貢桑諾爾布三百八十四票。以上均當選為理事（註二）當選為參議者，胡瑛、溫宗堯、陳錦濤、張繼、柏文蔚、沈秉堃、孫毓筠、譚延闓、于右任、馬君武、田桐、景耀月、閻錫山、胡漢民、趙炳麟、李烈鈞、蔣翊武、姚錫光、褚輔成、楊增新、尹昌衡、陳道一、徐謙、張琴、松毓、王善荃、張培爵、唐文治、莫永貞、唐紹儀。（註三）此外，名譽參議為傅倫、鈕永建、徐紹楨、姚雨平、林述慶、馬安良、張錫鑾等七人。魏宸組、殷汝驪為總務部主任幹事；谷鍾秀、湯漪為政事部主任幹事；彭允彝、楊光湛為文書部主任幹事。李肇甫、恒鈞為交涉部主任幹事；張耀曾、劉彥為政務部研究委員會主任幹事。會計部主任幹事為仇亮、陸定。居正為上海交通部正部長；蔣翊武為漢口交通部正部長；張繼為燕支部部長；閻錫山為晉支部部長；馬醴馨為美洲支部長；王伯羣為東京支部長。

九月三日，理事黃興、宋教仁、王寵惠、吳景濂、王芝祥、王人文、貢桑諾爾布等七人函推國父爲理事長，復由國父遴請宋教仁代理。（註四）

附錄：

一、民立報所載當日之記事：孫中山先生入京後之第一大會

二十五日上午十時半，同盟會在湖廣會館開歡迎孫中山先生大會，男女各界皆歡欣鼓舞，爭以一瞻偉人顏色爲快，故到會者三千人，爲從來所未有。

首由張繼君略敘先生締造民國之辛勳，並宣言同人歡迎至意，言畢即由中山先生演說，略謂：中華民國成立以來，兄弟第一次到京，今日得與同會諸君子共話一堂，樂何如之。此次革命成功如此神速，實夢想不及，去歲武昌起義，全國響應，未及四月，滿清推倒，共和告成，雖同盟會之主動力，然亦實係我中華民國各界同胞之贊助，始得成功。今破壞已終，建設伊始，破壞固難，建設尤難，破壞尙需衆同胞之助力，建設豈獨不需同胞之助力乎？望勿以滿清時代，對待會外諸同胞之手段，對待現時會外諸同胞，須同心以謀建設，不可存昔日之心理。滿清時代同盟會多爲人仇視，共和時代無人仇視，而同會之少數人尙以滿清時代爲人仇視之心理，對待今日會外諸同胞，故外間有今日之同盟會，如昔日貴胄之說，此種謠言皆由同盟會少數人尙存昔日之心理有以致之也。今日之政體既變，同盟會諸君子昔日之心理亦當隨之而變，蓋既無仇視共和之人，同盟會對會外人尤當極力聯絡，毋違背昔日推倒黑暗政體，一視同仁，互相親愛之宗旨，以鞏固中華民國，此我所希望於同志諸君子者也云云。先生演說時，座下拍掌聲叫好聲不絕於耳，且以傾聽偉論之故，會場秩序亦甚可觀，惟因爭觀英雄，座中起立者甚多，此雖頗違會場規則，抑亦崇拜英雄偶出範圍究不能多咎焉。演說畢，攝影紀念，並滿場歡呼中華民國萬歲三聲，拍掌送先生退去會場。

歡迎會告終，一班執事人員徽章由白而變爲紅色，準備開國民黨成立大會，約休三小時之久，午後一時，即搖鈴開會。仍推張繼爲主席，次由張耀曾君報告六黨合併情形，座中會員均有滿足之象，會員之數亦視歡迎會有加無

減，惟有黨員某君反對國民黨三字，主持改爲民主黨。主席張君謂，國民黨三字，已經多數黨員認可，萬無更改之理，悉均鼓掌。

繼有唐羣英女士等爲國民黨政綱無男女平權一條，辜負昔日女同盟會員之苦心。以此次六黨合併，宋教仁君主持最力，適見宋君於演臺傍，即向前舉扇欲擊，幸經張繼君排解，始得無事。唐女士又演說並有剪髮少年傅女士文郁在旁翻譯，大略謂：國民黨政綱中刪除實行男女平等一條，蔑視女界，亦即失同盟會舊有精神，甚不以爲然云云。斯時贊成男女平權者則拍掌以表同情，反對者則嗤之以鼻。女界中亦分兩派，所持各有理由，紛紛莫衷一是，嗣經主席解說國民黨宗旨亦是實行平民政策，陰寓男女平權之意，不過未曾列舉。將來普遍女子平等教育，女子參政目的自不難達云云。但尊重女權派仍不認可，主席乃請會員舉手表決，舉手者少數，女權問題於是解決。

時白逾桓君又以預推理事參議印成名單交會員依樣選舉爲不合，主張自由投票，當經公同認可，於名單外仍可選舉，乃行選舉投票，投票方畢，軍樂齊奏，而中山先生至矣。

中山入席，會員鼓掌如雷，脫帽致敬，先生少息，即起而演說，演詞略分四節：

(一) 謂革命成功，在四萬萬同胞一心，鞏固民國亦必要一心。今六黨合併爲一大政黨，乃民國大幸福，然視他黨要親如兄弟，蓋政黨以國家爲前提，非謀一黨權利，欲鞏固民國，須鞏固心理，要知今日之民國乃人人心理所造成，各黨宗旨雖殊，俱是爲國家互相翼輔進退，萬勿爭黨見陷國家於危險地位。

(二) 謂今外間多以軍人干預政治爲慮，然此毫無足慮，北方軍隊深明大義，兄弟早已知之。軍人本爲衛國而設，今或添兵自重，或藉武力壓制，甚有干預政治，是兵原防外患，反與人家事，其害不可勝言。然亦實有使軍人干預之由，譬如人家有武士在外保守門戶，家內父子兄弟中有殺人放火等事，當此人命財產危急之秋，武士能不干預乎？若同心共濟維持全局，以國利民福爲前提，軍人自不干預也。

(三) 謂今日當首重民生主義，今本黨政綱亦有採用民生政策一條，請詳言之。民生主義多有不解者，以民生主義係用強硬手段，使富者分給貧人，然並非如此，實以和平之手腕，使資本家不得妨害貧者，並非以富者之財產分給於貧者，現如歐美各國多有是病，故歐美各國（無天）災饑荒，然常有事事饑荒，此即資本家妨害之故也。

(四) 謂男女平權，當暫緩提出，俟國家鞏固，務要達到目的，因男女平權視乎國家之進步不進步，國家進步則不求自至，否則男子方求免為奴隸之不可得，又何暇問男女之平權不平權云。

中山先生演說畢，衆大鳴掌，懽聲四應，先生退，奏樂起送，遂繼續開檢選舉理事票。當投票時雖聲稱自由選舉，然原推理事本由各黨同意多孚衆望，況既有一名單，會員腦筋中未免先入為主，故所舉理事仍不出原印名單之外。計當選者為孫文、黃興、宋教仁、王寵惠、王人文、王芝祥、吳景濂、張鳳翽、貢桑諾爾布。（票數見前文）其次得理事票五十票以上者，亦揭示會場，為張繼、汪兆銘、胡漢民、蔡元培、于右任、胡瑛、唐紹儀諸君（票數已見二十七日日本報專電不複錄）。又唐羣英女士亦竟得六十七票，則皆女權黨所投也。以與表決案及政綱不合，故前電不及，參議則定二十六日開票。

此次到會者，咸以此會為北京空前未有之盛舉，既值中山先生第一次到京，而又為六大政黨合併之國民黨開成立大會之第一日，中山先生兩次演說均深入人心，其結果必大有造於中華民國，而政黨史亦必為之一新面目矣。（註五）

二、國民黨規約

第一章 總 綱

第一條 本黨以鞏固共和、實行平民政治為宗旨。

第二條 本黨黨綱如左：

- 一 保持政治統一。
- 二 發展地方自治。
- 三 勵行種族同化。
- 四 採用民生政策。
- 五 維持國際和平。

中華民國元年 八月二十五日

中華民國元年 八月二十五日

一七〇

第三條 本黨於必要時期，審察國中政治狀態，發表政見，以謀黨綱之實行。

第二章 黨員

第四條 凡中華民國國民具有公民資格，與本黨宗旨相同者，得爲本黨黨員。

第五條 凡欲入黨者，須具入黨願書，由本黨黨員二人介紹。

第六條 凡黨員須遵守本黨宗旨及一切規則。

第七條 黨員入黨時，須納入黨金一元。

第八條 黨員得被委任爲本黨職員。

第九條 黨員得依本黨各項規則所定，享有特別權利。

第十條 黨員不得兼入他黨；欲脫離黨時，須提出理由書於本黨，並交還黨員證書。

第十一條 黨員如有改變宗旨、違背規約或以個人行爲妨害本黨名譽者，經幹事會調查確實公決後，由本黨宣告除名。

第三章 機關

第十二條 本黨設本部於國都，綜理全黨事務，統轄本黨各交通部、支部及分部。

第十三條 交通部設於省會外之各商埠，直隸本部，管理本黨交通事宜；其應設地點，由本部定之。凡設交通部之地不要分部，以交通部兼掌其事；關於分部事項，仍受支部之監督。

第十四條 支部設於各省會，綜理全省各分部。

第十五條 分部設於各、府、廳、州、縣，隸屬該省支部，管轄各該地黨務。

第十六條 各分部爲籌選事宜，應聯合數分部，設分部聯合會於覆選舉投票地。

第十七條 凡外國要地寄居華人滿千人以上者設支部，綜理該地黨務，並監督分部；其寄居不滿千人之地方設分部，隸於附近之支部，管理各該地黨務。

第四章 職員

第十八條 本黨本部職員如左：

理事 九人；

參議 三十人；

基金監 三人；

審計員 七人；

幹事 無定員。

第十九條 理事：代理本黨綜攬黨務。

第二十條 參議：參議本黨重要事件。

第二十一條 基金監：管理本黨基本財產。

第二十二條 審計員：審察本黨會計。

第二十三條 幹事：分部治事，其事務分配如左：

一 總務部 掌理本黨機要及不屬於他部事項。

二 交際部 掌理關於聯絡黨員及對外交際事項。

三 政事部 掌理關於政治運動事項。

四 文書部 掌理關於編輯、出版及其他政治教育事項。

五 會計部 掌理關於本黨收支及經理事項。

第二十四條 各部設主任幹事一人，綜理各該部事務。

第二十五條 各部設副主任幹事一人，輔助主任幹事處理各該部事務；主任幹事有事故時，代理其職。

第二十六條 各部設幹事若干人，管理各該部事務。

第二十七條 本部設政務研究會，研究各項政務，決定政見，籌畫政略。

第二十八條 政務研究會設主任幹事一人，綜理該會事務；副主任幹事一人，主任幹事有事故時，代理其職；幹事

中華民國元年 八月二十五日

一七一



中華民國元年 八月二十五日

一七二

若干人，分科掌理調查及討論事宜。

第二十九條 本黨交通部、支部、分部之職員，另以通則定之。

第五章 職員之選任及任期

第三十條 理事由大會用記名連記投票法選舉，任期二年；理事互選一人為理事長。

第三十一條 參議由大會用無記名連記投票法選舉，任期二年。

第三十二條 基金監、審計員，由幹事會用單記投票法選舉，任期一年。

第三十三條 各部及政務研究會幹事，由理事推定，任期二年。

第三十四條 各主任幹事及副主任幹事，由該幹事中互選。

第三十五條 各職員均得連選連任。

第六章 會議

第三十六條 本黨於每年國會開會前，開大會於本部所在地，討論本黨一切進行事宜，並選舉應選之職員；大會以本部所在地及各支部選派之代表員組織之。

第三十七條 本黨臨時有特別重大事件時，應由理事徵集臨時大會決之。

第三十八條 本黨有重要事件或緊急重大事件不及徵集臨時大會，得由理事徵集全體職員會決之。

第三十九條 本部為保持事務統一，得由總務部主任幹事隨時徵集各部幹事會或各部主任幹事會。

第七章 黨費

第四十條 本黨黨費以左列各款充之：

- 一 黨員入黨金。
- 二 黨員常年捐。
- 三 黨員特別捐。
- 四 黨員所得捐。



五 借債。

第四十一條 本黨入會金作爲本黨基本金，非得大會議決，不得支用。

第四十二條 黨員常年捐二元。

第四十三條 本黨遇有特別應辦事件，由全體職員會議決，得向各黨員募特別捐；但不願應募者聽。

第四十四條 凡黨員任官吏或議員者，除納常年捐外，應按月繳納所得捐。

所得捐規則另定。

第四十五條 本黨如急需鉅款，或黨費不敷時，經全體職員會議決，得以本黨所有財產作抵，或由黨員作保，借款充用。

第四十六條 本部會計，應按月造具清冊，移交審計員審查後，彙齊報告於大會。

第八章 附 則

第四十七條 本部與交通部、支部、分部之關係，另以規定之。

第四十八條 本規約經職員二十人以上，或黨員四十四人以上之提議，大會半數以上之可決，得修改之。

第四十九條 本規約自議決日施行。（註六）

三、國父講詞：解決民生問題

「自去年武漢起義，各省響應，不數月間，南北即已統一。發端雖始於南方，實以北方將士軍人，同心一德，以故成功之速，無與倫比。鄙人深信中華民國之共和，皆四萬萬同胞人心之所趨向，非用兵力強迫所能解決，實我南北愛國軍人同心同德之所肇造也。近來囂囂之口，或不免恐軍隊干預政治；吾則謂我愛國軍人，既造成此莊嚴燦爛之中華民國，決不至有此破壞之舉。但袞袞諸公，亦當消除意見，以國家爲前提，毋使我愛國軍人苦心孤詣，經數十年創造之而不足，一旦任一二挾持意見者敗壞之而有餘；則中華民國，當可蒸蒸日上，超軼全球，自不至惹軍人之干涉。否則各人權利自私，排斥異己，蕭牆之內，禍起須臾，則我愛國軍人或亦有不忍坐視者。」

中華民國元年 八月二十五日

譬之一家然，請武士防守門庭以自衛，家內秩序井然，固不至太阿倒持，引武士之過問。假一旦兄弟鬩牆，自相魚肉，武士雖專司禦侮，或亦有不得不設法調停之舉。治國亦猶是也，使我國之內，人人以中華民國為公共之中華民國，合羣策羣力，以圖富強；犧牲一己之權利，完固共和之政治。我愛國軍人自不至擾攘於其間，而放棄其保衛之天職者也。蓋軍人所以衛國，非以亂國；所以防外，非所以防內。國亂則不得不以兵力為最後之解決，以召危亡；國治則軍人自不得干涉其間，搖動全處。而況造成此中華民國者，皆我南北愛國軍人，吾決其不至前後異轍也。

國家之有政黨，原以促政治之進行，故世界文明各國，無不有政黨以維持之。今日合五大政黨為一國民黨，勢力甚為偉大，以之促進民國政治之進行，當有莫大之效果。但望諸君振刷精神，組織完備，力求本黨之發達，以冀有裨於國家，並須化除畛域，毋歧視異黨，毋各持黨見。（中略）則本黨之成立，即為中華民國富強之嚆矢焉。

國民黨之主旨，首在注重黨德，已為諸君略發其端倪。惟鄙人尚有一言，即民生政策是也。從前同盟會原取三民主義，今則民族、民權均已解決，惟民生尙待進行。然民生問題，一般人之心理，每多誤解。甚或謂為劫富濟貧之法，以至小康之家，聞之即有戒心。殊不知此理本極平常，約而言之，即在預防資本家壓制貧民耳。若在英、美各國，其煤油大王、鋼鐵大王等，皆以一資本家之操縱，貽禍全國，過於天災，甚或影響且及於世界。則欲解決此問題甚難，而貧民之受禍最慘。吾國則資本家尙未發生，但能預防資本家之壓制，民生目的即可達到。如英國雖有皇帝，而實權操之全國之人民，初無須於武力，而政治問題，即已解決也。男女平權，實屬天經地義。但現在國勢危急，當先設法鞏固政府。蓋有國家，不患無平權之一日；若有平權而無國家，雖平權將無所用。惟鄙人亦深望諸君贊助女界達此目的，並深信吾國女界必終能達到此目的也。」（註七）

四、國民黨籌組之經過

民國元年八月二十五日，國民黨開成立會於北京，同盟會合統一共和黨、國民共進會、共和實進會、國民公黨而成者也。自武漢起義，各省響應，官僚政客倡「革命軍興、革命黨消」之說。南京政府成立，本黨既不實行革命

方略，復由秘密之革命黨改爲公開之政黨，時以革命成功之黨，內而政府，外而都督，大都皆黨員所居。熱心革命者固羣焉趨之，而慕勢爭權者，尤欲先登捷足，黨員量數，驟然大增。而舊日黨員反有以爲革命成功，潔身遠引；復有因政見不合，而別有所組織，如章炳麟等之中華民國聯合會，孫武等之民社是也。且以成功之後，黨員中難免流於驕縱，更招嫉妬者以反對。及後合數黨而成之共和黨，幾以對抗同盟會爲職志。及總理退位，南京留守府取消，唐內閣辭職，北京臨時參議院之初期，共和黨之勢，在院內與同盟會之勢相等，復甘爲袁世凱所利用。加以統一共和黨在院內得有二十餘議席，往往依附共和黨，而同盟會在院內之主張常爲所扼。宋教仁圖政治手腕制勝，力聯他黨爲合組大黨之計，同志多反對之；卒以爭臨時參議院席之故，且以政黨內閣相號召，幾經曲折，終與統一共和黨、國民共進會、共和實進會、國民公黨合併改爲國民黨。同盟會黨員聞之，多有痛哭者，乃擬設同盟會俱樂部於上海，以保存鼎革價值，表示不與普通政黨相同之義，以安黨員。而廣東之同盟會，則直至民國二年一月二十六日始更名。（註八）

五、上海民立報對於國民黨成立之祝言

革命成功，民國建基，共和政體必賴國民爲之運用，而政黨遂爲國家至不可缺之一要素。國民各以政見相集合，組成政黨，使國家政治爲國中二大政黨所運用，一起一伏，憑國民多數之擁護，以握政權，履行其所信之政見，求達其國利民福之目的，如吾人理想之完全政黨政治。蓋吾國今日，一旦盡革數千年之舊習，未來建設，方期以新政治，新思想，新道德，一一輸入，神而通之，築民國基礎若磐石之固，是非賴有良政黨不可。政黨而良，則國以興，政黨而劣，則國以弱且亡。然欲得良政黨，亦必經幾度之淘汰，幾度之改革。所謂良政黨者，以國家興廢爲前提，不以私見而壞大局，不以異同而啓紛爭，抱其利國福民之政策，而討論而實行者也。今國民黨之發生，蓋即欲經淘汰改革之後，期造良政黨焉，以國民黨奮勵純潔之精神，抒其堅忍宏卓之毅力，使破壞時期完全進於建設時期，鞏健共和之初基，力圖民國之建設。故本報對於國民黨之成立謹致祝言，並述其對於國民黨之希望。

國民黨者，吾人所公認爲中華民國之偉大政黨者也，國民黨之發生，由五大同宗旨之政黨相合併，取同一之政

見，而芟除往日政黨所有不良之病痛與其叫囂之惡習，將以政黨之真面目，與國民相示，免為天下所疾惡所詬病，故國民黨者，吾人可謂由政黨而進化者也。當各黨合併之始，屢經嫉者之破壞，今幸國民黨已告成立，可為民國政黨史中開一新紀元，以正當之壁壘，與他黨相見，國民自今而後，其亦可以知政黨之可寶貴矣。記者默察國民黨成立之歷史，預測國民黨將來所持之態度，乃為左抽象之二說。

(一) 國民黨必取進步主義：國家處二十世紀競爭劇烈之時代，非力求進步，必無以圖存，故除閉關自守時代，決不利於保守，重保守者必使國家一切政術日近窳敗，絕鮮發達之象。今世日進文明，凡百進化其能雄視全球，號稱大國者，以取進步主義也。其能擁有強大海軍，獨操霸權者，以取進步主義也。其能全國富庶，財源日闢者，以取進步主義也。其能以小勝大，東侵西略者，以取進步主義也。故歐洲之帝國主義，美洲之新國民主義，日本之大陸主義，皆緣進步主義胚胎而成者也。若夫英德強矣，而猶岌岌於海陸軍備之擴張，日俄強矣，而猶岌岌於國外之侵略，以應進步主義之潮流故也。故以歐美之文明，而政治則日臻於完善也，而學術則日及於精微也，而民智則日趨於純美也。凡百事物罔不發達，然而終不能以自滿而中止，猶孜孜然進步於無窮止之境，何者？物競天擇之潮流，天演淘汰之趨勢，不進步不足以適生存也。以視吾國，則牢守於數千年保守之舊習，致文明舊邦，政學日漸朽敗，溯夫周秦之際，進步思想，甚形敏活，諸子百家各本所見以立說，蔚然稱盛，至秦漢而後，刳於專制之淫威，政家學者咸不敢逕行其志，以謀進步，雖有才能之士，亦第稱先述聖，罔越藩籬，故歷世以降，文物之盛，轉不若三代周秦之世，凡此皆保守主義流毒，遂致數千年政教緣之而不進。海通以來，歐風西漸，進步思想，始稍稍輸入，知徒保守固有，不求良法美治，絕不足以立國於此競爭險惡之世界，然而雖心知其意，而憚於改革，故造詣不速，類於因循有改革之意，而無其實，遂致一再敗挫於強鄰，蒙割地賠款之恥。而同盟會乃誕生於此保守進步二主義交爭之時代，取絕對進步主義，定大改革之方針，預期一共和民主之目的，以犧牲之精神，本之進行，故同盟會之旗幟，即以進步為旗幟，以之倡導於國中，一醒國民沈沈酣睡之迷夢，愛國之士，鑒於國勢之阽危，政府之昏闇，非採進步主義不足以云救國，亦名挾其如滿如湃之熱血，而集合於同盟會。故同盟會之於進步主義，實如身體之於魂魄，歷十數載艱辛，卒使全國咸為進步主義之

潮流所潛移默化，合全國國民之力，以推倒專制，建設共和，此爲進步主義第一期成功時代。然而經破壞而後主張保守者，雖無所憑藉，而進步之事亦至繁曠，若政治之紛亂，實業之窳敗，教育之廢弛在在皆須以進步主義貫徹其中，始可震徹興廢躋國家於強盛之林，而媲美於歐美。同盟會近與五黨合併而成立國民黨，故觀於其已往歷史之所示，目前狀況之所需，知國民黨必取進步主義也。

(二)

國民黨必取穩健主義：破壞時代利於穩健者少，建設時代利於穩健者多。穩健云者，折衷於事理，不純趨於感情，以爲偏激之進取也。穩健云者，一是以國家之利害爲前提，不以一時之行動，致危國家也。穩健云者，不專獵取政權，雖退而在野，亦不引爲失敗至起憤慨也。穩健云者，運用於秩序之下，活動於法律之中，不以意氣而啓擾亂也。統言之，穩健者，和平進取之代名也。故社會能維持其秩序者，以全社會之人其一舉一動皆可規之於穩健也，若是者謂之穩健之社會，國家能長保其安寧者，以全國之人其一舉一動皆可規之於穩健也。若是者，謂之穩健之國家，欲穩健其社會之秩序，國家之安寧，必先穩健其分子，始有穩健之社會，然後有穩健之國家，有穩健之國家，然後可獨立宇宙而無危，不然，國民習於浮囂輕躁之習，動輒爲激烈之行，社會之秩序，國家之安寧，其能維持保全者蓋鮮矣。以不穩健之社會，與不穩健之國家，而欲挺立於風雨劇烈之中，不至隕墮顛覆者，殆不可能之事，是故穩健亦屬國家成立之要素，欲爲人民謀真正幸福者，非使社會入於穩健之境不可，欲爲國家禦侮却敵者，非使國家入於穩健之境不可。穩者，不偏動也，健者，強有力也，穩而且健斯上矣。夫爲社會國家之樞紐，而左右之者爲國民，由國民以政見集合而運用之者爲政黨，故欲求穩健之國家，尤當求穩健之政黨。凡號爲政黨者，皆以政治爲活動之範圍，而以穩健之態度爲進取者也。民國成立，未逮一年，國中政家各樹黨幟爭相標榜，於是政黨朋興，不可以縷指，其所欲赴之目的，亦至不一致，國人惕於黨爭之禍，諱言政黨，其視政黨也，有如蛇蝎，咸以不黨爲高，而政黨二字遂爲舉世所詬病。政黨之罪惡誠若是云云乎？毋亦今之政黨誤用其態度爲手腕而已，舍政見而攻個人，棄政策而圖祿位，意氣之爭，叫囂之狀，甚至不自明其地位，黨同伐異，出主入奴，派別之見，有如水火，遂致捐棄本懷，危害大局，此近日政黨之弊而爲國民所深惡者也。然從而斷言之，此非政黨之爲害不明，政黨作用之爲害，而究其所以致此者，則手腕不穩健

中華民國元年 八月二十五日

一七八

之故也，是以期望國利民福之實現，必當求之於穩健之政黨。六政黨之合併而為國民黨，即為鑒於不穩健之失，而為一致進行，期為穩健之政黨。曩者，當同盟會改組政黨時，論者譏為不離秘密結社性質，又譏為含有危險分子，謂將不免以破壞時代之思想手腕，用之於建設時代，今同盟會毅然捐棄其歷史上榮譽之名稱，而與他黨合併，共訂政綱，蓋實以社會秩序未復，國家安寧未著，必取穩健進行，以補正其進步主義之偏激，而六黨之目的，亦罔不同，故觀於其合併之目的，知國民黨必取穩健主義也。

夫國民黨之必取進步主義，與穩健主義即其真精神所在，此本報所為祝也。今當革新之始，萬事待舉，則國民必尚進步主義，國基未固，人心厭亂，則國民必尚穩健主義，國民黨之態度果出於是，將來必得國民多數之擁護，殆可預言，國民黨之發達，謹本此義期之焉。記者不敏，願再進而述其希望國民黨者。（註九）

飛行家馮如在廣東試演飛機失事殞命。

馮如，廣東恩平人，留學美國，初攻機械學，繼慕飛機之製造，潛心研究。去年曾將所造飛機運至廣東試演。本日復在城外燕塘演放，已飛高百尺矣，因急於轉舵，機輪被阻，身與機同時下墜，頭胸股各部均受重傷，旋即斃命。（註一〇）

附錄：

一、馮如略傳

馮如，號九如，廣東恩平人。九歲赴美，其後專攻機械學，學成，見飛車之製，心竊慕之，在舊金山就學有年，車成試飛，意不自慙。更製新車，前年十二月試演於美國屋崙地方，先後飛行凡十餘次，飛行時，可高至三百五十英尺，每小時能飛六十五英里，美國日報及華僑各報俱載其事。君嘗言吾儕不忘祖國，能以非才薄技貢獻於社會，此吾之深願也。遂決計告歸，由舊金山乘船，於去年二月抵滬。某報記者往訪之，請其留滬先試為華人增色，而君意欲先行返粵，以示鄉人，謂在粵試演後，如無意外，必當來滬一獻薄技云。則君之鄉土感情深也。過港時，試演一次，車將欲下，忽見有童子數人，恐其碰觸，意欲繞遊，致事件因碰受損，君殆以謹慎，而小受挫折耳。三月

在羊城北，野白口山下，試演，高飛數十尺，不久卽下，蓋以粵中需物不備，故是日前清鎮粵將軍孚琦往觀，歸途被溫生才擊斃，時粵督張鳴岐愛君才，薦之海軍部大臣。部臣各不欲爲君償車製款於僑民，託辭弗能用，而君又以將軍遇刺之嫌遂返美國。今歲乃挾車復回祖國，不幸卽遇險，聞君所製之車，其式最新，有單帆雙帆各一乘，原動力則用構造最新之格塞林機；其中一乘長二十九英尺六英寸，闊四英尺六寸，機具二十馬力，螺旋推進機一分間轉千二百次，餘一乘則具七十五馬力，有徒三人，新寧朱君泉、朱君兆愧，開采司徒君璧如。（註一一）

二、弔中國飛行家馮如

中國飛行家馮如君，於日前在廣州試演飛艇，因機折墮地致傷而死。死時猶屢屢語人：願同胞有以繼未竟之志，慎勿以其喪命於此，而失進取之心，須知以身殉機，爲飛行界必有之階級云。壯哉馮如，烈哉馮如。

各國飛行界，其喪身於飛機之上者，蓋時有所聞矣。凡經一度失敗，必有一度進步，前死後繼，研究其所以失者而改良焉，於是飛機之製，乃日益發達，其堅忍之志，宏毅之力，甘以身殉其藝。日本飛行之進步，實令吾人欽敬不已焉，今何幸馮如君而亦繼爲身殉飛機者之一人也，故馮君之死，死有餘榮，雖遭失敗，而盛名不朽，永爲中國飛行界之泰斗。

於舉世攘競權利不屑學藝之際，而從事高遠難爲之飛行學，獨有發明自製飛機，以開中國飛行界之新紀元，以占世界飛行家之一席者，則馮如君也。於危險顯著之飛行界，而能泯去生死觀念，孤意研究，雖死無悔，而猶望國人繼之而起，以爲飛行界獨放光明者，則馮如君也。馮如君之飛機，昔曾演於美洲，深得列邦人士之贊美，知吾族有天賦之文明，苟勇猛精進急起直追，直足以超越歐美矣。何意吾國飛行界一線萌芽，遽不幸喪此魁傑，憑弔之情，又烏能自己哉？夫各國之於飛行家死者，社會則悲悼之，敬禮之，國家則慰卹之，表彰之，其重視飛行家如此，故飛行家視死如歸，樂之不避也，而吾社會國家其獎進飛行家者則何如？吾不得不重望之矣。

歐人發明一術，無不殫精竭慮，以期於成，雖疊經挫折，而其志不稍餒，故事皆能至於盡善盡美，而吾國人天性則不堪失敗，雖有創之於先，而無繼之於後，以致歷代發明，均不能推闡其理，窮研其術，故物質文明視諸歐美

中華民國元年 八月二十六日

一八〇

瞠乎其後，蓋其所由來者漸矣！飛行之學，發明於近世，各國學者均致力於此，甘以身殉其藝，蓋以飛機為空中最良最利之戰時軍用品，故競相製造，吾國於此獨能有所發明，實馮如君諸大家之力。今馮如君逝矣，同胞能奮志繼起改良飛行，日求發達，則馮君之死，為不死，若因馮君之死，而志灰意餒，無進取之志，使中國飛行事業隨馮君之死而死，則馮君必不瞑目。嗚呼！國民有崇拜飛行家欽敬飛行家者乎？其亦念馮君臨死之遺言，而相繼進取為中國飛行界大放光明焉，則中國飛行界萬歲，馮如萬歲。（註一二）

註一：「國父全集」捌——二二頁。

註二：民國元年八月二十七日上海「民立報」（第六七三號）。

註三：民國元年八月二十八日上海「民立報」（第六七四號）。

註四：中央黨史會庫藏史料。

註五：民國六年八月三十一日上海「民立報」（第六七〇號）。

註六：「國父全集」陸——一至一六頁。

註七：「國父全集」捌——二三至二四頁。

註八：鄒魯：「中國國民黨史稿」一三〇頁。

註九：民國元年九月二日上海「民立報」（第六七九號）。

註一〇：「東方雜誌」九卷四號。

註一一：民國元年九月五日上海「民立報」（第六八二號）。

註一二：民國元年九月三日上海「民立報」（第六八〇號）。

二十六日 滇軍光復鹽井。

雲南派軍協征西藏，由司令殷承譚督師進擊，麗江商會通電報告，是日克復鹽井縣。（註一）

註一：「東方雜誌」九卷五號。

二十七日 黃興以北方謠傳其與張振武業有關，再電袁大總統澈底查辦。

黃興在滬得國父自津來電，謂聞總統府一秘書言，曾在張振武被執時，搜出一致黃興書，提及暗殺黎元洪事已布置就緒。又見滬報載有張振武之謀第二次革命，黃興實與同謀等語。本日特電袁大總統澈底查辦。原電曰：

「北京袁大總統鑒：與前因病赴西湖療養，今晚返滬，始見孫中山先生來自津來電謂：頃見一總統府秘書云：張振武被執時，在張處搜得一書，係與興者。內容有云：託殺黎元洪事已布置周妥等語。今日又閱滬報譯載文滙報北京電云：此間謠傳張振武之謀第二次革命，黃興實與同謀，故不來京云云。閱此兩電，不勝駭異。張案鄂京尚未盡情宣布，讀漾電亦云案情重大，牽涉尤多，今京滬忽擬議及興，若不將張案牽涉者明白宣布，則此案終屬暗昧，無以釋中外之疑，務請大總統勿徇勿隱，澈底查辦。如興果與張案有涉，甘受法庭裁判，如或由小人從中誣捏人罪，亦請按反坐律究辦，庶全國人民皆得受治於法律之下，鄙人幸甚！大局幸甚！立盼電覆。黃興叩。」（註一）

參議院議員劉星楠等六人，提請政府查辦黎元洪案。以彈劾案未成立，決定緩議。

劉星楠等所提查辦黎元洪案全文如次：

「黎元洪以副總統、湖北都督兼任參謀部參謀總長，對於全國軍隊，有發縱指示之大權。乃遂恃勢妄作，暴戾恣睢，草菅人命，弁髦約法，種種罪狀，指不勝屈。舉其最著者如視制六、江光國、滕亞綱等罪狀，尚未分明，該總長即不依法定手續，遽下就地正法令，立置死地。遂使武漢義士，人人自危。大江報何海鳴、凌大同等罪狀，亦未分明，該總長又不依法定手續，遽下就地正法之令，通國嚴拿，急於星火。張振武、方維等，即罪在可誅，亦宜經過法庭審判，乃該總長恃有全國軍事上之大權在握，仍不依法定手續，堅持其就地正法之蠻橫辦法，密電北京，

中華民國元年 八月二十七日

一八二

強陸軍部以必行。查臨時約法第六條第一項，人民之身體，非依法律不得逮捕、拘禁、審問處罪。乃黎元洪任意行使其參謀總長之權力，竟以就地正法四字，爲其殺人之慣例，是顯然爲破壞約法，背叛民國之元惡大慝；凡屬國民，人人得而誅之。爲此遵照約法提議，咨請政府嚴行查辦，以維法律，而鞏固民國之前途，即俟公決。提出者：劉星楠。贊成者：劉盟訓、趙世鈺、宋汝梅、彭占元、苗雨潤五人。」（註二）

四川各地舉行川人爭路紀念大會，並追悼辛亥保路死難烈士。

自宣統三年舊曆四月十一日滿清政府詔定鐵路幹線國有，凡在此以前各省分設公司集股商辦之幹路，概由政府收回興築，其從前批准之幹路各案一律取消。詔令到達後全川民情激昂，乃於舊曆五月二十一日在成都鐵路公司舉行反對國有，爭取鐵路商辦大會，並組織保路同志會以爲號召機關，各縣保路會亦紛紛成立，保路運動，遂以風靡全省。由於滿清政府之橫蠻與革命黨人之從中策劃，於是激成七月初一以後之罷市、罷課、抗糧與抗捐行動，以爲爭取之手段，形勢頓趨緊張嚴重。

是年舊曆七月十五日四川總督趙爾豐乃誘捕四川省諮議局議長蒲殿俊，副議長羅綸，保路同志會會長鄧考可，股東會會長顏楷、張瀾、胡榮、江三乘、葉秉誠、王銘新等九人。成都市民聞訊，紛紛焚香抱持光緒皇帝牌位，擁集督署，衝進至督署大堂，請求釋放被捕諸人。在羣情激昂憤慨之際，趙爾豐乃下令巡防軍開槍，當場擊斃徒手民衆三十二人，踐踏負傷者，不可勝計，自是人民和平請願爭取鐵路川人自辦之保路運動，頓轉爲全川人民武裝抗拒滿清運動，於是各縣紛紛揭竿而起，組織同志軍與清吏戰鬥，革命之火遂遍及全川。距此後一月又四日，舊曆八月十九日，武昌起義，各省響應，滿清二百六十餘年之統治隨以告終，亞洲第一共和國，中華民國遂以誕生。論者謂：辛亥三月二十九日廣州黃花崗之役與四川保路運動爲是年八月十九日武昌起義之前奏，蓋即指此。

查元年八月二十七日，適爲辛亥宣統三年七月十五日，正是爭路志士，全川人民流血犧牲之時，四

川都督府爲紀念此一事件，乃通令全省於本日舉行紀念會。

通告全文如下：

「照得舍生取義，作砥柱於中流，立懦廉頑，望儀型於未遠。溯去歲七月中旬，政事決裂，屠蠻肆虐，志士被拘，邇時緹騎四出，呼籲無門，客盡楚囚，市窮人跡，惟我死難諸賢見義勇爲，臨難不苟，空拳赤手，冒矢衝鋒，情原慷慨，誼實從容，自此隴畔健夫，蜀中豪雋，相率揭竿，討茲民賊，悲風可激，虜社爲傾，海內義旗於焉高舉，民國成功實資導線，歲月不居，積一載矣。粉榆報賽，永爲紀念之期，金石刊銘，應有千秋之祀，茲定於本年陽歷八月二十七號，即陰歷七月十五，省內外各府廳州縣一律舉行紀念會，並追悼死難諸賢，其諸烈士遺族，並望屆時偕來共襄盛典，藉妥英靈。恐未週知，特此通告。」（註三）

註一：民國元年八月二十八日上海「民立報」（第六七四號）。

註二：同註一。

註三：民國元年九月四日上海「民立報」（第六八一號）。

二十八日 國父出席袁大總統宴會。

是晚七時，國父在京出席袁大總統歡宴會，席間袁大總統首先起立發言謂：「孫先生遊歷海外念餘年，此次來京與我所商者大有造於民國前途，各項政見漸有端倪，一時間殊難絃及。先是謠傳南北有種種意見，今見孫先生來京與我所談者極其誠懇，可見前此謠傳盡屬誤會，民國由此益加鞏固，此最可歡迎之事，請在席諸君共進一杯」。全席舉酒致敬，袁總統高呼中山先生萬歲。（註一）國父繼起致答詞。讚許袁大總統前在北洋時，訓練兵士極爲得法。現共和初建，須以兵力爲保障，但必須竭力振興實業，講求民生主義，共濟富源。國家歲入，日見增加，則練兵之費，既有所取，教育之費，亦有所資。講詞全文如次：

中華民國元年 八月二十八日

中華民國元年 八月二十八日

一八四

「今日承大總統特開大宴會，備極嘉許，實深感謝！」

我中華民國成立，粗有基礎，建設事端，千頭萬緒，須我五大民族全體一心，共謀進步，方可成爲完全民國。現有少數無意識者，謂中國空有共和之名，而無共和之實，大不滿意於政府。殊不知民國肇建，百廢待舉，況以數千年專制一變而爲共和，誠非旦夕所能爲力。故欲收真正共和效果，以私見所及，非十年不爲功。今袁總統富於政治經驗，擔任國事，可爲中國得人慶。

兄弟所最崇拜袁總統者有一件事。中國向以積弱稱，由於兵力不強。前袁總統在北洋時，訓練兵士，極爲得法，北洋之兵，遂雄全國。現共和粗建，須以兵力爲保障。昔南非洲有某二共和國，以無兵力，卒至被人吞併。可見共和國，無兵力亦不足救亡。今幸有袁總統善於練兵，若以中國之力，練兵數百萬，足以保全我國領土；外人斷不敢侵略我邊圉，奴隸我人民。但必領極力振興實業，講求民生主義，共濬富源，使我五大族人民，家給人足，庶民生有賴，而租稅有所自出。國家歲入，日見增加，則練兵之費，既有所取；教育之費，亦有所資。我五大族人民既庶且富，又能使人人受教育，足與列強各文明國，並駕齊驅。又有強兵以爲之盾，十年後當可爲世界第一強國。想在座諸公，亦樂觀厥成也。」（註二）

參議院議員張伯烈等十二人提出彈劾陸徵祥、段祺瑞案，以出席議員不足法定人數，未能開議。

本日參議院開會，出席議員八十六人，彈劾案之提出，依照約法規定爲九十五人，無法開議。

彈劾案原文如下：

「臨時大總統捕殺張振武、方維一案，查臨時約法第六條第一款載明，人民之身體，非依法律，不得逮捕、拘禁、審問、處罰。又第九條人民有訴訟於法院，受其審判。此次臨時大總統槍斃張振武、方維二人，未依法律，未經審判，與上舉臨時約法所載條文大相違反。本院認爲蔑視約法之舉動，非立憲行爲，國法既壞，國本隨之，倘不急予糾繩，前途何堪設想？查臨時約法第四十四條，國務員輔佐臨時大總統，負其責任。今因張振武、方維一案，

陷臨時大總統於違法之地位，國務員首領陸徵祥及副署之國務員段祺瑞輔佐乖謬所致，不得不負其責。依據臨時約法第十條第十二款，提出彈劾案，請衆公決。咨請臨時大總統，案照臨時約法第四十七條，將國務陸徵祥、段祺瑞兩員卽予免職，以彰國法，而固國本。提出者：張伯烈、劉成禺、時功玖、鄭萬瞻。連署者：陳家鼎、覃振、劉彥、彭允彝、歐陽振聲、盧士模、周珏、殷汝驪。」（註三）

附錄：

一、二十八日參議院會議記

八月二十八日晨九點三十分參議院開會，議長、主席、議員出席者八十六人。張伯烈、劉成禺到院十五分鐘卽去。議長云：今日第一案爲彈劾國務總理、陸軍總長，按照約法須有九十五人出席，始能開議，現出席僅八十六人，將如何定處，諸君公決。王家襄云，請議長限以鐘點坐候，議長以候至十點二十五分爲準，衆稱善。覃振云：本院彈劾案，非敷衍人耳目之事，如此重大事件，尙不到會，可謂忍心，我輩求其不代表天職，則國民有不平者，本院當代平之，乃必以幾個人數而誤大事，殊屬不合，且約法已爲政府破壞，民國根本動矣，自應趕急維持。陳同熙云：請議長查明有多少請假者，如未到者，爲請假之人，則一時未必能到院。盧士模云：此案前既全體通過，今交大會何以不到？宋汝梅云：既已報告，坐候，則可稍候，尙何爭議之有？議長昨日照議事日程，今日亦當然照議事日程。彭允彝云：此不能怪議長，頃係盧君所言然否，由公衆決之，不必節外生枝。王家襄云：請議長以議事日程第八十八條所規定宣告。覃振云：今日萬不能滿九十五人，不如請議長變更議事日程，先開議。第二咨請政府查辦參謀總長違法案，免得消耗有用時間，議長云時間已滿，可否另議第二案。劉星楠云：第一案既不能開議，第二案亦當緩議。俞道暄云：本院注重在第一家，黎爲起訴人，中央政府爲裁判人，起訴人訴狀不實，固屬有罪，裁判人僅憑起訴人之語，不問證據，卽加以罪，是其違法遠過於起訴人。第二案與第一案有連帶關係，參謀部不過運謀，其負責任當在執行者。是時宋汝梅、金鼎勳、李兆年均爭先發言，一時議場秩序大亂。彭允彝請議長維持議場秩序。宋汝梅云：彭君何得屢次發言？彭云：此是請議長維持，何得謂之發言？本員現有質問劉君處，請問劉君提此案時，是否因彈劾案有連帶而始從出？張聯魁云：第二案本可緩議，何必多爭？劉彥云：本員只問應該查辦與否，如

應該查辦，則不能從緩，如不應該查辦，則當時何必提出彈劾案，應遵約法所規定人數開議查辦，經案約法既無規定，只要合法定人即可開議。李兆年云：因不信任政府始有彈劾國務總理之案，既不信任政府，尙何請查辦之有？秦瑞珩云：第一、第二兩案均可從緩。陳玉祥問：議員提議之案，自己可取消否？李榘云：前次江君提議國民捐之案，自己取消，此事亦可援例。時爭出發言者，喧鬧不休，議長維持不聽，拍案大鬧，約七分時間，始稍清靜。陳家鼎云：此次彈劾案，若不能成立，不獨貽笑中國，並且貽譏東西洋，因爲本院對於張、方案一出，即全體一致，大有不平反此獄不止之勢，於是而有彈劾案之提出，又恐人數不能一致也，於是有兩次談話會之開議，今意思已交換矣，一致贊成彈劾矣，值大會開議，尙有不到會者，豈開談話會時，其贊成非本心耶？至於查辦案，其能成立與否，須衆公決，不得以個人私意，強衆人以必同。田駿豐云：本員有多少話要問議長，昨日宋君負氣出場，本員請議長請回，議長以議事細則無此規定答之，今日議案，應當以大總統交者編入前面，議員提議者編入後面，而議長反此何故？江辛云：本員提議之案，並未打消。田駿豐云：江君既未取消此案，已過兩月，議長何以不編入議事日程，而故爲壓下，是議長專制，應該彈劾。議長云：江君不過有緩議之言，尙未有正式函件來到，本席如何能編入議事日程？劉崇佑云：議長不應代人受過。谷鍾秀云：議事日程之次第應以急不急定之，此是議長之權，議員不應侵犯。曹玉德云：不特查辦案可取消，即彈劾案亦是假的，亦可取消。宋汝梅云：本員亦謂可以取消，說畢，拍案者再，谷鍾秀亦拍案云：你一人有何能力取消議案，於是羣起爭論，拍案者，跳腳者，李兆年等衝出議場，李述膺離位，摩拳欲打反對緩議者，爲張耀曾、楊永泰力勸始止。一時議場幾成戰地，吵鬧至十四分鐘之久，始稍安定。李肇甫云：案之緩議與否一表決即可了結，諸君必定以私見相急，致議場如此擾亂，已既不治，何能責人？請諸君平心靜氣討論爲是。籍忠寅仍拍案不止，汪榮寶附之，經陳時夏力勸，秩序始稍回。劉彥云：維持中華民國，維持約法，就是此兩案：一爲彈劾案，一爲查辦違法案。彈劾案既因人數不足不能成立，而查辦違法案，又從緩議。試問參議院是何種機關？參議院不能維持中華民國，不能維持約法，安用此參議院爲，本員主張還是表決。覃振云：本員於提出彈劾案，本是個贊成員，彈劾案提出來爲維持約法，維持中華民國，方才有入說彈劾案是假的，則凡議員所提出案子均是假的。參議院是何等地位，議員是何等資格，提出案子是假的，何能見信於人民。其時

谷芝瑞焦灼萬分，呼議長云：議事細則還要不要？李兆年云：彈劾案說是假的，從何處看來？楊永泰云：劉君星楠提出此查辦違法案，祇能作為普通一種動議，當然付表決。劉顯治云：議場動議本可以取消，但是既列作議案，不能隨便取消。陳景云：既是提作議案，一個人提出一個人不能取消，應當要表決。侯延爽云：不信服政府，所以提出查辦案，恐查辦不對，所出提出彈劾案，今彈劾案不能成立，而查辦案又要取消，反覆無主，當然無效。張耀曾云：劉君星楠不是取消查辦案，不過請與彈劾案一並提出，彈劾案未能，此案亦可緩議，請大家細想一想，研究代表資格，沒有見有代表資格者可以罵人，可以拍案，可以亂說，以後大家要斟酌從事，勿取人笑可也。宋汝梅云：請議長查看今日是何方面先起衝突，又大呼議長云：要以國家為前提，你們是要推倒政府。金鼎勳云：大家要甯心靜氣，此乃是自己的事。劉崇佑又云：祇問今日可以開議，不可以開議，若是要開議，一定要變更議事日程，議第三案，張君謂不能變更議事日程，不知張君議事日程如何解釋？金鼎勳關之云：今日是研究張君議事日程，亦是研究劉君議事日程？陳家鼎云：彈劾與查辦違法兩案，皆當進行辦理，以目前情形看來，彈劾案萬不能成立，而查辦又要從緩議，是查辦案亦不能成立，參議院是保護人民生命財產的機關，是維持約法的地方，欲保護人民生命財產，維持約法，須大眾團結堅固，精神灌注，方能有濟，請議長付表決。王家襄云：有許多人謂彈劾案是假的，令人寒心，所以才有今日之爭持，現在劉君星楠請從緩議是自己取消意思，無須乎表決。殷汝驪云：劉君所說是緩議，不是取消，方才有兩說，一說是緩議，一說是即議，請議長以此兩說付表決。議長云：因為彈劾案不能開議，所以才發生此事出來，言未畢，劉崇佑又參入云：彈劾也好，查辦也好，但是今日討論是在議事日程，本員只問議事日程成立不成立，講到議事日程議長是錯了。發言者，紛紛不已。劉崇佑又大呼云：今日不必開議，可以散會。楊策云：觀今日議場情形，劉君查辦案萬不能成立，縱云表決成立，斷不能議決有效，可以從劉君之言，緩議，不必表決。楊永泰云：今日有兩說，可以表決，一表決彈劾案成立不成立，二表決查辦案緩議不緩議。劉崇佑又云：不照參議院法編訂議事日程，把議員提出議案置之開首，當然作為無效。彭允彝云：謂把政府提出議案置之篇尾，議員提出議案，置之篇首，為無效，試問以前所編皆如是，應作為有效，抑作為無效？楊永泰云：說日程為違法，要在將開選之先，不能到未了之是。殷汝驪云：劉君緩議之說，有說須表決，有說無須表決，請議長先表決，表決不表決。議

中華民國元年 八月二十八日

一八八

長看錶謂：時已十二鐘將如何？劉崇佑等大呼散會，附和者衆，遂散會。」（註四）

二、參議院大衝突之裏面

「京訊：廿八日參議院因提出彈劾國務總理、陸軍總長案，及咨請查辦參謀總長案，國民黨及共和黨兩派議員大起衝突，自九鐘半開議，至十二鐘散會，並未議及一事。茲經調查如下：當廿七晚，各黨對於此事，皆有計議建設討論會與共和黨連衡抵制此事，無論如何必使此兩案皆不能成立。國民黨於念七日下午亦開會議，張耀曾、吳景濂、谷鍾秀諸人，皆謂此次提出彈劾案，一定無效，查辦案即勉強通過，亦毫無實力，蓋無論彈劾案及查辦案，照約法咨送大總統後，大總統如不以爲然，可以交回覆議，如非三分之二之同意，仍執前議，不能有效。試問此次提出查辦案，即令大會通過，將來交回覆議之時，能否有三分之二之議員仍執前議，況彈劾案既不能提出，查辦案其力甚微，決定開會之時，如彈劾案能以提出國民黨不能不贊成，若實在不能提出，國民黨亦聽其自然，不必再與共和黨開釁，徒增惡感。惟討論此事之時，該黨議員如彭允彝、覃振、盧士模諸人，皆未到場，廿八日到會時，彼此亦未接洽，故開會之後，仍執前議，故與共和黨不免衝突，在共和黨一方面，亦不知國民黨有此計議，以爲今日必有一場惡戰，故作種種之豫備，及至開議後，國民黨議員如張耀曾、谷鍾秀、殷汝驪、李肇甫人皆未發言，惟劉彥、覃振彭允彝、盧士模等仍主張甚力，而原提案之張伯烈、時功玖、劉成禺、鄭萬瞻四人亦不發言，及至彭允彝與宋汝梅、谷芝瑞諸人衝突，國民黨見事已決裂，遂不能不發言，後又由李渠、籍忠寅、侯延爽諸人羣起攻擊吳議長，而其攻擊之理由，又係題外之事，國民黨始大憤，共和黨亦以激烈相對待。因有兩黨之惡感，當秩序紊亂之時，在共和黨以谷芝瑞、汪榮寶、李兆年、李國珍爲最激烈，在國民黨以李述膺、彭允彝、盧士模、劉彥爲最激烈。所有兩黨議員，雖正伏案寫字，亦必拍案數響，大叫三聲。幸由張耀曾、楊策諸人分項勸解，國民黨議員之怒始稍平息，而共和黨議員李兆年等皆大罵出議場。吳議長左瞻右顧，不能維持，旁聽席中亦有大呼助陣者，及至散會後各議員仍有不肯干休之勢，將來兩黨之衝突，益不能免矣。」

又是日參議員到院者，計八十六人，並無蒙古議員一人，聞其原因係以蒙古議員，皆係共和黨，前日決議以蒙古議員向不發言，又不主張激烈，此次抵制彈劾案惟有不出席一法，因商定該黨蒙古議員概不出席，併所有現在請

假各議員即不足法定之人數，其餘共和黨議員仍照舊到會，故是日議場中無蒙古議員一人云云。」（註五）

三、黃遠庸撰：「張振武案一禮拜之經過」

「張振武君被殺詳情，已具見前函。其最爲熱忱根本於人道主義爲張君憤恨者，莫過於湖北諸議員及孫武、鄧玉麟諸君。諸君或對於武昌爲嚴厲之質問，或對於袁大總統爲免死券之要求（孫武、鄧玉麟），或對於總統紛紛辭顧問之職（孫武第一次辭職書上後未蒙批准昨又復上）。但其最爲激烈之活動者，莫過於參議院，既有十九第一次之質問，囑陸軍總長次日出席，明日答覆。及臨期不到，復有二十日第二次之催促。議場中之光景，幾於以痛罵、痛哭、頓足。鼓掌之聲充滿。總之激烈派爲爆火之導線，其次則同盟派議員，亦未免有利用機會，思想以助成其黨略。而和平中立之人，則持唯諾主義，不敢有所異同，此連日議院之真相也。茲彙述其數日以來經過之事情如左：

（一）當張振武案發現後，總統府秘書某君方由天津歸，在車中閱報知有此事，即大驚愕，即上言於總統，謂：『政府雖以事情逼迫爲此，然殺人手續之違法，則無容諱。明日總理及陸軍總長宜正式赴院聲明，事非得已，責無可辭。在政治上雖係以國家之前提，於法律上實無可解免，政府甘受違法之責任，請諸君彈劾。而陸總理及總長不能用此光明正大之言，實爲可惜。』

（二）參議院十九日第一次質問，劉成禺首先要求出席說明，雖議長制止，謂質問無說明之必要，而劉成禺謂：『今日之事，不比尋常質問。』於是痛快淋漓爲一篇激烈之演說。張伯烈更繼之以哮喘大哭，全院震動，議場內外乃知此事之重大，非旦夕能了者矣。至次日發表政府第一次之答辯，謂：『此事關係重大，其所牽涉之人及所牽涉之事，非僅關湖北治亂，實關全國之安危。』又加以軍機秘密等語，其詞若隱若現，似明似昧，和平派乃深疑其中別有隱情，激烈派乃格外覺其糊塗荒謬。發表之後，激烈派之熱度亦復繼長增高，於是即席起草催促陸軍總長次日出席。

（三）二十日晚，政府已將第二次答辯書擬就，大致謂：『前咨商令黎副總統擇其可發表者發表之，今黎電未到，縱令國務員出席，其所能發表者，不過如前咨所云，本大總統爲尊重立法機關，不敢敷衍搪塞起見，仍候黎副總統電文到後，再行答覆。』而二十一早，段祺瑞就到總統府，謂還是我自己去罷。後又左思右想，決以不去爲

是，於是乃命法制局長施愚送呈答辯書到院。劉成禺君等憤火中燒，乃痛罵施一頓，以洩其怒。於是乃轉入彈劾問題，而前一日陸總理請假五日之事亦發表矣。

(四)陸總理請假之呈，係於二十日呈遞，而其身早於法國醫院養病。此次殺振武係用軍令，第一次第二次答辯書，亦係如此。究竟總理應否副署大總統軍令負其責任，於國法上確係一重大問題，然事實上則實毫不相干涉。陸久有辭意，迭向總統請假，總統皆慰留之而中止。今又值此重大風潮，故其請假呈文，實與辭職書並上。其辭職書中有云：五日假滿之後，請准解職。而其秘書長僅為遞請假之呈，不為遞辭職之呈，大總統亦決意不許其辭職，故陸之退否，實在未定之秋，而政府搖動，則已成爲事實。於是同盟會政黨內閣之論，宋教仁總理之論，恰挾此彈劾案聲中而出。而某派之天真爛漫純持公道，與某派之乘機強刦主義，互相矛盾，却能互相利用，不可謂非政治界之一奇現象也，知此乃可與論彈劾案之真相。

(五)彈劾案之議論，自張振武被殺後本已發生，至兩次質問而不能滿意，則箭在弦上，不能不發，實無足怪。二十一日之同議於談話會中，嗣又各黨分議於休息室內，議後又復議於談話會中，未決則又議於二十二日之談話會中。大致分爲二派：一、共和黨、共和建設討論會持法律主義，謂彈劾必須彈劾政府全體，始合連帶責任之本意。二、國民黨（即統一共和黨與同盟會）則持利便主義，主張彈劾陸、段二人。於是乃有牽就派之某君，謂彈劾全體也可，彈劾二人也可，總之要彈。則熱心於其主張者也，又有利用派之某君等，則謂既共和黨主張彈劾全體，我們亦可變爲彈劾全體，則利用之心，情見乎詞。而兩黨中之多數人，堅持黨議，不肯互讓，於是反變成爲參議院之內訌。其實尙另有消極一派持不出席主義者，故彈劾案之能否成立，尙未可定。

(六)二十一日會散時，劉成禺復發表謂：『總統府約我們湖北議員於今日四點鐘前往說話，我明天一定發表他說是甚麼話，我此後一絲一毫都要發表的。』故是日四時總統專約四議員之談話，確爲一重要關鍵。據記者所親聞於四議員中之一人，大概總統謂此次罪案係武昌所定，既關係武昌安危，即不能不照黎副總統來電辦理，此爲第一段說話。又謂現在上海一帶關於此事風潮甚烈，諸君不可不顧大局，是爲第二段說話。故諸君對於此等說明不甚滿意，而外間因此生出種種揣測，大總統已經將秘密憑據及其關係人名盡告四君者，皆因風起浪之談

，不可輕信。」（註六）

四、黃遠庸撰：「張振武案之研究」

自張振武案發現後，記者以事關重大，見聞未確，殊不敢輕於置筆，兩函特直書所聞而已。茲特述其所感覺與所聞之有關係於罪案者如左：

（一）據袁、黎所布雖前後文電不一，條件多端，而其最要之點，在張君實否與武昌第三次革命有無關係。若無關係，則所述種種，皆係舊管，似在功高可原既往不咎之列。然黎副總統第一次真電有云：近更蠱惑軍士，勾結土匪，破壞共和，昌謀不軌。二十日電云：近令逆黨方維勾結已開革之管帶李忠義及已正法之祝制六等，分設機關，密謀起事，伊為原動，萬眾皆知。二十三日武昌將校黎本唐第二次電云：七次蠢動，造端宏大，祝制六之名冊，滕亞剛之供詞，王金標之罪狀，石龍川、梅占鰲之人證，證據確鑿，眾所共睹。袁總統八月二十三日復黃克強君電云：兩次煽亂案，有同謀罹法而死者之供詞，有知情告發現可詢問之人證，則若實指張君與武昌第三次革命為最有關係之人物者也。

（二）對於武昌為第三次革命者，對於全國實為第二次革命，煽亂者之謀，決不專注武昌可知也。故袁總統第一次答復參議院文曰：所關係者，不只武昌一隅安危，實關大局全體治亂。又此案發現，當局中人雖嚴守秘密，然記者多方偵探，則多謂此案關係不只一人一事及武昌一隅，且有謂將於武昌、天津、南京、北京同謀大舉者。又特派員施愚到院答辯，謂此案關係軍情，陸軍總長方謀布置，必俟布置妥貼之後，乃能發表，而後不生意外之變。然則縱使張君為與武昌第三次革命有關之人，是否於此等全盤計畫有無關係，若無關係，則其奉命來京，前事即已消滅，若有關係，則其來京後尚有繼續之關係矣。據湖北議員諸君之在京者所言，似張君不特來京後甚為謹慎，即與武昌第三次革命亦無關係。蓋張君此次來京，係劉成禹君等在鄂拍胸向黎副總統擔保，黎、張二君握手作別，且劉君等特勸張君等攜眷來京，以示無他之意者也。又張君來京時，攜帶兵役等，以記者所知共三十餘人，在金臺旅館居住。張君受刑後，乃由鄧玉麟君安置，而段總長到院答辯，則謂其尚有四五百人在

外。又一與軍警有關係之人告記者，謂其隨人等密帶軍械甚多，此不審是否羅織之詞，抑實張君等所爲有爲其同伴所不及覺者，此大疑案也。

(三)自唐內閣倒後，第二次革命之說大盛，不審是否誤傳，抑實確有其事。茲特彙記所聞事件發生之在張案以前者，亦有已登本報者，亦記之以爲研究之線索。(第一件事)傳聞南方有一部分人開會秘議於南京要處同時起事，推定某某爲南京都督，某某爲武昌都督，決議共二十餘條。(第二事)前有一部分人來京勾結前清宮監及下級軍隊，爲內務部所破。(第三事)又有一部分共三十餘人於上月底在陶然亭開秘密會，密謀勾結下級軍隊之法，爲秘密偵探所悉。因有(第四事)本月初八日在某處捉獲高麗人三名，解交天津日本領事，並搜獲軍械數十具，云係某所主使，即此三十餘人中的一支分。(第五事)聞馮國璋、姜桂題曾有密電致某，謂君所謀機關悉破，若不從速撤回，即將發表。此等事案，惟自第二次革命後北京所受之影響也。

(四)據秘密探訪袁總統於十三日接到黎副總統密電時(凡密電皆總統親自開拆)，即自開其室中保險櫃，此櫃鑰匙離合多端，不易開合，其秘匙則惟袁總統及梁士詒佩之。總統久不得開，乃命某官助之，開後取得密碼本，自行拆閱，神色異常倉皇，即命人打電話請趙秉鈞、馮國璋、段祺瑞、段芝貴四人至，秘密商議，良久良久之後，乃傳發一秘電致武昌，電底則中西碼並用，足知非一人所書。至翌日傍午，趙等四人至總統府，府中傳宣官謂方睡未醒，四人云不須傳報總統醒後自知之。及總統醒，乃即問四人來未，即接見之，良久良久，又發一電致武昌，此電不由總統府電報房發，而由外間電報房發。此事果實，則有二種斷定：一即參與最先秘密商議者爲此四人，二即此事或關係軍務及內務範圍之內也。

(五)據段總長到院答辯，謂以上情形，特據副總統電一一答復。又接來電尙有詳細報告書，如諸君對於此案尙未十分滿意報告，到時再行鈔送察閱，亦無不可。惟此外尙有一二關係軍事秘密者，現在尙未能悉行宣布。袁總統八月二十三日復黃克強君電云：情節重大，牽涉尤多，鄂亂初平，不敢遽然宣布，茲擇其可宣布者，擇要宣布(此電是實)。又有一報載袁總統致黃君電云，如果無確實證據，世凱當自認處分，以謝國人，其言外之意，尙有未能盡行宣布之隱。則歷次袁、黎二人所宣布者，據當局之意，皆非十分真相可知。即就段總長所言斷之

，第一尙有黎副總統之詳細報告，第二尙有不能發表之秘密軍情也。

記者附白：以上僅據推論及所見聞之事實記之，至政府之所表白，是否足以信任，若不信任，則其不信任之程度，應達何點爲止。又其殺人手續之正當與否，皆不在記者記載範圍之內，閱者鑒之。

(六)據鄂人與張君有關係者所談，則於袁、黎所宣布者，概不置信。惟謂湖北有二種勢力，一起義諸人之新勢力，一舊派如劉心源君等之勢力。惟有第三派人，新舊勢力皆插不進，乃搆陷張君而殺之，此派人與張君無嫌無怨，惟欲殺起義派之勢力，以擾亂湖北而代之耳。其言意外皆有所指，一指武昌幕府派之某君，一指湖北在京最高級軍官之某君某君，並有謂尙有一人在上海陰謀，合成此事者，錄之以備參考。至於此事真相之在今日，眞如教會中人恆語惟上帝知之耳。(註七)

交通部與英法華中鐵路公司訂立津浦鐵路臨時墊款合同，總額三十萬鎊。

廣西桂林省議會移併南寧。

廣西各界以形勢控馭之便利，有主張遷省南寧者。陸榮廷向駐南寧，任都督後，雖往來於寧、桂之間，而以駐南寧時爲多。於是有多數議員在南寧組織議會，而其餘議員及桂林商民均持反對之議，疊電政府及參議院，紛爭數月。現由陸都督提議都督議會駐寧，六司駐桂，經六司贊同，是議遂決。本日桂林議員由桂林移至南寧合併會議。(註八)

註一：民國元年八月三十日上海「民立報」(第六七六號)。

註二：「國父全集」捌——二四頁。

註三：民國元年八月二十九日上海「民立報」(第六七五號)。

註四：民國元年九月四日上海「民立報」(第六八一號)。

華中民國元年 八月二十八日

註五：同註四。

註六：黃遠庸：「遠生遺著」卷一，二二一—二二四頁。

註七：同註六，二二四—二二八頁。

註八：「東方雜誌」九卷四號。

二十九日 國父在北京全國鐵路協會歡迎會演講「救中國之貧弱必自擴充鐵路始」。

是日下午三時，國父偕王寵惠等抵萬牲園，出席全國鐵路協會歡迎會。由梁士詒致歡迎詞後，國父演講建築鐵路之重要。講詞全文如次：

「現在中華民國成立，得達共和目的，人人皆志願已足，愚則以為未也，必使中華民國在地球上為莫大之強國而後快。特今日中國既貧且弱，曷克臻此，欲能自立於地球上，莫如富強。富強之道，莫如擴張實行交通政策。世人皆知農工商鑛為富國之要圖，不知無交通機關以運輸之，則着着皆失敗。譬如香山縣，由縣城至敝鄉，不過五十里。但因舟車不通，人以肩負物，每百斤腳價約一元，以每噸計之，不下十七元。若由美國經數萬里運貨至中國，每噸不過兩元五毛。以中西同一貨物，價值五元，加以水腳計之，由美來不過七元五毛，而中國自運則二十二元矣。人情喜便宜，斷不能舍賤而買貴。故交通不便，則實業不能發達，可以斷言。前時在安南、廣西曾見農家燒燬陳穀，詢之，因運道不通，無處可藏，故毀棄之，此可為旁證。故今日欲謀富國之策，非擴充鐵路不可。」

愚見擬於十年建築廿萬里鐵路，在旁人乍聽之，不免詫異。若以最淺近最簡單之法言之，則人人共曉。譬如十人築路，一年可成一里，則廿萬人一年可築兩萬里，二百萬人一年可築二十萬里矣。以中國四萬萬人計之，能當路工者豈止二百萬人乎？若因一人駕馭二百萬人不易，可由各小團分辦，則規劃自易。期以十年，則範圍更寬，其成功可操左券。惟是此項預算，必須有經費六十萬萬元。以美國鐵路每年收入七萬萬元為準，則每年收入當不下十五萬萬元。將收除支，大約盈餘有六七萬萬元，合十年計之，盡可還本。將來每年增加十數萬萬，比現在中國每年總收入三萬萬多出四倍，則民間之負擔可以銳減，與辦各事，不患貧矣。但鄙人尤以縮短時間為最要。今日草創伊始

，或者以爲路之速成與否，似無關得失。但若在後來獲利之日，回首當初則其時間一刻千金，至，爲寶貴。卽如美國之收入，每年十五萬萬，平均計之，每日四百萬，若遲築十日，則四千萬矣。若延誤光陰，坐棄巨款，豈不惜可！故鄙人尤以迅速爲要。至於藉此鐵路，振興農工商業，官民受益，豈止倍蓰！故今日欲言富國，必自此始，舍此亦別無良策也。

至強國一節，譬如中國有二百萬兵，分布二十餘省，平均每省不過十萬人，以三十萬兵，卽可制我而有餘。蓋人以三十萬兵敵十萬，非敵二百萬也，其制勝可斷言矣。且交通不便，則運兵運餉，俱不能速，及其到時，則大事已去矣。故名爲有兵二百萬，與無兵同。若助以鐵路交通，有兵百萬已足。蓋運輸便利，不過數日可到，分之雖少合之則多。以百萬敵三十萬，加以主客異勢，蔑不勝矣。故鄙人以爲欲謀強國，亦必自擴充鐵路始也。

以上各節，僅就愚見所及，布臆於諸君，祈諸君有以教之。如果諸君不河漢斯言，各出其經驗及專長以經營之，鄙人可決中華民國不難成爲世界上最富最強之國也。」（註一）

附錄：中華全國鐵路協會與孫中山先生商榷全國路線書

報載先生籌定全國路線三條，本會同人公同研究，竊仰先生遠猷碩畫，爲國防殖民社會至周，誠今日交通最亟之偉策，同人佩服無已，然本會對於全國鐵路亦不揣謏陋，兼取世界觀念而定方針，謹就正於先生，以備參考之一助。茲將先生所定三大路線及本會假定兩大路線商榷於左，幸垂教焉。

先生所定三大路線：甲、南路。乙、中路。丙、北路。

三線之優點（一）地理：我國南北幹線已有規畫，而東西幹線尙付闕如，有此三線全國卽可聯絡爲一。（二）種族：三路皆緯線斜行，包括西北兩部，五族交通，種族易於同化。（三）殖民：西北交通可實行東南移民政策，且交通便則資本家自咸願投資，勞動家自願遠出傭力，尤收無形殖民之效。（四）海道：三路緯線其起點皆得獨立出海之口，可補原有鐵路多平行線，而無獨立出海者之缺，且水陸運輸易於聯絡。

三線之研究（一）三路終點於水或陸之連絡如何？鐵路宜與他航線或路線連絡，今三線東端起點均與航線聯絡

，而西端終點應籌出路否？二三路終點於形勢扼要如何？西北西南逼近他國，其勢力侵注之點究在何處？我所定之終點，於國防，實業上能占優勢否？（三）三路於世界交通上之價值如何？

三路於全國交通，自是極有價值，然於世界交通上，未審何若，近頃俄人已發起一縮短歐亞交通之新路，此節應注意否？

本會假定兩大路線（甲）中路（乙）北路

甲線說明（一）主旨：此路為歐亞陸路交通之最新最短線，由吾國發起，必得各國之歡迎，且可證明吾國開放門戶之真意，使各國共同增加經濟上之關係，可藉此以維係和平。（二）形勢：此線取勢在與溫帶平行，遙對美洲巴拿馬運河，縮短歐亞水陸交通，以佔全球東西形勢之優點。（三）外交：藉德人有意於西亞細亞伸張導線，以變動外交上均勢之局面。

乙線說明（一）主旨：此路亦為歐亞交通縮短線，較之上線，更有聯絡國都之主要作用，如葫蘆島果能合用，應由該處再造一路經朝陽入東蒙，而入張家口，與此線聯絡。（二）形勢：烏里雅蘇台或塔城可經營為重鎮，以控馭全蒙，首都勢力可以斜行貫串西北。（三）外交：既為世界交通線可誘起各國之共同關係，不至為一國所專伺。

甲、乙總線說明（一）教化：有直接輸入西方文明之引導線，可毋須俟東南傳播，地方較易於開化。（二）實業：歐亞商務交通機關由我操縱，漸次可伸張勢力。（註二）

國父在北京郵政協會歡迎會演講「謀郵政之發達，以富國便民」。

北京郵政協會在萬牲園開歡迎會，仍由梁士詒主席致歡迎詞。國父講謀郵政之發達，略謂：

「鄙人於郵政素無學問，但現由歐美回來，頗有新知，願以貢獻於諸君之前。一、郵政：各國郵政，向來用郵船或鐵路輸送，現在發明一種新法，用汽車運輸，其快便比船路數倍。二、電報：中國用號碼繙譯甚為不便，現在外國發明一種繪圖電機，將來用寫中文，亦可做辦。三、因郵便之便利，以運送各物。各國近今所發明，且為收入之大宗。至於儲金一事，德、美二國最為發達，於民生計上甚有關係者也。以上各節，略舉所聞，以貢獻於諸君

曰：謀郵政之發達，則中華民國幸甚！」（註三）

國父對北京記者談「築路與練兵」。

是日，國父與北京各報記者談話內容如次：

「記者問：先生主張鐵路、練兵兩策有之乎？」

先生答：有之。惟兩策以鐵路爲先，工商教育可一呼而起。若鐵路不能築成，雖有兵亦無所用。中國政界上與社會上作事向來因循，以區區數千里鐵路，往往數年不成。此後應爲積極的進行，必須年築二萬里，十年築二十萬里，方可奏效。不過國民刻尙反對外資輸入，將來或須加以開導功夫耳。

記者問：二十萬里鐵路興築費須六十萬萬，我國焉能有此鉅款？先生所謂外資，是否仰給外債？

先生答：但能興利，又無傷害主權，借債自不妨事。我現已籌有絕好方法，將來借債築路，可使有利無害。

記者問：此項鐵路歸國有乎？抑民有乎？

先生答：初辦宜定爲民有，庶便於競爭速成，國家與以保護，限四十年後收爲國有。蓋與以四十年期間，民有鐵路已獲利甚鉅，國家可以不須款項，以法律收回；無害於民，有利於國，此爲兩便。

記者問：路歸民有，將由國家借債，抑人民自行借債耶？

先生答：二十萬里鐵路，可分爲十大公司辦理，得各以公司名義自行借債。

記者問：以民有鐵路公司借外債，能否達到目的？且以四十年之久，此十大公司得勿變爲托辣斯乎？

先生答：民有鐵路公司借外債，必能達到目的。彼外國銀行惟恐我不借債，借則爭先恐後。至托辣斯亦可預防，若國家見某路獲利最多，亦可於未至限期以前，隨意擇其尤獲利者，用款收買。

記者問：先生既以鐵路爲第一著手，對於練兵若何主張？

先生答：我所云練兵五百萬，係二十年後事，刻下焉有此鉅款？且五百萬之數，指常備兵而言。如依徵兵制度，每年練兵百萬，二年一退伍，有十年工夫，即可得常備兵五百萬。再者，練兵乃專指陸軍而言，海軍需款過多，

中華民國元年 八月二十九日

一九八

我國縱不能不興海軍，祇要先辦到防守一方為止。但使鐵路貫通全國，有常備兵五百萬，即不虞外人欺侮矣。

記者問：然則練兵從緩，鐵路居先，先生此後將專從事於開導人民及借外債事乎？

先生答：然。

記者問：先生將從事社會事業，實令人欽佩！但二期選舉總統為期不遠，恐國民不許先生從事社會事業奈何？

先生答：我有自由權，國民不能強也。

記者問：先生既不欲重當政局，二期總統恐難得人。

先生答：仍以袁總統為宜。

記者問：現在一部份議論，對於國體、政體頗有懷疑者，以先生高見，現在確定穩固否？

先生答：何待多疑？民國招牌已經掛出，此後無足慮者。

記者問：記者亦知民國招牌已經掛出，但如買貨者，雖見招牌，亦必考查所賣貨物。此問題甚大，敢望先生明

白賜教。

先生答：此語我不解，是否謂政體與國體恐有不相符者？此在國民心理，如國民既欲共和，則非當局人所能強以所不欲。彼拿破崙之為皇帝，非拿自為，乃國民皆欲其為皇帝耳。否則雖有強力武功，不能為所欲為也。

記者問：先生現在對於統一問題之主張，可得聞否？

先生答：今日已統一矣。

記者問：中央法令尚不能行於全國，先生何所見而言已統一？

先生答：此固為現在待解決問題。但將來軍民分治後，兵權全歸中央，都督可由中央任命，其他交通、財政、外交皆中央獨占大權，餘可放任地方自理；但民政長則以民選為宜。

記者問：先生此項政見，欲在北京發揮而見諸事實乎？

先生答：我急欲從事社會上事業，政法上問題則擬從緩。」（註四）

袁大總統為張振武案電復黃興並電各報館代為闢謠。

袁世凱致電黃興略謂：「張振武被執時，在張處搜得一書，係與克強先生者，憑空捏造，毫無風影」。

「謠傳張振武之二次革命，黃某實與同謀等語，係屬全無影響。」其全文如次：

「黃克強先生鑒陳交涉使轉交各報館：克強先生奔走國事數十年，共和告成，亟謀統一，取消留守，功成身退。日夜望中央政府臻於鞏固，使中華民國不復動搖，其光明磊落，一片血誠，中外咸知，人天同感。乃一般幸災樂禍之徒，以挑撥意見為長技，甚至謂張振武被執時，在張處搜得一書，係與克強先生者。憑空捏造，毫無風影，誣蔑英豪，敗壞民國，殊堪髮指。近聞上海文匯報轉載北京電云：此間謠傳張振武之二次革命，黃某實與同謀等語。係屬全無影響。損人名譽，淆惑是非，應囑亟為更正，並由陳交涉使根究來由，呈請核辦，以彰中外之公道，而破讒搆之詭謀，袁世凱。豔。」（註五）

註一：「國父全集」捌——二四頁。

註二：民國元年九月五日上海「民立報」（第六八二號）。

註三：「國父全集」捌——二六頁。

註四：「國父全集」拾壹——二〇至二二頁。

註五：民國元年八月三十一日上海「民立報」（第六七七號）。

三十日 參議院通過咨請政府禁止軍人干預政治案。

參議院會議時，參議員蔣學清臨時動議，以湖北軍界屢次來電干涉，主張通電各省，敘述自張振武案發生後，院方之態度及限於約法規定，不能提出彈劾案之情形。嗣經討論通過李肇甫之提議，改為咨請政府禁止軍人干預政治案。（註一）

國父在北京演講「求建設之學問為全國人民負責任」。

是日午後，國父在北京湖廣會館教育界歡迎會演講。講詞如下：

中華民國元年 八月三十日

中華民國元年 八月三十日

二〇〇

「兄弟今日承學界諸君厚意，歡聚一堂。兄弟於我中華民國學界前途，對於諸君有無窮之希望；蓋學問爲立國根本，東西各國之文明，皆由學問得來。我國革命以前，專制嚴酷，人無自由之權。然能提倡革命，一倡百和，以致成功，皆得力於學說之鼓吹。數十年來，奔走運動，都賴一般學界同志之熱心苦業，始得有今日之共和。今破壞已完，建設伊始，前日富於破壞之學問者，今當變爲求建設之學問。」

世界之進化，隨學問爲轉移。自有人類以來，必有專門名家發明各種專門學說，然後有各種政治、實業之天然進化。二十世紀以前，歐洲諸國發明一種生存競爭之新學說；一時影響所及，各國都以優勝劣敗，弱肉強食爲立國主腦，至謂有強權無公理。此種學說，在歐洲文明進化之初，固適於用，由今視之，殆是一種野蠻之學問。今歐美之文明程度日高，從物理上發明一種世界和平的學問，講公理，不講強橫，尙道德，不尙野蠻。從前生存競爭之學說，在今日學問過渡時代，已不能適用，將次打消。何謂過渡時代？蓋由野蠻學問而進於文明學問也。諸君今日於學問一途尙當改良宗旨，着眼於文明，使中國學問與歐美並駕，則政治、實業自有天然之進化。將來中華民國庶可與世界各國同享和平。

且專制時代，一般士子求學之心思，皆以利權爲目的，及目的達到，乃用其智識剝害民權，助桀爲虐。是學問反爲賊民賊國之根由，此兄弟從前之所痛恨最切者！今國政既革，諸君求學之心思，亦宜更革。蓋共和之國，首重平權，弱肉強食優勝劣敗之學說，是社會之蠹，非共和國之所宜用。我國四萬萬同胞，智愚不一，不能人人有參政之智能。才智者既研究各種學問，有政治之能力，有政治之權勢，則當用其學問爲平民謀幸福，爲國圖富強。諸君須知此後求學方針，乃期爲全國人民負責任，非爲一己攘利權。從此研究文明學問，剷去野蠻學問，使我國之道德日高一寸，則我國之價值，亦日高一寸。價值日高，則有神聖不可侵犯之地位，而瓜分之說，自消滅於無形也。兄弟於諸君有厚望焉！」（註一二）

財政部駐英代表劉玉麟，與英商克里斯浦銀行團（C.Birch Crisp. & Co.）簽訂
一千萬鎊借款合同。

是日，駐英中華民國全權代表劉玉麟，與英商克里斯浦銀行團訂立借款合同。此借款發生於七月十二日，由嘉格森銀公司在北京與中華民國政府所定之一千萬鎊借款之假定合同。已由中華民國政府允可，移歸克里斯浦銀行團，現定之正合同，其合同條件如下：

「第一款 中華民國政府承認資本團發行五釐公債券，計金一千萬鎊。此項債券，自發行之日起，即名為中華民國一千九百一十二年成立之五釐金鎊借款。」

第二款 此款言明專用於中華民國政府關於建設上的一切事項及其他生產的度支。

第三款 此借款成立時，貸出者純以信任之故而投資。中華民國政府對於應付息金以及償還母金之種種義務，不得自失信用。

第四款 (第一件) 設若中國政府以後對於應付利息償還母金各義務，發生特別臨時問題，不能履行條約，即將鹽課充作抵押。(鹽課經中國政府預算，每季可收庫平銀二千四百萬兩。此指改良後而言。)(第二件) 此項抵押物，曾經中國政府聲明，曾充作他項借款之抵押。(第三件) 如應付利息及交金時，此項抵押物，尚不足數，中國政府得另籌挹注之法。(第四件) 如到期中國能應付利息母金，資本團即無干涉鹽課之必要，如到期後不能應付，即得由資本團將鹽課劃歸海關管轄，將其抵款償還債權者。(第五件) 鹽課既充作此項抵押，萬不能再充作他項抵押。即令欲將此項抵押物，另充他項抵押，亦必須由負債者向債權者聲明其理由。(第六件) 將來中國於改良稅則裁撤釐金時，如對於抵押物有所設施，須先向資本團聲明商妥。

第五款 (第一件) 此次發行債券之數目，資本團得自由酌定，惟債券上之式樣及文字，資本團須與中國駐英代表公同酌定。(第二件) 財政總長及中國駐英代表，須於債券表面加蓋關防，並須親自簽押，以昭信用。(第三件) 倫敦資本團代表，亦須於此債券上簽字，以作經理人之左證。

第六款 (第一件) 所有籌還母金及付息金及一切未盡事宜，得由資本團與中國駐英代表隨時酌定。(第二件) 此項債券發行，應歸一次或數次，須由資本團代表自定。惟須於發行以先，知會中國政府，轉知駐英代表，與資本團接洽，於債券上簽押施行。(第三件) 到應付利息母金之期，財政總長須於十二日以前，將半年應付之款，以

中華民國元年 八月三十一日

11011

金鑄交與資本團並指定之銀行。(第四件) 滙費歸財政總長與經手滙兌之銀行臨時決定，以市面當時之市價核算，(第五件) 經手之銀行得享每釐中四分之一為酬勞。

第七款 (第一件) 此債券之價值，以八九扣交與中國政府，惟發行地點，無論在英國或在中國，須於七日前通知中國政府。(第二件) 此次借款總數一千萬金鎊，交款之期列下，九月三十日以前五十萬鎊，十月三十日以前一百五十萬鎊，十一月三十日以前一百萬鎊，明年二月十五二百萬鎊。明年九月三十號以前五百萬鎊」。(註三)

浙江青田、永嘉、瑞安各屬水災。

二十八、九日，風雨交作，山洪陡發，由青田下瀉，經永嘉、瑞安、城鎮村落，多被淹沒，死亡約以十數萬計。(註四)

註一：民國元年九月份「政府公報」附錄第一四八號。

註二：「國父全集」捌——二六至二七頁。

註三：「東方雜誌」九卷五號。

註四：「東方雜誌」九卷四號。

三十一日 袁大總統公布陸軍部及海軍部官制。

陸軍部官制共十六條，陸軍部置軍衡、軍械、軍務、軍學、軍需、軍醫、軍法、軍馬八司。(註一)
海軍部官制共十三條，海軍部置軍衡、軍務、軍械、軍需、軍學五司。(註二)

袁大總統任命廉興為青海辦事長官。(註三)

國父在北京演講「遷都所以脫離外人束縛」。

是日，國父在北京參議院歡迎會演講。講詞略謂：

「兄弟今日所最希望於參議員諸君者，爲關於民國建都一事。以地勢論，北京本可爲中國首都，故自明至清，俱無遷移。因北有山海關，南有津沽，砲台林立，國防亦固，此兄弟二十年前北來所目睹者也。無如庚子以後，國權喪失，形勢一變，南北險要，蕩然平夷。甚至以一國都城之內，外人居留，特畫區域，砲台高聳，兵隊環集，是無異陷於外人勢力包圍之中，被人束縛其手足。此後我若舉行練兵增防，彼必橫行干涉，甚且彼亦愈增兵設防，後患何堪設想！況都城地點，北鄰兩大強國，俄在蒙古，日占南滿，韓、滿交通日便，一旦有變，五日間日兵可運到十萬，北京內外受困。如此，可知時勢不同，斷難拘守舊說。在前清時代，舉國上下，敷衍因循，遺誤至此，可勝浩嘆！兄弟之爲此言，非好事變更，實因國家中心之政府，處此危城，萬無騰展之餘地，故主張從速遷移。」

即如兄弟此次來京，前日偶至東交民巷，見有一華人誤入外人門戶，次日外人即有公文到外交部，責我違背條約。夫本國人在本國都城內，反受外人限制行動，此地尚可一朝居乎？古人恥城下之盟！謂其喪權辱國，諸君試想，國都內受此限制，其辱豈僅如城下之盟！夫亞洲國家，強如日本，弱如暹羅，皆無受困至此者。今我以莫大之古國，新造之邦基，豈可長制於人，不急謀自保？故兄弟謂北京萬不可居，將來須急速遷移。至於地點，則長安、開封、太原、武昌、南京，無處不可。春間武昌、南京之爭，皆不成問題。我非謂武昌離海較遠，即可圖存。蓋圖存在能自強，如不自強，即遠至成都，賊亦能往。不過目前要擇一離外人稍遠，免於就近受縛如北京之地者，俾得便於自由練兵，從容活動耳。

今日世界各國，乃武裝的和平，無事時不知感覺，一旦有事，北京政府只有坐以待斃。兄弟來京，認此爲最大問題，二三日後，即將與袁總統詳細協商。在袁總統對此亦無甚成見，將來不難得其同意。至有謂遷都爲外人所不許者，兄弟謂外人斷不至如此野蠻。我之國都，我欲遷徙，外人不應無理干涉，只須擔保其無意外危害，諒外人亦必以我之遷都爲然。兄弟所見如此，願參議員諸君加以注意，是所切望！」（註四）

上海民立報總編輯章士釗（行嚴）因言論立場不能代表同盟會，備受各方責

難，乃自行宣布脫離報社，改由徐血兒繼任總編輯職務。

民國成立後，民立報主要人員如于右任、宋教仁、景耀月、呂志伊等，均出任政府要職。民立報筆政改由甫自英國歸來之章行嚴主持。章氏未入同盟會，報刊言論無定見。初則時發表與南京臨時政府主張相反之文字，如社論中有建都私議一文，列舉八點爲建都北京之理由，顯然反對政府奠都南京之決議，而對於漢治萍借款事，亦屢有論文指責。迨政府北遷後，又倡毀黨造黨之論調。張振武、方維被殺案發生後，著文亦有袒護袁世凱之嫌。同盟會中人以民立報已不足爲黨之代表機關，羣相責難，章行嚴乃自行脫離報社，改由徐血兒繼任總編輯。

附錄：

一、胡漢民自傳

同盟會重要分子于右任、陳英士所組成之民立報，於排滿革命時期，爲黨機關錚錚之有聲者；乃敦用章士釗爲編輯，對於先生民生主義之主張，表示反對。士釗於民黨本接近，惟以在日本留學時，太炎挽使入同盟會，士釗躊躇不果。民國元年始由英歸國，慚其落伍，遂標榜無黨以自高。爲民立報編輯，不特不尊重同盟會之政綱與黨議，且時事譏彈立異說，謂個人不黨當如是也，於是戴季陶任編輯之民權報，鄧家彥任編輯之中華民報，皆與民立報對壘筆戰。同爲民黨言論機關，而呈此種怪現象，則右任等之過也。（註五）

二、張繼日記

「關於民立報事，據行嚴（章士釗）云：民國元年，伊任民立報總編輯，因王月波著論反對南京建都，及其他反對盛宣懷借款事，同盟會以民立報不足爲黨之代表機關，右任甚窘，行嚴乃脫離民立報，徐血兒繼任總編輯。」（註六）

三、章行嚴與黃克強相交始末

時「民立報」爲同盟會唯一刊物，言聽待理，于右任聞吾願任斯職，大喜過望。雖然，此中有鐵門限，踰越不

得，蓋吾非同盟會員也。初建黨時，吾未加盟，倘趨踰于政成之後，非鄙夫誰勝此？克強知吾性復，因不欲相強。顧建政之初，黨人勢張，不治輿論之事非一，他報不敢置辭，訾嗽讓「民立報」爲之。就中建都問題，及漢冶萍借款一案，「民立報」社論之悍然不顧，去與政府爲敵，其間不能以寸，而借款亦適以此不就。黨人因大闢，謂黨報也，奈何使非黨人持之？實則此類反動文字，非出余手，撰文者例自署名，一目了然。顧余總主筆也，虎兇龜玉，究不得不負其責。克強、右任大窘，左右不知所爲。余曰：「黨人責難是也，吾辭職便。」黃、于皆不允。吳忠信時充報社協理，尤涕泣相留。余曰：「否否，凡事以理勝者，不可以情克。」吾卒擺脫此職而去。其時天下有視，視「民立報」，有聽，聽「民立報」，某也「焉從而來，焉往而止」（二語本柳集），世多疑焉。（註七）

四、于右任答某君書

行嚴初在湘與克強共事，繼在滬主持國民新聞，有功革命事業，人多知之。自前年民立出版，即在英國擔任投稿發電，武昌舉義後，歐洲電報收效不少，行嚴之盡瘁民立，公當知之。說者謂弟請保皇黨在社中，豈非怪事？及行嚴歸國，弟得中山同意，再三聘請入社，因其爲舊社員，而極表同情於本黨者也，自國民公報案起，異黨攻同盟，謂政黨打人。（其實當時並未打，各黨報多傳訛）社中開會，研究對付方法，認爲個人行動。（當時諸君亦聲明係以公民資格控國民公報），請行嚴作文辨之，及此文出，大爲同黨激烈派所不悅，此爲行嚴受攻擊之始。及張、方案起，共和黨議員激烈，而報紙和平，國民黨議員和平，而報紙激烈，此種現象令人莫名其妙，說破應爲一笑。參議院中，共和派主張彈劾內閣全體，國民派主張分別彈劾，本報亦主張分別彈劾者也，不意以總統不負責任之一言，同黨中報紙遂以極無禮之詞相加，有謂爲受賄者，有謂爲受薪過優者，有謂爲想作官者，有謂爲衰黨者，近時詆人之言，無義不搜無奇不有，初則攻擊行嚴，繼則攻擊全體，當時社員即欲詰問，弟屢勸其忍耐，不可妄啓釁端，故雖有辨難，不過點綴，事實俱在，非弟獨袒本報也。（註八）

註一：民國元年九月份「政府公報」法律第一二四號。

註二：民國元年九月份「政府公報」法律第一二五號。

註三：民國元年九月份「政府公報」命令第一二四號。

中華民國元年 八月三十一日

中華民國元年 八月

二〇六

註四：「國父全集」捌——二七至二八頁。

註五：「革命文獻」第三輯六十八頁。

註六：「張溥泉先生全集」三四八頁。

註七：國史館審校檔。

註八：民國元年九月十三日上海「民立報」（第六九〇號）。

是月口袁大總統致電蒙古活佛哲布尊丹巴，勸其取消獨立。

宣統三年外蒙獨立，成立傀儡政權，陰曆十二月二十八日活佛哲布尊丹巴在庫倫就位，稱「大蒙古國」，年號「共戴」。外蒙之獨立，係受帝俄多年誘惑之結果。

自中華民國臨時政府成立之後，即宣稱蒙民爲中華民國五族之一。四月二十二日，袁大總統復下令：「漢、滿、蒙、回、藏五大民族，在中華民國內應受同等待遇，此後蒙、藏等地方，將不復被視爲藩屬，應概由內政部管轄」。但外蒙仍藉口「蒙古原爲清廷之臣屬，而非中國之臣屬，今清社既屋，蒙古與中國之關係，當然斷絕」宣布獨立。此時中國內部尙未安定，對外又未經各國承認，深恐引起外交上之糾紛，未採武力收復之策。故袁大總統特致電哲布尊丹巴，勸其取消獨立。原電云：

「外蒙同爲中華民族，數百年來，儼如一家。現在時局岌岌，邊事日棘，萬無可分之理。貴喇嘛，慈愛羣生，宅心公博，用特詳述利害，以免悞會。各洲獨立之國，必其人民、財賦、兵力、政治皆能自主，乃可成一國，而不爲人所吞噬。蒙古地面雖廣，人數過少，合各蒙計之，尙不如內地一小省之數。以蒙民生計窘迫，財賦所入至微，外蒙壯丁日求一飽，尙不可得，今乃欲責令出設官、養兵、購械諸費，不肯叛，則填溝壑，何所取給？若借之於人，則太阿倒持，必至喧賓奪主。又自奉黃教以來，好生忌殺，已成天性，各部箭丁，祇知騎射，刀矛尙不能備，何論於砲？欲讓攻戰，必無可恃。政治則沿貴族之制，行政司法，以較各洲強國，萬無可企，更難自立。且各蒙並未

盡能從服，貴喇嘛威令所及者，僅圖車三音三部，且聞尚未盡服。閱時稍久，人怨財匱，大眾離心，雖悔何及？試問百年以來，凡近於蒙古，而不隸中國蒙，回各部，有一自存者否？有不爲人郡縣者否？各蒙與漢境唇齒相依，猶堂奧之於庭戶，合則兩利，離則兩傷。今論全國力量，足可以化外蒙之貧弱爲富強，置於安全之域。舊日苛政，當此新基創始，自必力爲掃除。此外如有要求，但能取銷獨立，皆可商酌。貴喇嘛識見通達，必能審擇禍福，切勿惑於邪說，貽外蒙無窮之禍。竭誠致告。即希見復。」（註一）

旋得哲布尊丹巴覆電云：

「渴仰仁聲，非伊朝夕，頃承電示，諄諄告誡，感愧莫名。客冬，外蒙祇以時勢危迫，宣告獨立，共推本哲布尊丹巴喇嘛，爲蒙古國君主。當經力辭未獲，不得已，而俯順輿情。已允其請，即受其禮，佈告中外，良用歉然。外蒙此次起義，本爲保種保教，保全領土起見，並非別有希冀，亦非惑於邪說，實困於虐政耳。所謂外蒙人數過少，貧弱已極，並不知兵，難期立國，均屬實情。足徵大總統策裕轉危爲安。德足輔世長民，秦鏡高懸，無微不至，欽佩奚如，至禍福利害，惟仰貴大總統，曲體與否？倘荷玉成，俾資勤修內政，敦睦外交，妥籌邊防鞏固國基，則不惟外蒙得以保全，即中國亦無北顧之憂矣！本喇嘛生雖不敏，亦知處鄰之道，端在樂天畏天。言念及此，殊深翹企，如云殺人盈城盈野，率土地而食人肉，仁者不爲，文明大國，亦不忍言。此實外蒙僻處絕域，逼近鄰邦，勢如累卵，四無強伯，倘有不虞，必爲臺灣朝鮮之續，中國遠隔瀚海，鞭長莫及，軍民雖衆，恐將無所用之。此我外蒙問於列強，進退維谷，乃不自立，難脫漁囊之實在情形也。本喇嘛視舍獨立，猶棄敝屣，惟於清帝辭政以前業經自主，佈告中外，起滅何能自由？如果欲令乃爾，請即商諸鄰邦，杜絕異議是荷。方今時勢，外蒙之存亡，在公之操縱，操之過嚴，不潰即溢，則何異於爲叢毆爵？而希苦心佛力，大施汲引，玉成此舉，以免羣生溝壑之憂，即造萬世無量之福，幸何如之。大局攸關，用敢冒昧直陳，仍祈不棄。時飭指南，俾免隕越，是所至禱。肅此電復。」

（註二）

註一：「袁大總統書牘彙編」卷五，二——三頁。此事日期無從查考，故列於本月末，待考。

註二：「民國經世文編」第二冊內政三，四十四頁。日期亦無法確定，故列於本月末，待考。

中華民國元年 八月

中華民國元年 八月三十一日

二〇八

國史館
Academia Historica



九月

一日 烏里雅蘇臺等處密謀獨立，驅逐政府官員，國務院舉行臨時會議商討對策。

烏里雅蘇臺所屬之三音諾顏、車臣汗、札薩克圖汗三部及土謝圖汗、唐努烏梁海等處，同時舉謀獨立，驅逐政府派駐官員，刻已派有大隊蒙兵分駐要隘，局勢嚴重，國務院特舉行臨時會議，秘密商討對策。（註一）

又袁大總統頃據奉天趙都督電呈，內蒙十二旗及外蒙多旗，現已聯合一致，將於日內實行宣布獨立，其軍火、軍餉則由俄國應允，暗予接濟，其條件爲將蒙古某某等地抵押俄國。（註二）

鍾穎電呈政府，達賴喇嘛派員議和。

駐藏辦事官鍾穎，以達賴派堪布二員携同所提條件前來議和，特據情轉電呈報政府。其條件如次：

- 一、恢復達賴教權，加崇封號。
- 二、華人對於佛教及僧寺，不得仍前侮慢。
- 三、西藏行政重大事宜，可與華官商議，惟不得於西藏改設行省及絕然視爲領土。
- 四、中國不得於拉薩駐紮兵隊，辦事官衛兵限制二百人。
- 五、撤退尹司令征藏兵隊。（註三）

國父出席蒙藏統一政治改良會舉行之歡迎會，演說五族共和之真義。

蒙藏統一政治改良會之歡迎會，係於下午三時在雍和宮內舉行，首由蒙藏事務局參事劉昌言代表該

中華民國元年 九月一日

二一〇

會會長姚錫元致歡迎詞，繼由副會長沈鈞代表全體會員致詞，詞畢由正副會長暨全體會員向國父鞠躬致敬。繼由國父發表演說如次：

「今日此會，聚蒙藏同胞於一堂，實爲亘古以來未有之盛舉，至足佩慰！我國民以自由、平等、博愛三主義，造成共和國家。凡我蒙藏同胞，首即當知共和國與國家異於專制國家之要點。專制國家，其利益全屬於君主；共和國，其利益盡歸於國民，此即共和與專制之特異點。前清極盛時代，合併蒙古、西藏、青海、回疆爲亞洲東部一大部，然國民實無絲毫之利益，其利益盡爲皇帝一人所占有。即如今之俄國，其政府之強固，國力之充實，正如前清盛時，且或過之。然而俄國人民不惟不能享受國家何等之利益，於政治上且感受種種之苦痛。蓋專制國通例，國愈強者其人民之苦亦愈甚，共和國則反之。在共和國度中，其國民利益之增減，視國家之強弱爲正比例。國家強盛，其國民之利益日日增多；國家衰弱，其國民之利益日日減少。蓋共和國以國民爲國家之主體故也。」

今我共和成立，凡屬蒙、藏、青海回疆同胞，在昔之受壓制於一部者，今皆得爲國家主體，皆得爲共和國之主。人翁，即皆能取得國家參政權。方今共和初建，各種政治條理尚未發生，將來國家立法，凡有利己者，我同胞皆得贊同之；有不利於己者，同胞皆得反對之。非如前清之於蒙、藏部落視之；俄國之於人民，奴隸視之；日本之於高麗，牛馬視之。日本雖強，高麗人乃日即於苦痛，無絲毫利益之可言。凡我蒙、藏同胞，亦當知所以審擇矣。惟以蒙、藏同胞目前未知此理，日受外人挑弄，乃發生種種背謬之行爲。吾輩丁此時艱，所當力爲勸導，俾了解共和之真理，與吾內地同胞一致進行，以共享共和之幸福。此爲貴會諸君之責任，亦即鄙人所希望於諸君者也。」（註四）

北京軍警二界各舉代表開會歡宴國父，國父即席演說軍警界之責任。

是日下午一時，軍警界在萬牲園暢觀樓開歡迎國父大會，先由會員報告歡迎意旨，繼由國父答謝。

演說詞如下：

「軍警爲立國之基本，世界各國之強盛，皆由軍警之努力得來。我國去歲起義武昌，各省響應，亦皆由軍警同胞熱心向義，始得將專制政府推翻。今共和告成，外侮環伺，所賴於我軍警界同胞，較革命時爲尤甚。蓋未革命之前，吾人所反對者爲專制，故不得不藉軍警界同胞之力，將帝制鋤而去之。今專制已革，中國一家，所恃以保護我國民者，即軍警界同胞是也。我軍警界同胞既能同心一致，破壞專制，必能同心一志，穩建共和。當此國勢瀕危，日人駐兵於南滿，俄人駐兵於蒙古，英人駐兵於西藏，法人駐兵於滇、黔，日思瓜分，以印度、波蘭待我，而我之所賴以爲對待者，則軍警界同胞是。是軍警界同胞之責任，較革命之責任爲尤重。我軍警同胞，須知合力同心，以盡對外之義務，決不可干預政治，自生擾亂，以促中國之亡也。」

我國共和程度，尚在幼稚時代，我軍警界同胞只宜扶持之，保護之；決不宜鞭笞之，摧殘之。專制時代之軍警，專爲保護皇室，殘害同胞；共和時代之軍警，則爲捍禦外侮，守衛同胞，共享利益。外國軍警皆以對外爲主義，於本國之內政，立於旁觀之地，各盡天職，不相妨害，故其國之富強，蒸蒸日上。今我軍警界同胞，果能以國家爲前提，努力前途，對外盡捍禦之勞，對內盡維持之力，則我中華民國自此日進富強，可稱雄於東亞也。兄弟承諸君厚意，歡聚一堂，實於諸君有無窮之希望焉！」（註五）

袁大總統派姚錫光調查直隸省議會彈劾都督張錫鑾案。

錫光啣命來津，即至省議會訪問，五日回京復命。（註六）

浙江麗水洪水為災。

麗水地濱鷗江，地勢高阜，連日颶風肆虐，山洪暴發，平地水高數丈，所有法院、中學等重要機關，均被淹沒，城垣沖塌，屋舍損失無算，人畜死傷枕藉，災情慘重，爲積年所未有。（註七）

註一：民國元年九月四日上海「民立報」（第六八一號）。

中華民國元年 九月一日

中華民國元年 九月二日

一一一

註二：同註一。

註三：同註一。

註四：「國父全集」捌——二九至三〇頁。

註五：「國父全集」捌——二八至二九頁。

註六：民國元年九月三日上海「民立報」（第六八〇號）。

註七：同註六。

二日

國父答拜北京銀行團，縱論鐵道政策。

國父於答拜銀行團時，彼此寒暄後，即將所抱鐵道政策，縱論一時，末云設此策實行，中國不二十年將成一最富國家，並願銀行團諸君有以扶助之。（註一）

教育部公布教育宗旨。

教育部本日發布部令，公布教育宗旨如下：注重道德教育，以實利教育及軍國民教育輔之，更以美感教育完成其道德。（註二）

我國駐俄使館電呈政府，報告俄政府密議破壞蒙古與我國之關係。

俄國政府不願蒙古取消獨立，世人咸知，自袁大總統於八月十九日明令公布蒙古待遇條例後，蒙人頗有主張取消獨立之議，俄國政府為離間之計，密議破壞蒙古與我國之關係，一面暗中派員至蒙境演說，優待條件係中國政府之詐騙手段，苟一旦取消獨立，大兵立至，蒙人必無噍類，如前策無效，則用強迫手段威脅，使其不能內向。（註三）

國史館

Academia Historica

各省都督擬定駐京代表權限四項，國務院電復窒礙難行。

袁大總統前曾電令各省都督各派代表入京，以備諮詢。各省到京之代表，已達十餘省之多，惟各代表多不願爲袁大總統單純顧問機關，謂既係會議，即應有議決權，向袁要求。（註四）各省對於代表之權限，則由江蘇都督程德全會同各省都督，議訂權限四條，電達政府：

- 一、國務會議各省政務時，應諮詢代表，徵其意見。
- 二、國務會議代表得列席旁聽，並准其出席陳述意見，但無表決權。
- 三、法制預算案交院以前，應徵各省意見，由代表轉達。
- 四、凡中央命令與某省政府有特別關係，應先詢本省代表有無窒礙。（註五）

國務院以各代表之要求，及各都督所議訂之辦法，與法令相衝突，反對甚力。袁對此事，頗難處置，特令由國務院通電各省。電曰：

「此次中央政府特令各省選派代表來京，本爲諮詢各省情形，疏通意思起見。復據來電，均擇經驗宏深，道德高尚之士，中外意思，藉資交通，地方情形，賴以上達，所關定非淺鮮。惟來電所陳條件四條，頗有窒礙施行之處。蓋此項代表，純屬行政上作用，並非法律上之機關，故如來電第一條諮詢各省代表，第三條徵集各省都督意見由代表轉達，第四條諮詢各省代表各就地方情形有無窒礙各節，在事實上固不妨酌量實行，而在法律上則萬不能一一規定。至第二條之列席旁聽，出席陳述，則與國務院規制顯有衝突，恐至牽動立法問題。蓋此事純係政府內部之事，與立法上毫無關係，故當時並未以法律或官制規定，並未定明暫時或永久之局，今如明定條文，則事涉立法問題，並須籌及永久。參議院對於此節，有無異議，尙未可知，已飭國務院將來電分別酌訂此項人員辦事規則，務以渾括簡要爲主，俟定議呈候核定後再於通電遵行等因，相應電達，即希遵照。」（註六）

北京報界及鐵路協會先後開會歡迎國父，國父分別發表有關鐵路發展問題

之演說。

是日下午一時及三時，北京報界及鐵路協會，先後假座安慶會館開會歡迎國父。報界係由康士鐸代表致歡迎詞，鐵路協會則由陳策報告開會宗旨，並由國父分別演說建設鐵路問題，及速修鐵路以立富強之基。演詞如下：

一、報界應鼓吹借款修築鐵路

「今日蒙報界諸君歡迎，甚幸！此次中國革命，數月成功，皆報界諸君言論鼓吹之力。趁今日與言論界握手一堂，鄙人有一種意見，欲與諸君詳晰言之，尙望諸君協力提倡，以底於成。」

鄙人之意見，現在政治之事，已有袁大總統及一般國務員擔任。鄙人從此即不廁身政界，專求在社會上作成一種事業。如蒙諸君贊成，俾鄙人所懷抱之計劃得以實行，則必於民國前途，大有利益。鄙人所計劃者非他，即建築鐵道問題是也。鄙人此種計劃，在上海時即已宣布，到京之後，亦與袁大總統商議。如得國民多數之同意，鄙人即着手進行。鄙人擬於十年之內，修築全國鐵路二十萬里。惟現當民窮財竭之時，國家及人民皆無力籌此巨款，祇有募集外債之一法。惟借債修路一事，在前清之時，已成弊政，國民鑒於前者之覆轍，多不敢積極主張。殊不知滿清借債修路，其弊病在條約之不善，並非因借外債。當滿清之時，反對借債修路者，以四川、湖南、湖北幾省為最烈。然鄙人亦曾與該數省之人士討論此問題，皆謂當日之反對外債，實因條約不善，動輒妨害國權，並非借外債即反對。若能使借債之條約不礙主權，借債亦復何傷！近日各省輿論，亦皆如此。況且我國現有鐵路，如京漢、京奉、津浦、正太各線，何一非借債而成？惟京張鐵路，係中國自己出資所修；然其資本係京奉鐵路之餘利，其實仍係間接借債，並非中國自出資本。從前中國借債，往往將各種權利抵押外人，或以釐金為抵押，或以關稅為抵押，故人民多不贊成借外債。現在鄙人之計劃，雖預計借款六十萬萬，其實此項借款，並非全用現款。綜核計之，不過用五分之一現款，其餘仍由外國購辦材料。此五分之一現款，為數不過十數萬萬，在外國資本家視之甚易。

又有謂現在我政府屢次與各國資本團磋商借款，其額數多則六萬萬，少則二萬萬，然至今仍未成立，將來能否

續行開議，尙不可定，豈六十萬萬之借款，反可立集乎？不知鐵路借款，與他種政治上之借款不同。我用外國之款，轉購外國之材料，所有各國公司工廠皆有益，各國必爭先投資，絕無觀望之可慮。

又有謂地球之上，安此多數之款，以借我用，此說尤誤。譬如饑荒之人，以爲天下皆無錢無米。其實米店之中，惟恐米不暢銷，錢舖之中，惟恐錢不流通。蓋在饑荒人之眼光，以爲自己無錢無米，則天下亦皆無錢無米，此大不然。國人處此財窮物盡之秋，以爲本國資本缺乏，即謂各國皆無資本。不知各國之資本家，亦如米店錢舖，惟恐我不借他之款。今我若以借款修路爲計劃，募集外債一層，決不甚難，無可過慮。英國現在提出鐵路之資本，已達三百萬萬之數，就此一端，已可概見。

又有謂二十萬里之鐵路，雖有資本，十年亦不易修成，此又非也。今以十年爲計劃，此中已有寬餘之歲月，以二年募齊外債，以二年測量路線，有五年之工夫，可以全路告成。此亦非空言。坎拿大修築鐵路，全線計十萬里有奇，在中國招集華工十五萬，三年全路告成。我國自修鐵路，不用遠涉重洋以募集工人，難易已大不同，五年之內必定可以竣工。又有謂鄙人之計劃，未免言大而誇，萬難辦到。不知以我國幅員之廣大，修路二十萬里，此爲至小之計劃。美國全國現有之鐵路，已在八十萬里之數；然美國之幅員，不敵我國之大。以此計之，我國十年之內，修路二十萬里，確係極小之規模，並非大言誇張，千萬不可誤會。又況以國防而言，以政治而言，以文化而言，鐵路皆有極大之關係。

現在以國防不固，致令俄在北滿及蒙古橫行，日本在南滿洲橫行，英國在西藏橫行。若我國兵力能保護邊圉，斷無此等事實。然我國果無兵乎？則何汲汲於籌借外債，遣散軍隊？既須遣散，其額必多，然用兵之時，則併一兵而無之。此故何哉？此即交通不便之故。又如俄國議由恰克圖修至張家口一條鐵路，籌議已久，轉眼即見事實。試問俄國向我政府提議之後，我政府將何以應付？將拒之乎？抑承認之乎？我若及早自修，俄政府即無所藉口，而可以保全我之領土。且聞俄政府提出此議後，法國資本家皆欲附股，將來興築必易。我國若能趁此自修，法資本家亦必投資於我，此必然之勢。至慮將來資本家壓制勞動社會，此層尤不必過慮。鄙人之鐵路計劃，係預定四十年後，由國家贖回，仍爲國有，不過開辦之時，由民間與外國借款，政府每年仍可得利，鐵路公司並不能專利壟斷，如美

國之有鋼鐵大王及鐵路大王等名目。至以保全領土而論，此事尤不可緩。東三省非我之完全領土乎？現在何以入於日，入於俄？此無他，即因俄有東清鐵路，日有南滿鐵路故也。

總之，今日修築鐵路，實爲目前唯一之急務，民國之生死存亡，繫於此舉。惟民國之主權在人民，人民以爲可則可，人民以爲否則否。此事如人民以爲然，鄙人可以擔保十年之內，一律修成。諸君爲輿論代表，務望諸君一致鼓吹，使全國之人趨向一致，鄙人即可一志進行，總期達此目的而後已。此事總須諸君竭力協助，方可有成，此鄙人所祈禱於諸君者也。」

二、速修鐵路以立富強之基

「日前鄙人曾受北京鐵道協會之歡迎，當日並舉鄙人爲名譽總理。今日又受本會之歡迎，鄙人亦爲總理。在鄙人之意，主張兩團體合併，以厚積勢力，俟將來徐圖之可也。今日之鐵路問題，實爲中國生死存亡之問題，而今日修築鐵路之困難問題，亦即借債問題。故今日若欲修築鐵路，惟有歡迎外債，不能反對外債。若反對外債而欲修鐵路，則鐵路必無修成之望。鄙人深信外債之不足以禍國，且深信借債修路於中國有百利而無一害。觀於現在所有已修之鐵路，無不獲利。如京奉鐵路現尚未十分發達，而每年所獲之利，已屬不貲。京張鐵路爲其餘利所修，此可概見。又如東清、南滿兩鐵路，爲日、俄兩國所修，似與我國無利，然亦不然。當東清、南滿兩路未成之前，滿洲之大豆，僅由營口一處出口，每年出口不過一百餘萬，自兩路修成之後，今則達一萬萬以上，皆因兩路交通之利，故東三省農民，受益匪淺。他國修成之路，我尚有益如此，若我自修之路，其受益更當何如？故今日我國如欲立足於世界，惟有速修鐵路，以立富強之基。不然，外人之勢力日益伸張，挾其鐵路政策，實足以亡人家國。鐵道協會之組織，即以鼓吹提倡爲宗旨，想諸君亦必以鄙言爲然。」（註七）

註一：民國元年九月五日上海「民立報」（第六八二號）。

註二：民國元年九月「政府公報」命令第一二七號；並參閱本書民國元年二月八日條記事。

註三：民國元年九月四日上海「民立報」（第六八一號）。

註四：民國元年九月二日上海「民立報」（第六七九號）。

註五：民國元年九月三日上海「民立報」（第六八〇號）。

註六：同註三。

註七：「國父全集」捌——三〇至三一頁。

三 日 教育部公布學校系統表。

學校系統表內規定小學校四年畢業，爲義務教育，畢業後得入高等小學校或實業學校。高等小學校三年畢業，畢業後得入中學校或師範學校或實業學校。小學校及高等小學校設補習科，爲畢業生欲升入他校者補修學科，兼爲職業上之預備，均二年畢業。中學校四年畢業，畢業後得入大學或專門學校或高等師範學校。大學本科三年或四年畢業，預科三年，師範學校本科四年畢業，預科一年。高等師範學校本科三年畢業，預科一年。實業學校分甲乙兩種，各三年畢業。專門學校本科三年或四年畢業，預科一

附錄：學校系統表

							廿四
							廿三
							廿二
							廿一
							二十
							十九
							十八
							十七
							十六
							十五
							十四
							十三
							十二
							十一
							十
							九
							八
							七(年齡)

中華民國元年 九月三日

西征軍攻克裏塘。

裏塘前經克復，旋復爲藏人所佔。八月中旬，尹總司令昌衡所部先鋒隊由河口逐漸進擊，藏兵思堅壁清野，以困我軍。朱標長脅以兵威，懷以德意，善良藏人咸知悔懼，藏兵紛紛逃避，我軍乘勝猛攻，遂於是日再度克復裏塘。（註二）

臺灣志士黃朝集衆起事，反對日本暴政未成，被捕死之。

嘉義大埤頭庄黃朝，爲一富有國家民族觀念青年志士。其於痛恨滿清政府割地棄民喪權辱國之餘，忽聞辛亥革命推翻滿清政府，創立中華民國，予其無比之光明和啓示，急思集合同志推翻日本暴政，而建立一由中華民族所統治之政權。

黃先烈認爲三月二十二日劉乾在北埔革命中，黨人祇十數人，而其首領僅爲賣卜者，尙能發動革命起義。於是約同同志黃老鉗假托拜神，集合同志多人，計劃舉事。將發動之時，爲甲長張龍等所探知，乃與第一保正張加高計議，準備赴警察派出所告密而未果。旋爲保正張萬來之長子張谷水之告密而敗露。主管警察派出所巡查圓崎郡治接報後，立派巡查陳讀前往解散，並調查內情，但在陳讀抵達黃老鉗家前，黃朝業經聞風逃走，故僅命令黃老鉗等數人不得再行集會而去。然黃朝等仍重新集合，繼續討論起義方法。六月二十七日晨，巡查圓崎又率衆至黃朝等之集會地點搜查，黃朝出手槍擊斃日警，黃逃入深山，其他同志大半被捕。黃朝居深山中，不是久計，正擬至臺北再圖他舉，將起行，日警又追蹤而至，被縛送臺南地方法院審訊。本日判決黃朝處死刑，同黨被判無期徒刑者二人，有期徒刑者十二人。日本人謂之「土庫事件」。（註三）

俄國駐京參贊向外交部宣稱，中國若欲蒙古取消獨立，須先承認俄提條件。

俄國前爲蒙古問題曾向我國提出三項要求：(一)中國不得駐兵蒙古。(二)不得在蒙古改派行政官吏。(三)不得在蒙古開墾。當經我政府予以拒絕。是日俄駐京參贊至外交部宣稱，中國若欲取消蒙古獨立，非承認俄要求三條不可。如不肯承認，而欲進兵征伐蒙古，則俄國亦即進兵，雙方恐將發生衝突。政府以事關重大，民國存亡所繫，連日國務院會議商討，窮於應付，如不承認俄人要求，則惟訴諸武力之一法，現時中國兵力雖足制服蒙古，若與俄國開戰，恐難取勝。但如允俄請求，則日英必於滿藏起而效尤，其他各國亦必各在勢力範圍內橫肆要求。如是瓜分之局立現，如不允俄請，俄即暗煽明持，傳染蔓延地方愈大，將來對付愈難。惟有飭令新疆、奉天、吉、黑諸督就近派兵防堵，暫維現狀。(註四)

漢口人力車工潮暫息。

漢口人力車夫因車租昂貴，要求減低租賃不遂，於八月二十九日發生罷工風潮。中國人力車主，今日已允從罷工者之要求，減收出租車輛車租。惟外國車主，尙堅持不允。(註五)

註一：民國元年九月份「政府公報」命令第一二八號；「東方雜誌」九卷四號。

註二：民國元年九月五日上海「民立報」(第六八二號)。

註三：參閱連橫：「臺灣通史」四六頁。

註四：同註二。

註五：同註二。

四日 國父在北京共和黨歡迎會演講「民生主義與國家社會主義」。

本年五月由統一黨、民社等合併組織以擁護袁世凱對抗同盟會爲立場之共和黨，本日下午三時在北京本部舉行歡迎會，歡迎國父蒞京。國父於歡迎會中即席演講「民生主義與國家社會主義」，闡述民生主義並非均貧富之主義，乃以國家之力發達天然實利，防資本家之專制。德國俾斯麥反對社會主義，提

中華民國元年 九月四日

中華民國元年 九月四日

二二〇

倡國家社會主義，十年以來，舉世風靡。英、美各國皆受資本家專制之害，總統薪俸不過十萬，而資本家之一法律顧問，歲至卅萬，至於議員中亦有為資本家所收買者。中國為杜漸防微，惟有提倡國家社會主義，興辦鐵路，主張鐵路國有，是即國家社會主義為民國富強之基。並闡說政黨政治之意義甚詳。茲錄其演講詞如左：

「兄弟此次北來，今日蒙貴黨歡迎，至為感謝！現在中華民國共和政體，與專制政體不同。專制政體之主權，為君主一人所私有，共和政體則三權分立，各有範圍，三者之中尤以立法機關為要。立法機關乃人民之代表，欲求有完全國家，必先有完全議院，必先有完全政黨。民國初立所發生之政黨，一曰貴黨，一曰國民黨。二黨發生伊始，國民多未了解政黨之作用，兄弟請與諸君解釋政黨為何物。

世界最完全政黨之國，一為英國，一為美國。英國有兩黨：一自由黨，一保守黨。自由黨主張自由貿易，保守黨主張保護關稅，此問題至今相持未決。美國兩黨：一為共和黨，一為民主黨。一千八百九十八年麥堅利氏戰敗西班牙收買菲律賓羣島之後，羅斯福繼為總統，以擴張海軍為急務；羅屬於共和黨，故共和黨亦主張拓張國權，是謂之帝國主義。民主黨則反是，彼以為美利堅本世界最富之國，閉關自守，足以自給，勿須破壞人道，侵略他國，是之謂門羅主義。兩黨各持一義，至今尚未有正當之解決。可知英美兩國政黨所爭持者，皆是極要問題。至於議院之議案，兩黨各以是非為依歸，不以黨見相傾軋。若黨中先有意見，提議一案，先聯屬黨員，私自運動，本黨提出之議案，雖知無益，亦必通過；他黨提出之議案，雖知有益，亦必反對，則此種政黨，純乎私見，必與國家無益。現民國初成，吾願兩黨諸君，以英美先進國為模範。倘以公理為依歸，將來必有發達之望；若不以公理為依歸，雖人多勢衆，終必失敗，此一定之公理也。

兄弟此次北來，擬從事社會事業，脫離政界關係。前國民黨舉兄弟為理事長，今晚開職員會，兄弟即擬辭職，此後即專心致志，辦理實業。兄弟前曾主張三民主義，民生主義亦即其一端；惟民生主義，至今尚未達到。然民生主義關係國民生計至鉅，欲使大多數人享大幸福，非達到民生主義不可。外間對於此問題，頗有疑慮，與前二十年

反對革命相同。殊不知民生主義，並非均貧富之主義，乃以國家之力發達天然實利，防資本家之專制。德國俾士麥反對社會主義，提倡國家社會主義，十年以來，舉世風靡。日本前年殺社會黨幸德秋水等多人，其政府又主張煙草專賣等事，仍是國家社會主義。可知此主義並非荒謬，世界通行。英美各國皆受資本家專制之害，總統歲俸不過十萬，而資本家之一法律顧問歲俸至三十萬，可知資本家之勢力矣。至於議員亦多為資本家所收買。中國十年以後，必至有十萬人以上之大資本家，此時杜漸防微，惟有提倡國家社會主義。此兄弟提倡國家社會主義之微意也。兄弟欲辦鐵路，主張鐵路國有，是即國家社會主義，為民國富強之基。尙望貴黨諸君，贊成鄙意是幸。」（註一）

袁大總統公布省議會議員選舉法。

省議會議員選舉法全文如下：

第一章 總則

第一條 省議會議員依省制第五條規定之名額選舉之。

第二條 選舉年限以三年為一屆。

每屆選舉年限以七月一日為初選日期，八月一日為覆選日期。

臨時選舉日期，由本省行政長官定之。

第三條 凡有中華民國國籍之男子，年滿二十一歲以上，於編製選舉人名冊以前，在選舉區內住居滿二年以上，具左列資格之一者，有選舉省議會議員之權：

一、年納直接稅二元以上者。

二、有值五百元以上之不動產者。

三、在小學校以上畢業者。

四、有與小學校以上畢業相當之資格者。

第四條 凡有中華民國國籍之男子，年滿二十五歲以上者，得被選舉為省議會議員。

中華民國元年 九月四日

中華民國元年 九月四日

一一二

第五條 凡有左列情事之一者，不得有選舉權及被選舉權：

- 一、褫奪公權尚未復權者。
- 二、受破產之宣告確定後尚未撤銷者。
- 三、有精神病者。
- 四、吸食鴉片煙者。
- 五、不識文字者。

第六條 左列各人停止其選舉權及被選舉權：

- 一、現役陸海軍人及在徵調期間之續備軍人。
- 二、現任司法官吏。
- 三、現任本省行政官吏及巡警。
- 四、僧道及其他宗教師。

第七條 左列各人停止其被選舉權。

- 一、小學校教員。
- 二、各學校肄業生。

第八條 辦理選舉人員於其選舉區內停止其被選舉權，但監察員不在此限。

第九條 承攬本省工程之人及承攬本省工程之公司辦事人，停止其被選舉權。

第十條 初選舉以縣為選舉區，各以所轄地方為境界。

地方行政區劃及其名稱未改正以前，左列各區劃均以縣論：

- 一、府直隸廳州之直轄地方。
- 二、廳及州。

第十二條 覆選舉合若干初選區為選舉區，其區劃別以表定之。



第十二條 行政區劃之境界有變更時，選舉區一併變更，但原選議員不失其職。

第十三條 各省設選舉總監督，以本省行政長官充之，監督全省選舉事宜。

第十四條 初選區設初選監督，以各本區之行政長官充之，監督初選舉一切事宜。

第十五條 覆選區設覆選監督，應於選舉年限六月一日以前，由選舉總監督委任之，監督覆選一切事宜。

覆選監督駐在地，由選舉總監督定之。

第十六條 初選、覆選均設投票管理員、監察員、開票管理員、監察員各若干名，由初選監督、覆選監督分別委任之，但監察員應以本區選舉人爲限。

第十七條 投票管理員職務如左：

一、掌投票所啓閉。

二、決定投票之應否收受。

三、掌投票匭、投票簿、投票紙及選舉人名冊。

四、保持投票所秩序。

五、其他本法所定屬於投票管理員職務之事項。

第十八條 開票管理員職務如左：

一、掌開票所啓閉。

二、清算投票數目。

三、檢查投票紙真僞。

四、決定投票之是否合法。

五、保存選舉票。

六、保持開票所秩序。

七、其他本法所定屬於開票管理員職務之事項。

中華民國元年 九月四日

一二三

中華民國元年 九月四日

二二四

第十九條 投票監察員、開票監察員各監視管理員辦理投票開票事宜。

監察員與管理員意見不同時，呈明選舉監督決定之。

第二十條 凡辦理選舉人員均爲名譽職，但得酌給公費。

第二章 初選舉

第一節 投票區

第二十一條 初選監督應按照地方情形分割本管區域爲若干投票區。

第二十二條 投票區應於選舉年限之前年十月一日以前，由初選監督籌定呈報總監督。

第二節 選舉人名冊

第二十三條 初選監督應就本管區域內分派調查委員，自選舉年限之前年十月一日起，按照選舉資格調查合格者，造具選舉人名冊。

調查員辦事細則由初選監督定之。

第二十四條 選舉人名冊應載選舉人姓名、年歲、籍貫、住址、住居年限及左列第一款或第二款事項：

一、年納直接稅之數或不動產價格之數。

二、某種學校畢業或與某種學校畢業相當之資格。

第二十五條 選舉人名冊，應於前年十一月三十日一律告成，由初選監督呈報總監督。

第二十六條 初選監督應按各投票區分造選舉人名冊，於前年十二月一日頒發各投票區，宣示公衆。

第二十七條 宣示選舉人名冊以二十日爲期，如本人以爲錯誤遺漏，得於宣示期內取具證憑呈請初選監督更正。

前項呈請更正，初選監督應自收呈之日起，二十日以內判定之，不服者，得呈請於總監督，其判定期間同。

第二十八條 凡經初選監督或總監督判定更正者，應由初選監督更正選舉人名冊，並補報總監督。

第二十九條 選舉人名冊確定後，應分存各投票所及開票所，並由總監督呈報選舉人總數於內務部。

第三節 選舉人名額

第三十條

初選當選人名額定為議員名額之二十倍，每屆由總監督按照該覆選區應出議員名額用二十乘之，為該覆選區內初選當選人，名額分配於各初選區。

第三十一條

初選當選人名額之分配，由總監督以該覆選區應出初選當選人名額，除全區選舉人總數，視得數多寡定每選舉人若干名得選出當選人一名，再以此數分除各初選區選舉人數，視得數多寡定各該選區應出初選當選人若干名。

初選區有選舉人數不敷選出當選人一名，或敷選若干名之外，仍有零數，致當選人不足定額者，比較各初選區零數多寡，將餘額依次歸零數較多之區選出之。若兩區以上零數相等，其餘額應歸何區，以抽籤定之。

初選當選人名額分配定後，由總監督於六月二十六日以前通知各初選監督。

第四節 選舉通告

第三十二條

初選監督應於六月二十日頒發選舉通告，應載事項如左：

- 一、投票所及開票所地址。
- 二、投票方法。
- 三、本區初選當選人名額。

第五節 投票所及開票所

第三十三條

投票所每投票區各設一處，開票所設於初選監督所在地，其地址各由初選監督定之。

第三十四條

投票所及開票所周圍，得臨時增派巡警保持秩序。

第三十五條

投票所及開票所，除本所職員選舉人及巡警外，他人不得闖入。開票所因參觀之選舉人過多不能容時，管理員得限制人數。

第三十六條

投票所及開票所，自投票及開票完畢之日起，十五日以內裁撤之。

第三十七條 投票所啓閉，以午前八時至午後六時爲率，逾限不得入內。

第三十八條 投票所及開票所辦事細則，由初選監督定之。

第六節 投票紙，投票簿及投票匭

第三十九條 投票紙由總監督按照定式製成，於五月一日以前分交初選監督，初選監督於六月二十日以前分交各投票所。

第四十條 初選監督應按照各投票區所屬選舉人分別造具投票簿，並按照定式製成投票匭，於六月二十日以前分交各投票所。

第四十一條 投票簿應載明選舉人姓名、年歲、籍貫及住址。

第四十二條 投票匭除投票時外，應嚴加封鎖。

第七節 投票、開票及檢票

第四十三條 投票人以列名本投票所之投票簿者爲限。

第四十四條 投票人屆選舉期，應親赴投票所自行投票。

第四十五條 投票人於領投票紙時，應先在投票簿所載本人姓名下籤字。

第四十六條 投票人每名只領投票紙一張。

第四十七條 投票用無記名單記法，每票只書被選舉人一名，不得自書本人姓名。

第四十八條 投票人於投票所內，除關於投票方法得與職員問答外，不得與他人接談。

第四十九條 投票完畢後，投票人應即退出。

第五十條 投票人倘有冒替及其他違背法令情事，管理員及監督員得令退出。

第五十一條 管理員及監察員應將投票始末情形，會同造具報告連同投票匭於投票完畢之翌日，移交開票所，並呈報初選監督。

第五十二條 初選監督自各投票匭送齊之翌日，應約定時刻先行宣示，屆時親臨開票所督同開票，即日宣示。

第五十三條 檢票時，應將所投票數與投票簿對照。

第五十四條 凡選舉票無效者如左：

一、寫不依式者。

二、夾寫他事者，但記載被選舉人職業或住址者不在此限。

三、字迹模糊不能認識者。

四、不用投票所所發票紙者。

五、選出之人爲選舉人名冊所無者。

第五十五條 開票所管理員及監察員應將開票始末情形，會同造具報告，於開票完畢之翌日，呈送初選監督。所有選舉票應分別有效無效，一併呈送，於本屆選舉年限內，由初選監督保存之。

第八節 當選票額

第五十六條 初選以本區應出當選人名額除投票人總數，將得數三分之一爲當選票額，非得票滿額者，不得爲初選當選人。

第五十七條 凡因不滿當選票額致無人當選，或當選人不足定額時，由初選監督就得票較多者，按照所缺當選人名額加倍開列姓名，即行榜示，於開票後第三日，在原投票所就榜示姓名內行決選投票。

決選投票以得票較多數者爲當選。

第五十八條 當選人名次，以得票多寡爲序，票數同者，抽籤定之。

被決選人之名次亦同。

第五十九條 凡得票滿當選票額，因初選人足額不能當選者，爲初選候補當選人，其名次依前條之規定。

決選投票後，以被決選人之未經當選者，爲初選候補當選人，其名次依前條之規定。

第九節 當選通知及證書

第六十條 當選人確定後，應即榜示，並由初選監督具名分別通知各當選人。

第六十一條 當選人自接到通知之日起，應於十日以內答覆願否應選，其逾期不覆者，以不願應選論。

第六十二條 凡應選者，由初選監督給與當選證書。

第六十三條 當選證書由總監督按照定式製成，先期分交初選監督。

第六十四條 當選證書給與後，應將當選人姓名榜示，並呈報覆選監督及總監督。

第六十五條 初選當選人受領證書後，由初選監督按照距覆選投票所路程遠近酌給旅費。

第三章 覆選舉

第六十六條 覆選舉由初選當選人齊集覆選監督駐在地行之。

第六十七條 選舉人名冊，以初選當選人為限，依各初選區之順序編列之，其冊內應載事項，除依第二十四條規定外，應載明初選當選票數。

第六十八條 覆選當選人，不以初選當選人為限。

第六十九條 覆選當選人，名額依議員名額定之。

第七十條 議員名額之分配，每屆由總監督以該省議員名額除全省選舉人總數，視得數多寡，定每選舉人若干名得選出議員一名，再以此數分除各覆選區選舉人數，視得數多寡，定各該覆選區應出議員若干名。

覆選區有選舉人數不敷選出議員一名，或敷選若干名之外，仍有零數，致議員不足定額者，比較各覆選區零數多寡，將餘額依次歸零數較多之區選出之。若兩區以上零數相等，其餘額應歸何區，以抽籤定之。

議員名額分配定後，由總監督於六月二十日以前通知各覆選監督。

第七十一條 覆選監督應於七月一日頒發選舉通告，其應載事項如左：

一、投票所及開票所地址。

二、投票方法。

三、覆選當選人名額。

第七十二條 覆選投票所、開票所地址及其辦事細則，由覆選監督定之。

關於投票所、開票所事項，準用第三十四條至第三十七條之規定。

第七十三條 覆選投票紙、投票簿及投票匭，定式與初選同。

第七十四條 覆選投票、開票及檢票，準用第四十三條至第五十四條第一款至第四款及第五十五條之規定。

第七十五條 覆選以本區應出議員名額除投票人總數，將得數之半為當選票額，非得票滿額者，不得為覆選當選人。

第七十六條 凡因不滿當選票額致無人當選，或當選人不足定額時，由覆選監督就得票較多者，按照所缺當選人名額加倍開列姓名，即行榜示。於開票後第三日，在原投票所就榜示姓名內再行投票，至足額為止。

第七十七條 覆選當選人足額後，並依該區應出議員名額選定同數之候補當選人，其當選票額，依第七十五條之規定。

凡得票滿當選票額，因覆選當選人足額不能當選者，即作為候補當選人。

第七十八條 覆選當選人及候補當選人之名次，以選出之先後為序，同次選出者，以得票多寡為序，票數同者，抽籤定之。

第七十九條 覆選當選人，自接到當選通知之日起應於二十日以內答覆願否應選，其逾期不覆者，以不願應選論。

第八十條 凡應選者為省議會議員，由覆選監督給與議員證書。

第八十一條 議員證書給與後，覆選監督應將覆選開始末情形，造具報告，連同投票簿並有效無效之選舉簿及議員名冊呈送總監督，於本屆選舉年限保存之，並由總監督彙造該省議員名冊呈報內務部。

議員名冊應載明議員姓名、年歲、籍貫及所得票數。

第四章 選舉變更

第一節 選舉無效

第八十二條 凡有左列各款情事為選舉無效：

中華民國元年 九月四日

一、選舉人名冊因舞弊牽涉全數人員，經審判確定者。
二、辦理選舉違背法令，經審判確定者。
前條之規定，於初選舉及覆選舉均適用之。

初選舉無效時，覆選舉雖經確定，一併無效。

第二節 當選無效

第八十四條 凡有左列各款情事為當選無效。

- 一、不願應選。
 - 二、死亡。
 - 三、被選舉資格不符，經審判確定者。
 - 四、當選票數不實，經審判確定者。
- 第八十五條 當選無效時，證書已給發者，應令遞還，並將姓名及其緣由宣示。
- 第八十六條 當選無效時，應以各該區候補當選人遞補之。

第三節 改選及補選

第八十七條 改選於每屆選舉年限行之。

選舉無效時，應於該選舉區舉行改選。

第八十八條 補選於議員缺額，該選舉區無候補當選人時行之。

第八十九條 關於改選及補選事項，均依本法之規定行之。

第五章 選舉訴訟

第九十條 選舉人確認辦理選舉人員有舞弊及其他違背法令行為，得自選舉日起，初選五日內向地方審判廳起訴，覆選於十日內向高等審判廳起訴。

未設審判廳之處，得向相當受理訴訟之官署起訴。



第九十一條 選舉人確認當選人資格不符或票數不實者，得依前條之規定起訴。

第九十二條 落選人確認所得票數應當選而未與選，或候補當選人確認名次有錯誤者，得依第九十條之規定起訴。

第九十三條 選舉訴訟事件，應先於各種訴訟事件審判之。

第六章 罰則

第九十四條 關於選舉之犯罪，依刑律處斷。

第九十五條 初選當選人已受選舉旅費，不於選舉日期到覆選區投票者，除追繳旅費外，加倍罰金。

第七章 附則

第九十六條 本法自公布日施行。

第九十七條 本法施行細則以命令定之。

第九十八條 第一屆選舉日期以教令定之。

第九十九條 本法所定關於選舉事項之日期，於第一屆選舉及臨時選舉得由本省行政長官酌量情形更定之。（註二）

各省第一屆省議員名額表

直隸	一百八十四名	奉天	六十四名
吉林	四十名	黑龍江	四十名
江蘇	一百六十名	安徽	一百八名
江西	一百四十名	浙江	一百五十二名
福建	九十六名	湖北	一百四名
湖南	一百八名	山東	一百三十二名
河南	一百二十八名	山西	一百十二名
陝西	八十四名	甘肅	五十六名
新疆	四十名	四川	一百四十名

中華民國元年 九月四日

二三一

中華民國元年 九月五日

廣東

一百二十名

廣西

七十六名

雲南

八十八名

貴州

五十二名（註三）

國務會議決以招商局歸交通部管理。

國務院布告，人民如有民刑訴訟，均應遵法起訴，以符司法獨立之制。

文曰：

「立法、行政、司法分權鼎立，爲共和國體之精神。凡司法範圍以內之事，無論何項行政機關，均不得侵越干涉。乃京外各社會人民，輒以民刑事件，呈向大總統府或本院控訴，或請交大理院提審，或請飭某省都督、民政長提審，殊於司法獨立之制未能明瞭。嗣後各該社會人民，凡有民事、刑事，均應遵法起訴，毋得越級具呈，本院收到此類呈詞，礙難批答。特此布告。」（註四）

註一：「國父全集」壹——一八七頁。

註二：民國元年九月份「政府公報」法律第一二八號；「東方雜誌」九卷四號。

註三：民國元年九月份「政府公報」法律第一四九號。

註四：民國元年九月份「政府公報」通告一二九號。

五日 國父招待北京各界，演講歡迎外資，開放門戶。

國父自入京後，公私團體競相歡迎。茲以離京在即，特於是日下午四時在迎賓館舉行答禮會，招待國務員、參議院議員及各界各團體人士茶話。蒞會者三百餘人，國父一一握手歡迎。當招待員肅賓至樓上入座，軍樂齊奏，即由國父起立演說。演詞如下：

「鄙人此次北來，蒙各界諸君盛意歡迎，實甚感謝，故今日特約諸君來此一談。鄙人此次到京，所見各界現象

，十分滿意。鄙人在南方時，不料北方有此奮發有爲之氣象，及至來京之後，與各界諸君接洽，始見北方程度之進步，實出意外。且深信從此南北絕無界限，國內問題，今日即爲圓滿解決。所可慮者，蒙、藏同胞尙不盡知共和真理，頗有反對之趨勢；然此實由於從前兩情之不融洽，遇事隔閡。在前清之時，因蒙、藏邊遠，與內地不通聞問，此等現象已不能免，不過今日之事，比以前較甚，故一時不易解決。然此事雖爲國內之問題，其實則皆關於外交之問題，今日欲解決此問題，非先解決外交問題不可。

我中華民國自成立以來，及今已有九月之久，尙未得各國正式之承認。此事之原因有二：一、由於臨時政府字樣，爲各國所不信任。在各國之解釋臨時二字，以爲非穩固永久的機關，乃一時假設的機關；將來有無變動，尙不可知，故對於承認一節，多出以遲迴顧慮之態度。當南京設立臨時政府之時，鄙人初由海外歸來，承南方同志委託，組織臨時政府。其時以革命尙未完成，若不亟行組織政府，於大局非常危險，故出此權宜之計。蓋爾時南北尙未統一，組織之政府，本爲一種臨時之機關，故皆主張定爲臨時政府。鄙人雖知此事不妥，亦不便勉強，即當時主張此議之人，亦不料有今日外交上之問題也。今我國內問題，悉已大定，所困難者，惟此外交上之問題耳。臨時政府已成立九月，此刻臨時兩字，已不適用。故鄙人主張及早取消臨時政府字樣，以免惹外人之疑慮，冀求早得各國之承認。即如前巴拿馬革命政府成立一日，即首得美國之承認。蓋美國深信巴拿馬之新政府，爲穩固永久之政府，並非一時假設之政府，故美國敢首先承認。今我民國因臨時政府四字，受害非淺。

其二、即各國現在對我之態度，皆取一致進行，未有一國肯於先犯衆怒，故於承認一事，皆遲遲不決。此中原因，蓋以各國對於我國皆有種種權利關係之故，如一國有單獨之行動，即啓別國之驚疑，必須各國同時承認，而一國不能先自承認，此亦最大之一原因也。故鄙人以爲目前重大問題，莫如外交，將欲解決此困難問題，非改變從前之閉關主義不可。

今人多以爲外交問題無從解決，其實不然。我若改變閉關主義而爲開放主義，各國對於我國種種之希望，必不能再肆其無理之要求。暹羅在前清之時，人視之不如高麗、安南，人口僅有五百萬，且有專制政體，較之我國從前時代，殆有過之。然至今能保其獨立國之資格，其領土如故，主權如故，此無他，即採用開放主義。國中之鑛山鐵

路，皆准外人經營，不加以種種限制，因開放其小者，而獲保全其大者耳。即如俄國之製造廠、兵工廠，皆用英、美人爲之。日本、意大利其關於製造事業，亦多由英人主持，此其明證。

今日爲鋼鐵世界，欲立國於地球之上，非講求製造不可。我國排斥外人，不肯由外人辦一工廠，而出重價以購他國之軍器，其不合算亦甚矣。惟今日欲辦一可用之兵工廠，其資本至少須一萬萬。現在我國絕無力可以籌此大款，故必仍以借款爲之。與其如此，何如與外人合辦？由外人入股五千萬，我國自出五千萬。如准外人入股，外人因有希冀可圖，絕非如僱傭之關係可比，必樂於投資，於我有利，此無待言。且鄙人主張用外人辦理工商事業，乃訂立一定之期限，屆期由我收贖，並非利權永遠落於他人之手。從前我國以賣路、賣礦爲世詬病，故國人於此事不敢主張，然鄙人敢保此事有利無害。東鄰之日本行之已獲大利，此人人所知者也。

即如主張十年修二十萬里之鐵路，勢不能不用外資，即開放主義。從前我國之受害，即因凡事自己不能辦，又不准外人來辦；然一旦外人向我政府要求，或以其政府之名義向我政府要求，我又無力拒絕，終久仍歸外人之手。如滿洲之鐵路，全歸日俄之手，即其例也。但路權一失，主權領土，隨與俱盡，此大可痛心者也。因保全小事而失大事，何若開放小事以保全大事之爲愈？故今日欲救外交上之困難，惟有歡迎外資，一變向來閉關自守主義，而爲門戶開放主義。此鄙人對於現在外交問題之意見，尙望諸君切實研究之！」（註一）

演說畢，有亞東新報主筆黎尙雯起立演說，略謂：「先生提倡革命之功，及推讓總統之美德，盡人知之。惟今日吾人有最希望先生之事，即因袁大總統近日之行動，外間多有疑慮，望先生對於袁大總統進一忠告之言。以後務求袁大總統事事遵依法律，所有國務上之責任，應由國務總理負之，以保持大總統職分，對於國民宜推誠相與，對外宜有強硬手段，此爲一切問題之根本解決。惟求先生爲袁大總統進一忠告之言，此則今日所希望於先生者。」（註二）

袁大總統密令陸軍部即飭各省都督，籌立征蒙研究會討論進行方法，限期彙報。

袁大總統頃密令陸軍部，以據奉天都督趙爾巽密報，蒙古現竟建立國號，叛離民國，益形顯露，萬

難寬恕，亟應籌備征討問題，令即密飭各省都督，尅日籌立征蒙研究會，討論進行方法，所有意見限本月內彙報政府，以憑擇行。陸軍部奉令後，當即遵令密電各省都督遵辦。（註三）

袁大總統公布衆議員選舉日期。

臨時大總統本日公布衆議員選舉日期令五條：

第一條 各省及蒙古西藏青海議員選舉日期均依本令行之：

前項規定遇有必要情形得由初覆選舉監督或本管地方行政長官呈報選舉總監督或選舉監督酌量延期，但至長以十日爲限。

選舉總監督或選舉監督決定延期後呈報於內務部。

第二條 初選舉於中華民國元年十二月初十日舉行。

第三條 覆選舉於中華民國二年正月初十日舉行。

第四條 籌備日期與選舉日期有關係者以內務部令定之。

第五條 本令自公布日施行。（註四）

北京報界以袁大總統，為封閉天津民意報，乞憐外力，蹂躪民權，分呈參議院查辦。

北京國光新聞、民國、民主、亞東、國風、中國、中央、民命、大同、北京、女學等報，為袁大總統因汪兆銘所主持之天津民意報，對政府措施，每有指責，竟違法乞憐外力，予以封閉，特電請全國報界予以聲援。電曰：全國報界聯合會鑒：民意報案，政府乞憐外人，損辱國體，蹂躪民權，此間同業已請參議院提案查辦，請合全力維持。（註五）其呈請參議院之文，係由國光新聞代表田桐領銜，經參議

員李肇甫、盧信、熊成章介紹投呈。文曰：

「竊維民權以國法爲保障，國法以民權爲精神，民國約法第二章第六條，人民得享各項自由，三項爲人民有保有財產及營業之自由；四項爲人民言論、著作、刊行及集會結社之自由；六項爲人民有居住遷徙之自由。規定森嚴，無論何人，不得恣意蹂躪，以快其一日之報復。此雖非爲新聞紙所設專條，而報館爲一法人，具中華民國人民之資格，實享有營業、言論及居住、遷徙各項自由權利。爲官吏者，宜如何遵守約法而保護之？今查天津民意報於上月三十日忽接法領事限期出界之諭，聲稱接本國駐京公使署電，准北京總統府以該報十二、十三、十四等日言論激烈，應請設法飭令遷移出租界等因，同時英、俄、德、日及中國界內各官吏，均接有公文，不許該報之發行。據此則驅逐民意報者，法領事，所以使驅逐之者，乃吾總統府。窮厥罪狀，不過言論激烈四字。營業自由之謂何？言論自由之謂何？居住遷徙自由更謂何？實與約法第二章第六條之三、四、六各項明文，大有違犯。夫民國雖無報律，自有法庭訴訟，足資裁制，何至爲一報館抨擊，遽乞靈於國際交涉？今總統府此舉，不第侵害民權已也。由總統府直接照會法公使，不經過國務院與外交部，則有背國法，借外權力以驅逐自己國民，開干涉內政之漸，則有喪主權。國務員身負責任，瞠然無聞，若不杜漸防微，後患何堪設想？田桐等忝居報界，不敢坐視，謹援約法第七條人民有請願於議會之權，具書陳情貴院，祈依約法第十九條第十項規定，即時議決，咨請政府嚴行查辦，以保民權，而崇國體，不勝激切待命之至。」（註六）

註一：「國父全集」捌——三四頁。

註二：民國元年九月十二日上海「民立報」（第六八九號）。

註三：民國元年九月六日上海「民立報」（第六八三號）。

註四：民國元年九月份「政府公報」命令第一二九號。

註五：同註三。

註六：同註一。

六日 國父赴張家口視察，以京張鐵路為我國工程師自造，未假外力，極為讚美。

國父是日上午由京乘專車自前門車站前赴張家口，十一時車抵南口，午後一時半往遊明陵，至成祖陵瞻眺者久之，旋即回南，夜宿車上。翌晨四時開車，十時半抵達張家口，一時半離張，經宣化稍停，及至八達嶺復停車，登山顛觀察長城形勢，夜仍在南口停宿。八日晨十時，赴清河參觀織呢廠，午後回京。沿途除發表演說外，其談話關於鐵路政策者頗多。又於鐵路建設管理，亦甚注意。時向交通部朱總長、葉司長有所詢問，均經朱、葉二君，竭所知以對。國父以京張鐵路係我國工程師自造，而未借用外力，極為讚美。（註一）

國父出席在京滿族歡迎會，旗民大悅。

在京滿人假籌備八旗生計會所，開會歡迎國父，國父在會中發表演說，略謂：「政治改革，五族一家，不分種族。現旗民生計困難，尚須妥籌，務使人能自立，成為偉大國民。」旗人聞之，掌聲如雷，大有先生來遲之恨。蓋旗民因國父提倡革命，建立民國，以致多數生活困難，遂不免對國父有怨恨之詞，及親聞國父演說，始悉國父之偉大，莫不欽悅。（註二）

黃興離滬赴北京，陳其美同行。

前陸軍總長南京留守黃興，卸職後息影滬濱，上月國父由滬前往北京時，本擬隨同北上，繼因殘殺張振武、方維案發生有勸勿往者。國父向主誠信感人，不欲失信袁氏，故仍按照原定計劃，先行入京，與則徵得國父同意，暫行留滬。國父抵京後，備受袁氏歡迎，南北緊張情勢乃趨緩和。袁氏並於八月二十九日電與促駕，內有惟盼大駕即日啓行，以維大局，及不使愛國丈夫有損絲毫名譽等語，語極懇摯。

中華民國元年 九月七日

二三八

復接國父勸行之電。文曰：

「上海黃克強先生鑒：到京以後，項城接談兩次，關於實業各節，彼亦向有計劃，大致不甚相遠。至國防外交，所見亦略相同。以弟所見，項城實陷於可悲之境遇，絕無可疑之餘地。張振武一案，實迫於黎之急電，不能不照辦。中央處於危疑之境，非將順無以副黎之望，則南北更難統一，致一時不察，竟以至此。自弟到此以來，大消北方之意見，兄當速到，則南方風潮亦止息，統一當有圓滿之結果。千萬先來此一行，然後赴湘。幸甚。」（註三）

興雖不愜意袁之為人，然爲調和南北，維持大局起見，決定去京一行。遂於五日晚，登新銘輪，於是晨啓錠北上。同行者爲陳其美、李書城，及隨員張孝準、何成濬、楊譜生、陸惠生、龔禁侵、徐少秋、徐申伯、梅同生等多人。北京特派接待員總統府顧問張仲華、旅長陳元白亦隨輪照料。於九日過天津，十一日抵北京。

註一：民國元年九月十五日上海「民立報」（第六九三號）。

註二：民國元年九月八日上海「民立報」（第六八五號）。

註三：「國父全集」玖——一六七頁。

七日 沙市駐軍兵變，當日救平。

駐沙市第七鎮第二十五標第三營兵士忽於是日暴動，起因於士兵贖當，毆傷當夥，被地方審判廳拘押數人，該營兵士以淘汰在即，久擬藉端生事，遂糾衆鬧至審判廳，搗毀監門，縱放獄囚，並傷法警一名，登時全市大亂，士兵沿途放槍，連現店舖二家，錢舖二家，銀樓一家，該營蕭管帶國寶，乘馬彈壓，幾爲亂兵槍殺，下午始由荊州唐統制派兵一標，來沙鎮壓，除擊斃亂兵數名外，並拘獲亂兵數名，隨予正法，餘均潰逸。此役人民被誤殺者二人，被現商店約數十家。標統裘國第統率無方，撤職解省交軍法處訊辦，協統蕭開貴記過二次，暫回原職，以觀後效。（註一）

袁大總統授黎元洪、黃興、段祺瑞為陸軍上將。(註二)

註一：民國元年九月十七日上海「民立報」(第六九〇號)。

註二：民國元年九月份「政府公報」命令第一三一號。

八日 國務院答復達賴喇嘛議和條件。

本月一日鍾穎轉報西藏達賴喇嘛請和條件五款，是日國務院會議時，提出予以討論，經議決答復案如下：

「第一條：恢復達賴教權，可照允，惟須加入達賴不准干預政治字樣。第二條：不得侮慢佛教及僧寺，可照允。第三條：西藏行政重大事宜，可與華官商議，惟不得在西藏改建行省，改為西藏重大行政問題，藏民有陳請權，由中國政府察擇施行。俟藏局安定後，中國政府如何改建行省，達賴不得干涉。第四條：中國辦事官衛兵限制二百人，應取消。第五條：撤退尹司令征藏兵隊，改為現在一面電飭川軍緩進，一面另派兵赴藏鎮撫，即電飭鍾穎轉告達賴遵照。」(註一)

袁大總統任命馮國璋為直隸都督，仍兼禁衛軍軍統。(註二) 原任直督張錫鑾改任東三省西邊巡撫使。

註一：民國元年九月十一日上海「民立報」(第六八八號)。

註二：民國元年九月份「政府公報」命令第一三二號。

九日 國父受任籌劃全國鐵路全權。

先是國父主張擴充全國鐵路，擬於十年內建築鐵路二十萬里。此次蒞京，與袁氏商議，並言此項鐵

中華民國元年 九月八、九日

中華民國元年 九月十日

二四〇

路告成，年可獲八萬萬元，以充練兵及中央地方行政經費，築路費擬用公司名義借外債六十萬萬元，分四十年還清。袁氏贊成其說，是日袁遂特授國父以籌劃全國鐵路全權，請與外國商訂借款招股事宜。令曰：

「富強之策，全藉鐵路交通，亟宜從速興築。茲特授孫文以籌劃全國鐵路全權，將擬築之路先與各國商人商議借款招股事宜，按照將來參議院議決條例訂定合同，報明政府批准，一面組織鐵路總公司，以利進行。」（註一）國父受之，以示與政府合作，致力建設。當即開始籌劃興建大計，並擬分赴各處，實地巡視查勘。以利進行。國父所預定興築之三大路線，一由廣州經廣西、雲南接緬甸鐵路。二由廣州經湖南、四川至西藏。三由揚子江口經江蘇、安徽、河南、陝西、甘肅、新疆迄伊犁。業已繪具路線圖送交交通部查照。其籌款辦法為借款修路，略如京奉、京漢、滬寧諸路辦法。

袁大總統任命貢桑諾爾布為蒙藏事務局總裁。（註二）

隴海鐵路洛陽潼關段完工。

洛陽至潼關一段鐵路，頭二段工程，業已竣工。不日即可通車。（註三）

雲南西江鐵路開始測量。

註一：民國元年九月份「政府公報」命令第一三四號。

註二：民國元年九月份「政府公報」命令第一三三號。

註三：民國元年九月十日上海「民立報」（第六八七號）。

十日 黃興辭謝陸軍上將之命，未獲邀准。

本月七日袁大總統頒令授黃興為陸軍上將。時黃興適在北上途中，於此榮銜辭謝不受，是日上書袁

大總統曰：

「大總統賜鑒：元年九月七日奉鈞令授與爲陸軍上將，聞命之下，悚愧莫名。竊維國重名器，賞必當功；學貴專門，用須求實。興湘上書生，軍旅之事，本未嘗學，壯歲東游，外觀列強之趨勢，內憂國本之阡危，以爲專制政體繁興，諱疾養癰，決不能却弊求存，吾國非痛加改革，創建共和，俾全國人民，共負責任，無以立於世界競爭之場。因不度德量力，聯合同志，潛謀起義，以爲挽救。十年以來，屢蹶屢起，中間亡命海外，雖不敢苟安旦夕，愛惜餘生，然多敗垂成，實無功可紀。去歲武漢首舉義旗，各省響應，卒致全體贊成，建設民國，時僅三月，兵不戢延，而大局略定，皆出於我大總統救國之決心，與全國同胞之毅力。與隨諸君子後，強效馳驅，本國民分所應爲。乃蒙寵以殊榮，儕之上將，則是以不諳武學之身，濫竽軍界。夫在揭竿而起之時，事務雜遫，患難生於俄頃，固不暇自審其多能。今日整軍經武，方爲國家謀久遠，豈可曹然自任。若徒擁虛名，更非國民所直。才同下驥，位竊軍榮，時值種瓜，功非老將，倘被此榮名，恐無以勵戎行而昭來茲也。沉復河口燭師，喪吾精銳；粵城苦戰，失我良朋，以及歷年各處相從起義，或運動革命而身死妻離子散，久陷囹圄者，數且以千百計，漢陽之役，與尸多凶，皆爲興生平至痛之事。今獨以僥倖殘生，覩膺上賞，四顧荒原白骨，塚且疊疊，共和造成，皆諸先烈之碧血所化。曾紀日本社會黨有歌云：彼大將胸間極光華爛燦之物，原非榮譽之金鵝勳章，乃爲最可憐之兵卒軀體。今之上將頭銜，何以異此！此則與午夜捫心，誦一將功成萬骨枯之句，而恐不自勝者也。務懇我大總統俯鑒愚忱而重視名器，不可濫假，收回成命，使與得爲共和國民，免滋咎戾，實所感激。不勝屏營之至。」（註一）

時袁世凱方欲納惠革命領袖，黃興所請自難邀准，十二日袁大總統據黃興呈請收回任爲上將之命，批示不准。

原令曰：

「據呈閱悉。該前留守奔走國事二十年，提倡共和，改革政體，熱心毅力，百折不回，出死入生，堅苦卓絕，凡所經歷，中外咸知，即起諸先烈於九原而質之，當無愧色。授以上將，非曰酬庸之典，祇徵心理之同。來呈謂共

中華民國元年 九月十日

中華民國元年 九月十日

二四二

和造成，皆諸先烈之碧血所化，撫今悼昔，悲壯蒼涼，高日時艱，彌深悚惕，斯則本大總統與國民所當同思刻勵，永久不忘者也。該前留守謙悒悒懷，足以風世。惟事經國務會議僉謂該前留守名冠軍界，衆論翕然。所謂收回成命，礙難照准。」（註二）

袁大總統任命各省及蒙古、青海、西藏參議院議員、衆議員選舉監督。

參議院議員選舉法第二十三條之選舉監督，衆議院議員選舉法第十三條之選舉總監督，均應以各該省行政長官充之。現在省官制尚未頒布，選舉法所稱行政長官，未能確定，經諮詢參議院議決，凡各省有於都督外特設民政長者，其民政長即爲行政長官。其未經特設民政長者，應以都督爲行政長官，故此任命除湖北、山西、四川三省以民政長官充任，其餘各省，均以都督任之。此外蒙古、青海、西藏即分別專充或會充（註三）

陸軍部通告各省，禁止任意以軍法殺人。

近來各省軍事長官，隨意以軍法殺人，殊非重視人權之道。陸軍部特通告各省，請予禁止。文曰：「爲通告事，民國締造，首重法律，近查各省殺人，雖係以軍法從事，無論是否死罪，並不通知本部，竟自出令解決，如有奸佞誣陷，悔之無及，以致人心不服，內訌時生，殊屬與法律權限，兩有違碍。以後凡屬宣布死刑案，須先電知本部核准電復之後，方可施行，不得草率從事，是爲至要。爲此咨行各省都督迅即札飭軍務司轉行各師長、各團長一體遵照可也。（註四）

註一：「黃克強先生全集」第二〇六頁。

註二：「中華民國新文牘」卷四頁二；「黃克強先生全集」第二〇八頁。

註三：民國元年九月份「政府公報」命令第一三四號。

註四：民國元年九月十日上海「民立報」（第六八七號）。

十一日 國父訪晤載灃，融和漢滿感情。

是日上午國父訪晤遜清攝政王載灃，作禮貌上之拜訪，下午載灃由步軍統領江宗朝陪同答拜國父於行館。雙方晤談，歷時達一小時之久。國父對於滿人對待南方各領袖之情誼，深足令人感動，極爲贊許。一般輿論皆謂滿人因受民國之優待，現正竭力消滅惡感，而附從共和，併力以求中國之幸福。

(註一)

黃興、陳其美抵北京。

先是袁大總統得興電報於五日離滬北上，即於七日特派海籌兵艦由烟台出海迎迓，並派沈秉堃、王賡、陳宦、唐在禮赴津迎接，一面令飭內務部籌備歡迎事宜。興於八日上午七時在烟台登岸出席軍學商警舉行之歡迎會，旋即登輪西行。於九日下午七時抵達天津，翌日上午，興偕其美會晤新舊都督馮國璋、張錫鑾於都督府，下午一時出席各機關團體在勸工陳列所之歡迎會。是日下午二時專車抵北京，到站時，署總理趙秉鈞、陸軍段總長，海軍劉總長及各國務員均上車與興及其美握手周旋。斯時蒞站歡迎者，計有外賓、議員、政界、學界、各黨會、工商界、女界，約數千人，均在站行列，脫帽鼓掌，表示歡迎。興、其美亦脫帽答禮，態度謙和。旋於軍樂聲中，乘坐前迎國父時之朱輪黃轎雙馬車入正陽門，赴東單牌樓東廠胡同榮祿花園休息，沿途軍警舉槍致敬，男女老幼，觀者如堵。(註二)

陳錦濤赴美，參加加拿大農業大會。

註一：民國元年九月十三日上海「民立報」(第六九四號)。

註二：民國元年九月十二日上海「民立報」(第六八九號)。

十二日 遜清醇親王載灃奉隆裕皇太后之命款宴國父與黃興。

中華民國元年 九月十一、十二日

是日下午七時，載灃奉隆裕之命設宴歡迎國父與黃興及陳其美。載灃因病未能到會，由溥倫代表主持，到皇室約百人。溥倫謂：兄弟意見，革命本國家進化應有之事，故湯武革命，稱爲聖人。且此次革命，原屬國體問題，現在建設共和，不特皇室仍受優待，並使滿洲人民同享共和幸福，迥非前古帝政時代可比。此敝皇族所極爲感謝者。言畢即讀頌詞如下：

「語有之，非常之人始能建非常之業。斯言也，乃於中山、克強二先生、暨諸傑士見之。兩先生洞觀四千餘年之歷史，二十世紀之時艱，非以共和定國體，不能爲人民謀福利，不能與列強談競爭，於是遍遊歐美，參以時機，數十年苦口熱心，始達共和目的，方諸華盛頓，何多讓焉？此固見兩先生有志竟成，亦由我皇太后及皇上大公無私之心，遂以天下神器，舉而還之天下，不圖唐虞揖讓休風，復見於今日也。獨是建設以來，內憂外患，險象環生，大陸風雲，更亟於兩先生未創共和偉論以前。然則時勢造英雄，抑英雄造時勢耶？今兩先生翩然北上，北方人士，爭以望見顏色爲榮，且與大總統握手言歡，論道經邦，一堂抵掌。本爵現因小恙，未能親接鴻言，心殊抱歉。深願海內昇平之治，將於兩先生倚之賴之，正不僅我皇室享優待之榮也。非常之人，非常之業，惟於兩先生是望。」（註一）

參議院討論鄂省都督黎元洪電請派員赴武昌參加起義紀念典禮案，議員僉認：紀念應天下共之，各省均應舉行；惟因武昌係首義之地，認可派員與會。

本日上午參議院會議時，議長報告鄂省都督黎元洪電請派員前往武昌參加起義週年紀念會，議員認武昌起義乃全國性紀念日，非武昌一地之紀念日，但因武昌乃首義之地，認可派員前往。

九月十二上午九點四十分鐘開會，議長吳景濂主席，議員出席者六十餘人，政府委員到者六人。議長報告武昌來電，係因八月十九日即陽歷十月十日，係武昌起義之期，擬開會以誌紀念，本院應否派代表前往。谷鍾秀云：紀念應天下共之，八月十九並非武昌一地之紀念日，各省皆應開會，何必定在武昌。劉崇佑云：紀念日宜天下共之，但武昌係紀念地，似應派人前往，衆贊成。（註二）

十九日，參議院復決定派副議長湯化龍爲代表，前往武昌。惟又言係參加陰曆八月十九日紀念典禮，可證此時陰陽曆日期尚未確定。茲誌當日會議經過如次：

九月十九日上午九點二十五分鐘開會，議長吳景濂主席，議員出席者共六十一人，政府委員到者三人。議長云於陰曆八月十九在武昌爲革命紀念之期，故黎副總統請派人行禮。王家襄云：此事派人不必選舉，可以由議長指定，無須多，只是一兩個人。衆鼓掌。張耀曾云：如果一兩位，則本席主張一位副議長即可，議長云：本席之意亦是副議長，衆呼贊成。（註三）

袁大總統公布制定陸軍官佐補官暫行章程。

全文共九條，規定民國服務軍職人員，均按其職級，依照章程，補授實官，並規定上等軍官佐，特補；中等軍官佐，簡補；初等軍官佐，薦補。（註四）

註一：民國元年九月十九日上海「民立報」（六一六號）。

註二：同註一。

註三：民國元年九月廿五日上海「民立報」（六二二號）。

註四：民國元年九月份「政府公報」命令第一三六號。

十三日 上海商界公推李鍾鈺赴日參加日本明治天皇安葬典禮。

日本明治天皇於八月二十九日逝世，今日靈柩舉行安葬禮，各國多派特使參加典禮。我國因與日本尚未建交故未派員參與，惟上海各界則公推民政長李鍾鈺赴日參加葬典。日新君是日頒詔減輕在押各犯罪名，並撥款一百萬元辦理慈善事業。（註一）

註一：民國元年九月十四日上海「民立報」（第六九一號）。

中華民國元年 九月十三日

中華民國元年 九月十四日

二四六

十四日 國父招待北京報界，講述修築全國鐵路，為中國存亡之大問題。

自國父受任袁大總統所任籌劃全國鐵路全權後，少數國人及一二報章，表示反對。國父爰於是日下午四時在迎賓館招待北京報界同人，到報館四十家，約六十餘人，入座後，國父起立演說。其演詞如下：

「鄙人今日邀請諸君，仍係為討論鐵路問題。因近見有一二報紙對於鄙人主張修築全國鐵路事，尚有誤會，時發反對之論。此等反對論詞，可分為二派：一派係未明此事真理；一派係明知此事有益，而故意反對。因不明白而批評討論，鄙人極為歡迎；若故意反對，立於極端反對地位，以推翻此事為目的，則鄙人期期以為不可。要知此次鄙人主張修築全國鐵路，實關係中華民國存亡之大問題。若推翻此事，即無異推翻民國立國之根本，故鄙人不得不再將此事為諸君分析詳言之。」

屬於第一派之報紙，謂鄙人主張民辦鐵路，而由政府委任，且大總統命令中有全權二字，在法理上、事實上俱有不合。在法律上，對於國內之職官，無此委任。在政治上，則不免侵越各國務員行政官廳之權限。此說大謬，且最為無聊。蓋國家委任命令，有職務之委任，有事務之委任。職務委任者，即委任各職官之謂；事務委任者，即以一事一物，特別委任之謂。今鄙人所受委任，乃事務委任也。國民既承認國家應修築鐵路，即不能反對大總統發此命令，更不能反對鄙人接受此命令。

且鄙人包辦此事，不過一工頭資格，並非職官。今試設小譬以喻諸君，例如此迎賓館，乃美國工頭堅利遜所包工修造，然堅利遜在我國土地上，本無建造房屋之權，所以得建造此迎賓館者，以有前清政府之委任耳。鄙人今日受此全權委任，計劃鐵路，以迎賓館之堅利遜例之，直可謂中國之鐵路工頭，不得謂之官職。鐵道與迎賓館事業之大小雖不同，而法理上、事實上初無差異，則於行政官廳有何妨礙乎？若謂政府委任一包工之人，仍須得議院同意，然則前清委任堅利遜，亦曾交資政院通過耶？以此為反對理由，抑何可笑？即以一報館論，欲建房屋，即可由經理覓一包工之人，而以全權委之，不能謂建屋覓工，仍須得股東同意也。

至於必用全權二字，亦有理由。鄙人計劃，擬修築二十萬里鐵路，需款六十萬萬元。以中國現在財力，必不能舉此，勢必要利用外資，此人人所知也。然欲招外債而無政府特別之委任，則我全國四萬萬人，皆可以鐵路名義招集外債矣。其誰信之者？故此項委任，又稍與尋常委任工頭包辦工程不同，因既委任包工，必先有資本放出，包工者始能着手。但今委任鄙人辦理鐵路，並無一文交來，其資本仍須由鄙人設法籌借。既欲鄙人擔任籌借資本，則必須交給鄙人以一種特別證據，鄙人始能持此與外人交涉。外人見我有政府全權委任，始不疑我，而資本始能募集也。

且鄙人現所受任之全權，亦有範圍，須按照參議院將來議決之借債辦法，並非一名全權，即可不守國家法律。蓋現在我政府實無款修築鐵路，不得已而借外債。然若以政府之名義借債，動輒牽起國際交涉。如開平煤礦之事，前清以政府資格，派人至英國與英商起訴，其喪失國家體面莫此為甚！今鄙人既受全權委任，即可以私人資格組織公司，而以公司營業性質，與外國資本家直接交涉借債。此則脫離政治上，國際上種種之關係，一切交涉，皆以私人資格，與外國資本家磋商；惟對我政府負責任，對外國資本家負責任，不對外國政府負責任，我政府亦不對外國政府負責任。此種辦法，自信最為穩當；即有轆轤，亦不致惹起國際交涉，諸君其知之乎？

又或有不明批給外人包修鐵路之真相，以為國家吃虧太甚，或至喪失主權，此亦屬過慮。鄙人擬於十年內修築全國二十萬里鐵路，若得國民全體贊成，深信不待十年，可以完全告竣。若國民處處反對，不但十年，即五十年，亦不能修成。鄙人曾與外人商量組織公司，批修鐵路事，外人亦多贊成，將來可望有成。鄙人批修之計劃，原定修成二十萬里鐵路，俟四十年後，由國家收回。或謂四十年後，國家若無此六十萬萬之巨款，不能收贖，則將奈何？殊不知此路收回，並不要錢，四十年後，國家不用一文，即得二十萬里鐵路。四十年內，不論賺錢賠錢，概與國家無干；四十年後，國家不出一文，即得價值六十萬萬之鐵路。以四十年平均計之國家每年已得一萬五千萬，不但不用錢贖，且已獲利。

若謂鐵路事業獲利甚大，即如京張鐵路，五年即可歸本。若全國鐵路皆批給外人辦理，即四十年內應得之利，皆為外人所賺，不吃虧太大乎？此又不然者。我等若不先行存此貪心，儘可由他賺去。因倘使此路不能修成，即千

萬年我亦無利可賺。今讓他先賺四十年，以後完全歸我所有，合計尚是便宜。況鄙人另有一條件，各路初修之時，或即與外人先訂合同，俟二十年後，可由我備價收贖。故凡可以獲大利者，我即可以贖回；不獲利者，即由他們辦去，在我亦不吃虧。即如將來，由上海修至伊犁八千里一條鐵路，必能獲利，俟二十年後，我即可以按照該路股票之市價收回。如原價一萬萬，我即出到二萬萬，亦不吃虧。

總之，批修辦法，較之借債修路，利益甚大。如滬甯鐵路，乃借債所修，然第一年賠二百八十萬，第二年仍賠二百五十萬。凡賠錢在我，賺錢在人，即收回之時，仍照出原價五十萬，其吃虧為如何！

至於喪失主權，更可無慮。現今政府提交參議院三項條件：（一）借款修路：如京漢、京奉、滬甯等路辦法與外人訂立借款合同。（二）招股修路：按照華洋合辦公司辦理，其主權仍屬中國。（三）批給外人承辦：凡有資本者，皆准包修一路，四十年後，收歸國有。關於（一）、（二）兩項，自辦有危險之擔負。但若實在不獲利之鐵路——如西藏鐵路——在我不為不緊要，然若批給外人，外人亦必不肯包辦。故此項鐵路，惟有借債自修，或招股合辦。惟批辦一項，今人多不明此中道理，以為路權一亡，主權隨之，此殆不知外國之成例。外國修路，以批辦為最妥。批辦之合同，不牽及主權，與我何害？現在法國，其資本總較我國充足萬倍，然法國之鐵路，尚多批給英人承辦，意大利亦然。至若西班牙、秘魯等國，皆將全國鐵路一律批給外人包辦，亦未聞喪失主權。蓋此事純以私人資格辦理交涉，與國際上初無絲毫關係也。

此就資本與利益言之也。又以人材論，亦不能不批給外人包辦。中國此時所最可慮者，厥為人材缺乏。合計全國現有之鐵路人材，其實在可用者，不過百餘人；而經理之材，尤為難得，即外國亦不多有。如美國之鐵路公司，雇一主任總經理人，其歲俸往往在百萬元以上，高出於大總統十倍。在中國今日欲求此人材，顧可得乎？若無此人，則又必至有折閱之患。借債修路，我雖折閱，仍必歲還利息，其虧損不更多乎？故不若批給外人承辦，既無還利折閱之患，又得借用其人材。訂立合同，約定四十年後，不論盈虧，仍歸中國所有。則我不費一文，不負危險，其利益蓋至大也。

以上所述，係不明此事真理，而加以反對者。至於明知此事有益，而故意反對之報紙，其持論更為可笑。鄙人

今日限於時間，不能詳辯，請撮其最有力之三要點而批駁之。

第一、該報謂比來臨時政府大小借款，均未成立，鄙人在上海擬辦銀行，借款不過一千萬，尚須將官產抵押，今欲借款修路，恐目的難達。不知此事之原因，乃因六國銀行團要挾太甚，條件太苛，故借款久不成立。鄙人是時在上海與外國各資本家商議，擬圖抵制，皆謂此事非辦一中西合股之銀行不可，由華洋各出資本一千萬。如此銀行組成，即可將此項債票寄往各國發賣，擔任六萬萬之借款。因該行有華股在內，鄙人當時即電商政府，問是否可以籌畫一千萬現款以辦理此事。當時政府不名一錢，安能籌此巨款？後又與外國資本家商議，由我國先出二百五十萬。因上海有一項官產，可以抵充此數，故有此議。此純為抵制六國銀行團，使見我有此抵制，或能改善其條件，以促成大借款也。現大借款已有轉圜之望，鄙人亦未再議此事。鄙人以爲今日之借款問題，亦猶之二十年前之革命。當鄙人主張革命之時，國人皆謂爲無理取鬧，萬無成功之望，然今日已達到目的。此事總比革命較易，將來自有美滿結果之一日也。

第二、該報因鄙人主張民辦國有，乃以美人億黎博士所著之經濟學爲根據，以相詰難。不知億氏乃主張資本家壟斷，而鄙人則主張民生主義者；以億氏與鄙人相提並論，未免冤人太甚。且億氏著書，乃在二十年前，彼謂美國之鐵路已太多，應從此停止修築。但何以當億氏時，美國尚只有四十萬英里鐵路，而今乃反增至八十萬英里乎？是該博士之言，久已不適用矣。考求外國之政治者，不可徒讀外國之古書，尤不可徒震於外國博士之名，遂謂其說無以難之也。

第三、該報更有一種最離奇之議論，謂中國版圖東西三千里，南北二千里，何能築二十萬里之鐵路等語。不知法國之領土，長僅三百英里，寬僅二百英里；而鐵路之長，乃至七十萬里，此又何說？蓋土地縱橫之里數，純以直線計算之；而鐵路之在國內，則回環屈曲，各隨其勢，其道里豈能與國境方里相合？

由此觀之，該報反對之說，毫無價值，諸君當可瞭然矣。且鄙人所主張鐵路民辦國有，確有最好之辦法與先例。日本之東京鐵路，即是民辦二十年後，乃由國家收回。若由國家自辦鐵路，試問究竟能賺錢否？此無論中國之京漢、滬杭已有成例，即如法如英如美亦莫不皆然。蓋凡百事業，公辦不如私辦之省時省費。私人之經營，往往並日

兼程，晷之不足，繼之以夜。官之經營，則往往刻時計日，六時辦事，至七時則以爲勞；一日可完，分作兩日，而猶不足。吾敢斷定，借款六十萬萬，必先消耗三十萬萬。故往往一種事業，有官辦之十年不成，私辦之五年可就者。若批給外人承辦，彼必不肯遷延時日，任意消耗，此可斷言者。故鄙人主張借款修路，更主張批給外人包辦。惟私人經營之事業，每易流於壟斷之弊，是以吾人又主張民生主義，四十年後，收歸國有。

前題（別一紀錄）

今日約請諸君，仍係爲討論鐵路問題。因近日見有一二種報紙對於鄙人主持修築全國鐵路，多有誤會，發生反對之議。其派別有兩種：一派實係未明白此事之真理；一派明知此事有益，而故意反對。若因不明白而批評討論，鄙人極爲歡迎；若故意反對，立於極端反對之地位，以推翻此事爲目的。（編者按：此處脫去一句，參閱前篇。）要知此次鄙人主張修築全國鐵路，實爲中華民國之存亡大問題，推翻此事，不啻推翻民國立國根本，此則鄙人期期以爲不可。鄙人先將此事分晰言之。自大總統委任鄙人籌辦全國鐵路之命令一下，反對者或據法理，或就現勢，其所言雖各有一偏，其實際則皆由誤會。以鄙人主張民辦鐵路，而由政府委任，爲反對根據，此論最爲無聊。即如前清政府修築迎賓館，委任美人堅利遜包工，清政府苟不發一號令，堅利遜焉能包辦工程？今日鄙人之地位，亦是一包工者，政府發此號令，是承認鄙人包此工程。鄙人對於鐵路事業，頗有幾年研究，此次始敢發表意見，擔任此事，更蒙多數人贊成，又受政府委任。然鄙人包辦此事，不過一工頭之資格，並非職官，與前清委任堅利遜修築迎賓館，事同一例。國民既承認國家應修鐵路，即不能反對大總統發此號令，更不能反對鄙人領此號令。若謂政府委任一包工之人，仍須得議院同意，然則前清委任堅利遜，亦曾交資政院通過耶？以此爲反對理由，不大可笑乎？即以一報館論，須造房屋，必須覓一包工者，承認此事，報館之經理人必以全權委之工頭，不能謂報館修一房屋，仍須得股東同意。事之大小雖不同，其理則一。鄙人計劃擬修築二十萬里鐵路，需款在六十萬萬。現在中國財力必不足以舉此，勢必利用外資，此事又稍與平常委任一工頭，包辦工程不同。因既委人包工，必先有資本放出，包工者始能著手。今委任鄙人辦理鐵路，並無一文交出，其資本仍須鄙人設法籌借。既欲鄙人擔任資本，必須交給鄙人一種證據，鄙人始能持此與外人交涉。外人見我有政府委任證據，始不疑我，資本始能募集。且鄙人現在受任之全權，

保有範圍，按照參議院將來議決之借債辦法，並非不守國家法律。蓋因現在我政府實無資本可辦鐵路，不得已而借外資。然以政府之名義借債，動輒牽起國際交涉。鄙人擬以私人資格，與該國資本家直接交涉，不與我政府相干，即外國政府亦不能過問，此實因我國外交問題困難，不能因此又牽動國際問題。即如開平煤礦之事，前清以政府資格派人到英國與英商起訴，其喪失國家之體面，莫此為甚。今鄙人以私人資格，與外國資本家議借款，是鄙人對於我政府負責任，對於外國資本家負責任，不對於外國政府負責任，我政府亦不對外國政府負責任，若不如此，必不能免國際交涉，故自信此種辦法，最為穩當。且鄙人擬於十年之內，修築全國二十萬里鐵路，若能得國民全體贊成，鄙人深信不待十年，可以全路告成。若國民處處反對，不但十年，即五十年亦不能修成。鄙人亦曾與外人商議組織公司事，外人亦多贊成此舉，將來可望有成。況鄙人之計劃，原定修成二十萬里鐵路，俟四十年後，由國家收回。或謂四十年後，國家若無此六十萬萬之資本，不能收贖將奈何？殊不知此大不然，此路修成後，國家可不用一錢，四十年後得二十萬里鐵路，並非要國家出錢收贖，不論賺錢賠錢，與國家無干。國家不出一錢之資本，以四十年平均計之，國家每年得一萬五千萬，此層可以無慮。或又謂鐵路事業獲利甚大，即如京張鐵路，五年可以歸本，若歸外人辦理全國鐵路，豈非四十年內應得之利，皆為外人所賺，不吃虧太巨乎？此又不然。我等若不先存此貪心，儘可由他賺去。倘使此路不能修成，千萬年我亦無利可賺，今讓他賺四十年，以後歸我完全所有，合計尚是便宜。況鄙人另有一條件，各路初修之時，我與外人即先訂好合同，俟二十年可以由我備價收贖，凡可以獲大利者，我即可以贖回，不獲利者即由他們辦去，在我亦絕不吃虧。即如將來由上海修至伊犁八千里一條鐵路，必能獲利，俟二十年後，我即按照該路股票之市價收贖，如原價一萬萬，我即出到二萬萬，亦不吃虧。此種辦法，較之借債修路，利益甚大。如中國滬寧鐵路，為借債所修，然第一年賠至二百八十萬，第二年賠至二百五十萬，凡賠錢在我，賺錢在人，即收回之時，仍須照出原價五千萬，其吃虧為何如？今政府擬提交參議院三項條件：（一）借款修路，如京漢、京奉、粵漢、川漢等路之辦法，與外人訂立借款合同。（二）招股章程，按照華洋合辦公司辦理。（三）批給外人修築，凡有資本者皆准包修一路，屆四十年期滿，由我收回。惟批辦一層，今人多不明白此中道理，以為路權一亡，主權隨之，此殆不知外國之成例。外國修路以批辦為最妥，批辦之合同，不牽及主權，與我何害？現在法國資本總較我國充

中華民國元年 九月十四日

二五二

足萬倍，然法國鐵路尙批給英國人辦理。至於意大利亦然。若西班牙、秘魯等國，皆將全國鐵路一律批給外人包辦。此蓋以私人資格辦理交涉，與國際上無絲毫關係也。今反對此事之報紙，鄙人亦未細看，大約分爲三項：(一)不明白大總統發命令之理由，且謂政府違法。不知此項命令，不過委任一工頭，籌畫此事，並非委任一職官。(二)不明白批辦鐵路之利益，以爲我招人資本代辦，勢必喪失主權。此層鄙人已曾詳細言之，不必再辯。若實在不獲利之鐵路，如西藏鐵路，在不爲不緊急；然若批給外人，則外人必不肯辦。故此項鐵路，惟有借債自修。(三)謂此項大款一定難借；且謂鄙人在上海擬辦一銀行，借款不過一千萬，尚須將官產抵押，以此爲反對理由。不知此事之原因，係因六國銀行團挾制太甚，借款久不成立，鄙人是時在上海與外國資本家商議，擬圖抵制，六國銀行團皆謂此事非辦一中西合股之銀行不可，由華洋各出資本一千萬，外國即將此項債票寄往各國發賣，如此銀行組成，即可擔任六萬萬之借款，因該銀行有華股在內。鄙人當時曾電商政府，是否可以籌畫一千萬款辦理此事。當時政府一錢不名，安能籌出一千萬現款？後又與外國資本家商議，我先出二百五十萬。因上海現有一項官產，可以抵充此數，故有此一議，此蓋因抵制六國銀行團而發。現在大借款已又有轉圜之望，鄙人故未再議此事。鄙人以爲今日之借款問題，亦猶之二十年前之革命。當鄙人主張革命之時，皆謂無理取鬧，萬無成功之望，今已達到目的。此事總比革命較易，將來自有美滿結果之一日。(四)對於鄙人主張人民辦國有主義，駁詰甚力，且引出美博士所著之經濟學，以爲根據。殊不知美博士此書，著在二十年前，當時美國僅有四十萬里鐵路，今美國已達八十八萬里鐵路，故該博士之言已久不適用。且該博士以四十萬里鐵路爲多，今反增至八十萬里，其說當何解？該報更有一種最離奇之議論，謂中國之幅員，東至西爲三千英里，豈能容二十萬里之鐵路等語。法國之領土，長僅三百英里，寬僅二百英里，今法國有七十萬里鐵路，此又何說？至於民辦，固有最好之辦法。日本東京鐵路，即是三十年後由政府收回。今先問國家自辦鐵路，究竟能賺錢否？吾敢斷定，借款六十萬，必先消耗三十萬，此不獨中國爲然，即各國亦猶是也。故鄙人主張，惟有批辦一法爲最好。我若批給人辦，其承辦之人絕不肯任意消耗，此一定之理。鄙人主張借款辦鐵路，更主張批給外人包辦，且欲實行民生主義，以救種種方面之弊害，此即鄙人修辦鐵路之大意也。諸君如有不甚明白之處，可以隨便質問云云。」(註一)

黎副總統通電為黃興辨誣，聲明黃與張振武案無關。

黃興自辭卸南京留守職，因病赴西湖療養，於八月中旬返滬，閱滬報譯載文滙報北京電云，此間謠傳張振武之謀第二次革命，與與同謀，故不來京。同時接國父自天津來電謂：「頃見一總統府秘書云張振武被執時，在張處搜得一書係與黃興者。內容有云託殺黎元洪事已佈置周妥等語。」黃興乃致電袁大總統請澈底查辦張振武案。黎副總統亦於今日特為通電辨誣。電曰：

「大總統、國務院、參議院、各報鑒：黃克強君碩德重望，薄海內外，靡不推服。頃聞其因張方案橫被誣讞，初謂道高毀至，原無損於日月之明，道路謠傳，不攻自息。嗣接南京程都督電，始知外間竟有此種議論，不勝駭詫。鄂中倡亂不止張方一次，歷破機關，於黃君毫無影響。元洪目擊其事，知之最詳，深恐以訛傳訛，淆亂事實。用特通電陳明，伏希垂鑒。黃君此次北行，維持大局，元洪甚為欽佩。將來消融南北意見，為民國造幸福，實攸賴焉。時局維艱，偉人難得，伏望諸公主持公道，毋使賢者憂讒畏譏。民國幸甚。元洪叩」（註二）

國父訪晤各國駐京公使。（註三）

袁大總統以鈕永建為總統府軍事長。（註四）

北京國民公報著論反對袁大總統授國父全權籌畫全國鐵路。

國民公報為舊君憲派之言論機關，是日社論中稱，對於袁大總統不經參議院之許可，任孫中山先生組織中國全國鐵路公司，及每月用費三萬兩，甚為反對，謂總統不應有此權力，又力攻國父以私人資格，受此種職務，並謂預算中並無此項公費。（註五）

黃興發表對蒙事意見，主張派精兵前往。

中華民國元年 九月十四日

中華民國元年 九月十五日

二五四

黃興本於日會見袁總統之際，對征蒙問題陳述意見四條，內容如下：(一)速建征蒙軍用鐵路。(二)電飭陝、甘、東三都督分道進兵。(三)由中央派精兵分前中後三隊直往。(四)軍隊宜維持地方，保護外人，以杜俄人藉口干涉。(註六)

註一：「國父全集」捌——四二。

註二：民國元年九月十五日上海「民立報」(第六九二號)。

註三：民國元年九月十七日上海「民立報」(第六九四號)。

註四：民國元年九月十六日上海「民立報」(第六九三號)。

註五：同註三。

註六：同註四。

十五日 奉天軍隊進擊內蒙科爾沁右翼前旗。

內蒙科爾沁右翼前旗札薩克郡王烏泰，反抗共和，於八月間舉兵侵襲洮南府，並陷鎮東縣，黑省大齊廳等處，均被騷擾，鎮國公旗亦舉兵響應。嗣由奉、黑兩省派兵會剿，當將洮南、鎮東克復。本日奉督電稱：九月初旬，奉天軍隊因該旗不受勸撫，遂決計進兵征剿，先後攻破六家屯、白虎店、葛根廟等要隘，蒙兵四路奔竄。(註一)

北京國民黨開會歡迎國父、黃興、陳其美等，黃興以「成立大政黨要注意道德心與責任心」為題，發表演說。

本日下午一時，國民黨本部在北京湖廣會館開會，歡迎國父、黃興、陳其美、貢桑諾爾布四人，到會人士約數千人，由谷鍾秀擔任主席，向孫先生等致歡迎詞，並對國父等四人備加推崇。席間除由國父對鐵路問題之大旨略加敘述外，並由黃興以「成立大政黨要注意道德心與責任心」為題，當眾發表演說

。(註二)

黃氏講詞如下：

「鄙人前在上海接電，知五黨合併爲一大政黨，即非常盼望。今日能與各黨員相見，歡慰之情，欲言不盡。鄙人對於國民黨未盡絲毫之力，蒙諸君推爲理事，且感且慚。惟以民國成立之要素，端賴政黨。然政黨之組織，則當因乎時勢。中國今日雖已成立，而各國尚未正式承認，即不能算完全成立。夫國家既未完全成立，則國民黨亦不得爲完全成立。處今日危險時代，內憂外患，相逼而來，政黨之責任尤爲重大。凡我黨員，對於民國前途，應改革者，當如何改革；當恢復者，應如何恢復，方不失爲政黨。日本維新，不過三十年，今爲世界頭等國，聲勢震於環球者，即本於政黨之力。其初政黨，亦於流派紛歧，以後逐漸合併，故有今日之勢力。我輩今對於民國，亦當合無數小黨，以成爲一大政黨。政黨之政策，尤須規黨維新其大者遠者。如日本政黨之所定，有在百年以後者，卒能進行者，確乎政黨所定之政策不錯也。其政何？即所謂政友會是也。中華民國今日尙未完全成立，尤當有極大之政黨以維持之。國民黨於此時能大加擴張，成立一極大政黨，使國家日趨於鞏固，是則鄙人之所最希望者也。惟有此希望，則有當注意者二事：第一、重道德心。一黨有一黨之道德，道德不完，則希望即不能達，權利心重，義務心即消亡於不覺。我輩今日當提倡人人除權利心，以國家爲前題。黨德既高，則希望可達。然黨德者，又不僅本黨應有之，無論何黨，亦當保而有之也。第二、重責任心。此後民國建設，手續甚繁，凡我黨員，均應共負責任，照黨綱所定次序辦法，人人盡力之所能爲，以鞏固中國，即以靜固政黨，乃不失政黨之本義，因以成立之大政黨。對於內政，復極力研究，以求平靖。對於國際，極力輯睦，以求和平。人人均以此責任爲天職，而又保守道德，則破壞與大建設之目的以達，能享真正共和之幸福。此非獨本黨一黨之幸，實中華民國之幸，亦實世界各國之幸。鄙人所抱持之主義如是，諸君深明之。若能對於他黨，極力貢獻斯旨，使各黨同遵一軌，是尤鄙人所希望者。」（註三）

註一：「東方雜誌」第九卷第五號。

註二：民國元年九月十六日上海「民立報」（第六九三號）。

中華民國元年 九月十五日

中華民國元年 九月十六日

二五六

註三：「黃克強先生全集」第二編演講第二九——三〇頁。

十六日 國父、黃興、與袁大總統協商訂定政治綱領八條。

國父蒞京後，黃興旋亦踵至，袁大總統迭與籌商國是，於本日協定內政大綱八條，並於十七日電詢黎副總統，復電贊同。總統府秘書廳乃於二十五日通電各省，予以宣布。電曰：

「民國統一，寒暑已更，庶政進行，每多濡緩，欲為根本之解決，必先有確定之方針。袁大總統勞心焦思，幾廢寢食，久欲聯合各政黨魁傑，捐棄人我之見，商榷救濟之方。適孫中山、黃克強兩先生先後蒞京，過從驩洽，從容討論，殆無虛日，因協定內政大綱八條，質諸國務員諸公，亦翕然無間，乃以電詢武昌黎副總統，徵其同異，旋得復電，深表贊成。其大綱八條如左：

- 一、立國取統一制度。
- 二、主持是非善惡之眞公道，以正民俗。
- 三、暫時收束武備，先儲備海陸軍人才。
- 四、開放門戶，輸入外貨，興辦鐵路礦山，建置鋼鐵工廠，以厚民生。
- 五、提倡資助國民實業，先著手於農林工商。
- 六、軍事、外交、財政、司法、交通皆取中央集權主義。
- 七、迅速整理財政。

八、竭力調和黨見，維持秩序，爲承認之根本。

此八條者，作爲國民、共和兩黨首領與總攬政務之大總統之協定政策可也。各國元首與各政黨首領互相提携，商定政見，本有先例，從此進行標準，如車有轍，如舟有柁，無旁撓，無中阻，以專趨於國利民福之一途，中華民國庶有豸乎。特此通告宣布爲幸」（註一）

國父此次蒞京，爲舉國所重視，各方皆以孫、袁、黃之合作，乃國家光明前途之象徵；並對協定之

八項內政大綱，抱無窮之希望。此情可於當時輿論見之，茲錄民立報有關社論三則如左：

一、孫袁黃交歡之將來

孫袁黃之交歡，吾人視爲民國前途之幸福，誠以孫袁黃爲民國中心人物，孫袁黃合則全國國民之心理因之而合，孫袁黃分則全國國民之心理因之而分，其關係彌深，其効用彌大，自統一而後形式雖成，精神未具，其故卽緣孫袁黃未能相合，致讒惡之徒肆其播弄，兩派之人互相攻訐，猜嫌所積，使現狀愈以杌隉不安，而論者乃致疑民國不能真正統一，南北惡感之說尤爲陰謀之日本人所倡言。冀民國疊起內訌，自相殘賊，彼得坐收其成，其用心至險且毒也。當南北議和之頃，日人極力破壞和議，及南京政府將次取消之際，又出種種手段，使統一不成。凡此皆日人所期以爲大利者，國人淺識，亦時爲彼所愚，然孫黃二公忠誠爲國，悟敵人以此誤我，不墮詭術，南京參議院諸君亦以大局爲重，而統一之局遂成，是皆得孫黃愛國諸傑之所賜也。然而素抱陰謀之日人，離間之心不滅，復乘孫袁黃未能合一之隙，作種種挑撥，冀起兩派人士之惡感，而不正當之黨爭與夫祇圖私利之宵小從而和之。南北暗潮乃日形增劇，民國前途亦以岌岌，今孫袁黃各以至誠相見，頗有推心置腹之概，使全國國民之心思才力出於一途，爲共同之進行，救危圖存於是乎在，敵人之間術不行，宵小之私圖不遂，同心協力，庶乎其可望乎，故孫黃之北上，爲實本救國之熱忱，爲交驩之舉，非故矯飾之態以欺世也。當孫袁黃握手言歡之頃，北方輿論作一致之贊助，功效實盛，果長此以進，實我民國前途之福，乃不數日間而態度驟變，贊助孫袁黃者，或忽譽袁而攻孫黃，或忽譽孫黃而攻袁，南方輿論亦中此病，致孫袁黃之交驩，於民國前途仍不能增進，何等之幸福，傷心之事寧甚於此耶？國民分而孫袁黃必使之合，孫袁黃合而國民必使之分，誠莫可如何已矣，然吾以爲孫袁黃果以精神相合，則雖有謀不利於國者力肆破壞，亦必不足售其術，所望者孫袁黃交驩之決心何如耳，故孫袁黃交驩之將來，當以能屏止左右讒惡之言與否以爲斷，孫黃皆愛國之傑，其德當足以化頑梗，而袁公對於部下尤宜在在示以對於國家忠誠之意，勿以霸道可行於共和之世，則庶幾修德弭謗，而使民國前途得其交驩之效矣，凡我國民其亦體孫袁黃交驩之旨，策以大計，而爲共同救亡之謀哉。（註二）

中華民國元年 九月十六日

一、二傑之交驩與民國之幸福

記者曰：予嘗言一時代中，必有其中心之人物，而此中心人物，實為全國所崇仰，其魄力足以左右一時代之命運。若中山項城誠吾民國之中心人物，而為並世齊名之二傑已。吾新建之共和國家欲臻日上，雄視五洲，以蕲達於富強之域，實嘉賴於我二傑之偉謀遠略宏智毅力，以排除時勢之困難，而不造統一之政府矣。

二傑者，同為開創民國手定大業之人，其對於國家摯愛之情當同其量。中山定業東南，項城收功西北，二傑之為民國衆望所歸初無軒輊。當統一局成，二傑各以其交讓之精神相見，中山乃推薦項城於國民之前，而項城遂被選為第二任臨時總統，弱二傑之以精神相契無間，實一合而不可復離，天生二傑以支撐此憂危之時局，此吾民要宜為之頂祝者已。

夫亂世之英傑，不世出者也，其在異國利害不相為謀也，容有猜嫉之情，難於和洽，而在一國之內同親國家之患難，並世英傑未有不戮力同心以奠國本於永固者。其有偏為擁護，遂致悖英傑交驩之心，而積非成是，淺識之徒昧於大義，仰揚在心，毀譽任意，在英傑固無嫌忌，在常人乃多猜疑。凡此迷障不為打除，則國民心思腦力難期為其同一一致之進行，於國家前途亦殊生妨礙也。中山在南而未行於北，項城在北而未行於南，以致南北感情未盡融洽，二傑雖同懷嚮往之誠，而尚未能形神交感，握手言歡於一堂之內也。迨項城遣使迎迓，於以見其渴望之忱，中山毅然北上，尤可見其推信之篤。二傑於此，乃各抒其真性情，坦懷相示，而不肖者乃無以施其間術矣，民國前途之幸福實於二傑之握手基之焉，此不可為之慶賀者乎？

中山者，始終推心置腹於項城，而對於項城未嘗稍抱疑心者也，中山推薦項城於國民，蓋深知項城足以為此顛危時局之砥柱，而深信其對於國家絕無野心者也。惟英雄能識英雄，二傑之交驩固不自今日始矣。今二傑復以其摯愛之情，握手言歡於一堂之內，則國民向之所疑至是可以冰釋矣，則國民不愈以二傑之合而團結彌堅，將南北之謬見，新舊之妄談銷除淨盡，合全國為一心，內以整頓政務，外以共禦強鄰乎？

中山之履京，北地同胞歡迎備至，皆共掬其至誠之意，可見凡為真肝膽真性情之英雄，國民無不同申敬仰，而

英雄亦必感國民推崇之厚，誓有以利國福民。中山盡瘁革命二十年如一日，名成不矜，功高不伐，記者前曾以東亞自由神目之，今此東亞自由神者，乃以其誠懇和藹之氣感化北方之同胞，而二傑相見，將以民國建設之大問題相商榷。吾人深信二傑必能和衷共濟以救時艱，開萬世不拔之宏業，為民國謀無疆之幸福。民國今日之大勢，雖為內憂外患所侵逼，而二傑携手，使全國之心志同出於一，不再演紛擾之現象，則國無不可轉危為安，轉弱為強，民國前途之光明，實於茲肇始。此記者所為欣忭不已者也，願國民共體二傑之心，各以真性情相感，毋再生猜忌心矣。（註三）

三、論內政進行方針八大政策

民國成立，舉四千年專制制度而破壞之，建設之事今日為亟，萬緒千端，實難一一處理而得其當，本之立，傾搖堪虞，建設重任固賴愉快之才，而尤須有誠摯之特性，偉大之眼光，彈智竭能始無隕越。蓋為政府在得其要，提綱挈領，百凡皆舉，條理既清，進行至易，若舍本而求其末，枝枝節節，勞而無功，政事勢如，雖歷時日，亦罕言治。譬之建屋，為大工者必先豎其棟樑，若不一磚一石之是謀，欲成全功蓋不可得已。民國自統政一府成立以來，大都困於內閣問題之風潮，莫能定止，無暇專心一志，從事於建設之大業也。孫黃二先生北上，消弭南北意見，商榷行政方針，今由袁總統與孫黃二先生商定內政進行方針八大政策，黎亦贊同，而今而後民國內政，悉本此八大政策進行，建設之事，庶有可言矣。記者於此，請得而論之。

（一）立國取統一制度

民國根本之建設，取統一制度者也，當國事初定，論者有統一聯邦二大主張，採聯邦制，則各省各自為政，中央權力至狹，考之中國國情，數千年相沿歷史，宜於合而不宜於分，一言聯邦其弊必至自裂，而使國家發達蒙大不利，故民國立國之基礎即建築於統一主義之上。自參議院成立，所立議案亦莫不採統一制度，則民國立國問題，其必取統一制度，已無可疑，且國民共和二大政黨於統一主義俱標列於黨義黨綱之內，聯邦主義之于今日，本屬不成問題，故立國取統一制度，早為當然之事實，無論何黨皆不能示其反對之意者也。

(二) 主持是非善惡之道以正民俗

光復功成，自由平等之說大盛于中國，苟能得平等自由之正軌，豈非國民之大幸？而淺識之士，不明自由平等之真諦，誤會所至，奸巧詐僞，民俗日偷，道德荒墮，禮教蕩然，中國數千年相守之文明精神悉將毀裂于今日，社會無主持是非善惡之人，以致民俗每況而愈下，人心不端為政匪易。今內政進行方針以正民俗列入，可謂務本，黃克強先生任南京留守時，即提倡孝弟忠信禮義廉恥八德，蓋道德為建設根本，德之存廢繫于國之興亡，今既由大總統命令，申儆國人，反以此事列入內政進行方針，固至善矣，若得社會有力者竭力提倡之，則庶幾耳。

(三) 暫時收束武備先儲備海陸軍人才

二十世紀之國家莫不以武裝立國，強權盛而公理微，武備不修，外侮侵凌矣。況中國為世界列強所眈眈睥睨以為逐鹿之場者乎，故吾敢謂中國於十年內無強大之海陸軍不足以立國於世界，而競生存。中國貧窮極矣，自革命底定以後，有百萬之兵，而無力供給，遂岌岌為裁減之謀。蒙藏告警，政府亦時言征討，日俄干涉一起，政府用兵蒙藏之志受一打擊，俯首退讓，不敢與爭，非以力不足乎，欲雪國恥，舍擴充實力無他策。然以言中國之現狀，財政艱困，行政經費尙虞不支，遑有餘力以張軍備耶？且海陸軍人才甚形缺乏，即言擴張，亦不足取材，故民國今日，蓋處於有心無力之境，宜為他日擴充之準備，而儲備人材實為當今亟務，收束武備，豈得已乎？然吾更以能保持目下之實況為宜矣。

(四) 開放門戶，輸入外資，興辦鐵路、礦山，建置鋼鐵工廠，以厚民生。

中國地大物博，礦產之富，甲于世界，國民不知採掘，使寶藏不興，利源不闢，以致日形窮蹙，民生維艱。反以數千年來持閉關主義，與世界斷絕交通之故，民俗習於保守，今猶有拘泥風水，死護墳塋者，且鐵路未築，運輸不便，亦阻礙辦礦之一大原因。不知培植民國國本首當厚裕民生，裕民生之策，在闢利源，而採掘礦山其要也。築鐵路以利交通，便輸運，而礦山皆免虧本，而獲厚利矣。故民國今日宜當築鐵路，鐵路成有運輸之道，而後採礦山，礦山掘有五金質品，而後建置鋼鐵工廠，即在目前已足使小民各得其所矣。為政最要莫過於使民無失業，厚民生裕國力，悉在於此。然吾國今日所患不在土地勞力，而在資本，以目前現狀，欲興辦鐵路礦山，建置鋼鐵工廠，蓋

決不可能之事，此所以必利用外資也，開門戶而不損主權，亦民國救國之一道矣。

(五) 提倡資助國民實業先著手於農林工商

中國苦貧久矣，其病源所在，實以實業之窳敗，而實業界之衰落，起於滿清之末葉，至經兵燹之後，民物愈形凋敝，而實業界之生氣索然，加以各省內政之紛擾，羣盜如毛，出沒不常，秩序未盡恢復，實業何由振興，而政府之目光短淺，不遑兼顧遠圖，非警於外患之頻聞，即震于黨爭之日劇，於國民實業之垂敗無根本補救之方，實業界之前途有足令人心神俱瘁矣。中國以農立國者也，中國事不講新法，復以時遭水患，遂致收成大減，民食缺乏，是為大憂。而工業不精，外貨充塞，自製之品欲求一一競勝，而無其道，商某之於今日，更無論已。以今日國民實業之現狀，使政府猶不亟事保護之策，吾知愈不可言，是故政府對於國民實業提倡之方，固不宜緩，而資助之道尤為最切。蓋國民實業在不能提倡而振興之，而在無以資助而挽救之耳。

(六) 軍事外交財政司法交通皆取中央集權主義，其餘參酌各省情形採地方分權主義。

中央集權主義與地方分權主義，輿論交訟，非一日矣，不知集權分權乃相對的，在中央集權之國，亦不妨行地方分權，而不見有衝突之點，蓋立法必須集權，而行政則可分權，立法集權則全國受統轄，于同一之法制中，而莫能或外，行政分權，則以地方情形，各各不一，參酌而行，始能盡善。是以集權分權之界說，有立法行政之分，不得以行政分權，而遂得謂妨礙統一也。軍事外交財政司法交通五項，雖各有立法行政性質，然必取中央集權庶不致有分歧錯亂之弊。軍事指揮，外交應付，財政清理，司法劃一，交通規畫，皆必須歸於中央，始能畢舉而得當，故宜皆取中央集權主義，若內政工商教育諸事，其關於立法性質者，自應受制於中央。而關於行政者，則以兼地方分權主義為宜，故第言集權與第言分權者皆無當也。

(七) 迅速整理財政

中國財政勢如亂絲，苟整理不得其道，適所以益紊亂之象，而中國財政現狀，且至日以不支。夫財政為國家血脈，血脉既紛無條理，血液不能盡貫輸注掖之力，一息奄奄，生氣垂盡，不能整理財政，即為國家淪亡之大原因。是以言治國者必先理財，中國財政紊亂於滿清末葉，主理財者大率皆貪鄙之夫，致歲入不敷歲出，國家經費動倚外

債爲活，革命軍興，餉精浩繁，財政前途愈以岌岌，至於今日，中央與各省皆有非借款不支之勢，內政進行，多致停滯，而財政尙無整理之望，其原因以國稅與地方稅未劃定，中央與各省之意見，亦時多不合，地方不滙解於省，省不滙解於中央，卽有滙解之款，亦屬少數。中央理政之策又不從根本著手，往往爲挖肉補瘡之謀，欲財政能於頃間收整理之效，豈可得乎？夫財政能早整理一日，卽國家血脈得早蘇活一日，而內政亦得早着進行一日，故整理財政尤貴迅速，遷延不救，貽禍實深，然欲迅速整理，非從根本上清理不可，而劃定國稅地方稅之範圍與清釐稅則爲尤要矣。

（八）竭力調和黨見維持秩序爲承認之根本

民國成立至今，列強尙未承認，一切外交，皆艱於對付，吾政府與國民固引爲憂矣。而外人所持以藉口者，則以吾國政府尙未鞏固，各省現狀亦欠甯謐，觀於海牙和平會條件所列，尤足憑信，則吾國今日欲要求各國正式之承認，首宜竭力維持國內之秩序，統一以後全國秩序之未盡迴復，原因實繁，而黨見水火亦其一。夫中國之黨爭不盡限於政黨，言政黨祇二三黨以政見對壘耳，而地方黨與私黨則無數。其爭非在意見之傾軋，卽在權利之攘取，稍涉激烈，卽足使國家現狀因之枢隉不安。故吾觀中國政黨正常之黨爭少，而地方黨與個人之私黨之爭多，蓋正當之黨爭，正足以策勵內政之進行，不見其損，若地方黨與個人私黨不正當之黨爭，則在在爲害，故政府所欲竭力調和者須在消弭地方黨與私黨之見，而息其爭，則秩序自足維持，國家秩序能長保安之狀，承認問題或易解決，而政爭無取於竭力調和也。（註四）

財政部編製全國歲出歲入預算。

財政部辦理全國歲出歲入總預算，業已辦竣，不日卽可提交國務會議審議。歲入總數爲二萬九千六百九十六萬餘元。歲出爲三萬三千三百餘萬元，出入相抵，不敷約三千六七百餘萬元。歲出部分，以軍費占多數，共約九千餘萬元；次爲交通費五千餘萬元；償還外債之數，僅稍低於交通費，約五千萬元。

（註五）

十三國駐京公使訪謁國父。

先是國父於本月十四日訪晤各國駐京使節，作禮貌上之周旋。各使遂約同於是日上午訪謁國父答聘，當由國父親自招待，並說明其所主張之鐵路政策，各使聆悉，極表欽敬。（註六）

司法部公布律師暫行章程。

律師暫行章程，凡三十八條，內分律師資格、證書、名簿、職務、義務、公會、懲戒等七章及附則。凡屬年滿二十歲之男子具有下列資格之一者，不經考試，得爲律師：在國外大學或專門學校修法律或法政三年以上，得有文憑者；曾任判事官、檢事官，或試補及學習判檢者；在國內公私立大學或專門學校教授法律學滿三年者；在國外專門學校修習法政速成一年半以上得有文憑，曾充推事、檢察官、巡警官，或曾在公私立大學或專門學校教授法律學滿一年者。（註七）

征藏軍北路軍抵昌都。

自征藏軍攻克貢覺後，北路軍繼續向西挺進，是日已抵達昌都。昌都爲中原通西藏孔道，原名察木多，距拉薩約一千二百里。（註八）

海牙平和會，商討承認中華民國問題。

我國革命，推翻滿清統治，臨時政府成立，已逾九月，世界各國尚未有承認我國者，海牙平和會對此問題，特公決觀察我國對於下開五點情形，再議承認。一、各省能否停止內戰。二、從前條約是否繼續遵守。三、蒙藏及東省問題能否解決。四、人民生計能否獨立。五、地方有無自治能力。（註九）

國民黨舉行理事會，議定對政府之態度。

是晚七時，國民黨理事會舉行茶話會，出席理事有國父、黃興、吳景濂、宋教仁、貢桑諾爾布等，各部主任幹事，及在院議員，亦均列席。先就黨之財政問題商決後，繼即討論黨對政府應取何種態度。僉謂：宜取穩健態度與大總統袁世凱提携，南北猜疑自然消滅，外人觀瞻當然一變，承認民國及借債問題，自易着手矣。至關於繼任國務總理人選一案，以趙秉鈞較為合宜，並公推黃興代表向袁表達斯項主張。當夜與於袁餞別國父之宴後，即邀袁入密室，將該黨理事會之主張及對政府態度，詳為說明，並力贊秉鈞才能堪膺總理重任，復推薦朱啓鈴、梁士詒分任內務、交通二長，袁氏深服興之大公無私，決定照言行事。（註一〇）

袁大總統任命梁如浩為外交總長；劉人鏡為駐俄公使。（註一一）

宋教仁致各報聲明此次國民黨之合併成立，全出於遵行孫、黃二公之指示。

宋教仁致各報書有云：

「連日各報載國民黨事諸多失實，甚且如民視報等謂孫中山先生辭理事職，出於鄙人之排斥，新紀元報等謂孫黃有衝突，皆不勝駭異。此次國民黨之合併成立，全出於孫黃二公之發意，鄙人等不過執行之故。黨員無論新舊，對於孫黃二公皆非常愛戴，此次選舉理事，孫先生得票最多，惟孫先生以此後欲脫離政界專從事於社會事業，故不欲任事，曾經辭職，已由鄙人與各理事再三挽留，始允不辭，現已推為理事長。鄙人與孫先生從事革命，幾及十年，何至有意見之爭？且國民黨新立，正賴有功高望重如孫先生者為之主持，亦何至有內訌之原因耶？至於黃克強先生與孫中山先生同為吾黨泰斗，關係之親切，天下皆知，此次北來調和南北意見，主持大計，兩公無絲毫之異，更何至有衝突之事，如各報所云云乎？方今時事艱難，非有強大真正之政黨作中流之砥柱，何能挽回危局？而強

大真正之政黨，尤非社會扶持，各黨互相獎勉不能成立。關於政見，各黨即互有不同，然總不宜猜忌離間，日望敵黨之不發達。吾人改組國民黨時宣言政黨宜二大對峙，希望自黨發達，同時並希望反對黨亦發達，能至旗鼓相當而後已。誠以政黨須有道德，其態度固應如是也。作此等謠言之各報，屬於何黨固不必辨。鄙人總深盼其守政黨道德，不再事無謂之猜忌與離間，平心靜氣以評論國家事，扶持各黨，使漸臻於健全之發達，庶幾各黨乃得即日穩固，從容研究。其在議院有正當之主張，不事喧囂，其對政府有適當之監督方法，以促成強固有政策負責任之內閣，是豈非國家之大幸事乎？區區之心，乞鑒諒之。宋教仁頓首。」（註一二）

征藏軍由昌都攻俄洛橋，拔之。

尹總司令所部金劉剿三軍，由昌都西進，攻俄洛橋拔之。俄洛橋係西藏偽都督之根據地，偽都督自退，我軍正西進追擊。又昌都、貢覺附近之同普地方，二十日已爲我軍收復。（註一三）

註一：民國元年九月份「政府公報」（通告第一四九號）。

註二：民國元年九月十九日上海「民立報」（第六九六號）。

註三：民國元年九月二十六日上海「民立報」（第七〇三號）。

註四：民國元年九月二十三—二十五日上海「民立報」（第七〇〇—七〇二號）。

註五：民國元年九月十六日上海「民立報」（第六九三號）。

註六：民國元年九月十八日上海「民立報」（第六九五號）。

註七：民國元年九月份「政府公報」命令第四二號。

註八：同註六。

註九：同註六。

註一〇：同註二。

中華民國元年 九月十六日

中華民國元年 九月十七日

二六六

註一：民國元年九月份「政府公報」命令第一四〇號。

註二：同註五。

註三：民國元年九月三十日「民立報」（第七〇七號）。

十七日 國父抵太原。

國父因山西閻都督代表至京堅邀，至晉遊歷，以慰晉人渴慕之忱，並為考察正太鐵路及晉省礦產，視察娘子關等地戰後狀況，暨聯絡各界發展鐵路政策。十七日正午十二時乘坐專車出京，趙代總理、各部總長均到站歡送，隨員魏宸組、胡秉柯、居正、朱卓文、張繼、劉信同行，袁大總統派程克等護送。（註一）專車十二時二十分離站，四時抵保定，下車出席三十餘團體之歡迎會，旋登車南行，六時三十分抵石家莊。（註二）是日下午五時抵太原。十九日上午蒞臨全省各界歡迎大會，二十日在陳列所軍警及省議會政界歡迎會演說破壞後建設宗旨。二十一日上午九時至陽泉，參觀煤鐵各礦，晚宿石家莊，廿二日晚抵天津。（註三）

颶風襲臺灣，損失慘重。

臺灣北部自十五日起，颶風吹襲三天，風力之猛，為數十年所未見，損失極巨。其須暫時修理者，約三百五十萬日元，他如房屋之倒塌，人口之死傷，田禾之淹沒，尚未調查清楚。臺北一處，幾如全部吹去，交通斷絕，災情慘重。詎正清查修復間，二十九日又有強烈颶風來襲，臺北市區，水淹三日始退。經上次颶風吹襲所存餘之房屋，此次又倒塌三千四百餘幢，無家可歸者二三萬人。（註四）

註一：民國元年九月十八日上海「民立報」（第六九五號）。

註二：民國元年九月十九日上海「民立報」（第六九六號）。

註三：民國元年九月二十四日上海「民立報」（第七〇一號）。

註四：民國元年九月二十七日上海「民立報」（第七〇四號）。

十八日 袁大總統、張謇籌商鹽務辦法。

張謇於八日入京，連日入謁總統，籌商鹽務辦法，經初步決定：自民國二年起，一律先加四文，每年約可增收四千萬兩。並擬定灶戶仍由人民自製，由官收買，然後再交鹽商出賣。經此嚴密稽征，每年又可增收一萬萬兩。謇並陳述其整頓鹽務計畫，五年後鹽稅收入，可抵全國歲出。（註一）

參議院連日召開秘密會議，討論大借款案及對蒙政策。

註一：民國元年九月二十日上海「民立報」（第六九七號）。

十九日 各省駐京代表改稱行政諮詢員。

各省代表會原定有十省到京，即行開會，前並定期九月二日舉行首次會議，嗣因代表權限問題，中央與各省發生爭執，以致集會未成。茲經折衷將代表改稱行政諮詢員，並由中央訂定簡章九條，原文如左：

- 第一條 行政諮詢事件分類如下：（甲）民政，（乙）財政，（丙）軍政。
- 第二條 行政諮詢事件，即由各主管部按照情形分別辦理。
- 第三條 各主管部應由部中特派專員，以資接洽。
- 第四條 各部特派員及各省特派員，得各就主任事件隨時建白或答復其意見。
- 第五條 各部及各省特派員，對於主任事有認為應開會議者，得三人以上之贊同，即可開會，其規則由各部自定之。

中華民國元年 九月十八、十九日

第六條 凡議決或陳述事項，應呈候主管各部議長裁奪。

第七條 各省特派員關於主任事項會議完竣時，得經主管各部，總統得派員加入會議，或遇事諮詢於各主任員。

第八條 設立總事務處一所，以爲各省特派員會集之機關，並酌派專員，以司接待。

第九條 各省特派員到京後，應先赴該事務處報告，並接洽一切。凡請謁大總統、國務總理、暨各部總長一切事宜，即由該處接待專員分別介紹。（註一）

襄陽火藥局失事。

襄陽火藥局，爲滿清時代綠營製造藥彈之用，現在駐紮該處之軍隊，仍令該局照舊造藥。本日因廚房失慎，延燒藥庫，陡然轟裂，藥彈橫飛，除藥局全數崩塌外，復震倒營房民屋多所，並轟斃兵民百餘人，受傷者亦百餘人。（註二）

袁大總統授徐寶山、王芝祥、杜錫鈞、姚雨平等四人為陸軍中將，加上將銜；何宗蓮等三十二人為陸軍中將。

授爲陸軍中將者為何宗蓮、李純、黎本唐、寶秉鈞、蔡漢卿、吳兆麟、王安瀾、唐犧支、季雨霖、黎天才、陳懋修、洪承點、陳之驥、冷遜、吳紹璘、顧忠琛、劉之潔、黃郛、周駿、彭光烈、孫兆鸞、劉存厚、熊克武、孟恩遠、王廷楨、王占元、曹錕、楊善德、靳雲鵬、潘矩楹、張作霖、馮德麟。

（註三）

註一：民國元年九月二十五日上海「民立報」（第七〇二號）。

註二：「東方雜誌」第九卷第五號。

註三：民國元年九月份「政府公報」命令第一四四號；民國元年九月二十一日上海「民立報」（第六九六號）。

二十日 袁大總統令申明以孝弟忠信禮義廉恥為立國之本。

令曰：

「前據南京留守黃興電陳：民國肇造以來，年少輕躁之士，誤認共和真理，以放恣為自由，以蔑倫為幸福，綱紀隳喪，流弊無窮，請講明孝弟忠信禮義廉恥，以提倡天下，挽回薄俗等情，仁人之言，聞之感喟。本大總統深惟中華立國以孝弟忠信禮義廉恥為人道之大經，政體雖更，民彝無改。蓋共和國體惟不以國家為一姓之私產，而公諸全體之國民，至於人倫道德之原，初無歧異。古人以上思利民，朋友善道為忠，原非局於君臣之際。自餘七德，雖廣狹有殊，而人羣大紀，包舉無遺。自頃以來，人心浮動，於東西各國科學之精微，未能通曉，而先醉心於物質文明，以破個人道德。緣飾哲學，比附名詞，厚誣彼賢，私遂己過。抑知立國各有本末，豈能舉吾國數千年之嘉言懿行，一掃而空？前述八德，百姓與能。乃妄者以為不便於己，棄如弁髦。造作莠言，誤人子弟，幾欲化全國人民為不孝不弟不忠不信無禮無義無廉無恥而後快。孟子有言：『去人倫，無君子。率獸食人，人將相食。』若任其自然，不為別白，則五季之蕩無法紀，復見於今，必為人類所不容，環球所共棄。言念及此，憂心如焚。為此申明誥誡，須知家庭倫理，國家倫理，社會倫理，凡屬文明之國，靡不殊途同歸。此八德者，乃人羣秩序之常，非帝王專制之規也。當此存亡絕續之際，固不必墨守舊說，拘拘於一家之言，亦豈可侵軼範圍，毀冠裳而隨鱗介？惟願全國人民恪循禮法，共濟時艱，其或倡作詖詞，引人入阱，國有常刑，豈能寬維？本大總統痛時局之阽危，慌紀綱之廢弛，每念今日大患，尚不在國勢，而在人心，苟人心有向善之機，即國本有底安之理。凡我邦人父兄子弟，敬而聽之。」（註一）

袁大總統令凡効忠民國實贊共和之蒙古各札薩克王公等，加進封爵一位。

令曰：

「民國建設，聯合五族，組織新邦，全賴各民族同力同心，維持大局，方能富強日進，鞏固國基。現在邊事未靖，凡效忠民國實贊共和之蒙古各札薩克王公等，均屬有功大局。允宜各照原有封爵，加進一位；汗親王等無爵可

中華民國元年 九月二十日

進者，封其子若孫一人，以昭榮典。其著有異常功績，或首翊共和，或力支邊局，以及勸諭各旗拒逆助順者，並應另加優獎，用勵殊庸。」（註二）

蒙古活佛章嘉、甘珠至北京。

章嘉活佛與甘珠爾瓦活佛，由蒙古南來，先至張家口，是日由張家口搭車，於下午四時抵京。隨行者三十餘人，章嘉住嵩祝寺，甘珠爾瓦住雍和宮。（註三）

蒙藏交通公司在京成立。

國人鑒於邊事日亟，為發展蒙藏交通，消除本部與邊區人民隔閡起見，特由各名流發起組織蒙藏建設公司，從事本部與蒙古、西藏間之交通建設。是日在北京開成立大會，決定辦法八條：（一）設立總公司及各處分公司。（二）測定鐵道路線，先築官道，試行無軌汽車。（三）增設旅舍，酌建都市。（四）調用學生，開辦學堂。（五）保護遊歷，獎勵營業留學。（六）推廣實業，增設場所。（七）募集民股，劃撥國股。（八）設立蒙藏交通公司籌辦處。會中公舉伍廷芳為總理，王人文、溫宗堯為協理，世續、貢桑諾爾布、馬安良、姚錫光、達賴喇嘛為名譽總理，梁士詒為評議長，于右任、陳其美、劉正雅、曾述榮、錢應清、傅琦、張錫之等分任總務、交涉、調查、文牘、會計、庶務各幹事。其經費每月定為五萬元，亦經國務院核准。當由該公司北京代表劉昌言電邀溫宗堯、徐紹楨、于右任等發起人即速自滬啓程北上，以利進行。（註四）

袁大總統對日本朝日新聞記者神田正雄發表親隣政見。

日本朝日新聞駐北京記者神田正雄代表大隈重信晉謁袁大總統，叩詢政見。袁答政見可分內政、外交兩項言之。以言內政，固以采取世界最新制度，以期鞏固共和為目的。日本為東亞維新先進國，一切法令章程，無不攝取歐美之精意，故他日敝國行政節目，自以采取貴國者為多。至於外交，則鄙人始終以親鄰為唯一目的，而與敝國最切近者，即貴國與俄國，貴國與我國歷史、人種、風俗、習慣、性情、

宗教、文物制度，凡東亞歷史上數千年來之文明，靡不相同，則敝國對於貴國自當格外親密。俄國與敝國邦交，亦同稱親睦，從未開釁失和，則敝俄兩國之感情，亦當與貴國同，此則鄙人所能自信者也。

(註五)

工商部總長劉揆一發表提倡以絲、茶、磁鐵、棉、煤油為基本產業辦法。

劉總長以我國現時急宜提倡工商實業，而國內產業擬定絲、茶、磁鐵、棉、煤油等項為基本，竭力提倡之。並劃定元年至十年為保育時期，凡民國不能興辦者，先由政府經營之，俟有成效，再歸民有。至僑商之招撫，擬在廣東、福建兩省，劃定兩埠，使之經營，先撫其人，後招其資，以為提倡國內投資之法，逐漸獎勵設立興業、勸興各銀行。關於工商礦三者易行之事，擬即興辦者如左：

一、關於工業者：甲、普及手工業，第一年於京、鄂、寧、粵等處設五大模範手工場，專製日用品，以次及於各省。乙、提倡工場工業，減少生產費，裁撤厘金。丙、先於京師設立工業試驗所，以次及於各省。丁、補助各輪出品工場經費，或貸與資金。

二、關於商業者：甲、改良商會及商法，已提案於參議院。乙、設出口品檢查局，先辦大埠，小埠則附於商會之內。丙、設工商訪問局，專備各企業家興業之諮詢，部中亦隨時可徵意見。丁、設商事裁判所，力去工商之障礙。戊、改換駐外領事人員由本部會同外交部派換。

三、關於礦業者：甲、設立地質調查研究所，招各省礦科入所研究地質測量之事。乙、設地質調查所，派員分赴各省調查，繪具圖說，布之全國。丙、設中央製煉廠，先設京、滬、漢三廠，代民間製煉礦質。丁、改訂礦章，劃分礦區。戊、設礦山監督署，先設於廠多之省。(註六)

袁大總統公布衆議院議員選舉法施行細則。(註七)

註一：民國元年九月份「政府公報」命令第一四四號。

中華民國元年 九月二十日

中華民國元年 九月二十一日

一一二

註二：同註一。

註三：民國元年九月二十二日上海「民立報」（第六九九號）。

註四：民國元年九月二十八日上海「民立報」（第七〇五號）。

註五：民國元年十月一日上海「民立報」（第七〇八號）。

註六：同註五。

註七：「東方雜誌」第九卷第五號。

二十一日 陸軍部公布軍官學校條例，該校設於保定，「保定軍官學校」之名自此始。

陸軍部於本日發布部令曰：「陸軍軍官條例著即准此施行此令。」該條令指定以保定府前速成學堂校舍爲陸軍軍官學校校址，故此稱「保定軍官學校」。茲誌條例全文如次：

陸軍部部令

陸軍軍官學校條例著即准此施行此令。

中華民國元年九月二十一日。

陸軍軍官學校條例。

總綱

- 第一條 陸軍軍官學校爲造就初級軍官之所，專收各兵科軍官候補生，教以初級軍官必修之教育。
- 第二條 陸軍軍官學校就保定府前速成學堂校舍設立，將來應否擴充，再行斟酌情形，以部令定之。
- 第三條 學生之教育分爲教授及訓育，教育之次數詳第一表，教練課目詳第二表，日課時限詳第三表。
- 第四條 實施學生之教育，悉依預定教育明晰表辦理，該表由校按照前條課目表詳細擬具，呈候陸軍部審定施

行。

第五條

陸軍軍官學校置左之職員：

校長 教育長 校副官 科長 教員 學生連長 學生排長 軍需 軍醫 獸醫 准尉上中下士及委任文官 職員之階級人數之一例詳第四表。

第六條

學生之修學期爲二年，自正月初八日起至第二年十二月二十九日止，分爲兩學年，各學年皆以每年正月初八日開始。開國以來，爲收容學生，事實上便利起見，可以變通此條，惟修學期仍須兩年，隨時如必須增減之處，另以部令定之。

第七條

學生在學時所需被服、書籍、筆墨、紙張及必不可少之用具，皆由校中分別貸與支給。

第八條

學生一律在校住宿。

第九條

學生不得託故請求退學。

第十條

學生有犯左列事項之一者應令退學：
一學術欠缺無畢業之望者。二紊亂軍紀屢犯規則者。三品行不正無悔改之望者。四帶有傷病不堪修學者。五考試落第者。

第十一條

按照前條令學生退學者，除第一、第四、第五三項外，退學以後須將歷年學費及所領津貼、衣服、書籍、小學校預備學校畢業證書一律追繳清楚。

第十二條

學生有犯前條第一項或四項第五項者，倘查出有情節可原，則准予延長一學年，降歸第二期一同修學。

第十三條

第十條第十一條第十二條之事項發生時，由校長詳述事由申請陸軍部裁奪施行。

第十四條

學生野營演習，遇有借用軍隊之處，應由校長先期申部轉飭該師照辦藉資學生歷練。

第十五條

學生每屆畢業由陸軍總部呈請大總統委任高等軍官臨校考試，並調查平日成績排定考列次序，及第者呈請大總統親臨發給畢業證書。

中華民國元年 九月二十一日

二七四

第十六條 前項已領畢業證書之學生概作見習軍官，由部撥歸原團（營）見習。

職掌

第十七條 校長直隸於陸軍部，統轄全校職員，綜理全校一切事宜。

第十八條 教育長稟承校長指揮各科長及教授訓育馬術各處官長齊一教育之責，並指揮馬輜兩專科官長，整理兩科之教育。

第十九條 校副官稟承校長經理全校一切庶務。

第二十條 各科科長督率教授訓育馬術各科，官長釐定本科教育計劃，編纂課程，精研教法，負本科完全教育之責，並有時直接教授功課。

第二十一條 各科教員按照教育計劃編纂課程，教授功課，維持講堂軍紀，批評作業，考驗成績，隨時登記彙呈本科科長，轉呈校長教育長以備查核。

第二十二條 馬術教員長督率馬術教員任馬術教育之責，兼轄馬廄一切事宜，並掌管馬匹之調教。

第二十三條 馬術教員幫同馬術教員長，分任馬術教育之責，並管理馬夫馬匹及一切用具。

第二十四條 馬術助教承馬術教員之指示助理一切事務。

第二十五條 教育副官幫同校副官佐理教授、訓育、馬術三處一切庶務。

第二十六條 學生連長稟承教育科長，督率所屬學生，排長擔任全連學生之訓育，考查學生性行才能及一切內務之責。

第二十七條 學生排長承學生連長指示維持學生軍紀、風紀，實行訓育，並整理連中內務，兼管本科器具材料。

第二十八條 助教承學生連長，學生排長之指示，分任操練體操操擊刺等，並幫同排長經理一切庶務。

第二十九條 軍需正及軍需專司理金、物品、出納、會計等事，二等軍需正並教授經理學。

第三十條 軍醫正及軍醫員專司療治衛生等事，二等軍醫正並教授衛生。

第三十一條 獸醫正及獸醫專司馬匹之療治、衛生、查驗蹄鐵等事獸醫正並教授馬學。

第三十二條 書記員專司本校公牘文件。

經費

第三十三條 經費分額支、活支兩項，凡薪水、火食、雜費等項爲額支，初開校時，由校長按章稟明陸軍部批准，嗣後按季具領，凡修建房屋，增助薪水，購辦器物、書籍、儀器、儲備藥品等項爲活支，由校長隨時估價稟請陸軍部核准批發（馬匹槍彈則由部發給）。

第三十四條 學校額支經費詳第五表。

第三十五條 員司薪水分爲一二三等，每閱兩年，由校長考核，成績之優異者稟請陸軍部遞升一等，以升至一等爲止。

第三十六條 由軍隊調充之助教等員除仍領原餉外，另由學校加給津貼以示體恤。

第三十七條 人員支領薪餉以每月二十五日爲定期，由軍需員查照定數繕冊備齊請校長查閱，校長及各員司薪水派會計士按員送交，學生津貼由學生排長按名分發，均以簽押蓋章爲據，弁兵夫役工食由校副官點名分發，馬乾銀由軍需員核明發給，發畢將冊簿送呈校長查閱。

第三十八條 物價隨時消長，火食雜費先後或有不同，茲酌定適中數目，如有應行增減之處，由校長隨時稟明陸軍部核奪辦理，無論額支、活支每屆一學年須將收發款目分別額支、活支兩項，繕造四柱清冊，先將各項憑單領據發票收條核對明晰，連同原簿呈由校長查核簽名，申報陸軍部核銷。

附則

第三十九條 其餘各項細則，由校酌量情形擬呈陸軍部核准施行。

第四十條 本條例自公佈日施行。（註一）

袁大總統歡宴黃興。

本晚八時，袁大總統歡宴黃興及其隨來諸人。同座者有參議院正、副議長，秘書長，各部總次長及

中華民國元年 九月二十一日

各高級軍官約七八十人。袁總統致歡迎詞曰：

「現在世界專制國斷不能存立，非建設共和不可。蓋專制國爲家天下，僅以少數人負國家責任，故國事愈頹廢；共和國爲公天下，以全國人負國家責任，故國事可振興。時至今日，我國非採用共和國體不足以鞏固國基。克強先生有見於此，慘淡經營，苦心創設共和，其豐功偉烈，彰彰在人耳目，無俟贅述。在南京留守府時，軍隊林立，鄙人未能時時接濟餉項，先生於軍餉缺乏之餘，不僅能鎮懾軍心，並能首倡退伍，此先生至誠感人，是謂武備的精神。望我軍界諸君均以先生武備的精神爲模範，然後可維持於不敗。曾滌生云真心愛國，百折不回，先生艱苦卓絕，成此大業，乃所謂真愛國苦心百折不回者，鄙人極爲欽佩。就一般人觀之，皆謂克強先生爲磊落英雄，據鄙人所見，不僅是磊落英雄，更是誠篤君子，鄙人對於先生敬之愛之，莫可言喻。此次先生北來，各界極歡迎。我兩人相見，所談政見，均屬相同，先生所籌畫各事，皆出於真摯愛國之心，由慘淡經營而來，切實可行，今人言以國家爲前提者甚多，大率口頭禪，惟先生真是以國家爲前提云。」

言畢舉酒致敬。

黃興答詞曰：

「今謬蒙大總統獎飾逾恒，愧不敢當。共和成立，實賴大總統救國之決心及國務員與各軍長、師長各位一致贊助，始能收此效果，與極爲感佩。現在國基初立，建設之事甚多，大總統代表中華民國人民，當此艱鉅困難之時局，一方面要維持破壞秩序，一方面要建立共和國家基礎，其困難情形，可以想見。與此次來京，親見大總統爲國宣勞之苦心，及一切規畫，尤爲感佩。以後國家困難之事，或較今日爲尤甚，凡中華民國之人民，無論在政界在社會，須出真實愛國心，以贊助大總統建設之偉業，使中華民國與各國立於平等之地位，維持世界之真正和平。此與之所希望於在座諸君，並用以自勉者。」（註二）

註一：民國元年九月份「政府公報」命令一七〇號。

註二：民國元年九月二十三日上海「民立報」（第七〇〇號）。

二十二日 袁大總統准國務總理陸徵祥辭職。

先是陸徵祥總理因參議院之不予信任，於八月十三日即請病假，袁總統派梁士詒前往慰問，十五日陸總理進法國醫院療病，於十九日遞第二次呈請續假五日，二十日陸總理又具呈辭職。二十一日袁總統復派梁士詒前往慰留，將辭職呈送回，並語總統云：此時請稍忍須臾，俟二禮拜後去留聽公之便。二十三日陸總理又具呈辭聯，並將前次辭職呈續繳，袁總統乃又派趙總長（秉鈞）前往慰問，而陸氏辭職之心已堅，是為四次請辭。（註一）因是，本日袁大總統乃正式予以照准。（註二）

熊希齡通電宣布倫敦一千萬鎊借款成立。

經理借款事宜熊希齡為宣布新借款一千萬鎊於八月三十日簽押，通電各省報告經過。文曰：

「各省都督，上海民立報鑒：借款事前因七月初八日六國銀團要求監督條件太嚴，又未能按照三月初九函照墊七月款項，當經希齡聲明另借他款，並電達各省在案。迨齡因病辭職，本擬歸田，復以大總統挽留，仍令經理借款事宜，特念國家生死所關，不敢不始終其事。自七月初九後由希齡與北京姜克生國際銀團代表白啓祿商訂借款草約，並由財政部國務院會用咨文，付駐英劉代表以議借全權。兩月以來，商承大總統及國務院總理、財政部總長借定倫敦債款一千萬鎊，已於八月三十日簽押，議於本年交三百萬鎊，明年交七百萬鎊。幸賴國民輿論之力，得以免除監督條件。雖彼政府尚有阻撓，然第一批五十萬鎊業經交清，我政府必能維持一切，而希齡經手之事，亦已完結，足以告無罪於我國人。」（註三）

湖北黃岡兵變。

駐紮黃岡倉子埠陸軍第十一團第二營官兵，突於夜間戕殺營長張宗慤譁變，焚毀營部，放火燒燬商店六七十家，大肆騷擾，並有土匪乘機搶劫。翌日杜旅長派兵兩營到鎮剿撫，拿獲倡亂排長王洪斌，及

中華民國元年 九月二十一日

二七八

正目士兵等十四人，一律就地槍決，餘皆逃往黃安、麻城一帶。（註四）

袁大總統任命各省省議會選舉總監督。（註五）

國父赴山海關。

上午十一時，國父專車抵唐山，下車參觀鐵路製造廠、開平礦務局、啓新洋灰公司。晚應廣東會館茶話歡迎，信宿繼續東行，廿五日由山海關回抵天津。（註六）

吳稚暉發表專文，主張國慶日應採行陽曆，並首稱國慶日為「雙十節」。

吳稚暉本日在民立報發表專文，主張國慶日採用陽曆，並命名為「雙十節」，此為稱國慶日為「雙十節」之始。

又主張稱元月一日開國紀念為「建始節」，四月二十七日即去年陰曆三二九廣州起義之日為「黃花節」；並斥二月十二日訂為紀念日，係毫無意義，其文如左：

去年八月十九日武昌起義，其日為陽歷十月十日，民國既改用陽歷，將以千萬年一律紀念節日，皆應適用陽歷，（如黃花崗紀念日之三月二十九亦應改依去年陽歷之四月二十七等是也）。中華民國革命紀念日，參議院已以全體同意定為每年陽歷十月十日，誠為允當，望全國互相牢記，勿因各執新舊歷，弄成參差，以貽笑柄。

十月十之三字甚為湊巧，正與三月三，五月五，七月七，九月九等，一樣好記，大較八月十九為直捷，如其援重九等之例，命名為雙十節尤簡便，而有緻，以後每年慶罷雙十節，即知年事將近，整備過年，略如舊歷時代之有冬至節，雙十節之隔夜，依商業之習慣，亦可作一小結帳之收束，並可上省結帳之舊中秋，下省結帳之舊冬至。民國成立，本在陽歷元旦，（各國通例，成國紀念日，禮必稍殺於起義日之紀念）。元旦亦應慶祝，嗣後可名元旦為建始節，一以標明改建民國之始，二以標明改建陽歷之始，三以標明改張每年月日之始也，一名而三義賅，亦似有

綴。

終之依美法之前例，最有價值之國家大紀念日，莫如十月十日，十月十日之武昌起義，即七月四日之漢斯頓獨立，亦即七月十四日之巴黎革命，現在美國之惟一節日，止有七月四日，法國之惟一節日，止有七月十四日，若皆重舉事之始，而建國統一，等不與焉。所以此後中國惟一之節日，亦止有十月十日。參議院雖曾提議定有國家紀念日三次，其一即十月十日，其二爲元旦之建國期，此好在恰在於元旦，即混同慶祝，亦自無妨。至於二月十二日之統一紀念日，（即十二月廿五清廷遜位，）殊無意義，如曰統一，至今蒙古活佛，尙未依從，當時有何統一之足云，猶夫前清建國，決不能就永歷帝在緬甸被獲之日，作爲清朝統一紀念日也。二月十二日者，適如前明三月十九日，爲前清亡國之日，就他人亡國之日，而爲不合論理之慶祝紀念，雖不可云幸災樂禍，夫亦不可以已乎？況欲追尋武昌起義之潛力，莫如四月二十七日之廣州發難，故以四月二十七日定爲黃花節，實較二月十二日之統一節爲有名。惟紀念大節日之留爲惟一慶典，不過借易於興感之一日，作爲每年中無口之令節，使人不忘現象之由來，非可紆曲以求之也。否則漢斯頓七月四日獨立以前，美人豈無反抗之迹，巴黎七月十四日革命以前，法人亦豈無敗謀之事，追源窮迹，將紆曲而無可確定，故以黃花節日比之於競渡節日，爲隨意之私紀念日則可，取以代國家節日則不可也。國家節日最直捷了當，則惟有十月十日而已，故曰十月十日爲中國惟一之國家節日也。

國家節日之鄭重，應留特別觀念於吾人之腦海者，斷非向日元旦冬至中秋元宵等等何比例也，當視爲一年中最應歡樂最宜熱鬧之一日，決非僅僅掛國旗停授課，泛泛慶祝而已。必也作爲最大之喜慶日，張旗作樂，懸紅結綵，排隊放燈，醉歌朋舞，演劇雜耍，循諸縣邑向日大慶祝日大慶節日之良好習慣，而參以東西各國之新游戲，新品式，各極其奇，庶無負此令辰，亦無負此良宵。此後民智日開通，向日野蠻風俗之迎神、賽會、覘歌、巫舞等事，自然不禁而止，則春秋之佳日，村氓市牙，幾乎寥落寡歡，不爲之一年中稍定數次大歡樂之日，將社會上枯朽而無生氣矣，故就國家惟一節日之雙十節，先於每年得一次狂樂，亦足使紀念國家與宣暢民氣，得雙方之效益者也。

今詎新中國惟一國家節日，止二十日，耳千百都會、縣邑、鎮市各將如何預備，起起，宜速圖之，若問他國於此等節日，其盛況如何，有吾往日記載，七月十四巴黎紀念革命日之狀況一則在，請附錄於後。

七月十四之巴黎，從千七百八十九年七月十四日燒巴士的獄起革命，至今年千九百十一年，爲一百二十三個七月十四，雖彼時革命之程度，在今日視之，絕不足道，然此次革命既起以後，而革命之名詞遂光燭世界，共知革命者卽爲購求自由博愛平等之道德也。紀念之典，固非新世界所當有，然偶或隨自由博愛平等之名詞連帶而起，忽憶往事，正可反省今之世界自由否耶？博愛否耶？平等否耶？爲先輩古人所留之遺憾，企圖在今日增高進行之程度，從而彌之，此亦未始非一有益之紀念。然懷此無窮之希望者，僅爲少數，在今日普通法人之觀念，不過視爲放假遊戲之節日，足得狂樂兩天者而已，姑記其略，以見擾擾之態，可解頤而捧腹。

先數日，城中凡街頭巷杪，大半皆毀掘街石，建立旗桿，高揚雜旗及三色革命之旗，並懸彩燈。

一切官署公建築，懸旗結彩，特較新年令節爲絢爛，巴黎城中數千萬之加非館與酒店，均于門外紮燈彩，有五光十色，純以電燈紮成各種花樣者，亦有僅以五色紙燈，夾雜紙製彩條，牽掛牆壁者。

此種加非館與酒店，十有七八又於街旁搭蓋奏樂之臺，華麗及粗陋亦不一，其式粗陋者，大都堅木條數枝縛結橫木上，鋪短板，圍以紅布，綴以紙燈，有若木偶演劇之臺而稍大，窮街陋巷處處有之。

前後數日，皆從旁晚起，樂聲雜作，人影憧憧，間雜小孩施放砲竹之聲，闐城喧聞，終夜不絕。

至十四午前，殊少人影，因隔夜困憊，方在床燕息，且欲酣睡既定，爲本日終宵之馳逐。

午後，漸見奇形怪狀，服裝支離，語言龐雜之鄉裏人，及外郡人，續續然結隊進城來。

夜邑甫下，卽見公署與公建築上，如內閣官署、議院、共和場、鐵塔等，皆懸燈火若繁星，亦有密緣，其屋脊門闌爲萬盞之明燈，有若珠條者，或以電或以瓦斯，各出其奇以爭勝，而烏貝拉大戲院一帶之大街，凡巨大商店亦緣硃丹之電燈，圍繞其門關。

巴士的紀念塔上，自翹然別異於衆，隨觚稜式之柱線，緣以電燈，有若纓絡，塔頂放明藍色之電光，沿塔一周，密豎高桿，牽燈條，與塔上相絡結如蛛網。

跳舞皆在曲街，大街路少，因大街之上擁擠不堪，十步五步卽有教歌曲者，賣花火者，變魔術者，售糖菓者，演武藝者，因而觀者常男女雜環數十百人，其間則村中之閨秀，鄉下之老人爲多。

大街上之加非店，皆平添弧光電燈數十盞，灼熱如燒，外郡及鄉裡之體面士女，學貴紳、貴婦態，挨挨擠擠，沿街徜徉而坐，演手技者，作雜戲，或塗其面目爲鬼怪狀，媚悅於衆客之座前，窮村漢及一般市井中之看熱鬧者，亦繞此等演技者三匝。

更可蹙額者，不知革命後之文明國，何來如許窮丐，此日因惟一節日，故禁令特弛，于是大街之旁，三五步即席坐一人，皆爲無手者，或無腳者，拘攣者，或目盲者，有于弦器作樂者，亦有僅僅反托其帽，以承投與之錢者。而熱鬧之最要成分，莫如跳舞，所謂跳舞者，皆於搭有奏樂臺之街上，或隙地行之。

臺上所奏之樂器，種類各處不同，其最完備者有喇叭弦管等之樂隊，其餘有有弦無管者，有有喇叭而無鑼鼓者，有僅一洋琴者，亦有手扯風琴佐以小笛者，有以乞丐之自動樂機，狂轉終夜者，十四日自午後起手作樂，或隔數分鐘作一次，或不及隔數分鐘甫一停手，又復繁音雜作，各視乎奏樂者之勤惰，每樂作街上男女或高坐店外飲酒，喝加非者，皆起跳舞，其跳舞之式，亦有中節者，然十有八九止兩人對抱，如丸糞之蟲，數十對旋轉，渾鬧一場而已。

其配合之法，大都一男一女，偶有兩女，惟少有兩男者，男女配合之式亦不一定，有夫婦者，有姊妹者，有父女者，有母子者，有絕不相知臨時七顛八倒，隨便互相擁合者，有偉丈夫擁一矮婦者，有胖婦人摟一瘦男子者，有俏麗之女，牽一烏黑之工人者，有秀潔之少年抱一醜惡之老婦者。

其人之種類，所謂高帽子之貴族，袒半臂之貴婦，皆別自避隱於高樓大厦中張筵取樂不敢出門，恐出門爲奇形怪狀之男女所懷抱，則不敢不從命，不敢以爲忤也。擾擾滿街滿巷，無非一般之普通男女而已。有多處近營壘者，則以兵爲尤多。或曰鄉裏外郡之婦女，特遠道來覓都會之狂，且暢樂通宵者，其數亦夥。其跳舞之興會，有狂走終夜，到處遇人即跳者，亦有牢守一相熟之地，每日連跳數百次者，憧憧擾擾蟻聚蜂屯，每一樂臺之前，常聚數百人，通巴黎合市之樂臺可以千數也。

觀於右錄，法國紀念七月十四之狀況，可見一斑，固不惟巴黎如此，乃全國如此，不惟全國如此，合全世界上法人所居之地皆如此。上海每年法租界之情況，此吾人所慣見者，亦可略得其小影，各國風尚不同，吾非謂我國慶此紀念大典，當如法泡製，移甲成乙，抄印板之文字，斷斷不可，即美人七月四日之紀念亦必不同於法人之七月十

四日，吾特謂就我國之舊日節風尚，若慶元宵、慶端午類，亦頗有相似之點，但去其近乎迷信者大可適用，不可過於殺風景，將鄉人之迎神報賽等事，禁遏淨盡，無令節取樂之代用物，則一年之中，樂意爲之不宜，民氣因而枯落，市場亦間接爲之蕭條，非細故也。且遏此歲時之樂事僅讓小部分人，燈闌酒謝，爲俱綠俱紅之樂，使鄰人立牆隅遠望而興嘆，未免獨樂樂不能與衆樂樂矣。故賢達之縣知事民政長能於各縣邑中，就此雙十節鼓舞而爲相當之慶祝，且特別慇懃材慎爲之，而於近今之報告民國成立，疎通民智，勸導去髮，皆有影響可尋也（註七）。

吳文發表後參議院旋議決以十月十日爲國慶日，民立報於二十八日以「天聲人語」應之曰：

「去年武昌起義之八月十九日，實爲陽歷十月十日。今參議院議決以是日爲國慶日，吳稚暉先生名之爲雙十節，盛矣，革命紀念也。」（註八）

十月三日，吳稚暉再爲文鼓吹，主張民間歲時行事，皆遵陽曆，文曰：

十月十日紀念武昌革命之餘論

去年陰歷八月十九之革命紀念日改從去年陽歷十月十日，便於以後民國天長地久之執行，其義允矣。然又有以去年革命時尚未用陽歷爲憾者，然竊以爲陽歷與陰歷皆爲學理上固有之歷術，並無關於中西。民國采用陽歷，乃改從較密合之學理而已。（陽歷亦非至密合者故曰較密合），並亦無關乎帝王改朔之典禮也，吾人意中不可絲毫誤會，故既采用陽歷矣，一切考古覆今，幾乎皆當以陽歷起記載，庶可畫一，雖逆推幾千年歷史之時日而一一追改之，必無其事，然於紀念等日，往往可用武斷法隨意牽合，如今日西人所用之新式陽歷，從一千五百八十二年，法伊西葡丹荷首先采用，至一千七百五十二年，英人始繼用之。愛爾蘭采用較後，爲一千七百八十二年。若希臘及巴爾幹半島之各小國，至今仍用元且較遲十四日之舊式陽歷。俄羅斯則政府於一千九百二年宣布用新式陽歷，民間牢不可破，仍依舊式，但無論用新式或舊式之陽歷，各以各自所遵用之歷之十二月二十五日爲耶誕節，日本改從陽歷後亦有以陽歷之五月五日等作爲令節者。是中國革命紀念日，若漫然武斷以陽歷八月十九當之，準乎西洋耶誕，日本端午等之前例，亦非不通。惟有一說可討論者，耶誕端午等，欲逆溯一二千年，推至真正耶穌生於馬槽，屈原投於汨

羅之一日，年湮代遠，頗極周章。至於推武昌起義日，不過事隔一年，陰陽歷之對照表具在，其事至易。既爲可以精細者，不必漫然而草率之。故不惟武昌紀念日，足可逆推陽歷也，即尋常中國無論何人之生辰及家忌，近在百年中者，皆可也，推其人生或畢命之日，在當年陽歷之何日從而簿記之，從此壽辰及家奠，皆可就陽歷行之，庶幾極爲便利。否則一方面遵依國律，欲事凡皆契約於陽歷，一方面又必強大多數默紀陰歷，豈不紛錯而困難乎？且今日之日決非昨日之日，亦非明日之日，事隔一段之時間，取其光景或名稱之類似於從前者，無端牽合借以爲紀念，此不過一種之迷信，於不合之中擇其較合，陽歷亦似較密緻。假如去年陰歷八月十九爲寒露節之明日，今年八月十九去寒露節尙隔九日，求之於陽歷，去年十月十日在寒露節之明日者，今年之十月十日仍爲寒露節之明日如故，即更歷千百年所差止極微之時刻耳。然則民國紀元前一年，陰歷八月十九，陽歷十月初十之一日，太陽在黃道線上，東升西沒，朝旭初上於武昌，夕陽歛影於夏口，一日中時間之短長爲若何光景者，每年陽歷十月十日終作若何光景，悠然爲迷信之紀念一往而情深，得今昔之同感，似亦較有理致也。雖然十月十日之期，本爲參議院所議定，吾人但當尊重立法，原可無取乎詞費，余之所以穿鑿附會，口有云云者，八月十九之名詞已久熟人口，一旦將置之而不言，余心亦若有所不釋然，故多爲十月十日爭價值，聊相慰也。」（註九）

註一：民國元年九月一日上海「民立報」（第六七八號）。

註二：民國元年九月份「政府公報」命令第一四七號。

註三：民國元年九月二十四日上海「民立報」（第七〇一號）。

註四：民國元年十月一日上海「民立報」（第七〇八號）。

註五：民國元年九月份「政府公報」命令第一四六號。

註六：民國元年九月三十日上海「民立報」（第七〇七號）。

註七：民國元年九月二十二日—二十四日上海「民立報」（第六九九—七〇一號）。

註八：民國元年九月二十八日上海「民立報」（第七〇五號）。

註九：民國元年十月三日上海「民立報」（第七一〇號）。

中華民國元年 九月二十二日

中華民國元年 九月二十三、二十四日

二八四

二十三日 袁大總統任命劉蕃署總檢察廳檢察長。（註一）

英國輿論對六國銀行團之把持中國借款事，甚表不滿。

先是六國銀行團一向壟斷中國對外之借款，中英一千萬鎊借款成立後，倫敦方面先行滙交天津麥加利銀行五十萬鎊，然因六國銀行團之從中刁難把持，無從兌換。英國輿論界因而對於六國銀行團之壟斷中國借款事，加以批評。（註二）

註一：民國元年九月份「政府公報」第一四七號。

註二：民國元年九月二十四日上海「民立報」（第七〇一號）。

二十四日 參議院通過大總統轉咨國務院所擬國慶日及紀念日案，定十月十日為中華民國國慶日，並以一月一日為開國紀念日，二月十二日為清帝退位，民國統一紀念日。

先是，九月二十日，國務院擬定國慶日及紀念日案，呈大總統咨請參議院審議。二十三日，參議院開會，指定張伯烈等七議員組特別委員會審查。本日，該特別委員會向院會提出審查報告，主張同意國務院所提原案；但為三二九廣州起義未列為紀念日事，引起辯論，終因表決時贊成原案者居多數，遂照原案通過，即：以十月十日為國慶日，以一月一日南京政府成立為開國紀念日，二月十二日清帝退位，宣布共和國統一之日為紀念日。

茲誌制定經過有關資料如次：

一、民立報北京特派員二十日電：

「國務院擬定國慶日及紀念日，呈請袁總統咨詢參議院：據法國成例，以武昌起義自去年陰曆八月十九日即陽曆十月十日爲國慶日。是日應舉行事：(一)放假休息。(二)懸旗結綵。(三)大閱操。(四)追祝。(五)賞功。(六)停刑。(七)卹貧。(八)宴會。」

以南京政府成立日即正月一日，又北京宣布共和日即二月十二日，爲紀念日，是日均放假休息。」（註一）
二、二十三日參議院討論情形：

「九月二十三日……第五案係國慶日紀念日案，第十案係民國紀念日建議案，以張伯烈、俞道暄、鄧銘、陳國祥、谷鍾秀口策、張鶴第七君組織之特別委員會審查之，限翌日須報告。」（註二）

三、二十四日參議院辯論及通過情形：

「九月二十四日上午十時三十分鐘，參議院開議，議長吳景濂主席，議員出席者共七十一人，政府委員到者三人。谷鍾秀云：昨日將國慶日案付審查。現在已有審查報告，即請變更議事日程，提前報告。議長以谷說付表決，贊成舉手者多數。」

張伯烈登臺報告云：本會審查大總統交議之諮詢案，以武昌起義之日即陽曆十月十日爲國慶日，南京政府成立之日即陽曆正月初一日，北京宣布共和之日即陽曆二月十二日爲紀念日，舉行慶典各節，本會均表贊同，即請照案咨復。至本席所提之案，與此案相同，勿庸另行咨請。

蔣學清云：審查報告本席甚爲贊成，不過有一事似乎不甚公允，從前廣州之役，黃花岡死義之人甚多，中國革命成功實賴此爲之一振，若不作爲紀念日，似乎不甚公允，本席之意，應以四月十七日爲紀念日，在學堂公所亦不過多放一日假而已，並無妨碍，本席之意如此。

谷鍾秀云：現在係討論大體，本席提議現在即開二讀會。

議長云：現在即開二讀會，贊成者舉手。
舉手者多數。

劉彥云：本員之意，以廣州之役爲紀念日亦無不可，發起國民之精神亦由廣州而振也。

中華民國元年 九月二十四日

中華民國元年 九月二十四日

二八六

谷鍾秀云：廣州起義，振動全國，不過武昌十月初十各處紀念，取作革命成功，是毫無標準。

劉盟訓云：吳樾也足紀念。

時，達寶、熙陵阿、博廸、唐古色、鄂多臺，皆退席。

李肇甫云：是紀念日……即是爲國民以後教訓有愛國思想，有堅忍之思想，有慘苦之思想，本席看無過於廣州雄壯者，應提出作國民之教育。……

彭允彝云：廣州革命在先，武昌在後。

楊永泰云：此事非常重大，將來之子子孫孫看之太易，即無價值。總要使後世知道有多少艱難困苦。爲此，最有影響者即廣州。

王慶雲云：以先，是否有革命之思想？

議長宣告：討論終局。贊成廣州爲紀念日者起立。——起立者二十三人，少數。

又：贊成以吳樾死爲紀念日者，仍少數。

贊成原案者起立。——起立者五十人，多數。

贊成省略三讀者舉手。——多數。

又：贊成送國務院者舉手。多數。」（註三）

四、民立報北京特派員二十四日午後七時十五分電報：

「今日參議院……張伯烈報告：國慶紀念日以武昌起義日去年八月十九日即陽曆十月十日爲國慶日，以南北京臨時政府成立日即正月一日與二月十二日爲紀念日，應行事項略如國務院原案。蔡學清提出：廣州黃花岡起義日爲革命最烈最慘，實倡武漢先聲，請加入紀念。劉彥、李肇甫、彭允彝、陳家鼎等贊成，陳家鼎並謂：廣州可代表革命失敗，武昌可代表革命成功，國慶，紀念，並行不悖，劉盟訓提出五月初七之暗殺最先案，王慶雲提出徐錫麟案，俱請加入。議長以三說付衆表決，均少數。仍照原案通過。（註四）

教育部通電各省，以十月十七日為孔子誕日。

電曰：

「查孔誕日，應以陰歷就陽歷核算，本年陰歷八月二十七日，即陽歷十月十七日，自民國元年為始，即永以十月十七日為舉行紀念會之日，請即通飭遵照。」（註五）

武昌城南駐軍譁變。

駐紮城南一二標馬隊數百名，於深夜忽然譁變，從南湖北來攻城，城內駐軍聞警閉城抵抗，兩方相戰三小時之久，一二標馬隊部衆，受駐軍砲擊，死傷甚重。被擒獲百餘名，已槍決首要二十六人，餘待發落，省城秩序即行恢復。（註六）

註一：民國元年九月二十二日上海「民立報」（第六九九號）。

註二：民國元年九月二十九日上海「民立報」（第七〇六號）。

註三：民國元年九月三十日上海「民立報」（第七〇七號）。

註四：民國元年九月二十五日上海「民立報」（第七〇二號）。

註五：同註二。

註六：民國元年九月二十六日上海「民立報」（第七〇四號）。

二十五日 袁大總統特任趙秉鈞為國務總理。（註一）

袁大總統於二十三日咨參議院提出准國務總理陸徵祥辭職，擬任趙秉鈞為國務總理，徵求同意。翌日，參議院開會投國務總理趙秉鈞同意票，袁總統派秘書長梁士詒出席說明理由，出席議員七十一人。投票結果趙秉鈞得六十九票，不同意票二票，多數通過。（註二）

中華民國元年 九月二十五日

蓋自陸氏辭職請假後，國務總理人選問題迄未解決。此次國父與黃興北上，亦爲與袁氏商洽問題之一。現內務總長趙秉鈞之代理總理，袁氏聲明國務總理人選，將俟孫黃北上後商決。實則袁意屬於趙秉鈞，只以參議院中國民黨人居多數，懼其不能通過，故留此轉圜餘地也。及國父至京，袁與商國務總理人選，國父當即推薦黃興，袁亦同意。黃興繼至，對斯職堅辭不受，因再薦宋教仁，袁亦陽示同意，陰則不豫。蓋教仁固主張責任內閣制者，世凱自不欲受其軛，與察其隱，特爲調和計，提議國務總理人選可遂袁意，惟總理及其閣員必須參加國民黨，以符政黨內閣之實。此議當經國民黨本部贊同，袁遂請任沈秉堃，秉堃謙辭，再經磋商，始決定由趙秉鈞出任。趙於是日受就職，亦同時宣言加入國民黨，國務總理人選問題始告解決。（註三）

附錄：李劍農評述此事之經過如後，以資參證。

「三、陸內閣變爲趙內閣自唐內閣瓦解後，事實上國務院已成了總統府的秘書廳，所有的國務員，都惟總統之命是從，國務總理的有無，本已無關緊要；不過形式上還是非有這麼一個裝飾品不可。到九月二十四日，乃以代理國務總理的內務總長趙秉鈞正式任命爲國務總理，其他國務員一概仍舊，於是陸內閣變爲趙內閣了。在否決六國務員的風潮平息後，同盟會已與他黨化合爲國民黨；陸內閣變爲趙內閣，乃是國民黨向北洋軍閥停止進攻的表示，不惟停止進攻，並且希望北洋軍閥與國民黨同化；這是忠厚老實的黃興一種妄想，孫中山和宋教仁都不以爲然。中山在臨時政府北遷後，本想把政權盡讓於袁世凱，而同黨人不贊成。陳其美與黃興的書中說：『……其後中山先生退職矣，欲率同志爲純粹在野黨，專從事擴張教育，振興實業，以立民國國家百年之大計，而盡讓政權於袁氏；吾人又以爲空涉理想而反對之，且時有干涉政府用人行政之態度。卒至朝野冰炭，政黨水火，既惹袁氏之忌，更起天下之疑。……』當時革命黨果採用中山的方針，不和袁鬥，專事下層培養民衆的工作，確是一個好辦法，無奈政治慾最旺的宋教仁輩，決不肯從；黃興却也無可無不可，他把自己南京留守的職務呈請撤銷，把所部的革命軍隊，激以大義，不給費解散，（因借款爲帝國主義的銀行團所壓迫，遂發憤而爲此舉。）以表示擁護中央的誠意。（後來

的新舊軍閥，再不能有此舉動。）陸內閣的風潮發生以來，袁世凱屢次電邀孫黃往北京調和黨見，孫黃因於八九月頃相繼入京，袁世凱以殊禮，又發布所謂八大政綱。說是與孫、黃、黎四人協定的。此時國民黨已化合成立，黨義主張新舊勢力合作，所以孫黃也極力與袁交歡。不過所謂新舊合作的精神，在國民黨中，孫與宋與黃各不相同：中山仍主張把政權讓給袁氏，已則率其黨員，盡力於社會的培養開化，所謂二十萬里的鐵道政策。人家說，他是放大礮，（『孫大礮』之名由此始）在他是真實的主張：故中山的新舊合作是朝野合作。宋教仁的理想却不同，他是政黨內閣主義的急先鋒，嘗對人說，現在非新舊勢力合夥不可，正式大總統非袁公不克當此選，但內閣必須由政黨組織，始能發揮責任內閣制度的精神，但不必出於己黨，故他的新舊合作是總統與政黨內閣的合作。黃興的理想則太老實可憐了，他以為北洋軍閥官僚的人士，——世界上一切人士——都是和他自己一樣的忠厚老實，祇要列名於本黨，便變成了本黨的真實黨員。因此逢人便勸加入國民黨；他曾勸過楊度，又勸過范源濂，又勸過民主黨的全部領袖，（在民主黨未合併為進步黨以前）都不生效。一天袁世凱向黃表示，想任沈秉堃（沈是國民黨掛名的參議）為國務總理，承繼陸內閣，但其餘閣員仍舊。黃以商之同黨，同黨人，因為沈雖掛名本黨，與本黨關係太薄弱，而其餘閣員又不改組，不願被這種政黨內閣的空名，不若如袁之願，讓趙秉鈞由代理變為實任。黃以此告袁，袁因提出趙秉鈞為國務總理向參議院求同意。此時參議院國民黨已有三分之二的議席，（因同盟會與統一共和黨合併之故）共和黨當然更不立異，所以安然通過，到九月二十四日，陸內閣便變為趙內閣了。這就是國民黨向北洋軍閥停止進攻的由來。但是趙內閣還不是國民黨的內閣，因為忠厚老實的黃興要用『化男為女』的玄想，去化舊為新，便乘勢遍說各國務員加入國民黨，並勸袁世凱也來作國民黨的領袖，說要如此，政府方有後援，政局才能安定。這確是黃興忠厚老實的見解。袁世凱雖未加入，所有的國務員除了周學熙、范源濂二人及陸海軍兩部長外，個個都填寫了入國民黨的願書，名義上趙內閣變成國民黨內閣了；當時譏諷國民黨的新聞說這不是『政黨內閣』，實是『內閣政黨』。但在黃興的意思，是意藉此圖政局的安定。故他的新舊合作，是最老實的新舊合作，是希望北洋軍閥官僚與國民黨同化的合作。當同盟會改組為國民黨時，同盟會的急進分子，舍不得『同盟會』三個字的名字；與中山精神相近的人，則嫌把同盟會的精神主義軟化了，也老不願意；溫和派為淘汰流品及融合新舊起見，不能不有此著。若如

今日（此指當時的今日言）往往以三數人牽及全體，後來者又顯分畛域，頗有附驥之嫌。（此魏宸組主張合併改組的演說詞語，見遠生遺著卷二），故堅持改組採取溫和態度，以避當時反對黨的指摘；中山既取暫時雌伏主義，無心立即與袁宣戰，對於改組的方針，故也取放任的態度。改組時的情形既如此，所以到改組後，國民黨雖然說是成立了，依然有上述孫黃宋三種不同的所謂『新舊合作精神』。國民黨的弱點便伏在此處，宋教仁的生命，也便喪在此處，因為他的『新舊合作』，只肯把正式總統讓給代表舊勢力的袁世凱，而內閣必操諸代表新勢力的政黨。到國民黨在國會議員選舉戰勝後，開動一時的宋案因以發生。」（註四）

袁大總統接見章嘉及甘珠爾瓦。

蒙古章嘉胡圖克圖及甘珠爾瓦胡圖克圖，前由蒙古來京，十九日下午自張家口抵達京師，政府派精通蒙語者赴車站接待，隨行者三十餘人。是日，章、甘二活佛由蒙藏事務局正副總裁貢桑諾爾布、姚錫光帶領謁見袁大總統，詳陳蒙古過去及現在情形，力言蒙人誤解共和，並非甘心反抗民國。袁氏當予嘉許。（註五）

袁大總統公布各省第一屆省議會議員名額表。

直隸	一八四名	奉天	六四名	吉林	四〇名	黑龍江	四〇名
江蘇	一六〇名	安徽	一〇八名	江西	一四〇名	浙江	一五二名
湖南	一二八名	山東	一三二名	福建	九六名	湖北	一〇四名
山西	一一二名	陝西	八四名	甘肅	五六名	新疆	四〇名
四川	一四〇名	廣東	一二〇名	廣西	七六名	雲南	八八名
貴州	五二名	新疆	四〇名	河南	一二八名		

上項名額，係以各省衆議員名額之四倍爲準。（註六）

袁大總統任命陳錦濤為審計處總辦，未到任前任王璟芳署理。（註七）

袁大總統任命尹昌衡兼充川邊鎮撫使。（註八）

註一：民國元年九月份「政府公報」命令第一四九號。

註二：民國元年九月二十五日上海「民立報」（第七〇二號）。

註三：谷鍾秀：「中華民國開國史」一〇一—一〇八頁。

註四：李劍農：「中國近百年政治史」頁三七九——三八二頁。

註五：民國元年九月二十六日上海「民立報」（第七〇三號）。

註六：民國元年九月份「政府公報」法律一九四號。

註七：同註一。

註八：同註七。

二十六日 國父抵濟南。

專車於清晨五時離津南下，至德州，國父下車與歡迎者爲禮，歷半小時。繼續南行，至黃河北岸又下車，登小輪船渡至南岸，上黃河鐵橋巡視。旋乘都督府所派專車於三時抵達商埠車站，歡迎者萬餘人。國父下車答禮後乘轎至行館休息。五時出席都督府舉行之歡迎會，到各界代表甚衆，會後曾與周都督自齊磋商興築煙灘、兗亳二鐵路。（註一）

交通部向英國交涉收回郵政權。

交通部以我國郵政大權旁落，經派郵政司長王文蔚與英人交涉，頗稱順利。現在已將委託英倫公司印刷郵票之權，收回一部分，以塞漏卮，如光復紀念、共和紀念各郵票，均係由郵政司逕向財政部印刷

中華民國元年 九月二十六日



局定印發行。關於郵政預算決算各表冊，向由英人主持之郵政總局直接辦理，每年收支共有若干，有無虛浮，部中亦屬無從查考，刻已由該司長與郵政總局商定，自本屆起改由總局造報送司，由司核編成冊。此外郵局華員與外員待遇，向不一律，華員陞至一等供事爲止；作郵政司帳及郵務總辦者，曾無幾人。現經司局會商決定，嗣後華員陞級，悉與洋員一律。凡在郵局辦事十年以上，或未至十年辦事精明勇敢者，均得陞爲司帳。此次陞爲司帳之華員，除留奧專習郵政出身者外，計二十七員。（註二）

上海英商麥加利銀行發售中國五厘金鎊債票。

英金一千萬鎊新借款成立後，大部分債票，均已於短期內在英京銷售一空。上海英商麥加利銀行亦接受倫敦方面委託，在中國行銷該項債票之一部，由中國人投資承購，以示利益均霑之意。該行接受委託後，特於是日將此項五厘金鎊債票發行章程，予以發布，購票者紛至沓來，極爲踴躍，頃刻銷完，尙未至二十八日十二時截止時也。茲摘譯其發行要點如次：

一、額數 一千萬鎊，分四十年歸還，先發行五百萬鎊於倫敦。

二、抵押 本利由中華民國政府直接擔保，復以釐稅溢收之款作保。此款未經抵押他項借款，且政府擔認此款之數，每年至少亦達二千三百萬京平。

三、代理 麥加利、勞逸、都市、倫敦西南四銀行，代承辦借款人發售債票。

四、債票 分四種：二十鎊、一百鎊、五百鎊、一千鎊，皆認票不認人者，實收九五。

五、收款 認購日三成；一九一二年十一月初二日二成半；十二月初二日二成半；一九一三年正月十五日一成半，共九成半。

六、付利 定一九一三年三月三十一日，由每期付款日起算。

七、還本 從一九二三年起，每年十一次，拾（抽）出之數照債票上之數還本。如中華民國政府至十五年後，欲將全數或一部分之債票收回，每百鎊付還一百〇二鎊半；如二十五年之後收回，則照票上之數付給。

八、售票 凡欲購債票者，須向上海麥加利銀行接洽，由該銀行電咨倫敦總行。

九、購票 報名認購時，須先付第一期之三成票價，其兌換行市，照當日電匯價收款。一俟接到倫敦總行批准，分撥票數，即以該日之電匯行市爲定，多退少補，如債票售完，祇退定金，不付利息。（註三）

註一：民國元年十月二日上海「民立報」（第七〇九號）。

註二：民國元年九月二十六日上海「民立報」（第七〇三號）。

註三：民國元年九月二十八日上海「民立報」（第七〇五號）。

二十七日

國父在濟南召集報界，傾談鐵路政策及有關省長民選與收回法權等問題。

是晚十時，國父在行館召集各報記者開談話會，到齊魯民報等六報記者多人。答覆記者談話如下：

「記者問：推行鐵路三政策之利弊如何？」

先生答：日間所言推行鐵路三政策，借資開辦，中外合資二層，尚不如批歸外人承辦，於國家較爲有益。例如借資外人，而我國人材不足，材料不足，外國人應募而來，惟計力受值，對於我本無甚感情，工程上求其適可而止，已屬萬幸，安望竭盡心力。且購買材料，折扣殊多，收利不可知，而彼已坐獲六釐安穩之保息。至合資開辦，以中國現在狀況，即半數合資，亦非易言，反不如直接批歸外人承辦，限年無償收回。則此限期內，以彼之資本，彼之人材，營彼之事業，自無不竭盡所長，而我於一定年限後，不啻坐獲資財。惟此事對於人民現在之心理，頗難通過。但此事並非將主權送之外人。從前外人造路，路之所至，兵即隨之，故路一經外人承修，不啻割地，此則所宜注意者也。至外國人批辦，仍宜用私人名義交涉，不牽外交問題。

記者問：茲有四事，請先生宣佈政見：一、集權分權之得失；二、鐵路政策利用外資，能否不用國家名義；三、現在之外交；四、省長民選簡任問題。

先生答：第一問題，實無所謂分、集，例如中央有中央當然之權，軍政、外交、交通、幣制、關稅是也。地方有地方當然之權，自治範圍內是也。屬於中央之權，地方固不得取之權，中央亦不得代之也。故有國家政治，地方

中華民國元年 九月二十七日

二九三

中華民國元年 九月二十七日

二九四

政治，實無所謂集權、分權也。第二問題，若用第三政策，當然可以辦到。第三問題（略）。第四問題，（先生轉詢各記者以本省所主張）我係主張民選者，但現在之都督，帶軍事性質，當然任命。至省長問題，以現在人民數目調查未能確實，以言選舉，亦有為難。

記者問：現在領事裁判權尚未收回，鐵路驟歸外人承辦，外國法人不受我國制裁，得勿有流弊否？

先生答：開放門戶，正所以為收回法權地步，開放正所保全領土。如滿洲開放過晚，即為日本所干涉。至將來收回裁判權，自應先從內地法庭着手，次第推及商埠。」（註一）

參議院同意海蘭鐵路（今之隴海鐵路）借款二千五百萬鎊。

交通當局為興築自蘭州引東直達海州之幹線鐵路，擬向某銀團借款二千五百萬鎊，年息五厘，無回扣，分四十年歸還。即以該鐵路作抵，購料及聘請技師等項略仿津浦鐵路辦法，惟其中洛陽、潼關一段，因商辦有案，不在其內，業經參議院秘密會議同意辦理。（註二）

國務院因各省水師規則不一，決定一律改為水上警察。

民主黨組織成立。

八月間，共和建設討論會之湯化龍、林長民、胡瑞霖目睹共和黨、國民黨相繼併合諸政團改組成立大黨，對抗於臨時參議院。化龍等亦謀組織第三大黨，鼎峙於朝野，以期操縱國民、共和兩黨，而收漁人之利。遂與國民協進會（係清季資政院憲友會之另一支派，亦為民元成立於北京之政黨。由范源濂所領導，實乃官僚政客之結合。）、共和統一黨（亦清季資政院中憲友會所分出，由孫洪伊等所領導。）、共和促進會、共和俱進會（均係北方小政黨之一）、國民新政等六政黨，合併為民主黨。本日舉行成立大會。對外發表宣言，以第三黨自居，說明其發生之原因：（一）應於時勢之要求。（二）防止各小黨之分裂

。指出其特質：(一)無權利心。(二)不爭政權。(三)無歧視他黨心。並摘舉其精神：(一)黨員之扶擇，純粹以政黨爲目的，無絲毫勢利之見。(二)支部設各省，分部設各州縣。(三)內部組織以嚴整之態度。認爲其目的，在於使國家廢除行省，劃定軍區，整理財政，統一國權，建設一強固有力之政府。於是參議院中形成國民、共和、民主三大政黨鼎立之局。(註三)

袁大總統公布更正衆議院議員各省覆選區表。

茲將有關之更正附列如下：

直隸省

第二區

豐潤縣之下灤平縣之上補列承德府；圍場廳之下建昌縣之上補列朝陽府；原列之綏來縣改作綏東縣。

江蘇省

第二區

吳縣下括孤內舊長洲元和吳三縣下，加入太湖靖湖兩廳六字。

原列之鎮洋縣三字刪。

太倉縣下括孤內，舊太倉州下加入鎮洋縣三字。

江西省

第四區

原列之上栗縣三字刪。

萍鄉縣下加一注舊萍鄉上栗兩縣七字。

湖南省

第五區

永順縣之下龍山縣之上，補列五丈坪廳。

甘肅省

第二區

靜寧州之上，補列平涼縣。

中華民國元年 九月二十七日

中華民國元年 九月二十七日

二九六

四川省

第一區 彭山縣之上補列 茂州 汶川縣 理番廳 懋功廳。

第五區 安岳縣之下補列東安縣。

第六區 原列之茂州汶川縣理番廳刪。

第七區 鹽源縣之下會理州之上補列昭覺縣。

廣東省

第一區 新安縣之下，補列赤溪廳。

第三區 平遠縣之下，補列南澳廳。

第四區 連山廳之下，補列佛岡廳。

廣西省

第三區 龍勝縣之下平樂府之上補列中渡縣；永安縣之下補列信都縣 鐘山縣；原列之義中縣改作義寧縣。

第五區 恩陽縣之下補列 鎮安府 奉議縣。

奉議縣下旁注附上映向武都康七字。

第六區 明江縣之下旁注暨太平府所轄各土司之上，補列憑祥縣。（註四）

廣西省

第一區 原列之上思府（附遷隆）六字刪。

第五區 思陽縣之次補列鎮安府（附奉議州暨各土州）。

第六區 鎮邊縣之次補列上思府（附遷隆）（註五）。

公布更正衆議院議員各省覆選區表。

貴州省

第一區 貴陽府 貴筑縣 龍里縣 貴定縣 修文縣 開州 定晉州 廣順州 羅斛廳 安順府 普定縣



湖北外交司抗議日本在漢口租界地外建築兵營。

- 註一：「國父全集」拾壹——二九。
- 註二：民國元年九月二十九日上海「民立報」（第七〇六號）。
- 註三：李守孔：「民初之國會」頁七二。
- 註四：民國元年九月份「政府公報」法律第一百四十號。
- 註五：民國元年九月份「政府公報」法律第一百五十一號。
- 註六：「東方雜誌」第九卷第五號。

二十八日 臨時大總統明令公布「國慶日紀念日案」以十月十日為國慶日，一月一日與二月十二日為紀念日。並規定國慶日應舉行事項。

臨時大總統本日發布命令，公布參議院所通過之國慶日案。全文如左：

中華民國元年 九月二十八日

二九七

鎮寧州 永寧州 清鎮縣 安平縣 郎岱廳 歸化廳

第二區 遵義府 遵義縣 桐梓縣 綏陽縣 正安州 仁懷縣 赤水廳

第三區 大定府 平遠州 黔西州 威寧州 畢節縣 水城廳

第四區 興義府 興義縣 普安縣 安南縣 貞豐州 盤州廳

第五區 黎平府 開泰縣 永從縣 古州廳 下江廳（附錦屏鄉）

第六區 鎮遠府 鎮遠縣 施秉縣 天柱縣 黃平州 台拱廳 清江廳 銅仁府 銅仁縣 松桃廳 思州府

玉屏縣 青溪縣

第七區 平越州 湄潭縣 甕安縣 鍾慶縣 石阡府 龍泉縣 思南府 安化縣 婺川縣 印江縣

第八區 都勻府 都勻縣 麻哈州 獨山州 清平縣 荔波縣 八寨廳 丹江廳 都江廳（註六）

中華民國元年 九月二十八日

二九八

「參議院議決國慶日紀念日案茲公布之：

武昌起義之日，即陽曆十月初十日，爲國慶日。應舉行之事如左：

- 一、放假休假。
- 二、懸旂結綵。
- 三、大閱。
- 四、追祭。
- 五、賞功。
- 六、停刑。
- 七、卹賞。
- 八、宴會。

南京政府成立之日，即陽曆正月初一日，暨北京宣布共告南北統一之日，即陽曆二月十二日，爲紀念日。均放假休息。此令。」（註一）

國父自濟南抵青島。

晨七時，乘膠濟鐵路專車離濟東行赴青島，青島各界於國父抵達後開會歡迎。國父在會中演說，謂將不避困難，借助外資，藉以完成其鐵路政策。德國駐膠州總督，則於廿九日以非正式之茶會，歡迎國父，以表敬意。（註二）

趙總理秉鈞對記者發表政見。

趙總理頃答復民立報記者詢問，發表政見曰：現在內憂外患，交相逼迫，臨時政府期限又將滿，設再辭職，陷國家於無政府地位，中國危亡大禍立見，故祇得勉從事，以期正式政府，早日成立。至行



政方針，即本八大政綱次第進行，並望報界諸君，時時指導贊助，萬勿感情用事，意氣紛爭，致礙大局。
（註三）

廣東瓊州島人民呈請改建行省。

廣東議政代表陳發檀等以瓊州島（海南島）孤懸海州，面積十餘萬方里，人口數百萬，四面港口星羅棋布，南有榆林、三亞之險，北有海口鋪前之固，東有清瀾博敖，西有洋浦英潮，船舶幅輳，商賈雲集，誠為海疆之要區，徒以行政區域隸於廣東，政府不予重視，居民因陋就簡，不能應時發達。近來各國垂涎已久，不早經營，必為臺灣之續。特縷陳五項理由：一、鞏固海防；二、啓天然富源；三、文化政策；四、國內移民殖民政策；五、行政之便宜交通，請速改為行省。是日國務會議時，交通總長朱啓鈴謂該島改省，事實上有無窒礙，須先加以調查，爰經議決，先行諮詢粵督意見，再行核辦。（註四）

註一：民國元年九月三十日上海「民立報」（第七〇七號）。

註二：同註一。

註三：民國元年九月二十九日上海「民立報」（第七〇六號）。

註四：民國元年十月四日上海「民立報」（第七一〇號）。

二十九日 各地紀念陰曆八月十九日革命週年。

本日為陰曆八月十九日，雖政府已制定以陽曆十月十日為國慶節，海內外各地仍多於本日舉行紀念者。惟武昌並未於本日舉行，一因遵從中樞命令改期，一因廿四日武昌發生兵變，今仍在戒嚴期中之故。

甲、海外：

據華僑聯合會二十九日收電三通，轉電各報館：

中華民國元年 九月二十九日

中華民國元年 九月二十九日

三〇〇

(一) 二十九日新嘉坡電：

「本日光復紀念，此間各界歇業慶祝，熱鬧異常，車水馬龍，道爲之塞」。

(二) 二十九日檳榔嶼電：

「各界歇業，慶祝起義紀念，非常熱鬧，各埠亦舉行慶祝禮。」

(三) 二十九日泗水電：

「本埠開會慶祝革命紀念，到者數千人，各界歇業一天。」

乙、國內：

據各地電信：

(一) 廣東：

「起義周年紀念，外振國威，內聯感情，關係何等鄭重，且爲表示統一之徵。此次粵省政界籌備祝典，先定舊曆八月十九日，布署已周，報界亦於二十八日登載廣告，翌日停工。及政界二十八晚接國務院電，定十月十日舉行，立出示取銷，布置改期十月十日，可謂真知大體。奈省港各報堅稱：告白既出，不允取銷，眼光如豆，貽笑中西。計昨日照常出版者，僅某報一家。」（註一）

(二) 雲南：

「昨日此間舉行民軍起義紀念，民人異常歡忭，晚間有多數學生舉行提燈會。」（註二）

(三) 南京：

「去歲舊曆八月十九日爲武昌起義之期，惟時在陽曆十月十號，普通人民狃於習慣，僉云八月十九日，故軍界特於是日以舊萬壽宮舉行提燈會，燈光如白晝，歡聲鼎沸，誠千載一時之盛典焉。」（註三）

(四) 鎮江：

「本年舊曆八月十九日，爲武漢起義創造民國第一週年之期，我國民思源求本，慨念先烈與民造福，是日下午二時，鎮郡軍、政、警、商、學各界，假大街鎮舞臺開週年紀念大會，祀禱戰時諸將士之英靈，並慶

祝共和自由之前途。此外，各學堂、巡警、司法、商團、十六師各營、署、所門首，均紮松柏夾五色花草，懸掛燈綵，以彰盛典。城內外各店舖居民亦懸燈結綵，爭奇鬥勝，異常美麗。晚間各界提燈慶祝，上書光復紀念，民國萬萬歲，或軍國旗各一面，迎風招展，遊行各處，觀者塞途。並假張王廟大放焰火。傍晚，軍政府各官長就鎮舞臺演劇與民共樂云。」（註四）

（五）安徽：

「皖省紀念會設於五里廟，二十九日上午六點鐘，柏都督及各司代表齊到，按次序立，柏照畢，胡萬泰領各人至牌位前，即升砲二十四響，奏軍樂，唱軍歌，讀招魂詞，行三鞠躬禮，禮畢即上戲臺演說。……先由都督演說，……次陶壽民君及胡旅長萬泰演說。演說畢，各軍士均拍掌歡歌，然後退出。於是，胡旅長又上臺，拱手請各界入招待室筵宴，列席者七十餘，都督、各司長、及各界代表，又西人二人，新聞記者二人。」（註五）

審計處成立。

自任命陳錦濤爲審計處總辦後，即積極着手組織，至是正式成立，開始辦公。內部暫設五司，其官制已由國務院議定，即將提請參議院審議後公布施行。（註六）

袁大總統令各省，防禁秘密結社集會。

令曰：

「結社集會之自由，載在約法，凡我國民權利，但使無妨公益，無害治安，自不能強爲限制。惟自由應由法律爲範圍，現在破壞已終，建設伊始，我國民之組織政事結社，政談集會，以及關於公事之結社集會者，既係爲改良政治，合謀公益起見，是爲正當之自由，應受約法之保障。若易公開爲秘密，陽假結社集會之美名，陰爲藏垢納污之淵藪，國法具在，豈便姑容？查近日沿江海各地方，尙有巧立會社種種名目，一切組織，均取秘密，既無宗旨，

中華民國元年 九月二十九日

又無政綱，惟日以號召黨徒爲事，若輩假託名詞，當緣誤解自由所致。殊不知約法上之自由，惟書信乃能秘密，其餘權利，無一非與國民以共見，是以東西立憲各國，無論自由程度如何，而對秘密社會，莫不各有限制之法條。我國國體甫更，人心未定，此等秘密之集會結社，若不先事預防，小之則流毒社會，大之且危及國家，應由各省都督民政長督飭軍警嚴行查訪。各該地方如有秘密組織意圖聚眾騷擾者，不問是何名稱，均即按照刑律、命令解散。自經解散以後，倘再有秘密組織，意圖聚眾騷擾，甚或有陰謀內亂，及妨害秩序各情事，則刑律均列有專章，儘可隨時逮捕，按法懲辦。一面令行各該地方官振興實業，並謀普及教育，以爲安插游民，改良社會之資。務使業經解散之會黨，人人足以謀生，各該官吏方稱盡職。本大總統以愛國爲心，斷不能任艱難締造之共和，轉爲巨猾奸所敗壞，各該都督、民政長亦須共念大局之危迫，實力奉行。語曰：涓涓不塞，將成江河。幸各都督、民政長三復斯言也。」（註七）

法國新任駐華公使康田訪謁黃興，譽爲中國四千年來特色之人物。

康田於廿一日抵京後，知黃興尚在北京，欲睹其丰采，一聆偉論，是日特携翻譯往謁。以中國革命情形相詢，經興敘述革命之歷史，及武昌起義之情形。康氏盛稱興爲中國四千年來特色之人物，爲五洲開一革命最速之先聲。敝國當日若有如先生其人者，何致革命至三次之多，演成血流漂杵之慘狀。敝國將來譯讀中華民國革命史料，無不想望英風而崇拜不已者。（註八）

香港滙豐銀行買辦劉泮懋虧款潛逃。

廣東香山縣人劉泮懋，在香港英商滙豐銀行充任買辦，因虧欠巨款，忽於今夜化裝神甫，偕其弟渣打銀行買辦某同僱輪船潛逃無蹤。其虧欠滙豐之款爲二十三萬元，另欠大清、廣東、臺灣三銀行五萬六千元，此外虧欠各銀號商行達三十餘萬元，共計爲五十八萬九千三百元，其數之巨殊足驚人。（註九）

註一：民國元年九月三十日上海「民立報」（第七〇七號）。

註二：民國元年十日一日上海「民立報」（第七〇八號）。

註三：民國元年十月二日上海「民立報」（第七〇九號）。

註四：同註三。

註五：民國元年十月四日上海「民立報」（第七一一號）。

註六：同註二。

註七：民國元年九月份「政府公報」命令第一五三號。

註八：民國元年十月五日上海「民立報」（第七一二號）。

註九：同註三。

三十日 黃興、陳其美訪晤駐京各國公使。

黃興偕陳其美是日往訪葡、荷、英、美、日、俄、西七國公使，翌日續訪德、法、比、奧、義、墨六公使。各使均讚美興留守南京，遣散軍隊，維持國內秩序之功，為創造民國偉人；並譽其美坐鎮上海，保全治安之功績。（註一）

蔡鍔電請袁大總統，慎重更動總理。

袁大總統就任半年，國務總理之職，三易其人，雲南都督蔡鍔特電袁氏，請慎重其事。電曰：

「敬電奉悉，大總統對於陸總理之辭職，迭准續假，未許免官，為國惜賢之心，已為國民所共諒。現陸總理病既難支，趙總理已經通過，繼起得人，自能勝任愉快。惟數月之內，總理屢更，國勢迫遑，何堪再改繼？自今深望舉國一心，共圖鞏固，實民國無疆之祿。滇都督蔡叩。州印。」（註二）

北京地方檢察廳傳訊北京報館十五家。

中華民國元年 九月三十日

中華民國元年 九月三十日

三〇四

總檢察廳以北京中央、國風、民主、國光、亞東、民視、北京等十五報，因九月十七、十八等日，登載參議院秘密會議之借款事項，洩漏秘密，命地方檢察廳等依法偵辦。該廳奉令後即於廿日發出傳票，傳各報於是日上午十時到廳候訊，民視、北京等報遵傳到庭，部分報社則未到案。當由檢察官依據九月廿七日總檢察廳會文，向民視等報嚴詰十七、十八等日所登載之借款條件，追索人證物證，隨經該報等據理辯駁，該庭遂命法警多名將該報等記者帶回報社，尋取證物，若無人證物證，須將原人帶廳。旋有某報記者二人被押候訊。（註三）

註一：民國元年十月二日上海「民立報」（第七〇九號）

註二：民國元年十月份「政府公報」公電一六一〇號。

註三：民國元年十月六日上海「民立報」（第七一三號）

國史

Academia Historica

十月

一日 袁大總統任命岑春煊為福建鎮撫使。

春煊自光緒三十三年四月，內調郵傳部尚書，未及一月，即受奕劻及袁世凱之排擠，外放粵督，而於赴粵途次遭受罷斥，世多知係奕、袁中傷，有以致之。民國成立後，世凱繼任大位，春煊則息影申江。世凱夙擅權術，為結好春煊，京滬道上，信使不絕。會福建省議會、上海華僑聯合會、京滬福建公會各派代表赴京，以該省都督府參議、警務總監、統轄防衛各軍，兼禁烟督辦彭壽松，營私結黨，禍國殃民，約同福建在京參議員等，晉謁世凱，面陳壽松不法詳情，請予撤換，並赴參議院請願，當經參院議決咨請政府派員帶隊前往鎮撫。世凱以春煊之父毓英曾任閩撫，春煊幼嘗隨官至閩，左右又多閩人。壽松前任粵中小吏，春煊欲殺之而倖逃免者，猶懼春煊之威，不敢抗拒，遂命春煊為福建鎮撫使，前往查辦。一面以壽松有功光復，准其辭卸本兼職務，飭令來京聽候錄用。（註一）春煊於六日乘中國炮艦率隊駛至羅星塔，尋即進駐福州，壽松則於十日離閩前赴香港，驅彭風潮至是結束。

註一：民國元年十月份「政府公報」命令第一五五號。

二日 袁大總統公布各省省議會議員覆選區表，施行法則及選舉法施行細則。（註二）

袁大總統公布省議會議員第一屆選舉日期令。

規定初選舉於本年十二月六日舉行，覆選舉於二年一月六日舉行。（註二）

註一：民國元年十月份「政府公報」命令第一五六號。

註二：同註一。

中華民國元年 十月三日

三〇六

三日 國父抵上海。

國父乘龍門輪由青島來滬，上午八時駛至黃浦江中，各國停泊軍艦、商輪，均升旗致敬。有以北方情形相詢者，國父謂北京安謐異常，黃克強、陳英士與北人感情甚佳，晉、魯二省現狀亦好。並稱一、二日後，即擬着手組織鐵路總公司，以利進行。（註一）

袁大總統按照約法第三十條規定公布服制。

條文如下：

第一章 男子禮服

第一條 男子禮服分爲大禮服、常禮服二種。

第二條 大禮服式如第一圖，料用本國絲織品，色用黑。

第三條 常禮服分二種：

一、甲種式如第二圖，料用本國絲織品或棉織品或麻織品，色用黑。

二、乙種褂袍式，如第三圖。

第四條 凡遇喪禮應服第二、第三條禮服，時於左腕圍以黑紗。

第五條 男子禮帽分爲大禮帽、常禮帽二種：

一、大禮帽式如第四圖，料用本國絲織品，色用黑。

二、常禮帽式如第五圖，料用本國絲織品或毛織品，色用黑。

第六條 禮靴分二種：

一、甲種式如第六圖，色用黑，服大禮服及甲種常禮服時均用之。

二、乙種式如第七圖，色用黑，服乙種常禮服時用之。

第七條 學生、軍人、警察、法官及其他官吏之制服有特別規定者，不適用本制。

第八條 凡有公職者，於應服禮服時不適用第三條第二款及第六條第二款之規定。

第二章 女子禮服

第九條 女子禮服式如第八圖，週身得加繡飾。

第十條 凡遇喪禮，應服前條禮服時於胸際綴以黑紗結。

第三章 附則

第十一條 關於大禮服及常禮服之用料如本國有相當之毛織品時得適用之。

第十二條 本制自公布日施行。（註二）

（服式略）

趙總理秉鈞在參議院宣布政見：對內採取維持現狀主義，對外採取和平親睦主義。

新任趙總理本日至參議院宣布政見：

「現在民國初成，百度更新，總理一席尤為繁難，鄙人自維譴陋，恐難勝任。不過既承大總統提出，又荷諸君同意，不能不勉勉從事，以期不負委托，未識能做到否。大政方針，曾經大總統提出八大政綱，業已宣布，宏規遠矩，當我國民一般心理所共盼。現在臨時政府時間有限，鄙人欲本此意先將入手政策，略為宣布。有國家必有政治，有內政即有外交，內政日有進步，外交亦隨之轉移，此一定不移之至理。鄙人對內政策，採取維持現狀主義；對外政策，採取和平親睦主義。查自去年起義以來，至今地方秩序尚未恢復，盜賊橫行，民不聊生，其實皆是生計問題，無業游民太多，饑寒所迫，非甘為匪也。目前治標辦法，要先改良警察，變通軍隊，以鎮懾之，使其不敢為匪。治本辦法必須興實業、勸工藝、開礦、修路，用人既多，生計活動，自然無人為匪。根本着手，非數年後不能見

中華民國元年 十月三日

功，急切補救之法，祇要行政官得人。盜則捕之，匪則剿之，饑則撫之，先使四民復業，地方自然安靖。各國人民之居我境內者，無不確信我能保其治安，身命財產，竟無危險，秩序才算恢復，中華民國才算真正成立。鄙人甚願與諸君共圖之。然此時無論何種政策，必須先問財政，財政之難，人所共知，不借外債一切周轉不開。要借外債必先預籌還債之法，方不為外債所累，否則不借危險，借更危險，所以鄙人志在先行整頓自己之財政，急切應辦各項整頓鹽法，免釐加稅，改良幣制，擴充銀行，趕行紙幣，速設審計，不獨慎於入，並且謹其出，祇要用得其當，不事虛糜，雖借巨債對於國民亦覺無愧，此鄙人十分注重者。此時先從鹽稅兩項着手，雖有加增皆是民間之間接負擔，仍不失為休養之意。粗淺政見大略如此。各部總長均表同意，並望諸君隨時匡正，以圖共濟，民國幸甚，鄙人幸甚。拜禱拜禱。」（註三）

趙氏政見發表後，國人對其「對內政策採維持現狀主義，對外政策採取和平親睦主義」，認為處此邊患日紛、民生日敝時期，實應有更進一步之開展，不應以「維持」與「親睦」為已足。此種看法，可舉當時上海民立報民國元年十月六日之社論以見之。社論全文如下：

讀趙總理在參議院宣布政見演說詞：

「吾國政府之脆弱，至今而極甚也，共和成立未及一週，而內閣紛紛更迭，已歷二次，無怪乎政務之廢弛，而國基之漂搖焉矣。今趙總理適為第二次之內閣，新陳代謝，却值國家多難之時，此誠賢勞鞅掌，所咨嗟而太息者也。數月以來，蒙藏之背叛，日、俄之陰謀，軍人之跋扈，皆接迹而至，亦可謂多事之時矣。而此多事之時，前此之總理，或以借款之紛爭，或以意見之分歧，咸疲精勞神於上下交關之間，而不遑他顧，坐使內政外交大有不堪收拾之憂，此誰之過乎？今趙總理受任於多難之秋，不後不先，却在臨時期限之內，然一國之政府，雖有臨時之限，而一國之大政則絕無臨時之別。國家者，永久存立也，而一國之大政亦當隨國家永存之性質，而有久遠之宏規，如舟之柁，如水之流，則全國之精神，方有所集注，而庶政可無廢弛之虞。德之挫法，日之勝俄，皆此物此志也。昨讀趙總長在參議院宣布政見演說辭，對內政策，則採維持現狀主義，對外政策，則採和平親睦主義。夫以現狀之有待

維持，外交之貴乎親睦，固不待言，然今日之中國，不可拘拘於此，何以言之？吾國自共和以來，邊患日紛，民生日敝，而外人之環伺，無理之要求，又層層疊出。於斯時也，對外之心理不可過爲退縮，過爲退縮，則蒙藏之主權盡失；對內之狀態不可過爲保存，過爲保存，則全國之生命坐斃。自吾國光復以來，瘡痍滿目，百業蕭條，全國現狀皆有岌岌不可終日之勢，並無現狀之可維持，唯有取急進之方針，多開生計之途，使全國人民皆有安富樂生之心，則生計裕而秩序自復，秩序復而國基自固，又何由招外人之藐視乎？近今我國之政策，亦有確定之勢，如經濟之取開放，教育之重道德，皆有進行之方針，獨於內政則付闕如，近見本報趙總理所商權政策五條，以光明正大爲行政之主腦，如能光明正大，則黨派自然調和，政治自然統一。然光明正大者，行政之手段，非行政之方針也。宜如何垂久大之宏規，以爲全國之趨向乎？雖在臨時政府期限內，要不容一日緩也。若言對外，則民國告成之日，即蒙藏背叛之時，蒙藏之所以敢叛中國，而親英俄者，其原因雖不一，要以兩國之從中煽惑，暗濟軍餉，有以助其餒，有以壯其膽，是以至今不可收拾。彼兩國之覬覦蒙藏久矣，於前清之時，兩國早已互訂協商，而今則協商之餘，其所發現者，幾認蒙藏爲中國之屬國，不得改置行省，不得增設官吏，若遷延因循，懾於英俄之強悍，以處處和平爲外交之職幟，則前清既誤之於前，民國又敗之於後，雖蒙藏一旦歸順，而蒙藏終非我有也。況蒙藏之執迷不悟，而英俄之隱謀不戢乎？近觀於黑龍江迫獲輸運軍械之俄艦，其設心正未有已也，危哉蒙藏，願政府三復思之可耳。總而言之，一國之政策，非永久不變也，要隨時與地爲轉移，外交固不可不親睦，現狀固不可不維持，然今日之中國，當更有進，此又記者之不能不屬後望於我政府也。」（註四）

河南匪勢猖獗，攻陷柘城。

歸德一帶匪勢猖獗，糾衆數千人本日攻入柘城，搶掠達六小時之久，城爲之空，駐軍力難抵禦，士民向省請援，張都督急派八營，馳往剿辦，並分電魯、皖、寧三省，請派重兵堵剿。（註五）

註一：民國元年十月四日上海「民立報」（第七一一號）。

註二：民國元年十月份「政府公報」法律第一五七號。

中華民國元年 十月三日

中華民國元年 十月四日

三一〇

註三：民國元年十月五日上海「民立報」（第七一二號）。

註四：民國元年十月十六日上海「民立報」（第七一三號）。

註五：同註三。

四日 黃興、陳其美在京邀宴全體國務員、國民黨籍議員、國民黨本部各部正副主任，並宣佈趙秉鈞及全體國務員加入國民黨。

黃興以北上任務大體完成，行將離京南返，特於本日與陳其美聯合邀宴全體國務員、國民黨籍議員及國民黨本部各部正副主任於六國飯店。以示惜別。與宴者，數達百人。與卽席致詞勗勉新加入國民黨之國務員。略謂：

「現在臨時政府期限已迫，內政外交，諸多棘手，將欲組織強有力之政府，必賴強有力之政黨，然後足彰政府威信，鞏固國基，隱銷外患。本黨惟一宗旨，原在扶助政府，然使政府與政黨不相聯屬，扶助之責容有未盡；曾與袁大總統一再熟商，請全體國務員加入國民黨，袁氏極表贊成。後又商諸國務員，亦均表同情。今於瀕行前夕邀約諸君譙紱，並代表本黨歡迎新加入本黨之國務員諸君，此次各國務員加入本黨，實爲維持民國前途起見，深望諸同志此後同心協力，共濟時艱，俾成強有力之政府，早得各國之承認。」（註一）

自黃興宣稱各國務員包括總理趙秉鈞等同意參加國民黨後，政情爲之一變，他黨人士頗爲側目，然趙秉鈞之入國民黨，純爲袁世凱之一種手段，蓋因黃興之約請，不得不虛與委蛇也。惟各國務員加入國民黨之緣由，據報載計有四端：

- 一、爲黃興與袁世凱所力勸。
- 二、爲各國務員同信國民黨爲民國第一完全政黨，若加入後，與黨內各重要人物日日接觸，互相提携，對於政治進行，必可得一日千里之勢。

三、爲各國務員深愛黃興誠篤，皆樂於引爲同志。

四、以國民黨議員現居議院之多數，得此後援，可成強有力之政府，不致再生動搖不穩情事。（註二）

上海英國總領事乘艦抵皖交涉皖督焚燬鴉片煙事宜。

安徽都督柏文蔚，以鴉片爲害至烈，爲澈底禁絕起見，曾將查獲之印度烟土七箱，予以焚燬。上海英國總領事福雷司，以被焚烟土，與英商有關，特乘拂洛拉號兵艦，由滬開抵蕪湖，先與該地領事洽談。當晚啓程入省，翌日向柏都督嚴詞詰責，柏督答以本省實行禁烟，此次辦法，並未違背條約。態度嚴正，以致交涉未獲要領。皖省人士，對英總領事乘艦來省交涉，甚爲憤慨，十日開各界全體大會，誓爲柏督後盾，並以奸商廣成昌，朦蔽英領，致釀交涉，害羣辱國，一致聲討。柏督是日率旅長胡萬泰登英軍艦回拜英領，該軍艦旋即回滬。至本案交涉，將移由中央與英公使商洽解決。（註三）

註一：民國元年十月六日上海「民立報」（第七一三號）。

註二：民國元年十月七日上海「民立報」（第七一四號）。

註三：民國元年十月六日及十一日上海「民立報」（第七一三、七二八號）。

五日 袁大總統公布「國會省議會第一屆選舉費用補助令」及「蒙古、西藏、青海衆議院議員選舉施行令」。（註一）

袁大總統任命趙理泰為陸軍軍官學校校長；商德全為陸軍第一預備學校校長，金永炎為陸軍第二預備學校校長。（註二）

黃興、陳其美離京。

中華民國元年 十月六日

三二二

黃、陳二氏於是日離京抵天津，八日搭津浦路車南下。（註三）

註一：民國元年十月份「政府公報」第一五九號。

註二：同註一。

註三：民國元年十月七、九日上海「民立報」（第七一四、七一六號）。

六日 袁大總統核准國務院秘書長王廣圻辭職，任命張國淦繼任。（註一）

袁大總統授孔庚、孫萬乘，李鴻祥，張士鈺，盧永祥為陸軍中將。（註二）
趙總理秉鈞與財政總長周學熙商定整理財政進行辦法。

是日所商定整理財政進行辦法，計有五項：

- (一) 整理鹽務應速設鹽務處，任張謇為總裁，俾實行其鹽政計劃。
- (二) 變通稅務，擬實行裁厘加稅，並釐訂徵稅規則。
- (三) 改良幣制，議採用金本位，速造新銀幣，俾資流通。
- (四) 擴充銀行，將中國銀行規模加大，並資助國民組織實業銀行。
- (五) 發行紙幣，擬暫印紙幣四千萬元，公配各省搭用，由中央銀行擔保。（註三）

國務會議恢復在國務院舉行。

袁大總統以陸總理請辭，由趙總長代理期間，曾命將國務會議移至總統府開會後，外界頗有誤會，以為總統干涉總理權限，特商諸趙總理，今後凡單日舉行之例會，仍在國務院開議。遇有特別要件須討論者，則在總統府另行召集，不作正式會議，以清界限。（註四）

註一：民國元年十月份「政府公報」命令第一六〇號。



註二：同註一。

註三：民國元年十月七日上海「民立報」（第七一四號）。

註四：同註三。

七日

袁大總統令革去科爾沁右翼前旗札薩克郡王烏泰世爵，以鎮國公銜鵬東克署

理。

札薩克郡王烏泰在前清時，累罹咎愆。逮民國成立，遂懷異志；反抗共和，購械增兵，情形顯著。

政府因念優待條件格外寬容，飭東三省長官及盟長等開誠撫諭，並將從前政府代還借款准予緩免，以示體卹。乃烏泰不知改悔，竟於八月間頒布偽示，聲稱獨立，驅逐官員，肆掠郡邑，慘殺漢民。袁大總統乃革去其郡王世爵，飭奉天黑龍江都督派兵前往剿撫兼施，並任命鎮國公銜鵬東克署理科爾沁右翼前旗札薩克，所有該旗善後事宜，即責成其商承奉天都督妥籌辦理。（註一）

宋教仁發表談話，追記此次政局變遷之經過，澄清各方流言。

此次內閣變局，各方流言甚多涉及宋教仁者，民立報特派訪員於日前訪問宋氏，經予澄清。談話全文於本日發表茲誌於次：

京函自唐內閣傾倒後，外間即有宋內閣之傳說，共和黨誣宋暗用手段，迫唐使出，思攫取其位，宋前既投書辯明矣。嗣因黨議主張政黨內閣，袁大總統惑於共和黨，取超然總理混合內閣說，與本黨議齟齬，宋決辭職去，而陸內閣成。迨陸總理出席議院後，輿論大譁，僉謂陸無組織內閣能力，且素有羸弱疾不堪繁劇，各國務員意見不一，一切國事不能進行，陸既退志甚堅，袁大總統亦悟人才內閣之終歸失敗，於是共和黨超然總理混合內閣之主張，大爲世所詬病，而政黨內閣復活宋內閣之說，遂洋洋盈滿吾人耳鼓中，咸拭目以觀厥成。共和黨恥其說不行，嫉國民黨議之復活，且係黃北上，益見國民黨勢力澎漲，幾有一日千里之象，而共和黨內失援於政府，外受攻於國民，終

不足與國民黨競爭，計愈窮謀愈險，乃授意該黨機關報紙巧肆簧鼓，捏造謠言，創為係黃宋不和種種謬說，故挑惡感以淆觀聽。今趙內閣業既成立，從前之聞有宋內閣者亦疑團滿腹，莫得真相，余（特派員自稱）特走訪宋鈍初，據前後外間所傳聞面詢一切，宋君各揭其真相以答，而共和黨誣讟之辭，可不煩言而解矣。爰將問答之詞備誌於左，（問）陸總理辭職後，聞袁大總統甚屬意於君，信乎？

（答）上月二十日前後，范源濂，劉揆一二君訪余，勉以國事為重，力勸余擔任總理，余以組織內閣必與各國務員負連帶責任，若僅更換總理，不能與各國務員一致進行，必不能成一強固之政府，且與國民黨政黨內閣之黨議大相刺謬，故堅辭不允，俟孫黃兩先生到京後再議。

（問）外間言中山到京後，袁大總統與中山商議繼任總理，中山即以君對，黃克強來電亦力勸君就總理，席有是事否？

（答）誠有是事，余當時堅辭決絕，其原因有二：（一）因臨時政府期內，為時太促，不能多所展布。（二）因調和南北感情，須有威望素著之人始能得人信仰，故力薦黃克強擔任內閣，當時所以有黃內閣之說。

（問）外間又言君在天津時，晤唐紹儀，唐君亦勸君擔任總理，君又力薦黃克強，然否？

（答）余至天津晤唐君，唐力勸余組織內閣，余力薦黃克強，又與黃克強、陳英士同往訪唐，會議良久，余以現在大勢如裁兵借款，外交各重要問題，非威望素著如黃君者出任總理，恐不能無他項掣肘，反於進行有碍，仍請唐君力薦黃為總理，唐陳兩君均極贊成。

（問）黃克強到京不肯擔任總理，亦有故乎？

（答）黃君謁見袁總統，袁亦力請黃君擔任總理，黃君即絕不肯任，聞黃與孫皆注重實業，盡力於社會，故不肯擔任。

（問）外間言袁總統因黃不擔任總理，同時提出沈秉堃、趙秉鈞二人，黃均贊成，君則贊成趙，不贊成沈，其理由安在？

（答）當時國民黨多數不贊成沈，余不表同意於沈者，非反對個人，實恐有違黨議，若沈任總理，國民黨政黨

內閣之黨議，必爲所破，且沈爲總理，或能請各國務員均入本黨，或照劉揆一自請出黨，方不背本黨素所主持，誠恐沈一時不能辦到，又沈或提出不能得參議院之同意，於沈反有妨害，當時與章勤士同往黃處商議，黃亦深以爲然，余並非不贊成沈之爲人也。

（問）趙亦隸國民黨籍，君何以又贊成之？

（答）趙雖入國民黨，與袁總統實有密切關係，可云袁派內閣，且政治經驗甚富，力量亦較厚，於各方面易收效，當得孫黃兩先生及國民黨多數之同意，此所以贊成之也。（註二）

註一：民國元年十月份「政府公報」命令第一六一號；同年十月九日上海「民立報」（第七一六號）。

註二：民國元年十月七日上海「民立報」（第七一四號）。

八日 袁大總統通令各省妥慎辦理國會議員及省議員選舉。

令曰：

「共和爲現今世界最良之政治，而國會又爲發抒共和政治之筭樞。本大總統受職以來，凡所規劃，悉以保持統一，恢復秩序爲宗旨，蓋惟能統一而有秩序，然後可以謀共和之建設，而建設之要端，率應取決於國會。本大總統前經飭令各地方行政長官，所有選舉事宜務各按照法定程序，慎重執行。現距正式國會召集之日，爲期不遠。本屆選舉調查，行將藏事。迭據各該選舉總監督暨選舉監督報告籌備情形，均能認真辦理。我國民對於選舉，亦復咸具熱心，將來正式國會成立，共謀國民福利，必可預期。惟選舉議員，爲我五大民族平等之權利，此次衆議員及省議會議員初覆選舉，不久即將依令舉行，各該選舉監督務須督飭辦理選舉事務人員，依照法令各盡職權，總以國會選舉一切籌備進行，不致稍涉疏漏爲要。至凡有選舉權之國民，亦宜各以尊重權利爲心，於應選議員時，不可隨意放棄，庶幾國會成立，確有精神，國本既固，民權自張。本大總統實深嘉賴焉。此令。」（註一）

袁大總統通令各省行政長官不得追論光復以前罪狀。

令曰：

中華民國元年 十月八日

中華民國元年 十月八日

三一六

「前清之季，各處官紳，禁止革命，捕戮無辜，不無過激行爲，亦係職守使然。共和成立，威與維新，自應既往不追，共相更始，廼舊日官紳，仍多疑畏匿跡，或竟託非其所，而不知大體之官吏，亦輒苛求瑕隙，於其返里之時陷諸刑網，均於民國政體及共和之真意有乖。特此通告各省行政長官，自今以往除現在犯罪者外，自不得追論反正以前罪狀，肆意誅求。其播遷流寓之人，亦宜各復鄉閭，以安生業。」（註二）

袁大總統通令重申賭業。

令曰：

「前清季年，凡百廢弛，而於賭禁尙屬森嚴。民國成立以來，賭風轉以日熾，京師綰轂四方，尤爲全國觀聽所繫，若不重申禁令，何以整肅紀綱，著內務部通飭內外兩廳，隨時嚴密稽查，凡有犯刑律、賭博各條者，應卽立予懲禁。」（註三）

袁大總統授陳炯明、龍濟光為陸軍中將，加上將銜；孫榮、謝汝翼、韓建鐸、李根源為陸軍中將。（註四）

袁大總統公布外交部官制。

外交部置交際、外政、通商、庶政四司。（註五）

梁啓超自日本歸抵天津。

先是，梁啓超於前清光緒二十四年（西元一八九八年）戊戌政變失敗後，與其師康有爲等逃亡海外，繼續致力於君憲運動之鼓吹，以與革命同盟會相對抗。自武昌起義民國成立，因梁氏過去主張君主立憲，而不見諒於革命黨人，且缺乏憑藉致未成行。（註六）迨民國元年八月，同盟會聯合統一共和黨、國民共進會、共和實進會、國民公黨等政團改組爲國民黨。其時，共和建設討論會、國民協會及君憲派

人士，感於政黨組織與政治運用之重要，特合併組成民主黨，陰擁梁氏爲首領，以第三黨姿態，與國民黨、共和兩黨相抗衡。本年六月間，副總統黎元洪電大總統袁世凱謂「民國用人應不拘黨派，梁啓超係有用之才，棄之可惜，保皇黨誣說，不應見之民國」。(註七)滇督蔡鍔及在京蒙古王公等亦相繼呈請袁氏電召其歸國。(註八)梁氏鑑於國內反對之情勢緩和，遂於九月二十九日由神戶起程歸國，於本日抵天津。(註九)

溯自辛亥八月十九日武昌起義，革命風潮瀰漫全國之際，清廷於八月廿三日起用袁世凱以鎮壓革命，九月九日復頒上諭，開放黨禁，寬宥政治人犯，以收攬人心，梁啓超乃於是年(辛亥)九月十六日曾一度由日本內渡至奉天，對北方時局有所策劃，擬趁革命初起，清廷尚未崩解之時，採虛君共和制，以實現其君主立憲，保全清廷之主張。其時因奉天革命派人，正醞釀獨立，響應革命，梁感於處境之危險，不得已乃折返日本。(註一〇)

九月初六日清廷授袁世凱爲內閣大臣，九月廿六日袁世凱內閣組織成立，發表閣員二十人，任命沈家本爲法律大臣，梁啓超被任命爲法律副大臣，梁於得悉後，雖即致電袁世凱懇辭副大臣一職，然梁袁二人，自戊戌維新，因袁世凱之告密失敗而結怨，自是乃又趨於接近與利用。梁氏此時之主張，據其自述爲「和衷、慰革、逼滿、服漢」八字(註一一)

自辛亥十一月十三日(民國元年元日) 國父孫先生在南京就臨時大總統職，中華民國政府正式成立，陽曆二月十二日清帝退位，國父向參議院薦袁世凱以自代後，自此民國統一，袁氏結梁以自固之心因以日急。在本年三月間，梁氏即已拋棄前嫌，爲袁氏策劃財政設施及組織政黨等問題。(註一二)

自本年四月政府北遷，袁世凱及梁氏昔所領導之君憲派人士，對梁氏之返國問題，即已多方策動。由於梁氏夙主張君主立憲，爲革命黨人及部分國內輿論所不滿，故不得不遲遲其行。袁世凱爲減少阻力

，顧慮梁氏之處境，對於梁氏返國，在初只企求其辦理報館作輿論之支援，而梁氏本人亦以不接受實際政治職務，暫從事於政黨活動與言論鼓吹，謀求發展，以與袁氏桴鼓相應。故梁氏此次自日本返國，實基於與袁氏事先之諒解。在袁氏之意為利用梁氏以與同盟會及國民黨人相對抗，在梁氏則欲藉袁氏之掩護，在民國政府之下，樹立政治活動之根基。

茲將有關資料附錄於後，以資參證：

(一) 梁士詒三月十五日致梁啟超電

「□□□□已到，袁統□理擬為兄在滬組大報館，日間唐赴甯，再與逸仙□□諒可成事，或□再電請兄先到京，後到滬，請先著小冊鼓吹。詒。」（註一三）

(二) 袁世凱四五月間致梁啟超書

「任公先生大鑒：屢辱寓書，並湯君覺頓來京接席，凡所指導而激厲之者，皆聲華大計，而又切於事情，循誦數四，如豁霧霧而見青天，以是知大賢之吐屬不同，匪獨惓惓私意已也。徒以天不假緣，致相需甚殷，尙難合併，雲天悵望，我勞如何。要當相機排解，以紓渴忱，但目前尙未敢造次耳。鄙人以歸隱之身，當危難之際，猥不自量，操舟於驚風駭浪之中，千回百折，僅而得此，然此後萬端危險，雖欲為國民服務，而春冰虎尾，不知所屆，非我君子，孰與告語。財政問題，尤為棘手，安得如俄相槐特者而任之。目前剜肉補瘡，汲汲於維持現狀，將來久遠之計，必合租稅統系、銀行政策、公債政策治為一爐，執事於此道研究入微，一時無兩，尙乞發揮新筭，俾有方針。政黨一層，所策皆至確不易，中心藏之，何日忘之。鞏固新政府四大問題，自鞏固同時並進，惟跬步荆棘，加以識見才庸，勉竭愚誠，有為四百兆人祈天永命而已。敬勗光采，惟為國自愛，不宜。世凱頓首。」（註一四）

(三) 周善培五月廿三日致梁啟超書

「前箋去後，不兩日而章太炎之書發見於大共和報，想已見之，□□日而粵省會請奪南海及足下公權之文，又發見於民立報，每一意外惡潮，恒與意中恐怖之感相觸，無所復之，惟與堯師痛歎，而冀若此等狀當為公所豫察，

而前賤之或蒙採納。頃讀惠書，向天百敬，前賤竟動尊聽，非鄙言之可上動，乃天之啓左右，而爲中國留此一賢，結束將來種種散亂也。得書本當就道，而六月二日適當家母壽辰，憂患餘生，不敢不在前慰藉，以是當遲數日，準以下星期三（即六月四日）附輪東趨，平生眎解，苦於地獄，當於長崎登岸，奉教當在六月七日，到長崎當以電聞也。公歸亦我所贊，頃所岐者，則公主北，而我主滬，此岐之中，條緒至繁，（原注：當論事情，不當參入毛髮意氣見時）更討論，此書不一矣。前賤項城云云與黨派云云，用心一也，慮項城之不深信，漫爲延攬，其效果與現成黨派之擬戴同一傀儡，何致解釋比於鷄鶩云云哉，我而薄待公者，天下寧有厚公之人，且薄公復自居於何等耶。示及天下所屬望而我知之校眞於公之人，此人果何人耶。時人所屬望，品流至不齊一，安得五色眼鏡，徧論時流，無已姑以公所同意者爲範，試揣測之，要之，不外西林與采老二人而已。吾於西林篤於前，而後頗相違，良不忍爲深至之論，姑爲擬言，以昭鄙悵。我愛西林，良不忍西林擔此大擔，學鼎適以絕臆耳。若夫采老，則非拙劣如鄙文者所能形容，又姑爲籠統之言，果天下而屬望於此賢者，乃天下之福也。舉西林未必盡鑒各方面之意，舉采老以先天下，天下或無忍疵議之者，不知采老者，或疑采老德氣較才術爲優，然以去年川路證之，運才於拙，濟術以誠，豈惟西林遜之，項城遜之，不知古人眞際如何，當世以吾所見，要無此賢耳。瑣屑當面盡，此時爲一小贊耳。堅伯自來視我如路人，（原注：殊不欲見之，奈何！奈何！）何忍念吾，省書旁皇，不知所對，伏維察監。」（註一五）

（四）周善培六月三日致梁啓超書

「察松坡因論報館詆公事，國民公黨初舉蔡理事，以此黜之，眼前恨公者，不止某一派，某派中卻有願與公合者，惜其魁領不能自克耳。西林亦忌公之一，可笑之極。忌原於醋，原於自醜，忌者不直臧否，要以種種方面觀之，豈惟公不宜北，采老尚不宜北，則公可稍安矣。堅伯一來輒去，到東殊不欲見此人，幸預謀謝遠之。」（註一六）

（五）章炳麟四五月間致梁啓超書

「任公兄鑒：去歲盛夢琴帶致手書，識君雅意，邇者民國成立，寰宇鏡清，而君濡滯海隅，明夷用晦，微窺時勢，猶非故人飛躍之時。蓋黨見紛爭，混淆黑白，雖稍與立異者，猶不可保，況素非其類耶。自金陵光復以來，弟

中華民國元年 十月八日

三二〇

與雪樓、季直、秉三、竹君諸公即嘗隱憂及此，與諸君子相合爲中華民國聯合會，近改署統一黨，無故無新，唯善是與，聲氣相連，遂多應和，而同盟氣餒盛，暴行孔多，旁有民社，則黎宋卿部下舊勳不平於南京政府者，雖與弟輩意見稍殊，大致亦無差異。以言政黨，猶非其時，若云輔車相依，以排一黨專制之勢，則□有□長耳。當今南北相持，猶未和洽，南京政府取銷以後，悍兵暴客，復當撓亂，東南不逞之徒，瀰爾朝市，欲令此曹滅跡，非厚集智勇，無以爲功。前佛蘇來滬，云項城有招君歸國之意，鄙意以爲聯絡則是，歸國則宜少待歲時也。雖弟輩所望於故人者，意亦猶此，幸藉門下之英才，以作黨中之唇齒，遭時不靖，想見愆期，市歲以還，當可揭建鼓而行衢路也。黨員蔡君子平，素慕高風，時欲親聆言論，今因東遊之便，藉作行郵，本黨政綱及章程歷史等，皆詳問蔡君可也。書此，敬問起居不具。章炳麟頓首。」（註一七）

（六） 梁啓超抵大沽與長女令嫻兩書

「門司一電，想早達。登舟吸納海風，宿疾全愈，胃逾壯。門司展輪之翌晨，風頗劇，第三日至平穩，第四日之夕，又遇大風，並我亦覺體中不適，荷丈則感於無心人世矣。惟爾二叔飲啖更健，真可人也。此次因船小無散步處，悶守小室中，殆無復海行之樂，幸同行有數人，得諸談消遣耳。因風稍遲數小時乃到大沽，（原注：初生命且五晨十時到沽）遂不能趁早潮直至，今晚（初五）十時可進，明日破曉登岸也。船到埠後，尚須候一日，此眞天下所無，此中國之所以爲中國歟。此間已寒極，可以御裘，去年一冬不冰河，遂開未有之奇變，今年恐九月遂冰河，又不知生何變象也。在舟一來復，不知世事，不審登岸後有何驚心動魄之事也。天氣漸寒，祖父寒衣宜早備，睡席恐冷，可勸支牀。吾到津後，當大忙，或不能多寫信，告祖父不必懸念。擬到津後，即買奶子葡萄託船主帶上，未審能有暇否耳。」（十月五日）（註一八）

「今日初八日，吾儕猶在大沽口也。十五年前，倉皇去國，在此地錮閉十一日，今茲得毋亦須作一應□耶。望歸國，望了十幾年，商量歸國，又商量了幾個月，萬不料到此後，盈盈一水，咫尺千里，又經三日矣，何時能進，尙如捕風，此種港灣，大約除我堂堂大國外，全球更無他地可擬。終日錮在此丈室中，世界上事百無聞見，亦不知

京師曾否鬧到天翻地覆，亦不知世界上已亡了幾個國，惟覺日長如年，惟以子葉戲度日。寒暑表下至五十度，搜盡衣篋，身擁腫如牛腰，寒猶徹骨，船上食品已盡了，西洋料理一變爲日本料理明日恐並日本料理，亦備不起了。烟捲亦盡了，核桃花生之類，則數日前早盡了，（原注：小輪船不能來，故食物不至）大約總待汝德猷叔來，一同登岸也。我却心境泰然，絕無着急，所最念者，岸上來接諸君耳。昨日本擬一電相告，以小輪船不來，故不能發，想正懸念。今特瑣瑣相告，可並稟高堂。」（註一九）

註一：民國元年十月份「政府公報」命令第一六二號。

註二：同註一。

註三：同註一。

註四：同註一。

註五：民國元年十月份「政府公報」法律第一六二號。

註六：丁文江：梁任公先生年譜長編初稿，中冊，頁三八六—三八八（世界書局，民國四十七年）。

註七：同註六，中冊民國元年六月十七日申報專電，頁四〇二。

註八：同註六，中冊，民國元年七月四日張嘉森致任公先生書，頁四〇二—四〇三。

註九：同註六，中冊，頁四〇五。

註一〇：同註六，中冊，楊維新記辛亥年任公先生歸國事，頁三四五。

註一一：同註六，中冊，宣統三年九月十三日任公先生致徐君免書，頁三四二—三四三。

註一二：見本書二月二十三日條。

註一三：同註六，中冊，頁三八三。

註一四：同註六，頁三八三—三八四。

註一五：同註六，頁三九六。

註一六：同註六。

中華民國元年 十月八日

中華民國元年 十月八、九日

註一七：同註六，頁三九八。

註一八：同註六，頁四〇五—四〇六。

註一九：同註六。

九日 袁大總統發布國慶贈勳命令：授孫文、黎元洪以「大勳位」，孫以「持平主義，勳位與素心相違」，辭不受。又授黃興、程德全、段祺瑞、馮國璋「勳位」，黃以「革命分所應為，願長享平民之福」，亦辭不受。

臨時大總統袁世凱，本日發布國慶贈勳命令數通，其首一命令曰：

「現在舉行國慶紀念典禮，深維民國創業之勞，先宜贈受勳位，旌顯元功。孫文、黎元洪特授以大勳位。此令。」（註一）

次令

「唐紹儀、伍廷芳，特授以勳一位。此令。」（註二）

「黃興、程德全、段祺瑞、馮國璋，特授以勳一位。此令。」（註三）

「孫武，特授以勳二位。此令。」（註四）

茲令發出，並以真（十一日）電分致孫中山先生與黃興先生。兩氏均持平民主義立場，於十三日自上海復袁氏，辭不受。

孫先生電文曰：

「北京袁大總統鑒：奉真電，特授文大勳位，無任悚惶！去歲民軍起義，東南十餘省已次第光復，文甫歸自海外，其時因國內同胞感情尚有隔閡，須急謀統一，組織臨時政府，勉從衆議，承乏南都。後賴我公以救國決心，力全大局，幾經艱苦，乃有今日。文始終因依其間，實無功可述，今承大命，特授殊榮，中夜捫心，適以滋愧！且文

十餘年來，素持平民主義，不欲於社會上獨占特別階級，若濫膺勳位，殊與素心相違，務乞鑒茲微悃，收回成命，實深感荷！孫文叩。元。」（註五）

黃先生電文曰：

「北京袁大總統鈞鑒：奉真授與勳一位，聞命之下，無任惶愧。竊維民國肇造，烈士堪悲，國慶紀念，彌增痛感。與歷年奔走，幸保餘生，分所應為，何勳可紀。前辭上將，已述苦衷，今茲殊榮，更非敢受。伏乞我大總統俯鑒微忱，收回成命。勿以一再辭謝為罪，庶幾九原可作，不因濫賞而懷慚；八表重新，長享平民之幸福，臨電恐懼務祈鑒原。黃興叩。」（註六）

時，輿論對此項贈勳措施極不以為然，認為：孫、黎既不可比，而黃興更不可與焚燒漢口對抗革命之馮國璋並列，直指此事為不倫不類。並謂：對於開國大總統、革命軍大元帥，授勳不見榮施，不授亦不為向隅。十月十四日民立報社論即持此見解。

民立報社論全文於後：

「嗚呼，民國酬庸之典竟如是其輕率倒置，大拂人情之傾向乎！此命令未宣布之先，報界亦早有所聞，以為政府對於此舉必慎重周詳而出之。一以為國慶之紀念，一以表改革政體諸偉人之鴻烈。俾千秋萬世人人皆知共和之本原，而造時勢之英雄，亦賴以不朽，不意政府以官樣文章了之。嗚呼，政府於煌煌大典，而竟如此！政府之人才，不問可知矣。夫孫文曾為前大總統，黎元洪為現時副總統，授以大勳位，不見榮施，不授亦不為向隅。黃興以革命鉅子，死守漢陽二十餘晝夜，兼任臨時大元帥之職，嗣為南京留守撐持危局，閱數日之久，其功不在孫黎下，所處之境，較為艱苦百倍，而獨不與孫黎同膺勳位，且位次又殿唐、伍之後，與焚燒漢口慘無人道之馮國璋並列，不倫不類，得毋令英雄短氣乎？至若唐紹儀、伍廷芳，當南北議和之時，深賴二公洞明時機，國體賴以和平解決，功誠偉矣，二公今不與政界，政府追念其功而旌顯之，宜也，豈知革命之原動力，更有大於唐、伍者，在海外若孫文提倡革命，不能有今日，內地若無汪精衛□□極力鼓吹革命，亦未必能有今日。此二人者，手無尺寸之柄，僅

中華民國元年 十月九日

憑一腔熱血，無數楮墨，日以喚醒國民魂爲天職，屢起屢仆，屢仆屢起，不達其共和目的不止，意以爲必使內地人民，人人皆有革命思想，人人皆具共和之希望，然後革命方有效果，故武昌義旗一舉，各省聞風響應，閱四月而共和告成，微二公之力，不及此。今此酬庸之典，獨靳不以畀，何也？豈以爲未在政界乎？若唐，若伍，亦同一未在政界也，政府獨表而揚之又何也？在精衛□□二君，高尚清潔，矯矯不羣，原不羨此區區勳位，而旁觀者不平則鳴，不能不爲二君歎屈也。至若各部總長，有於民國有功者，亦有爲現時加入者，若周學熙、許世英、朱啓鈴諸人，均一體給予嘉禾章，與旌顯元功之言直相矛盾。創業與繼起者，混合爲一，殊非慎重名器之意。各省都督亦劃分兩級乃坐享其成者，偏占優先，而當時起義者，反置諸後，與統一前途大有妨礙。況周自齊、張鎮芳輩於創業之時，並無微勞，旌顯殊典，烏足以當之！上海爲華洋萃薈之區，流品複雜，光復尤不易易，稍一不慎，非起交涉，即釀巨患，陳英士運籌擘畫，布置完密，故光復上海，秋毫無犯，外人羣稱爲文明之舉動。此一役也□□□、宋教仁尤有力焉，且南京之克復，各省軍火之接濟，均於上海是賴，英士雖已取消都督，平情而論，允應特爲旌顯，政府竟未念及，其類於英士之起義者，宜置之九霄外矣。蔣翊武、孫武，武昌起義人也，均授爲陸軍中將，藉資顯揚，何獨於湯化龍、張國淦漠然置之？尤不可解。他如當日死事諸君子，與從前謀傾清政府，甘心犧牲性命之烈士，既曰國慶紀念，理應從優追贈，以烈英魂。政府又一無表揚，九泉有知其能瞑目乎？總之，此次慶典輕重失當，軒輊尤差，開宗明義之第一國慶紀念，一若視爲應酬之具文也者，在政府雖曰自有權衡，自我視之，缺點最多，矧煌煌慶典，中外之觀聽繫焉，史典之考徵存焉，而竟若是其輕率倒置，拂人情之傾向，吁！吾又焉能已於言哉？」（註七）

袁大總統頒授趙秉鈞一等嘉禾勳章；李烈鈞等授為中將，加上將銜。

令曰：

趙秉鈞給一等嘉禾章，梁如浩、周學熙、段祺瑞、劉冠雄、許世英、范源濂、陳振先、劉揆一、朱啓鈴各給二等嘉禾章；章宗祥、蒲殿俊給予二等嘉禾章。

趙爾巽、陳昭常、宋小濂、程德全、譚延闓、周自齊、張鎮芳、楊增新、胡漢民均給二等嘉禾章，並加陸軍上將銜。

李烈鈞、孫道仁、閻錫山、張鳳翽、尹昌衡、陸榮廷、蔡鍔、唐繼堯、孫武、胡景翼均授爲陸軍中將，加上將銜。

蔣翊武、蔡濟民、鄧玉麟、高尚志、何錫蕃均授陸軍中將。（註八）

工商部電請各省，保護回籍僑商。

電曰：

「查我國商業，最不發達，對於海外貿易，亟待擴張，待遇僑商，尤宜體恤。以前華僑回籍，每苦官吏勒索，匪徒搯詐，殊失保商之道。應請通飭各行政官廳，嗣後對於回籍僑商，務宜盡力保護，俾獲安全之福，是爲至要。」

（註九）

遜清隆裕太后，斥滿人不顧大局。

當政府決定將大清門改爲中華門之時，在京滿人大不爲然，以此事與優待條件未符，羣至隆裕太后處請與內務部交涉。隆裕從容答曰：五族一家，何分你我？又要因此小端，挑起惡感耶？爾等何不顧大局如是！諸人聞言，唯唯而退。（註一〇）

註一：民國元年十月份「政府公報」命令（第一六三號）。

註二：同註一。

註三：同註一。

註四：同註一。

註五：民國元年十月十四日上海「民立報」（第七二〇號）。

中華民國元年 十月九日

中華民國元年 十月十日

三二六

註六：同註五。

註七：同註五。

註八：民國元年十月份「政府公報」命令（第一六三號）。

註九：民國元年十月份「政府公報」公電（第一七一號）。

註一〇：民國元年十月二十日上海「民立報」（第七二六號）。

十日 全國熱烈慶祝第一個國慶節。

本日為中華民國第一個國慶日，全國各地熱烈慶祝，放假三日，並分別舉行紀念會，及各種慶祝活動。茲誌中樞及各大都市慶祝實況如左：

(一) 首都北京：

甲、中華門開幕：將大清門易名為中華門，由國務總理趙秉鈞代表大總統，於七時舉行開幕。

乙、大總統閱操：袁大總統於上午八時在東四牌大街戎騎閱操，受閱者由京中駐軍以馬、砲、步一萬三千餘人臨時編為一旅，於巡閱後，並舉行分列式。

丙、追祭先烈：袁大總統因閱兵時間衝突，不克親臨，委趙秉鈞總理代表主祭，於九時至十時舉行，並恭上祭文。

丁、共和紀念會（由「革命紀念會」改稱）開幕：共和紀念會設琉璃廠，於十時正開幕，由胡瑛主席，開幕後首由宋教仁演說中國革命史，繼由白逾桓、陳家鼎、胡瑛、朱民史、賀振雄、鄭人康、周震麟、張伯亞、鄭師道、田桐、王振東、蔣翊武、姚雨平等分別演說各地革命歷史。會場中分設祭壇、陳列館、運動場、雜技場、演劇場等，全日到會者逾十萬人。

戊、國慶茶會：上午九時及下午五時，袁大總統分次舉行國慶茶會，上午招待中樞文官，各省代表暨外賓，下午招待高級武職人員。（註一）

附錄：據當時報載，共和紀念會中公演新戲多齣，其中一齣曰「國慶紀念戲」，劇情如次：

「茲屆國慶紀念之期，有張君等由上海來京，呈請內務部云：與燕喜堂合演新戲，名曰『國慶紀念戲』，聞已批准。其所演之要點十二項：一、武昌興師。二、南北大戰。三、吳祿貞在石家莊遇害。四、黎元洪致書薩鎮冰。五、瑞澂逃走。六、馮國璋火燒漢口。七、張勳、鐵良安置家小。八、獅子山、雨花臺大戰。九、光復南京。十、唐紹儀、伍廷芳議和。十一、清帝退位宣布共和。十二、大總統即位。」——其佈景極多，刻每日在湖廣會館試演云。」（註一）

（二）南京：

甲、舉行紀念會，祭革命先烈：紀念會設於前清萬壽宮，黃興、程德全、各國領事、各軍隊、各學校、各界民衆，依次往祭。

乙、開演說會，由黃興演說：一至三時，程都督與國民黨相繼舉行歡迎黃克強大會；四時，黃克強在第一舞臺開會演說。

丙、舉行提燈會：國民黨及南京各學校於晚間舉行提燈會，分二十餘路遊行。（註三）

（三）武漢：

甲、國慶典禮：上午十時舉行首義地慶祝國慶典禮，國父代表孫科、總統府代表哈漢章、參議院代表湯化龍、及各省代表、各界代表四百餘人出席，民衆及學生、軍隊參加者數萬人。

乙、紀念先烈：晚九時舉行祭典，殘傷兵士及烈士遺孤並至，亦歌亦泣，情至感人。

按：武漢時因兵變不久，仍須嚴防意外，故未作提燈遊行等活動。（註四）

（四）上海：

甲、分區舉行紀念大會。

乙、分區舉行提燈會。

丙、各租界停市慶祝。

中華民國元年 十月十日

中華民國元年 十月十日

三二八

丁、學校舉辦遊藝會。（註五）

(五) 廣州：

甲、校閱海陸軍：都督胡漢民，上午在較場校閱陸軍，後校閱海軍，並觀各艦打靶。

乙、舉行升旗禮：由學生與士兵萬餘人，齊集較場，舉行升旗禮。

丙、舉行提燈會：晚間舉行提燈會。（註六）

國父孫中山先生對內發表「凡事須講公理不必畏懼」之國慶演說，勗勉國人，以冒險心與堅忍心克服內憂外患，建設強大中國；對外發表「中國之鐵路計劃與民生主義」一文，號召外人投資中國鐵路，促成中國之開發。

國父孫中山先生已於本月三日到達上海，本日上海分區舉行國慶紀念會，下午三時，中國學生會恭請蒞止，即席以「凡事須講公理不必畏懼」為題，發表演說，全文如下：

「去年今日，為武昌舉義之日，即中華民國開始之第一日。其時余在美國，同志居正君有電達香港黃克強先生，託余籌款助餉。余閱電文，知革命軍已得武昌，不勝欣喜。從前在廣州、潮州、河口等處革命事業，屢次失敗，皆因同志過少，未達目的。自廣州失敗後，乃運動武昌軍界，一舉而成此大事。所以然者，國民有堅忍心，武昌軍界有冒險心，無畏難心之故也。但民國雖成立，而今尚在危險時代，內亂未靖，外患頻聞。譬之建造大廈，基礎已定，尚待建築。願吾同胞，自今以後，亦須有冒險堅忍心，協力贊助政府，以造成地球上頭等大國，是鄙人深望於諸君者也。」

吾國向來閉塞門戶，不與外人往來。暨後中外通商，愚民又行排外主義。繼見彼海陸軍之優，器械之精，又轉而生畏懼心。夫排外與畏懼，兩者皆非。要知凡事須論公理，放膽而自行其是，不必更有一毫畏懼心。前年英脫開釁，英有精兵四十萬，甲於環球，而脫之全國人數，亦不過四十萬，且軍士皆以農夫充之。就強弱言，英國何難一

舉而滅脫，所以不能即勝者，因脫人有合力堅忍無畏之心，而能持公理敵強權也。嗣後各大國漸知強權不敵公理，遂不敢欺侮小國，故地球上各小邦，尙能久立而亡。

中國數千年來本一強大之國，惟守舊不變，故不及歐美各國之盛強。滿人入關後，愈形衰弱，漸漸召列強之侮。近數年間，留學外洋者日多，初見彼國種種景物，頓生樂觀之念，繼見彼國種種較吾國爲強，乃生悲觀之念，甚至灰心廢學，以求一死者有之。處現今競爭時代，不當有悲觀之念，務須堅忍冒險，發憤求進，士農工商，見吾儕能忍苦如此，亦必憤志圖強。如是，則中國前途，大有冀望。故「畏懼」兩字，自今日起，須消滅無有。從茲專心一致，合力以助新造之民國。今年今日，爲去年今日舉行紀念。願明年今日，全球各國爲吾中國舉行紀念！」（註七）

國父復於國慶紀念日爲英文大陸報撰「中國之鐵路計劃與民生主義」一文，略謂：此次遊歷北部，遍訪各大都會，並與各界人士接觸，益信中國當成爲統一獨立與興盛之國家。到處人民所表示之同情與熱望，出乎意料。遊蹤所至，西北及張家口，西達太原，並歷山海關與濟南，無不發現人民有同樣之態度，即對於新事業之同情的感覺，與對於強大統一之中國的希望是也。又稱中國物產豐饒，惟待開發，所急切需要者乃交通之便利，故建築鐵路爲當務之急。鐵路使人民交接日密，祛除省見，消弭地方觀念之相嫉妬與反對；且能使物產之價值增漲數倍，將昔日市場與生產者遙遠之距離，縮短於咫尺之間，於民生大有裨益。並詳述鐵路建設計劃與民生主義之意義，俾給人民全體以生活之機會，並與以完全之自由。

茲附錄「中國之鐵路計劃與民生主義」譯文全文如次：

「余自此次遊歷北部，遍訪各大都會，並與各界人士接觸，益信中國當成爲統一獨立與興盛之國家，確係將來必然之事實。向來持悲觀論調者，每臆料中國將由南北分裂而成二國；但余素知南方情形，今又親蒞北部，現信中

國仍爲整個之單一國家，且將永遠如是也。中國自廣州北至滿洲，自上海西迄國界，確爲同一國家與同一民族。此種事實，直至中國學生留學國外之時，始有完全之認識。故首知中國爲偉大之單一國者，乃留學國外之學生，彼等發見此種事實，並舉以告知國人；國人本其智力與熱誠，已完全了解此種意義。現余遊歷北部之觀察，更給余以鐵證，確知此種見解之正確無訛。當余遊歷各地之時，已努力向人民解釋創立民國之理由，與新制度下政府與人民之關係，人民對於已成之事實與將來之希望，皆已認爲滿意。故余敢斷言，將來必有一偉大統一永久之中華民國出現，且民國現已存在矣。余乃昭示人民，謂當滿清時代，政府與人民皆由專制君主管轄；今則專制君主業已驅逐，政府由人民主持，此乃事理之當然。而人民所表示之同情與熱望，實有出余意料之外者，遊踪所至，西北及張家口，西達太原，並歷山海關與濟南，無處不發現人民有同樣之態度，即對於新事業之同情的感覺，與對於強大統一之中國的希望是也。

統一將告完成，國人心目中皆知滿清之政策，欲使各省自分畛域，以致革命勢力渙散，不能反抗滿清政府。依當局者之意見，中國在此種情形之下，永無統一之可能。然而中國之統一竟告成功，專制者卒被驅逐。國人已洞悉滿清政府之所爲，並採取劇烈之手段，以反抗專制政治，迄於今日，國人已知各省間之異見可以完全蠲除矣。當余在山西省向人民提議蠲除省見，促進統一之時，該省人民莫不表示極端之熱誠，歡欣贊許；及余建議歡迎與他省與他國人士提攜之意見，人民亦皆樂從。國人現已確知中國之將來全賴天然之富源，且能竭力以響應國家之宣言，深信吾國家之鞏固，所恃於自然寶藏之開發，實較甚於龐大軍備之組織也。余信袁世凱係一有力量之人物，能制馭現局，建設鞏固之政府，可邀世界列強之承認。自此次遊歷北地，與北方人士接觸，余益信中國將成爲世界上之一等國家矣。余對於中國之經濟發展深具熱誠，中國物產無不豐富，惟待開發而已。中國亦與各大國發展之情形相同，所急切需要者，乃交通之便利；故目前關係吾國前途之最大者，莫如鐵路之建築。因鐵路能使人民交接日密，祛除省見，消弭一切地方觀念之相嫉妬與反對，使不復阻礙吾人之共同進步，以達到吾人之最終目的。且路線敷設以後，則物產之價值勢必增漲數倍。因此種路線，不啻將昔日市場與生產者遙遠之距離，縮短於咫尺之間也。至地下蘊藏採掘，金屬物產之開發，其利益之豐厚，乃顯而易見者，固不待贅言者也。

近袁總統以全國鐵路設計，籌措必需路款，並組織中央鐵路公司，以督辦路政之重任相屬。余對於鐵路建築工程與運用上之複雜情形及經濟方面，已加一番研究，知此事關於國家前途之發展者甚大，故敢毅然擔任之；但余辦理此事之地位，恐不免引起誤會，須知余實未受政府之任何職位，不過受命於政府，以代辦一定之事業耳。余之地位，乃與包工人相等，承攬一定工作以完成之。政府因欲興辦一定事業，囑余完成其事，即與對包工之囑託相同。余將努力以實現政府此種囑託。為完成偉大之工作起見，自非利用外資不可。但余意以為應由投資之私人或公司，與吾鐵路局直接交涉，而與中央政府不發生關係。此種純粹商業性質之辦法，可使全盤事業脫離國際的與他種的政治範圍。蓋建築鐵路之經費，如仍依舊例借貸而得，則外交問題即不免牽涉其間，故吾人茲願擺脫外交上之一切糾纏也。依余之計劃，即可避免此種煩惱。中央鐵路公司將自行籌措借款，對於中央政府與投資人擔負責任，如是則吾人與政府皆不向外國政府負責。吾人將於創辦之初，劃清界限，以杜絕外來之干涉。至於此種路線之應否建築，與此種關係於全國幸福之計劃應否聿觀厥成，端賴全國人民決定之，惟全國人民之公意，乃為此種縱貫全國的鐵路系統之最後決定；若徒事無理之反對，則適足以破壞全盤之計劃而已。今後十年之內，敷設二十萬里之鐵路，乃為完全可能之事，經過數月審慎研究之後，余乃決定此項計劃；如國人能盡其應盡之責，予以贊助，則此計劃必能實現。國人應知鐵路之敷設，其利益實浩大而易觀，此種有效的，安穩的，敏捷的交通建設，豈但有益於商業，亦且有裨於政治前途也。今世界之大國，無一不得到此同樣之教訓。蓋無論何處，鐵路常為國家興盛之先驅，人民幸福之源泉也。

余現擬進行之計劃，規定於今後十年之內，敷設二十萬里之鐵路，成此鉅大之企圖，但余敢申言其必能實現也。按此次革命事業之本身即為一鉅大之工作，在二十年以前，甚至在五年以前，革命之發難與成功，似乎都不可能；但革命力量培植既深，吾人卒能奮臂而起，以敏捷之手段，於數月之間，竟即推翻專制，脫離桎梏。故今之計劃雖大，乃確可實現者，因中華民族為一偉大之民族，必能完成偉大之事業也。關於建築鐵路之辦法有三：即（一）利用外資，如京漢、津浦線等是也。（二）集中外人之資本，創設鐵路公司。（三）任外國資本家建築鐵路，但以後四十年歸還該項路線於中國政府為條件。在此種辦法之中，以第三種辦法為最善；此在中國雖為創見，而在

他國則已司空見慣矣，且利用此項辦法者，無處不奏偉大之成效也。中國如能利用此項辦法，其成功自必偉大。吾人須屏除一種錯誤之見解，勿以爲外人一旦躡入此種事業，則必破壞國家之主權，妨害吾人之自由；蓋實際上並不是也。此同一之辦法，曾在各處施行，固皆不曾妨害其國家之主權，譬如美國連貫國疆極端之鐵路系統，大部份皆由外資敷設。在美國之富源未開發以前，早期敷設之鐵路，事實上亦不得不利用外資也；但美國並未因此受害，且因此獲鉅利，臻於富強之域。故今日有利於中國之事，亦莫如鐵路之敷設。吾人試測想，如美國不敷設鐵路，則今日將成如何景象乎？因此吾人須相信，中國如不敷設鐵路，則其國家落後之形狀，將長此不變也。余所擬敷設鐵路之計劃，其細目雖未厘定；但就大體言之，則吾人已知進行之頭緒矣。今後將敷設無數之幹線，以橫貫全國各極端，使伊犁與山東恍如毗鄰，瀋陽與廣州言語相通，雲南視太原將親如兄弟焉。迨中國同胞發生強烈之民族意識，並民族能力之自信，則中國之前途，可永久適存於世界。蓋省區之異見既除，各省間不復時常發生隔閡與衝突，則國人之交際日增密切，各處方言將歸消滅，而中國形成民族共同自覺之統一的國語必將出現矣。

從上海至伊犁，將敷設幹線一條，另一條由廣州至喀什噶爾，又另一條由廣州至西藏，取道雲南。揚子江流域本爲中國最重要之商業中心地，將爲此種新路線所橫截。且甘肅之蘭州，將有十三條鐵路滙合於此，形成一極重要之交通中樞。此世人必爲驚異者也。

各省之省會均將成爲鐵路中心，路線將由此種重要之城市向各方分射而出，從每一省會出發之路線，將多至八九條不等。由此觀之，似乎中國之鐵路過多，但吾人須不忘全國地域之廣闊也。即此計劃完全實現之後，中國尚有增築鐵路之餘地，將來全國商務之發展，必需更多之路線也。完成目前之鐵路計劃，即所以促進商業之繁盛，增加國富，市場因以改良而擴大，生產得藉獎勵而激增；尤其重要者，則爲保障統一之真實，蓋中國統一方能自存也。一旦統一興盛，則中國將列於世界大國之林，不復受各國之欺侮與宰割。今時機已至，中國將能自立抵禦外來之侵略矣。

夫人民之幸福，與中國物質上之開發，關係如此之巨，令余不敢輕議者已有年矣。在文明世界各國之中，嘗見勞資爭執不已，此等爭執，原由工商界之力圖擴張，驅迫使然，迄今依然未已。又嘗見弱者之窮迫，強者之奮鬥，

以求足食。尤可異者，近時貿易聯合會之時滋紛擾，出其幾類原始時代之野蠻手段，以爲工人要求生活費。實則在過去數年中，世界各處，已有可驚可憤激之象，工人不分巧拙，咸爲境遇所迫，不得不出此以求遂其所欲。余平心思之，資本家所獲甚豐，皆由工人之勞力而來，工人爭其所應得之權利，亦理所當然也。余等所見各國之罷工，如法之路工，奧之礦工及電車工，美之礦工、汽車夫、旅館侍役以及其他各工，英之船工、礦工，德之礦工與他工，蓋皆直接受實業主義進步之影響者也。其在中國，則此等罷工之事實未曾見，人民安於農業，貧富之間，並無此等互相仇視之紛擾現象。余每自問，此種可怖之情形亦將見於中國乎？夫中國亦將自行投入實業漩渦之中；蓋實業主義爲中國所必需，文明進步，必賴乎此，非人力所能阻遏，故實業主義之行於吾國也必矣。吾人今日務必開發富源，其法維何？須深長思之耳。近世資本主義之天然演進，對於勞動者，常與以不平之待遇，故吾人當力避之。間嘗熟思深慮以求解決此問題之策。其策維何？民生主義是已。至於此主義未能適用之故，則以其他諸國類皆矯枉過正，不能使勞資間得一調和之點，而收利益平均之效果也。

此策行之於新進之吾國，自宜及早圖之。隨實業主義之進步努力，以避免其惡劣之結果，故余主張民生主義。惟民生主義之意義維何？吾人所主張者，並非如反動派所言，將產業重行分配之荒謬絕倫；但欲行一方策，使物產之供給，得按公理而互蒙利益耳。此即余所主張之民生主義的定義。余將使勞工得其勞力所獲之全部。將來中國之實業，建設於合作的基礎之上。政治與實業皆民主化。每一階級，皆依賴其他階級，而共同生活於互信互愛的情形之下。此種理想，固難達到；但吾人當努力以求理想之實現，以改良社會之情狀，使臻於完善之域也。依照此種計劃，生產將日益增加，以最少限度之窮困與奴役現象，以達到最高限度之生產。對於待開發之產業，人人皆得按其應得之比例，以分沾其利益，享受其勞力結果之全部，獲得較優良之工作狀態，並有餘暇之機會，可以思及其他工作以外之事件。如此，勞工必能知識日進，獲得充分之娛樂與幸福。此種娛樂與幸福，本爲一切人類所應享；但在他國，勞工與窮苦之人，嘗無享受之權利耳。故在一個民族之中，須給人民全體以生活之機會，並與以完全之自由。此即余之希望。余之所以主張民生主義制度者，蓋欲採用一種制度，使國民對於國事發生直接之興趣，願全國人民皆享受其生產之結果。余更願國家對於直接管轄之稅源，得到其所產利益之全部。凡鐵路、電車、電燈、瓦斯、

中華民國元年 十月十日

三三四

自來水、運河、森林各業，均應收歸國有；地產收入與礦產收入，爲國家收入之淵源。按國家之收入共分三種：第一、爲地價稅（並不作單稅徵收）。此最易施行於中國，簡略言之，即使城市之土地，呈報價格，惟聲明國家得按價收買之，且即照價課稅。第二、爲鐵路收入。據稱美國之鐵路收入，現有流入私人收入之趨勢，其數額達七〇〇、〇〇〇、〇〇〇金元之鉅，足以抵付美國政府之政費而有餘。在中國，吾人亦知鐵路之利益。因此種鐵路，將由政府直接管轄，故其全額收入，將供政府之使用。第三、爲礦業收入。上述之三種收入，大抵可以即時徵收，且極便利。其他尙待開發之稅源，則有各種公共興辦之事業如自來水、電廠、瓦斯、森林等是也。綜上述之各種收入，將供給國家政費之需要而有餘。然後舉其餘額，以興辦教育及最要之慈善事業如養老恩俸、收養殘廢跛瞎之人。吾人應注意青年之養育與衰老羸弱者之安撫。新中國之人民，今得生存於開明政治之下，解除數百年之專制壓迫，而目睹將來愉快之黃金時代矣。當今之所急需者，惟在國人之同心合作而已。」（註八）

袁大總統發表國慶宣言書。

據當時報載：臨時大總統袁世凱，本日有宣言書發表，文曰：

「一人專制之舊政已不存於中國矣！今日爲民國國慶紀念日，本大總統感於舊習之已除，新政之發展，凡政府種種設施無不予人以共見，遠勝昔時之制度，徒謀一朝之幸福，苟非君主之權利，不棄置之即禁阻之。溯自共和肇基，政府之斬新政策由此發生，更無帝制自爲者。夫國家者國民之公產也，故效法列強先進之精神，常以國利民福爲前提。而尤以開放門戶爲溝通感情之先端，具此絕大知識而柄理國是者，今日之政府是也。政府宜以公僕自待，盡其責任，凡所設施，必使與民同樂而後已。本大總統之最希望，在使國民以根本上改革其知識，而後自得列強之贊同，夫列強之對待中國，情誼非不厚也，吾國財政最爲困難之際，得列邦之援助，非其左證耶。」（註九）

黃興、陳其美抵達南京，當晚赴滬。

黃興與陳其美於八日由津乘坐津浦鐵路所備專車南行，當晚宿濟南，九日至徐州，十日抵達南京，即於下午四時出席在第一舞臺舉行之歡迎會，駐寧各國領事，亦均與會。當晚乘坐夜車赴滬，隨從二十餘人同行。（註一〇）

津浦鐵路灤口鐵橋落成，全線通車。

津浦鐵路北起天津，經山東、安徽二省，南止浦口，全長一、〇〇九公里，為南北幹道之一。自光緒三十四年興築，宣統三年軌道鋪設竣工，惟以北距天津三四四公里位於濟南城北之灤口大鐵橋，尚未完成，故僅先就轉運材料之便車，乘客營業。是日灤口大鐵橋全部落成，橋長一、二四四公尺，為國內鉅大工程之一，至是津浦鐵路全部完成，並於十一月一日舉行通車典禮。

註一：民國元年十月十日上海「民立報」（第七一八號）。

註二：民國元年十月四日上海「民立報」（第七一一號）。

註三：民國元年十月十二日上海「民立報」（第七一八號）。

註四：同註三。

註五：同註三。

註六：同註三。

註七：「國父全集」捌一四六頁。

註八：「國父全集」壹一八八頁。

註九：民國元年十月十八日上海「民立報」之「國慶文字補錄」。按：國慶當日並未見此宣言，亦未見於其他文獻，文意似亦不完全，國慶新聞中亦未見大總統發表宣言書之項目與報導，當係慶典籌備機構以大總統名義所發表之傳單類文件。

中華民國元年 十月十日

註一〇：同註三。

十一日 袁大總統公布陸軍團圖旗式。

陸軍團旗，適用陸軍旗，以綢爲之。橫長三尺，直長二尺五寸，外緣以黑絲線，縫長四寸。於右方鑲白綢一長幅，寬三寸五分，長一尺八寸，上下各距旗邊三寸五分，上書兵種團號。由中間黃星之中點，至外周一黃星之中點，爲九寸二分，由中間黃星之中點至第二圓一星之中點，爲四寸六分，各星之半徑，爲九分二厘。旗桿塗朱色，長七尺五寸，圍二寸五分，以黃布作圓筒式綴於旗榜桿，上端冠以矛形銅頂，長七寸，注七寸長之朱旄。桿末用矛形銅鑄，長五寸。（所有尺寸等數，暫以營造尺爲準）。

（註一）

卓昭兩盟王公等効忠民國，各予進封。

蒙藏事務局卓昭兩盟王公扎薩克等効忠民國，呈請進封。袁大總統覽呈從之，是日頒令曰：「卓索圖盟盟長東土默特扎薩克郡王銜貝勒、艷鄰那本濟勒旺寶，前已進封郡王，並加親王銜，應再進封親王；協辦盟長喀喇沁扎薩克札王貢桑諾爾布應進封親王；西土默特郡薩克貝子棍布札布應進封貝勒、喀喇沁扎薩克輔國公銜頭等，塔布囊漢羅札布應進封輔國公，並加鎮國公銜；貝勒熙凌阿應進封郡王；昭烏達盟盟長阿魯科爾沁扎薩克郡王銜、貝勒巴帕爾吉里第應進封郡王，並加親王銜；副盟長東札魯特扎薩克貝勒進沁諾依魯布應進封郡王；協辦副盟長巴林札薩克郡王，札嘎爾應進封親王；榮曼札薩克郡王蘇珠克圖巴圖爾應進封親王。敖漢札薩克郡王棍布札布應進封親王。郡王艷凌端魯布應進封親王。」（註

二）

註一：民國元年十月份「政府公報」命令第一六五號。

註二：民國元年十月十三日上海「民立報」（第七一九號）。

十二日 國父出席上海報界歡迎會，以「政見之表示」為題發表演說，主張實行門戶開放政策，收回領事裁判權，使中國成為完全獨立之國。

上海報界歡迎國父，是日下午二時假辰虹園舉行，由于右任代表各報致歡迎詞，略謂：今日吾報界致誠於先生，乃歡迎以前創造民國之人，及今後誠心建設之人。先生之鐵路政策，著志於十年前，而始發表於今日，吾報界同人極願一聆先生之偉論，俾得一建設之方針，以為快幸。繼由國父以「政見之表示」為題發表演說，主張收回領事裁判權。略謂：一、悲觀之心理為民國最危險之事。二、建設大業以交通為最重要。三、開放門戶政策利於保障主權。四、借款築路與批給外人築路利害之比較。五、國法之改良。六、地價之釐定。國父近來積極籌劃鐵路建設事業，主張開放門戶，利用外資。迭次說明開放門戶，不僅不致損害中國權益，且利用保障主權。國父並謂：商場，由我自由開放，即有完全主權，此亦自行開放門戶無損主權之一證。亞洲有二完全獨立國，強於中國者有日本，弱於中國者有暹羅，而中國則為半獨立國，不得與完全獨立國之列，蓋以中國現在尚未收回領事裁判權也。中國欲收回領事裁判權，若以實行開放門戶為交換條件，則庶幾進於完全獨立國耳。附錄講詞全文如後：

(一) 悲觀之心理為民國最危險之事

革命成功，全仗報界鼓吹之力。今民國成立，尤賴報界有言責諸君，示政府以建設之方針，促國民一致之進行，而建設始可收美滿之效果。故當革命時代，報界之鼓吹不可少，當建設時代，報界之鼓吹更不可少，是以今日有言責諸君所荷之責任甚重。惟以僕觀察社會之心理，多不免抱一種悲觀，而報界尤甚。此悲觀之由來，則因恐怖而起，以為中國今日外患之日逼，財政之艱困，各省秩序之不恢復，在在陷民國於極危險地位，覺大禍之將至，瓜分之不免。悲觀心理，遂釀成全國悲慘氣象。簡單言之，即病在一怕字。余以為在人人心理中，這一怕字，當先除去

，然後才可為。蓋事事存一怕字觀念，則無事能行，而建設之業，必永無進步。故吾以為外患之日逼，財政之艱困，皆不足危險，惟此人心中之悲觀，最為危險。若人心中之悲觀不去，則即無外患等等之危險，而民國亦必不免於滅亡。然欲全國人心中無極端悲觀之心理，首望我報界諸君先去此足以致亡之悲觀，然後始足及於全國之人心。今余有一不足存悲觀心理之論據，即以革命發難，民國成立一事，即足為最強之佐證。

革命起義之時，人人心中有勇猛進取之精神，而無一絲怕念存於其間，故成功得若是之迅速也。當革命未起之時，人人心中俱抱一極大之悲觀，以為一革命則外人必起而干涉，乘機瓜分，故雖明知滿洲政府之腐敗，不革命必不足鞏固國基，而謀自存，然以怕故而不敢為也。幸有少數不怕者倡始，而多數怕者始恍然知不足懼，大功遂得於數月之間告成，而民國亦安然成立。設當時無一人能打破其心中怕之一念，則國人今日仍受制於滿清專制政府之下，亦未可知。故可知怕字最不足成事，欲謀進行，非去怕不可。蓋最危險時間，無過於革命起義，南京政府未成立之時。今民國已完全成立，危險之量已較曩者銳減。吾人當革命時，有一副勇猛進取之精神，不畏不懼之氣概，何至於革命底成，民國草創之後，反致消滅此種精神氣概之理？故可必其不然。余深盼報界諸君，將悲觀之心理掃除，生出一極大之希望，造成一進取之樂觀，喚起國民猛勇真誠之志氣，則於民國建設前途，實有莫大之利。而使全國俱煥發一種新氣象，厥惟報界諸君是賴！

（二）建設大業以交通為最要

夫人人心中既無無謂之恐慌，則建設各事，自可依次進行。但建設之大計，當遠測於十年後，始能立國基於永久。建設最要之一件，則為交通。以今日之國勢，交通最要者，則為鐵路。無交通，則國家無靈活運動之機械，其他建設之事，千端萬緒，皆不克舉。故國家之有交通，如人之有手足四肢，人有手足始可以行動，始可以作事；國家有交通，始可收政治運用敏捷之效。否則國家雖有廣大之土地，豐富之物產，高尚思想之人民，而無交通以貫輸之，聯絡之，則有亦等於無。譬之人而無手足，不能行動，不能發揮，即有聰明才力，亦歸無用。是以人而無手足，是為廢人；國而無交通，是為廢國。余現以全力籌劃鐵道，即為國家謀自存之策，然一言借款築路，則反對羣起，蓋非自今日始矣。

人之反對借款築路者，未必全有理由，而占反對地位者，四萬萬人中幾有三萬萬五千萬人，其最大原因，則以未能明瞭其中利害關係之故。大率以修築鐵路，或有礙於風水，或不利於小工，然其所憑據不堅，苟與之詳言鐵路種種之利益，即可恍然醒悟，而三萬萬五千萬人之反對者，不難盡爲贊成。惟明白事理，明知鐵路於國有益之人，而反對，且其反對似有理由，於此欲使之曉然於利害之真際，則頗不易。然須知國家以交通便利而強者，隨在可證。世界最小之國家，其幅圓祇及中國一府之大，而強盛愈於吾國者，蓋以彼有交通機關，而吾無交通機關。故吾人今日非不知路之有益也，知其益而不敢行者，則因中於恐懼之心理。彼以爲中國今日果興築鐵路，必借外國資本，而外國必乘機以侵略中國，瓜分中國。此實大誤。余謂民國苟不興築鐵路，便利交通，則雖有五百萬之強兵，數百萬噸之戰艦，亦不能立國於此三四十年之內。蓋有鐵路，則尙足以圖存。其關於國之危亡者，則純繫於兵力強弱問題，初不能與興築鐵路並爲一談，而謂鐵路之不宜築也。外人果欲瓜分中國，則雖不築鐵路亦可爲；外人果欲保全中國，則雖築鐵路亦何害？且使中國於今後不興築鐵路，而第擴張武備，則民智不啓，實業不興，政治不能收敏活之效用，國家精神不備，亦決其難以長久不敝，一有不幸，亦終歸於覆亡之運耳。如中國昔日，亦曾有海軍，強有力之大戰鬥艦，且多於日本，而甲午日本海一役，乃致敗挫，自此而後，益復不振。則可知國家祇有強兵巨艦，亦不足恃。

余主張築二十萬里鐵路，乃爲民國立國永久之計劃。而修築鐵路，又以利用外資爲宜。蓋瓜分之說，列國倡之有年，而未遽實行者，則以各國在中國利益，不忍破棄於一旦之故。今使彼輸入中國有六萬萬之大資本，用於興築鐵路之上，彼欲保此資本之安全，則有投鼠忌器之思，而不甘破壞和平，是乃斷然之事。反之，若用本國資本築路，則一年籌一千萬，亦須六十年，始達六萬萬之數，而已精疲力盡，一切流通資本，悉歸之鐵路建築之上，金融機關必然停止；則鐵路告成之日，即爲國家滅亡之時。且不待是，各國羨吾有巨大之母財以築鐵路，必起而爲攘奪之謀，分割之禍，必於此起，是即所謂慢藏誨盜也。蓋吾國若有武力，即外資所築鐵路，遇緊急時，亦可據爲己有，若無兵力，本國資本所築之路，遇緊急時，外人仍得佔據。此關於武力問題，不問其屬於本國資本及外國資本也。明乎此，惶恐之念，亦可以釋然矣。

(三) 開放門戶政策利於保障主權

利用外資，可以得外資之益，故余主張開放門戶，吸收外國資本，以修築鐵路，開發礦山。吾國今日，若以外資築鐵路，反對者尙少；若以外資開礦山，則舉國無一不持反對之議者，以爲利權爲外人所奪。若細思之，尙不盡然。譬如外人以一千萬資本開掘一礦，則必以五百萬購買機器及其他器具，其餘五百萬，必盡分配於工人，則是採礦之成敗未可知，而已散其資本之半於中國之工人矣。使其開掘虧本，彼必棄其機器而去。蓋運費甚巨，彼不願爲，或只出於競賣。吾人於斯時，或可以數十萬而購其值五百萬之機器。如是，則吾人承其後，成本既輕，收效自較易。就令外人開礦，竟至獲利，然經種種消費，已復不貲，資本家所淨得之贏餘，爲數未必過鉅。若每礦以一千萬資本爲標準，則十礦即有一萬萬，而中國工人得占其五千萬之巨額。社會上有此五千萬之流動資本，金融機關必形活潑，直接有利於民，間接有利於國，此蓋較之借款爲善者也。故今人猶持昔日之閉關主義，實於時勢不合。

現在各國通商，吾人正宜順此潮流，行開放門戶政策，以振興工商業，如日本即採門戶開放主義者。或以爲吾國貧弱，不能與日本同日語；則請以弱小於吾國者爲例，暹羅介於英、法兩大之間，而能保其獨立國之資格，即以行開放門戶政策故。外人以得商業之經營，亦不過事侵略，此可見開放門戶，足以保障主權。前清以閉關爲事，而上海租界及青島，我無主權，是皆外人強我開放，故有此結果。若濟南商場，由我自行開放，即有完全主權，此亦自行開放門戶無損主權之一證。亞洲有二完全獨立國，強於中國者有日本，弱於中國者有暹羅，而中國則爲半獨立國，尙不得與完全獨立國之列，蓋以中國現在尙未收回領事裁判權也。中國欲收回領事裁判權，若以實行開放門戶爲交換條件，則庶幾得進於完全獨立國耳。

(四) 借款築路與批給外人築路利害之比較

今欲築路，必用外資，用外資非全無害也，兩害相權，當取其輕，故吾人欲用外資，當擇一利多害少之方法實行。以愚見則批給外人包辦，較之抵押借款爲有利。然自余主張批給外人，國內報紙競起反對，以爲此事喪權失利，而以抵押借款築路辦法爲然。其實未明於茲二者利害之分量若何耳。余爲外人言及批給辦法，外人多持反對之說，而無不樂從借款抵押之辦法，可見借款抵押之方法，外人所得之利多；批給包辦之方法，外人所得之利少也。不

利於外人，必利於吾人，何以吾人亦如外人之反對乎？今請就借外款自辦，與批給外人包辦二法，一比較其利害，以供諸君之研究。

中國昔日鐵路，多爲借款自辦者，如滬寧等路是也。借款自辦之害處，在受種種虧損，如當借款交付時之回扣，包購種種材料，亦有回扣。而此借款，每年出息五釐。次則如鐵路虧耗，亦全由政府擔任，至期滿，其借款全額，尚須清還，故外人視此爲絕良之營業。而經手此事者，多爲商業性質之洋行，彼於鐵路學一無所知，祇求其經手回扣及購料回扣及政府擔保爲已足，而將來鐵路之盛衰，皆非所問也。鐵路修築事宜，委之工程師，工程師之聘定，大率五年期限，或八年期限不等，彼第於職務期中，日作其所應爲之事，而不負完全之責任。則欲工事之精良，消費之節省，蓋不可能之事也。如滬寧一路，其受害爲最著矣。使余之鐵路政策，係用借款自修，則二十萬里，需款六十萬萬，以最輕九五扣計算，當扣爲五十七萬萬；常年以五厘息計算，則每年三千萬，十年則三萬萬，四十年則十二萬萬，至期尚須償還原本六十萬萬。夫材料回扣，其數已鉅，歷年虧折，又復不貲，則興築鐵路，不待十年，而中國已有破產之禍矣。故熟思審慮，惟有批給外人承辦一法，較爲害少而利多，較之借款自辦，可免五害：一無交款回扣之害，二無購料回扣之害，三無按年出息之害，四無虧耗津貼之害，五無至期償還之害。既免五害，且有二利焉：即工程堅固，建築合法是也。

又鐵路批給外人包辦，大約四十年可以收回，時或逾之，然終未有出六十年外者。按中國富庶狀況，則四十年期限，即足抵外國六十年期限。在此四十年內，盈虧皆非我責，一俟期滿，吾人可不一錢，獲得二十萬里鐵路。蓋鐵路於十年之內，大概不能獲利，且不免有虧賠焉，惟極遲至三十年後，亦必可以獲利也。至於批給外人合同，擬由鐵路公司出面協定簽字。由公司購定地皮，畫定路線，交外人修築。此合同中，尚須附帶條件：其一條件，此純爲商業性質，不稍含政治意味；其二條件，公司有隨時監察之權；其三條件，中國可不俟期滿，得備價贖回。如是，可一一按必要情形，加入條件，則不致過於失利。若此路特別繁盛，或關於軍事重者，得視國力之何如，付外人以代價，酌量收回，於吾人亦不算吃虧，此兩善之法也。總之，批辦一法，利多而害少；借款一法，利少而害多。兩兩相較，蓋可擇別矣。此願與諸君一研究而討論者也。

(五) 圖法之改良

今日尙有關於國家建設之數事，亦望報界諸君一致鼓吹。而其一則爲改良圖法，中國圖法之不善，不待智者而知，金融界之屢起恐慌，亦多本此原因而起。國內銀幣，非價格之不一，卽流通之不普遍。銀幣有市價，因地有變遷，因時亦有變遷。甚至一地而洋價各不同，且或此省而不能通用於他省，中間遂受種種之虧蝕，而小民蒙其害矣。其次則無滙兌機關，如以銀一萬，由上海滙至北京，必經外國銀行之手，至北京收取此款，已不能如數。若由京滬間往返將此款滙兌至十數次，則此款即可耗蝕淨盡，此其受害爲何如？外國銀行在中國獲利者，卽操我滙兌機關故也。至於金價銀價之高低，外人復操縱自如，任意抑揚，而吸收我之大利，我之因此爲彼所侵蝕者，復不知其幾何數矣。如此次英倫一千萬磅新借款成功，六國銀行團大肆破壞，將現銀壟斷，使麥加利金磅無從購換現銀，以供中國急需。若至賠款期限，則又抑勒銀價，高抬金價，故中國受金磅之虧折，實因圖法不善所致。故改良圖法，釐定金本位，實爲今日不可緩之要圖。設不然，則將來六十萬萬外資輸入，何堪復受此無窮之虧耗乎？此盼望報界諸君，督促政府進行者也。

(六) 地價之釐定

圖法而外，則有地價，中國地價，尙未有劃一之釐定，而今日最便實行，過此則難。余對於地價之主張，在北方亦嘗發表，而一般人多不解其意義，致生疑慮。其實，若能依余主張實行，則有地者絕不受損。平均地價，卽釐定地價之高下，爲一定準則，地主本之納稅，而國家得隨時照其原價收買。今民國成立，前清土地契約，當然作廢，可由政府下令各省及各府、州、縣，令民間更易新契；並令其於易契時，報明該地現時價值若干，一一登記，收什一之稅。至地價之高低，則一任民間之所報，若多報於原值，則是先負重稅，且不知國家何時收買；若少報於原值，則暫時固可減省稅量，然一俟國家收買，則必大受虧折。如是，以此兩種心理自衡，則必能報一恰如原值公平之價額。國家既得地價之真數，則收買時不患民間有故意高擡價額之事。可因將來交通之便利，於其集中繁盛之區，一一收土地爲國有。則將來市場發達，地租漲高，皆國家共有之利，可免爲少數地棍所把持。如紐約一埠，其地租皆爲美政府所有，每年收入有八萬萬元；例之中國，全國歲入不過僅有三萬萬之數，若將來交通便利，以中國之

大，苟能速成如紐約者三四處之繁盛市場，則政府收入，即地租一項，已足供支撥而有餘，而民間他項稅則，皆可蠲免矣。此非利國福民之大者乎？鄙意所見如是，深望諸君竭力鼓吹，俾底於成，則非第兄弟一人之幸也。（註一）

袁大總統電復黃興，謝其指導內政方針。

電曰：

「真電悉。自大駕北來，內政方針，多承指導，使全國心理，頓增其愛國熱忱，化荆棘為康莊，共和基礎因之鞏固。微兄之力，何以得此？廼以舍館前塵，重勞齒及，祇增慚慙，尚祈不吝偉畫，時惠好音，英士兄並此致意。」

袁世凱。文」（註二）

註一：「國父全集」捌——四七頁。

註二：民國元年十月十五日上海「民立報」（第七二一號）。

十四日 國父對社會黨講「社會主義之派別及批評」。

國父應社會黨江亢虎之請，自本日起，在上海三馬路大新街中華大戲園演講社會主義，連續三天，每日講二小時。第一日與會者一千六百餘人，第二日二千餘人，第三日三千餘人。會場已無隙地可容，而秩序井然（民立報民元十月十六日至十七日）。國父講題為「社會主義之派別及批評」。第一天解釋「社會」「社會學」「社會主義」之定義及社會主義之派別。第二天由社會主義說明經濟學原理，由分配問題，提出英美各家之主張。第三天敘述我國實行社會主義之政策，除解決資本與土地問題外，並提出教育、養老、醫院等社會福利事業，至為詳備。

國父自述其民生主義之創立與三民主義之完成，曾云：「倫敦脫險後，（指一八九六年被清吏誘拘於駐英清政府使館）則暫留歐洲，以實行考察其政治風俗，並結交其朝野賢豪，兩年之中，所見所聞，

中華民國元年 十月十四日

三四三

殊多心得。始知徒致國家富強，民權發達，如歐美列強者，猶未能登斯民於極樂之鄉也。是以歐洲志士，猶有社會革命之運動也。予欲爲一勞永逸之計，乃採取民生主義，以與民族、民權問題同時解決，此三民主義之主張所由完成也。」（註一）

又在其民國十二年所著之「中國革命史」一文中云：「歐洲自機器發明，而貧富不均之現象，隨以呈露，橫流所激，經濟革命之發，乃較政治革命爲尤烈，此在吾國三十年前，國人鮮一顧及者。余遊歐美，見其經濟岌岌危殆之狀，彼邦人士方焦頭爛額而莫知所救。因念吾國經濟組織，特較歐美，雖無貧富不均現象之無是劇烈，然乃分量之差，初非性質之殊也。且他日歐美經濟之影響及於我國，則此種現象，必日與俱增，故不可不爲綢繆未雨之計。由是參綜社會諸家學說，比較其得失，覺國家產業主義，尤深穩而可行，且歐美行之而焦頭爛額者，吾國行之實爲曲突徙薪，故決定以民生主義與民族主義、民權主義同時並行，將一舉而成政治之功，兼以塞經濟革命之源也。」（註二）

綜上以觀，國父此一「社會主義之派別與批評」講演，實與其創立民生主義，以完成三民主義之思想體系至有關係，特附錄如後，以資參證。

「社會主義」之名詞，發生於十九世紀之初，其概說既廣，其定義自難。特此種主義，本我人類腦中應具之思想，不滿意於現社會種種之組織，而思有以改良，於是乎社會主義之潮流，得應時順勢，而趨向於我人之腦海，種種社會主義之學理，得附社會主義之名詞，而供我人之研究討論矣。嘗考歐西最初社會主義之學說，即爲「均產派」，主張合貧富各有之資財而均分之。貧富激戰之風潮既烈，政府取締之手續亦嚴；政府取締之手續既嚴，黨人反抗之主張益厲；無政府主義之學說，得以逞於當時，而真正純粹之社會主義，遂湮沒於雲霧之中，漂渺而不可以跡。厥後有德國馬克斯者出，苦心孤詣，研究資本問題，垂三十年之久，著爲資本論一書，發闡真理，不遺餘力，而無條理之學說，遂成爲有系統之學理，研究社會主義者咸知所本，不復專迎合一般粗淺激烈之言論矣。惟現在社會主義，尚未若數理、天文等學成爲完全科學，故現在進行，尙無一定標準，將來苟能成爲科學一種，則研究措施者

更易着手。

社會係對待個人而言，社會主義亦係對待個人主義而言。英國尊重個人，主張極端的自由；德國以國家爲本位，個人爲國家分子，又寧犧牲而不惜也。此則以其國家政體之不同，故其主義亦因之而有異。主張個人主義者，莫不反對社會主義；主張社會主義者，又莫不反對個人主義。聚訟紛紜，莫衷一是。然而個人社會，本大我小我之不同，其理可互相發明，而未可以是非論之也。

「社會學」與「社會主義」固自有別，其研究社會之起原及社會之變遷種種之狀態現象，皆屬於社會學之範圍。至若社會主義，一言以蔽之，曰社會生計而已矣。其主張激烈，均分富人之資財者，於事理上既未能行，於主義上亦未盡合，故欲主張平均社會生計，必另作和平完善之解決，以達此社會主義之希望。考諸歷史，我國固素主張社會主義者。「井田」之制，即均產主義之濫觴；而累世同居，又共產主義之嚆矢。足見我國人民之腦際，久蘊蓄社會主義之精神，宜其進行之速，有一日千里之勢也。

歐洲社會黨係完全政黨性質，近年以來尤占政治上之勢力，若法、若德、若比，其政府議院中人，社會黨員居其多數；英則四五年前，社會黨人始佔議席，然而同時被選，即有數十人之衆，且有位於度支大臣者矣；美之社會黨雖未發達，然其黨人居政治上重要位置者，實繁有徒。中國社會黨發生於民主政體之下。夫民主政體之政治，一人民政治也，社會黨既集民主政體下之人民，尤不應無政治上之活動，則今日社會黨亟宜組成強有力之政黨，握政治上之勢力，而實行其社會主義之政策者，實鄙人所深望也。

社會主義不獨爲國家政策之一種，其影響於人類世界者，既重且大。循進化之理，由天演而至人爲，社會主義實爲之關鍵。動物之強弱，植物之榮衰，皆歸之於物競天擇，優勝劣敗，進化學者遂舉此例，以例人類國家，凡國家強弱之戰爭，人民貧富之懸殊，皆視爲天演淘汰之公例。故達爾文之主張，謂世界僅有強權而無公理，後起學者隨聲附和，絕對以強權爲世界唯一之真理。我人訴諸良知，自覺未敢贊同，誠以強權雖合於天演之進化，而公理實難泯於天賦之良知，故天演淘汰爲野蠻物質之進化，公理良知實道德文明之進化也。社會組織之不善，雖限於天演，而改良社會之組織，或者人爲之力尙可及乎？社會主義所以盡人所能，以挽救天演界之缺憾也。其所主張，原欲

推翻弱肉強食，優勝劣敗之學說，而和平慈善，消滅貧富之階級於無形。其主張均分富人資財，表面似合於均產之旨，實則一時之均，而非永久之均也。故欲永弭貧富之階級，似不得不舍此而另作他圖矣。社會主義學說，近日發明者至曠且夥，法、德、比各政府多採用而履行之，即反對社會黨若日本亦未嘗不採用社會政策。而其反對社會黨人者，實以其主張激烈，妨礙秩序，為法律所不許耳。我國社會主義流行伊始，尤望黨人持和平之態度，與政府連絡，共圖進行。緣社會主義本與專制政體極不相能，故不能存於專制政體之下；今我國社會黨發生於民主政體成立時，此誠不易得之機也。得此良好之機，而不得循序漸進，造福前途，詎不大可惜乎！此鼓吹運動者，不得不稍注意也。

嘗考社會主義之派別為：（一）共產社會主義，（二）集產社會主義，（三）國家社會主義，（四）無政府社會主義；在英、德又有所謂宗教社會主義、世界社會主義。其以「宗教」、「世界」而範圍社會主義者，皆未適當。自予觀之，則所謂社會主義者僅可區為二派：（一）集產社會主義；（二）共產社會主義。蓋以國家社會主義本屬於集產社會主義之中，而無政府社會主義又屬於共產社會主義者也。夫所謂集產云者，凡生利各事業，若土地、鐵路、郵政、電氣、鑛產、森林皆為國有。共產云者，即人在社會之中，各盡所能，各取所需。如父子昆弟同處一家，各盡其生利之能，各取其衣食所需，不相妨害，不相競爭，郅治之極，政府遂處於無為之地位，而歸於消滅之一途。兩相比較，共產主義本為社會主義之上乘。然今日一般國民道德之程度未能達於極端，盡其所能以求所需者尚居少數；任取所需而未嘗稍盡所能者，隨在皆是。於是盡所能者，其所盡未必充分之能。而取所需者，其所取恐又為過量之需矣。狡猾誠實之不同，其勤惰苦樂亦因之而不同，其與真正之社會主義反相抵觸。說者謂可行於道德智識完美之後，然斯時人民，道德智識既較我人為高，自有實行之力，何必我人之窮思竭慮，籌劃於數千年之前乎？我人既為今日之人民，則對於今日有應負之責任，似未可放棄今日我人應負之責任，而為數千年後之人民負責任也。故我人處今日之社會，即應改良今日社會之組織，以盡我人之本分，則主張集產社會主義，實為今日唯一之要圖。凡屬於生利之土地鐵路收歸國有，不為一二資本家所壟斷漁利；而失業小民，務使各得其所，自食其力，既可補救天演之缺憾，又深合於公理之平允，斯則社會主義之精神，而和平解決貧窮之激戰矣。

我人所抱之唯一宗旨，不過平其不平，使不平者底於平而已矣。滿清以少數人壓制我多數漢人，故種族革命以起；專制政體以一帝王壓制我多數人民，故政治革命以起。至社會革命，原起於少數大資本家之壓制多數平民耳。在各國貧富之階級，相差甚遠，遂釀成社會革命，有不革不了之勢；在我國之大資本家尚未發生，似可無庸言及社會革命。然而物質文明，正企業家縱橫籌展之時，將來大資本家之富，必有過於煤油鋼鐵大王者。與其至於已成之勢而思社會革命，何如防微杜漸而弭此貧富戰爭之禍於未然乎？譬諸歐西各國，疾已纏身，不得不投以猛劑；我國尚未染疾，尤宜注意於衛生之道。社會主義者，謂為療疾之藥石可也，謂為衛生之方法亦可也。惟我國與各國社會之狀態不同，則社會主義施展之政策，遂亦因之而有激烈和平之不同矣。各國尚多反對社會主義之政府，我國則極贊成採用社會主義者也。然則我國主張社會主義之學子，當如何斟酌國家社會之情形，而鼓吹一種和平完善之學理，以供政府之採擇乎？

社會主義者，人道主義也。人道主義，主張博愛、平等、自由、社會主義之真髓，亦不外此三者，實為人類之福音。我國古代若堯舜之博施濟衆，孔丘尚仁，墨翟兼愛，有近似博愛也者，然皆狹義之博愛，其愛不能普及於人。社會主義之博愛，廣義之博愛也。社會主義為人類謀幸福，普遍普及，地盡五洲，時歷萬世，蒸蒸日上，莫不被其澤惠，此社會主義之博愛，所以得博愛之精神也。

然為人類謀幸福，其着手之方法將何自乎？自不得不溯人類致苦之原因。人類之在社會，有疾苦幸福之不同，生計實為其主動力。人類之生活，亦莫不為生計所限制，是故生計完備，始可以生存；生計斷絕，終歸於淘汰。社會主義既欲謀人類之幸福，當先謀人類之生存；既欲謀人類之生存，當研究社會之經濟。故社會主義者，一人類經濟主義也。經濟學者專從經濟一方面着想，其學說已成為完全之科學；社會主義係從社會經濟方面着想，欲從經濟學之根本解決，以補救社會上之疾苦耳。

按經濟學，本濫觴於我國。管子者，經濟家也，興鹽魚之利，治齊而致富強，特當時無「經濟學」之名詞，且無條理，故未能成為科學。厥後經濟之原理，成為有統系之學說，或以「富國學」名，或以「理財學」名，皆不足以賅其義，惟「經濟」二字，似稍近之。經濟學之概說，千端萬緒，分類周詳，要不外乎生產、分配二事；生產即

物產及人工製品；而分配者，即以所產之物，支配而供人之需也。驟視之，其理似不高明深邃，熟審之，則社會之萬象，莫不包羅於其中也。

生產之原素有三：（一）土地，（二）人工，（三）資本。土地，爲人類所依附而存者也，故無土地即無人類。經濟學所謂之土地，不僅指陸地而言，凡海洋空氣，占有空間面積者，莫不爲土地。然以經濟學原理言之，僅有土地而無人工資本，則物產仍不能成，故經濟學者累千萬言，猶未畢其說也。我人對於土地與人工之界說，尙易明瞭，惟資本與人工之界說，最難區別。此即社會主義與經濟學者相爭之點，至今猶未解決者也。

經濟學家謂資本非金錢一項可盡其義，其人工造成之物產，消費之餘，以補助發達物產，無在不爲資本。第所餘之物產，不以之爲生產事業，似與殘物無異，則不得謂爲資本矣。例如租人以屋，而收其租金；雇人以車，而受其雇資。此屋，此車，皆爲資本。屋而自居，車而自乘，則車與屋皆不能謂之資本，以其自居自乘，不能生利故也。

世界文明進步，社會之組織日益複雜，事業之發生日益繁多。凡物產或金錢以之生產者，可皆謂之資本。蓋資本既所以生產，而人工者又所以生資本也。我人既知資本爲人工之出，則有人工已足，又何再需資本乎？殊不知生產必賴資料，無資料以供給生產者之費用，以待其生產之結果，其生產終無所出矣。魯濱孫之漂流海島，苟無斧以供其刈薪營室，無糧以供其果腹充饑，我知其不數日已爲荒島之餓鬼，尙何能待植穀之熟，荒地之闢耶？故斧與糧，供其生產之費用，其作用與資本同，謂之爲資本，固未嘗不可也。嘗考資本之來源，多由於文明祖傳，以供吾人今日之生產，欲窮其始，則未易知。綜上觀之，則資本與人工之關係，可略知其崖岸。而土地、人工、資本之同爲生產要素，又缺一而不可也。

分配云者，即以土地、人工、資本所生之產物，按土地、人工、資本之分量配成定例。此定例之原理，爲人類以來所固有，得經濟學者昌明之，遂成鐵案。而各種科學，均根據經濟學之原則而定矣。英國斯密亞丹（Adam Smith）氏出，始著經濟學，文極有條理，其主腦以自由競爭爲前提。其英國之功利派，遂根據此而倡個人主義，求合於達爾文進化之理。

百年前英國社會經一變更，即實業革命是也。曩日工業，皆爲人工製造，自科學發明，機器以興，實業革命，即以機器代人工也。曩之個人所恃爲競爭之具者，至此遂失其作用之效力，於是工人遂受一種大痛苦矣。蓋是時英國航業發達，工商亦隨之發達，物產之多，爲全世界物品出產冠，遂致富強。及世界取需既繁，英國之人工製造品不足以敷其用，故機器得繼而代人工之煩，於是生產既多，則國益富裕。雖然人工與人工之比較，其生產力之差，不過二倍乃至十倍；機器與人工之比較，其生產力之差竟有至百倍者。機器之生產力既較人工之生產力爲大，則用機器以生產者，亦較用人工以生產爲多，於是工人多失其業。且機器生產所需之人工，又僅寥寥無幾，而工人之擁擠求業者鱗次櫛比，不特所得之工資與所造之物產，不能成正比例，而殷殷求雇，不惜自貶其工價。其失業業者固淪落而受天演之淘汰，即有業者亦以工價之賤，幾幾不能生存於社會矣！資家既利用機械而增加產額，又以賤價雇用良工，坐享利益之豐，對於工人饑寒死亡之痛楚，漠然視之，以爲天演淘汰之公例應如此者。按斯密亞丹經濟學生產之分配，地主占一部分，資家占一部分，工人占一部分，遂謂其深合於經濟學之原理。殊不知此全額之生產，皆爲人工血汗所成，地主與資家坐享其全額三分之二之利，而工人所享三分之一之利，又析與多數之工人，則每一工人所得，較資家所得者，其相去不亦遠乎？宜乎富者愈富，貧者愈貧，經濟階級愈趨愈遠，平民生計遂盡爲資家所奪矣。慈善家目擊心傷，而思有以救濟，於是社會主義遂放大光明於世界也。英社會主義家阿渾（Owen）者，深痛工人之困苦，遂出己資，創設一極大之工廠，優待工人，爲社會主義之實行試驗場，旋以編制未善，底於失敗，去而赴美，欲竟其志，又遭失敗，其主義遂不果行。同時有佛利耳（Fourier）、卜南克（Bang）者，法之社會主義家也，亦曾開社會主義之工廠，以受現社會習慣之影響，均未能達其苦心孤詣之希望。而反對派遂以成敗之見，論社會主義之不善；一般學者，本無定見，亦相率而詬病社會主義矣。

是時英格物家馬耳薩斯者，著有人類物產統計表一書，其主腦謂物產之產額，有一定之限制，而人類之蕃息，爲級數之增加；據二十五年一倍之說，推之將來，必有人多地少之患。生聚食寡，天降疫癘，國際戰爭，皆所以減少人口之衆，防止孳生之害，而合於世界演進之原理，於是乎國家殖民政策緣此發生。弱肉強食，劣敗優勝，死於刀兵者，固屬甚多，其受強族之蹂躪，淪落而至於種族滅絕者，又比比皆是也。

社會主義家又起而反對，主張人道，扶持公理。當時一般政治經濟學者，莫不目之爲癡狂，唯下流社會中之工人貧民，因社會主義能救己之疾苦，遂崇之信之，而就社會黨之範圍。特壓制究不能敵反抗，僞說終不能勝真理，曩之經濟學、統計學、天演論，亦浸浸現其不合公理之破綻，社會主義之學說遂得排經濟學、統計學、天演論種種之科學，巍然獨標一幟而受社會之歡迎矣！

社會主義雖爲拯救社會疾苦之學說，其希望見諸實行，仍必根據經濟學之分配問題而研究也。美人有卓治基亨利者(Henry George)，一商輪水手也，赴舊金山淘金而致富，創一日報，鼓吹其生平所抱之主義，曾著一書，名爲進步與貧困，其意以爲世界愈文明，人類愈貧困，蓋與經濟學均分之不當，主張土地公有。其說風行一時，爲各國學者所贊同，其發闡地稅法之理由，尤爲精確，遂發生單稅社會主義之一說。

原夫土地公有，實爲精確不磨之論。人類發生以前，土地已自然存在；人類消滅以後，土地必長此存留。可見土地實爲社會所有，人於其間又烏得而私之耶？或謂地主之有土地，本以資本購來，然試叩其第一占有土地之人，又何自購乎？故卓治基亨利之學說，深合於社會主義之主張，而欲求生產分配之平均，亦必先將土地收回公有，而後始可謀社會永遠之幸福也。

土地公有之說，漸被於英之時，正英人恐慌之日。英國土地本爲貴族大資家所占有，因工商發達，業農者少，致所出穀食不够供給人民之食料，外糧之輸入，價值反較本國爲賤。英之土地生產力失其效用，其地主有不事耕耘而事畜牧，其佃人顛沛流離，被逐而謀生於美國。一般學者，深痛地主之爲富不仁，對於土地公稅之說，遂視爲救世之福音，而歡迎贊同，遂成單稅之一派，主張土地之分配歸公，國家由地價中抽什之一，其他之苛稅皆可減輕，而資本家於是不能肆惡矣。

亨氏與馬氏二家之說，表面上似稍有不同之點，實則互相發明，當並存者也。世界地面本屬有限，所有者壟斷其租稅，取生產三分之一之利，而坐享其成，與工作者同享同等之利益，不平之事，孰有過於此者？人工一分，既勞心力，自應得其報酬；土地本爲天造，並非人工所造，故其分配不應如斯密亞丹之說也。故土地之一部分，據社會主義之經濟學理，不應爲個人所有，當然公有，蓋無疑矣。亨氏之說如是；馬氏之說則專論資本，謂資本亦爲人

造，亦應屬於公有。主張雖各不同，而其爲社會大多數謀幸福者一也。

馬克斯之資本論，主張資本公有，將來之資本爲機器，遂有機器公有之說。發明鐵道者爲司的文生 (Stephen son)，發明機器者爲華特 (Watt)。經濟學者謂鐵道、機器既爲二氏所發明，則鐵道、機器二者之益，應歸二氏所專有。殊不知機器雖爲個人所發明，然所以能發明者，其智識豈盡出於天賦乎？以受社會種種之教養，始爲發明機械之知力及發明機械之機會。使生司的文生、華特於荒島僻地，其智慧將何自啓乎？即其天資極頂聰明，則耕而食，織而衣，以足供其一生之工作，尙何暇從事於機械之發明哉？由此可知：鐵道、機械雖二氏發明，實二氏代社會發明也。社會之教養，原爲社會謀幸福之代價，二氏既藉社會之力發明機械，則機械即不能私有其利益，其利益即應公之於社會，社會對於發明機械之人，以其勞心勞力，按社會經濟分配之原理，予以相當之報酬可矣。即發明無線電之莫科里 (Maconi) 亦不過得勞心之報酬而已，而無線電之生利資本，應歸公有，此馬克斯學說之所由來也。

綜二氏之學說，一則土地歸爲公有，一則資本歸爲公有。於是經濟學上之分配，惟人工所得生產分配之利益，爲其私人瞻養之家。而土地資本所得一分之利，足供公共之用費，人民皆得享其一份子之利益，而資本家不得壟斷以奪平民之利，斯即社會主義本經濟分配之原理，而從根本上予以解決也。

現代所謂經濟學者，恆分二派：(一)舊經濟學派，如斯密亞丹派是；(二)新經濟學派，如馬克斯派是。各國學校教育多應用舊經濟學，故一般學者深受舊經濟學之影響，反對社會主義，主張斯密亞丹之分配法，縱資本家之壟斷，而壓抑工人。實則誤信舊經濟學說之過當，其對於新經濟之真理，蓋未研究之耳。社會主義家則莫不主張亨、馬二氏之學說，而爲多數工人謀其生存之幸福也。

諸君既略知經濟學之綱領，與實業革命之理由，進以審鑒，則舊經濟學中所謂生產三種之分配，似未得其平允。緣機器未發明以前，工作皆爲人工，生產力亦甚薄弱，所謂資本者，不過工人生活資料已耳。準經濟學三種之分配，其未平允之處，尙未易見。實業革命以後，工作所需人工既漸減少，而生產力又較前加增，資本家以機械爲資本，壟斷利源，工人勞動所生之產，皆爲資本家所坐享，不平之跡，遂爲一般學者矚及。於是倡言經濟學分配之法

，有未盡合於經濟學之學理者矣。我國古代學說謂：「生之者衆，食之者寡，則財恆足」。又謂：「工之家一，用器之家六；農之家一，食粟之家六。」則社會經濟必起恐慌之現象。誠以人工所成之物產有限，勞動者少而消耗者多，則所生之產有不足供給之勢，財貨因之匱乏，經濟因之恐慌，歐美舊經濟學者亦多主張此說，在實業未革命以前則然耳。社會既經實業革命，機械繼以代人工之煩，生產力之大，較人工且至萬倍，所生產之物品，銷路不廣，反有停積之憂。處今日而言社會經濟，不患生之者不衆，而患食之者不衆，曩之主張工多用少，與今之主張工少用多者，適成一反比例矣。此皆舊學說不適用於現社會之證也。

我國未經實業革命，向主張閉關主義，後受外人之挾迫，不得已開海禁，惴惴自恐，以爲貨物外溢，物值必昂，思有以防範之者，遂有輕入口稅之一法；殊不知外人之意，在暢銷該國洋貨，不在購買我國土貨，我國種種防止之手段，反爲外人所利用。洋貨充塞，土貨停滯，經濟上受其莫大之影響，實由於我國人民不知經濟學之原理所致也。

我人知社會貧困，當求生產發達，何生產既多而社會反致貧困乎？其中原因實由於生產分配之不適當耳。工人之所得不過其一小部分，地主與資本家所得反居多數，復以餘利作資本，營業演進，貨物充塞，競銷奪利，社會受其莫大影響，故根本解決，有不能不從分配上着手也。

當全用人工時代，其生產之結果，按經濟學舊說以分配土地、人工、資本各得一部分，尙不覺其弊害；機械發明之後，猶仍按其例，此最不適當之法也。勞動者多，而機械廠所雇之工人少，生產物多，而工人所得之酬報少，工人賤而土地資本貴矣。貧富階級日趨日遠，社會主義學者遂欲研究分配平均之善法以救其害，以爲現世界人類貧富苦樂之不同，社會上因之而少安寧之幸福，社會主義之主張，實欲使世界人類同立於平等之地位，富則同富，樂則同樂，不宜有貧富苦樂之不同，而陷社會於競爭悲苦之境。

自實業革命之後，社會主義發生，一般學者始悟舊經濟分配之不當，主張人工宜得多數生產之餘利，地主、資本家則按其土地資本生產之應得之利息可矣。其分配人工酬報之多寡，應視其勞心勞力之多寡；其勞動大，則酬報多；其勞動小，則酬報亦小。餘利公之於社會，以興社會各種之事業，凡爲社會之分子，莫不享其餘利一分子之利

益，斯即分配最平允之方法，而社會主義學者所深主張者也。

歐美近日仍據舊經濟學以分配，地主、資本家既占優勝之地位，工人遂處於劣敗之地位矣。法律上又保護資本家與地主之專利，故地主益壟斷其地權，資本家益壟斷其利權；而多數之工人雖盡其勞動之能力，反不能生存於社會，階級懸殊，固難怪不平者之主張均產主義也。

英國倫敦最富之區也，人口之衆約六七百萬，每年冬季因工廠停歇，致失業饑民嘗達百萬之數。以富庶之區，人民尚不免有饑寒，此非生產之不足供應，實分配之未能平允故也。按英國人口有四千四百萬之衆，統男女老少平均計之，每年每人所入息，應約三千餘元，如五口之家，即應得一萬五千餘元。但實際上則有大不然者，以英國普通傭值計之，每年每人不過五六百元耳。工人五口之家，全賴此數以爲活，若在中國經濟程度未高之時，尙足瞻養，在經濟程度既高之英國，實有不能生活之慨。又以英國全國入息通算，每人均分年中應有三千餘元計之，除女子老少不能工作外，生產工人實不過四分之一，而每人年中生產實四倍於三千餘元——即萬餘元也——而所得報酬之傭值，不過五六百元，是人工所得不及百分之十，而地租利息則百分之九十餘也。此分配之不當，按以舊經濟學之三原素分配亦不符也。故有生利之工人，則恆受饑寒；而分利之大地主及資本家，反優游自在，享社會無上之幸福，豈非不平之甚耶！

社會主義學者睹此不平，其激烈派遂倡均產之說。蓋最初之思想甚屬簡單，固未嘗爲事實上計也。厥後學說精進，方法穩健，咸知根本之解決當在經濟問題，於是亨氏之土地公有，馬氏之資本公有，其學說得社會主義之真髓。今日中國地主、資本家眼光尙淺，知保守而不知進取，野山荒地尙多無主之物，一般平民間亦有自由使用之權，即如樵採遊牧，並無禁止之例。若在歐洲，則山野荒地皆爲資本家所領有，他人不能樵採遊牧於其間也。社會黨因地主、資本家之專橫，有支配全國經濟之勢力，故極端反抗。資本家、地主屹然不稍搖動，以受國家法律之保護，視社會黨人之反抗，實不異星火之一撲即滅也。激烈派遂有消極的主張，欲毀去機器廠及鐵道，破壞其營業之資本，使無利之可生，然卒受法律之干涉，終不得根本之解決。

資本家與社會黨愈接愈厲，首蒙其害者爲一般之工人，一般工人莫不贊同社會主義而爲社會黨人，同心設法抵

中華民國元年 十月十四日

三五四

制資本家之專制。我人處旁觀之地位，當知世界之一切產物，莫不爲工人血汗所構成。故工人者，不特爲發達資本之功臣，亦卽人類世界之功臣也。以世界人類之功臣，而受強有力者之蹂躪虐待，我人已爲不平，況有功於資本家而反受資本家之戕賊乎？工人受資本家之苛遇而反抗，此不能爲工人咎也。當時工人有工黨之組織，要求增加工價，遂起同盟罷工之風潮。

罷工之事，工人之不得已也，世界上最慘最苦之事也。工人罷工雖欲謀增加工價，此現在工作之資，有不得不犧牲者也。工人非富於質者，其衣食全將恃乎每日之工值，一旦罷工，有甚至日不一餐，其苦狀爲何如耶？資本家以其無業不能生活，罷工必不能久，泰然處之，不稍爲動。工人至饑寒交迫之時，不得不飲恨吞聲，重就資本家之範圍。資本家雖因一時罷工，稍有損失，然有資本以供養生活之需，究不至若工人困苦，而所損失者又終有補救之一日也。

社會主義學者知罷工要挾，決非根本之解決，當於經濟學上求分配平均之法。而分配平均之法，又須先解決資本問題。顧資本之消長，有種種之原因，若美國鐵路公司，對於人民輸運農產，取費極廉，另設轉運公司以賤價就地收買，人民以其可免運費，皆願賤售與之。轉運公司原附於鐵路公司而發生者也，輸運之費，自較他人爲輕，運費既廉，資本亦少，再以賤售與人，以奪商人之業，於是商農皆歸失敗。小商既受淘汰，公司遂高其價，小商以價高，有利可圖，於是復振舊業。公司見小商之又起也，再賤其價，小商以資本之微，不能持久，復歸消滅，公司遂獨享其利。不特此農產轉運公司已也，如煤油鋼鐵，皆莫不效尤，故意操縱，肆力吞併。小商知力之不敵，惟有拱手退讓，所有生產厚利，皆爲大資本壟斷。於是託拉斯一出，幾有左右全世界經濟之勢力，而煤油鋼鐵咸有大王之稱，兼並多數人民之資財，而成一己之富矣。

實業未革命以前，人皆奉斯密亞丹之說爲圭臬，一致主張自由競爭，及機器既出，猶仍舊法演進，其結果卒釀成社會上貧富激戰之害。工人在實業未革命以前，勤勞儉樸，逐漸可以致富，自機器發明，利源盡爲資本家壟斷，工人勞動終身所生之利，盡爲資本家所享有，在一己所得之工值，瞻養尙不能敷，況儲蓄乎？目擊歐美近日經濟之現狀，萬無工人可致富之理。在中國今日機械工廠尙未十分發達，利源亦未十分開闢，故貧民猶有致富之機，然再

演進，亦將與歐美同一概矣。

社會主義學者嘗謂物極必反，專制若達於極點，推翻即易如反掌，將來社會革命，首在美洲。緣美國大資本家擅經濟界之特權，牛馬農工，奴隸負販，專制既甚，反抗必力，伏流潛勢，有一發而不可抑者。蓋資本家之專制與政府之專制一也，政府有推翻之日，資本家亦有推翻之日。

各國社會主義學者鑒於將來社會革命之禍，汲汲提倡馬克斯之學說，主張分配平均，求根本和平之解決，以免激烈派之實行均產主義，而肇攘奪變亂之禍。故收回土地、公有資本之二說，為謀國是者所贊許，而勞動應得相當酬報之說，又為全世界學者所贊同也。

我國提倡社會主義，人皆斥為無病之呻吟，此未知社會主義之作用也。處今日中國而言社會主義，即預防大資本家發生可矣。此非無病之呻吟，正未病之防衛也。不必全法歐美之激烈對待，而根本學理，和平防止可矣。歐美以資本家之勢已成，土地資本收歸國有時，社會黨之對待資本家，將若革命黨之對待滿清皇帝，其手段不得不出諸激烈恐嚇，逼之退讓。至我國資本家，有資財數千萬者，國內實鮮其人，即稍有資本，又大半窖金，守之而已，變叛之際，甚有存儲外國銀行而納保險費者，可知我國資本家，固不善利用資本以經營生產者也。至經濟極高之時代，我國資本家其至富者，亦不過中人產耳，又奚必其退讓哉？

資本原非專指金錢而言，機器土地莫不皆是。就今日世界現狀觀之，其資本生資最巨者，莫如鐵道。美國鐵道之資本金約一百八十萬萬，每年全國收入總數約十五萬萬，十二年之收入，即可收回成本，前十二年後之收入，盡為盈餘，其利之厚，鮮有過於此者。鄙人對於鐵道政策研究有年，今擬籌集資金六十萬萬，建築鐵道二十萬里，其資本較美僅三分之一，可保四五十年之久，每年可獲利六萬萬。美國鐵道全公司所有，即為少數資本家所有，故利皆為私人壟斷，我國鐵道應提倡歸為公有，則公家於鐵道一項，每年頓增六萬萬之收入，再之以興辦生產事業，利仍歸公，則大公司大資本盡為公有之社會事業，可免為少數資本所壟斷專制矣。準國家社會主義，公有即為國有，國為民國，國有何異於民有？國家以所生之利，舉便民之事，我民即共享其利。易言之，國家之行政經費，地方經費，非出自我民之擔負乎？公共之利興，府庫之藏足，我民即間接減輕租稅之擔負矣。

中華民國元年 十月十四日

三五六

鐵道以及各種生產事業，其利既大，工人之傭值，即可按照社會生活程度漸次增加，務使生計寬裕，享受平均，則工人亦安於工作，不至再演同盟罷工之苦劇矣。以上所言，即為資本問題之解決，進而解決土地問題，尤屬易事。茲為諸君言之：

欲解決土地問題，我國今日正一極佳時期也。趁此資本未發達，地價未加增之時，先行解決，較之歐美，其難易有未可同日而語。然欲解決此項土地問題，須先知土地價值之變遷。就上海土地言之，未開商埠以前，一畝之地不過五兩，今則三四十萬者有焉，反觀內地則滿、蒙、陝、甘、西藏、新疆，其土地之價值，與昔日之上海正相等耳。英大馬路自黃浦灘至靜安寺一路之地價，與貴州全省地價已相頡頏。由此可知今日之上海與今日之內地，同一土地而不同一其價值。即今日之上海與昔日之上海，亦同一其土地而不同一其價值。其價值之所以不同者，非限於天然，實社會進化有以影響之也。上海地價之貴，此已成之勢也。將來工商發達，交通便利，內地地價，亦必如上海之一日。

社會之進化，土地再經過二三十年後，其值可增至萬倍。此萬倍之利，將屬諸何人乎？地主是矣。外人皆知此理，其出資託名以購地者，不知凡幾。我國以廣大之土地，若無良法支配，而廢棄此社會生產之物，將必為外人所乘，而奪此土地生產之權矣。我人研究土地支配方法，即可得社會主義之神髓。

土地價值之增加，咸知受社會進化之影響，試問社會之進化，果彼地主之力乎？若非地主之力，則隨社會進步而增加之地價，又豈應為地主所享有乎？可知將來增加之地價，應歸社會公有，庶合於社會經濟之真理；倘不收為社會公有，而歸地主私有，則將來大地主必為大資本家，三十年後，又將釀成歐洲革命流血之慘劇。故今日之主張社會主義，實為子孫造福計也。

我國今日而言社會主義，主張土地公有，則規定地價及徵收地價稅之二法，實為社會主義之政策。即調查地主所有之土地，使自定其價，自由呈報，國家按其地價，徵收地價百一之稅，地主報價欲昂，則納稅不得不重；納稅欲輕，則報價不得不賤。兩者相權，所報之價，遂不得不出之於平。國家據其地價，載在戶籍，所報地價即為規定之價。此後地價之增加，咸為公家所有，私人不得享其利，地主雖欲壟斷，其將何辭之可藉哉？（此法廣東已提出

議案交省議會議決)

美國紐約一城，地租收入每年至八萬萬之巨，惜均爲地主所私有，若歸公有，則社會經濟上必蒙其益，此不過紐約一郡之地也。我國土地之大，物產之富，甲於全球，將來工商發達，交通便利，地租之收入，較紐約不啻幾十萬倍，則國家之富，可以立致，詎若今日之民窮財盡，非向外人借款不能立國者乎？

鄙人對於社會主義，實歡迎其爲利國福民之神聖，本社之眞理，集種種生產之物產，歸爲公有，而收其利。實行社會主義之日，即我民幼有所教，老有所養，分業操作，各得其所，我中華民國之國家，一變而爲社會主義之國家矣。予言至此，極抱樂觀。理想一社會主義之國家，而以其種種設施，再略言之：

社會主義之國家，一眞自由、平等、博愛之境域也。國家有鐵路、鑛業、森林、航路之收入及人民地租、地稅之完納，府庫之充，有取之不竭，用之不盡之勢。社會主義學者遂可進爲經理，以供國家經費之餘，以謀社會種種之幸福。

(一)教育 圓顙方趾，同爲社會之人，生於富貴之家即能受教育，生於貧賤之家即不能受教育，此不平之甚也！社會主義學者主張教育平等，凡爲社會之人，無論貧賤，皆可入公共學校，不特不取學膳等費，即衣履書籍，公家任其費用，盡其聰明才力，分專各科，即資質不能受高等教育者，亦按其性之所近，授以農工商技藝，使成獨立謀生之材；卒業以後，分送各處服務，以盡所能。庶幾教育之惠，不偏爲富人所獨受，其貧困不能造就者，亦可以免其憾矣。

(二)養老 社會之人爲社會勞心勞力辛苦數十年，而至衰老，筋力殘弱不能事事，社會主義學者謂其有功社會，垂暮之年，社會當有供養之責，遂設公共養老院，收養老人，供給豐美，俾之愉快，而終其天年，則可補貧窮者家庭之缺憾。

(三)病院 人類之盡忠社會，不慎而偶染疾病，富者固有醫藥之治，貧者以無餘貲，終不免淪落至死，此亦不平之事也；社會主義學者遂主張設公共病院以醫治之，不收醫治之費，而待遇與富人納貲者等，則社會可少屈死之人矣。

中華民國元年 十月十四日

三八

其他如聾啞殘廢院，以濟天造之窮，如公共花園，以供暇時之戲。人民平等，雖有勞心勞力之不同，然其爲勞動則同也。即官吏與工人，不過以分業之關係，各執一業，並無尊卑貴賤之差也。社會主義之國家，人民既不存尊卑貴賤之見，則尊卑貴賤之階級，自無形而歸於消滅。農以生之，工以成之，商以通之，士以治之，各盡其事，各執其業，幸福不平而自平，權利不平等而自等，自此演進，不難致大同之世。

鄙人演講三日，發揮社會主義尙未詳盡，望諸君共相研究，一致進行，是即鄙人區區之意也。（註三）

中國鐵路總公司成立。

王寵惠「追懷國父述略」云：國父致電袁大總統，告以中國鐵路總公司於是日開辦，公司章程及其他規定條件，容後續呈。並以中國鐵路總公司總理名義致電各省都督及議會，將築路之立法、籌款、築路人材之策畫與來源，一一陳明。並請剴切勸導人民，破除迷信風水陋習，以利築路計劃之進行。至築路所需款項，國父主張吸收外資，但必須「權操自我，而不妨薄利於人。」國父曾命中國鐵路總公司顧問王寵惠與英國波令有限公司（Pouling and Company, Limited）代表佛蘭殊勛爵（Lord F. French）草訂關於廣州至重慶與蘭州支線之鐵路合同。進行順利，連同國父與該代表簽署各種手續在內，僅費時一週，外人詫爲罕見，且無秘密回扣。事後外國當事人嘗樂道之，然北京政府終未批准，國父築路計劃遂受阻。（註四）

附錄：中山先生鐵道政策之發明

今日之世界，一交通世界也，交通之爲物，即全國國勢之所繫，蓋世界之趨勢，皆以國家爲本位，其人民能建設完全國家者，則日以尊榮，不能者，則無以自存，物競公例，理固然矣。國與國競賽，一切事業，非個人之力所能舉，必依賴其國家，其次亦必須國家爲整備機關，以發達其本，能資人民之利用，不敢放任，聽其自爲謀也，故大權漸集於國家，國務範圍亦彌廣焉，豈侵人民之自由哉？人類之動作，猶以國家分子之資格而動作，畸於干涉，

乃能助長，矧鐵道爲集中之物也。夫政治之用，爲救時而已，審時勞之遷進，順應之以謀決勝於外，競必進爲世界的國家，而後萬象更新，羣賢並用，自能爲共和之建設，雖多數事業，政府將大力包舉，六合以成一體，而何論乎鐵道，何異乎鐵道國有？國民生計者，合全國民以成一生計主體也。今日國界未破，必積國民之勞動力，以成國家之勞動力，積國民之競爭力，以成國家之競爭力，各挾其實利主義，以與外來民族相遇，而後能利益同霑，蓋藉國家之力以緝其樞，或則侵略，或則防衛，以鐵道爲發強本國經濟之導線，而生計界遂占優勝矣。動機起於生計，面影響及於政治，故凡爲生計上之隸屬國者，無何已變爲政治上之隸屬國，可不懼哉！嗚呼，東西列強，歷年虎視眈眈，務攫奪我鐵道敷設之權，目的固專在政治，而亦以發達其國民生計，特此爲利器也。蓋各國之造鐵道，其選擇線路，不外兩原則，地方繁盛，非有鐵道之交通機關，則滋不便，故鐵道自然發生，一也。地未繁盛，欲以人力導之，開濬利源，自鐵道入手，二也。二十世紀之世界，誠哉一鐵道龍蟠虎踞之秋，我愼息保其利權，殷鑒於列強，速自造而自管理之，先從內地各省開工，一由廣州經廣西、雲南接緬甸鐵道，一由廣州經湖南、四川達西藏，一由揚子江口經江蘇、安徽、河南、陝西、甘肅、新疆迄於伊犁，慘澹經營，暫留滿蒙路線，俟最後解決，外交亦不至棘手。苦心毅力，百折不回，聯合各黨員，使南北暗潮消落，息黨爭而修黨德，庶全國國民之心思材力，歸於一致，爲共同之進行，救危圖存，良在於此，和衷協力，民國滋受其福，豈徒鐵路二十萬里可速成於十年哉？吾黨之革命，求政治改良而已，本心因建設而破壞，要以能得良政府爲指歸，政府之良，莫如政黨內閣集羣材以闕遠略，通力合作，而建設一強有力之政府。國是先定於一，然後藉其力以發達各地方，此所爲主張中央集權以統一民國者也。顧欲求國家政治之統一，不可不先謀交通機關之統一。交通行政，關係最大者，厥惟鐵道，若建築之設計，若維持之方法，若經營之制度，其組織極複雜，其範圍乃愈廣，在各國亦不一其制，英之制逸殊於美，若德，若法，若比，又逕庭焉。故使鐵道分省興修，各取法外國，而不相統一，則此路與他路，判若兩國，其紛糾紊亂，弊有不可殫言者，公司各別，劃界分溝，此路之章程不能行於他路，則管理無定法，賬簿格式亦不劃一，則賬目不易清查，而利益不均，尤其大患，蓋獨占路線，與競爭路線，普通路線與航路並行之路線，其利益厚薄，皆迥然不同。就已成各路論之，若京奉，若京漢，運輸極盛，贏得實多，至於滬甯，則以與長江航路並行，運輸短少，年虧鉅款，

當日不分省而歸國有，全國鐵道委之於一總公司，則可以彼之盈餘，補此之不足，利益分配自得平均，而路工之中，亦能分別緩急，合數省之財力，先修其急切者，後修之段，招股自較易爲力，且可不必招股，而以已成本路之餘利，促進分功，營業大興，股東享其利，公司聯絡，大衆蒙其蔭，而國家之威令必行，尤受其益，故各國鐵道政策，多恍於鐵道分割之弊，漸由民有主義而進於國有主義，此其理由，可得而言。鐵路爲國家交通機關，與郵政、電政無異，不宜私有，一也。國家恃統治權之作用，法制業務各方面之統一，莫善於國有，二也。鐵道爲國家行政之機械，軍事、政治各方面之運用，國有較商辦爲便，三也。商人重得利，國家在便民，凡事便於民則易行，物件之改良，線路之配置，宜於國有，四也。商家恒因射利而破產，其募集社債股款，不及國家之信用，五也。鐵道收益最鉅，國有則不啻爲國家開一財源，由是百廢俱興，亦可出其其餘，以補助社會事業，且能減普通國民之負擔，使社會上無貧富懸殊之階級，而社會革命之風潮漸息，六也。其爲業由民而併於國，其爲用由私以推於公，故國運之盛衰，常視乎鐵道之長短，國家藉鐵道收入，以充國帑，民間因交通方便，以謀生計，斯爲兩利。若以長江流域及黃河流域，與乎沿海各地，有利之路歸諸民辦，而伊蘭、蒙藏、龍桂、張庫利益稍減者，歸諸國有，則國家財政支絀，不得不增加租稅，何以惠民？曩者英國冀鐵道之盛興，厚集其資金於一途，致種種實業無款開辦，學者有鐵道恐慌之語，足以爲戒。現今比、德、日三國鐵道皆爲國有，德能收統一之功，比、日亦爲歲入大宗，非吾國前事之師乎？顧衆相朋疑，每每以滿清末造主張鐵道國有，致起人民反對，遂底於亡。夫滿清之亡也忽焉，豈惟在鐵道國有哉？倡國有者，固非其人，其設心又因以爲利而攫取之，惡政府肆於民上，民不堪命，遂以土崩瓦解而魚爛，非鐵道之不宜國有也。論者徒醉心於英美派，謂鐵道商辦，即各國之民有民業，比美行之而富，英倫行之而興，不知時勢變則得失相懸，英美今既不勝其弊，美欲收鐵道爲國有，而其收入過鉅，此買收無財力，資本家遂壟斷於經濟界，釀成不平等之社會，奮激革命之潮流，莫可如何，惟德國能思患預防，國家一切大實業，如鐵道、電氣、水道皆歸國有，不使一私人獨擅其利，必無資本家壟斷之流弊，社會革命即無自生。蓋德國千八百四十四年編訂國有制，逐漸收買私設鐵道，至今國有鐵道，占全國百分之九十五，而政府收入額，乃極形饒裕，誠吾國所當取法。乃者天相民國，共和以成。吾國民務消泯黨爭，組織一完全國家立法，以民間公利公益爲標準，則國有仍民有也。國與人

民爲一體，又何分別於其間哉？且夫任天下之大事者，有天下之毅力者也，有天下之毅力者，不畏難者也。中山先生既竭其毅力，造成民國，而以富強之策，莫大於交通，交通機關，必先擴充鐵道，取世界觀念。爲國防殖民計，因規畫三線，增築至二十萬里，用四五十萬人工作，爲小團分辦，而蔽事期以十年，財政與邊防，坐困者皆化爲靈活。遠大之美果，操券可得，就其計畫之線路論之，東西幹線貫通，則全國自聯絡爲一，並包西北南部，則種族易於同化，而五族亦如一家，且西北交通可兼辦一大殖民公司，以行東南移民政策，而三線起點，皆得獨立出海之口，水陸運輸方便，足以補原有鐵道，多平行線，而無獨立出海者之缺。偉哉碩畫，獨爲其難，惟先生志不避難，則天下之大事，固有不足難之者矣。吾國面積四百二十萬方里，至今日而全國鐵路猶不滿五千里，錦愛、伊犁、張恰、川藏無論矣。即中央之經線，京漢而外，如粵漢一段尙未告成功，東端之經線津浦而外，浙粵一段，竟無適當之起點，至西端之經線，前有言川路宜由陝西折入山西，以作西端經線之基礎者，今亦不聞提議，患貧之極，甘於自棄，不其惡歟。夫大工必需鉅款，雖建設之費，東西各國，互有不同，要皆以物價之低昂，工事之難易，準經費之多寡。考日本明治二十年築造鐵路，平均一英里，約需日銀二萬四千元，二十五年間，較二十年物價稍貴，平均一英里，亦僅需日銀三萬六千元，日本山路崎嶇耗費不謬，今即準二十五年路費計算，一華里亦不過龍銀一萬二千元，吾國物價素廉，工資極賤，各省頻年水旱，飢民載道，藉此以工代賑，可節省造路經費，而人人有謀生之地，流亡漸少，盜賊不作，益孰大焉。顧欲爲積極進行求鐵路之速成，則非大借外債以充工資不可。說者謂募債一事，不可純託外國之一人，或一公司，其權衡操縱，悉當歸我自主則有利無弊，且以他項作抵，與鐵道毫不牽涉，似也，不知盈於此者絀於彼，藉外資輸入使一國資本之需要供給平均，不至因鉅款盡集於鐵道一途，而令其餘之實業中輟，斯爲大益。矧外債投諸生產事業，則開發內地之富源，尤當設立特別銀行，一以便鐵道股東之通融，一以維持鐵道股票之價格。蓋有資者之不肯入股於鐵道，非不知其有利可圖也，股票價格之下落無常，固定股票之融通不便，遂因是而觀望，而銀行以時其買賣，對於股票有無相通，則投資者自日多矣，且設立銀行其利有三：各股銀可存放於本行，權自我操不至荒倒，一也。上海立總行，各埠立支行，則招股匯款發息，皆可由支行經理，股東稱便，斯入股踴躍，二也。銀行既立，即可出鈔票，公司各所發給薪水，以及開車後搭客行使，悉用此票，其利無窮，三也。

至於先生借債良法，無非以私人資格組織公司，即以公司營業性質，向外國資本家借債，庶脫離政治上、國際上種種關係，一切與外國資本家直接，自負責任，故對於外國政府不負責任，雖有輻輳，國際交涉亦無自生。其總公司之地點，或北京，或上海，其餘各幹路之中心，則設分公司，一面招股，一面借債，以銀行為樞紐，雙方並進，庶幾縮短時間，可期迅速，俟路成功竣，於是抽鐵路歲入之餘利，將外債次第償還。一方有利於鐵道公司，一方復有利於民國生計，一舉兩得，夫何疑哉？曩唐君少川言，京奉鐵路三年收入，已可還築路之本，此後歲入皆為純利，使不借債，奚自有此贏得？故借外債以興實業，原有識者所宜贊同，美國之發達南美阿金灘，日本各國之勃興，其得力於外債，亦人人所共曉也，先生預算二十萬里鐵路，同時並舉，十年告成，經費必須六十萬萬元，籌款厥惟艱哉。顧先生能利用外資，受政府之特權，昭平生之信用，鉅資可以雲集，且純然輸入商股，不涉政治意思，超出於六國銀行團，任資本家自由投資，列國未由干預，又盡善也。

今政府委任先生之言曰，將據築之路，先與各國商人商議借款招股，又曰按照將來參議院議決條例訂定合同，報明政府批准，佇見國利民福，將於先生之鐵道政策實驗之矣。先生功大而心轉小，自稱為鐵道一工頭，政府授以全權，乃事務之委任，非職務之委任，可無疑於侵越各國務員行政官廳之權限也。先生又以鐵道人材缺乏，經理者尤難其選，自辦則有危險之負擔，故主張批撥外人承辦，訂立合同約定四十年，不論盈虧收回國有。此並非創例，如英，如意，如西班牙，如美利堅，固皆有外人承辦之鐵道也。嘗計及外人承辦之利，每歲約可得一萬萬五千萬，如京張鐵道，五年後即獲餘利五十萬，可為明證。外人大有力者，決不至慮其虧損而不承認我合同，一如此則我不費一錢，不負危險，其利益乃更大，又於此十年內大開鐵道學校，聘請外國各師，以教習聰慧學生，而人才衆多，不可勝用矣。嗚呼，農工商礦，富國要圖，藉鐵道以運輸，倍獲大利，案美國鐵道收入，歲可得七萬萬美金，其他附屬之利尤多，輸送各處土貨，尚可養工人數百萬，我國民能協同以圖治，亦何遽不如美也，先生讓總統而退為國民，其不斤斤於權利之競爭，已足以鑒天下人之心，而籌計鐵道，原為民國謀富強，俾國家殖民實邊，籌備國防，振興實業之良策，藉益進行，吾國民當以大局為重，服從公理，不徇私見，南北一致，共同贊助。余為斯言，余豈阿其所好哉？夫有非常之人，然後有非常之事，隨世界自然之趨勢，以建設一完全國家，萬其人，一其心，合謀所

爲內修外禦，豈惟是統一鐵道哉？而鐵道其先務矣，我國民其奮起企業，尙圖利之。（註五）

達賴喇嘛再度背約尋釁。

中央前與達賴曾訂條款，規定雙方停止衝突，並將武器封存庫內，以待協商最後調停辦法，西藏局勢原可相安一時。詎達賴於華軍一千三百名啓程赴印之後，即乘機攻擊鍾穎之衛隊而包圍之，並不承認其爲長官。袁大總統據報，已飭國務院舉行特別會議，速籌對付方法。征藏軍尹總司令昌衡聞訊，當即遣派剿軍進據俄洛橋，以待中央命令進軍。（註六）

註一：「國父全集」叁——一六四頁。

註二：「國父全集」柒——九一頁。

註三：「國父全集」壹——一九三至二〇五頁。

註四：王寵惠：「追懷國父述略」二〇——二二頁，見「國父九十誕辰紀念論文集」。

註五：民國元年十月三十一日—十一月四日上海「民立報」（第七三七—七四一號）。

註六：民國元年十月十八日上海「民立報」（第七二四號）。

十五日 袁大總統公布海軍總司令條例、艦隊司令條例及海軍士兵懲罰令。（註一）

內政部公布出版、結社方案情形。

自去年十二月廿五日以來，各報社向內政部立案者計京話真報、新民公報、民意報、南京中華民國報等八十九家，集會結社立案者，計八十五起。內政治類有福建自強黨、自由黨、共和統一會等二十二起；學術類有北京體育會、中華警察協會、尙武學社等十七起；實業類有中華鐵路協會、郵政協會、五大民族生計會等十六起；公益類有江蘇公會、北京公民會、八旗生計會等三十起。（註二）

中華民國元年 十月十五日

三六三

中華民國元年 十月十六、十七、十八日

三六四

財政總長周學熙以長蘆鹽稅付克利斯浦借款利息。

註一：民國元年十月份「政府公報」命令第一六八號。

註二：民國元年十月二十三日上海「民立報」(第七二九號)。

十六日 袁大總統公布中央行政官官等法、官俸法。

中央行政官官等，除特任官外分爲九等，第一等第二等爲簡任，第三等至第五等爲薦任，第六等至第九等爲委任。

中央行政官官俸，國務總理月俸一千五百元，各部總長月俸一千元。簡任官以下分爲十二級，簡任爲第一號第一二三級，月俸六百元、五百元、四百元；薦任爲第二號第一至七級，月俸自三百六十元至二百元，每級相距二十元；委任爲第三號第一級至十二級，一級一百五十元，第二級一百四十元，第三級一百三十元，第四級一百十五元，第五級一百五元，第六級九十五元，第七級八〇元，第八級七十五元，第九級七十元，第十級六十元，第十一級五十五元，第十二級五十元。(註一)

袁大總統特授奉天統領吳俊陞勳五位、奉天都督趙爾巽一等嘉禾章，以嘉獎其平定札鎮兩旗叛亂之功。(註二)

註一：民國元年十月份「政府公報」法律第一六九號。

註二：民國元年十月份「政府公報」命令第一六九號。

十七日 袁大總統授蔣尊簋、蔣雁行、馬毓寶爲陸軍中將，加上將銜。(註一)

註一：民國元年十月份「政府公報」命令第一七〇號。

十八日 袁大總統授藍天蔚、溫壽泉、李燮和、朱執信、胡毅生、鄧鏗、周之貞、鍾

鼎基、蘇愛初、魏邦屏為陸軍中將。(註一)

袁大總統任命馬良代理北京大學校校長。(註二)

國立北京大學校校長自五月間由總監督改名以來，仍由嚴復繼任，茲因嚴校長離京無法兼顧校務，是日袁大總統遂正式任命馬良代理。

附錄：馬良傳

馬良，字相伯，江蘇丹陽縣人，宋丞相馬廷鸞之後裔，家世信奉天主教。據其自稱，遠自明萬曆利瑪竇西來始，良在家塾，畢讀五經四書，年十二，肄業徐灃公學，兼助教國文，復入該教所設耶穌會初學院為修士九年，因精研天文、算學、拉丁文學、士林哲學、神學，得其神學博士，授為司鐸。遂傳教於寧國、徐州一帶。旋任徐灃公學校長，兼耶穌會編撰。良國學既有根底，數理尤精深。曾著數理大全百餘卷，滙通中西樞紐，所造迥異尋常教徒，而會中知之者罕，忌之者多，不為印行，至是更使往南京編譯數理書，良知無可為，遂退出該會，走山東，入布政使余紫垣幕，任濰縣濰口機械局。良兄弟皆受直督李鴻章知遇，兄建勳曾為淮軍糧臺，弟建忠以郎中派赴法國留學。後入督幕，保至道員，總辦招商局。良在山東，鴻章初委以調查礦務。黎庶昌使日本，薦充參贊，先後任日本神戶、橫濱領事，又嘗被派駐高麗，襄助辦理外交、軍政。及赴廣州等地，調查招商局賬目，良曾建議借美商其昌洋行款，創立國家銀行，以資辦理新政挹注，鴻章韙之，派遣赴美，終以格於廷議，未見施行，良因以徧游英、法諸國，至羅馬謁教廷而歸。戊戌，德宗銳意變法，良上言請設譯學館於滬，以政變而罷。是年，良乃與弟建忠合著馬氏文通，以泰西文法，釋中國古籍，發凡起例，理順冰釋，所詣在王氏經傳釋詞劉氏助字辨略以上，良以為舉例過多，刪節至三分之一，又以其書尚不足稱文規，於是書出，良專以屬其弟所為，建忠已得海內盛譽也。庚子拳亂，清廷悔禍，許民興學，時鴻章已薨，良自是亦不復從仕，專志教育，於是創立震旦學院。旋又由震旦改建復旦公學，一切規制，良所手訂，注重學生自治，良為校長，延李登輝主教務，而校政則葉仲裕、于右任、邵力子分任。是

中華民國元年 十月十八日

中華民國元年 十月十八日

三六六

時學校初立，海內志士，若侯官嚴復、南昌熊元鏐、寶山袁希濤、南通張謇皆起而相助，復旦遂蔚為東南社會所創立之學府。清廷預備立憲，各省設諮議局，良被選為議員。民國元年，政體改共和，臨時政府成立，良出任南京府尹，江蘇都督府外交司長，旋任北京大學校長、參議院議員參政院參政、平政院平政。江蘇省長韓國鈞辭職，良被舉為江蘇財政交代核算委員會長。孫傳芳入南京，良去退居土山灣，不復出，名所居曰緣野堂。願以年高望重，每一發言，為國輕重。二十年倭寇初犯上海，良建議國難人民自救，又向國難會議提實施民治促進憲政以紓國難案，發起中國民治促成會江蘇國難會，不忍人會，更名其居曰樂善堂。二十五年，良年九十七矣，南京天主教于斌博士，挽良入都，政府任以國府委員。二十六年，倭寇攻陷南京，良內遷，避居桂林風洞山，又遷諒山。二十八年卒，年一百歲。所著尚有新史合編直講，致知淺說、拉丁文通、心靈小史、國民照心鏡。（註三）

袁大總統派呂海寰為中國紅十字會正會長沈敦和為副會長。（註四）

民立報社二週年紀念，舉行慶祝大會。

是日為舊曆九月初九日，為民立報創刊二週年，該社特舉辦慶祝大會，于右任、黃興、陳英士、黃膺白、王正廷等均於大會席上分別致詞，大意如左：

「于右任起述報所經之歷史並擴張報之計畫。大致謂自民呼民吁以迄本報，投資約計十五六萬，此後欲擴張事業，冀成強固之輿論機關，擬添招股本至五十萬元，以十萬為建築費，十萬購備機器，又以十萬為種種設施活動之基金。責任所在歸於社員輔助進行，期於來賓。繼由黃克強謂：民立報於破壞建設兩時代均極盡力，所持言論態度尤各如分際，破壞時則激烈，建設時則穩健，此不獨吾黨所公認，即一般國民對於民立報皆具一種敬愛之之心理，于君擴張計畫在中國容為大公司矣，若比之歐美報館誠藐乎其後，吾同志誠能視報紙為強國必要之元素與視民立報為中國前途之師友，則合力經營，數十萬資本不崇朝而集成矣。陳英士謂：自述在上海運動革命時與民立報之關係，及民立報與革命事業之關係，並及去年三月廣州之役，民立報以財產之一部份抵押現款以為運動之費，至今未

贖，至武漢起義以後，吾黨種種之計畫及臨時政府種種之政策，皆自民立報發生，是民立報不僅文字上之功，實事實上之主動者也。既又痛陳民國建設時，民立報所立之地位，終乃言民立報社員艱難困苦以盡力於民國，吾同志當如民立報之所以盡瘁於民國者，以盡力於民立報，方足見吾同志之真見識，真力量也。黃膺白謂：先述紀念之詞，後言國民當知民立報為真正愛我民國者，故吾人當以愛民國者愛民立報，王正廷謂民立報所歷之艱苦為自來辦報者所絕無，民立報所主張之言論又為中國報界所僅有，中國近年羣治進化一切經濟事業漸漸趨於聯合，吾人固能聯合羣力以扶助民立報為東方泰晤士，使民立報輿論之勢力不獨為國中強有力之新聞紙，進而為世界強有力之新聞紙。與倫敦紐約各大報相與提携馳騁，則我中國之政策中國之輿論亦足以左右世界，此視我今日諸君之沉心毅力而已。周金箴、龐青城相繼演說，一言商界與報紙之關係；一言民立為民呼，民吁，之後身，以三民報館創成民國，尤宜不忘三民主義以鼓吹民生，以鞏民國之基也」。（註五）

宋教仁離北京返湖南。

註一：民國元年十月份「政府公報」命令第一七一號。

註二：同註一。

註三：「國史館館刊」第一卷第二號九六—九七頁。

註四：同註一。

註五：民國元年十月十九日上海「民立報」（第七二五號）。

十九日 國父視察江陰砲台，並在歡迎會講述築道路之重要性。

國父乘聯鯨輪溯江西上，是日道經江陰，先生在狼山、福山巡視後，即上砲臺，由臺官行政長等導引至西山，參觀格林大砲，由砲兵試演裝彈、瞄準、放射等程序，國父逐一詳細詢問，再往東山參觀。國父以望遠鏡窺測江山形勢，前後歷三小時，始下山入城出席歡迎會，講述築造道路之重要性。因地方人士建議自江陰至橫林為築鐵路以

中華民國元年 十月十九日

中華民國元年 十月十九日

三六八

連接滬寧鐵路，國父主張不如改築道路合用省錢。原文如次：

「兄弟今天經過江陰地方，查閱砲臺，蒙江陰父老兄弟，開會歡迎，兄弟非常感激！又承國民黨進我以詞，實在不敢當！現在我中華民國成立，諸君多知道是全國同胞同心協力，費了許多血汗，所以有這個結果。今天承諸君盛意，招兄弟到此，兄弟有幾句話，要同諸君談講談講。」

今年是民國成立的第一年，我們推翻了專制政府，改建了共和國，大家就應知道，專制與共和，到底有什麼分別？從前的專制國是皇帝的國家，現在的共和國是人民公有的國家。諸君要曉得今日到這個地位，是開國以來，所沒有的。從前是皇帝在上，人民在下，現在我中華民國的人民，已從奴隸的地位，變做主人的地位。我們既然到了主人的地位，就應該以主人自居。但是我們做主人翁的，要曉得做主人有主人的資格，有主人的學問，有主人的度量。一國的人民都有一定要盡的義務，大家盡了義務，方能算是主人。

什麼是應盡的義務呢？很明白的就是全國人民多應當兵，都應納稅，從淺顯的說起來，就是國家所有一切大費用，都要大家擔任。現在一國的人民，須有擔任國家費用的能力，方能成個國度，方能立國於地球之上。全國人民的身家性命，不能不受國家的保護。國家所以要有兵，全是為保護國民起見，一國的兵沒有保護的能力，那就不能算個國了。從前專制國的人民，只有義務，沒有權利，共和國人民，權利義務，二者相當的。兄弟有個譬方；如做買賣，國家是個公司。從前的專制國，是一人的國家，皇帝是老闆，我們人民都是夥計，只能賺一吃飯的工錢，沒有權利享受的。現在共和國是大家的國家，大家都是股東，大家都有股份，所以就應該竭力的支持，方能算是大公司裏的大股東。所以國民能盡義務，方能算得國民，不盡義務，就不能算個國民。

自從革命以後，有些不開通的地方，以為民國同從前沒有什麼不同的地方，甚且以為革命以後可以坐享權利，這就誤會了。要曉得現在的國民要盡義務，從前的國民也要盡義務。不過從前盡了義務，是沒有權利的，現在是有相當的權利的。諸君都是很明白這個道理的，最好時常同那些不明白的講講；倘能常到鄉間沒有開通的地方，把這種道理宣講得明白，使四萬萬的同胞都懂得這個道理，大家出力幫助民國，那就是民國前途的幸福。諸君都是先知先覺，趕快把地方風氣開通，叫大家明白民國是什麼東西，做這件事情，是第一要緊的義務。現在民國要做的

事情，是很多很多，只要大家同心協力做下去，就可以做地球上第一等強國。

今天兄弟剛到的時候，接了貴邑的一封信，說是從江陰到橫林，要想法造條鐵路。這個鐵路，固然要緊，但據兄弟看起來，鐵路以外，尚有要緊的情事，並且辦法也稍許容易一點。這是什麼呢？就是要想法造道路，道路的辦法既容易，而且最有利於國家，最有利於社會。大家祇知道鐵路的利益，沒有知道道路比鐵路更有利益。諸君要曉得這鐵路的利益，總要距離千里的路線，方能享受。譬如裝運貨色，或是重大的物件，纔享得到他的利益。況且造鐵路費用很大，沒有造道路的便宜而容易。比方上海的大馬路、靜安寺路、徐家匯那些路都是很廣很平正的，不妨就把這些道路，當做模範，趕快想出造路的法子。為什麼呢？因為鐵路的建築，照滬寧辦法，每里須化四萬元，馬路的建築，只須幾千元。比方江陰要造的路，不過是四五十里，來往的人又不很多，若是通了火車，每天開車二次，那火車公司就要賠本。若是每天開一次，那趁車的人，過了開車的時候，就要等上二十四點鐘，方能再趁，仍舊不能得火車的利益。照此看來，造鐵路，每天只得一回的利益，反不如造了一條很大的馬路，每點鐘都可以行走，而且可以用洋車，四十里路，三四點鐘就可以到，用馬車只須二點鐘，或是用自動車比火車還快得多，大約五六十里的地方，只要三十分鐘光景。所以造鐵路不如造道路的好。況且有種公共自動車，每座可坐二十四人，一點鐘可行二十英里，大約合中國六十里，價錢也很便宜。不像那火車，一個車頭，也要一萬多塊錢，有了車頭，還不中用，一定還要客車貨車，每座總要幾千銀子，這都是很難得辦到的。所以火車，只好在全國交通上緊要的地方建築。像江陰離有火車的地方，沒有多遠，那是很不值得，儘可想法造條很大的馬路，設置電車，每天開了十次，這個利益就不小了。並且有一種電車，可以裝五十噸以上的貨，不過一萬多塊錢，一點鐘可走十多里，從小地方講起來，同火車也不相上下。

總之，鐵路為國家交通，為幾千里路的交通，若在小地方，為便利人民交通起見，單造道路，已覺可以。即如英國從前，在很近的地方，也都造鐵道，現在已知這鐵道的利益很小，所以特地將近的地方的鐵路廢去，另造一條很大的馬路，就是這個意思。江陰如果造了鐵路，開行的次數，又不能多，那滬寧鐵道的火車，每日來往，雖然開了十二次，江陰的火車不能按時接頭，仍舊不能享其利益。如能造了馬路，隨時多可趕到，這是很方便的。假使

我們全國都知道造馬路的利益，交通上就便利得多了。因為馬路造得多，造得好，可以便利鐵路兩旁的地方，那幹線的火車，也就有許多利益。倘若要鐵路，即使造成，亦須加造馬路，有了馬路，火車方能發達。所以要中國交通上便利，須從造馬路做起。

兄弟曾聽得外國的一個博士說，一國文明的起點，全在人民知道修路；若到文明大發達的時候，必然全國人民都知道修路，因為道路很利便於普通人民。外國人常說中國人很野蠻，他就是從中國沒有馬路，路政不講究，看出來的。原來鐵路的利益，不能普及，必定要靠馬路或運河的幫助，方能發達，所以我們要注意這個道理。倘是沒有馬路，就是有了鐵路，也不能發達的。世界上鐵道最多的國是美國，美國全國有八十萬里鐵路，現在還嫌不方便，所以近來有人提倡，開兩條大路，東西一條，南北一條，東西有三四千里，南北有二三千里。兩條大路，可以在全國的中心點交通，闊有一千（編者按：千字疑係百字之誤）尺，路上再分出走馬車的，走電車的，走自動車的，走貨車的，走人的，種種界線。所有全國的學校工廠，那些要緊機關，都依了這兩條的大路，分布出來。所有那些電線、煤氣、自來水管，也都依了這兩條路分布出來。此外再另闢支路，傳播全國。大約用自動車，二十四點鐘可以走通東西兩界。若用電車，只須十二小時，可以走遍全國。現在美國人，很贊成這個計劃，大約就要實行的，這是新發明的最好的方法。我們中華民國，若是取法乎上，也應如此辦法。

兄弟得了這個法子，因為貴處的人想造鐵路，就把這個道理貢獻出來，請諸君研究。橫林距江陰既沒有多遠，那就很好照這個辦法。因為造一里鐵路，照滬寧鐵路的样子說起來，每里要化四萬多塊錢，豈不是要一百六十萬麼？若是造馬路，每里至多不過五六千塊錢，大概有了三十萬元，總可以了。兄弟這回打北京下來，在濟南的地方，看見城外也有許多的馬路，但是不很長，沒有幾多里就完了，所以兄弟勸他們，主張在幾百十里以外的地方擴充出去。但是這筆費用，從那裏來呢？諸君要知道，關於全國的，自然全國人民負擔；關係一塊地方的，就要本地人民負擔了。着手辦法須先招股，設一公司，計劃交通所用的本錢，與連接的縣分，合設一個交通機關，兩邊籌劃起來，沿路地主，多可入股。劃定了經費之後，就可以測量路線，雇人開築。築完之後，公司裏就可以備了幾座公共自動車或公共馬車，供人租用，或由別的商家出來營業，那入款必定很多，足抵造路的費。東洋車以及農人裝貨物

的牛車、馬車，也多可以收捐，作爲修路的費用。到了那時，人人都受益不淺，公司並好賺錢。人家知道這造路的利益，自然就肯做了。加上幾年的功夫，全國都這樣的做起來，那交通的便利，更不用說了。諸君既要想法替江陰的交通生色，不如築一條大馬路，做成了全國的一條模範馬路，給大家做個榜樣，叫全國的文明，從江陰發起，這就是兄弟今天對於諸君最大的希望。

今天因時間很侷促，晚上十句鐘就打算開船到鎮江去，不能再同諸君多談幾句，抱歉得很，還望原諒！」（註二）

袁大總統加封內蒙古章嘉、甘珠爾瓦兩呼圖克圖名號。

內蒙活佛章嘉，甘珠爾瓦，均贊成共和，於日前先後進京謁見大總統，是日大總統令，加封章嘉宏濟光明名號，准用其前輩所得黃轎九龍坐褥；並賞穿帶膝貂褂，賚予銀一萬元，其商卓巴扎薩克巴彥濟爾噶勒給用紫韁。加封甘珠爾瓦圓通善慧名號，並賞穿帶膝貂褂，賚予銀一萬元，其商卓特巴扎薩克喇嘛阿克旺彥林丕爾，給用紫韁。（註三）

袁大總統頒給法國前任駐華公使馬士禮二等嘉禾章。（註三） 外交總長梁如浩歡迎法國新任公使康田。

法國新任駐華公使康田，抵京後即赴外交部拜會總長梁如浩。如浩除回拜外，並於是日在部內歡宴康田及其館員。（註四）

國務院主張省制省官制採虛三級制，擬妥大綱交法制局起草。

省制省官制自由參議院兩次撤回後，國務院會議修正討論多次，迄無結果。數日前，參議院曾咨催政府速行交議。本月十六日，國務院會議時，又提出此案，多數主張採用虛三級制，即於道縣之上設立總監督機關；而總統府所提交之省制省官制說帖亦主張虛三級制。昨日，國務院會議已將大綱擬定，是

日交法制局重新起草。其大綱如下：

第一、地方之國家行政：（甲）省設總監一人爲特任官，餘外設各種官吏。（一）代表中央政府處理特別委任事務；（二）處理一道以上及全省之國家行政；（三）監督省以下各官署之行政。（乙）每道設道知事一人，由總統簡任，餘外設補助官吏。（一）道之地方行政，如選舉及警察衛生等事；（二）受中央各部之指揮監督執行其命令之事務；（三）監督各縣之行政及特別市。（丙）縣設縣知事一人，由內務總長薦任，餘外設各種補助官吏。（一）監督縣內之地方行政；（二）受道知事之指揮監督執行中央命令之事務；（三）監督市鄉。第二、地方自治團體：（甲）市鄉爲自治團體之初級；（一）市鄉爲議事機關；（二）市鄉長各一人爲行政機關。（乙）道爲上級自治團體：（一）道會爲道之議事機關；（二）道之行政機關採用會議制；（三）道之自治行政以關於兩道或一縣以上事務爲其範圍。（註五）

註一：「國父全集」捌——五二至五五頁。

註二：民國元年十月份「政府公報」命令第一七二號。

註三：同註二。

註四：民國元年十月二十一日上海「民立報」。

註五：民國元年十月二十日上海「民立報」（第七二六號）。

二十日 國父電復袁大總統，同意提前興築張家口至庫倫，張家口至吉林兩鐵路。

袁大總統前請國父提前酌辦張家口至庫倫、吉林兩處鐵路，既以便利交通，並爲抵制南滿、東清各鐵路，藉杜外人覬覦。國父覆電表示同意，俟籌妥辦法，即行派員前往測勘，定期修築。（註一）

袁大總統公布海軍官佐士兵等級表。

海軍官佐士兵等級表內規定海軍官兵分爲上等（將官）、中等（校官）、初等（尉官）、准尉官、軍士、兵六等。上等又分上將、中將、少將；中等分上校、中校、少校；初等分上尉、中尉、少尉；軍

士分上士、中士、下士；兵分一等兵、二等兵、三等兵、一等練兵、二等練兵。(註二)

國務會議否決財政部鹽斤加價案。

財政部周總長學熙以庫帑空虛，提請鹽斤加價，以資挹注，經國務總理說明，謂食鹽為國民生活所必需，近來民生凋敝，如若實行加價，將置貧民於死地，不如進出口奢侈品加成徵收，既助國用，又不害民。各總長均然其說，財政部加價案遂予否決。(註三)

英、德、美三國公使派員至外交部洽商拜會問題。

各國駐京公使，除法國公使康田係新到任曾至外交部拜會梁總長如浩外，餘均與外交部迄無交往。其原因為各公使以五十年來，外務大臣就任，輒先拜會各國公使，已成定例，故不能破例先至外交部拜會新任總長。而梁總長則以我國數千年之帝制，近已推翻，故此亦須破除舊例，希望能照國際通例辦理。雙方相持，已歷多日。是日英、德、美三使為謀打開僵局，特各派翻譯官同至外交部，討論此事。目前暫依舊例辦理，約定俟各國承認我國後，再行商討解決。(註四)

保定軍官學校開學，陸軍部總長段祺瑞親臨致詞訓勉。

是日行開學禮，段總長祺瑞親臨致訓，勗勉學生須以國家為重，約束身心，以期學有進步。服從命令為軍人第一天職，今後願諸生多用心思，悉萃於軍學一門，互相砥礪，蔚為成材。然後拔置陸軍大學，升堂入室，器識遠到，學問深邃，再與謀軍政，勵精圖治，恢復舊疆，一洗前恥，駕歐美而上之，使我中華民國於二十世紀放一異彩。(註五)

吉長鐵路竣工通車。(註六)

梁啓超由天津抵京，在第一次歡迎會上以「興味心」為題發表演說。

是日，梁啓超由天津乘車入北京。大總統代表，各部總長次長、參議院議員、各政黨黨員各報館記者及舊交數百人齊集車站歡迎。梁氏親友數十人，以個人名義，相約開第一次歡迎會於德昌飯店。席間由范源濂起立致詞。啓超答辭略謂：「從來國家之興衰，世運隆替皆由少數人以筦其樞耳。凡欲我就一事業者，必須責任心與興味心兩者具備。在坐諸君，對於國家之責任心，甚深且固，不勞勸勉。所欲進一解者，則興味心而已。吾輩無論欲為何事，必先有興味，然後有精神，必自有精神，然後能引起他人之精神，精神貫注，何事不成。願諸君以今日歡迎鄙人興味，歡迎中國前途，則國家之福也。」

梁氏演說辭如下：

「鄙人去國，十五年於茲矣。此十五年間，國中所經變遷，殆視百五十年為尤劇，無論物質的方面，精神的方面，以昔況今，皆如隔世。古詩稱遼東化鶴，重返國門，人民城郭，疑是疑非。鄙人今日之感慨，殆類是矣。今坐中諸豪，雖強半舊交，然欲求十五年前在此地相與往還者，邈然不可復得，則人事遷移之急，可略見矣。此十五年間，利那利那，流轉不住，以成今日之新現象，此新現象為遷而至善耶？抑況而愈下耶？此當付諸各人客觀的判斷，不能強同。以鄙人觀之，則今日中國之地位，乃立於可以進化可以退化之中間，而進退惟國人所自擇者也。外人之評我國謂我社會凝滯不動，此在前此誠有，然試讀西史，覺其變化流轉，一時代有一時代之特色，若佳山水無一處平板也，我國則自秦漢以迄清季，史蹟若一邱之貉，蓋二千年立於不進不退之域矣，而自戊戌至今十五年間，乃由靜而之動，懸崖轉石，速率日加，至去歲而軒然起大波以有今日，雖其所動之方向，未敢斷定，而其脫離永靜界則既有朕兆矣。所慮者，吾國人之惰力性受諸先天而不易拔，事過境遷，遽復其舊，據鄙人歸國後觀察隱微，此惰力性已漸漸發現而侵入於多數人之心矣。其樂觀者流，謂經此變革，國家當能自致太平，漠然不復知憂危，惟乘此以營其私計。其悲觀者流，謂紀綱法度，廢墜至此，人心風俗，敗壞至此，陸沉在即，無復可救，吾亦惟頽然自放委心任運而已。此兩種觀察雖不同，要之其為惰力性則一也，實則樂觀者識量固愚下，悲觀者志行亦薄弱，從來國

家之興衰，世運之隆替，皆由少數人以筦其樞耳。凡欲我就一事業者必須責任心與興味心兩者具備，在坐諸公，皆國中賢者，其對於國家之責任心，甚深且固，鄙人熟知之，亦不勞更以此相勸勉，所欲為諸公進一解者，則興味心而已。鄙人自問生平無他異人處，惟對於一切事，皆覺興味濃摯，求學有然，治事亦有然，凡有可以勞吾心勞吾力者，則當其服勞之時與既勞之後，皆覺有無限之愉快，至於其勤勞所得之報酬如何，則不暇問也，以故亦永無失望沮喪之時。嘗見法人布彌氏所著大英國民一書，極言英人之特色，謂其人緣、地理、氣候人種，遺傳種種關係，養成好活動之天性，非活動則塊然不樂，其蹴陶競渡等團體競爭，終日不休，他國人驟視之，幾不解其何謂，彼固非此不能娛樂也。而其政治上之活動，亦視之與蹴陶競渡等為娛樂之一種，故他國政治家，失敗之後，輒意氣消沈，英人則無論為勝為敗，泰然自若也。此言雖小，可以喻大，英國政治所以常能為世界矜式者，皆以此也。要之，吾輩無論欲為何事，必先有興味，然後有精神，必自有精神，然後能引起他人之精神，精神貫注，何事不成？若仁人志士，嗒然厭世，則乾坤或幾乎息矣。吾國今日，實處於極艱窘之地位，吾儕憂國之士，亦隨之而處於極艱窘之地位，故吾願以興味之說進，願諸君以今日歡迎鄙人興味歡迎中國前途，則國家之福也。」（註七）

梁啟超出席共和黨歡迎會，以「政治之公開與政治之統一」為題發表演說。

是日下午三時，共和黨開會歡迎甫於今日抵京之梁啟超於其本部。理事那彥圖為主席，幹事黃為基致歡迎詞，略謂：「中國政體改革實蒙梁先生之賜。共和黨素奉梁先生之教為圭臬，梁先生雖未入黨，然吾共和黨中人皆已認梁先生為精神上之同黨，願梁先生更加指導」。梁氏演說，首謂：「去年八月，其蹶起以摧破二千年君主專制政治使無後痕跡者，共和黨之首領及黨員之力也。」繼謂：「近世以來，各國之政體，其特色雖多，而其大原則不出二者：一曰政治之公開，二曰政治之統一。所謂政治之公開者，凡一切行政、立法、財政，大抵經人民公議。議決以後，又必以種種形式從而公布，然後執行。近世學者常謂立憲政治為國民參政之歷史。以鄙人觀之，則政治之參與，不過立憲政治之一種特色。若

預算之公布、法律之公布乃至行政手續之公開，法庭之公開，皆政體上應有之作用，故不如謂為政治之公開能隱括一切，而表彰各種之特質也。政治公開之原則，實由各國先民積多少年之經驗，認此為改良政治之不二法門，故其民不惜嘔心瀝血，必求得之而後即安。歷觀各國革命史、立憲史，其所為犧牲一切以求易得者，舍此更有何物？而今日中華民國之政治果已採公開主義耶？……秘密之習一日不革，則政治一日不能改良，循此以往，則去年革命之結果，所得果何物者？」又謂：「第二政治之統一，中國曩為大一統之國，以理而論，應無統一不統一之問題發生，然不知數千年來，掌握統治大權者，雖在君主，而實際中央與地方之關係，至今無正當明確之解決。起義以還，離心力之進行尤甚，繼今以往此統一問題，殆非一二年所能解決也。我國本僅有統一之名而無統一之實，民國既建，乃至幾並其名而去之，省自為政，縣自為政，其勢殆非盡破行政系統不止。他國歷史上本屬分裂，絞心血以求合，我則歷史上本屬統一，爭意氣以求分，為道不太相反耶？循此以往，則全國支離破碎，人不瓜分我，而我先自瓜分矣。」茲錄其全文如次：

「鄙人今日承國中最有歷史最有價值之大政黨開會歡迎，實歸國以來第一榮幸之事。吾稱共和黨為最有歷史最有價值之黨，絕非泛泛作面諛語。吾常以為人類道德之最可寶貴者，莫如不畏強禦之精神。觀共和黨過去之成績，庶足以當之。蓋共和黨常出其能力與專制政治奮鬥，而著著奏效，去年八月，其蹶起以摧破二千年君主專制政治使無復痕跡者，共和黨黨首及黨員之力也。共和成立迄今一年間，其防禦寡人專制政治使不能發生者，亦共和黨黨首及黨員之力也。去年八月十九以前，其間接鼓吹奔走思摧專制之敵者，誠不乏人，若夫直接實行，一蹴而倒彼魔王者，謂非共和黨黨首及黨員之功得乎？八月十九以後，其被動響應協力以集事者，尤不乏人，若夫主動首義，樹旗幟以為天下先者，謂非共和黨黨首及黨員之功得乎？是故人人所痛恨之君主專制政治，實假手於共和黨鋤而去之，此共和黨不畏強禦之一表徵也。臨時政府成立以後，革命元勳滿天下，其中熱誠愛國勞苦功高者固多，而假託名義希爭權利者，抑亦不乏，充事勢遷流所極，幾使人與法國革命時代之山岳黨生聯想，夫使山岳黨出現，則恐怖時代

至而國不可問矣。且去君主專制而得寡人專制，革命之志，不其荒耶？共和黨乃集國中穩健分子，舍破壞而圖建設，黨基既立，漸引國人入政治軌道，使寡人對制之現象，無自發生，此又共和黨不畏強禦之一表徵也。

共和黨對於國家之功德既若是，其對於政黨之功德，又可得言焉。小黨分裂，非國之福，此義多人能言之，然最初能合併各黨以成一大黨者，則共和黨也，此其有造於政黨者一也。因共和黨發榮盛大，而影響及於他黨，遂使他團體之本不為政黨組織者，亦改為政黨組織，黨制黨義，亦隨而改良，使中國漸入於大黨對峙之正軌，此在他方面雖有主動力，而共和黨之助動，亦不為無功矣，此其有造於政黨者二也。由此言之，則將來中國政黨史，以共和黨為最有價值，夫復何疑？

共和黨有極名譽之過去歷史，既如是矣，然共和黨固以建設為目的者也，故其重大之責任，實在將來，既思舉建設之大業，則當研求近世政治之原則而嚮往之，以鄙人所見，則共和黨之黨義，最可誦矣，請更引申說明之。近世以來，各國之政體，其特色雖多，而其大原則不出二者，一曰政治之公開，二曰政治之統一。夫國家政治，是否必由公開然後能得良好之結果，此理原難斷定，何以言之？往昔獨裁之治，當其得一二豪傑，未嘗不可致政治於修明，雖然，迨乎人亡，則政因而廢，其為術可偶而不可常，可暫而不可久，此在歐洲十九世紀以前之政治及中國數千年之政治，大抵若此也。近一世以來，各國實行立憲之政，於是有君主立憲，有共和立憲，同屬君主立憲國，英與德異，德與意異，意與比異，比與日異；同屬民主立憲國，美與法異，法與葡異，葡與南美諸國異，然有一共通之原則，則政治之公開是也。所謂政治之公開者，凡一切行政立法財政，大抵經人民公議，議決以後，又必以種種形式從而公布，然後執行，其藉口於運用之便宜而付諸秘密者，獨外交一端而已。外交為物，乃此國之國家人格與彼國國家人格相互之交涉，與一切行政立法對於人民強制有遵守之効力者，稍有不同，故得為例外，自其根底論之，一階級或一私人之特權，經多少反抗，歸於消滅，乃政治所由公開之大因也。近世學者，常謂立憲政治，為國民參政之歷史，以鄙人觀之，則政治之參與，不過立憲政治之一種特色，若預算之公布，法律之公布，乃至行政手續之公開法庭之公開，皆此政體上應有之作用，故不如謂為政治之公開，能隱括一切，而表彰各種之特質也。由此言之，政治公開之原則，實由各國先民積多少年之經驗，認此為改良政治之不二法門，故其民不惜嘔心瀝血，必求得

之而後即安，歷觀各國革命史立憲史，其所爲犧牲一切以求易得者，舍此更有何物？而今日中華民國之政治，果已采公開主義耶？抑仍采秘密主義耶？抑又公開其名而秘密其實耶？內觀中央，外察地方，彼公開主義之未嘗實行，雖阿好者恐亦不能爲諱矣。而秘密之習一日不革，則政治一日不能改良，循此以往，則去年革命之結果，所得果何物者，趣一國政治之軌，使向於此第一原則以進行，此共和黨不可辭之責任也。

第二政治之統一，中國曩爲大一統之國，以理而論，應無統一不統一之問題發生。然不知數千年來，掌握統治大權者，雖在君主，而實際中央與地方之關係，至今無正當明確之解決，起義以還，離心力之進行尤甚，繼今以往，此統一問題，殆非一二年所能解決也。夫世界各國，其因此問題而費國中英豪之心血者，不知凡幾矣。意大利素爲分裂之小邦，因三傑之協力，仍得統一；德經三次戰爭，德意志帝國乃成；日本維新，其最苦者尙不在去德川氏而在廢藩置縣；美國離英而獨立，中間五六年，成一無政府之狀，當時發生二派，一爲鞏固國權派，一爲保守州權派。數百年二派遙相對峙，未知所決。林肯以後，政漸集中，至羅斯福爲主張國權最烈之人，提倡之新國家主義。蓋正爲美國分權派對症發藥也；英國本部，只三島而已，本無集權，分權之爭。（阿爾蘭自治問題暫置勿論），近年海外，殖民日拓日廣，爲抵禦外侮計，於是張伯倫派倡大英帝國主義，今與自由黨爲劇烈之競爭，即此二主義之競爭也。要而論之，各國情形，雖有不同，而其大勢皆紐分以爲合，團小以爲大，史蹟昭昭可見。我國前此本僅有統一之名，而無統一之實，民國既建，乃至幾並其名而去之，省自爲政，縣自爲政，其勢殆非盡破行政系統不止，他國歷史上本屬分裂，絞心血以求合，我則歷史上本屬統一，爭意氣以求分，爲道不太相反耶？循此以往，則全國支離破碎，人不瓜分我，而我先自瓜分矣。趣一國政治之軌，使向於此第二原則以進行，此又共和黨不可辭之責任也。鄙人自以上二者爲近世政治之特色，非謂各國能盡實行而無憾也。日本自頒布憲法以來，其政體之進行，大抵悉依立憲國之原則，然於責任內閣之外，又有元老一級，立於政局之後，至今爲國中衆矢之的，思有以去之，而其他各國中類於此者，亦非盡無。吾國成立以來，行政機關則有國務院，立法機關則有參議院，自表面視之，固近世之新式政治也，然竊嘗取參議院議案而考之，每日議事日表中，其無關宏旨者十而八九，其繫乎國家大本者不獲二三焉，即令繫乎國家大本矣，在議場之所議與議場以外之所行是否一一相應，即令行矣，其所行者又是否按議案之宗

旨而收其效果。鄙人返國日淺，不敢妄下批評，想吾全國民自有公論也。夫以二千年之專制，一躍而進爲共和，事以西洋立憲慣例相繩，固不免近於太酷，然十餘年志士仁人費多少心血求得有百度修明之日，而今之效果如此，則政黨員之責，必尙有所未盡也。故鄙人之意，共和黨員起義之功，與其維持調護之力，猶不過民國開幕之第一劇，至其最精彩最出色之活劇，當在今後也。

鄙人於共和黨之黨義，嘗取而服膺之，以上所云，即係隱括三義而言之，然鄙人以爲凡黨有黨義矣，則不可不抱其黨義爲奮勵無前之進行，於是當研究黨之進行。

凡言黨之進行而求貫徹其主張，第一事之現於腦際者，則愛黨是否即爲愛國一義是矣。大抵各黨對立，各有其所標之黨義，謂我爲獨是，謂彼爲盡非，以理而論，實不盡可通。要知凡政黨須以國爲前提，不以國爲前提，不足爲政黨。夫既以國爲前提，則所標之黨義，雖各有異同，要之，不謂之愛黨即愛國不可得焉。且各黨雖各爲極端之主張，而其現諸實行者，恆應於國家之利益，然後能與國中輿論相應，則一黨之所主張，誠自認爲切中國家利益者，雖極端主張之可也，且欲求一黨主張之貫徹，並非含有妨礙他黨之意，西方各國政黨中，父子兄弟有在異黨，各尊重其黨義各行其主動，而毫不相妨，而各能有利於國家。此鄙人所以謂眞求本黨之發達者，間接即尊重他黨者也。

然一黨欲貫徹其主張，則於黨之內部不可不加以注意。第一則意思之統一，第二則行爲之統一。蓋黨猶軍隊，軍隊之號令之不一者，不能致命疆場，黨亦猶是焉。美國南北戰爭以後，共和黨握政權數十年，民主黨居於政府地位者不過四五年。一二年來，共和黨中漸見分裂之兆，至最近候補總統問題發生，而羅氏與塔氏分離，抑不僅至今日而始現分裂之兆，昨年國會總選舉，民主黨人當選者多，而共和黨大抵皆落選。返觀民主黨一方，則今次候補總統定時，民主黨白里安，本屢次之候補者，甘居退讓，爲威爾遜盡力，投票至四十餘次之多，卒決定威氏爲民主黨候補者，此其一致之精神，已足移國民之觀聽，而對於歷年戰勝之共和黨，已表示一種不可悔之態矣，英國亦然，沙時勃利氏死後，保守黨無能統禦全黨之人物，即以巴爾福論，贊成者多，反對者亦復不少，故保守黨在今日，視昔全盛時迥不相同矣。

中華民國元年 十月二十一日

三八〇

夫黨之統一與否，與黨之進行，其關係既若是其大矣。鄙人以爲吾國歷年來政治上之主張，得分二派，一爲漸進派，一爲急進派，此二大潮流也。今民國成立，局面一變，今之黨派，固不必以昔之黨派爲界限，然人類性質，有此兩大潮流，所望共和黨能與同性質之分子爲同一之進行，則共和黨將於一年來有光榮之歷史上，更增無窮之光彩，而吾國基礎，亦得處於磐石之安矣」。（註八）

註一：民國元年十月二十一日上海「民立報」（第七二七號）。

註二：民國元年十月份「政府公報」法律第一七三號。

註三：民國元年十月二十一日上海「民立報」（第七二七號）。

註四：民國元年十月二十二日上海「民立報」（第七二八號）。

註五：民國元年十月三十一日上海「民立報」（第七三七號）。

註六：同註四。

註七：梁啓超：「飲冰室文集」之二十九，頁六一—七。

註八：同註七，頁八一—十三。

二十一日 國父抵南京。

下午五時半，國父乘聯鯨兵輪抵下關，軍、商、政、學各界到埠歡迎者萬餘人。先是國父於十七日離滬乘聯鯨兵輪取道長江，溯江而上，經狼福二要塞，曾登臨參觀。十九日下午二時，輪抵江陰，先至西東二山，參觀礮臺，繼至城內出席各界歡迎會，九時許登輪西行，二十日午後二時抵鎮江，在歡迎會發表演說。會中鎮江商會總理李敬之曾要求國父，爲鎮江向程都督說項，免派特別捐，以輕地方負擔。國父告以此係行政官之權限，未便越俎代謀，況共和時代，每事須由省議會議決，將來議會必能主持公道也。是日上午輪經幕府山附近，停輪登山參觀砲臺，考察礦務，午後繼續西行，抵下關已五時矣。

（註一）

袁大總統公布印花稅法。

全文計十三條，規定凡財物成交，所有各種契約、簿據可用爲憑證者，均須遵照本法貼用印花，方爲適法之憑證。又規定各種契約、簿據分爲二類：第一類十五種，每件價值在銀元十元以上者貼印花一分或二分；第二類十一種，紙面銀數十元以上未滿一百元者貼印花二分，百元以上未滿五百元者，貼印花四分，五百元以上未滿千元者貼印花一角；一千元以上未滿五千元者，貼印花二角；五千元以上未滿一萬元者，貼印花五角；一萬元以上未滿五萬元者，貼印花一元，五萬元以上一律貼印花一元五角。

(註二)

袁大總統頒令拿辦前清陝西巡撫升允。

遜清前陝甘總督左遷陝西巡撫升允，於武昌起義迄至清帝遜位以後，一再負隅阻礙革命，近且聯絡庫倫活佛，反對共和，實屬自絕民國。袁大總統特頒令飭屬一體拿辦，以儆效尤。(註三)

代理國立北京大學校長馬良就職視事。(註四)

梁啓超蒞北京報界歡迎會以「言論界之過去及將來」為題發表演說。梁氏除對於其過去從事言論鼓吹經過有所闡述外，並對於其過去主張君主立憲之立場，作嚴正之辯護。

梁氏之言曰：「世論或以鄙人曾主張君主立憲，在今日共和政體之下，不應有發言權，即欲有言亦當先自引咎，以求恕於疇昔之革命黨，甚或捏造謠言，謂其不憚於共和希圖破壞者，即儕輩中亦有疑余

平昔之主張與今日時勢不相應，舍己從人，近於貶節，因囁嚅而不敢盡言者，吾以為此皆謬詞也。無論前此吾黨盡力於共和主義者如何，即以近年所主張：對於國體，主張維持現狀，對於政體，則懸一理想以求必達，此志固可皎然為天下所共見。」（註五）

梁氏強調其對政體之主張，而不重視其時之國體之為何。且梁氏力言曾主張「虛君共和制」，固無悖於民主共和之真諦。其立論雖屬勉強，而梁氏不欲君主制之重見，固已表露其立場之變易，欲在民國政府之下，作其政治之活動矣。在本年四月間梁氏曾發表「中國立國大方針」一文，足以見其對於民國政府之態度。（註六）查梁氏曾有：「不惜以今日之我，與昨日之我挑戰」之說，其一生政治生涯，皆緣於此，固不足異！

茲附錄梁氏在報界歡迎會講辭如後：

鄙人今日得列席於此報界歡迎會，而羣賢濟濟，至百數十人之盛，其特別之感想，殆難罄言。去秋武漢起義，不數月而國體丕變，成功之速，殆為中外古今所未有。南方尙稍煩戰事，若北方則更不勞一兵不折一矢矣，問其何以能如是，則報館鼓吹之功最高，此天下公言也，世人或以吾國之大，革數千年之帝政，而流血至少，所出代價至薄，詫以為奇，豈知當軍興前軍興中，哲人畸士之心血沁於報紙中者，云胡可量，然則謂我中華民國之成立乃以黑血革命代紅血革命焉可也。鄙人越在海外，曾未能一分諸君子之勞，言之滋愧，雖然，鄙人二十年來，固以報館為生涯，且自今以往，尤願終身不離報館之生涯者也。今幸得與同業諸英握手一堂，竊願舉鄙人過去對於報館事業之關係及今後所懷抱，為諸君一言之。鄙人之投身報界，託始於上海時務報，同人多知之，然前此尚有一段小歷史，恐今日能言之者少矣。當甲午喪師以後，國人敵愾心頗盛，而全書於世界大勢，乙未夏秋間，諸先輩乃發起一政社名強學會者，今大總統袁公，即當時發起之一人也。彼時同人固不知各國有所謂政黨，但知欲改良國政，不可無此種團體耳。而最初著手之事業，則欲辦圖書館與報館，袁公首捐金五百，加以各處募集，得千餘金，遂在後孫公園設立會所，向上海購得譯書數十種，而以辦報事委諸鄙人。當時固無什購機器之力，且都中亦從不聞有此物，乃向

售京報處託用粗木版雕印，日出一張，名曰中外公報，只有論說一篇，別無記事，鄙人則日日執筆爲一數百字之短文，其言之膚淺無用，由今思之，只有汗顏。當時安敢望有人購閱者？乃託售京報人隨宮門鈔分送諸官宅，酬以薪金，乃肯代送，辦理月餘，居然每日發出三千張內外，然謠誑遽起，送至各家門者，輒怒目，馴至送報人懼禍，及懸重賞，亦不肯代送矣。其年十一月，強學會遂被封禁，鄙人服器，書籍皆沒收，流浪於蕭寺中者數月，益感慨時局，自審舍言論外，末由致力，辦報之心益切，明年二月南下，得數同志之助，乃設時務報於上海，其經費則張文襄與有力焉，而數月後，文襄以報中多言民權，干涉甚烈。其時鄙人之與文襄，殆如雇傭者與資本家之關係，年少氣盛，衝突愈積愈甚。丁酉之冬，遂就湖南時務學堂之聘，脫離報館關係者數月。時務報雖存在，已非復前此之精神矣。當時亦不知學堂當作何辦法也，惟日令諸生作劄記，而自批答之，所批日恆萬數千言，亦與作報館論文無異。當時學生四十人，日日讀吾所出體裁怪特之報章，精神幾與之俱化。此四十人者，十餘年來強半死於國事，今存五六人而已。此四十分報章，在學堂中固習焉不怪，未幾放年假，諸生攜歸鄉里，此報章遂流布人間，於是全湘譁然，咸目鄙人爲得外教眩人之術，以一丸藥翻人心而轉之，諸生亦皆以二毛子之嫌疑，見擯於社會。其後戊戌政變，其最有力之彈章，則撫當時所批劄記之言以爲罪狀。蓋當時吾之所以與諸生語者，非徒心醉民權，抑且於種族之感言之未嘗有諱也，此種言論，在近數年來誠數見不鮮。然當時之人聞之，安得不掩耳？其以此相罪，亦無足怪也。戊戌八月出亡，十月復在橫濱開一清議報，明目張膽，以攻擊政府，彼時最烈矣，而政府相疾亦至，嚴禁入口，馴至內地斷絕發行機關，不得已停辦。辛丑之冬，別辦新民叢報，稍從灌輸常識入手，而受社會之歡迎，乃出意外。當時承團匪之後，政府創痍既復，故態旋萌，耳目所接，皆增憤慨，故報中論調，日趨激烈。壬寅秋間，同時復辦一新小說報，專欲鼓吹革命，鄙人感情之昂，以彼時爲最矣。猶記曾作一小說，名曰新中國未來記，連登於該報者十餘回，其理想的國號，曰大中華民國，其理想的開國紀元，即在今年，其理想的第一代大總統，名曰羅在田，第二代大總統，名曰黃克強。當時固非別有所見，不過辦報在壬寅年。逆計十年後大業始就，故託言大中華民國祝開國五十年紀念，當西曆一千九百六十二年。由今思之，其理想之開國紀元，乃恰在今年也。羅在田者，藏清德宗之名，言其遜位也；黃克強者，取黃帝子孫能自強立之意。此文在座諸君想尙多見之，今事實竟多相應，乃

至與革命偉人姓字暗合，若符讖然。豈不異哉？其後見留學界及內地學校，因革命思想傳播之故，頻鬧風潮，竊計學生求學，將以爲國家建設之用，雅不欲破壞之學說，深入青年之腦中，又見乎無限制之自由平等說，流弊無窮，惴惴然懼又默察人民程度，增進非易，恐秩序一破之後，青黃不接，暴民踵興，雖提倡革命諸賢，亦苦於收拾，加以比年國家財政民生計，艱窘皆達極點，恐事機一發，爲人劫持，或至亡國，而現在西藏、蒙古離畔分攜之噩耗，又當時所日夜念及而引以爲戚。自此種思想來往於胸中，於是極端之破壞，不敢主張矣。故自癸卯甲辰以後之新民叢報，專言政治革命，不復言種族革命。質言之，則對於國體主持現狀，對於政體則懸一理想以求必達也。及丁未夏秋間，與同人發起政聞社，其機關雜誌，名曰政論，鄙人實爲主任，政聞社爲清政府所封禁，政論亦廢。最近乃復營國風報。專從各種政治問題，爲具體之研究討論，思灌輸國民以政治常識，初志亦求溫和，不事激烈，而晚清政令日非，若惟恐國之亡而速之，剴心怵目，不復能忍受，自前十年以後至去年一年之國風報，殆無日不與政府宣戰，視清議報時代，殆有過之矣。猶記當舉國請願國會運動最烈之時，而政府猶日思延宕，以宣統八年宣統五年等相搪塞。鄙人感憤既極，則在報中大聲疾呼，謂政治現象若仍此不變，則將來世界字典上決無復以宣統五年四字連屬成一名詞者。此語在國風報中凡屢見，今亦成預言之讖矣。計鄙人十八年來經辦之報凡七，自審學識謬陋，文辭樸儻，何足以副立言之天職，惟常舉吾當時心中所信者誠實懇摯，以就正於國民已耳。今國中報館之發達，一日千里，即以京師論，已逾百家。回想十八年前中外公報沿門丐閱時代，殆如隔世，崇論閎議，家喻戶曉，豈復鄙人所能望其背？雖然，鄙人此次歸來，仍思重理舊業，人情於其所習熟之職業，固有所不能舍耶？若夫立言之宗旨，則仍在灌牖民智，薰陶民德，發揚民力，務使養成共和法治國國民之資格。此則十八年來之初志，且將終身以之者也。而世論或以鄙人曾主張君主立憲，在今共和政體之下，不應有發言權，即欲有言，亦當先自引咎，以求恕於曠昔之革命黨，甚或捏造譏言，謂其不憚於共和希圖破壞者，即儕輩中亦有疑於平昔所主張，與今日時勢不相應，舍已從人，近於貶節，因囁嚅而不敢盡言者，吾以爲此皆讐詞也。無論前此吾黨所盡力於共和主義者何如，即以近年所主張，對於國體主維現狀，對於政體則懸一理想以求必達，此志固可皎然與天下共見，夫國體與政體本不相蒙，稍有政治常識者頗能知之矣。當去年九月以前，君主之存在，尙儼然爲一種事實，而政治之敗壞已達極點，於是憂國

之士，對於政界前途發展之方法，分爲二派，其一派則希望政治現象日趨腐敗，俾君主府民怨而自速滅亡者，即諺所謂苦肉計也，故於其失政，不屑復爲救正，惟從事於祕密運動而已。其一派則不忍生民之塗炭，思隨事補救，以立憲一名詞，套在滿政府頭上，使不得不設種種之法定民選機關，爲民權之武器，得憑藉以與一戰。此二派所用手段，雖有不同，然何嘗不相輔相成，去年起義至今，無事不資兩派人士之協力，此其明證也。然則前此曾言君主立憲者，果何負於國民？在今日亦何嫌何疑而不敢爲國宣力？至於強誣前此立憲派之人爲不慊於共和，則更是無理取鬧。立憲派人不爭國體而爭政體，其對於國體主維持現狀，吾既屢言之，故於國體則承認現在之事實，於政體則求貫徹將來之理想。夫於前此障礙極多之君主國體，猶以其爲現存之事實而承認之，屈已以活動於此事實之下，豈有對於神聖高尚之共和國體而反挾異議者？夫破壞國體，惟革命黨始出此手段耳，若立憲黨則從未聞有以搖動國體，爲主義者也。故在今日，擁護共和國體，實行立憲政體，此自論理上必然之結果，而何有節操問題之可言耶？若夫吾儕前此所憂革命後種種險象，其不幸而言中者十而八九，事實章章，在人耳目，又寧能爲諱，論者得毋謂中國今日已治已安，而愛國志士之責任從是畢耶，平心論之，現在之國勢政局，爲十餘年來，激烈溫和兩派人士之心力所協同構成，以云有功，則兩俱有功，以云有罪，則兩俱有罪。要之，此諸人士者，欲將國家脫離厄區躋諸樂土，而今方泛中流，未達彼岸，既能發之，當思所以能收之，自今以往，其責任之艱巨視前十倍，又豈容一人狡卸者，今激烈派中人，其一部分則謂吾既已爲國家立大功成大業矣，曠昔爲我盡義務之時期，今日爲我享權利之時期，前此所受窘逐戮辱於清政府者，今則欲取什佰倍之安富尊榮於民國以爲償。此種人自待太薄，既不復有責備之價值。其束身自好者，則謂吾前此亦既已盡一部分之責任，進國家於今日之地位矣，自今以往，吾其可以息肩，則翛然於事外而已。而所謂溫和派者，忘卻自己本來爭政體不爭國體，因國體變更，而自以爲主張失敗，甚乃生出節操問題，又忘卻現在政治，絕未改良，自己曠昔所抱志願，絕未貫徹，而自己覺得無話可說，則如鬪敗之雞，垂頭喪氣，如新嫁之娘，扭扭捏捏，兩方面之人，既皆如此，則國家之事，更有誰管？在已治已安之時，人人不管國事，尚且不可，況今日在危急存亡之交者哉？若謂前此曾言立憲之人，當共和國體成立後，即不許其容喙於政治，吾恐古往今來普天率土之共和國，無此法律，吾儕惟知中國爲中國人之中國，盡人有分，而絕非一部分人所得私，前清政府，

以國家爲其私產，以政治爲其私權，其所以迫害吾儕不使容喙於政治者，無所不用其極，吾儕未嘗敢緣此自餒而放棄責任也，況在今日共和國體之下，何至有此不祥之言？此鄙人所爲欲廢續前業，常舉其所信以言論與天下相見也，忝列嘉會，深銘隆貺，聊述前此之經歷與今後之志事以塵清聽，情與詞蕪，伏希洞亮。（註七）

國民黨理事張繼抵南昌，講演有關地方自治，政黨內閣等主張。

張繼應贛省都督邀請抵南昌，於本日下午出席國民黨贛省支部歡迎會，即席演說，闡述國民黨關於地方自治、省長選舉、政黨內閣等主張，並指出中國人入黨以人爲中心，不以政見爲結合之現象。其經過及演講內容附錄如下：

附錄：張溥泉之政談

「南昌函張溥泉先生此次由都督電請蒞贛，國民黨支部特於廿一日下午三時開歡迎會於事務所，名譽部長李協和暨各重要黨員皆到，黃部長報告開會宗旨，名譽部長致歡迎詞畢，張溥泉先生演說，略謂：南北統一，意見自宜化除，在吾黨同志，本無意見，反對黨故意挑唆，致惑聽聞，北京人多不懂共和爲何物，即就辯子論，已可知之，然反對共和却不至有，不過有愛共和與不愛共和，真愛與假愛之別耳。此不獨北方爲然，南方亦有之。他黨勿論，吾黨却不可犯此毛病，自弛擔負。大凡建立共和，總不免有反對黨，即如法國共和初建時，反對黨甚多，一八七一年，拿破崙與德之戰爭是也。中央集權萬不可行，無論反對黨如何把持，亦不能不以毅力爭之，蓋真正共和，萬無中央壓制之理，以致自相矛盾。又有一例，凡中央集權，必與共和反對，日本原一小國，故集權易治，且帶專制性質，乃立憲君主國也，中國自古未嘗實行中央集權，故吾黨恒主張民權，況中國幅員廣大，交通不甚完備，如全以一切交付中央，事實上萬做不到，至於對付滿蒙回藏，當另新法治之，以彼等智識幼稚，需培植，即如滿議員竟有携妓入院者，可想見矣。代議之制往往爲少數人所利用，如數黨相爭，少數有智識者中立，力能左右兩黨，固有益於國家，如以無智識者中立，則必非常危險，故吾黨主張分治，必先研究地方自治，而後可請更進一言。地方自治須就一省著手，以爲模範，專仰仗中央不可也。兄弟以爲國家由人積成，故自治當由村而縣而省而國，着手必由小部分起

。其著手之法有三：一調查戶口，二修築道路，三研究衛生。戶口不知，即不知人數，自治無從下手，道路尤於人民精神有密切關係，西國道路清潔，真是樂土，即中國山東一部分修路車多至七八輛，故道路亦好，北京不然，殊為不妙。夫共和初立，必使人人知共和確與專制不同方好，表面上若不能改，安問精神乎？考各國多用宗教，以改良人心，然見效實難。試觀孔教久行，而中國今衰，佛教久行，而印度仍亡，耶教久行而西洋進步亦無，可以知矣。西洋自十九世紀以來，轉從物質上改造，其進步始一日千里，故欲言改良，當從物質上著手。一說謂地方自治，必有省界，兄弟以為愛鄉心，即地方自治之根本，鄉不能愛，何有於國？人有不能愛鄉，而偏到中央去做一官者，國事不問，專為無意識之事，此等人虛榮心重，何能自治？兄弟以為能治好一村，即能治好一國，故村為地方自治起點。法人有俗語云，我村的自由，蓋以村為自由之根本也，彼挾虛榮心者，大都為富翁滑頭之類，而村民則窮人居多，本黨以四民平等為主義，故村為尤急也，或乃以政見之不同，遂謂吾黨排斥袁氏，其實不然，吾黨與袁不對處，因吾黨主張地方自治，培植民權，與袁所見不同也，若不問政見而漫言排斥則附會他人耳，共和國決不容有附會他人之政黨。至省長一事，本黨主張民選，是中國一大問題，政府屢經交議，尚無結果，今雖暫時擱起，然國會成立時，必將取決。又如政黨內閣亦為吾黨抱定之政見，共和國無非政黨內閣者，現在趙內閣，表面上亦頗近之。凡此各節，皆吾黨所應抱定，應保全以保一黨，以保民國者也。又吾黨與共和黨時有衝突，固係彼黨之非，然彼黨亦有二派，民社一派，多係同盟會舊人，因一時誤會而歧途者，不可不知。中國人入黨每以人為中心，不以政見為結合，故每有因個人交際而誤入他黨者，又運動選舉，在共和國人所必有，西人每遇選舉時期大開演說，直言應選已之故，毫不為怪，中國人，每以為恥，此等性質，皆宜革除云云。旋由部長提議籌備歡迎中山之辦法數條，各職員均表同情，因各擔任臨時職務及一切籌備事宜，時已六鐘，散會。」（註八）

鄂、粵紳商賀良樸劉學詢，為挽回利權，抵制盛宣懷與日本之勾結，擬就「漢冶萍新公司計劃」，公開向鄂、湘、贛三省各界徵求意見。

鄂省賀良樸向鄂、湘、贛三省當局提出節略，揭發盛宣懷勾結日人，以「收歸國有」為詞，達囊括

中華民國元年 十月二十一日

三八八

漢冶萍公司利權之謀。主張由華商先行集資，成立新公司，俾維主權。並經聯絡粵商劉學詢，擬具新公司計劃，於本日公諸報端。其節略及計劃全文如下：

「賀君良樸，近有組織漢冶萍公司事，節略書云：窺查漢冶萍公司，自上年八月武昌起義，盛氏避居日本，即與日人密訂合資營業之約，嗣經湘鄂贛三省反對，舉國譁然，本年二月開臨時大會於上海，爲公論所迫始將合約取消，乃數月以來，做智復萌，改派公司代表進京陳請中央政府，收歸國有，非真意也。彼知國幣支絀，政府勢難兼顧，要求不已，必許其自行設法，即可藉口達其原議之目的，然仍恐三省羣起爲難也。又暗使日人索取存欠各款，限期一月清還，否則將漢冶萍全盤產業過戶作抵。此後公司用人行事，必得三井正金認可，以實行干預之債權。復串同東方銀公司催債逼迫，以肆要挾。其實東方銀公司者，即代理盛氏託名六合公司之私款也。爲虎作倀，引狼入室，居心實不可問，政府若不措意，一經立約，無論三省公款絲毫無著，以後全國軍政實業及我湘鄂贛三省土地財產，將入於日人勢力範圍，後患何堪設想？今欲破其詭謀，非另募外債不可，欲募外債不失主權，非得華商先集鉅資以爲公司基本不可。良樸以事關桑梓，因與粵商劉學詢籌畫對待之策，劉氏有同志數十人，曾組織招商局新公司，集有華商資本銀千數百萬，存儲滙豐，舉爲代表與招商局董事會訂約交易，後爲盛黨把持，誣與伍君廷芳率售日人，彼此交得，訟而未定，實則盛氏欲與日人謀併航業，不願他人另組公司也。其暗歛黨羽，把持壟斷，與漢冶萍之抵制政府，如出一轍。良樸力勸劉氏，商之新公司股東，移緩就急維持三省大局，劉氏熱心公益，意頗樂從，惟未悉三省政見如何，未敢冒昧從事，茲擬簡明辦法數條，先行請示核奪，伏候鈞裁云云。

劉商學詢籌議組織漢冶萍新公司意見書。

明分界限之法：漢陽鐵廠創自前清張督，糜官款六百餘萬，自歸盛氏承辦，乃以官方圈購左右諸山，又旁及鄂贛沿岸萍鄉之礦產，萍醴之鐵道，亦非官力不辦，且盛氏承辦章程每噸一兩鐵稅名爲報効，實係債，權應請宣佈盛氏前後罪狀，禁止與日人私立抵押合同，由鄂政府收回漢冶萍全盤產業，另招華商組織新公司，妥籌資本接續承辦。

對待日人之法：據公司報告，原欠正金銀行預支鐵價日金六百萬元，又借正金銀行規銀一百萬兩，又借三井洋行日金二百萬元，漢口廠礦局預支礦石價日金三百萬元，除還尚欠二百餘萬元，又借正金銀行日金二百萬元。以上

欠款原分貨價借款名目，今盛氏既暗使日人逼還各款，否則一併改立借款抵押，合同應請查明實在，共欠若干款目，由新公司籌款一併歸還，以後日人如需謂生鐵礦石，另由新公司從新另訂合同，以免纏囑。

對待洋債之法：據該公司報告，原欠滙豐、德華、麥加利、東方、禮和、捷成各銀行公司，計銀四百餘萬兩，應請查明虛實，由新公司籌款歸還。

對待華債之法：據該公司報告，原欠官銀行官錢局八十餘萬兩，各莊號儲蓄存戶均二三百萬兩，應請查明虛實，由新公司籌款歸還。

對待舊股之法：據該公司報告，股分共收一千三百七十七萬七千元，合銀九百六十七萬餘兩，按盛氏罪狀而論，其名下股分，沒收歸公，固屬咎無可辭，即照公司破產而論，所欠中外公司私各債，尚應按股追繳，方為正當辦法。今中外公私各債，既由新公司擔任籌還，則該公司歷年收支帳冊，應請派員會同新公司認真鉤稽，倘有弊混，或有不應承認之帳，應照各股攤派，盛氏以鉅股而充公司總理，或責成盛氏名下認賠，方為公允。

籌墊資本之法：礦業性質與他業不同，開辦時所需固定資本極鉅，然後可收大利，日本人所著支那經濟全書，漢冶萍規模極大，須有資本五千萬，始能盡其利，蓋不誣也。據該公司辛亥第四屆報告，核計八月為止，詰該資本銀三千二百數十萬兩，今盛氏串通外人，羣起逼債，要索抵押產業合同，不惜授權日人以挾制三省，則新公司接辦之始，非得另募不失主權之外債鉅款，不能斬斷葛籐，若待招集華股，無論為數太鉅，萬難呼應，且亦緩不濟急，惟有糾合同志，組織華商公司，擬定股額一千萬兩，暫向招商局新公司現存之款移撥現銀五百萬，先固漢冶萍新公司基礎，俟交接辦妥，再行開招股分，一面以新公司名義，募借外債四五十萬，務期息輕期遠不損主權，雙方並進，以爲一勞永逸之計。

政府維持之法：漢冶萍局面之大，地則跨鄂湘贛三省，礦則分煤鐵兩項，工則兼採煉多途。乃軍興以來，情形頓異，該董事會告困難之點有四，一曰煤焦，漢廠全恃萍礦煤焦，而煤焦全恃運道，一經開爐，即須源源接濟，軍興後輪駁常爲軍界截用，運軍又失效力，萍礦外銷之煤，由民船運漢者，偷盜攙雜好煤變劣，買主不收，失此鎖路難以支持。二曰鐵礦石，冶礦以外，尚有兩處開工之礦，土人誤爲鉛礦，阻止採運，若漢廠開爐後，因無礦石停煉

中華民國元年 十月二十二日

三九〇

，損失更鉅。三曰錳礦石，漢廠所用錳礦石，向恃鄂之興國，湘之常來，而非法律保護，勢難採運。四曰金融，機關破壞，營業久停，今新公司擔任籌款，則經費無虞竭蹶。惟以上困難情形，事關三省，應請咨請湘贛兩省長官，一體合力保護，以繼實業。（註九）

藏軍復叛，尹昌衡派兵進據俄洛橋。

尹昌衡接馬師周電稱，西藏辦事長官鍾穎專函，告以藏民復叛，不承認其為長官，迫促啓程離藏，現因重圍待援，情況危急萬分等語。尹督據電已派剿軍進據俄洛橋，候中央電令再行西進。（註一〇）

註一：民國元年十月二十四日上海「民立報」（第七三〇號）。

註二：民國元年十月份「政府公報」法律第一七四號。

註三：民國元年十月二十三日、二十六日上海「民立報」（第七二九、七三二號）。

註四：民國元年十月二十三日上海「民立報」（第七二九號）。

註五：梁啓超，飲冰室合集，文集第十一冊，初歸國演說辭，鄙人對於言論界之過去及將來，頁一一六；

梁啓超，梁任公先生年譜長編初稿，上册，頁一六五—一六六。

註六：梁啓超，梁任公先生年譜長編初稿，中冊，頁三八四；梁啓超，飲冰室合集，文集第十冊，中國立國大方針，頁三九—七八。

註七：梁啓超：「飲冰室合集」，文集之二十九，一—八頁。

註八：民國元年十月三十日上海「民立報」（第七三六號）。

註九：元年十月二十一日上海「民立報」（第七二七號）。

註一〇：民國元年十月二十三日「上海民立報」（第七二九號）。

二十二日 國父在南京演說，勉國民一心一德，建設中國為世界第一富強之國並指

出應擴大胸懷，以「門戶開放」政策，自借用外資外才興築鐵路著手。

上午九時，國民黨寧支部、鐵道協會、兩廣同鄉會等聯合舉行歡迎國父大會，國父即席在第一舞臺發表演說，主張借用外債興築鐵路，中國國權斷不致因此受損，並力勸國民信任中央政府，而竭力輔助之。下午三時離寧在下關登輪上駛。（註一）茲錄原演說詞如次：

兄弟自解職回粵，旋出遊歷北京及滿、蒙、晉、魯一帶，復來南京。遊歷所得，知我中國，大有可爲。因南北人心，一致趨於共和，前途必無必無危險。以我國地方之大，人口之衆，物產之豐，人材之衆，革命之後，若能一心一德，從事建設，必能爲世界第一富強之國；但建設不一端，如政治、實業種種皆是。以政治言，袁總統及國務院與各省都督，皆能勝任愉快。兄弟因此擔任鐵道一事，願以十年爲期，建造全國念萬里鐵道，促實業之發達。惟二十萬里，非六十萬萬元不能成功。以吾國從前已修鐵道比較之，費十餘年之力，僅成萬餘里之鐵道，則今二十萬里之鐵道，又非二十餘年不能成功。待二十餘年而後求國之富強，未免有河清難俟之歎。欲求速效，則惟有借用外國資本，聘請外國人材。故兄弟主張此鐵路政策，採取開放門戶主義。

現今世界日趨於大同，斷非閉關自守所能自立。但開放門戶，仍須保持主權。如日本先時亦不樂與外人交通，近數十年，因開放門戶，遂成亞東強國。暹羅，亞洲之貧弱國耳，近數十年，亦因開放門戶，遂得獨立，收回領事裁判權。可知開放門戶，不論強弱，能行此政策，必能收效。我國向多持保守主義，忽聆開放門戶之說，必多反對。不知即以修造鐵路一事而言，如不特開放主義，則吾國人必無此財力，雖有政策，亦徒託之空言。甚願全國一心，不倡反對，使外人信用技資，鐵路易底於成；而各項政策，皆得因此而進行，則中華民國富強，庶幾可待。

且兄弟所主張開放之說，不僅一人之意見，袁總統及各國務員多表贊同。蓋人人知美國爲世界第一富國，其鐵路有八十萬里，每年收入較各國爲獨多。如我國二十萬里之鐵路告成，收入之數，不獨供行政費用有餘；而各項政策，亦皆得從此著手，何憂不富？何憂不強？兄弟今日重來南京，與父老兄弟相見，發表政見，甚願諸父老兄弟將此圖富圖強之事，互相擔任，則幸甚矣！」（註二）

袁大總統令改烏梁海七旗副都統、總長等為世爵。

令曰：

「依參議院議決蒙古待遇條例第四款，應將烏梁海七旗副都統總管等改為世爵。茲據阿爾泰辦事長官帕勒塔查明呈報前來。烏梁海左翼四旗之總管桑散扎布，總管圖魯巴圖，均封為扎薩克鎮國公；左翼三旗之散秩大臣巴勒丹多爾濟，改封為扎薩克貝子；總督瓦齊爾扎布、總管棍布扎，均改封為扎薩克鎮國公；其左翼之散秩大秩額魯克舒諾、副都統察罕博勒克，前經電令褫革，俟由帕勒塔查明應行擔襲之人，呈候核定，再行改封。」（註三）

趙秉鈞總理發表演說，論我國外交、財政現狀。

本日，趙秉鈞總理於北京行政諮詢處，就我國目前外交、財政問題發表演說，其大要如下：

目前政治進行狀況、大旨分外交、財政兩項，蒙藏問題近稍得手，將來不難和平解決，日本自我革命後，對民國多有疑心，近亦醒悟，知中國必能完全成立一大共和國，今後國交上將日形親密。新任法使日前來談謂：目觀中國現狀與在歐所聞不同，將來必無危險，已將目前可靠情形詳達本國，俾免誤會。但從前中國尚能勉支，今何以須借巨債，亦一疑問，余答以有二原因：（一）南北兩軍損失均須政府承認；（二）革命時，許人民免厘稅之說不能不實行，人民因政府初建，納稅遲疑，故各省籌款極難，而軍隊難於裁撤，尤為支出增加大原因。法使頗譴余言允從中為力請資本團減輕條件，使中國大借款成功，此外外交大略也。至財政問題，則年前約需款二千萬，徒恃舊收入緩不濟急，目前仍須仰賴借債，外人昧我真象，謂各省停止解款為中央政府不見信任之證，不知向來各省收入解中央甚少，大半用於本地，黔隴各邊省尚待中央接濟，革命後地方政費、軍費陡增數倍，不惟停解中央款項，其邊省更有賴中央設法救濟者，此顯而易見之事實，並非各省不信任中央，現各友邦皆曉然於此，為難情形，疑慮既釋，借款必成，然此為不得已，救急辦法，仍以整理租稅開闢財源為先，務齊心努力，以圖國家財政之有着刻正為財政根本的計畫，望各省代表相助為理。（註四）

國務會議討論藏事，不准達賴以藏境礦山向外人抵押借款。

教育部公布專門學校令。

教育部規定專門學校以教授高等學術，養成專門人才爲宗旨，由教育部管轄。分法政、醫學、藥學、農業、工業、商業、美術、音樂、商船、外國語等十種，並准私人或私法人設立，至學生入學資格，須在中學校畢業或經試驗有同等學力者。茲錄令文十二條如次：

專門學校令

- 第一條 專門學校以教授高等學術，養成專門人才爲宗旨。
- 第二條 專門學校之種類爲法政專門學校、醫學專門學校、藥學專門學校、農業專門學校、工業專門學校、商業專門學校、美術專門學校、音樂專門學校、商船專門學校、外國語專門學校等。
- 第三條 國立專門學校統由教育部管轄。
- 第四條 各地方於應設學校外，確有餘款依本令之規定設立專門學校爲公立專門學校。
- 第五條 凡私人或私法人籌集經費依本令之規定，設立專門學校爲私立專門學校。
- 第六條 公立私立專門學校之設立、變更、廢止均須呈報教育總長得其認可。
- 第七條 專門學校學生入學之資格，須在中學校畢業，或經試驗有同等學力者。
- 第八條 專門學校得設預科及研究科。
- 第九條 專門學校之修業年限、學科、科目別以規程定之。
- 第十條 公立、私立專門學校教員之資格，別以規程定之。
- 第十一條 凡公立、私立學校不合本令所規定者不得稱爲專門學校。
- 第十二條 本令自公布日施行。（註五）

中華民國元年 十月二十二日

梁啓超出席民主黨歡迎會，以「政黨成立之標準」為題發表演說。

是日，民主黨於湖廣會館開全體大會歡迎梁啓超，在京黨員咸集，各黨來賓亦至，會場充滿，無復隙地。首由方貞述歡迎辭，稱述梁先生道德學問，及前此所以盡瘁於國家者，並言其「與民主黨關係素密，今方當籌備成立伊始，一切待梁先生指導」云云。梁氏以「政黨成立之標準」為題發表演說，略謂：「今日中國已確定為最神聖最高尚之共和國體，而共和國政治之運用，全賴政黨。而將欲令一國真正政黨之成立，必先有一模範之標準：(一)凡政黨必須有公共之目的。凡為政黨員者，必關除其個人之私目的以服從政黨之公目的。(二)凡政黨必須有奮鬥之決心。凡百學問政治，莫不以奮鬥為成功之要素，政黨無奮鬥之力，又安能行其所志，且政黨必有其政見與他黨不能相同者。自主觀視之，必以己黨之政見為足救國，而以他黨之政見為足誤國，以大決心貫徹己黨之所主張，是實國民對於國家之道德也。(三)凡政黨必須有整肅之號令。今之政黨，自外貌上觀之，固皆儼然有大政黨之概，然自精神上察之，則頗有一團散沙之懼，能否運用共和政治，尚屬疑問，願今之政黨員師法歐美之大政黨，而求整肅齊一之精神，以為政治上奮鬥之準備也。(四)凡政黨必須有公正之手段。顧今之政黨，則往往因不能善用此公正手段，而乃行陰謀詐術之手段，或捏造浮言，對於他黨中堅人物，為人身之上攻擊，或施離間手段以挑動他黨中堅人物之衝突，甚或行種種不正之手段，以吸收他黨之黨員。凡此種手段，自政黨原理觀之，實毫無用處，雖能矇人於一時，終必為國民所深惡。(五)凡政黨必須有犧牲之精神。惟為大政治家者，須有道德氣魄，生命名譽皆可犧牲，獨主張不可犧牲。因主張之不可犧牲，故不可不有犧牲之精神，而忍受苦痛，諺所謂毒蛇繞手，壯士斷腕，懼其以小害大也。(六)凡政黨必須有優容之氣量。凡為政黨員者，對於他黨，不可有破壞嫉忌之心，且尤必望他黨之能發達，相與競爭角逐，求國民之同情，以促政治之進步。譬如奕棋，必求高手對奕，棋勢始有可觀。若與劣者相弈，則所成之棋局，尚可觀乎？故政黨對於他黨，

必須有優容之氣量。」。茲錄其全文如次：

鄙人歸國後，赴民主黨盛會，三度於茲矣。初至天津之夕，受本部幹事諸賢張譙慰勞，翌二日，承直隸支部全體相邀茶話，鄙人皆嘗於席間略攄所懷，奉塵清聽，今復承開全體大會於首善之區，羣賢咸集，猥相獎借，榮幸何如。今日中國已確定為最神聖最高尚之共和國體，而共和國政治之運用，全賴政黨，此不待煩言者也。國中先覺，深知此義，故一年以來，注全力以從事於政黨之建設，其先各黨林立，派別繁多，至今日已漸合併成為數大政黨，若共和黨國民黨皆是也，民主黨成立雖稍晚，然其分子之健全，則不讓他黨，此亦天下所共見，不勞鄙人再為頌禱者也。

政黨事之重要既若是，然則如何始能辦成真正之政黨，此學國所應研究者也。外人對於中國今日政體之變遷，每多為失望輕薄之詞者，故鄙人在海外，已幾不願與外人為政治談。彼以為中國人無運用立憲政體之能力，推求其原因，則謂中國人之性質，不能組織真正之政黨，此言實足令人愧憤，但愧憤無益，我輩當有以雪此辱，且我輩固不能承認此等外人之言，然我輩不能不承認組織政黨為一至難之事，其艱難之責任，亦惟我輩負之而已。

將欲令一國真正政黨之成立，必先有一模範之標準，今舉所見略陳數義。

(一) 凡政黨必須有公共之目的

政黨者，團體也。凡團體皆具有人格，政黨之為人格，雖非法律上之人格，然社會學上則不能不認為一種人格，例如國家及自治團體等然。中國國家，雖存於四萬萬人中，而實立於四萬萬人之上，北京自治團體，雖在於數百萬人中，而實立於數百萬人之上，皆有自己之意思及自己之行爲者也，否則即不名為人格。故凡團體雖合多數人而成，然一面既存於多數人之中，一面仍立於多數人之上，別有自己之意思及自己之行爲，譬如今日在座諸君，皆民主黨黨員，然於諸君之外，尚有一人焉，其人之姓名為誰，則民主黨是已。明夫此義，則知團體之人格與自然之人格性質無異。凡人所以生存者，必有其目的，惟有目的，故能為有機之發達，團體亦然，惟人之發達，人所易見，若團體則難見。其目的自何而來？視之無形，聽之無聲，除其組織此團體之團員以外，又何從而認識之？然團體之生命，雖寄存於團體之中，而欲集合多數人之目的為一團體之目的，則斷乎其有不能者也。譬如集三四人於此，

各有其目的，欲集合此三四人之個人目的而成一三四人之總目的，人多知其不可。況以一團體之大，又誰能集合無數人之目的，而以算學上加減乘除之法得其總目的乎？是必於個人私目的之外，尤有一公共之目的焉，爲團體之目的。故凡團體員必有兩種之人格，一爲私人之人格，一爲公人之人格，譬如某某一私人也，然又爲中華民國之國民，團體與團體員之關係皆若是矣，自構成團體之個人言之，雖各有其私目的，而自團體言之，則有一公共之目的以立於各私目的之上，各個人放棄其私目的，以服從此公目的，始能成爲團體，若有一絲一毫之私目的以加入此公共目的之中，則雖以父子兄弟之親，亦不能成爲團體也。故凡爲政黨員者，必關除其個人之私目的，以服從政黨之公目的，此政黨存立之根本要素也。試問我中國人有此精神道德以履行此說乎？我觀於今日之政黨，而又有不能不爲之慨然者，分明政見不相同，而居然可以同黨，分明無意識之人，而亦居然加入黨中，幾令人不能知其公共目的之所在，若此之結合，決非以公目的結合，乃以私目的結合者也，以私目的結合者，決不能謂之政黨，乃亦有公共目的相同而不能聯合者，是必有私目的雜乎其間以爲之障耳。故不同目的而相合者，其原因固在私目的，同目的而不相合者，其原因亦在私目的，去合數私目的不能成一公目的，孰謂可以私目的成政黨乎？就令成黨，終亦必分，長此以往，我恐必有一日四萬萬人爲四萬萬小黨，而真正之政黨則永無成立之望矣。故爲政黨員者，須探去私目的，以服從政黨所有爲國民之公目的，以私克公，其事雖難，願諸君有以自勉之。

(二) 凡政黨必須有奮鬥之決心

和衷共濟，國民美德，今以奮鬥爲訓，似與協和之精神相背，然奮鬥爲成功之母，美國前大總統羅斯福常盛道之，以此振美國國民之精神焉，此不獨政黨爲然，蓋人生實與奮鬥常相終始也。風雨酷日，冬寒夏暑自然界之所以逼迫人者甚矣，非最初人類之能奮鬥，人類界早已絕滅盡矣。今日之文明幸福，何一非自奮鬥來乎？且一國之中，先知先覺者實居少數，其大多數，祇能見近而不知遠，見小而不知大，必俟先知先覺者之誥誡而後能知能覺者也。當其未知未覺之時，先知先覺者欲使之趨於進步之正道，其必有所不願而起反對，非有奮鬥之力量，又豈能知後知而覺後覺哉？先知先覺之所以有益於國民者，全恃此奮鬥之力量耳。凡百學問政治，莫不以奮鬥爲成功之要素，政黨無奮鬥之力，又安能行其所志？且政黨必有其政見與他黨不能相同者，自主觀視之，必以己黨之政見爲足救國，而

以他黨之政見爲足誤國，以大決心貫徹己黨之所主張，是實國民對於國家之道德也。譬如統一與聯邦兩義，在言聯邦者，亦自有其所主張之理由，然自主張統一者觀之，則必以聯邦爲足亡國，而不可不著奮鬥之精神以貫徹己之主義。其他凡百政見之差異，莫不有然。故政黨活動，除奮鬥外，別無他語可言。若往來於諸黨之間，但求遂其私圖，無所謂主義之奮鬥，是又安成爲政黨？此種弊病，言之痛心。其爲人世所至可恥者，則尤莫過於服從強權，我國人數千年有此惡性，此所以常甘處於專制政治之下而不能自拔也。設此惡性不除，則我恐地老天荒，中國亦永無良政治之出現也。昔希臘大哲曾痛論政治之變遷，謂暴君政治既去，人民若無運用政治之能力，必成暴民政治，而暴民政治之後，又必有暴君政治，如是循環不已，何日有良政治之可見？我亦謂國人服從強權之惡性不去，則暴民暴君之政治終亦必循環無已，此在閉關時代，尙不能自存，況今日乎？故若政黨員而服於權力之下，或且爲強者之甘言所誘，以內閣之椅子爲進退，是皆孟子所謂妾婦之道，尙何面目立社會之中而論政治乎？是以真有政黨員之資格者，必也剛亦不茹，柔亦不吐，爲天下之公理而奮鬥，爲國家之大計而奮鬥，爲一黨之主義而奮鬥，爲一己之所信而奮鬥，成功固得行其所志，爲國謀進步，爲民謀幸福，即失敗至無餘地，亦爲最有名譽之失敗。觀現在歐美各國政黨之能發達者，莫不具有此種資格。兩黨對立，一勝一敗，敗者志氣曾不爲之少衰。鄙人對於美國共和、民主兩黨，於主義上雖表同情於共和黨，然於民主黨奮鬥之精神，則實欽佩不已。白萊雄曾三次失敗，計自南北戰爭後，五十餘年，彼黨僅有四年得政權，而其志氣曾未稍衰，我每言其人，未嘗不佩其人格之高貴也。且凡居先知先覺之地位者，其言論行動，必規久遠，當其初同情者固未必能多，愈失敗愈足證其理想之高尙耳。今總選舉即在目前，凡爲政黨員者當各勉力奮鬥，縱未必即能得國民之同情，亦當奮益加奮，以求同情之集，即選舉結果一議員不得，甚至黨員星散，主持黨者，於其所信，亦不能稍爲之枉。而一黨之中必人人能有此奮鬥之精神，始可以成真正之政黨，而爲國家謀進步，爲國民造幸福，爲政黨員者其勉之。

(三) 凡政黨必須有整肅之號令

人身雖有各機關，各呈其用，而其主宰實在腦部，腦有所思，百體從令，人格始能統一，若耳、目、口、鼻、四肢各不相應，則不僅人格分裂，自問尙可以爲人乎？政黨亦然，種種機關，所以能聯絡鞏固運用靈敏者，由於有

大總機關爲之主宰，而能令分機關隨其號令而轉移耳。鄙人適言，政黨非法律上之人格，乃社會上之人格，故與自治團體等按法而行者不同，其精神當與軍隊相同，一軍之中，有步、騎、輜重等兵，而尤必有總司令官以統率全軍，發整肅之號令，庶可以成軍而言戰守，其在地廣人衆之國家，欲成一強有力之政黨，尤不可不采軍隊之精神以整齊嚴肅之。例如美國，其政治爲極自由之政治，而其政黨則爲亟專制之政黨。今中國人民自治之力，智識程度，皆遠不如美，欲辦成一真正之政黨，非以整肅之號令齊一多數之步伐，其能成乎？然以我所觀，則中國今日之政黨，殊不能有此精神，理事幹事，機關甚多，至於誰負責任，則性質極不明瞭，是猶集無數散人，強名曰軍隊，而旗鼓所司，不知誰屬，謂可以克敵致果，夫孰能信之？鄙人歷觀外國政黨勢力之消長，而深窺其微，則號令之整否實爲之原，如英之統一黨，當狄氏沙氏在時，黨中有中心之人物，號令一下，全黨信服，故英國爲統一靈之勢力，及沙氏云亡，張氏巴氏輩，雖皆一時人才，然地醜德齊，意見間有齟齬，黨員莫知所適，故全黨不能齊一，黨力爲之衰微。又若日本之國民黨，其黨員類多有學穩健之士，而三常務員，亦皆負國中一時之望，然亦以三人能力聲望相等，乃至各有其所欽佩之人，而成一國三公之勢，一切黨事，非三人會議不能行，是以國民黨欲得機會以實行其政策，事甚難也。故一國三公之辦法，最不適宜於政黨，非得學識才能之士爲中堅人物，則不能指揮全部，爲政治上之奮鬥，尤非得望重天下之人爲總司令官，則總司令部之活動，亦必不能有整肅齊一之精神，而爲政治上之大奮鬥，譬如軍隊，無總司令部，則全軍無統率，無大將則雖有總司令部，號令不能一致，又安能指揮全軍而臨前敵哉？政黨亦然，必有一中心人物，若大將之於三軍，統率黨員，躬赴前敵，然後黨員始有奮鬥之精神，爲一致之活動，以貫徹一黨之所主張，否則機關雖多，行動不一，黨雖大而實則渙散耳。然我國人數千年來習於不規則之活動，愈有才者，其不規則之活動愈甚，欲得一整齊嚴肅若軍隊之政黨，恐非易事。故我所望於今日政黨員者，則願其入政黨，若入將校學校以自訓練其整肅之習慣，奮鬥之精神，當爲政治活動之時，則尤須自量其才能如何，以擇處之地位，聽齊一之號令以活動，黨員之與職員，職員之與黨魁，猶若兵士之於將校，下級將校之於上級將校，支部之於本部，亦猶聯隊之於總司令部，夫然後始可謂之有精神之政黨，而爲國謀進步爲民造幸福也。至若今之政黨，自外貌上觀之，固皆儼然大政黨之概，然自精神上察之，則頗有一團散沙之懼，能否運用共和政治，尙屬疑問，願今之

政黨員師法歐美之大政黨，而求整肅齊一之精神，以爲政治上奮鬥之準備也。

(四) 凡政黨必須有公正之手段

政黨既各抱有主張爲政治上之奮鬥，自不能不有所謂黨略，若用兵之有兵略然。既曰黨略，則權謀不能不行乎其間，此不足爲深諱也。雖然，亦有一定之界限焉，一定之界限維何？曰手段須公正。手段公正，主義始可以表白於天下，而得國民之同情，否則終亦必被棄於國民而致大失敗耳。譬如演說辦報游說，皆政黨所用之公正手段也，若陰謀詐術，則非政黨所宜用矣。顧今之政黨，則往往因不能善用此公正手段，而乃行隱謀詐術之手段，或捏造浮言，對於他黨中堅人物，爲人身上之攻擊，或施離間手段以挑動他黨中堅人物之衝突，或主義相同之黨，唆之互相敵視，以收漁人之利，甚或行種種不正之手段，以吸收他黨之黨員，凡此種手段，自政黨原理觀之，實毫無用處，雖能朦人於一時，終必爲國民所深惡。若一黨既結合於公共之目的，有奮鬥之精神，而復濟之以公正之手段，則一時黨勢雖小，終必大得國民之同情，而發達擴張其黨勢，況大政黨而能行之者乎？故我所望於今之政黨員者，但使一黨主張之無誤，以公正之手段求國民之同情，自必能發達其黨勢，至破壞他人之黨，圖發達自己之黨，此等小智小術，非惟不能成功，抑且速其失敗，願各從大處著想，則政黨前途之福也。

(五) 凡政黨必須有犧牲之精神

天下事斷無有利而無害者，有大利則亦必有小害，但令能保全其大利，則固不妨因小害而有所犧牲，若必顧小害，則不僅必致犧牲大利，恐一事亦不能成也。故當大利在前之時，小苦痛萬不能不忍受，此大而爲國爲民，小而爲黨內之事，皆所當知者也。且黨綱本屬抽象之物，固可以永久遵守而不變動，至若由黨綱所發生之政策，則往往時而變動，是以黨內先知先覺之士所認爲應爲之事，自未必能得全黨之贊成。當此之時，苟認定無誤，則雖有反對，亦必貫徹其主張，甚而至於黨員分離黨勢分裂，亦必固持其所主張而不少爲搖動，此無犧牲之精神者其能之乎？昔英國格蘭斯敦於一千八百九十六年因愛爾蘭自治案，彼實確見爲英國內治上最利之事，主張甚堅，黨員因此反對而脫黨者幾至半數，格氏亦不少爲動，曾作一詩以表其志，大意謂多少至親愛之弟兄，舍我而去，固爲最苦痛之事，然爲國家起見，則即與至親愛之弟兄，亦不能小有顧惜云云。又如美之羅斯福，其在共和黨勢力之大，想在座諸

君之所共知，設能稍枉其主張，則今日美國之政權，自必仍在羅斯福之手，乃羅氏因主張不合，寧犧牲其勢力，犧牲其黨員，與多年携手之共和黨分離。夫此等犧牲精神無誤與否，今姑不論。惟為大政治家者，須有道德氣魄，身命、名譽皆可犧牲，獨主張不可犧牲，因主張之不可犧牲，故不可不有犧牲之精神，而忍受苦痛。諺所謂毒蛇繞手，壯士斷腕，懼其以小害大也。至或有疑我所述第三、第五為過專制而不宜者，此疑誠有所見，惟政黨與他種法律上之團體不同，法律上之團體，可以按法而行，若政黨出入，既可以自由，而政治上之活動，又不能有法律以先規定其事，故非具第三第五之精神，則一黨主張下一，行動背馳，又安能貫徹一黨之精神，實行一黨之所主張？勢必潰散而後已。且黨員合則留不合則去，本有自由之權，亦不謂之專制強迫，此因政黨之性質而不得不然耳，欲成大政黨者，願先具此精神也。

(六) 凡政黨必須有優容之氣量

無論何國，既有政黨，自不僅存一黨，必有相與對立之黨，既有對立之黨，主張利害，自不能強為相同，故凡為政黨者，對於他黨，不可有破壞嫉忌之心，且尤必望他黨之能發達，相與競爭角逐，求國民之同情，以促政治之進步。譬如弈棋，必求高手對弈，棋勢始有可觀，若與劣者相弈，則所成之棋局，尚可觀乎？故政黨對於他黨，必須有優容之氣量，主張雖絕相反對，亦各自求國民之同情以謀政治之進步耳，至對於黨內黨員，則優容更為切要，人有所長，必有所短，而性質之不同則猶如其面，善用其長而忘其短，黨始能發達，況今日人才甚乏，以吾國人辦黨，豈能求英國美國之政治家入吾黨以共事者？但使人人能負責任，而黨魁與中堅，又有感化黨員之力，又何患黨之不發達？若求全責備，則內部必常衝突。而有分裂之虞矣。此又言政黨者所宜三致意也。本尚有數義，因時間已促，不能多為陳述，要而言之，共和政治，非有政黨不能運用，而不完全之政黨，其障礙共和政治之前途，較之無政黨為尤甚。就今之政黨而觀，每多缺點，遂至政黨發生未久，已漸取厭於國民，願黨員思所以自警也。鄙人今尚有言者，各國政黨之潮流，皆有兩派，一急進，一漸進，中國十餘年，亦本有此兩派，使各一心為國，團我二派，各自發達，則中國之進步，尚可限量乎？乃各雜以私見，異派固相傾陷破壞，而同派之中，亦往往互相忌刻，勢若水火，卒致以主義目的精神思想絲毫無區別之人，亦復分派相抗，不欲聯合，此種現象實非好兆，亡國之根，恐即

在此耳。我今敢忠告一言於今之政黨員，當日法國大革命之時，亦分急進漸進兩派，急進派以人而分三派，漸進派亦復分爲兩派，急進派之互相殘殺，固無論矣，即漸進派之兩派，亦以不肯聯合，爲急進派所利用，挑動離間，使之時相水火以殺其勢，及國會選舉以後，急進派乃一一收拾之，使漸進派中兩派重要之人，皆登斷頭之臺，然不久急進派亦不能自存，而全法國之中，乃至無復一人有政治上之勢力，獨餘拿破崙專制稱帝耳。此其故豈可不深長思乎？夫法國當日，政黨雖滅，國家元氣未盡，國尙可存，若以中國今日之現象而論，苟政黨不改善，而致復演法國之往事，則我恐國亦與之偕亡矣，願今之政黨其各三思之。

鄙人短於演說，今日承貴黨歡迎，敬聊述對於政黨之所見，供諸君之參考。（註六）

上海民立報刊載「論國語與教育之關係」一文，呼籲以國語教學增進民智，藉達教育普及之目的，並促成全國語言之統一。

緣教育部日前召集臨時教育會議，討論教學問題，有主張採切音字母，而以國語代國文者，竟未見通過，甚屬非是。蓋吾國文字艱深，習之不易，用以教學傳播知識殊爲不便，尤難達教育普及之目的。是日民立報載文主張教學以國語代國文，頗有見地，茲錄其全文如下：

國家發達，首視教育之程度，近世之國家尤然也，而其國之文字，與教育尤有絕大關係。余素主張中國文字不適於一般教育，而欲以國語代之願也。日教育部召集之臨時教育會議，則主張第一步採用切音字母，而以國語代用國文一事，竟不見通過，吾以爲非以國語代用國文則切音字母不呈其效，即或收效亦需時日，而民國教育發達，則決非可以緩圖者也。近者編定切音字母之事已開始矣，教育部於切音字母編定之後，是否即繼以施行，國語教授政策，抑從臨時教育會議之結果，而置之緩圖，皆未可知。吾則欲抒其所見，以供當局者參考焉。

吾謂高等小學以下之教育，苟必欲純用國文，則永遠不能見其發達，其理由不止一端也。中國文字艱深，習之而粗有成就者十人僅二三耳，而能以之教人者，但就小學言其程度要非十年專攻者不能辦，以十年之時日，而專攻

不可必通之國文，而僅得小學教員之地位，則人之願爲者必少，又況國文而外，尙須涉及其他之學科，所需時日何止倍蓰？民國教育，能與此久長之歲月相俟乎？夫今日師範學校生徒國文之成績，尙有可觀，而小學教員於國文教授尙多能勉勝其任者，吾恐其尙襲科舉之餘蔭，此等之人習氣雖深，常識尙全，教授之法雖拙，國文則尙粗通，數年以後，師範學校之生徒名額日增，小學教育之需要日廣，恐並此輩而不可得，此教育得人之難也。

雖然吾所謂須十年專考者，指教人者言耳，若僅通粗淺文學，以供日常之用，則所需時日或可減至半以下，但此則就成人言耳。而小學之中，特如初等小學者其年齡大約七八歲左右，經驗與悟理力遠遜於成人，其難也當更倍之。今人徒見今日之小學生有成績良善足以驚人者，輒以爲國文教授之不足，成爲問題，不知其所親者，爲不規則之小學，而非規則之小學，（其小學中年齡大抵甚長）爲都會之小學，而非鄉鎮之小學，都會小學，（其教員多程度甚高，教授亦工，甚有足爲高等中學以上之教員者，而其生徒亦大率預受家庭教育，或受家庭教育之補助），若夫一般小學，則宜以規則的且在鄉鎮者爲標準也。夫國文之難易，與教育之程度有關，但觀日本小學之課程與歐美小學之課程，程度相去頗遠，其故即以日本教科書多用漢字耳（日本法令，定國語教科書採用漢字不得過五百字）。夫日本雖用漢字，而教科書仍以語體爲主，又況吾國之並欲沿其舊日最變化難測之文法者耶？夫學生之精力有限，專於此則疏于彼，縱讓一步，高等小學或初等小學之期間，足以修了國文，而於其他之學科，將必少所心得，更讓一步，謂其竟能於此短期間內，修了國文及其重要學科，而因課程之繁難，致敝生徒之精力，似亦非計之得者，此學生修習之難也。教員既難以得人，學生又難於修習，則成績必無可觀，成績既無可觀，則學生父兄必怠於子弟就學之義務，地方人士必憚於學校之維持，此又因成績之不良，而遲緩教育之普及者也。若夫代以國語則前舉弊可以悉蠲，而更有可學之利益數焉，學校之教科，即爲日常之談話，不知不識之間而國語自通，不必徒資器械之誦讀，以爲練習，其利一也。語法、文法相與對照，最便於說明，今則先學國語，次及語法次及文法吾之規畫自初等小學始，至高等小學止，國語而漸入於文，高等小學卒業之時，可通粗淺之文字，不特國語完全修了，且造成國文之最良階梯，小學卒業以後，有自修之基（習國文而不能通者，則無自修基礎），無遺忘之患，其利二也。文學專攻則委之於大學專門之人，一般社會則用淺文白話，重文之習破則著述之業易，其利三也。國語之傳習，視國文爲易，傳

習易則教員之材必多，教員之材多，則檢定可以嚴，檢定嚴則教授之成績必良，其利四也。此皆其直接及於教育之利益也。若夫間接之利則吾尚不舉焉，其與上述國語之弊爲反比例之利，則吾尚不複述焉。或曰，以吾國今日之方言孔多，口音龐雜，而語法互歧，國語統一之事，殊爲至難之業，其視國文爲繁難之點，不亦有乎？曰然，認有之，然不可以畏其難也，抑其難亦不足畏也。國語統一之事，爲萬不可少之事，縱其難也，猶必速企之。況夫其難也爲一時，至數年以後全國語言約略統一，而益以交通之漸便，則其應用之於教育也，視之國文有便利之足言，而無困難之加甚。然則何患而不忍此須臾之難乎？雖然國語教授，必與切音字母相輔而行者也。今者切音字母研究既開始矣，敬告與其事者諸君，速畢而業，勿蹈吾國往昔文人之積習，經年聚訟，迄無解決之期，以遲我中華民國教育之進行焉可乎？」（註七）

湖北、河南二省都督會同電請收回鷄公山主權。

湖北都督黎元洪、河南都督張鎮芳，以雞公山界連兩省，氣候溫和，前清爲和好外人，闢爲避暑之地，現在各外僑藉故駐兵，欺壓國人，特會銜電請政府，速與各公使交涉撤退外兵，訴訟概歸華官處理，以重主權。（註八）

註一：民國元年十月二十三日上海「民立報」（第七二九號）。

註二：「國父全集」捌——五二頁。

註三：「東方雜誌」九卷六號；民國元年十月二十四日上海「民立報」（第七三〇號）。

註四：民國元年十月二十三日上海「民立報」（第七二九號）。

註五：民國元年十月份「政府公報」命令第一七六號。

註六：梁啟超飲冰室文集之二九，頁一三——二二。

註七：民國元年十月二十二日上海「民立報」（第七二八號）。

註八：民國元年十月二十四日上海「民立報」（第七三〇號）。

中華民國元年 十月二十二日

中華民國元年十月 二十三日

四〇四

二十三日 國父抵安慶，在歡迎會演講，勗勉同胞同心協力做建設事業。

國父於下午三時抵安慶，由安徽都督柏文蔚等歡迎入城。國父在歡迎會中演說，略謂建設事業分興利，除害兩端。除害最主要者為禁烟，興利則為修鐵路、開礦產、講求農業、改良工藝。此種偉大事業，必須同胞同心協力，方可圓滿達成。全文如次：

「我中華民國之成立，皆我四萬萬同胞應世界革命潮流，同心協力，將數千年專制政體，不數月而推翻，改造共和政體。自武漢起義以至今日，亦不過將近一載，而中華民國儼然完全成立，此世界革命史所未有，可為中華民國革命史上一大特色。但破壞之事雖告終，而建設之事方開始，仍望諸同胞同心協力去做。建設之事可分為兩大端：一興利，一除害。

除害之事很多，最要緊的就是禁煙。禁煙事辦理最認真者，要算貴省，如貴省都督日前焚燬鴉片土，辦理亦頗得法。英領事受奸商唆使，帶軍艦兩艘至貴省無理干涉，卒能和平結束。雖是貴都督外交手段，然亦是我中國政體改革，人民皆有國家觀念，不比前清專制，上下隔閡，始能如此。若不信，請回憶前清時所有外交，有那一件未失敗？貴都督初燒鴉片土時，人人都替貴省擔憂。因前清道光年間，林則徐焚燬煙土一案，釀起莫大禍事，此次又燒煙土，惟恐亦釀出事端。不知中華民國官吏，與前清官吏不同：前清官吏燒煙土，是未根據條約，不知公理之野蠻舉動，且人心渙散，政府不顧督撫，官吏不顧人民，人民亦不知國家為何物，所以外交失敗。現在是中華民國，人民、官吏、政府皆是痛癢相關。且貴都督之焚燬鴉片，又根據條約，所以外交不致失敗。故貴省禁煙辦法，實可為各省模範也。

興利之事亦很多，最要緊的是修鐵路、開礦產、講求農業、改良工藝數大端。但要想實業發達，非用門戶開放主義不可。日前兄弟在北京與袁大總統及各部總長協定政策，就是開放政策。何以名為開放政策？就是讓外人到中國辦理工商等事。兄弟說這個話，不知者一定要疑惑，以為中國土地，何能讓外國人隨意進來？這等見識，名為閉關主義，為前清所利用。當前滿洲政府做專制大皇帝時，最怕人民有國家思想，以為人民若有國家思想，滿廷即不

能永遠存在，所以利用閉關主義，不許外國人來，使人民將一國當作天下，自然沒有國家思想，皇帝之位亦可無人覬覦。嗣後外國人到中國來通商，劃租界，闢商埠，並不是清政府歡迎，是受外國人強迫。現在中華民國人人皆有國家思想，同心協力，保全領土，擁護主權，外國人進來，毫無妨害，有何不可？況開放主義，我中國古時已行之。唐朝最盛時代，外國人派遣數萬留學生到中國求學，如意大利、土耳其、波斯、日本等國皆有，是彼時外國人到中國來，我中國人不反對；因中國文明最盛時代，上下皆明白開放主義之有利無弊。

現在中華民國已將滿清政府推翻，改造共和政體。共和政體在地球上，要算第一好政體，我們何等幸福！但諸位同胞要知革了命不能就算事業完了，大家就可享幸福。請看現在游手無業，饑寒交迫之同胞，徧地皆是，我們豈能忍心不顧他們，祇顧自己享福？且此等享福，亦豈能長久！我們要永遠享文明幸福，必先使全國同胞人人有恆業，不啼饑，不號寒，然後云可。要想達到此目的，就要辦理修路、開鑛、工商、農林諸偉大事業，辦理此等偉大事業，必先有偉大度量，將意見二字消滅盡淨方可。諸君試看日本，土地不過我中國兩省大，人民亦不過我中國兩省多，四十年以前，亦是一個最小最窮最弱之國，自明治維新以後，四十年間，儼然稱為列強。全球上能稱為列強者，不過六七國，而日本儼然是六七國中之一國。他是用何種方法，始能如此？亦祇是用開放主義。我中華民國土地比日本大二十倍，人民比日本亦多二十倍，要照日本辦法，亦採用開放主義，不到三五年後，兄弟可決定，必比日本富強十倍。

且我中國是四千餘年文明古國，人民受四千餘年道德教育，道德文明比外國人高若干倍，不及外國人者，只是物質文明。物質文明，就是農工與各種實業，比較起來，實在不及外國遠甚。例如軍器一門，我們從前所用是弓箭刀槍，試問現在戰爭，能用不能用？試問現在戰爭，不用外國槍砲，能勝不能勝？我們既採用西法，即不能不借用外國人才，倘不借他國人才，我們中國就要先派十萬留學生到各國去留學，至少亦要學十年才能回國，辦理建設各種事業。試問此十萬留學生之經費，現在能籌不能籌？試問此建設事業等到十年後再辦，能等不能等？款既籌不出，等又等不及，我們就祇有用此開放主義。凡是我們中國應興事業，我們無資本，即借用外國資本；我們無人才，即用外國人才；我們方法不好，即用外國方法。物質上文明，外國費二三百年功夫，始有今日結果，我們採來就用

中華民國元年 十月二十三日

四〇六

，諸君看看，便宜不便宜？由此看來，我們物質上文明，祇須三五年即可與外國並駕齊驅，我們道德上文明，外國人是萬萬趕不及。將來結果，豈不比東西各國更加倍文明？彼時我中國在地球上，不特要在列強中佔一席，駕乎列強之上，亦意中事。彼時我中華民國國民，自然就可永遠享真正自由文明幸福。但此種偉大事業，決不是少數人的責任，定要四萬萬同胞同心協力擔負，方可達圓滿之目的也。」（註一）

袁大總統批准審計處暫行章程。

署理審計處總辦王璟芳，呈擬審計處暫行章程十三條，呈送國務院轉請袁大總統核准施行。暫行章程訂明在審計院法未公布以前暫設審計處，隸屬於國務總理，掌理全國會計監督事務。分設五股辦事，由國務總理委派辦事員二十五人分掌各股事務（註二）

袁大總統召集臨時會議，商討省制問題。

爲省制問題，遷延未決，袁大總統特於是日召集總統府要員及各國務員會商。發言者約分三派：甲趙總理等贊成原案，主張即日提交參議院。乙、梁士詒、朱家寶等以自治區域過大，行政權限不能普及，主張將虛三級制改實二級制，皆用總監，直隸總統，處理行政、自治各事宜。俟憲法頒佈後再行更改。丙、農林陳總長、工商劉總長等以自治區域應照國會選舉區域，乃一定辦法，現在憲法未頒，省制不能解決擬請同時擬定憲法綱要，併交參議院，期可同時發生事實。惟不主張三級制，擬參用總監名義，實行聯邦自治。（註三）

財政部擬定國稅、地方稅大綱草案。

國稅、地方稅草案大綱，分現行及將來新興稅目兩種。現行以田賦、鹽課、海關稅、常關稅、統捐

、釐金、牙帖、當舖、礦、契、煙、酒、茶、糖、漁業等稅屬國稅；牧畜、商船、雜貨等稅，糧米、土膏油、店、房、戲、車、妓、茶、飯館、魚、屠、夫行等捐，及他雜捐屬地方。其將來新興以印紙、登錄、遺產、營業所得、出產，紙幣發行等稅屬國稅。其地方稅又分兩類：甲、特別稅如家屋稅，國家不課稅之營業，消費稅、銷場稅、使用物與人稅之類。乙、附加稅如營業與所得附加稅之類。又規定將來應廢稅目：（一）登錄稅行則契、牙、當舖稅廢。（二）營業稅行則牙、當舖廢。（三）國產稅行則常關、統捐、厘金廢。（四）營業附加稅行則課稅物件與新興稅目重複者廢。（五）家屋稅行則房捐廢。又加特別附加稅之限制，如特別稅行後，財政部認為不正當或妨碍國稅收入，得通令禁止。又附加稅不得超過下列之限制：田賦百分之十，營業百分之二十，所得百分之十五，有超過者，必得財政部特別認可。（註四）

財政籌備委員會議決協助邊省軍餉、統一幣制等要案五件。

袁大總統提交財政委員會議案多件，經議決如下：

- 一、籌備賠款 以關稅金款作抵，預算滙豐銀行存款，及本年關稅入款，足敷撥還之用，應先通告各使館，以免有所顧慮。
- 二、請還短期公債 飭令各省將公債數目分別查明，並查原定償還期限，報告核辦。
- 三、前清皇室經費 俟比國借款成交後，所欠百十餘萬，補交清結。
- 四、協濟邊省軍餉 除蒙邊由中央設法籌撥外，其餘各省，概應自籌。
- 五、統一幣制 禁止各省發行鈔票。（註五）

財政部規定印花稅法施行日期。

北京定民國二年正月一日施行，並決定於十一月初由部頒發各省，一律於正月實行。（註六）

中華民國元年 十月二十四日

四〇八

英、德、法、美、俄、日六公使抗議八月三十日之克利斯浦借款，反對以鹽餘為擔保。

外交部於二十五日覆六國公使，願取消八月三十日之借款合同，允與六國續議借款。

阿爾泰帕勒塔軍克復科布多，蒙兵退。

註一：「國父全集」捌——五六至五八頁。

註二：民國元年十月份「政府公報」公文第一七八號。

註三：民國元年十月二十五日上海「民立報」（第七三一號）。

註四：民國元年十月二十四日上海「民立報」（第七三〇號）。

註五：同註三。

註六：同註三。

二十四日 教育部公布大學令。

大學令凡二十二條。以教授高深學術，養成碩學閥材，應國家需要為宗旨。分為文、理、法、商、醫、農、工等科。大學以文理二科為主，凡文理並設，文科兼法商二科，理科兼醫、農、工三科或二科一科者方得名為大學。大學畢業生得稱學士，大學設校長一人，各科設學長一人，並設教授、助教授，必要時並得延聘講師。茲將原令附述如次：

大學令凡二十二條，原文如次：

第一條 大學以教授高深學術，養成碩學閎材，應國家需要為宗旨。

第二條 大學分為文科、理科、法科、商科、醫科、農科、工科。

第三條 大學以文理二科為主，須合於左列各款之一，方得名為大學。

一、文理二科並設者。二、文科兼法商二科者。三、理科、兼醫、農、工三科或二科一科者。

第四條 大學設預科，其學生入學資格，須在中學校畢業或經試驗有同等學力者。

第五條 大學各科學生入學資格，須在預科畢業或經試驗有同等學力者。

第六條 大學為研究學術之蘊奧，設大學院。

第七條 大學院生入院之資格，為各科學畢業生或經試驗有同等學力者。

第八條 大學各科之修業年限三年或四年，預科三年，大學院不設年限。

第九條 大學預科生，修業期滿，試驗及格，授以畢業證書，升入本科。

第十條 大學各科學生修業期滿，試驗及格，授以畢業證書，得稱學士。

第十一條 大學院生在院研究，有新發明之學理或重要之著述，經大學評議會及該生所屬某科之教授會，認為合格者，得遵照學位令，授以學位。

第十二條 大學設校長一人，總轄大學全部事務，各科設學長一人，主持一科事務。

第十三條 大學設教授、助教授。

第十四條 大學遇必要時，得延聘講師。

第十五條 大學各科設講座，由教授擔任之，教授不足時，得使助教授或講師擔任講座。

第十六條 大學設評議會，以各科學長及各科教授互選若干人為會員，大學校長可隨時召集評議會，自為議長。

第十七條 評議會審議左列諸事項：

一、各學科之設置及廢止。二、講座之種類。三、大學內部規則。四、審查大學院生成績，及請授學位者之合格與否。五、教育總長及大學校長諮詢事件。

中華民國元年 十月二十四日

四一〇

凡關於高等教育事項評議會，如有意見得建議於教育總長。

第十八條 大學各科各設教授會，以教授為會員，學長可隨時召集教授會，自為議長。

第十九條 教授會審議左列諸事項：

一、學科課程。二、學生試驗事項。三、審查大學院生屬於該科之成績。四、審查提出論文請授學位者之合格與否。五、教育總長、大學校長諮詢事件。

第二十條 大學預科須附設於大學，不得獨立。

第二十一條 私人或私法人亦得設立大學，除本令第六條、第十一條、第十七條第四款、第十九條第三款、第四款外，均適用之。

第二十二條 本令自公布日施行。（註一）

甘珠爾九活佛由京返回蒙古。

此行將力任疏解蒙人歸順民國之事。（註二）

湘督譚延闓令改長沙大西門為黃興門。

湖南都督譚延闓以革命元勳黃興即將返歸長沙故里，為表示熱烈歡迎起見，特先下令將長沙大西門

改為黃興門；大西門正街，改為黃興街。（註三）

註一：民國元年十月份「政府公報」命令第一七八號。

註二：民國元年十月二十五日上海「民立報」（第七三一號）。

註三：同註二。

二十五日 國父經九江抵南昌。

國父於廿四日上午八時至九江，出席各界聯合歡迎會，下午二時乘聯鯨兵輪赴省，是晚十時抵南昌。翌日上午出席歡迎會，發表演說，題為造成共和因果及國民應盡之責任。是日接見各界代表，復與李都督烈鈞討論路礦要政，並發表談話，提出四項問題，加以論列：(一)關於批修鐵路問題。(二)關於借款問題；(三)關於中央集權，地方分權問題；(四)關於江西市政問題。(註一)

附錄：遊贛談話

(一) 關於批修鐵路問題 鐵路問題，擬由外人承修，四十年後仍歸中國。另附條件，不及四十年，亦得依股票時價，隨時收歸國有，以防流弊。蓋此可以免回扣之耗失，材料之抬價及工師之要挾。四十年來，不費一錢，坐享其成，利益頗大。況外人修築之時不能不僱用華人，用華材，此尤為利中之利。

(二) 關於借債問題 六國要挾過甚，深可憤慨。現已與外國資本家數人聯絡，擬開辦中西商辦銀行，中外各出資本千萬鎊，將來中國借債，即由該行出名。此純為經濟問題，可免因國家借債，惹起政治交涉，且可利用該行發行公債票，銷售於外國市場。

(三) 關於中央集權、地方分權問題 此本來不成問題，不過反對者藉此以肆其簧鼓耳。實則集權、分權，皆由人之成見而生，如外交、海陸軍不容有地方分權；其他利民之事，不容有中央集權。蓋須相因而行，不能執一民權以為天經地義，而專制惡風亦斷難久存於二十世紀也。

(四) 關於江西市政問題 現有街市亦不必再改，惟須擇一最大之地段另闢新埠，將衙署、公所及學校、營房遷入其中，則舊有者不期廢而自廢，改建甚易矣。至於地皮，祇可由公家購買，然恐公家無此財力，或人民不願賣，則惟有乘換契之時，任人民自定價值，有二條件：(一)照價抽稅。(二)照價收買。向來地皮價值，極為不齊。中國舊法，照面積抽稅，故貧人鄉間之地往往吃虧，而富人私有城市之地往往垂手得利。如美國現有一富人，從

前收買十畝地時，該富人是日醉後，歸途遇人拍賣，隨意以二百元立約，人皆笑其過昂，但今已成數十萬之富家翁矣。此種致富，非由人力經營所致，不過得好機會而已。且彼之好機會，亦由國家興辦路政、礦政所造成，非彼有絲毫之力。而鄉村力作之農，乃至終身困窮，此為不平之道。今設限以上述（一）、（二）二條件，有地皮者既不敢昂價以出售，亦不願低價以減稅。因昂價則恐稅累，低價則恐賤買，遂不得不自出於平價。既出自平價，則國家收買之固不吃虧；不收買之，亦不妨礙。但稅則必須低定，如十元之地，但收五釐。如此，則窮鄉受恩，而繁市亦能出稅以裨益公家。此為最公平之道。將來此策如行，則另建一偉大之新江西，不須多日。而江西能從此擴大，則南昌、九江、吉安、饒州、贛州等地，皆可能為今日之上海矣。但此事從何入手？須先從交通入手。交通之法，鐵路為急務，然馬路尤不可少，蓋馬路費較省儉，且馬路行自動車，車價亦廉。如坐十二人之自動車，每輛只需數千元。馬路每里只須萬元可修成，而路基之平坦者，則每里僅五千元或二千元。有多數之馬路以行自動車，然後鐵路亦能獲利。不然，距鐵路較遠之人，即不便搭車，即修小支路，亦不十分便利。因冷落之地每日支路只開車一次，搭坐者非常不便。若馬路自動車，即可每日開十餘次，此最便之事也。英國從前支路甚多，現皆拆去，改用馬路，此其明證也。」（註二）

袁大總統公布參議院法第三十一條修正條文。

參議院議決案：「第三十一條 參議院會議時日，由議長依院議定之。但議長認有緊要事件時，得於議定日時外，召集特別會議。」（註三）

袁大總統命令外交總長梁如浩，準備與俄正式談判。

袁氏頃囑外交總長梁如浩，速將中俄最近交涉案件所有資料，檢齊呈閱，以便派員赴俄，會同劉代表與俄政府正式談判。（註四）

袁大總統授湯化龍二等嘉禾章。

令曰：

「上年鄂中起義，人心未定，湯化龍從容籌劃，維持秩序，並首先主持通電各省，遂收響應之效，厥功甚偉。湯化龍著給予二等嘉禾章。」（註五）

十六省都督聯名電致參議院，反對省長民選，主張省長簡任。

省制中省長民選或簡任之問題，屢經改訂，迄未解決。浙江都督朱瑞聯合十五省都督是日電致參議院，極力主張省長簡任，反對民選省長，原電如下：

「省制交議以來，省長問題改爲三說，一主人民選舉，一主總統委任，一主省議會選舉候補二人，請總統簡任，其最後之說，登庸省長之實權，操諸省議會，質言之間接之民選也。今聞政府撤回原案，似踵武普制，分作兩種機關，一任官治，一任自治。任官治者，仍由總統委任，政府此舉，亦所以調和民選問題，夫圖治不慎，必有後憂，立法不善，難以利行，瑞等熟審民選之弊，期期以爲不可，敢摺所知，爲諸君子痛切陳之。夫聯邦列邦之長，由人民選舉，美利堅瑞士是也。單一國各省之長，由總統委任，法蘭西智利是也。蓋一邦之長爲代表，代表乃人民所推戴，必由選舉本意，始契於共和，一省之長爲官吏，官吏乃總統之屬員，不由委任，政策將何以貫通？吾國既非聯邦，則各省行政之長是爲官吏，宜委任不宜選舉，夫復何言？更以事實論之，省長民選，必起黨爭，甲擁其魁，乙彈其後，即不去位，亦或坐困，弊一。省長民選，必爲本省之人，親戚交遊近在咫尺，趨炎希寵，易與爲非，弊二。光復以後，省自爲政，扶植中央，是爲急務，各省長如由民選，則中央與地方弛其維繫之道，庸暗者漠視政府，桀黠者割據一方，二十餘省之瓦解，翹足可待，弊三。國家多事之秋，非強有力之政府不足以轉危，故集權之說，已成輿論，若省長民選，乃地方分權最力之舉，坐視政府，徒擁虛名，無術振作，弊四。省長爲本省所選之人，往

往私其一省，忽於全局，各省貧富懸殊，協款皆有先例，若此界彼疆，要相調劑，貧瘠之省或因而踣，弊五。省長民選，則其負責之處，對於省會者爲多，對於總統者爲少，但爲省會贊同之人，即梗中央之命，總統亦無如之何，以下凌上，呼應不靈，行政統系乃如散沙，弊六。各省開明之區，政治能力苦孱弱，選舉之制尙難利行，邊遠之民相去倍徙，放棄權利猶屬無知，名曰民選不便，其實擁戴長官將成壟斷，弊七。即此七弊觀之，民選省長，在在自速其滅亡，苟能培而去之，採委用之制，則於理論、事實兩得其平，固不易之良法也。乃或謂省長委任，恐釀中央專制，不知監督省長，既有省會，省長委任，由於總統監督，總統又有國會，專制之弊，其何以萌？況縮短總統任期及法定總統不得三次連任，杜微防漸，其道良多，何必過慮？或又謂省長委任，反於共和之精神，不知共和精神，即主權在民之一端，主權在民者，謂國家最高權一發輒於議會立法一方之準繩，固宜如此，若任免官吏，在行政一方者，與是何涉？故法之省長，雖由總統委任，毫不害於共和，其故可深長思也。瑞等以爲省制問題，無論取法何國，均無不可，總之，民選之制，有百弊而無一利，委任之制，有百利而無一弊，貴院職司立法，一言可以興邦，必能博稽外制，詳審國情，造民國前途之福，謹就管見所及，覲縷上陳，尙祈協力主持，以維大局，民國幸甚。此電係浙江朱都督主稿，合併聲明，領鄂都督黎元洪、浙江都督朱瑞、江蘇都督程德全、安徽都督柏文蔚、直隸都督馮國璋、河南都督張鎮芳、四川都督尹昌衡、民政長張培爵、山東都督周自齊、山西都督閻錫山、民政長谷如墉、甘肅都督趙維熙、陝西都督張鳳翽、奉天都督趙爾巽、吉林都督陳昭常、黑龍江都督宋小濂、廣西都督陸榮廷、貴州都督唐繼堯有。」（註六）

輿論對於省長民選則持贊成態度，茲舉民立報十一月二日之社論爲例：

省長民選之主張（血兒）。

省官制聚議紛紜，迄今尙無定論，而省長民選與簡任問題，尤爲此制爭論之燒點，大率保守派主簡任，進取派主民選，本報主張省長民選者也，前此已論列民選省長之理由，我國民當能憶之，記者無似，願本所信，於此一縷陳之。國民能悟解民選省長之利益，一致主張期於實行，則平民政治之福也。

省長民選，在專制之世，欲鞏其帝政之威權，決不能行，而今當民國初基，省官制草訂之始，則正使吾國政制

完全築於平民之上之一機會，而省長民選，最宜實行於今日，吾國民幸無忽此時機矣。夫世之反對省長民選者，莫不以爲有妨中央集權，而不知中央集權有立法行政之別，立法之範圍，在集權之國，萬不可分，而關於行政，在集權之國，則未嘗不可分，故立法集權而行政分權者，不得謂非中央集權之國也。省長民選，行政之事，非立法之事，則民國雖採行政分權，果立法不分，而亦無碍於統一矣。英美省長，皆由民選，美雖屬聯邦，而英則爲統一，可以明省長民選無關於爲聯邦爲統一也，蓋中央集權之神髓，重在立法而不重在行政也，則有妨集權制之說，不足以難省長民選論矣。其次又有謂民智不及不可民選者，而實所謂以矛盾盾也，苟執民智不及之說以相難，則共和亦不能成，民國亦不能立也，民智說果以何爲標準乎？民智能行共和制度，選舉全國之總統，獨不能選舉一省之省長乎？則民智之說，殆無成立之餘地也。準之集權說其無妨碍既如彼，按之民智說其不能成立又如此，則省長當由民選，蓋無可搖撼之理由也。其以他說相難者，亦本問題之旁枝，無關大旨，要亦不難解決耳。請再申言民選省長所生之利益如次：

一曰省長民選無更迭頻繁之病也，省長民選，必爲全省夙所信仰敬服之人，並非以一朝之好惡而言，則苟省長不爲大違民意之事，則國民必不遽思更迭，且省長有一定任期，任滿始行辭職，而後國民再行使其選舉，其更迭不得謂速也。若較之簡任，則所簡任之人，往往不合民意，可於就任之始，即生莫大之衝突，於是有生心害政之虞，衝突既甚，政府不得不徇民意另簡他人，而其更迭之頻繁，不亦甚耶？不特此也，國家既採內閣制，則省長之簡任必屬於內閣之意，不過以總統命令之形式行之耳，則由內閣意思簡任省長，其中必含有黨派之臭味，內閣更迭一次，各省省長亦即隨之更迭一次，不問其合於民意否也，更不問其任期滿否也，則其紛擾之害，尤不可勝言矣。此蓋證之於往事而可知，故省長民選，較諸簡任，無更迭頻繁之病也。一曰省長民選可以養成國民參政能力也，省長必由民選之要義，即在使國民得養成參政之能力。蓋省長而由民選，則國民與省長關係密切，非如由中央簡任之淡漠，而欲得爲省長者，必勵志修德，奮勉學問，求副衆望，而尊重名譽尊重公義之心，益以發達，即不至爲省長，苟欲自立，以得一職者，亦必如是，而國民政治道德，遂以日進於純潔。且省長由國民選出，國民注意政治之變遷，因以養成其參政之能力，必非淺鮮，若由簡任，則省長之一進一退，皆由中央命令行之，國民視之以爲與己無直接關係

中華民國元年 十月二十五日

四一六

，而感情遂形隔膜，且省長由中央簡任不必盡爭衆望，則可以夤緣而求，幸冀而得。如是，既不能誘起國民政治觀念，養成其參政之能力，而政治道德又必至日趨墮落，此萬不能比於民選者也，故省長民選可以養成國民參政能力也。

一曰省長民選可以掃除官僚之積習也，中國政治之不進，則以官僚積習之不能革除，前清政治之腐敗，官僚之卑惡，實爲其大原因。官僚之劣德，不可勝言。今民國成立，永宜剷除官僚積習，然官僚積習於今數百年，雖共和成立，而非可以一朝淨盡，今官僚派有漸漸活動之勢，不預遏其源則萌孽滋長，將至不可收拾。惟預遏之道不一端，而使省長民選，則舊日染官僚惡習太深者，將無由進廓清而掃除之，實賴於此。苟非然者，則中央簡任，勢必以資格進階級之念，必牢不可拔，得其勝利者，則必盡屬於官僚派之一流也。夫此事本無與於民選省長之宏旨，惟吾敢言，中國今後政治，若不掃除從前官僚之積習，必難望治理，則欲求政治之進步，省長不得不歸民選，蓋以近日國民思想之發達，其不取乎從前惡劣之官僚派可知，故省長民選可掃除官僚之積習也。

一曰省長民選民意不致遏抑不伸也，共和之真際，務使民意必影響於政治是已，省長而由民選，其受任之初，已無違於民意，則以選舉人以公意有所請願於被選舉人，而被選舉人受理之，本政治之常經也，則國民利害痛切之所在，皆得爲應興應革之謀，而無所阻抑，此民權舒展之極軌，政治社會根本改革之要圖矣。（若以私人關係，而爲私意之要求，本在屏絕之列，其妨碍政治進行，不可以公義一例視，無民選簡任一也）。至於中央簡任之省長，往往有恃於政府之後援，而遏抑民意，國民之所欲，而省長不必計之，於是衝突以起，或彈劾之，攻訐而不動，則必訴之於暴力，其危實甚。蓋省長於國民之情不易疏通，此其所以做也。若民選省長苟違民意過甚，則省議會一投不信任票，即須解任，故民選省長，不致使民意遏抑不伸也。（註七）

中國社會黨第二次聯合大會議決該黨宗旨為：「於不妨害國家範圍內，主
張純粹社會主義」。

是日中國社會黨聯合大會，各部代表出席者共五十八人，白總機關代表江亢虎主席，公議指定審查

員七人。經議該黨之宗旨爲：「本黨於不妨害國家範圍內主張純粹的社會主義。」（註八）由是，中國社會黨之性質於焉確定爲國家社會主義也。

按：事後，該黨內份子有倡無政府社會主義者，與主張國家社會主義者兩派相持，幾造成該黨內部分裂。旋經總代表江亢虎發表宣言並予調解，終未釀成分裂之局。

附錄：

一、社會黨緣起及約章

緣起 惡紫之奪朱也，惡鄉愿之亂德也，魚目混珠，似是而非，萌芽初放之際，忽入淆亂之途，若非有人焉，出而辨明之，糾正之，扶持之，則真理終無闡明之一日，此同人等所以組織社會黨，而與中國社會黨相分離也，何以故？社會黨無國界，而中國社會黨明明有之，社會黨反對政府，而中國社會黨明明不妨害之，不倫不類，非驢非馬，出鄉愿手段，陷人類於疑網，用滑頭技倆，阻真理之進行，同人等深期望受其愚者，快回頭而猛醒，浮雲如掃，明月依然約章，我抱純粹社會主義之同志，盍歸乎來。

名稱 社會黨

宗旨 純粹社會主義

綱目 綱一 消滅階級

目 (甲) 貧富 (實行共產)；(乙) 貴賤 (尊重個人)；(丙) 智愚 (教育平等)。

綱二 破除界限

目 (甲) 國 (無遠近)；(乙) 家 (無親疎)；(丙) 教 (無信迷)。

事業 分鼓吹、破壞、建設三種：

一、鼓吹 (雜誌、新聞、書籍、講演)

二、破壞 (實行剷鋤強權，預備世界大革命)。

中華民國元年 十月二十五日

中華民國元年 十月二十五日

四一八

三、建設（育嬰院、幼稚院、學校、醫院、養老院、農工場、公園）。

入黨 凡能了解宗旨，實行綱目，遵守戒約者，經深知其思想及性質之黨人爲介紹得入本黨。

經費 入黨費量力捐助。於入黨時邀納常年費，每年量力捐助。

戒約 不作官吏、不作議員、不入政黨、不充軍警、不奉宗教、不稱族姓、不婚姻、（已婚姻者以二人同意解

除夫婦名義）。

幹事 黨人自由擔任，多寡以事之繁簡爲定。

機關 上海設交通機關，各地由黨人分設之。

會期 大會由交通機關臨時通告各地機關，常會各地機關每月舉行一次。

附則 本約章得於大會公決修改，本黨暫設通信處於上海西門外林蔭路十九號。（註九）

二、中國社會黨宣言

本黨成立，瞬屆週年，黨員衆多，支部林立，茲第二次結合大會，各代表修訂規章，業經公決通過。而一部分黨員抱無政府主義者，又一部分黨員抱國家社會主義者，別謀獨立，互相非難，甲派之宣言，以爲社會黨無國家，而本黨明明有之，不知本黨固明明規定其名義曰社會黨，在中國所組織之團體，而任何國人居留中國者，皆得爲本黨黨員，是中國僅爲標舉本黨所在地一名詞而已，何得謂爲有國界？又以爲社會黨反對政府，而本黨明明不妨害之，不知本黨固明明揭櫫其宗旨曰：「於不妨害國家存立範圍內，主張純粹社會主義。」不妨害國家豈即不妨害政府乎？且果爲無政府社會黨，即應言無政府，不應僅言反對政府，政府有可反對者，普通國民皆可反對之，不必社會黨，更不必無政府社會黨也。此不能不爲無政府主義派正告者。乙派之宣言以爲社會主義應以國家爲本體，若粹純社會主義，尤不應以國家爲範圍，不知本黨宗旨，固以不妨害國家存立之事件爲進行之範圍，初曷嘗有以國家爲範圍之說，至謂社會主義必以國家爲本位，則本黨期期不敢苟同。蓋本黨固認個人爲社會之單純分子，社會爲個人之直接團體，質言之，即以個人爲本位，而以社會即世界爲範圍者也，此不能不爲國家社會主義派正告者，推兩派之意，

皆疑純粹社會主義，必至妨害國家之存立，而本黨則以爲有一部分可以相容而並存，試即以黨綱徵之，共和非邦治之極軌也。而在今日實一切政治較善之制度，以不妨害國家存立故，特先贊同之，而由此一變至道，法律非制治清濁之原也，而爲今日有國家時代所必不可廢，以不妨害國家存立故，特先改良之，而由此以服從天然，租稅應罷免也，而今日中央地方之公共經濟，將無以維持，以不妨害國家存立故，特先專徵唯一之實地價稅，而由此以達各盡所能，各取所需之原則。軍備應撤除也，而今日能保我不侵略人，不能禁人不蹂躪我，以不妨害國家存立故，特先限制之，而由此以期同登極樂永慶昇平之隆風。他如融化疆界，破除世產，普及教育，獎勵勞動，則皆絲毫不妨害於國家之存立，而實即純粹社會主義之根本問題也。故非難者，但謂本黨所主張之純粹社會主義，因不妨害國家存立，而已犧牲其一部分。則本黨亦承認無異言，若謂純粹社會主義，與不妨害國家存立二言，全然絕對的相反，而主張純粹社會主義，即無一事不須妨害國家之存立，不妨害國家之存立，即無一事可以主張純粹社會主義。即主張純粹社會主義者，除推倒國家外，更無一事之可行，則與本黨之用意頗有不符，但本黨有內誣之言，爲外人所不及指摘者二事：一純粹二字，囫圇意語，以目的言，則手揮五絃，目送飛鴻，非至個人自治世界大同，則本黨之目的爲未盡，以事實言，似乎有所顧忌，有所牽掣，不能一本純粹之精神，放手做去，然嘗遠慮深思，周諏博採，生今日之時，處中國之地，欲社會主義純乎其粹，惟有秘密結社則已，若謀鼓吹號召之便利爲明目張膽之施行，似舍此外，別無長策，天地有憾，莫可如何。一中國二字，本就無黨所在地而稱之，唯本黨除漢滿蒙回藏疆域外，日本、暹羅、緬甸、夏威夷、金山、南洋羣島，皆已有支部之發生，似此二字已難概括，名實不副，毋寧取消，此同人意思所及亟待權商者也。至於甲乙兩派，非皆本黨之分子乎？向使一年以來，無本黨爲機關，此種議論，何由表見？此種團體，何由組織？則水源木本，薪盡火傳，對於本黨，皆極有親密之關係，其事亦在本黨規章所稱以特別目的組成各種小團體中，且甲乙兩派諸君，非皆本黨之黨員乎？一致而百慮，同歸而殊途，事無足怪，所不解者，諸君一年以來入黨之心理耳。當時既以十分熱忱，對於本黨之黨綱而，宣誓茲黨綱未改一字，而諸君忽然脫離，今日之脫離是，則昔日之入黨非，昔日之入黨是，則今日之脫離非，生死以之，言猶在耳，了解之謂何？信從之謂何？俛仰前塵，徘徊歧路，自崖而返，感慨係之，雖然學術天下之公，人心不同如面，海枯石爛，公理常存，入主出奴，自

中華民國元年 十月二十五日

四二〇

由無碍，本黨甚樂與兩派諸君從容討論，務祈至善之歸，阻勉提携，藉便衆擎之事，前途萬里，來日大難，餉各勉旃，爰特發其主張之本懷，致其勉勵之，誠意如此，至於不規則之論調，無意識之譏評，所不辯矣。中國社會黨總代表江亢虎宣言。（註一〇）

三、中國社會黨啓事

逕啓者：頃見報紙有登載社會黨爭論分離者，頗非其實，本黨第二次聯合大會各部代表百餘提出議題，均經過，並無異言，事後黨員沙淦太虛等，發起無政府派之社會黨，然據兩君自言緣起非其手筆，現已取消別定名義。又黨員殷仁以國家社會主義投書江總代表，然亦特表示其個人之意見而已。前次宣言兩派相持，實則主張歧異者不過數人，且文字商榷非爭論，亦非分離，據實奉聞，即希宣布，以免傳訛。順頌，撰安。

務請登出不勝荷感。（註一一）

岑春煊電請取消福建鎮撫使名義。

註一：民國元年十月二十八日上海「民立報」（第七三四號）。

註二：「國父全集」拾壹——三〇至三一頁。

註三：民國元年十月份「政府公報」法律第一七八號；「東方雜誌」九卷六號。

註四：民國元年十月二十七日上海「民立報」（第七三三號）。

註五：民國元年十月份「政府公報」命令第一七八號。

註六：民國元年十一月三日上海「民立報」（第七四〇號）。

註七：民國元年十一月二日上海「民立報」（第七三九號）。

註八：民國元年十月三十日上海「民立報」（第七三六號）。

註九：民國元年十一月二日上海「民立報」（第七三九號）。

註一〇：民國元年十一月三日上海「民立報」（第七四〇號）。

國史報

Academia Historica

註一：民國元年十一月五日上海「民立報」（第七四二號）。

二十六日 黃興抵鄂。

黃興於本日上午六時抵鄂，國民黨代表石瑛暨各社團並副總統特派招待員楊石傑、程明超均在江干岸候歡迎，而男女老幼前來參觀者，道爲之塞。近衛憲兵自下新河起列隊致敬，均挨次鳴號舉槍。黃興於乙棧小憩後，旋赴都督府，時黎公親率蔡司長、各軍官暨音樂隊降階至頭門外迎接。在府後涼亭就座後，與民政長並各機關要員一一寒暄；黃興復起立演說，略謂：鄙人謬承歡迎，誠不敢當，惟今日有兩種觀念：一是極悲傷的，回憶去年今日鄙人督戰陽夏陣亡烈士橫臥沙場，慘不忍觀，今日始見五色旗之飛揚，惟列強尚未正式承認，倘再經一次破壞，波蘭、埃及豈可免耶，願諸君同舟共濟以國利民福爲前提，勿爭權奪利，勿侵人利己。一是極歡樂的，同人組織革命以來，日在患難憂戚之中，即起義後，亦從未與在座諸君同室暢談，今日第一次一堂歡聚，實不知愉快之由來，願自此以往，日日若是，月月若是，年年若是。（註一）

黃興赴江漢大學發表演說，論當前國是，並勉勵學生潛心力學。

黃興於本日，上午六時抵鄂，接受鄂人之歡迎後，下午三時赴江漢大學，校長石瑛早已率全體學生列隊迎候，皆有先覩爲快之概。黃興赴歡迎會場，始由石校長報告歡迎之意，繼由黃興演說，大意謂：列強承認問題祇須求我國內政修明，秩序恢復，有可以承認之實而已，至於人之承認與否，可不計也。調和南北感情之事，本來不成問題。不過外人輕信一種無識者之言，妄相擬議，此次孫先生及興北上以來，此種浮言已歸冰釋。但此後建設，需材孔亟，則教育至爲急務，諸君求學，務以遠大自相期許，潛心力學，切戒浮動，庶幾蔚爲新共和國建設人材，先民艱苦締造之美滿河山，可期久遠可謀光大。（註二）

稽勳局第一次選派參加革命，有功民國青年任鴻雋、宋子文、楊銓、邵逸周等二十五名出國留學。

二十二日首次派赴外國留學生任鴻雋等二十五名，皆去歲起義時有功人員，且學皆有素，各有專長，是日由滬分別啓程，前赴日本及歐美各國留學。茲將各生姓名、籍貫及留學國別開列於次：

任鴻雋	四川	美國	劉鞠可	廣東	美國	余森	廣東	美國	楊銓	江西	美國
王夏	四川	美國	馮偉	廣東	美國	黃芸蘇	廣東	美國	曾廣智	廣東	美國
宋子文	江蘇	美國	趙昱	廣東	美國	鄺輝	廣東	美國	邵逸周	安徽	英國
劉式庵	安徽	英國	張競生	廣東	法國	譚熙鴻	江蘇	法國	蕭友梅	廣東	德國
曾魯兒	雲南	日本	熊傳第	江蘇	日本	何建南	廣東	日本	饒如焚	廣東	日本
何超	廣東	日本	鄒卓然	廣東	日本	彭砥	廣東	日本	李文彬	江蘇	日本
何壽同	江蘇	日本									

同日出國留學者，尚有張承樞、高建瓴二名。承樞於光復上海時，曾充上海敢死隊總司令及六合軍政分府總司令，係由袁大總統派往美國遊學。建瓴於武昌起義時曾任前敵總督戰員，由參謀本部派往日本學習陸軍。（註三）

外交部為外人游歷訂定新章，頒行各省。

新章規定各省當道，應將游歷人之名字官銜等，及其從者之姓名開報部中，並將入省出省之日期，在本省遊歷之地，或曾從事測量，或僅攝影，沿途有無肇生事端各節，詳細報部。（註四）

日本國會議員考察團抵津。

日議員一行十六名，爲明瞭我國實際情形起見，特組織考察團來華實地考查，下午六時抵達天津。馮都督當晚在署設宴招待，省議會於廿七日中午開歡迎會，下午六時則由各黨部及民意報、新春秋報等團體設宴歡迎，以睦邦誼。該團係由政友、國民兩黨議員所組成，以齋藤珪次、島田俊雄爲幹事，寺田榮主持報告起草，除遊歷津京外，尙須赴漢口、南京、蘇州、上海、香港等處，預定兩月返國。(註五)

茲錄該團團員名單如後：

日本衆議院議員考察團名單：幹事二人齋藤珪次「政友會」、島田俊雄「無所屬」、團員十二人工藤善太郎、樋口典常、田中善立、望月珪介、濱本義顯、指田義雄、白川友一(以上政友會)、伊東知也、野添宗三、伊藤英、守屋此助(以上國民黨)、江副靖目(中央派)隨行二人寺田榮(衆議院書記官)、江川芳光(衆議院事務局員)。(註六)

註一：民國元年十一月一日上海「民立報」(第七三八號)。

註二：同註一。

註三：民國元年十月十九日上海「民立報」(第七二五號)。

註四：民國元年十月廿七日上海「民立報」(第七三三號)。

註五：同註四。

註六：民國元年十一月四日上海「民立報」(第七四一號)。

二十七日 袁大總統任烏拉喜春兼署鑲紅旗滿洲都統；楊纘緒署理喀什噶爾提督，未到任前，由楊德勝暫行兼護。(註一)

中華民國元年 十月二十七日

中華民國元年 十月二十七日

四四四

美國舊金山萬國博覽會，我派陳錦濤前往致賀。

美國舊金山巴拉瑪萬國博覽會幹事，東邀各國代表，認定會場地點，各國多由駐在領事代表蒞止，我國國務院審計處總辦陳錦濤亦奉政府派為代表，應邀參加。行禮之際，鳴砲二十一門，各國即於會場豎立國旗，我國五色國旗，立時飄揚會場之中，會場所懸萬國國旗，我國五色國旗亦與同列。此為我國五色國旗出現國際之始。（註二）

日本考察團抵京。

日本國會議員考察團，本日抵北京，三十日謁見袁大總統。參議院及北京各團體，均先後開會歡迎。（註三）茲附錄有關報導如下：

一、日本考察團來京記

參議院歡迎會日本眾議員考察團於二十七日抵京，二十九日上午參議院特在萬牲園開歡迎會，日本議員到者十六人，國務員則除趙總理及段周二總長因事未到外，餘均列席。首由吳議長致頌詞，略謂：中國與日本同洲同種同文之國，唐宋以來，素相親睦，始則中國載籍，多傳流於日本，近則日本文化還灌輸於中國。又自中國民軍肇起，迄於南北統一，日本朝野上下所以扶導而贊助之者，誠懇倍至，其間兩國精神之相契合，不以道途隔遠而稍有阻滯。今則中國祛專制而進共和，諸先生為貴國人民代表，諸先生今日親見中國國體之共和，即不啻貴國全國人民，皆親見中國國體之共和，而數千年來中日兩國交誼可由此而益臻親密。諸先生皆貴國議會之楷模，政黨之魁傑，知識超遠，經驗宏富，今日之來，其益我新造民國之進步者，必非淺鮮。本月又為全國眾議院議員，初選名冊，一律告成之期，而諸先生適於此時以貴國眾議院議員資格聯翩蒞止，是尤不啻為我國人民示之以矩範，將來我國國會，倘亦多優秀人才，於立法主動地位，特放異彩，何莫非諸先生導先路，而玉成之，謹代表中華民國全國國民歡迎諸先生，希望諸先生一轉瞬間我國國會成立，正式選舉大總統，組織完全政府，與諸友邦交換國書，中日兩國有如兄弟

，永相輯睦，永相維持，蓋可於諸先生今日此來卜之也云云。

次由日議員齋藤珪次君演說（按齋藤君係日本政友會中之錚錚者），略謂：一國之政令所出，全在議院，前日鄙人參觀貴議院，覺其秩序之嚴肅，議論之透闢，雖以吾國數十載之改進，亦蔑以加此，不料民國組織，僅一週年進步若是其速，真令吾人欽佩無既云云。其次守屋此助君演說「按守屋君亦日本國民黨之卓卓者」。略謂：吾日與貴國素稱唇齒之邦，自當首先承認，故明年貴國國會成立之時實為一外人承認絕好之機會，鄙人回國後，亦當竭力代謀，以永保吾東亞之和平云云。至下午三時，始盡歡而散。

國民黨歡迎會二十九日下午六時，國民黨假座西拉胡同孫君毓筠家中開會歡迎，並設筵相待。七時半，日本議員團員及新聞記者先後至，由殷汝驪接待，至內廳品茶，少頃入席，各依次座，酒未一巡，由吳濂伯致詞，孫鐘君翻譯，大致謂：國家與國家之交際，全視國民與國民之交際為轉移，中國自唐宋以來，與日本國民之交際不見親密者，由於專制政體，持閉關自守主義，限制國民之外交，嗣海禁大開，中日國民之交際，較前稍得自由。今中國推倒專制，政體共和，以國民為主體，完全得與他國之國民交際，貴國衆議院議員諸君此次辱臨敝國，與兄弟等握手，開東亞國民外交之先聲，實足以與西歐媲美。英、法國民交際異常親密，國家交際亦隨之親密，中日在東亞之地位，與英、法同，諸君為日本重要人物，在政黨之價值高尚，兄弟等不才，亦國民之代表，政黨之領袖，今日有天赋自由之交際，民國親睦之時機，何幸如之，且國民外交，就往事觀察歷歷，可欽日本為革命黨薈萃之區，同盟會員無一不為清政府所忌，駐日公使不時干涉，政友會諸公暗中扶助，維持者不少，洎去歲武昌起義，列國均以中國革命難達成功，政友會諸公極力贊助，於是有支那同志會國民協進會之發起，推其意以為革命黨推倒專制之精神，與日本維新黨推倒藩幕同，所異者民主立憲與君主立憲耳。民國今日成立，半為貴國民黨所助，兄弟等感激於心，刻不能忘，希望諸君將此感激之意，遍告貴國國民。且貴國藩幕專制維新黨公起推倒，組織政黨內閣，有今日政治之美觀，故本黨政策亦主張政黨內閣，不然官僚派施行政治，將流而與藩幕專制相同，先事防止，免至有決裂之一日。此等政策將來能否達到目的，尚在未定之天，即貴國維新四十餘年政黨內閣尚不能十分完全。現敝國改革伊始，政黨幼稚，然雖未能期其驟達目的，而自信力如是，終必有達到之一日。此敝黨唯一之政策，亦希望將此旨通告

中華民國元年 十月二十七日

四二六

貴國政黨，抑更有請者，諸君爲政治大家，組織政黨，經歷有年，更願以歷年所得諸心而見諸事實者，傾心相告，且願將此次考察實情，民國所以成立之實情，及現在建設之現狀，一一遍告國人，則東亞和平之局，端賴我等國民外交之維持，而此次中日國民之握手，可爲東亞國民外交大大紀念。演畢，舉酒敬客，三呼日本議員團萬歲，日本國民萬歲。

次由島田政雄君答辭，大致謂：今日蒙吳先生及國民黨諸公歡迎，感謝不已。所賜言論鄭重，國民外交，皆至理名言，兄弟等深表同情。前日在天津之時各政黨歡迎致詞，均以國民外交爲必要，今吳君所演，注重國民外交，是國民外交幾成一種輿論，諸君實力進行，此兄弟等所希望。兄弟此次游歷中國，經津京地方，有數種感觸，一、山川之形勢，爲大陸雄大之風景，有無限之感慨。二、各地方各重要人物，幾無人不識日本語，國民外交，有自然親密之傾向。三、中華民國成立政治及其他各方面事，極力整頓，一般人物皆年富氣盛，對於將來建設有無限希望。蓋中日爲東亞之中勁，中日交懽，不獨可維持東亞之和平，而世界和平之局，亦於是乎賴。故無論政府外交，國民外交總以日益親密爲第一要義，且不獨口頭之親密已也，當身體力行，以期實効。兄弟等異日回國，將此國民外交之意遍布國人，是兄弟等之責，諸君皆民國重要人物，尤希望結一團體，不時至敝國游歷，語云百聞不如一見，卽新聞紙所宣傳，總不及親睹爲確切。今日國民黨在參議院議員，占過半數，不啻全國國民過半數政黨之政策，最易實行，且可左右政府，而國民外交之實行，亦由國民黨開先聲，此不獨貴國之幸，亦敝國之幸也。演畢，舉酒相謝，三呼國民黨萬歲，中華民國萬歲。（註四）

二、大亞細亞主義論

（日本衆議院議員井深彥太郎）

按此文係此次來華考察日本衆議院議員之一人井深彥太郎君所著者，記者以其頗有關係，故特錄之以質中日之明達。

人生之福祉，非國土所能井畫，非人種所能制限，文化無畛域，康樂無際埃，卽子生天地索居五洲者，固亦應

共同享受之也。獨有關係世界大勢之要點，應由洲土之人民保持之，而不可以讓諸他洲人，所謂洲土之機樞是也。亞細亞洲者，亞細亞人之亞細亞洲也，亞細亞中之機樞須由亞細亞洲人主宰之，必不可使亞細亞洲外之國有所貪覬，是之謂大亞細亞主義，蓋實爲亞細亞洲人萬世不滅之神權也。查亞洲各國，其數不鮮，政體有異同，人種宗教又非無所歧異，然其於大亞細亞主義也，猶之對日月而齊仰其光明耳。中國自黃帝以來，四千四百餘年，革命累二十八九次，其間執政柄者，時有南人，又有北族，然迄未有亞細亞洲以外之人，入而秉國之鈞者，是豈莫之致，而致者哉？方今世界文化遞進，列國互競，增進億兆之福利，罔有濫用武力，以侵奪他洲土者，雖然此不可長恃也。優勝劣敗，天演通例，弱肉強食，古今一揆，何可稍自暇逸乎哉？且亞細亞諸邦之文化，遜歐美列國遠矣，文化之懸隔，即意思之乖離，即爭鬥之肇端也，亞細亞諸邦倘固執偏見，舐排不相下，斷斷焉互爭目睫之勝利，而坐昧大亞細亞洲主義，則全洲土崩瓦解，三綱淪而九法斁，人道廢，公理滅，生靈將爲奴隸，其慘何可勝言，邇者舟車交通，萬里如比鄰，道途之遠，山河之險，均已失所恃，保安內國，亦非易易，如紛擾不已，列國一朝藉口人道主義，動其精銳之兵，豈復可拒，危乎，惘哉！昔者美國大總統門羅倡大美洲主義，謂美洲之樞機，美洲人當支持之，決不容他洲人之干與，世謂之門羅主義，美人政黨派之異同，奉爲神權無待論，蓋大美洲主義者，雖係門羅之倡導，實爲美國創建以來之國是，華盛頓夙宣其義，累代繼承，由門羅標識，以爲一主義耳。故美國所以爲大於世界者，非因政體之爲共和，而因於主義之爲大美洲也。故極端言之，後日即或有美人思變其政體，或爲君主立憲，或爲君主專制，然美國苟尙有大政治家，其永不滅却大美洲主義，可斷而知也。吾亞細亞人之於大亞細亞主義，亦應堅持如是，亦不爲先進共和國所鄙薄乎，中國仿效，美國創立共和政體，然唯模其形式，而未能傳其精神，前途殆未可測，政府諸公，亦知當今之時，可以安亞洲之生靈，可以助世界之和平，固莫切於大亞細亞主義者矣，此主義也超然出於政體、人種、宗教上，不可強同，而亦不可一致於斯主義下也。中國政黨雲起於南北，雋傑蟠踞於東西，今後共和，或爲集權，爲聯邦，未可逆睹，然爲共和，爲集權，爲聯邦，均無害全亞之保全也。至大亞細亞主義之消長，則關於全亞之興亡矣，安可乖斯主義乎？乖斯主義則亞細亞洲者，非亞細亞人之亞細亞洲也。可不懼哉？可不念哉？抑大亞細亞主義也者，在謀亞細亞之治安於無極，而非欲排壓他人種獨自逞也，人種之競爭，悖人道，逆天理

中華民國元年 十月二十七日

四二八

，非文明之亞細亞人所願出，惟有見乎爲亞細亞人不遵大亞細亞主義，不能自立，不能自助，徒任他洲人相爭相奪，而我不宰制，則不啻我亞細亞洲人自致不幸也。世有同抱大亞細亞主義者乎，則維持五洲之和平，增進億兆之福祉，是我所馨香以祝者已。（註五）

秋瑾靈柩自湘運返杭州安葬。

鑑湖女俠秋瑾爲中國倡婦女解放之第一人，亦爲女子爲革命而犧牲之第一人，於民前五年（清光緒三十三年）六月六日在浙江紹興古軒亭就義。其遺骸爲女友吳芝瑛、徐自華（寄塵）等收拾，次年營墓葬於杭州西湖冷橋畔，樹碣銘墓，攝影題詞，各報從而張之，因遭滿清官吏之忌，幾興大獄，中經緩頰，僅以遷葬湖南結案。（註六）民國肇建，首由秋社（註七）發起，擬迎遺櫬於長沙，還葬西泠勝地，以誌不朽。頃自湘奉訝經漢抵滬，途中湘督並派代表護送，暫厝於上海浙紹會館永錫堂。昨日由櫬所發引至滬杭車站，奠儀甚隆。（註八）是日抵杭州入祠暫厝，團體儀從者約三千人，備極哀榮。（註九）明年，西泠新墓成，於六月六日安葬焉。

附錄：

一、秋瑾女俠之葬儀

鑑湖女學校校長秋瑾女烈士之靈柩由湘抵申，以浙紹永錫堂暫厝，於本月廿六日回浙江杭州西湖安葬等情，已紀前報。昨日屆期，午前本埠政紳學軍各界並各團體齊詣永錫堂秋女士靈前吊奠，午刻發引，前導有商團馬隊十餘匹，及滬防福字營犧牲隊兵士及陸軍第三旅各目兵等，均倒拖洋槍護送。繼以尚俠學校男學生，尚俠女學校女學生，共有四五百人，並各團體會員紛紛執紼，中有彩亭二座，係各社會所送匾額各一方，及輓對數十副，復有亭子壹架，以冬青紮成，中儲大烏龜一只，以麵粉做成，中嵌百菓胡桃棗子乾類，龜首插令箭一枝，上書此爲前清紹興府知府貴福小像，前後飾以斬條二根，後爲女士之容亭，係洋裝服式，靈柩裝炮車上，用白馬駕之，並經尚俠女學生

在幫傍拉引，出該堂後，進西門自民政署前經過，出大東門，由老馬路直往滬杭火車站，送登專車駛回浙江杭州安葬。所有俞志偉烈士之靈柩，亦於昨日晨間，用滬杭火車送回杭州珂甲。（註一〇）

二、鑑湖女俠秋瑾傳

秋瑾，字璿卿，浙江紹興人也。家世仕宦，故君生於閩。稍長，讀書通大義，嫻於詞令，工詩文詞，著作甚美，又好劍俠傳，習騎馬，善飲酒，慕朱家郭解之爲人。明媚倜儻，儼然花木蘭秦良玉之倫也。旋客遊湘潭，湘有富紳王氏，方爲子求婚，聞其賢，聘之。因適王氏，爲王廷鈞婦。生男女各一，男曰沅德，女曰燦芝，而廷鈞納資爲郎，偕君入京師，因得識其夫同官廉泉妻桐城吳夫人芝瑛。文采昭曜，盛極一時，見者咸驚以爲珊瑚玉樹之齊輝，而並美也。時天下喪亂，內外交閼，而中朝政治，日益窳敗，士習民風，奢侈踰度，競爲靡靡，幾忘國勢之日落，而深讎大恥之亟宜報也。因日夜戚戚，至甲辰夏遽脫所御章服及裳珮之屬，悉贈諸芝瑛，而東赴日本留學焉。會孫中山先生，方創同盟會於江戶，以君抱負弘遠，首邀之入會。自是君更字競雄，號鑑湖女俠。日以物色人材爲職志，江浙志士之與君相識者，咸因君介紹，而同盟會乃大擴張，間之與女士，重興共愛會，而已爲之長。隆慶日起，留東學子慕君者衆，每大會集，輒邀君與俱。君亦負奇磊落，往會，必振衣登壇，多所陳說。其詞淋漓悲壯，盪人心魂，與聞之者，鮮不感動愧赧而繼之以泣也。當是時，留東學生日益多，其議論咸慷慨激烈，以革命爲歸。清廷患之甚，陰嗾日本禁止之。於是日校乃訂取締留學規則，事聞，學子大噪，君尤憤甚。率同志歸，因得識石門徐夫人自華，留主潯溪女學，許異性骨肉焉。是夏之浙東，陰求死士，得呂東昇諸人，遷至南潯，定計時往爪哇，會病未果。因留上海，居虹口厚德里，爲同盟會員往來通問地。嘗與陳墨峯，同造炸彈，忽藥性爆裂，聲震屋瓦，君與墨峯皆被創甚，里巷驚駭，幾爲警兵所逮，以無左證得免。遂發刊中國女報，識者避焉。明年丁未，歸紹興，主明道女學，及大通體育會。體育會者，徐錫麟之所創，而君爲之主持者也。時徐方在皖圖大舉，故君亦往來吳越間，以爲之備。因日部署甚衆，得數千人，悉編定之爲八軍；曰光復漢族，大振國權，統名之曰光復軍。每軍，自大將、正副將、行軍副參謀，以迄中左中軍，中左右佐尉各職，咸設置之如制。又爲軍服，自大將以至佐尉，均黑色，對襟短衣，白布包頭，並加胸帶，（如西洋懸掛寶星之斜胸帶）以色爲等差；黃者居首，白次之，紅又次之，淺

中華民國元年 十月二十七日

四三〇

藍又次之。兵士則於白月中，書其隸之軍字以爲別。（例如光字軍兵士書光字是也）肩章於白月中，書中左右等字及號數以爲別。旗幟尙白，中標漢字，黑色，順旗則書復漢，黃地黑字，並文書勅令鈐記之屬，咸規定之無所遺。別鎔金爲約指二十八枚，鑄詩其上，曰：「黃河源溯浙江潮，衛我中華漢族豪，莫使滿胡留片甲，軒轅神胄是天驕。」頌諸魁傑，以爲口號。於是以徐錫麟爲光復軍首領，君爲協領，而張恭等爲分統云。五月練成，乃招選得壯士三十二人，編定爲敢死隊；以周華昌、俞煒、葉頌清率之赴杭州。華昌又別召部下二百人駐江干，伺動靜爲內應，而皖事遽敗，金華一帶，亦稍洩漏，君雖痛甚，然業已無如之何，迺益示鎮定，戒勿驚擾。遂密遣其衆他去，而已獨居大通學校以俟之。郡人有胡道南者，夙與言忤，至是竟輸其情於紹興知府貴福。貴福者虞人也，聞之，急星夜渡江，至杭州，白諸巡撫張曾敷，曾敷以詢湯壽潛，張美翊曰信，遂遣兵捕之。君用不免，踰日，殺之古軒亭；時六月六日黎明也。有見之者，謂初終無所供，惟於刑庭，書秋風秋雨愁殺人句而已。悲夫。

陳去病曰：自徐君殉皖之耗聞，余卽爲歌詩弔之；及君耗送至，余又欲爲追悼，以或人所阻而止。明春戊申，適越，過杭州，會徐夫人方爲君營墓湖上，余因倡爲秋社，以相結合，一時與會諸子咸贊同焉。及詣越過軒亭，始爲文申弔，見聞之者多驚駭相屬，以爲悖悖，余用是知君之屈殺，益信而有徵也。不知漢胡深仇，繫匪旦夕，百年圖報，已覺其怨，而瑾生會稽，哈猿劍之風，勵薪膽之志，其於革命不亦宜乎。顧瑾卒死者，非以其鋒芒有未斂歟？然而瑾且傳矣，則夫人之欲爲善者，亦奚事而不自壯也哉。（註一一）

三、鑑湖女俠墓表

君諱瑾，字璿卿，又字競雄，自號鑑湖女俠，越之山陰人也。家世仕宦，少長閩中，復隨父湖湘，適湘鄉王氏。生平抗爽明決，意氣自雄，讀書敏悟，爲文章，奇警雄健如其人，尤好劍俠傳，慕朱家郭解爲人，丰貌英爽，嫻於辭令，高譚雄辯，驚其座人，自以與時多迂，居常輒逃於酒，然沈酣以往，不覺悲歌擊節，拂劍起舞，氣復壯甚，值庚子變亂，時事益亟，君居京師見之，獨慨然太息曰，人生處世，當匡濟艱危，以吐抱負，寧能米鹽瑣屑終其身乎？洎甲辰夏，乃東渡海赴日本肄業，稍暇，與其同志重興共愛會，而已爲之長，譽日鵲起，東國留學慕君者衆

，每際大會，輒以君一得臨蒞爲榮，而君亦負奇磊落，往會，則摳衣登壇，多所陳說，其詞悲感激切，盪人心魂，人之聞者，未嘗不泣數行下，而襟袖爲之漬也，又好節己費以助人學，從之游者莫不歎服，居東二歲，而取締事起，學子騷然，君以外權之橫，不忍獨留，亦導同志扶衣歸，歸益引女學爲己任，提倡不遺餘力，主講潯溪學校，教育彌至，有吳生者，艱於資，將中輟，君深慨之，挈往海上，俾成業焉，因留辦中國女報，冀以少警聾瞶，而閨閣荏弱，匡助不聞，經費坐支絀，君經營罔倦，編纂益力，並日冒風雪走求援助，栖栖不以爲苦，烏庠，洵可謂熱心公益而厲世摩鈍者矣，以母喪，乃暫還越，後乃往來吳越間，至丁未五月，皖中事起，而君方自滬歸，居大通學校，大通者，徐錫麟所興辦，而君素贊成之者，故浙大吏謂君同黨，遽殺之，時六月六日也，年僅三十有三，烏庠慘已，迹其行事，不拘小節，放縱自豪，喜酒善劍，若不可繩以理法，然其本裏，殊甚端謹，在稠人廣座，論議鋒發，志節矯然，人輒畏重之，無有一毫犯其詞色者，雖愛自由，而範圍道德，固始終未嘗或踰者也，徒以鋒棱未斂，畏忌者半，烏庠，此君之所以死歟，嘗生子女各一，今在湘。後七閏月，石門徐自華，哀其獄之冤，痛其遇之酷，悼其年之不永，憾其志之不終，爲約桐城吳女士芝瑛，卜地西冷橋畔，葬焉，用表其墓，以告後世，俾知莫須有事，固非徒南宋爲然，而尙想其烈，或將俯仰徘徊，至流涕不忍去，例與岳王墳同不朽云，謹表。（註一二）

四、鑑湖女俠秋君墓碑銘并敘

鑑湖女俠秋君，既殉義之明年，石門徐自華，爲營葬西冷，撰文表墓，桐城吳芝瑛書之，而吳江陳去病輩，復倡秋社，以號召海內，于是東都黨錮之英，西臺慟哭之彥，咸翕然和之，相與悲歌慷慨，歛歔憑吊，聞風慕義，千里一室焉，嗚呼，可謂盛已，常微難作，虜燄大張，鬱鬱佳城，夷爲平地，離離松柏，摧作薪燒，犬年羊月，禍烈于楊髡，發丘摸金，罪浮夫孟德，穢惡彰聞，天怒人怨，君子于以知胡祚之不長矣，一棺幸保，回厝越中，子姓扶持，復遷衡麓，縱湘靈鼓瑟，張樂洞庭，而遼鶴歸魂，興悲吾土，況復吳山立馬，遺恨未償，胥江怒濤，扶目猶視，千秋萬歲後，知英魂毅魄，猶眷戀西湖雲氣也，豈不悲哉。剝極必復，張楚亡秦，漢幟一麾，胡社終屋，君之志願，于以大償，同社諸子，庸是集議湖上，謂旅殯瀟湘，非君素抱，覆楚復楚，事在今日，爰屬去病，躬詣長沙，

中華民國元年 十月二十七日

中華民國元年 十月二十七日

四三二

迎君遺蛻，而自華親板築之任，經營締造，倏復半載，牛眠既妥，馬鬣斯封，將以中華民國二年六月六日，還葬君于西冷，禮也，吳江柳棄疾，少從去病遊，慕春秋內外之義，于君之歿，嘗作詩告哀，春遊武林，與婦鄭瑛、兒子無忌，同謁君祠，瞻禮遺櫬，桐棺三寸中，乃有斷頭瀝血之雄，慨歎久之，登秋心樓，肅君遺象，英姿颯爽，恍睹生平，出祠門左折數十步，風雨亭在焉，亭下即君墓故址，北負棲霞，鄂王之冢未夷，南望雷峯，蒼水之魂可接，中原靈爽，得君而三，徘徊瞻顧，弗忍遽去，自華因以表德之文相屬，遜讓未遑，弗敢諾也，歸里數月，去病北走塞外，萬里貽書，復申前請，棄疾無狀，私念嫫姚高冢，宜象祈連，有道穹碑，自慚爨下，固辭不獲，蒙面陳詞，玄石既刊，景行斯銘，其辭曰：

「會稽峨峨，勾踐所宅，十載臥薪，千秋采葛，猿公好劍，越女是傳，於皇秋君，篤生其間，神州陸沉，胡運踰陌，天下興亡，匹婦有責，撤環仗劍，遵海而東，賢豪薈萃，風虎雲龍，詢謀僉同，奇勳將集，奚求死士，奮身虎穴，犄角者誰，東浦桓桓，如何軍覆，乃剖厥肝，猿鶴與悲，鴟梟毀室，秋雨秋風，殲我良傑，軒亭既殉，西冷是葬，白馬素車，臨風悲宮，胡德無厭，酷及九原，豐碑遽仆，墓犁爲田，孤山雲黯，聖湖水清，行人過此，涕泗縱橫，天道循環，無往不復，皇漢中興，強胡自仆，素旗丹旄，君來自湘，湖山還我，日月重光，玄宮永闕，令聞不滅，於斯萬年，視茲貞石。」（註一三）

民主黨成立，湯化龍膺選為幹事長。

民主黨係合併共和促進會、國民協會、共和統一會、共和建設討論會、國民新政社，改組成立。湯化龍被選為幹事長，主持黨務。

註一：民國元年十月份「政府公報」命令第一八〇號。

註二：民國元年十月三十日上海「民立報」（第七三六號）。

註三：「東方雜誌」九卷六號。

註四：民國元年十一月四日上海「民立報」（第七四一號）。

註五：民國元年十一月十五日上海「民立報」（第七五二號）。

註六：「革命先烈先進傳」，第八二—八三頁。

註七：秋社之創，始於秋瑾女俠就義之次年，爲吳江陳去病所倡，以相結合同志，號召海內，共赴革命義舉。

註八：民國元年十月二十一日、二十四日、二十五日上海「民立報」（第七二七、七三〇、七三一號）

註九：民國元年十月二十八日上海「民立報」第七三四號。

註一〇：民國元年十月二十七日上海「民立報」第七三三號。

註一一：「革命先烈先進傳」七九—八〇頁。

註一二：同註一一，八五—八六頁。

註一三：同註一一，八四—八五頁。

二十八日 袁大總統公布國史館官制。

參議院議決國史館官制，是日由袁大總統公佈條文如下：

第一條 國史館掌纂輯民國史，歷代通史，並儲藏關於史之一切材料。

第二條 國史館置職員如左：

館長 特任

秘書 薦任

纂修 薦任

協修 薦任

主事 委任

第三條 館長一人，掌全館事務，直隸於大總統。

第四條 秘書一人，承館長之命，兼理文書事務。

中華民國元年 十月二十八日

中華民國元年 十月二十八日

四三四

第五條 纂修四人，協修八人，份任編輯事宜。

第六條 主事二人，承館長之命，掌會計及庶務。

第七條 國史館薦任官由館長呈請大總統任命，委任官，館長專行之。

第八條 國史館為繕寫文件及其他庶務得酌用雇員。

第九條 本制自公布日施行。（註一）

附錄：參議會議紀錄

「七十九號（劉耀曾）本會對於國史館官制大致係贊成政府所交之原案，以為可以設立，惟對於評議一層在本會稍有討論，分二說，一主張刪去者，以為編纂國史者有獨立編纂之權，不應受人干涉，如設置評議則所編纂之國史經其評議頗足以搖動編纂者之意。此主張不設評議者之理由，一贊成設置者，以為纂修、協修人數甚少，編纂國史內容種種非曾經身見其事者不能道其精詳，宜設置評議，令曾經身親其事者充之，始能博考精詳，垂為信史，否則不能搜羅此一般人，似乎不為甚妥，此主張評議不刪去者之理由。而表決結果反對原案者居其多數，故從刪，其餘均仍原文無可報告。」

九十二號（梁孝肅）本員動議此案可以作廢，不應開第二議會，何也？國史是科學之一種，可令富於歷史學子自由修纂，不能定為官修，此案不能成立之理由一。第二國史乃教育部重要之一部分，可由教育部中修纂之，不應另立官制。第三國史之修纂乃一般國民之公共事業，應徵取全國人民公共之是非，非一二人之意思所可修纂者，具此三者，此案當然不能贊成成立也。以前所有歷史，大半係皇室家譜，均表明一人一家之事實，求其與國民有關係至為鮮少。今中華民國之國史是非應公之輿論，應本國民全體之是非以判斷之，不應委之私人，若仍由政府設官修纂，則必仍蹈專制時代之覆轍，重政府而略國民，此案萬不能不打消之也。但本員之意係打消國史館官制，並非打消國史，國史關係於國民教育至為重要，當由一般國民為之，不能委之官吏，以為大總統歌功頌德也，況處今日財政困難之時，多設一官即多一官之經費，為財政計亦可以不設官為之也，故本員動議此案可不開二讀。

二十號（蔣學清）國史即是歷史，歷史是應修纂者，若設官以修纂之，本員則極端的不贊成，何也？國民者，歷史也，歷史即科學中之一種，是國民之事實，非官吏之事業也。國家設官，若行政，若司法，陸軍官均各有職司，若歷史之修纂，是專門學問者之所有事，今設官以修纂之，能保官吏之能有歷史之專門學問乎？此案不能成立之理由：一、中國史書四十年來無所徵信，其弊均在於官修，在專制時代私家著述不能自由之咎，有以階之厲也。今而中華民國言論自由，若不令富於歷史之專門學子從事修纂，而設官以爲之，勢必蹈以前之故轍，無以取信於人，因陋就簡，無所徵信，則又何貴乎有國史之修纂也，況東西各國亦無史官之設，中國何樂而不委之於富於歷史之專門學子，而必設官以從事耶？此案不能成立之理由二，因具此二種理由，故本員極端的不贊成之也。

四十九號（胡璧城）國史館所編纂者，是中國史，抑係教科書，若係教科書，則應由各學堂教員編訂，然據梁蔣二君之說，國家不能修應由私家修纂，然果出於私家著述，應否由國家審定，且所謂國史究係私家著述，抑係國史，性質亦不能不分別之也。

一百二十一號（陳同熙）本員以爲國史館官制不可設，亦不庸設。何言不可設也，中國此日是共和國，非君主國家，君主國家設史官以編纂君主一人一家之言，若共和國而設立史官，恐必蹈於君主國之故轍。如謂不設史官即無國史之編訂，然所謂民國史者，亦非民國以前之歷史，與民國以後之歷史之二種。以後之歷史，可由於私人著述，而以前之歷史甚多過去與未來者，均不須設置史官漫以從事。而現在之事實，亦非憑一二人之意見即可以定其是非者，均應公之輿論，如現在之事實由官修纂，不公之輿論，則過去與未來者，均可以不公諸輿論。民國之謂何乎？而歷史亦無價值之可言矣。歷史所貴者是公是公非，有所徵信，而又有歷史之學識與筆墨，其史方可以傳，若委之於官，其能有此乎？即以三國志與史記較，史記出於太史公之私家著述，上自義皇，下迄秦漢，極有徵信；三國志出於陳壽之手，陳壽爲曹魏之史官，與史記之所載是非已大有不同。今執人而問之，則皆以史記爲然，可見野史與官史大有區別也。又如華盛頓史亦出於美國之私家著述，信而可徵，迥非紀載一人一家之專制史書可比。政府今日擬出此項官制，恐不免沿襲前清之陋制，特設修史專官，其所編纂亦不出於一人一家之事實，以共和國而猶仍專制時代之舊制，誠大大乎不可者也。

中華民國元年 十月二十八日

四三六

議長請陳君簡單發言。

百二十一號（陳同熙）本席尚有兩句話，以爲我國從前之歷史，現在無庸國史館重修，以後之歷史，更無庸國史館去修。如此，則又何必多設一國史館，故本席對於審查報告甚不贊成。

五十二號（谷鍾秀）本席有數句簡單話發表，因適間有數君對於此案根本上不贊成者有兩說，一說謂現在若立國史館，則與專制時代無異，蓋在專制時代國史不過係皇帝一家之歷史，現在雖改共和然國史必在大總統範圍之內，如此則設國史館甚爲不好。第二說以爲因史應公之於天下，若特別設官則他人即不能修國史。此二說，本席以爲皆係觀念上之錯誤，因大家心目中先有一皇帝之影響，故以爲國史所頌揚者不過皇帝，現在設官修史以爲亦與前相同。不知從前係專制時代，一切作用皆爲專制之作用，現在既爲共和時代，則一切作用必爲共和之作用，且從前之史，現在亦可以另行編纂，以表示我民族數千年來種種發達之情形。且現在大總統任期本有年限，每任七年，國史館之編纂官萬不能此七年中恭維此大總統，而彼七年中又恭維彼大總統，萬無此理。至第二說更無問題，國史館設有編纂官，則一切材料於文書往來之中必易採擇，設立國史館並非限制民間不準修，民間學問家仍可以自由編纂，若較官修之史爲佳，仍可以風行於世。本席以爲有此國史館不但不礙於私史，且可以爲私史之參考，若此時無國史館，本席以爲以後之歷史將無一部明瞭者矣。中國數千年之文明皆賴歷史，此時萬不可不有國史館。至陳君所說太史公之史記，現在亦爲正史，乃係意思上之錯誤，蓋史記所以爲正史者，係因太史公爲世史官耳，本席以爲仍應設立國史館。

四十九號（胡璧城）本席以爲史不過記事而已，在專制時代所記者，自然係專制之事，現在改爲共和，所記者自然係共和之事，若國家不設史官，請問是否由政府下一命令令民人自由修史，抑別有辦法，且無機關即無審定之處，則將以何者作爲正史？

三十九號（劉盟訓）本席以爲諸君皆係舊日之觀念，現在既改爲民國，自不能仍係專制體裁，適間谷君所說大總統有任期，萬不能此時恭維此大總統，彼時又恭維彼大總統。第二層從前專制代係壓制私史，現在民國成立決不能壓制私史，從前之私史皆有藍本，上至春秋，皆係以國史爲藍本，若不設國史館，將以何者爲私史之材料，且國

家萬不能不有國史機關，故本席贊成審查報告。

五十六號（彭允彝）本席並非反對國史，國史二字想無有反對者，本席所反對者，係國史館，蓋恐流於顧問院之類。現在有若干人，大總統無處安置，所以皆送到國史館，以此種無處可安置之人而使之修國史，請問此種國史能否作為信史，尚有一層，現在之國史不能照從前歷史之修法，現在歷史宜分類纂修，中國人才雖不少，而明通中外之人才尚不可多得，且民國成立各國尚未承認，現在政府，不過臨時政府，本席以為俟將來正式政府成立之後，或開學會共修國史，或多研究他項之方法，若現在設立國史館，本席甚不贊成，並非反對國史，乃係反對現在之國史館，本席之意如此。

九十二條（梁孝肅）谷君議論未免太偏，且谷君向來不信任政府，今對於國史館官制案，何以獨信任政府如此之深？言問國史館果能照民國範圍編修歷史否？果能主持公道否？就中國過去歷史視之，國史館萬不能成立，歐洲各國亦無此，國史館奇奇怪怪之官吏，昔中國專制時代之歷史不過一姓之歷史，一家之歷史，如前清之欽定及御批之類是也。以欽定御批者為正史，餘皆稗史非正史，於將來歷史頗有妨害。定一國史專館遂難期進步，後之研究歷史者遂不能出乎其範圍，數千年來歷史不能發達之原因實本乎此，此第一不能成立之理由。第二理由，此案成立則國民即受無形之專制，以國史關係之大，豈四五官僚所能濟其事哉？歷史之性質，歷史之材料，各國嘗開國史會，集全國人才調查研究，猶恐不能毫無遺憾，豈定一國史專館所能發達，斷斷乎無此道理。歷史須有是非之公論，論斷記事不受拘束，萬難得如春秋之筆，是非非寓於褒貶，政府憑數人之是非是非，豈能得其正當？於全國國民實有影響。設使國民奉之為正史，為信史，則餘者皆為稗史矣。國民實隱然受無形上之專制，不良之結果豈不可畏，故本員絕對主張取消此案。

一百二十號（席聘臣）本員贊成谷君之言，以為官史私史不能偏廢，有官史可以專責成，而易於成功，若私史散漫而無專責，且歷史由國家修纂，國民可以監督，若私家則何從而監督之，或謂恐蹈專制之轍，此本席更不以為然。專制時代有專制之事實，共和時代有共和之事實，此層更無足慮，私家著書原屬甚好，若無官史亦屬缺然。我國四千年來精神賴以不墜者，實有歷史之關係也，若謂官史恐近於專制，私史係個人意思，其是是非非豈不更甚於

中華民國元年 十月二十八日

四三八

專制？故本員贊成國史館。

議長，討論許久，可否付表決？

一百號（張華瀾）本席簡單發言。

七號（李素）若有人再發言，本席亦發言。

二十三號（盧士模）請付表決。

議長，宣告討論終局，按照議事細則第十三條，凡審查報告之案或議決毋庸審查之案，經討論大體後議決，應否開二讀會，現在一派主張開二讀會，一派主張不開二讀會，贊成開二讀會者請舉手，舉手者多數。（註二）

袁大總統任命張鎮芳為河南都督；姚錫光為口北宣撫使；言敦源署內務次

長；榮勳署蒙藏事務局副總裁。（註三）

袁大總統復封西藏達賴喇嘛名號。

西藏達賴喇嘛阿旺羅布藏吐布丹甲錯濟塞汪曲却勒朗結（英譯為 Ngawang Lozang Thubters Gyamtso Chokyi Wang Chuk Chosles Nam gyal，又達賴喇嘛中譯一名為：阿旺羅桑圖布丹嘉木措却濟汪曲却勒朗結。），於前清光緒三十年，以英兵入藏潛行逃避，經清廷暫革名號。旋於三十四年九月入京覲見，復由清廷循照舊制封為西天大善自在佛，並加封誠順贊化名號，飭令回藏。次年西藏地方不靖，川省派兵馳往彈壓，該喇嘛竟又謂此舉乃欲殄滅黃教，初則煽惑藏人，思圖抗拒。迨至兵抵拉薩時，則又率帶從人，私行逃逸，當經清廷革去名號。自去歲武昌起義後，西藏屢有騷亂，政府頗欲飭令達賴喇嘛阿旺羅布藏吐布丹甲錯濟塞汪曲却勒朗結，在藏維持佛教、特頒令復封達賴喇嘛名號。令文有謂：

「據前達賴喇嘛阿旺羅布藏吐布丹甲錯濟塞汪曲却勒朗結致蒙藏事務局總裁貢桑諾爾布函稱：前因教務由京回藏，振興藏務，竭力整頓。嗣以革去名號，暫居大吉嶺。去冬川省事起，藏中至今未靖，意欲維持佛教，請轉呈妥商等語。

現在共和成立，五族一家，前達賴喇嘛誠心內嚮，從前誤解，自應捐釋，應即復封爲誠順贊化西天大善藏，以期維持黃教，贊詡民國，同我太平。」（註四）

袁大總統重申鴉片禁令。

令曰：

「鴉片之害，至爲劇烈，損人神志，害人生命，耗人財產，不可紀極，而種煙之處，吸食尤易，竟致老幼男女，皆染此習。易嘉禾以蝨賊，視毒品爲良劑，馴致穀麥日少，游惰日繁，災祲猝遘，餓殍滿野，丁口減少，市井爲墟，竟將召滅國滅種之禍，此必宜禁絕者也。現行刑律，於製造販賣收藏栽種者，均訂有罪名專條，所以芟除害本，防遏流毒者，至爲周密。自上年以來，各省秩序，多未十分還復，有司未暇注意於此。風聞向來以此爲業者，間或故態復萌，冀牟厚利，外召譏議，內長貧弱，此害不去，國何由振興？應再由民政各機關，嚴切出示，曉諭國民，力除癮習，吸者立即戒除，販者分別停歇。尤要者，現在時令，正當從前煙苗下種之期，切宜勸令相地所宜，種植他項農產，萬勿輕棄工來，植茲毒卉，如有違抗者，一經發覺，均照律治罪，決不寬貸。官員故縱者，一併分別重輕，按律懲治。總期沈痼悉蠲，生機日裕，以邀共和之幸福。」（註五）

政府派員與蒙十旗會議於長春。

自外蒙庫倫反抗共和，宣布獨立，內蒙各族受其影響，頗懷疑慮。東蒙督里木盟盟長齊公，於共和政體，極意贊同，特發起蒙旗會議，約合該盟十旗王公，集會於長春。解釋共和眞理，藉泯嫌猜。先期通告政府，由政府派阿穆爾靈主、暨吉林都督陳昭常、東三省宣撫使張錫鑾，蒞會與議。本日開會於長春道署，到會者共四十人。內有各旗王公及代表十五人，並於二十九、三十、三十一等繼續開議四天。會中政府委員提出意見如次：

（一）請各王公赴各本旗勸慰，力陳五族共和之利益。

中華民國元年 十月二十八日

中華民國元年 十月二十八日

四四〇

- (一) 請內外蒙務於年內取消獨立。
- (二) 如能效忠民國，或從事宣慰，蒙古早日取消獨立者，由政府格外獎敘。
- (三) 請各王公宣告民國對於蒙古固有權利，概不剝奪。
- (四) 凡蒙古所借外債，均歸民國擔保歸還。政府復宣示十條：
 - (甲) 蒙邊安險地點，許府派兵填駐。
 - (乙) 蒙王無論向何國借款，非經中央政府允准，不准實行。
 - (丙) 取消獨立後，請大總統頒發特別優待蒙人條件。
 - (丁) 蒙人不准私將產業抵押外人，以保領土。
 - (戊) 蒙人舉辦新政，准由政府許可。
 - (己) 創辦華蒙聯合會，以敦感情。
 - (庚) 組織蒙文報，以開民智。
 - (辛) 蒙人改用五色國旗，以符國體。
 - (壬) 蒙人應遵民國法律。
 - (癸) 蒙人練兵所需槍械，概由各省都督代購，不准私運，亦經開會時宣布。各旗王公對於此會，均甚形滿意。

(註六)。

國民黨鄂支部於漢口大漢舞臺開會歡迎黃興。

黃興於前日抵鄂，曾先後至都督府，江漢大學訪問，本日國民黨鄂支部於漢口大漢舞臺開會歡迎黃興。歡迎會開始時，首先由主席石瑛報告開會宗旨，繼由居正報告黃興之歷史及其與國民黨之關係。最後黃興起立發表演說如下：

今日承本黨鄂支部開會歡迎，愧不敢當，惟鄙人今日與本黨諸君相會一堂，有許多心事，得乘此機會發表於諸



君之前，甚欣幸也。

我鄂支部在武漢甚得地點，諸君不可不知此地爲我民國肇造起義之地，且爲副總統駐節之處，爲南北之中樞，集黨爭之中點，於謀本黨之發達利便莫大，支部諸君既得此獨一無二之地，爲本黨政爭之中堅，責任重大，榮譽亦罕與倫比，在今日之民國，所以不可不有政黨者，因爲欲產出真正之共和政治，必待政黨對於政治爲專門之研究，本黨前身爲同盟會。彼時從事革命運動，故其目的、性質、手段，純然爲破壞的。今日則民國成立，建設伊始，時勢已迥不同，即目的不得不改變。今所以與各黨合併而改稱國民黨者，蓋將應時勢之要求，爲解決建設問題之研究，自然之歸結也。至本黨對於民國建設事業當取如何之方針，是則不可不借鑑先進諸國，歐美各國之已成爲完成之國家，而能代表共和政治者，僅法、美兩國。法、美兩國政治之運用，需待政黨之力爲多，而共和之眞精神，亦於此發揮，我民國爲數月甫經成立之國，一時國內政黨勃興，政黨太多於政策之進行不無防礙，欲追蹤法美，以收共和之美果，不可不造成偉大政黨，俾對於國家政治，力加研究，以得穩健之主張，發表於國民之前。使全國人心有所趨嚮，而後得多數國民同情，國政進行可免障礙，國家之發達亦於此基之矣。本黨痛今日民國之政黨雖多，然有精確而偉大之政策者極少，乃不惜苦心孤詣，結合多數小黨，組成一極強有力之大黨，相與制定黨綱，以表示將來政治進行之方針。此國民黨成立之由來，及將來進行之目的，當亦諸君所共喻，而不忘者也。

本黨所抱持之國家社會主義，實於國民今日現狀最爲適當，蓋其精神純爲全體國民謀完全之幸福，本黨向來宗旨如此，由破壞以至此後建設，一貫不渝。故對於全國爲不可少之政黨，固不待言，即以對於全世界而論，本黨所主張之保全國際和平，原爲謀人類眞正的和平幸福計，故對於世界，本黨亦爲必不可少之政黨，望我黨員抱定決心，擴充此主義，使達完全圓滿之目的，則本黨前途正未可限量。惟茲事重大，斷非一二人所能荷擔，故必黨員人人負完全責任。且此等事業，亦非一黨所能自私，故對於他黨，亦務期互相提携，交換意見，俾克砥礪觀摩，收他山之助，凡他黨之所主張不可爲無意識之反對，祇當以國利民福爲前提，平心靜氣爲穩健之批評，以待民國抉擇，蓋政黨必具此黨德；方能光輝發達成極偉大之政黨，否則亦終歸失敗而已，前路茫茫，其各勉之。

至若本黨對於現在已成立一週年之民國，宜持如何態度，要爲吾黨所不可不研究。民國雖曰成立，然尙未得外

人之承認，此後對內須維持現狀，更謀所以整頓之，必使國基穩固，秩序安寧，做到外人不得不承認地步，方得謂本黨黨員之責任，略盡一分，況諸君在此地如前述所云，爲我輩極好舞臺，尤爲負極大的維持責任，望此地本黨黨員將本黨精神發揮盡致，以維持一切。此地既爲首義之區，對於有功將士須敬而愛之，又須以一片公心調和，各黨保全秩序，則對於外人承認問題自易解決。今日調和惡感最爲急務，國人譬之親兄弟，若互爭己見，則鬩牆禍起，分崩離析，不能保內部之團結和平，又何能得外人之承認，此層更願與諸君共勉之。今日北有袁大總統，南有黎副總統，猶之屋有棟梁，而吾輩方能住居寢食歌哭於其下，故我輩一面監督現今之政府，同時復當尊重此兩大偉人。今日國家之急務，在謀內部之統一，我輩於此不可不慎其言論行動，非惟本黨諸君當如是，並願非本黨黨員而到會之諸君亦共體此意焉。最後有爲本黨諸君告者，則目今選舉在即，黨員須大家共負責任，多赴地方演說，使人人知共和之眞精神，並知本黨之精神所在，而後國人皆知本黨之可恃，共表同情，以助成本黨之所主張。譬之草野，本黨當先走出一條平路，使後來不患迷途，譬之鐵路，本黨須先造出一條軌道，使多數國民齊上此軌道，而更使政府上此軌道。蓋政黨本來一方有指導人民，代表人民意思之責；一方有監督政府，護持政府之責。約言之，卽政黨者對於國家負完全維持之義務，爲國民之耳目，使全國之人免於盲人瞎馬，半夜深池之危險者也。

抑鄙人對於民國有罪無功，重勞多數同胞歡迎，愧感交集，惟向來在武漢爲時頗久，歷計自肄業兩湖書院，以至去年督戰漢陽，特與武漢同胞有密切之關係，故對於武漢同胞尤形親愛，今日歡聚一堂，不啻家人父子兄弟之關係，則亦鄙人所欣幸，而敬謝諸君者也。（註七）

註一：民國元年十月份「政府公報」法律第一八一號。

註二：民國元年十月份「政府公報」速記錄。

註三：民國元年十月份「政府公報」命令第一八一號。

註四：民國元年十月三十日上海「民立報」（第七三六號）。

註五：民國元年十月份「政府公報」命令第一八一號。

註六：「東方雜誌」九卷六號。

註七：民國元年十一月三日上海「民立報」（第七四〇號）。

二十九日 袁大總統任命沈秉堃督辦浦口通商事宜。（註一）

津浦鐵路全路竣工，黃河橋梁亦將告成。浦口爲津浦鐵路終點，日後發展自在意料之中，故特闢爲商埠，積極從事設建。秉堃就職未及一月，於十一月二十七日在京暴卒。

袁大總統以衆議員及省議員選舉法，均無未剪髮者停止選舉權之明文，通令應遵選舉法執行。

各省衆議員及省議員選舉在即，而國民至今尚未剪髮者，仍屬不少，頗有主張禁止留有辮子者參加投票者，袁大總統以有無選舉權及被選舉權，選舉法已有規定，爲免紛歧起見，特予通令應照選舉法執行。（註二）

袁大總統令飭各省，剪髮事宜應由各省行政長官實行勸諭，不得停止未剪髮者選舉權。

令曰：

「共和政體之精神，首在趨國民於法治，選舉各法甫經頒行，斷無聽令各省自爲風氣之理。昨據山東都督周自齊電稱：前於六月二十日通令停止未剪髮者選舉權，選舉期限在即，本省前令應否存廢等語。查衆議員選舉法第六條規定係不得有選舉權，及被選舉權。第七條規定係停止其選舉權及被選舉權。省議會議員選舉法第五第六各條之規定亦復相同，各本法均無未剪髮者應停止其選舉權之明文，凡我國民之有民國國會及各省省議會之議員選舉權者，自應遵照各本法辦理，該省都督命令既係發布於選舉各法未公布以前，一經中央政府公布法律後，前令當然取銷其，選舉人發給證券一節，此種辦法尤爲選舉法規定所無，應飭令各該初選監督於辦理選舉事宜悉遵選舉各法辦理

中華民國元年 十月二十九日

四四三

中華民國元年 十月三十日

四四四

。至剪髮爲民國政令所關，政府豈能漠視，惟強迫剪髮，各省迭釀變端，鑒及前車，未便過於操切，且辦理剪髮爲一事，辦理選舉爲一事，本屆選舉調查早於十月初十日以前舉行，我國民之合於法定選舉資格者，當亦一一列名於選舉人名冊之中，若調查時，既依法律而得有選舉權，而投票時忽依命令而停止其選舉權，溯及既往，固於法理不符，聽其紛爭，尤於人情不順，此案迭據該省各黨會聯名電請前來。注重剪髮者，則稱不加強迫，無以爲轉移習俗之方，注重選舉者，則稱不遵法令無以杜把持擾亂之漸，似此意見各執，實非民國所宜，除剪髮事宜應由各省行政長官實行勸諭，隨時體察情形分別辦理外，所有關於選舉權事宜，凡各省長官命令有與選舉法牴觸者，均應作廢，仍遵本法執行，仰即通飭，各該初覆選監督一體遵照。此令。（註三）

尹昌衡抵中渡。

昌衡今抵中渡，裏塘收復後，城垣衙局俱毀，市面無人，僅存喇嘛寺數十所，彭知事即假寺中辦公，先招堪布回寺，一面宣布豁免商幫票費，市面可望早日恢復。（註四）

註一：民國元年十月份「政府公報」命令（第一八二號）。

註二：令文見民國元年十月三十一日上海「民立報」（第七三七號）。

註三：同註一

註四：民國元年十一月三十一日上海「民立報」（第七三七號）。

三十日 國父抵蕪湖。

上午八時，國父乘聯鯨兵輪由九江安慶抵蕪湖，出席歡迎會發表演說，欲國富民強，國民當謀自立。下午三時乘聯鯨東下，檢閱梁山砲臺。（註一）

袁大總統公布參謀本部官制。

全文十條，規定參謀本部掌管全國國防用兵事宜，參謀總長直隸於大總統，統轄本部及全國參謀將校，監督其教育，並管轄陸海軍大學，陸海測量，各國駐紮武官，軍事交通各事宜，輔佐大總統運籌軍務，凡關於國防用兵一切計畫及命令，呈請大總統認可後，分別咨行陸海軍部辦理。（註二）

袁大總統歡宴日本國會議員。

袁大總統在府歡宴日本考察團各議員，由各國務員充任臨時招待員，並邀參議院議長作陪，席間賓主意見，極為融洽。（註三）

袁大總統電令駐美外交代表張蔭棠，申謝美國政府升懸我國國旗。

袁大總統轉授我國派駐舊金山領事黎榮耀電呈，陳錦濤參加萬國博覽會擇地禮時，美國政府命於升各國國旗之際，同時將我國國旗升起。特去電申謝，並飭張代表蔭棠親至美政府代達謝忱。（註四）

袁大總統令加陸軍中將藍天蔚上將銜；戈克安授為陸軍中將。（註五）

袁大總統任夏壽康署湖北民政長。（註六）

參議院通過追認倫敦一千萬鎊借款案。

參議院咨復政府，以是日開會，提出追認倫敦一千萬鎊借款案，各議員僉以此項合同各條款，均尚平妥，應予可決。惟查簽字後始交參議院追認，殊與約法第十九條第四項不合。嗣後關於國庫有負擔契約，應遵照約法，先交院議決。以上經衆公決，除合同內原列各款，並無修正，毋庸再行繕交全文，以省手續外，相應咨請大總統查照辦理。（註七）

內務部通告各省，保護廟產。

內務部規定保護廟產辦法，通告各省都督，民政長查照，咨曰：

「案宗教財產，曾由國務院通告各省，切實保護。嗣以界限未明，既准湖南都督咨請查核於前，又據湖南寶慶府屬僧侶呈請維持於後，均由部咨行該省分別辦理，並將原咨登錄八月二十日，及九月十九日政府公報各在案，惟恐各僧道等不能明白通曉，仍有糾紛。為此通告各省，轉飭所屬通諭各教徒，凡各廟住持僧道等，除由該教祖宗遺產，或該僧道自置私產，准其自由處理外，對於官立公立各廟產，均祇有管理權，無所有權，不得以個人名義，擅移自轉，及影射抵押，暨已脫離宗教，仍舊占據各情，其有曾經典當抵押者，所立契約，概作無效。仍勒令該僧道等自行備償償還，各贈道對於宗教，一經脫離，其管理教產，即由該管官廳為之處置，並飭嗣後如再有以上情事，該管官廳即依法處理，庶財權不致淆亂，亦免各該僧道等有違法侵占之行爲也。此咨。」（註八）

粵漢鐵路總理詹天佑復任。

詹天佑自任粵路總理以來，策劃進行，不遺餘力，前因受謗於本月五日布告辭職，迭經各方挽留，以義不容辭，已允復任。（註九）

國民黨人士開會歡宴梁啟超，梁氏以「政黨作用之精神與組織之艱難」為題發表演說，認為：共和政治必賴政黨始能運用，而政黨之作用，則以各行其是以導國家之進步，並避免因政爭以致流血。

是日下午一時，國民黨人胡瑛等歡宴梁啟超於北京六國飯店，梁氏以「政黨作用之精神與組織之艱難」為題發表演說，略謂：共和政治必賴政黨始能運用，政黨之作用，消極方面為免使緣政爭以致流血；積極方面則為緣各行其是，以導國家之進步。故各政黨之對抗，奮鬥固不可不力，然必行動於憲法及

法律範圍之下（註一〇）

梁氏此次歸國，革命派人士對之雖反應不一，然以梁氏在清季提倡新學，言論豐采，名重一時，其對於民智之開導與青年思想之進步，具有極大之影響，均為各方所共認。民國成立後，即在穩健的革命黨人方面，對於梁氏之才學及其貢獻，亦深致敬重：不僅不計前嫌，去電促其歸國，且有延致梁氏加入國民黨，共同為民國之建設進步努力以赴之意。（註一一）

元年一月十七日革命黨人汪兆銘（精衛）致梁氏函云：

「任公先生執事：兆銘前此為反對君主立憲甚力之人，以此之故，致唇舌筆墨之際，往往開罪於先生，其實於先生之為人，未嘗不心焉嚮往也。今者以國民之力，使中華民國立於大地之上，兆銘敢決先生必不以其與夙昔宗旨相歧之故，而不顧其有成，此其取證，蓋有在語言文字之外者，想先生必不以為謬也。方今共和之治，畢露萌芽，中國前途悲觀樂觀，交縈於愛國者之胸中，以積學養望，夙以指導國民為念如先生者，其可無以教之乎？吾黨之士，於此常有含意未申之苦，兆銘冒昧輒為一言，如先生不以為不可教，乞賜覆書，是所深禱。此上即請道安。後學汪兆銘頓首。」（註一二）

又元年五月二十八日革命黨人張繼、劉揆一敦促梁歸國電曰：

「國體更始，黨派胥融，乞君歸國，共濟時艱。」（註一三）

由以上汪、張、劉諸人致梁氏電，足見革命黨人歡迎梁氏之返國，確具真誠，且有釋去前嫌，共謀民國建設之苦心。而在梁氏一方面，則不免仍有戒懼之意。觀本日梁氏對於國民黨人胡瑛、孫毓筠、吳景濂、李肇甫等假六國飯店歡宴梁氏，梁氏致其女令嫻書有云：「國民黨見各黨皆歡迎，彼雖恨極，亦不能不相敷衍。同人恐其暴亂，皆阻勿往，然吾決行，不能示人以怯也。」（註一四）甚矣！政治夙怨成見之不易捐棄有如此者！

中華民國元年 十月三十日

中華民國元年 十月三十日

四四八

茲將梁氏演講辭全文附錄如後：

鄙人今日承國中最大黨之歡迎，列茲盛會，不勝榮幸。鄙人雖未嘗列籍於何黨，然在各黨中皆多親交，且多平生所敬慕之人，故每承寵召，輒思傾吐所懷，以冀贊助吾國政黨前途於萬一。今日之會，猶斯意也。竊惟共和政治必賴政黨始能運用，此義蓋已盡人知之，然政黨作用之精神與組織之艱難，恐國人猶或有未喻者，故今竊欲略有所言。

政黨之作用，有消極、積極兩方面。自消極的方面言之，則免使緣政爭以致流血也。蓋聚無量數人以成國，國中各部分之人，其利害決不能一致，常有立於相反之兩極端者，各欲伸張自己之利益而不惜犧牲他人之利益，此人類性質通有之缺點，不必為諱者也，欲伸張自己之利益而獨立不能達其目的，於是聯結多數人與自己有共同利害關係者合以謀之，此亦人類之常情也。然在專制政體之下，凡現居權要之一部分人，必盡其力所能及，壓制異己者，使在政治上不能立於平等競爭之地位，於是被壓者無所控懇，激而橫決，除以武力相見之外，末由自振。此革命流血之所由起也，此種專制，非惟在君主國體有之，即在民主國體亦有之，彼中美南美諸國，即其前事也。惟在政黨政治完全發達之國，然後革命流血之慘，禍可以永絕。蓋政黨政治之國，非無戰爭也，然問其戰場何在，則第一為選舉會場也，第二為議院議場也，問其戰器為何物，則第一口舌也，第二筆墨也。政黨員則戰鬥員也，憲法及各種既定之法律，則各政黨之交戰條規也，故能以黑血代紅血，以演說之聲代槍砲之聲，是故雖有內爭，而無內亂，各國先哲，知人性之終不能免於爭也，故不謀止爭，而惟謀節爭，政黨者內爭之有節制者也，故雖爭而不為國家之害，歐美各國於政黨之競爭不惟不禁止之，而反益獎勵之者，凡以此也。

自積極的方面言之，則緣各行其是以導國家之進步也。凡一國政治之設施，不能全然有利而無病也，大抵每一利恒必有一病與之相緣，是故每行一政策，或有期收效於將來，而目前之利益不能不略為犧牲者，亦有急就目前，而將來之利益不能不犧牲者，有為國權起見而不免犧牲個人之利益者；有為人權起見，而不免犧牲團體之利益者。兩方皆持之有故言之成理，而見仁見智，視夫國中各部分人性之所近與識之所及為判，於是政黨起焉。凡政黨之政策，雖立於兩極端，而皆足以代表國利民福。職是之由，夫國利民福既有多端，然當其用力於甲方面，則乙方面終

不免有所犧牲，犧牲固非得已，然犧牲太多或太久，則國家一部分之元氣受傷矣。於是國家之政策不能不轉向他方面以圖矯正，然政治家之節操，不容枉其所信以隨時轉移也。故視多數民心之所向背以爲進退，當在朝黨選舉失敗而在野黨勝利之時，知人心已厭倦此政策矣，則奉身而退，行內閣交迭，在野黨變爲在朝故，當甲黨退而乙黨進，則乙方面之國利民福，得實現焉。及乙黨退而甲黨進，則甲方面之國利民福，又得實現焉。如是展轉互引，相反相成，故國家之進步無有已時，政黨最大之作用卽在是耳。

國家之有賴於政黨既若是矣，然則如何然後能得獨立之政黨乎？第一須求分子之健全，故黨員貴精而不貴多，凡徵兵者必檢驗體格，集疲瘵殘疾之人以成軍，雖十萬人等於無一人也，然則合多數不適於政黨生活之人以爲黨員，或合多數借政黨以圖私利之人以爲黨員，如是而能成爲一獨立之政黨，未之前聞。第二須求組織之統一，故黨令貴專而不貴散，一國三公，政無從理，軍有二帥，未戰先潰，必將全黨合爲一體，然後有機的發達可得期也。此義鄙人於他黨集會席上之演說，既屢言之，其崖略見於各報，不復贅述。

最後更有重要之一言，則黨德是已。黨德當分對內、對外兩方面言之。對內之黨德，即對於本黨黨員，認爲政友者也。最要者勿借本黨之目的，以遂個人之目的；勿因一己之利益以犧牲同黨黨員之利益。蓋私目的與私利益，千萬人無一人能同者，且必與他人之私目的私利益相衝突。聚各爲其私之人於一團，其團決無能存在之理。故從事政黨者，當其以私人資格立於世上時，固不妨有私目的，當其以政黨員之資格立於世上時，則必須將私目的收起，而惟認公目的，此政事成立之最要義也。對外之黨德，即對於他黨黨員認爲政敵者也。耶穌教之言曰，汝其愛汝敵，驟聞者或以爲過，然孟子不云乎，愛人者人恒愛之，敬人者人恒敬之。是故凡欲自尊重其人格者，同時亦必尊重他人之人格，政黨亦然，凡以政黨自居者，未有不尊重他黨者也。凡國家既自認爲列於國際團體者，則雖有戰爭，亦必恪交戰條規，苟故意違反之，是無異自取消其國際團體之資格而已。是故各政黨之對抗也，奮鬥固不可不力，然必行動於憲法及法律範圍之下，其最懸爲厲禁者，則參用武力也。譬之奕者，未嘗不凝神竭力以求勝敵，若因奪車而致揮拳，則稍知自重者斷不出此也。且政黨之作用，原期化有血之政爭，爲無血之政爭，若繼之以武力，則更何貴有政黨，他黨而亦以武力相應耶，則惹起內亂以致分裂而已。他黨而帖服於吾武力之下耶，則亦暫屈於專制，

中華民國元年 十月三十日

四五〇

久之必且激而橫決，則國家之不祥莫大焉。故對外之黨德，各國政黨皆嚴守之，其最著者，如近日美國羅斯福遇刺，而塔虎特威爾遜皆停戰以待其平復，此意最可師也。

鄙人未嘗爲政黨生活，故於政黨之利病，實非有真知灼見，今因中國政黨方始萌芽，期其盛大故略陳所見，以備各黨之采擇耳。（註一五）

按：國父孫先生於甲午冬（一八九四）創立革命團體興中會於檀香山，以推翻滿清，創立民國爲宗旨，翌年乙未七月（一八九五）康有爲、梁啓超等創辦強學會於北京，以變法維新，促清廷之政治改良爲號召，在戊戌（一八九八）以前，國父所領導之國民革命運動與康、梁所主張之維新改良運動，因其同以救國相號召，故革命與改良兩派人士間時有交往，謀求合作之運動。國父以梁氏爲一時不可多得之人才，素有延致梁氏參加革命，共同合作之意，故自乙未九月廣州第一次革命運動失敗後，在日本橫濱創辦中西學校以爲培養革命人才之學府，並曾有介紹梁氏爲該校校長之舉。（註一六）足見國父愛才之切與對梁氏之見重。然自戊戌政變失敗後，康梁逃亡海外，因其仍寄希望於清廷之改良，繼續從事於保皇與君憲運動，故與以推翻滿清建立民國之興中會及其後之革命同盟會處於敵對之地位。從言論到行動，旗幟鮮明，壁壘森嚴，不相調和，勢成水火。在己亥（一八九九）年間，梁氏雖曾一度與國父孫先生謀求合作，共組團體，然卒因兩派思想之差距、背景之各異，而終告破裂。（註一七）

茲將革命與改良兩派之離合經過有關史料附錄如後以資參證。

附錄：

一、革命保皇兩黨之關係

（戊戌前之關係） 康有爲原名祖詒，號長素，少有創立新教，取孔子而代之志，其自號長素，即取凌駕素王之義。其門人陳千秋號超回，梁啓超號軼賜，麥孟華號駕孟，曹泰號越級，韓文舉號乘參，均取此義。時人以康立論怪僻，自稱聖人，咸以顛康呼之。康初講學於長興里，號長興學舍，好瀏覽西學譯本，凡上海廣學會出版之書報

，莫不盡量購取。長興學舍旋移於廣府學宮，改名萬本草堂，與雙門底聖教書樓相距甚邇。時總理初假聖教書樓懸牌行醫，因康常在該書樓購書，知其有志西學，欲與結交，爰託友人轉達。康謂孫某如欲訂交，宜先具門生帖拜師乃可。總理以康妄自尊大，卒不往見。乙未總理倡設農學會於廣州，嘗請康及其徒陳千秋等加入，陳頗有意，以格於師命而止。是年春，陳少白以事至上海，居洋涇濱全安棧，聞康與其徒梁啟超晉京會試，亦寓同棧，乃赴鄰室訪之。康莊重接見，正襟危坐，儀容肅然。少白向之痛言清朝政治日壞，非推翻改造，決不足以挽救危局。康首肯者再，且介紹梁啟超相見，談論頗歡。總理在廣州敗挫之後，康徒梁啟超、徐勤、麥孟華、歐榘甲諸人於丙申丁酉（一八九六至一八九七）間，先後發刊時務報知新報於上海、澳門，倡言改革，名重一時。同時楊衢雲、謝纘泰等亦與康廣仁（有爲之弟）何易一商談兩黨合作事宜，久無成議。丁酉冬，橫濱僑商鄭汝磐、馮鏡如等在中華會館發起組織學校，以教育華僑子弟，欲由祖國延聘新學之士爲教師，以此就商於興中會。時總理在英國。陳少白以興中會缺乏文士，乃薦梁啟超充任，並代定名曰中西學校。鄭汝磐持總理介紹函赴上海，謁康有爲於旅次。康以梁啟超方主持時務報筆政，薦徐勤承乏，並助以陳默菴、湯覺頓、陳蔭農等，皆康門優秀也。又謂中西二字不雅，特爲更名大同，親書大同學校四字門額爲贈。徐勤既抵日本，初與總統少白時相過從，互討論時政得失。迨戊戌（一八九八年）夏秋間，清帝光緒銳行新政，康有爲驟獲顯要，以帝師自居，徐勤等皆彈冠相慶，慮爲革命黨株連，有礙仕版，遂漸與總理少白疏遠，而兩黨門戶之見，從此日深。

（戊戌後之關係） 戊戌八月，清西太后下令廢除新政，大興黨獄。康有爲得英國軍艦保護，避地香港。王照、梁啟超匿居日本公使館。孫總理在日聞此消息，乃商諸日本志士宮崎寅藏平山周等，請其到中國救助康等有險。宮崎遂赴香港迎康至東京。平山則到北京，使王梁二人易日本服至天津，乘輪赴日。時進步黨領袖大隈重信任總理大臣，犬養毅任文部大臣，均主中日親善政策，對於中國維新黨異常優待。康、王、梁三人起居費用由日政府供給。大隈內閣倒後，則改由進步黨供給。總理陳少白以彼此均屬連客，應有同病相憐之感，擬親往慰問，藉敦友誼，爰托宮崎平山向康示意。康自稱身奉清帝衣帶詔，不便與革命黨往還，竟托故不見。事爲犬養毅所知，雅不欲中國新黨人，因此意存隔閡，遂約孫、陳、康、梁四人同到早稻田寓所會談。屆期除康外餘人俱到。梁謂康有事不能來

中華民國元年 十月三十日

四五二

，特派彼爲代表。是日，三人各抒意見，討論合作方法頗詳，至翌日天明始散。數日後，總理派少白偕平山至康寓訪謁，康梁出見，在座有王照、徐勤、梁鐵君三人。少白乃痛言滿清政治種種腐敗，非推翻改造無以救中國，請康改弦易轍，共同實行革命大業。康答曰：「今上聖明，必有復辟之一日。余受恩深重，無論如何不能忘記，惟有鞠躬盡瘁，力謀起兵勤王，脫其禁錮瀛臺之厄，其他非余所知，祇知多裘夏葛而已。」少白反覆辯論三句鐘，康宗旨仍不少變。談論間，王照忽語座客，謂：「我自到東京以來，一切行動皆不得自由；說話有人監視，來往書信亦被拆閱檢查，請諸君評評是何道理，」等語。康大怒，立使梁鐵君強牽之去，並告少白謂：「此乃瘋人，不值得與之計較。」少白疑王別有冤抑，乃囑平山伺機引王外出，免爲康所羈禁，平山從之。杲於數日後康師徒外出，遷攜王至犬養寓所，王遂筆述其出京一切經過及康所稱衣帶詔之詐僞，洋洋數千言，與康事後紀述多不相符。由是康作僞之真相盡爲日人所知。康以爲少白故惡作劇，因而遷怒及於革命黨，而兩派更無融合之望矣。王照任職禮部主事，嘗上書請清帝出洋遊歷，先往日本，以次繼往歐美各國。摺爲禮部堂官阻隔不上。王面斥其違旨，堂官始爲代奏。清帝怒尙書懷塔布、許應駙、侍郎堃岫、徐會灃、溥頤、曾廣漢等六人壅塞言語，令褫其職；嘉王照不畏強禦，賞給四品京堂，王以是名動一時。康到東後，深虞王舉發其假托衣帶詔之秘密，故嚴重監視，不許私自見客。王不能堪。因與吵鬧多次。康友梁鐵君精於技擊，康特使之強制王之行動。王賴平山之助，得脫離康之約束，遂遍向日本當道陳訴所苦。日政府以康王水火，慮生事端，乃給康以旅費九千元，令其尅日離境。康之遠遊加拿大，實以此故。徐勤在康徒中，反對與總理合作最力，自是與總理少白等日益疏遠。橫濱大同學校會客室貼有「孫文到不招待」之字條，適總理到訪見之，遂向徐詰責；徐否認爲己所爲。有教員陳蔭農直認已作不諱，因與總理駁論激烈，相持不下。校董馮鏡如聞之，乃到校極力勸解始止。事後，各校董多不直徐、陳所爲，有數人提議辭職。學校基礎爲之動搖。犬養以學校解散爲可惜，特親蒞橫濱，邀請各校董維持現狀，且願任名譽校長，以資提挈。各校董感其熱腸，咸允照舊擔任。當時徐勤曾致書宮崎，道謝援助康、梁出險及犬養允任大同學校名譽校長，並力辯無攻訐總理等事。（註一八）

二、兩黨聯合問題

南海往美洲後，於四月間與中會領袖楊衢雲再與先生商談兩黨聯合問題，仍無結果而散。馮自由記這次談話的經過說：「康赴美洲後，楊於己亥四月二十八日由馮鏡如介紹與梁啓超會談於橫濱山下町五十三番又經商店，事後楊馳函告謝，謂梁不願早事聯合，祇言各宜先向自黨運動，以待時機；要之，康黨素來夜郎自大，常卑視留學生及吾黨，且欲使吾黨仰其鼻息，究其實學尚遠不如胡禮垣著之「新政平衡」，此種人非真正愛國者，與之合作，實爲有害無利云。謝初於運動兩黨聯合事，極爲熱心，嗣聞楊言，始意氣蕭索，知難而退。」（開國前革命史頁四十三）以後夏秋間先生爲和孫中山先生來往日密，所以漸有贊成革命的趨向，當時也曾磋商兩點合作問題，以南海之阻，又未成。現在再把馮自由論述這件事的話鈔錄下來，作爲參考：「康有爲離日赴美後，己亥夏秋間梁啓超因與中山往還日密，漸贊成革命，其同學韓文學、歐榘甲、張智若、梁子剛等主張尤形激烈，於是有孫、康兩派合併之計劃，擬推中山爲會長，而梁副之，梁詰中山曰：『如此則將置康先生於何地。』中山曰：『弟子爲會長，爲之師者其地位豈不更尊。』梁悅服。是年梁至香港，嘗訪陳少白，殷殷談兩黨合辦事，並推陳及徐勤起草聯合章程，獨徐勤、麥孟華暗中反對甚力，移書康有爲告變，謂卓如漸入中山圈套，非速設法解救不可。時康在新加坡，得書大怒，立派葉覺邁携款赴日，勒令梁即赴檀島辦理保皇會事務，不許稽延。梁不得已遵命赴檀，瀕行約中山共商國事，矢言合作到底，至死不渝，以檀島爲與中會發源地，力託中山爲介紹同志。中山坦然不疑，乃作書爲介紹於其兄德彰諸友。」（開國前革命史頁四十四）中華民國開國前革命史裏收錄先生當日給孫中山先生的幾封信，現在擇錄在下面藉見兩先生往來情形之一斑。以下第一書：「捧讀來示，欣慰一切。弟自問前者狹隘之見，不免有之，若盈滿則未有也。至於辦事宗旨，弟數年來至今未嘗稍變，惟務求國之獨立而已。若其方略，則隨時變通，但可以救我國民者，則傾心助之，初無成心也。與君雖相見數次，究未能各傾肺腑，今約會晤，甚善甚善。惟弟現寓狹隘，家中前後左右皆學生，不便暢談，若枉駕祈於下禮拜三日下午三點鐘到上野精養軒小酌叙譚，爲盼。」（致孫中山函（一）），（開國前革命史頁四十五。）以下第二書：「前日承惠書，弟已入東京，昨晚八點始復來濱，知足下又枉駕報館，失迎爲罪。又承今日賜饌，本當趨陪，惟今日六點鐘有他友之約，三日已允之，不能不往，尊席祇得恭辭，望見諒爲盼。下午三點鐘欲造尊寓，談近日之事，望足下在寓少待，能並約楊君衢雲同談尤妙。」（致孫中山函（

中華民國元年 十月三十日

四五四

(二)，(開國前革命史頁四十五。)以下第三書是先生到檀香山後十日寄給孫中山先生的：「弟於於十二月三十一日抵檀，今已十日。此間同志大約皆已會見，李昌兄誠深沈，可以共大事者，黃亮、卓海、何寬、李祿、鄭心皆熱心人也。同人相見，皆問兄起居，備致殷勤。弟與李昌略述兄近日所布置各事，甚為欣慰。令兄在他埠，因此埠疫症，彼此不許通往來，故至今尚未得見，然已彼此通信問候矣。弟此來不無從權辦理之事，但兄須諒弟所處之境遇，望勿怪之。要之，我輩既已訂交，他日共天下事，必無分歧之理，弟日夜無時不焦念此事，兄但假以時日，弟必有調停之善法也。」(致孫中山函(三)，開國前革命史頁五十六。)

這次兩黨的關係，雖然接近了許多，但是先生到檀香山以後，因為往來疏濶，便又銷沈下去了。明年宮崎謀刺南海的案子發生，兩黨的合作問題就完全停止了。以後兩黨各成立機關報，便很激烈的相互攻擊起來，以下錄馮書中記兩黨在日本交惡情形的話，作為參考：「未幾橫濱有保皇分會之設，僑商之與中會員泰半加入大同學校，且有不許孫文到校之標語。梁啟超發刊清議報於橫濱，大倡勤王之說，由是兩黨交惡日甚。當時徐勤曾致書日人宮崎，力辯無攻訐中山之事。」(開國前革命史頁四十二)以下節錄徐君勉致宮崎寅藏書：「前聞田野氏云，貴邦人士疑僕大攻孫文，且疑天津國聞報所刊中山樵傳係出自僕手，聞言之下，殊堪驚異。僕與中山樵宗旨不同，言語不合，人人得而知之，至於攻訐陰私之事，令人無以自立，此皆無恥小人之所為，僕雖不得，何忍為之。而貴邦人所以致疑者，此必有一二人造為浮言以惑貴邦人聽聞耳。僕實絕無此事也。今支那之局，譬之海舟遇風，其勢將覆，而舟人猶復互相爭鬥，以任其溺滅，雖下愚之人，不致若是。貴邦人咸具血誠，乃心東亞，特以此相規勸，實感謝不止，而猶斤斤以自辯者，蓋欲洗不白之冤，而釋四方之疑也。先生人望所宗，惓惓於僕，故敢以此相告。……」(註一九)

梁啟超出席「八旗生計會」之歡迎會，八旗代表以「歡迎已往之梁任公」與「歡迎今後之梁任公」二義致詞。梁氏以「平民政治之感想」為題演說，指出：共和國以公民為基礎，八旗與一般國民同為公民，至為神聖，應求關於國

家及世界大事之智識，立強國獨立之士氣。

是日下午，北京公民會、八旗生計會聯合開會歡迎梁啓超於安徽會館。先由文獻報告開會，恒鈞代表八旗生計會致歡迎詞，略謂：今日歡迎之意有二：一爲歡迎已往之梁任公，一爲歡迎今後之梁公。梁任公鼓吹政治改革十餘年，此次革命成功，以梁任公之鼓吹爲一大動因，因此所以歡迎已往之梁任公也。梁任公爲建設之政治家，主張中國人民對政治上之權利義務一切平等，旗人夙爲軍人，一切自由盡被束縛，此次革命後還我自由，去年革命以來，旗人之死於鋒鏑凍餓者，當復不少，此即我旗人所出之共和代價也，先生愛國憂民，八旗生計問題之解決，先生當必有盡謀偉畫，此所以歡迎今後之梁任也云云，啓超演說「平民政治之感想」，全文如下：

「鄙人今日列茲盛會，有一種特別感想，即平民政治之感想是矣。共和國中以公民爲基礎，至大總統國務員及其他公職，皆不過一機關而已，故全國之主人翁，實爲公民。至八旗同胞，昔雖謂一種特別階級，然特別階級之爲物，無論置之高處低處，均無以進於大同之境，昔日專制時代，自他人視之，則爲太高，自八旗人自視，則爲太低；革命以後，此階級因國體變更，乃與一般國民同等，則亦一種之公民而已。

公民之於共和國，其責任之重，遠非君主專制國之人民可比。昔焉依賴一二人，置國事於不問，今焉國家大政，因全國公民之意思而決，此公民之地位所以爲神聖也。然保持此神聖之地位，第一應求關於國家及世界大勢之智識。第二應有強國獨立之志氣。日本歐美地方團體，常開種種講演會，以開發人民智識，此事雖甚難，然欲鞏固共和之基礎，不可因其難而忍置之也，所謂求智識者如是。西方有言，投票爲神聖，夫一票之關係，何至分神聖不神聖之別，則票之所向，即與國家大政有莫大關係存焉。投之而善，則生善果，投之而不善，即生不善果。夫國中政黨，常不止一，各以所見爲是非，吾公民既有智識，以判斷其是非，尤不可不備強毅之志氣，於判斷之後，進而實現其所信，蓋但有智識而無此志氣，決不能作共和國之中流砥柱也。

至八旗生計，在前清末葉，嘗有所研究，以無發表機會，迄未公表。然有一言可以爲諸君告者，則今日生計問

中華民國元年 十月三十一日

四五六

題，不當徒著眼於國中，應會通世界大勢之潮流，乃能定其方針焉。八旗昔以負擔特別之義務爲一種軍人階級，於是營業移動自由，全然喪失，乃成一喪失生計活動之果。然自全國觀之，一般國民，受世界潮流之壓迫，生計蕭條，至今而極，故中國人之生計，與世界人之生計較，更以八旗生計，與一般國民之生計較，其情形正相類焉。至解決此問題之方法，第一則求之個人，第二則在鼓動政府。鄙人稍有所見，俟他日發表，以與諸君一商榷焉。」（註二〇）

註一：民國元年十月三十一日上海「民立報」（第七三七號）。

註二：民國元年十月份「政府公報」。

註三：民國元年十月三十日上海「民立報」（第七三六號）。

註四：民國元年十月三十一日上海「民立報」（第七三七號）。

註五：民國元年十月份「政府公報」。

註六：民國元年十月份「政府公報」。

註七：民國元年十一月一日上海「民立報」（第七三八號）。

註八：民國元年十一月份「政府公報」公文第一八七號。

註九：民國元年十月三十日上海「民立報」第八頁「粵路總理復任記」。

註一〇：易國幹：「民國經世文編」，政治三頁八七八—八八一。

註一一：丁文江：「梁任公先生年譜長編初稿」，中冊，十月十三日梁啓超致其女令嫻書，頁四〇七。

註一二：同前書，中冊，頁三六三。

註一三：同前書，中冊，頁四〇一。

註一四：同前書，中冊，十月廿九日梁啓超致其女令嫻書，頁四〇九。

註一五：同註一〇。

註一六：馮自由：「中華民國開國前革命史」，第一冊，頁四〇—四一。

註一七：馮自由：「中華民國開國前革命史」續編，上卷，頁四一—四四。

註一八：同註一七。

註一九：丁文江：「梁任公先生年譜長編初稿」，上冊，頁八八。

註二〇：梁啓超飲冰室合集，文集第十一冊，文集之二十九，頁三一—三二。

三十一日 黃興抵長沙。

黃興由滬之漢，是日返抵長沙，湘人聞之，莫不以一睹其丰儀爲快。上午八時，譚都督延閣、王軍統芝祥、及各司長、暨軍、警、商、學、議會、商團人員，齊集黃興門外義渡碼頭，兩岸觀者如堵，不下七八萬人，下午一時三十分，座船抵岸，砲艦鳴禮炮二十一響，以表歡迎，譚都督登船迎接，日本駐長領事，亦持刺晉謁。旋偕譚都督並轡入城，逕赴行轅休息，此時歡迎人員，及岸上觀衆，均脫帽致敬，並高聲三呼萬歲，盛況空前。旋即偕譚都督同赴教育會，出席各界歡迎會，由仇鰲致詞歡迎，繼由興起立演說，略謂：余去湘已有八年，今日歸來，承父老兄弟之歡迎，余心滋愧，余有許多話，與父老兄弟一談，今日爲時過晚，又地大聽不清楚，余居湘尚久，俟異日徐徐談論，今日道謝而已。詞畢回轅，參加公宴，晚間歸家省親太夫人，旋赴都督府答拜。（註一）

工商部議定整頓礦務辦法。

工商總長劉揆一，頃在部內會議決定，整頓礦務辦法五項：（一）設立地質研究所。（二）設立地質調查所。（三）組織調查隊。（四）測量煤油與五金各礦。（五）籌設中央練製廠。（註二）

梁啓超在北京大學校歡迎會上發表演說，勗勉諸生保持大學尊嚴，努力學

業，改善學風。

是日下午，北京大學校開會歡迎梁啟超，先期在講堂徧懸國旗，校長教員學生咸集。梁氏蒞會後，由馬良校長述歡迎詞，略謂戊戌新政所留存於今日者，惟大學校，先生實與此校有關係，請今賜訓詞於諸生云云。繼而，梁氏演講，指出大學校之目的，在研究高深學理，發揮本國之文明，以貢獻於世界之文明。其與專門學校之目的有別，專門學校所重者在術，大學校所重者在學。換言之，專門學校之精神，在實際之應用，而大學校之精神，則在研究與發展。大學校不僅爲一國高等教育之總機關，實一國學問生命之所在，因勉在校諸生保持大學之尊嚴，努力於學問事業，爲中國文明爭光榮。最後，又提出服從、朴素、靜穆三要事勗勉諸生以改善學風。茲錄講詞全文如左：

「鄙人今日承本國最高學府北京大學校之歡迎，無任榮幸。適馬校長所言鄙人與大學校之關係一節，當年誠有其事，今請略述一二，以告諸君。

時在乙未之歲，鄙人與諸先輩，感國事之危殆，非興學不足以救亡，乃共謀設立學校，以輸入歐美之學術於國中。惟當時社會嫉新學如仇，一言辦學，即視同叛逆，迫害無所不至，是以諸先輩不能公然設立正式之學校，而組織一強學會，備置圖書儀器，邀人來觀，冀輸入世界之智識於我國民，且於講學之外，謀政治之改革。蓋強學會之性質，實兼學校與政黨而一之焉，在今日固視爲幼稚之團體，然在當時風氣未開之際，有聞強學會之名者，莫不驚駭而疑有非常之舉。此幼稚之強學會，遂能戰勝數千年舊習慣，而一新當時耳目，具革新中國社會之功，實亦不可輕視之也。至創設此會之諸先輩，今日存者，已寥寥晨星，袁大總統即最盡力於此會之一人焉。厥後謠諑頻興，強學會之勢力愈強，而政府嫉惡強學會之心亦愈甚，迄乙未之末，爲步軍統領所封禁，所有書籍儀器，盡括而去。其中至可感慨者，爲一世界地圖，蓋當購此圖時，曾在京師費一二月之久，遍求不得，後輾轉托人，始從上海購來，圖至之後，會中人視同拱壁，日出求人來觀，偶得一人來觀，即欣喜無量，乃此圖當時封禁，亦被步軍統領衙門抄

去，今不知輾轉落在何處矣。及至戊戌之歲，朝政大有革新之望，孫壽州先生本強學會會員，與同人謀，請之樞府，將所查抄強學會之書籍儀器發出，改爲官書局，嗣後此官書局，即改爲大學校，故言及鄙人與大學校之關係，即以大學校之前身爲官書局，官書局之前身爲強學會，則鄙人固可爲有關係之人。然大學校之有今日，實諸先輩及歷任校長與教師之力，謂鄙人爲創設大學校之發動人，則不敢當。

鄙人在十五年前，實不能料及今日有如是規模宏大之大學校，鄙人不能不傾佩歷任校長、教師與學生諸君之努力，且當爲國家感謝者也。惟以今日之大學校，與歐美日本之大學校相較，則程度之相去尙遠；此則鄙人於傾佩之外，不能不責望大學校之校長教師之勉爲盡力，而更不能不責望大學校學生諸君之愈益努力者也。蓋大學校之發達，校長教師與國家社會，雖同負其責，然與大學校有至密之關係者，實在學生諸君，諸君設不自行勉力，則大學校安能發達，敬祈諸君勉力爲中國之學問爭光榮。鄙人今請進數言，聊爲諸君他山之助。普通學校目的，在養成健全之人格，與其生存發展於社會之能力，此爲全教育系統之精神。大學校之目的，固亦不外乎是；然大學校之所以異於普通學校而爲全國最高之學府者，則因於普通目的以外，尚有特別之目的在，固不僅其程度有等差而已。特別之目的維何，曰研究高深之學理，發揮本國之文明，以貢獻於世界之文明是焉。是以施普通教育之學校，其所授之智識，爲人類生活上社會上日用所必具之智識，所訓練之能力，爲人類生活上社會上日用所必具之能力，如是而已。而大學校之所授者，則不僅人類生活上社會上日用尋常所必具之智識能力，而爲一切現象之法則，所謂科學者是焉。此不獨大學校與普通學校之分在是，而大學校與專門學校之別亦全在此。蓋專門學校之學科，強半與大學校相同，往往有人誤視爲具體而微之大學，殊不知二者之間，固顯有區別在焉。專門學校之目的，在養成社會上技術之士，而大學之目的，則在養成學問之士，故專門學校之所授，雖多科學之原理，而所重者在術，不過因學以致用，大學校之所授，雖亦有技術之智識，而所重者在學，不過因術以明學。我國往往學術連用，漫無區別，殊不知二者迥不相同，固不能連而爲一者也。蓋所謂學者，推究一切現象之原理原則，以說明一切之現象，於推究原理原則說明現象之外，別不另設方途以求致用；而所謂術者，則應用學理之方法，技能而已，與推究原理原則以說明現象之學，實判然不能相同者也。故科學之分類，以現象爲標準，有自然之現象，即有自然之科學，有人類之現象，即有人

中華民國元年 十月三十一日

四六〇

類之科學，有社會之現象，即有社會之科學，因自然有種種之現象，亦即有自然之種種科學，因人類有種種之現象，亦即有人類之種種科學，因社會有種種之現象，亦即有社會之種種科學，若夫技術，則以人類社會實用之目的，爲其分類之標準，或合人類之需要，或應社會之要求，或按國家之機關，而有種種之技術，此實爲學與術根本相異之處。而大學校與專門學校之區別，亦於是而分焉。是以同一法律科目，專門學校之目的，在於養成學生法官辯護士之能力，而在大學，則惟使學生能知法律現象之原理原則。至於學生畢業以後，爲法官，抑爲辯護士，則非大學之第一目的矣。其他科目，莫不如是。簡言之，專門學校之精神，在實際之應用，而大學校之精神，則在研究與發明，故凡人類間具有系統之智識，大學校莫不列爲學科，固不問其按切實用與否也。譬如西洋大學有希臘、羅馬古典之學，北京大學亦有經訓考證之科，以言實用，邈乎遠矣，而大學校亦不得不列之爲一科。夫大學校之目的，既在研究高深之學理，大學之學課，又復網羅人類一切之系統智識，則大學校不僅爲一國高等教育之總機關，實一國學問生命之所在，而可視之爲一學問之國家者也。且學問爲文明之母，幸福之源，一國之大學即爲一國文明幸福之根源，其地位之尊嚴，責任之重大，抑豈我人言語所能盡歟？諸君受學於此最尊嚴之大學，負研究學問之大任，鄙人所欲進一言爲諸君勉者，亦唯祈諸君能保持大學之尊嚴，努力於學問事業而已。抑我又有一言者，則前清學制之弊，至今猶令人痛恨不已，其誤國最甚者，莫如獎勵出身之制，以官制爲學生受學之報酬，遂使學生以得官爲求學之目的，以求學爲得官之手段，其在學校之日，所希望者，爲畢業之分數與得官之等差，及畢業以後，即拋棄學業而勉力作官矣，即以海外之留學生日浸染於外國之學風者而言，當留學之時，固多以學問爲目的，而勉力求學，然畢業以後，足跡甫履中國，亦即沾染此惡風，拋棄其數年刻苦所得之學問，而努力作官矣。故中國興學十餘年，不僅學問不發達，而通國學生，且不知學問爲何物，前清學制之害，庸可勝言耶？是以鄙人今所更欲爲諸君勉者，則望諸君以學問爲目的，不當以學問爲手段，蓋大學爲研究學問之地，學問爲神聖之事業，諸君當爲學問而求學，於學問目的之外，別無他種目的，庶不愧爲大學生，若於學問目的之外，別有他種目的，則讀學問之神聖，傷大學之尊嚴，尙能謂之研究學問乎？諸君勉之，努力問學之事業，以發揮我中國之文明，使他日中國握世界學問之牛耳，爲世界文明之導師，責任匪輕，諸君其勉力爲我中國文明爭光榮。鄙人今尙欲進數言於諸君之前者，則爲爲今日之

風問題，夫今日學風之壞，人所同慨，鄙人所欲言者，亦非僅指大學一校，惟以大學爲全國最高之學府，大學學風足爲全國學風之表率，是則鄙人不能不以此責望於我大學生諸君，祈有以表率我全國之學風，而改善我全國之學風者也。語時或有開罪之處，尙望諸君諒之焉。

(一) 服從 言今日學風之壞，莫過於學生缺乏服從之德，不服教師之訓導，不受校長之約束，放恣亂爲，動起風潮遂致德無由進，業無由成，我可敬可愛之青年學生，幾成爲可鄙可賤之無業游民，言念及此，曷勝浩嘆。諸君聞此言，或且有謂鄙人謬悖，欲以奴隸之行，責之共和國之大學生者矣，此在不以服從爲然者，必謂學生當有自由，校長教師等是同類，安有服從之可言，服從二字，乃奴隸之所受，詎可加之於我學生之身，然學生以德之未修，學之未成，始入學校求學，則在學校之中，自當服從校長、教師之訓導，不然又安名爲學生，學生中有言自由者，實不學誤之也，且一國之中，一切皆可言自由，唯軍隊與學生，乃不能言自由，軍隊言自由，則不僅全軍瓦解，不能成軍，且足以擾亂秩序，其危險莫可名狀，學生言自由，亦不僅學業無成，教育無效，其影響於社會國家，所關殊非淺鮮，故歐美先進之國，其學生莫不謹守服從之德，當退校之時，或多與教師從容談笑，若在校中，則雖年高德尊若我馬校長其人者，苟爲學生，亦嚴格整肅，謹聽校長教師之訓導而毋敢或違，鄙人前游美洲大陸，曾遍觀其學校，見其學生之謹守服從，至足感人，而尤足奇異者，則美之學生，不僅對於校長、教師守服從之德，下級學生之於上級學生，亦盡服從之責，上級學生苟有所命，下級學生莫不心悅誠服而爲之。此其故何哉，誠以共和之國，人人有自由，即當人人能服從，不然勢成人人相抗之象，秩序危殆，國將不國，而欲養成此服從之德，在共和國舍教育以外，殊無他途可言。固不若專制之國，以威力脅迫人民服從，不問人民之能服從與否也。故專制國之學生不必養成其服從之德，而共和國之學生，設不於其受教育之日，訓練其能守服從之德，則國基危殆，害莫勝言矣。此鄙人所以以服從之德望大學生諸君，有以矯正我全國學風也。

(二) 朴素 孔子有言，君子食無求飽，居無求安，此在今日，雖不足奉爲我人處世之道，然學生在求學之時，則不可不具此精神。歐美學生自小學而中學，中學而大學，非歷二十年之久，不能成業，且學費之巨，亦非中下之產所能任，故學生之能卒業於大學者，百中實不得一二，惟能刻苦之學生，始能卒業，至若日本，則能卒業於中

中華民國元年 十月三十一日

四六二

學以上之學校者，大抵皆苦學之士，積十餘年困苦，艱難之學生生活，始克學成而爲世用。今日彼國知名之士，若一談其苦學之經歷，則恐我國學生皆當愧死矣。我國學生，本亦寒素之士居多，惟近年來則纨绔之風大盛，衣食惟精美，居處惟求安適，其最堪痛心者，則莫如求學之青年，奢侈放縱，既傷其德性，復害其學業。設此風不革，則中國教育之前途，尙堪問乎？此鄙人之所以祈望大學生諸君，力倡朴素之風，以改革我全國之學風也。

(三) 靜穆 鄙人非謂學生不當發揚蹈厲，人固貴有發揚蹈厲之精神，而後始能在社會任事，惟發揚蹈厲之精神，當用之於做事之時，不能用之於求學之時。學生在求學時代，當善養其發揚蹈厲之精神，則他日學成以後，庶能發揮此精神於事業，孟子所謂養我浩然之氣者是也。若在學生時代，而誤用之於校長教師，是爲不守規則之學生，非所謂發揚蹈厲之精神也，且天下惟有學問有修養之士，乃能真有發揚蹈厲之精神，無學問無修養者，僅能謂之狂躁，謂之輕率，以之辦事，無一事可成也，故學生若不於學生時代，以靜穆之風，善養其發揚蹈厲之精神，則他日必成爲狂躁之士，輕率之士，終身將不能成一事，可不勉乎哉？況學問之業，非有冷靜之頭腦，不能得益，學生若以浮躁之心受學，則不僅不能深入學問之道，我恐即有善教之教師，亦不能有絲毫之得益，故學生若不於求學之時，養成冷靜之頭腦，則於學問之業，日相去而日遠矣。靜穆之風，可不貴哉？簡言之，靜穆之風，一則以成冷靜之頭腦，一則以養發皇之精神，在學校之日，以之修業而進德，卒業之後，則賴之以任事而成功，此爲學生至可寶貴之學風，鄙人深望大學生諸君有以提倡此風也。

關於學風問題，鄙人所欲言者，不僅此三事，惟以此三者爲最要，故特舉以告諸君耳，願諸君勉之，爲我中國學問之前途爭光榮。(註三)

梁啟超在京舉行茶話會，答謝各界連日歡迎之意，並發表演說，泛論時政之弊。

梁氏到京旬日，既受各界歡迎，日不暇給，因須從事著述，將暫返天津，乃於是日在湖廣會館開茶話會，招待各界代表，以答連日歡迎之意。到會者爲京師各報記者，共和、民主、國民、統一四黨重要幹事，蒙古各王公，以及商會代表，軍警兩界要人，北京市民代表，八旗生計會代表，佛教會代表等，

共五六百人。到會者均爭先與梁氏接談，極道仰慕之意。梁氏一周旋，謙讓未遑。振鈴開會，梁氏登臺致詞，至兩時餘之久，實到京後第二次長演說也。

演說全文如下：

「鄙人此次來京，因時日太促，舊好新知，不克一一暢敘，今日邀請同志諸君，一堂聚會，聊謝日來諸君招待之盛情，而諸君惠然肯來，則又鄙人所當首表謝意者也。

鄙人以十餘年流離海外之身，重返故鄉，得與邦人君子握手言歡，衷心欣悅，何可言罄，今日之會，亦借演說以作坐譚而已。

今日結社集會，遍於中國，而北京為全國中心，愛國之士，經世之才，皆萃於一隅，於是黨會隨之而生。夫以十餘年前專制之根據地，而今為政團之活動區，此中消長之機，一言以蔽之，則中華民國之成立實為之焉。中華民國何以成立？一言以蔽之，世界大勢之逼迫，實為之焉。

古往今來，世界之國家衆矣，然古代之國家，如埃及，如希臘如羅馬，以及種種之古國，皆蕪滅以盡，所僅存者，則留一國名於歷史上而已。今世號稱強國者，如英、德、法皆新造之國，其最短如美國者，則百數十年耳。蓋國家組織之法古與今異，昔希臘以市府立國，羅馬以大一統之觀念立國，因地理風俗之異同，各成一種特別之組織。中世紀以後所謂古國者，均歸消滅，其間世界民族中，以政治天才之特優，又以其境遇足以發揮其政治天才，乃向於政治改革之進路以行，而今日政治之新局面以出，所謂政治改革之進路，其重要之特點，則由稀疏而緻密，一也。下自動植以上達於人類組織之社會，其在下等之列者，則質點稀疏，貴重者，則質地堅強。譬如木，入之以釘，則不能禦而屈矣。如金剛石，則非鑽石不能分析，人類社會猶是焉。古代之個人古代之社會，古代之國家，視今日大相懸絕，何以故？蓋古代封建制度盛行之日，各私其土，各子其民，因地理的界限，而國中分裂現象出焉。十七世紀以降，列國君主，竭全力削諸侯之勢，於是國家歸於一統，且自人的方面觀之，有貴族，有平民，有僧侶，平民之中，又分學者、工商家、官僚等種別。凡此階級，各不相通，分貴賤大小而自相凌辱，法國革命後，此風乃一變矣。不特此也，國家之組織，非僅由稀疏而緻密即能了事也。一方不可不由陳舊而進於健全，此政治改革進路

之特點二也。古代之國，其操政權者，不過少數，而多數人民處於被統之地位，國之盛衰興亡，民之疾痛苦癢，大多數之人民，莫得而知，於是其政治天才，日即於消滅，而人爲不健全之個人，立憲政治之行也。國家以政權分諸大眾，於是一部人民得直接參與政治，又一部人民得由選舉之法，間接參與政治，又不僅參與政權已也，全國政治於議會之外，又有政黨報紙及種種機關，使國民平常日用之間，於眼簾耳鼓中，時時與政治相接觸，如是國中分子乃由陳舊而日趨發達矣。

夫此種種方法，考之各國實情，雖不能謂今日已趨完成，而大體則已近似，即或不然，其背於此原則者，已屬極鮮，若聯邦國是也，如德如美，今日統一問題，尙未完全解決，不獨聯邦國即統一國中，亦有爭論不決之事。如參政權人數之多寡，國會權限之廣狹，責任內閣之組織，皆與前舉二原則有關，而各國認爲政界之大問題也。

西方各國，近百年來，專致力於改良政治，因政治改良，國民生計隨而發展，於是資本充足，人口增加，不能不以外國爲尾閭矣，人方驚其侵略之可畏也，則以優國強國侵略國等名詞以名之，抑知世界固無天然之侵略國，其所以不能不侵略者，勢爲之也。蓋最近各國之膨脹，皆由內部充實之結果，與古代羅馬波斯之所謂侵略者，迥乎不同。一言以蔽之，十九世紀之前半，爲各國內部改革之期，十九世紀之後半，乃移其精神以對外，此近世政治之大關鍵也。

中國爲數千年古國，土地廣大，人口衆多，歐洲諸國，既占有非、美、澳諸洲，環顧世界，無可以爲舞臺者，乃馬首東向，羣集於中國，而吾千年古國，內治不修，外競輒北，與歐人之內治充實，然後言外競者，適得其反，此勝敗之勢，所以異也。

夫世界之國，可分二部，一爲能侵入之國，一爲受侵略之國。能侵入之國，侵入受侵略之國，一定之理也。亞洲諸國中如印度、朝鮮、暹羅諸國，受此世界潮流之鼓盪，既已力不能敵而爲人席捲以去矣，惟有日本，以環海之國，一經刺激，愛國志士，翻然驚覺，察知各國侵入之動機，乃推本窮源，爲根本的改革，不數十年而與歐美並駕齊驅。昔爲受侵略之國，而今爲能侵入之國，於是侵入吾國者，除歐美外，又多一日本，諸君試思之，以若此古國，其何堪此重重疊疊侵略耶？

近數十年，憂國之士，爭言改革，然求之實際，則所謂改革者，雖不能一一枚舉，然其一貫之原則，則不外遷就舊機關，補以西洋物質而已。夫各國之風俗制度，雖各不同，然當改革時代，能先立大本者，斯其改革收功，反是有改革之名，無改革之實，中國之十餘年之改革，爲有本之改革乎？爲本之改革乎？稍有識者當自知之，本待鄙人辭費矣。卒之，此腐敗政府不能永存，而革命以起，是故民國之成立，雖爲內部之事，而其動機，則生於對外，換詞言之，世界大勢之逼迫，實爲之也。今者國體由君主而共和矣，所貴乎共和者，貴實而不貴名，竊聞恆人所常言者曰，中國既掛共和之招牌，吾人當免力以副此招牌，諸君試一思之，夫以一國國體，而以掛招牌三字了之，了乎不了乎？

更考之今日之政治，方今庶政，與前清末年輕較，究有多少進步，不惟不進步，甚且生退步之現象。試以統一問題論之，吾國數千年來，人知爲統一之國，大權操於中央，進退黜陟由中央，惟其用人行政，以私而不以公，故操政權者，但知私人之利益，而忘其所執行者之爲公務，上下相朦，合全國爲一舞弊之國，然偶一得人，上下猶可收指臂之效，而勉強圖治，今則何如？以云制度，固猶昔日之制度，而中央之不能號令地方，視昔日爲尤甚，以云人物，自必較前清督撫爲勝，然往往以大本領之人而不能運用此大機關，其故果安在耶？譬之一大船，行於大海之中，當其觸礁石或遇風而不能行焉，則修理其機器，或其機器之製造有不適用者，則從而修改之，蓋必如此，乃能達彼岸焉。今者大舟之在海中流，既已一年，修者不修，改者不改，全部機器，不加改造，且東西南北，聽其散佚，不加收拾，若此危舟，其何以堪此驚風駭浪耶？昔人有言，同舟遇風，則胡越相救，今一部分人既取舊船主而代之，自以爲功成身退，其他一部，則以爲舟處乎中流，機器全不適用，心見而厭惡，如此豈特機器不免散佚，此大舟又寧能免於永沈九淵之禍乎？

十餘年來，國中言政治改革者，約分兩大潮流，一爲急進派，一爲漸進派，各有主張，各以奮勵無前之氣，爲積極之進行，於是今日之局面以成。時至今日，有一極可懼之現象，則情力性漸漸發生是焉。譬之飲酒者，始焉，借酒力鼓興，未嘗無效，且精神奮發，有出人意外者，一旦病酒以後，則精力減少，四肢麻木，雖日日大飲，只增其神經之紊亂而已。自革命以後，全國國民，經一度之興奮，數月以來，漸成病酒之狀，此事寧待遠求，試證之國

人心理。今日國人心理，可分三類，一類則以爲中國既掛共和招牌，從此可抗衡世界；其一類以爲經若此大變，外人猶未干涉，日積月累，自能進於開明；其一類則以大局已定，定思謀位置以自安。凡若此者，皆由於苟安之意多，而憂危之意少，鄙人所謂惰力性者此也。鄙人到京，不過數日，便敢以一時之觀察，妄下批評，特心所謂危，不敢不暢言之耳。

鄙人十餘年來，持樂觀主義之一人也，返國以來，考察國中政治、財政、外交，皆有岌岌不可終日之勢，衷心未嘗不爲之悚惕，然鄙人之所大懼者，並不在制度文章，而在人心風俗之微，如上所述之三類心理，中國前途，樂觀乎？悲觀乎？國中賢豪之所觀察，吾不敢知，以云鄙人，惟有悲觀而已。凡抱一目的，奮勵無前以進行者，斯爲真樂觀，反是者，委心任運，妄託一時之豪興，雖名樂觀，實消極的樂觀而已。

諸君慎勿以僕爲危言聳聽已也，請證之事實，外債總額，已達十七八萬萬，前清末年，載澤、盛宣懷發議募外債一萬萬元，全國相顧失色，爭言抵拒，今民國之成，不過一年耳，政府借比款，又借六國團之墊款，最近又募倫敦新借款一千萬鎊，所謂一千萬鎊，即前之所謂一萬萬元。昔所引爲大戒者，而今則名之曰小借款，若即增多一二千萬鎊而猶以爲未足者，諸君念之，此種心理，進化歟？退化歟？夫謂今日不借債而可圖財政之整理，雖至愚者知其不可，然此種心理之由來，果爲整理財政以立國家百年之大計乎？抑人人貪目前之安樂以爲得此則可以圖飽煖乎？鄙人敢斷言曰，圖飽煖而已。嗚呼！新興國之氣象果如此乎？且以外債政策論之，大借款與小借款之比較也，若借款之使用方法也，若國內財政之整理也。凡若此者，不一爲之立計畫而預算焉，雖有外債，徒以速亡。昔唐內閣初成立，即提議六萬萬元之鉅債，幸以六國團條件嚴酷，不能即時成立，如其成也則鄙人以爲不一二年，行且消耗以盡，而大政之根本改革，永遠絕望而已。莊子有言，事成則陰陽之患，事不成則有人道之患。中國今日國情，正類是也，又如省制問題，國家組織之大關鍵也，中央地方權限之畫分，胥於是取決。近數月來，政府與議院之爭，中央與地方之爭，大抵爲此一事。鄙人以爲今日而擴張行省之權乎？勢必益趨散漫，使中央處於不能號令之地位。今日而縮小行省之權力乎？則中央能力，是否足以及遠？且是否有此魄力足以舉此大器？尤可懼者，全國人討論此問題者不出於公平之眼光，而另懷一特別之目的，雙方逆億，互相對付，於是遷延復遷延，而若此大問題，擱置一

邊。又如政黨內閣，今日政府與國民所心營目注而不能解決者也。今日而求完美之共和政治，非行兩大黨交迭之政治，殆不克致，然即今而行兩大黨交迭之政治，則各黨人才是否足以任此且各黨是否能居之不疑？而內部不至生衝突之患。前日胡君在六國飯店席上，有言今日非黨爭之爲患，乃無真正黨政之爲患。夫既無政黨，尙何內閣可言？更以外人言論觀之，鄙人返國已二十日，於國外言論，稍稍隔膜，然以去年以來之聞見，外人之論中國者，久已不視爲國家，而視作亞細亞東部的一片土地而已。換詞言之，中國者，今世界列國所欲處分之目的物而已。今日政府與國民朝夕所希望者，非承認問題乎，抑知外人之承認與否，與國家之成立，並無關係，前清時代，外人何嘗不認我爲國家？交通往來已數十載於茲，而彼之所侮我輕略我者則何如？我而能自立焉，雖不承認何妨？我而不能自立焉，雖承認又何益？昔日拿破崙之治法，當其改民主爲帝政也，奧大利爲見好拿氏計，與法訂約，其第一條曰，與承認法國之帝政，拿氏勃然大怒曰：吾法之爲帝政爲民政，係法國內部事，不待外人之承認，視吾政府國民朝夕希冀而不得者，相去何如？抑不特希冀而已。有派人運動，或聞外人稍有一二語涉及承認者，則喜形於色。諸君試思之，此種心理，謂爲非惰力性得乎？

鄙人於萬事悲觀之中，默察近十餘年風氣變遷之潮流，及國人心理之趨向，則知吾國人具有一種特質，卽好善而能虛受是矣。國中上流人士，其更事多而閱歷深者，則以飽經世故，視社會變遷動搖，若無足動其意，而要以不害個人利益爲前提，至若大多數之國民則異是。凡國際之競爭與國內之變更，有人焉將利害得失爲之剴切陳說，則不移時而靡然從風，舉國一致，且必有愛國之士，奮勵無前，爲國民効奔走之勞，近數年官民之爭，中央與地方之爭，其風起水湧之狀，皆賴此種元氣爲之推波助瀾，卒之武漢起義，東南響應，不數月而民國以成，則好善而能虛受之特質實爲之也。然天下事長短相依，利害相伏，吾國人性質之優點既若是，而弊亦隨之，輕躁喜動，乏抉擇之力。一也。暫動又止，不能爲繼續秩序之進行，二也。因此二弊，凡提倡風氣者，甲有甲說，乙有乙說，而附和之者，常不乏人，且社會之活動，常如水泡幻影，不移時而止，凡一種國民的活動，其始未嘗不見效，然於社會及政府根本改造，不能生大影響者，弊皆在此。鄙人以爲欲矯此弊，在國人之倡道而已，天下之事，決非旦夕所能告成，而於提倡風氣爲尤甚。吾輩誠懸一鵠以爲進行之準，日之不足，繼之以月，月之不足，繼之以年，其有非一人之

中華民國元年 十月三十一日

四六八

力所能爲者，則合一團體以圖之，行之期年，安患無健全之國民，以爲國家柱石哉？今日所當提倡者不一，要之，對於國民之政治智識，政治能力，政治興味，加以根本的促進，此今日先覺應有之責也。鄙人更有一言爲諸君告者，今日籌畫國家之大任，非一黨私見之所能盡也，對外問題，不能一二數，謂一黨之力能解決之乎？對內問題，不止一二數，謂一黨之力能解決之乎？以今日外界之逼迫，建設之艱難，雖合各黨之心思才力，尙猶恐有所未周，謂以一黨之力能轉運其間乎？今日黨之自待，與國人之待黨，恐不足見信，且以今日號稱大黨者，略有二三，然視他國小黨所爲，相去猶遠不逮，不必遠證西方，即以日本論，各黨之政務調查，與其各方之遊說，吾國人能及其一二否乎？且也國家而安固，先黨而後國可焉，國家而不安固，國且不存，黨又何有？此鄙人所謂今日籌畫國家之大任，非一黨之私見所能盡也。此來承同志相愛受，並各大黨歡迎，鄙人雖無似，然有一語可相告者。綜之，鄙人一己之責任，此後決不放棄，並望各黨咸知各黨所作者，係同一之事，並非反對之事也。

以外如教界，如商界，既同爲一國國民，不可有依賴性，應明自立之義，宗教之責任，在培養國民道德，商業又與政治有密切之關係，此後政治之基礎，能否鞏固，實業家實有大半之責任，望諸君爲國家努力也。（註四）

註一：民國元年十一月十五日上海「民立報」（第七五二號）。

註二：民國元年十一月二日上海「民立報」（第七三九號）。

註三：梁啓超：「飲冰室合集」，文集頁三八—四四。

註四：同註三，頁四四—五一。

十一月

一日 國父美籍軍事顧問荷馬李將軍(Homer Lea)在美逝世，遺囑骨灰埋葬於中國國土。

荷馬李，美國人，民前三十六年（一八七六）十一月十七日生於美國典華城（Denver）。其人背駝形畸，長不及五尺，重不逮八十八磅，然精敏過人，抱負遠大。好研詩文與兵略，常以詩人而兼戰士自詡。十九歲入史丹佛大學讀法學，未卒業，因鑒吾國清廷政治不修，同情改革運動，矢志獻身，欲展抱負，嘗曰：「名業當由劍下生，吾當効拜倫，以今日之中國爲彼之希臘。」初，參與康、梁在海外領導之保皇運動，在美設軍事學校，訓練華僑子弟。康有爲嘗假光緒之名，私授其大將之號，自後沿用，人多以將軍呼之，此將軍名稱所由來也。自民前七年（一九〇四）將軍與國父在美結識後（註一），深受感召，以爲中國革命非自基層發起不可，乃捨康、梁而一心追隨國父從事國民革命。自此，舉凡革命財源之籌募，華僑志士之訓練，軍事行動之規劃，或從中聯繫，或親任其責，或參贊其事，無不竭心力以爲之。武昌義舉成功，滿清亡在旦夕。國父在美得訊後，深知民國初建尤須外力支持，故在返國之前，先行赴英展開外交活動，以爭取國際友誼。將軍其時因所著「無知之勇」（The Valor of Ignorance）一書獲英國參謀部元帥 Robert 賞識，被邀在英訪問，遂又代國父出面與英官方聯絡，進行交涉，終使清廷斷借外債之途，而絕死灰復燃之望，厥功至偉。去年末，隨同國父自英倫返國。本年初，國父在南京就任臨時大總統，將軍出任軍事顧問，並統領榮譽衛隊，侍從左右。

按：黃季陸先生曾指出：「我們一直稱他爲將軍的原因，倒不是繼承保皇會封給他的將軍頭銜而如此。他是中山先生辛亥在南京就臨時大總統時所聘的軍事顧問，所以稱他爲將軍，是名正言順的一位中國革命政府的將軍。」（註二）

同年二月中旬，將軍隨國父致祭明孝陵後，忽患風癱，幾經調治未癒，乃返美國洛杉磯家鄉療養。

是日，終告不治，溘然長逝，享年僅三十六。

按：將軍生前以能參加中國革命而自豪，故曾有死後遺葬中國國土之遺願也。當其逝後，其生前與中國革命有關之文件，即歸其夫人包爾斯女士所有，夫人辭世後，此項文件一直保留在其繼子包爾斯之手，民國五十七年包爾斯又贈予美國史丹佛大學胡佛研究所收藏。該所於接獲此項文件後，根據包爾斯之囑託並查證各方有關資料，得悉將軍生前有將其骨灰埋葬中國國土之遺願，而將軍生前所指之中國國土，自係指中國大陸而言，因當時臺灣割讓於日本，尚未光復。因此胡佛研究所諸先生乃建議把將軍及其夫人靈骨葬於金門，或將其骨灰撒置金門上空，以了其生前之夙願。在該所之意，認為金門乃係福建省之一部分，與將軍遺志之中國國土仍相符合。事經駐美大使周書楷函告國史館館長黃季陸，黃氏以為金門固然是中國之領土，而今日之臺灣，不獨為我國國土，更是我們光復大陸之基地，我們終有光復大陸之一日，因此，把將軍夫婦遺骸葬在金門與葬在臺灣，在意義上並無不同之處。民國五十八年一月二十三日，總統府秘書長張羣奉 總統明智批示：「荷馬李將軍為我建造民國總理所聘請外國的第一顧問，彼既願葬在中國國土之上，則我政府應當贊成，並可先為其在我國土臺灣基地予以優禮祭葬，待光復大陸後，准再遷於南京紫金山總理陵墓之附近安葬可也。」張秘書長於奉批後，即逕電駐美大使周書楷與胡佛研究所方面接洽辦理。胡佛研究所對於 總統之指示深感榮幸，並表示謝意，且經洽獲包爾斯同意，乃於同年四月二十日，由包爾斯奉將軍夫婦骨灰來臺，隆重舉行葬禮，安葬於臺北陽明山第一公墓。（註三）

將軍為「天才軍事家，其重要著作有二，即「無知之勇」（The Valor of Ignorance）與「撒克遜的時日」（The Day of Saxon）兩書，先後於一九〇九年，一九一二年問世。

按：將軍所著「無知之勇」一書，係討論美國國防問題之專著，預言美國未來之大敵必為日本，書中有云：「日本逼於國勢，必早晚與美爭太平洋，爭太平洋必先取菲律賓，取菲律賓必先由 Lingayen Gul 進兵，合 Polillo Right 取鉗形戰術以困守軍，如是，則菲島三星期內必不守，雖有名將無能為力。」

當其時，美人未有重視者，以爲狂夫之語焉。及二次大戰爆發，其所預斷者，均一一實現。美軍方於發現後，爲之不勝驚異，始亟向各方搜覓其著述詳加研究。由是可知，將軍識見之卓越，謀略之深遠矣。

荷馬李夫人原爲將軍之女祕書，其對將軍之事業及著述助力甚多，堪稱賢內助。夫人與將軍結縭未生子女，一九三四年在美逝世。

附錄：

一、黃季陸撰：荷馬李將軍對中國革命的貢獻

記得在過去和年長一輩的同志談起當辛亥武昌起義後中山先生由美赴英，由英經香港返抵上海時的情形，其同行有一位駝背、殘缺，長不滿五尺，像貌不揚的外國將軍。有人問這一位將軍爲何許人時，中山先生對人介紹，便說這是一位世界最卓越的軍事天才家，美人荷馬李將軍。其後上海英文大陸報記者訪問中山先生時，亦曾以：「荷馬李將軍爲怎樣的人？」爲問。他毫不遲疑的答道：

「荷馬李麼，他可稱爲天下最大的陸軍專門家，歐美的軍事家都很尊重他的爲人。」

從具體的記載上說，大陸報記者當時的這一簡短的報導，可能是目前關於中山先生稱贊荷馬李將軍最珍貴的一項資料了。他當時雖如是地以世界偉大的軍事家推重荷馬李將軍；但是在聽的人的感覺，總以爲是一種普通應酬恭維的話。一是由於以貌取人的心理，看到李將軍那樣駝背殘缺的形態而不能見信；二是以爲中山先生在利用一般人崇拜外國人的心理，而引偕行的李將軍來壯自己的政治聲勢。其實呢，當時中山先生的話是真話，而一般人却有以不實視之的。

荷馬李將軍是一位太平洋戰爭的預言家。他的名著「無知之勇」一書出版於一九〇九年。他預料新興的日本將爲後來的美國國家帶來災難。當時他的美國同胞並不相信。一直到了三十三年之後，日本襲擊珍珠港，侵佔菲律賓，一切都如他所預料而實現，他才見重於他的本國社會。中山先生遠在數十年前，辛亥年，一九一一年，便推許李將軍爲世界卓越的軍事天才家，當然是不易爲我們當時的中國人所見信的！

中華民國元年 十一月一日

四七一

同時另有一段故事，中山先生當時講的是真話，大家亦把它當作假話看，不料却發生了一種好的影響。當中山先生偕荷馬李將軍由歐洲返抵上海時，那時全國上下都猜想他由海外歸來，必定携有大批外國借款與海外華僑的捐助。有了這筆大款必可充實財用、提高士氣、振奮人心，擴大革命的聲威。不料大家以此問他時，中山先生很直率的答道：

「余不名一文也，所帶回者惟革命之精神耳。不達目的，誓不終止。」

這的確是句老實話，而大家又把他當作是假話看。於是便產生兩種不同的心理。一是老誠一點的人的看法，以中山先生不應如此天真，即使是真的「一文不名」亦不可說出，使大家聽了灰心，民心士氣將因此而受到影響。另一種人的看法，也許是大多數人的看法，正因大家把真話當作假話看，在當時反認為這是一項政治機密，中山先生是不易隨便將秘密洩露公開的。因此，反而增加了大眾莫測高深的看法，視他的回國必定暗中擁有大量的外援，金錢和武器，來加強革命的勢力，促使革命提早成功！事實上，當時這種看法和臆測，的確壯大了革命的聲勢不少，實非他的本意所在！然則他所說：「余不名一文也。所帶回者惟革命之精神耳。」其用意究竟何在呢？在我看來，這是他對當時的革命黨人的一種警告！因為自武昌起義，各省紛紛響應，當時似乎隱伏了一項危機，那便是一部分人把革命的成敗，完全寄託在外國的金錢和武器的援助上，而沒有將革命大業的成敗建立在自身的奮鬥上面。這是何等可怕的一件事！所以中山先生特地提出來以警告國人！

上述中山先生警告國人，不要把革命大業的成敗完全建立在外國的金錢和武器的援助上，並不是說外交運用的不重要。他所指的是革命奮鬥不懈的精神和不屈不撓、獨立自主的努力，才是革命成功最好的保障。當中山先生在美國丹佛城得悉武昌起義消息後，本可折回舊金山，由太平洋返國，參加國內革命戰爭。他所以仍繼續東行，迅即經由紐約赴英倫的原因，亦正因為外交的重要，故乃立為決策。其時他認為：革命軍既已佔領武昌，革命的成敗，已不單純在於決勝疆場之上，而是在折衝國際樞紐之間，其所得的效力更為重大。荷馬李將軍對於中國革命的重大貢獻和他給予中山先生的幫助，當以在英國協助中山先生辦理外交，使英國政府暫持中立態度，並停止兩筆大借款，逼使當時的滿清政府陷於外援的絕望，財政的枯窘，因而不得不宣佈退位。這兩筆大借款：一是川漢鐵路大借款

一萬萬元業已募集存儲待付；一是幣制借款一萬萬元，已簽約而正擬發行債券，募集之中。假使這兩筆大借款爲滿清政府所有，以作對付革命的戰費，那末辛亥革命的形勢便又將不同了！

中山先生此次英國之行，除了斷絕了列強對滿清財政支撐之外，更使得滿清政治聲威亦隨之墮失。其他尚有一項重大的成就，那便是由於英國對中國革命暫持觀望的態度，因而影響了其時日本的對華政策亦不得不隨之而暫時持審慎的態度。日本是最鄰近中國而最具野心的國家，日本的態度影響於中國革命者至大且巨。日本的民間志士雖多同情中國革命，但是其時的日本政府則爲反對中國革命者。在日本的軍人與保守派的政治人物所持的觀點，認爲中國一旦改帝制而爲共和，必將影響及於日本所謂的天皇制度的保存。當武昌起義爆發，日本政府及軍人保守派間即已有直接干涉中國革命與維持滿清帝制政權的動向。由於日本與英國同盟的關係，英國對於中國之政策則惟日本之馬首是瞻，如能轉變英國的對華政策則亦可以影響日本對華政策之轉變。中山先生之急於赴英作外交活動的原因，首在掌握這一契機而獲得成功。否則當時日英兩國如果聯合以阻撓中國革命之發展，則辛亥革命便不會成功若是其迅速了！

英國之行是順利而美滿的。當時予以莫大之助力的人，當推荷馬李將軍。中山先生在孫文學說第八章「有志竟成」中所說：「到英國時，由美人同志威馬李，代約四國銀行團主任會談，磋商停止清廷借款之事……。予乃再與銀行團主任開商革命政府借款之事。該主任曰：我政府已允君之請，而停止吾人借款清廷，則此後銀行團借款予中國則只有與新政府交涉耳。然必須君回中國，成立正式政府之後，乃能開議也。本團今擬派某行長與君同行歸國，如正式政府成立之日，就近與之磋商可也。」

文中提及的「威馬李」其人，即我本文所稱的荷馬李將軍。由於李將軍的名字在中國有各種不同的稱呼，有如郝門李、霍馬李、赫馬李、堪馬李等，我爲了方便及符合李將軍自己的原始意義起見，乃統稱之爲荷馬李將軍。因爲李將軍曾經對他自己的名字，有一引爲驕傲的解釋。由於他對世界戰略和軍事哲學的偏好，他有時描繪他自己爲維基尼亞李族之一員（The Leas of Virginia），以表示他和美國林肯總統在一八六一到一八六四年，黑奴解放戰爭時的南方大將軍李將軍是同一家系。這是否確實則有待於考證了。他曾經對他的老同學說過這樣一句話，他說：「我

有兩種情感，詩的和戰爭的。我對於我的名字，含有一個崇高的詩人和偉大的戰爭感到驕傲，縱使有些不明事理的人把一個正當當名字加以輕視。」「荷馬」Homer 是一位西方古代偉大的詩人，「李」Lee 是美國南北戰爭時的一位偉大的將軍，他常常形容他自己和名字是「詩人而兼戰士的一種揉合」，儘管有人嘲笑他，而他仍是引以為驕傲的。他這種說法，有人說他是誇大；在我看來一位天才卓越的人物，往往是有不同凡響的一種自負的情操，荷馬將軍大概是屬於這一典型氣質的人吧！由於中國通稱詩人 Homer 為「荷馬」，所以我把他的名字稱為荷馬李，既簡單而又符合他的原意。

我在前面曾經說過，荷馬李將軍對於中國革命最大的貢獻是他在辛亥年，一九一一年對中山先生英國之行的外交活動給予了很大的助力。在中山先生自傳當中雖然概略地提到曾由他代約四國銀行團的主任商談，把兩筆正準備貸予了滿清政府的大借款停付，給予了滿清政府以致命的打擊；但是李將軍個人如何能發生如此重大的影響力能夠幫助此事的成功，則是我們過去所不知道的。在此我不得不參證各項有關的資料加以說明。

第一、荷馬李將軍一九〇九年出版的那部名著「無知之勇」，雖然未曾見重於他自己的國家美國，但却使當時歐洲的兩個巨人為之傾倒：一是德皇威廉第二，一是英國的羅貝爾元帥 Marshal Roberts。在辛亥革命的前一年，一九一〇年，德皇威廉第二曾邀請他去參加校閱德國的軍事演習。羅貝爾元帥於讀到他那本書後，曾禮聘他到英國去為大英帝國籌商太平洋的防務。

第二、當他正在英國作羅貝爾元帥的貴賓時，我國適爆發辛亥革命，於是他即電中山先生赴英進行外交活動，隨即偕同中山先生由歐返國參加中國的革命。

就以上的情形推測，他那時正是在英國具有影響力的一位人物。他之能在對英外交上大有助於中山先生的活動是可以想像得到的。就我手中現有的資料來講，李將軍那本「無知之勇」一書出版後之見重於英國羅貝爾元帥，有如下的一封信是羅氏寫給李將軍的：

「……當我讀到此書時，我無法停下來，一直要到我都把它讀完為止。我是如此之感動於你所描繪的疏於防備的美國人民以及我本國的人民……因此，我的第一個思想就是要使你的著作能够廣汎地為此地的讀者所閱讀：

……我發現哈勃兄弟公司只有半打的版本……我通通把它拿走，並要求他們打電報再寄一點來……」

在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的前一年，羅貝爾元帥曾努力於警告英國人民，如同在第二次大戰前夕，慕尼黑會議前後的邱吉爾一樣。羅氏被稱為是英國的第一號「戰爭販子」。羅氏的軍事思想可能是受李將軍「無知之勇」一書的影響。李將軍之見重於羅貝爾元帥，可說是既深且厚；李將軍其時在英國之具有影響力，藉此也可以想像得到的。因此，他之能有助於其時中山先生在英的外交活動是不無關係的。

關於中山先生辛亥年自紐約赴倫敦之行，一般記載往往誤認是與荷馬李將軍同行的。實則荷馬李將軍其時已在倫敦作客，中山先生與他相約在英倫見面。在新獲得的國外史料中，發現了兩封電報，都是中山先生將離美國時，自紐約拍發給荷馬李將軍的。

第一封電報拍發的時間是辛亥年（一九一一）十月三十一日，舊曆九月初十日，由紐約大西洋無線電公司發至倫敦。電文的內容是敘述當時國內的情形，急待中山先生回國組織中央政府，並託荷馬李將軍在英洽商貸款。

第二封電報發於同年十一月一日，前電發出之次日，內容敘述黃克強先生抵達漢口，國內情勢好轉。中山先生定十一月二日乘茅里塔尼亞（Mauritania）輪赴英。兩電所載荷馬李將軍的收信地址均為倫敦佛里街之薩福伊旅社（Savoy Hotel）。中山先生抵英後亦下榻於此。

這兩封電報，一則足以說明荷馬李時在英倫與中山先生約晤；一則足以補「國父年譜」敘述之不足，是中山先生英倫之行這一史實的極其珍貴的史料。

就現有的資料，我們可以找出，當中山先生辛亥年在英國作外交活動獲得了成就之後，經由法國、新加坡、香港，於是年十二月二十五日到達上海，各方有關的記載都有荷馬李將軍隨行的消息。在這一段時間，他和中山先生的關係有似如影隨形，朝夕不離左右。孫先生於當選臨時大總統後，由上海乘火車赴南京就職，他也隨行。在舉行總統就職典禮時，他是參加典禮的唯一的外籍軍事顧問。

在此時期，有一段有關荷馬李將軍參加中國革命轟動一時的新聞，頓時引起國際人士的重視，那就是當時美國在華官員對於李將軍參加中國革命的問題，視為違背了美國當時對中國的政策。因為自武昌起義，各省紛紛獨立，

其時美國的對華政策是採取中立的立場，爲了要應付滿清政府的現存關係，一個嚴守中立的國家在表面上是不許可他的公民參加別國的軍事行動的。其時更有一些反對革命偏向滿清政府的各國在華人士，更因此而指責荷馬李將軍參加革命政府的軍事行爲，是有違美國所宣佈的中立態度。當時上海英文大陸報記者特爲此事訪問美國駐上海的一位官員，而這位美國官員的答覆態度是非常嚴肅的。這位官員說：「自民軍起義後，美國的態度是嚴守中立，嚴禁本國公民干預其事，在事前嚴加防止，以免事後惹起國際糾紛。並嚴正宣佈依照美國法律，荷馬李的行爲，是法律所嚴禁的，違者則罪在不赦。」

荷馬李將軍於聞悉美國駐上海官員的是項宣佈後，感到非常的憤怒，於是他乃立即向上海大陸報發表義正辭嚴的宣言。他大意說：

「我來中國參加中國革命是我個人的行動，與美國政府毫無關係。外間稱我爲大將，不過因我曾爲中國的康有爲、梁啓超等改良派人物組織過保皇軍，並不是美國的現役軍官，自無受美國軍律限制的必要。我參加中國革命政府的行爲是以個人資格參加，是以實行人道主義爲宗旨。今日中國數萬萬人民正受虐於專制暴政之下，我豈能坐視不救，袖手旁觀之理？我應中國的革命的人民之邀，前來中國是在解脫他們於暴政之下而免沉淪。我是一個世界正義的擁護者。當墨西哥革命，我也參加策劃。美國軍官之參加墨西哥革命的人爲數很多，美國政府從來未加干涉。我今次來華參加革命，豈有可以干涉之理？」

由他這一段義正辭嚴的宣告，我們可以看出他一種特立獨行的氣度的表露。他熱愛中國的一種表情，並不因當時美國在華官員的態度而有所改變。在荷馬李將軍的宣言中，他曾聲明，他並不是美國的大將，大家以將軍稱呼他，是由於他曾一度爲康有爲、梁啓超的保皇會策劃成立保皇軍。這枝保皇軍是戊戌政變以後，康、梁逃至海外，由李將軍在美國爲他們籌辦一個軍事學校，先把在美華僑子弟集中起來，給予一種軍事訓練，他的將軍頭銜是康有爲假冒光緒皇帝的宰相的名義封給他的，並不是一個正規的將軍頭銜。他何以會後來捨棄康、梁的保皇運動而獻身中山先生領導的革命運動，其間的經過非常的曲折而帶傳奇性，在此不作贅敘。我們一直稱他爲將軍的原因，倒不是繼承保皇會封給他的將軍頭銜而如此。他是中山先生辛亥在南京就臨時大總統時所聘的軍事顧問，所以稱他爲將軍

，是名正言順的一位中國革命政府的將軍。此次美國司丹佛大學胡佛研究所爲了要遵照李將軍的遺志把他的遺骸葬在中國的國土，執政黨的負責人特爲了遵照總統蔣先生的指示召集有關機關組織一祭葬籌備委員會，推定張秘書長寶樹爲該籌備會的主任委員，當時爲了籌備會的名稱而頗費考慮。最後乃決定採用：「國父軍事顧問荷馬李將軍夫婦祭葬籌備委員會」的名義，這樣，既堂皇而又正式，甚合於李將軍生前對軍事學的愛好而要作一「詩人而兼將軍」的夙願。他九泉有知，當引以爲慰了！

檢閱辛亥革命時期的報紙，我們可以看出由於大家都稱呼他爲美國陸軍大將郝門李，或郝門里將軍，因而才引起了美國駐華官員的聲明，和荷馬李將軍義正辭嚴的宣告，表示他個人對中國革命的立場和嚮往。在我們保存的史料中有一原始文件，是其時滬軍都督陳英士先生屬下的一個單位名叫「北伐先鋒隊」，其司令官劉基炎曾有一張佈告。就這一佈告中可以看出李將軍在這一時期都在陪同中山先生檢閱軍隊，而且是在正式官文書中被稱爲美國陸軍大將。文中有謂：「本司令奉都督面諭，不日偕同美國陸軍大將郝門李君暨孫中山先生來觀本隊操法，等因；奉此，仰警衛長勤加訓練，務使紀律嚴肅，步伐整齊，以壯觀瞻，而保本隊名譽，切勿視同兒戲，致貽外人笑柄，並負都督之盛意」云。最近在臺以八十八高齡逝世的，曾經於民國十三年出席執政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的張善與先生，此時正任北伐先鋒隊司令官的參謀長呢。

中華民國元年 十一月一日

傳

滬軍北伐先鋒隊司令官劉

為

佈告事照得本司令奉

都督面諭不日偕同美國陸軍大將

郝門李君暨孫中山先生來觀

本隊操法等因奉此仰警衛隊

長勤加訓練務使紀律嚴肅步

伐整齊以壯觀瞻而保本隊名譽

切毋視同兒戲致貽外人笑柄並負

都督期望之盛意除另出示曉諭

外合行傳佈到該隊轉飭一

律遵照毋違切切此佈

分傳警衛隊長准此



中華民國元年十一月一日

滬軍北伐先鋒隊公函

辛亥年十月初九日

(一九一一年十二月十八日)

國史館

Academia Historica

中華民國元年 十一月一日

在辛亥年，一九一一年的十二月三十一日革命政府的機關報，上海的民立報，同時載有兩件英文的題字，一是中山先生所題的，一是荷馬李將軍所題的，題辭的內容都在喚起團結的重要，可想見革命初期所面臨的紛歧複雜的

四七八

合之一字最足為吾人警惕

(翰手文華雜誌大錄)

To Minlipao
"Unity"
is our watch word
Sun Yat Sen

(翰手之軍將李門郝黨由自國美)

To Minlipao
"United we stand, divided
we fall."
The motto of my ancestral state.
(Sd) Homer Lea

▲原六▼

To "Minlipao"
"United we stand, divided
We fall"
The motto of my ancestral state.
(sd) Homer Lea.

▲釋文▼

吾祖邦有言合
則立分則裂

贈民立報

郝門李

國史館

Academia Historica

情形，而團結的問題在當日是何等的重要。墨跡因為年久及當時印刷條件不甚完備的關係，看起來甚為模糊，但仍可看出其大意。

「團結則生，分裂則滅。」豈僅在革命初期重要，在任何的一種情況之下，團結都是重要的。荷馬李將軍當時向我們提出的警語，至今還是值得我們深省的！

據布斯所著「荷馬李的勇敢」一文中所載，荷馬李將軍在一次孫大總統的歡迎會中，他直率的本着他自己的信念，對於中美兩國所將面臨的問題，而提出驚人的警告。他根據他的「無知之勇」一書的論點，預言未來的太平洋戰爭，日本將為中美兩國帶來巨大的危機和災難。他說：

「中國現在是一個共和國，美國也是一個共和國，你們的共和國和我們一樣，只有靠利劍才能保有她的美景和自由……中國的敵人是她歷史性的和平主義，政治上的腐化和日本三者。我們有着這三個共同的敵人，如果不能預防和打擊它，我對於這個國家都無能效力的。我是一個垂死的人，我在我的書中曾警告過美國。我現在要用口頭來警告你們除非從你們心底有另外一個「戰鬥和尚」(Martial Monk)的戰鬥精神升起（按「戰鬥和尚」或係指中國歷史上領導平民革命的明太祖而言）。自由的中國將會衰亡的。假如這個「戰鬥和尚」沒有來，有共和國，或沒有共和國都是一樣，這個古老帝國的末日的到臨，將是不可避免的啊！」

他在數十年前為他自己的祖國疏於在太平洋方面未能重視日本這一興起的敵人的入侵設防而擔憂；同樣的他亦為新興的中華民國，如果忽視日本，忽視尚武精神的建立而憂慮。在我看來，李將軍固然是一位熱忱而獻身於中國革命的友人，但他更是一個具有遠識的熱愛他自己祖國的偉人。在他的觀點，他預料自己的國家美國，在不可避免的情形之下，將難免與日本一戰。為此，美國在亞洲勢必需要一個共同作戰的盟國，這一盟國，自非中國莫屬了。我想，這也許就是荷馬李將軍所以要獻身以助中山先生革命的志業，所以要熱忱的獻身於救亡圖存的中國革命的動機了。在李將軍的預言與希望數十年之後，中美兩國在二次大戰時期曾並肩作戰，以對付當日共同的敵人日本，而深植了兩國間深厚的友誼，這一段珍貴的史實的演成，他雖然不及見到，而他的願望確已終於實現了，這是他應當引以為安慰的。

民國元年一九一二年元旦，他由上海陪同中山先生赴南京，他是唯一的美籍友人參加臨時大總統就職典禮，他

中華民國元年 十一月一日

中華民國元年 十一月一日

四八〇

被聘爲孫大總統的軍事顧問，這些經過，在我們的史料中都有詳細的記載。但是關於他因何而離開中國，因何而得病死亡，則尙難獲得其真相。在若干年前有位美國作家彌納德 Joseph Millard 發表了一篇「參加中國革命的美國人」的文章，內中有一段對於李將軍有如下的記載：

「一九一二年一月一日，孫大總統在南京宣誓就任新共和國的臨時大總統，而荷馬李將軍全付武裝隨侍在側。二月十二日清廷告終，十五日孫大總統率領文武百官往祭明太祖的陵墓，以告中華的光復。在典禮中，唯一允許參加的白人是統領榮譽衛隊的荷馬李。回城後，孫博士低聲說：『我的好友，沒有你偉大而不自私的幫助，中國還不會有今日。』」

可是，沒有聽見答覆。孫博士轉身看見荷馬李將軍已癱瘓地坐在一張椅上。孫博士是個醫生，立刻知道他是中風的跡象，才爲之一驚。

荷馬李清醒過來後，覺得左邊半身不遂，但是他鼓起力氣說：

『我常常說我要埋身中國國土，可是我現在要暫時回美國家鄉養病了！』

荷馬李和他的夫人，搭日本郵船新月號由上海出發，於是年五月到達他從來不被推崇他偉大的國度。他悲憫的對他的親密的助手奧白郎說：

『好了，我的工作完了！』

一九一二年十一月一日，荷馬李在他的故鄉洛杉磯去世！其時他才三十六歲。」

在我們的史料中，與上面同樣的記載一時還尋不到，但從文中所指的孫大總統二月十五日祭明太祖陵的這一實事和日期，則完全相符。（註四）

二、吳相湘撰：中美傳統友誼的奠基人

國父軍事顧問荷馬李將軍(Homer Lea)夫婦遺骸，已於民國五十八年（一九六九）四月十八日自美國運抵臺北暫厝陽明山。正如國史館館長黃季陸先生近撰「國父軍事顧問——荷馬李將軍」一文所指出：這是「有關中美關係

具有歷史意義的盛舉」。「將是人間今後的美談，亦將是中美兩國的友誼上的一項最值得懷念的往事」。

提到中美兩國的友誼，我們習於應用「傳統的友誼」這一辭句。但「傳統的」究竟作何解釋？換句話說「友誼」開始建立於何時呢？膚淺的答案自然是一八四四年七月望廈條約是中美兩國締交的開始。但深刻的研究就會發現這只是中美兩國為利用環境而在外交上運用的一種表現，中美兩國政府人民相互之間在當時甚至其後數十年仍是極少認識，更談不到相互了解，雙方沒有認識和了解，如何談得上「友誼」呢？相反地誤解却日益增加了。清光緒三十一年（一九〇五年）五月，由上海商務總會發起的商學各界抵制美貨運動，是近百年來中國境內第一次出現的全國性抵制外貨運動。廣東省堅持到底，廣州人更激烈。美國國務卿因此曾向滿清駐華盛頓公使抗議：滿清朝廷未盡所能，使中國人民尤其華南人民瞭解，以致美商大受影響。事實上，在其前後美國也有「排華」的事，美國高等學府於一九〇二年才開始注意研究中國歷史文化，對中國也談不上瞭解。

但在另一方面，我國父孫逸仙先生高瞻遠矚，一九〇四年在美國發表第一次對外宣言「中國問題之眞解決」時，即告誡美國人民，請對中國寄以同情，予以援助。希望有衆多之拉飛治德(Lafayette)（為協助美國獨立建國之法國人）來自美國！可能就是這一宣言的影響，久已注意研究並嚮往中國的荷馬李先生開始結識我國父孫先生。

一九〇五年六月，荷馬李陪同時在紐約的康有為校閱所訓練的維新軍，是時中國國內抵制美貨運動已經爆發，這一舉動自在顯示實力以爭取美國援助實行「保皇」。但孫先生却深知「天助自助」的道理，更不希望美國為「煽動者」。此時正自歐洲東旋日本進行中國近代知識份子第一次大團結，組織中國革命同盟會，形式革命領導中心，宣佈中華民國名號及三民主義的主張，為挽救中國的唯一正途與坦途——這些事實，是其後數年促使荷馬李終於捨棄康、梁關係，轉而專心致力忠誠協助孫先生的革命大業之主因。

中國抵制美貨運動持續若干年月，給予美國官民深刻印象，荷馬李亟思有所補救。就筆者前在美國史丹福大學所見「波司文件」(Charles B. Boothe Papers)，其中有一九〇八年九月二十一日荷馬李寄給時在華府的波司函件，除自陳具有對中國的淵博知識以外，並指出廣州乃排美中心，粵人團結力強，其會館遍佈各地，不可忽略，特建議波司覓一適當人選見美總統陳述在中國南部之重要商業利益。其後十月五日荷馬李又寄信波司詢其已否晤見容

閱。十月十日，波司與容閔晤談。同月二十一日容閔致函波司，對荷馬李準備行動，極感欣喜。十一月十八日，荷馬李寄信容閔請其函告康有爲：相信顧問委員會成立一年以後即可得捐款。十二月四日、五日容閔兩函寄荷馬李，促即行動，允於其取得中國第一省後即任其爲總督，且先任命荷馬李爲聯合軍總司令。同時，容閔將中國各秘密團體領袖名單寄荷馬李，其中列有革命黨孫先生之名。

綜合上述，可見截至一九〇八年底，荷馬李等所進行的一項運動，仍以康有爲計劃爲主，容閔也參與其事，但他著重聯合各團體力量，故並不忽略孫先生的地位。一九〇九年一月，容閔又完全改變其觀點，一再寄信波司與荷馬李，力言康有爲聲譽低落，已非一安全可靠之革新運動者。而孫先生則是所有人士中最可信賴的，並認定孫先生在廣東的力量很強大，應助實現其計劃與理想。同一函件中，容閔提出所謂「中國紅龍計劃」，列舉所需要的款項與槍械數量。

容閔這一轉變，當時中國局勢發生重大變化（慈禧、光緒帝逝世，袁世凱被斥逐回里）爲其一因素以外，根據與孫先生及康有爲、梁啓超多年交往經驗而獲致的比較之結論，尤爲主因。這更影響了波司和荷馬李的動向：一九〇九年六月荷馬李友人正努力促成渠出任駐華公使，波司即分函容閔及旅居檳城的康有爲：「如舉成功，將對美國中國俱有裨益」。如北京方面有任何不利於荷馬李新命之言論行動，請康有爲設法疏通。但容閔則覆以荷馬李著書立說勝於往中國工作（「無知之勇」即於是時出版。是年十二月十七日時報文學增刊曾予介紹）。十月二日，荷馬李遭父喪，此議遂作罷論，而孫先生即於是年十二月應約抵達紐約，經容閔安排與荷馬李及波司等在洛杉磯舉行會談，詳細商討協助中國革命計劃。

孫先生與荷馬李自一九〇九年結識是容閔的影響，荷馬李才終於捨棄對康梁關係而專心致力協助孫先生的革命大業。因此這一友誼的建立，不是純感情的，而是運用理智比較分析，並且經過四、五年的認識和了解以後的結晶，其純潔高雅彌可珍貴即在於此。後來事實證明荷馬李的轉變（捨康助孫）是極正確的，在其後不到三年時光，孫先生終於實現了推翻君主專制建立民國的理想，中華民國是亞洲出現的第一個民主國，與美利堅合衆國是美洲第一個民主國東西輝映。事實上，「長提會議」所擬議的援助並未成爲事實，但在民國建元荷馬李參與國父就任大總統

盛典時，國父對荷馬李說：「我的好友，沒有你偉大而不自私的幫助，中國還不會有今日！」這充分表現「君子之交淡如水」的優美文化傳統，精神鼓勵重於金錢物質。荷馬李的「轉變」勝過十萬雄兵或億萬美元。「中國將是我的希臘」原是荷馬李的理想，如今足履斯土，目睹青天白日光華燦爛，何況「周雖舊邦其命維新」了。荷馬李內心愉快可以想像，其時國父又曾邀請容閔回國共圖建設，容氏以病辭。旋於民國元年（一九一二年）四月廿二日逝世。荷馬李亦因病返美醫治罔效，同年十一月一日去世。孫先生也早已辭御大總統職位，然而「民族民權民生」與「民有民治民享」已成爲中美兩國殊途同歸邁向的最高原則了。故今覆按史實，真可說中美傳統友誼應該開始於中華民國建國之初，而這一永恆的基石是孫先生、荷馬李、容閔共同建立的。這三位偉人對自己和祖國以及對方個人與國家都是有深刻認識和了解的，故這「基石」是高雅純潔的。

「基石」建立以後，應該逐步構築大廈了，也就是努力增進中美兩國人民相互的認識和了解，才可以使這一大廈外觀內容美觀充實，然而六十年來的努力太不夠了，尤其是荷馬李撰「無知之勇」與孫先生的「中國存亡問題」若不被忽視，今日世界與亞洲尤其中美兩國將是如何景象與處境？

往事已矣，我們只要把握現實，乘荷馬李將軍夫婦遺骸暫厝中華民國臺灣省（這是孫先生多次足履的地方，更重要的是孫先生革命行動的開始就緣於臺灣之被割讓，如今國土重光後二十五年，荷馬李夙願得償，其歷史意義比較五十八年前在南京參與我建國盛典更爲重大，因爲孫先生的初願也完成了），加緊努力研究中美兩國有關史實，一以增進相互認識與了解，一以避免重蹈錯誤。因此，筆者謹建議中山學術獎金委員會以及嘉新獎學金委員會以及其他大公司每年撥出款項彙成專戶，在美國耶魯大學及史丹福大學與國內各大學研究所設置獎學金，以鼓勵上項有關研究。筆者提出耶魯與史丹福大學，絕沒有對美國高等學府有所輕重，只是由於容閔先生是耶魯大學畢業生（並且是我國留美青年在美國大學獲得學位的第一人），一九〇四年曾協助孫先生撰擬「中國問題之眞解決」的王寵惠先生也是出身於耶魯大學，這一獎學金最好訂名爲「容閔獎學金」（Yung Wing Fellowship），指定給予研究中美關係爲主題的攻讀博士學位的優秀青年；而荷馬李爲史丹福大學學生，此大學之胡佛研究所所以收藏研究和平、革命等爲中心，此獎學金可名之爲荷馬李獎學金（Homer Lea Fellowship），指定給予研究中國近代革命史實的攻讀博

中華民國元年 十一月一日

四八四

士學位的優秀青年，不限中美籍均可申請（耶魯與史丹福大學各兩名，國內各大學研究所八名，除研究上述兩主題外，並以研究美國史為主題）。筆者誠懇希望此事能迅速實現，這將是中美兩國相互認識與了解並進一步發揚傳統友誼的新階段之開始。（註五）

袁大總統任命傅良佐為察哈爾副都統。

是日，袁大總統發布命令曰：

「任命傅良佐為察哈爾副都統。此令。」（註六）

參議院否決滿族同進會請設旗人議員專額案。

是日，參議院開會，出席議員七十五人。會中，由審查會報告滿族同進會呈請國會議員特設旗人專額案後，阮慶瀾云：五族一家，若設專額，是啓歧視之心，此案萬不能成立。嗣經多數議員贊成，予以否決。（註七）

附錄：參議院咨大總統文

「八月三十一日准咨開：據國務院呈稱：據滿族同進會會長熙彥等呈稱：國會議員特設旗人專額一案，本會業將全體會員表決繼續請求情形及應設旗人專額之必要，呈請提交參議院悉心核議等因在案。距今已及一月，未見宣示辦法。昨讀八月十日命令，國會組織法業經公布，而旗人仍付闕如，刻下全體會員羣起質問，情詞極為激烈。為此，再行呈請迅將此案追交參議院，作速會議，加入國會組織法內，以慰羣情，而昭公允等語。查國會議員旗人請設專額一案，疊據該會繼續請求，茲又具呈陳請，理合檢同兩次原呈一併鈔呈，懇予追交參議院議決等情前來，相應據情咨行貴院，希即查照議決見復可也，等因到院。經於十一月初一日常會提出討論，僉以據臨時約法第五條：中華民國人民一律平等，無種族、階級、宗教之區別。是無論何族人民，在法律上不能享特別權利。國會組織法內所列蒙藏選出議員名額，係根於地域之規定，非根於種族之規定。旗人散居各處，與聚處一定地方者，情事迥殊，不能並論。至若參議院內，由華僑選出議員及中央學會選出議員，誠含有代表特殊勢力之義，然所謂特殊勢力者，

係因他方面之關係，要與種族無干，更難引以爲例。是法理上固無特設專額之理由。即以事實而論，選舉人之投票，當然無種族之畛域，且如北京、東三省等處，旗人住居甚衆，將來選舉人必不能少，即令投票時不免畛域之見，旗人依然可以當選，如現在參議員內，有旗籍者數名，即其明證。是事實上亦無特設專額之必要。以上各節經公衆議決，相應咨請大總統查照希即轉飭遵照可也。此咨。」（註八）

國務院會議商統一鹽務辦法。

我國鹽政積弊甚深，袁大總統派祕書胡均列席國務院，與各國務員商定統一鹽務辦法七條：（一）專設鹽政院，仍考成於財政部；（二）各省分設鹽官，直隸鹽政院；（三）永除引地名目；（四）確定新統系；（五）比較產銷多寡；（六）酌定公平價格；（七）統籌劃一稅制。（註九）

按：鹽稅爲國家重要稅收之一，北京政府財政困竭，又急欲向銀行團以鹽稅抵押新借款，是故首課整頓鹽稅。張謇至京，於上月提出改革全國鹽政計劃，分呈總統與國務院，主張民製官收商運，於場產業則收買之，於運商引票則消滅之，於舊時引界則以公司之區域變更之。財政部計劃書內容，官收商運與張氏之說相同，惟有場商之區仍留場商，故場商產業不必收買，將運商舊日引票公平估價，給予證券，以清界限，其願組織公司者，作爲公司底本，否則換給公債票。改革初期一二年間，恐稅額驟短，則用認稅之法以補救之。蓋辦法大致與張氏無甚歧異。（註一〇）

附錄：張謇「改革全國鹽政計劃書」

第一章 中國鹽政之現狀

中國鹽政，承千數百年以前之舊法，因仍不改，複雜紛亂，不易明瞭。今日欲圖改革，其目的將使舊時敝制，一掃而空，似無羅列研究之價值。但施行必有次第，不明鹽政之現狀，則對於吾人今日所計畫，或且疑爲措施迂緩，不悟此爲過渡時代必經之階段也。故吾人先以簡單之說明，表示中國鹽政之現狀。

中華民國元年 十一月一日

中國產鹽地，濱海七省，奉天、直隸、山東、江蘇、浙江、福建、廣東是也；鹽井二省，雲南、四川是也；鹽池三省，山西、陝西、甘肅是也；至於蒙古、新疆之鹽池，所在多有（此外如湖北應城之土鹽，河南之祥符、蘭儀、考城、陳留、太康等處之小鹽，及直隸冀州、順德一帶之碱鹽，皆刮土濾水煮成者；如河北營口等處，則沃水於土，或因雨而煮之者，如階成、蘭鳳等處，崖石天然產者；如巴東之胸脂井，水凝而成者；雲南之石膏菁井，礦煉而成者。皆少數，故不列入。）。中國製鹽之法，種類頗多。奉天、直隸、山東、江蘇之淮北，皆為灘晒；江蘇之淮南、松江與浙江各場，有用板晒者，有用釜煎者；福建、廣東亦用灘晒。川滇之鹽，大都用煎；山、陝、甘肅、蒙古之鹽則用晒，此其大概也。

論鹽質之堅實，則灘晒為最，質鹹而耗輕，商販皆樂用之。釜煎為次，板晒又次之。蓋釜煎鹽之滷耗，甚於灘晒，而板晒者，又甚於釜煎也。四川、雲南之井鹽，其種類亦自不同，川鹽之佳者，色白而質淨，滷耗亦輕，但不能一律耳。山、陝、甘肅、蒙古之鹽，色帶青而微苦，不及海鹽之佳。

製鹽之成本，灘晒最輕，陽歷五六月間，天氣適宜，產數暢旺，則場上收鹽價目，每斤不及一釐，至貴不過三釐，釜煎板晒成本皆昂，自四五釐至一分不等。川鹽之佳者，成本最貴，須在一分以外。總計全國產額，灘晒之數殆將過半。故平均計算，場上收鹽價格，每斤不出五釐，即每百斤不過五角也。

（附說）中國幣制未定，有用錢者，有用銀者，今欲便閱者易於醒目，凡以下所論鹽價及稅則，均合普通之銀元計算。一元有十角，一角有十分，一分有十釐，凡稱一釐者，即當一元千分之一之計數也。

全國產鹽總額，因中國向無統計，不能知其確數，然歷來供求俱足相劑，不聞有鹽荒之患。故產鹽之總額，可暫置弗論，姑作為產銷相抵，僅就全國之銷數以求之。

全國銷數，亦無確實統計。就官場報告，近數年之總銷額為二、六八六、七九三、六〇〇斤，即二千六百八十六萬擔有奇也。列表如下：

地 別	類 別	法 定 引 額	每 引 斤 量	現 銷 量 額
四 川	不	計	計	五五〇・八六〇〇擔
兩 淮	北 南	五七・六一四八引 二六・〇〇〇〇引	六〇〇斤 四〇〇斤	四八九・六八八八擔
長 蘆		六六・二四九七引	六〇〇斤	三九七・四九八二擔
東 三 省		六〇・〇〇〇〇引	六四〇斤	三八四・〇〇〇〇擔
山 東		六五・四九一〇引	三二〇斤	二〇九・五七四四擔
兩 廣		八一・四五〇九引	二四〇斤	一九五・四八二一擔
兩 浙		四二・五一五五引	平均四〇〇斤	一七〇・〇六二〇擔
河 東		五二九八引	三〇〇〇斤	一五八・九四〇〇擔
福 建		五三・四四一四引	一〇〇〇斤 六〇〇斤	七七・二〇〇〇擔
雲 南	不	計	計	五一・二三〇〇擔
甘 肅	不	計	計	二・二五八一擔
合 計				二六八六・七九三六擔

附記蒙古鹽歲銷約四十萬擔，不在此表之內。

右表，據前清鹽政處一千九百十一年檔冊所載，然吾人敢決斷其數之不合。蓋以中國現時鹽法論，有稅之鹽，與無稅之鹽，大抵相等，官書所載，但指有稅者言之耳，濱海產鹽之地，大都無稅，此第一原因也。商人夾帶之鹽，數

中華民國元年 十一月一日

四八七

亦不等。例如江蘇之淮南，以六百斤爲一引，而實際則一引重在七百餘斤；浙江以三百七十五斤爲一引，而實際則一引重三百餘斤，各省皆可類推，此第二原因也。除商人夾帶外，凡運鹽之船與車，皆恃夾帶私鹽以爲生活，沿途酒賣，甚至經過驗鹽之卡，例須酌提餘鹽，以爲官吏朋分之資，名爲功鹽，視同牢不可破之成例，此第三原因也。販私鹽者，其名曰梟，揚子之與太湖，有聚衆數百，夥販私鹽，成羣結隊，船至數十百號，偶遇巡緝查獲，不過十中之一二，此第四原因也。有以上種種原因，故吾人敢斷無稅之鹽，與有稅之鹽相等，殆非過論也。

依前例言，則合有稅無稅，每年銷鹽總計，當有五千萬擔，然僅上開各節，證據殊嫌其不足，更試按全國人口以爲根據，而以每人平均食鹽之數支配之，以求銷鹽之總額。按中國人口，號稱四萬萬，近十年海關稅務司所冊報，與前清戶部所調查，大致不甚相遠。茲將本部十八省人口列表如下：

中國本部人口表 (一九〇二年戶部報告)

直隸	二九九三・七〇〇〇人
山東	三八二四・七九〇〇人
山西	一二二〇・〇〇〇〇人
河南	二五三一・六八二〇人
江蘇	二三九八・〇二三五人
安徽	二三六七・二一四一人
江西	二六五三・二三一三人
浙江	二七五八・〇六九二人
福建	二二八七・六五四〇人
湖北	三五二八・〇六八五人
湖南	二二一六・六六七八人
陝西	八四五・〇一八二人

甘肅	一〇三八・六二七六人
四川	六八七二・四八九〇人
廣東	三一八六・五二八一人
廣西	八一四・二三三〇人
貴州	七六五・〇二八二人
雲南	一二七三・一五七四人
合計	四・二五七四・五〇一四人

今姑依據一千九百七年人口調查表爲標準，本部十八省爲四萬二千五百萬人，東三省一千七百五十萬人，蒙古、西藏、新疆共七百八十萬人，全國合計應有四萬五千萬人。蒙藏情形，與內地稍異，暫不能施行普通鹽法，當剔除一千萬人，實有四萬四千萬人，此中國食鹽人口之概略也。

世界食鹽平均額，最少者每人十斤，如瑞士是；最多者十八斤，如日本是；荷蘭則十七斤；奧國則十六斤；法國則十四斤；德國、印度均十二斤；俄、意均十一斤。東方人民，食鹽之量，過於西方，則中國當與日本爲比例。但中國北部生活程度，較南部爲低，食鹽亦較南方爲輕。依鄙人近數年之實驗，江蘇、浙江人民，每人食鹽少者十六斤，多者十八斤。江浙地皆濱海，其所購買醃硝海產，如魚蝦海蜇等物，暗含鹽質者，尙不在內，故南部人民食鹽，可斷言必在十六斤以上。即讓一步，與北部人平均計算，其數亦必在十二斤以上。今即作爲十二斤，以全國四萬四千萬人口乘之，則每年銷鹽總額當爲五千二百八十萬擔，證以前說，差爲相近，以實際言，亦斷不相遠也。

全國鹽稅收數總額，依前清宣統三年鹽政之統計，爲四千八百二十二萬四千九百六十九兩，以銀元一元五角，合銀一兩，當爲七二三三七四五三元五角。所有正雜課釐加價、加課與各省附加之費，按斤抽提緝私之費，以及電課，地丁，官運收入，商人報效，均在其內，惟如奉、吉、四川等省，將官運成本誤列入表內，應剔除三百萬兩，眞可爲歲入者，不過四千五百四十餘萬，合洋六千八百餘萬元。其稅率輕重不一，最重者如兩淮與雲南，每斤徵銀三分三釐以上；最輕者爲東三省、福建，每斤徵銀不及一分；兩廣則銀二分四五釐，長蘆則銀二分；兩浙、山東則銀一

分五六釐；河東、四川則銀一分七八釐。如全國平均通計，每斤合徵銀一分八釐，合之銀元，則爲二分七釐，即每百斤稅銀二元七角也。而商家意外耗費，及官吏婪索，所得陋規。凡無與於國家歲入者，尚不在內，質言之，則每百斤必在三圓以外，可斷言也。

中國鹽法，大概爲專賣制，但有商專賣、官專賣之別，東三省之吉、黑二省，則純粹爲官專賣，簡易直截，爲全國鹽法之最良，餘各省，省自爲制。其普通規定者，無論官專賣，商專賣，皆有一定之區域。例如某省人民，應食某省產鹽，若逾越界限，雖有稅之鹽，亦指爲私。其他章程層層束縛，處處牽掣，繁複紛紜，毋煩縷述。但不可不簡易表明者，則商專賣中之專賣商，尚有兩種差別，一爲場商（或稱垣商，或稱竈商廠商），即在產鹽之區，向製鹽者購鹽，以轉售與運商，或官者也，一爲運商（或稱引商，或稱岸商票商），即向場商購鹽，運於國家特許之專賣區域內，或躉售於商販，或經於各地，開設子店，直接售之於食戶者也。更有以運商資格，而兼營場商者，要於改革問題，無甚關係，不必深論。

鹽稅徵收之手續，各省不同，有先繳稅而後運鹽者，有先繳若干成，俟運鹽到岸，或售出後，再完全繳納者，稅項款目之煩，不可以俚指計。更有地方稅，暨慈善捐款，錯雜其間，總言之，中國鹽政，與中國徵稅方法，實顯露一不統一之現像而已。鄙人以二十年之研究，尙未能盡知其真相，此幣制轉瞬當在淘汰之列，更無煩浪費筆墨，使閱者徒增頭緒紛繁之苦。

第二章 改革之目的

吾今當開始言改革矣，欲定改革計畫，必將吾人所抱何以必須改革之目的，首先揭示之。

一 吾人目的，在使全國鹽政直接隸於國權之下，以謀統一。凡製鹽、運鹽、售鹽之方法，稅率之輕重，徵稅之手續，務使用種種之計畫，使全國歸於一律也。

二 吾人目的，在使人民負擔平均，雖不產鹽地方，亦得食賤價公平之鹽也。

三 吾人目的，在使人民負擔平均，雖不產鹽地方，亦得食賤價公平之鹽也。

（附說）現在不產鹽地方，竟有每斤價二百餘文，合一角四五分者。

四 吾人目的，欲使私鹽盡化為官鹽，除產地外，沿途不設一卡，銷地不設一巡，所有從前官設之批驗所、掣驗所、督銷局、緝私營，一律裁撤，不必緝私而自無私也。

五 吾人目的，在破引地之限制，而仍保全運商之營業，並不奪鹽戶之生計也。

（附說）引地者，某地祇准食某鹽，越界即為私，此中國現時之制，全國苦之。運商者，即國家特許於一區域內予以專賣之權者也。鹽戶者，即製鹽人自食其力者也。

六 吾人目的，在使鹽與百物同等，以品質之良莠，分價格之高下，鹽質同則價相若，製鹽成本有輕重，以稅率伸縮之，而使之一律也。

七 吾人目的，在使製鹽成本逐年減輕，而使鹽價亦得隨之逐年減輕也。

八 吾人目的，欲使全國產鹽額，與銷鹽額供求相應，無壅積與缺乏之患也。

吾人既抱以上種種之目的，遂不得不熱心積極之改革，改革之政策，則定為（就場官專賣）廢棄舊時場商之制，由國家於產鹽場地特設官局，向製鹽者收買，加入鹽稅，以售之於運商。其大綱有三：一曰民製，二曰官收，三曰商運。今試將三大綱之界說，與設計之概略，條舉如下：

第三章 民製

民製之說明

民製者，對於商製而言，其解釋以自產自製，不含商業性質者為限。反是，即非民製，如向來場商，向鹽戶收鹽，轉售於官與商，即含有商業牟利之性質，為本政策所不許。蓋本政策要旨，在使國家向鹽戶（即製鹽人）直接收鹽，不容中間更有商人，向鹽戶收買轉售於國家也。

商人既無向鹽戶直接收買之權，凡從前場商產業，如鹵地、鹽灘、鹽池、鹽井、鹽板、鹽灶與其他製鹽之器具，儲鹽之倉廠，一律收歸國有。

若以上產業屬之鹽戶，無碍官專賣政策者，則悉仍其舊。

（附說）鹽戶雖以製鹽為業，但以上諸產，間有為鹽戶世產，而不屬商有者，鹽戶之生計，生計仍不過製鹽作

工，絕無商業性質，故仍聽之。

如有商家特設製鹽公司，改良製鹽法，成本輕而鹽質佳，而又易於取締，不致漏私者，國家得特許營業，認為鹽戶之一種，但所產鹽，仍當由國家收買。

國家因改良製鹽之必要，得特設製鹽廠，不在民製範圍之內。

（附說）以上兩項，於民製之界說，似不相容，但國家所以廢棄場商，行就場專官賣之制，非有惡於場商，而與之競利也；（一）舊時鹽場，人自為謀散處各地，不易取締，由官收回，可以通盤籌畫，酌量歸併，化散為整，此即前章第四目的之說也。（二）各場成本不等，成本輕者無論矣，成本重者，當然在淘汰之列。然使強迫取締，則場商與鹽戶，皆有失業之虞，不如由官收回，成本重者，可逐漸停止製造，而徐為鹽戶別籌生計，成本輕者，可逐漸擴張。數年而後，全國製鹽成本之通計，可以逐年減輕，則專賣之價，亦可逐年與之俱輕，此即前章第五、第六兩目的之說也。（三）中國鹽質不佳，亟宜改良，但此非可期之現在之場商也。廢棄現在場商之制，而後別以新法，製造色質良好之鹽，或由商辦，或由官辦。但使易於取締，無碍就場官專賣之政策，則國家何樂不為？此即前章第五目的之說也。

四川、雲南之鹽井，是否視為商有或民有，應俟調查明確後定之。

民製設計之概略分為二節

第一節 產地之規定

- （甲）產鹽區域由國家指定之。
- （乙）就滷製鹽，滷不適於製鹽者禁止之。
- （丙）製鹽原料（如滷及鹽泥、鹽礬等）禁止轉運販賣。
- （丁）舊有之場井池，現在不產鹽者，一律封禁之。
- （戊）舊有之場井池，滷淡產稀及成本較重或零星散處，不便取締者，由國家酌給官價收回，逐漸消滅之。
- （己）國家因官收之妨碍，得以平價收買場產，而整理之。

第二節 鹽戶之取締

(甲) 鹽戶(即製鹽人)須經國家特許(向來以製鹽爲業者，由國家調查戶數，限期登記始准製鹽。)(乙) 關於製鹽之場地及建築物，由鹽戶呈報主管官廳，清丈繪圖而登記之。(此指製鹽人之產業，或向由官發給者。)

(丙) 製鹽之器具，須經國家鑒定，編號登記之。

(丁) 製鹽方法及量額，由主管官廳取締之。

(戊) 凡製惡劣之鹽及攙和雜質，有碍衛生者，禁其製造。

(己) 鹽戶製成之鹽，須悉數直接售於國家，不得私自販運，或買賣及贈與。

第四章 官收

官收之說明

官收者，由國家就產鹽地特設機關直接向鹽戶購入之謂也。其要旨在按製本時價盡收全國之鹽，分別鹽質，加入鹽稅，以平均劃一之價格售於運商，不問產於何處，運往何地，價皆一律也。

例如直隸之鹽，與江蘇之鹽，成本相懸。但官售與運商，則價皆一律，此即第二章第五目的。成本有輕重，以稅率伸縮之之謂也。

所謂鹽價者，指在該場交鹽處之價格也。交鹽處，或在就近可泊輪船之海口，或在就近鐵道接近之馬頭，或在就近民船轉運之運河，或在就近陸路轉運之通衢等處，均由國家指定之。除收鹽成本外，關於鹽稅包索及由產地搬運至交鹽處之輸運費，一切在內也。

官收設計之概略分爲四節：

第一節 機關之設置

(甲) 就現在產鹽之場井池，縮小區域，劃定界限，作爲產區，設局以管轄之。

(乙) 局長之職務重要者五：(一)關於製鹽之取締。(二)關於收鹽之主任。(三)關於售鹽之處理。(四)關於巡緝之監督。(五)

中華民國元年 十一月一日

中華民國元年 十一月一日

四九四

各種之統計報告。

第二節 收鹽之設計

(甲) 官雜價值以各產地之燃料、鹵價、人工、糧價爲成本之標準。而又別其鹽質之良莠，定收價之高下，須使製鹽之人自食其力，尙有餘利，足以贍家，勿使虧耗。

(乙) 每產鹽區建築倉儲若干所。

(丙) 每局設技師一員，助手若干人，化分鹽質，列爲五等，除食鹽外，攪和藥品，用着色法，以廉價售之。

第三節 售鹽之規定

(甲) 非國家認可之運商，不得向官局購鹽運銷他處，但漁業畜牧及農工業用鹽，則定專章，不在此例。

(乙) 各局售鹽與商運之價格（包鹽稅在內），由中央官廳根據各省之收額價值，平均定之，全國一律，不得參差。

(丙) 各局售鹽之交鹽處，由國家指定之。

(丁) 官局收入及售出之衡量，在度量衡法未頒布以前，以司碼秤十六兩八錢爲一斤，百斤爲一擔，十六擔合英權一噸。

(戊) 包裝之材料、容積及形式，由國家頒定模型，准各地工廠仿製，以歸一律。

第四節 場警之編制

(甲) 產鹽區內，添設鹽場警察，歸局管轄，其餘視區域之廣狹，巡緝之難易而定。海岸線延長者，得設馬巡。

(乙) 關於產地緝私之必要，得設海巡，並置淺水兵輪，以供緝私護商之用。

(丙) 水陸巡警之餉項，由鹽價內坐支。

(丁) 水陸巡警獲到私鹽，全數交與官倉。售出後酌提若干成充賞，其得賄私縱，以特別法治之。

(戊) 場警外，得另設暗探若干人。

第五章 商運

商運之說明

所謂商運者，指由國家特許登記之商人，得向產地官局購鹽，運至承銷區域，售與各鹽店販商。其要旨係行商，非坐商；係躉賣商，非小賣商，此項商人之組織，係公司非個人。

中國舊時本有運商之名，亦有一定之專賣區域，但計劃書所指之運商，與舊時運商之性質不同。

(一) 舊時運商，係個人；本書所定之運商，係公司。

(二) 舊時運商，必須向國家指定之場買鹽；本書所定之運商，可向各專賣局自由擇購。

(三) 舊時運商，或兼營場商與小賣商之營業；本書所定之運商，不得兼營場商，並不得於指定之分公司外，設售零之于店。

論者或疑既定爲官專賣政策，則運商之行爲，亦可由官兼辦，不必多設此一種商業。但其中頗有爲難者：(一)中國幅員遼廓，交通未盡便利，一旦盡改官運，公家無此財力，且全國悉改官運，需材尤多，恐無如許相當人材，而管理必生困難。(二)舊時鹽商，國家特許專賣之券（或稱引票，或稱鹽票），在國家法律，本不許其輾轉售賣，但相沿既久，或抵押或租辦或轉售，在習慣上，已成爲一種有價證券，一旦盡令歇業，於金融界不免略生影響。若依現在政策，雖將舊票廢棄，而仍許其有優先權，照章納保證金，聽其組織公司，是改革之中，仍寓保全之意。且以舊商組織新分公司，一切辦理，俱有熟手，不致漫無把握。故官運一節，雖爲國人企畫所必及，但過渡時代，不能不暫讓一步，存留此運商名目，以待將來之第二次改革也。

論者又謂，官運既未能即辦，儘可悉聽商民自由販運，何必多此一階級，爲貿易之障礙？此論雖是，而按之中國現狀，尚不確當。緣中國交通阻礙，若不指定區域招商承運，則在僻遠及人口稀少之處，難保無淡食，及食貴鹽之虞。況販賣小商，至數千里外購鹽，事實上必生困難。故揆度中國現狀，尚非可以廢棄運商之時也。

向來人民之不嫌於運商者，爲其有壟斷把持之性質，假如甲地與乙地相近，食乙地之鹽，運費省而價廉，而國家必令強迫食丙地之鹽，如食乙地之鹽，雖有稅亦視爲私鹽；又如甲乙同爲產鹽地，甲之鹽稅輕，而乙之鹽稅重，丙爲銷鹽地，介於甲乙之間，自必喜食甲鹽，而國家必強迫令其食乙鹽，此卽所謂引地也。歷來論鹽法者，俱以此爲

苛政。依本書所規定，雖運商亦有承銷區域，但運商向何場購鹽，本可自由，無論何場，價均一律，而運商售與販賣者，或鹽店之價格，均由國家規定，則向時把持壟斷之弊自無而生，而向以販賣為業者，不致失敗，即向來私販，亦可分途而改為正當之營生，故雖存運商之名，不至受以前運商之虐，此又可斷信也。

商運設計之概略分為三節：

第一節 商運之限制

(甲) 劃全國為若干區，每區准設一運鹽公司，其區域之地點，由國家定之。

(乙) 運鹽公司之組織，須遵照運鹽公司則例。

(丙) 欲組織運鹽公司者，除遵章登記外，須納規定之保證金。此項保證金交納後，由國家給與有息公債票。其利率及償還年限與方法，別表定之。

但運鹽公司所納之保證金額，以承運區域年銷之預算額，通計鹽價三分之一為限。(例如某區之年銷總額為一百萬擔，每擔鹽價(包稅在內)假定為三圓，則運鹽公司、鹽公司應預納一百萬圓之保證金。)

(丁) 運鹽公司售與鹽店或販商之價格，由國家相其運費之多寡，資本流轉之遲速以定之。

(戊) 運鹽公司承銷區域內，應設分公司若干處，由國家指定之。

(己) 運鹽公司不准兼營製鹽業，亦不得於指定之分公司外，兼設鹽店。

第二節 商運之權利

(甲) 舊有之引商，自本法施行之日起，一律作廢，如欲組織公司者，於期限內，准其有優先權。

(乙) 凡指定一區域，十年或十五年內，不得有兩運鹽公司。

(丙) 運鹽公司之股票，認為有價證券。

(丁) 運鹽公司之承銷年限定為十年。(或十五年。)

(戊) 運鹽公司得以自由向產地各官局購鹽。

(己) 運鹽公司得向鹽業銀行，借貸運本，惟須以鹽業公債票為擔保。

(庚) 運鹽公司因運道之不便，運費之昂貴，得請國家設法補助。(如布設鐵道、開通航路及自製輪船等。)

第三節 附官運設計之概略

(甲) 向無引商之地方，由國家設官運局以處理之。

(乙) 官運局之售價，當比較商運公司而定，其純益金，即為國家營業之入。

第六章 改革之基本金

改革計劃，具如前數章所述，但非有極巨之基本金，則以上計劃，無從實行。基本金之需要，約分三項：

(一) 以公平價值收回商有之鹽場、鹽井、鹽池、暨一切附屬製鹽之器具、儲鹽之倉廠。

(二) 製鹽成本較重之場灶井，由國家收回後，設法整理或消滅之，而擴張成本較輕之製鹽區。

(三) 各製鹽區之交貨處，應建設倉廠及酌量海口情形，籌設停泊輪船之地點，與小輪駁船、輕便鐵道等之設備。就以上三項論，第一項需款最鉅，二三項則逐漸施設，視財力之盈絀以為衡。

沿海七省鹽場，奉天無場商之名，凡官商皆直接向攤戶購鹽，毋庸收回。直隸、山東，情形大同小異，然已有必須收回之處。江蘇之淮北、淮南，情形迥別，淮北情形，類於直隸、山東，須收回者約二之一，淮南以釜煎鹽，兼含有百餘萬畝之草地，而製鹽成本，又較他處為鉅，非國家收回處理不可。浙江情形複雜，應收回者居多數。福建雖無場商之名，但海線延長，產區極散漫，應擇要收回，聚散為整，設法整理。廣東以運兼場，非收回不能劃清。

腹地各省，山陝甘肅之池，雲南之井，皆聚居一隅，產額亦微，易於管理，由官收回，成本並不甚鉅，蒙古暫時緩議。惟四川各地，井眼大小有千數百之多，鑿井純用土法或成本輕重不等，倘不收回，是否於專賣政策有礙，尙難確定。

以上各場，除奉天但須整理，毋庸收回，及蒙口從緩規畫外，其全數或擇要收回者，共十一省。若以產鹽之多寡，定場之大小，則直隸、江蘇、福建、廣東、四川應命為大場。山東、浙江、雲南命為中場；山西、陝西、甘肅命為小場。今定收回，價值及整理擴張各費，大場五百萬，中場三百萬，小場百五十萬。十一場，成須三千八百五十萬。

中華民國元年 十一月一日

四九八

，爲收回全國場產基本之總數。

(附說) 以上所估收回基本金，雖分三等，但仍是平均計算之數，如大場之直隸、廣東、福建，可不須五百萬圓之多。而四川、江蘇，或恐不敷也。又所定基金數目，實含產價、整理、擴張，三項。析言之，則用於收回者三之二，用於整理及擴張者三之一，雖不得爲精確之預算，大致不甚相遠也。

此項基本金之籌備，由國家發行鹽業公債五千萬圓，由各省運鹽公司承受，作爲公司保證金，國家即以此款購回場產及整理，擴張各種設備之用。

依第五章第一節丙項辦法，公司保證金額，以承運區域年銷之預算爲標準，則每年總銷額爲五千萬圓，共應收入保證金五千萬圓。但向歸官運地方，及幅員遼闊，或與產鹽地相近，商家不願承銷之區，亦須由官自運。以全國計之，商運者十之七，官運者十之三。當可收足保證金三千五百萬圓，以抵購回場產之總額不敷三百五十萬，但收回場產非一年可以竣事，此不敷之三百五十萬圓，可於官營業純益金所收入，從容彌補，毋慮不敷也。假如定鹽業公債爲收足三千五百萬圓，每年應付之利息，與償還年限列表如下：

年 別	類 別	償 還		利 息		本 息 共 計	
		償	還	利	息	本	息
第 一 年	不 還	本	一、一〇〇、〇〇〇元	上	同	二、一〇〇、〇〇〇元	上
第 二 年	同	前	同	上	同	同	上
第 三 年	同	前	同	上	同	同	上
第 四 年	同	前	同	上	同	同	上
第 五 年	同	前	同	上	同	同	上
第 六 年	還本十之二計七百萬元	上	同	上	九、〇〇〇、〇〇〇	上	上

第七年	同	前	一、六八〇、〇〇〇	八、六八〇、〇〇〇
第八年	同	前	一、二八〇、〇〇〇	八、二六〇、〇〇〇
第九年	同	前	八四〇、〇〇〇	七、八四〇、〇〇〇
第十年	同	清償	四二〇、〇〇〇	七、四二〇、〇〇〇

以上公債之年息，及自第六年起，按年償本之款，國家以官運營業純益金之收入為抵當，而不得動支就場專賣之鹽價及鹽稅，因此項鹽價（包稅在內），國家將以抵其他開支。官運營業純益金，每年可得若干，是否足敷抵還公債本息，必合十年統計之。吾人既預計全國銷鹽總額，為五千萬擔，官運居十之三，當以千五百萬擔。但此等預計，乃係辦理數年後之成效，斷非初辦時，即能有此銷數也。今當用階級法推之，定第一年為十之五，以後逐年增十之一，至第六年，而足預計之數。

官運純益金，以何法預計？假如定就場鹽價（包稅在內），為每擔三圓，輸送費視交通之便否，實難預計，大約至少每擔二三角，多者七八角。今定五角，係中數也。輸送搬運之費，每擔五角，借貸運本利息，及用人開支為每擔五角，則每擔淨本為四圓。加以一成之純益金，則官運售出之價，為每擔四圓四角。以此價較之，中國目前鹽價，並不為昂。如是則官運純益金，每擔可得四角，合以每年銷數，列表如下：

年別	銷鹽 (擔數)	純益 (元)	公債息及還本 (元)	相 (元較)
第一年	七、五〇〇、〇〇〇	三、〇〇〇、〇〇〇	二、一〇〇、〇〇〇	九〇〇、〇〇〇
第二年	九、〇〇〇、〇〇〇	三、六〇〇、〇〇〇	二、一〇〇、〇〇〇	一、五〇〇、〇〇〇
第三年	一〇、五〇〇、〇〇〇	四、二〇〇、〇〇〇	二、一〇〇、〇〇〇	二、一〇〇、〇〇〇

第四年	一二、〇〇〇、〇〇〇	四、八〇〇、〇〇〇	二、一〇〇、〇〇〇	二、七〇〇、〇〇〇
第五年	一三、五〇〇、〇〇〇	五、四〇〇、〇〇〇	二、〇〇〇、〇〇〇	三、三〇〇、〇〇〇
第六年	一五、〇〇〇、〇〇〇	六、〇〇〇、〇〇〇	九、一〇〇、〇〇〇	三、一〇〇、〇〇〇
第七年	同	同	上	二、六八〇、〇〇〇
第八年	同	上	上	二、二六〇、〇〇〇
第九年	同	上	上	一、八四〇、〇〇〇
第十年	同	上	上	一、四二〇、〇〇〇

據右表以觀，以純益金所得，抵還公債本息，前五年可餘一千零五十萬元，後五年不敷一千一百三十萬元，相抵不敷八十萬元，加以前五年益金相抵有餘所儲逐年之息金，必可有贏無絀也。

如運鹽公司，承銷年限，定為十五年，則此項公債，亦可改為十五年償還，則逐年皆有贏餘矣。列表如下：

純益之收入與公債本利之償還分十五年比較表（以萬為單位）

年別	銷鹽數 (擔)	純益金 (元)	子金償還額 (元)	本金償還額	比較 (元)
一	一七、五〇〇、〇〇〇	三、〇〇〇、〇〇〇	二、一〇〇、〇〇〇	無	九〇〇、〇〇〇
二	九、〇〇〇、〇〇〇	三、六〇〇、〇〇〇	同	無	一、五〇〇、〇〇〇
三	一〇、五〇〇、〇〇〇	四、二〇〇、〇〇〇	同	無	二、一〇〇、〇〇〇
四	一二、〇〇〇、〇〇〇	四、八〇〇、〇〇〇	同	無	二、七〇〇、〇〇〇

一五	一五	一三	一二	一一	一〇	九	八	七	六	五
一五、〇〇〇、〇〇〇	一五、〇〇〇、〇〇〇	一五、〇〇〇、〇〇〇	一五、〇〇〇、〇〇〇	一五、〇〇〇、〇〇〇	一五、〇〇〇、〇〇〇	一五、〇〇〇、〇〇〇	一五、〇〇〇、〇〇〇	一五、〇〇〇、〇〇〇	一五、〇〇〇、〇〇〇	一三、五〇〇、〇〇〇
同	同	同	同	同	同	同	同	同	六、〇〇〇、〇〇〇	五、四〇〇、〇〇〇
上	上	上	上	上	上	上	上	上	同	同
二二〇、〇〇〇	四二〇、〇〇〇	六三〇、〇〇〇	八、四〇〇、〇〇〇	一、〇五〇、〇〇〇	一、二六〇、〇〇〇	一、四七〇、〇〇〇	一、六八〇、〇〇〇	一、八九〇、〇〇〇	上三、五〇〇、〇〇〇	上
同	同	同	同	同	同	同	同	同	上三、五〇〇、〇〇〇	無
上	上	上	上	上	上	上	上	上	上	三、三〇〇、〇〇〇
上二、二九〇、〇〇〇	上二、〇八〇、〇〇〇	上二、八七〇、〇〇〇	上二、六六〇、〇〇〇	上二、四五〇、〇〇〇	上二、二四〇、〇〇〇	上二、〇三〇、〇〇〇	上二、〇二〇、〇〇〇	上二、〇一〇、〇〇〇	四〇〇、〇〇〇	四〇〇、〇〇〇

(附說) 償還此項公債本金，更有一極便利之方法，自第六年起，商家向官中運鹽時，准其搭用債票十分之一，則銷鹽如能逾額定之數，不待十五年，即可以償清矣。

或疑運鹽公司保證金，爲數太鉅，恐難如願。不知在滿清時代，鹽商常有額外報効之款，動以百萬計，既無息金，亦不償還，現在此等苛例，悉予蠲除，且核計一公司之贏利，即按官運之純益爲比例，假如一區，預計年銷一百萬擔，第一年銷十之五，以後逐年增十之一，至第六年而足。預計一百萬擔之數，每年平均，銷鹽八十五萬擔，除一切開支、暨借貸利息外，每擔得純益金四角，每年當得餘利三十六萬圓，加以國家所給予之年息六萬圓，是每年可得純益金四十二萬圓也。(第六年以後，公債逐年償還，年息亦少，但公司仍以此款，爲活動資本，可省借貸利息

，是公司所得淨利反多，故第六年後，並不減少純益金之總額。）假如承銷一百萬擔之區域，組織公司，額定股本爲一百五十萬圓，以百萬圓納保證，以五十萬圓爲流動資本，不足則以公債票，向鹽業銀行，抵借七十萬圓，是流動資本，實有一百二十萬圓，以每擔淨本四圓計算，可預儲三十萬擔之鹽，無憂資本之不足，以百五十萬圓之股本，平均每年可得四十二萬圓之純益金，且又立於至穩固之地位，鹽商何樂不爲？若區域愈大，則開支及成本愈省，利益又不待言。

又如兩淮鹽商之鹽票，若按照買賣價格，可值一千餘萬圓，長蘆廣東稍遜，爲數亦殊不貲，各舊商欲保全其前此之營業，對於新公司之組織，必極踴躍，又可斷言。此保證公債政策之必能實行，而購回全國場產之基本金，斷乎有着，無待外求也。

第七章 鹽業銀行之設備

保證公債，爲收回場產之基本金，而對於國家，就場收鹽之成本，各官運局購鹽之成本，商辦運鹽公司之轉輸、借貸、匯款無特設之金融機關，以爲貫輸，則國家與商人，皆生種種之困難，故鹽業銀行之設備，殆爲必不可緩之圖。國家特撥二千萬元，設立鹽業銀行，其性質係獨立，不與中央銀行相混；其營業範圍，以關於鹽業上之設備、改良、匯兌、抵押、存放、收付爲限，不得營普通商業銀行之事業，對於國家，亦不擔任鹽業以外義務。

產鹽省分，擇要設立分行，銷鹽地方，亦於運銷公司所在地設立之。

運鹽公司，得以保證公債券，向銀行貸款，或存放匯兌收付。

專賣局收鹽需款，得向銀行借貸，有餘則存放，官運局亦如之，關乎全國鹽政款項之出入，皆以銀行爲機關。

保證公債券之發行、付息、償還，由銀行經理。

關於改良製鹽之必要，或購辦機器，創立新式之製鹽廠，得預計成本及贏利，呈明政府，由銀行發行公債。

銀行條例，由國家另訂專章。

第八章 設計之次第

以上種種規畫，事理繁瑣，斷非同時所可並舉，故必有設計之次第，明定年限，乃可計日圖功，其次第如下：

第一年 調查籌備時代（一切鹽法，仍照舊制暫不更改。）

定官制：中央及產銷各省，俱由國務院按照官制任命各官。

調查產地情形。

調查銷地情形。

規畫產鹽區域，及設局收買管理方法。

規畫運鹽區域，指定公司及分公司之所在地。

設立鹽業總銀行。

編制關乎專賣各種條例及施行細則。

設立鹽務講習所，造成專門技師。

第二年 過渡時代（凡可實行者，即先實行。）

次第收買各場，由官收鹽。

次第招商組織運鹽公司。

次第設立鹽場巡警。

次第設立產地銷地各分銀行。

第三年 實行時代（廢棄舊時鹽法，一律適用新條例。）

產鹽地之官收局，一律成立。

鹽場巡警，一律成立；舊緝私營隊，一律裁撤。

運鹽公司及官運局，一律成立。

實行各種新條例。

各分銀行一律成立。

（附說）按本年為改革之第三年，而為實行之第一年也。運鹽公司，每年銷鹽之預計鹽價（包稅在內），歲入

中華民國元年 十一月一日



中華民國元年 十一月一日

五〇四

之預算，均於是年起算。

第四年 改良開始時代（實行之第二年）

消減成本較重，鹽質不良之鹽場。

擴張成本較輕之場。

改良運鹽方法。

鹽場緝私，逐漸布置周密。

第五年 改良進行時代（實行之第三年）

各項計畫，均於是年一律完備，自本年以後，為擴張時逐年進行，此為第二步。辦法事理尚多，暫置不論。

（附說）據右開之清單以觀，則改革鹽法之初步，必第三年乃能實行，第五年乃能完備，而所謂完備者，仍不

過就舊有鹽場而整理之耳。若夫仿照新法，改製精鹽，尚非以上計畫所及，即偶於一二處用新法試辦，其影響尚不能及於全國，必俟實行之第六年後，銷數總額，與關乎鹽政之歲入，穩固不搖，乃一意擴張，專致力於新法製造，期以十年，庶得達吾人完全之目的也。

第九章 歲入之預計

改革之第一年，即目前狀況是也。舊法未廢，新法未立，各種機關半已破壞，鹽政歲入，始無可言，有之亦祇供各省軍需，中央無從統計。為今計，亟宜編定中央鹽政，及各省官制，即日發布，明定鹽稅為國家稅，直接由國家管理。但破壞之後，補苴掇拾，事倍功半，欲恢復前清六千八百萬元之歲入，暫無可望，約略計之，不過舊額十成之七而已。改革之第二年，新舊遞擅，尚難規復舊額，但使事權統一，順序施行，必可較第一年起色。今預計歲入，當舊額百分之八十五，即每年五千四百萬元也。

改革之第三年，即實行就場官專賣之第一年。考核改革之成績，當以是年為起點。是時事權雖已統一，措施雖有頭緒，然一切布置，尚未完備，鹽場巡警，亦未周密，故前章對於銷鹽總額，第一年依預計之數，止定為十成之五，

逐年遞加一成，至第六年而足額，勢使然也。

各省產地收鹽之成本，輕重不同，平均每百斤五角，加以繩索有費，打包有費，由產地搬運至交貨處，上下堆力，及駁船有費，涵耗有費，（自收鹽至售鹽，相隔時間，自數月至半年，必有耗，由產區運至交貨處，沿途拋散，必有耗，運鹽公司承購時，每百斤必亦加入耗斤若干。）專賣局之開支有費，平均計算每百斤亦須五角，是收鹽成本，可定為每百斤一元。

鹽稅每百斤，究應若干，依吾人計劃，以二元最為適中。但改革之初，銷數既未定額，而國家需費，正在浩繁，稅額過輕，於何取償，故自實行之第一年至第三年，每擔鹽稅擬定為三元，第四年起，定為二元五角，以後銷鹽愈多，成本愈輕。若成本能減一角，則鹽稅亦可照減一角，約計改革完善之時，收鹽成本，可自一元減至五角，或六角。而五千萬擔之銷數，本係減縮之估算，改革完備，銷數必可增加。大約將來鹽稅，即減為二元，而於歲入不致有損。但此等結果，雖為必有之成績，而不必入於本政策計劃之內。故現在預計歲入，仍為三元與二元五角兩等之稅，則為標準。試演為表如下：

年別	銷 鹽 總 額	百斤稅額	歲 入 鹽 稅 總 額	與舊額六千八百萬元之比較
一	一二五、〇〇〇、〇〇〇擔	三、元	七五、〇〇〇、〇〇〇元	增 七、〇〇〇、〇〇〇元
二	三〇、〇〇〇、〇〇〇	三、	九〇、〇〇〇、〇〇〇	增 二一三、〇〇〇、〇〇〇
三	三五、〇〇〇、〇〇〇	三、	一〇五、〇〇〇、〇〇〇	增 三七、〇〇〇、〇〇〇
四	四〇、〇〇〇、〇〇〇	二、五	一〇〇、〇〇〇、〇〇〇	增 三二一、〇〇〇、〇〇〇

五	四五、〇〇〇、〇〇〇	二、五	一一一、五〇〇、〇〇〇	增	四四、五〇〇、〇〇〇
六	五〇、〇〇〇、〇〇〇	二、五	一二五、〇〇〇、〇〇〇	增	五七、〇〇〇、〇〇〇

(六年以後均同)

據前表，假如鹽稅每百斤定爲三元，加入成本一元，則國家售與運鹽公司之價格，爲每百斤四元；若鹽稅減爲每百斤二元五角，則售價爲三元五角，若成本減輕，稅率照減，售價尚可從廉。此等價格，平均較之前清爲輕，而國家稅入，則增加幾及一倍。此爲吾改革鹽政最初之目的，計日程功，確有把握，非空談然據者可比也。

第十章 結 論

余述此書終，尙有一言爲當世告者，即吾人所主張之政策，必須適合世界之大勢。根據本國之歷史，若徒好爲高論，無裨事實，不遇理想上之改革，非吾輩所宜出此，查世界各國，對鹽之政策，除自由貿易外，不外三種制度。第一種曰租稅制，亦曰俵配制，質言之，即計口授食之制，無論何國，莫不經過此階級。然取締過寬，鹽稅無着，將變成一種地丁上之附加稅，取締過嚴，則挨戶勒派，強迫買賣，奪人民購買之自由如吾國唐宋五代時，深受此制之害。宋興政尙寬大，一變而爲商引，歐洲各國，今之號稱專賣者，大半由此進化，迄今沿用此制者不過三國（德、法、荷蘭）。而一般學者，深以爲病，吾國決無反行採取此制之理。第二種曰關稅制，此種制度唯有大宗之鹽輸出，或輸入者宜之。我國洋鹽輸入，爲條約所禁，而製鹽業未改良，亦無輸出之希望，則此項制度，更無採取之必要，第三種曰專賣制，現在採用此制者，十有一國。（奧大利、匈牙利、意大利、瑞士、希臘、羅馬尼亞、土耳其、塞爾維亞、安義斯、印度、日本），已占多數。況吾國自漢以來，本係專賣制，唯有廣義狹義之分，直接間接之異。廣義者何？即製造、收納、販運、小買皆歸國有。如歐洲之奧國，吾國之漢武時，均實行此制者也。狹義者何？製造小買歸商，而收納運輸歸官，如日本之今制，及唐代之劉晏是也。直接專賣者，由國家自設出張所，以發賣之。間接專賣者，由國家委託商人以行之。本書所定之政策，曰民製、官收、商運、民賣（小賣），即狹義的

直接專賣也。與現制不同者，向係官專賣以外，又有一重商專賣，今則削去商專賣，而獨歸國家耳。或者以爲既曰專賣矣，何以有運商？既曰商運矣，則運即賣也，何以運商之下，又有民賣之規定？夫所謂民賣者，非自由貿易乎？不但與專賣之制抵觸，亦且與運商之權含混，宗旨不能貫徹，果何所取意而云然？曰專賣主之下，無論商民，均可向官局購鹽，不得再有運商之名，此固專賣之原則也。今之定爲商運者，係就吾國之現狀，社會之習慣，出於不得已之例外，但使上無礙於專賣之政策，下無害於小民之生計，亦何必盡奪數萬鹽商之營業，一掃而空之，此專賣之下，所以有商運之規定也，商運之下，更定民賣主義者，一則社運鹽公司之壟斷居奇，一則使人民多一種生計，況新制實行，向之販私者，無私可販，非預開一謀生之路以爲尾閭。小之作奸犯科，大之亡命江湖，亦非國家之福，此商運之外，所以有民賣之規定也。總之，天下無無弊之政，亦無不變之法，外不背乎世界大勢內有合乎社會心理，即爲良法。本書所主張者，於利國，便民、保商三者，通盤籌畫，自信無負。至爲政全在得人，徒法不能自立，是又在主持此政策者。（註一一）

工商部召開之工商會議在北京開幕。

工商部爲謀工商礦業改良發達，欲徵集全國實業家及專門學者之意見，特發起工商會議。其代表分三種：（一）由工商總長延請者；（二）由各省實業司或勸業道遣派該署行政官各一人，並商同各該省工商團體遴選工商業者二至四人；（三）由各駐外領事，或各埠華僑商會，選派僑商各二人。會期以一月爲限。原定十月十五日開會，因各省代表舉而未到者尙多，乃展至本日舉行開會式。（註一二）

附錄：劉總長召集工商會議代表電

「上海交涉使轉張季直、周孝懷、聶其傑、周晉鑣、劉錦藻、馬君武、朱佩珍、周扶九、朱志堯、江蘇都督轉無錫華文川、蘇錫岱，江西都督轉梅光遠，浙江都督轉吳錦堂，福建都督轉高登鯉，長沙都督轉龍研仙、朱鞠尊，武昌都督轉劉欣生、宋煒臣、胡瑞霖、李維格諸先生鑒：本部招集全國工商大會，前經通電各省推舉代表來京預議，現據各省陸續舉定報到前來，定於陽歷十一月一號假定教育部議場開議。查本會宗旨在徵集全國工商界之意見，

中華民國元年 十一月一日

五〇八

及其對於本部之希望，藉定工商大政之方針，關係實業前途至爲重要，非得富於經驗學識之人蒞會討論不足以策進行，而收效果。夙仰閣下熱心實業，計畫宏遠，特請到京蒞會指示一切，俾有遵循。實民國前途莫大之幸，已備餐館，專候貴臨，敬布悃忱。劉揆一叩。諫。」（註一三）

梁啓超離京返天津。（註一四）

黃興在長沙致祭大漢烈士祠。

是日黃興在都督府人員陪同下，於午前十時往大漢烈士祠致祭革命前後壯烈殉難之烈士。歸途往王軍統、譚都督及各司長處答拜，旋往粵漢鐵路公司與督辦譚人鳳久談，又訪湖南實業署署長楊榮，對湖南省各種實業辦理現狀及方法，垂詢甚詳。（註一五）

黃興接見工商部派遣查辦漢冶萍公司委員余煥東，告以開發湖南實業計劃。

國父在申積極規劃興辦鐵路，黃興則返湘謀興辦礦務，均著意於吾國實業之發展。是日黃興於致祭大漢烈士祠後，返抵行轅，工商部派赴湖南查辦漢冶萍公司之委員余煥東來謁，並詢以「對湖南之根本計劃」，黃興告以開礦爲第一要着。其謂：

「對於湖南根本上的計劃，爲現時計，惟從實業入手爲第一之方法。而在湖南言實業，又以鑛爲第一。以余所見辦鑛縱失利，亦歸政府擔任之，而人民仍然得其利益也，況必無全然失利者乎？就現在湖南已出之鑛而論，如水口山之黑砂，平山之金及各處之銻，應於現時計劃清楚，應圖若何之資，努力進行；而江華之錫鑛屬於大同公司者，猶予所注意，望湘人合力圖資者也。且余所主張之實業，不取個人主義，且非僅爲一地方謀利益，實爲整個謀利益，所以計劃不可不審慎，而規模不可不宏遠。」（註一六）

註 一：國父與荷馬李結識之時間與地點，說法很多，迄未定論。黃季陸先生在其所撰：「國父軍事顧問——

荷馬李將軍」一書中，確認二人於一九〇四年在美國結識，究其所考，頗合情理，今從其說，並錄其理由如左：

查中山先生赴美共有四次，約計如下：

第一次赴美是在一八九五年第一次革命失敗後，先至日本，於一八九六年經檀香山前赴美國，隨即由美赴英，而有倫敦蒙難被禁在駐英國滿清公使館內之事。脫險後，於一八九七年，丁酉年，由英經加拿大逕赴日本，此次似未赴美。其一八九六年第一次到美國，其時華僑社會民智未開，而留美時間亦很短，故不能有太大活動，而此時的荷馬李才二十歲，他生於一八七六年，其時他尚未進入司丹佛大學，故見面機會極不可能。

第二次赴美是在一九〇四年，甲辰年，二月十一日由檀赴美，於是年十二月才又離美赴英。

第三次赴美是在一九〇九年，己酉年，九月由英轉美。

第四次是一九一一年一月由歐洲再到美國，直到得悉武昌起義消息後，才由美赴英，從事外交活動，以助革命的成功。此後，雖有多次赴美的安排，都因國內時局的影響未曾重至美國。

我爲甚麼要確定荷馬李將軍和中山先生第一次的晤見是在一九〇四年，他第二次赴美的時候呢？

第一、他自一八九六年倫敦蒙難脫險之後，他的名字已轟動全世界，舉世公認爲是中國革命的領袖。第二、他這次到美，他已經與在美的洪門致公堂結合，由於洪門致公堂的贊助革命，革命的聲勢已在華僑社會中建立起基礎。而荷馬李此時則在美正爲康有爲、梁啓超的保皇運動效力，爲他們召集華僑子弟辦理軍事學校，培養軍事幹部，以便策動在國內有所作爲。而他被康有爲封爲大將或將軍，便是在這一時期以前。荷馬李有一穿着滿清將軍的軍服的照像，至今我們還可以看出他在未歸向中山先生以前，他和康有爲保皇會的關係。第三、中山先生於此時把革命勢力已經在華僑社會中建立了基礎之後，便已開始作國際的宣傳活動，以增厚革命的聲勢了。中山先生於是年發佈了一重要的英文文件，題名爲「中國問題之眞解決」The True Solution of Chinese Question，於是中國革命運動的眞像，便更激起了美國朝野和其他各國人士之認識，革命聲勢爲之大振。

荷馬李將軍於是年舍棄康梁的保皇運動而結識了中山先生，爲中國革命貢獻其忠誠與智慧，與上述的各種情形自不無影響的。

一九〇五年六月，荷馬李將軍曾陪同時在紐約的康有為及其女公子康同壁等校閱所訓練的維新軍，是年六月二十八日的紐約時報亦曾報導此事。對於這件事，羅正邦先生在其所著「康有為」一書中曾加以註釋說：「荷馬李於一九〇四年參加中國革命運動，隨即為中山先生之重要軍事顧問。他於一九〇五年，這一次陪同康有為校閱維新軍，不少人都懷疑他是中山先生隱伏在保皇會中的革命工作者呢。」其實，直到一九一〇年中山先生與荷馬李將軍的關係，仍在極端保密階段，何以見得呢？在一九一〇年秋天，中山先生在檳榔嶼時，在一封致荷馬李將軍的信中說：「小心你在美國所接觸的任何中國人，並且在任何情形下，都不可讓任何人知道我與你之間的關係。」在另一信中，又告訴荷馬李將軍的友人布斯先生：「康有為目前正在新加坡，在我抵達以前他已經在此兩日了。」

據高凡 Hebert H. Gowan 與霍爾 Joseph Wathington Holl 所著「中國史綱」載有荷馬李夫人復霍爾的信中說：「孫先生與荷馬李將軍深切的會談在光緒帝去世前幾年訪美之時，在此以前，荷馬李並未參加孫先生的革命運動。」光緒帝去世在一九〇八年，中山先生在一九〇八年前到美，就是在一九〇四年二月至十二月間。復據孫哲生先生最近的談話，亦認為中山先生與荷馬李將軍相識，是在一九〇四年至一九〇五年之間，可為參證（詳見原書第廿九——卅四頁）。

註二：同註一，第十六頁。

註三：同註一，第一——三頁。

註四：同註一，第九——二一頁。

註五：近代史事論叢第三輯（五十九年八月一日傳記文學雜誌社出版），第一四七——一五二頁。

註六：民國元年十一月份「政府公報」命令第一八五號。

註七：民國元年十一月七日上海「民立報」（第七四四號）。

註八：民國元年十一月份「政府公報」公文第一九五號。

註九：民國元年十一月三日上海「民立報」（第七四〇號）。

註一〇：民國元年十一月十二日上海「民立報」（第七四九號）。

註一一：易國幹等編「民國經世文編」財政七，一—十七頁。

註一二：「東方雜誌」第九卷第六號。

註一三：民國元年十一月四日上海「民立報」（第七四一號）。

註一四：丁文江：「梁任公先生年譜長編初稿」中冊，四一〇頁。

註一五：民國元年十一月十五日上海「民立報」（第七五二號）；李雲漢：「黃克強先生年譜稿」（中國代史

叢刊第四冊三四五頁）。

註一六：民國元年十一月十五日上海「民立報」（第七五二號）。

二日 袁大總統公布財政部官制、技術官官俸法。

參議院議決之財政部官制與技術官官俸法，是日，由袁大總統明令公布。財政部官制共十四條，規定於財政總、次長之下，設置賦稅、會計、泉幣、公債、庫藏等五司及駐外財政員一人，餘依各部官制通則，設置職員。技術官官俸法共五條，並附有技術官月俸分級表。

附錄：

一、財政部官制

第一條 財政總長總轄國家之財務，管理會計、出納、租稅、公債、貨幣、政府專賣、儲金、保管物及銀行事務，監督所轄各官署及公共團體之財務。

第二條 財政部職員，除各部官制通則所定外，置職員如左：

駐外財政員

簡任

編纂

薦任

技正

薦任

中華民國元年 十一月二日

中華民國元年 十一月二日

五二二

技士 委任

第三條 駐外財政員一人，承總長之命，駐紮外國，掌調查各國財政及辦理匯兌公債各事務。

第四條 編纂八人，承長官之命，掌編纂關於財政書籍事務。

第五條 技正三人，技士六人，承長官之命，掌技術事務。

第六條 財政部置左列各司：

賦稅司

會計司

泉幣司

公債司

庫藏司

第七條 賦稅司掌事務如左：

一 關於國稅之賦課及徵收事項。

二 關於國稅之管理及監督事項。

三 關於土地清冊事項。

四 關於賦稅之調查、稽核、計算事項。

五 關於財政部所管之稅外一切收入事項。

六 關於公共團體收入事項。

七 其他關於賦稅一切事項。

第八條 會計司掌事務如左：

一 關於總預算、決算事項。

二 關於特別會計之預算、決算事項。



第九條

泉幣司掌事務如左：

- 三 關於主計簿之登記及各計算書之檢查事項。
- 四 關於編製歲入歲出現計書事項。
- 五 關於支付預算事項。
- 六 關於預備金之支出事項。
- 七 關於金錢及物品會計事項。
- 八 關於公共團體歲計事項。
- 九 其他關於會計一切事項。

第十條

公債司掌事務如左：

- 一 關於公債之募集發行事項。
- 二 關於公債之出納管理事項。
- 三 其他關於幣制及銀行一切事項。

中華民國元年 十一月二日



中華民國元年 十一月二日

五一四

三 關於公債之償本及付息事項。

四 關於公債之註冊更名事項。

五 關於公債簿之登記及公債計算書之調製事項。

六 關於整理公債事項。

七 關於地方公債稽核事項。

八 關於財政部證券事項。

九 其他關於公債一切事項。

第十一條 庫藏司掌事務如左：

一 關於國資之運用出納事項。

二 關於發款命令之稽核事項。

三 關於國庫之出納管理事項。

四 關於國庫之出納計算書事項。

五 關於國庫簿之登記事項。

六 關於監督金庫事項。

七 關於監督出納官吏事項。

八 關於政府各種基金事項。

九 關於儲金保管物事項。

十 其他關於一切出納事項。

第十二條 財政部主事員額，至多不得逾一百二十人。

第十三條 財政部參事、僉事、主事員額，以部令定之。

第十四條 本制自公布日施行。（註一）



二、技術官官俸法

- 第一條 技術官官俸，除別有規定外，其各級俸額，均依附表。
- 第二條 簡任技術官受至最高級之俸，滿五年以上，確著功績者，得給以七百圓以內之年功加俸。薦任技術官受至最高級之俸，滿五年以上，確有功績者，得給以五百圓以內之年功加俸。委任技術官，受至最高級之俸，滿五年以上確著勤勞者，得給以二百圓以內之年功加俸。
- 第三條 技術官官俸，由各該長官視其事務之繁簡，技藝之短長，執務之勤惰，定其俸級，並以次進之。
- 第四條 中央行政官官俸法第四條至第六條之規定，於技術官適用之。
- 第五條 本法自公布日施行。（註二）

技術官月俸分級表

官名	俸級			
	第一級	第二級	第三級	第四級
技	八〇〇圓	七五〇	七〇〇	六五〇
監				
技				
正	四四〇圓	四二〇	四〇〇	三八〇
技				
士	一六五圓	一五〇	一三五	一二〇

中華民國元年 十一月二日

五一六

第五級	六〇〇	三六〇	一〇五
第六級	五五〇	三四〇	九五
第七級		三二〇	八五
第八級		三〇〇	七五
第九級		二八〇	六五
第十級		二六〇	五五
第十一級		二四〇	四五
第十二級		二二〇	三五
第十三級			三〇
第十四級			二五

國務院決議：招商局暫不收歸部辦。

時因外傳招商局有洋股，政府派員檢查，擬收歸部辦，以一半資本歸還股東，一半作為公債，因股

東及各方多表反對，故有此決議。（註三）

附錄：招商局收歸國有之非法

招商收歸國有之非法，本報已一再論之。近聞政府將估計資本，以一半歸還股東，以一半作為公債，吁！誤矣。夫招商局為商辦之輪船公司，實吾國獨一無二之航業，數月以前，董事會根據股東議案為根本之計畫，而局外誤會，謂有洋股。夫使果有洋股，則查辦之議是也。今乃辦事人之把持，查辦員之覬覦，竟有主張部辦之議，吾恐各股東之與辦事人爭者，進而與政府爭，上下交爭非國之福，記者對此問題，以為國家祇有查察股款之全權，斷不可有收買之手續，請畢吾說，以知招商局不當國有也。

招商局為商辦之航業公司，驟觀之，固一純然自由之商行為也，然他公司之商行為有所合併，有所消滅，可集於股東之自由意思，各國商法大都如此，獨此公司之商行為遇有讓渡事件或變更內容之發生，則國家不可不嚴重取締之，蓋屬於交通之範圍，非普通商業所可比。商業屬於私人之關係，而航業則關乎公共之利害，故各國有特別之規定，我國亦歸交通部管轄，此其理由，蓋以人民之有航權實國家之所賦與。船舶所到之處即國權所及之處，國家不可不保護國權，尤不可不保護航權，所以獨許本國人占有之，不使他國人享受者，此立法之通例也。自此理不明，吾國航業竟為外人所攫得，損權失利莫此為尤。必有招商局與之抵抗，通國航業不致全落外人之手，亦甚危矣！前以改組問題有所誤會，恐為外人所獨攬，政府出面干涉之，政府之所以干涉之者，因政府對於招商局本有取締之全權，實不得不然者也。

由是觀之，政府之檢查航業固國家應有之天職所不容放棄，惟不得於檢查之餘，而有收回部辦之舉。夫鐵路與船舶雖同為交通事業，而鐵路可收為國有，船舶則不可收為國有。鐵路與船舶截然不同，鐵路有天然獨占之性質，自歸國家辦理，既可免同業競爭，又可謀敷設普及，所以今日各國漸成國有之趨向。至於船舶本是流動之物件，人所可經營，非如固着鐵道必求敷設之普及，亦非獨占性質預防同業之競爭，是無須乎國家之自辦也。若國家一旦收歸部辦，實侵害人民之營業，蓋營業自由本憲法所保障也，國家規定船舶祇予以抵當權，而不予以質權。蓋質權

，已失占有之能力，而抵當權尙有使用之權利。窺其立法命意，所以預防交通之阻滯，禁人占有，此文明各國之法律也。國家既限制船舶之占有，而國家乃自身占有之獨謀獨斷，侵奪人民之固有營業，以爲壟斷之階梯。則亦非法之甚矣，故國家之對於招商局，斷不可有收買之手續也。（註四）

教育部公布訂定法政專門學校規程。

該項規程共九條，條文如次：

第一條 法政專門學校以養成法政專門人才爲宗旨。

第二條 法政專門學校之修業年限，本科三年，預科一年。

第三條 法政專門學校得爲本科畢業生設研究科，其年限爲一年以上。

第四條 法政專門學校預科之科目如左：

一、法學通論。二、經濟原論。三、心理學。四、論理學。五、倫理學。六、國文。七、外國語，英、德、法、日本語擇一種。

第五條 法政專門學校分爲三科：一、法律科。二、政治科。三、經濟科。

前項政治、經濟二科，不分設者，得別設政治、經濟科。

法律科之科目：

一、憲法。二、行政法。三、羅馬法。四、刑法。五、民法。六、商法。七、破產法。八、刑事訴訟法。九、民事訴訟法。十、國際公法。十一、國際私法。十二、外國語。

以下各種科目，得選擇一種以上習之：

一、刑事政策。二、法制史。三、比較法制史。四、財政學。五、法理學。

政治科之科目：

一、憲法。二、行政法。三、政治學。四、國家學。五、國法學。六、政治史。七、政治地理。八、國際公法。九

、外交史。十、刑法總論。十一、民法概論。十二、商法概論。十三、貨幣銀行論。十四、財政學。十五、統計學。十六、社會學。十七、外國語。

以下各種科目，得選擇一種以上習之：

一、農業政策。二、工業政策。三、商業政策。四、交通政策。五、殖民政策。六、政黨史。

經濟科之科目：

一、憲法。二、行政法。三、經濟史。四、貨幣論。五、銀行論。六、財政學。七、財政史。八、農業政策。九、工業政策。十、商業政策。十一、交通政策。十二、殖民政策。十三、統計學。十四、保險學。十五、簿記學。十六、民法概論。十七、商法。十八、外國語。

以下各種科目，得選擇一種以上習之：

一、商業史。二、商業地理。三、國際公法。四、刑法總論。五、政治學。六、交易市場論。七、倉庫及稅關論。

政治經濟科之科目：

一、憲法。二、行政法。三、政治學。四、刑法總論。五、國際公法。六、民法概論。七、商法概論。八、貨幣銀行論。九、農業政策。十、工業政策。十一、商業政策。十二、交通政策。十三、殖民政策。十四、財政學。十五、統計學。十六、簿記學。十七、外國語。

以下各種科目，得選擇一種以上習之：

一、國法學。二、政治史。三、外交史。四、經濟史。五、商業史。六、保險學。

第六條 以上各學科，由校長酌量設置，呈報教育總長認可。

第七條 法政專門學校各科目授業時間，由校長訂定呈報教育總長。

第八條 法政專門學校應就各科設置各項圖書及供參考之標品等。

第九條 凡公立、私立法政專門學校，除遵照專門學校令，及公立、私立專門學校規程外，概依本規程辦理。

(註五)

中華民國元年 十一月三日

五二〇

工商會議選舉李鎮桐為會長；吳鼎昌為副會長。

是日，工商會議開會，出席代表一〇七人，舉行選舉正副會長，用單記名投票，結果李鎮桐以三十五票當選為正會長，吳鼎昌以三十三票當選為副會長。（註六）

註一：民國元年十一月份「政府公報」法律第一八六號。

註二：同註一。

註三：民國元年十一月五日上海「民立報」（第七四二號）。

註四：民國元年十一月一日上海「民立報」（第七三八號）。

註五：民國元年十一月份「政府公報」命令第一八七號。

註六：民國元年十一月四日上海「民立報」（第七四一號）。

三日 國父函袁世凱主張各省行政長官應由民選。並稱：謀全國之統一，在法制之確定，而不關於官吏之任命。

函云：

「慰庭先生鈞鑒：別離以來，自魯返滬，輒務宣達我公愛國之真意，經邦之大猷。此次游歷揚子流域，歷二星期。見人民真愛共和，同謀建設，益為民國前途慶。惟對於省行政長官，則有大多數人民主張公選，謂矢志力爭，期於必達。文前旅京時，曾與燕蓀談及，謂若由民選，則無論其人良否，人民不怨中央，且遇有地方衝突，必待中央解決。若由簡任，則其人勝任，人民以為固當如是，無所用其感激中央之心；若不勝任，則中央實為怨府。故文意各省行政長官不若定為民選，使各省人民泯其猜疑；且以示中央政府擁護民權之真意，於統一實大有效力。又據

法理言之，謀全國之統一，在法制之確定，而不關於官吏之任命。前清督撫何一非中央任命，而卒至分崩者，法制不統一也。敬陳鄙見，以待鈞裁。即頌勳綏。孫文。」（註一）

附錄：

一、梁啓超撰：省制問題

近兩月來之立法事業，當以省制問題爲最重要矣，而政府所草之案凡有三：

第一案 於都督之外，別設省尹，由中央簡任，專管民政，省尹與省議會對待，省議會有彈劾省尹之權。

第二案 於都督之外，別設省總監與省總董，總監爲國家地方行政長官，由中央簡任；總董爲地方自治團體長，由省議會選舉。

第三案 暫存省總監，縮小其職權，不認爲自治團體，於省之下別置道，道有知事，有議會，有總董。知事爲國家地方行政長官，由中央簡任，總董爲地方自治團體長，由道議會選舉。

右第一案已提出參議院，院議未決而政府撤回。第二案由法制局擬定，移交國務院，院議否決，故未提出參議院。第三案則今正提出院議，在討論中也。竊意茲事體大，於國家組織，全體攸關，實爲國家根本法之一種，宜與議院法等同附屬於憲法，臨時參議院有權議決此法案與否，尙屬一問題，但今既交院議，故吾亦欲貢其所見以資世論之參考云。

政府於一月之內，迭制三案，朝令夕改，步驟凌亂，即此一端，既已難逃責備。其第一案，則幾欲毀單一國體，以爲聯邦國體。其第二案，則爲無理取鬧之三頭政治，爲弊視前清之督撫同城尤甚。其第三案，即彼所名爲虛三級制者，將以爲廢省置道之過渡，較進步矣，而其中仍多敷衍軋轉不適國情之處，今得綜而論之。

欲解決此問題，其應商略者有七：

甲 軍區是否應與行政區域同一？若同一，能否舉軍民分治之實？

乙 省爲行政區域，是否失之太廣？

中華民國元年 十一月三日

中華民國元年 十一月三日

五二二

丙 省是否應認為地方自治團體？

丁 省議會事實上能否遽行裁撤？未裁前其職權當何若？

戊 所謂虛三級制，是否為廢省置道過渡適宜之辦法？

己 地方行政長官與地方自治團體長對峙之制，是否合理可行？

庚 地方自治團體長是否必須由本地人民選舉？

右甲、乙、丙、丁、戊五項，吾將別為文論之，今先論己、庚二項。

第一 論一地域中不宜以官治、自治兩機關對峙。

法制局第二案，以省總監省總董並峙，而復益之以都督，成為鹵莽滅裂之三頭政治，國務院反對之宜也。而第三案所謂虛三級制者，其道知事與道總董對峙如故，微聞倡議之人，乃取範於普國之 Oberpräsident 與 Landesdirector，東人譯為州知事與州長者也。我國是否宜采此制？是否不得不采此制？此極有研究價值之一問題也。考各國凡地方行政區域與地方自治團體同在一地域範圍內者，皆以設一機關兼行兩種事務為原則。而其法系復分二派，英美派則以地方自治團體長之資格而兼司國家之地方行政也，其地位由市民選舉得之，歐陸派除最低級團體如英美制外，其高級者，則皆以國家地方行政長官之資格兼理地方團體事務者也，其地位由中央簡任得之。惟普國之州，則於一地域中，分設兩機關，各事其事，一由簡任，一由民選，此唯一之例外也。普國所以創此奇制之故，全由歷史上沿革而來。蓋普本沿封建采地之舊，向來地方行政，皆掌於大地主之手，及一八七二年格尼斯德草定地方制度，畫定國家地方行政與自治團體行政之權限，其屬於國家行政之一部分，中央監督極嚴，大地主弗堪也，咸思去其職，而本自治團體之事務，又以利害關係太密故而不能舍，於是畫分為兩，使大地主繼續其舊事務之一部分，其他一部分則以新任之官僚代之，彼所以演成此奇制者，其動機非由人民之爭權，而實由人民之讓權也。我國本無此歷史而強襲其蹟，得毋有效顰之謂乎？兩機關同設於一地域中，權限最易生衝突，其敝也，必至互相對抗，而彼此皆一事不能辦，即欲強為畫清而事實終不可致。何也？凡辦一事，恆必與他事相附麗相牽涉，欲求絕對的獨立而不可得也，況如該第三案所列舉道知事之從事務二十一項，幾已舉本道自治團體應執行之事務，盡括於其中矣，則道

總董復有何事可辦而虛設此職何爲也？既已設之，則必與道知事常爭權限，此取亂之道也。故竊以爲無論最高區域爲省爲道，要不宜別設一民選之總董以與簡任之省尹、道知事相對峙，若慮自治團體事務之廢弛也，有議會以議決之，有參事會以輔助匡救之，苟如是是亦足矣，是故以采歐陸派之原則爲最遠，而參用普國之例外，實無謂也。

第二 論高級地方行政官吏不宜由民選，尤不宜限於本籍人。

政府所以忽采普制擬設總董者，以國中一小部分人士，主張地方官吏當由民選，政府知其不可，而又不敢批其逆鱗，故別設此一機關以搪塞之云爾。政府之不主民選，其用意何在？非吾所知，顧吾亦反對民選之一人也。吾之所以反對民選者，一方面爲國家組織計，一方面爲地方吏治計。其爲國家組織計者，謂民選之結果，或致破國家之統一，此義於拙著「中國立國大方針」篇中既略言之。然聞者或將疑爲有所私愛於今之中央政府而爲之道地也，今請更從地方吏治上窮極民選之利病以祛其惑，願主張民選者平心察之。

第一義 吾以爲中國今日情形，凡官吏必須由考試授職，積資推升，始可以舉澄清吏治之實也。敷奏以言，明試以功，三載考績，黜陟幽明，此種命吏之法，本由吾國首先發明，直至近世，各國乃相仿效，即以最尊選政之美國，自一八九二年改正文官任用令後，亦已變易其一部分矣。曠昔日耳曼人，條頓人皆起於小部落，積數百年，累部落以成國，其所成之國，亦不過當我數州縣耳，而中含部落無數，其部落漸變爲國家權力下之一自治團體，而舊痕猶儼然存也。（美國鄉鎮在殖民時各成聚落，與古代部落發達次序正同。）故公舉本部落之人，以辦本部落之事，而其人率皆名譽職，只盡義務，別無報酬，然此種制度，今惟行之於最低級之自治團體耳，其稍低級之自治團體，已多不復適用此原則。此其故何耶？（今世行政，日趨複雜，當其局者，率須有特殊之智識，特殊之技術（所謂特殊者，非超羣之謂也，專門之謂耳。他種之智識技術雖極長，而或不宜於作官，亦猶作官之智識技術雖極長，而或不宜於理髮，不宜於製靴也。）故凡任官吏公吏之人，率不能一面自執其固有之職業，而一面以餘力旁及公職也（今各國低級之地方自治行政公吏尙大半皆如是）。於是行政漸變爲一種專業，而官吏公吏漸變爲一種專職，此種專業專職。既爲國家所必需，國家自必設法直接間接以養成之，既養成之，則必當謀所以竟其用，必當有一貫之系統，一定之程式，以爲進退官吏之標準，故其性質與名譽職絕異，名譽職但有消極的資格而已足，專業專職之官吏

，更須有積極的資格而始可任。夫所謂特殊智識，特殊技術者，必試驗而始能得其程度也，且必歷以事，然後知其適用之能力何如也，故既認為一種專業，則凡執此專業之人，必試以學而信其及格，試以事而信其勝任，夫然後授之職也。而此種試驗之標準，宜別設專門機關，或託之上級機關，而公衆選舉，決非能得其真。譬諸一公司，其公司分科執事之人，與夫各地之支店長，必以由總司理察材錄用，較易得人，而或者乃謂股東公舉乃易得人，實謬想也。(二)具備此種特殊技術之人，非能各地皆有，又非一地方所有適足以供一地方之用也，或一縣之大而無一人焉，或一縣之大而有千數百人焉，若限選本縣之人以辦本縣之事，其不得一人之縣，不能借才於異地，勢必以不及格者充數而已，其有千數百人之縣，公職不敷分配，而其人又不能自效於他縣，則棄材偏地焉。夫棄材且勿論，而人亦浮於事，則爭奪傾軋必起，而政象日泯斲耳，兩者皆非爲地得人之道也。(三)此種特殊智識、特殊技術，以閱歷愈深，操練愈熟，則愈能發揮淬厲其所長，必其人不失此業之券也。(謂不犯法，不溺職則不失此業耳。)然後安心以奉職焉。且必緣此而可以望地位之日高也，然後爲向上心所驅而益忠於厥事焉。今其地位既從選舉而得，次期能否當選，無一定之保障也，而選舉之力，不能使之升轉，獎勵無自得施焉，故惟議員及鄉市之公職得兼營他業而以公職爲兼差者，宜用選舉，其稍高級之官吏，公吏應認爲專業專職者，選舉決非宜也。(四)低級自治體之公職，既以名譽爲原則，有特務而無特權，則人之爭就此職者，乃爲義務心所驅，而非爲權利心所驅，故弊不至因緣而生也。今高級官吏之地位，既示人以極可欲，其權復能憑藉之以罔無窮之私利，則欲得者必衆矣。夫惟始以試驗，繼之以積資，使人人共知夫非有相當之資格，則此地位決不能得也，則自能銷其非分之望，而息其無謂之爭，公衆選舉，決非所以語於斯也。(五)凡行政貴有系統，內外相維，指臂相使，然後治理乃有可言也。質言之，則必長官有黜陟賞罰僚屬之權，庶可以語於吏治，若官吏之地位，由人民選舉而得，則長官安從而進退之者？行政系統，斷截麻木，何以爲治？號令不能風行草偃，雖有極良之政策，猶之具文耳，雖使管葛執政，而紀綱之不肅如故也。且行政官吏，其執行之成績，不容不負責，任此天下之通義也。而糾問彼責任者，宜一乎？宜多乎？宜在上級機關乎？宜在對峙機關乎？此最不可不熟審也。今地方長官既由民選，則糾問其責任者，自當屬於民選之地方議會，則試問其措施之得失，尙許中央政府一過問否？若許其過問，則地方長官一方面對於中央政府而負責任，一方面對於地方議會而負

責，兩姑之間難爲婦，其慙者疲於因應，百事束手，其黠者時而借此方面以抵制彼方面，時而借彼方面以抵制此方面，鬼蜮變幻，而結局乃最適於營其私利耳。若竟不許中央過問耶，其利害之影響於國權統一者何若？姑勿深論。即以地方吏治計，則長官雖有不率職者，而政府不能任其咎，即理想的責任內閣成立，而其能造福於全國人民者，蓋亦鮮耳。若夫每一易人，必須更選，迭代之際，動費時日，而行政機關，遂悉停滯，此又其弊之顯著者矣。綜此諸義，故惟最低級之自治行政，其公更可由選舉，爲其職務簡而不必有特殊之學識技術也。爲其無甚權利可爭也，爲其職務之性質與中央政府聯屬不甚切密，不必嚴重指揮也。若我國之一省，則比歐洲一國焉，即一道，亦比德意志聯邦之一邦焉，爲之長官者，非有相當之學識技能，而復加之以甚深之操練閱歷，安足以善治？夫吾非敢謂簡任之必能得此等人也，亦非謂選舉之必不能得此等人也，但他日所以得之道，則簡任較易而選舉實難，此則可以種種事理證明之，安可誣也？更質言之，則文官任用令，文官限令，文官懲戒令等，實行政法之骨幹，政務所以能貫注於全國，胥賴是焉。而人民選舉地方長官，則與此精神不相容，而使此諸種法令不能適用者也。吾所以反對選舉制者，此其一大理由也。

第二義 吾以爲今日中國情形，凡地方官吏，不宜專用本籍人，不寧惟是，且以能多用他籍人爲善。夫主張選舉制者，其初意固非必專限於選本籍人也，然既已行選舉制，其結果必至非本籍人不能候選不能當選，此又事實之不可避者也，於是乎本籍與他籍孰適之問題，乃相緣而起。夫此本何足成爲問題者，然在我國，則自昔固嘗爲久懸始決之問題，至今又成爲新起待決之問題也。其在漢世，郡國曹掾諸職，皆限用境內人士，其有借才異地，須請命中央，得其特許，六朝唐宋以來，土外參用，及明則限南北，明之中葉始著迴避省籍之例，乃直至晚清，沿爲定制，明清之制，不勝其敝，昔賢論之詳矣。即不佞亦抨擊此制之一人也，乃由今思之，竊歎凡一制度之因革，必有其不得已之故，未易執純理以爲論定也。大抵吾國社會習俗，有與西人不同者數事，而迴避省籍之例，即緣此發生，西人家族體甚小，期功以上，視同陌路，我國反之，人人皆有莫大之宗族，益阿之以嬖戚，西人貴自立，賤倚賴，雖有宗族嬖戚，不相爲謀也。我國則一人宦達，待而舉火者數百，受者若素，而施者以爲美談，西人公私之界甚明，無所謂情面，故無所用其破除，而中國人則未足以語於斯也。西人久爲法治國，所謂地方豪猾，無自發生，而我國

之爲政者，則以不得罪於巨室爲難能也。坐此數因，故我國人從政於本籍，其不便之點滋多，而其弊亦較外籍服官者爲尤難防制。坐此數因，故迴避本籍之制，雖非有何等積極的作用，然未嘗無消極的作用也。今若選舉而限以本籍，則弊之緣而生者略可得指焉。本籍無相當之人物，終不能借材異地，必至以下驢濫竽，一也。任職者爲家族嫡戚所纏繞，末由破除情面，政界愈增混濁，二也。地位由議會得來，事事仰議會鼻息，將以議事機關壓倒執行機關，而一事不能舉廢，三也。其點者則與相狼狽，能使議會日趨腐敗，失其作用，四也。學之者率爲地方豪強，故決不敢爲摧抑豪強之舉，有敢爲者，則決不能安其位，而吏治無從整頓，五也。政黨之爭，延及地方行政，各國惡爲厲戒，選舉限於本籍，此弊愈積愈甚，馴至地方人士，日生惡感，爭意見而事不舉，六也。在今日之中國，決無眞選舉，然眞選舉益無眞人物，七也。稍自好之人，決不肯出而爭選，而要職將盡落於僉王豪猾之手，八也。此八弊者，或咸備焉或見五六焉，或見二三焉，要之，皆與選舉制相緣而生之弊，在今日之中國，萬不能免者也。夫主張選舉制者，豈非欲爲地方得人乎哉？信若此則何取焉？

今之主張選舉制者，言選舉都督或省長耳，未嘗及於州縣也。雖然，古諺不云乎，城中好高髻，四方高一尺。今省民以得選省長之權，故爭選省長，及其得之，則州、縣民亦必以未從選州、縣長之權，而復爭選州、縣長，此理所當然，亦勢所必至也。彼時將拒之耶？則按諸法理，衡諸事勢，無一而可通，謂高級自治體公吏必須由民選，而低級自治體公吏反可以不由民選，此成何理由者？謂上級地方行政長官不當由中央任命，而下級地方行政長官反須由上級地方行政長官任命，此成何理由者？各州縣公民據此以發難，則政府與省長皆無術以拒之也明矣，信如是也，則省長亦何復一事能辦者？信如是也，則內外之維全裂，長屬之系盡破，省自爲省，道自爲政，縣自爲政，鄉自爲政，我中國分爲百千之土司耳，復何國家之可言？嗚呼！愛國君子，其慎毋出此亡國之言哉？

難者曰，吾子極言選舉制之弊謂其不能得人，然則簡任遂可以無弊而得人乎？曰是安敢言？政哲有云，政治無絕對之美。吾國二千年來行簡任制，而良二千石之見於史傳者，曾幾人哉？雖然，但使得良政府以立乎中央？而各地方官經試驗授職，積資望遷升，則其於得人之道較易，此安可誣者？故國民亦惟宜注全力以求得中央之良政府而已，且行簡任制者，不得人則已耳，苟得其人，則固可以善其治。行選舉制者，不得人，固勿論，即得人，亦事事

束縛，而一切不能有爲也。誠有愛本地方之心，則何必以愛之者賊之哉？

吾於茲事，所懷尙多，他日當更論之，今姑止於此。（註二）

二、戴季陶講：中國省制的演變

各位一定知道我們中國省制的來源，省，原來叫中書省，是中央的最高政令機關。用現在政府組織來比擬，可以說中書省，是立法司法行政考試四院綜合的體。元朝爲統治方便起見，增設行中書省，擔負各地方政府的監督觀察責任，並指揮地方軍政。這個行中書省制度，經過明清兩朝幾百年的演變，才成了現在的地方行政區域。

自乾隆以來，各省的最高長官是布政使。司法獨立，各省有相當於現在高等法院的按察使。可是常常有人誤會，以爲總督巡撫，才是地方的最高長官。不知總督掛的是兵部尙書都察院左副都御史的官銜，巡撫掛的是兵部侍郎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官銜，職權是節制某區域的軍馬，監督文武官吏，相當於目前的戰區司令長官兼省主席。所以照職權上看，總督同巡撫都不是地方行政長官，而是中央派出來統轄文武軍民的長官。中國原分十八行省，後來東三省與新疆改省以後，成爲二十二省，現在內蒙古、寧夏、青海、川、邊六特別區改省，省區已增加爲二十八省了。中國自來是一個很統一的國家，全國用行政大權，一向屬於中央，整齊劃一，爲世界所少見。中央有吏戶禮兵刑工六部，各縣有吏戶禮兵刑工六房，舊日制度，很像個樣子。自辛亥革命，各省獨立，省與中央時生麻煩，這個局面，一直到九一八前夜，才開始轉變，統一沒有幾年，抗戰就開始了。

總督與巡撫，本來是中央派出去的耳目手足，但事實上却變成了出京小天子。於是以人事制度爲中心的法治，就此逐漸變成有名無實。到嘉慶道光以後，布政司之在各省，幾於除管理田賦而外，初無所事了。

在清朝還有一種官，照理也不是地方官，就是所謂道臺。本來司道並行，道臺有直接出奏的資格，他的職務，在督導府廳州縣推進政治。前清末年，總督巡撫儼然藩鎮，元朝定行中書省的美意，存藩鎮的優點，去藩鎮劣點，到這時候優點消滅，劣點重復出現。一個藩臺，除了謝恩可以直接出奏以外，再沒有別的權了，一切都聽督撫指揮，道臺更不用說，簡直是一個冗職。清朝末年，我只知道有一件事，這位藩臺認清了本職。四川總督趙爾豐，爲了

中華民國元年 十一月三日

五二八

鎮壓成都老百姓的保路運動，要開炮，藩司王人文，挺身把炮口擋住了說，老百姓是我管的，你要打就打我。此外幾乎不曾聽見有以職權爲重，敢於對抗督撫的司道了。

中國用人抽稅之權，向來屬於中央，親民之官，都須引見，就是其他雜職，也派王公大臣驗看。賦稅也是中央政權之一，地方不能抽稅，洪楊之後，清廷才許地方抽釐金，以爲毫厘之捐，積少可以成多，藉以供給軍餉。省完全是中央的機關，並不是地方行政的單位，更不是一個地方自治機關。總理手定建國大綱，也明定縣爲地方自治單位，縣才是中華民國的基礎，省不過是中央的化身，是監督地方行政的機關。

現在各省賦稅，已劃歸中央，就這件事看來，很明顯的把省看作中央的分體，省的原來作用，快要活起來了。省已死了六百多年，重新活起來，要恢復到原來的地位，當然不是一天所能達到，不過顯然的這是建國方針。許多事情的壞，不是一朝一夕的事，要糾正過來，也不是一朝一夕的事。明白了一點做起事來，才不至於錯誤，否則觀念不清常常發生誤會。（註三）

國父抵蕪湖，出席各界人士歡迎會，演講「羣策羣力盡心國事」。

講詞如下：

「兄弟此番過蕪，諸君特開會歡迎，極爲感激！我父老受君主之壓制久矣，迄乎今日纔將專制推翻，造成中華民國。此非兄弟一人之力，實四萬萬同胞齊心協力，萬衆一德，有以致之也。

我國自有歷史以來，人民屈服於專制政府之下，我祖我宗，以至於我之一身，皆爲專制之奴隸，受君主之壓制，一切不能自由。所謂國家者，亦不過君主一人一姓之私產，非我國民所有也。故人民無國家思想，則無國民資格。現在君主專制既已推翻，凡我同胞，均從奴隸躍處主人翁之地位，則一切可以自由，對於國家一切事件，亦有主權矣。然既處於主人翁之地位，則當把從前之奴隸性質，盡數拋却，各具一種愛國心，將國家一切事件，羣策羣力，盡心辦理，萬不能再視國家事爲分外事。能如是，中國前途，自有莫大之希望。」（註四）

袁大總統令准奉天都督趙爾巽來京備詢，並任命張錫鑾暫署奉天都督。

奉督趙爾巽因軍人專擅，治事困難，一再藉病電請辭職，未蒙允准；近又以日本將駐朝鮮平壤日軍第五、第六兩師團移駐長春等處，並沿安奉線增駐一旅團。（註五）奉省局勢危急，趙督遂再電呈病體難支，並請准其來京面陳日本增兵事件。是日，袁大總統令准其請，並任命張錫鑾暫署奉天都督之職。

茲附錄令文兩則如下：

一、前據奉天都督趙爾巽因病呈請辭職，當經剴切慰留，茲復據電呈病體難支，並有面陳事件，情詞懇摯，未便過拂，准來京以備諮詢。

二、任命張錫鑾暫署奉天都督。（註六）

俄國誘脅外蒙「庫倫政府」簽訂所謂「俄蒙協約」。

自民國紀元前七年日俄戰爭後，日俄由衝突而趨妥協，曾兩次簽訂密約，劃分在東三省勢力範圍，並由日本承認俄國在外蒙之特殊利益，以交換俄國承認日韓之合併。從此，俄國對外蒙之侵略，日益加遽。

俄人最初侵略蒙古的方法，除以通商等直接方法外，更利用與蒙古人同信仰之布里雅特人，潛令出入外蒙，引誘勾結，唆使蒙人叛華親俄。同時對於庫倫活佛哲布尊丹巴，常遣使往還，贈送珍貴物品，以結其心，因此活佛漸有親俄之趨勢。清政府仍不注意，派遣三多為庫倫辦事大臣，措施失當，更遭受蒙人之不滿。辛亥革命發生，俄人遂乘機煽動，於民國紀元前一年慫恿活佛獨立，另建蒙古國，由活佛為君主。十月十日哲布尊丹巴在俄人指使之下，限令三多於三日內，帶同文武官員暨馬步兵隊等從速出境。是時俄蒙軍隊均已布置就緒，約共五千餘人（內俄軍一千餘名），駐庫倫中國軍隊只一百三十人

，無力對抗，三多乃決定撤退。由俄軍押送三多出境，前往恰克圖，取道西伯利亞鐵路回京。三多被逐出境後，外蒙乃於民前一年十一月宣布獨立，哲布尊丹巴於同年十二月二十八日在庫倫僭位，組織政府稱大蒙古國，年號「共戴」。俄政府致送槍，以示慶賀。俄蒙雙方議定，「庫倫政府」得雇用俄籍軍官四十五人教練蒙兵，軍械彈藥亦應購自俄國，外蒙復以金礦為抵押，向俄政府借款二百萬盧布。

我國自南京臨時政府成立後，孫大總統即宣稱：「蒙民為中華民國五大民族之一」，並於二月二十八日佈告勸勉國民消融意見，蠲除畛域，對外蒙之獨立，視與各省之獨立相同，不視其為脫離中華民國。臨時政府北遷後，袁大總統亦屢電哲布尊丹巴，勸其取消獨立，但俄人居中作梗，未能成功。

日本以向滿蒙侵略，非與俄國獲得諒解，聯合行動不可，經派前任駐俄大使本野一郎赴俄，與俄國政府交換意見。俄國為欲實現其侵略蒙古之企圖，遂於民國元年七月八日在聖比德堡與日簽訂第三次日俄密約三條，劃分兩國在內蒙古之勢力範圍，進一步以侵略內蒙古為目的，使中國政府窮於應付，俄國在侵略外蒙更易實現。俄國外交大臣門查諾夫於簽訂日俄密約後，又訪問英國，使英俄間對西藏、蒙古之侵略，獲得諒解，以作承認民國政府之交換條件。

俄政府時以對外交方面已佈置就緒，遂決心壓迫「庫倫政府」，簽訂種種條約，以攫取外蒙之富源，並限制中國勢力伸入外蒙。本年十月間，俄派專使郭索維慈（即前北京駐使）赴庫倫，俄使至庫倫後，宣言俄政府承認「庫倫政府」之自治權，並提出協約條件。外蒙王公多以此約於蒙古無利，會議時均有難色，惟杭達王、圖什公二人贊成甚力。我政府得信，密囑章嘉、丹珠兩呼圖克圖及喇嘛沁王等，分電庫倫活佛暨杭達王等，嚴詞勸阻，而俄使在庫倫百計誘脅，卒於是日（俄曆十月二十一日）簽字。該協約共四條，並附專款十七條。協約條文如次：

第一條 俄國政府扶助蒙古保守現已成立之自治秩序，及蒙古編練國民軍，不准中國兵隊入蒙境，及以華人移

殖蒙地之各權利。

第二條 蒙古主及蒙古政府准俄國人民及俄國商務照舊在蒙古領土內享用所附此約專條內開各權利及特種權利，其他外國人，自不能在蒙古得享權利，加多於俄人國民在彼得享之權利。

第三條 如蒙古政府以爲須與中國或別外國訂約時，無論如何，其所訂之新約，不經俄政府允許，不能違背或變更此協約及專條內各條件。

第四條 此友誼協約，自簽押之日實行。

此約之後，所附專款十七條，皆爲此協約所從出，茲附錄於後，並附按語：

大俄帝國政府委任之議約全權參議官廓索維慈，與蒙古主及執政各蒙王委任之議約全權蒙古總理大臣萬敦護持主三晉諾顏汗南那蘇倫、內務大臣沁蘇朱克圖親王喇嘛策凌赤蔑得、外務大臣兼汗號額爾德尼達沁親王杭達多爾濟、陸軍大臣額爾德尼達賴郡王貢博蘇倫，度支大臣土謝圖郡王札克都爾札布、司法大臣額爾德尼郡王那木薩齊等，現因本日簽定協約之第二條所規定，復行議定以下各條，條內所載有爲俄人在蒙古素經享用之利權及特權，並載蒙人在俄國享用之利權及特權。

第一條 俄國屬下人等，照舊享有權利，在所有蒙古各地自由居住移動，並經理商務製作及其他各事項，且得與各個人各貨行，及俄國、蒙古、中國暨其他各國之公私處所，往來協定辦理各事。

第二條 俄國屬下人等，並得照舊享有權利，無論何時，將俄國、蒙古、中國暨其他各國出產製作各貨運出運入，免納出入口各稅，並自由貿易；無論何項稅課捐，概免交納，惟中俄合辦營業，及俄國屬下人等，僞稱他人之貨爲己貨時，不得援用此條。

按：此條約定免稅，惟俄人爲能享有之，中俄合辦之營業，即在排斥之列，閱者注意。

第三條 俄國銀行有權在蒙古開設分行，與各個人、各處所、公司、會社辦理各種款目事項。

第四條 俄國屬下人等，可用現錢買賣貨物，或互換貨物，並可商明除欠，惟蒙古各王旗及蒙古官帑，不能擔負私人債款。

第五條 蒙古官吏不得阻止蒙人華人，向俄國屬下人等往來約定辦理各種商業，並不得阻止其爲俄人或俄人所開設之商務製作各處所內服役，蒙古域內，無論何種公私公司會社，或各處所各個人，皆不得有商務製作專賣權，其有於未定此約之前，已得蒙古政府允許，而有此種專賣權者，於期限未滿以前，仍可保存其權利。

第六條 俄國屬下人等，得有利權在蒙古所有地內各城鎮，各蒙旗約定期限，租賃地段，購買地段，建造商務製作局廠，或修築房屋鋪戶貨棧，並租用閑地，開墾耕種。此種地段，或買或租，以爲上開各項之用，自不得以之作謀利之舉。此項地段，要須按照蒙古各地現有規例，與蒙古政府妥商撥給，其教務牧場地段，不在此例。

按：所云謀利之舉，謂以地皮爲販賣之業也。建設及開墾用地，俄人可向蒙古租賃及購買，若買而轉賣，以蒙古之地皮爲販賣之營業則在所禁。

第七條 俄國屬下人等，可與蒙古政府協商，關於享用礦產、森林、漁業及其他各事項。

第八條 俄國政府有權與蒙古政府協商，向須設領事之處設派領事，蒙古政府亦可於帝國沿界各地，須行協商派設蒙古政府代表之處派遣蒙政府代表。

第九條 凡有俄國領事之處，及有關俄國商務之地，均可由俄國領事與蒙古政府協商，設立貿易圈，以便俄國屬下人等營業、居住之用，專歸領事管轄；無領事之處，則專歸俄國各商務公司會社之領袖管轄。

第十條 俄國屬下人等，仍可保存其利權，得以自行出款予蒙古各地，及自蒙古各地至俄國邊界各地，設立郵政，以便運送郵件、貨物。此事與蒙政府協商辦理，如須在各地設立郵站，以及別項需用房屋，均須遵照此約第六條所定章程辦理。

第十一條 俄國駐蒙古各領事，如須轉遞公件，遣派信差，以及別項公事需用之時，可用蒙古臺站，惟一月所用馬匹不過百隻，駱駝不過三十隻，可勿給費；俄國領事及辦理公事人員，亦可由蒙古臺站行走，價格費用；俄國屬下辦理私事之人，亦有享用蒙古臺站之權，惟此項人等，應償費用，須與蒙政府商

定。

第十二條 凡自蒙古域內，須至俄國境內各河，及此諸河所受之河流，均准俄國屬下之人，乘用自有商船，往來航行，與沿岸居民貿易，俄國政府當幫助蒙古政府整理各河航路，設置各項需用標識等事，蒙古官吏，當遵照此約第六條所定章程，於此各河沿岸，撥給停船需用地段，以爲建築碼頭貨棧以及預備柴木之用。

第十三條 俄國屬下人等，於運送貨物，驅送牲畜，有權由水陸各路行走，並可商允蒙古官吏，由俄人自行出款建築橋梁渡口，且准其向經過橋梁渡口之人，索取費用。

第十四條 俄人牲畜於行路之時，可得停息餵養，如遇停留多日之時，地方官並須於牲畜經過路徑及有關牲畜買賣地點，撥給足用地段，以作牧場，如用牧場過三月之久，即須償費。

第十五條 俄國沿界居民，向在蒙地割草漁獵，素經相沿成習，嗣後仍照舊辦理，不得稍有變更。

第十六條 俄國屬下人等，及其所開處所，與蒙人華人往來約定辦理之事，可用口定，或立字據，其立約之人，可將所立契約送至地方官呈驗。如地方官見呈驗契約有窒礙之處，當從速通知俄國領事官，與領事會商，將所出誤會，公同判決。今應特行定明凡有關於不動產事件，務當成立約據，送往蒙古該管官吏及俄國領事處，呈驗批准。如享用天然財賦之契約，必須經蒙古政府批准方可，如遇有爭議之時，無論因口定之事或立有字據之件，可由兩造推舉中人，和平解決，如遇不能和解時，再由會審委員會判決。會審委員會分常設，臨時兩項。常設會審委員會，於俄國領事駐在地設置之，以領事或領事代表，及蒙古官吏之代表有相當階級者組織之。臨時會審委員會，於未設領事之處，酌量所出事件之緊要，始暫開之，以俄國領事代表及被告居留或所屬蒙旗之蒙王代表組織之，會審委員會可招致蒙人、華人、俄人爲會審委員會之鑒定人。會審委員會之判決，如係關於俄人者，即由俄領事官從速執行；其關於蒙人、華人者，則由被告所屬或所居留之蒙旗王執行之。

第十七條 此專條自簽押之日實行，兩方全權將此約俄蒙文字，平行排列，繕備兩分，較對無訛，簽押蓋印，互

中華民國元年 十一月四、五日

五三四

換爲證。(註七)

註一：「國父全集」玖——一七五頁。

註二：梁啓超：「飲冰室全集」第十冊，文集之二十八，三一—三八頁。

註三：「戴季陶文存」二〇二—二〇四頁。

註四：「國父全集」捌——五八頁。

註五：民國元年十一月三日上海「民立報」(第七四〇號)。

註六：民國元年十一月份「政府公報」命令第一八七號。

註七：易國幹等編：「民國經世文編」外交第三六頁。

四日 袁大總統授劉冠雄為海軍上將；湯薌銘為海軍中將。(註一)

註一：民國元年十一月份「政府公報」命令一八八號。

五日 袁大總統公布參議院咨更正中央行政官官等表。

更正中央行政官官等表如左：

財政部官等表第五行之後，第六行之前，增加一行，於一等簡任官格內，補列財政部駐外財政員八字，並於二等簡任官格內，補列同上二字。(註一)

袁大總統為直隸都督馮國璋與省議會衝突事，電斥省議會不得干預用人行政。

先是，直督馮國璋與省議會因用人與財政問題，彼此衝突，勢成水火。馮督電請辭職，並赴京謁袁，張大其辭，袁頗擬有變，旋接省議會電，陳述「馮督到任後，濫引私人，將議案一律駁斥，且無一案交議；又省議會非不允借款，惟財政內容，馮督並不坦白宣示，難以曲從」等語。(註二)袁始悉衝突真因，遂命馮即歸任，並允電斥省議會，不得妄預行政事。是日，袁令國務院轉電省議會。



電文如左：

「奉大總統命令，東電悉。時局萬難，端賴官紳和衷共濟，力圖進行。馮都督公正和平，誠毅篤實，爲本大總統所深知，且以直人都直，詎有不爲桑梓謀幸福之理？前以直隸省議會於一切行政計劃多不同意，至於用人一節，不免過於干涉之處，來電辭職，本大總統實深詫異。省議會之設，原以代表民意，不能干預行政，此證諸各國議會權限而可證明者也。若事事干涉，不使行政官有完全用人之權，必至賞罰不明，政務廢弛。況用人之權，操自政府，約法載明，毫無異議。有志之士胡能降心俛首，爲人傀儡？代表受過，尤何能聽人違法，不爲阻抑？馮都督正已守法，毅然求去，其心良苦，其意可原。茲據直隸省議會電呈，於馮都督行政計劃，並非不同意，亦無何種惡感等語。是則茲者，馮督之言，出於誤會，亦未可知。本大總統固知直隸省會多明達之士，何至爲此非理越法之干涉？及閱此電，始釋然。除馮國璋已電令不准辭職外，仰該省會顧全大局，即與馮都督開誠布公，以謀公益，守定權限，勿稍侵越，則非獨直隸一省之幸，亦民國之幸也。合轉達。」（註三）

按：該電內容，單斥省議會不得干涉用人行政，對於財政問題，則一字未提，顯然對馮極力維護。

附錄：馮國璋省議會受窘記

「津函：十月二十日直隸都督馮國璋及直隸各行政官都督府各科員同赴省議會宣布政見，並與省議員磋商要政。是日議員出席者極多，旁聽約五百餘人，午後一時開會，即請馮都督登臺演說。馮一開口便云：今日鄙人是來與諸君商議本省要政的，不是來與諸君打吵子的。議員王卓山即謂：都督此言有點不對，省議會爲一省人民之代表，如都督所云打吵子的話，豈非視省議會爲打吵子的地方，使外人聽見生出一種輕視中華民國議會之心乎？」

馮都督謂：此後有人說錯了話罰一千元。某議員謂：我等不能如都督，實在罰不起。馮都督謂：罰十元可乎？後馮都督提出用人及學務農林工商等項之政綱。各議員以用人一項互相質問，討論最後又將省會預備磋商用人條件提出：（一）改組都督幕府，（二）改組各司道衙門，（三）更換司道須得省會同意，（四）實行本會議決考試廳州縣案，（五）關於農工商暨財政各機關之總辦或坐辦，須由省會公舉，並先自財政總匯處、直隸省銀行、籌款局三處實行。

又某議員謂：都督以本會議決考試州縣章程爲不妥善，此項章程，根據都督府交議，本會煞費研究，以學識經驗爲依歸，如照此考試，或可得人，且無論前此州縣官多由捐納、保舉、議敘而來，不能擔任目下民國初立一切改革之責任，即爲科舉出身者，值此行政、司法集於州縣一人之身，亦恐不能勝任。都督若以本會議決之法爲不善，當有正式具體之駁議，不能以空空用人一片文字搪塞。議員呂復謂：都督之用人主張，僅以府、廳、州、縣四項而言，夫府、廳、州、縣不過爲用人之一部分，若司道及都督府、幕府各局所之總辦等，並不提及，殊屬非是。議員王建中謂：都督甚知吾省貪官污吏及不肖州縣荼毒生民，有如水深火熱，而必以維持現狀四字爲政治秘訣，則誤己誤人，莫此四字爲甚。夫維持現狀之名詞，即保存積弊也，而一般不肖官吏，無不利用此名詞爲之擁護。如近日都督對各州縣人民控告該州縣知事已有百餘起，都督無不姑息之，其姑息之原因，皆爲一般幕友官吏所朦蔽，恐長此不但地方事更行敗壞，即首創民國之都督名譽，亦將因之而俱壞，是以改組幕府，更換司道，尤爲要政。

某議員又謂：關於用人、財政等事，當由藩台答辦；學務、警務各事，當由警道學台答辦，都督立於旁聽地位，不但不致代人受過，亦可藉此以知各行政官之腐敗，蓋都督總攬大權，一切細微皆知之不詳也。議至此時已五鐘，遂無結果而散。

散後，馮督乃致議會一函云：議長鈞鑒：國璋同行政各機關暨本府幕友諸人到會茶話，本擬通洽情誼，磋商政務，進行一切手續，國璋本無法律知識，發言未免粗率，以致議員三五責問，言語稍有諷刺，但國璋性情粗直，心無成見，萬不能以直隸大局因小事而與至好同鄉起衝突。奈本日討論無結果，繼續討論亦必無效，國璋等明日不必到會，請議長與衆議員公同籌劃根本辦法，議決條件如可施行，國璋等仍當勉力進行，決不以一己之偏，干諸君之怒。因事體重大，關係全局安危，國璋亦不能附和雷同，破壞終局，誤在國璋一人之手，惟有早爲告退，別選良能，以奠省基，而安國本，國璋不禁慶幸之至。此請大安。國璋脫帽自筆心事云云。又聞直隸各司道行政官因省議會有更動各司道之議，皆相率向都督辭職云。」（註四）

工商會議正會長李鎮桐自請辭職，經開會公決，以上次選舉得次多數票者依

次遞補，即副會長吳鼎昌為正會長，胡瑞霖為副會長。（註五）

註一：民國元年十一月份「政府公報」第一八九號。

註二：民國元年十一月三日上海「民立報」（第七四〇號）。

註三：民國元年十一月九日上海「民立報」（第七四六號）。

註四：民國元年十一月六日上海「民立報」（第七四三號）。

註五：民國元年十一月七日上海「民立報」（第七四四號）。

六日 袁大總統公布「制定公文書程式」。

公文書程式都二十條，附錄如左：

第一條 法律以大總統令公布之。前項大總統令，須記明經參議院之議決，由大總統蓋印，國務總理記入年月日副署之，或與其他國務員或主管國務員副署之。

第二條 教令以大總統令公布之。前項大總統令，由大總統蓋印，國務總理記入年月日副署之，或與其他國務員或主管國務員副署之。

第三條 國際條約之發布者，以大總統令公布之。前項大總統令，須記明經參議院之同意，及批准之年月日，由大總統署名蓋印，國務總理記入年月日，與主管國務員副署之。

第四條 預算以大總統令公布之。前項大總統令，須記明經參議院之議決，用大總統蓋印，國務總理記入年月日，與主管國務員副署之。

第五條 特任官、簡任官、薦任官之任免，以大總統令公布之。前項大總統令，由大總統蓋印，國務總理記入年月日副署之，或與主管國務員副署之。

第六條 院令由國務總理記入年月日署名蓋印。

第七條 部令由各部總長記入年月日署名蓋印。

中華民國元年 十一月六日

五三七



第八條 事實之宣示及就特定事項，對於一般人民，命其行爲或不行爲之文書，以布告公布之。大總統布告，由大總統蓋印，國務總理記入年月日副署之，或與主管國務員副署之。行政各官署之布告，由該官署長官記入年月日署名蓋印。

第九條 第一條至第八條之公文書，須於政府公報公布之。

第十條 特任官、簡任官之任命狀，由大總統署名蓋印，國務總理記入年月日副署之，或與主管國務員副署之。薦任官之任命狀，由大總統蓋印，國務總理或主管國務員記入年月日副署之。委任官之任命狀，由各該官署長官記入年月日署名蓋印。

第十一條 大總統對於官吏，及上級官對於下級官，有所差委，以委任令行之；有所指揮，以訓令行之。其因呈請而有所指揮者，以指令行之，第八條第二項及第三項之規定，得於委任令、訓令、指令準用之。

第十二條 行政各官署，對於特定人民，就特定事項，命其行爲或不行爲者，以處分令行之。

第十三條 參議院與大總統或國務員之往復文書，以咨行之。

第十四條 行政各官署無隸屬關係者之往復文書，以公函行之。

第十五條 左列各款文書，以呈行之：

一、人民對於大總統及行政各官署之陳請。二、官署或官吏對於大總統之陳請或報告。三、下級官署對於上級官署，或官吏對於長官之陳請或報告。

第十六條 行政各官署，對於人民之呈，分別准駁之文書，以批行之。

第十七條 第十一條至第十六條之文書，得於政府公報公布之。

第十八條 本令所揭各項令狀，各依年月日先後編號，每一年更易一次。自第一號起至何號止，於政府公報公布之。

第十九條 公文書程式，依附表所定。

第二十條 本令自公布日施行。（註一）

(附表格)

袁大總統通令各省保護僑民。

電文如下：

「軍興以來，各省富室殷商，往往避地偷安，不遑企業，以致金融久滯，元氣日凋，在商民雖昧於事機，亦官吏之疏於保護。方今商戰之世，保富爲先，民國肇興，尤宜和協羣情，共圖上理。前經通飭播遷流寓之人，各復鄉閭，以安生業，誠恐影響所及，仍多觀望。須知共和宣布，五族一家，既屬中華人民，即同受法律保障，嗣後回籍商民，應責成該管行政長官及該處軍警切實保護，其有藉端需索擾害公安者，悉予按法嚴懲，以靖人心而維商業。」

「(註二)」

袁大總統任命趙椿年為財政次長。(註三)

袁大總統頒令：授張雲山、張鈞均為陸軍中將；趙均騰、王正雅為陸軍少將並加中將銜，陳樹藩、郭勝清、馬玉貴、劉世傑、郭錦鏞、陳殿卿、張寶麟為陸軍少將；黃鍾瑛為海軍中將；李鼎新、李和、藍建樞、徐振鵬為海軍少將。(註四)

幣制委員會開會，研究衛斯林顧問所提出之改革幣制意見。

是日，幣制委員會開會研究幣制問題，將衛斯林顧問所提金單位與前清奏定虛金本位比較其間之利弊。對於虛金本位辦法，略分四種：(甲)採用印度制：先劃一全國銀元，抬高銀價，然後定兌金之率。(乙)採用菲律賓制：著手時便定金銀比價，國內銀元通行，惟當抬高銀價，對外滙兌仍用金幣。(丙)與(乙)法略同，惟參用紙幣，以代銀元。(丁)採用美制：即行兌金紙幣，吸收市面生銀，求現時，照金價兌交生銀。諸委員擬採虛金本位制，但對以上四種，認為須力加研究，然後定一有利無害之

中華民國元年 十一月六日

五四〇

虛金本位制。(註五)

民立報發表「駁詆毀孫中山者」一文。

近日上海共和黨之時事新報、神州報、民聲報等重刊民前三年(宣統元年)保皇黨機關報所刊陶成章(煥卿)作「孫文罪狀」一篇，欲藉臆造之詞，誣衊開國偉人，其手段卑劣已極，然公道自在人心，不容妄肆詆毀。是日，民立報刊載「南洋歸客」所撰「駁詆毀孫中山者」一文，歷舉事實，駁斥陶文純係誣妄構飾，並揭發陰陷者之用心，以維公正。茲錄全文如下：

「近日上海時事新聞、神州報、民聲報等報載有孫文罪狀一篇，歷數其在南洋，在東古之事蹟，欲以臆造之辭誣我建設民國之偉人，其手段之卑劣，可謂已極。此文前數年曾刊於保皇黨機關報，其中事實純係構飾。僕久僑南洋，且與於河口諸役，於前次事蹟知之最詳，茲就其最荒謬者駁斥一二，其餘毫無根據之事，亦姑弗爲之深辯。至中山之名譽及其行事，已彰彰世界，忌之者反對，於中山亦無所損，僕之糾正謬誤於中山亦無所加增，惟稍以申直道之公而已。

此罪狀之發布，蓋始終由陶煥卿一人主持之，陶煥卿何以發布此文，則中國固有極大之原因在。先是民報在東京因經費支絀而停刊，時各同志均謀竭力維持之，顧以力不能及，無從設法，時陶煥卿即主親往南洋招股維持，其時南洋同志甚少，且多非資本家，東京同志知其往必無效果，不如在東另籌，中山亦爲是言。陶煥卿自以在東京同志中爲重要人物，此次赴南洋必能如意，且疑中山忌其往南奪其勢力，遂決然行，既而南洋語言不通，情意皎隔，果絕無成效，於是以爲中山有意暗中破壞，遂與中山大生意見，種種詆毀，無所不至，而南洋同志皆以其人剛僻，多不與之往來，所謀一無所遂，乃益恨中山，運動南洋同志，反對中山，同志多不從之，己酉年始作此文，任意捏造事蹟。邀陳威壽等數人簽名，携至東京同志會，並持之以告黃克強，欲推翻中山之總理更舉克強，克強大不謂然，竭力反對，終不聽。於是克強乃謂既係南洋各同志之公意，儘可去函問後再行決定，陶不得已始寄函南洋，久久不

得復信，其事遂寢，此其來由也。至其中背謬之處，則此文發表以後，當時即爲香港中國日報及星加坡中興日報所痛駁，言之已極詳盡。茲以該報無從覓得，不能引爲證，據略舉其最背謬之處而駁斥之。

原文謂河口之事，中山在檳榔嶼報銷三十萬，在星加坡則貶爲八萬，然河口之役，當時之同志極少，而資本家尤少，安得數十萬之鉅金，且檳榔嶼、星加坡兩處均有同志，中山之款，既須向此兩處報銷，則試問此款從何處籌得，且鎮南關之機關，均係克強、漢民二人所主持，而原文無中生有，憑空撰一鎮南關糧台之何某，又憑空撰曾宜卿等諸人，以反對中山，鬼蜮伎倆不值一笑。至河口之失敗，實緣當時法人嚴禁革命黨輸入軍火，不能在火車裝運，故接濟不靈遂致失敗。今原文謂中山有餉而無故退兵，又何其誣也。原文謂中山坐視河口、鎮南失敗之同志於不顧，然鎮南敗後之同志六十餘人，實爲安南政府押交星加坡禁於拘留所，事爲中興報董事張永福所知，即告知中山，邀集同志協謀營救之方，託人至華民政務司處保釋，並爲之預備房屋，給與被褥衣服等件，又各分給旅費爲之介紹於檳榔嶼、吉隆霹靂文島各埠，以營生業，經手具在，可復按也。

原文謂中山利用楊秀春，事後又欲毒殺之，殊不知楊秀春者，實係廣西之參將，因爲清大吏革除其職，遂心懷憤恨投入我黨。河口之役，中山曾與以三千金，使爲響應，詎楊得金之後一事不辦，置河口事於不顧，事後又欲向中山索款，爲中山所斥不許，自後各同志亦因其行爲種種不當，卒爲中興報董事所驅逐，絕無與中山事也。

原文又謂中山詆毀許雪秋，反思傾陷之，然許雪秋本係無賴子，父歿之後，將家產蕩盡，於中山來新招集同志之時，由某君介紹許共赴黃岡起事，中山許之與以三千金，許偕程芸生至香港後即停止不行，由芸生獨往舉兵，卒因許不接應，竟致失敗。事後同志詰許之款項，亦始終不報，且黃岡之役，曾有公債票數萬交之，事後亦言遺失，及去歲光復之際，乃忽與其友何某取出私賣，爲英政府所覺，將捕之，懼而回粵，又復在潮劫掠擄人勒贖，潮人不堪其虐，公電粵督陳炯明令潮州司令吳達祥槍斃之，此其平日之不法可見矣。

原文又謂中山辦中興報，爲彼一人之機關，殊不知中興報之發刊，由於張永福、陳楚楠諸君所發起，以提倡革命者，各埠華僑皆有認股，其創辦之時，中山尚未至南洋也，又何所謂中山之機關報耶？又謂中山創設南洋支部，有來自東京，或內地者，當以支部長之介紹函爲憑，然當時實絕無此等條例也。

中華民國元年 十一月六日

五四二

原文又謂中山前次在香港上海滙豐銀行有款數十萬，其兄又在九龍建造屋宇，然中山當時在香港，實處於至窘之地位，其老母亦嘗寄居親戚之家，逮後病故，至無殯殮之費，在港諸同志憐之，乃共同贖資，爲其母製衣衾棺槨，又嘗絕食無衣，安有巨款建屋之事乎？

原文又謂中山發布南洋支部之規條，有會底金一項，然按之南洋支部之規條，絕無此項名目。且南洋支部既爲南洋同志之公意所建設，則所布規條，自必經多數同志之同意，倘有此會底金之名目，則南洋同志勢必力示反對，不能聽中山之意，自由規定，而能強令多數同志服從之也。

原文又謂中山在南洋各埠，遍發保護票，然南洋之保護票，實係三合會等在該處之舉動，與中山極無關係，且在南洋支部之中，中山亦不過爲同志中之一人，初無極大之權力，能壓制多數同志，強其服從，若其行爲果有不合，各同志早已合力反對之矣。至謂中山運動款項，每與人二八均分，此等舉動，苟爲同志所聞，豈有能姑容之理，亦太不足據矣。

其他種種詆毀之辭，要皆憑虛懸造，絕無可以辯駁之價值。殊不知中山若誠如原文所言，則早已爲同志所屏棄，又何至多數同志始終信仰與之共成偉業，而建成中華民國。中山之行爲，若誠如原文所言，則必祇能欺人於一時，不能欺人於永久，何以聲譽日隆，爲世界所欽仰，爲國人所崇拜也，則其捏誣之迹亦不辯自明矣。

要之此文之緣起統爲陶煥卿在南洋失敗，疑中山破壞其計畫，因而有此舉動，殊不知當時南洋同志極少，資本家尤少，中山在彼時情勢尙異常隔膜，困難極多，衣食匱乏之時，每每皆是。何況陶煥卿，以情形未諳之人，貿貿而往南洋，同志聲氣既不靈通，自難免不流於失敗，乃因其失敗而疑及中山，因疑而恨，遂不惜將南洋同志中種種過失，悉舉而加之於中山，不知同志之中，即有一二不肖者亦一團體內不免之事，今舉指以爲中山之過失，究竟與中山無毫末之關係也。

今上海時事新報、神州、民聲等報，欲竭力推翻中山，乃不惜任意羅織，將數年前詆毀之文字登載報端以供其譏評，究何足以損中山哉？因就昔日之所知者拉雜寫之以彰直道，非對中山有所偏袒也。（註六）

註一：民國元年十一月份「政府公報」命令一九〇號。

註二：同註一。

註三：同註一。

註四：同註一。

註五：民國元年十一月八日上海「民立報」（第七四五號）。

註六：民國元年十一月六日——八日上海「民立報」（第七四三——七四五號）。

七日 袁大總統公布海軍旗章條例及海軍禮砲條例。

海軍旗章條例共四十八條，海軍禮砲條例分十章四十條。茲分別附錄如左：

一、海軍旗章條例

第一條 海軍旗章分左列二種：

(一) 第一種旗章。

(二) 第二種旗章。

第二條 第一種旗章之名稱如左：

(一) 大總統旗。

(二) 海軍總長旗。

(三) 海軍次長旗。

(四) 海軍上將旗。

(五) 海軍中將旗。

(六) 海軍少將旗。

(七) 海軍代將旗。

(八) 海軍隊長旗。

中華民國元年 十一月七日



中華民國元年 十一月七日

五四四

(九)長旒。

第三條 第二種旗章之名稱如左：

(一)海軍旗。

(二)艦首旗。

(三)運送船旗。

(四)工作船旗。

(五)紅十字旗。

第四條 海軍旗章之制式，另圖規定。

第五條 大總統蒞軍艦或司令公署時，應懸總統旗於主桅頂或司令旗杆，當乘舢板時，則懸於舢板之首。

第六條 凡第二種旗章，不得與大總統旗同時懸於一桅頂。

第七條 大總統所乘之軍艦，由日沒至日出，應懸白鑲五盞於主桅樓之後部，其懸法中央一盞，左右直懸各二盞，相隔約一米突。

盞，相隔約一米突。

第八條 對於外國大總統君主，應准第五條及第七條，懸該國海軍旗及白鑲。

第九條 對於外國皇族，應准第五條，懸該國海軍旗，由日沒至日出，懸白鑲四盞於主桅樓後部，其懸法左右直懸各二盞，上下相隔一米突。

直懸各二盞，上下相隔一米突。

第十條 海軍總長因公乘軍艦或至司令公署時，應懸總長旗於主桅頂或司令旗杆，當乘舢板時，則懸於舢板之首。

首。

第十一條 海軍次長因公乘軍艦或至司令公署時，應懸次長旗於前桅頂或司令旗杆。

第十二條 有司令權之海軍將官乘軍艦時，應照下列各項分別懸旗：

(一)上將懸上將旗於主桅頂。

(二)中將懸中將旗於前桅頂。

國史館

Academia Historica



(三)少將懸少將旗於後桅頂。

(四)代將懸代將旗於後桅頂。

(五)若海軍司令駐陸上時，應懸相當之旗於部下之一艦，或其司令旗杆。

(六)海軍將官因公乘舢板時，應懸相當之旗於舢板之首。

第十三條 第二條之第一至第九項旗章，凡在魚雷艇及小汽艇，應准第五條至第十二條懸掛。

第十四條 有司令權之海軍將官乘軍艦時，由日沒至日出，應照下列各項，分別懸掛白鐙於主桅樓之後部。

(一)上將中央一盞，左右各一盞。

(二)中將左右各一盞。

(三)少將中央一盞。

(四)代將與少將同。

第十五條 二艘以上之軍艦同在一處，無總司令或司令在該處時，該處資深艦長應懸隊長旗於前桅頂。

第十六條 長旒為有全艦指揮權之軍官旗，應懸之於主桅頂，雖非軍艦之船舶，苟其船長為現任海軍軍官，應准前項懸長旒於主桅頂。

艦長因公乘舢板或小汽艇至外國艦訪問時，於其往返，均懸長旒於舢板或小汽船之首。

第十七條 一艦或一公署，祇得懸掛第一種旗章一面，如有應懸旗章之官員二人以上，同時在艦或公署，亦祇懸掛上位之旗章，但海軍總次長旗與將官旗，可同時懸掛；隊長旗與長旒，亦可同時懸掛。

對於外國大總統、皇帝、皇族及其他官員不在此限。

第十八條 第八條第九條及第十四條所列之白鐙，一艦不得同時懸掛二種以上，惟擇其白鐙最多數懸之。

第十九條 凡軍艦及魚雷艇，應懸海軍旗於後部旗杆。

艦營學校及凡各海軍公署所屬之船舶，且為海軍軍人所指揮者，應准前項懸掛海軍旗。

第二十條 軍艦停泊中，應於午前八點鐘懸海軍旗，至日沒時降下。

中華民國元年 十一月七日

五四五

第二十一條 軍艦停泊中，當他艦懸海軍旗接近本艦，或出港入港及施放禮礮時，雖在午前八點鐘以前，日沒以後，苟能辨識其旗章，亦須懸海軍旗。

第二十二條 照前條情形，苟在午前八點鐘以前，應於八點鐘前五分，將海軍旗暫時降下，至規定之時刻，再行懸掛，若在日沒時，將海軍旗先行照常降下，隨即懸掛。

第二十三條 軍艦在海洋航行，不懸海軍旗。

但能望見陸岸，或通過礮臺之近旁時，應准第二十一條懸海軍旗。

第二十四條 軍艦當出港入港時，雖在午前八點鐘前，日沒以後，應准第二十一條懸海軍旗。

第二十五條 軍艦當夜間入港或出港時，應懸白燈二盞（上下相隔一米突）於後部縱帆杆或其他易見之處。

軍艦停泊中，當他艦懸掛前項燈火出入時，本艦亦應懸同一之燈。

第二十六條 凡舢板小汽艇，由離本艦至歸還之間，應懸海軍旗，其懸掛降下之時刻，應准本艦，但在本國內，除左列各項規定外，無庸懸掛。

（一）關於儀式敬禮之時。

（二）與外國艦船交接之時。

（三）至外國艦船訪問，雖在第二十條所規定之時限外，於其往返，均應懸海軍旗。

第二十七條 軍艦停泊中，應懸艦首旗於艦首之旗杆，其懸掛降下之時刻，應依第二十條所定。

第二十八條 凡軍艦懸掛半旗，應依海軍葬禮規則。

第二十九條 軍艦停泊中，由艦首經各桅頂至艦尾，列懸旗旒，各桅頂懸海軍旗者，為全艦飾；僅於各桅頂懸海軍旗者，為艦飾，但對於外國大典，行全艦飾或艦飾時，主桅頂應懸該國海軍旗。

第三十條 行全艦飾或艦飾之時，各桅頂應否懸掛海軍旗及外國旗章，依左之規定：

（一）在二桅以上之軍艦，其懸掛大總統旗之桅頂，不懸海軍旗及外國旗，但對於外國大總統、皇帝、皇族及其佳節大典，懸掛該國旗章，則不在此限。

(二)在二桅以上之軍艦，其懸掛海軍總次長旗、將官及隊長旗之桅頂，不懸海軍旗，但爲外國大興行全艦飾及艦飾時，該國海軍旗，應同時並懸。

(三)在單桅之軍艦，當大總統旗懸掛時，其桅頂不懸海軍旗及外國旗，但對於外國大總統、皇帝、皇族及其佳節大典懸掛該國旗章，則不在此限。

(四)在單桅之軍艦，當懸掛海軍總次長旗、將官及隊長旗時，其桅頂應同時懸海軍旗，對於外國典禮，並應同時懸外國旗章。

第三十一條

本艦行全艦飾或艦飾之時，其在水上之舳板及小汽艇等，應懸海軍旗。

第三十二條

對於左列各日，軍艦應行全艦飾，如值疾風暴雨，可以艦飾代之，或全行省略。

(一)國慶日。

(二)對於大總統施放禮礮之日。

(三)對於外國大總統、皇帝、皇族施放禮礮之日。

第三十三條

對於左列各日，軍艦應行艦飾，如遇風雨可從省略。

(一)一月一日。

(二)第三十二條所規定應行全艦飾而值疾風暴雨時。

第三十四條

第三十二條及第三十三條所列之佳節大典，若中國軍艦與外國軍艦同在一處，所在海軍資深官，當於前一日遣部下軍官，通告各外國海軍資深官。若中國軍艦在外國港灣時，須通知其所在地方官廳，但如該處駐有我國外交官者，須先與協議。

對於曾致敬意於我之外國軍艦及礮臺，須於翌日分遣軍官致謝。

國內港灣，祇有外國軍艦停泊無中國軍艦時，由該地方長官分遣部下官吏，施行前項各事。

第三十五條

對於各國佳節大典，應行全艦飾或艦飾者，規定如左：

(一)中國軍艦與外國軍艦，同泊我國各港灣時，值該國之佳節大典。

中華民國元年 十一月七日

五四七

(二)中國軍艦泊駐外國時，值該國之佳節大典。

(三)中國軍艦泊駐外國時，有他國軍艦同泊一處，值其艦本國之佳節大典。

以上三項，俟彼既正式通告，我艦即行全艦飾或艦飾以表敬意，但當我軍艦入港之際，遇外國佳節大典，見其軍艦均行全艦飾或艦飾時，雖未接有通告，亦可直行全艦飾或艦飾。

第三十六條 全艦飾之懸掛降下，與第二十條之時刻同。但為外國佳節大典行全艦飾或艦飾時，其懸掛與降下時刻，應准該國軍艦。

第三十七條 軍艦行全艦飾或艦飾，當起錨時，應即降下。

第三十八條 兩艘以上之軍艦同泊一處，海軍旗艦首旗及全艦飾或艦飾懸降時刻，當以資深官所在之軍艦為準。

第三十九條 兩艘以上同泊一處，應依所在海軍資深軍官之規定，於其一艦之後桅頂或其橫杆端，懸當值旗。

第四十條 凡供軍用之運輸等船舶，應懸運送旗於主桅頂，但船長為海軍軍官，則不懸掛。

第四十一條 凡供軍用之工作船，應懸工作旗於主桅頂。

第四十二條 戰時或值事變之際，海軍病院之旗杆或病院船之主桅頂，應懸紅十字旗。又凡運送海軍病院及病院船之治療材料及附屬品物之舟車等，亦得懸紅十字旗。

第四十三條 以上各條所規定應懸旗於後桅頂者，在二桅之艦船，可懸之於前桅頂。以上各條所規定應懸旗章於前桅頂及後桅頂者，在單桅之艦船，得懸之於一桅頂。

第四十四條 同一之桅頂，應懸二旗章以上者，得同時並懸。

第四十五條 凡施放禮礮懸掛旗章時，應先將旗章捲疊妥貼，升至桅頂，與禮礮同時展發。

第四十六條 大總統、外國大總統、皇帝、皇族及本國外國重要文武官員蒞軍艦應懸掛相當旗章時，當其來艦，視其所乘舢板或小汽艇之旗章降下，本艦即將其旗章懸掛，當其退艦，視其所乘舢板或小汽艇之旗章懸掛，本艦即將其旗章降下。

第四十七條 對於外國大總統、皇帝、皇族、外國文武官員及其佳節大典，懸掛該國旗章，當以我國已經正式承認

其政府之國爲限。

第四十八條 凡旗章之懸掛與降下，爲本條例所未規定者，或外交上彼此生厚薄之差，認爲不均衡時，所在海軍資深官得臨機處置。但以不損中國之威嚴爲斷，事後須將情由報告海軍部。（註一）

二、海軍禮砲條例

第一章 總 則

第一條 軍艦施放禮砲時，若該處有海軍資深官在，必先經其認可。但對於大總統及該資深官施放禮砲時，則不在此限。資深官指官階較高或官階同而受任較先者而言。

第二條 施放禮砲之期限，務在與受禮者相遇後二十四小時內行之，若此時間內不能施行，則須向受禮者說明理由。

第三條 凡軍艦對於來艦或退艦者施放禮砲，須俟其登艦後或俟其離艦至適宜之距離時，方可施放。

第四條 當應受禮砲者之上位旗章已經懸掛時，對於下位之旗章，不可施放禮砲，但外國文武官員懸其旗章來訪者，則不在此限。

第五條 應懸旗旒之文武官員而不懸其旗旒，則不施放禮砲。

第六條 凡文武官員兼有數職，俱在應受禮砲之例者，當按其最高之職，施放禮砲。

第七條 當放禮砲之海岸砲臺及軍艦，規定如左：

（一）指定施放禮砲之海岸砲臺。

（二）備有三磅子彈或六磅子彈或十二磅子彈之快砲四尊以上之軍艦。

第八條 對於本國國旗、外國大總統、皇帝、皇族、外國佳節大典及外國文武官員，應施放禮砲，而該軍艦不適合於第七條時，須將不能施放禮砲之理由，向應受禮者說明，但有時爲尊重國交起見，亦得便宜施放禮砲。

第九條 軍艦礮臺一齊施放禮砲時，各艦及緊臺，當准海軍資深官之軍艦或特定標準艦之第二發同時施放。

第十條 凡日出前及日沒後，不施放禮砲；停泊中之軍艦，於其海軍旗懸掛前及降下後亦然。若日沒後有應放禮砲情事，於其次日施行，但特例雖日出前日沒後，苟能識別其旗章，亦可施放。

第十一條 有受禮砲資格之文武官員，得辭其禮砲。

第十二條 凡與外國交換禮砲，如彼我有厚薄之差，認為外交上不均衡時，所在海軍資深官，得臨機處置，但以不損中國威嚴為斷，事後須將情由報告海軍部。

第十三條 對於外國國旗、外國大總統、皇帝、皇族、外國文武官員及其佳節大典，施放禮砲，當以我國已經正式承認其政府之國為限。

第十四條 本條例凡掛海軍旗之艦船及海岸砲臺，均適用之。

第二章 總統禮砲

第十五條 總統禮砲二十一發。

第十六條 大總統蒞港灣將接近時，該處所有軍艦砲臺，均應照前條施放禮砲。

第十七條 大總統蒞軍艦時，該艦應施放總統禮砲，其他所在各軍艦，應與該艦一齊放砲致敬，退艦時同。

第十八條 軍艦航行時，如遇掛有大總統旗之艦船，或至掛有大總統旗之地方，又或接近其他航行之時，應施放總統禮砲。

第十九條 凡砲台見有掛大總統旗之艦船經過該處時，應放總統禮砲。

第二十條 大總統如在一境域內停駐，第十六條之禮砲祇能適用於初到與最後離去時，但第十七條之禮砲，則不在此限。

第二十一條 大總統旗懸掛於某地時，該地除於外國海軍對中國國旗施放禮砲時，應答砲外，其餘各種禮砲，均不得施放。

第二十二條 大總統不答砲。

第三章 節典禮砲

第二十三條

凡國慶日，各軍艦及砲台須於正午時施放禮砲二十一發。若當日中國軍艦與外國軍艦同泊一處時，所
在海軍資深官，當於前一日分遣軍官，將我國慶日通知各國軍艦。

若在外國港灣，則經所在地方官，將前項事由通知其所在各砲台，但如該地駐有我國外交官吏，須先
與協議。

對於曾鳴砲致敬於我之各國軍艦及砲台，須於翌日分遣軍官致謝。

國內港灣，祇有外國軍艦停泊，無中國軍艦時，則由該地方長官，分遣部下官吏施行前項各事。

第四章 對於文武官員之禮砲

第二十四條

對於文武官員之禮砲，依附表所定。

第二十五條

對於總司令或司令之禮砲，依左列各項規定：

(一) 新任總司令或司令初懸其旗章時，且為所在海軍軍官中之資深官，則所在次席之海軍資深官，須
對之施放禮砲。

(二) 海軍資深總司令或司令，因進級換掛旗章時，所在次席之海軍資深官，須對之施放禮砲。

(三) 新任總司令及司令，始懸掛旗章，或因進級換掛旗章時，若所在海軍軍官中有較為資深者，當對
之施放禮砲。

(四) 總司令或司令，與資深之總司令或司令相會時，當對之施放禮砲。

(五) 凡受第一項至第四項之禮砲者，必答以相等之砲數，但同時受兩艦以上之禮砲時，其答砲不必分
別施放，可擇其中應受砲數最多者答之。

(六) 總司令或司令，准本條第四項資深總司令或資深司令施放禮砲。限定資深總司令或司令在職中祇

放一次，但進級時則不在此限。

第二十六條 總司令或司令免職時，於其解任，由部下之一艦施以官位相當之禮砲，其平日常駐軍艦者，於其離艦，由所駐之艦，發砲致敬。

總司令或司令或任艦長之海軍上校，因進級解任，於其離艦或離署時，由所駐之艦或部下之一艦，施以新官官位相當之禮砲。

第二十七條 總司令或司令，變更旗艦懸其旗章時，不必施放禮砲，又在職中一時撤去其旗章隨即懸掛者，亦不必施放禮砲。

第二十八條 中國領土內砲台，對於海軍將官之禮砲，與軍艦同，惟軍艦與砲台，無論何時不得交換禮砲。

第五章 對於外國總統、皇族之禮砲

第二十九條 對於外國大總統、皇帝、皇族，除懸該國海軍旗外，其禮砲數與總統禮砲同。

第六章 對於外國節典之禮砲

第三十條 對於各國佳節大典應施放禮砲者，規定如左：

(一) 中國軍艦與外國軍艦同泊我國港灣時，值該國之佳節大典。

(二) 中國軍艦泊駐外國時，值該國之佳節大典。

(三) 中國軍艦泊駐外國時，有他國軍艦同泊一處，值其艦本國之佳節大典。

凡以上三項，俟彼已正式通告，我艦即行施放禮砲致敬，但不得過二十一發。

第七章 對於外國國旗之禮砲

第三十一條 一艘或二艘以上之中國軍艦入外國港灣時，其地有堡壘、砲台或該國之軍艦，且確知彼可答砲者，當對於其國旗放禮砲二十一發，但該國規定之砲數較少時，可施放其規定之砲數。

第八章 對於外國文武官員之禮砲

第三十二條

一艘或二艘以上之中國軍艦，與外國總司令或司令之旗章相遇時，若我之資深官較彼尙爲後任，應准附表施以相當之禮砲。但在外國港灣，須確知該地方無發砲之禁，且須與該國交換國旗禮砲後，方可施行。

第三十三條

一艘或二艘以上之中國軍艦，同時與數國之總司令或司令旗章相遇時，我資深官對於他國較爲資深之總司令或司令旗章，當由上位起，逐次施放禮砲。如受禮砲者之官階均相等時，則以最先在該地方者爲始；倘在外國港灣，無論官之高下，對於該國總司令或司令之旗章，必先施放禮砲；如同時遇一國二總司令或二司令以上之旗章時，祇對上位者施放禮砲。

第三十四條

外國文武官員至中國軍艦或砲台訪問時，查照該員在其本國軍艦或砲台應受之禮砲數，施以同一之禮砲，但其砲數不得踰十九發，若其砲數較附表所列之相當官減少時，可從我例。外國全權大使、公使公式至我砲台所在地，或由我砲台所在地起程時，則由砲台施以同數之禮砲。

第三十五條

如外國軍艦砲台，對於中國文武官員，施以中國規定以外之禮砲時，則中國之軍艦砲台，對於該國與我相當之文武官員，亦施以同數之禮砲。

第九章 答 砲

第三十六條

對於軍艦或砲台施放之禮砲，應否答砲，規定如左：

(一) 對於總統禮砲不答砲。

(二) 對於中國文武官員之禮砲，除本條第三項外，不答砲。

(三) 對於總司令或司令旗章之禮砲，若發自外國軍艦者，必施以同數之答砲，若發自中國軍艦，則依第二十五條，施以答砲。

(四) 外國軍艦入我國港灣，或數國軍艦同時入港，各於其桅頂懸我國旗章施放禮砲時，則我必逐次與

以同數之答砲。但此答砲必由砲台燃放，若無燃放禮砲之砲台，可由海軍資深官所駐之艦施行。

第三十七條 由中國軍艦或砲台，對於外國軍艦砲台、國旗、大總統、皇帝、皇族文武官員、及其佳節大典燃放之禮砲，應否受答砲，規定如左：

第一不答砲者：

(一) 對於大總統或皇帝、皇族之禮砲。

(二) 文或官員至我國軍艦或砲台訪問時所放之禮砲。

(三) 慶賀佳節大典之禮砲。

第二受答砲者：

(一) 中國軍艦入外國港灣時，對於其國旗之禮砲。

(二) 中國軍艦與外國之總司令或司令會於海上或港灣時，對於其旗章之禮砲。

第三十八條 凡商船或官用船舶，對於將官旗或軍艦燃放禮砲時，必以禮砲答之，但其數一艘五發，二艘以上七發。

第十章 燃放禮砲或答砲時旗章之懸掛法

第三十九條

中國軍艦與外國軍艦或砲台交換禮砲時，又對於外國軍艦、砲台、國旗、大總統、皇帝、皇族、文武官員及其佳節大典燃放禮砲時，依左之規定，懸掛其旗章：

(一) 對於外國大總統或皇帝、皇族燃放禮砲時，可照第二十九條辦理。

(二) 在中國或外國港灣，值外國佳節大典燃放禮砲時，必視該軍艦將其國之海軍旗懸於主桅頂為準。

(三) 到外國港灣之際，對於其國之國旗燃放禮砲時，必將該國之海軍旗懸於主桅頂，外國軍艦對於中國國旗燃放禮砲，中國軍艦答砲時亦然。

(四) 對於外國海軍軍官燃放禮砲答砲時，必將該國海軍旗懸於前桅頂。

(五) 若遇外國文武官員來訪，應燃放禮砲時，必將該國海軍旗懸於前桅頂。

第四十條 對於中國國務員、陸軍軍官、外交官及領事官施放禮砲時，必將國旗懸於前桅頂。（註二）

階級	現任大總統	副總統	國務總理	海軍總長及各國務員	海軍次長	特命全權大使
禮砲數	發一十二	發九十	前同	發七十	發五十	發九十
於軍艦施行時	無限制	前同	前同	前同	前同	前同
區域	於其登艦及離艦時	若公式訪問軍艦時，於其離艦時，若來乘軍艦，則於其最初登艦及最後退艦時。	前同	若公式訪問軍艦，於其離艦時，若來乘軍艦，於其最後退艦時。	公式訪問或來乘軍艦，於其最後退艦時。	若乘軍艦赴任於其最後上陸之時，若乘軍艦歸國則於去該國乘艦之時。
期限次數	無限制	前同	前同	前同	前同	無限制
於砲台施行時	國民領土內	前同	前同	前同	前同	前同
區域	及其去時	於其到時	前同	於其離去該地方之際	前同	前同
期限次數	無限制	前同	前同	前同	前同	前同

中華民國元年 十一月七日

中華民國元年 十一月七日

五五六

將少軍海	將中軍海	將上軍海	事領	事領總	使公理代	使公權全	使大權全
發三十	發五十	發七十	發七	發一十	發三十	發五十	發七十
前同	前同	制限無	前同	國之港內 限於所駐	前同	前同	國領土內 限於所駐
前同	前同	本條例第二十條規定之時際 及公式訪問軍艦，或來乘軍 艦於其最後退艦時。	前同	前同	。公式訪問軍艦於其退艦之時	前同	若公式訪問軍艦，於其退艦之時，若乘軍艦赴任，則於所駐國最後上陸之時，若乘軍艦歸國，則於去所駐國歸國之時。
前同	前同	除本條例第二十五條規定之 時，國際外，海內外十二個月 之內，雖在此期限內，其進 放時，雖在此期限內，其進 數艦，當一艦施放禮砲。問	前同	前同	十二個月一次，若同日訪問 數軍艦，祇一艦施放禮砲。	前同	前同
前同	前同	內土領國民					
前同	前同	陸上官署 到任之時 ，公式訪 問，軍艦 之訪					
前同	前同	規定三年一 次，然其進 於此期限內 ，亦施放禮 當之禮砲。相					

以下	上校	司令之	將代
發七	發九	發一十	
	前同	前同	
	前同	前同	
	前同	前同	
	前同	前同	
	前同	前同	
	前同	前同	

袁大總統召宴英使朱爾典，詢問藏事及大借款問題。

是日，袁大總統在府召宴英國駐華大使朱爾典，上海「民立報」披露其談話情形如下：

「袁提及藏事，大意欲達賴來京一次，其餘行政、駐兵仍前清舊制，一切條約共同遵守，以睦邦交。朱使答稱：英國對西藏本無侵略主義，中國果能照舊章辦理，英決不干涉。旋提及大借款事，袁謂：資本團現與財部未正式開議，已有和平商辦之說，若貴政府勸諭該團，當可速成，外間謂中國拒絕借款實屬誤會。朱使答：資本團所提條件，係六國共同目的，敝政府不敢主張，但嗣後必盡忠告。」（註四）

註一：民國元年十一月份「政府公報」命令第一九一號。

註二：同註一。

註三：同註一。

註四：民國元年一月九日上海「民立報」（第七四六號）。

八日 駐京俄使克金斯基（Kroupensky）將「俄蒙協約」送交我外交部。

是日，俄使以正約四條送交我外交部。（註一）同時，並通告有關係各國（日、英、法），至於協約

中華民國元年 十一月八日

五五七

中華民國元年 十一月八日

五五八

所附專款，則仍密而未宣。當俄使以約文送部時，聲言俄國提議與中國商量蒙事，已經年餘，中國始終不與開議，俄國在蒙古商務及各種利權甚大，不能不思所以保護之，現在活佛爲外蒙古實際上之政府，故俄國不得不與之訂立條約，深望中國對於條件中之主旨克表同情等語。

按：俄使措辭極慎，始終不提及蒙古脫離中國。

繼又謂此約乃依據一八八一年中俄條約，與蒙古更爲明白之規定，所異者與蒙人訂約，而非與中國訂約而已。

按：所謂一八八一年中俄條約，即前清光緒七年改訂關於索回伊犁之條約也。該約第十九條載明兩國從前所定條約，未經此約更改之款，應仍舊照行，故其範圍不限於本約，凡咸同以後所訂各款，苟未經更改，亦得適用。前清與俄所訂各約之中，俄人所得利益，雖已極優，然主權固猶在我，與此次協約性質迥然不同。俄人謂依據一八八一年條約，更爲明白之規定者，欺人之語也。（註二）

外交部於收到約文後，旋即照會俄使，聲明蒙古爲中國領土，無權與他國訂立條約，無論俄蒙間成立何種協定，中國政府概不承認。（註三）

附錄：俄蒙交涉始末

一 俄蒙協約之通告

民國元年十一月八日，駐京俄使以俄蒙新訂協約通告我外交部，於是政界震駭失措，總統府連日會議，至今又數日矣，迄無解決之法。參議院於協約發表後數日，乃由某議員提議要求國務員出席，說明方針，而一般輿論，則攻擊政府，主張宣戰，激昂憤慨，與虛懦浮動之氣，囂然而並起。夫俄之經營蒙古，非一日矣，而庫倫之獨立，與俄人之要求，又非一朝一夕之事，乃舉國上下無一人焉，能先事預料於禍機未發之前，復無一人焉，能主持國是於事變既發之後，束手相視，坐待宰割，而乃呼號於刀鋸既下之後。嗟乎，使我國人平日能稍留心於外交失敗之所由來，則固不待此次協約發表後，而始爲此事後之張皇也。用特就吾所知者，羅舉數年以來，俄蒙交涉之進行，

與我國對待之態度，以爲今日研究蒙事者之一助，並以證俄人之無理要求，與我國之毫無方針，因循貽誤，遂有今日，爲可嘆也。

二 俄蒙接近之原因

自日俄戰後，俄人一轉其侵略滿洲之方針，專注意於蒙古新疆方面，一面利用宗教，籠絡哲布尊丹巴呼圖克圖（即庫倫活佛），一面則擴張商力，利用蒙人之貧困，貸以資本，而厚取利息，或以財產地皮等爲抵押，故於生計方面，則蒙人久已隸屬於俄國勢力範圍之下，計庫倫一隅，俄商之數，已達三千六百餘人，此外尚有定期往來之隙商，每年亦在七八千人內外，其餘各地，俄商及游歷探險隊等，每年平均總數，恒五六萬人，而俄人在蒙古一帶之勢力，遂駸駸駕我而上。

漢商之在蒙古者，因資本缺乏，復無政府保護之故，其勢遂不敵俄人，政府所派邊吏，歷任以搜括聚斂爲務，正供之外，又有各種雜項差徭，蒙人受其魚肉，道路以目，而一入俄籍，則悉免一切負擔，故近年蒙人之掛籍俄國者日以多，而對於中國之感情日以壞，中國邊吏之驅民政策，實爲俄蒙接近之第一原因。

我國對於蒙古，既失其撫馭之策，而一面又欲實行干涉主義，特派專員在庫倫招統新軍，設兵備處，建新式營房、擬練馬隊，機關礮等隊，又創辦新式巡警，蒙人不諳警章，動受處罰，軍警倚勢凌人，其待蒙民尤酷。清宣統三年八月，外蒙商民全體，呈請軍諮府理藩部外務部，請求撤去擾害商民之巡警及兵備處，雖由蒙地風氣不開，致舉辦新政動多阻礙，而此舉之根本錯誤，在於不知以收拾人心爲急，乃欲以形式上之改革，極少數之軍警，維持其事實上已失墜之統治權，轉使俄人得以藉詞挑動中蒙惡感，益促其外向之念，是爲俄蒙接近之第二原因。

杭達多爾濟王者，略通外事，常往來聖彼得堡，爲親俄派之領袖。宣統三年，俄人之要求六款也，外蒙蠹蟲欲動，杭達運動尤力，嗣因商卓特巴反對聯俄，杭達謀稍沮。商卓特巴者，活佛之所親信，而握有外蒙之實權者也。彼欲得帶膝貂褂之賞，而舊例外藩王公，方得斯賞，駐庫大臣三多，因欲絡籠商卓特巴，乃設辭爲請於朝，果得賞，商卓特巴則大喜過望，告三多曰：「我極慶足，無他求矣；惟公如欲得活佛喜，必須結好於佛之內嬖名扣肯兒者，彼之言佛無不聽從，扣常以不獲黃輪車爲憾，如能於十月佛生日以前，爲扣請得黃車，則諸事皆可如公意矣。」三多

乃以從前某項報效舊案，爲扣請得黃車，扣肯兒果大喜，謂佛爺本無聯俄意，亦思與北京政府親好，惟杭達等謂清朝不可恃耳。其時杭達與二達喇嘛私赴俄京懇中國官吏諸不法事，請俄出爲干涉，適武漢事起，杭達於十月十一日，由俄歸，抵庫入謁活佛，語扣肯兒曰：「清有內亂，各處皆已獨立，我蒙古本可自立爲一國，佛爺即爲大皇帝，其尊無對，何爲自卑爲清屬。」於是活佛暨其左右扣肯兒等，咸爲所動，是晚有俄官到庫倫辦事大臣署，密告以蒙人已獨立，勸清官吏速出境，其翌晨即有外路蒙兵千餘人入境，所攜皆新式俄國快槍，蒙兵所過，毀市場，逐官吏，公然宣告獨立矣。（時爲辛亥年十月十二日）其時統兵者爲柏兎公爵，後陶什陶到庫，遂改歸其統率，反對取消獨立，煽動扎賚特旗，攻取科布多，皆陶之力爲多。陶什陶者，東省著名鬚匪頭目，前數年屢犯案，東督嚴捕之，乃逃入俄境，舊外務部屢與俄使交涉，索還懲辦，並由駐俄清公使，與俄外部嚴重交涉，始終不肯交，庫倫事起，陶乃到庫報效，活佛大喜，封爲公爵，充領兵將軍，現與其內閣總理海珊氏，均握有庫倫政府之實權。海本內蒙古喀爾沁旗人，向在北京那王府供差，因犯案逃避俄國，其人通習中國情形，陰鷲有權略，既積憾於中國，乃爲活佛謀叛清甚力，庫倫獨立後，所有置軍械，聘俄員，賣礦產，練蒙兵，招致馬賊，聯絡蒙衆，皆出其一人之計畫，現封公爵，稱松彥克汗。此次活佛自立，其愆惠之者，雖尚有圖什公達賴、貝子崔倫琪迷、大喇嘛那木薩公諸人，而實以杭達王松彥克汗及陶什陶三人爲之魁，是三人者皆素仇視中國，而持親俄主義者也。自去冬杭達歸庫後，而親清派之商卓特巴遂失勢，活佛惟杭達言是從，是爲俄蒙接近之第三原因。

三 俄人干涉蒙古之動機

清光緒七年（即一八八一年）之伊犁條約，以宣統三年七月二十五日滿期，按約如欲改訂，應於滿期之六個月前，預先知照。我國以伊犁條約，損失甚大，其中如自由貿易免稅權，房屋建築權，土地所有權等，皆爲各國條約所無，急應修改，此外俄人尚有種種踰越條約範圍舉動，亦應於修約時聲明制限，如俄人出入邊卡，往往不照條約指定路線，任便由小路入界。甚至竟不呈驗路照，入界之後，又不遵行官道，所持護照，並不照例瞻寫漢、蒙、俄三體文字，僅執俄文票據，卡官不通俄文，無從稽查，又內地商民，前往各蒙旗貿易，尚且限定地界，而俄商則任便往來，所持俄文護照，但書前往蒙古一帶字樣，漫無查考。俄商之入蒙古者，既享有不納稅之權，近年以來，殷

實俄商，來蒙者日多，不用從前之貨物交易，概用紙幣，放給蒙民，預定次年毛皮牲畜等貨，到期交貨，或有短欠，則由俄領照飭地方官嚴追。又有奸商包攬索債字據，真偽莫辨，華官追比偶緩，則指爲侵害俄商利權，要求參撤，俄領在蒙古一帶者，又往往藉詞條約有許由台站行走之語，所有出界分巡遞送函件，並派差赴各蒙旗辦事，均飭台供給駝馬，肆行勒索。以上各節，皆應於條約時，聲明制限者也。宣統二年二月，外務部設有俄約研究處，將伊犁條約之應行條文及制限者，分別討論，又派部員二人，到新疆、蒙古一帶，視察陸路通商情形，其後討論及視察，均無結果，而俄人以爲中國政府，業有預備將來提出改正條件，必難交涉，適其時俄梭巴利夫之蒙回探險隊，與哥斯羅夫之蒙藏探險隊，皆於宣統二年冬，竣事返國，對於俄、蒙通商皆主張應根據伊犁條約，益求擴張，哈爾濱俄商會，又上書該國政府，極言中國將提議改約，急應設法抵制，而其財政大臣哥弗咨孚氏，新巡閱極東而歸，俄政府對於改約一事，遂決定先機制勝之策，突於宣統二年十二月十二日，提出三十五款，（詳後）復於三年正月十八日，提出六大款，（詳後）聲稱不全然承認，則俄國自由行動，示將決裂。蓋以千鈞壓潰癰之勢，使我屈於示威運動之下，更無提議改約之餘暇。俄人之在蒙古一帶，其注重實在於生計的方面，故其干涉之動機，實由於抵制修改伊犁條約而起，而我國在蒙古新設伊塔茶葉有限公司，附設皮革各公司，俄商大受影響，俄政府遂藉口條約上俄人應有西北一帶之自由貿易權，不能由中國壟斷，此亦其干涉之一原由也。

四 庫倫獨立以前俄人對於蒙事之要求

第一次要求（即三十五款之要求）

俄人要求六款，幾將宣戰，此爲前清最後一年劈頭之大問題，至今尙懸於一般人士之腦筋，而要求六款之先，有所謂中俄交涉三十五款者，據當時某報所載，茲摘其關係於蒙古者如下：

科布多設領事問題，阿爾泰地方官拆毀俄商房屋問題，華官侵奪領事裁判權並虐待俄民問題，華官侵害俄商免稅權征收皮鬃毛茶葉各稅又抽收俄貨釐金問題，科布多俄人居住建造問題，禁止俄商售賣土貨問題，部拒俄領往返於所管地方行走驛站問題，華官不將交界人民懸案與司雅孜會辦問題，東蒙開墾禁止俄商任便往來貿易問題，東蒙運出牲口重徵子口稅問題，華官限制牛羊出口問題，華官不准俄華人民相互結婚問題，華官設法阻礙俄商前往蒙古

問題等是也。(其關於新疆及東三省者概從略)從來中外交涉，以一次照會，而要求至數十款之多者，此實爲其第一次。蓋俄政府對於蒙古一帶方針，已決定於是年多間，故特出一極複雜之問題，以覘我國之態度，及應付之手段。而我政府關於外界大勢，以爲俄人特彙集其歷年之積案，來相糾纏耳，以是延宕如故，其毫無解決之決心，又毫無交涉決裂之預備亦如故，於是遂有翌年正月自由行動的準宣戰書之大交涉。

第二次要求(即宣統三年正月十八日六款之要求)

(一)一千八百八十一年，中俄條約，及他項條約，除交界百里外，並未限制俄政府在中俄交界貿易徵稅之自由，惟在兩國陸路邊界百里內彼此運出物品一概免稅。

(二)俄人在中國境內，按照應有治外法權，(即指領事裁判權)如遇民事訴訟華俄人之交涉，華官須請俄員會審解決。

(三)蒙古及長城以外，暨天山南北，俄人有權自由往來居住，及貿易貨物，一概無稅，華人不得專利，更不得禁止或限制其貿易之自由。

(四)俄政府除已設之領事外，有權在科布多、哈密、古城設立領事，雖此權須經中政府認可，惟現在各該城華俄商人交涉之案甚多，顯然不能不實行此權。

(五)凡設有領事之處，華官應確實聲明承認遵照條約，遇有華俄商人爭辯之事，須與俄員會同裁判，不得設辭推諉。

(六)蒙古暨天山南北路，即伊犁、塔城、庫倫、烏里雅蘇台、喀什噶爾、烏魯木齊、科布多、哈密、古城、尚有設領事之權，且於各該處及張家口，均准俄民置買土地，建造房屋，如中政府不承認以上各款，即爲中國不願遵守條約永敦睦誼之證據，則俄政府只可自由進行，以便保有約章所享之權利云云。

綜釋該照會之內容，第一爲俄界百里外自由徵稅問題，蓋俄近年於輸入華貨抽收進口等稅，我外部曾提出抗議。第二設置領事問題，蓋照約有科布多等處，俟商務興旺得設置領事，俄既要求設領，又要求將科布多領事移至承化寺，其理由則以科布多辦事大臣，移駐承化寺，該處作爲阿爾泰建治貿易總匯之處故也。第三裁判權問題。第四

土地與家屋所有權問題，蓋蒙古新疆地方官，對於此項問題，多與俄領事所主張不能一致故也。第五自由貿易問題，蓋對於伊塔茶葉各公司及某項釐捐而發。總之，俄人所斷斷爭論者，無非條約解釋問題，而我外部於正月二十二日的答復亦係解釋約文，語氣頗示讓步，俄政府不滿意，復要求將俄人於蒙古及關外各處貿易，毫無限制，並不納稅一節，切實聲明，科布多或承化寺設領事，亦應備文聲明，即速允准實行，又請將光緒七年伊犁條約擬改之處，互換意見以前，中政府對於此約，加以切實明晰之解釋。外務部覆文，於不納稅一節，爭之頗力，蓋照約科布多等三處，必俟商務興旺，始允設領，而該約第十二款，伊犁等處，俄商暫免納稅，異日商務興旺，可將免稅條文註銷，今俄既請求設領，則是該處商務已興旺，而免稅條文即當註銷，此亦解釋上當然之結果，以為提出註銷免稅條件，以抵制其設領之要求也。二月十三日俄使照復，又為準宣戰的通告，彼謂約章上並無註銷免稅與設置領事合作一事之條文，中政府必將二者同時並提顯係無意協議，如此恐兩國和好，礙難仍舊，中國若不誠實完全允諾，則俄國自由進行一節，恐屬不免云云。外務部復文，於各項均承認，而隨時提議加稅一節，仍不退讓。二月二十二日，俄使最後之通牒，限至華歷二月二十八日為期，如屆期不完全答復，則本國應為自由之進行云云。其時黑龍江、吉林、奉天各處，警電紛至，均云俄兵紛紛南下，東清鐵路沿途居民，聞有俄人定期宣戰之信，異常驚亂，駐外各使，亦有電到京，云歐報均云俄已決戰，於是政府始大駭，限期之前一日，全部允諾，而驚天動地之俄蒙交涉，遂成一小結束。

第三次要求（反對練兵移民等事）

是年七月五日，俄使照會，稱中政府近年以來，在外蒙一帶之舉動，俄政府頗視為於兩國睦誼有危險之處，如練兵移民各節，中政府切須注意。此舉即蒙古人民，亦甚為驚疑，現有喀爾喀各盟王公及庫倫喇嘛等，已四次遣人赴俄京，訴告中國官吏，欺凌擾害之狀。俄政府因顧念中俄兩國極親睦之邦交，故不願出而干涉，已拒絕蒙古各代表之請。務望中國政府，將對於外蒙所行政策之真意，誠實相告云云。政府因電飭庫倫辦事大臣將新政酌量緩辦，而武漢之事起，庫倫遂宣告獨立矣。

五 庫倫獨立以後俄人之要求

中華民國元年 十一月八日

中華民國元年 十一月八日

五六四

一、協訂五款之要求清宣統三年十一月十二日，俄使照會，稱中國政府，對於外蒙之舉動，俄政府已屢次勸告，現當南部有事之際，庫倫活佛，竟脫離中國，宣告獨立，俄政府甚願幫助中國，所有外蒙問題，中政府如允與俄政府協訂下列各款，則俄國甚願勸告庫倫活佛，仍復從前關係云云。其提出協訂條款如下：

甲、中國可在外蒙古與庫倫訂約，聲明第一不駐兵外蒙界內，第二不移民外蒙界內，第三不干涉外蒙古內政，惟中國有治理外蒙古之權，仍設辦事大臣，管轄蒙人。

乙、俄國承中國在外蒙古之主權，俄人均歸辦事大臣管轄，惟中俄兩國，關於蒙古之交涉，則仍由北京政府與聖彼得堡政府協商。

丙、中國如將來在外蒙古建設鐵路，應先通知俄國，並承認俄國有建設由俄邊至庫倫鐵路之權。

丁、中國將來在蒙古，有何項改革，均應預先得俄政府同意。

戊、俄國應飭駐蒙領事等官，協助擔保蒙人對於中國應盡之義務。

二、協訂三款之要求 民國元年六月，俄庫使復提出中俄協商蒙古事，所要求三款：第一、民國政府，不得在外蒙古駐兵；第二、不得移民；第三、外蒙如取銷獨立以後，內政應由蒙人自治民國政府，不能視外蒙為行省，干涉其自治之權。蓋仍根據去年十一月五款中甲款之三項，而建築鐵路及一切改革，須得俄國同意等節，則未提及。時我閣議，則以為外蒙係中國完全領土，斷無聽令俄人干涉反與蒙人訂約之理，若中國政府，自認在外蒙不得駐兵移民，及干涉內政，則是明明拋棄其宗主權，此後俄人益有所藉口，而分我治理蒙古之權。不若置之不理，一面先著手西藏及東西蒙各處，（其時西藏及東西蒙古情形亦極危急）而庫倫一隅，無論俄人如何勾結，我但不予承認，則將來自有抗議之餘地，如一時即與俄人協商，則全國輿論，必起反對，而政府先立於被攻擊之地位，遂決議不與俄協商，而俄人自此以後，亦不復再提調停外蒙事矣。

三、阻止進兵之要求 自庫倫獨立後，烏里雅蘇台、呼倫貝爾相繼獨立，蒙兵攻取贛濱府，俄派西比利亞十五號隊武員，帶隊助之。我國與俄政府屢次交涉，彼堅稱嚴守中立，不肯承認，而一面要求我國不得由東清鐵路兵進剿呼倫，並不准於中立之東清鐵路界內，有華兵與蒙兵接戰之事。且宣言路界內不得容留中國官吏，限期迫令出站

，及我政府特任那彥圖王爲烏里雅蘇台將軍，俄使復於八月八日，照稱探聞那將軍有帶兵赴任之意，又聞華軍擬由新疆及黑龍兩路，東西並進，攻取庫倫，如中政府確有此種舉動，則俄政府並不能嚴守中立自當自由行動云云。最近伊犁新疆援阿軍隊，合以阿爾泰本有之兵，共有馬礮步隊三千餘人，預備進攻科布多，而俄使復要求中國不得進兵，而一面派遣俄隊，陸續入洮南府界經我政府詰問，則答以中國現方用兵東蒙，不納俄國平和善意之勸告，故俄國不得不酌派軍隊，保護商民。而一面又在伊犁及新疆、喀什噶爾各處，要求增設領署衛隊，藉口新疆屢有戕官兵變。（指本年五月間喀什噶爾道袁鴻祐被亂兵戕害事之事）。經我政府再三聲明，自行擔任保護，請其撤退軍隊，均置不理。蓋俄人野心，固不限於庫倫一隅，而西起新疆伊犁，東至黑龍江，節節布置，無一處不爭先著，一旦決裂則東西兼進，殆操必勝之算，而猶復遲回瞻顧，如不欲戰者，蓋既限於列強均勢之局，而又欲以外交手段，不費代價，而獲相當之利益，徐待機會，再爲得寸得尺之舉。彼蓋無一日不注視我國內部之動靜，及列邦之態度爲因應，而以我之毫無方針無政策無實力無預備而復孤立無援於世界之上，又安往而不危哉。

六 今茲協約之發表與密約之推測

本年十月四日，俄政府派赴庫專使廓索維慈，即前北京駐使要求吾六款宣告自由行動者。廓使到庫後，宣言俄政府承認庫倫政府有自治之權，並提出協約條件。外蒙王公，多以此約於蒙無所利，會議時均有難色，惟杭達王圖什公二人，贊成甚力。我政府得信，密囑章嘉、丹珠爾呼圖克圖及喇嘛沁王等，分電庫倫活佛暨杭達王等，嚴詞勸阻，而俄使在庫，百計運動，卒於十月二十一日簽字，十一月八日由駐京俄使，將協約四款正式發表，其約文如左：

第一條 俄國政府，爲維持外蒙古現已成立之自治起見，願極力贊助之，蒙古政府，編練常備軍，暨禁止中國軍隊及移民入境各事，俄政府均允極力扶助。

第二條 蒙古首長及蒙古政府，爲報酬俄國起見，允准俄屬人民及俄國商務，照舊在蒙古領土內享用此約另設專條中所載之一切權利及特權。

蒙古政府應將他外國人在蒙古所享權利，不得優于俄國人之條件，與俄政府確實協定。

中華民國元年 十一月八日

五六六

第三條 如蒙古政府，以爲須與中國或他外國訂約時，無論如何，其所定之約，若未經俄政府允許，不能違背或變更此次協約及專條內各件。

第四條 俄國與蒙古之友誼，以本協約簽押之日認爲有絕對之效力。

此俄蒙協約四條之明文也。除通告中國政府外，尙將協約全文，通知歐美及日本各國，蓋俄政府對於外蒙問題，已得有關係各國不反對之保證，其四條之協定，特爲一種外交上形式之發表而已，固不問中國之承認與否，蓋我中國於世界外交上，久已喪失其發言權矣，嗚呼。

此約專條所載秘密條款，未經發表，固無從知悉，惟據吾人所推測，以爲密約內所必有者：其一、俄政府允代蒙古訓練新式兵隊並接濟軍械，所有練兵購械經費，由俄國借給者，蒙古應以礦產各項抵押；其二、蒙古兵官，除聘用俄國人外，不得別請他國人；其三、蒙古財政部，（現由親俄派之圖什公爲該部部长）應聘請俄國人爲最高顧問；其四、設立俄蒙銀行，與俄政府合辦，未設立以前，暫以俄銀行鈔票爲蒙古通行紙幣；其五、設立郵政，由俄國派人襄助開辦；其六、承認俄國建設由俄邊至庫倫或其他各處之鐵路；其七、蒙古政府如須籌借外債，及辦理各項事業，均須先與俄國商議。此外凡中俄舊有條約所許俄人在蒙古權利，如免稅權，裁判權，土地家屋所有權，設領權，自由來往貿易權等，自均在此約專條之內。近日日本順天時報所傳秘密條約：（一）俄、蒙協約效力範圍，遍及於長城以北一帶之地，俄國極力襄助蒙古，在各該地之自主獨立權；（二）俄國於長城以北一帶地方，對於築路開礦，以及開荒各事，均享有絕對優先之權云云。所稱協約範圍，是否屬實，未敢確信，姑錄之以備一說。

七 俄蒙協約與日俄協商之關係

本年七月中旬，俄國與日本新定關於滿蒙問題之協商，雖日俄兩國政府，均未承認而外國重要報紙，早已詳細登載，故此種協商，在今日已成爲公然之秘密，以其與俄蒙協約有密切關係，特將重要各西報所載日俄協商事，摘譯如下：

維也納之那伊耶呼拉葉普列塞報：「在聖彼得堡所訂之日俄斷協商，是實行分割支那之領土也，據最確消息，南滿洲及與南滿接壤之東蒙古歸日本，其他蒙古之各部分均歸俄國。（中略）近年以來，日俄關係，益加親密，此

爲顯著之事實，而日本在滿洲及附近蒙古一帶之勢，已出中國之上，此亦事實之不可揜者。近日俄國已侵入中國西部之領土，以中國微弱之抵抗力，固不足排去俄國之勢力，而其他方面，又將爲俄所染指，今者俄日兩國，聯合同盟，則以極乏防禦力之中國其必至喪失廣大之領土，殆無疑義。」

該報又載十七日倫敦所發專電云：「太晤士所載得有聖彼得堡確實消息，日、俄協商，業已定議，桂太郎公爵俄都之行，不過加最後之一點而已。此協商內容即俄國承認日本在南滿洲有行動之自由，而俄國如有應得日本援助時，則日本對俄有應援之義務。」

羅耶烏勒美亞報（俄國極有信用之報）七月十七日載：「日本桂公爵來俄，實帶有締結一種密約之使命，此約即以補充日俄戰後之朴茲模斯和約，其內容實以分割滿洲及蒙古爲目的，日本可得以松花江爲界之滿洲，及托勒河爲界之蒙古各地。」

那伊耶呼拉葉普列塞報七月二十二日，又詳載日俄新協商云：「日俄兩國新訂之約，其內容業已詳細探悉，自此次協商後，日、俄前訂朴茲模斯和約中所有尊重中國主權及開放門戶之語，均行取銷，日、俄自爲滿洲之主人翁，自解除一切之制限，而他國人民，在滿洲所有生計上利益均被剝奪。滿洲以外之蒙古各地，亦由日、俄兩國，劃定利益範圍，惟蒙古之大部分，均歸俄國，（閱者注意）日本所得者，惟接近南滿洲之一小部分而已。日、俄爲預防中國之抗議，故於此約中，聲明如於兩國利益範圍內，有一國受中國之襲擊，則他一國必以兵力援助之，使中國之抵抗，歸於無效，此新協商，蓋以訂正日俄戰爭之結果，俄國拋棄南滿洲，而代以蒙古大部份，日本則取得朝鮮及南滿洲並蒙古東部各地，而一九零二年與日訂約保全中國領去英國，對於此約，亦已默示承認之意。」

日本外交時報（第十六卷第五號）載有賀長雄博士之說云：「日、俄新協商，定於本年七月十六七日之交，約中所謂內蒙古者，指開原以北，自長柵外至寬城子間，如昌圖鐵嶺等地皆是，余前年從軍滿洲，知所謂內蒙古外蒙古之分界，頗不明晰，將來爲預防日俄衝突起見，必須確實劃清境界，實爲不可少之舉。溯自日俄戰後，已有兩次協商，其第一次則明治四十年七月三十日之協商，其目的在於融洽兩國戰後之感情，使日本於巴黎倫敦，兩度募集公債，不生障礙，此約尚未深入滿、蒙實地問題。其第二次則爲明治四十三年七月十三日之協商，其目的在於合併

朝鮮亦未深入滿、蒙問題。惟此時日本欲合併朝鮮，而得俄國之默許，則日本承認俄國蒙古之自由行動權，以爲酬報，此則爲余之所確信，必有其事者也。近日俄在蒙古、日在南滿，其經營均極有進步，適際清國革命，肅親王依賴日本，爲蒙古獨立之運動，故此時日俄兩國，急宜訂立第三次詳細之協商，以謀雙方之利益，爲一致之行動，此事明若觀火，實無堪疑之餘地，而其所以秘密不公布者，其理由有三：

(一)對於中國之關係 中國正在革命之中途，政府尙未完全成立，此時若將滿蒙分割之事，實行發表，將引起中國人民激烈排外之風潮。

(二)對於滿洲之關係 滿洲中國官吏，如趙爾巽、張作霖諸人，頗熱心於中國領土之保全，或者聞協商之事，而以兵力相抗。

(三)對於德國之關係 日本現屬於三國協商之系統中。(三國協商指英、俄、法)三國對於日本所爲，必無異議，所最可慮者爲德國。故關於滿蒙之協商，秘不發表，實使德人無從藉口於維持極東均勢，而發生割取領土之舉動。

據以上各報所論，則此次俄蒙協約，實早已決定於本年七月日、俄第三次協商之日，觀於日本桂太郎公由俄返日後，即有法國首相遊歷俄京之舉，當時各西報所傳，均云法國對於英、日、俄三國，極願取一致之行動，則俄人此舉，已得法國同意，自不待言。德與俄素有歷史的國交，今年七月間，德、俄兩帝會見，雖表面僅聲明兩國國交之賡續，而徵諸近世外交史蹟，凡俄德會合，則俄人必將有事於東方，前者三國相約還遼，未幾遂有膠州、旅順之役，團匪事變，俄、德相約，俄遂在滿洲不撤兵，俄、德協約，解釋保全中國領土一語，謂滿洲不在內，以上事實，皆可爲德國在極東外交，向與俄國提携之證，然則俄此次在蒙古之舉動，其已得德之同意，又可斷言耳。

八 俄蒙協約與英藏協約之比較

俄人自一九零六年後，對於西藏，始拋棄其歷來所經營。其先俄人之視西藏，猶之視滿、蒙與朝鮮也。常以重賂，運動達賴喇嘛及其左右，又嘗遣其國人特爾遮氏，賁緣爲堪布，(西藏高級行政官名)每年給鉅額之秘密費，聯絡藏人，故達賴之親俄，實較甚於親英。當其第一次被革時，遊歷庫倫，曾慫恿活佛聯俄，後事雖未成，而外蒙

與俄人，暗中遂生密切之關係。迨一九零六年，（即清光緒三十二年）英、俄因種種之關係，特定關於西藏協約，於是俄遂脫離西藏之關係，亦猶之朴茲模斯和約以後，俄人脫離朝鮮與南滿之關係，近年以來，英人在西藏之行動，有與俄在蒙古頗相類者，用特比較其相類之點如下。

西藏、蒙古與中國之關係，均無自由與外國訂約之權，而清光緒三十年七月，英人突遣其邊務大臣榮赫鵬以兵力脅訂印藏十條，其大旨亦在通商利益，如原約第二條，設立亞東、江孜、噶大克三處商埠，聽英國商民，任便往來貿易，如有商務興旺之地，應再行商議，開設商埠。第三條，所有光緒十九年訂立之通商章程，有不妥之處，西藏須派掌權藏官，與英國會商妥改。第四條，英貨不得加稅。第五條印度邊界至亞東、江孜、噶大克邊界，沿途不得設立關卡。第九條，西藏土地，英國如未應允，無論何外國，一概不能有讓賣租給情事，西藏一切事宜，無論何外國，皆不准干涉；無論何外國，皆不許派員或派代理人進入藏境；無論何項鐵路道路電線礦產，或別項利權，均不許各外國或隸各外國籍之民人享受，若允此項利權，則應將相抵之利權一律給與英國政府享受。西藏各進款或貨物，或金銀錢幣等類，皆不許給與各外國或籍隸各外國之民，抵押撥兌。以上各款，其注重貿易獨立權，禁止他國干涉西藏內政等，皆與俄人對待蒙古同一手段，而其蔑視中國主權，逕行直接定約，二者亦如出一轍，特藏人定約於戰敗之後，而蒙古則定約於獨立之時，為不同耳。光緒三十二年四月，唐紹儀與英使薩道義，在北京開議改英、藏條約為中英條約，而以英藏原約列入附約，即今之中英續訂藏印條約是也，三十四年三月復由張蔭棠與英全權韋禮敦，定中、英修訂藏印通商章程十五款，於是英藏交涉問題，遂以解決。此數年間，英人對於西藏，所以放棄干涉者蓋彼方吞併布丹廓爾喀為其藩屬，而布廓皆為我朝貢之國。時政府亦頗提出抗議，英人既攫取布、廓，故於藏事略示讓步。而自蒙古問題發生後，英人復持干涉態度，本年八月，英使要求中國不得進兵西藏，（已在藏地華兵均輸送出境）不得干涉西藏內政，殆與俄人所要求者同。吾記蒙俄交涉，所以旁及藏事者，誠以我中國今日之邊患，固不僅在外蒙一方也。

九 俄蒙交涉與俄國之輿論及態度

國民俱樂部之決議 俄國國民俱樂部，以將軍安德烈夫、梅羅福等為其黨魁，提倡俄羅斯主義，其平日所主張

中華民國元年 十一月八日

中華民國元年 十一月八日

五七〇

，雖爲一部政治家所反對，然於社會上則極有勢力此次對於蒙古問題，其決議五款如左：

一、俄國承認蒙古爲獨立國。

二、修正俄、蒙及中、俄邊境，使西伯利亞與俄國間之交通，於軍事安全無礙。

三、俄國與蒙古直接改訂通商條約。

四、俄國設法輔助蒙古之行政。

五、俄國於北部滿洲，宜要求下列各項權利：（甲）黑龍江、烏蘇里、松花江、額爾克尼河四處，不准中國及他國航運；（乙）自一千九百零六年，俄國在黑龍江右岸曾經占領之地方，應重行占據；（丙）中國非得俄國同意不得在渤海灣敷設鐵路向俄國國境；（丁）限制中國在北滿洲之軍隊；（戊）准中國在俄、滿交界處建築要塞。

倍尼遜伯爵之演說 俄伯爵倍尼遜，遊歷蒙古回國，在聖彼得堡國民俱樂部，演說蒙古現狀及解決法，錄其結論如下：

俄國今日，不可袖手旁觀，當着力援助蒙古之獨立，使活佛於一切行政，克如其意，無或阻礙，指導維持，責無旁貸，吾俄於蒙古北部，既握有實權則東南部蒙古之利權，自不能不讓與日本云云。

俄國半官報之言論 俄國極東政策所當取之方針如下：（一）近三十年來中國在日、俄邊境之行動，實使俄國對於國境問題，不能不加變更；（二）自天山山脈至海參崴之界線，於俄國有重大之利害，故若以戈壁沙漠，劃爲日、俄國界，則滿洲、外蒙及新疆等地，當然歸入俄國勢力範圍之內；（三）現在中國所發生種種問題，實俄國變更國境之絕好機會，此時如俄國欲爲此事，必易著手；（四）滿洲皇室既推覆，北滿自易併合於俄；（五）蒙古獨立，則其結果自使俄國勢力，遍及於蒙地；（六）即瓜分中國之本部，亦決無害於俄國之利益。並言將來俄國當用武力，解決中國問題。

俄外部大臣沙遜納夫之演說 沙外部在議院，演說對於蒙古問題，其大旨如下：（一）外蒙喀爾喀，此次脫離中國，自行獨立，俄國對此問題，頗覺爲難，將斷然占領之乎，抑任令華人之侵入乎；（二）就俄國利害言，惟冀

近邊蒙境，於軍事關係上，無倂起強國爲之阻撓，故吾俄對蒙古，惟望其保持獨立，並無吞併蒙古之意，如此辦法，既足以尊蒙人之權利，而仍無傷中國之友誼，俄國之目的，仍可得達；（三）內蒙古之東部，與南滿鐵路相連，與日本有直接利害關係，故就地理及政治上言之應作爲滿洲之一部；（四）中國與蒙古，如有協議，應由俄國參預，俄爲保全喀爾喀之財政及秩序起見，應助以相當之兵力云云。

俄國那維烏蘭密報之言論 蒙古獨立，俄國雖無正式協助，然非正式之應援，則固無時無地無之。俄國有大多數在野政治家，參預其事，僅費兩月之功，竟代蒙人練成最新式之戰鬥兵隊，其中可用之士，不讓俄軍，現方陸續抽練，以爲他日編成四個中隊之預備云云。

十 俄蒙協約發表後我國對待之態度

對於此問題之一般輿論，具見於京外各報紙，而政府對待方針，事屬秘密，惟據某某報所登載，比較的稍近於事實，姑摘錄如下，以爲本記之結論。

- （一）所有此次蒙、俄交涉事宜，專任陸徵祥君辦理。
- （二）政府擔負責任，於本問題解決以前，苟無意外之變故，則除梁總長外，各閣員一律不得辭職。
- （三）要求俄政府取消所定蒙古協約。
- （四）和平交涉，如不能解決，則不得已以武力從事，亦所不惜。
- （五）電告各省，徵求各都督之意見。
- （六）電飭東三省、新疆、綏遠、察哈爾、阿爾泰等處，竭力防守，一面設法勸諭活佛；一面嚴整軍備，爲雙方並進之舉。

總之，多數政治，其行動之原動力，在乎全國之國民，而政府之能力及地位，至爲薄弱，故當外交有危迫問題，其對付極爲困難。蓋對外情形，瞬息萬變，既貴果決，又須秘密，斷無徵集衆見從容討論之餘暇，而果決與秘密，皆含有少數專斷性質與多數政治之合議公開二大元相反，使上有強固信用之政府，下有國民外交之能力，則對於重大問題，尚可運行無阻，如法、美等國是也，而我中國則改革伊始，完全正式之政府，尙未成立，而遇有此種

中華民國元年 十一月九日

五七二

困難問題之發生，我國民宜自覺其居於政治原動力之地位，以極鎮靜之腦筋，強毅之精神，穩重之計畫，縝密之布置，而行之以忠實誠懇之熱心，勿流於浮弱寡識，為感情所驅使，發為一種無責任之行動，而益陷國事於不可收拾也。嗚呼，我國民使誠知此際為我國存亡絕續之交，則豈容復有毫末之客氣存於其間哉？此困難問題之解決如何，則吾敢斷言之曰以我國民之自覺心為斷。（註四）

交通部向國務院提出創設無線電八站計劃。

八站為：（一）自直至豫；（二）自晉至秦隴；（三）自京至奉吉黑；（四）自魯至蘇皖；（五）自浙至贛閩；（六）自鄂至湘；（七）自粵至桂；（八）自黔至滇。（註五）

日本議員考察團抵滬。

日本議員考察團本定於七日抵滬，因各團體開會歡迎而延遲，直至昨日始由漢口抵寧，是晚到滬，僑居虹口日本俱樂部。（註六）

註一：林唯剛「俄蒙交涉始末」，見「民國經世文編」外交篇第三頁。

註二：「東方雜誌」第九卷第八號。

註三：民國元年十一月十四日上海「民立報」（第七五一號）。

註四：「庸言報」一三五——一六〇頁。

註五：民國元年十一月十日上海「民立報」（第七四七號）。

註六：民國元年十一月八——十日上海「民立報」（第七四五——七四七號）。

九日 袁大總統布告勸諭不得秘密結會。

文曰：

「前因各項秘密結會，多有妨害秩序，危及國家情事，業令各都督各民政長分別解散及按法懲辦在案。近聞各

省秘密結會之風，仍未稍戢，名目繁多，宗旨毫無，併有騙取重貲，設會結黨，以圖暗殺，破壞大局者。現在局勢甫定，人心未安，凡我國民均應聯合一致，謀新治之進行，期國基之鞏固，方爲正辦。且查秘密各會結集之初，多出明代遺老，憤痛神州陸沉，迫而爲此。今民國告成，五族聯合，皆如一家一人，若再圖同室操戈，豈非自相殘害，以速滅亡？禍及全國，甘爲罪魁，此而不懲，何以立國？應再由該都督等飭所屬民政各機關，剴切出示，設法勸諭。凡以前秘密結會，如能知悔自首解散者，均准不究既往。其有願改組社會者，但能不肯法律，不擾公安，自應在保護之列。我國民其共維邦本，毋蹈匪彝，以承共和幸福於無極。特此布告。」（註一）

註一：民國元年十一月份「政府公報」命令第一九三號。

十日 總統府召開秘密會議，決定西藏善後辦法。

是日，總統府召開秘密會議，擬定西藏善後辦法四端：一、達賴投誠後，關於藏事，均應和平辦理；二、川督尹昌衡暫駐打箭爐，該部隊改作警察，布置裏塘一帶，保護地方治安。三、各省援軍限一月內撤回本省；四、另派宣慰使入藏宣布共和旨趣。（註二）

國務院召開特別會議，通過劃一幣制手續。

劃一幣制手續，計分三種：一、維持銀元法：限制墨西哥銀元進口。二、疎通銅元法：各省不准再鑄，並嚴防私鑄，銅元充斥之處，由國家運往缺乏地方。三、杜絕紙幣法：各省軍用紙幣，設法收回，不准再發。各國通行紙幣與各銀行交涉，令酌量收回。（註二）

中華佛教總會正會長天童方丈八指頭陀寄禪大師示寂北京。

大師俗姓黃，本名讀山，出家後名曰敬安，爲黃山谷之後裔，世居湘潭，業農，父宣杏，母胡氏。生於咸豐辛亥十二月三日，少爲農家牧牛，又嘗爲館僮，因一日見籬間白桃花爲風雨摧敗，不覺失聲大

中華民國元年 十一月十一日

五七四

哭，遂投湘陰法華寺出家，禮東林長老爲師，精研佛法，後以詩文顯世。大師少未識字，壯歲忽有神悟，一日偶登岳陽樓，下視湖光，一碧萬頃，得洞庭波送一僧來之句，爲詩大進。郭嵩濤、王壬秋皆屈年輩與之交，而陳伯嚴、黃公度、易石甫之徒，皆奉爲宗匠，其詩魄力弘大，意致淡遠，有八指頭陀詩集行世。民國肇建，各省廟產多有被沒收者，大師以中華佛教總會正會長身份赴北京交涉，請求政府按照約法保護廟產。外間頗有訛傳，有謂大師因內務部調查僧產，違背約法，近來抑鬱無聊，時形歎息者；有謂大師臨終時，談及廟產流涕不已者；甚至有謂大師爲自盡者，此皆傳聞之誤。據其侍者云：大師日間徧辭友好，至晚十二時始歸，猶與道階、月賽二僧談論日間公案。忽云腹部微痛，未移時，口稱佛號，含笑而逝。死後緇素往觀者數百人。（註三）

註一：民國元年十一月十四日上海「民立報」（第七五一號）。

註二：民國元年十一月十二日上海「民立報」（第七四九號）。

註三：民國元年十一月十八——十九日上海「民立報」（第七五五——六五五號）。

十一日 袁大總統公布更正衆議院議員甘肅省覆選區表。（註一）

袁大總統令國務院核議褒卹呂留良子孫案。

先是，黑龍江都督宋小濂呈曰：

「爲呈請事：據黑龍江、浙江同鄉會秋桐豫等呈稱：竊維光復之勳，成於兵威，始於言論，沿流溯源，遞相衍燼，實始於明清鼎革之間，其時立言垂則，大義炳然，能使頑廉懦立者，以湖南先賢王夫之、浙江先賢呂留良爲首。王夫之在前清時代，已見表彰，可見人心之公，雖寇仇不能掩沒，而呂留良身遭剖戮，子姓投荒，名德遺孤，降爲皂隸，雖有正直敢言者，亦不敢建言昭雪，此可爲太息痛恨者也。查先賢呂留良係浙江石門縣人，家富藏書，學問淵粹，爲陸隴其所嚴事（見三魚堂集祭，呂晚村先生文），着有四書講義、語錄、日記、家書、詩文集各種。痛

祖國之淪亡，悼烝黎之失職，篇什皆哀思之音，論撰多嚴正之義，前清聖祖嘗躬詣其廬，鑿垣不見，欲以山林隱逸，博學鴻儒徵辟，則誓以死拒之，卒被僧服以終，歿後四十餘年，當前清雍正世，其弟子嚴鴻逵偕湖南曾靜勸岳鍾琪反正，事被訐發，奉旨戮屍，第九子呂毅中亦遭大辟，家屬六十餘口皆發遣寧古塔。嗣於乾隆時代，有在配所違例捐監者，復將第三子、第七子、第九子後人重發齊齊哈爾，隸水師營爲兵，嘉慶時，曾許比照大逆子孫緣坐發遣者，數世以後，皆得釋歸原籍。當事以呂氏一案，事關重大，格而不上，黑龍江改建行省，始得列爲平民，溯自重發齊齊哈爾以來，至今一百七十餘年，代遭陵藉，含苦茹辛，幸其子孫克承先志，以讀書行醫自業，兼務農商，不失綱紀。黑龍江本無文化，自呂氏遷徙以來，始有求書問學者，展轉傳授，化被一方，雖箕子之化朝鮮，殆無以過。今其子孫一百餘口，聚族而居，廟貌宛然，遺型不墜，有先賢呂留良第三子呂宏中後裔呂晉申，第七子呂立中之後裔呂峻升，第九子呂毅中之後裔呂晉來等，守其遺緒，最爲知名，此呂氏發遣以來之大略也。民國肇建，萬物惟新，凡自武昌倡義以前，鼓吹革命，身遭慘禍者，其子孫皆蒙優卹，而先賢呂留良提倡大義，言滿天下，淪浹士心，導揚民氣，實革命之原動力，源遠流長，功鉅而禍亦永徒，以隔在遐荒，名不遠播，幽光潛德，鬱而未宣。桐豫等以爲一夫向隅，滿堂不樂，況如先賢呂留良，立言立德，功徧生民，而今後嗣流離，不蒙甄錄，斯豈崇德報功之意？爲此，聯名呈請都督將浙江先賢呂留良勳狀上呈大總統及國務院，併請發交稽勳局，將其子孫應予褒卹之處，詳爲核議，庶幾芳烈宣揚，遐荒改視等情。據此，除批示並咨達國務院查核外，理合據情呈請大總統鑒核轉飭核議施行。」（註二）

是日，袁總統指令：「據該都督轉呈呂留良勳狀，請將其子孫量予褒卹等語，應交國務院核議。」（註三）

國民、共和、民主三黨在滬聯合開會歡迎日本議員考察團。

是晚七時，上海國民黨、共和黨、民主黨聯合在大馬路滙中西飯店開會歡迎日本議員考察團，賓主及新聞記者約共百餘人。由國父主席。三黨居主位者，每黨八人，國民黨：溫宗堯、陳其美、平剛、虞

汝鈞、拓魯生、吳頌華、周鉦、龐青城；民主黨：梁善濟、梅光遠、陳煥章、林瓊、何竣業、徐承庶、陳明善、張嘉傲；共和黨：解樹強、汪彭年、汪東、張一鷗、孟森、徐雋、陸蘭丹、陳光武。此外，各黨到者，如張謇、湯化龍、陳貽範、及日領事有吉朋、譯留耕一諸君。

日議員考察團到會者十四人，姓名如下：伊東知也、伊藤英一、田中善立、野添宗三、齋藤珪次、三土忠造、島田俊雄、樋口典常、工藤善太郎、白川友一、望月圭竹、守屋此助、寺田巢、江川芳光。

中華民國上海三政黨開會歡迎日本議員觀光團參，議員平剛代表三政黨致歡迎詞曰：

「夫日本與我於歷史上爲同種同文之國，於地理上爲輔車唇齒之邦，其感情相投，其利害相同，固世界所共認，無愚賢所共知也。今我中華民國推倒數千年帝制而造成東方大陸之共和，其破壞之大，其建設之難，其事體之關係於各國，爲至密且切，又世界所共認，無愚賢所共知者也。今者，日本議員諸君之來觀光我國也，豈偶然云爾哉？溯我中華民國自去歲創始以來，各國不爲干涉之舉，而有中立之約，其爲消極之贊助，既明明有所表示於我國民，而我國民之自處，方且銘心在口，夙夜頌其功德矣。今一回憶，我國民當預謀共和之時，犯大難涉重洋游學外國，觀風問俗以聯絡其國民之情好，以冀爲今日之贊助，夫固爲各國所共曉而優許優容，而勸掖刺激，以希望我國民造成今日之中華民國也。其間尤以我同種同文同利害關係之日本爲最，嗚呼！日本與我國之關係之感情豈一朝一夕之故哉！夫議員者，國民代表也，觀光者，修舊好也，今日本之議員團來觀光我國，我知其爲日本之國民欲與我國民修舊好也，我國民敢不熱誠致意以歡迎之乎？政黨者，國民之意思團也，歡迎者，謝舊德增新交也，今日本之議員諸君懷量至美之忱，惠然肯來，我國民情致懇切具一片熱誠以納交之，則我更知此後各國之對於吾國其爲積極之贊助也，亦必以我同種同文同利害關係之日本爲最矣。吾於是望我國民，自茲厥後，修我國政，揚我國光，以副今日鄰邦觀光之美意，吾於是更望我最親睦之日本，自茲厥後，繼其舊德，展其微音，以永今日修好之盛情，是區區三黨不盡今日歡迎之意矣。」

日議員齋藤珪次致答詞曰：

「中國自去秋改革進行甚速，日本上下以不知真相，特由衆議院推舉敝團來華觀察，今由東三省而北京，而武漢而南京，而蘇滬，見中國秩序早復，與尋常破壞以後須擾亂三數年者不同，足見中國人建設能力。惟建設事甚不易，敝團來華，深感與諸君互儆所長，互棄所短，前在北京見袁大總統，又承各黨各報歡迎，繼至武昌晤黎副總統，均各傾肺腑，全無隱餘，更承中山先生及三黨諸君厚意，更是感激。敝團於中山先生久深企慕，刻承歡迎，願此後兩國邦交益形親密。昨承商務總會歡迎，又承商界見告明年將組織遊日團，此亦極可喜者。聞明年三月中華正式國會成立。從前歐人有言亞洲人無立憲能力者，兩國國會互相提携，則此後東亞事自可由吾兩國主政。」（註四）

附錄：國民黨歡迎日本議員考察團辭

此次議員諸君之來遊，爲期至短，任務甚多，而於其抵京之第二日，惠然應敝黨之請，同人等不勝欣謝之至。諸君皆貴國國民代表，又皆政黨英豪之士，於敝黨忝有同氣之榮，用敢不揣冒昧，竭誠輸歡，以謀兩國國民的外交之發達於萬一。世界文化之程度愈進，國民的外交之範圍必愈益發達。往昔專制爲治，箝束愚民，間關通款，視若罪亡，疆畿之外，咸爲夷狄，有輸貨內徙者，至終其身不得與齊民共一日之安樂。斯時也，樽俎兵刃，伏於宮帷，金珠大賂，交於權貴，國民與國民之間無交際自由之可言。比及近世，國民主義漸靡全球，政治上之自由多定爲憲章，外交上之自由，亦隨之而推廣，兼之輪舶棣通，感接益近，歐美人土冠蓋絡繹，經濟學術以相益錯，平和慈善以相揭櫫，殆已駸駸乎致大同之盛，其泯猜疑而弭戎機者不知凡幾，此豈一二小官吏陰黠之術，矯始之習，所能望哉？試舉一最切之列證之，英、法本爲世讎，惟以近年兩國議員往還交驩，致收英、法協商之效，近且有英、法同盟事，而我東亞黃人，猶守其固陋遺風，連壤比隣，終年不見一國民團體之會合。往歲如留學生取締事件，民報各雜誌封禁事件，第二辰丸事件，皆由兩國政府喜怒自私，大悖乎兩國國民之意志，以致有兩國國民之誤解。夫兩國外交，安危所繫，以兩國人民數百億生命財產，僅憑一二小官吏片言之喜怒爲得喪，不惟自棄其外交上之自由，即天

中華民國元年 十一月十一日

五七七

下至危之事孰有過於此者？民國告成，不逾一載，六月間有貴族議員團之來，今又辱諸君之惠，敝黨以一政黨資格而得諸君光臨之榮，此誠中日交通以來二千餘年所未見之事也。敝黨對於外交政策，以促進平和爲主，若將來辱諸君之貺，民國政府早爲各國正式承認，如萬國議院平和同盟會國際仲裁裁判所，其首與贊成者，必敝黨也。顧欲達促進平和之目的，舍各國國民捐棄猜嫌，互求幸福末由，欲各國國民捐棄猜嫌，互求幸福，舍國民的外交末由。此於諸君之來所爲欣喜不置者也。若進而促進之，中之於日，猶法之於英，同隔一衣帶水之國，他日必有中日協商，中日同盟之舉，則皆今夕諸君與敝黨之國民外交爲其嚆矢也。

中日兩國國民的外交之必要，何自而生乎？生同種，居同洲，書同文，此數千年兩國國人所盡知，無待贅述。請即就民國成立以來之事實論之，武昌之發難也，列國咸在猜侮疑忌之中，即日本政府亦頗若有觀望之意，而日本民間政客遽有善鄰同志會之設，法曹及新聞記者亦有支那問題同志會之設，以與聲援於革命軍。厥後南京政府成立，又有支那新政府承認同志會之設，其他若今夕在座記者諸君，莫不奮其同情之筆，促共和之成功，我國起革命於列強國環視之中，而不少被外力之干涉者，皆日本國民之賜也。而其中尤有爲吾人所不可不注意者，即日本各政黨對於民國同情之極，至舍其歷史上黨派之感情，不期而一致也。試略舉之，如政友會小川平吉君本爲政黨幹事要職，處他國政變之際，勢不得不出以慎重，而小川君毅然與國民黨根津河野頭山諸君發起善隣同志會，方客臘間，日本政體干涉之說盛行，而小川君趁犬養毅君之來遊於我國，力爲介於西園寺首相及內田外相之前，以確定日本政府對於民國之意志，其他若岡崎邦輔管原傳松本君平小久保喜七日向輝武諸君，或躬助革命於舊日，或鼓吹共和於當時，此皆昭昭在我國人耳目者也。至如國民黨之於民國之關係，殆如敝黨之於民國之關係，自革命思想發生，以迄成功，皆與有力，無暇枚舉也。如中央黨之中村彌六竹內正志安達謙藏諸君，首應國民黨新政府承認運動之交涉，竹內君至因革命問題質問當局者外交之失當，爲前次日本議會中之一大事件，蓋日本無一政黨而不表同情於民國，即不啻無一國民而不表同情於民國，此吾國民所永感不忘而尤爲敝黨所永感不忘者也，何則敝黨大半由舊日革命團體及分子組合而成，匪日本政黨諸君無以促成民國，匪日本政黨諸君無以促敝黨之成功，公誼私情皆有獨厚者焉。抑敝黨於諸君感情之獨厚，猶有其遠大者，日本維新以來一切政權多把持於閥族之手，甚非所以立憲而福民也。今

夕在座諸君，雖各有其黨派，而四十餘年力戰奮鬥，欲一舉藩閥官僚政治而廓摧之，則各黨所同也。敝黨近者亦力倡政黨內閣之說，殆於諸君之打破閥族政治與有同感，容有以臨時政府期間遽唱政黨內閣爲太早計者，然日本之倡政黨內閣尙爲民權問題，我國之倡政黨內閣竟爲國家生死問題，若不及早驅策，恐我閥族官僚之禍，更百倍於日本，此則同人等區區之志，所願效法於諸君者也。惟羣力棉薄，任重道遠，尙乞諸君子進而教之，此外民國新造，凡百施設多不暇給，以諸君宏富之學識，精銳之眼光，必大有所教益，亦望悉以告我。

最終尙有希望於諸君者，一則承認民國問題，望諸君歸後鼎力進行，勿使民國不得同洲國首先承認之榮，二則望此後兩國如今夕平民的會合之多也，聊貢蕪辭，敬舉香觴，爲日華兩國及諸君祝福。（註五）

註一：民國元年十一月份「政府公報」命令第一九五號。

註二：民國元年十一月份「政府公報」公文第一九八號。

註三：民國元年十一月份「政府公報」命令第一九五號。

註四：民國元年十一月十二日上海「民立報」（第七四九號）。

註五：民國元年十一月十一日——十二日上海「民立報」（第七四八——七四九號）。

十二日 內務部以袁大總統令禁烟、及販賣、製造、收藏、吸食，通告各省都督

嚴行申禁，以期根絕。

咨文曰：

「爲通告事：十月二十八日奉 大總統令，鴉片之害至爲劇烈，損人神志，害人生命，耗人財產，不可紀極，而種煙之處，吸食尤易，竟致老幼男女皆染此習，易嘉禾以蝨賊，視毒品爲良劑，馴致穀麥日少，游惰日繁，災祲猝遘，饑莩滿野，丁口減少，市井爲墟，竟將召滅國滅種之禍，此必宜禁絕者也。現行刑律於製造、販賣、收藏、栽種者均訂有罪名專條，所以芟除害本防遏流毒者，至爲周密。自上年以來，各省秩序多未十分還復，有司未暇注意於此，風聞向來以此爲業者，間或故態復萌，冀牟厚利，外召譏議，內長貧弱，此害不去，國何由振？應再由民

中華民國元年 十一月十二日

五七九

中華民國元年 十一月十二日

五八〇

政各機關嚴切出示，曉諭國民，力除痼習，吸者立即戒除，販者分別停歇。尤要者，現在時令正當從前煙苗下種之期，切宜勸令相地所宜種植他項農產，萬勿輕棄工本，植茲毒卉。如有違抗者，一經發覺，均照律治罪，決不寬貸，官員故縱者，一併分別重輕按律懲治，總期沈痼悉蠲，生機日裕，以邀共和之幸福。此令，等因。奉此，查禁煙一事，極關重要，現當煙苗下種之期，尤應嚴行申禁，以期根絕。為此咨達貴都督，希即飭屬，一律查禁，並希詳慎辦理，毋任疏忽，是為至要。此咨。」（註一）

外交總長梁如浩親至俄使館，要求俄使電告其政府，速即取消「俄蒙協約」。

是日，梁總長親至俄使館訪見俄使，告稱：此次俄國政府與外蒙密結條約，並未先告知我國政府，此條約不獨與中俄一八八一年所訂伊犁條約大相抵觸，且與各國嚴守中立規約顯行違背，此條約之成立，則蒙古與脫離民國歸屬俄國何異？我國政府對此協約絕不承認，請公使電告貴國政府，速即取消此協約，否則中俄邦交恐將決裂，東亞和平亦由此破壞。俄使答以此次敝國與蒙所結條約已經成立，斷無取消之理。梁總長與俄使辯駁多時，毫無結果，遂辭歸。（註二）

附錄：

一、徐血兒撰：國民今日當以合力對外為唯一職志

國民國民，今何時乎？俄蒙交涉正緊之時，全國存亡之所繫，而瓜分大禍之朕兆也。俄公使以俄蒙條約通告我矣，而外蒙亦從此亡矣。假或列國相繼並起，以爭均勢，則民國之命運必隨之垂絕矣，外患日酷，是非亡吾國奴吾民不止，浩劫臨頭，此吾國民所宜盡釋猜嫌，銷弭內訌，全國一心，合力對外，以黑鐵赤血保衛國家之目也。

嗚乎痛哉？際此千鈞一髮之秋，而國民猶以意氣用事，務為內爭，未嘗一審念國家之前途也。夫今日之事，暴俄欲假一紙條約以滅我外蒙，此純然成今日最重大之對外問題，非全國合力，同仇敵愾，生死以之，一致對外，決不足以救亡也。嗚乎痛哉！吾國民果有愛國心否乎？對此全國生死問題，宜如何各發天良，盡其固有之天職以報國

乎？奈何於政府百般困難之中，而忽思共起以仇政府，是非欲於外患方亟之時，挑起內訌，而自速其亡乎？休矣！休矣！

夫共和國之主體在國民，政府之罪，亦國民之罪也。今日之事，當以對外爲亟，對外之事，雖在政府。而要當全國國民爲政府之後盾，而政府始不致失敗，故政府之失敗，非政府之失敗也，國民處於旁觀無責任地位，第以空言責難政府，而不思爲政府之後援也，蒙事之壞，不自今日始，因循貽誤，固屬政府之過，然今日者，要非從容歸過政府之時，外交風雲，瞬息萬變，國民既有以知政府之貽誤，即當共起輔助政府，一致對外，始不失國民當盡之義務也。平時一如政府之麻木不仁，而至危難之時，反藉詞以攻政府亦大不思也。

且夫政黨者，居政府國民之間，占國中重要位置，當此存亡之頃，應取共同之目的，以爲一致之進行，而卽於此時期內隱隱消滅其黨界焉。故各政黨於國家危亡之日，卽毫無黨見之足云，寧言黨爭乎？今吾國有國民、共和、統一、民主四政黨，則此四政黨者，宜聯合一致，爲政府後援，爲國民前驅，而盡消弭黨爭，化除意氣，以效忠於國家矣。乃今聞除國民統一二黨以對外爲亟主張合全國之力同禦外侮外，而民主黨竟思假此機會，以傾覆現政府，草政府十大罪，快其私意，共和黨亦有一部份起之，政黨不用救國大義，而倒行逆施如此，誠當爲國民所共棄矣。嗚呼！意氣乎？黨爭乎？是豈可用之於國家危亡之時乎？今民主黨之所爲，實不啻引刃自戕，而爲暴俄滅我之臂助也，是烏乎可。

今者暴俄實逼處此，爲政黨者，正宜竭其全力，擁護政府，以助政府外交能力之不逮，政府有數大政黨，一致爲其後援，亦得用以自壯。而外交態度，始可堅持不屈。非然者，強敵恫喝於外。政黨攻擊於內，政府一旦失國民後援，灰心喪志，必致有傾覆之虞。則政府一倒，秩序瓦解，全國擾亂，雖無強敵之壓境，已將不免於亡。矧野心者方置我於刀俎，眈眈注視之時，其不欲立見瓜分慘禍，尙可得乎？是故政府卽不免因循之過，亦當鞭策未來之進行，而不可置外患於不顧，以政黨地位，爲旁觀無責之舉，第以攻擊政府爲能事也。夫蒙事敗壞至此，其由來者已漸，非盡可爲現政府咎，而政黨蓋亦不可不分任其責者，政黨不責政府於事起之先，而乃巧言於事後，政黨之罪，已無可辭，而況甘心亡國，爲虎作倀，於此施其顛覆政府之詭謀乎？民主黨草政府十大罪之舉，其不顧國家前途，

搖動大局，居心不誠不堪問矣。然我國民當知今日欲謀不利於政府者，即不啻欲謀不利於國家，切不可為感情所動而效之也。

今日俄蒙交涉事件，已達於最緊急最危險之境，舍戰爭外，殆無挽救蒙古之術，今為吾全國國民對待敵國之時，即當竭力輔助政府，力為政府後援，以弭止瓜分大禍之未發。蓋既處此水深火熱之頃，非僅屬政府之責，亦全國民共同之責，生死之機，待決須臾，吾國民安可不稍反天良，捐棄私見，共心協力，以捍邦家而却仇敵乎？嗚呼！此記者所欲崩角泣血為我國民告，而絕不可為無意識之內訌，以自速其亡也。（註三）

二、徐血兒撰：四萬萬人救亡之決心

暴俄攘奪外蒙事起，國民主戰，政府主戰，全國一致，而各政黨亦翻然變計，協助政府，鞏固內局，此誠我四萬萬人今日最大之決心也。夫四萬萬人既共抱此最大之決心，即宜併力實行，從事種種方面之準備，有力者從軍，有財者助餉，有智者盡謀，各出所長，各盡所能，以救外蒙之亡，以救全國之亡。奮勵哉，我四萬萬人之決心。

外蒙者，我完全之領土東北之屏障也。外蒙亡則均勢局破，屏障失則全國淪胥。為國民者有愛國之義務，愛國即有救亡之天職，蓋國家領土，苟有絲毫之損失，即當並起力爭，何況一隅領土之淪滅，繫乎全國之生死，焉有各塗肝腦，訴之鐵血，而與仇敵戰乎？此吾四萬萬人對於暴俄以最大之決心主戰，而不敢稍怠其救亡之責任也。

昔者吾民困處於專制暴政之下，無道政府，在在種亡國之因，故健兒攘臂並起，推翻專制政府，先烈死者，不可以數計，所以謀根本之救亡也。今民國成立一歲，而亡國之禍，終至即時爆發，吾國民恫念先烈，故必思有以竟先烈救亡之志，而定萬年不拔之基，曩時革命健兒更當挺身前敵，始不負改革之大願，而有以挽回萬劫難復之奴運也。

四萬萬人共抱最大之決心與暴俄戰，吾可斷其必勝，蓋欲禦外侮，患在民志之不堅，今四萬萬人既同此決心，烏有不戰敗暴俄，恢復外蒙，消弭全國淪亡厄運之理乎？惟是今日一戰，生死存亡，悉視此舉，而國民則尤以籌備餉糈為急，餉糈一裕，則軍食足而可力戰不却，不然則餉糈不濟，無以行軍，何以為戰，雖四萬萬人有救亡之決心

，而亦無裨於救亡之實際也。吾民既有救亡之決心，不當徒托諸志願，而宜迅速進行，全國共同擔負戰費，不使政府稍懷顧慮，此今日最要之舉也。

四萬萬人以同一之決心對俄國，若更有他國效暴俄之行，乘吾之危而思攘奪吾疆土者，吾四萬萬人，亦必以同一之決心對付之，故即使不幸而卒成瓜分之局，吾四萬萬人必同爲最激烈之抵抗，寧四萬萬人盡與仇敵戰死，而爲最大之流血，決不低首下心飽嘗亡國奴之痛苦。此吾四萬萬人對於暴俄之義憤，列國所宜共知，而當共守公理，不可與暴俄一致之行動也，英日尤宜知此義矣，不然惹起東亞最慘之戰場，則非吾人所當任其咎，而四萬萬人有此救亡之決心，則終不可侮也。

今者暴俄大舉進兵，且又煽惑新疆，事機日亟，一髮千鈞，時乎時乎，切實進行，不可須臾緩也，稍事懈怠，則亡國之禍立至矣，奮勵奮勵，四萬萬救亡之決心。（註四）

三、徐血兒撰：國民今日之責任當以籌集戰費爲第一事

國民今日對俄之決心，蓋無一人不主戰者，而事機迫切，存亡相繫，亦非爲背城之一戰，決不足以解決今日外蒙之問題，而挽全國之死運，故今日之事，不戰則亡，與其不戰而亡之悲慘，何如一戰而亡之壯烈，然果萬衆一心，前仆後繼，各竭盡其所能盡之責任，決一死戰，則國未有亡者，非特戰可以不亡，而且足以轉弱而爲強焉，今幸各省均一致主戰，民國前途，尚未盡陷爲滅亡之悲境，惟救亡與主戰，皆非僅口舌所能收奏，故國民今日，宜思所以盡其任之道。

今日既處於萬不能不戰之勢矣，國民亦共知非出於一戰必不足以言救亡矣，則國民盡責任之道，即在速爲戰爭之準備，以期其必勝是已，夫戰爭軍事上之準備，其籌畫之責，當專在政府，而一切機宜，亦非有經練宏富之士不可，惟有賴國民之後援，而亦國民今日最大之責任者，則爲國家籌集戰費是也。

夫今日之主戰，所爲躊躇莫決者，亦惟戰費不充而已，戰事既不可免，則不得不懼軍費之乏而亟籌所以充之，國民欲盡其救亡之責任，亦惟籌集軍費爲重，蓋主戰必當期其必勝，欲戰之必勝，則必當厚集軍費，軍費足而後餉

中華民國元年 十一月十二日

五八四

藉得以拚濟無間，軍械得以供給無缺，擊敗強敵保我疆土也。

夫今日之戰，非當國家承平之時，好大喜功也，乃救亡圖存，生死一擲也，若好大喜功之戰，則國民不應擔負戰費，而救亡圖存之戰，則國民人人皆當擔負戰費。蓋彼爲一人之喜怒而戰，此爲全國之生死而戰也，既爲全國而戰，則全國國民之生命財產，悉於此一戰定之，國民爲保其生命財產計，亦不可不出其代價，以共同擔任戰費也。

夫戰費之籌集，當在戰事未起之先，而不可在戰事已起之後，今日正戰事準備時代，而尤以籌集戰費爲最亟之務，遲則無及已，國民能籌集戰費，始得謂之以實力助政府，此記者所望於各省各縣之國民，同起集會擔負戰費，蓋國民今日之責任，必以此爲第一事已。（註五）

各政黨關注「俄蒙協約」事，連日開議，主張不一。

自「俄蒙協約」發表後，輿論激沸，各政黨對此事尤極關注，連日在本部開議，茲錄各政黨主張如左：

- 一、國民黨以對外爲急，不主張攻擊政府，以爲當合全國之力同禦外侮。
- 二、統一黨與國民黨略同。
- 三、共和黨分兩派：一爲贊成首先對外；一爲主張彈劾政府。
- 四、民主黨欲推倒現政府，以擁護其黨魁梁啓超，提出政府十大罪狀，通電各省。（註六）

日本議員考察團離滬返國。（註七）

註一：民國元年十一月份「政府公報」公文第一九六號。

註二：民國元年十一月十四日上海「民立報」（第七五一號）。

註三：民國元年十一月十五日上海「民立報」（第七五二號）。

註四：民國元年十一月十六日上海「民立報」（第七五三號）。

註五：民國元年十一月十七日上海「民立報」（第七五四號）。

註六：同註二。

註七：民國元年十一月十三日上海「民立報」（第七五〇號）。

十三日 川漢鐵路收歸國有。

川漢鐵路爲長江中樞至西南部一大幹線，民國前一年，因收回國有問題，激動風潮，演成革命。然事實上，係人民借此爲題，推翻專制而已！民國成立以後，川中人士，因該路工程之困難，徒恃民力，難期歲事。本年三月，特開會議，將川路請歸國有，公舉程德全、趙熙、劉聲元、熊成章、李肇甫等五人爲代表，迭與交通部開議，決定合約七條，經部提出草案於國務會議公決，由該部簽字，一面派員前往分別接收。（註一）本月十一日，由該部呈報大總統，是日核准。

附錄：

一、交通部呈大總統文

「爲呈報事：竊維民國肇興，百端經始，統一政治，首重交通，鐵路爲國家氣脈所關，幹路爲路線經緯所繫，各國幹路多歸國家經營，蓋一由政治上之作用，當屬之國家，一由財力上之負擔，不能責之人民也。川漢鐵路起自成都，達於漢口，與京漢、粵漢銜接一氣，將來接軌分出，更當聯貫滇黔，西達藏衛，實爲南部一大幹線，其於政治上關繫至爲重要。前清末造，規畫及此，徒以國情不協，政治不良，遂致以國有問題激動風潮，演成革命。然人民心理不過借此推翻專制，而於反對國有之說，並非絕對的主張，現在國民一體，自應從事實上速謀歸宿，以期早觀厥成。惟該路軌線延長，山川險阻，工艱款鉅，締造實難，考查舊日情形，研究現時狀況，徒恃民力，藏事難期。撮其要端，略有數事：川路集款全恃攤捐，招股數年，僅逾千萬，集資匪易，羅掘幾窮，股力既微，路工何恃？此困難者一也。租股反抗，曾起風潮，軍興以來，金融更涸，民力已竭，路款未充，此困難者二也。每年入款，從寬約計，僅得數百萬金，即使按年收足，亦須二十年始克全路竣工，國步方艱，河清難俟，此困難者三也。人民集資

中華民國元年 十一月十三日

五八五

中華民國元年 十一月十三日

五八六

，盡投路股，既乏流動資本，他項實業何由振興？窘束財源，影響實大，此困難者四也。以上所述皆川路歷史上實在情形，而借撥虧欠，存款倒閉，本金消耗，爲數已多，若不亟圖補救，致使人民膏血消滅無形，徒令外界生心，冀收漁利，路權民產關係匪輕，貽誤事機，噬臍何及？川中人士見及於斯，本年五月開會議，將川路請歸國有，公舉程德全、趙熙、劉聲元、熊成章、李肇甫等五人爲代表，迭與本部開議，決定合約七條，舉凡路線之規定，存款之提收，債欠之償贖，工款之攤息，以及清理倒欠，取換債票等事，皆經悉心商定，衆意僉同，相見以誠，毫無隔閡，其每年歸還股票等項，需款頗多，須由政府擔負，自應量度情形與財政部商酌辦理。至川路股東，間有主張國家將現有股票全數換給國家鐵路股票公司，權利義務悉歸政府繼承，並不發回現款者，此法在政府雖有不付現款之便利，然與川省提回現款，另辦實業原意未合，且股東權利義務牽涉借款合同，尤難規定，故仍採用還股辦法，俾免別生枝節，經將合約草案提出國務會議公決，由部簽字，一面派員前往分別接收，以期迅速，此本部與川路代表議定接收合約草案之大概情形也。伏查合約七款，名方協定意見同孚國家人民合爲一體，實由川省人士洞明時局，銳志建設，同心一致，拱翼國權，乃能翕然定議。茲謹將議定川漢鐵路接收辦法，並合約草案七條併文呈報大總統鑒核備案。」（註二）

二、交通部接收四川川漢鐵路合約

「四川川漢鐵路公司（以下稱公司代表）劉聲元等（以下稱代表人），今受川漢鐵路全體股東委託，全權代表該路與交通部（以下稱部）商訂該路讓歸國有事宜，茲經彼此議決訂立條款如下：

一、川漢鐵路公司所有宜萬一段全線工程地段、機材、廠房等項，照川路股東會議決辦法讓歸國有，此外川漢全線（即成都至萬縣線）當然照此辦理，但將來國家改定路線，除宜萬外，如此路有不作爲幹線者，得仍歸公司承辦。

二、公司現存之款，照股東會議決辦法，由公司提回自辦實業，此項現款係指分存交通銀行、漢陽鐵廠水泥公司及上海、漢口、重慶、成都各處之現款而言。此外，重慶銅元局之機料廠房及附屬財產均照以上辦理。又現存各

款中，借與交通銀行及預付漢陽鐵廠兩款，由國家擔任提回。

三、宜昌路工發出包工工價之公債票，及所負各洋行料價，鄂軍餉糈處借款，共約九十餘萬兩，所有工價債票應由國家代贖；各洋行料價，由國家代還，鄂軍借款應歸公司自行經理。

四、凡公司直接間接用於路工之款，均由部給予定期票，自接收之日起，年息六釐，每年付息一次。其直接用於工程之款，截至民國元年八月底止，分十年攤還；其間接用於工程之款，如股息、薪工、學費等，自接收後第十一年起，至第十五年止，分五年攤還，其細數以另表定之，至接收以前公司未付股息均照間接用款辦理。所有以上直接間接用款數目，即以四川鐵路股東會及前清郵傳部歷年成案為根據，直接用款由部派員與宜昌總理核算，間接用款，由部派員與成都總公司核算，以憑接收，其非直接間接用於路工者，不在此內。

五、上海倒帳之款，歸公司自行清理，由國家催收。

六、如將來組織川粵漢鐵路總公司時，凡第四款所指之期票，得自由向該總公司換收股票。

七、按照以上條款，應續定各項詳細手續，由代表人與部再行協議定之。」（註三）

註一：「東方雜誌」第九卷第七號。

註二：民國元年十一月份「政府公報」公文第一九七號。

註三：同註二。

十四日 袁大總統令准外交總長梁如浩辭職。

先是，當俄派專使郭索維慈赴庫倫後，紛傳俄已承認庫倫獨立，時政府中有主張先行提出抗議者，梁總長以事未確實，延不果行。迨協約發表，交涉失敗，深受輿論攻擊，不能自安，於本月十二日將部務交予次長顏惠慶，提出辭呈，潛赴天津，袁大總統即派祕書長梁士詒慰勉挽留，以梁總長辭意甚堅，乃於是日令准之。（註一）

中華民國元年 十一月十四日

五八七

袁大總統公布更正衆議院議員新疆省覆選區表。(註二)
教育部公布公立私立專門學校規程。

公立、私立專門學校規程共十六條，附錄如左：

第一條

公立、私立專門學校應依專門學校令第六條呈報教育總長認可，在公立專門學校，由該地方行政長官呈報；在私立專門學校，由代表人呈報。

第二條

公立私立專門學校呈報教育總長認可時，須開具事項如左：

一、目的，二、名稱，三、位置，四、學則，五、學生定額，六、地基房舍之所有者及其平面圖，七、經費及維持之方法，八、開校年月。在醫學專門學校並須開具臨床實習用病院之平面圖，及臨床實習用病人之定額，解剖用屍體之預定數目。本條第一項第一款至第七款及第二項之平面圖應備載面積地質及附近狀況，並附飲用水之分析表。本條第一項第一款至第七款及第二項所載事項，如有變更時，應呈請教育總長認可。

第三條

私立專門學校呈報教育總長認可時，除依前條規定外，並須開具代表人之履歷，代表人對於該校應負完全責任。私立專門學校如係一人設立者，即以設立者爲代表人，如係二人以上設立者，應推舉一人爲代表人，其他非負完全責任之發起人及贊成人，均不在代表之列。代表人如有變更之時，應詳具理由及繼任者之履歷呈報教育總長認可。

第四條

凡私立專門學校呈報教育總長認可時，其呈報書中未經代表人簽名蓋印者，概不收受。

第五條

公立私立專門學校於校地、校舍、校具及其餘需要者，均須設備。

第六條

校地須具有相當之面積，並須於道德及衛生上均無妨害。

第七條

校舍宜樸雅堅固，合於衛生，尤須便於教授管理、其應備之各室如左：

一、普通教室及各種特別教室。二、事務室。三、其他必須具備之室，如實驗室、實習室、圖書室、器械標本室、藥品室、製煉室等。

第八條 校具須備圖書器械標本模型及其他用品。

第九條 公立私立專門學校應備各種表簿如左：

一學則、課程表、教科用圖書分配表。二職員名簿、履歷簿、考勤簿、擔任科目及時間表。三學生學籍簿、出席籍、請假簿等。四試驗問題簿、成績表等。五資產簿、圖書簿、器物簿、消耗品簿、銀錢出納簿、經費之預算決算簿等。學生學籍簿中應記載學生姓名、籍貫、住址、生年月日、入學前之履歷、入學、轉學、退學之年月日及學年畢業之年月日、入學時有無試驗、轉學退學之事由，保證人之姓名、住址等。

第十條 凡具有左列各款資格之一者，得充公立私立專門學校教員，具有左列各款資格之一，且曾充專門學校教員一年以上者，得充校長。

一在外國大學畢業者，二在國立大學或經教育部認可之私立大學畢業者，三在外國或中國專門學校畢業者，四有精深之著述，經中央學會評定者。如校長教員一時難得合格者，得延聘相當之人充之，但須呈經教育總長認可，其認可之效力，以在該校任職時為限。

第十一條 公立私立專門學校每學年開始之前，招收本科生一次。

第十二條 學生有犯下開各項之一，校長得命其退學：一性行不良難望悔改者，二成績過劣難期成就者。三陸續曠課至兩學期以上者。四無正當事故接續曠課至一月以上者。

第十三條 校長認為教育上有重要關係時，得依學校管理規程第七條施儆戒於學生。

第十四條 公立私立專門學校之學則，應規定之事項如左：

一入學資格、修業年限、學科、學科目、學科程度等。二學年、學期、休業日等。三入學、退學、升級、畢業等。四儆戒事項。五學費事項，六預科、研究科事項。

第十五條 公立私立專門學校因事廢止，依專門學校令第六條呈請教育總長認可時，須詳具理由及處置學生之方法。

中華民國元年 十一月十五日

五九〇

第十六條 本規程自公布日施行。(註三)

六國銀行團代表與財政總長周學熙晤談，堅持須由克利斯浦聲明八月三十日借款合同無效。

陝西西安兵變。

是日夜間，駐紮省城步隊第五標三營軍隊突行譁變，槍聲絡繹，並縱火焚燒營本部，希圖倡亂，卒以響應無人，遂相率奪關而出。後經該省軍政司長等分別招撫，多數歸營，餘均四散逃竄。(註四)

黃興赴萍鄉、安源、湘潭等地調查礦務。

自是日起，黃興率同陳嘉鼎、楊廷溥、金華祝、陳鳳光等人前往萍鄉、安源、湘潭等地調查礦務。湖南大同礦務公司亦擬借重黃興，作大規模之發展，特公舉其為督辦，周震麟為總理，梁煥均、龍紋瑞為協理，並聘請王芝祥、陳炳焜為名譽協理，計劃極為宏遠。其後，政府令委黃興為漢粵川鐵路督辦，礦務計劃遂不果實行。(註五)

註一：民國元年十一月份「政府公報」命令第一九八號；民國元年十一月十四日上海「民立報」(第七五一號)。

註二：民國元年十一月份「政府公報」命令第一九八號。

註三：民國元年十一月份「政府公報」命令第二〇〇號。

註四：「東方雜誌」第九卷第七號「中國大事記」。

註五：李雲漢：「黃克強先生年譜稿」(中國現代史叢刊第四冊，三四六頁)。

十五日 國父電致袁大總統請定黃大偉等四職銜。

文曰：

「北京大總統鑒：新密。黃大偉、陳寬沅、喻毓西、唐多四員，皆法比陸軍學校畢業生，長於學術膽略，前在南京總統府參謀，甚資得力。今其同輩多獲陸軍中將、少將名位；而此四君因名不在陸軍部，遂致遺漏。此皆國家有用之材，不宜棄置，乞加鈞察，定其職銜，遇多事之秋，充干城之選，非惟四君之幸也。孫文。刪。」

(註一)

袁大總統特任陸徵祥為外交總長。

外交總長梁如浩因蒙古問題被輿論攻訐，提出辭職，昨日獲准。國務總理趙秉鈞出席參議院提出擬任陸徵祥為外交總長，徵求同意，參議院舉行投票，結果：出席議員七十五人，陸徵祥得七十二票，多數通過。(註二) 本日袁總統命令特任陸為外交總長。(註三)

按：陸總長前任國務總理兼外交，因病辭職，至是復掌外交。

袁大總統公布參議院議決參議院議員選舉法、華僑選舉會施行法。

全文如左：

第一條 參議院議員選舉法第四十條，於第一屆選舉不適用之。

第二條 於第一屆選舉，華僑選舉會，由華僑僑居地所設各商會、中華會館、中華公所及書報社，各選出選舉人一名組織之。

第三條 前項商會，以經本國政府認可者為限；中華會館、中華公所及書報社，以選舉法公布前設立者為限。本施行法自公布日施行，於第一屆選舉完畢廢止之。(註四)

袁大總統公布「暫行審計規則」及「暫行審計國債用途規則」。

兩規則全文如左：

中華民國元年 十一月十五日

五九一

一、暫行審計規則

第一章 總 則

第一條 本規則爲審計國家之歲入歲出及一切財政之規程會計法及其他法律未公布以前，京外各官署及其所屬局所，均應遵守。

第二條 財政部及各主管官署暫定之一切會計章程，收支規則等，與本規則不牴觸者，仍有效力。

第二章 稽核支出

第三條 各主管官署應編造每月支付概算書，咨送財政部核辦，轉送審計處覆核後，再行知照財政部辦理。各主管官署編造每月支付概算書，應將人數、銀數詳細分填，其係購置物品及一切用項，應分別將物品种類及其價值，詳細開列。

第四條 各主管官署每月領款時，應按照支付概算數目，填寫領款憑單，咨送財政部核辦，由財政部發交發款通知書，一面將領款憑單送由審計處查核。

領款憑單格式，由審計處編定，但於未頒布以前，應先與財政部及主管官署協議。

第五條 各官署接到財政部發款通知書時，應具三聯式總收據，由該管長官簽名，派員赴庫領款，以一聯留庫備查，以一聯由庫轉送財政部會計股存案，以一聯由庫轉送審計處備核。

第六條 各官署每月支付概算書之款目中，有以國債籌辦者，應依照暫行審計國債用途規則處理。
暫行審計國債用途規則另定之。

第三章 審查決算

第七條 財政部編造總決算後，應經審計處審查確定，再行提交國會議決。

第八條 總決算未成立以前，各主管官署應編造每月決算書，咨送財政部核辦後，送交審計處覆查，如對於各款項中有疑義者，得質問各主管官署，要求其答覆。

第九條 各主管官署每月編造決算，應將收入各憑單、發款各收據及一切憑單，一併送財政部覆核，由財政部

轉送審計處覆查。

第十條 關於郵電、船路及其他官業暨受政府補助之事業之收支之決算，均應由審計處詳細審定。

第四章 檢查國庫

第十一條 審計處每月月杪，得派員檢查國庫現存款項及其票據。

第十二條 國庫每月月杪，應將月內收支款項，列表報告審計處，以備查核。

第十三條 國庫簿記內所載收支數目，應與現存之款項及其票據相符，不論何時，審計處均得臨時派員檢查。

第五章 檢查簿記

第十四條 審計處編定各官署之主要簿記及一切表冊、憑單等格式，但於未頒布以前，須先與財政部及主管官署協議，各官署所訂補助簿記及一切表冊憑單，均應送交審計處審定，一面報明財政部查核。

第十五條 審計處得隨時派員分赴各官署，檢查其填寫簿記等項，是否合式。

第十六條 各官署於審計處所頒布之簿記填寫之法，有不明瞭者，得隨時派員或備文到審計處詢問辦理。

第六章 檢查官有財產

第十七條 凡關於官有財產，應由各主管官署造冊報明審計處，以備查核。

第十八條 凡關於建築工程、購置器械，及一切需費較大之用款，應先具詳細說明書及價格表圖式，報明財政部，轉送審計處檢查後，方可照辦。

前項如用投標方法，應由審計處派員監視。

第十九條 凡關於官有財產，除價值在五百元以下，可由各主管官署自行發賣，將所賣價值報明審計處備查外，其價值在五百元以上者，應用投標方法，由審計處派員監視。

第七章 檢查國債

第二十條 各主管官署應將新借國債之數、及償還國債之數，隨時報明審計處備查，遇有收到借款或收回債券，亦應分別造報，以備查核。

中華民國元年十一月十五日

第二十一條 各主管官署不論商借外債、募集內債，應將條件及指定之用途，報告審計處。

第二十二條 償還內債之時，如用抽籤方法，應由審計處派員監視。

第二十三條 第二十條至第二十二條之規定，於關於國債檢查事項之法律未公布以前適用之。

第八章 處分

第二十四條 各主管官署，應將所屬出納官吏姓名、履歷，造送審計處備查，遇有應行處分時，即由審計處通知該管長官行之。

第二十五條 出納官吏，適用本規則及各種法令，若有錯誤，審計處對於該管長官可發質問書，或注意書。

第二十六條 出納官吏，如有違背本規則及各種法令者，得由審計處要求該管長官行使懲戒處分。

附則

第二十七條 本規則自公布日施行。（註五）

二、暫行審計國債用途規則

第一條 關於國債檢查事項之法令未公布以前，國債用途之稽核，由審計處行之。

第二條 政府募集公債，不論外債內債，應由財政部將借款合同及公債章程報告審計處。

第三條 政府募集內外公債，應先指定用途，由財政部將分配數目先期報告審計處。

第四條 前條指定之用途，如臨時有變更者，應由財政部隨時報告審計處。

第五條 政府所有用款，如指定由國債項下開支者，財政部應先將發款命令，連同領款憑單，途交審計處稽核，由審計處承認簽字。

第六條 審計處稽核前項發款命令及領款憑單，如有疑義或認為不正當者，得敘明理由，送回財政部轉達主管官署，而要求其答覆。

前項之答覆，如仍認為有疑義或不正當者，審計處得敘明理由而拒絕簽字。

第七條 前條第二項審計處拒絕簽字之際，若主管長官有不服者，可由財政總長提出國務會議。如議決發款須由財政總長及主管長官負完全之責任，並仍將領款憑單、發款命令及國務會議議決之事由，送致審計處查核。

第八條 除前條之規定外，未經審計處簽字之發款命令，國庫不得支付現款。

第九條 每月由國債項下開支數目，應由財政部列表交審計處簽字後，刊登公報。

第十條 由國債項下開支各款，其審查決算辦法，適用審計規則第七條至第十條之規定。

第十一條 本規則自總統批准之日起施行。

第十二條 本規則如有未盡事宜，隨時由審計處總辦呈請總理轉呈總統修訂施行。（註六）

袁大總統令准交通總長朱啓鈴呈請任命施肇曾督辦隴秦豫海鐵路事宜。（註七）

按：國父之鐵路政策，係離交通部獨立舉辦。而與前郵傳部有關係之梁士詒、葉恭綽、施肇曾等則結合熊希齡、馮元鼎等，欲另以借款築隴秦海蘭梓路，故袁大總統任施此職。

北京國民黨本部召開大會，討論關於「俄蒙協約」辦法。

是日上午，北京國民黨在本部召開職員大會，討論關於「俄蒙協約」辦法。由吳景濂主席。首由魏宸組發言，略謂：

「自蒙俄協約發表後晤趙總理，據云：協約雖經宣布，尙有可望和平解決之方，現由英、法兩公使居間調停，其磋商解決條件未便宣布，惟不可僅恃外交，軍事各方面亦宜籌備。兄弟意見，中國與蒙古就歷史地理而論，均有密切關係，吾人對於國家須有世界的眼光，方能立於不敗之地。今民國新造，根基未固，財政支絀，民生凋敝，故本黨對於國際交涉以維持平和爲宗旨，誠以謀國萬全之策，固當如是也。然苟有喪地辱國之事，亦當以死力與之決戰，即不幸戰敗，國中雖僅遺數人，亦不肯屈服於強國威力之下，故兄弟以爲對俄蒙問題，當持強硬態度也。對於

中華民國元年 十一月十五日

五九五

中華民國元年 十一月十五日

五九六

現在政府主張維持，不事攻擊，然又不可聽其所爲，袖手旁觀，監督而指導之，是則吾黨之責也。」

次由白逾桓發言，大致謂：

「對於庫倫宜持明撫暗征態度，對於日本宜持和親態度，對於美國宜持聯盟態度，對於歐洲各國宜持遊說態度。」

再次由田桐發言，略謂：

「俄國此次宣布協約，不過其恐喝手段之故智耳，即不幸與俄人開戰，以我方張之民氣，當彼外龐大而內無精彩之老大帝國，勝負之數，可不戰而決矣。至他黨之欲推倒政府者非以國家爲前提，其意固別有在也。惟本黨大公無私，無時不以愛國爲宗旨，前之所以攻擊政府者，以其腐敗溺職，恐負國人之付託故也。今之所以維持者，以時局岌岌，一經解散，則有陷政府於中斷之虞，亦愛國故也。」

最後，主席吳景濂報告辦法數條，請衆表決，一、通電各省；二、派人往歐洲遊說；三、維持現在政府；四、匡救政府之不逮。均經全體一致贊成，遂議決。（註八）

附錄：

一、國父致參議院電

「俄蒙事件據所得確信乃俄一二野心家主動，非俄政府多數主張，若我堅持生死力爭，必可轉圜，倘稍退讓，新疆藏滿必繼去，本部亦難保全，望諸公協助政府否認俄蒙協約，堅持到底，此事關係民國存亡，務望留意。」

（註九）

二、上海何海鳴致長沙國民黨轉黃興電

「蒙事危急，全國主戰，聞政府將任公爲征蒙總司令，不勝欣躍，此舉關係至巨，非公不能爲全國之健兒倡，祈即垂念大局，力任艱鉅，其等不才，竊謂兵可百年不用，不可一日無備，此時甚望各省都督效晉都督所云各認派

軍隊若干，迅速開赴內蒙，決裂則從事征蒙，和平則實行移邊，再由國民等集捐款以濟軍需，行見南方無裁兵之風潮，蒙邊有鞏固之防守，縱外蒙急切難下亦不至星火燎原，明年春暖尚可再圖，我公聲望才略，人所共佩，如能採此勸募號召，天下事終可爲某等願爲鞭也，諸希電覆。」（註一〇）

三、黃興致北京國民黨本部陳述對征蒙意見函

「俄國近來革命風潮，早有躍躍欲動迫不及待之勢。惟一二狡詐之政府中人，反利用此時機，故作種種繁難對外之行爲，藉爲靖內之方針，以期兩得其便。又見吾國數月來黨爭時有所聞，一旦即有外患，必無一致進行之策。且庫倫僻處荒漠，而又正值冬令嚴寒，吾國目前進兵，天時地利均犯兵家之忌，比至春暖可戰，則彼一切佈置俱已周備，即可反客爲主，以逸待勞矣。然據弟愚見，彼若一與我國用兵，國內立見瓦解動搖，不可收拾，必不能阻我征庫爲強硬之干涉。至實行進兵，則北兵素耐寒苦，而又習知邊情，可即用爲先鋒，立赴前敵，南兵當即整備完畢，一俟陽和令轉，便能長驅直進，以爲後援。至人心餉項一層，現國民被其刺激，踴躍非常，自能源源籌劃，繼續接濟，亦無容過爲疑慮，乞襄助政府早定大計。昔人有言：自非聖人，外寧必有內憂。吾國此時亦當以一切黨見之精神歲月移以對外，切不可遷延違誤墮彼術中，致遺後茲無窮之禍。」（註一一）

福建鎮撫使岑春煊離職赴滬。

岑春煊任福建鎮撫使月餘，因人事不協，乃藉口舊疾復發，離職赴滬就醫，並留函於閩督孫道仁，請其兼理鎮撫使職務。（註一二）

附錄：

一、岑春煊離職報告

「北京大總統、國務院鈞鑒：煊奉使閩中，迭奉命令委以察吏、治獄、剿匪、裁兵，責重事繁，本不勝任，重以大總統之委任，閩人之責望，不敢不勉爲其難。所有剿匪一事，興化已解散，安溪已撲滅，至派往漳泉永督辦清鄉之黃培松，亦於日前帶隊出發。此外，各屬地方大致均稱安堵，雖搶劫之案不能盡免，然閩省患盜由來已久，但

中華民國元年 十一月十五日

五九七

能認真整頓緝捕，自當日有起色，若求正本清源，必須亟謀敦養，斷非夕所能奏效。察吏一事，除經派員分投調查，隨時報告核辦外，其府州縣之不職者，亦已撤退十餘人，飭司另選妥員接替，牧令之得人與否，全視長官之舉措是否得宜，現在閩省各司司長已奉大總統分別任命，詳加察看，辦事均尚認真，此後用人行政可期蒸蒸日上。治獄一事，所有蔣黃兩案兇犯，均已次第就獲，交由審判廳訊鞫罪人斯得沉寃可伸，將來全案如何決判，司法各官必能秉公核辦。裁兵一事，迭經會商孫督，現已決定辦法，共裁汰巡防義勇水師及零星隊伍二十六營一哨三隊，統共四千餘人，日內將欠餉恩餉籌得，分別發給，即可一律遣散。此外，現存各營尚有老弱充數，亦經商請孫督隨時淘汰，尚可酌量歸併，以後各軍隊如何切實整頓，當由孫督體察情形，妥慎辦理，未便操切從事。綜此以上各端，辦理均已就緒，幸不辱命，惟以短促之時日，衰病之身體，而能按部就理者，實賴孫督熟悉情形，和衷商辦，孫督在閩久，軍民感情甚厚，煊本暫局，今復疾作，將回滬就醫，以後閩事，即責成孫督辦理，並請慰勉其勞，敬祈垂察。岑春煊。」（註一〇）

一一、岑春煊呈請取消鎮撫使電文

「春萱性率直，歷來辦事，開誠布公，凡曾與共事者，無不相諒，此次來閩，本以調人自任，事事出以和平，到此已將一月，除蔣黃兩案外，餘事概不追求，閩人目爲彭黨，列舉罪狀，呈請查辦，不下數十人，其中難免無恩怨之私，設過事吹求，將意見愈深，循環報復，永無已時，是以皆未深究。惟林斯琛陳景松兩員，因與蔣黃案有關，發交地方審判廳歸案訊辦，此外並未波及一人。至於林陳等對於蔣黃兩案，究竟有無應得罪名，法律具在，自有審判廳爲之定斷，非萱所能過問，萱本無所黨，何從有黨見，對於各黨，方且力勸其融和，豈有反以黨見用事之理，道路傳言，謂萱爲羅織黨人，將興大獄，揆厥原因，殆由平日附和彭壽松之徒，自知不理於衆口，心懷疑懼，因而有意張大其詞，播散浮言，希冀淆亂聽聞，聳動黨人出頭干預，此等伎倆，在今日已成習慣，不意克強先生素稱明達，乃亦不加深察，撫拾上陳。今日辦事，誠如電示，祇宜分別是非，不必問其何黨，設因懲辦一二不肖黨員，即指爲將興黨獄，浮議迭起，阻力橫生，是以後犯事者皆借黨爲護符，恐政黨名譽，行將掃地，敬請大總統轉囑克

強先生，勿爲此等浮言所蒙蔽，以肅黨規。至荳奉命入閩，本爲查辦彭壽松案及治匪兩事，現在彭早離閩，應查辦之事，亦已分途派員密查，陸續呈復。土匪則興化一股，業已就撫，安溪一股，亦經撲滅，此外惟漳泉永春一帶，鬥案甚多，亂機四伏，現已會商孫督，撥派兩營，交泉紳黃培松前往督辦，亦不難於收拾，是荳責任已盡，所有裁汰軍隊，整頓吏治各事，業經電懇大總統責成孫督認真辦理，以一事權。請即將鎮撫名義取銷，俾得回滬養病，藉可藏拙。」（註一四）

註一：「國父全集」玖——一七五頁。

註二：民國元年十一月十六日上海「民立報」（第七五三號）。

註三：民國元年十一月份「政府公報」命令第二〇〇號。

註四：民國元年十一月份「政府公報」法律第一九九號。

註五：民國元年十一月份「政府公報」命令第一九九號。

註六：同註五。

註七：同註五。

註八：民國元年十二月二十一日上海「民立報」（第七五八號）。

註九：民國元年十一月二十日上海「民立報」（第七五七號）。

註一〇：同註九。

註一一：民國元年十二月十八日上海「民立報」（第七八五號）。

註一二：民國元年十一月十九日上海「民立報」（第七五六號）。

註一三：民國元年十一月二十日上海「民立報」（第七五七號）。

註一四：「庸言報」第一卷第二號，一一二頁。

十六日 國父密電袁大總統，告以中日聯盟有望，俄蒙協約萬不可承認。

中華民國元年 十一月十六日

五九九

中華民國元年 十一月十六日

六〇〇

先是，俄人誘脅外蒙簽訂協約及商務專約，侵損吾國權益，消息傳來，國人憤激萬分，而政府躊躇未出良策。國父嘗密電袁，建議中日聯盟以制暴俄，並願親往扶桑力促其成。十四日，袁以聯日之策爲時尚早，婉言電復。至是國父又電，告以中日聯盟大有可望，假以時日當可辦到，萬不可承認俄蒙之約。

附錄：

一、北京大總統鑒：新密。今日弭患要圖非速行遷都，則急宜聯日。二者必行其一，方能轉危爲安，遷都既屬困難，則聯日不容或緩，文深維此事速欲親行一試，如有意外之好，其聯交之度當至若何，請先示程式，以便文於月底一往東洋游說彼邦執政，想不致虛行也（下略）。（註一）

二、孫中山先生鑒：頃與國務院商議，僉謂日人忌我共和，恐受影響，我公往說，似應申明我之改革係民族問題。與日本萬世一系者迥別，除國體外所有行政計劃多向彼國取法，盼其贊助，庶可免其猜忌。至聯日一節，目前尚未承認，如以公家名義前往必不能正式接待，若以私人名義探試日政府意向如何，恃公德威較易爲力，體察現在國勢只可以情誼相感，若與聯盟，時期尙早。至攻守同盟強弱相形尙難啓口，仍候卓裁。袁世凱。寒。（註二）

三、北京大總統鑒：新密。華日聯盟大有可望，假以半年至一年之時，當可辦到，故俄蒙之約萬不可承認，當出以最強硬之抗議，使此問題延長時日，則必有良善之結果，目下儘可以不理處之，以觀俄政府之行動。再俄蒙之舉，不過一二好大喜功之徒，欲乘我之不備以博功勛，實非俄政府之本意，故對此事以牽延爲第一辦法。孫文。銑。（註三）

袁大總統派葉恭綽至上海面致授國父大勳位證書，國父固辭不受。

證書文曰：

蓋聞赤松綠圖，古有尊崇之典，紅鷹金鵠，今多投贈之文，實惟前大總統孫文，艱難卅載，奔走五洲，提挈華

夏之羣豪，蹤躡美法之盛軌，遂建共和基礎，肇造民國規模。本大總統依勳位令第一條，親授大勳位，以彰殊績，無前偉業，挽歷代慘黷之風，對天鴻休，登斯民太平之世。此證。」（註四）

按：此一大勳位證書，係由袁氏派葉恭綽自京携滬面呈。國父當以國基未固，革命同志犧牲者極衆，且勳位附有年金，個人不應因革命而得金錢，當即致函袁大總統，固辭勳位。書曰：

「頃葉君恭綽自京來滬，携有閣下惠賜之大勳位證書。此件文始終不敢領受，其理由既於前次電文內詳之，今尤有不能已於言者。賞位固國家應行之典，惟當今國家基本未固，尙非國人言功邀賞之時。國家所認以爲功者，個人方將認爲一己對於祖國所當盡之義務，而無絲毫邀賞希榮之心，文不敏，竊願以此主義爲海內倡，此文不欲受此勳位之故也。文於乙未年始起革命軍於廣州，庚子、丙午兩年繼之，三次之事，皆文親身之所主持，而皆無所成，同志之以此犧牲其身命財產者甚衆。以後各處革命之起，大概皆與文有關係，而同志之損失其身命財產者極衆，故若因此行賞，則被賞者其數當甚衆而不可勝計。文實無一人獨受榮異之理？若此次革命之成功，則直全國人心理，南北將士和衷之所致就，文更無可褒異之處。若文得圖一己之殊榮，則歷年共事之人，死者不計，生者今尙多流離失所者，文將何以對之？此文不敢受此勳位之故也。自文由南京政府解職以來，識與不識，其以公私關係來求金錢之補助者，每月必有百數十起。其有關公益者，文均量力補助；其純屬私人關係者，文均一概拒絕。以中國人民今日之窮困情形，博施濟衆，堯舜猶病；若文既受勳位及所附年金，是文因革命而得金錢，則曾經從事革命者，以私人之關係前來求助，文將無詞以對，而有應接不暇之勢，此文不能受此勳位之故也。若閣下於文個人欲有加惠，則竊有一事奉告，文有一男名科，已入美國大學；一媳陳氏，又有二女名婉及婉，皆在美洲中學，據留學章程，後三人尙無受官費之資格。欲閣下特別待遇，飭有司准許此四人補給官費讀書，使有成就，以免文之私累太重，文感且無既矣。此項勳位證書，一俟有便，將托人送京奉還。先此佈達，伏乞鑒諒。卽頌勳祺。孫文。」（註五）

袁大總統親授副總統黎元洪大勳位證書；前國務總理唐紹儀、前司法總長伍廷芳、陸軍總長段祺瑞、江蘇都督程德全、直隸都督馮國璋等勳一位證書；陸軍中將孫武勳二位證書；陸軍少將吳俊陞勳五位證書。

茲錄諸人勳位證書如次：

一、大總統親授黎副總統大勳位證書

蓋聞旂常紀錄，交龍光炳乎日星；圭瓚策勳，召虎名高於江漢。惟茂庸之卓著，斯榮典之先頒。副總統黎元洪，威振鷹揚，休徵虎變，建上流之旗鼓，作鎮荆襄，復大漢之衣冠，澄清華夏，佐開基之景命；宜絕席以崇褒。本大總統，依勳位令第一條，親授大勳位，以彰殊績。受茲元祉，符丹書鐵券之銘，嘉此懿勳，式金版玉璫之烈。此證。

二、大總統親授前國務總理唐紹儀勳一位證書

蓋聞休徵和會，車書大一統之規，禮重策勳惇典，辨五章之等。前總理唐紹儀，業重金甌，望隆玉玷，艱難締造，奠坤維鼇戴之基，畛域融和，息乾野龍羣之戰。爰溯大勳之集，宜崇進位之褒。本大總統依勳位令第一條，親授勳一位，以彰殊績。受茲元祉，協繡裳赤舄之儀，嘉此懿勳，式金版玉璫之烈。此證。

三、大總統親授前司法總長伍廷芳勳一位證書

蓋聞以德詔爵，載在司士之書，民功曰庸，實著太常之籍。前司法總長伍廷芳，望重騫赴，文逾隨陸，化戰爭爲揖讓，信在片言，由據亂進昇平，功歸先覺。凡茲勞勩，宜有彰施。本大總統依勳位令第一條，親授勳一位，以彰殊績。受茲元祉，同丹書白馬之盟。蔚爲國楨，式金版玉璫之烈。此證。

四、大總統親授陸軍總長段祺瑞勳一位證書

蓋聞淩烟圖畫，垂褒鄂之英姿，吉日攻同，紀召方之偉績。陸軍總長段祺瑞，總攝師干，翊扶民國，周太尉志安漢祚，軍懷左袒之忱，管夷吾定霸齊，邦民受一匡之賜。爰佐大勳之集，宜崇進位之褒。本大總統依勳位令第一條，

親授勳一位，以彰殊績。夏官分職，德威揚仗鉞之稜。盟府載書，休烈耀銘金之版。此證。

五、大總統親授江蘇都督程德全勳一位證書

蓋聞上流作鎮，偉陶侃之殊勳，大國開藩，崇郝恢之峻望。維上功之卓著，斯榮典之特頒。江蘇都督程德全，西蜀夔龍，東周召虎，誓師吳會，天戈麾反正之雲，開府江南，征旆慰來。蘇之雨旣勳高於特等，宜位進以崇班。本大總統依勳位令第一條，親授勳一位，以彰殊績。蔚奇花於旌節，德威揚仗鉞之稜，麗粉藻於旂常，休烈鏤銘金之版。此證。

六、大總統親授直隸都督馮國璋勳一位證書

蓋聞象占天鉞，樞垣垂經武之儀，銘紀太常，盟府著策勳之典。直隸都督馮國璋，威振鷹揚，材嫻豹略，統禁軍於龍武，三輔欽大樹之名，開雄鎮於燕圻，萬里倚長城之重。旣勳高於特等，宜位進以崇班。本大總統依勳位令第一條，親授勳一位，以彰殊績。典隆分陝，等彤弓旅矢之文。功在開基，式金版玉璫之烈。此證。

七、大總統親授陸軍中將孫武勳二位證書

蓋聞揮戈反正，功肇造於開基，舍爵策勳，典備隆於盟府。上將銜，中將孫武，氣薄風雲，志貞金石，羣龍戰野，啓景運於元黃，一鶚凌霄，樹先聲於江漢。已備受脈之禮，宜膺進位之榮，本大總統依勳位令第一條，親授勳二位，以獎殊庸。班列信躬，用錫膚功之奏，光昭竹帛，常垂首義之名。此證。

八、大總統親授陸軍少將吳俊陞勳五位證書

蓋聞止戈示武功，莫大於綏邊，釋甲酬庸，典合彰乎飲至。陸軍少將吳俊陞，作鎮遼東，揚威河朔，裏氈負羽，耀落日之旌旗，批亢擣虛，掃冰天之稂莠。瞻懷龜定，宜有旌揚。本大總統，依勳位令第一條，親授勳五位，以獎殊庸。戊己收功，端倚聞鼙之將，穀蒲表績，允符胙土之榮。此證。（註六）

袁大總統任命張元奇為福建民政長。（註七）

袁大總統令陸軍中將張紹曾、何宗蓮均加陸軍上將銜。(註八)

袁大總統令准從優給卹飛行家馮如，並將事實宣付國史館。

先是，陸軍部呈曰：

「爲呈請事：案准參謀部咨准廣東胡都督咨開：飛行家馮如，恩平人，於燕塘地方試演飛機殞命，請予特別撫卹，務極優隆等因到部。伏查飛機一項，關係軍用要品，德法創始于前，各國競效于後，當其發軔之初，國家社會均是不惜巨資廣爲獎勵，用助其進行，俾臻於完美，一旦失事，周卹尤備，或贖財帛以卹其遺族，或鑄造銅像建築紀念碑塔，以爲後來者勸，軍人飛行殞險，則照戰時卹典，以示優異。今查該飛行家馮如奮其愛國之忱，蔚爲飛機之業，事屬萌芽，端資獎勵，竟致傷殞，殊堪悼惜，擬請仿照各國成例，該飛行家馮如特予准照修正陸軍戰時卹賞章程從優比照陸軍少將陣亡例給予一次卹金一千元；並請准由廣東都督飭知民政機關，於該飛行家殞命地方建築紀念碑一座；其事實請予宣付國史館列傳，用以風示國民，激勸來茲，所有飛行家馮如失慎殞命請予特卹緣由，理合備文黏單呈請 大總統鑒核，批示祇遵。」(註九)

是日，經袁大總統令准。令曰：「據陸軍部呈稱：飛行家馮如失慎殞命，請從優照陸軍少將陣亡例給卹，並將事實宣付國史館等語，應即照准。所請於殞命地方建築紀念碑，即由該部行知廣東都督查照辦理。」(註一〇)

附錄：中國飛行家馮如行狀

馮如君，號鼎三，廣東恩平人。父業倫，務農，家貧不能自給，生五子，君其最幼者也。性穎悟，少時肄業於鄉中小學，聰明冠羣童，教師甚器之。然性好弄物，曾以火柴盒作輪船等物，皆酷似，鄉人以是奇之，君之醉心機器，蓋胚胎於此矣。未幾，四兄皆夭折，家道益落，有中表某，適從外洋歸國，勸其出外營生，君聽之，父母以愛故，不肯使離左右，君曰：大丈夫以四海爲家，株守鄉隅，非所願也，兒行矣，毋以我爲念。君之有進取志，已孕於弧矢時矣。遂於民國紀元前十七年，赴美國山藩市，日作營生，夜習西文，是時年僅十二，目觀美國工藝精巧，

心嚮往之，嘗謂國家富強，由於工藝發達，而工藝發達，以機器爲權輿，今中國貧極矣，非學習機器，不足以助工藝之發達。於是東至紐約工廠，專習其業，教師見其年少聰雋，免學費，君益加勉勵，苦心孤詣者十年，於三十六種機器，無不通曉。又復自出心裁，發明拔水打樁兩種，最適於用，其尤出色者，則所製之無線電機，能發能收，電碼靈敏，西人向其購造數副，至今猶存。紀元前六年，復回山藩市，有朱竹泉者，耳君名，卽於是年委贄就學。時值日俄交戰，君卽對朱言曰：日俄戰爭，大不利於中國。當此競爭時代，飛機爲軍事上萬不可缺之物。與其製一戰艦，費數百萬之金錢，何如將此款以造數百隻之飛機？價廉工省，而爲用且大，倘得千數百萬飛機，分守中國港口，微特足以固吾圉，並足以懾強鄰矣。君之致力於飛機自此始。於是發出飛機模型，欲自試辦，惟苦於資本，窮措大緣飾金玉，大不易易。幸海外同胞，素知大義，聞飛機足以救國，遂招集股本，組織一公司，促馮君製造。遂於紀元前五年九月，在屋崙租廠開工，翌年四月告成，往打林可市麥園試演無效，而屋崙工廠，又復被焚，長途多厄，志士短氣，孰知君固再接再厲也。旋卽在麥園支蓋蓬屋，重行構製，閱三四次而始有效。紀元前三年二月試演，約數丈高而倏墜地，君雖無損傷，然有以奪其氣矣。孰知君又百折不回也，乃日夜尋思，再次構造，並研究靈動之法，已耗費八九。股東以屢次無效，不復投資，而君父母以其久不歸也，函速其回家，萬里家書，星馳羽檄，英雄失路，進退無據，君慨然曰：飛機不成，誓不返國。遂將餘款再造，其苦志毅力，比諸哥倫布尋新大陸，有足多矣。然機雖靈動，而一間未達，未敢自信，偶見一鷹翱翔天空，君注視之，見其翼有機關，卽豁然大悟。語其徒曰：今而後飛機可成功矣。遂趕速製造，紀元前二年六月，試驗果得，頓異前製。時適中山先生到場參觀，贊勉備至，以吾國之大有人也。股東見有成效，再續股本，使之逐漸改良，至十月告成。試演凡十餘次，高至七百餘尺，向海灣環繞而行，約二十英里，中西人士往觀者，不可僂指，歐美日報，交口稱道，君之名譽，時已飛騰於世界矣。美人欲請爲教師，君拒之，蓋不肯楚材晉用，將以救國也。適海鹽張元濟遊歷至美，請君歸國，介紹於清督張鳴岐，破格錄用。君遂與其徒朱竹泉、朱兆槐、司徒璧如等，於客歲（紀元前一年）正月首途，一月抵省，將飛機運到燕塘安置，順道回家省親，蓋倚閭人固望眼欲穿也。至三月初十日，甫自鄉來，安記洋行西人買有飛機一輛，遂在燕塘試演，清將軍孚琦往觀，被溫生財槍斃，京外震恐，清帝失箸，夫孚琦死而滿人懼，滿人懼而吾黨得以行其志。

中華民國元年 十一月十六日

六〇六

矣。然則革命之成，以溫君爲首功，而君爲溫君之導線可也。未幾值三月二十九之役，張鳴岐恐其暗通同志，拒不肯用。閱數月，武昌起義，各省反正，君以虜巢未破，結合同志，組織北伐飛機偵察隊，嗣以南北統一，未獲竟其志，然君又以開通民智自任也。因呈請陸軍司，定期八月念五號十一句鐘，在燕塘試演，先由燕塘墟飛起，凌虛而上，高約一百二十尺，東南行約五里，飛機靈活，旋轉自如，觀者塞途，鼓掌之聲不絕。君欲急於進行，冀達空際，不意用力過猛，兩足浮動，身與機即墜下，頭胸及股各部均受重傷，紅十字會馳救，而藥料不足，是日適星期，陸軍醫生外出，又趕治不及，遂不可救矣。嗚呼痛哉！將歿，猶囑其徒曰：吾死之後，爾等勿因是而失其進取之心，須知此爲必有之階級云云。若君者，洵可謂熱心救國者矣！君年僅三十，上有父母，下無子女，吾不禁爲馮君哭，更爲中國前途悲也。幸其徒朱竹泉等可以繼君之志，果爾，則君死不朽矣！（註一一）

袁大總統任命張錫鑾為奉天都督，並加陸軍上將銜。（註一二）

津浦鐵路黃河橋工程竣工。

津浦鐵路爲我國溝通南北主要鐵路幹線之一，肇建於前清光緒三十四年（一九〇八），分南北兩段，先後動工，而以韓莊爲界。鐵路北段以黃河橋工程爲最鉅，橋在濟南府之北，濰口地方，離城約十一里。全橋工程由德國橋樑公司設計監造，長一千二百三十五公尺，中孔一百六十四公尺，爲當時國內鐵路最大跨度之橋。橋面預留雙軌地位，以爲日後擴建之需，架橋使用鋼鐵共八千一百噸。建築費一千一百一十四萬馬克，合銀元四百五十四萬餘兩。是日，舉行竣工典禮，津浦鐵路南北全線至是通車焉。

（註一三）

註一：「國父全集」玖——一七二頁。

註二：中央黨史史料編纂委員會庫藏抄件。

註三：同註一，一七五頁。

註四：民國元年十一月份「政府公報」公文第一九九號。

註五：「國父全集」玖——一六五頁。

註六：民國元年十月份「政府公報」公文第一九九號。

註七：民國元年十一月份「政府公報」命令第二〇〇號。

註八：同註七。

註九：民國元年十一月份「政府公報」公文第二〇八號。

註一〇：同註五。

註一一：「東方雜誌」第九卷五號。

註一二：民國元年十一月「政府公報」命令第二〇〇號。

註一三：民國元年十一月十八日上海「民立報」（第七五五號）；凌鴻勛：「中國鐵路志」（民國四十三年七月出版臺北）頁一八八——一九〇。

十七日 蒙古叛兵攻陷熱河開魯縣。

東扎魯特協理官保扎布，勾結東西扎魯特科爾沁各旗，攻佔開魯，驅逐漢民，縱兵慘殺，熱河都統崑源急電請援，當派姜桂題率毅軍十四營馳往援剿。（註一）

註一：「東方雜誌」第九卷第七號頁五。

十八日 袁大總統公布國籍法。

袁大總統依據約法第三十條公布參議院議決之國籍法，全文共分五章二十二條，茲附錄如次：

第一章 固有國籍

第一條 左列各人屬中華民國國籍：

- 一、生時父為中國人者。
- 二、生於父死後，其父死時為中國人者。

中華民國元年 十一月十七、十八日



中華民國元年 十一月十八日

六〇八

三、生於中國地，父無可考，或無國籍，其母為中國人者。
四、生於中國地，父母均無可考，或均無國籍者。

第二章 國籍之取得

第二條 外國人有左列各款情事之一者，取得中華民國國籍：

- 一、為中國人妻者。
- 二、父為中國人，經其父認知者。
- 三、父無可考，或未認知，母為中國人，經其母認知者。
- 四、歸化者。

第三條 外國人因認知取得中華民國國籍者，須具備左列各款條件：

- 一、依其本國法尚未成年。
- 二、非外國人之妻。

第四條 外國人或無國籍人，經內務總長許可得歸化。

內務總長非對於具備左列各款條件者，不得為前項之許可：

- 一、繼續五年以上在中國有住所者。
 - 二、依中國法及其本國法為有能力者。
 - 三、品行端正者。
 - 四、有相當之財產或藝能足以自立者。
 - 五、本無國籍，或因取得中華民國國籍，即喪失其本國國籍者。
- 無國籍人歸化時，前項第二款之條件，專依中國法定之。
- 妻非隨同其夫不得歸化。

第五條

第六條 左列各款外國人，現於中國有住所者，雖不具備第四條第二項第一款條件，亦得歸化：



一、父或母曾爲中國人者。

二、妻曾爲中國人者。

三、生於中國地者。

四、繼續十年以上在中國有居所者。

前項第一款至第三款之外國人非繼續三年以上在中國有居所者，不得歸化，但第三款之外國人，其父或母生於中國地者，不在此限。

第七條 外國人現於中國有住所，其父或母爲中國人者，雖不具備第四條第二項第一款、第二款及第四款條件，亦得歸化。

第八條 外國人有殊勳於中國者，雖不具備第四條第二項各款條件，亦得歸化。

內務總長爲前項歸化之許可，須經國務會議。

第九條 歸化須於公報公布之。

歸化非公布後，不得對抗善意之第三人。

第十條 歸化人之妻及其未成年之子，應隨同取得中華民國國籍，但妻或未成年子之本國法有反對之規定者，不在此限。

第十一條 前項但書規定不能隨同取得中華民國國籍之歸化人妻，雖不具備第四條第二項各款條件，亦得歸化。歸化人及隨同取得中華民國國籍之子，不得爲左列各款職員：

一、大總統、副總統。

二、國務員。

三、國會及省議會議員。

四、最高法院長。

五、平政院長。

中華民國元年 十一月十八日

中華民國元年 十一月十八日

六一〇

六、審計院長。

七、全權大使、公使。

八、陸海軍將官。

九、各省行政長官。

前項制限，除第一款外，依第八條規定歸化者，自取得國籍日起，十年以後；其他自取得國籍日起，二十年以後，內務總長得經國務會議解除之。

第三章 國籍之喪失

第十二條 中國人有左列各款情事之一者，喪失中華民國國籍：

一、爲外國人妻，取得其夫之國籍者。

二、父爲外國人，經其父認知者。

三、父無可考，或未認知，母爲外國人，經其母認知者。

四、依自願歸化外國，取得外國國籍者。

五、無中國政府許可，爲外國官吏或軍人，受中國政府辭職之命令仍不從者。

依前項第二款、第三款喪失國籍者，以依中國法未成年及非中國人之妻爲限。

依第一項第四款喪失國籍者，以依中國法有能力並經內務總長許可者爲限。

第十三條 依前條第一項第四款之規定，須經內務總長認爲無左列各款情事者，始喪失國籍：

一、屈服兵役年齡未免除服役義務尙未服役者。

二、現服兵役者。

三、現任中國文武官職或各議會議員者。

第十四條 中國人雖有第十二條第一項各款情形之一，並無前條各款情事，若有左列各款情事之一者，仍不喪失

國籍：



一、爲刑事嫌疑人或被告人。

二、受刑之宣告執行未終結者。

三、爲民事被告人者。

四、受強制執行處分未終結者。

五、受破產之宣告未復權者。

六、有滯納租稅或受滯納租稅處分未終結者。

第十五條 喪失國籍人之妻及未成年子，若隨同取得外國國籍時，喪失中華民國國籍。

第十六條 中國人喪失國籍者，喪失非中國人不能享有之權利。

喪失國籍人，在喪失國籍前，已享有前項權利者，若喪失國籍後三個月以內，不讓與中國人時，歸屬於國庫。

第四章 國籍之回復

第十七條 中國人因婚姻喪失國籍者，婚姻關係消滅後，經內務總長許可，得回復中華民國國籍。

前項規定，於依第十五條規定喪失國籍之妻準用之。

第十八條 依第十二條第一項第四款規定喪失國籍者，既於中國有住所，並具備第四條第二項第三款至第五款條

件時，經內務總長許可，得回復中華民國國籍，但歸化人及隨同取得國籍之子，不在此限。

前項規定，於依第十五條規定喪失國籍之子，具備第四條第二項第二款者準用之。

第十九條 第十條規定，於第十七條、第十八條情形準用之。

第二十條 回復國籍人，自回復國籍日起五年以內，不得爲第十一條第一項各款職員。前項制限，內務總長得經

國務會議解除之。

第五章 附則

第二十一條 本法施行規則，以教令定之。

中華民國元年 十一月十八日



中華民國元年 十一月十八日

六一二

第二十二條 本法自公布日施行。(註一)

總統府會議，討論佈置征蒙軍事。

是日，陸軍總長段祺瑞等在總統府會議，討論征蒙軍事佈置事宜。據云：(一)已開拔者：孟恩遠赴滿洲塞，張作霖赴熱河，新疆援軍守太古城，張紹曾派兵赴科布多，帕王鎮守阿爾泰，何宗蓮平達里崗崖；(二)本月十六日由京出發者：毅軍十營，禁衛五營，分途往防。(註二)

外交總長陸徵祥在國務院發表處理俄庫勾結事宜之意見。

陸總長發表之意見有三：(一)先交涉而緩用兵：俄以協約通告日、英、法，雖別有關係，足徵尙待他國贊同，未能即行武斷，若遽用兵，各國或不免有詞；(二)對庫對俄宜分爲兩事：庫倫獨立係對內關係，前既有碍，未能先事平定，現俄出而干涉，應分別對待，不可牽混，反落俄人彀中；(三)交涉宜從旁面着手：世界均勢已定，非一國所能破壞，此事關係極大，各國未必放鬆，若中國無敏活手腕，他國自不便攙言，此中機括，當視吾手段何如以定之。(註三)

袁大總統召集軍事代表會議，討論整飭各省軍隊辦法。

會議決定：(一)統兵上級軍官佐領，均由總統任命。(二)練兵及師旅數目，分大小省規定，大省四師，小省三師爲限。邊緊省份不在此例。(三)用兵不敷時，招募續備兵補充。(四)軍服、械餉、輜重、工程、幕營等件，悉遵中央規定，如向外洋訂購炮械，須中央認可。(五)駐京軍隊及各省防營統改成陸軍編制。(六)實行徵兵，目兵夫役之服裝、食米，照禁衛軍規定。(註四)

註一：民國元年十一月份「政府公報」法律第二〇二號。

註二：民國元年十一月二十日上海「民立報」(第七五七號)。

註三：同註二。

註四：民國元年十一月十九日上海「民立報」（第七五六號）。

十九日 袁大總統派胡瑛赴日訪問。

是日，日本政要犬養毅、頭山滿等函邀胡瑛訪日，冀以解釋兩國國民間之疑慮，增進友誼，敦睦邦交。事經袁大總統同意，胡遂於本日偕議員杜潛、孫鍾及日人末永節、內藤順太郎等，乘京奉快車，先赴東三省、朝鮮等地考察，再往日本訪問。（註一）

袁大總統任命應德閔為江蘇民政長。（註二）

外交總長陸徵祥訪俄使交涉「俄蒙協定」問題。

是日，陸總長赴俄使館擬開第一次正式談判，俄使答稱：此事關係重大，現尚未奉到本國命令，未便開議。陸總長云：刻呈准大總統，擬在外交部設「俄蒙協約」交涉處，並草擬辦法四條：（一）確定中俄交涉專員須負擔全權責任；（二）請各國派代表旁聽；（三）每日會議一次，自午前十時至十二時止，惟至多會議三十次即須解決；（四）專研究協約內容及如何解決，不涉軍事，以免有碍軍權。請轉電貴政府，俟得同意，即當實行，期早解決，不傷中俄感情。（註三）

奉天安東兵變。

安東巡防右路第七營兵卒，因積欠兵餉，勾串宗社黨，於本日午後六句鐘，突起暴動，搶掠大清銀行東三省官銀分號及各大商店，並分攻道署。當被警兵擊退，各亂兵即分載掠奪物品，向東北遁走，旋於二十一日拿獲叛兵及宗社黨數人，立即正法。（註四）

註一：民國元年十一月二十一日上海「民立報」（第七五八號）。

註二：民國元年十一月份「政府公報」命令第二〇三號。

註三：民國元年十一月二十二日上海「民立報」（第七五九號）。

中華民國元年 十一月十九日

註四：「東方雜誌」第九卷第七號。

二十日 袁大總統特授徐紹楨、陳其美勳二位。（註一）

袁大總統令准交通部呈請特派楊士琦查辦招商局改組事宜。

招商局自本年七月股東大會建議改組，董事會迄未將改組情形正式呈報交通部，而各股東、各團體、黨會，多馳電反對，或謂董事會盜賣航權，或謂新公司暗係外人主謀。嗣經大總統電飭江蘇都督澈查，當據覆稱，改組原約，已經取消，毋庸置議。旋又經伍廷芳電稱江蘇都督覆電失實，交通部以部中無法人文報可憑，虛實是非，不能懸斷，因請大總統派員將招商局改組辦法，現在全體股東，是否同意，以及新公司有無洋股，分別次第，確切澈查，以憑核奪。

當經袁大總統令准特派楊士琦前往查辦。（註二）

附錄：

一、交通總長朱啓鈴呈 大總統奉飭查明招商局改組辦法各節，擬懇特派大員次第確查，以憑核辦，請鑒核施行文。

「爲呈復事：奉大總統府秘書廳鈔發 大總統覆孫中山先生電開，招商局事已飭部轉飭部員，將有無洋股從速查覆，以便宣布等因。奉此，竊查招商局自本年七月股東大會建議另組公司，登報招商，因有新公司之發起，而其另組之原因？另組之方法？與夫新組公司資本如何儲備？產業如何接收？未據董事會正式呈報，本部無憑核辦。嗣因各股東、各團體，各黨會紛持異議，或謂董事會盜賣航權，或謂新公司暗係外人主謀，本部以此事於航業前途所關甚大，因派航政司長曹汝英等赴滬，令其密查該局舊股實情，籌商維持現狀辦法，稟部核辦。旋經參議院以串賣航權，咨請嚴禁。大總統電令江蘇都督澈查，據該督呈覆電稱：組織新公司原無不合，惟資本家姓氏、來歷始終秘密，迷離恫恍，滋人疑竇，已由伍廷芳將原約解散，自可毋庸置議等語。本部亦即不復置議。近據伍廷芳電稱：

江蘇都督呈覆電文，語多失實，又經參議院議員谷鍾秀等提出質問，書內稱：「新公司如有洋股，應正式宣布取消，如無洋股，則商局改組或可發達等語。是取消原約，又為董事所不認，改組公司似為輿論所贊同。本部竊查普通商業上之辦法，舊公司改組新公司發生，果經雙方同意，正式呈報該管官廳，核無違背法律之處，當然准其立案，招商局原歸部轄，既經議決改組新公司，應由該股東會將改組理由辦法，與夫物業債項如何轉移授受之處，詳細聲明，正式呈部，揆之法理手續，乃能認為改組。本部不能僅就報章登載之文，意氣闡爭之語，據為事實，亦不能僅據新公司一面之呈請，遂謂該局全體股東公認改組，遽予批准，自屬一定辦法。至調查新公司之有無洋股，以辦理次第言之，當在該局正式呈報決定改組承認新公司之後，乃能議及。本部前此派員未經命令及此，且洋股有無，關係重要，欲其調查明確，一言定案，亦非司員所能擔任。茲奉前因，自應遵照澈查，惟招商局改組理由辦法，與夫物業債項如何轉移授受？新公司曾否經全體股東一律承認？此後不至再滋異議。本部始終未據董事會正式呈報，無從懸斷，應即查明。非有資望崇深，熟悉招商局航業情形，為全國商民共同推重之員，不足以資憑信。」茲查有招商局董事楊士琦，公正嚴明，輿論推服，前後維持該局航業，最為商民所信仰，擬懇特派楊士琦將招商局改組辦法，現在全體股東是否同意，以及新公司有無洋股，分別次第確切澈查，以憑核辦。所有呈覆緣由，伏乞 大總統鑒核施行。」（註三）

二：臨時大總統委任令

「據交通部呈請特派大員將招商局改組辦法，現在全體股東是否同意，以及新公司有無洋股，分別次第，確切澈查，以憑核辦等語。應即派楊士琦確切澈查，秉公核辦，從速具覆。」（註四）

袁大總統令在京蒙古王公有功大局，各予進封。

計進封者有和希格等多人，封以輔國公、郡王、貝勒、貝子等爵銜。令文如左：

「據蒙藏事務局呈稱：在京各蒙古王公首翊共和，有功大局，請予加封等語。科爾沁左翼後旗扎薩克和碩博多勒噶台親王阿穆爾靈圭無爵可進，應移獎伊長子頭等台吉和希格進封輔國公。喀喇沁二等塔布囊都達阿應進封頭等

中華民國元年 十一月二十二日

六一六

塔布囊。喀爾喀四等台吉車林端都布應進封三等台吉。科爾沁多羅貝勒阿勒坦瓦齊爾，應進封郡王。緯羅斯固山貝子唐古色，應進封貝勒。科爾沁貝子銜輔國公博廸蘇，應即進封貝子。科爾沁輔國公達寶應，加貝子銜。喀爾喀三音諾彥部落公銜頭等台吉祺誠，武祺克坦應均進封輔國公，並加鎮國公銜。喀爾喀公銜二等台吉鄂多台、土默特公銜二等台吉扎木巴拉多爾濟，應均進封頭等台吉，並加鎮國公銜。科爾沁輔國公銜頭等台吉鄂里雅蘇，應進封輔國公，並加鎮國公銜。科爾沁二等台吉阿勒坦巴圖爾應進封頭等台吉。喀喇沁二等塔布囊卓凌阿，應進封頭等塔布囊。敖汗固山貝子德色齊都布，應進封貝勒。」（註五）

註一：民國元年十一月份「政府公報」命令第二〇四號。

註二：「東方雜誌」第九卷第七號頁八。

註三：民國元年十一月份「政府公報」公文第二〇四號。

註四：民國元年十一月份「政府公報」命令第二〇五號。

註五：同註一。

二十二日

袁大總統公布衆議院議員選舉開票規則。

衆議院議員選舉開票規則共八條，全文如左：

第一條 初選舉開票，除依衆議院議員選舉法第五十二條暨施行細則所規定外，初選監督應於開票管理員具報各投票匭送齊時，即行酌定開票時刻，以不逾各投票匭送齊之翌日午前十時爲限。

前項時刻酌定後，須先行於開票所及初選監督所在地之交通便利各地方，宣示公衆。

第二條 初選開票，自初選監督所定時刻起至午後六時爲止，若逾限尚未完畢，約計未開之票數在三分之一以下者，開票管理員得酌量延長其時間，其數在三分之一以上者，於翌日午前八時起接續行之。

前項接續開票，投票匭之封鎖，準用衆議院議員選舉投票紙、投票匭管理規則之規定。

第三條 覆選開票，除依衆議院議員選舉法第七十四條暨施行細則所規定外，投票管理員應於投票完畢後，即行將

投票區移交開票管理員，呈由覆選監督親臨開票所，於當日開票，其時間以至開票完畢並宣示爲限。

第四條 前三條之規定，於初覆選再行投票之開票適用之。

第五條 初覆選開票事宜，開票監察員除依衆議院議員選舉法第十九條之規定隨時監視外，若認爲有疑義時，得爲臨時之檢查。

前項檢查情形，記載於開票錄。

第六條 初覆選開票事宜，若入所參觀之選舉人，認爲有疑義時，得以十人以上之請求，由開票監察員即時當衆檢查。

前項請求人之姓名及檢查情形，須記載於開票錄。

第七條 本規則於省議會議員之選舉準用之。

第八條 本規則自公布日施行。（註一）

袁大總統任命胡惟德為駐法、日、葡國公使；魏宸組為駐和國（即荷蘭）公使。
（註二）

先是，本月二十日，國務總理趙秉鈞出席參議院會議，報告擬任胡惟德爲駐法、日、葡公使，魏宸組爲駐和公使，謂：「胡曾留學英國，嘗任參贊及海牙和平會議員，共和成立後，爲外交首領兼署外交總長。魏由法國大學出任外交事宜，極稱穩健，曾任國務院祕書長，才識敏練，學有專長。此二人已均得他國之同意矣，請貴院公決。」嗣經參議院舉行投票，結果：投胡氏票共七十六人，同意者六十二人，不同意者十人；投魏氏票，共七十七人，同意者六十一人，不同意者十六人，均經多數通過。（註三）是日由袁大總統任命之。

袁大總統任命王人文為四川宣撫使；孟恩遠為吉林護軍使。（註四）

黃興致電楊度論國民黨主張政黨內閣之真義。

黃興於九月旅京時，楊度特由青島趨往相見，興爲調和黨見，曾主張全體國務員均參加國民黨。去京前夕，邀集國民黨員敍別時，曾欲介紹楊度入黨，未能卽決。興出京後，負責北京黨務之胡瑛再與楊商，楊竟提出以取消政黨內閣爲其入黨條件。蓋楊時方奔競袁世凱門下，欲以此取悅於袁。胡瑛不敢應，楊再託教育總長范源濂電詢興意見。興以其立意不誠，且於政黨內閣一義發生誤解，因覆電陳論國民黨主張政黨內閣之真義。電曰：

「教育部范總長轉楊哲子先生鑒：寒電因興赴萍鄉看礦，昨始接閱。政黨內閣制度創始於英法，各共和國均採用之。卽君主立憲如日本，近亦傾向此制。益欲使內閣得一大政黨之扶助，與國會多數議員成一統系。其平日所持政見，大略相同，一旦發表，國會乃容易通過，不致迭起紛爭，動搖內閣，陷國家於危險。故對於內閣，可令負完全責任；對於總統，可永遠維持尊榮；而大政之計劃，始能貫徹。國民黨主張此制，純爲救國起見，亦不能反於各國先例，而輕爲嘗試。至來電以爲與總統有妨，並指爲不信袁總統之證，於學理事實，均屬誤會。國民黨於今日政府，專取維持主義。袁總統經營國事，不辭勞怨，興在京親見，實所欽服。公前與興面談，亦曾極力主持政黨內閣。今忽變更前議，並別生枝節，恐非出自本心。望始終贊同，勿爲浮言所動，大局幸甚。」（註五）

次日，興又致函胡瑛：「國民黨本部轉胡經武君鑒：電悉。本黨主張政黨內閣，專爲維持政府，使得負完全責任起見，與總統權限，毫不相妨，哲子誤會，已復電說明矣。請晤時，再從旁解釋。」

（註六）

按：此信公佈後，楊度失所憑藉，遂不復談入黨事矣。

註一：民國元年十一月份「政府公報」命令第二〇六號。

註二：同註一。

註三：民國元年十一月二十六日上海「民立報」（第七六三號）。

註四：同註一。

註五：民國元年十二月四日上海「民立報」（第七七一號）。

註六：同註五。

二十三日

袁大總統令國務院曉諭蒙旗，尊重其信仰，保護其原有私產。

令曰：

「現在五族聯合，組織新邦，務在體貼民情，敷宣德化，使我五族共享共和之福。前據綏遠城將軍張紹曾電呈烏蘭察布盟札薩克等來文，以共和爲擾害蒙古。拋棄佛教，破壞游牧，請民國內務部嗣後關於飭令遵行新政，異怪各事件暫行停止等語。查優待蒙、回、藏民族條件第七條，蒙、回、藏原有之宗教，聽其信仰，是宗教申明信仰，何有拋棄之事？第二條保護原有私產，是產業申明保護，何有破壞游牧之事？又參議院議決公布待遇蒙古條例第一條：中央對於蒙古行政機關，不用殖民等字樣；第二條各蒙古王公原有之管轄治理權，一律照舊，是皆重在維持蒙古原有權利，何有擾害之事？又原電該盟呈內指除藩屬名稱，爲混亂蒙人種族一節。查宣布共和，迭經申明聯合漢、滿、蒙、回、藏五大族爲中華民國，名爲蒙族，何有誣爲混亂？至不用理藩字樣者，所以進爲平等，免致待遇偏畸。中央刻又復封達賴，振興黃教，各呼圖克圖來京及助順者，均加進封號，優予禮賚，蒙回王公之贊同共和者，亦併優進爵秩，民國優待蒙、回、藏各族，崇重宗教，實有確徵，無非欲同我太平，安生樂業。惟該盟原呈，既多有誤會，自應趕爲宣播，以釋羣疑。即由國務院將優待蒙、回、藏各族條件待遇蒙古條例及復封達賴札賚、各呼圖克圖優進各王公爵秩等公布命令，譯成各體合璧文字，刊刻頒發各旗各城，榜示曉諭，俾衆周知。」（註一）

蒙古王公聯合會通告各國不承認「俄蒙協約」。

蒙古王公聯合會以「俄蒙協約」，係俄國誘脅庫倫一隅三數人所爲，蒙古全體久贊共和，並不承認

中華民國元年 十一月二十三日

中華民國元年 十一月二十五日

六二〇

庫倫政府，更不認其與外國有訂約之權，所謂「俄蒙協約」，當然無效，因議決通告各國，並譯登外國報紙聲明。其文曰：

「中華民國建設以來，內蒙全部六盟，及科布多、烏梁海、青海、新疆各盟，均經贊成共和，協同漢、滿、回、藏人民，共建新國。惟外蒙古庫倫活佛哲卜尊丹巴勾結圖什業圖部落、車臣汗部落內三數王公，妄稱獨立，僞立政府，實則外蒙四部落，其迤西兩部落各旗，並未贊同。質而言之，祇是庫倫附近各旗與活佛之所爲，在蒙古全體中，尚不及十分之一，蒙古全體，並未承認。乃庫倫僞政府，近與俄國擅訂協約，竟捏稱蒙古全體，殊可怪詬。本會係內外蒙古各盟王公組織而成，本會會員，各有代表各盟旗土地人民之責，並未承認庫倫政府有代表蒙古之資格，該僞政府如有與外國協商訂約等事，無論何項事件，何項條約，自應一律無效，特此聲明。」（註二）

註一：民國元年十一月份「政府公報」命令第二〇七號。

註二：「東方雜誌」九卷七號。

二十五日 袁大總統公布參議院議決之陸軍測量官官制、陸軍測量官官俸法、陸軍測量官服制圖說。

一、陸軍測量官官制：

第一條 陸軍測量官如左：

測量總監

測量監

一等測量正

二等測量正

三等測量正

一等測量長

二等測量長

三等測量長

測量士

第二條 陸軍測量官隸於參謀總長，掌管陸地測量事宜。

第三條 本制自公布日施行。（註一）

二、陸軍測量官官俸法：

第一條 陸軍測量官官俸，比照陸軍軍官，如左表：

測量官	軍官
測量總監	中將
測量監	少將
一等測量正	上校
二等測量正	中校
三等測量正	少校
一等測量長	上尉
二等測量長	中尉
三等測量長	少尉
測量士	准尉官

中華民國元年 十一月二十五日



中華民國元年 十一月二十五日

六二二

第二條 本法自公布日施行。(註二)

三、陸軍測量官服制圖說：(圖略)

陸軍測量人員，其領章爲淡灰色，其衣、帽、肩章等，由測量總監至三等測量長，統照陸軍部定制辦理。測量總監、測量監領皆金色，一等測量正以下，至三等測量長，皆用淡灰色。

學生徽章，綴於領章之上，服裝同，惟不挂刺刀。其徽章係二等邊，三角形相貫，三角形之一邊，爲一生的密達。

(註三)

外交總長陸徵祥與駐京俄使就「俄蒙協約」問題舉行第一次正式談判。

自本月八日俄使克金斯基將「俄蒙協定」通知我國政府後，我國政府所持之態度及所採取之對策，略爲下列數端：

- (一) 由外交總長向駐京俄使，並由駐俄華使劉鏡人向俄政府，雙方抗議，要求取消該協約。
- (二) 政府擔負責任，於本問題解決以前，苟無意外之變故，則除外交總長梁如浩外，各閣員一律不得辭職。
- (三) 所有此次俄蒙交涉事宜，專任外交總長陸徵祥辦理。
- (四) 將此事始末及不承認之理由，通告各國駐京公使暨各國政府，徵求意見，並要求主持公道。
- (五) 先從外交談判上解決，如無效果，則以兵力爲後盾。
- (六) 電告各省，徵求各都督之意見。
- (七) 擬提出海牙和平會公判。
- (八) 電飭東三省、新疆、綏遠、察哈爾、阿爾泰等處竭力防守。一面設法勸諭活佛，並聯絡不附和庫倫之外蒙各盟，以免再被庫倫煽惑；一面嚴整軍備，爲雙方並進之舉。(註四)

由上述觀之，我國政府之對策，既以和平解決爲首途，遂積極進行外交談判，陸總長已於本月十九日向俄使提出談判辦法四條（詳見本書該日條），嗣又提出我國對修改所謂「俄蒙協約」之主張八條，其內容如左：

- (一) 蒙古領土權完全屬中華民國。
- (二) 除前清已有大員三人外，民國不再添派官吏。
- (三) 民國得屯兵若干，保護該處官吏。
- (四) 民國爲保護僑寄該處華人，得設置警察隊若干。
- (五) 將蒙古各官有牧場分贈蒙王公，以示優待。
- (六) 各國人不得在蒙駐屯各種團體，且不得移民，中國與各國同。
- (七) 蒙古未經民國許可，不得自由開墾、開礦、築路。
- (八) 蒙古與他國所訂協約，一概作爲無效。此後蒙古若未得民國政府同意，所締之約，亦皆不能發生效力。（註五）

是日，陸總長與日、法、美三國公使邀集俄公使克金斯基在外交部開第一次談判。俄使表明該政府此次與庫倫締結協約，實係庫倫活佛再四請求。俄政府於未結此約之先，已電告中國政府，並無異詞，此時協約既已成立，若另行改訂，似有不妥，況中國所提出各條件，雖已電致俄政府，今尚未接得訓令，政府如何答覆，允否尙難料定，此刻雖談判，亦無一定之結果。陸總長力言中俄素敦邦交，勿爲此次庫倫事生出惡感，各國均以保東亞和平爲上義，貴國政府當亦不願爲此而失邦交。此次庫倫協約，我國舉國鼎沸，政府困難情形已在洞鑒，如此次交涉不能以和平解決，將來兩方均不能有優勝之結局。庫倫既係我國領土，主權自在中國政府，而俄政府與庫倫結約，未經中國之認可，已屬違法，是非自有公論，中國政府力主和平，不追究前事，貴國能體此意，則世界之福，亦東亞之福。如仍照前約所定，不稍

更改，則中國亦不能再持和平之義。是時，陸總長與俄使幾至衝突，經日、法、美三公使從中調解，始又再議。俄使謂：既中國重申和平之意，俄政府亦不能故意刁難，此事儘可和平解決。談判許久，俄使已允爲電致該政府先行取消庫倫協約，重新另行交涉，我政府所提出之各條件，仍恐無甚效力，須得兩方另訂條件。俄使並言：中國期以和平，而各省軍學各界及報館，肆行污罵俄國，有失中國政府之意，須力爲取締。陸總長云：此係外間輿論，政府不能干涉，又與正事無干，此可勿慮。此次談判遂無結果而散。（註六）

政府為「俄庫事件」召開軍事會議，討論和戰問題，結果仍主張和平解決。

是日，在總統府祕書廳爲「俄庫事件」特開軍事會議，總統府祕書長梁士詒、參謀次長陳宦、陸軍總長段祺瑞等均出席。梁祕書長報告謂：各省都督復電到京者計十餘省，首願擔任戰事者有七省，而最得其要領者爲黎副總統、廣東都督胡漢民、江蘇都督程德全、山西都督閻錫山、江西都督李烈鈞，此外，皆持之有故，言之成理。此次會議之結果，仍主張和平解決。其結論要點如左：

- (一) 請駐京內蒙各王公、貝勒、貝子、臺吉等分赴各盟旗合謀抵抗庫倫。
- (二) 與俄使磋商改「俄蒙協約」爲「中俄條約」，作爲永久之證據；並派大員與俄人重勘界線，以泯爭端。
- (三) 蒙藏局已派沈鈞赴蒙勸諭，擬加派本府某顧問員攜帶多金往庫倫，仿行陳平離間之計。
- (四) 自東蒙以至外蒙添設卡倫，並令齊貝子等回旗，即速籌辦國防，稽查匪類。
- (五) 已調禁衛各軍，遣往關外，飭令擇地駐劄，嚴守要隘，毋得輕啓戰端。
- (六) 電山東都督周自齊、山西都督閻錫山、安徽都督柏文蔚等，預備出關各軍漸緩開拔。
- (七) 令察哈爾都統何宗蓮聯合綏遠將軍張紹曾速即收復達里崗崖。

(八) 請甘珠活佛邀集各盟活佛及有勢力之喇嘛，切實勸導，申明五族一家，建設共和之真理，以孤哲布尊丹巴之勢。（註七）

隴秦豫晉四省參議員電施肇曾，反對其督辦海蘭鐵路。

電曰：

「海蘭鐵路關係西北大局，非素負時望，熟悉情形者，斷難勝任。近者，交通部呈請任命執事督辦，舉國譁然，僉謂任非其人。僕等有代表輿論之責，不忍我公自誤、誤路、誤國。謹此忠告，請善自處。」（註八）

註一：民國元年十一月份「政府公報」法律第二〇九號。

註二：同註一。

註三：同註一。

註四：林唯剛：「俄蒙交涉始末」，見「民國經世文編」外交篇（文海出版社影印本，中國近代史料叢刊第五十輯）頁十四；高勞：「獨立後之庫倫及俄蒙協約」，見「東方雜誌」九卷八號，頁四〇。

註五：民國元年十一月二十三日上海「民立報」（第七六〇號）。

註六：民國元年十二月二日上海「民立報」（第七六九號）。

註七：民國元年十二月一日上海「民立報」（第七六八號）。

註八：民國元年十一月二十七日上海「民立報」（第七六四號）。

二十六日 袁大總統通令各省都督、民政長暫行畫一官吏名稱，府、廳、州、縣官名一律改稱知事。

令曰：

「民國成立以來，各省府、廳、州、縣，分職設官，率皆自爲風氣，或早改從知事之新名，或尙沿襲牧令之舊

中華民國元年 十一月二十六日

中華民國元年 十一月二十六日

六二六

制，同此一國，而官吏名稱，乃竟歧出若此，其何以示統一而策進行？現在地方官制定需時，自宜體察各省情形，暫行畫一辦法。查知事一官，沿江沿海各地方，多有成例，應令各省參照覆選區表所列各初選區，將所屬各縣及凡府直隸廳、州之有直轄地方者，所有長官官名，一律先行改爲知事，一應管轄區域，暨辦事權限，悉依現制辦理；其未裁道及無直轄地方之府各省分，該道府官名，均暫仍舊，一俟地方官制公布施行後，再行分別遵照；至各省行政長官以下，現設各司，南北不同，尤非整齊之制，應由各該都督民政長，限於令到十日內，迅將該省現設若干司，連同其他直轄官署局所現行名稱，分別電呈，以憑核辦。」（註一）

袁大總統通令各省都督民政長，整肅吏治政風，任用府、廳、州、縣各知事，務當慎擇賢能，嚴加考核。

令曰：

「共和國，非有極良之政治，則人民幸福，亦屬空談。本大總統受職以來，於中央之統一，地方之秩序，夙夜兢兢，各都督、民政長，身任地方，當亦同以國民福利爲前提。乃政府成立，半載有餘，起而環顧吾民，生計竟日趨於困窮，元氣遂日淪於凋敝，寇攘者不絕於道，流亡者莫安其居，火熱水深，羣生弗遂。此種現象，念之心恫。本大總統推原禍始，則吏治不修。法度不立，實爲地方政治腐敗之原。蓋惟吏治不修，則任用非材，而與者或以官爲市，法度不立，則考成失實，而受者愈以利爲緣，馴至催科弭盜，視爲具文，溺職爭權，漫無督責，長民之吏，適以厲民，若不責成各省行政長官，立予更始，誠恐民怨所集，隱患不可勝言。現在各項官制官規，制定議決，均尙需時，倘再因循坐待，恐吾民之疾苦愈深，將來之補救愈晚。特此通令各都督、民政長，嗣後任用府、廳、州、縣各知事，務當慎擇賢能，分別保薦，其資格標準，悉以夙有政治經驗及政治學識者爲限。至現任各官，政府業已另定甄別辦法，應由該管都督、民政長，先自現任各府、廳、州、縣知事起，一律嚴加考核。如果現任人員，毫無學識經驗，而服官後又一無成績者，即行撤任，無論何人，不得率以有功民國爲詞，稍涉瞻徇；其才能勝任之員，亦不得以本籍外籍，定其去留，但有政績可指者，准由各該都督、民政長，列其實事，隨時呈報，本大總統必量

加優獎，以勵賢勞。此外佐治各員，本爲輔助行政而設，亦應留賢汰冗，以肅官常。至於任免職員，按照約法，爲本大總統特權。自民國初建以迄於今，現任府、廳、州、縣地方各長官，尙多未及任命者，似此擁官吏之職權，而不具任命之形式，實非統一國家所宜，應由各省都督、民政長，於此次遵令考核後，除佐治各員，准其就近核辦外，迅將勝任知事各員，開具詳細履歷，並分別加具切實考語，彙案呈由國務院呈請本大總統補行任命。以後如有調任之員，均應依此程序，分別辦理。惟是地長方官，責任既重，事權宜專，凡經呈請任命各員，但能勉負責任，恪守職權，法律自必予以保障，不使之有患得患失之心，庶居官者人人能盡其材，則在野者人人可蒙其福，共和之治，此其權與。各都督、民政長，忠於謀國，諒有同情，須知澄敘官方，卽所以盡心民瘼，幸其力圖進行，勉旃毋忽。」（註二）

袁大總統令直隸都督及各省都督、民政長遵行統一官制、官規；各省行政長官、地方議會均不得擅越範圍。

令曰：

「官制、官規，應由本大總統制定。參議院議決約法，專條具在，無論各省行政長官及地方議會，均不得稍逾範圍。昨據國務院呈據直隸都督馮國璋呈稱：現經酌擬考試府、廳、州、縣、縣官暫行辦法，咨送順直臨時省議會開會公決，爰將前經議決任免簡章，酌量加入，並略爲修改，定爲辦法十七條，准咨錄請核覆等語。查考試官吏辦法，係屬官規性質，既非該都督所應提議，亦非該省議會所應議決，此等顯違約法之案，若不立予撤銷，設或各省相率效尤，則國家統治大權，勢將旁落。現既外患內憂之交迫，正以振綱飭紀爲要圖，長此政令紛歧，試問何以爲國？況任免職員，爲本大總統約法上特權之一，該議會竟將任免簡章，率行加入，是中央議會所不能自行提案者，而地方議會轉得因以爲伸張權限之謀，弁髦約法，莫此爲甚，應飭將該議案作廢，以一政權。惟細核所呈考試府、廳、州、縣各辦法，尙出於整頓吏治之苦心，本大總統前已制定文官考試任用各法案，提交參議院，不日即將議決，一俟公布施行，該都督、該議會所欲藉以爲澄敘官方之具者，屆時不患無所遵循。在各項官規未公布施行以前，

中華民國元年 十一月二十六日

中華民國元年 十一月二十六日

六二八

所有府、廳、州、縣以上各官吏，應責成各省行政長官，依照現行法令，認真考核，隨時分別呈由本大總統任免，俾策進行。其現行法令之關於官制、官規事件，如須改定辦法，均應呈明本大總統核辦，應咨參議院議決者，本大總統自當按照約法，分別交院，各該都督、民政長，不得率向省議會提議，以符約法而杜糾紛。」（註三）

袁大總統通令各省都督、民政長嚴懲倡言革命份子。

令曰：

「自政府成立，五族一家，薄海人心，傾向共和，實爲千載一時之會。乃有不軌之徒，藉端煽惑，意在搖動民國，擾亂治安，以重生靈之禍，幸人心厭亂，迭經先事破獲，不致危及地方。本大總統深維國勢之艱難，不忍見五族人民，罹於塗炭，所望共爲良善，鞏我邦基，若任少數凶徒，隱謀蠢動，養癰成患，本大總統何以對我人民？近據廣東都督胡漢民電稱：各省立心不正之徒，每以二次革命爲口實，若不嚴誅一二，將何以遏止亂萌？請諭知各省，現在國本已定，如有倡言革命者，政府定予嚴辦，俾奸人知所斂迹等語。指陳剴切，洵爲弭亂要圖，著各省都督、民政長，嚴飭所屬，凡有倡言革命，敢爲國民公敵者，查有實據，即行按法嚴懲，以寒匪膽而順民情，斷不能徇煦煦之仁，以貽民國前途之隱患也。」（註四）

袁大總統公布興華滙業銀行則例。

參議院議決之興華滙業銀行則例，全文三十一條，規定興華滙業銀行爲股份有限公司，設總行於上海，營業年限爲三十年，但經股東總會議決，得向財政總長展期，資本定爲一千萬元。是日，由袁大總統以命令公布之。條文如左：

第一條 興華滙業銀行爲股份有限公司。

第二條 興華滙業銀行設總行於上海，並於國內外貿易上必要之處，開設分行分號，且得與他銀行訂立代理或滙兌契約。但分行分號之或設或廢，及與其他銀行代理或滙兌契約之或結或解，均由該行職員會核定，呈明財政部立案。

第三條 興華滙業銀行營業年限，自開業之日起，算滿三十年爲期，但經股東總會議決，得向財政總長呈請展期。

第四條 興華滙業銀行資本定一千萬元，分十萬股，每股一百元，如欲增減資本，須經股東總會議決，呈明財政總長批准。

第五條 興華滙業銀行之股東，限於中華民國。

第六條 興華滙業銀行股票，概用記名式，凡買賣讓與，另以章程定之。

第七條 興華滙業銀行得以低息隨時向中央銀行通融款項，但其數以一千萬元爲限。

第八條 興華滙業銀行營業如左：

一 國內外滙兌及貨物押滙。

二 各種存款及保管貴重物件。

三 放款。

四 各種期票之買入或賣出，但其限制，由行長隨時開職員會議定之。

五 代素有交易之公司、銀行、商號收取各種票據之款項。

六 兌換外國貨幣及買賣生金、生銀。

七 其他國際銀行應有之營業。

第九條 興華滙業銀行酌量營業情形，得買賣公債證券。

第十條 興華滙業銀行遵政府命令，經理在國外之公債及公家款項。

第十一條 興華滙業銀行除前三條所載外，不得更作他種營業。

第十二條 興華滙業銀行除左列事項外，不得買入或承受不動產、股票、貨物等件：

一 銀行營業應用地基、房產。

二 清還欠款，由債主交出變賣，或由審判斷定管業。

中華民國元年 十一月二十六日

六二九

第十三條 興華滙業銀行，不得買入或押受本行股票，但債主欠款久不清償或無力歸還時，以此作抵，或以此清欠，不在此限。

第十四條 依第十二條第二款及第十三條所定承受不動產股票及其他物件時，限六個月內售出，倘因時價不當，未能售出時，得呈請財政總長批准延期。

第十五條 興華滙業銀行對於活期存款之應付，應置四分之一以上之相當準備金。

第十六條 興華滙業銀行設董事五人以上十一人以下，任期二年，由股東總會就五十股以上之股東中選出，呈明財政部存案，其期滿再被選出時亦同，但按第十八條由財政總長特別任命者，可無股份數目之限制。

第十七條 興華滙業銀行設行長及副長各一人，均由董事互選，呈明財政部存案。

第十八條 財政總長認為必要時，得於前兩條額定職員外，命中國銀行總裁或副總裁兼興華滙業銀行副長或董事。

第十九條 興華滙業銀行行長、副長及董事之責任權限，另以章程定之。

第二十條 興華滙業銀行每年於總行所在地，開通常股東總會二次，議決本行章程所定之事項，如有特別事故時，得開臨時股東總會。股東總會出席者，以會期六十日以前已經註冊之股為限，股東之議決權，另以章程定之。

第二十一條 每半年分配盈餘時，應先將分配成數，呈請財政總長認可。

第二十二條 每半年須提盈利十分之一以上作為公積金，以備左列各項之用：

一 填補資本之虧損。

二 補充股息之不足。

第二十三條 放款過期不還將歸損失時，須量其損失之數目，於前條規定外，提存盈利為公積金。

第二十四條 興華滙業銀行於營業上受損失至資本之半額以上，或違背則例時，財政總長得停止其營業，或令其解散。

依股東總會議決，經政府許可，得隨時解散，但該股東總會，必須得股東總數二分之一以上，與股本總額二分之一以上之股東出席，且依議決權三分之一以上，方可決議。

第二十五條 興華滙業銀行若違背則例時，財政總長得制止之，或令改選董事。

第二十六條 財政總長特委監理員一人，監察興華滙業銀行一切業務。

第二十七條 興華滙業銀行須從財政總長命令，呈報關於營業上之計算報告書。

第二十八條 興華滙業銀行總分行分號，於重要各項文書，均須簽字，其漢字文書，並須加蓋圖章。

第二十九條 興華滙業銀行遵照本則例另訂章程，由股東總會議決，呈請財政部立案，其修正增刪亦同。

第三十條 興業滙業銀行之行長、董事及其他行員，如有違犯則例者，處以十元以上，百元以下之罰金，其因此損及本行營業者，仍責令賠償。

第三十一條 本則例自公布日施行。（註五）

雲南都督蔡鍔電告：征藏軍尹昌衡司令部隊已過巴塘進攻，藏人迎降甚多。因軍隊殺掠甚慘，藏人復變，致頭隊全軍覆沒。請中央電尹司令暫緩前進。（註六）
浦口津浦鐵路貨捐局被毀。

津浦鐵路南段貨捐，在浦口租船辦公，作為總局，開征已一月有餘，臨淮、蚌埠、浦鎮等各分卡，亦先後成立，本日午後，突有多人將該船打毀，同時各處分局，亦均被搗毀，浦口、浦鎮均罷市。

（註七）

註一：民國元年十一月份「政府公報」命令第二二〇號。

註二：同註一。

註三：同註一。

中華民國元年 十一月二十六日

中華民國元年 十一月二十七日

六三一

註四：同註一。

註五：民國元年十一月份「政府公報」法律第二一〇號。

註六：民國元年十一月二十八日上海「民立報」（第七六五號）。

註七：「東方雜誌」九卷七號。

二十七日 袁大總統令國務院轉飭蒙藏事務局及在外將軍都統各機關，以共和成立，五族一家，對於蒙藏人員，務當宣布公誠，優加禮意，力矯凌慢隔閡之習，共祛宿弊。

令曰：

「前清理藩部之設，意在柔遠，而奉行不善，流弊百出。凡封降襲替以及年班請假等事，經手官吏，任意婪求，不遂其欲，則挑剔多方，延擱不辦，往往請襲之案，積壓至十餘載。彙請之案，挑補僅一二人，甚且譸張爲幻，至有改寫、假印、冒收等弊，所發俸餉、口糧，亦多虧短剋扣，致使蒙、回、藏各部官民，積憾日深，懷誠莫達，甚非所以示大公也。民國成立，改設蒙藏事務局，力加整頓，書吏通事之名，久經裁廢，襲蔭封贈等費，並准豁免，所有該局事務，亦皆次第釐飭，積弊一清，特恐未及周知，亟應重爲申誡。嗣後關於割付、度牒、商票各項陋規，均卽一律禁革，並責成該總裁等，督飭所屬，於應辦事件隨到隨辦，公發、公收、應發款項，悉核實放給，毋任稍有弊混，違者從嚴究處。其向來館商、喇嘛以及身後辦事人等，勾結夤緣，習爲慣技，雖經該局嚴禁，難保無不肖員司，私與往來，或是項人等，借名影射，巧爲嘗試，應由該局通行各蒙旗部落、各喇嘛廟，一應事件，直接呈局，勿受欺瞞，遇有暗敲、明索、招搖撞騙情事，由局隨時偵察，並准蒙、回、藏王公、官民赴局控告，一經查實，悉予嚴懲。現在共和成立，五族一家，該局對於蒙旗人員，務當宣布公誠，優加禮意，力矯前此凌慢隔閡之習，至在外將軍，都統，辦事長官，各衙門，亦應釐定規章，共祛宿弊，卽由國務院分別轉行遵照辦理。」（註一）

袁大總統任命譚人鳳為長江巡閱使。(註二)

袁大總統准在京各省代表辭職。

在北京之各省代表因須返本省競選，呈請辭職。是日，經袁大總統批准，並各贈嘉禾章及川資三百元，派國務總理趙秉鈞等餞行。(註三)

財政部提出整理賦稅辦法。

財政部提出之整理賦稅辦法七端：(一)各省地方官經收田賦，擬用三聯單法，實征實解，並酌定盈虛比較，以為知事考成。(二)責成地方官調查土地價值，詳分等第，以定稅率。(三)房稅定為地方稅，城鄉一律擔負。(四)常關厘捐亦採用三聯單法，實征實解。(五)消費稅如烟酒兩項加重，飾各省詳查報部，為加稅準則。(六)契紙、當舖、牙帖，由部刊印，發交各省，民間須用時，備價請領，稅率暫從輕征，以免隱漏。(七)析家契紙，由部定式頒發，為將來承襲稅先聲。(註四)

浦口開埠督辦前廣西都督沈秉堃病逝北京。

浦口開埠督辦沈秉堃來京寓楊梅竹斜街鴻陞店。是晚，方在六國飯店宴請工商代表，飯後回店，忽覺氣悶，呼其僕來，僕近前拊之，已氣絕矣。同居者，其胞姪一人、親戚三人，其僕急用電話告總統府，總統即派參謀次長陳宦帶領軍官到店，為之治喪。聞總統以沈秉堃有功民國，令照上將卹典，其靈柩須俟其子自滬來，然後南下。(註五)

按：沈秉堃，湖南長沙人，前清廣西巡撫。辛亥革命時被推為廣西都督，因受副都督陸榮廷排擠，以帶兵援鄂名離桂林，赴南京，任留守府高等顧問及國民捐督辦，嗣又被推為國民黨參議。旋任浦口開埠督辦。元年十一月二十八日，以腦溢血病逝於北京。

中華民國元年 十一月二十八、二十九日

六三四

註一：民國元年十一月份「政府公報」第二二一號。

註二：同註一。

註三：民國元年十一月二十九日上海「民立報」（第七六六號）。

註四：同註三。

註五：民國元年十二月四日上海「民立報」（第七七一號）。又十一月二十九日上海「民立報」載二十八日晨逝世。

二十八日 袁大總統任命黃興督辦漢粵川鐵路事宜。

漢粵川鐵路督辦一差，原由譚人鳳擔任，昨日譚改命長江巡閱使，所遺督辦之職，經交通部呈請以黃興繼任。本日袁大總統令准以黃興充任。（註一）

註一：民國元年十一月二十九日「政府公報」命令第二一二號。

二十九日 袁大總統公布中央觀象臺官制。

參議院議決之中央觀象臺官制，共九條，規定中央觀象臺直隸於教育總長，掌觀測天文，纂修曆書，並鑑定觀象用器械。是日，袁大總統以命令公布之。全文如次：

第一條 中央觀象臺直隸於教育總長，掌觀測天文，纂修曆書，並鑑定觀象用器械。

第二條 中央觀象臺置左列各科：

天文科

曆數科

氣象科

磁力科

第三條 中央觀象臺置左列各職員：

臺長 薦任

技正 薦任

技士 委任

主事 委任

第四條 臺長一人，以技正充之，承教育總長之命，總理全臺事務，監督所屬職員。

第五條 技正四人，承臺長之命，分掌主管事務。

第六條 技士二十人，承長官之命，辦理各科事務。

第七科 主事五人，承長官之命，分掌庶務。

第八條 中央觀象臺為繕寫文件及其他庶務，得酌用雇員。

第九條 本制自公布日施行。（註一）

袁大總統公布中央學會法。

中央學會法共十八條，規定中央學會直隸於教育總長，以研究學術，增進文化為目的。本日，袁大總統以命令公布之。條文如左：

第一條 中央學會直隸於教育總長，以研究學術，增進文化為目的。

第二條 中央學會會員無定額，由具左列資格之一者互選之。

一 在內國外國大學或高等專門學校三年以上畢業者。

二 有專門著述經中央學會評定者。

前項互選，以得票滿五十票以上者為當選。

互選細則，以教育部令定之。

中華民國元年 十一月二十九日



中華民國元年 十一月二十九日

六三六

第三條 外國人對於民國學術之發達有特別功績者，得由中央學會推爲名譽會員。

第四條 中央學會會員任期三年，任滿改選，但得連舉連任。

第五條 中央學會依學術之種類，分爲若干部，會員各依其專攻學科分屬之。

分部方法，以中央學會章定之。

第六條 中央學會設會長一人，副會長一人，由中央學會會員互選之。

第七條 中央學會各部各設部長一人，由各部會員互選之。

第八條 會長總理會務，會長有事故時，副會長代理之。

第九條 部長輔助會長分理部務。

第十條 中央學會隨時開會討論關於學術及文化各事項。

第十一條 中央學會得募集關於學術之論文及材料。

第十二條 中央學會經教育總長之認可，得與外國各學術團體聯合研究。

第十三條 中央學會關於學術及文化事項，得陳述意見於教育總長。

第十四條 中央學會每年應將會內事項，作成報告書，呈報教育總長，並宣布之。

第十五條 中央學會會員，得隨時就其專攻之學科，提出論文，經中央學會認可宣布之。

第十六條 中央學會會長、副會長及各部長，得酌給公費。

第十七條 中央學會會章由中央學會定之。

第十八條 本法自公布日施行。（註二）

參議院開會，通過奉黑兩省議會選舉法變通案，並討論文官考試法案。（註三）

註一：民國元年十一月份「政府公報」法律第二一三號。

註二：同註一。

註三：民國元年十一月三十日上海「民立報」（第七六七號）。

三十日 袁大總統令財政總長周學熙經理借款事宜。

令曰：

「現在財政計劃亟須統一，嗣後關於借款事宜，應由財政總長一手經理，以專責任而杜紛歧。」（註一）

袁大總統以毅軍軍統姜桂題會剿白狼有功，頒令嘉獎；並令授姜部右路統領趙倜為中將；中路統領寶德全為少將。

令曰：

「毅軍軍統姜桂題呈稱：右路統領總兵趙倜會剿豫匪迭次督同中路統領寶德全率隊攻剿黑峪、左溝、上樓等處匪巢，擒斃首要多名，此次匪徒竄擾伊陽一帶，該統領等或悉力鏖戰，或分途援剿，均屬異常奮勇，用能殲除悍匪，綏靖地方，請特予獎叙等語。毅軍軍統姜桂題調度有方，應傳令嘉獎；右路統領趙倜應授為陸軍中將；中路統領寶德全應授為陸軍少將；管帶馬志敏、劉殿起應授為陸軍中校；該軍士卒在事勤奮，應賞銀三千兩，由該統領分別發給；所有傷亡將士均應從優給卹，其餘出力員弁等並交陸軍部核獎。」（註二）

俄使克金斯基就「俄蒙協約」問題提出四項交涉條款。

先是，本月二十五日外交總長陸徵祥與駐京俄使克金斯基就「俄蒙協約」問題舉行第一次正式談判，雖無結果，然仍各允開送條款以資磋商。俄使遂於是日提出四項交涉條款。全文如下：

「為消除將來蒙古上國之中國與俄國，對於蒙古問題之誤會，並確定蒙古之自治基礎，茲提出條件如下：

○ 中國擔任對於蒙古歷史上及種族上之行政制度，毫不更動。承認蒙古人民在其領土內有防禦保護治安之特權，得有軍備及警察之組織，並不許外人在境內有殖民之行爲，中國人民亦在其內。

○ 俄國擔任尊重蒙古領土之完全，除領署衛兵外，若不先行知照中國政府，不得遣派軍隊。

中華民國元年 十一月三十日

中華民國元年 十一月三十日

六三八

- ③ 中國願欲蒙古恢復舊狀，宣告允許俄國調處，以便規定中蒙交涉及領土範圍事宜，並蒙古自治發生之權利。
- ④ 俄國人民及商務在蒙古享受權利，當列本約之附件內。即俄曆十月二十一日（陽曆十一月三日）俄蒙所訂各條款。」（註三）

雲南都督蔡鍔電告英人在片馬增兵，並進窺野人山，滇緬交界龍川口各地，英兵越界測量，請政府與英使嚴重交涉。（註四）

註一：民國元年十二月份「政府公報」命令第二一四號。

註二：同註一。

註三：李毓澂：「外蒙古撤治問題」（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出版，民國五十年四月），頁一九—二〇。

註四：民國元年十二月一日上海「民立報」（第七六八號）。

十二月

一日 中央司法會議揭幕，會議主題為司法之改良，統一與獨立及注重領事裁判權之研討。

先是，民國雖已建立，而司法紊亂一如前清。司法總長許世英以其職權所關，責無旁貸，遂致力於司法改革。自其受命以來，苦心擘畫，編成「司法計劃書」，並於十一月廿九日分飭各司法衙門研讀。略謂：司法未能統一，實因制度闕略，人才消乏，財力困難，有以致之。其改進之法為：以內外協商為統一之方針，分年設備為進行之次第，執法官吏為固定之機關，慈善事業為公家之輔助；而從組織法庭、培養人才、厲行律師制度、試辦登記、改造監獄、改良看守所、幼年犯罪之法庭、並感化院及監獄協會出獄人保護法等，就人材、財力為根本之解決。（註一）司法部又為謀司法統一，徵集全國意見，於是日召開中央司法會議，會員由京師司法各主管官員及各省司法官選派組成，並由司法總長許世英依中央司法會議簡章指定王黻煒為議長，劉蕃為副議長。（註二）會期預定為二十五天，至本月廿五日閉幕。是日下午，中央司法會議揭幕，首由許總長致揭幕詞，略謂：

「今日是我中華民國第一次司法會議第一日開會，為從前所未有。司法為三權之總束，故法制國之強弱，皆視乎司法界之良否，現在組織此會，合全國司法界之人才之精神，研究司法妥善方法。凡在司法界者，不可不注意也。司法上之最要研究者，即為領事裁判權。此外更有兩問題，一是司法之統一。謀司法之統一不可徒有其名，而無其實，必須綜覆名實。第二是謀司法之改良。於此義中又分狹廣二義。就狹義言之，則求司法界之進步；就廣義言之，則謀以司法促政治之進行。希望諸君對於此會不要視為研究法律一種機關，要視為司法進行之一手續。」

次由議長王黻煒演講云：

中華民國元年 十二月一日

中華民國元年十二月一日

六四〇

「要司法之進行，非謀司法之獨立不可。但謀司法之獨立，則宜除去司法獨立之障礙。此障礙為何？一爲行政官之箝制，二爲軍界之干涉。欲除此種障礙，必須根據約法三權獨立之規定。故本員以司法獨立爲第一希望。第二希望大家和衷共濟，以圖進行，並希望每年要有此一回會議，欲中央司法會議之召開，須先開各省司法會議。」

演講完畢後，會員依議事規則第二十七、八兩條，自由認定各審查股：(一)法令股；(二)總務股；(三)民事股；(四)刑事股；(五)監獄股。訂每日上午九時至十一時開各股議案審查會，隨即散會。(註三)

按：此次中央司法會議籌備頗爲周詳，由司法計劃書、中央司法會議簡章、中央司法會議議案，可略知其梗概，並可見其所欲樹立之開國司法規模。

附錄：

一、司法計劃書

司法獨立，爲立憲國之要素，亦卽法治國之精神；然必具完全無缺之機關，而後可立司法之基礎；必審緩急後先之程序，而後可策司法之進行；尤必有一定不易之方針，而後可謀司法行政之統一。前清籌備憲政亦既有年，司法一端區畫甚詳。設而言之，或不能遽行；行之，未必其遽效者；匪惟制度之闕略，障礙之叢生，人民信仰之未堅，京省情形之互異也；人才之消乏，財力之困難，實爲一大原因。而督撫之牽掣，州縣之破壞，士夫之疑議，幕胥之阻撓，猶不與焉。非造車而合轍，乃求劍以刻舟。此而欲司法之獨立，譬航行絕流斷港，而蘄至於海，蓋必無之事矣。民國肇造，政體更新，潮流所趨，萬方同軌，國民心理漸次改觀，將欲挈中外，而納於大同，其必自改良司法始。世英德薄能鮮，適當改革漩渦，責任所關，固不敢放棄職權，重負國家之委託，亦不敢冒昧從事，致貽欲速不達之譏。早作夜思，殆忘寢饋，深慮，憑夫理想，則易於立言；徵諸事實，則難於責效。受命數月，苦心擘畫，粗已得其綱領。竊謂：作事謀始，必熟究其利害之所存，苟利一而害百，廢而莫舉，可也；利十而害十，仍循其舊，可也。若事關於約法，關於國體，關於外交，關於全國之生命財產，而又有百利無一害，則當殫精竭慮，廣續勵行，圖之以漸，持之以恆，出之以至誠公正之心，深之以堅固不拔之氣，通力合作，期於必成。已有者，力與維

持；未有者，急圖建設。對於舊日積習，貴有螻手斷腕之謀；對於改良前途，貴有破釜沉舟之概。庶司法獨立，可實見諸施行，而領事裁判權，終有收回之一日。爰就千慮所及，約舉數端，以內外協商爲統一之方針，分年設備爲進行之次第，執法官吏爲固定之機關，慈善事業爲公家之輔助，仍就人材、財力兩大問題爲根本之解決。如組織法庭，培養人才厲行律師制度，試辦登記，改造監獄，改良看守所，幼年犯罪之法庭，並感化院以及監獄協會出獄人保護法，皆有互相維繫之端。卽爲遞年應辦之事，謹撮舉大概分條說明，用資商榷，惟大君子裁擇焉。請先言分年設備之理由：工師之營室也，必先相度地勢，若者宜堂，若者宜房，若者宜庖廚，規畫既定，樹立基址，然後繼長增高，爲垣墉，爲棟宇，爲牖戶，最終乃飾以丹雘，而室之能事畢。顧其始之經營，鳩工庀材，窮年累月，斷非一朝一夕之功，一手足之烈也。吾國司法，方在萌芽，基址未臻鞏固，非常之原又爲黎民所懼聞，人且侈爲平議，矧在庸流，通都尙胥動浮言，矧爲僻壤，況法律知識未盡灌輸，驟語以憲法之條文，共和之眞理，鮮不色然駭者。至於法院，則更多不識其名，故組織法庭，當以開通之地爲先，而偏僻之地稍從後焉。此斟酌地方之情形，不能不分年者也。承學之士，近十年中國內外卒業者不乏其人，而聚一隅則有餘，分之四方則不足。況法官資格，法定嚴峻，監獄人材，經驗並重，若於一年之內，卽欲全國法院監獄完全成立，無論勢所難行，亦萬無如許合格之官吏，此審察人材之消長，不能不分年者也。軍興以後，元氣大傷，雖造新邦，實承舊敝，軍旅疲於供億，閭閻困於輸將，遽謀普及全國，必多驚擾，稍一不慎，警議隨之。欲設法以濟其窮，宜寬限以紓其力，否則利國轉以蹙國，福民適以厲民，始則百廢皆舉，繼則百舉皆廢，前車不遠，覆轍可尋，此酌量材力之盈虛，不能不分年者也。現定以民國三年至民國七年，爲設備各行省法院、檢察局、監獄之期，每年皆自七月起至來年六月止，用符預算之年度。至蒙、藏、青海等處，則俟行政區劃確定後，再行着手進行。分年設備之理由，既如上所述，請申言分年設備之法。吾國廣土衆民，爲省二十有二，爲縣一千七百有奇，就司法區域而言之，以法理論司法區域，本不必與行政同；以習慣論，前設之法院，多與行政區域合；以實際論，設法院本所以便民，採四級三審之制，若使地方法院區域過廣，則初級上訴之案，道途遼遠，諸多不便。故爲今之計，祇仍有以行政區域爲司法區域，每一縣設一地方法院，附郭之初級法院卽合設於其內。其因事繁設二初級法院以上者，則當然分立。綜計全國已設之審檢廳外，大約不及十分之

二，其餘有正在籌辦而中止者，有全未籌辦者，有逐漸添設者。俟司法會議調查報告到部，當可得其實數。現擬自今日起至民國三年六月以前，先就已設之審檢廳次第改組，俾蘇喘息，而便預籌統計。全國應設院局二千有奇，分爲五年設備，每年至少期以成立五分之一爲率扣，至第五年一律完成。先由各省就地方之情形，分開辦之先後，院局之設備大略如此。若夫監獄制度，則與刑罰、裁判有密切之關係，獄制不備，無論法律若何美善，裁判若何公平，一經宣告，執行之效果全非。外人領事裁判權，所以絕對不肯讓步者，大抵以吾國法律、裁判、監獄三者均不能與世界各國平等，故常藉爲口實，實吾國之莫大恥辱。今改良法律，改良裁判，而不急謀所以改良監獄，猶未達完全法治之目的也。世英前年赴歐美考察司法制度，及參預第八次萬國監獄會時，曾有監獄會報告一書，力請改良。本年八月初就職時，即通電各省，派員調查各縣監獄實況，及將來劃分區域建築之地點，以爲籌設監獄地步。約計二十二行省，次第舉行，亦當分爲五年。本年則先開辦北京監獄，樹全國之先聲。二年以後，籌辦各省會及各商埠監獄。除已建設者，益求完善外，須設已決監六十餘所，建築及開辦費約需四百萬元左右，至三年七月一律成立，四年以後，則籌辦各縣之未建設者。然一縣一監勢難辦到，擬選各縣交通適中之地，合數縣設監獄一所，較易集事。計全國一千七百餘縣，以六七縣共設一監獄，核算當有二百四十餘所，平均每監以十萬元計，需建築及開辦費二千四百萬元左右，擬至七年七月一律告成（合計五年之內，可成監獄三百餘所）。按四年均攤，每年只通籌五百餘萬元，諒不至艱於措理。建築監獄之法，容留二百五十人以下者，採用單十字形；容留五百人者，採用雙十字形。經費固可節省，管理尤屬便利。若常年經費，全國監獄既擬設三百餘所，每所容罪犯五百人，每年所需當在五萬元左右，三百餘所合計共需一千五百餘萬元，就表面觀察，增加此種巨款，似屬駭人聽聞，不知東西各國經費大半由作業收入，國庫支出祇其少數。吾國游手好閒者固多，一經犯罪入獄，勢難責其各執一藝以償所出。然能假以數年之物的教育，更得官吏之切實董勸，則監獄作業所入當可收一十萬元上下，而國家所補助者，度不過五百萬元，即有參差，亦復不中不遠。至拘禁制度，純取雜居，既生罪惡傳播之弊害；純取分房，又起需費浩穰及易罹精神病之問題。惟折衷二者之利害，厲行階級制度（以分房、雜居、假出獄，爲三級而執行其刑。例如一犯人處有期徒刑三年，初入使居分房監六月或一年是爲第一級，期滿移居雜居監是爲第二級，在此期內如實能遷善改過，則使之假出

獄是爲終級），庶於刑事政策、經濟政策兩無妨礙，然此僅就已決監獄而言。查各國監獄通例，分已決、未決兩種。未決監用以拘禁刑事被告人，命意所在不過預防逃走與湮滅證據二點，此係爲輔助裁判進行之機關，而非監獄之一種，乃各國學者所主張也。吾國舊制如待質看守所等，皆係拘禁刑事被告人，本與教養局、習藝所性質絕不相同。竊謂此種制度適合法理，擬將未決拘禁之所與已決監獄截然分立，另訂爲待質所，名稱不在監獄範圍之內。其籌辦方法，即就初級地方各法院所在地之舊監或看守所推廣改良，以謀裁判之便利，而期名實之相符。此已決、未決監之設備也。以上兩端係就財力問題先爲解決。然徒法不能自行，則培養人材尤爲當務之急。培養之法，分爲三種：一曰振興學校。吾國疆宇廣大，需用之法官、獄官，預計五年完成時，法官逾四萬人，獄官將及二千人。國內外已成之學者爲數本尠，又況所學多係政治、經濟兩科，亦復不適於用。至於監獄之學，攻者益鮮。法官爲人民生命、財產、名譽、自由之所寄託，典獄看守長爲執行自由刑之官吏，若以不學者而治之，是無異立朝夕於運鈞之上，櫛竿而求其末，蓋不可得也。今擬於中央設一司法專門學校，內分爲普通、特別兩科，入普通科者，限於中等學校以上之畢業；入特別科者，限於三年法律之卒業。普通學科則注重民法與訴訟法及各國監獄法，並德國文字；特別學科則專授以民刑、監獄、實務之學，其宗旨在養成一般高尚之法官獄官，而期見諸實用。各省如能仿行，則更衆擎易舉。一曰注重經驗。學識、經驗二者並重，此論爲古今中外所同，世英既擬於民國三年着手推廣法院監獄矣，則所用之官吏，即合格之學生，所患者不在無學，而在無經驗；此東西各國所以重見習一門，我國法院編制法所以有學習一途；蓋學識爲體，經驗爲用，有經驗而後學識之用乃宏。現擬將民國三年各省應用之法官及監獄官吏，皆於明年就合格之人分發，已設各院局監獄實地練習，以爲三年院局監獄成立之預備。凡新院局監獄之長官，則於已經爲法官及監獄官吏中選之，以資熟手，籌備期內更用遞推之法，甲年養成，乙年任用，乙年養成，丙年任用，此對於有學識而加以經驗之辦法，其未經畢業而曾任推事檢察官確有經驗各員，投閒置散，亦殊非愛惜人才之道。本部業已提出舊法官特別考試法，經由國務院會議議決送請參議院公議在案，如果議決通過，即可舉行考試，合格者即行任用，以爲過渡時代人才缺乏之補助，此對於舊法官而特重經驗之辦法。然以上二者皆係培養國內人才之方鍼。當茲二十世紀列強競爭，吾國之所以劣敗者，雖由於海陸軍不能振興，亦由於法律之不完善，且由於施行法律

者不知文明各國法官之威信，法庭之整備，公開之程序，審訊之周詳，與夫一切訴訟手續之繁密。故治事多與法理相違，恆爲外人所蔑視。又況監獄學問日新月異，較之吾國牢獄實有霄壤之分。若僅憑法制，而未覘先進國之實施，終多隔閡，有此種種，則吾料領事裁判權永無收回之期。領事裁判權既不能收回，則國家永無獨立之望。試觀埃及、土耳其諸國能不怵目驚心，引爲股鑒乎？今擬自民國三年起，每年遣派通曉外國文字合格之法官四十四員，各按其所學分往各國實地練習法庭實務，以二年爲期，扣至五年，以每省高等院局有六人爲限，至監獄官吏亦如法官遣派之法，但每省以一人爲限。如此辦理，庶練習員既灌輸文明之知識，而列邦亦真知我國改良之趨向，將來提議修正條約，諒不難就我範圍。此對於有學識者，而增以世界成績經驗之辦法，三者若果具備，世英敢斷言必收良效。一曰先行試辦全國法院之建設，既期以五年，則未設法院之處所，若純由行政官擔任，事務殷繁，實際上必不能兼顧。現擬於未設院局之縣，亦選合格者，充專審員，每縣以三員爲率，使司法、行政逐漸分離。一旦敷設院局，即可改爲法官，既資駕輕就熟之才，自有事半功倍之效。茲事山東全省業經試辦，全國仿行，或無流弊，天下事取精乃用宏，有備斯無患，此對於人才問題宜爲之審慎周詳，而求其完備者也。以上數端，皆爲分年設備之事，其有不關於分年設備，而亟須創辦者，則莫重於律師。律師爲司法三職之一，大抵擁護被告人權利者爲多。前清採用監察制度，而律師從略，按諸世界通例，殊爲缺點。夫搜索證據爲檢察之職，主於攻擊；代人辯護爲律師之職，主於防禦。設檢察而不設律師，是有攻擊之方，並無防禦之術也。吾國人民法律知識尙爲薄弱，如刑律、如民律、如商律、如民刑訴訟律，條理精密，手續繁重，又皆吾國素所未行，國民耳目所未嘗聞見。一旦強之以所不知，則積疑而生畏，責之以所不習，則盲從而盲違。故必律師能盡辯護之職權，而後法官得行公平之裁判。公庭既可資以折服，刁健不得肆其譟張。凡法官之偏斷，罪犯之狡供，以及婦女、廢疾之紊亂，法庭秩序諸弊，得律師以爲之指導，皆無自而生，故厲行律師制度亦改良司法之一端。世英前已訂定律師暫行章程及登錄章程通行全國，並請大總統提交律師法及施行法、考試法、懲戒法各案於參議院矣。唯律師重才學，又重道德，始不至枉直作曲，混是爲非，否則未受律師之利，先蒙律師之害，其禍將不可勝言。此世英對於今後之律師而抱無窮之希望者也。律師既實行矣，則保障人民權利之道，尤宜多方爲謀，登記一事似亦不容過緩。考登記之法，仿自歐洲流傳日本，考其種類，則有

不動產登記、商業登記、船舶登記、夫婦財產契約登記、身分登記以及其他一切登記。名目雖有不同，而究其原因，其爲確定私權豫防侵害，用意實相一貫。第千端萬緒並舉爲難，審度國情，宜先從不動產登記入手，今請略言利弊：(一)關於訴訟之便利。訴訟以證據爲先，而證據以登記爲確，舉凡關於私權之創設、變更、消滅、既無不登之簿籍，則遇有訴訟，按圖而索，是非可以立判，其利一也。(二)關於人民之便利。權利轉移爲人民日用必需之事項，而對於不動產之關係尤大。今以登記簿公之於世，則各人之財產狀況，彼此皆知，斷不虞有虛偽詐欺之舉，其利二也。(三)關於經濟之便利。司法收入以登錄稅爲一大宗，此徵於各國成規可以概見。中國不動產之額數合計全國寧復可量，今稅率假定以千分之五計之，收額當已甚鉅，以充司法經費，亦可稍輕國庫之負擔，其利三也。具此三端是不動產登記實應提前趕辦，毫無疑義。說者謂：「氓之蚩蚩，難與圖始。開辦之際，人民恐未周知，奸黠之徒冒爲登記，將來法庭據爲法要，則便民之具反足害民，將如之何？」應之曰：「吾將假登記之法，以救之。一年之內，凡有登記者，皆不發生效力，並將登記簿宣布於外，俾衆周知，經過一年無人反抗，則其登記即爲確定，確定之後，即不許再生異議，如此辦理尙屬可行。」或者又曰：「假登記雖可以濟冒認之窮，而未經確定之先訴訟煩興，從此多事，又將如之何？」應之曰：「國家興利除弊，祇當爲百年久遠之謀，不應爲苟且目前之計，須知此等詐欺訴訟，即不辦登記，何日無之？特一則散之於平時，一則聚之於一日耳。明知必不可避之困難，與其拖延日月，權利永無確定之期，何如縮短範圍，使訴訟早有澄清之望？權其輕重，利害昭然。綜上數點觀之，實覺有利而無弊。迨至歲時稍久，不動產登記見信於民，則其他登記更不難推行盡利。世英往歲在奉天廳丞任內，曾辦一登記講習所，由各州縣各選送一人入所學習登記方法，業已畢業。擬先從不動產登記入手，曾經呈明前法部有案，乃以未奉部覆，事遂中止。茲事關係甚鉅，望我同僚共加意焉。此外，尚有世界上最新之學說，吾國所宜采用者，則爲幼年之法庭，從前刑事立法，多用報復主義、事實主義，自法學昌明，遂一變而爲感化主義、人格主義。故幼年犯罪處分成爲刑事政策上一大問題，通人博士論說紛繁。蓋少時血氣未定，偶罹罪罟，出於無心者爲多，審判不得其宜，或自認爲有罪之人，末由渝拔，轉以汨其良知，惡習復從而浸潤之，累犯所以日多也。幼年犯特別審判制度爲各國法學家所新主張，瑞士已編制法案，期於實行。凡不滿十六歲之幼年，不滿十九歲之少年，均歸特別法庭審判，而對於幼年

、少年犯罪之審判又各有不同之點。例如幼年有罪，審判衙門得察其性格及本身關係，依教育原則施行處分：一譴責；一交付學校管理員懲罰；一於適當之處爲八日以下之拘留，令教誨師監視；一交付其家庭或教育醫治、監護，並於此項判決不視爲刑事之宣告。少年犯罪則適用刑律，而以譴責代罰金及禁錮，或以罰金代自由刑。少年非與成年人同時爲公判者，審判均不公開。凡以消其桀驁不馴之氣，使趨於感化向善之途，意美法良，較減輕責任年齡之學說尤爲適用，擬採用此制。凡發見此等案件，於地方法院內，臨時組織幼年法庭，其詳細辦法另以法律規定，經費既無出入，而於風俗人心裨益匪淺。幼年法庭既擬設立，即當有感化院以爲之助。庶審判確定後，乃有歸宿之區。蓋法庭純屬裁判，感化院則重在預防，德禮之不修，乃專恃刑威以齊其末，非正本清源之道也。自近世發明感化制度以來，歐美各國之士夫，以及慈善、宗教各家，竭力經營，惟日孳孳，國家復發帑金補助，漸達其感化之目的。英國感化院分爲兩種：一授產院，收十四歲以下放縱游蕩或將流爲乞丐，及十三歲以下初犯禁錮或其他之輕刑者。一矯正院，收十六歲以下之犯罪，由法官判定送入者。兩院皆以小學教育爲主，德國並兼收家庭教育不良之男女，及精神不健全者，教授專重德育。和蘭則規模尤備，擇地必遠城市，組織無異鄉村，院有田園、有森林、有河、有畜牧、有工作、有家庭教育，一以資質爲斷。義大利雖組織不如他國，而羅馬一院，則設有教授電機、氣機各學科，亦其特長之處。至於經費，英則由地方會擔任國家補助感化生之父母津貼；德則內部出三分之二，地方會出三分之一；和、義與英、德微異，而皆歸行政官廳監督，故感化院性質純與監獄不同，一經入院，概以學生資格待遇，養其性天，遠夫恥辱，民德歸厚，有由來矣。世英往者第八次萬國監獄會報告書，曾請由前法部或前民政部先行創建感化院於京師以爲提倡，並通行各省，切實講求，多方勸導，以期普及全國。條上辦法四宗，遷延至今，未能舉辦。民國新立，首重人權，而欲民俗之善良，當先知人格之可貴。故設立感化院亦爲吾國今日萬不可緩之圖。庶幼年人犯，在法庭則以審判代教育，在感化院則以教育代審判，道德之扶持固遠勝於刑法之制裁也。感化院固爲補助幼年法庭之機關，亦爲輔助監獄之機關，監獄協會出獄人保護法則專爲補助監獄之機關。監獄屬於官吏範圍，協會保護法則係社會性質，不惟可以輔佐監獄改良之進行，並可以神妙監獄改良之作用，何則？犯人一入囹圄，便與家屬隔絕，飲食、居處、疾病、醫藥無一不仰給於公家，爲官吏者管理待遇，或因性質而判寬嚴，或視動情以分獎罰

，又無一不根據於法律，而不能以意爲重輕。故監獄事理至爲瑣悉，監獄職務至爲繁難，監獄學問至爲精密。覬國是者，且以獄制之文野，定其國家進步之遲速，與其人民知識之高下。吾國監獄甫議改良，制度疏略，前無所承，經費拮据，時虞不給，開創草昧，苟無良好之導師，擷埴尋途，將茫然無所措手。歐美名邦於監獄事業，殫竭心思，成效卓著，復得監獄協會以資救濟，規畫日精。日本維新亦有監獄協會之設，是以進步迅速。今謀改良監獄，而不謀所以協助之，是南轅而北其轍也。蓋協會要點在蒐輯萬國之獄制，研究監獄之學術，調查監獄之狀況，評議形式之良楮，比較程度之優劣，不特拘禁改良，防遏犯罪，清潔衛生之法，各有意見，皆可在會發表，以貢獻於國家。即未入監前，已出監後，何以維持調護，俾無妨害社會之方法，亦可常常研究，建爲學說，編爲雜誌，供當途之採擇。各國凡裁判員、警員、地方自治會員及慈善家、宗教家均得入會，共同討論，集思廣益，收效宏多，此創設監獄協會之不可從緩者也。凡人初性本善，未有生而犯罪者，其不幸而陷於刑網，大抵皆出於迫不得已之行爲，即如盜賊困於饑寒，殺傷起於相抗。若此之類，更僕難終，然既成爲有罪之人，即不能齒於齊民之列。吾國人之心理對於犯罪者常有賤惡之思，對於出獄者遂不免存猜嫌之念。避之若浼，棄之如遺，甚或外與周旋，內存顧忌，防備之不暇，尙何保證之足云。然而持此觀念永永不變，則曾經犯罪者雖欲遷善改過，而既爲社會所擯棄，亦遂甘心作惡，蕩然無復廉恥之萌。就令刻意自新，而無術謀生，弱者轉乎溝壑，強者安於攘奪，再犯日衆，獄費日繁，國民之負擔日以增重，亦殊非社會和平之福也。泰西諸國由私人公立出獄人保護會，凡罪人釋放後，該會即與之交接，解衣衣之，推食食之，無所棲止者，則爲之籌居處，無所職業者，則爲之謀生計，或給予資本使自爲營生，或借貸器用使不至空乏，或與以旅費使之回籍，以免於流落。雖爲慈善之用心，實得人情之大順。出獄人之便利不一端，即出獄人保護之法亦不一端。要而言之，滌其舊染之污，開其更生之路，是保護會之唯一宗旨，各國此會甚盛，日本之保護法即源於此。其則不遠，又吾國所宜取法者。綜上諸說，略舉大凡，未敢謂司法改良遽盡於此，而過渡時代此實爲必經之階段，院局監所組織固賴夫人材舉辦，斷資夫財力，司法行政純粹爲國家行政，則取給於國家稅者，法所當然，理無以易。顧國家稅與地方稅一時猝難劃分，自當有通融辦理之法，既免因噎廢食之嫌，乃無廢事失時之誚。世英擬由中央編製統一預算於稅則未分以前，由本省量度本省財力，暫照向來習慣，實行支配，或酌盈而

中華民國元年 十二月一日

六四八

劑虛，或挹彼而注此，本未爾微桑之計，爲三年蓄艾之謀，其隸於官府者，固宜思艱圓易，同任仔肩，其屬於善者，尤望度勢揆時，共爲提倡，方針既定，自有整齊畫一之規，程序可循漸收法律普及之效。機關無缺，則形式已底於完全，精神即昭其嚴肅，庶中華之名譽可以抗衡歐化之文明，逼處之強隣，不至狹小漢家之制度，采大同之主義，增人民之幸福，實維熱心諸君子是賴。世英力小任重，覆餗時虞。值新陳遞嬗之交，措施難洽，處指視叢集之地，責備恆多。惟求毋忝於國民，不負乎職守，將以法權之鞏固，垂民國之榮光。卽以此日之敷陳，作後來之希望。尙祈同心協力，勉爲其難，內謀秩序之安全，外審環球之趨勢，主動者強，得全者昌，三權分立，乃非託諸空言。而司法前途庶乎有多。至編纂法典，爲中央專責，現已從速起草送院議決，刻日頒行，蒙、藏、青、海等地方，則俟確定行政區域後，隨時籌辦。總之，世英對於司法計劃抱積極宗旨，行穩健手段，區區意見，如斯而已，海內宏達，幸匡助之。（註四）

二、中央司法會議簡章

第一條 本會議以謀司法統一，徵集全國意見爲宗旨。

第二條 本會由司法總長召集於北京行之。

第三條 本會議應議事綱如左：

- 一、關於改良審判檢察監獄事項。
- 二、關於籌辦審判檢察監獄事項。
- 三、關於司法並監獄經費事項。
- 四、關於司法教育並監獄教育事項。
- 五、關於司法並監獄統計事項。
- 六、其他關於司法之必要事項。

司法部另訂表冊程式，北京由本部，京外由各省法司高等廳，分別調查填註。

第四條 本會議以左列會員組織之：

一、司法部次長、參事司長、秘書。
二、大理院總檢察廳及京師高等地方各廳長官。

三、司法部員由司法總長選派十人。

四、大理院總檢察廳及京師高等地方初級各廳司法官，由司法總長選派十人。

五、各省選派二人。

第五條 前條之會員須以左列資格之者充之。

一、在國立或外國修法律或法政之學三年以上，得有畢業文憑者。

二、曾任司法官、司法行政官、監獄官者。

第六條 本會議設議長、副議長各一人，由司法總長於會員中指定之幹事、書記若干人，由司法總長派充整理一切事務。

第七條 本會議會場經費由司法部支付。

第八條 本會議自十二月一日開始，至二十五日閉會，但有特別事項得由司法總長延長之。

第九條 本會議所議決事項，應由司法總長分別核定施行。

第十條 本會議之議事規則由司法部另定之。（註五）

三、中央司法會議議案

一、地方審檢廳內附設初級審檢廳案。

二、訴訟費用及律師各等公費應以法令規定案。

三、專審員之設備案。

四、各省設立執達吏養成所案。

五、加入萬國出獄人保護會案。

六、不定期刑案。

中華民國元年 十二月一日

六四九



中華民國元年 十二月一日

六五〇

- 七、民國二年之監獄籌備案。
- 八、審判上宜採用宣誓制案。
- 九、培養法醫人材案。
- 十、各省設登記講習所案。
- 十一、採用一頭三審制案。
- 十二、各州縣衙署改作法院案。
- 十三、發行司法白話報案。
- 十四、審檢廳劃清權限案。
- 十五、擴充警署拘禁所以便拘禁短期徒刑人犯案。
- 十六、處死刑者之執行場所案。
- 十七、新刑律與違警律輕重相衝突應規定適用何種法律案。
- 十八、調度司法警察章程宜嚴飭各省切實遵行案。
- 十九、地役權證明之方法案。
- 二十、監獄地點案。
- 二十一、監獄戒具之採用案。
- 二十二、監獄戒護案。
- 二十三、行政法院未設立以前行政官吏違法應歸普通法院審理案。
- 二十四、已決短期囚應歸本地支監執行案。
- 二十五、調查各通商口岸華洋訴訟辦法以謀改良統一案。
- 二十六、籌設臨時審檢所案。
- 二十七、籌辦兩級審檢廳臨時補助制案。



- 二十八、司法統一計劃案。
- 二十九、欲鞏固法權司法官急宜完全由中央任命案。
- 三十、改良司法及籌辦各級審檢廳案。
- 三十一、初級地方判檢事不得任用該管區域內人案。
- 三十二、拒回領事裁判權之籌備案。
- 三十三、嚴訂濫用拘禁職權罰則案。
- 三十四、籌辦改良監獄案。
- 三十五、限制利息案。
- 三十六、司法歲計辦法案。
- 三十七、司法經費急宜獨立案。
- 三十八、豫審不能屬檢察案。
- 三十九、律師代理訴訟之區域應請以部議定其限制案。
- 四十、審判上宜實行證據主義案。
- 四十一、訟費徵收方法案。
- 四十二、各高等地方審判廳酌辦司法公報案。
- 四十三、分別民事刑事酌定審限案。
- 四十四、酌定地方官承緝處分案。
- 四十五、廢止刑訊後之協助方法案。
- 四十六、初級審判應宜先設生死罪犯登記簿爲刑事調查證據之輔助案。
- 四十七、試辦登記之籌備案。
- 四十八、監獄教誨宜如何規定案。

中華民國元年 十二月一日



中華民國元年 十二月一日

四十九、普通裁判與軍事裁判宜劃清界限案。

五十、實行個人異同識別法案。

五十一、各省發生上訴案件當分別組織臨時分院分廳案。

五十二、強制執行法宜早頒布案。

五十三、有罪判決猶豫之問題案。

五十四、籌設感化院案。

五十五、司法部對於各省高等司法機關之命令當直接頒布毋庸由都督轉飭案。

五十六、派遣各省調查員案。

五十七、舊法官特別考試法草案第二條第十一條應行修正以杜流弊案。

五十八、擬設監獄學校案。

五十九、請申明各省司法權限並直接屬於中央司法部管轄案。

六十、審檢署章程修正案。

六十一、各省拘禁未決場所之管轄應妥為規定並設法疏通積押案。

六十二、商埠及商務繁盛省會地方審判廳得增設民事庭專理商事訴訟案。

六十三、已設高等審檢廳省分宜急裁撤提法司司法司案。

六十四、請重聲明禁用刑訊跪訊案。

六十五、釐訂司法司暫行官制及該司組織大綱暨辦事章程以期各省劃一案。

六十六、改良處死刑方法案。

六十七、各省法院行政事宜亟應以部令擇要規定俾歸一律案。

六十八、設法律講習所以應急需案。

六十九、行政官對於司法行政官應根據法律聯合為一體案。

六五二



七十、法官懲戒法宜從速頒行案。（註六）

袁大總統任命徐沅為津海關監督；黃開文為江漢關監督。（註七）

袁大總統令准海軍部呈請改海軍左司令為海軍第一艦隊司令，即以藍建樞改充；改右司令為海軍第二艦隊司令，即以徐振鵬改充。（註八）

教育總長范源廉因病呈辭，袁大總統予以慰留。

令曰：

「民國新造，首重教育。現在學制凌亂，學風窳敗，尤宜趕即釐訂，認真整頓，該總長受職以來，忠於謀國，而於教育諸大端，尤能壹意進行，孜孜不倦；果能持以毅力，不難日起有功。茲據呈稱：近患怔忡，恐誤要政，請准辭職等情。足徵慎重國務，語出至誠。惟值茲國本未固，庶政待理之際，本大總統受國民之付託，夙夜兢兢，亦覺阻勉未遑，務望該總長圖始圖終，艱難共濟，毋再固辭。」（註九）

袁大總統令派軍事參議姚寶來、蒙藏事務局簽事馬吉符為冊封西藏達賴專使

。（註一〇）

梁啟超創刊「庸言報」半月刊於天津，內容分五門十八類。（註一一）

茲錄梁氏親撰「庸言」一文如下：

庸之義有三：一訓常，言其無奇也。一訓恒，言其不易也。一訓用，言其適應也。振奇之論，未嘗不可以驟聳天上之觀聽，而為道每不可久，且按諸實而多闕為。天下事物皆有原理，則其原理之體常不易，其用之演為原則也，則常以適應於外界為職志，不入乎其軌者，或以為深隲隱曲，而實則布帛菽粟，夫婦之愚可與知能者也。言之麗雜，至今極矣。而其去治理若愈遠，毋亦於茲三義者，有所未愜焉，則庸言報之所為作也。（註一二）

中華民國元年 十二月一日

六五三

中華民國元年 十二月二日

六五四

註一：民國元年十二月份「政府公報」公文第二一九號。

註二：「東方雜誌」第九卷第七號。

註三：民國元年十二月七日上海「民立報」（第七七四號）。

註四：民國元年十二月份「政府公報」 第二一九號。

註五：民國元年十月三日上海「民立報」（第七一〇號）。

註六：民國元年十二月七日上海「民立報」第七七四號附錄。

註七：民國元年十二月份「政府公報」第二一五號。

註八：同註七。

註九：同註七。

註一〇：民國元年十二月三日上海「民立報」（第七七〇號）。

註一一：丁文江編：梁任公先生年譜長編初稿，中冊，頁四一二。

註一二：「庸言報」，一卷一期，七頁。

二日 南京各界舉行光復紀念會，致祭陣亡諸先烈。

是日（陰曆十月廿四日），爲南京光復紀念日，南京各界舉行光復紀念會，並致祭陣亡諸先烈。各軍隊及各學校師生均如儀到祭，由江蘇都督程德全主祭，革命先進陳其美亦蒞會。參觀會場者達數萬人，極一時之盛，人心大爲振奮。（註一）

袁大總統令卹前任廣西都督沈秉堃，著從優照陸軍上將例給卹。

先是，前任廣西都督沈秉堃，光復廣西有功，後經派令督辦浦口商埠事宜，方在籌劃進行，遽於十一月廿七日晚，因腦血管崩裂逝世。（註二）是日，袁大總統令予以從優給卹。令曰：



「沈秉堃，前任廣西都督，光復有功。嗣經派令督辦浦口商埠事宜，方在規畫進行，遽以積勞病故。本大總統殊深惋惜，應從優照陸軍上將例給卹，以彰勳績。此令。」（註三）

參議院會否決咨請查辦江西都督李烈鈞違法案。

先是，江西都督李烈鈞於請假期間內，適發生司法官徐秀鈞，以江西商務總會協理羅朗山（兆棟）侵蝕公款為由，進入該會逕予拘捕之事。事後，該會即分由上海、漢口發電，向北京工商會議江西代表陳情。參議員郭同、李國珍認為江西都督李烈鈞違反臨時約法，妨害人民言論、結社、通訊等自由，因提出「咨請查辦江西都督違法案」。

是日下午一時五十分，參議院召開院會，出席議員七十五人，列席政府委員二人，由議長吳景濂擔任主席，議事日程凡五案，「咨請查辦江西都督違法案」列第四案。討論此案時，首由提案人郭同報告提案原由，略謂：「按約法第六條第一項載人民之身體非依法律不得逮捕、拘禁、審問、處罰，第四項載人民有書信秘密之自由。又第八條載人民有陳訴於行政官署之權。其所以保障人民之自由者，法至殷也。在行政官自應遵守，以重人權。乃近據江西商務總會漢口來電稱：該會協理兼南潯鐵路協理羅朗山，因路款經手事件，官廳不問虛實，輕飭法司率兵拿拘，留置於公所，迄董事開會研究此案。李烈鈞通電則稱：南潯鐵路協理羅朗山把持一切，並膽敢侵蝕公款，數達六萬元之多。然據本省工商代表等接江西來函，則謂商務總會鐵路總理無令查辦朗山經手路款，究竟有無侵蝕等語。是以江西都督李烈鈞，以一省行政長官，違反臨時約法，侵害人權，應予查辦。」參議員殷汝驤提出反對意見云：「此案不能成立，其理由為：（一）羅朗山被拘，李都督在請假期間內，即不能負責任。（二）徐秀鈞闖入會場，未有都督派遣明文，個人行為更不能歸咎於李都督。（三）商會由上海、漢口發電，此尋常事，不得即謂李都督禁止發電。以上三件，於事實法理均不應提出查辦，此案即當打消。」繼由各參議員互相辯論，最後提付表決。

中華民國元年 十二月二日

六五六

，全數七十四人，贊成審查者二十四人。因只有少數贊成，此案遂不能成立。時已五時，五、六案未及議，遂散會。（註四）

教育部公佈「讀音統一會章程」八條；「中學校令施行規則」五十二條。

條文如左：

讀音統一會章程

第一條 教育部據官制第八條第七項籌議國語統一之進行方法，特開讀音統一會。

第二條 讀音統一會由教育部主持，於民國二年二月十五日開設於教育部，會期預計歷兩三月。

第三條 會員之組織如左。

一、教育部延聘員無定額。二、各地代表員各省二人，由行政長官選派；蒙藏各一人，由在京蒙藏機關選派；華僑一人，由華僑聯合會選派。

第四條 會員之資格如左：

一、精通音韻。二、深通小學。三、通一種或二種以上之外國文字。四、諳多處方言。合右例四種資格之一者，均得充本會會員。

第五條 本會職務如左：

一、審定一切字音爲法定國音。二、將所有國音均析爲至單至純之音素，核定所有音素總數。三、采定字母，每一音素均以一字母表之。

第六條 行政長官選派代表，宜就本省之合格人員選派，亦得就本省人員之僑居京津等處者就近指派。

第七條 聘員川資旅費，由部酌量支給；代表員川資旅費，各由原派機關酌量支給。

第八條 會議各項細則，俟開會時訂定。

中學校令施行規則

第一章 學科及程度

第一條

中學校之學科目爲修身、國文、外國語、歷史、地理、數學、博物、物理化學、法制經濟、圖畫、手工、樂歌、體操。

女子中學校，加課家事、園藝、縫紉，但園藝得缺之。

外國語以英語爲主，但遇地方特別情形，得任擇法、德、俄語一種。

第二條

修身要旨，在養成道德上之思想情操，並勉以躬行實踐，完其國民之品格。

第三條

修身宜授以道德要領及對國家、社會、家族之責務，兼授倫理學大要，尤宜注意本國道德之特色。

國文要旨，在通解普通語言文字，能自由發表思想，並使略解高深文字，涵養文學之興趣，兼以啓發智德。

國文首宜授以近世文，漸及於近古文，並文字源流，文法要略及文學史之大概，使作實用簡易之文，兼課習字。

第四條

外國語要旨，在通解外國普通語言文字，具運用之能力，並增進智識。

外國語首宜授以發首、拚字，漸及簡易文章之讀法、書法、譯解、默寫，進授普通文章及文法要略、會話、作文。

第五條

歷史要旨，在使知歷史上重要事蹟，明於民族之進化，社會之變遷，邦國之盛衰，尤宜注意於政體之沿革，與民國建立之本。

歷史分本國歷史、外國歷史。本國歷史，授以歷代政治文化遞演之現象與其重要事蹟；外國歷史，授以世

界大勢之變遷，著名各國之興亡，人文之發達及與本國有關係之事蹟。

第六條

地理要旨，在使知地球之形狀運動，並地球表面及人類生活之狀態，本國外國之國勢地理，宜授以世界地理之概要，本國地理及有重要關係之外國地理，並地文要略。

第七條

數學要旨，在明數量之關係，熟習計算，並使其思慮精確。

數學宜授以算術、代數、幾何及三角法。

女子中學校數學可減去三角法。

第八條

博物要旨，在習得天然物之知識，領悟其中相互關係及對於人生之關係。

博物宜授以重要植物、動物、礦物、人身生理衛生之大要，兼課實驗。

第九條

物理化學要旨，在習得自然現象之知識，領悟其中法則，及對於人生之關係。

物理化學宜授以重要現象及定律，並器械之構造作用，元素與化合物之性質，兼課實驗。

第十條

法制經濟要旨，在養成公民觀念及生活上必需之知識。

法制經濟宜授以現行法規及經濟之大要。

第十一條

圖畫要旨，在使詳審物體，能自由繪畫，兼練習意匠，涵養美感。

圖畫分自在畫、用器畫。自在畫以寫生畫為主，並授臨畫之法，又使自出意匠畫之；用器畫當授以幾何畫。

第十二條

手工要旨，在練習技能，使製簡易物品，養成工作之趣味，勤勞之習慣。

手工宜授以天然物之編造，及簡易日用器具，各種細工，並示以材料之性質及工具之保存法。

女子中學校手工，應以編物、刺繡、掀棉、造花等為主。

第十三條

家事園藝要旨，在習得理家及治圃之知識，養成勤儉整潔之習慣。

家事園藝宜授以衣、食、住及侍病、育兒、經理家產、家計、簿記，並栽培、蒔養等事，兼得實習烹飪。

第十四條

縫紉要旨，在習得縫紉之知識技能，養成節儉利用之習慣。

縫紉宜授以普通衣服之縫法、裁法、繡綴法。

第十五條

樂歌要旨，在使諳習唱歌及音樂大要，以涵養德性及美感。

樂歌先授單音，次授旗音及樂器用法。



第十六條 體操要旨，在使身體各部平均發育，強健體質，活潑精神，兼養成守規律，尚協同之習慣。

體操分普通體操、兵式體操二種，兵式體操尤宜注意。

女子中學免課兵式體操。

第十七條

中學校各學年各學科目，每週教授時數依第一表；女子中學校依第二表。但遇不得已時，校長得通計各科歷年教授時數就，各學年變通增減，每週至少須滿三十二小時，至多不得過三十六小時。

第一表

學 科	學 年			
	第一學年	第二學年	第三學年	第四學年
修 身	一	一	一	一
國 文	七	七	五	四
外 國 語	七	八	八	八
歷 史	二	二	二	二
地 理	二	二	二	二
數 學	五	五	五	四
博 物	三	三	二	

中華民國元年 十二月二日

六六〇

第二表

學 科	學 年	修 身	國 文
	第一學年	一	七
	第二學年	一	六
	第三學年	一	五
	第四學年	一	五

化 物 學 理	經 法 濟 制	圖 畫	手 工	樂 歌	體 操	總 計
		一	一	一	三	三三
		一	一	一	三	三四
四		一	一	一	三	三五
四	二	二	一	一	三	三五

中華民國元年 十二月二日

縫 紉	園家 藝事	手 工	圖 畫	經法 濟制	化物 學理	博 物	數 學	地 理	歷 史	外 國 語
二		一	一			三	四	二	二	六
二	二	一	一			三	四	二	二	六
二	二	一	一		四	二	三	二	二	六
二	二	一	一		四	三	二	二	二	六

六六一

樂歌	一	一	一	一
體操	二	二	二	二
總計	三二	三三	三四	三四

第十八條 中學校教科用圖書，由各省圖書審查會選定之。

第二章 學年學期休業日教授日數及典禮日

第十九條 學年、學期、休業日，別以規程定之。

第二十條 除休業日外，每學年教授日數，應在二百二十日以上，但因第二十一條情事特別休業者，不在此限。

試驗及修學、旅行，不計入前項教授日數中。

第二十一條 遇有傳染病、非常災變及其他特別情事，得臨時休業，但須呈由省行政長官報告教育總長。

第二十二條 典禮日之儀式，依儀式規程行之。

第三章 編制

第二十三條 中學校之學生數，須在四百人以下。但有特別情事，得增至六百人。

第二十四條 學級當以同學年之學生編制之。

一學級之學生數，須在五十人以下。

第二學年以上各學年之學級數，不得超過第一學年之學級數。但有特別情事，受省行政長官認可者，不在此限。

第二十五條 修身、樂歌及體操，得合異學年或異學級之學生同時教授。

第二十六條 省立中學校校長由省行政長官任用，教員由校長任用，但須呈報省行政長官。

縣立中學校校長由縣知事呈請省行政長官任用；教員由校長任用，但須呈由縣行政長官轉報省行政長官。

私立中學校校長由設立人任用，但須呈報省行政長官。

第二十七條 凡四學級之學校，應有教員八人以上，如學級增多，則每增一學級，平均應加一人半以上。

第四章 設備

第二十八條 中學校校地，須具有相當之面積，並須於道德及衛生上均無妨害。

第二十九條 中學校應備各室如左：

一、普通教室。二、博物、物理化學、圖畫等特別教室（博物、物理化學之特別教室得便宜兼用）。三、禮堂。四、圖書室、器械標本室。五、事務室、教員預備室、學生休息所及其他必要諸室。中學校之有宿舍者，當設自修室、寢室、學監室、膳室、應接室、浴室、盥漱室、療養室等。體操場分屋外、屋內二處。

屋內體操場，視地方情形得缺之。

第三十二條 中學校應設學校園，但視地方情形得暫缺之。

第三十三條 中學校應設左列各表簿：

一、關於中學校之法令。二、學校日記簿。三、學則、課程表、教科用圖書分配表、校醫診察表。四、職員名簿、履歷簿、考勤簿、擔任學科及時間表。五、學生學籍簿、出席簿、請假簿、身體檢查表、操行考查簿。六、試驗問題簿、學業成績表。七、資產簿、器物簿、消耗品簿、銀錢出納簿、經費之預算簿、圖書器械標本模型等簿。八、往來文件簿。

第三十四條 中學校學則，應規定之事項如左：

一、學科課程、教授時數。二、修業畢業事項。三、休業日。四、學生入學、退學及儆戒事項。五、學費及其他收費事項。六、管理學生事項。七、寄宿舍事項。八、其他必要事項。

第三十五條 視地方情形，得設校長、教員、學監等住宅。

第三十六條 校地如須變遷，應由省行政長官核定，報告教育總長。

第五章 設立變更及廢止

第三十七條 設立中學校，依中學校令第七條呈請教育總長認可時，須開具事項如左：

一、名稱。二、位置。三、學則。四、學生定額。五、學生納費額。六、開校年月。七、經費及維持之方法。八、校長教員之姓名及履歷。

前項第二款位置，應加具圖說、備載校地之面積地質校舍，及各場所之區域面積，並附近狀況飲用水之性質。

第三十八條 中學校變更或廢止，依中學校令第七條呈請教育總長認可時，須詳具理由及處置學生之方法。

第三十九條 私立中學校改為縣立中學校，私立或縣立中學校改為省立中學校時，均由省行政長官核定，仍應聲明事由報告教育總長認可。

第四十條 中學校報告教育總長時，在省立者，由省行政長官報告；在縣立或私立者，由縣行政長官呈由省行政長官報告。

第六章 入學轉學退學及懲戒

第四十一條 學生入學期，須在學年開始三十日以內，但遇有缺額時，得在第二或第三學期開始十日內招考插補。

第四十二條 中學校入學資格，須在高等小學校畢業及與有同等學力者。

如具有第一項第一種資格者，超過定額時，應行入學試驗，其試驗科目，為國文、算術二科。

凡具有第一項第二種資格者，必須行入學試驗，其試驗科目，為國文、算術、歷史、地理、理科等，以高等小學校畢業程度為標準。

第四十三條 學生因特別事故自請退學未滿一年仍欲回校者准免入學試驗惟應編入本學年以下之級

第四十四條 學生因正當事故願轉學於他校，經校長認可者，應授以在學證書及成績表，令呈驗於轉入之校。

中學校收受轉學生，以有缺額時爲限，轉學生如未呈驗前校所給在學證書及成績表，不准入學。轉學生須受編級試驗合格者，始編入相當之學級。

第四十五條 凡未修畢一學年之課程及受學年試驗不及格者，應停其升級。

第四十六條 學生修畢中學校課程，試驗合格者，應授以畢業證書。

第四十七條 學生犯左列各款之一，校長得命其退學。

一、性行不良，難望悔改者。二、成績過劣，難期造就者。三、陸續曠課至百日以上者。四、無正當事故接續曠課至一月以上者。

凡因前項事故退學者，除第三款外，不得援第四十三條之例再請回校。

第四十八條 學生自請退學，當受校長許可。

第四十九條 學生有正當行爲，校長得加以儆戒。

第七章 學費

第五十條 中學校之學費額，別以規程定之。

第五十一條 私立中學校之學費額，由設立者定之。

第八章 附則

第五十二條 本規則自公布日施行。（註五）

註一：民國元年十二月二日、三日上海「民立報」第七六九、七七〇號。

註二：民國元年十二月四日上海「民立報」（第七七一號）。

註三：民國元年十二月三日「政府公報」命令第二一六號。

註四：民國元年十二月三日、六日及八日上海「民立報」。（第七七〇、七七三、七七五號）。

註五：民國元年十二月份「政府公報」命令第二一七號。

中華民國元年 十二月二日

三日 國父發表「錢幣革命通電」，主張實行錢幣革命，以國家法令所制定之紙票為錢幣，而悉貶金銀為貨物，國家收支、市廛交易悉用紙幣，嚴禁金銀流行，以解決財政之困難，而後謀不敗之戰略，以抗強鄰而保領土。

民國初建，俄人乘我建設未定，金融恐慌之際，嗾外蒙獨立，陰謀攫取。及十一月三日，俄蒙私約訂立，國人激憤，征蒙禦俄之論譁起。國父認為民氣如此，實足救亡；惟遇非常之變，必出以非常之策，事乃有濟。因於是日分電總統府、國務院、參議院、各省都督、省議會、全國國民及各報館，提出錢幣革命主張：（註一）

第一：行錢幣革命，以解決財政之困難，即以國家法令所制定之紙票為錢幣，而悉貶金銀為貨物。國家收支、市廛交易悉用紙幣，嚴禁金銀流行，並由國家設兩機關，一專司紙幣之發行，一專司紙幣之收燬，以杜其弊病。蓋今日我之不能言戰者，無過於財政困難，而我財政之所以窮乏者，由於錢幣之不足也。錢幣，不過係交換之中準，而為貨財之代表。此在工商未發達之國，多以金銀為之，而在工商已發達之國，則多以紙票代之。然則紙票者將必盡奪金銀之用，而為未來之錢幣，如金銀之奪往昔之布帛刀貝之用，而為錢幣。此天然之進化，勢所必至，理有固然，今欲以人事速其進行，是謂之革命，此錢幣革命之理也。

第二：謀不敗之戰略，以抗強鄰而保領土。語曰「能戰而後能和；而戰必期於不敗，乃能言和。」故謀不敗之戰略，其步驟為(1)能戰：財政問題未能解決，不足以言戰。必也，先行錢幣革命，奠戰鬥力於深固之財政基礎，然後乃能言戰。(2)不敗之戰：必備屢戰屢敗，而以不撓之民氣，以作長期抗戰，乃能求最終之一勝。蓋近世戰鬥之力，每以金錢為限，吾先既已行錢幣之革命，則不受金

錢之限制，既不受金錢之限制，如備之以不屈不撓之民氣，以中國四萬萬人之人工物力，持之以長期抗戰，不難於第一年出兵百萬，中俄之戰，勝負雖未可知；第二年，我出兵二百萬，當可逐俄出滿蒙之野，而復我黑龍江沿海州之侵地；如若不勝，至第五年我必出兵至八百萬或至千萬，必直搗莫斯科、聖彼得堡而後已。此之謂「戰有必勝之道」也。

其通電原文曰：

「北京大總統、國務院、參議院、各省都督、省議會、全國國民、暨各報館鑒：竊聞遇非常之變，當出非常之方以應之。今者俄人乘我建設未定，金融恐慌，而攫我蒙古，以常情論之，我萬無能抵抗之理，在俄人固知之素，而審之熟，故甘冒不韙行之。我國人皆知蒙古亡國亡，與其不抗俄屈辱而亡，熟若抗俄而爲壯烈之亡？故舉國一致，矢死非他也。以文觀之，民氣如此，實足救亡，惟必出非常之策，事乃有濟。非常之策維何？請爲我政府國民言之：

第一行錢幣革命，以解決財政之困難。今日我之不能言戰者，無過於財政困難，自南北統一後，則謀借外債，以救我金融之恐慌，然至今六國之借款無成，若一有戰事，則更復無望。然則就財政上言之，無論有戰無戰，財政問題之當解決，必不容緩也。文於謀革命時，卽已注意於此，定爲革命首要之圖。乃至武昌起義，各省不約而同，寢而北軍贊和，清帝退位，進行之順適，迥出意料，故所定方略，百未施一。民國大定後，財政雖困，以爲皆可以習慣之常理常法以解決之，使不欲以非常之事而驚國人也。不圖借債無成，而俄禍又起，存亡所關，不能不出非常之策以應之也。錢幣之革命者何？現在金融恐慌，常人皆以爲我國今日必較昔日窮乏，其實不然，我之財力如故，出產有加，其所以成此貧困之象者，則錢幣之不足也。錢幣維何？不過交換之中準，而貨財之代表耳。此代表之物，在工商未發達之國，多以金銀爲之，其在工商已發達之國，財貨溢於金錢千百萬倍，則多以紙票代之矣。然則紙票者將必盡奪金銀之用，而爲未來之錢幣，如金銀之奪往昔之布帛、刀貝之用，而爲錢幣也。此天然之進化，勢所必至，理有固然，今欲以人事速其進行，是謂之革命，此錢幣革命之理也。其法維何？卽以國家法令所制定紙票爲

錢幣，而悉貶金銀爲貨物，國家收支、市廛交易悉用紙幣，嚴禁金銀，其現存錢幣之兌金銀，祇准向紙幣發行局兌換紙幣，不准在市面流行，如此則紙幣一出，必立得信用，暢銷無阻，則財運可通矣。但紙幣之行用，無論古今中外，初出時甚形便利，久之則生無窮之流弊，必至歸天然淘汰而後止。此其原因，則紙幣之本質價廉而易制，不比金銀之本質價昂而難得，故紙幣之代表百貨也，其代表之性質一失，則成爲空頭票，若仍流行於市面，則弊生矣。而金銀之代表百貨也，其代表之性質雖失，而本質尚有價值，尚可流行市面而無弊。此兩物代表百貨之功用同，而性質不同，故流行之結果有別。昔人多不知此理，故無從設法防其流弊。今我人既明此理，則防弊之法無難，其法當設兩機關，一專司紙幣之發行，一專司紙幣之收繳。紙幣之功用，既爲百貨之代表，則發行之時，必得代表之貨物或人民之擔負，而紙幣乃生效力。今如國家中央政府，每年賦稅應收三萬萬元，稅務處既得預算之命令，即可如數發債券於紙幣發行局，該局如數發給紙幣，以應國家度支。至期稅務處當將所收三萬萬元租項之紙幣，繳還紙幣消燬局，取消債券，如是發行局於得稅務處之債券，如數而發出紙幣。此等紙幣以有人民之擔負，成爲有效力之紙幣，名之曰「生幣」；及稅務處於所收稅項如數繳贖債券之紙幣，爲失效力之紙幣，因代表賦稅之功用已完，名之曰「死幣」，故當燬之也。如收稅之數溢於預算之數，則贏餘之紙幣效力，尚可再流轉市面無礙也。以上爲國家賦稅保證所發之紙幣。至於供社會通融之紙幣，則悉由發行局兌換而出，當紙幣之存在發行局，爲未生效力之幣，必需以金銀或貨物或產業兌換之，乃生效力。如是紙幣之流於市面，悉有代表他物之功用，貨物愈多，則錢幣因之而多，雖多亦無流弊。發行局發出紙幣而得回代價之貨物，其貨物交入公倉，由公倉就地發售，或運他方發售，其代價祇收紙幣，不得收金銀，此稱由公倉貨物易回之紙幣，因代表之貨物去其效力，立成爲死票，凡死票悉當繳交收燬局燬之。如此循環不息，則市面永無金融恐慌之患，而紙幣亦永無流弊之憂，一轉移間而全國財源可大活動，不必再借外債矣。如國家遇有非常之需，祇由國民議決預算表，如數責成國民擔任，或增加稅額，或論口輸捐，命令一出，錢幣發行局便可如數發出紙幣，以應國家之用，按期由稅務局收回紙幣，此款便可抵消。若論口捐輸，每人二元，全國之數八萬萬元，若收金銀，則必無此數，若收紙票，則必易行，因政府已將所定額先期發出，行用市面，泉源已加多此數，人民或以工取，或以貨易，求之市面，必能左右逢源，非若金銀之祇有此數，一遇減少，必成

恐慌，中國人或更埋之地中，外國人必然輸之海外，如此緊急正需金錢之時，而金錢因之愈乏，適成窮上加窮，而各國銀業奸商遂從而壟斷之，人民雖激於義憤，欲報效國家，然如苦無金錢，愛莫能助，徒喚奈何耳！此吾中國現在之境況也。若行錢幣革命，以紙幣代金錢，則國家財政之困難可立抒，而社會之工商事業，亦必一躍千丈。由此觀之，紙幣之行用有方，流弊不生既如彼，而利益之大又如此。況值非常之變，非先解決財政問題，必不能言戰。乃有熱血之士徒責政府之無能，而不為設身代想，殊不共諒當局人爲難之甚也！當此強鄰逼處，實行瓜分之秋，非徒大言壯語所能抵禦，非有實力之對待不可，是宜政府與人民同心同德，協力進行錢幣革命，以救今日之窮。在政府當速行立法、一、籌備設立鑄幣局，製出一元、十元、百元、千元四種之紙幣，五毫、一毫之銀幣，五仙、一仙之銅幣以輔之。其本位可做日本，以金爲定制，製出若干之時，便可發命令頒行，限期將市面現銀之幣收換，過期有仍用舊幣者，加數沒收充公，並嚴罰其受授之人。二、籌備設立公倉工廠，以使人民以貨換幣，或以工換幣之地。三、籌備設立紙幣收撥局。此各種機關立法必臻完善，方可無弊。在人民當一面設立救窮會，鼓吹其道，以助政府實行錢幣革命，此事成功之後，金銀既貶爲貨物，則金銀出口毫無影響於經濟界，因我不以此物爲錢幣，縱全國無金銀，我之經濟事業亦能如常活動。況我既行紙幣，則財貨必流通，工商必發達，出口貨必多於入口貨，而外貨不能相敵，必有輸其金銀珠寶以爲抵者。金錢一物我既不以爲錢幣，祇有作爲器皿，或貯之外國，以供全國之借貸，而我爲債主，以享其利子而已，此錢幣革命之結果也。總之一，經此次革命之後，我之財政立可活動。

第二謀不敗之戰略以抗強鄰，而保領土。語曰「能戰而後能和」，惟我今日不能戰，故俄敢公然侵我領土，若徒然與辦交涉，與之言仲裁，悉歸無效。必也，照第一策先行解決財政問題，然後乃能言戰，而戰必期於不敗，乃能言和。不敗之道若何？必備屢戰屢敗而氣卒不撓，乃能求最終之一勝。語有之，知己知彼，百戰百勝。今俄有常兵百萬，戰時兵五百萬，我現在練兵五十萬，民兵無量數。就俄之現勢而觀，六個月之內必難出至五十萬之兵，而我則於此期之內，可出五十萬於外蒙北滿，六個月之後，又可加新練之兵五十萬。然以此而敵俄，在第一年之戰勝負未可知，惟第二年我當出兵二百萬，意料中當可逐俄出滿蒙之野，而復我黑龍江沿海州之侵地。然萬一仍敗，則第三年當出兵四百萬，若猶不能得利，則第四年當出兵六百萬，則未有不勝者也。在此期內俄必有財政之恐慌，革

中華民國元年 十二月三日

六七〇

命之起義，與我可乘之隙者甚多。若彼猶不屈服，則期第五年之大舉，必出兵至八百萬或至千萬，必直抵莫斯科，聖彼得堡而後已。或疑此作戰之計劃，爲萬不能行之事，不知此乃以常理而言耳。若出以非常之力，則未有不能行者也。近世戰鬥之力，每以金錢爲限，吾先既已行錢幣之革命，則不受金錢之限制矣。而以四萬萬人之人工物力，而供給千萬之兵五年之餉，實綽綽有餘也。證之以南非杜阿二國，以四五十萬人口之國，能出兵五六萬以抗英，支持三年之久，而謂我不能出千萬之兵，作五年之戰，有是理耶？又證之以十年太平天國與滿清戰，爲期至十六年，而兩方前後合計皆出兵千餘萬。五六年前中國國內之戰，已有三倍之長期，三倍之兵數，而當時人工物力尙能給之，無待取助於外債，而謂今日則不能乎？無是理也。況今日乃舉國一心，生死與共，遠非往昔惟知自相殘殺者之可比耶？今日民國成立已一年，而列國互相阻難，無一國肯首先公開承認，而蒙古一域之獨立，俄乃首先承認之，各國不以爲難，此非故爲瓜分之餘地乎？與其俯而聽人之瓜分，何如發奮一戰以勝強俄，而固我國基於萬代之爲愈也？況當此民氣正盛，國體方新，戰有必勝之道，不戰爲必亡之階，孰利孰害不待智者之決也。縱以常理論之，今日戰亦亡，不戰亦亡，與其屈於霸道強權而亡，不如一殉人道公理而亡。一戰不獨不亡，而更可揚國光，衛人道，伸公理於世界也。望我政府我國民，當仁不讓，毅然以非常之力，應非常之變，先行錢幣革命，而後定作戰之計劃。民國幸甚！全球幸甚！孫文叩。」（註二）

按：關於 國父錢幣革命之主張，當時曾由國父講述，戴傳賢先生記錄，惜此項記錄，已無法查對，以知其詳。（註三）民國七年 國父述孫文學說，其中第二章「以用錢爲證」，以及民國十三年八月十五日，國父在廣州對中央銀行開幕典禮講「銀行最高的信用是現兌」。（註四）實與之一脈相承。至民國二十年瀋陽事變後，日本謀我愈急，而我財政困促，一如民初。國民政府乃於民國二十四年十一月四日起實施法幣政策，嚴禁金銀流行，以法幣爲錢幣。（註五）於是奠定財政基礎；並準備長期抗戰，卒獲全勝。

附錄：孫文學說第二章「以用錢爲證」

今再用錢一事，爲「行易知難」之證。夫人生用錢一事，非先天之良能，乃後天之習尚。凡文明之人，自少行之以至終身，無日或間者也。飲食也，非用錢不可；衣服也，非用錢不可；居家也，非用錢不可；行路也，非用錢不可，吾人日日行之，視爲自然，惟知有錢用，則事事如意，左右逢源；無錢用，則萬般棘手，進退維谷。故莫不孜孜然惟錢是求，惟錢是賴矣。社會愈文明，工商愈發達，則用錢之事愈多，用錢之途愈廣，人之生、死、禍、福、悲、喜、憂、樂，幾悉爲錢所裁制。於是金錢萬能之觀念，深中乎人心矣。人之於錢也，既如此其切要，人之用錢也，又如此其慣熟，然則錢究爲何物？究屬何用？世能知之者，有幾人乎？吾今欲與讀者先從金錢之爲物而研究之。古人有言：「錢幣者，所以易貨物，通有無者也。」泰西之經濟學家亦曰：「錢幣者，亦貨物之屬，而具有二種重要功用：一能爲百貨交易之中介，二能爲百貨價格之標準者也。」作者統此兩用，而名之曰「中準」，故爲一簡明之定義曰：「錢幣者，百貨之中準也。」

中國上古之錢幣，初以龜、貝、布、帛、珠、玉爲之；繼以金、銀、銅、錫爲之。今日文化未開之種族，其錢幣多有與我上古初期相同者。而遊牧之國，有牛、羊爲錢幣者；漁獵之鄉，有以皮貝爲錢幣者；耕種之民，有以粟、粟爲錢幣者；今之蒙古、西藏，亦尙有以鹽、茶爲錢幣者。要之能爲錢幣者，固不止一物，而各種族則就其利便之物，而採之爲錢幣而已。專門錢幣學者論之曰：「凡物能爲百貨之『中準』者，尤貴有七種重要之性質，方適爲錢幣之上選：其一、適用而值價者，其二、便於攜帶者，其三、不能毀滅者，其四、體質純淨者，其五、價值有定者，其六、容易分開者，其七、容易識別者。凡物具此七種之性質者，乃爲優良之錢幣也。」周制以黃金爲上幣，白金爲中幣，赤金爲下幣。秦併天下，統一幣制，以金鎰、鋁錢爲幣，而廢珠、玉、龜、貝、布、帛、銀、錫之屬，不以爲幣。周、秦而後雖屢有變更，然總不外乎金、銀、銅三種之物以爲幣。而令文明各國亦採用此三金爲錢幣：有以黃金爲正幣，而銀、銅爲輔幣者；有以銀爲正幣，而銅爲輔幣者。古今中外皆採用金、銀、銅爲錢幣者，以其物適於爲百貨之「中準」也。

然則凡物適合於百貨「中準」者，皆可爲錢幣，而金錢亦不過貨物中之一耳，何以今日獨具此萬能之作用也？曰：金錢本無能力，金錢之能力，乃由貨物之買賣而生也。倘無貨物，則金錢等於泥沙矣。倘有貨物，而無買賣之

事，則金錢亦無力量矣。今舉兩事以明之：數十年前，山、陝兩省大饑，人相食，死者千餘萬。夫此兩省古稱「沃野千里，天府之國」也，物產豐富，金錢至多，各省爲錢業票號者，皆山、陝人也，無不獲厚利，年年運各省之金錢歸家而藏之者，不可勝數也。乃連年大旱，五穀不登，物產日竭，百貨耗盡，惟其金錢仍無減也。而饑死者之中，家資千百萬者，比比皆是，乃以萬金易斗粟而不可得，卒至同歸於盡也。蓋無貨物，則金錢之能力全失矣。又讀者有曾讀「羅賓遜克魯梭漂流記」者乎？試擬設身其地，而携有多金，漂流至無人之島，挾金登陸，尋見島中風光明媚，花鳥可人，林中菓實，石上清泉，皆可餐可掬，此時島中之百物，惟彼所有，島中之貨財，惟彼所需，可以取之無禁，用之不竭矣。然而其飢也，必須自行摘菓以充飢；其渴也，必須自行汲泉以止渴；事事無不自食其力，乃能生活。在此孤島，貨物繁殖矣，而無買賣之事，則金錢亦等於無用耳，而其人之依以生活者，非彼金錢也。乃一己之勞力耳。此時此境，金錢萬能乎？勞力萬能乎？然則金錢在文明社會中，能生如此萬能之效力者，其源委可得而窮求矣。

吾今欲與讀者再從金錢之爲用而研究之。夫金錢之力，須賴買賣而宏，而買賣之事，原由金錢而起，故金錢未出之前，則世固無買賣之事也。然當此之時，何物爲金錢之先河？何事爲買賣之導線？不可不詳求確鑿，方能得金錢爲用之奧蘊也。欲知金錢之先河，買賣之導線者，必當從人文進化之起源，着眼觀察，乃有所得也。按今日未開化之種族，大都各成小部落，居於深山窮谷之中，自耕而食，自織而衣，雞犬相聞，老死不相往來，其風氣與吾古籍所記載世質民淳者相若。其稍開化者，則居於河流原野之間，土地肥沃，物產豐富，交通便利，於是部落與部落始有交易之事矣。由今以證古，可知古代未開化之時，其人無不各成部落，自耕而食，自織而衣，足以自給，無待外求者也。及其稍開化也，則無不從事於交易，雖守古如許行者，亦不能不以粟易冠，以粟易器矣。是交易者，實爲買賣之導線也。或曰：「交易與買賣有何分別？」曰：「交易者，以貨易貨也；買賣者，以錢易貨也」。錢幣未發生以前，世間只有交易之事耳。蓋自耕而食，自織而衣，以一人或一部落而兼數業者，其必有害於耕，有害於織，斷不若通工分勞之爲利大也。即耕者專耕，而織者專織，既無費時失事之虞，又有事半功倍之效。由是則生產增加，而各以有餘而交易也，此交易之所以較自耕自織爲進化也。

惟自交易既興之後，人漸可免爲兼工，而仍不免於兼商也。何以言之？即耕者有餘粟，不得不携其粟出而求易也；織者有餘布，亦不得不携其布出而求交易也。由此類推，則爲漁、爲獵、爲牧、爲樵、爲工、爲治者，皆不得不各自携其有餘，出而求交易也。否則其有餘者，必有貨棄於地之虞；而不足者，必無由取得也。以一人而兼農工兩業，其妨礙固大，然而農工仍不免於兼商，其缺憾亦非少也。且交易之事，困難殊多，近年倭理思氏之「南洋遊記」有云：「彼到未開化之鄉，常有終日不得一食者」。蓋土番既無買賣，不識用錢，而彼所備之交易品，間有不適其地之需者，則不能易食物矣。古人與野番所受之困難，常有如下所述之事者：即耕者有餘粟，而欲得市，携之以就有餘布者以求交易，無如有餘布者，不欲得粟而欲得羊，則有餘粟者困矣。有餘布者，携其布以向牧者易羊，而有餘羊者，不欲得布而欲得器，則有餘布者又困矣。有餘羊者，牽其羊以向工者求易器，而工者不欲得羊而欲得粟，則有餘羊者又困矣。有餘器，携其器以向耕者求易粟，乃耕者不欲得器而欲得布，則有餘器者亦困矣。此四人者，各有所餘，皆爲其餘三人中一人所需者，而以所需所有不相當，則四者皆受其困矣。此皆由古人野番無交易之機關，所以勞多而獲少，而文化不能進步者也。

神農氏有見於此，所以有教民日中爲市，致天下之民，聚天下之貨，交易而退，各得其所也。有此日中爲市之制，則交易之困難可以悉免矣。如上所述之四人者，可以同时赴市，集合一地，各出所餘，以求所需，彼此轉接，錯綜交易，而各得其所矣。此利用時間空間，爲交易之機關者也。自有日中爲市爲交易之機關，於是易貨物，通有無，乃能暢行無阻矣，其爲物雖異手錢幣，而功效則同也。故作者於此創言曰：「日中爲市之制者，實今日金錢之先河也。」乃世之經濟學家，多以爲金錢之先天即交易也，不知交易時代之有中介機關，亦猶乎買賣時代之有中介機關也。買賣時代以金錢爲百貨之中介，而交易時代則以日中爲市爲百貨之中介也，人類用之者，則能受交易而退，各得其所之利；不用之者，則必受種種之困難也。未有金錢之前，則其便利於人類之交易者，無過於日中爲市矣，故曰：「日中爲市者，金錢之先河也。」

自日中爲市之制興，則交易通而百貨出，人類之勞力漸省，故其欲望亦漸開。於是前之祇交易需要之物者，今漸進而交易非需要之文飾、玩好等物矣。漸而好之者愈多，成爲普通之風尚，則凡有貨物以交易者，必先易之，而

後以之易他貨物，如是則此等文飾、玩好之物，如龜、貝、珠、玉者，轉成為百貨之「中準」矣，此錢幣之起源也。是故錢幣者，初本不急之物也，惟漸變交易而為買賣之後，則錢幣之為用大矣。自有錢幣以易貨物，通有無，則凡以有餘而求不足者，祇就專業之商賈以買賣而已，不必人人為商矣。是錢幣之出世，更減少人之勞力，而增益之生產，較之日中為市之利，更大百十倍矣。人類自得錢幣之利用，則進步加速，文明發達，物質繁昌，駸駸乎有一日千里之勢矣。考中國錢幣之興，當在神農日中為市之後，而至於成周，則文物之盛，已稱大備矣。前後不過二千年耳，而文化不特超越前古，且為我國後代所不及，此實為錢幣發生後之一大進步也。由此觀之，錢幣者，文明之一重要利器也，世界人類自有錢幣之後，乃能由野蠻一躍而進文明也。錢幣發生數千年而後，乃始有近代機器之發明，自機器發明後，人文之進步更高更速，而物質之發達，更超越於前矣。蓋機器者，羈勒天地自然之力，以代人工，前時人力所不能為之事，機器皆能優為之。任重也，一指可當萬人之負；致遠也，一日可達數千里之程。以之耕，則一人可獲數百人之食；以之織，則一人可成千人之衣。經此一進步也，工業為之革命，天地為之更新，而金錢之力，至此已失其效矣。何以言之？夫機器未出以前，世界之生產，全賴人工為之，則買賣之量，亦無出乎金錢範圍以外者。今日世界之生產，則合人工與自然力為之，其出量加至萬千倍，而買賣之量，亦加之萬千倍，則今日之商業，已出乎金錢範圍之外矣，所以大宗買賣，多不用金錢，而用契券矣。譬如有川商運貨百萬元至滬，分十起而售之，每起獲其十一之利，而得十一萬元，皆收現錢。以銀元計之，每起已四千九百五十斤，一一收之藏之，而後往市以求他貨而買之，又分十起而買入，則運貨往來之外，又須運錢往來。若一人分十起售其貨，又當分十起而收其錢，繼又買入他貨十宗，又分十起以付錢，其費時費力，已不勝其煩矣。倘同時所到之商不止一路，則合數千百人而各有貨百數十萬以買賣，每人皆需數日之時間，以執行其事，則每人所過手之金錢，一人百數十萬元，十人千數百萬元，百人萬數千萬元，則一市中之金錢斷無此數，故大宗買賣，早非金錢之所能為矣。金錢之力有所窮，則不期然而漸流入於用契券以代金錢，而人類且不之覺也。

契券之用為何？此非商賈中人自不能一聞則了解也。如上述之川客，販貨百萬元至滬，分十起售之，獲其十一之利，每起所收十一萬元，惟此十一萬元，非四千九百五十斤之銀元，乃一張之字紙，列有此數目耳。此等字紙，

或爲銀行之支票，或爲錢莊之莊票，或爲貨客本店之期單，或爲約束之欠據者是也。售十起之貨，則彼此授受十張之字紙而已，交收貨特之外，再不用交收銀元矣。川客在滬所採買之貨，亦以此等字紙兌換之，如是一買一賣，其百餘萬元之貨物，已省却主客彼此交收四萬九千五百斤銀元四次運送之勞矣；且免却運退時之種種盜竊、遺失、意外等危險矣。其節時省事，並得安全無虞，爲利之大，以一人計已如此矣；若以社會而言，則其爲利實有不可思議者矣。是以前今日之文明社會中，實非用契券爲買賣不可矣，金錢萬能云乎哉？而世人猶迷信之者，是無異周末之時，猶有許行之徒，守自耕而食，自織而衣之舊習者也。不知自日中爲市之制興，則自耕而食、自織而衣之兼業可以廢；至金錢出，則日中爲市之制可以廢；至契券出，而金錢之用亦可以廢矣。乃民國元年時，作者曾提議廢金銀，行鈔券，以紓國困，而振工商，而聞者譁然，以爲必不可成之事。乃今次大戰，世界各國，多廢金錢而行紙幣，悉如作者七年前所主張之法。蓋行之得其法，則紙幣與金錢等耳。或曰：「元、明兩朝皆發行鈔票，乃漸致民窮國困，而卒至於亡者，美國南北戰爭之時，亦發行紙幣，而亦受紙幣之害者，何也？」曰：「以其發之無度，遂至紙幣多，而貨物少故也。」又曰：「北京去年發不兌現之令，豈非廢金錢行紙票乎？何以不見其效，而反生出市面恐慌，人民困苦也？」曰：「北京政府之敎人鑒，而發不兌現之令也，祇學人一半而違其半。夫人之不兌現，同時亦不收現也；而北京政府之不兌現，同時又收現，此非廢金錢而行紙幣，乃直以空頭支票而騙金錢耳。此北京政府之所以失敗也。」英國之不兌現也，同時亦不收現，凡政府之賦稅，借債種種收入，皆非紙幣不收，是以其戰費之支出，每日六七千萬元，皆給發紙票，而市面流通無滯，人人樂之爲用者，何也？以政府每數月必發行一次公債，每次所募之額，在數十萬萬元者，亦皆悉收紙幣，不收現金。有現金之人或買貨，或納稅者，必須將其金錢向銀行換成紙票，乃能通用，否則其金錢等於廢物耳。此英國不兌現之法也。而北京政府則自發之紙票亦不收，是何異自行宣告其破產乎？天下豈有不自信用之券，而能令他人信用之者乎？奸商市僧尚且不爲此，而堂堂政府爲之，其愚孰甚？此皆不知錢之爲用之過也。世之能用錢而不知錢之爲用者，古今中外，比比皆是。昔漢興，承秦之敝，丈夫從軍旅，老弱轉糧餉，作業劇而財匱。初以爲錢少而困也，乃令民鑄錢，後錢多而又困也，乃禁民鑄錢，皆不得其當也。夫國之貧富，不在錢之多少，而在貨之多少，並貨之流通耳。漢初則以貨少而困，其後則以貨不能流通而又困

，於是桑弘羊起而行均輸、平準之法，盡籠天下之貨，賣貴買賤，以均民用，而利國家，卒收國饒民足之效。若弘羊者，可謂知錢之爲用者也。惜弘羊而後，其法不行，遂至中國今日受金錢之困較昔尤甚也。方當歐戰大作，舉國從軍，生產停滯，金錢低落，而交戰各國之政府，乃悉收全國工商事業而經營之，以益軍資而均民用，德、奧行之於先，各國效之於後，此亦弘羊之遺意也。

歐美學者有言：「人類之生活程度，分爲三級：其一曰需要程度，在此級所用之貨物，若有欠缺，則不能生活也。其二曰安適程度，在此級所用之貨物，若有欠缺，則不得安適也。其三曰繁華程度，在此級所用之貨物，乃可有可無者，有之則加其快樂，無之亦不礙於安適也。」然以同時之人類而論，則此等程度，實屬極無界限者也。有此一人以需要者，彼一人或以爲安適，而他一人或以爲快樂者也。惟以時代論之，則其界頗屬分明矣。作者故曰：錢幣未發生之前，可稱爲需要時代。蓋當時之人，最大之欲望，無過飽暖而已，此外無所求，亦不能求也。錢幣既發生之後，可稱爲安適時代，蓋此時人類之欲望始生，亦此時人類始得有致安適之具也。自機器發明之後，可稱爲繁華時代。蓋此時始有生產過盛，不患貧而患不均行者。工業發達之國，有汲汲推廣市場輸貨於外之政策，而文明社會亦有以奢侈爲利世之謬見矣。由此三時期之進化，可以知貨物『中準』之變遷也。」故曰：「需要時代，以日中爲市爲金錢也；安適時代，以金錢爲金錢也；繁華時代以契券爲金錢也」。此三時代之交易「中準」，各於其時皆能爲人類造最大之幸福，非用之不可也。然同時又非絕不可用其他之制度也。如日中爲市既行之後，自耕而食，自織而衣，亦有行之者；而金錢出世之後，日中爲市，亦有相並而行者，我國城廂之外，今之三日一趁墟者是也。且未至繁華之時代，世界人類已有先之而用契券者矣。如唐之飛券、鈔引、宋之交子、會子是也。但在今日，則非用契券，工商事業必不能活動也。而同時兼用金錢亦無不可也，不過不如用契券之便而利大耳。此又用錢者所當知也。我中國今日之生活程度尚在第二級。蓋我農工事業，猶賴人力以生產，而尚未普用機器以羈自然力，如蒸氣、電氣、煤氣、水力等，以助人工也。故開港通商之後，我商業則立見失敗者，非洋商之金錢勝於我也，實外洋入口之貨物，多於我出口者，每年在二萬萬元以上也。即中國金錢出口，亦當在二萬萬以上，一年二萬萬，十年則二十萬萬矣。若長此終古，則雖有銅山金穴，亦難抵此漏卮，而必有民窮財盡之日也。必也我亦用機器以生產，方能有濟

也。按工業發達之國，其年中出息，以全國人口通計，每年每人可得七八百元；而吾國純用人工以生產，按全國人口男女老少通計，每年每人出息當不過七八元耳。倘我能知用機器以助生產，當亦能收同等之效，則今日每人出息七八元者，可加至七八百元，即富力加於今日百倍矣。如是，則我亦可立進於繁華之程度矣。

近世歐美各國之工業革命，物質發達，突如其來，生活程度遂忽由安適地位而驟進至繁華地位。社會之受其影響者誠有，如佐治亨利氏之「進步與貧乏」一書所云：「現代之文明進步，仿如以一尖錐從社會上下階級之間，突然插進。其在尖錐之上者，即資本家極少數人，則由尖錐推之上升；其在尖錐之下者，即勞動者大多數人，則由尖錐推之下降，此所以有富者愈富，貧者愈貧也。」是工業革命之結果，其施福惠於人羣者，為極少之數；而加痛苦於人羣者，為極大多數也。所以一經工業革命之後，則社會革命之風潮，因之大作矣。蓋不平則鳴，大多數人不能長為極少數人之犧牲者，公理之自然也。人羣所以受此極大之痛苦者，即不知變計以應時勢之故也。因在人工生產之時代，所以制豪強之壟斷者，莫善於放任商人，使之自由競爭，而人民因以受其利也。此事已行之於世數千年矣。乃自斯密亞當始發明其理，遂從而鼓吹之。當十八世紀之季，其「富國」一書出世，舉世驚倒，奉之為聖經明訓。蓋其事既為世所通行，又為人所習而不察者，乃忽由斯密氏所道破，是直言人之所欲言，而言人之所不能言者，宜其為世所歡迎，至今猶有奉為神聖者也。不料斯密氏之書出世不滿百年，而工業革命作矣。經此革命之後，世界已用機器以生產，而有機器者，其財力足以鞭笞天下，宰制四海矣。是時而猶守自由競爭之訓者，是無異以跛足而與自動車競走也，容有倖乎？此丕斯麥克之所以行國家社會主義於德意志，而各國先後效法者也。如丕斯麥克者，可知金錢之為用矣，其殆近代之桑弘羊乎？

由此觀之，非綜覽人文之進化，詳考財貨之源流，不能知金錢之為用也；又非研究經濟之學，詳考工商歷史，銀行制度，幣制沿革，不能知金錢之現狀也。要之，今日歐美普通之人，其所知於金錢者，亦不過如中國人士只識金錢萬能而已，他無所知也。其經濟學者僅知金錢本於貨物，而社會主義家（作者名之曰民生學者），乃始知金錢實本於人工也（此統指勞心勞力者言也）。是以萬能者，人工也，非金錢也。故曰：「世人只能用錢，而不能知錢者也。」此足為「行之非難，知之惟艱」之一證也。（註六）

中華民國元年 十二月三日

六七八

袁大總統任命陳炯明為廣東護軍使；龍濟光為廣東護軍副使。（註七）

袁大總統布告豁免軍興以來地方官吏因公虧累款項。

文曰：

「往者政綱不振，以弊養官，貪猥者每擁厚資，虧累者間多廉吏，非所以勵官常也。軍興以來，各省地方官吏，每因交代短絀，託跡殊方，追究雖嚴，措交無幾，其中多財自殖，意存觀望者，固不乏人，而生計維艱，勢成坐困者，亦殊可憫。當此共和底定，宜以仁政為先，除侵吞有據，仍當分別勒追外，其餘自民國成立之日起，凡從前廉能之吏，實係因公虧累，無款可措者，應即由各省都督或民政長查明，概予豁免，以崇寬大而昭公允。」（註八）

註一：參考民國元年十二月四日上海「民立報」（第七七一號）。

註二：民國元年十二月六、七兩日上海「民立報」（第七七三、七七四號）。

註三：陳天錫：「戴季陶先生文存」；一四四四頁。

註四：「國父全集」，捌——二七〇頁。

註五：民國二十四年十一月六日「國民政府公報」訓令第八七二號。

註六：「國父全集」叁——一二一至一二八頁。

註七：民國元年十二月份「政府公報」命令第二一七號。

註八：民國元年十二月五日上海「民立報」（第七七二號）；民國元年十二月份「政府公報」命令第二八七號。

四日 西藏偵查委員張鑾抵安徽，陳述西藏危迫情形。

西藏偵查委員張鑾奉西藏辦事長官鐘穎之命回國報告藏情，於三日抵皖，四日，徧謁各界，陳述西藏危迫情形，並具報告書。書云：

「西藏自去秋光復後，民國成立，聲傳於藏，軍、學各界均極歡欣，到處剪髮，易旗，改官設局。奈程度高之軍隊絕無僅有，而假公報私者甚多。圖財害命者尤不少，市面爲之大壞。達賴喇嘛早有違抗之意，暗備快槍子彈。乘我國組織內地秩序，無暇邊防；於今歲正月間，突調藏兵數萬，於燈節後，先於後藏之四處少數漢人居住之地下手，次第進兵圍困前藏。迨後藏防兵得前藏告急信息，欲發兵救援，而番兵抗不支應漢兵，其勢不能不極力抵制，以下決裂，大開釁端。於陰曆二月初五等日，迭次開戰，連戰半載，軍隊死傷約四五百人，藏外四境官商兵民死亡殆不止千數。番兵死亡亦約有七八千之譜。番兵雖衆，我兵雖寡，此彼攻敵，至七日間，我軍仍未失利於番，無如孤軍久戰，糧盡援絕，大有疲困之勢。嗣經廓爾喀（即尼泊尔）國派來往藏交涉官員出爲調停，勒令漢軍繳槍方准議和，並勒令陸軍退伍。當此之時，不能不如是。漢軍官員集議將軍隊暫行假退藏英邊界駐紮，俟援至復返進攻。詎意軍隊退至江孜、靖西一帶，番邊以重兵日日催逼出關；英人亦日日過問，並代辦支應火車輪船送回本國，否則即行用武。斯時，內地援兵未到，番邊其勢洶洶，漢軍假退，幾至弄假成真，其危急慘狀，豈堪設想！現鍾穎長官祇留漢兵二百餘名，加以漢民數百家守藏待援，番邊仍不相容，竟背七月間兩下停戰議和條約，意欲將漢人洗殺淨盡。鑾聞此信息，馳抵印度，約同商會湊費。曾疊次電報大總統，請催川兵速進救援，嗣接回電刻有英人干預，礙難進兵，該員祇好就近調停等語。鑾伏思西藏係中原緊要邊防，如此危迫，急急待救，而政府視爲緩途。誠恐藏失而中央內地亦處危急之勢矣。所謂唇亡齒寒者是也。鑾才疏識淺，日多憂愁，無法可施，祇得赴回本國哭救秦庭。況藏通川滇陸地，處處易於入內，較之蒙古吃緊重加百倍；且援久不至，則藏地所有漢軍暨漢民數百家即有滅種之禍，豈不慘哉！」（註一）

袁大總統任命莊蘊寬督辦浦口商埠事宜。(註二)

英國駐京公使朱爾典同意我冊封西藏達賴專使假道印度，惟不允攜帶兵隊。

先是，袁大總統已於二日令派姚寶來、馬吉符爲冊封西藏達賴專使。是日，外交部次長顏惠慶特爲專使行程事，面晤英國駐京公使朱爾典，詢問英政府能否允准該二專使假道印度，前往西藏。英公使允諾專使假道，惟不允攜帶兵隊。(註三)

註一：民國元年十二月十五日上海「民立報」(第七八二號)。

註二：民國元年十二月五日「政府公報」命令第二一八號。

註三：民國元年十二月十日上海「民立報」(第七七七號)。

五日 臨時工商會議閉幕。

工商部爲謀工商礦業改良發達，徵集全國實業家及專門學者之意見，以備採擇，於前月一日起召開臨時工商會議，會期原訂以一月爲限，因議事未了，延至本日閉幕。(註一) 議決案有三十起，送部參考案有二十五起。(註二) 然以倉卒之間，均未能見諸事實。(註三)

附錄：工商會議議決案

一、議決案：

一 整理錢莊銀界案。

- 二 籌設出口貨物檢查局案。
- 三 地質調查待商案。
- 四 籌備地方物品展覽會案。
- 五 製鐵業保護法建議案。
- 六 提倡信用組合案。
- 七 限期規定地方工業試驗場規程案。
- 八 國立人壽保險公司案。
- 九 推行度量衡新制案。
- 十 提倡推廣紡織工廠案。
- 十一 改良中國土布運輸案。
- 十二 請選派海外實業練習生案。
- 十三 設立地方貧民工場案。
- 十四 組織出口茶葉公司實行茶葉保育政策案。
- 十五 設立工商訪問局案。
- 十六 請設貸貨手工機械局案。
- 十七 提倡家庭工藝案。
- 十八 規畫商場案。
- 十九 籌辦商團案。
- 二十 蒙古曹達改良製造案。
- 廿一 實行元厘增加輸入稅施行奢侈品消費稅之計劃案。

中華民國元年 十二月五日



中華民國元年 十二月五日

六八二

廿二 設立中央製煉廠案。

廿三 普及工商業教育案。

廿四 組織蠶絲業公司案。

廿五 籌設國內外商品陳列所案。

廿六 商會法案。

廿七 維持國貨案。

廿八 提倡設立交易所案。

廿九 擬請仿行工商信用證書案。

三十 興辦延長石油案。

二、送部參考案：

一 統一地方實業行政機關案轉送法制局參考。

二 設立商事裁判所案轉送司法部參考。

三 酌減國有鐵路運貨價目案轉送交通部參考。

四 請設郵政貯金案轉送交通部參考。

五 利用東三省木材造紙案請部電東三省辦理。

六 請通令產礦省分均辦模範礦山以礦業普及之媒介案。

七 提倡民業礦山案。

八 選聘地質學者調查蒙藏及各邊省確有把握鑛山，招集華僑或內地資本家及時開採，以固邊圉，而關利源案。

九 提倡開採鑛案。

十 開放鑛產案。



- 十一 請改定鑛章案。
- 十二 開採全國煤鐵各案。
- 十三 開辦機械工廠硫酸工廠以興實業案。
- 十四 推廣設立火柴工廠案。
- 十五 提倡設立呢絨麻織工廠案。
- 十六 請速定商律以救時弊案。
- 十七 請速定商法公司律以資保護而圖振興案。
- 十八 請速定商政嚴定商律以維持內外貿易案。
- 十九 請廢止牙帖實行登錄稅案。
- 二十 提議開辦四川水力發電案。
- 廿一 維持出口商業案。
- 廿二 擬請提倡組織枕木總公司案。
- 廿三 振興商務必先擴充電力補助各小工廠案。
- 廿四 提倡雲南鑛務案。
- 廿五 駁正暫行鑛章請速修改案並送鑛章討論會。(註四)

教育部公布商船專門學校規程九條。

規程如左：

- 第一條 商船專門學校以養成商船專門人才爲宗旨。

中華民國元年 十二月五日



中華民國元年 十二月五日

六八四

第二條 商船專門學校本科之修業年限爲四年。

第三條 商船專門學校，得設置預科，修業年限爲一年。

第四條 商船專門學校得爲本科畢業生設研究科，其年限爲一年以上。

第五條 商船專門學校分爲二科：一駕駛科，二機輪科。

駕駛科之科目：

一、外國語。二、數學。三、物理學。四、應用力學。五、水力學。六、商業地理。七、運用術。八、引港術。九、信號術。十、駕駛學。十一、造船學大意。十二、機輪學大意。十三、槍礮術。十四、電氣工學。十五、船內衛生學。十六、救急醫術。十七、海權史。十八、海商法。十九、國際公法。二十、海事法規。二十一、商船法規。二十二、海上氣象學。二十三、水路測量學。二十四、製圖。二十五、經濟學。二十六、簿記。二十七、實習。

機輪科之科目：

一、英語。二、數學。三、物理學。四、應用力學。五、水力學。六、應用化學。七、熱機關學。八、工作法。九、汽機術。十、汽罐術。十一、船用機關學。十二、造船學大意。十三、駕駛學大意。十四、電氣工學。十五、製圖及計畫。十六、船內衛生學。十七、商船法規。十八、海事法規。十九、實習。

第六條 商船專門學校各科目授業時間，由校長訂定，呈報教育總長。

第七條 商船專門學校應設備實習工場，練船塢，實習練船及應用圖書器械標本等。

第八條 凡公立私立商船專門學校，除遵照專門學校令及公立私立專門學校規程外，概依本規程辦理。

第九條 本規程自公布日施行。（註五）

教育部公布商業專門學校規程。

規程如左：

- 第一條 商業專門學校以養成商業專門人才爲宗旨。
- 第二條 商業專門學校本科之修業年限爲三年。
- 第三條 商業專門學校得設置預科，修業年限爲一年。
- 第四條 商業專門學校得爲本科畢業生設研究科，其年限爲一年以上。
- 第五條 商業專門學校之科目如左：

一、商業道德。二、商用文。三、商業算術。四、商業地理。五、商業歷史。六、簿記（商業簿記）（銀行簿記）。七、工學。（機械工學）（工場管理法）。八、商品學。九、經濟學（經濟原論）（貨幣論）（銀行論）（投機論）（恐慌論）（商業政策）。十、法學（民法）（商法）（破產法）（商事行政法）（國際法）。十一、商業學（商業通論）（保險論）（銀行論）（關稅論）（海陸運輸論）（買賣論）（倉庫論）（交易所論）。十二、統計學（實用統計學）。十三、會計學。十四、財政學。十五、商業實踐。十六、英語。十七、第二外國語（法、德、俄、日之一）。十八、蒙藏語（隨意科）。

- 第六條 商業專門學校各科目授業時間，由校長訂定，呈報教育總長。
- 第七條 商業專門學校應設備商品陳列所、商業實踐室及應用圖書、器械、商品、樣本等。
- 第八條 凡公立私立商業專門學校，除遵照專門學校令及公立私立專門學校規程外，概依本規程辦理。
- 第九條 本規程自公布日施行。（註六）

中華民國元年 十二月五日

六八五

袁大總統公布中央行政官官等法第六條委任官敘等執行令。

令曰：

第一條 文官任用法及其施行法未施行以前，依中央行政官官等法第六條第二項之規定所稱有薦任官資格之人

，以具有左列各款資格之一者爲限。

一 在本國或外國大學專門學校修政治、法律、經濟及其他專門科學三年以上，得有畢業文憑者。

二 曾有與薦任以上文官相當之資格，（如曾任內官、小京官以上，外官州縣以上，或京外各官署科長以上職務者），歷辦行政事務或地方公益事務滿三年以上，有成績者。

三 在本國或外國專門以上各學校，或本國法政講習所修政治、法律、經濟之學一年半以上，得有證明書，並曾辦行政事務，或地方公益事務，滿二年以上，有成績者。

四 歷辦行政事務，或地方公益事務，滿五年以上，有成績者。

第二條 有前條第一款之資格者。須檢查其文憑。

有前條第二款第四款之資格者，須檢查其年限及成績，以曾經報部或其他官署確有案據者爲限。

第三條 各官署之委任官。非依本令檢查合格後。不得以有薦任官資格論。

第四條 本令自公布日施行。（註七）

註一：民國元年十二月七日上海「民立報」（第七七四號）。

註二：民國二年一月七日上海「民立報」（第）。

註三：「東方雜誌」九卷七號。

註四：同註二。

註五：民國元年十二月份「政府公報」命令第二二〇號。

註六：民國元年十二月份「政府公報」命令第二二三號。

註七：民國元年十二月份「政府公報」命令第二一九號。

六日 教育部公布外國語專門學校規程。

規程如左：

- 第一條 外國語專門學校以養成外國語學專門人才爲宗旨。
- 第二條 外國語專門學校本科之修業年限爲三年。
- 第三條 外國語專門學校得設置預科修業年限爲一年。
- 第四條 外國語專門學校得爲本科學業生設研究科，其年限爲一年以上。
- 第五條 外國語專門學校分爲五科：一、英語學科；二、法語學科；三、德語學科；四、俄語科；五、日語本學科。

英語學科之科目：

- 一、英語。二、國文。三、言語學。四、歷史。五、地理。六、教育學。七、法學通論。八、經濟學。
- 。九、國際法。十、世界語。

法語學科之科目：

- 一、法語。二、國文。三、言語學。四、歷史。五、地理。六、教育學。七、法學通論。八、經濟學。
- 。九、國際法。十、世界語。

德語學科之科目：

- 一、德語。二、國文。三、言語學。四、歷史。五、地理。六、教育學。七、法學通論。八、經濟學。
- 。九、國際法。十、世界語。

俄語學科之科目：

中華民國元年 十二月六日



中華民國元年 十二月六日

六八八

一、俄語。二、國文。三、言語學。四、歷史。五、地理。六、教育學。七、法學通論。八、經濟學。九、國際法。十、世界語。

日本語學科之科目：

一、日本語。二、國文。三、言語學。四、歷史。五、地理。六、教育學。七、法學通論。八、經濟學。九、國際法。十、世界語。

第六條 以上各學科由校長酌量設置，呈報教育總長認可。

第七條 外國語專門學校各科目授業時間，由校長訂定，呈報教育總長。

第八條 外國語專門學校語就各科設備、應用、圖書、標本、模型等。

第九條 外國語專門學校之學科，除前列五科外，得應時勢之需要，增設他種語學科。

第十條 凡公立私立外國語專門學校，除遵照專門學校令及公立私立專門學校規程外，概依本規程辦理。

第十一條 本規程自公布日施行。（註一）

開魯縣境西扎魯特公爵等被匪殺害，袁總統令從優給卹。

令曰：

「據熱河都統崑源電呈稱：匪首高喇嘛等，竄回開境，招集匪徒，將西扎魯特公爵，東扎魯特福晉及協理等殺害，並劫去眷車百餘輛等語。該匪首等肆意劫殺，實屬慘無人理，亟應趕為勦除，拯民水火。即由熱河都統，奉天都督分飭各軍迅速前進，合力圍攻，並設法救出眷車，以懲兇暴而安善良，至被殺之公爵等，應查明照陣亡例從優給卹，用旌忠烈。」（註二）

袁大總統公布陸海軍勳章令。

令曰：

第一章 總 則

第一條 陸海軍各種勳章，凡民國陸海軍人，於平時戰時，著有勳勞，或非陸海軍人及外國人，於陸海軍特別任務中，著有勳勞者，皆得分別給與。

第二條 陸海軍勳章分二種：

一 白鷹勳章。

二 文虎勳章。

第三條 各種勳勞章，均分九等：一、二等給與上等官佐；三等至六等給與中初等官佐及准尉見習軍官；七、八、九等給與士兵。

第四條 給與勳章時，均附給執照，載明勳績。其應給年金者，即以其執照為領金之證據。

第二章 白鷹勳章

第五條 白鷹勳章中心鏤刻白鷹。

第六條 依陸海軍敘勳條例，有殊勳者，給與白鷹勳章。

第七條 凡受有白鷹勳章者，按其等級，得依陸海軍勳章年金法，受一定之年金。

第三章 文虎勳章

第八條 文虎勳章中心鏤刻文虎。

第九條 依陸海軍敘勳條例，有武功或勞績者，給與文虎勳章。

第四章 佩帶規則

第十條 一、二、三等白鷹勳章，佩於上衣第一紐上。一、二、三等文虎勳章，佩於左胸部大綬上方。普通章下方。各種一、二等勳章，有大綬一條，一等紅色，二等黃色，佩於左肩至右脇下。四等至九等勳章，均用小綬，佩於上衣左襟之上。四等至六等，綬用綠色；七等至九等，綬用藍色。

第十一條 各種勳章，於著軍禮服、軍常服時，均可佩帶，但著常服佩帶一、二等勳章時，不佩大綬。

第十二條 已受一種勳章，而更受同種上級之勳章者，其下級勳章繳部核銷，若受他種勳章，無論是否同級，均

中華民國元年 十二月六日

六九〇

得並佩。

第十三條 受有兩種以上之一、二等勳章者，祇佩較高級之大綬。

第十四條 併佩兩箇以上之勳章時，以等級較高者列於較次者之右方，如一行不能並列，亦得列爲兩行。

第十五條 佩帶本國普通勳章時，按普通勳章佩帶規則施行。普通勳章與陸海軍勳章同時佩帶，普通勳章列於陸

海軍勳章左方。

第十六條 受有外國勳章者，佩帶時應將本國勳章列外國勳章之右方。

附勳章執照式

陸海軍勳章執照

大總統爲

給與 等

勳章用示獎勵特給執照以資證明

陸軍總長

中華民國

年 月

第

號

日

(三註)

袁大總統公布陸海軍獎章令。

令曰：

第一條 陸海軍各種獎章，凡民國陸海軍人，於平時戰時，著有勞績，或非陸海軍人，於陸海軍特別任務中，著有勞績者，分別給與之。

第二條 陸海軍獎章分爲四等如左：

一等 金色獎章。

二等 銀色獎章。

三等 藍色獎章。

四等 白色獎章。

第三條 各等獎章，由陸海軍總長按照本章第五、第六條兩所列各項成績，擬與各等獎章，呈請大總統核准施行。

第四條 一等、二等獎章，給與官佐，三等、四等，給與士兵。

第五條 陸海軍得有左列各項成績之一者，分別酌給各等獎章。

甲、戰時：

一 戰役中著有成績，堪資矜式者。

一 隨同出征，盡瘁任務，確有證據者。

乙、平時：

一 拿獲土匪，在事出力者。

一 鎮壓內亂時，奮勇救護民人之生命財產，致獲保全者。

一 藝能出眾，屢次從事勤務，成績卓著者。

一 發明軍用物件，經長官考驗，認為合用者。

一 充任各項職守，滿左表所列年限以上，未受懲罰，並無曠職，成績甚優者。

職別	官	佐	士	兵
章等	一等	二等	三等	四等
服務年限	十五年以上	五年以上	二十年以上	十年以上
附則	官佐、士兵任職滿年、受有二等、四等獎章，復著本條所列各項成績者，准其加給一等及三等獎章。			

中華民國元年 十二月六日

中華民國元年 十二月六日

六九二

第六條 非陸海軍人，著有左列各項事實之一者，分別酌給各等獎章。

一 戰時籌助軍餉得萬元以上者。

一 戰時探知敵人有違犯公法行爲，及捕獲奸細，報告有據，事後查實者。

一 在戰地隨同出力，勞績卓著，及其他有功於全體戰役者。

一 隨同出力，拿獲土匪及保全地方治安者。

第七條 獎章用銀質爲之，外作五瓣，各瓣間聯以梅花，中鑄中華民國○軍獎章八字。（○分陸海兩項）一二

等上冠花葉三枚，三四等上冠一環。

第八條 獎章所用小綬，以色區別，賞戰時官佐士兵者，其綬用國旗色；賞平時官佐士兵者，其綬用藍色黃邊。

第九條 獎章佩於上衣左襟各紀念章之左。

第十條 給與獎章時，並附給執照。式如左。

獎章執照

某機關某職姓名

著有勞績今依陸海軍獎章令第

條第

項給與

等獎章於某年某月

某日呈奉

大總統核准合發執照給予收執

陸軍總軍長署名

中華民國

年

月

字第

號

日

(四註)

袁大總統公布陸海軍敘勳條例。

條例曰：

第一條 敘勳分二種：

一 殊勳。

二 武功及勞績。

第二條 在戰時立有左列勳績者，謂之殊勳。

- 一 奪獲敵軍重要地點者。
- 二 奪獲敵軍軍旗、大礮及重要軍械者。
- 三 斷絕敵軍交通，或截獲敵軍糧餉、軍械戰局，因以奏功者。
- 四 運籌適宜致獲全功者。
- 五 在戰鬥間處置善良，確與全軍或一部有重要之關係者。
- 六 冒險前進，偵得敵人重要軍情，致獲全功者。
- 七 於最困苦缺乏時，毅然從事戰鬥，足振起他人之志氣者。
- 八 殲殲或捕獲敵軍重要將校者。
- 九 捕獲或轟沈敵之軍艦者。
- 十 冒險破壞敵之伏置水雷或障礙物，得以開導我軍艦之進路者。
- 十一 我礮臺被敵軍包圍，我港灣被其封鎖，以苦戰鬥運輸之途，終得達其目的者。
- 十二 我軍艦被敵之優勢艦隊攻擊，他無應援，終得免敵之捕奪，保全名譽脫歸者。
- 十三 我軍艦護送多數船舶，與敵之優勢艦隊相遇，劇戰之後，所護送船舶，得以安全航到其目的地者。

中華民國元年 十二月六日

六九三



中華民國元年 十二月六日

六九四

第三條

- 十四 占領敵之礮臺、港灣，或有守備之城市者。
 - 十五 奪還敵軍擁護我被掠之軍艦者。
 - 十六 闖入敵之港灣內，捕獲或破壞其艦船者。
 - 十七 冒險伏置水雷，得以轟沈敵之軍艦，或加危害，使之失其戰鬥力者。
 - 十八 冒險封鎖敵之港灣，得盡其任務者。
 - 十九 戰鬥中我艦受大損傷，挺身冒險施應急處置，得以保全其艦之運命者。
- 在戰時或平時立有左列功績者，謂之武功或勞績。
- 一 救護長官之危急以立功者。
 - 二 力疾或負傷而強與戰鬥者。
 - 三 冒險前進，達到命令中指定之任務者。
 - 四 戰鬥間勇敢，率先奪取鎗械及捕獲敵人者。
 - 五 捕獲轟沈敵之軍用船舶及其商船者。
 - 六 戰時辦理戰線以後事務，成績最著者。
 - 七 平定內亂，功績卓著者。
 - 八 旅行於交通未備區域，作有報告圖表，足資軍事之助者。
 - 九 本艦航海停泊中，或他艦航海停泊中，遇有危急，冒險從事救護，得以免其危險者。
 - 十 冒險救助被難船舶，得以救護其生命財產者。
 - 十一 發明陸海軍學理及軍用物品，有益於軍事前途者，但以陸海軍部查核認可爲限。
 - 十二 在邊遠瘴癘地方，戍守國境，或從事屯墾，滿二年以上，克盡厥職者。
 - 十三 鎮壓內亂，擒獲匪首，剿除匪黨者。
 - 十四 識破或捕獲國際奸細，證據確鑿者。



十五 鎮壓內亂時，奪取匪寨，收復被據城池者。

十六 捕獲海賊或國際賊，證據確鑿者。

第四條 陸海軍各種勳章，除大總統當然佩帶外，得由大總統特贈外國大總統暨皇帝君主。

第五條 各種勳章，除由大總統特令頒給外，所有立功人員，均由該管長官，按本章調查表查實詳記，並將該員履歷、功績事實，具報陸海軍總長，由陸海軍總長呈請大總統批准遵行。

第六條 戰時立功人員應給勳章者，無論在戰役之中或戰役之後，均可呈報陸海軍總長核辦。

第七條 平時著有功勳勞績人員，應於每年二內，由各省處長官報部，於四月內，由該管總長轉呈大總統批示遵行。

第八條 頒給勳章，經大總統特令或批准後，由陸海軍部註冊，並將執照附同勳章頒由該省最高級陸海軍長官，傳集所部列隊授與，如係給與士兵，則僅傳集該連授與。

第九條 戰時之陸海軍總司令官，得依戰役景況，先行給與部下三等以下勳章，事後報部查核。

第十條 所受勳章附有年金者，自頒到勳章之日起算。

第十一條 敘勳時與立功時官職階級不同者，仍以立功時官職論賞。

第十二條 受有勳章而更立功績者，可換給原章之高一級者，或加給他種勳章，但受有兩個同種之勳章時，應按其較次者及執照一併呈繳陸海軍部核銷。

第十三章 敘勳公文呈報之際，或已呈而未奉部覆時，該員如有休職、退役、轉免、死亡等情，應按其實事迅速報部，以憑核辦。

第十四條 應受勳章年金者，於休職或退役時，由該省陸海軍長官報部註冊，並移知原籍地方官署或住在地方官署立案，即由該地方官署按執照發給年金。

第十五條 受褫奪公權之宣告者。即褫奪其勳章。

第十六條 因污辱軍人名譽，而受免官處分，或重於免官處分者，即褫奪其勳章。

中華民國元年 十二月六日

六九五

中華民國元年 十二月七、八日

六九六

第十七條 處刑法徒刑以上之刑，未受褫奪公權之宣告者，得停止其佩帶勳章。

第十八條 受有勳章者，如身故或當褫奪時，應將勳章並執照呈送本軍隊處所或地方官署轉繳陸海軍部註銷。

第十九條 應受勳章年金之人身故。匿不呈報，而繼續領取者，按法治罪。

第二十條 如未經領受勳章，私造佩帶，或佩帶他人所受之勳章者，按法治罪。

第二十一條 如有將勳章賣讓、典質及抵償貨財債務等事，查明將勳章註銷。

第二十二條 勳章及執照，如有遺失，准其補給，但於勳章背面，附以補給記號，執照之內，註明補給字樣，其原件如有查獲者，應即送部註銷。（註五）

註一：民國元年十二月份「政府公報」命令第二二三號。

註二：民國元年十二月份「政府公報」命令第二二〇號。

註三：同註二。

註四：同註二。

註五：同註二。

七日
駐藏長官鍾穎自加林旁致電四川都督府稱：藏事停戰議和，官兵可望離藏生還。（註一）

註：民國元年十二月八日上海「民立報」，（第七七五號）

八日
國父自上海抵杭州，各界熱烈歡迎。

是日，國父從上海抵杭州，隨行者有陳其美、中國社會黨代表王文典、上海交通部長姚勇忱以及錢振椿、劉民畏等人。國父所到之處，民衆夾道歡迎，旋赴歡迎會。會中，首由國民黨浙江支部長褚慧僧報告歡迎之意，繼由魏君代表全體讀頌辭，福田會惠兒院長張摩訶帶同學生唱歌歡迎。隨即請 國父演

國史館

Academia Historica

說，大略云：光復南京之功，浙人死義最烈，秋瑾女士尤爲革命之先健者，鄙人與諸君相見至爲榮幸。又云：三民主義，民族、民權俱已達到。今當提倡民生主義。民生主義爲世界之公理，與本黨惟一之政見。民生主義爲預防資本家壟斷，即經濟革命是也。又主張平均地權。演說甚長，均發揮盡致，下午七時始演說完畢。在坐均歡呼中山萬歲！民生主義萬歲！中華萬歲！民國萬歲！便散會。國父及其隨行者即赴浙督朱瑞晚宴，並在梅花碑第五司令部下榻。（註一）

袁大總統令授薩鎮冰爲海軍上將，沈壽堃、程璧光爲海軍中將。（註二）

袁大總統公布參議院議員選舉法施行細則。

參議院院議員選舉法施行細則全文如下：

第一章 總 則

第一條 每屆選舉，各選舉監督各就本署設辦理選舉事務所。所有選舉事宜，由各選舉監督各就本署人員內分別派令兼辦。

前項辦理選舉事務所，於選舉完畢之日裁撤。

第二條 每屆選舉，由各選舉監督於選舉日期前，分別委左列各員：

一、投票管理員、開票管理員。

二、投票監察員、開票監察員。

第三條 投票管理員應製成投票錄，開票管理員應製成開票錄，各選舉監督應製成選舉錄，詳記關於投票、開票選舉始末情形，於本屆選舉期內保存之。

第四條 除各省選舉場所依本法第二十三條所規定外，其他選舉場所，由各選舉監督於選舉期十日以前籌定榜示之。

第五條 投票紙、投票匣由選舉監督依式製成，頒發投票管理員。

中華民國元年 十二月八日

第六條 凡投票、開票，均於選舉場所內行之。

第七條 投票開票時間，由各選舉監督於選舉期十日以前，酌定榜示於選舉場所。

前項時間，不得在上午八時前，下午六時後。

第八條 依本法第六條到會之選舉人，不滿總數三分之二時，由選舉監督宣告於次日投票。

第九條 凡當選人不足額，應再行投票，已逾第七條第二項時限者，於次日接續行之。

第十條 被選舉人年齡，以舉行選舉之日計算。

第十一條 被選舉人除本法別有規定外，各會選出者，不以各該選舉人為限。

第十二條 被選舉人於被選前已當選為衆議院議員，或於被選後復當選為衆議院議員者，如依本法第十一條答覆

願應選時，其衆議院議員應選在前，即須辭職，未應選者，以不願應選論。

第十三條 有本法第三條之被選舉資格，而當選時，係現任官吏，或公吏，如依本法第十一條答覆願應選者，須

於未答覆前呈請辭職。

第十四條 選舉人已被選，而當選人尚不足額時，其已被選之選舉人，不得再行投票。

第十五條 關於投票、開票，本細則所未規定者，得適用衆議院議員選舉法施行細則。蒙古、西藏、青海衆議院

議員選舉施行令，暨衆議院議員選舉投票紙投票管理規則衆議院議員選舉開票規則之規定。

第二章 各省

第十六條 每屆選舉，由各選舉監督於選舉期十日以前，就各本省市議會議員名額造冊選舉人名冊。

第三章 蒙古及青海

第十七條 蒙古及青海之選舉監督，應各就本管區劃內之王公、世爵、世職，造成選舉人名冊。

第十八條 選舉會之組織，係聯合二以上之區劃者，就各該區劃內之王公世爵世職，合造一選舉人名冊。

第十九條 蒙古王公、世爵、世職之住居京師者，如各本選舉區劃，已屆選舉日期，尚無人組織選舉會時，得由

該王公等就近組織之。其選舉監督依本法第二十八條之規定，委託蒙藏事務局總裁代理，其本選舉區

劃組織有選舉會者，如住居京師之王公、世爵、世職滿十人以上時，得呈明蒙藏事務局轉報該選舉監督，列入選舉人名冊，就近投票，俟投票完畢後，由蒙藏事務局總裁將投票匭移交該管監督彙總開票。

第四章 西 藏

第二十條 依本法三十二條組織選舉會時，選舉監督應分別前藏、後藏，各造一選舉人名冊。

第五章 中央學會

第二十一條 每屆選舉，由選舉監督就現在中央學會會員名額造成選舉人名冊，但名譽會員不得爲選舉人。

第六章 華 僑

第二十二條 華僑選舉會會員，由各該華僑僑居地之商會、中華會館、中華公所、書報社，於具備左列資格之人內

，依歷年公推會長、館長、所長、社長等相當職員之習慣辦理。

一、有中華民國國籍之男子，年滿二十五歲以上者。

二、有值五百元以上之不動產或動產者。

三、無衆議院議員選舉法第六條所列情事之一者。

前項各商會、中華會館、中華公所、書報社公推之人到京時，即行呈報該選舉監督，俟審查憑證相符，認爲會員後，依其名額造成選舉人名冊。

第二十三條 前條會員，非依參議院議員選舉法，華僑選舉會施行法第二條第二項之規定審查相符，其選出之人爲無效。

第七章 附 則

第二十四條 選舉人名冊、投票簿、投票紙、投票匭、投票錄、開票錄、選舉錄、當選證書，另以表式定之。

第二十五條 按照本法暨本細則所規定應需之選舉費用，本選舉費用補助令行之，其選舉人須給旅費者，由各選舉監督核定。

中華民國元年 十二月九日

七〇〇

第二十六條 本細則自公布日施行（註三）。

袁大總統公布參議院議員第一屆選舉日期令。

令曰：

第一條 各省省議會之參議院議員選舉，於民國二年二月初十日舉行。

屆前項規定日期，該省議會尚未成立時，得由該選舉監督呈報內務總長，延期至該省議會成立後第一次開會之翌日。

第二條 蒙古青海選舉會之參議院議員選舉，於民國二年正月二十日舉行。

前項規定，遇有必要情形，得由該選舉監督呈報內務總長。酌量延期，但至長以不逾第一條第一項所定之日期爲限。

第三條 前條規定，於西藏選舉會之參議院議員選舉準用之。

第四條 中央學會之參議院議員選舉，於民國二年二月初十日舉行。

屆前項規定日期，該會會員之到京人數尚不滿三分之二時，得由該選舉監督報告內務總長酌量延期。

第五條 前條規定，於華僑選舉會之參議院議員選舉準用之。

第六條 本令自公布日施行。（註四）

註一：民國元年十二月十日上海「民立報」（第七七七號）。

註二：民國元年十二月份「政府公報」命令第二二二號。

註三：同註二。

註四：同註二。

九日 十三省都督聯名電請政府聯美，為民國外交大方針。（註一）

按：時征蒙抗俄之論調，風起雲湧，遍於國內。惟各國鮮有能助我者，日本且首唱瓜分中國之言，故各省有聯美之

國史館

Academia Historica

主張。然當時美尙守門羅主義，雖對中國表示友好惟，尙未正式承認民國。

拉薩為西藏叛軍所圍，西藏辦事長官鍾穎音訊中斷。

是日，拉薩為西藏叛軍所圍，（註二）英國派廓爾喀軍隊駐紮藏印邊界，封鎖各處路口要隘，禁止漢人來往。（註三）西藏辦事長官鍾穎音訊中斷。

英使朱爾典藉口安慶查禁私運鴉片案有違章約，前曾提出抗議，今復要求賠償英商損失，外交部仍據理予以駁覆。

本年九月間，有中國商人在安慶違章私運煙土，被警察廳查獲，追索運單，該商僅將下等營業照呈驗，皖督柏文蔚以貨單兩離，確係私貨，當時禁煙業已盡絕，遂將此貨銷毀。嗣英人藉口違約，竟調兵輪，至皖干涉。上月下旬，駐京英使朱爾典向外交部提出抗議，經外交部據理駁覆，謂此事純屬稽查問題，為我國內政，與外交絕不相關，於約章條件更無違礙。本日，英使朱爾典忽偕駐滬總領事，携運單等件至部，要索賠償，由陸總長徵祥、顏次長惠慶及安徽駐京代表徐君與之辯論，英使一味堅執，旋又照會外交部，謂浙、皖、贛、鄂、湘各省嚴令禁煙，不但違背章約，且致英商銷路窒滯，賠累甚巨，請中國政府妥籌辦法外交部仍擬切實駁覆，現尚在交涉中。（註四）

國父在浙江五十一團體歡迎會演說「國為民有，人人應負擔義務」。

國父於昨日，由滬到杭。是日下午，浙江五十一團體在國民公所開特別歡迎大會，到會者約三千人。四點三十分，國父入席，大會即開始。首由國民黨浙江支部長褚慧僧報告歡迎之意，次由張心蕪朗誦歡迎詞，全體與會人員並脫帽向國父行一鞠躬相見禮。隨即國父登臺演說「國為民有，人人應負擔義務」，認為現在國為民有，人人應負擔義務，目前同心協力，則將來同享幸福。至於民生主義有四大綱：（一）節制資本，（二）平均地權，（三）實業鐵道問題，（四）教育問題。這些責任在人民，人人應負擔義務。其文

中華民國元年 十二月九日

七〇二

曰：

「兄弟小走武林，薄游六橋三竺，今與諸公相見，不勝欣幸！但亦由中國民國成立，吾輩始能有今日之敘會。屈指清帝遜位以來，忽忽已一週年，我四萬萬同胞，如撥雲霧而見青天。然要知此後應做之事正多，破壞容易，建設煩難。去歲推倒滿清政府，彷彿拆毀一間朽敗房屋，重新建築。在此除舊建新之際，經營締造，端賴得人。今時隔一年，舊屋早經拆去，新屋尚未落成，此皆由於人民不知共和原理之故。有識者因循觀望，愚魯者隨波逐流。須知現在國爲民有，人人應負擔義務。目前同心協力，則將來同享幸福。現在國基未固，豈可幸圖苟安？又有農人野老不明大義，以爲革命之後，從此自由，可以不納稅，不完糧。不知果如所言，中央之財政從何支出？此事必須由當地明達切實開導。」

至於民生主義，有四大綱：其一，即節制資本。所幸我國現在尙無巨大之資本家，擁有家財至數千萬萬者。全國人民，同一窮困，尙無他慮，否則即要演成因不平等而衝突之風潮。歐美各國，即常有此事。故現今即須實行節制資本，以免貧民受富豪之挾制。

其次，爲平均地權。土地爲人生最要之事，無土地則無立足之所。人非飛鳥魚鱉，可以借空中水底棲身。以前英國，人民受土地之苦者一百餘年，因富戶廣收土地，限制貧者。故去歲南京臨時政府成立時，兄弟首先注意解決土地問題。國家收稅，不能按畝抽捐。譬如上海英租界之大馬路，每地一畝值價約三五十萬，而鄉間之地每畝只值十元五元不等，相去奚啻天淵？故估本抽稅，最爲平等。即此一端。民間之受惠爲如何？

又次，爲實業鐵道問題。今我國鐵道次第推廣，營業浩大，此事理當主張國有。無識者以爲商辦無害，何必操之於國？不知國爲民有，國有即民有也。倘或不歸國有，譬如一省有一大資本家，將一省之鐵路包辦，大權獨攬，壟斷商業，彼時國民受其影響，豈不大哉！

至於教育問題，吾國雖自號文物之邦，男子受教育者不及十分之六，女子受教者不及十分之三，其中有志無力者，頗不乏人，其故何在？國家教育不能普及故也。推原根本，在以前責在君主，在今日責在人民，吾同胞須於此中深注意焉。歡敘之餘，所陳如是，願諸吾勉之！」（註五）

註一：民國元年十二月一日上海「民立報」（第七七八號）。

註二：民國元年十二月十日上海「民立報」（第七七八號）。

註三：民國元年十二月二十二日上海「民立報」（第七八九號）。

註四：「東方雜誌」第九卷第八號。

註五：民國元年十二月十日、十一日上海「民立報」（第七七七號、七七八號）。

十日 國務院開會，討論國父「錢幣革命通電」，並無結果。

先是，國父以強俄陰結蒙人，侵我領土，國民雖有同仇敵愾之心，而根本問題尚未解決，因於三日發表「錢幣革命通電」，主張先行錢幣革命，以解決財政之困難，而後謀不敗之戰略，以抗強敵而保領土。國務院接電後，於是日開會討論，各國務員約分為四派：（一）贊成派：總理趙秉鈞、外交總長陸徵祥，司法總長許世英及海軍總長劉冠雄等，略謂：征庫困於財政，而戰時急務，非財力富強不能辦到，因此不得不仰賴紙幣、練兵累進之法。（二）反對派：陸軍總長段祺瑞及財政總長周學熙等，略謂：中國現銀少，若全用紙幣，不免濫發；既無準備，現金將來如何收回？且賠償外款須用現金，非紙幣可搪塞。至於軍隊，自革命後累次增加，已在五百萬以上，再召集退伍兵，足有一千萬，以之對外，何慮不足？（三）中立派：交通總長朱啟鈐及農林總長陳振先等，因人可否，毫無定見。（四）旁觀派：工商總長劉揆一及代理教育總長董鴻禕等，始終未發一言。經熱烈討論後，並無結果。（註一）

教育部公布師範學校規程八十六條。

規程如左：

第一章 教養學生之要旨

第一條 師範學校宜遵師範教育令之本旨，注意左列事項以教養學生：

- 一、健全之精神宿於健全之身體，故宜使學生謹於攝生，勤於體育。
- 二、陶冶情性，鍛鍊意志，為充任教員者之要務，故宜使學生富於美感，勇於德行。

中華民國元年 十二月十日

中華民國元年 十二月十日

七〇四

三、愛國家，尊法憲，爲充任教員者之要務，故宜使學生明建國之本原，踐國民之職分。

四、獨立博愛，爲充任教員者之要務，故宜使學生尊品格而重自治，愛人道而尚大公。

五、世界觀與人生觀爲精神教育之本，故宜使學生究心哲理而具高尚之志趣。

六、教授時常宜注意於教授法，務使學生於受業之際悟施教之方。

七、教授上一切資料務切於學生將來之實用，以克副小學校令及其施行規則之旨趣。

八、爲學之道不宜專恃教授，務使學生銳意研究養成自動之能力。

第二章 預科及本科

第一節 學科及程度

第二條 本科分爲第一部、第二部，但第二部視地方情形可以不設。

第三條 豫科爲欲入本科第一部者，施必需之教育。

第四條 豫科條業年限爲一年；本科第一部條業年限爲四年；本科第二部條業年限爲一年。

第五條 豫科之學科目爲修身、國文、習字、英語、數學、圖畫、樂歌、體操。女子師範學校加課縫紉。

第六條 本科第一部之學科目爲修身、教育、習字、英語、歷史、地理、數學、博物、物理、化學、法制、經濟、圖畫、手工、農業、樂歌、體操。視地方情形得缺農業，或以世界語代英語。視地方情形得加課

商業，其兼課農業者，令學生選習之。

第七條 女子師範學校本科第一部之學科目爲修身、教育、國文、習字、歷史、地理、數學、博物、物理、化學、法制、經濟、圖畫、手工、家事、園藝、縫紉、樂歌、體操。視地方情形得加英語或世界語爲隨意科。家事、園藝科之園藝得缺之。

第八條 修身要旨在養成道德上之思想情操，勉以躬行實踐，具爲師表之品格，並解悟小學校修身教授法。修身首宜採取嘉言懿行，就學生平日行爲，指示道德要領，漸及對國家社會家族之實務，兼授倫理學大要及教授法與演習禮儀法。

第九條 教育要旨在授以教育上之普通知識，尤當詳於小學教育之旨趣方法，習其技能，並修養教育家之精神

，教育首宜授以心理學、論理學之要略，進授教育理論，哲學發凡、教授法，保育法、近世教育史、教育制度、學校管理法、學校衛生及教育實習。

第十條

國文要旨在通解普通語言文字，能自由發表思想，兼涵養文學之興趣，以啓發智德，並解悟小學校國文教授法。國文首宜授以近世文，漸及於近古文，並文字源流文法要略及文學史之大概，使熟練語言，作實用簡易之文兼課教授法。

第十一條

習字要旨在練習書寫，具端正敏捷之能力，並解悟小學校習字教授法。習字宜授以端正姿勢及執筆運筆之法習楷書、行書及草書，並練習記錄與黑板寫法，兼課教授法。

第十二條

英語要旨在習得普通英語英文，以增進智識，並解悟高等小學校英語教授法。英語首宜授以發音拚字，漸及簡易文章之讀法、書法、譯解、默寫，進授普通文章及文法要略、會話、作文，兼課教授法。

第十三條

歷史要旨在知歷史上重要事蹟，明於民族之進化，社會之變遷，邦國之盛衰，尤宜注意於政體之沿革，與民國建立之本。並解悟高等小學校歷史教授法。歷史分本國歷史、外國歷史。本國歷史宜授以歷代政治文化遞演之現象，與其重要事蹟，外國歷史宜授以世界大勢之變遷，著名諸國之興亡，人文之發展，及與本國有關係之事蹟，兼課教授法。

第十四條

地理要旨在知地球之形狀運動，及地球表面與人類生活之狀態，本國、外國之國勢，並解悟高等小學校地理教授法。地理宜授以世界地理之概要、本國地理，及有重要關係之外國地理，並略授地文學與人文地理、兼課教授法。

第十五條

數學要旨在明數量之關係，熟習計算，兼使思慮精確，並解悟小學校算術教授法。數學宜授以算術、代數、幾何、簿記要略及教授法。

第十六條

博物要旨在習得天然物之知識，領會其中相互關係，及對於人生之關係，並解悟高等小學校理科教授法。博物宜授以重要植、動、礦物及標本之採集製作法，人身生理衛生之大要，並教授法與教授時必需之實驗。

第十七條

物理、化學要旨在習得自然現象之知識，領會其中法則，及對於人生之關係，並解悟高等小學校理科

教授法。物理化學宜授以重要現象及定律，並器械之構造作用，元素化合物之性質，並教授法與教授時必需之實驗。

第十八條 法制經濟要旨在養成公民觀念及生活上必需之知識。法制經濟宜授以現行法規及經濟之大要。

第十九條 圖畫要旨在詳審物體，能自由繪畫，練習意匠，涵養美感，並解悟小學圖畫教授法。圖畫以寫生畫為主，兼授臨畫想像畫用器畫及美術史之大要，並練習黑板畫，兼課教授法。前項美術史得暫缺之。

第二十條 手工要旨在具物體正確之觀念，製作簡易物品，以養成工作之趣味，勤勞之習慣，並解悟小學校手工教授法。手工宜授以天然物之模造，及日用器具各種細工，並示以材料之性質，工具之保存法，兼課教授法，女子師範學校手工應兼授編物、刺繡、摘綿、造花等。

第二十一條 農業要旨在習得農業之知識技能，以養成農作之趣味，勤勞之習慣，並解悟高等小學校農業教授法。農業宜授以土壤、水利、肥料、農具、耕耘、栽培及蠶桑、畜牧、森林、農產製造、農業經濟等事，並教授法。視地方情形可加授水產。

第二十二條 家事園藝要旨在習得理家及治圃之智識，養成勤儉整潔之習慣。家事、園藝，宜授以衣、食、住及侍病、育兒、經理家產、家計、簿記及栽、培、蒔、養等事，兼得實習烹飪。

第二十三條 縫紉要旨在習得縫紉之知識技能，養成節儉利用之習慣，並解悟高等小學校縫紉教授法。縫紉宜授以普通衣服之縫法、裁法、補綴法及教授法。

第二十四條 樂歌要旨在習得音樂之知識技能，以涵養德性及美感，並解悟小學校唱歌教授法。樂歌宜先授單音，次授複音，及樂器用法，並教法。

第二十五條 體操要旨在使身體各部平均發育，強健體質，活潑精神，兼養成守規律、尚協同之習慣，並解悟小學校體操教授法。體操宜授以普通體操，游戲及兵式體操，並教授法。女子師範學校免課兵式體操。

第二十六條 商業要旨在習得商業之知識，並解悟高等小學校商業教授法。商業宜授以商事要項、商業簿記、商業算術、商業地理及本地重要之商品，並教授法。

第二十七條 預科及本科第一部各學科目，每週教授時數，師範學校依第一表，女子師範學校依第二表。但遇不得已時，校長得通計各科歷年教授時數，就各學年變通增減，每週至少須滿三十小時，至多不得過三十六小時。

第一表

學 科 目	學 年	本 科 第 一 部				修 身	教 育	國 文	習 字	英 語	歷 史	地 理
		預 科	第 一 學 年	第 二 學 年	第 三 學 年	第 四 學 年						
								一〇	二	四		
			二	一	一	一		五	二	五	二	二
								四	一	五	二	二
								三		四	二	二
							實習九二二	二		三		

中華民國元年 十二月十日

七〇八

總計	體操	樂歌	農業	手工	圖畫	法制經濟	物理化學	博物	數學
三三	四	二			二				六
三三	四	二		三				三	四
三五	四	一		三			三	二	三
三五	四	一	三	美術史一 四			三	二	二
三五	四	一	三	美術史一 四			二		二

缺農業者酌增他科目時數

第二表

中華民國元年 十二月十日

學 科 目	年									
		預	科	第一學年	第二學年	第三學年	第四學年	部		
物理化學										
博物				三		二		二		
數學		五		三	三	二		二		二
地理				二		二		二		
歷史				二		二		二		
習字		二		二		一				一
國文		一〇		六		三		三		二
教育						四		四		
修身		二		一		一		一		一
								實習九二二一		

七〇九

中華民國元年 十二月十日

七一〇

總計	英語	體操	樂歌	縫紉	園家藝事	手工	圖畫	法制經濟
三〇								
三三	(=)	三	二	四			二	
三三一								
三五	(=)	三	二	四		二	二	
三三三								
三六	(=)	三	二	四		二	二	
三三三							美術史一	
三六	(=)	三	一	四	三	三		
三三三							美術史一	
三六	(=)	二	一	二	三	四		二

第二十八條 本科第二部學科目爲修身、教育、國文、數學、博物、物理、化學、圖畫、手工、農業、樂歌、體操。

第二十九條 女子師範學校本科第二部學科目爲修身、教育、國文、數學、博物、物理、化學、圖畫、手工、縫紉、樂歌、體操。

第三十條 修身依第八條教以道德要領，並演習禮儀法及教授法。

第三十一條 教育依第九條兼課歷史、地理、教授法。

第三十二條 國文依第十條以近世文爲主，又令熟練語言，作實用簡易之文，兼課教授法。

第三十三條 數學依第十五條授算術及簿記要略，兼課教授法。

第三十四條 博物依第十六條就天然物補習已得之知識，並授標本採集製作法及教授法，與教授時必需之實驗。

第三十五條 物理、化學依第十七條就自然現象補習已得之知識，兼課教授法與教授時必需之實驗。

第三十六條 圖畫依第十九條補習已得之知識技能，並練習黑板畫，兼課教授法。

第三十七條 縫紉依第二十三條補習已得之知識技能，兼課教授法。

第三十八條 手工、農業、樂歌、體操，依第二十、第二十一、第二十四、第二十五條，兼課教授法。

第三十九條 本科第二部各學科目，每週教授時數，師範學校依第一表，女子師範學校依第二表，但遇不得已時，得依第二十七條所規定，變通增減其時數。

第一表

學 科 目	第一學年		
	修 身	教 育	國 文
	一	實習八 七 一五	二

七一

學 科 目	學 年	第一學年

合 計	體 操	樂 歌	農 業	手 工	圖 畫	物 理 化 學	博 物	數 學
三五	三	二	四	三	三	三	二	二

七
一
三

體 操	樂 歌	縫 紉	手 工	圖 畫	物 理 化 學	博 物	數 學	國 文	教 育	修 身
三	二	二	三		三		二	三	實習 八七 一五	一

合

計

三四

第四十條 師範學校教科用圖書，由各省圖書審查會選定之。

第二節 學年學期休業日教授日數及典禮日

第四十一條 學年學期及休業日，別以規程定之。

第四十二條 每學年教授日數須在二百二十日以上，但因第四十三條情事特別休業者，不在此限。試驗及修學旅行不計入前項教授日數中。

第四十三條 遇有傳染病、非常災變及其他特別情事，得臨時休業，但須呈由省行政長官報告教育總長。

第四十四條 典禮日之儀式依儀式規程行之。

第三節 編制

第四十五條 師範學生之定額須在四百人以下。學級應以同學年之學生編制之。一學級之學生數須在四十人以下。

第四十六條 修身、縫紉、樂歌、體操，得合異學年或異學級之學生同時教授。英語、法制、經濟、農業或商業，亦得合異學級學生同時教授，但其人數不得超過前條第三項之制限。

第四節 入學退學及儆戒

第四十七條 預科及本科入學之資格，須身體健全，品行端正，並具有左列各項學力之一者：

在高等小學校畢業或年在十四歲以上，與有同等學力者得入預科；在預科畢業或年在十五歲以上，與有同等學力者，得入本科第一部；在中學校畢業或年在十七歲以上，與有同等學力者，得入本科第二部。

第四十八條

凡志願入學者，須由縣行政長官保送，並由妥實之保證人具保證書送校長試驗收錄，其在高等小學校畢業者，並呈驗畢業證書。前項試驗科目，在高等小學校畢業生試國文、算術二科；非由高等小學校

第四十九條 畢業者，試國文、算術、歷史、地理科等，以高等小學校畢業程度為標準，入學後須試習四個月以內。學生有缺額時得以資格相當者補之，但須施行入學試驗，並試習四個月以內。前項規定在二學年以上者，不適用之。

第五十條 本科生修畢四學年課程，試驗合格者，應授以畢業證書。

第五十一條 學生犯左列各款之一，校長得命其退學：

- 一、身體羸弱難望成就者；
- 二、成績過劣者；
- 三、性質不良，不宜於教職者。

第五十二條 學生不得任意退學，但因特別事故，經校長許可者不在此限。

第五十三條 校長認為教育上不得已時，得儆戒學生。

第五節 學 費

第五十四條 公費生免納學費，並由本學校給以膳費及雜費。前項費額由校長預算，呈請省行政長官核定，其雜費由省行政長官預定標準。各地方得酌量情形，減給前項費額之半數。

第五十五條 師範學校得收自費生，其人數費額由省行政長官核定。

第五十六條 學生因第五十一條及第五十三條事故退學，或自行告退，在公費者應令償還學費及給予各費；在自費者，應令償還學費，但得酌量情形免其一部或全免之。前項償還學費之數，以中學校學費為標準。

第六節 服 務

第五十七條 本科畢業生應在本省小學校服務，其期限自受畢業證書之日起算：第一部公費生七年，半費生五年，自費生三年，第二部生二年。女子師範學校本科畢業生應行服務之期限：公費生五年，半費生四年，自費生三年，第二部生二年。

第五十八條 本科畢業生有因特別情事經省行政長官認可者，亦就職於他省，或華僑所居地，但以教育事業為限。

中華民國元年 十二月十日

第五十九條 在服務期限內，欲入國立學校更求深造者，省行政長官得允許之。在前項學校修業時，得展緩其服務期限，如畢業時該校有應盡義務而其年限相當者，得免除本校之義務。

第六十條 本科畢業生有特別情事不能服務者，省行政長官得酌量減免之。

第六十一條 本科畢業生在服務期限中有左列各款之一，在公費者應令償還學費及給予各費；在自費者應令償還學費，但得酌量情形，免其一部或全免之。

(一)無正當事由而不盡第五十七、第五十八條之義務者；

(二)因懲戒免職者；

(三)依小學校令之規定其許可狀已失效力或受褫奪者；

(四)依前條情事免服務者。前項償還學費之數，依第五十六條第二項。

第三章 講習科

第六十二條 小學教員講習科為既得小學教員許可狀更求講習者設之，遇特別情形，亦可為欲任初等小學校教員者設講習科。

第六十三條 前條第二項講習科分為副教員講習科、正教員講習科。副教員講習科入學之資格，須身體健全，品行端正，在高等小學校畢業或與有同等學力者，講習期一年以上；正教員講習科入學之資格，須身體健全，品行端正，有初等小學校副教員許可狀，或有同等學力者，講習期二年以上。

第六十四條 蒙養園保姆講習科為欲任保姆者設之。

第六十五條 講習科之規程由省行政長官定之。

第四章 附屬小學校與附屬蒙養園

第六十六條 師範學校應設附屬小學校，女子師範學校並應設附屬蒙養園。地方長官得酌量情形，於一定期限內，以公立小學校代附屬小學校，或以公立私立之蒙養園代附屬蒙養園。

第六十七條 附屬初等小學校應並設單級編制之學級、二學年以上合編之複式學級，及一學年編制之單式學級。

附屬高等小學校應編制相當之學級，不適用前項規定。

第六十八條 附屬小學校應行二部教授，但視地方情形得暫缺之。

第六十九條 附屬小學校教員須有正教員之許可狀。

第七十條 附屬小學校之學費，應以徵收學費規程為標準；附屬蒙養園之保育費，由校長酌定。

第五章 設 備

第七十一條 師範學校校地須具有相當之面積，並須於道德及衛生上均無妨害，設農業科者，須有農事實習場，女子師範學校須有藝圃。

第七十二條 師範學校應設學校園，但視地方情形得暫缺之。

第七十三條 校舍宜樸雅堅固，並與教授管理衛生適合。

第七十四條 師範學校應備各室如左：

一、普通教室。

二、博物、物理、化學、圖畫等特別教室。博物、物理、化學之特別教室，得便宜兼用。

三、禮堂。

四、圖書室、器械標本室。

五、事務室、教員預備室、學生休息所自修室、寢室、學監室、浴室、療養室及其他必要諸室。

第七十五條 體操場分屋內、屋外二處，屋內體操場視地方情形得暫缺之。

第七十六條 校具須備圖書、器械、標本、模型及其他用品。

第七十七條 師範學校應設左列各表簿：

一、關於師範教育之法令。

二、學校日記簿。

三、學則、課程表、教科用圖書分配表、校醫診察表。

中華民國元年 十二月十日

七一七

四、職員名簿、履歷簿、考勤簿、擔任學科及時間表。

五、學生學籍簿、出席簿、請假簿、身體檢查表、操行考查簿。

六、試驗問題簿、學業成績表、實習教授評案。

七、資產簿、器物簿、消耗品簿。銀錢出納簿、經費之預算決算簿、圖書器械標本模型等簿。

八、往來文件簿。

第七十八條 師範學校學則應規定之事項如左：

一、學科課程、教授時數。

二、修業、畢業事項。

三、學年、學期及休業日。

四、學生入學退學及做戒事項。

五、學費及其他雜費事項。

六、管理學生事項。

七、宿舍舍事項。

八、講習科事項。

九、附屬小學校及附屬蒙養園事項。

十、其他必要事項。

第七十九條 視地方情形得設校長、教員、學監等住宅。

第八十條 校地如須變遷，應由省行政長官核定，報告教育總長。

第六章 職員

第八十一條 省立師範學校校長由省行政長官任用，教員由校長任用，但須呈報省行政長官。縣立師範學校校長由縣行政長官呈請省行政長官任用，教員由校長任用，但須呈由縣行政長官轉報省行政長官。私立師範

學校校長、教員由設立人任用，但須呈報省行政長官。

第八十二條 凡四學級之學校，應有教員十人以上，如學級增多，則每增一學級，平均應加一人半以上。

第七章 設立變更及廢止

第八十三條 設立師範學校依師範教育令呈請教育總長認可時，應開具事項如左：

一、名稱。

二、位置。

三、學則。

四、學生定額其有附屬蒙養園者，並開具幼兒之定額。

五、學級之編制其有附屬蒙養園者，並開具幼兒之級數。

六、開校年月。

七、經費。

八、校長、教員之姓名及履歷。

前項第二款位置應加具圖說，列載校地面積地質、校舍及各場所、區域面積，並附近狀況飲用水之性質。

第八十四條 師範學校變更或廢止，須經省行政長官認可，並轉報教育總長。

第八十五條 師範學校報告教育總長時，在省立者由省行政長官報告；在縣立或私立者，由縣行政長官呈由省行政長官報告。

第八章 附 則

第八十六條 本規程自公布日施行。（註二）

冊封西藏達賴專使姚寶來、馬吉符來電稱：現有多數英兵駐大吉嶺不許前進。（註三）

中華民國元年 十二月十日

七一九

中華民國元年 十二月十日

七二〇

江西南昌兵變。

江西駐省城軍隊，勾結土匪，突於本日半夜變亂，先在各處放火開鎗，並轟開各城，擬集駐外軍隊，規奪軍火，焚燬督署，幸駐外軍隊不爲所惑。李烈鈞都督聞警，調回救火軍隊，會同兵官分駐街市，並親帶衛兵偕各統將分途巡剿，斃匪甚衆。次日閉城大索，又捕獲百餘人，均立即正法。（註四）

吳敬恆致書袁大總統請辭勳位。並稱：切盼公等以寶貴精神，專注於國難，勿更以揶揄為消閑，侮辱書生。

吳書云：

「袁大總統鈞鑒：昨見報紙調言，有黎副總統提議贈授書生勳位之說。敬恒狂妄，於勳位名目，尙極端反對，何論授受？我等在民國爲百姓，頭銜自詡極品，安肯受公等公僕之勳位者？令朝下夕痛詬矣！非惟不謝不感也。至於「勳」之一字，他人不吾知，反問敬恒，敬恒駭汗如雨，何來此不祥之聲？令我騰笑。舉世即挫我骨、揚我灰，使最高明之化學家分析化驗，必不夾雜一毫此等夢想之分子。不然，如何敢抱一頭兩腳，強顏遊行於光天化日下耶？切盼公等寶貴精神專注於國難，勿更以揶揄為消閑，侮辱書生。狂言死罪，伏惟亮恕。祇請政安。十二月十日。公民吳敬恆謹上。」（註五）

註一：民國元年十二月十三日上海「民立報」（第七八〇號）。

註二：民國元年十二月份「政府公報」第二二七號。

註三：民國元年十二月十二日上海「民立報」（第七七九號）。

註四：「東方雜誌」第九卷第七號。

註五：民國元年十二月十六日上海「民立報」（第七八三號）。

十一日 袁大總統布告保護歸國僑民。

文曰：

「閩、粵各省人民，懸遷爲業，轉徙海外者，所在多有。以彼久居殊域，猶復眷懷祖國，先後來歸，乃地方有司往往撫輯無方，致情意每多隔閡。前清末造，亦有保護僑民之議，而奉行不善，實效未彰。方今民國肇興，凡屬中華國民，咸得享同等之權利。所有閩粵等省回國僑民，應責成各該省都督、民政長，通飭所屬認真保護。其有藉端需索，意存侵害者，務當隨時查察，按法嚴懲，俾遂僑民內嚮之誠，益彰民國大同之治。」（註一）

外交總長陸徵祥與駐京俄使就「俄蒙協定」問題舉行第二次談判，仍無結果。

是日下午四時，駐京俄使克金斯基至外交部與外交總長陸徵祥就「俄蒙協定」問題舉行第二次談判。俄使不肯廢棄「俄蒙協定」，又堅請另訂中俄協約，謂既訂中俄協約，則「俄蒙協定」自然取消。至於中國統治蒙古一如民國以前舊制一節，俄使謂中國既認蒙古有自主權，即不能與前清舊制一例。陸外交總長均予以駁拒。雙方各有辯論，仍無結果。（註二）

按：俄國不肯廢棄「俄蒙協定」，又不願與中國決裂，故特爲宕延政策，是以第二次談判又無結果。

附錄：嗚呼中俄交涉第二次談判又無結果矣

「中俄交涉於十一日午後四時，復接續爲第二次談判，此暴俄蓋恐其聲明激怒中國，而致決裂，故爲此羈縻之計者。俄使之聲明，本欲藉作恫喝，使中國驚其虛聲甘自讓步耳。術既不行，而內部革命風潮復熾，巴爾幹俄、奧衝突之聲又起，此俄之所以不能終與我啓釁以自殺，而復訓令俄使仍採敷衍主義，堅持庫約之不取消，冀獲得蒙古之實權也。夫俄之狡計如此，故第二次談判，仍無結果。豈意外之事也哉？夫談判決裂，俄之所不利也，故俄無寧遷延時日，待蒙古實力之鞏固，必俟內患外憂俱解之後，俄始得以武力迫我，而今則非其時也。故早戰，俄之害也。」

中華民國元年 十二月十一日

，遲戰，俄之利也。吾人苟燭其虛而覘持之，外交當有勝利可言，不然展轉於俄人掌握之中，聽其任意侮弄，欲不失敗也得乎？

當第二次談判，俄使業請訂立中俄協約，惟其所謂訂立中俄協約者，其性質仍與修改庫約無異，而庫約喪權失體之條，仍依然存在，發生效力。則庫約苟不取消，中俄協約之結果，亦不過名義上與中國調和之空文耳。故俄使於庫約之不肯取消，始終堅持者，即以此也。況其所謂暗行取消者，復詭詐之辭，而無足徵信乎？據外交界之消息，則俄之不允提明取消庫約，謂中俄改約只能規定兩國對蒙之權利如何，而中國拘於新約條件，既不能派兵入蒙，則蒙古獨立自若，俄庫協約權利亦自若云云。觀此則中俄改約，只能規定兩國對蒙權利如何云云，適不啻以俄在蒙與我分庭抗禮之勢，而與我平分對蒙之權利，即新約訂立，而庫倫之獨立如故，庫倫終非我有也，庫倫非我有，則全蒙亦終非我有也。故一察俄人之處心積慮，則即訂立中俄協約，而亦不能解決蒙古之存亡也。且於此尤可見以庫事與俄相對待之謬，而遽允雙方退兵之失敗無窮矣，彼知庫約權利自若，則所允暗地取銷者，亦居其實而不居其名之意，吾國豈可一再受其欺誑乎？故記者觀於第二次談判之無結果，而有以預測即中俄協約訂立亦必無結果也。

路透電稱俄國近致我之公文中，政府尚未答覆，吾以為政府既抱定不取消庫約不止之主義。則亦宜切實答覆，駁其要求，欲決裂則決裂耳，不可遷延復遷延不理也。前梁氏任外交以延宕不理為事，俄謂我默認，遂有今日之棘手，此可鑒也。嗚呼！第二次談判又無結果矣！希望和平者，復遭一打擊，余謂中國今日之患，不在即時宣戰，而在遲遲不得戰也。」（註三）

司法部令法官勿參加政黨，以維持司法獨立地位。

令曰：

「法官入政黨，先進各國大都引為深戒。誠以職在亭平，獨立行其職務，深維當官而行之義，重以執法不撓之權。若復號稱為黨人奔走，於黨事微論，紛心旁騖，無益於政治；抑恐遇事瞻顧，有損於公平；黨見橫亘，百弊叢

之，非所以重司法也。查法院編制法第一百二十一條，推事及檢查官在職中，不得爲政黨員、政社員及中央議會或地方議會之議員。條文深切著明，規定至爲嚴密。乃者，京外政黨林立，頗聞有現充法官置身黨籍者。本總長認爲非司法範圍內應有之事，即當然認爲違法之行爲。所有京外現充法官各員，除關於研究法律講習法學等會不限制外，其餘無論何項政黨、政社，凡未入黨者不得掛名黨籍，已入黨者即須宣告脫黨。倘以黨籍關係不願脫離，儘可據實呈明，將現充法官職務即行辭職。各該法官等學養有素，中外法理當所熟聞。須知法官一職，絕對處於獨立地位，司法之不能干涉他項政治，猶之行政機關之不能干涉司法。本總長尊重法官，即所以尊重法權，望京外法官共勉之。此令。」（註四）

袁大總統令褒卹故海軍總司令中將黃鍾瑛，照海軍上將例優卹。

先是，海軍總司令中將黃鍾瑛奉海軍部命令將所編軍艦斟酌裁減後，方擬籌畫一切，乃以積勞致病，於本月四日逝世。（註五）是日，袁大總統命令從優褒卹。令曰：

「海軍總司令中將黃鍾瑛在各艦服務多年，光復有功。正資倚任，茲以積勞病故，本大總統殊深惋惜，應從優照海軍上將例優卹，以彰勛績。此令。」（註六）

袁大總統任命李鼎新為海軍總司令。

海軍部參事李鼎新，日前奉命校閱海軍考察礮臺；適海軍總司令黃鍾瑛，於本月四日病故，海軍總長劉冠雄以其熟悉海軍，電令其代理海軍總司令。（註七）是日，袁大總統正式予以任命，並授以海軍中將銜。（註八）

農林部訂定東三省國有森林發放暫行規則二十條，於本日公布。

東北森林，爲一大富源，因侵佔盜伐者日衆，農林部訂定規則，須本國人向林務局呈承領書，經林務局給予執照，方許開發採伐。承領一年而未能著手者，執呈作廢。規則如左：

第一條 東三省國有森林，除林務局自行經營外，得依本規則發放之。

第二條 發放以林木爲限。

第三條 承領森林者以有民國國籍者爲限。

第四條 左列各項森林不得發放：

一、關於國土保安者。二、關於供公用之必要者。

第五條 前條所定森林雖已發放，經林務局查明認爲必要時得收回之，收回規程另定之。

第六條 承領森林者，須呈出承領書於林務局。

第七條 承領書須記載左列各事項：

一、承領者之姓名、籍貫、住址。二、承領者之資本額。三、承領之地段及其面積。四、每年擬伐木數目、樹種及尺寸大小。

第八條 承領者如係團體時，其承領書除前條三、四兩項外，須記載左列各事項：

一、代表者之姓名、住址。二、集股章程。

第九條 承領者經林務局許可後，須領取執照爲據。

第十條 承領者領執照時，須按擬伐林木數目量納保證金，俟材木出山到埠後仍如數發還。

第十一條 承領者於材木出山到埠由局查驗後，須按木植市價百分之八繳納執照費。

第十二條 承領者自領執照之日起一年尚未著手者，其執照作廢，但保證金不發還之。

第十三條 執照之有效期間以一年爲限。

第十四條 承領者所領林木前條期間內尚未伐畢，或未經運出時，得呈請林務局核給新照。

第十五條 承領者將執照讓與他人或抵押他人時應先呈明林務局許可。

第十六條 承領者侵越原訂界限時得處罰之，罰則另定之。

第十七條 承領者於所領地段地內之界石、古蹟及標目等物須負保護之責。

附則

第十八條 本規則自公布日施行。

第十九條 凡從前地方各官署局已發出之木植票照限本則公布後六個月以內繳換新照，逾期作廢。

第二十條 本規則得由林務局斟酌情形呈明農林總長修改之。（註九）

袁大總統任命王闓運為國史館館長。

先是，本年十月廿八日袁大總統明令公布國史館官制。十一月，王闓運至長沙，據其年譜云：「桃源宋遜初教仁，自上海歸湘來謁，國民黨領袖也。初致敬愛之誠，繼言民國設史館必須府君受職之意。大要言清室三百年事，今人已不知之，且清為金後，盛京石刻，證據分明，而『東華錄』及言滿洲掌故諸書，皆未言及。今值絕續之交，幸遇三長之才，及時不圖，後悔無及矣。」（註一〇）宋教仁之重視學術、尊重學人，無分畛域，足見其器識之恢宏。袁大總統於本日發表王闓運為國史館館長，與宋之推重不無關係。王於次年三月始抵北京就職。（註一一）

王闓運，字壬秋，湖南湘潭人。咸豐三年舉人。幼劬學，質魯，日誦不能及百言，發憤自責，勉強而行六，所習者不成誦不食，夕所誦者不得解不寢。於是年十五，明訓詁，二十而通章句，二十四而言禮，考三代之制度，詳品物之所用。二十八而達春秋微言、張公羊，申何學，遂誦諸經，潛心著述。尤肆力於文，溯莊列，探賈董，其駢駢則揖顏庾，詩歌則抗阮左，記事之體，一取裁於龍門。闓運刻苦勵學，寒暑無間，經史百家，靡不誦習，箋注抄校，日有定課，遇有心得，隨筆記述，闡明奧義，多前賢未發之覆。嘗曰：「治經於易，必先知易字有數義，不當虛卦名，於書必先斷句讀，於詩必先知男女贈答之辭，不足以頒學官，傳後世，一洗三陋，乃可言禮，禮明然後

治春秋。」又曰：「說經以識字爲貴，而非識說文解字之字爲貴。」又曰：「文不取裁於古則亡法，文而畢摹乎古則亡意。」又嘗慨然自嘆曰：「我乃文人，非學人也。」學成，出遊，初館山東巡撫崇恩。入都就尙書肅順聘，肅順奉之若師保，軍事多諮而後行。左宗棠之獄，闔運實解之。已而參曾國藩幕，胡林翼、彭玉麟等，皆加敬禮。闔運自負奇才，所如多不合，乃退息，無復用世之志，惟出所學以教後進，四川總督丁寶楨聘主尊經書院，待以賓師之禮，成才甚衆。歸爲長沙思賢講舍，衡州船山書院山長，江西巡撫夏時延爲高等學堂總教習。光緒三十四年，湖南巡撫岑春煊，上其學行，特授檢討，鄉試重逢加侍讀，闔運晚睹世變，與人無忤，以唯阿自容。入民國，嘗一領史館，遂歸。民國五年卒，年八十五。闔運詩工甚深，喜與人論詩，語多精粹，嘗曰：「詩本訓承訓持，承人心性而持之，風上化下，使感於無形，動於自然，故貴以詞掩意，託物起興，使吾志曲隱而自達，聞者激昂而思赴，非可快意騁詞，供世人喜怒也。」又曰：「詩自周以降，分爲五七言，皆賢人君子不得意之所作。晉人浮靡，用爲談資，故入以玄理。宋齊游宴，藻續山川。梁陳巧思，寓言閨闥，皆言情之作，情不可放，言不可肆，婉而多思，寓情於文，雖理不充，猶可諷誦。唐人好變，以騷爲雅，直指時事，多在歌行，覽之有餘，文猶足豔，韓白不達，放弛其辭。下逮宋人，遂成俳曲。近代儒生，深諱綺靡，乃區分奇偶，輕詆六朝，不解緣情之言，疑爲淫哇之語，故風雅之道息焉。」其論詩大旨略如此。闔運自言十五歲，喜讀離騷經，久乃寢饋於漢、魏、六朝、三唐詩歌。詩與武岡鄧輔綸、湖口高心夔齊名，而心折輔綸衡山紀游之作，自謂不逮。後三十年，闔運獨游東岱，得「伊來聖皇游，非余德敢升」句，喜曰：「吾壓倒百香亭矣！」即升仙門旁，踞石寫寄誇之。平生自翊五言可追晉、宋，而出人於謝、鮑之間。歌行雍容包舉，跌宕生姿，則李東川之遺音也。實則闔運五言詩，游山之作，無慙謝客，其寄與酬，明豔響亮，出入初唐，與劉希夷爲近。蓋闔運壯年頗喜劉體，晚年雖極意摹古，然手性已成，難於捨棄，故五言古中之似劉希夷者。如「暮宿南州草，晨行北岸林」，與「豔唱潮初落，江花露未晞」諸篇，及「雪落雁鳴風，夜江雞唱寒」、「寂聽動哀響，寥亮滿江山」、「夜月明如玉，空山不辨花」、「雲來一庭暗，風去百枝斜」等句，尤其神似者也。闔運弟子曾廣鈞，亦喜效之。要其精思盛藻，近百年內，幾無與抗手，光宣後詩人不足以知之也。所著湘綺樓全集，凡二十六種，詩集十四卷，原刊之「夜雪後集」、「周甲七夕詞」，鄂板已燬，重刊爲「湘綺樓別

集」三卷，以合於十四卷之後，尚有「湘綺樓詩集未刊稿」四卷，「杜答集」二卷藏於家。（註一二）

錫林郭勒盟失守。

錫林郭勒盟十旗被庫倫強迫宣告獨立，並擅革該王爵號，肆行焚掠。（註一三）

烏蘭察布盟反正。

烏蘭察布盟盟長，自願反正。該盟之茂明安旗及烏喇特旗，均同時取消獨立。（註一四）

註一：民國元年十二月份「政府公報」命令第二二五號。

註二：民國元年十二月十四日上海「民立報」（第七八一號）。

註三：民國元年十二月十五日上海「民立報」（第七八二號）時論。

註四：民國元年十二月份「政府公報」命令第二二九號。

註五：民國元年十二月六日上海「民立報」（第七七三號）。

註六：同註一。

註七：民國元年十二月八日上海「民立報」（第七七五號）。

註八：民國元年十二月份「政府公報」命令第二二五號。

註九：民國元年十二月份「政府公報」命令第二三四號。

註一〇：左舜生「中國近代史話」初集一一二頁。

註一一：民國元年十二月份「政府公報」命令第二二五號。「傳記文學」第八卷第五期：易恕考著「湘綺老人」。

註一二：「國史館館刊」第二卷第一號七三—七五頁。

註一三：「東方雜誌」第九卷第七號；民國元年十二月十六日上海「民立報」（第七八三號）。

註一四：民國元年十二月十四日上海「民立報」（第七八一號）。

十二日 袁大總統任命徐鼎康為吉林民政使，原任韓國鈞准辭職。（註一）

中華民國元年 十二月十二日

七二七

中華民國元年 十二月十二日

七二八

袁大總統公布各省陸軍測量局編制大綱。

大綱如左：

第一條 各省陸軍測量局隸屬參謀本部第六局，兼隸於本省都督，商承本省總參謀，施行該省陸地測量印製兵要地圖，並掌關於丈量地面一切事宜。

第二條 各省陸軍測量局應設三角地形製圖三課，各課分設數班，庶務儲藏會計，另設專員管理。

第三條 三角課實行三角測量及水準測量，以定地形測圖之基礎，地形課實施地形測量，繪成原圖，製圖課實施繪圖、製版、印刷諸事業。

第四條 各省測量局內，附屬測量學校，為養成測量人員之所。該校章程，由參謀本部另定頒行。

第五條 各省測量局應設職員如左：

局長一員 一等測量正或二等測量正。

副官一員 一等測量長或二等測量長。

醫官一員

書記二員 相當文官。

會計一員 二等軍需或三等軍需。

庶務一員 測量士或相當文職。

儲藏一員 三等測量長或測量士。

課長三員 二等測量正或三等測量正。

班長若干員 一等測量長或二等測量長。

審查員若干員 三等測量長或測量士。

班員若干員 測量士。

國史館

Academia Historica

校長一員 二等測量正或三等測量正。

監學一員 一等測量長或二等測量長。

主任教員三員

教員若干員

助教若干員

司事若干員 測量士或相當人員。

司書若干員 相當文職。

第六條 測量局編製統系，另列表於後。

第七條 測量局各職員官階，係按陸軍測量官官制規定，教員應按本人原職酌定。

第八條 局長承參謀本部及本省都督命，有督飭局員整理局務及養成測量人員之責。

第九條 副官承局長命，督飭書記、會計、庶務、儲藏等員，掌管局內一切庶務，經理機密文件。

第十條 醫官承局長命，整理局內衛生事宜，醫治員生疾病，兼教衛生學課。

第十一條 書記承副官命，經理往來文牘，並掌收發文件一切事宜。

第十二條 會計承副官命，經理局內出入款項。

第十三條 庶務承副官命，掌購買物品並管理雜務一切事項。

第十四條 儲藏承副官命，掌理器械、器具、材料、圖籍等項。

第十五條 課長承局長命，督飭本課人員整理本課事業。

第十六條 班長承課長命，督率班員整理本班事業。

第十七條 審查員承班長命，督率所屬整理業務。

第十八條 班員承長官命，執行本班業務。

第十九條 校長承局長命，主持教育，整理校內一切事務。

中華民國元年 十二月十二日

七二九

第二十條 監學承校長命，有稽核功課，維持學生風紀之責。

第二十一條 主任教員承校長命，有主持各本科學術教育之責。

第二十二條 教員承校長命，並商主任教員擔任教授一切學術。

第二十三條 助教承主任教員命，分任應授學術。

第二十四條 司事承長官命，辦理應服事務。

第二十五條 司書承長官命，掌司繕寫、謄錄等事。

第二十六條 各省測量局局長以下各員，由本省局長遴選相當人員，呈請參謀本部加給委任。

第二十七條 各省測量局由局長商承該省總參謀，按照參謀本部規定測量進行計劃，編定每年應需經費數目，呈候

參謀本部核准遵奉施行。

第二十八條 每年經費由局長編製預算清冊，呈請本省都督籌撥的款，並咨明參謀本部，以便稽核統計。

第二十九條 各省測量局經費預算主任規定如左：

一、局中事務用費及薪俸等項，由副官主任預算。

二、各課內外業用費，由各課長主任預算。

三、測量學校經費由校長主任預算。

此項預算清冊，應於上年八月內，送至參謀本部核辦。

第三十條 各省測量局遇有請示本省都督之件，由局長商承本省總參謀呈請，其請示參謀本部之件，一律由第六

局轉呈。

第三十一條 各省測量局辦事成績，每年報告參謀本部及本省都督一次。其報告參謀本部一份，限翌年三月內送到

。但此項年報詳細表冊，由參謀本部另定頒行。

第三十二條 各省測量局服務細則，由局長按照參謀本部頒行各省測量局編制大綱擬訂，呈送參謀本部候核辦理。

第三十三條 本編制大綱如有未盡事宜，得由各省局長敘出情由，呈請參謀本部核議酌改，呈明大總統批准施

行。

附則

第三十四條 本編制大綱自公布日施行。(註二)

註一：民國元年十二月份「政府公報」命令第二二六號。

註二：民國元年十二月份「政府公報」命令第二二六號。

十三日 國務院會議決定，招商局改組問題准由該局董事會與新公司接洽辦理。

招商局因經營不當，虧弊百出。復以上年武漢起義，運輸軍隊餉械，損負更重，乃至股東會與董事會發生爭執，主張改組，梁士詒遂有收歸國有之議。趙秉鈞總理以政府無此巨款，若借外債，則航權將間接被外人奪去。經派楊士琦調查，楊來電謂由鉅商籌組之新公司並無洋股，已集有巨款，可起而維持。趙總理遂主張准由董事會與新公司接洽，政府祇求保障航權，維護國內貨物運費，不致爲外人所把持。案經閣議同意，當電招商局董事會洽辦。(註一)

袁大總統公布衆議院議員初選同姓名者被選決定令。

令曰：

第一條 人戶籍法未公布施行以前，衆議院議員之初選舉，於同一選舉區，而被選舉人有二人以上同姓名時，除別有方法能證明其當選應屬何人外，依決選投票方法決定之。前項證明，於三日內，有本投票區選舉人十人以上，確認為不實者，仍行決選。

第二條 同姓名者之決選投票，如住居各爲一投票區時，就各本投票區分別行之。但依地方之便宜，得由選舉監督

中華民國元年 十二月十三日

中華民國元年 十二月十四日

七三一

臨時擇一適中之投票所，令其連合投票。

第三條 同姓名者之決選投票，應先一日分別記載各該本人之職業及住址，榜示於投票所。

第四條 同姓名者之決選投票，除於選舉票書被選舉人姓名外，並須於姓名字樣以下，記載被選舉人之職業及住址。

第五條 同姓名者之決選投票，以得票較多數者爲當選，票數同者，抽籤定之。

第六條 同姓名者之決選投票，準用衆議院議員選舉投票紙、投票區管理規則及開票規則之規定。

第七條 本令規定於省議會議員之初選舉準用之。

第八條 本令自公布日施行。（註二）

袁大總統公布衆議院議員覆選舉選舉票施行令。

令曰：

第一條 人戶籍法未公布施行以前，衆議院議員覆選舉之選舉票，除依法令書被選舉人姓名外，須於姓名字樣以下，記載被選舉人之籍貫。

第二條 同一選舉區而被選舉人有二人以上同姓名及同籍貫時，準用衆議院議員初選舉同姓名者被選決定令之規定。

第三條 本令規定於參議院議員選舉及省議會議員覆選舉之選舉票準用之。

第四條 本令自公布日施行。（註三）

註一：民國元年十二月十七日上海「民立報」（第七八四號）。

註二：民國元年十二月份「政府公報」命令第二二七號。

註三：同註二。

十四日

俄使向我外交部提出交涉六條件。

是日，俄使克金斯基向我外交部提出六條件作爲續開中俄談判之先決條件：

- (一)中俄未締約以前，俄國已承認蒙古爲自主國。
- (二)道勝銀行損失，應由中國賠償。
- (三)此次損失若在百萬以上，須償十分之五現銀。
- (四)以後華人再有抵制情事，須負完全賠償責任。
- (五)中國政府如承認以上條件，須限廿四小時內答復。
- (六)如有異議，亦限廿四小時內聲明；否則卽作爲默認。(註一)

註一：民國元年十二月十六日上海「民立報」(第七八三號)。

十五日 袁大總統令：保定陸軍軍官學校校長趙理泰因病辭職照准，任命蔣方震爲

陸軍軍官學校校長。(註一)

附錄：蔣方震略歷

蔣方震，字百里，浙江海寧縣硤石鎮人。祖光照，字生沐，博學富收藏，刻別下齋叢書。父學煥，字澤久，候選國子監典籍，著泄懷集二卷。母楊氏，光緒八年(一八八二)九月初二日寅時生方震。甲午中日之戰，方震刺激至深，自誓終身致力國防建設。時父歿，家貧甚，母病重，方震陰囊左臂以愈母。年十七，補郡學生員，旋入上海經濟學堂。明年，桐鄉知縣方雨亭有觀風三十題，方震一月內，成數十萬言，獲超等第一，譽以『硤石才子』，評爲『中國之寶』，勸入杭州知府林廸臣所辦求是書院，更與廸臣分俸助其留學日本。時求是監院杭州陳漢第仲恕太史，曾任袁世凱秘書長，尤愛護備至，嘗誠以「救國不可空談而召實禍」，爲方震畢生恩師。

方震在日本士官學校，與蔡鍔、張孝準，並稱『中國三傑』。課外主編浙江潮，嘗與鍔共事梁啓超，筆端遂亦帶魅力。時蔣尊簋同留學日本，章太炎目爲『浙之二蔣』。方震文筆生動，感情豐富，論斷明決，尤盡力建設國民

中華民國元年 十二月十五日

七三三

中華民國元年 十二月十五日

七三四

之心理國防，影響軍人青年心理甚大，功在文壇，不下戰場。歲乙巳，方震以冠軍畢業，例由日皇賜刀，日本學生引爲奇辱。浙撫張曾敕擬任以標統，方震薦尊簋自代。漢第在盛京將軍趙爾巽幕，介充督練公所總參議，訓練新軍，爲舊軍張勳、張作霖所仇視。爾巽派同寧調元、張孝準赴德實習軍事，方震任第七軍實習連長，統帥與登堡召見，撫其肩曰：「拿破崙曾言：若干年後，東方必出一偉大之將才。殆即汝也！」

德國元首威廉二世以德國最強，中國最大，美國最富，謀合中、德、美，壓倒英日同盟，擬派德太子來華，華派大員赴美，秘商進行。時駐德清使蔭昌爲方震之師，方震隨蔭昌返國，請派與羅斯福交密之唐紹儀赴美，頗有建立外交國防之望，惜爲日本延阻，紹儀抵美時，羅斯福已易塔虎脫，德儲亦不果來矣。

爾巽總督東三省，調方震回任總參議，建立東北第一線國防，以日、俄爲假想敵；派李英華爲軍事參議，赴俄留學，藉察其國情，訂定對俄之國防計畫。未幾，武昌起義，方震策動東省響應獨立，作霖急欲殺之，乃秘密南下，時尊簋督浙，任以參謀長，袁世凱當國，鑄長軍政，以方震長保定軍校。（註二）

北京成立華法聯進會。

法國博士鐸爾孟與韓汝庚爲交換中法學術起見，發起華法聯進會。本日在北京安慶會館開成立大會，中法人士到二百餘人，國務總理趙秉鈞亦派代表到會演說。（註三）

袁大總統布告競爭選舉宜遵守法律。

文曰：

「世界公權發達之國民，其運用政治之能力愈強，則競爭選舉之熱誠亦愈富，蓋其競爭心之所由集，即其公共心之所由生，雖急進漸進，主義容有不同，而好雨好風，民情於焉可見。故每經一次選舉，無論競爭之程度如何，要皆以國家爲前提，競爭之手段如何，要皆以法律爲軌道，斷未有犧牲國家之利益，衝決法律之範圍，而徒爲無意識之競爭，可以得選舉之公平，期政治之發達者也。我中華民國艱難締造以來，將及一年，建設之業，何啻萬端？無一不待正式國會之解決。本大總統前於元年八月，公布國會組織法及參議院衆議院議員選舉各法，迭經飭由內務

總長，督令籌備國會事務局，趕速籌備，並通令各省行政長官，於國會選舉事務，各依法定程序，慎重執行在案。現已初選屆期，據各省呈報選舉人總數，每省多者竟達五六百萬，少亦不下數十萬，足見我國民之尊重公權，已非帝政時代之自甘放棄者比。惟查近來各省地方，往往有以競爭選舉，因而激動風潮者，或強奪投票，以妨害選舉之進行；或擅毀投票所，以擾亂選舉之秩序，甚或暴行脅迫，種種壞法亂紀之事，日出不窮，究其原因，率由黨派意見之不同，地方觀念之各別，互相攻擊，遂若仇讐，其有因一人私圖少數私見，起而爲犯法之競爭者，利害雖僅係於一隅，而影響實可及於全體，似此情形，若不嚴行查辦，誠恐我國民欲藉總選舉以求幸福者，將因總選舉而賈奇禍，民國前途之危險，念之寧不凜然？各省行政長官身為監督，既有辦理選舉之責，尤有維持秩序之權，自此次布告以後，如有藉競爭選舉爲名，敢於干犯國家法律者，務須督飭該管官吏，即時按照刑律妨害選舉各罪，從嚴懲治，無論何人，不得稍涉寬假。至刑律爲國常憲，國民本宜週知，應由各初覆選監督，摘錄刑律第八章關於妨害選舉之罪各條，揭示於投票所，俾我國民咸曉然於科條所在，不敢嘗試。一面依照選舉法，於投票所、開票所周圍，臨時增派警兵保持秩序，但有違背法令情事，輕則立予制止，重則立加處罰，以維國本而保公安。總之，國會議員爲組織國會而設，非一黨派，一地方所得而私，我國民既已久處於水深火熱之中，含辛茹苦，以至於今日，而猶不能正式選舉，激發公誠，使得有夙具政治常識，素悉地方利病者，出而爲我新造之國家，多數之人民，共謀幸福，徒爲一黨派之勢力，私人之意見所左右，則我神聖莊嚴之中華民國建設事業，尙何可言？自此次布告以後，我國民於初覆選舉時，務須各於法律範圍以內，行使公權，不得輒事違法之競爭，致阻政治之進步、本大總統亦國民之一，區區愛國之誠，當爲我五大民族所共諒，現在國會召集，爲期不遠，非僅勉符合約定限，遂謂責任已完，本大總統迭次肺腑告誡之苦心，尙望我國民三復致意。此日之注重選舉，將來之共濟艱難，國利民福之前途，實深倚賴焉。

。一（註四）

袁大總統任命張振勳前往南洋考察商務，並聯合僑商籌辦內地開埠事宜。（註五）
袁大總統令公布戒嚴法十七條。

中華民國元年 十二月十五日

七三五

條文如左：

第一條 遇有戰爭或其他非常事變，對於全國或一地方，須用兵備警戒時，大總統得依本法宣告戒嚴或使宣告之。

第二條 戒嚴之地域分爲二種：

一、警備地域。

二、接戰地域。

第三條 警備地域，爲遇戰爭或其他非常事變之際應警戒之地域。

接戰地域，爲因敵之攻擊或包圍應攻守之地域。

前兩項之地域，應時機之必要區劃布告之。

第四條 戰爭之際，要塞、海軍港、海軍造船所及其他鎮守地方，遽受包圍或攻擊時，該地司令官得臨時宣告戒嚴。

出征司令官因戰略上須臨機處分時亦同。

第五條 遇有非常事變須戒嚴時，由該地司令官呈請大總統行之，若時機切迫，且通信斷絕無由呈請時，該地司令官得臨時宣告戒嚴。

第六條 依第四條、第五條規定，得臨時宣告戒嚴之司令官，以軍長、師長、旅長、要塞司令官、警備隊司令官、分遣隊隊長或艦隊司令長官、艦隊司令官、軍港鎮守長官或特命司令官爲限。

第七條 依第四條、第五條之規定，臨時宣告戒嚴時，須將戒嚴之情狀及事由，迅速呈報大總統及其所隸屬之長官。

第八條 戒嚴宣告之地域，應時機之必要得改定之。

第四條至第七條之規定，於戒嚴區域之改定準用之。

第九條 在警備地域內，該地方行政及司法事務，限於與軍事有關係者，以其管轄權移屬於該地之司令官。

於前項情形，地方行政官及司法官須受該地司令官之指揮。

第十條 在接戰地域內，該地方行政及司法事務之管轄權，移屬於該地之司令官。

前條第二項之規定，於接戰地域準用之。

第十一條 於接戰地域內，與軍事有關係之民事及刑事案件，由軍政執法處審判之。

第十二條 接戰地域內，無法院或與其管轄法院交通斷絕時，雖與軍事無關係之民事及刑事案件，亦由軍政執法處審判之。

第十三條 對於第十一條之審判，不得控訴及上告。

第十四條 戒嚴地域內，司令官有執行左列各款事件之權，因其執行所生之損害，不得請求賠償。

一、停止集會、結社，或新聞雜誌、圖畫告白等之認為與時機有妨害者。

二、凡民有物品可供軍需之用者，或因時機之必要，禁止其輸出。

三、檢查私有鎗礮、彈藥、兵器、火具，及其他危險物品，因時機之必要，得押收或沒收之。

四、拆閱郵信、電報。

五、檢查出入船舶及其他物品，或停止陸海之交通。

六、因交戰不得已之時，得破壞燬燒人民之動產、不動產。

七、接戰地域內，不論晝夜，得侵入家宅、建造物、船舶中檢查之。

八、寄宿於接戰地域內者，因時機之必要，得令其退出。

對於前項第六款之被害人，應酌量撫卹之。

第十五條 戒嚴之情事終止時，應即為解嚴之宣告。

第十六條 戒嚴於解嚴宣告後失其效力。

第十七條 本法自公布日施行。（註一六）

中華民國元年 十二月十五日

七三七

中華民國元年 十二月十六日

七三八

註一：民國元年十二月份「政府公報」命令第二二九號。

註二：唐祖培：「民國名人小傳」——蔣方震傳，頁一六二——一六三。（香港新世紀出版社——民國四十三年）

註三：民國元年十二月十七日上海「民立報」（七八四號）。

註四：民國元年十二月份「政府公報」命令第二一九號。

註五：同註一。

註六：民國元年十二月份「政府公報」法律第二二九號。

十六日 袁大總統任命袁思永為鎮江關監督；黃瑞麒為金陵關監督；陳昌穀為蘇州關監督；楊士晟為蕪湖關監督；胡翔林為杭州關監督；孫寶瑄為浙海關監督；冒廣生為甌海關監督；胡銘槃為粵海關監督；朱孝威為潮海關監督；夏偕復為山海關監督。（註一）

香港鴉片商與英國各銀行以中國政府厲行禁煙，聯合要求有關當局設法維持，以保商人利益。

香港各煙商因受中國政府厲行禁吸禁售影響，既有定貨合同勢將一律取消，面臨危機。以香港、上海兩處存貨與印度來貨計之，總值即約有千兩百萬之譜。遂與英國各銀行聯合呈請港督與駐京英使朱爾典設法維持，以免煙商利益蒙受鉅損。（註二）

按：英使曾向我國務院提出種種無理要求，我國務院謂係人民自覺，予以婉拒。

袁大總統公布修正省議會議員第一屆選舉日期令。

令曰：

「第一條（加第四項）」

如第一次延期屆滿，各地方確因辦理困難，致不能依限舉行選舉時，選舉總監督得聲明理由，呈報內務部，再行延期，其日期由內務總長分別核定之，惟不得延至本令第二條、第三條所定日期二十六日以外。」（註三）

袁大總統公布修正衆議院議員選舉日期令。

令曰：

「第一條（加第四項）」

如第一次延期屆滿，各地方確因辦理困難，致不能依限舉行選舉時，選舉總監督或選舉監督得聲明理由，呈報內務部，再行延期，其日期由內務總長分別核定之，惟不得延至本令第二條、第三條所定日期一個月以外。」

（註四）

袁大總統任命汪端闔為江西民政長。（註五）

上海各界舉行歡迎革命志士萬福華出獄大會。

萬福華，安徽合肥人，清末參與革命運動。民元前八年十月十三日（西歷十一月十九日），以前廣西巡撫赴俄專使王之春有勾結訂立俄約喪權辱國之嫌，刺王於上海英租界金谷香菜館。惜槍彈不發，爲王之差弁所執，遂被拘於租界巡捕房，判處徒刑十年，並罰作苦工（註六）。民國成立，經同志向駐滬英領一再交涉，始於本月釋放出獄。本日同志友好假南市新舞臺舉行歡迎大會。

附錄：歡迎萬福華先生出獄記

前日（十六日），各界因萬福華君爲革命鉅子，自刺擊王之春事敗被捕，十年在獄，今幸得請願出獄，特假南市新鮮事開歡迎大會，男賓到者約數百人，女賓數十人，奏樂開會。首由主席于君右任報告開會宗旨，略述萬君當

中華民國元年 十二月十六日

中華民國元年 十二月十七日

七四〇

日狙擊前清王之春並入獄歷史。萬君蒞場，來賓起立鼓掌。次由包道平君演說，萬君當時組織暗殺團，先擬暗刺鐵良，嗣以王之春勾通俄人買鐵路事，君念路亡國亡，不惜犧牲一己，撲殺此獠，因事失敗被逮，並將萬君在獄十年種種苦狀，言之詳。繼由汪子實君宣讀歡迎詞，旋請萬君登臺演說，略謂：此次光復民國，福華以在獄故未與尺寸之力，抱歉實深。今幸諸君熱心毅力，使福華得見天日，從此有生之年皆諸君之賜，自後惟仍隨諸君後犧牲一己權利造民國之幸福，現蒙匪背叛民國，願諸君一致進行籌備對付，為政府之後盾。至於財政軍事各問題，鄙人略有意見，願與諸君共商權之。但今日時間短促，後當以鄙意登之報端云。嗣有憤憤君演說時事危急，諸君當隨萬先生後同起救國，言甚激烈。繼由陳英士君代表農竹君演說，今日陳君因事不克到會；併致歡迎之意。未由汪人傑女士演說：萬君當日組織革命事，時設有拯華會，（故昨仍用拯華會名目），現擬繼續成立，萬先生為會長。萬君以民國成立，未便再立會名，當即辭却，萬君演說畢，遂攝影以為紀念。（註七）

註一：民國元年十二月「政府公報」命令第二百三十號。

註二：民國元年十二月十七日上海「民立報」（第七八四號）。

註三：同註一。

註四：同註一。

註五：同註一。

註六：「革命人物誌」第七集，八〇頁。

註七：民國元年十二月十八日上海「民立報」（第七五八號）。

十七日 英國在片馬增兵五千餘，築兵房多處，並強迫使用紙幣。（註一）

黃興自長沙赴漢口就任漢粵川鐵路督辦。

先是，袁大總統於十一月廿八日任命黃興為漢粵川鐵路督辦；（註二）後即派員前往接洽籌商進行

方法。(註三) 本月二日，黃興以「才力不足」爲由，電辭督辦職，後經袁大總統多方勸勉，乃於是日自長沙起程前往漢口就任。(註四)

附錄：

一、黃克強先生辭路政電

「大總統鈞鑒：頃接國務院勅電，十一月廿八日臨時大總統令，任命與督辦漢粵川鐵路事宜。聞命之下，無任慙惶。吾國路長，極關重要，辦理手續，尤屬繁難，須有專門人才，方能妥善籌畫。與既愧無學，又才力不足以勝此，敬請收回成命，另簡賢能，深爲感荷。黃興叩。」(註五)

二、黃克強先生擬暫接管路政電

「頃准國務院江電：接奉鈞令，獎飾逾量，勸勉並發，無任慚悚。竊維路事繁重，歷年糾葛，至今頗難結束，奈何主持者素乏學識經驗，不能堅人信仰，以致隔閡日深，籌辦難期迅速。與目觀前事，顧念要工，實不敢冒昧就職。今承再三電令，本欲薦賢自代，仰承鈞意，而籌思竟日，倉卒難得適宜之選，欲仍即乘輪，而空言相瀆，又近於故意違命。日前督辦譚人鳳，於今日離湘赴鄂，無法挽留，深恐因興力辭之故，以致無人接洽，路事停止，轉滋貽誤，躊躇反復，進退維艱。乃於萬不得已之中，特爲一時權宜之計，謹擬暫爲接管，俟調查明晰，改組機關，疏通意見，確定款項，可以大興工作時，即行辭職。務懇我大總統仍一面物色衆望富素罕有經驗之人才，屆時另行委任，令其切實督辦，俾用一人用一錢，均有實效，不致糜費愆時，以維路政，國家幸甚。黃興叩。支。」(註六)

國父為國民黨特派員于德坤被害事，致電袁大總統等及貴州都督唐繼堯，請懲辦貴州軍務司長劉顯世。

先是，國民黨總務部幹事于德坤，以其爲黔省人士且練達老成，爲國民黨本部授任爲組織黔省支部特派員，於本年九月二十九日自北京出發前往貴州。(註七)不意抵貴州省思州府玉屏縣大魚塘時，爲當地駐防之黔軍所盤查，于君即出示國民黨委任回黔辦理支部之委任狀，該軍即目爲黔軍奸細，欲藉此邀功，致

電貴州軍務司長劉顯世，問如何發落？劉復電云：既有證據，可就地正法。該軍得電後，即將于德坤行刑分屍，並梟首示衆三日，而其偕行之同志或逃逸，或亦遭追殺。貴州都督唐繼堯聞知此事，不勝驚訝。謂于君係國民黨特派員，既已被殺，何得更裂屍？始命人將其屍身具棺解送回黔。而致電國民黨本部則云：于君在湘爲盜所害，以圖嫁禍於湘，而怙縱劉顯世及黔軍。（註八）國父知其真相，頗駭然，認爲劉顯世如此野蠻舉動，法紀爲之盪然，應嚴予懲辦。遂以國民黨理事長名義致電袁大總統等，文曰：

「北京袁大總統、趙國務總理、段陸軍總長、許司法總長鈞鑒：國民黨特派員于德坤返黔組織國民黨，行至玉屏縣大魚塘地方被人暗殺，分屍數段，凡自黔來者，皆云係黔軍務司長劉顯世主使。似此野蠻舉動，爲全世界對於異黨人之所無，法紀蕩然，輿論駭怪。應請電飭黔督徹底根究，公平處決，以示民國官吏維持法律之大公。鄙人忝爲國民黨理事長，不能含默，伏維鈞裁。孫文。」（註九）

又致電貴州都督唐繼堯曰：

「貴州唐都督鑒：國民黨特派員于德坤返黔組織國民黨，行至玉屏縣大魚塘地方被人暗殺，分屍數段，凡自黔來者皆云係劉顯世主使，似此野蠻舉動，法紀蕩然，使人心慄。舉國輿論皆爲不平，應請都督徹底根究，務乞水落石出，公平處決，以示民國官吏維持法律之大公，鄙人忝爲國民黨理事長，不能漠視，翹候鈞覆。孫文。」（註一〇）

附錄：于德坤傳

于君諱德坤，字業乾，于成龍氏之嫡裔也，祖宣黔，遂爲黔人。少聰穎有力氣，好拳勇，嘗從桐城姚某游，習少林術，頗能道其蘊真。一日野游，途遇鄉人爲無賴所劫，君與奮鬥，卒救之，其任俠如此。前清光緒乙未年，津門嚴修督學來黔，提倡考據、詞章之學，君以高材生拔入經世學堂，於是乃棄劍學書，尤耽吟詠，功課之餘，輒握管爲綺麗之詞，或作孤憤之吟。居恒少與世往還，偶有酬酢，口訥訥不能爲寒暄語，然豪於飲，有長鯨吸川之量。喜讀文文山詩詞，時或對書扼腕，淚隨聲下。論史故每翻新案，有拂君意者，必口沫噴面與之爭，言甚辯，過此惟

緘默若處女而已。君素抱大志，嘗以祖生自命，文章言論，慷慨動人，著有「聞雞軒文稿」若干卷。年弱冠，舉孝廉。因公車之使，得交海內人士，新學思潮，漸濡腦際，理想風趣，爲之一變。嘗約友人某，發起一社，以促科學廢棄爲旨，而言曰：「凡倡一事，必倡之者能以身作則，否則雖盡口筆之勤，無益也。」衆以爲然。遂相約不入春闈，有某者佯諾之，及榜發，而某已捷南宮矣。君以破約詰之，某稱謝不遑，請觀厥後。無何，廷試揭曉，某又授即用，且指省矣。君乃喟然嘆曰：「嗟夫！人心險巇，固若是哉！官可求，約不可破也，苟欲於斯民而與有立者，非先攻去其惡蒂，未足以云治也。」遂飄然泛海，游日本。時內地革命志士，不容於清吏，或事敗逃亡者，亦皆東渡，暫假休沐。其間豪傑之士，如宋教仁、如張繼、如劉揆一、如黃廬武、如田桐、如白楚香者，皆於風塵中，特與君相契。當組織革命機關，發行二十世紀之支那雜誌，主張國體改革，其文中稱「虬髯客」者，即君也。君固美風儀，于思滿腮，常衣紳士服，日本人不識，或指呼爲大律師。習法政，議論風生，觀人辨物，有所月旦，輒中肯綮。顧君之天資雖高華，而性情則甚澹逸，籌畫方略，又復深藏不露，以故皮相之士，不知君爲革命健兒也。暨支那雜誌爲日本所封禁，君歸國，各地漫游，言論漸趨激烈，其兄某，方爲江蘇觀察，懼君累及，復迫令出洋。無已，再渡日本，每函入黔輒主張革命。斯時，貴州之革命風潮，日益振蕩，君兄德楷及樂嘉藻，創設師範學堂於貴陽。有老儒張銘者，于君之師也，爲其校之國文歷史教員，主張根本破壞之義甚力。校中英俊，如張友棟、劉潛、周伯良、周仲良等皆傾向之；他校生，如官立大學之漆運鈞、方敦素、梅鎮涵輩，亦久心醉斯義。時有修文彭述文、貴筑蒲藏鋒、胡肇安、傅仲藩等，設樂羣學堂於省城，專鼓吹激烈革命，頗與張氏同調，其間養成革命少年最多，如魯士光、匡黃、程毅、吳積誠，皆以釋齡而即有所表現於革命事功者。去秋，黔中反正，程毅嘗於陸軍校中，首先發難。冬十二月北京炸今總統袁世凱之張先培者，即其校之第四班生也。顧黔中雖以兩校爲鼓吹革命之地，而樂家藻、于德楷，究取緩進義者。方是之時，貴陽平剛與張、彭諸人甚洽，亦退緩進義，而持急進義。適章炳麟「煊書」傳至黔，平剛遂首起剪髮，既爲清吏所迫，乃亡走日本，而與君遇於東京，兩相愛悅，詢及支那雜誌諸志士，君一一爲介紹。乙巳秋，孫中山至東京，約各省革命黨締結同盟，君與平剛遂參其列。然其時貴州黨員數甚少，兩人而外，惟胡肇安與張棉林而已。遂以平剛爲貴州分會長，以君爲評議部議員，共供職於同盟會。既而黔人遊學

日衆，同志且達數十百人矣，鄉人忽起一部分之攻擊，衆有引退者，平剛以爲慮，而君獨鎮靜，屹然不稍爲動。每臨會地，君輒演說革命樂觀之義，以爲君人必需者，衆漸傾聽，稍稍輾輯。斯時，君持義尙屬急進一流，丙午冬，張銘由黔中密函告東京，欲於黔中率會黨舉事，請示方略，分會遂先聚衆議，平剛首主急進，君忽一變其議，力持緩進，陳說利害，種種駁詰，謂貴州不可首先發難，地非其地，時非其時，人非其人，未可動也。平剛與爭執，卒以從君者衆，故平剛遂拂袖去，會議因之破裂。越數日，君來訪平剛，再三約，欲出共負艱鉅，平剛嫌其不勇，終不應。東京之貴州同盟分會於焉瓦解。平剛則仍密復張銘書，促其相機急進，檄文等事，且遣人持赴黔矣。時文崇高、吳冠、朱培、吳麟、鍾蘭生、黎克、榮魏維、新僧智遠等，亦且從張銘約期赴修文會集矣。乃機事不密，奸人以告，清巡撫岑春煊飛檄開州，飭州官會同修文縣密捕張等。張百麟之父張翰時知州事，密縱諸人出境，張銘既不能容於黔，出亡四川，其餘健者，如文崇高、黃劍青、王憲章輩，或走保定，或留湖北，皆以隱身軍界，爲一時韜光之計，貴州激烈派之革命，至是遂寂然聲消矣。張百麟、黃澤霖、周培藝、鍾昌祚、張澤鈞、譚璟、劉鎮、楊壽錢諸人，有鑒於此也，乃一變綠林聯合之步調，而爲政治上之活動，遂相約樹政黨旗幟。戊申春，貴州之自治學社乃成立。于君一日偕肇安往訪平剛，出袖中扎以示之，則黔中自治社人通款事也，謂方今革命之理，固如金科玉律，無漏義矣。獨是運用之方略，則正不必同，吾觀中國革命之事，既久且頻矣，一方崛起，他方抗之，綠林之豪，其能爲陳涉、吳廣者雖有其人，而能成華盛頓者則未之聞也。以花縣金田之雄，撻伐及十六省，撐持且十二年，終於一敗不起，爲虜所屈。今吾欲變計，而以政法爲著手地，足下其有意乎？曩者足下以強一試矣，試而不利，前車既覆，來軫豈復無所戒乎？平剛默不能言。胡肇安又嘗以政治懲患於平日，平剛亦久悟急進之難於望成也，於是乃議決。共認自治社爲同盟會同志，而與之通消息云。先是張銘出亡流落北京，遇其弟子某，載與入滇，亦欲變計，從事政界。平剛聞之，致書張銘，述于君意，與論宗旨之不可變者若干事，書中有謂：幸勿爲貴高足所誤云云，張銘復書，甚韙其言，且以不得到東京面與于君縱讀爲憾也，遂遣其徒與自治社接洽。至是貴州之革命黨，乃純入自治社。自治社之西南日報，則純爲革命黨之機關報矣。君知貴州革命黨之基既穩固也，乃與平剛約貴州關鍵，由平剛執之，自謂中國腐敗，莫東北若也，願縱身東北，遂往來於幽燕間，以革命教育爲業，執法政及女學之教鞭

者三年。暨去年民軍光復，君授南京內務部參事，即主同盟會開放門戶急趨政治。及國民黨成立，君復任本部幹事，僉以君練達老成之故，復任爲組織黔省支部特派員，平剛聞之，嘗謂之曰：「貴州劉氏排擠黨人以兵，不知所謂政黨也，君此去，其果無可慮乎？」君曰：「余十餘年來未嘗回黔矣，且余與劉氏無怨，去亦何害？」平剛曰：「聞劉顯治輩，有密電入黔，恐於君不利，人皆謂渠兄弟豺狼，未可忽也，不如稍緩以待。」君厲色曰：「余負政黨之責任入黔，渠雖不仁，豈能無稍顧懼？況余已允人去矣，不去，人將謂我何？余意決矣。」遂行。以民國元年九月二十九日出京，同行有周仲良、胡德明、劉潛、徐龍驤諸人，仲良罹病，牽延辰州。龍驤走銅仁，銅仁毗湘先至，君與胡、劉走鎮遠，甫至思州府，爲劉氏所執，遂被害，碎其屍，懸頭三日，四方居民畏不敢言，德明詐稱中央委員，始獲免。後復追至玉屏縣之三家橋，亦殺之。劉潛跳岩逃，仲良聞之，即日亦抱病逃。君死，年三十八歲，黔中母妻子女猶存。

平剛曰：「嗚呼！余聞于君之死，慟徹肝腦，目矇矓失明者數日。余交于君十餘年矣，知君爲人，平易近人，和藹之氣，盎然形於詞色，無可召殺之道。唐繼堯誑稱是爲盜所劫，而賁金不聞實囊，賁非漫藏誨盜者，且劉氏私人出入黔者亦衆矣，而未聞有被盜劫殺者也，是則殺君者之意，重在黨，不在君也；忌在才，不在人也。」傳曰：「匹夫無罪，懷璧其罪。」君之死，其才與職禍之歟！雖然貴州劉氏殺人，其數何慮千萬？而使余獨悲慟者惟君。昔鍾昌祚由滇入黔而被殺於安順，安順劉顯用所駐兵地也；楊樹青由川入黔而被殺於貴陽，貴陽劉顯世所駐兵地也；故君由湘而被殺於思州，思州劉顯潛所駐兵地也。嗚呼！劉氏豺狼不其然乎？（註一一）

袁大總統公布陸軍軍費歲出預算次序令。

令曰：

第一章 軍費歲出預算程式

第一條 陸軍部軍需司，將某年度陸軍軍費歲出，其款項以下應當增減者，及豫算各種書類表冊式樣或其應當改善者，詳細分別審查，彙訂某年度軍費歲出豫算程式，以前年度四月末爲限，呈請陸軍部長核定。

中華民國元年 十二月十七日

中華民國元年 十二月十七日

七四六

第二條 陸軍部長查核某年度軍費歲出豫算程式，畫閱認可後，仍發交軍需司，以前年度五月末爲限，由軍需司將該豫算程式，請登政府公報，並印刷成帙，通行全國管理軍費歲出豫算各機關。（附表）（從略）

第二章 歲出概算書

第三條 各管理軍費歲出豫算機關，按照該年度豫算程式中各款項以下增減方針，及歲出概算書類表冊式樣，編造歲出概算書及各目明細說明書，以前年度九月末爲限，送呈陸軍部軍需司查核。
但在陸軍部內之各管理豫算機關，以前年度八月末爲限，送付軍需司查核。

第四條 軍需司將各項之歲出概算書，彙編陸軍全體歲出概算書及歲出概算計算表，以前年度十月末爲限，咨送財政部，由財政部送交國務會議決定。

第五條 國務會議如對於前項計算表，有甚形核減之處，由陸軍部將其款目核減額數及大概情形，通告各該機關。

第三章 豫定軍費請求書

第六條 陸軍部軍需司奉國務院歲出概算額決定之後，編造豫定軍費請求書及豫定軍費請求各目明細說明書，以十二月末爲限，咨送財政部，由財政部提交國會通過。

第四章 豫算定額分配

第七條 陸軍部軍需司於所定軍費請求額，經國會議決公佈之後，按各豫定軍費請求額，編造各支發豫算計算書，送付各支發命令官及陸軍會計審查處，並將一份咨送財政部。

第五章 附 則

第八條 凡未經改設行省之軍費歲出豫算，以路途遙遠，未能盡將歲出概算，先付院議，應免歲出概算，逕編豫定軍費請求書及豫定軍費請求各目明細說明書，於十二月末以前，一律咨送財政部，提交國會通過。

第九條 臨時特別需款，准照追加豫算辦理。

第十條 本次序令俟各制度法令議決施行後，得由陸軍部呈請改正之。

第十一條 本次序令自公布之日起施行之。」（註一二）

註一：民國元年十二月十八日上海「民立報」（第七八五號）。

註二：民國元年十一月份「政府公報」命令第二一二號。

註三：民國元年十二月一日上海「民立報」（第七六八號）。

註四：民國元年十二月十八日上海「民立報」（第七八五號）。

註五：民國元年十二月三日上海「民立報」（第七七〇號）。

註六：民國元年十二月十四日上海「民立報」（第七八一號）。

註七：「革命文獻」第四十一輯頁七四。及「革命先烈先進傳」——于德坤傳，頁二八四——二八七頁。

註八：民國元年十二月八日十六日上海「民立報」（第七七五號、七八三號）。

註九：民國元年十二月二十日上海「民立報」（第七八七號）。

註一〇：同註九。

註一一：中國國民黨中央黨史史料編纂委員會：「革命先烈先進傳」第二八四——二八七頁。

註一二：民國元年十二月份「政府公報」命令第二三一號。

十八日 袁大總統任命周學熙為稅務處督辦，孫寶琦為稅務處會辦。（註一）

時因與六國銀行團進行大借款，須以中國之鹽稅為擔保，且有抵押品不限於鹽稅之議，政府為先謀統一本身之稅務鹽務，故命財長周學熙充督辦，以一事權。

教育部通令所屬重視體育，提倡運動。

令曰：

「本部公布教育宗旨，以軍國民教育為道德教育之輔，原期各學校學生重視體育，養成強壯果毅之風。惟學校教課，勢難於體操一科，獨增教授時數，凡辦理學校人員，宜體此意，引導學生於體操正科外，為種種有益之運動

中華民國元年 十二月十八日

七四七

中華民國元年 十二月十九日

七四八

。專門以上學校體操，不列正科，尤宜組織運動部，隨時練習，以免偏用腦力。每年春秋兩季，應酌開學校運動會，互相淬勵，以脩弱爲恥，以勇健爲榮，庶學生體軀日強，智德亦因以增進。處茲外患交迫，非大多數國民具有尙武精神，決不足以爭存而圖強也。」（註二）

註一：民國元年十二月份「政府公報」命令第二三二號。

註二：民國元年十二月份「政府公報」命令第二三三號。

十九日 袁大總統為國民黨特派員于德坤被害事，覆電國父。

電曰：

「孫中山先生鑒：篠電悉。于德坤返黔途次被人暗殺，殊爲駭異，死事情形尤堪慘怛，已嚴飭黔督認真查究，務將凶手拿獲，按法懲治，以伸公理而警暴徒。袁世凱。皓。」（註一）

袁大總統令優賞北吐爾扈特盟長等。

令曰：

「北吐爾扈特盟長等，輸忱効順，克矢忠勤，亟應優予爵賞，以昭激勸。該盟盟長扎薩克和碩布彥圖親王鄂羅勒莫扎普，無爵可進，亦無子嗣可封，應預給該親王一子，由頭等台吉進封輔國公，俟生有子嗣，再行受爵。右翼副盟長扎薩克頭等台吉棍布扎普、左翼扎薩克頭等台吉普恩楚克車林，應均進封輔國公。察哈爾游牧總管車林，應以副都統記名。左翼副總管哈勒岱、右翼副總管車登，應均以總管記名。賽布拉克特游牧千戶長唐古、特曼畢特游牧千戶長加勒巴海、吐爾吐勒游牧千戶長庫克色、根克勒依游牧千戶長吐爾蘇伯，應均給予七等嘉禾章，其千戶長以下，有效忠民國，克勤厥職者，准各以應陞之階記名。由塔爾巴哈台參贊隨時查開銜名履歷，咨報蒙藏事務局備案。」（註二）

袁大總統令封獎青海左右翼正副盟長暨二十九期郡王、貝勒、貝子、公台吉

等。

令曰：

「青海左右翼正副盟長暨二十九旗郡王貝努、貝子、公台吉等翊贊共和，傾心內嚮，前經飭由青海辦事長官先行傳令嘉獎；應再優予爵賞以資觀感。青海左翼正盟長固山貝子那木登吹應進封貝勒；副盟長輔國公索那木達什應進封鎮國公；右翼正盟長貝勒銜固山貝子吹木丕勒諾爾布應進封貝勒並加郡王銜；副盟長貝子薩什那木濟勒應進封貝勒；其各旗郡王、貝勒、貝子、公台吉等應由該辦事長官將各員銜名旗分詳晰查報，再行給予封獎。」（註三）

註一：民國元年十二月二十二日上海「民立報」（第七八九號）。

註二：民國元年十二月份「政府公報」命令第二三三號。

註三：同註二。

二十日 國務院會議通過國父所提之「中國鐵路總公司條例」。（註一）

國父因負責籌辦全國鐵路建設，故擬在上海先設立中國鐵路總公司，以一事權。乃提具中國鐵路總公司職權條例草案九條，派前工商次長王正廷、前署司法次長徐謙等資送至京，請袁大總統交參議院審議。是日，該草案已在國務院會議通過，旋咨送參議院審議。其條例草案如左：

第一條 鐵路總公司按照中華民國元年九月初八日大總統令，組織為籌辦全國鐵路總機關，除政府所辦已成、未成

及經簽押應築各路屬交通部之職掌外，所有貫穿各省及邊地各幹路，鐵路總公司有全權辦理。

第二條 鐵路總公司除依法法律享普通公司權利外，兼有下列各款之權：

- (一) 規定第一條所指各路線之權。
- (二) 關於興辦第一條所指各鐵路及附屬於各該路所必要之事業籌借或招集華洋股。
- (三) 行使管理及擴充第一條所指各路之權。
- (四) 創辦附屬於第一條所指各鐵路所必要之事業之權。

中華民國元年 十二月二十日

中華民國元年 十二月二十一日

七五〇

(四) 關於興辦第一條所指各鐵路及附屬於各該路所必要之事業，收用官地及收買民地之權。
(六) 行使以上五款各權所必要之附屬權。

第三條 各地方鐵路於鐵路總公司所辦之路無關礙者，或由中央與地方政府自行籌辦，或商請鐵路總公司籌辦，但路線之規畫必須經鐵路總公司協定。如各省已成或現築之路適在鐵路總公司第一條所指各路之中者，鐵路總公司得議價收買之，或協定契約合併辦理。

第四條 鐵路總公司所辦之路，中央及地方政府應盡保護輔助之責。

第五條 關於承辦鐵路年限及政府收回辦法等項，鐵路總公司應遵照政府之對於普通商辦鐵路公司之規定辦理，現在及將來關於鐵路之一切法令，除與本條例抵觸者外，鐵路總公司亦應一律遵守。

第六條 鐵路總公司借款招股，不論華洋股款，均應遵照中國現行法律辦理，即同享中國法律保護之利益，其關於借款、招股等事，須由中國政府擔保者，並應將所擬合同報明中國政府批准施行。

第七條 鐵路總公司所辦之路，政府遇有軍事振災及交通行政、暨保衛治安各必要情形得行使優先權，並藉該路為運載兵警、災民通郵及轉運糧、餉軍需之用，除郵政特別免收費外，其餘事只給付半價。

第八條 鐵路總公司得自行規定本公司各項章程，但應報明政府立案，並不得與本條例抵觸。
第九條 本條例自公佈之日施行。(註二)

註一：民國元年十二月廿一日上海「民立報」第七八八號。

註二：民國元年十二月十九日上海「民立報」第七八六號。

二十一日 袁大總統令加封土觀呼圖克圖與察罕殿齊呼圖克圖名號。

袁大總統以蒙古土觀呼圖克圖、察罕殿齊呼圖克圖倡導徒衆翊贊共同，傾心內嚮，特加給土觀呼圖克圖以圓覺妙智多號；察罕殿齊呼圖克圖以普應真如名號。(註一)

註一：民國元年十二月份「政府公報」命令第二三五號。

二十二日 機器公會在上海成立，國父蒞臨演說，講題為「機器可以富國」，望國人
以聰明才力，研究學理，庶可並駕於世界各國。

是日，機器公會在上海張氏味莼園成立，各界到會者約三四人，國父蒞臨演說「機器可以富國」。
其文曰：

「今日機器公會開成立大會，某得與諸君相見，誠幸事也。我中國在地球上數千年來文明最早，本是富強的國，何以現在退步至不堪言狀？現在中國在地球上為一最貧弱之國，皆因教育、實業兩不發達，以致於此。雖然亦非中國一無進步，不過進步太遲，各國進步一日千里，不能並駕。如在火車中觀行路之人，無不往後倒退，並非路人不進步，火車行得太速之故也。以致中國事事不及各國，即如上海通商口岸商權，幾全握於外人之手，皆緣各國機器發達，貨物千奇百變，能力不敵則勢力不敵，國際交涉亦是如此。機器可以富國，用機器開礦，礦可發達；以之耕田，禾穀可以多出。無論何種工廠造何種貨物，不用機器，必不能發達。我中國開礦屢屢失敗，亦因往昔不用機器之故。所以機器可以灌輸文明，可以強國，我中國如不速起研究機器，我四萬萬同胞俱不能生存。今日諸君發起機器公會，乃是強國之預兆。但機器係從思想發生，係一種深湛學理，如無學識即不能發明新機器，亦不能管理新機器。所以諸君發起此會，第一要研究學理，研究愈深，進步愈速。如水氣、蒸氣亦可以代煤力，中國地大物博，礦產豐富，全仗吾人腦力思想，利用此天然之利。今日之會為中國自古未有之事，尚望諸公努力自用，聰明才力發明種種機器，庶幾駕乎各國之上，方不負今日開會之盛也。」（註一）

袁大總統任命熊希齡為熱河都統，未到任前仍由崑源署理；段芝貴為察哈爾都統，未到任前仍由何宗蓮署理；溥倫為鑲紅旗滿洲都統。（註二）

袁大總統令准交通部所呈，改粵漢鐵路會辦為漢粵川鐵路會辦；並任命詹天佑會辦漢粵川鐵路事宜。（註三）

中華民國元年 十二月二十二日

七五二

附錄：詹天佑略歷

詹天佑，安徽婺源人，民前五十一年（一八六一）生。一八七二年清廷選幼童出洋習新學，詹為獲選之第一批。一八八一年卒業於美國耶魯大學工學院，是年返國後，復以第一名卒業於福建水師學堂。歷任福建水師學堂、廣東博學館等洋文教習、清鐵路公司工程師、京張、鐵路工程師、京張、張綏鐵路總辦、總工程師、川漢鐵路經工程師、粵漢鐵路公司總理兼總工程師，時任粵漢鐵路會辦。（註四）

雲南征藏軍回省。（註五）

康有為規劃出版「不忍雜誌」，繼續發表其君憲之主張。

先是，康有為、梁啟超自戊戌政變失敗後，逃亡海外，仍寄希望於清廷之改良，繼續從事保皇與君憲運動。及至辛亥八月十九日武昌起義，革命風潮彌漫全國之際，清廷於八月廿三日起用袁世凱以鎮壓革命，九月初九日復頒上諭，開放黨禁，寬宥政治人犯，以收攬人心。梁啟超乃於是年（辛亥）九月十六日曾一度由日本內渡至奉天，對北方時局有所策劃。迄民國成立，袁世凱當權，梁氏復於本年十月返國，致力於現實政治之活動，與袁氏深相結納，並為之籌謀財政、組織政黨及言論鼓吹，冀藉梁氏之實力，以對抗同盟會。其師康有為對梁氏以戊戌前嫌未釋，故仍羈留海外。康氏又以袁懷抱野心，覬覦神器，雄猜僭妄，狡詐奸險，非位登九五，終無以填其大欲，謂啟超之歸，徒為曹孟德之荀文若耳！（註六）康梁師弟政治上之趨向，乃自此而異其途矣。

梁氏於本月發刊庸言半月刊於天津，康有為為闡述其政治主張，乃創辦「不忍雜誌」為其言論機關，於民國二年二月出版。該刊仍襲用孔子紀元，而未採民國正朔，特於是日親撰序言，申明宗旨。茲附錄全文如下：

「于元之中而有諸天，于諸天之中而有無量數不可思議之星雲、星團、星氣。于無量數不可思議之星團、星雲

、星氣而有日。于繞日衆游星之中而有我地。渺乎小哉之諸天也，諸星也，成、住、壞，只一一不可免也。康子夕臥林庭，仰視流星，爆裂飛鳴過于我前，一昔不知其數，是亦一地分裂死亡者也。吾乃寐然無所感於吾心。況于劃地八十之一而爲中國，其爲蕞爾益甚，其爲得喪益不足計矣。吾生逢多難，身經大劫，死灰枯木若非人久矣。即使大炮裂地，不以爲驚；黃金鋪地，不以爲喜。雖然吾何以識元、天、星、日哉！以吾之有知，吾何以有知。以吾有身而吾之身僕于大地。生于中國也，于是愛大地而親中國焉。吾無奈吾識性何？凡與吾交親之大地，中國樂者吾樂之，憂者吾憂之，吾不能禁絕吾樂憂。而躬際中國之危難，於是不忍之心旁薄而相襲觸處而怒發，不能自忍焉。於是吾遂靡靡喋喋之不能已於言。親民生之多艱，吾不能忍也。哀國土之淪喪，吾不能忍也。痛人民之隳落，吾不能忍也。嗟紀綱之亡絕，吾不能忍也。視政治之窳敗，吾不能忍也。傷教化之陵夷，吾不能忍也。見法律之蹂躪，吾不能忍也。觀政黨之爭執，吾不能忍也。慨國粹之喪失，吾不能忍也。懼國命之分亡，吾不能忍也。愴焉心厲也，怒焉隕涕也。淒淒焉悲揜袂也。逝將生之莫能忘斯世也，願言拯之惻惻沈詳予意也，此所以爲不忍雜誌耶。」（註七）

康氏迄至民國二年七月八日其母逝世後，乃於十月始自日本，返國奔喪。（註八）其時，袁世凱曾數函康氏，有所借重，終爲康氏所拒絕，其政治風格，顯與梁啟超不同。茲附錄袁、康往來電文如下：

袁世凱致康有爲電（一）

去國念年，困心衡慮。大箸發抒政見，足爲薄俗鍼砭，欽仰無似！凡河汾弟子，京洛故人，均言先生不願從政，而有意主持名教。舉國期望豐采，但祈還轅祖國，絕不敢強以所難。敬具蒲輪，鵠候明教，何日稅駕？渴盼德音！

覆電

亡人負罪，久播異域，有母八十，莫奉尸饗，遂竟見背。永維哀悼，崩摧肺肝；過承厚賻，感刻不任；匍匐崇喪，未及言謝。途次得門人梁啟超電，轉述尊意，拳拳故人，歸國則得以特殊之上位，還鄉則代籌警備之未周。昨

中華民國元年 十一月二十二日

七五三

中華民國元年 十一月二十二日

七五四

抵香港，又接須磨寄來東京使館轉明公冬電，隆文稠疊，辱以蒲輪。召還蘇武，傷其去國之久；訪於箕子，本無陳疇之材。斬然衰絰，不入公門，母死謂何，敢有他志！加以兩世之先塋被掘，廿年之遺骨須收，痛絕撫棺，並陳新舊，淒涼營葬，難返鄉閭。重以寡姊六十，病乳三載，沉綿床褥，天忽朝夕，是以魂魄飛越，豈知人世？固無心預聞政治，難補涓埃，更末由北首燕路，上承明問。伏望明公，幸垂矜原！若夫大教淪胥，人心陷溺，則中國可亡，而種族隨之，實爲遂古所無之變，同於金甲，無避之義！他日誓墓餘生，未忘扶持所至。託於徇鐸，尊聖衛道，想公同心；冀公援手，聖教幸甚。稽顙鳴謝。康有爲叩文。

袁世凱致康有爲電 (一)

昨奉復電，既觀望於高蹈，仰感歎於純孝，奪情之舉，固非敢施於守禮君子。遯世之行，又豈所望於愛國仁人。所望葬祭粗完，旌車仍戾，發摠偉抱，矜式國人。比者大教凌夷，橫流在目，問俗覘國，動魄驚心，匪有大哲，孰爲修明？執事毅然以此自任，其於正人心培國本之功，又豈今之從政者所可擬？綿力所逮，敬當共贊，霜風漸厲，諸惟節哀，爲道自重。

覆電

強學舊游，相望垂白。記室騎兵，庶范雲之善記；訪澤加腹，存嚴陵之故人。問齒求言，三徵未已。猥以銜恤，莫酬隆禮，情豈忘於憂國，而創深巨於思親？不呼喪門，幸惟垂憫。承許翼教相助，拯救人心，感不去懷，中國猶有望耶？昔浦公草創，入魯而禮太牢，漢宗尊聖，登堂而躬下拜。頃歲俎豆停廢，絃誦斷絕，人無尊信，手足無措，四維不張，國滅可憂。伏望明公親拜文廟，或就祈年殿尊聖配天；令所在長吏，春秋朔望，拜謁禮聖，下有司議；令學校讀經，必可厚風化，正人心。區區迂愚，竊用報禮，幸祈裁察。康有爲叩。

袁世凱致康有爲電 (二)

念年契闊，懷想匪任。每讀大著，救世苦心，昭然若揭，賢者有益人國，於茲確信。比大難粗平，百廢待興，方思與天下之才共天下之事。洛社故人，河汾弟子，咸占彙進，宏濟艱難，憂國如公，甯容獨善？立盼戾止，論道匡時，敬具蒲輪，以俟君子。

覆電

曾復文電，想達記室。頃由龍都督、李民政長轉到即日文電，懃懃拳念，垂存故人，仰見明公搜岩訪獻，求治之盛心，鄙人何以當之！筑筑在疚。自念得罪久亡，重遇變革，致八十餘倚閭，盈盈望絕，不孝之罪，上通於天。頃歸省遺澤，觸處崩痛，執杯圈而慟絕，撫几而隕心。物在人亡，形存神悴，加割瘍未愈，衰病侵羸。寡姊病危，奄在旦暮。雖憂國難忘，而思親未已，幸曲賜惠憐，俾盡哀慕，亦明公教孝之義，或補清化，垂涕感叩。有爲。

(註九)

由以上電文，足見康氏之爲人與主張前後尙能一貫，若與梁氏「不惜以今日之我與昨日之我挑戰」相論，則又各異其趣。茲節錄康氏自武昌起義後，所發表之重要言論，以資參證。

一、共和救國論

號召天下，倡虛君共和之說以中國帝制行已數千年，不可驟變，而大清得國最正，歷朝德澤淪洽人心，存帝制以統五族，弭亂息爭莫順於此。(註一〇)

二、共和政體論

共和之義於古也六，于今也六，凡有十二種。體各不同，利病各有，不能統以共和空名混之也。其古遠不足論，取其近而可行者亦有六體。夫各國政體，各有歷史風俗各不相師，強而合之，必有乖謬，致敗，是故羅馬人不師希臘，美人，不師瑞士而歐人自法外不師美洲，若中南美與法誤師美國，則致禍亂矣。今時勢推移，決行共和，周召，希臘古羅馬之共和今決不能行，既無論矣，羅馬大國不宜於共和，故不久遂變爲帝政，深望國人慎於取法。

(註一一)

三、中華救國論

今共和告成矣，掃中國數千年專制之弊，不止革一朝之命，五族合軌，人心同趨，必無復於帝政之理。守舊者，疑於諸夏無君，深憂過慮，維新者以爲共和已得，大功告成，然所深慮者，則以共和辦美，民治雖正，而中國數千

中華民國元年 十一月二十二日

七五五

年來未之行，四萬萬人士未之知，慮其錯行而顛墜也。今共和數月矣，所聞於耳觸于目者，悍將驕兵之日變也，都督分府之日爭也，士農工商之失業也，小民之流離餓斃也，紀綱盡廢，法典皆無，長吏豪猾，土匪強盜，各自橫行，相望成風，搜括則擇肥，搏噬仇害則焚殺盈村，搶掠于白晝，勒贖于都會，脅擊于公會，騷擾于城市，以至私抽賦稅，妄刑無辜，暗殺則伏血載途，明亂則連城，陳戰兵變成習，叛立日聞，莫之過問也。故謂今者補救中國之亟圖，在整紀綱，行法令，復秩序，守邊疆，其為萬事之本，則莫先于彌暴亂，以安生業也。故不先去悍將、驕兵，無以靖地方之變亂；不先鋤暴民強盜，無以保人民之財命。不先復士農、工、商無以為生計之維持，不先保遼、蒙、回、藏無以保內地之疆土，否則雖全舉美法之文明、平等、自由加之吾國四萬萬人之身，其亡國必益速，而無救也。今國人將欲成良政黨乎？其道有二，一輸進通識，二崇獎道德，若能為之有序，措之得宜，講乎外勢而先弭內亂，以國為重，而民從之，有政黨內閣以為強力，政府行保民之政，富而加教，保中國已有之粹，而增其未備，則中國之強可計日而待。（註一二）

註一：民國元年十二月二十三日上海「民立報」（第七九〇號）。

註二：民國元年十二月份「政府公報」命令第二三六號。

註三：同註二。

註四：參見凌鴻勛編述「詹天佑先生年譜」，民國五十年一月中國工程師協會初版。

註五：民國元年十二月二十三日上海「民立報」（第七九〇號）。

註六：沈雲龍：「康有為評傳」，頁五二。

註七：康有為：「不忍雜誌彙編」，初集，不忍雜誌序，頁九。

註八：張伯楨：「南海康有為先生傳」，頁一一三。

註九：徐有朋編：「袁大總統書牘彙編」，頁二十四—二十七，（吳相湘主編，中國現代史料叢書，第一輯）

：丁文江：「梁任公先生年譜長編初稿」，中冊頁四二五，民國二年十一月廿六日梁啟超致康有為書。

註一〇：張伯楨「南海康有為先生傳」，頁一〇三。

註一：同前書，頁一〇三—一〇六。該篇文章辛亥年印于日本。

註二：全文見康有爲：「不忍雜誌彙編」，初集，卷一，頁一三—四七。

註三：民國元年十二月份「政府公報」第二百三十七條。

二十三日 袁大總統令進封拉什色楞多爾濟為鎮國公，其生母為鎮國公太夫人。

令曰：

「烏蘭察布盟茂明安旗扎薩克頭等台吉拉什色楞多爾濟，贊助共和，輸誠民國，洵屬深明大義，應從優進封為鎮國公；伊生母一品夫人噶勒噶爾扎布，應進封為鎮國公太夫人，給予封典，以示優獎。」（註一）

袁大總統任命孫多森管理中國銀行事宜。（註二）

袁大總統令改授蒙、回王公在京供職者為都翊衛使等官。

令曰：

「所有蒙、回王公，充前清御前行走年久者，應改授都翊衛使；御前行走年分較淺者，應改授翊衛使；充乾清門行走差使者，應改授翊衛副使；充乾清門侍衛及大門侍衛者，應改授翊衛官。即由國務院查明銜名，分別擬請改授。此令。」（註三）

袁大總統令裁撤倉場衙門及外省轉運各局所並轉運漕糧各官吏。

令曰：

「各省漕運，迭經次第改折。現在江浙兩省，亦已實行。所有倉場衙門以及外省轉運各局所，並管理漕糧各官吏，自應一律裁撤，以節虛糜，所有，未盡事宜，應由財政部及各該省行政長官分別辦理。」（註四）

外交部答覆英使朱邁典（Sir John Jordan）對於西藏之要求：聲明不改西藏為行省，並拒另訂新約。

先是，英國駐華公使朱邁典（Sir John Jordan），於八月十七日奉該國政府訓令，向我政府提出抗議書，要求：（甲）中國不得干涉西藏之內政，並不得於西藏改設行省。（乙）中國政府不得派無限制之兵隊，駐紮西藏各處。（丙）英國現已認定中國對於西藏有宗主權，應要求中國改訂新約。（丁）英政府前曾遵據條約，特設通信機關，後經中國軍隊擅行截斷，以杜絕印藏之交通。（戊）如中國政府不承認以上各條件，英國政府亦絕不承認中華民國之新共和政府。政府接到此文後，因中俄交涉正大緊急，遂將此案暫從緩答。是日，始備文照該國提出各條，一一答復，大致如下：（甲）中國按照一千九百零六年之中英西藏條約，除中國之外，其他國皆無干涉西藏內政之權，今謂中國無干涉西藏內政之權，理由甚無根據。至於改設行省一事，為民國必要之政務，各國既承認中華民國，即不能不承認中國改西藏為行省。況中國對於西藏，並無即時改設行省之意，此中頗有誤會，惟現在中國認定不許其他一切外國干涉西藏之領土權及其內政。（乙）查中國並無派遣無限制軍隊駐紮西藏之事，惟按照一千九百零八年之通商條約，英國以市場之警察權及保護印藏交通，委任於中國，故中國於西藏緊要各處，當然派遣軍隊。（丙）中英關於西藏之交涉，已經兩次訂立條約，一切皆已規定明確，今日並無改訂新約之必要。

。(丁) 中國政府從前並無有意斷阻印藏交通之事，以後更當加意保護，斷不阻礙印，藏交通。(戊) 承認中華民國，是另一問題，不能與西藏問題併爲一談，深望英國先各國而承認中華民國。(註五)

袁大總統令進封蘊端旺楚克為郡王。

令曰：

「烏蘭察布盟副盟長喀爾喀右翼達爾汗貝勒蘊端旺楚克，輸忱民國，翊贊共和，洵屬深明大義，殊堪嘉尚，應即進封郡王，以獎忠誠。」(註六)

註一：民國元年十二月份「政府公報」命令第二三七號。

註二：同註一。

註三：同註一。

註四：民國元年十二月份「政府公報」命令第二三七號。

註五：民國元年十二月二十七日及三十日上海「民立報」(第七九四、七九七號)。

註六：同註一。

二十四日 袁大總統任命張廣建為順天府府尹，原任府尹丁乃揚辭職照准。(註一)

四川寧屬建南夷人(黑獾獾)出巢劫殺，統領馬守成被害，川督派隊馳往剿撫。

(註二)

註一：民國元年十二月份「政府公報」命令第二三八號。

註二：民國元年十二月二十六日上海「民立報」(第七九三號)。

中華民國元年 十一月二十四日

中華民國元年 十二月二十五日

七六〇

二十五日 袁大總統重申令各省厲行禁煙。

先是，中英禁煙條件，於民前一年五月八日（宣統三年四月十日）簽字，凡十條，規定如中國能每年減種鴉片，英國允將印度鴉片減運一成，至七年減盡；若不到七年，中國鴉片絕種，印度鴉片亦停運。（註一）本年煙苗下種期間，袁大總統曾於十月廿八日申禁令。（註二）內務部亦於十一月十二日通咨各省都督嚴行申禁。（註三）是日，袁大總統又重申令各省厲行禁煙，以昭政府履行中英禁煙條件決心。令曰：

「鴉片爲害我國，所有禁種、禁運、禁吸各辦法，前清卽定限厲行，現在與民更始，何忍蒼生永墮沉淵？本大總統前曾發布訓令，特飭民政各機關，曉諭國民，力除痼習，如有抗違者，均照律治罪。比月以來，民政各機關，當已及時籌辦，誠恐告者諄諄，而聽者仍復藐藐，應行嚴申禁令，以促進行，爲此通令各省行政長官，恪遵前令，嚴切執行。前此英國政府及議會，已提議贊同實行嚴禁，並協訂印藥止運之法，上年續訂中英禁煙條件，曾聲明各省地方，如於禁種、禁運兩端，均已切實辦到，顯有確據。應由外交部查據各該省報告，與英國駐京公使委員會查，切實商禁印藥運入，可知各省印藥之能否止運，純以土藥是否禁絕爲轉移，而禁絕土藥之方，又以實行禁種爲最要，庶與中英禁煙條例，不相牴觸，各該長官自奉到此次訓令以後，應再立飭該管各地方官，查照條約，振刷精神，分別嚴禁，並按月將禁煙實在情形，報明外交、內務兩部，以資考核，本大總統將視此事定殿最焉。」（註四）

袁大總統令優獎川邊鎮撫使尹昌衡等，以彰肅清川邊動績。

先是，本年六月初，川邊肇亂。六日，四川政務處會議決議，請四川都督尹昌衡率兵親剿。（註五）七月十日，尹都督自成都統兵出發。（註六）八月間，收復巴塘、裡塘等地。（註七）九月廿五日，袁大總統又任尹都督以兼充川邊鎮撫使，以專其職。（註八）而後，川邊叛亂漸告救平，尹鎮撫使呈請獎勵各有功人員。是日，袁大總統令有功人員，各予以獎勵。令曰：

「迭據川邊鎮撫使尹昌衡電呈川邊肅清，並請將出力各員量予優獎等語。此次川邊肇亂，該鎮撫使督師征剿，不避艱險，用能迅奏膚功，深堪嘉尚，應給予二等文虎章，以彰勳績；所有在事各員，或戰功卓著，或調度有方，自應優加獎敘；統領官顧占文應給予四等文虎章；軍務處總長李延達、北路督戰官劉瑞麟，應均給予五等文虎章；營長彭日昇、丁成信、李焱森、舒雲山，應均給予六等文虎章；兵站副監嵇曇應給予七等文虎章，其餘隨征出力將士，應由該鎮撫使查照勳績，調查表式，確切查明，咨送陸軍部核辦。」（註九）

粵督胡漢民嚴令：以二年元旦，為禁絕鴉片最後限期，若發現人民有犯者，即送戒煙所，軍人有犯者處死刑。（註一〇）

袁大總統通令行用中國銀行兌換券，所有官款出納，商民交易，均准一律行用。

令曰：

「據財政總長周學熙呈稱：現在中央政府所設之中國銀行，已經籌備組織，次第設立。請在紙幣則例未定以前，即以該銀行所發之兌換券，先行通用全國，所有官款出納，商民交易，均准一律行用，並多儲準備金，以供兌換，多設兌換所，以便取携，一俟紙幣則例經參議院議決頒布之後，再照新章辦理等語。查中國銀行，所以操縱全國之金融，與商業銀行，性質迥異，前清時代之中央銀行，濫發紙幣，抵押物產，信用墮地，覆轍昭然。此次中國銀行組織方新，必須查照各國中央銀行通例，寬籌準備現金。嚴杜一切流弊，首在引起人民信用，以通全國之脈絡，劑市面之盈虛，目前大宗紙幣，尚未準備。此項兌換券，先代將來法定紙幣之用。係為整理金融，速謀統一見，所有公私出納，應准一律通行，但使公家信用既堅，商民無不樂於行使，著將此項暫行章程，通知各部暨各省都督、民政長。於已設該銀行兌換所之處，曉諭商民。一律遵行。」（註一一）

註一：蕭一山：「清代通史」(四)，頁六三五。臺北商務印書館五十二年版。

註二：民國元年十月份「政府公報」第一八一號。

中華民國元年 十二月二十五日

中華民國元年 十二月二十六日

七六二

註三：民國元年十一月份「政府公報」公文第一九六號。

註四：民國二年一月份「政府公報」命令第二三九號。

註五：民國元年六月九日上海「民立報」（第五九四號）。

註六：民國元年七月十二日上海「民立報」（第六二七號）。

註七：民國元年八月二日九月一日、四日、五日上海「民立報」（第六四八號、六七八、六八一、六八二號）。

註八：民國元年九月份「政府公報」命令第一四九號。

註九：同註四。

註一〇：民國元年十二月二十六日上海「民立報」（第七九三號）。

註一一：同註四。

二十六日 袁大總統公布誥誡軍人訓令。

令曰：

「粵我中華民國，位於亞洲中部，文化之興，遠自隆古，溯黃帝開基，戰勝蚩尤，首以兵力，奠茲中土，迄今共和成立，四千六百有餘年。其間國勢迭更，兵制屢變，三代盛時，司馬總戎，田賦出卒，寓兵於農，法良意美，弊在封建衆多，權失統一。秦改郡縣，廢井田，兵農始分，徵變爲募。漢唐初制，尙稱近古，沿及宋明，積成文弱，兵事非所樂聞，武人多不識字，重文輕武，遂爲積習，兵學不昌，爲日久矣。顧爾時用兵，不逾東亞，鹿逐中原，楚弓楚得，雖內備稍弛，未足爲虞，西方東漸，世變日急，以我脆弱，當人精強，並無正當防衛之方，惟有張脈憤興之氣，割地賠款，爲國大辱。於是改練新軍，興學講武，愛國志士發憤爲雄，卒起義師，革除專制，不數月間，合漢、滿、蒙、回、藏成一民國，增歷史之光榮，闢亞洲之奇局，非軍人之力不及此。本大總統有統率陸海軍之責，取軍國民制度，以定兵制，冀去文弱之舊，而躋強盛之域，或軍人當念締造艱難，同心戮力，以復我國權，洎

國史館

Academia Historica

我國恥。本大總統受五族付託之重任，軍人對於本大總統有服從之義務，休戚相關，榮辱與共，軍人乎，國之爪牙，責在禦侮，我璀璨之河山，莊嚴之境土，神明胄裔，生斯長斯，自前古以迄今茲，何莫非國民鐵血之所銘鑄？擐甲枕戈，發揚奮厲，以鞏我民國之丕基，而遠紹我黃帝之武略，名譽之美，永垂無窮，本大總統在任時願逢其盛，離任時亦樂享其成，我軍人其深體此意，所有應加訓諭之件如左：

一、軍人宜愛國家也。中華民國，以鐵血成之，必以鐵血保之；軍人以身許國，視死如歸，尊重國體，保衛國權，不惑於浮言，不牽於政治，熱心從事，舍命不渝，毋出位以侵權，毋忘分而曠職，毋逞忿以輕生，毋苟全以惜死，軍人其念諸。

一、軍人宜正禮儀也。禮以致敬，儀以成之，所以示別，所以表親，階級不同，無別則亂，出入爲伍，不親則離，服務之時，加以威嚴不爲刻，公餘之暇，聯以情意不爲私，禮儀不正，貌離情疏，雖有技能，直同烏合，軍人其念諸。

一、軍人宜尚武勇也。無雄健之力，不足言武；無充足之氣，不足言勇，沈毅剛果，不避艱險，奮發精神，前無勁敵，怯於私鬥，奮於公戰，勿鹵莽以愆事，勿粗暴以啓爭，勿以拔山之力，等於匹夫，勿以蓋世之氣，儕於豎子，軍人其念諸。

一、軍人宜重信義也。語云：人而無信，不知其可。又云：義以爲質，信以成之。矧在軍人，云爲動作，關係成敗，一時失信，則時時可疑，一事不義，則事事難倚，勿欺人以自欺，由不爲達有爲，寧愿謹，毋詐虞，寧迂拘，毋放恣，軍人其念諸。

一、軍人宜崇質樸也。好務外者，中必無有；求悅人者，己先自輕，浮華爲貪污之媒，侈麗卽文弱之漸，歲費億萬，養成驕子，國家有事，將安用之？況吾儕來自田間，終歸鄉里，踵事增華，何以自給？儉爲美德，誠者天道，身體而力行之，軍人其念諸。

一、軍人宜知廉恥也。淡泊爲高，惟廉乃恥，羞惡未泯，惟恥乃廉，分外之權利，絲毫不苟取，應盡之義務，纖介不苟遺，輕私惠，重公憤，砥廉礪隅，明恥敦戰，養成高尚之性質，勉爲愧奮之精神，軍人其念諸。（註一）

中華民國元年 十二月二十六日

中華民國元年 十二月二十六日

七六四

袁大總統公布誥誡軍人訓條。

令曰：

「中華民國雖改元於二十世紀，實創始於五千年前，首闢鴻蒙，開化最早，英豪代作，賢聖相承，黎庶衆多，物產饒富，大好河山，實賴數千年間神聖軍人保護維持之功。繼自今，億萬斯年，永永無窮，仍惟軍人是賴，必也能堅信用，增榮譽，具超拔之性質，有純潔之精神，始足拱衛國家，雄飛寰宇。茲特布告訓條，用示圭臬，吾軍人其共懷之。」

- 第一條 本忠誠，守信義，不容有虛偽矯詐之行爲。
- 第二條 正禮貌，肅威儀，不容有褻慢放蕩之行爲。
- 第三條 修道德，崇樸素，不容有紛華侈麗之行爲。
- 第四條 敬長官，睦同儕，不容有倨傲粗暴之行爲。
- 第五條 重服從，明退讓，不容有抵抗誇張之行爲。
- 第六條 愛名譽，勵廉恥，不容有污辱貪鄙之行爲。
- 第七條 耐勞苦，盡職分，不容有推諉敷衍之行爲。
- 第八條 奮事功，競進步，不容有委靡柔懦之行爲。
- 第九條 急公益，端志趣，不容有營私結黨之行爲。
- 第十條 尊人道，重公德，不容有殘忍擾害之行爲。

以上所揭，實軍人不易之法守，亦軍人應有之精神，吾等軍人宜各珍重寶愛，拳拳服膺，倘違此旨，不啻自放其法守，自滅其精神，何以對前人？何以示來者？況陸軍刑法懲罰令，條例綦嚴，出此範圍，必將陷入刑網，得罪民國，辱及家聲，甚且剝奪天賦之公權，喪失平等之勢力，小則辱及一身，大則兼累子孫，尙何面目立於四萬萬同胞之羣乎？善惡榮辱，皆所自取，何去何從，吾軍人其慎之哉。」（註二）

註一：民國二年一月份「政府公報」命令第二百三十九。

註二：同註一。

二十七日 國父在松江清華女校歡迎會中演講「建設之初，亟當推廣女子教育」，協力同心，組成一偉大之中華民國。

國父昨日由上海乘鈞和兵輪經閔行赴松江考察（註一）。本日，在清華女校歡迎會演講，以「建設之初，亟當推廣女子教育」為題，略謂：「民國未成立時，貴校對於革命事業，極有關係，因松部黨員，常藉貴校為交通機關。兄弟今日到此，躬逢盛會，且見貴校發達情形，心甚喜悅。此次革命，女界亦與有功。現在破壞方終，建設伊始，諸君當思腐敗之政府，既由吾輩推翻；建設之事，亦當由吾輩擔任。此後男女兩界，均應協力同心，以全副精神，組成一偉大之中華民國。此革命之初心，亦貴校諸同志之所同情也。以世界大勢論，地球上祇有五六強國，比較人口，我中華民國最占多數，所缺乏者教育耳。今在建設之初，吾輩亟當致力於社會，多辦學校。貴校於女子教育既有此基礎，務望力事推廣，成松江女學之模範，中國女學之模範，則兄弟有厚望焉。」（註二）

註一：民國元年十二月二十八日上海「民立報」（第七九五號）。

註二：國父全集第二冊，捌——六〇頁。

二十八日 袁大總統特授蔣翊武以勳二位；鄧玉麟以勳三位。（註一）
外交部拒絕德使提出有關山東地方權益之無理要求。

德使奉其政府命令，向我提出四事：（一）租借高密宇山作屯兵場；（二）魯省膠、沂兩州礦產，允德人投資開採；（三）德國有修築魯省鐵路之權；（四）德人有在魯省自由游歷之權。皆經我外交部據理拒絕。（註二）

註一：民國二年一月份「政府公報」命令第二三九號。

中華民國元年 十二月二十七、二十八日

中華民國元年 十二月二十九、三十日

七六六

註二：民國元年十二月卅一日上海「民立報」（第七九八號）。

二十九日 袁大總統任命王廣圻為駐比國公使。（註一）

註一：「東方雜誌」九卷八號。

三十日 袁大總統公布陸軍衛生材料本廠條例。

規定如左：

第一條 陸軍衛生材料本廠，設於北京，隸屬陸軍部，司陸軍平時、戰時人馬衛生材料之製造、採備及品質審查。

第二條 陸軍衛生材料本廠，得設支廠，支廠之位置及定數，以陸軍部令定之。

第三條 陸軍衛生材料本廠分四課如左：

總務課

製造課

審查課

保管課

第四條 陸軍衛生材料本廠置職員如左：

廠長

副官

課長

課員

以上各職員之官階，依附表定之。

第五條 廠長一人，總理廠務，並監督各支廠。

第六條 副官一人，承廠長之命，整理補助事務。



- 第七條 課長四人，承廠長之命，掌理一課事務。
- 第八條 課員十二人至十六人，承上官之命，分理各課事務。
- 第九條 陸軍衛生材料支廠，各置支廠長一人，承廠長之命，主管該支廠事務。
- 第十條 各支廠之分課，應參照第三條辦理，但依時宜得不全設。
- 第十一條 各支廠職員人數，不得超過本廠職員定數三分之二以上。
- 第十二條 陸軍衛生材料本廠及支廠，因技術上之必要，得添置聘員。
- 第十三條 陸軍衛生材料本廠及支廠，為繕寫文件助理庶務，得用僱員及衛生軍士。
- 第十四條 聘員軍士及僱員之定數，以陸軍部令定之。
- 第十五條 本條例自公布日施行。

陸軍衛生材料本廠職員表

職名	官名
廠長	一等司藥正
副官	一、二等司藥或相當文官
總務課長	二、三等軍需正
製造課長	二、三等司藥正或相當技術官

中華民國元年 十二月三十日

審 查 課 長	二、三等司藥正
保 管 課 長	二、三等軍醫正或司藥正
課 員	三等軍醫正司藥正軍需正獸醫正一、二等軍醫司藥軍需獸醫及相當技術官
附 記	各支廠職員官階照本表遞低一級

(一註)

袁大總統任命張瑞璣署山西民政長，原山西民政長谷如墉電請辭職，准免本官。(註二)

山西河東觀察使張士秀異動，倡言獨立。

山西自革命後，張士秀、李鳴鳳等盤據河東，擁兵自衛，不受都督節制。河東為山西財賦之區，每年收入，占全省十分之六，均為張等截收，全省財政，大受影響。日前都督閻錫山呈請委任南桂馨為河東籌餉局長，派往該處解散軍隊，以謀統一財政軍政，張等極力反對，誣南局長煽動軍隊，擾亂治安。嚴刑拷訊，並電京主張宣告死刑。大總統得電，即委第一旅長孔繁爵前往接管軍隊。張等復抗不承認，竟謂孔已不知下落。孔旅長恐及於難，潛逃入京。張士秀遂自為民政長，李鳴鳳自為都督，於本日宣言獨立，政府現已派駐保第六旅長鮑貴卿率師由河南開往河東，並令駐潼毅軍統領趙倜帶兵前往查辦。

(註三)

袁大總統依臨時約法第四十條，令准胡謙予以特赦。

令曰：

「據陸軍少將吳介璋等電呈：前萍鄉分府胡謙，光復有功，嗣為胞兄復仇，槍擊鍾震川斃命，經江西都督當場飭令槍斃，及昇尸歸宅施救復生，可否量予特赦，貸其再死等語。胡謙有功民國，且因復仇罹法，論情尚有可原。本大總統依臨時約法第四十條，准予特赦，以示矜恤。此令。」（註四）

附：臨時約法第四十條條文：

「臨時大總統得宣告大赦、特赦、減刑、復權，但大赦須經參議院之同意。」

袁大總統令進封烏盟烏拉特旗扎薩克等。

令曰：

「署綏遠城將軍張紹曾電呈稱：烏盟烏拉特旗扎薩克等，傾忱民國，翊贊共和，請予加封等語。烏拉特前旗扎薩克鎮國公克什克德勒格爾、後旗扎薩克鎮國公拉什那木吉勒多爾濟，應均進封貝子；中旗扎薩克輔國公巴寶多爾濟，應進封鎮國公。」（註五）

註一：民國二年一月份「政府公報」命令第二三九號。

註二：同註一。

註三：「東方雜誌」第九卷第八號。

註四：同註一。

註五：同註一。

三十一日 袁大總統令普加封錫在京蒙古王公。

令曰：

「此次政體更新，在京蒙古王公，首贊共和，勳勤共著，除疊經優獎外，應再普加封錫，以昭激勵。敖汗貝勒得色賚都布，應給予郡王俸；科爾沁貝子博迪蘇，應給予貝勒俸，科爾沁輔國公達賚喀爾喀輔國公祺誠武祺克坦應

中華民國元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七六九

中華民國元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七七〇

均進封貝子；喀喇沁頭等塔布囊都凌、阿卓凌阿科爾沁頭等臺吉，阿拉坦巴圖爾喀爾喀頭等臺吉鄂多臺，應均進封輔國公。敖汗輔國公色丹巴勒珠爾，應進封鎮國公並加貝子銜。」（註一）

袁大總統令獎勵帕勒塔。

令曰：

「舊圖爾扈特札薩克親王帕勒塔，首贊共和，勳勤夙著，嗣經簡任阿爾泰辦事長官，統率軍隊，力持邊局，厥功尤偉，自應特加獎勵，以昭優異。帕勒塔著加陸軍上將銜，並給予二等嘉禾章。」（註二）

袁大總統令優獎喀爾喀扎薩克親王那彥圖與喀喇沁扎薩克親王貢桑諾爾布。

令曰：

「喀爾喀扎薩克親王那彥圖、喀喇沁扎薩克親王貢桑諾爾布，首贊共和，忠誠夙裕，自應特加優獎，以酬殊庸。那彥圖無爵可進，應移獎伊子頭等臺吉，祺克慎多隆武，均進封鎮國公；貢桑諾爾布著給予一等嘉禾章，並支親王雙俸。」（註三）

鄧鏗、朱執信等呈請廣東督部胡漢民撥款二萬元，建築黃花崗，以供後世瞻仰。

民國前一年三月廿九日，黃花崗七十二烈士，爲推翻滿清，締造民國，拋頭顱，灑熱血，犧牲成仁。自是而後，全國人心鼓舞，如怒濤排豁，不可遏止；不及數月，民國竟得以成立。而至今，黃花崗一抔土猶是荒塚壘壘，仍未加葺治。是日，鄧鏗、朱執信等呈廣東都督胡漢民，請撥二萬元，建築紀念碑，其餘不敷之數由鄧、朱等自行捐輸，以成盛舉。文曰：

「稽勳調查會長鄧鏗、核計院院長朱執信、前海軍司司長胡毅生、廣肇羅綏靖處督辦周之貞、同盟會交際幹事

主任潘達微等，竊聞崇賢旌義，昭代所宜先；彰往矜來，新時所不廢。故墳紀封樹，圖著丹青；績鐫豐碑，名垂編簡。蓋樹風猷以化俗，實起頑懦之衰。表微烈之貞光，首重艱難之會。溯自滿盜移國，漢胄凌夷，社稷不靈。桐華黎之凋落，江山無界；看胡騎之縱橫，鋒鏑餘生。衣冠匪舊，臨之以武，弱之以文，是吾民先宗含淚忍息，以浮沉於清室下者，二百餘年。爾乃天心眷顧，民道漸倡，嚴種族之防者，寄聲於遐方，指政令之污者，輸辭於內地。風聲所播，士知本真。讜論既宏，蔚爲壯舉。循州河口之兵，王府燕車之彈，成人殖道，後先相望。嘉謀雖墜，芳韻足欽。然而此即中途屢蹶，而後喋血數人，或事洩星散。彼材俊喪失，元氣創傷，固無如三月二十九，七十二士同日被難之巨者。自時厥後，羣倫鼓舞，獨夫震驚。鄂渚波翻，四海聲應，不及百日，民國竟成。影響之孚，由來有自，既得果而推因，應念初而報本。今雖黃花崗上，雄鬼魂安，而亭宇匪完，風雨未蔽，重泉烈魄，縱弗志於營封，五嶺同人，當引慚而雪涕人之云亡，忽移歲序矣。墓草漸滋，觀宇蕭瑟，星霜久歷，年世貿遷，將塋隴翳荒，碑表蕪滅，行道太息，樵蘇罔禁。夫生榮死寂，則人懷僥倖之心；事過跡亡，非義報勸懲之典。似宜稍爲修理，務俾崇隆，躋美州獨立之廳，比漢代煙之閣。庶足發揚潛德，慰九原義烈之魂，增顯國光，倡百粵武健之氣。惟是茲事體大，需費不貲，欲營石氏之墳，尙待范公之麥，伏望都督惓惓當事之劬，念同盟之舊，撥款二萬元，俾資葺治，先立宏模，此外不敷之數，即由鏗等自行捐輸，共贊斯業，異日華表巍巍，崇墉屹屹，松楸蔥鬱，雲嶺青蒼，人憶元勛，足媲美陵之墓，民思遺澤，必拜子臧之碑，想創業之難，當知愛國，感觀摩之地，自急從公，豈不懿哉！伏望施行。」（註四）

註一：民國二年一月份「政府公報」第二百三十九號。

註二：同註一。

註三：同註一。

註四：民國元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上海「民立報」（第七九八號）。

中華民國元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七七

וְיָגִיד

附件：

中華民國元年各省代表、參議員及中央地方職官表

一、各省代表又參議院參議員

(一) 赴武漢各省代表

湖南	譚人鳳（議長）	鄒代藩		
湖北	孫發緒	時象晉	胡瑛	王正廷
山東	謝鴻燾	雷光宇		
福建	潘祖彝			
廣西	張其鏗			
四川	周代本			
安徽	趙斌	王竹懷	許冠堯	
浙江	陳毅	陳時夏	湯爾和	黃羣
江蘇	馬君武	雷奮	陳陶怡	
直隸	谷鍾秀			
河南	黃可權			

(二) 在南京各省代表

浙	江	湯爾和（代表團議長）黃羣	陳時夏	陳毅	屈映光
廣	東	王寵惠（代表團副議長）	鄧應甫		
江	蘇	陳陶怡	袁希洛		
湖	北	王正廷	胡瑛	馬伯援	居正
					楊時傑
湖	南	譚人鳳	鄒代藩	廖名增	宋教仁
四	川	蕭湘	周代本		
雲	南	呂志伊	張一鵬	段字清	
山	西	景耀月	李素	劉懋賞	
陝	西	張蔚森	馬步雲		
安	徽	許冠堯	王竹懷	趙斌	
江	西	趙士北	王有蘭	俞憲麓	湯漪
福	建	潘祖彝	林長民	林森	
廣	西	馬君武	章勤士		
奉	天	吳景濂			
直	隸	谷鍾秀			
河	南	李鑒			
山	東	謝鴻燾			

(三) 南京臨時參議院參議員

林森 福建(議長)

王正廷 浙江(副議長)

李肇甫 四川(全院委員長)

王有蘭 江西

文羣 同前

湯漪 同前

劉彥 湖南

彭允彝 同前

歐陽振聲 同前

覃振 湖南

田桐 湖北

劉道仁 湖北

胡秉柯 湖北

歐陽啓勳

潘祖彝 福建

陳承澤 同前

常恆芳 安徽

凌毅 同前

胡紹斌 同前

楊廷棟 江蘇

陳陶怡 同前

凌文淵 同前

殷汝驥 浙江

黃羣 同前

熊成章 四川

黃樹中 同前

劉懋賞 山西

李素 同前

趙士鈺 陝西

錢樹芬 廣東

趙士北 同前

金章 同前

鄧家彥 廣西

曾彥 同前

劉峴 同前

張耀曾 雲南

段宇清	同前
平剛	貴州
文崇高	同前
彭占元	山東
劉星楠	同前
史澤威	同前
于洪起	同前
陳命官	同前

席聘臣	同前
李鑒	河南
陳景南	同前
丁廷審	同前
張啓與	同前
李載廣	同前
吳景濂	奉天
谷鍾秀	直隸

註：四月六日參議院咨送袁大總統之全體參議員名單（見四二一頁）共五十一人。對照谷鍾秀編中華民國開國史附表爲四十三人，其缺少者有河南丁廷審、張啓與、李載廣；山東史澤威、于洪起、陳命官；湖南覃振；廣西劉峴。增多者有福建陳承澤。其不同者爲湖北時功玖、劉成禺、張伯烈。茲依電文所列名單爲準，增列福建陳承澤一人，共爲五十二人。

（四）北京參議院參議員

吳景濂	奉天（議長）
湯化龍	湖北（副議長）
谷鍾秀	直隸（全院委員長）
張耀曾	雲南（法制委員長）
殷汝驪	浙江（財政委員長）
鄭萬瞻	湖北（庶政委員長）
曾彥	廣西（請願委員長）

彭占元	山東（懲罰委員長）
曾有翼	奉天
李秉恕	同前
孫孝宗	同前
劉興甲	同前
王樹聲	吉林
金鼎勳	同前

中華民國元年 附件

中華民國元年 附件

楊策	同前	何裕康	同前	李芳	同前	高家驥	黑龍江	王赤卿	同前	戰雲霧	同前	關文鐸	同前	喜山	同前	王振堯	直隸	籍忠寅	同前	李渠	同前	谷芝瑞	同前	劉星楠	山東	丁世嶧	同前	侯延爽	同前	周樹標	同前	李素	山西	苗雨潤	同前	宋汝梅	同前	張聯魁	同前	劉盛訓	同前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趙士銓	陝西	李述膺	同前	景志傳	同前	茹欲可	同前	陳同熙	同前	王鑫潤	甘肅	田駿豐	同前	秦望瀾	同前	宋振聲	同前	蔣學清	新疆	劉煒	同前	陳景南	河南	阮慶瀾	同前	劉績學	同前	孫鐘	同前	劉成禹	湖北	時功玖	同前	張伯烈	同前	歐陽振聲	湖南	劉彥	同前	彭允彝	同前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張鶴第 汪榮寶 秦瑞玠 楊廷棟 胡壁城 俞道暄 江 辛 王慶雲 曹玉德 陳鴻鈞 李國珍 曾有潤 盧士模 湯 漪 劉聲元 楊 芬 鄧 鎔 熊成章 李肇甫 陳家鼎 覃 振

同前 同前 同前 江蘇 同前 同前 同前 同前 安徽 同前 同前 同前 同前 江西 同前 同前 同前 同前 四川 同前 同前

中華民國元年 附件

劉顯治 顧視高 席聘臣 段宇清 張華瀾 蒙啓勳 司徒穎 盧 信 梁孝肅 徐傳霖 楊永泰 連賢基 林 翰 周 翰 李兆年 劉崇佑 陳時夏 王文慶 王家襄 周 珏 王嘉賓

貴州 同前 同前 同前 雲南 廣西 同前 同前 同前 同前 廣東 同前 同前 同前 同前 福建 同前 同前 同前 浙江 同前

七七七



中華民國元年 附件

陳國祥

同前

那彥圖

同前

陳廷策

同前

祺誠步

同前

葉顯揚

蒙古

鄂多臺

同前

張樹桐

同前

熙凌阿

同前

阿穆爾靈圭

同前

達寶

同前

博迪蘇

同前

唐古色

青海

註：本單依照谷鍾秀編中華民國開國史之附錄，惟照政府公報所附參議院會議速記錄及民立報所載，籤定座位之參議員

尙有德色寶託布（新疆）、文崇高、郭同、姚華（貴州）、杜潛、李拔超、陳承澤（福建）、吳銘（甘肅）等。又

黑龍江之戰雲霽在參議院速記錄所載原爲戰殿臣，至六十七日第二十次會議後改名戰雲霽。

二、南京臨時政府及留守府

(一) 南京臨時政府（元月元日——四月一日）

機關名稱	總長	次長	長
陸軍部 （元月九日成立）	黃興（元月五日任）	蔣作賓	
海軍部 （元月十七日成立）	黃鍾瑛（元月五日）	湯薊銘	
外交部 （元月十七日成立）	王寵惠（元月五日任）	魏宸組	
司法部 （元月十二日成立）	伍廷芳（元月五日任）	呂志伊	

財政部 (元月十七日成立)	陳錦濤 (元月五日任)	王鴻猷
內務部 (元月十七日成立)	程德全 (元月五日任)	居正
教育部 (元月十九日成立)	蔡元培 (元月五日任)	景耀月
實業部 (元月廿三日成立)	張謇 (元月五日任)	馬君武
交通 (元月廿三日成立)	湯壽潛 (元月五日任)	于右任
參謀部 (二月六日成立)	黃興 (元月九日兼任)	鈕永建 (元月九日任)
南京衛戍總督府 (元月十四日成立)	總督：徐紹楨 (元月十一日任)	
法制局 (元月十五日成立)	局長：宋教仁 (元月十二日任)	副局長：湯化龍

(二) 南京留守府 (四月六日——六月一日)

機關名稱	長官	姓名
留守	黃興 (四月一日受任，六日就職，五月十三日電請銷職，六月一日電准銷職)	

留 屬		處 各 屬 所 府 守 留							留 守 府	
入伍生總隊	軍官學校	軍需處	軍械處	總務處	副官處	政務處	參謀處	軍務處	秘書長	總參謀長
總隊長	校長	處長	處長	處長	處長	處長	處長	處長	陳鳳光	李書城
沈靖	金永炎	徐桂亭	曾昭文	何成濬	徐少秋	馬良	狄觀文	張孝準		

守	府	管	轄	各	單	位
四路要塞	憲兵	軍需學校	測量局	金陵機器局	巡警局	南京府
總司令	司令	校長	局長	局長	(總長)監	知府
官成鯤(五月改任吳忠信未就官成鯤仍署)	茅廼封	劉文藻	章煥祺	賓步程	吳忠信(五月五日辭) 羅良鐸(五月七日更稱局長，五月十九日任事)	方潛

三、北京臨時政府

(一) 袁世凱自二月十三日起在北京以全權組織臨時政府名義發布文告，又以臨時政府首領名義逐日發布命令。其組織及首長姓名如次：

機關名稱	長官	姓名
外務部	正首領	胡惟德(三月卅日改署外交總長)

郵傳部		農工商部	法部		海軍部	陸軍部	學部	度支部		民政部
副首領	正首領	正首領	副首領	正首領	正首領	正首領	正首領	副首領	正首領	正首領
阮忠樞	梁士詒	熙彥	曾世琪 (二月廿二日辭) (二月廿二日兼屬)	沈家本	譚學衡	王士珍	唐景崇 (二月廿二日辭) 張元奇 (二月廿二日兼署)	陸宗輿 (三月十五日任)	紹英 (三月十五日開缺) 周自齊 (三月十五日暫署)	趙秉鈞 (三月卅日改任內務總長)

理藩部	正首領	達壽 (三月七日辭) 榮勳 (三月七日兼)
倉場	侍郎	俞廉三 (二月廿二日辭)
都察院 (六月三日取消)	都御史	張英麟 (三月十三日辭) 陳名侃 (三月十三日兼管)

(一) 北京臨時政府

大總統：袁世凱

副總統：黎元洪

機關名稱					官	姓	名
直隸國務總理					國務總理		
印鑄局局長	銓敘局局長	法制局局長	秘書廳秘書長	唐紹儀 (三月十三日任、六月十七日請假、廿七日免) 陸徵祥 (六月十七日暫代、廿九日任、九月廿二日辭) 趙秉鈞 (八月廿日代理、九月廿五日任) 魏宸組 (五月七日任七月三日辭) 王廣圻 (七月三日任十月六日辭) 張國淦 (十月六日任)			
章宗祥 (四月廿五日任、七月廿六日任大理) 施愚 (七月卅日任)			張國淦 (五月七日任、十月六日任秘書長) 許寶衡 (十月十八日任)				
俞文鼎 (四月廿五日任)							

中華民國元年 附件

駐外使節				外交部		之廳、局、會、處				
駐北公使	駐和公使	駐俄公使	駐法日葡公使	次長	總長	審計處總辦	法典編纂會纂修	臨時稽勳局局長	蒙藏事務局副總裁	蒙藏事務局總裁
王廣圻（十二月廿九日任）	魏宸組（十一月廿二日任）	劉人鏡（九月十六日任）	胡惟德（駐法十一月廿二日任）	顏惠慶（四月廿四日任）	陸徵祥（三月卅日任未到前胡惟德署） 胡惟德（三月卅日署） 梁如浩（九月十六日任十一月十四日辭） 陸徵祥（十一月十五日任）	陳錦濤（九月廿五日任未到前王景芳） 王景芳（九月廿五日署）	張名振 王世澂 周啓濂 姜廷榮 易宗夔 朱 深 吳道南 饒孟任 王蔭泰 瞿方書 張元節	馮自由（五月七日任）	姚錫光（七月廿九日任） 榮 勳（七月廿八日署） 姚錫光（七月廿九日任） 榮 勳（十月廿八日署）	姚錫光（七月廿九日兼署） 夏桑諾爾布（九月九日任）

海軍司令部			海軍部		陸軍部		財政部		內務部	
海軍總司令	海軍左司令	海軍右司令	次長	總長	次長	總長	次長	總長	次長	總長
吳應科 (四月六日任、六月廿二日辭) 徐振鵬 (六月廿二日任)(十二月一日改為海軍第二艦隊司令)	藍建楨 (四月六日任)(十二月一日改為海軍第一艦隊司令)	黃鍾英 (四月六日任、十一月病假、徐振鵬暫代) 李鼎新 (十二月十一日任)	湯薌銘 (四月六日任)	劉冠雄 (三月卅日任)	蔣作賓 (四月四日任)	段祺瑞 (三月卅日任)	應德閔 (六月十三日任未到前章宗元署) 章宗元 (六月十三日署、八月卅一日任、十一月六日任駐外財政員) 趙椿年 (十一月六日任)	施肇基 (三月卅日任未到前施肇基兼、七月十四日辭) 施肇基 (四月廿六日暫兼署) 趙秉鈞 (七月十四日代理) 周學熙 (七月二十六日任)	張元奇 (四月十日五月十二日開缺) 榮勳 (四月十日任) 言敦源 (十月廿八日署)	趙秉鈞 (三月卅日任)

交通 部	教 育 部		司 法 部		工 商 部		農 林 部		參 謀 部	
	總 長	○ 總 長	次 長	總 長	次 長	總 長	次 長	總 長	次 長	總 長
朱啓鈴 (七月廿六日任)	唐紹儀 (三月卅日兼任) 施肇基 (四月八日任、六月廿七日辭) 劉冠雄 (六月廿七日代理)	董鴻禪 (七月廿九日任)	范源濂 (四月八日、七月廿六日任)	蔡元培 (三月卅日任七月十四日辭)	汪有齡 (八月五日任九月廿日辭)	汪守珍 (九月廿三日任)	徐謙 (四月四日任七月十六日) 辭王式 (通七月十六日代理)	許世英 (七月廿六日任)	王寵惠 (三月卅日任七月十四日辭)	向瑞琨 (八月四日任)
陳振先 (七月廿六日任)	宋教仁 (三月卅日任、七月十四日辭)	陳振先 (七月廿六日任)	梁寶奎 (七月卅一日任)	陳其美 (三月卅日任、六月廿九日辭) 王正廷 (五月七日署、七月十四日辭) 劉揆一 (八月二日任)	王正廷 (四月十五日任七月十四日辭)	張新吾 (七月十四日代理)	黃興 (三月卅日任、力辭、四月一日任南京留守)	徐紹楨 (三月卅一日任、四月四日辭)	黎元洪 (四月十三日任)	陳 宦 (四月十六日任)

大理院	總檢察廳	京師高等審判廳	京師高等檢察廳	京師地方審判廳	京師地方檢察廳	統領	左翼總兵	右翼總兵	廳丞
院長	檢察長	廳長	檢察長	廳長	檢察長	統領	兵	兵	丞
許世英 (五月十八日任七月廿六日任司法總長) 章宗祥 (七月廿六日任)	羅文幹 (八月廿四日任) 劉蕃 (九月廿三日署)	江庸 (八月廿四日任)	劉蕃 (八月廿四日任) 周澤春 (九月廿三日署) 匡一 (十月廿五日署)	汪燾芝 (八月廿四日暫署) 周澤春 (十月廿六日任)	朱深 (八月廿四日暫署) 蔣葵 (十月廿五日任)	烏珍 (初照舊供職七日故) 江朝宗 (七月十四日署)	鶴春 (照舊供職)	袁德亮 (六月廿六日任)	王善荃 (四月十三日辭) 王治馨 (四月十三日任)

稅務處	倉場 (十二月廿三日 裁撤)	中國銀行	國史館	北京大學校
督辦	會辦	正監督	館長	校長
周學熙 (十二月十八日任)	孫寶琦 (十二月十八日任)	徐紹楨 (四月五日任) 瑞豐 (八月廿四日任) 朱家寶 (九月十日任)	吳鼎昌 (五月廿五日任、九月十日辭)	王闓運 (十二月十一日任)
嚴復 (五月二日署) 章士釗 (十月一日、卅日署浙江教育司長十二月廿七日免) 馬良 (十月十八日代理十二月廿七日辭) 何燏時 (十二月廿七日署)				

省別職官

省別	職官別類	直轄	隸屬	奉天	山東	東三省
省別	職官別類	官名	姓名	官名	姓名	官名
軍	都督	張錫鑾	馮國璋	趙爾巽	張廣建	張錫鑾
	提督	馬金叙	姜桂題	張	馬龍標	馬金叙
	總兵	李長泰	梁葆森	德	蔣廷樞	李長泰
	馬蘭鎮	蘇魯岱	英秀	裕	張善義	蘇魯岱
政	兵	岳	同任	三	秀昌	岳
	布政使	凌福彭	曹銳	王永江	丁道津	凌福彭
	勸業巡警	李士偉	王景福	彭穀孫	何	李士偉
	天津海關	陳瑜	段永彬	錫齡阿	石金聲	陳瑜
關	津海關	段永彬	徐	興	吳炳湘	段永彬
	大廣順通	錫齡阿	李同鄉	道	何	錫齡阿
	永口	段鴻壽	謝家佑	鳳	孔慶塘	段鴻壽
	北永定河	王炳斌	何	王	王	王炳斌
監	督	言敦源	陸安清	張	姚	言敦源
	長	張	四日	鄧邦述	姚	張
	運	楊壽軒	十一	張	姚	楊壽軒
	使	張	四日	鄧邦述	姚	張

徽	安	省別官職別類	東	廣	江	浙	建	福
名	姓	官名	名	姓	官名	名	姓	官名
孫毓筠 (光復後任) 三月復任(七月一日) 柏文蔚 (四月廿六日署) 七月一日任	都督	軍	陳炯明 (署) (四月廿五日任) 胡漢民 (四月廿八日任) 日復任(七月十二日)	都督	湯壽潛 (光復後即任、元月五日任交通總長) 蔣尊簋 (元月十六日就職) 七月十二日任(廿三日辭)	都督	孫道仁 (光復即任) 七月十二日任	都督
譚人鳳 (十一月廿五日任)	督長江巡閱使	政	陳炯明 (十一月三日任) 龍濟光 (十二月三日任)	護軍使			林之夏 (十一月六日任)	督軍務司長
吳中英 (五月八日任) 顧孫塘 (十一月廿三日任)	軍政司長	民	鄧錚 (十二月十五日任)	護軍副使			王麒 (十一月六日任)	參謀司長
柏文蔚 (四月廿七日署)	民政長	司	錢樹芬 (十二月廿日任)	民政司	屈映光 (八月廿九日任)	內務司	張元奇 (十月十六日任)	民政長
葉崇賢 (五月八日任) (廿二日辭)	民政司	司	廖仲愷 (十月廿日任)	財政司	張壽端 (九月廿五日署)	財政司	江會經 (十月廿日任)	內務司
陳惟彥 (五月八日任)	財政司	司	鍾榮光 (十二月廿日任)	教育司	沈鈞儒 (八月廿九日任)	教育司	陳之麟 (十月廿日任)	財政司
江謙 (五月八日任)	教育司	司	關景葵 (十一月廿日任)	實業司	章士釗 (十月卅日署)	實業司	高登鍾 (七月廿日任)	教育司
孫多森 (五月八日任) 日辭(五月廿三日任)	實業司	司	陳融 (十二月廿日任)	司法司	朱文劭 (八月廿九日任)	司法司	李恢 (十月廿日任)	實業司
李國棟 (八月十日任)	司法司	司	羅洋輝 (十一月廿日任)	外交司		提法司	高鍾 (八月十日任)	司法司
郝繼貞 (署) (十月一日任)	高等審判廳	司法	胡銘榮 (六月廿日任)	粵海關	胡翔林 (八月十六日任)	杭州關	林穎啓 (十月卅日任)	閩海關
楊轡龍 (署) (十月一日任)	高等檢察廳	司法	朱孝威 (六月廿日任)	潮海關	孫寬瑄 (八月十六日任)	浙海關		
楊士晟 (十二月十六日任)	燕錫關	關	林炳章 (十二月三日任)	兩廣	張弼 (十二月三日任)	兩浙	吳徵鰲 (十二月三日任)	福建

甘肅		雲南		湖南		湖北		山西		西康	
官名	姓名	官名	姓名	官名	姓名	官名	姓名	官名	姓名	官名	姓名
都督	黃泰	都督	蔡元洪	都督	黎元洪	都督	黎元洪	都督	閻錫山	都督	閻錫山
將軍	常連	將軍	張文光	將軍	夏炎甲	將軍	夏炎甲	將軍	溫壽泉	將軍	溫壽泉
提督	馬安良	提督	張文光	提督	何錫蕃	提督	何錫蕃	提督	周維藩	提督	周維藩
河州鎮	李奎元	河州鎮	張文光	河州鎮	何錫蕃	河州鎮	何錫蕃	河州鎮	溫壽泉	河州鎮	溫壽泉
肅州鎮	陳正魁	肅州鎮	張文光	肅州鎮	何錫蕃	肅州鎮	何錫蕃	肅州鎮	溫壽泉	肅州鎮	溫壽泉
寧夏鎮	馬福祥	寧夏鎮	張文光	寧夏鎮	何錫蕃	寧夏鎮	何錫蕃	寧夏鎮	溫壽泉	寧夏鎮	溫壽泉
涼州鎮	馬福祥	涼州鎮	張文光	涼州鎮	何錫蕃	涼州鎮	何錫蕃	涼州鎮	溫壽泉	涼州鎮	溫壽泉
西寧鎮	馬福祥	西寧鎮	張文光	西寧鎮	何錫蕃	西寧鎮	何錫蕃	西寧鎮	溫壽泉	西寧鎮	溫壽泉
布政使	彭奕甲	布政使	李日燧	布政使	李日燧	布政使	李日燧	布政使	李日燧	布政使	李日燧
提學使	彭奕甲	提學使	李日燧	提學使	李日燧	提學使	李日燧	提學使	李日燧	提學使	李日燧
提法使	何奏	提法使	李日燧	提法使	李日燧	提法使	李日燧	提法使	李日燧	提法使	李日燧
勸業	張炳華	勸業	李日燧	勸業	李日燧	勸業	李日燧	勸業	李日燧	勸業	李日燧
西寧	金承蔭	西寧	李日燧	西寧	李日燧	西寧	李日燧	西寧	李日燧	西寧	李日燧
高等	洪延祺	高等	李日燧	高等	李日燧	高等	李日燧	高等	李日燧	高等	李日燧
審判	謝光宗	審判	李日燧	審判	李日燧	審判	李日燧	審判	李日燧	審判	李日燧
廳長	謝光宗	廳長	李日燧	廳長	李日燧	廳長	李日燧	廳長	李日燧	廳長	李日燧

江		西		湖		南		陝		西		新		晉		四		川	
官名	姓	官名	姓	官名	姓	官名	姓	官名	姓	官名	姓	官名	姓	官名	姓	官名	姓	官名	姓
都督	馬誠實 (元月一、二月、三月) (三月卸任)	都督	譚延闓 (光復後任、七月十二日復任)	都督	張孝準 (十一月九日任)	都督	張鳳麟 (七月十二日任)	都督	袁大化 (三月十五日由巡撫改任、四月廿五日卸任)	都督	尹昌衡 (二月二日任、並任張培爵爲副都督) (三月十一日就職、七月十二日復任)	都督	楊增新 (五月十八日任)	都督	楊增新 (五月十八日任)	都督	胡景伊 (七月十二日護理)	都督	胡景伊 (七月十二日護理)
九江鎮守使	戈克安 (八月八日任兼管噶臺及駐藏軍隊)	軍事長	張孝準 (十一月九日任)	軍事長	張孝準 (十一月九日任)	軍事長	張孝準 (十一月九日任)	軍事長	楊增新 (五月十八日任)	軍事長	楊增新 (五月十八日任)	軍事長	楊增新 (五月十八日任)	軍事長	楊增新 (五月十八日任)	軍事長	楊增新 (五月十八日任)	軍事長	楊增新 (五月十八日任)
民政司	汪瑞闓 (十二月十六日任)	民政司	仇 (十二月廿六日任)	民政司	仇 (十二月廿六日任)	民政司	仇 (十二月廿六日任)	民政司	仇 (十二月廿六日任)	民政司	仇 (十二月廿六日任)	民政司	仇 (十二月廿六日任)	民政司	仇 (十二月廿六日任)	民政司	仇 (十二月廿六日任)	民政司	仇 (十二月廿六日任)
財政司	陳炳煥 (十二月廿六日任)	財政司	陳炳煥 (十二月廿六日任)	財政司	陳炳煥 (十二月廿六日任)	財政司	陳炳煥 (十二月廿六日任)	財政司	陳炳煥 (十二月廿六日任)	財政司	陳炳煥 (十二月廿六日任)	財政司	陳炳煥 (十二月廿六日任)	財政司	陳炳煥 (十二月廿六日任)	財政司	陳炳煥 (十二月廿六日任)	財政司	陳炳煥 (十二月廿六日任)
教育司	劉景鴻 (十二月廿六日任)	教育司	劉景鴻 (十二月廿六日任)	教育司	劉景鴻 (十二月廿六日任)	教育司	劉景鴻 (十二月廿六日任)	教育司	劉景鴻 (十二月廿六日任)	教育司	劉景鴻 (十二月廿六日任)	教育司	劉景鴻 (十二月廿六日任)	教育司	劉景鴻 (十二月廿六日任)	教育司	劉景鴻 (十二月廿六日任)	教育司	劉景鴻 (十二月廿六日任)
實業司	劉承烈 (十二月廿六日任)	實業司	劉承烈 (十二月廿六日任)	實業司	劉承烈 (十二月廿六日任)	實業司	劉承烈 (十二月廿六日任)	實業司	劉承烈 (十二月廿六日任)	實業司	劉承烈 (十二月廿六日任)	實業司	劉承烈 (十二月廿六日任)	實業司	劉承烈 (十二月廿六日任)	實業司	劉承烈 (十二月廿六日任)	實業司	劉承烈 (十二月廿六日任)
司法司	蕭仲祁 (十二月廿六日任)	司法司	蕭仲祁 (十二月廿六日任)	司法司	蕭仲祁 (十二月廿六日任)	司法司	蕭仲祁 (十二月廿六日任)	司法司	蕭仲祁 (十二月廿六日任)	司法司	蕭仲祁 (十二月廿六日任)	司法司	蕭仲祁 (十二月廿六日任)	司法司	蕭仲祁 (十二月廿六日任)	司法司	蕭仲祁 (十二月廿六日任)	司法司	蕭仲祁 (十二月廿六日任)
外交司	栗慶 (十二月廿六日任)	外交司	栗慶 (十二月廿六日任)	外交司	栗慶 (十二月廿六日任)	外交司	栗慶 (十二月廿六日任)	外交司	栗慶 (十二月廿六日任)	外交司	栗慶 (十二月廿六日任)	外交司	栗慶 (十二月廿六日任)	外交司	栗慶 (十二月廿六日任)	外交司	栗慶 (十二月廿六日任)	外交司	栗慶 (十二月廿六日任)

特 別 行 政 區 域										貴 州		廣 西	
順 天 府		熱 河		察 哈 爾		綏 遠		遠 域		姓 名	官 名	姓 名	官 名
名 姓	名 官	名 姓	名 官	名 姓	名 官	名 姓	名 官	名 姓	名 官	楊 蘊 誠 (元月任至四月廿八日開缺) 趙 德 全 (署) 唐 繼 堯 (驅趙德全通電暫代四月廿八日受命署理)	都	陸 榮 廷 (光復後即任、七月十二日復任)	都
丁 乃 揚 (十二月廿四日辭) 張 廣 建 (十二月廿四日任)	府 尹	熊 希 齡 (四月六日任未到任前見源署理)	都 統	段 芝 貴 (十二月廿二日任) 何 宗 蓮 (十二月廿二日署)	都 統	張 紹 曾 (十月十二日署)	將 軍	堃 岫 (十月十二日免)	麟 壽			陳 炳 煥 (十月卅日任)	督 軍 政 司 長
										督			
西 北 路 行 政										(該省民政民國元年由都督兼管)		民 政 司	
科 布 多		烏 理 雅 蘇		阿 爾 泰		塔 爾 巴 哈 臺		青 海					
名 姓	名 官	名 姓	名 官	名 姓	名 官	名 姓	名 官	名 姓	名 官	名 姓	名 官	名 姓	名 官
參 贊 延 年 (五月廿五日任)		參 贊 李 廷 玉 (八月廿四日任)		辦 事 長 官 帕 勒 塔 (五月十七日任)		參 贊 額 勒 渾 (五月十七日開缺) 畢 桂 芳 (五月十七日任)		辦 事 長 官 (前西寧辦事大臣七月十四日免) 馬 福 興 (八月十四日署)	辦 事 長 官 (由西寧辦事大臣改稱)	辦 事 長 官		鍾 穎 (五月九日任)	
										政		長	

中華民國六十一年四月出版

中華民國史事紀要

民國元年（一九一二）七至十二月份

定價：

平裝 新臺幣一八〇元 美金五元
精裝 新臺幣二二〇元 美金六元

編輯者：中華民國史事紀要編輯委員會
印行者：中華民國史料研究中心

地址：臺北縣新店鎮青潭銀河新村一二號
電話：九三二三〇八
郵政劃撥帳號：一四六一八

經銷處：中央文物供應社

地址：臺北市仁愛路一段二號
電話：三二二九三六
郵政劃撥帳號：二一八一

承印者：裕台公司興台印刷廠

地址：臺北市安東街二一六號

國史館

Academia Historica



國史館

Academia Historica

